法句义注

Dhammapada-aṭṭhakathā

（第一版）



巴利义注中译

西双版纳州佛教协会　西双版纳法住禅林　印行

法句义注

Dhammapada-aṭṭhakathā

（第一版）



巴利义注中译

西双版纳州佛教协会 西双版纳法住禅林　印行

1.只要不增删、修改本书内容，则任何单位及个人皆可无须经过编译者的同意而引用、复印本书。

2.不得以任何商业方式流通本书。

3.不得以非法途径（例如无准印证）印刷流通本书。

4.若您希望获得本书，以及其它佛法资料，请访问西双版纳法住禅林官方网站：www.fzcl.org.cn。

5.若您希望印行流通本书，请联系法住禅林 fawu@fzcl.org.cn。

●免费赠阅●

目录

中译序

《法句》（Dhammapada）是佛教经藏中一部重要的经典，也是佛教历史上流传最广的经典之一，对佛教的影响非常深远。它包含了四百余首偈颂，每一首都富有深刻的含义，核心内容无不是勉励大众善用短暂的人生努力修行，避恶修善，斩断烦恼获得解脱。它涵盖了佛陀教法的精华，同时优美的句式也让它具备了很高的文学性。

《法句义注》（Dhammapada Aṭṭhakathā）是巴利三藏中针对《法句》的注书，它详细注解了每首偈颂的含义，并且给出了该偈颂的背景故事，这些故事包含了佛陀本人和他的圣弟子们的许多过去生与今生的人生经历和其中的业因业果，以及触发他们证悟圣道圣果的因缘。这对于准确理解偈颂的含义提供了详实的资料，也为佛法修行在实际中的运用提供了生动的案例，通过易懂的语言和生动的故事向读者展现出原本深奥的佛法，在上座部佛教历来都是学习佛法广受欢迎的资料之一。根据它本身的序言记载，这部义注是由世代相传，传至斯里兰卡后，以本地僧伽罗语（Sinhala）记载，在公元四五世纪时又由佛音尊者（Buddhaghosa）翻译回巴利语。

此次《法句义注》的中译始于 2018 年在彬悟岭帕奥禅林

参加古玛拉阿毗网萨老师（Sayadaw Kumārābhivaṃsa）开授的一次巴利语课程。老师以《法句义注》第一品中的一篇《苏玛娜天女的故事》（Sumanādevā vatthu）作为课文进行讲解。当时善吉祥尊者（Bhadanta Sumaṅgala）建议我参照英文译文翻译成中文。翻译出来后，觉得还可以，并且发现《法句》的义注原文比我们以往看到的简要版的中译《法句经故事》要多很多细节，内容也更加完整，因此善吉祥尊者建议可以继续把其他的部分也都翻译成中文。于是以此作为学习巴利和佛法的辅助，开始了这次《法句义注》的翻译。后来又陆续邀请了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研究宗教学的刘丽文博士、童一桐贤友，法住禅林的法护尊者，帕奥禅林的法如尊者、珠吉法师等人加入，一起完成了后续内容。

希望这个译文作为一个参考能够帮助大家了解《法句义注》的内容，也作为一个抛砖引玉的工作，希望更多的人能参与到巴利典籍的翻译中来。

由于译者在佛法和巴利语上都还处于学习阶段，翻译过程中难免出现错漏之处，望读者们能够包涵和指正。

感谢法住禅林的善吉祥尊者促成此书的完成，感谢仰光佛教大学的巴利语老师 Issariya 西亚多帮忙解答一些语法上的疑难。

本书初译人员有：文喜比库（Sunanda）、法护尊者（Dhammapāla）、刘丽文博士。其余参与者还有：珠吉法师（Visārada）、童一桐贤友。

校对人员有：文喜比库、法如尊者（Dhammatatha）、

刘丽文博士。其中文喜比库完成了全书的第一轮校对和全书的统稿，法如尊者进行了全书的校读，刘丽文贤友完成了偈颂及解释部分的校对，柳昱君贤友进行了全文通读。其他参与校对的还有善吉祥尊者、法护尊者、静乐尼师、法尊贵尼师、金色尼师、传法尼师、王一婷贤友、玄鉴、付广勤、谢卿、福田尼师、许兴义、huhu 等。

感谢李涛贤友、黄旦霞贤友、巴利贤友进行排版，闵婕贤友帮忙设计印刷版封面，文喜比库、金磊贤友设计的网络流通电子版封面，还有快乐尼师（Sukhitā）作为缅语依词释的顾问。也感谢维基巴利网站所提供的翻译平台。

本次翻译以缅甸第六次经典结集的巴利版本为底本。

愿正法久住！愿以此功德成为所有人证悟涅槃的助缘！

萨度！萨度！萨度！

文喜比库（Sunanda）

2023.12 缅甸彬悟岭帕奥禅林

序言

于此广大无明暗覆的世间，他见其尽头，以神通之光点亮正法之灯。

礼敬彼正觉者、吉祥者之足。

礼敬正法，向僧团合掌。

于种种方面，彼于法与非法善通达，含具正法分，大师开演妙法句。心为悲悯所激励，为人天增喜乐。

“世代传承之微妙义释，于铜叶岛[1]（斯里兰卡）以岛语记载，不能令其余之众生获利益，若能利益普天下就好。”心怀此愿、善调御、正行、心意坚定之童子迦沙巴长老为正法之久住，向我诚心邀，舍弃这散漫繁琐的方言，[将其]译成悦意之圣典语。诸偈颂之解释，但凡未阐明之处，全部将其阐明，其余也将根据含义而转译，依止义与法，为诸有智者带来心之喜乐[2]。

---

[1] tambapaṇṇidīpa，铜叶岛（因其土地为红铜色），即斯里兰卡，古代称为铜鍱洲、赤铜鍱、狮子国（Sīhala-dīpa）、僧伽罗、锡兰、楞伽岛（Laṅka-dīpa）等。

[2] 此序言记载了佛音尊者是在一位名为童子迦沙巴的沙门的祈请下将原本用兰卡本土的僧伽罗语所记载的法句义注翻译成了巴利文，以便能令其他地方的众生获益，在翻译的同时他也将一些原文含义不明晰之处加以了阐明。

一、双品

Yamakavagga

1. 护眼长老的故事

Cakkhupālattheravatthu

文喜比库译

“诸法意为先，意主意所生。若以染污意，或语或行动，由此苦随彼，如轮随兽足。”此开示是在何处说的呢？在沙瓦提城（Sāvatthī）。就谁而说的？护眼长老（Cakkhupālatthera）。

据传在沙瓦提城住着一位名叫多金（Mahāsuvaṇṇo）的屋主，他是富贵之人，很多钱财，很富有，但没有子嗣。一天，他在浴场洗完澡回来的路上看到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心想]这树上一定住有大威力的天神。于是他将树下打扫干净，建了一个围栏并铺上沙子，还竖了一面旗幡。做了这些装饰后合掌进行礼敬，说：“如果能获得一个儿子或者女儿，我将会来向您做大敬奉。”许完愿他就离开了。

不久之后他妻子就怀孕了。妻子知道自己怀上以后就告诉了他，他为她做了孕期护理。十个月后她产下一个男孩。在命名的那天，由于这个小孩是这位财主自己通过为神树提

供保护以后获得的，因此给他取名叫做“护者”（Pāla）。后来她又有了另一个儿子，就给他取名为“小护”（Cūḷapāla），另一个则叫“大护”（Mahāpāla）。等他们成年以后就给他们成家了。后来他们的父母都过世了，所有的财产就由他们继承了。

那时佛陀已转动起了尊贵的法轮，次第游化到了给孤独长者（Anāthapiṇḍika）耗资五亿四千万所建造的揭德林大寺（Jetavanamahāvihāra），为众生建立了生天之道和解脱之道。如来在他父系亲族和母系亲族各八万家庭所共同建立的榕树大寺（Nigrodhamahāvihāra）度过了一个雨安居，在给孤独长者所建的揭德林大寺度过了十九个雨安居，在维萨卡（Visākhā）耗资两亿七千万所建造的东园（Pubbārāma）度过了六个雨安居。如来为了这两家的大功德在沙瓦提城度过了二十五个雨安居。

大施主给孤独长者和维萨卡每天两次去侍奉佛陀，去的时候知道“年轻的[比库]、沙玛内拉们会看着我们的手”，因此从未空手而去。午前去时就会带上各种主食和副食，午后则会带上五种[七日]药和八种果汁，并且在他们家恒常会准备两千比库僧团的座位，谁想要饮食药物就会如他们所愿地提供。

其中给孤独长者从未问过佛陀任何问题。据说他[出于]“如来、娇贵的佛陀、娇贵的刹帝利，若想着‘这位屋主对我助益良多’而对我说法，他会疲倦”，出于对导师强烈的敬爱他不曾提问。

导师在他坐着时[心想]：“这位富翁在不需要保护之处对我进行保护。我历经四个不可数又十万大劫，砍断自己华

饰的头颅、挖出眼睛、挖出心脏以及施舍珍若生命般的妻儿而圆满巴拉密，就只是为了对他人开示佛法而圆满的[这些巴拉密]。他在不需要保护之处保护我。”于是[佛陀]就作了一场佛法开示。

那时沙瓦提城住了七千万居民，他们当中有五千万人听了导师说法后成为了圣弟子，另外两千万人还是凡夫。其中的圣弟子只有两项义务——饭前施予[钵食]，饭后则手持香、花等，带着衣服、药物、果汁等前去听法。一天，大护看到那些圣弟子们手里拿着香和花前去寺院，[他问]：“这群人要去哪里呢？”当听说是去听法后，他说：“我也要去。”去到后礼敬了导师，接着在人群的外围坐下。

诸佛讲法都是观察了[听众的]皈依、持戒、出家等亲依止（潜质）后根据需要开示佛法，那天佛陀看到了他（大护）的亲依止后为他讲述了次第论，即：布施论；持戒论；生天论；诸欲的过患、卑劣、杂染；阐明出离的利益。屋主大护听了以后心想：“去往他世时，儿女、兄弟、财产都不会跟着去，连身体也不会跟自己一起走，住于在家对我有何益呢？我要出家！”

在开示结束时他来到导师处请求出家。导师问他：“你有没有需要征求其许可的亲戚呢？”

“尊者，我还有个弟弟。”

“那就去请求他的许可吧。”

他回答“好的”表示了同意。大护礼敬导师后回到家里唤来弟弟，对他说：“弟弟，这个房子里面的任何财物不管是活的还是没有生命的，都归你了，拿去吧。”

“那您要做什么呢？”[弟弟]问。

“我将去导师那里出家。”

“您在说什么？哥哥，母亲去世时您就如同我的母亲，父亲去世时您就如同我的父亲。你家里有很多财产，你住在家里就可以做功德啊，不要这样做！”

“弟弟啊，听了导师的开示后，我已不能再过在家生活了。初中后善、微妙阐释三相[3]之法被导师所开示，在家人要将其圆满是不可能的，弟弟啊，我要出家去。”

“哥哥啊，您现在还年轻，等老了再出家吧。”

“弟弟啊，老人连自己的手脚都会不听使唤，不受自己控制，更何况是亲戚，我不会听你的，我要圆满沙门的行道。”

“年老体则衰，手脚不灵便；

气力已衰竭，焉能修习法。”

“我要出家去，弟弟。”大护不顾他弟弟的哭号，来到佛陀面前请求出家，获得了出家与达上。在老师、戒师处住了五年，出雨安居自恣邀请[4]过后，他前去礼敬导师，说：“尊者，在此教法中有多少义务呢？”

“教理的义务和观禅的义务，比库只有这两种义务。”

“尊者，什么是教理的义务，什么又是观禅的义务呢？”

“根据自己的智慧学得一藏、两藏或整个三藏佛语后，

---

3 三相：无常、苦、无我。

4 自恣邀请：pavāraṇā，雨安居最后一日举行的甘马，每位比库都要依次邀请僧团基于见、闻、疑举出自己的过失。

将其忆持、讲述、教导，这就是教理的义务。生活简朴并乐于居边远住处，于自身建立坏灭[想]，恒常修观直达阿拉汉，这就是观禅的义务。”

“尊者，我年老时才出家，要圆满教理的义务是做不到了，但我要圆满观禅的义务，请教我一个禅修业处吧。”于是导师为他讲述了直到阿拉汉的业处。

大护礼敬导师后，寻找同伴比库，找到六十个同伴后就一起出发了。在走了二十由旬的路以后，他们来到一个边远的大村庄，然后他和同伴们就入村托钵。

人们一看到这群具足行仪的比库就心生净信，敷设座位，请[他们]就座，供养了殊妙的食物，问道：“尊者，圣尊们要去哪里？”

“近事男们，哪处安乐[我们就要去那里]。”当他们这样说时，这些贤智的人们就知道尊者们在寻找雨安居的住处。

他们说：“尊者们，如果圣尊们这三个月能住在这里，我们将住立于皈依且获得戒。”

比库们也考虑到“我们如果依止这些家庭而住，将会出离诸有”，就同意了。

人们获得他们的同意后就清理了寺院，建成并供养了夜间住处和日间住处。他们固定只在那个村子托钵。当时一位医生前来向他们邀请道：“尊者们，许多人的住处会有疾病发生，当发生时就请告诉我，我将会制药。”

在雨安居开始时，大护长老就如此询问这些比库：“贤友们，在这三个月期间你们将以几种威仪度过呢？”

“尊者，四种。”

“贤友们，这样合适吗？不是应当不放逸吗？我们从活着的佛陀面前获得业处而来，通过放逸是不能取悦诸佛的，你们应以良善的心取悦他们。四恶趣如放逸者的家，愿你们不放逸，贤友们！”

“尊者，那您将怎样做呢？”

“我将以三种威仪度过，不躺卧，贤友们！”

“萨度，尊者，愿您不放逸。”

此后长老就再没有躺卧，过了一个月，到了第二个月他得了眼疾。就像一个破裂的水罐漏水一样，他的眼睛不停地淌下眼泪。他彻夜行沙门法（禅修），明相出现时进入房间坐下。

比库们在托钵时来到长老处说：“尊者，托钵时间到了。”

“贤友，那你们带上袈裟和钵吧。”令人拿取自己的衣钵后，他出发了。

比库们看到他眼睛里流出眼泪就问：“这是怎么啦，尊者？”

“贤友们，我的眼睛被风所伤。”

“尊者，不是有位医生邀请过我们吗？我们去告诉他。”

“好的，贤友们。”

他们就去通知了医生。医生熬好药油送了过去。长老就坐着将油从鼻子里灌进去，灌完后进入村子。医生看到就问他：“尊者，听说圣尊的眼睛被风所伤？”

“是的，近事男。”

“尊者，我熬好送去的油，您有没有灌进鼻子呢？”

“有的，居士。”

“那现在怎么样了呢？”

“还是那么痛，居士。”

医生心想“我送去的油用一次就能够痊愈，为什么病没有好呢？”他又问：“尊者，您是坐下灌的油，还是躺下灌的呢？”

长老沉默了，即便一次又一次被问及时，他也不说话。医生心想“我要去寺院看看长老的住所”，[他对长老说：]“这样的话，尊者您请回吧。”送走长老后，医生去到寺院观察长老的住所，只看到经行和坐的地方，没有看到睡觉的地方。就询问道：“尊者，您是坐着还是躺着灌的？”长老没有说话。“尊者，不要这样，只有身体健康才能修行沙门法，请躺下来灌吧！”他一再地这样请求。

“贤友，你先去吧，[找人]商量后，我将知道[该怎么办的]。”长老送走了医生。

长老在那里既没有亲戚，又没有亲人，他又能和谁商量呢？他就跟自己商量：“贤友护者啊，说说看，你是要顾及眼睛还是佛陀的教法呢？无始的轮回中你无数次瞎眼，而且数百千位佛陀已经过去了，你连他们中的一位佛陀都没有亲近过，现在[你已决意]‘在这三个月雨安居期间我将不躺卧。’我将持续地精进三个月。因此，就让你的眼睛毁坏或破裂吧！你唯有保持佛陀的教法而不是眼睛。”他教诫自身，并诵出以下偈颂：

“让我眼睛衰弱吧，耳与身亦衰弱吧，
此身一切皆衰弱，护者汝何故放逸？

让我眼睛老化吧，耳与身亦老化吧，
此身一切皆老化，护者汝何故放逸？
让我眼睛毁坏吧，耳与身亦毁坏吧，
此身一切皆毁坏，护者汝何故放逸？”

如此以三首偈给予自己教诫后，长老就坐着灌完鼻入村托钵去了。医生看到他就问：“尊者，您灌鼻了吗？”

“灌了，近事男。”

“怎么样了呢，尊者？”

“依旧痛，近事男。”

“尊者，您是坐着还是躺着灌的呢？”长老沉默不语，即便被反复问及时也什么都没说。于是医生就对他说：“尊者，您不按照适当的方式做，从今以后请不要说‘某某为我熬过油’，我也不会说‘我为您熬过油’。”

长老被医生放弃了，回到寺院后，[对自己说：]“沙门啊，即便你已经被医生放弃了，也不要放弃威仪。”

“治疗已拒绝，医生亦放弃。
死亡成必然，护者，你何故放逸？”

长老用此偈教诫完自己后继续修习沙门法。中夜结束时，他的视力和烦恼同时被摧毁了，成为了一名纯观阿拉汉，然后走进房间坐下。

当到了托钵时间，比库们前来叫他：“托钵时间到了，尊者。”

“时间[到了]，贤友们？”

“是的，尊者。”

“那你们去吧！”

“那您呢，尊者？”

“贤友们，我的眼睛已经瞎了。”

看过他的眼睛后比库们热泪盈眶，“尊者，不用担心，我们会照顾您的。”安慰完长老，他们做完应尽的大小义务后就入村托钵去了。

人们没有看到长老，就问：“尊者们，我们的圣尊在哪呢？”他们听说事情经过后，都自己带上粥和钵食去到长老那里，礼敬后匍匐哭倒在长老足下，说：“长老，我们会照顾您的，不用担心！”安慰完长老后就离开了。

从此以后，他们就一直派人将粥饭送到寺院，长老则不断教诫其他的六十位比库。他们遵循他的教诫后，在雨安居结束邀请日来临时，全部证得了连同四无碍解的阿拉汉。

出了雨安居，他们想去见导师，就跟长老说：“尊者，我们想去见导师。”

长老听了他们的话，心想：“我虚弱无力，途中有被非人占据的森林，我若与他们一同前往，所有人都会疲惫，也将不能得到食物，我要让这些人先走。”于是对他们说：“贤友们，你们先走吧。”

“那尊者您呢？”

“我虚弱无力，并且途中有被非人占据的森林，我要跟你们一起走的话，所有人都会疲劳，你们先走吧！”

“尊者，请不要这样做，我们要跟您一起走。”

“贤友们，你们不要乐于如此[一起走]，这样的话我就会不安乐的。此外，我弟弟看到你们后，将会问起，你们就把我眼睛瞎了的情况告诉他，他就会派人来到我这里，我会

跟他一起走，请以我的话礼敬十力（佛陀）和八十大长老。”说完后就送走了他们。

比库们向长老请求原谅过失以后就入村了。人们看到他们，请他们坐下并供养食物后问：“诸位尊者，圣尊们看样子是要走？”

“是的，近事男，我们想去见导师。”他们一再地哀求，当知道比库们去意已决时，他们哭着送了一段就回去了。

他们次第[游行]去到了揭德林，以长老的名义礼敬了导师和八十大长老。第二天，他们去往长老弟弟所住的街道托钵。那位屋主（长老弟弟）认出了他们，请他们坐下，致以欢迎，问道：“尊者们，我的长老哥哥在哪里呢？”当时比库们把那事情经过告诉了他。他听了那件事后，在他们足下打着滚哭泣并询问：“尊者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长老希望这边能有人过去，当那个人抵达时，就会跟他一起回来。”

“好的，尊者，这是我外甥，叫做“巴力达”（Pālita），你们派他去吧。”

“不能这样派过去，路上有危险，应该让他出家后再派过去。”

“那这样做了后再派他去吧，尊者。”于是将巴力达剃度了，并花了半个月时间教他穿衣、持钵等，然后告诉他道路就把他派去了。

巴力达次第来到了那个村庄，在村口看到一位老人，问道：“这个村子附近是否有哪座森林道场呢？”

“有的，尊者。”

“谁住在那里呢？”

“一位名叫护者的长老，尊者。”

“请告诉我去的路吧。”

“您是谁呢，尊者？”

“我是长老的外甥。”

老人就把他带到了寺院。他礼敬了长老，履行半个月的大小义务，并妥善地照顾长老后，说：“尊者，我的富豪舅舅希望您回去，来，我们走吧。”

“那就拿上我的这根拐杖吧。”

他拿上拐杖和长老一起进入村中。人们请长老入座后问：“尊者，看样子要走？”

“是的，近事男，我要去礼敬导师。”他们用种种方法请求，未得[允诺]，就送长老走了一段路后悲泣而返。

沙马内拉用拐杖的一头带长老前行，在途中一个森林里，来到长老曾住过的一个叫做木镇（Kaṭṭhanagara）的村子。出了村子，森林里一位采薪女唱完歌，在搬运木柴，沙马内勒被她的歌声吸引住了。没有其他声音能像女人的声音一般能让男人沉醉。跋葛瓦[5]曾说：

“诸比库，我不见其他一种声音有如女人的声音般能抓取一个男人的心。”

（《增支部. 1. 2》）

沙马内勒在那被声音吸引住了，放下拐杖[对长老说：]“尊者，您先等一等，我有事情要做。”说完去到女人那里，

[5] 巴利语 bhagavā 音译，是巴利圣典中最常用的佛陀德号，有尊师、尊敬、功德殊胜、具祥瑞者等多种含义。古代曾意译为世尊、有德、众佑等，但任何一种意译，都无法涵盖此一词的含义，故以“多义不翻”而采用音译。

那女人看到他就不出声了，接着他和她破了戒。

长老心想："刚才听到一阵歌声，而那女人的声音停了，沙马内勒也[去了]很久，想必他和她破戒了。"

沙玛内拉完事以后就走回来，对长老说："我们走吧，尊者。"

长老就问他："你造恶了，沙玛内拉？"

他沉默不语，即便长老一再地追问，他也什么都不说。长老就对他说："像你这样的恶人不要握着我的拐杖。"

沙玛内拉生起了悚惧，脱下袈裟换上俗家衣服，说："尊者，我之前是沙玛内拉，然而现在是在家人了。并且我出家时不是因信而出家的，是害怕途中的危险而出家。来，我们走吧。"

长老回答："贤友，无论在家恶人还是沙门恶人都是恶人，你身为沙门时连戒都不能圆满，成为在家人后又怎会行善呢？像[你]这样的恶人不要握着我的拐杖。"

"尊者，路上有非人的危险，您一个盲人且无人领路，怎么能留在这里呢？"

长老对他说："贤友，你不用如此操心。不论我是躺在这里死掉，还是来回打转，我都不会和你一起走。"然后说出这些偈颂：

"呜呼我眼盲，又至长险途，
宁卧不前行，不与愚作伴；
呜呼我眼盲，又至长险途，
宁死不前行，不与愚作伴。"

听了那话后，巴力达生起了悚惧，[心想]："我的确造了

严重、粗暴、不当之业!”他举起双臂哭泣着跑入森林，就那样离开了。

沙格天帝那六十由旬长、五十由旬宽、十五由旬高的月季色宝座，当他要坐下时会自动降低、当他弯下身时会自动升高的橙毯石座，因长老的戒德之力而发热了。沙格[心想：]“谁要将我从这里赶下去呢？”然后用天眼观察看到了长老。因此古代的[老师们]说：

“千眼之天王，天眼得净化；
斥恶之护者，活命遍清净。
千眼之天王，天眼得净化；
敬法之护者，乐教法而坐。”

当时天帝心想：“如果我不去到像这样的斥责恶人、尊重教法的圣尊跟前，我的头将会裂为七瓣，我要去到他跟前。”随后，

千眼之天王，持天界辉煌，
顷刻便来到，护眼之跟前。

抵达后在长老不远处发出脚步声。于是长老就问他：“这是谁？”

“是我，尊者，一个旅行者。”
“你要去哪里呢，近事男？”
“沙瓦提城，尊者。”
“去吧，贤友。”
“尊者，圣尊又要去哪里呢？”

“我也要去那里。”

“那我们一起走吧，尊者。”

“贤友，我虚弱无力，你与我一起走的话会耽误的。”

“我没有急事，我与圣尊一起走的话，十福业事会得其一，一起走吧，尊者。”

“这想必是位善士。”长老如此思惟后，就说：“既然如此，我会[跟你]一起走的，握住拐杖的一端吧，近事男。”

沙格天帝照做了，然后（用神通力）将路途缩短，在黄昏时分将[长老]带到了揭德林。

长老听到螺贝声和鼓声等，就问：“哪里来的声音？”

“沙瓦提城，尊者。”

“我们以前来的时候要很久才到啊。”

“尊者，我知道一条捷径。”

此刻长老意识到：“这不是人类，想必是一位天神。”

千眼之天王，持天界辉煌，

缩短彼路途，速达沙瓦提。

沙格天帝将长老带到他弟弟专门为他建的茅庐里，请他在凳子上坐下后变化成他（长老弟弟）好朋友的样子，前去对小护说：“小护兄弟！”

“怎么啦，朋友？”

“长老来了，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长老到了吗？”

“是的，朋友。我刚去到寺院，看到长老坐在你令人建的茅庐中，然后就来了。”说完就离开了。

小护去寺院后看到长老，在他的脚下打着滚哭泣，“尊者，我预见到这种情况，才不让你出家……”，说完，使两个

小仆人成为自由民，然后让他们在长老跟前出了家。并安排道："从村里带来粥饭等奉养长老吧！"沙玛内拉们履行大小义务而侍奉着长老。

有一天，住在其他地方的一些比库[心想]"我们要看望导师"，他们来到揭德林，礼敬佛陀和八十大长老后，当在寺院里漫步时，到达了护眼长老的住处，说"我们也看看此处吧"。就在傍晚时来到该处前面。当时起了大雨云。"现在太晚了，又起了雨云，我们还是[明天]早上再去看吧！"于是他们就返回了。

初夜时分下起了雨，中夜就停了。长老是个精进的人，习惯于经行，因此后夜时分就下到经行道[经行]。当时很多小虫从刚淋湿的地里钻了出来，长老经行时踩死了很多。

侍者们并未在清晨就打扫长老的经行处。其他比库说："我们去看长老的住处吧。"他们来到长老经行处，看到很多昆虫尸体，就问："谁在这里经行了？"

"是我们的戒师，尊者们。"

他们讥嫌道："贤友们，看看沙门的行为吧，在有视力的时候躺下睡觉，什么也不做，现在失去视力时[却想]'我要经行'，杀死这么多昆虫，[虽然出于]'我要做有益的事'，[然而却]做了无益[的事]。

于是，那些比库前去禀报如来："尊者，护眼长老出于'我要经行'而杀死了很多昆虫。"

"你们看到他杀了吗？"

"没有看到，尊者。"

"正如你们没看到他[杀]，他也没看到那些生命，诸比

库，漏尽者不会有杀生之心。”

“尊者，他有证得阿拉汉的亲依止，为什么会瞎呢？”

“是源于他自己所作的业，诸比库。”

“那么，尊者，他做了什么？”

“既然如此，诸比库，谛听！”（然后佛陀说出了以下故事：）

曾经，咖西国王（Kāsi）在统治巴拉纳西（Bārāṇasi）时，有位医生行走于乡村城镇间行医。看到一位视力衰弱的妇女，就问她：“你哪里不舒服？”

“我眼睛看不见了。”

“那我帮你制药？”

“做吧，先生。”

“你会给我什么呢?”

“如果我的眼睛能复原，我和我的儿女就充当您的奴隶。”

他回答“好的”，配好了药。只用了一次药，她的眼睛就复原了。她心想：“我承诺过‘我会和儿女一起做他的奴仆’，但他不会善待我的，我要骗他。”

医生前来问她：“贤妹，怎么样了？”

她答道：“以前我的眼睛只是略有疼痛，现在却非常痛了。”

医生心想：“此人欺骗了我，不想给任何[报酬]，我不要她给的报酬了。现在我要弄瞎她。”然后回家将此事告诉了妻子。他的妻子没有说话。他调配了一种药，去到她面前，[说：]“贤妹，把这个药涂上吧。”让她涂上药。然后她的双眼就像灯火熄灭般失明了。

那个医生就是护眼。诸比库！我儿子当时所造之业[从此]就跟随其后。那恶业跟随[愚人]就犹如车轮跟随拉货的公牛之足。

说完这个故事并指出关联后，犹如[国王]在已敷上封泥的信笺上盖上王印，法王（佛陀）说出此偈颂：

1.

manopubbaṅgamā dhammā, manoseṭṭhā manomayā,
manasā ce paduṭṭhena, bhāsati vā karoti vā,
tato naṃ dukkhamanveti, cakkaṃva vahato padaṃ.

诸法意为先，意主意所生；
若以染污意，或语或行动；
由此苦随彼，如轮随兽足。

在此[偈颂中]，“意”（mano），[通常]是指欲界善心等类别的所有四地的心（catubhūmikacitta）[6]。但在本句，“意”只被限定、指定、特指当时那个医生生起的忧俱瞋恚相应心。

“为先”（pubbaṅgamā），[诸法]具有以其（意）为主导[的性质][7]。

“诸法”（dhammā），所谓法，以功德、教示、教理、

[6] 四地心：欲界心、色界心、无色界心、出世间心。

[7] “为先”（pubbaṅgamā）有“前行”（purecārika）和“主导”（padhāna）两种含义，在此是“主导”之义，因为心与心所同时生起，同时灭去，没有先后，然而心是作为主导。（根据马哈甘达勇西亚多的解释）

非有情非生命而分为四种。其中：

1）“[正]法和非法，二者果报异。非法导地狱，[正]法至善趣。”（《长老偈》304，《本生》1.15.386）这[里的“法”]名为功德法。

2）“诸比库，我将向你们宣说初善……之法”（《中部》3.420），这[里的“法”]名为教示法。

3）“在此[教法中]，诸比库，一些良家子学得法：经，应颂……”（《中部》1.239），这[里的“法”]名为教理之法。

4）“在彼时，有诸法，有诸蕴。”（《法集论》121）这[里的“法”]名为非有情之法，它也是非生命之法。

在这些[含义]中，此处是指非有情非生命之法。它从含义上是指三种非色蕴，即受蕴、想蕴和行蕴。这些（法）因“意为先导”，故名“意为先”（manopubbaṅgamā）。

不过，意与这些[蕴]同一所依，同一所缘，不先不后而于同一刹那一起生起，为何却被称为先导？[心]通过作为[令其他三名蕴]生起之缘[而成为其先导]。正如当很多人共同造劫掠村庄等的业时，当问及“谁是他们的领导者？”时，谁是他们的缘，依靠着谁，他们造的这个业，不管他是[名叫]“愚人”或“朋友”，他都被称为他们的领导者。应按此完整的[例子]来理解。如此，意作为彼等[诸蕴]生起的缘而为先导者，故名“意为先”。它们（其余心所）在心未生起时确实不能生起，然而即便一些心所没有生起时，心也能生起。

通过如此主导[其余名法]，意成为它们（其余心所）的主导者，所以[诸法被称为]“意为主”（manoseṭṭho）。就如同在众贼等中，盗贼首领等作为统领者而为主导者，同样，

彼等[诸法]也是以心为统领，心即是最上的。

就如用木头等做成的种种器具被称为“木制品”等，同样地，它们（诸法）由意引起也就名为“意所生”（manomayā）。

“染污”（paduṭṭhena），被外来的贪等过失（烦恼）所染污。自然的心，就是有分心，它是无染污的。就像清水被外来的青色等所染污，而成为青色等种类的水，但[它]既不是新的水，也不是原先的清水；同样的，它（意）虽然被外来的贪等过失所染污，但[它]既不是新的心，也不是原先的有分心。因此跋葛瓦说：“诸比库，此心明净，它被外来的烦恼所染污。”（《增支部》1.49）

如是，“若以染污意，或语或行动”（manasā ce paduṭṭhena, bhāsati vā karoti vā），当他说时只说四种语恶行，行动时只做三种身恶行，既不说也不做时，因被贪婪等所染污之心而履践三种意恶行。这样，他的十不善业道就盈满了。

“由此苦随彼”（tato naṃ dukkhamanveti），由于[身口意]三恶行，苦跟随着那个人。由于恶行的力量，身心异熟之苦以“基于身体及其余（名蕴）”的方式跟随他，到达其个体，无论他在四恶趣或人间。

如同什么呢？“如轮随兽足”（cakkaṃva vahato padaṃ），就像牛拉着轭，轮子跟随套着轭的牛的脚。就如同牛拉着车一天、两天、五天、十天、半个月乃至一个月，它也无法停止或者丢弃轮子。事实上，当它前进时，轭就从前面卡住脖子；当它后退，轮子就从后面撞到腿上的肉。通

过这两种方式折磨[牛]的轮子跟随它的足。同样，以染污心盈满三恶行而住的人，无论他前往恶趣等任何地方，以恶行为根源的身心之苦都跟随着。

在偈颂结束时，三万比库证得了连同无碍解的阿拉汉。开示对到场的听众也是有利益、有果报的。

第一、护眼长老的故事[终]。

2. 精致耳环的故事

Maṭṭhakuṇḍalīvatthu

刘丽文译

“诸法意为先……”这第二首偈颂也是在沙瓦提城就“精致耳环”（Maṭṭhakuṇḍalī）而说。

据说，在沙瓦提城曾有个名叫“昔不施”（Adinnapubbako）的婆罗门。他从未曾布施过任何东西给任何人，因此被称为“昔不施”。他有一个非常珍爱可意的独子。有一次，他想为儿子打造一件首饰，想“如果我让金匠来做，那么还得提供食物和薪水”，于是他就自己锻打金子，做了一副精致耳环给儿子。因此，他的儿子被称作“精致耳环”。

在精致耳环十六岁的时候，生了黄疸病，母亲检查了一下儿子，说道：“婆罗门啊，你儿子生病了，快让人治疗他吧。”

昔不施却说：“夫人啊，如果我请来医生，就得提供食物和薪水，你不知道那样我就要破财吗？”

“婆罗门啊，那你要怎么对待他呢？”

“怎样能不破财，我就那么办。”

于是他去到医生那里，问：“生了这样的病，你们会用什么药呢？”医生们就告诉了他几种树皮。他就去找来了树皮为儿子做药，不料儿子服了之后病情却变本加厉，到了无药可救的地步。

婆罗门知道儿子已经命悬一线，就找来了一个医生。医生看了之后说道：“我还有其他事要做，你还是请其他医生来治疗吧。”然后就放弃他离开了。婆罗门知道儿子快要死了，就想：“那些前来探望儿子的人会看到家中的财富，我把他放到外面吧。”于是他就把儿子挪了出来，让他躺在外面的走廊里。

那天清晨，跋葛瓦从大悲定中出来，用佛眼观照世间，将智网撒向一万个轮围世界，以寻找在过去诸佛时曾发愿、有着深厚善根的可引导者。精致耳环躺在外面走廊里的影像出现在了佛陀的智网中。导师看到他后，就知道他从家中被挪出来，躺在那里。

“我去那里是否有意义呢？”跋葛瓦观察后看到：

“这个少年在对我生起净信心后去世，会投生到三十三天三十由旬大的黄金宫殿中，将有上千个天女围绕着他。婆罗门把他火化后会哭着在坟场中徘徊。天子观察到自己有三牛呼[8]这么高大，被六十车的首饰装饰着，被上千个天女围绕

[8] 牛呼：gāvuta 即牛的叫声所及的距离。一牛呼等于四分之一由旬，约三公里。

着，他就会想‘以何业我得到这么辉煌的成就？’观照之后他会知道，是因为对我生起净信心而得到的。他会想：‘这个婆罗门因为怕破财而不医治我，如今却来坟场里哭，我要来转化他。’

“在父亲哭泣的时候，他就会变成精致耳环的样子躺在坟场不远的地方哭泣。于是婆罗门就会问：‘你是谁？’他会告诉说：‘我是你儿子精致耳环。’

“‘你投生到哪里了？’

“‘三十三天。’

“‘你是造了什么业呢？’

“被这么问了之后，他会说是因为对我生起了净信心而投生天界。

“婆罗门会问我：‘对您生起净信心就能投生到天界吗？’于是我就说‘没法计算确定是有几百人、几千人、几十万人（因此投生天界）。’然后我将诵出法句中的偈颂。偈颂结束的时候，将有八万四千众生领悟法[9]，精致耳环将成为入流者。昔不施婆罗门也同样如此。”

如此观照到众人将因这个族姓子而领悟法。第二天佛陀就在完成了照顾身体的诸事之后，由大比库僧团围绕着到沙瓦提城托钵，次第来到婆罗门的家门口。

在这个时候，精致耳环脸朝屋内躺着。导师知道他没有看到自己，就发出一道光芒。这年轻人想着“这是束什么光？”就躺着翻过身看到了导师。“由于[我那个]愚暗的父亲，我没能亲近这样的佛陀，没能以身侍奉、布施或者听法，

[9] Dhammābhisamayo，证得四种圣道之一。

现在我连手都动不了，别的什么都做不了了。”他[对佛陀]生起了净信心。导师[心想]“他生起的这些净信心已经足够了”，于是就离开了。当佛陀从视线中消失时，精致耳环以净信心去世了。就如从睡眠中醒来一样，他投生在天界三十由旬的金色宫殿中。

婆罗门火化了儿子的遗体之后，在坟场中泣涕不已，他每天都来坟场哭号：“我的独子在哪里啊，我的独子在哪里？”天子看到自己的成就后也观察道：“我因何业得到这样的成就？”他寻思后知道了是因为对导师的净信心。“这个婆罗门在我生病时不肯医治我，现在却来坟场里哭号，我应当转化他。”他这样想着，就变成精致耳环的模样来到坟场不远处，举着手臂站在那里哭。婆罗门看到他就想：“我是为儿子而悲伤哭泣，他是为什么在那哭泣呢？我要去问问他。”他用偈颂问道：

“精致耳环饰，佩花旃檀满；
展臂哭嚎啕，因何林中悼？”

那个年轻人说：

“我有黄金车，金光灿耀耀；
悲不得其轮，是以命欲抛。”

（《天宫故事》1208；《饿鬼事》187）

于是婆罗门对他说：

“黄金宝珠轮，红铜白银轮；
贤卿但语我，为汝做双轮。”

（《天宫故事》1209；《饿鬼事》188）

年轻人听到他的话，就想：“这个婆罗门连儿子生病都不予医治，现在看到变成他儿子模样的我，却哭着说要造黄金车轮。让我来为难他一下。”于是问他：“你会做多大的车轮给我呢？”

“你想要多大，我就做多大。”婆罗门这么说了之后，天子便要求道：“我想要太阳和月亮，把它们给我吧。”

“少年语他言，日月为双轮；
饰我黄金车，是以得灿耀。”

（《天宫故事》1210；《饿鬼事》189）

婆罗门对他说：

“竖子实愚痴，所求非可及；
纵使尔去死，日月不能得。”

（《天宫故事》1211；《饿鬼事》190）

于是年轻人就对他说：“是为了能看见的东西而哭泣比较傻，还是为了不能看见的东西而哭泣比较傻？”

“[日月]二色质，往来道可见；
逝者不可见，孰泣更为愚？”

（《天宫故事》1212；《饿鬼事》191）

婆罗门听了他的话就想：“他说的有道理啊！

“尔所言极是，我泣更为愚；
希求于逝者，如小儿泣月。”

（《天宫故事》1213；《饿鬼事》192）

这样说完后，因为年轻人的话，婆罗门没有了悲痛，他用偈颂称赞少年道：

“昔我如烧灼，火焰浇酥油；
如以水泼洒，尽息我悲愁。
昔我为箭噬，箭是心中忧；
尔疗我忧苦，消我丧子愁。
我今箭已除，清凉复平寂；
听尔少年言，不悲亦不泣。”

（《天宫故事》1214-1216；《饿鬼事》193-195）

接着他问少年：“你到底是谁呢？

“天神甘特拔，沙格城施者[10]？
尔是谁家子，我如何知汝？”

（《天宫故事》1217；《饿鬼事》196）

年轻人对他说道：

“汝为我涕泣，葬子于坟场；
我昔造善业，生三十三天。”

（《天宫故事》1218；《饿鬼事》197）

于是婆罗门对他说：

[10] 沙格天帝从前做人时在城镇中行布施，因此被称为城施者。

“尔在自家时，不曾见布施；
　亦无斋戒业，何业生天界？”

（《天宫故事》1219；《饿鬼事》198）

年轻人说道：

“昔我在家时，病躯苦难支；
　见佛无疑漏，善至智圆满。
　欢喜生净信，合掌礼如来；
　我造此善业，故生三三天。”

（《天宫故事》1220-1221；《饿鬼事》199-200）

年轻人说这话时，婆罗门的全身充满了喜悦，他将这喜悦表达出来：

“实不思议未曾有，合掌果报竟如此；
　我亦欢喜心净信，今即皈依于佛陀。”

（《天宫故事》1222；《饿鬼事》201）

于是年轻人对他说：

“汝今以净信，皈依佛法僧。
　复当受五戒，受持不破坏。
　速离于杀生，不与物不取。
　不妄语饮酒，自足于己妻。”

（《天宫故事》1223-1224；《饿鬼事》202-203）

婆罗门说了“好的”就接受了，他用偈颂说：

“亚卡啊！天神啊！

汝愿我福祉，汝愿我裨益；
我将行汝言，汝为吾之师。
我皈依佛陀，以及无上法。
人神[11]之僧团，我今将皈依。
迅速离杀生，不与物不取。
不妄语饮酒，自足于己妻。”

（《天宫故事》1225-1227；《饿鬼事》204-206）

于是天子对他说：“婆罗门，你家有很多钱财，你去到导师那里布施、闻法、提问吧。”这么说后他就在那里消失了。

婆罗门回到家对婆罗门女说：“亲爱的，今天我要邀请沙门果德玛来，向他提问，请你恭敬招待他。”说完他去到寺院，既没有顶礼也没有和导师寒暄，就站在一边说道：“朋友果德玛呀！请同意今天与比库僧团一起来用餐吧！”

导师同意了。知道导师同意了之后，他迅速回到自己家里，令[妻子]准备了美味可口的饭菜。导师在比库僧团的陪同下，来到他家里，坐在准备好的座位上。婆罗门恭敬地用食物招待，有很多人都聚集在那里。据说当佛陀被邀请的时候，有两种人聚集。邪见者想着“今天我要看沙门果德玛被提问为难”而聚集，而正见者想着“今天我要看佛陀的境界和风采”而聚集。

如来用餐过后，婆罗门走近他，坐在低位上提问道：

---

[11] 人神（naradeva）：佛陀。

“朋友果德玛呀，如果有人不曾布施供养、敬奉您、不曾听闻佛法，也不曾受持斋戒业，只生起了净信心，能不能投生到天界？”

“婆罗门啊，你为什么问我这个问题呢？你儿子精致耳环不是告诉了你他自己在对我生起净信心后投生天界了吗？”

“什么时候呢，朋友果德玛？”

“你不是今天去到坟场哭泣，在不远处看到了一个年轻人举着手臂在哭泣，[你说]‘精致耳环饰，佩花旃檀满’？”佛陀就说出了他们两个人说过的对话，将整个精致耳环的故事都讲了出来。因此就有了这个佛陀所讲的故事。

佛陀讲完之后说：“婆罗门啊，不只一百人、二百人，因对我生起净信心而投生天界的人不可计数。”大众听了并非无疑议。导师知道了他们的疑惑，就决意“让精致耳环与他的天宫一起到此[现身]吧。”于是精致耳环天子就亲自从天宫中降下，有三牛呼那么大，佩戴着天界的饰品，他顶礼导师后站在一旁。导师就问他：“你造何业，得此成就？”并诵出偈颂：

“天神尔伫立，具备极妙色。
光彩耀十方，如同药草星。
我问大天神，人间造何福？”

这个天子说：“尊者啊，我这天子的成就是因对您生起净信心而得到的。”

“你是对我生起净信心后得到的吗？”

“是的，尊者。”

众人见到天子之后都欢喜言道：“不可思议啊，佛陀的

功德！昔不施婆罗门的儿子不曾做过任何其他功德，只是对导师生起净信心就获得这样的成就。”

在造这些善业或不善业时，心都是先导，心是作为主导。以清净心造的业会像影子一样跟随着那个人，无论他去天界还是人间。法王（佛陀）说完这个故事并做了关联后，就如同[国王]在已敷上封泥的信件上盖上王印一样，说了这首偈颂：

2.

manopubbaṅgamā dhammā, manoseṭṭhā manomayā.
manasā ce pasannena, bhāsati vā karoti vā,
tato naṃ sukhamanveti, chāyāva anapāyinī.

诸法意为先，意主意所生；
若以清净意，或语或行动；
由此乐随彼，如影不离形。

虽然这里的“意”（mano）通常是指所有的四地心，但在这一句的语境下，“意”被限定、指定、特指八种欲界善心。根据[这个]故事，[这里的“意”]所特指的是那[八大善心]中的悦俱智相应心。

“为先”（pubbaṅgamā），[诸法]具有以其（意）为主导[的性质]。

“诸法”（dhammā），是指受等三蕴。

由于悦俱相应心作为它们（诸蕴）生起的缘而为先导，因此是“意为先”（manopubbaṅgamā）。正如当许多人一起做功德时，向大比库僧团布施袈裟、作殊胜的敬奉、听法

等或者用花、香作礼敬等等，如果问“谁是他们的领导者？”谁是他们的缘，依靠谁，他们做了这些功德，这个人不管是帝思（Tissa）还是普思（Phussa），他都被称为他们的领导者。应按此完整的[例子]来理解。如此，意作为其生起之缘，而为它们（其余心所）的领导者，因此是“意为先”。它们（其余心所）在心未生起时确实不能生起，然而即便一些心所没有生起时，心也能生起。

通过如此主导[其余名法]，意成为它们（其余心所）的主导者，所以[诸法被称为]“意为主”（manoseṭṭhā）。就如同帮派等的领导人被称为帮主、群主。同样地，它们（诸法）也是以心为主导者。

就如用金做成的种种器具被称为“金制品”等，同样地，它们（诸法）由意引起也就名为“意所生”（manomayā）。

“清净”（pasannena），是指由于无贪等素质而清净的。

“或语或行动”（bhāsati vā karoti vā），以这样的心，当他说时只说四种语善行，行动时只做三种身善行，既不说也不做时，由于那无贪等清净的心而圆满三种意善行。这样，他的十善业道就圆满了。

“由此乐随彼”（tato naṃ sukhamanveti），由于那三种善行，乐跟随着那人。这里指的是三地的善，因此以三地善行的威力，基于身体或其余（名蕴）或无所依的身心异熟之乐跟随他，无论他投生在善趣，或处于恶趣中可体验到快乐的[地方]，都不舍弃他，应如此了知其义。

犹如什么呢？“如影不离形”（chāyāva anapāyinī）。就如同影子依附于身体，身体走时它走，身体站时它站，身

体坐时它坐。无论用温柔或粗暴的语言说“停！”或是打它，都无法让它停止[跟随]。为什么呢？因为它依附于身体。同样地，以惯行、圆满十善业道之善业为根源的欲界等身心之乐，如同影子一般跟随着他不会离去，无论他走到哪里。

在偈颂结束的时候，有八万四千众生领悟了法（获觉悟）。天子精致耳环证得入流果，昔不施婆罗门也同样如此。[后来]他将如此多的财富都用于了佛教。

第二、精致耳环的故事[终]。

3. 帝思长老的故事

Tissattheravatthu

文喜比库译

“[彼]骂我……”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jetavana）时，就帝思长老而说的。

据说该具寿帝思（Tissa）长老是跋葛瓦姑母的儿子，年老了才出家，乐于享用[别人给]佛陀的利得和恭敬而变得身体肥胖，穿着经捶打且熨烫得很平滑的袈裟，经常坐在寺院中央的集会堂。来拜见佛陀的外来比库们看到他就想“这是一位大长老”，就走近前请求为他服务，给他揉脚等，他也就默然[地接受了]。

有位年轻的比库就问他：“您有多少个瓦萨了？”

“还没有瓦萨，我是年老才出家的。”他这么回答。

“朋友，无知啊，老人家！不知道自己的份量，看到这

么多大长老你却一点恭敬的表示都没有，（提供给你）服务你问都不问，一声不吭，你还一点悔意也没有。”[年轻比库说完]打了一个弹指。

他（帝思）生起了刹帝利的傲慢，问：“你们来这里找谁？”

他们回答：“来找导师。”

“可你们对我，却觉得‘这是谁啊！’我要把你们连根铲除！”说完，他就伤心痛苦地哭着跑到佛陀跟前。

于是导师问他：“帝思，你为何伤心难过、泪流满面地哭着来了？”

那些比库也（想）“他去了之后怕是会挑起什么事端”，就跟着他一起前去，礼敬导师后，坐在一旁。

在被导师问及后，他说：“尊者，这些比库辱骂我。”

“你当时坐在哪里呢？”

“寺院中央的集会堂里，尊者。”

“你有看到这些比库们来吗？”

“是的，尊者，看到了。”

“你有起身迎接吗？”

“没有，尊者。”

“有请求接过[他们]的资具吗？”

“没有请求，尊者。”

“有请求[履行]义务或[提供]饮用水吗？”

“没有问，尊者。”

“有没有准备座位、礼敬和按摩脚呢？”

“没有做，尊者。”

“帝思啊，应对这些大比库们做这些义务，不做这些义

务，而坐在寺院中央是不合适的。这是你的错，去向这些比库忏悔吧。”

“尊者，他们辱骂了我，我不向他们求忏悔。”

“帝思，不要这样。是你的过错，向他们求忏悔吧。”

“我不忏悔，尊者。”

比库们就对佛陀说：“尊者，他好倔强啊！”[佛陀]说：“比库们，他不仅现在才这么倔强的，过去他也这么倔强的。”[大家]问：“尊者，他现在这么倔强我们是知道了，他过去是怎么做的呢？”

“那么比库们，你们听好了。”[佛陀]接着说出过去[的因缘]。

曾经在巴拉纳西（bārāṇasi），巴拉纳西国王统治时期有位叫做迭维洛（devilo）的苦行僧，他在喜马拉雅山住了八个月后，为获取盐醋之物而想在靠近城市的地方住四个月，于是从喜马拉雅山来到城门口，看到几个年轻人就问他们：“来到这个城市的出家人住哪里呢？”

“在陶工工棚里，尊者。”

这个苦行僧就到了陶工工棚，站在门口说：“陶工，如果不麻烦，我想在这里住一晚。”

陶工回答：“我们晚上在工棚里没有活，这工棚也蛮大，安乐地住吧，尊者。”就把工棚交给了他。

他进去坐下来后，另一个叫做那拉兜（Nārado）的苦行僧也从喜马拉雅山过来向陶工请求借宿一晚。“先来的[那位]是否愿意与这位一起住，我让[他们]自己解决吧。”陶工[这样]想了后，说：“尊者，先到的[那位]如果同意，您就

随便住吧。”

那拉兜苦行僧走上前请求迭维洛：“尊师，如果您不介意，我们就一起在这里住一晚吧。”

[对方]说：“很大的一间房，进来在哪边住吧。”

他进去后在先到的迭维洛的另一面坐下。两人谈论了一番[修行中]应铭记话题就睡了。睡觉时，那拉兜留意了一下迭维洛躺的位置和门的位置，然后就睡了。然而，那个迭维洛在睡觉时，没躺在自己睡觉的地方，[而是]横躺在门中间。当那拉兜晚上出去时，踩在他的发髻上，[他]问道：“谁踩我？”

（那拉兜）回答：“尊师，是我。”

“虚伪的结发者，从森林里来踩我的发髻。”

“尊师，我不知道您睡在这里。请原谅我吧。”说完，就在对方哭泣时出去了。

迭维洛[想：]“他进来时还会踩到我的。”于是头脚交换位置，掉了个头睡下。

那拉兜进来时心想：“之前我冒犯了尊师，现在我要从他脚那一端进去。”[结果]在进来时踩在了他的脖子上。

（迭维洛）问：“是谁？”

（那拉兜）回答：“是我，尊师。”

“虚伪的结发者，第一次你踩我的发髻，这次踩我的脖子，我要诅咒你！”他这样说。

“尊师，我没有恶意。我不知道您这样躺着，我进来时是[这样想的：]‘第一次我有冒犯，这次我要从脚那头进。’请原谅我吧！”

“虚伪的结发者，我要诅咒你！”

“不要这样做，尊师！”

迭维洛没有听从他的话，如此诅咒：

“太阳众光辉，驱散于黑暗。
朝阳升起时，汝头裂七瓣。”

那拉兜说：“尊师，尽管我说了‘我没有恶意’，您还是诅咒，[那就让]那有恶意者的头破裂吧，而不是无恶意者的。”然后也这样诅咒：

“太阳众光辉，驱散于黑暗。
朝阳升起时，汝头裂七瓣。”

他（那拉兜）是位有大神通者，能忆念过去和未来各四十大劫，一共可忆念八十大劫。因此（思惟）“这个诅咒会落到谁身上呢？”知道将会落到（这位）老师身上时，就对他生起怜悯，于是运用神通阻止黎明的到来。

在[早晨]明相没有升起时，民众就来到国王的王宫门口哭诉：“大王，在您的统治下太阳没有升起，为我们令太阳升起吧！”国王检视自己的身行等时，没有发现任何过失，心里想“这是为什么呢？”就怀疑可能是因出家人在争吵。就问：“城里有没有出家人呢？”

“昨天傍晚陶工工棚来了[出家人]，大王。”

国王马上带上火把去了，礼敬那拉兜后坐在一旁，说：

“请问那拉兜，为何瞻部洲，
世界成黑暗，工作不开展？”

那拉兜讲述了所有事情的来龙去脉，[说：]“因为这个原因，那时我被此人诅咒了，然后我也这样诅咒说：‘我没

有恶意，谁有恶意，就让诅咒落在谁身上。’诅咒后又探究：‘这个诅咒会落到谁的头上呢？’得知在太阳升起时，[这位]老师的头会裂为七瓣，我就对他生起怜悯，从而不让太阳升起。”

“尊者，那如何令他的障难不发生呢？”

“如果他向我道歉，就不会发生。”

（国王就对迭维洛）说：“既然这样，您就道歉吧！”

“大王，他踩了我的发髻和脖子，我不向这虚伪的结发者道歉。”

“您道歉吧，尊者，不要这样做！”

“我不道歉！”

“您的头会裂为七瓣的！”即使国王[这样]说，他仍是不道歉。

然后国王对他说：“（看来）你是不会自愿地道歉了。”于是令人抓住他的手脚、身子和脖子，让他在那拉兜脚下顶礼了。

那拉兜就说：“起来吧，尊师，我原谅您！”

那拉兜接着对国王说：“大王，他不是自愿道歉的。在城郊不远处有个湖，到那里在他头上放上一个土块，然后让水淹没到他的脖子，令他站在水里吧。”国王就这样做了。

那拉兜就对迭维洛说：“尊师，当我释放了神通，太阳升起时，你潜入水中从另一处出来，然后离去吧。”

当太阳光一触到他头上的土块时，土块就裂为了七瓣，他潜下水后从另外一处逃走了。

当导师说了此开示后，说：“比库们，那时的国王就是阿难，迭维洛就是帝思，那拉兜就是我。他那时就是这样的

倔强。”说完后告诫帝思长老：“帝思，比库这样想‘某某骂我，某某打我，某某征服我，某某掠夺我的财物’，所谓的憎恨就不会止息。然而，不如此怀恨者，[怨恨]就会止息。”说完，诵出这些偈颂：

3.

akkocchi maṃ avadhi maṃ, ajini maṃ ahāsi me,

ye ca taṃ upanayhanti, veraṃ tesaṃ na sammati.

彼骂我打我，胜我劫夺我；
若人怀此恨，其恨不能息。

4.

akkocchi maṃ avadhi maṃ, ajini maṃ ahāsi me,
ye ca taṃ nupanayhanti, veraṃ tesūpasammati.

彼骂我打我，胜我劫夺我；
若人无此恨，其怨恨止息。

在此[偈颂中]，“骂”（akkocchi），即辱骂。

“打”（avadhi），即殴打。

“胜”（ajini），即是通过[法庭上]做伪证、言语反驳或通过做过人之事（如行贿）而获胜。

“劫夺我”（ahāsi me），即夺走我的财产，[如]钵等中的某些东西。

“若人[怀]此[恨]”（Ye ca taṃ），“谁”（Ye），即任何的天人、人类、屋主、出家人，“此”（taṃ），即是

基于“他曾骂我”等事的仇恨，像用皮带反复包裹车轭一般，像用香茅草层层包裹臭鱼一般怀揣着该仇恨。他们的仇恨一经生起后“不能止息”（na sammati），[不能]平息。

“若人无此恨”（Ye ca taṃ nupanayhanti）若人通过不忆念、不作意或思惟业果，（所谓思维业果就是）你想必也曾在过去生辱骂过某个无过失者，想必也曾殴打[某个无过失者]，也曾作伪证而胜过[某个无过失者]，你也曾抢夺某人的某物，因此[如今]虽然没有过失也遭到辱骂等[对待]，如此[思维业果]而不怀揣那基于辱骂等事的瞋恨。那因放逸而生起的瞋恨就会因不怀恨而如没有燃料的火一般熄灭。

开示结束后，十万比库证得了入流果等。此为一利益大众之开示。倔强者（帝思长老）也变得温顺了。

第三、帝思长老的故事[终]。

4. 黑母亚卡的故事

Kāḷayakkhinīvatthu

童一桐译

“非以恨……”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某一个不育的女人而说的。

据说，有一个地主的儿子在他父亲死后独自料理地里和家里所有事务，并照顾他的母亲。当时，他的母亲说：“儿子啊，我给你娶一个女孩[做妻子]吧。”

[儿子答道：]“妈妈，不要这样讲，我会照顾您一生的。”

[母亲却坚持说：]“儿子，你独自料理地里和家里的事务，我因此不舒心，我要[给你]娶[一个妻子]。”儿子反反复复拒绝了多次后，默然[同意]了。

她想去一个家庭而从家里出去。这时儿子问她：“您要去谁家？”当[母亲]说“我要去某某家”时，[儿子]不让她去那里，然后告知自己钟意的一家。母亲去了那里，求得姑娘定下日子后，便把她带回家为儿子成了亲。她是一个不能生育的女人。

于是母亲便对儿子说：“儿子啊！你让[我]找来自己喜欢的姑娘，她现在不能生育。没有子嗣的家庭将衰亡，家族也不能传承，因此我要为你另找一个姑娘。”

“够了，妈妈！”虽然他[这么说]，她还是一再谈起。

这个不育的女人听到该谈话后，[心想：]“儿子是不能违抗父母的话的。现在找来另一个能生育的妇人后，将会把我当奴婢使唤。不如我自己找一个姑娘来。”然后，她去到了一户人家为他求取一名少女。[少女的父母]他们反对说：“姑娘，你这说的什么话？”

[这个女人]恳求道：“我不能生育，没有子嗣的家庭将衰亡。但您的女儿如果生了儿子或女儿，就将成为一家的主妇。请将她给我丈夫吧！”获得他们的同意后，将[少女]带到丈夫家中安置下来。

这时，那个妇人想：“她要是生下男孩或女孩，她就将成为这家的女主人，[我]应当让她生不出孩子。”于是，妇人就对她说：“姑娘啊，当你怀孕时，请告诉我。”

她说“好的”答应了，便在怀孕时把这事告诉了妇人。

那个妇人便总是自己亲手送来稀粥和饭食，并在给她的食物中放入堕胎药。胎儿便被打掉了。第二次，[少女]又在怀上的时候告诉了[她]，于是妇人又那样将其打掉了。

之后，邻居妇女们便问她："是不是你丈夫的大老婆在给你制造障碍呢？"少女告诉他们事情的经过后，[她们]说："你真是蠢啊！为什么这么做呢？她是害怕你得势，所以准备了堕胎药给你，因此你的胎儿被打掉了。不要再这样做了！"于是，[少女]第三次[怀孕]的时候没有告诉[妇人]。

当妇人看见少女的肚子时，便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怀孕的事呢？"少女说："是你将我带到这儿，欺骗了我，你又两次令我堕胎，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呢？"妇人心想："这下我完了。"然后寻找少女疏忽的时机，当[少女]肚里的胎儿快要长成时，妇人获得了机会，给她下了药。

由于胎儿已经长成的缘故，没能堕下来，而是横着堕在了[肚子里]。少女生起了强烈的痛苦，生命垂危。她[说：]"我是被你害死的！是你把我带来的，又是你三次杀死了[我的]孩子，现在我也要死了。如今我死后，愿投生为一个能吃掉你的孩子的母亚卡！"她这样发愿过后死去了，投生在这家里成为一只母猫。

男主人也抓住妇人，[说：]"你毁了我的家庭！"便用肘部、膝盖等暴打她。她因这次伤病而死，投生为那[家]里的一只母鸡。

母鸡不久下了蛋，母猫就前来把那些蛋都吃了。第二次、第三次，也都吃了。母鸡心想："它三次吃了我的蛋，现在还想吃我。愿我死之后也能吃它和它的仔。"

立下这个誓愿后，母鸡死后投生为森林中的一只母豹，而母猫死后投胎为一只雌鹿。在雌鹿生产的时候，母豹三次来吃掉了它的孩子。于是雌鹿死时想："它三次吃了我的孩子，现在还要吃我，愿我死后我也能吃它和它的仔。"发愿后，雌鹿死去投生为一个母亚卡，而母豹也从那死后投生为沙瓦提城一个良家女。她成年后嫁到丈夫家，位于城门口的一个村庄中，后来生了一个儿子。

母亚卡变成这个女子好友的样子，前来问道："我的朋友在哪儿？"

"她在里屋[刚]生完孩子。"当[人们]这么说时，母亚卡说："她生的是男孩还是女孩？我要去看看。"母亚卡进到屋里后，像在看[孩子]一样，一把抓过小孩，吃掉就走了。第二次，[母亚卡]故技重施又吃掉了[女子的孩子]。

第三次，女子怀孕后，对丈夫说："夫君啊，在这个家里一只母亚卡吃掉了我两个孩子之后走了，这一次我要回娘家去生孩子。"于是女子回到娘家，生下了小孩。

这时这个母亚卡被轮到去取水。韦沙瓦纳（Vessavaṇa）[12]的亚卡们轮流到阿耨达湖边（anotatta）[13]用头顶着传递取水回来。她们经过四五个月就自由了。其他取水的亚卡体力耗尽后都死了。

这个[母亚卡]取水结束后，迅速来到那[女子的]家里，问："我的朋友在哪儿呢？"

---

[12] 韦沙瓦纳：Vessavaṇa 多闻天王。

[13] 阿耨达湖：anotatta，无热恼湖，位于须弥山。

“你哪能见到她呢，她在这儿一生孩子就被一个母亚卡前来给吃了，所以她回娘家去了。”

[母亚卡]她[心想：]“无论她去到哪里，也逃不过我。”在怨恨之力的驱使下，她冲向了那座城里。

那个[女子]在[孩子的]取名日，给孩子沐浴、取名后，[对丈夫说：]“夫君，我们现在回家吧！”于是女子带着孩子和她的丈夫一起，走在一条穿过寺院的路上的时候，女子把孩子交给丈夫，自己在寺庙的池塘里沐浴完，在她丈夫沐浴的时候，她从水里出来站着给孩子喂奶。这时女子看见那个母亚卡走了过来，认出了她，于是喊道：“夫君啊，你快来啊！就是这个母亚卡！你快来啊！就是这个母亚卡！”发出这样大声的叫喊后，女子等不及她的丈夫前来，就转身跑向寺院里。

这时，导师正在人群中说法。女子让儿子躺在如来的脚背上，说：“我把这[孩子]送给您，求您救我儿子一命吧！”住在寺门口的苏马那天神（sumanadeva）拦住了母亚卡，不让她进去。导师对长老阿难说：“去吧，阿难，你去把母亚卡唤来吧。”长老唤来了[母亚卡]。

女子说：“尊者，这个[母亚卡]来了。”

导师说：“让她来，你别出声。”然后对那前来站着的[母亚卡]说：“为什么你要这么做呢？你们如果不是来到像我这样的佛陀面前，你们还会像蛇和猫鼬一样，像熊和潘达拉树[神]（Phandana）一样，像乌鸦和猫头鹰一样，憎恨一整个大劫。你们为什么要用憎恨来回应憎恨呢？憎恨只能用不怀恨来平息，而非用憎恨。”说完，[导师]诵出此偈：

5.

na hi verena verāni, sammantīdha kudācanaṃ,
averena ca sammanti, esa dhammo sanantano.

于此世界中，非以恨止恨；
以不恨息恨，此乃亘古法。

在此[偈颂中]，“非以恨”（na hi verena），如同一个被唾液、鼻涕等不净物弄脏的地方不可能用那些不净物将其洗净，除去它的异味。实际上，这么做只会让那个地方更加的不净、恶臭。同样地，当用辱骂回应辱骂，以殴打回应殴打时，[这样做]瞋恨并不能平息瞋恨，实际只会产生更多的仇恨。所以说，在任何时候，瞋恨不能用瞋恨平息，实际上[那样做]只会增加[更多瞋恨]。

“以不恨息[恨]”（averena ca sammanti），犹如那些唾液等不净物被清水洗净便没有了，那个[被弄脏的]地方也变得干净且清香；同样地，凭借不瞋恨、忍耐、慈爱之水、如理作意和省察[业果]，瞋恨走向平息、止息、荡然无存。

“此乃亘古法”（esa dhammo sanantano），这个所谓以不瞋恨平息瞋恨的古法，被所有的佛陀、独觉佛和漏尽者所践行。

偈颂结束时，母亚卡即证得了入流果[14]。开示对到场的听众也是有利益的。

导师对那个女人说：“把你的儿子给这个[母亚卡]

[14] 当知这里的母亚卡并非恶趣的亚卡（夜叉），她有能力证得圣道，应属于四天王天下的某种较低等的天女。

吧。”

［女人说：］“我害怕，尊者。”

［导师说：］“别怕，她不会给你带来危险的。”

她把儿子给了那个[母亚卡]。母亚卡亲吻、抱了抱孩子，便还给了他的母亲，接着啜泣了起来。

这时，导师问她：“你为什么哭呢？”

［母亚卡说：］“尊者，我以前无论怎么谋生，都不能吃饱。现在我怎么过活呢？”

于是，导师安慰母亚卡说“你不要担心”，然后对女人说：“你把她带去、安置在自己家里，用最好的粥饭来照顾她。”

女人把她带去安置在后阳台上，供给她最好的粥饭。到了打谷的时候，[母亚卡感觉打谷用的]连枷顶端会打到她的头一般。她告诉朋友（那女人）说：“这个地方我是不能住了，请把我安排在其他地方吧！”这么说了后，即便[依次把她]安置在这些地方：连枷棚、大水箱、灶台、屋檐排水槽、垃圾场和村门口，所有这些地方也都[被她]拒绝了：“在这儿连枷似乎要打到我的头；小孩在这儿倒脏水；狗在这儿睡觉；青年们在这做不洁之事；人们在这倒垃圾；村童们在这里练习射击。”

于是，女人就把她安置在村外与世隔绝的地方，在那儿给她带去最好的粥饭等照顾她。该母亚卡心里这样想：“如今这个朋友对我助益良多，现在我要做点什么[表达]感谢。”她告诉朋友（该女子）：“今年会多雨，你把庄稼种在高地；今年会干旱，你把庄稼种在低地。”其他人种的庄稼要么被水淹，要么干旱都死掉了，她的获得了极大的丰收。

其他人问女人说：“妇人啊！你的庄稼既没有被水淹死，也没有干旱死，你（好像）知道什么时候多雨，什么时候少雨，然后再种庄稼，你是怎么做到的呢？”

［女人回答说：］“我有个朋友是母亚卡，是她告诉我什么时候多雨，什么时候少雨，我是按照她的话把庄稼种在低地或高地。因此我的[庄稼]丰收。你们没有看见吗？我总是从家里携带粥饭等，那些就是给她带的。你们也把上等的粥饭等食物带给她吧，她也会照顾你们的工作的。”

于是全体的村民都礼待母亚卡。从此以后，母亚卡就照看所有人的工作，她也得到了上等的供奉和大量随众。后来，她就设立了八种行筹食[15]。时至今日，它们还在被布施。

第四、黑母亚卡的故事[终]。

5. 高赏比的故事

Kosambakavatthu

刘丽文译

“余人不了知……”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Jetavana）时，就高赏比比库的事情而说的。

在高赏比的高思勒园（ghositārama），居住有两位比库，一位是持戒师，一位是说法师，他们各有五百弟子追随。

一天，他们中的说法师在大解之后，把剩余的清洗用水

[15] 译者注：僧团通过抽签来决定哪些人前往施主家应供的一种布施方式。

残留在洗净房的容器中就走了。后来持戒师进到那里看见那些水，出来后便向对方问道："贤友，水是你留在那里的吗？"

"是的，贤友。"

"你不知道这是犯戒的吗？"

"是的，我不知道。"

"贤友啊，这犯戒。"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将对此忏悔。"

"贤友啊，如果你不是故意的，就没有罪。"于是他（说法师）对他的罪不见为罪。

持戒师就对自己的弟子说："这个说法师犯了戒还不知道。"[他的]弟子看到说法师的弟子，就对他们说："你们的戒师犯戒了都不知道有犯戒。"他们就去告诉了自己的戒师。

说法师说道："这个持戒师之前说无罪，现在又说有罪，他是个妄语者。"弟子们就去说："你们的戒师是妄语者。"他们就这样互相争论起来。

之后持戒师获得了机会，对说法师不见罪的行为做了举罪甘马。从此以后，连布施他们资具的施主们都分成了两派，甚至听从他们教诫的比库尼、护法神、与他们亲近友好的诸空居天神，直到梵天界的所有凡夫都分成了两派。从四天王天到色究竟天都陷入了争吵之中。

于是，某位比库就走近如来，告诉他：举罪的持戒师和他的弟子认为"该举罪是如法如律的甘马"，而被举罪的说法师和他的弟子则认为"是被不如法的甘马举罪的"。尽管举罪者阻止，那些弟子还是追随着说法师。

跋葛瓦两次送去消息“愿他们和合”，却听到说：“尊者啊，他们不愿意和合。”在第三次时，[导师]说：“比库僧团分裂了，比库僧团分裂了！”[导师]去到他们那里，指出了举罪方举罪的过失，以及另一方不见罪的过失，然后跋葛瓦规定他们就在该地的同一界内举行伍波思特等，并规定说陷入纷争者在食堂等地“应隔开座位而坐”（《律藏·大品》456），制定了[分裂后的]食堂行仪。

听到他们现在还是在争吵，佛陀就去到那里说：“够了，诸比库，不要争吵了！……”他说：“诸比库，争吵、斗诤、争论、争辩，这些都是无益之事。由于争吵，连一只小小的鹌鹑都能够伤害一只大象的性命。”他讲了《小鹌鹑本生》[16]（Laṭukikajātaka）。又说：“诸比库，愿你们和合，不要争吵。由于争吵，几千只鹌鹑丧了性命。”于是又他讲了《鹌

[16] 在此本生中（本生第357篇），菩萨和迭瓦达德同为大象，菩萨领导众多大象，彼时的迭瓦达德则为一残暴的独象。有一只鹌鹑在它们的生活领地中下了蛋并孵化出雏鸟，为了保护雏鸟，鹌鹑向菩萨请求勿伤其子，菩萨答应并让它所领导的象群小心通过，随后鹌鹑又向残暴的独象请求，结果它与之争执一番后一脚踩碎了所有的小鹌鹑。于是母鹌鹑为了报复，先笼络了一只乌鸦，请它啄瞎恶象的双眼，然后请一只绿头苍蝇在它双眼中下蛋生蛆，在它寻找水时，请一只青蛙先在山顶鸣叫，当恶象爬上山顶时，让青蛙又下到悬崖处鸣叫，于是恶象循声找水，最终堕下悬崖而亡。

鹑本生》[17]（Vaṭṭakajātaka，《本生》1.1.118）。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没有在意跋葛瓦的话。

某个说法者出于不愿让佛陀忧恼，就说："等一下，尊者啊，跋葛瓦，法主，无为者，尊者，跋葛瓦啊，请您在现法住于安乐，就让我们以争吵、斗诤、争论、争辩而展现吧。"（《律藏·大品》457；《中部》3.236）

于是佛陀就讲了这个过去的故事：从前，诸比库，在巴拉纳西（Bārāṇasī，波罗奈，如今的瓦腊纳西）有一个咖西国王名叫梵授（Brahmadatta）。梵授将地契帝（Dīghīti）王的高思勒国（Kosala）吞并了。尽管地喀乌（Dīghāvu）王子知道是梵授王杀死了自己乔装隐居的父亲，但他还是饶了他的性命。从此之后，他们和合相处。

"诸比库，这些持着杖和刀的国王们都有如此的宽容和

[17] 实际是《和合本生》（Sammodamānajātaka），在此本生中（本生第 33 篇），菩萨投生为鹌鹑，与数千只鹌鹑一同生活在森林中。那时有一猎人去到它们的栖息地，发出鹌鹑的叫声，待鹌鹑聚集起来便撒网将它们逮住，然后卖了换钱维生。后来菩萨发现此事后，想到一个办法，告诉它的同伴，今后如果被猎人用网罩住，大家就齐心协力上飞将网举起带到某处荆棘丛放下，然后各自从下面逃脱。大家都同意了这个办法，于是从此以后猎人每天忙到天黑也一无所获。几天后，一只鹌鹑在栖息地飞下来时不小心踩到另一只鹌鹑的头，它便生气说道："谁踩我的头！？"对方也生气地回应道："我不是故意踩的，你不要生气！"它们相互争吵，说："我想，[下次]你独自去举起网吧！"菩萨看到它们争吵，想到争吵下不会有安全，它们将让猎人有可乘之机，将会遭遇毁灭。于是菩萨带着自己的随从去了其他地方。几天后，猎人再来撒网将它们罩住，这时它们依旧互相争吵，最终被猎人一网打尽。当时不聪明的鹌鹑就是后来的迭瓦达德。

温和。诸比库，请使之（教法）荣耀吧，你们在如此被善说的法与律中出家，你们应宽容而温和。”这么教诫了之后，他们还是无法和合。

出于对这样散乱而住的不满，佛陀想：“我如今在此混乱中苦住，这些比库不听我的话。我若远离人群独居而住会很好。”然后他去高赏比乞食完，没有告知僧团，就拿着自己的钵和衣独自来到了小盐村（Bālakaloṇaka），在那里他向跋谷长老（Bhagu）开示了独居的行仪。然后他又去了东竹鹿园（Pācinavaṃsamigadāya），在那里向三个良家子开示了和合的益处。然后他来到了巴利雷雅咖，在那里，跋葛瓦在巴利雷雅咖附近的护林（Rakkhitavanasaṇḍa）中一棵美丽的沙喇树下，被巴利雷雅咖的大象侍奉着，愉快地度过了雨安居。

在高赏比居住的近事男们来到寺院，没有见到导师，他们就问道：“尊者啊，导师在哪里？”

“去了巴利雷雅咖的树林。”

“什么原因呢？”

“他努力想让我们和合，但是我们却不和合。”

“尊者，你们在导师跟前出了家，他让你们和合，你们却不和合？”

“是这样的，贤友。”

“这些人在导师跟前出了家，他让他们和合，他们却不和合。由于这些人的缘故，我们不能见到导师，我们将不给这些人提供座位，也不向他们顶礼等。”从此之后，［人们］甚至都不向他们表示尊重了。

由于只得到很少的食物，比库们都萎靡不振。几天之后，他们就端正了[内心]，向彼此忏悔了过失，并且请求原谅，然后[对居士们]说："近事男们啊，我们和合了，请你们也还像从前那样对我们吧。"

"尊者啊，你们有向导师请求原谅吗？"

"还没有呢，贤友。"

"那你们就请求导师原谅吧，当导师原谅你们的时候，我们就会像从前那样对待你们。"

由于那时正处雨安居，他们没法到导师跟前去，于是就很辛苦地度过了那个雨安居。而导师则被那头大象侍奉着，舒适而住。

那只大象也是为了舒适地安住而离开了象群而来到那片树林。如大象所说："我与大象、母象、小象和象崽混住在一起。我吃着切断了尖的草，他们吃掉我折断的枝条，我喝着被弄浑浊的水。当我渡河的时候，母象们会跳入水中来摩擦我的身体。因而我想远离象群，独居而住。"（《律藏·大品》第 467 段；《自说》35）

于是这头大象就离开了象群，来到了巴利雷雅咖护林美丽的沙喇树下的佛陀面前，然后向佛陀顶礼。它环顾四周，什么也没找到，就用脚击打美丽的沙喇树干，再用象鼻握住劈下的树枝扫地。从此以后，它就用象鼻拿着水罐，供奉饮用水和洗用水。需要热水时，它就准备热水。怎么弄呢？它用鼻子摩擦木头来生火，再把木柴投入火中烧，接着把石头放在火里加热，再用木棍翻滚着石头扔进岩石上的小水池里，弯下鼻子试试水的温度后，就去导师跟前行礼。导师说："巴利雷雅咖，你的水热了吗？"然后[导师]就去沐浴。大

象还找来各种水果给导师。

当导师去村中托钵时，它就拿着导师的钵和衣，把它们放在头上，与导师一起去。当导师到达村落附近时就说：“巴利雷雅咖，从这再往前你就不能去了，给我钵和衣。”导师就拿着钵和衣去村中托钵去了。它则站在原地，直到导师出[村]回来时，迎接过后，像先前那样拿着钵和衣放到导师的住处。

它履行[礼敬的]义务后，用树枝给导师扇风。晚上，它为了防止有猛兽，就用鼻子拿着大棍子在林中走来走去，想着“我要保护导师”，直至明相出现。据说从此之后，这片森林就被称为“巴利雷雅咖护林”了。明相升起时，它就奉上洗脸水等物，用这样的方式履行所有义务。

当时，还有一只猴子看到那大象每天起来为佛陀做[这些]善举，它就想：“我也做些什么吧。”有一天，它在游荡的时候看到树枝上有一个没有蜜蜂的蜂巢，它就把树枝折断，连着树枝一起把蜂巢送到了导师跟前，它折了一片芭蕉叶，把蜂巢放在上面，给了[导师]。导师就拿了。猴子想着：“他会不会享用呢？”它看到导师拿了蜂巢坐在那里。猴子就想着：“这是怎么回事呢？”它就拿着树枝的一端把它翻转过来检查，发现了虫卵，于是轻轻地把它们拿走，再把蜂巢献给导师。导师就享用了。猴子心满意足地抓着一根根树枝跳舞。正在这时，它抓的和踏的树枝都断了，于是它掉到一个木桩上，扎穿了身体。它对导师生起净信心而死，立刻投生到三十三天三十由旬大的黄金宫殿中，有一千个天女围绕着它，于是它被称为“猴天子”。

如来在那里由大象侍奉而住的事情在整个南赡部洲传开了。沙瓦提城的给孤独长者、大近事女维萨卡等名门望族都向阿难长老传话说："尊者啊，请让我们见导师吧！"住在各地的五百比库也在雨安居结束之后走近阿难长老请求道："贤友阿难啊，好久没有当面听到导师的法语了。贤友阿难啊，我们若能当面聆听导师的法语就好了。"

长老（阿难）就带着这些比库去了那里，想着："如来已经独自居住三个月了，和这么多比库一起去到他跟前是不适宜的。"于是他就让诸比库在外面，一个人走近导师。巴利雷雅咖看到他，拿着棍子就冲了出来，导师看到了就让它走开，说："让开，巴利雷雅咖，不要阻止他，他是佛陀的侍者。"

它就原地把棍子丢了，要求取[阿难长老的]钵和衣。长老没有给它。大象想："如果他学习过仪法，他就不会把自己的资具放在导师坐的石板上。"长老把钵和衣放在了地上。具备行仪的人是不会把自己的资具放在敬重者的座位或者床上的。

长老走近导师，向他顶礼之后在一旁坐下，导师问道："阿难，你是一个人来的吗？"

听到回答说是与五百个比库一起来的，跋葛瓦问道："他们在哪里？"

"由于不知道您心中的想法，我就让他们在外面，我自己进来了。"

导师说："你招呼他们[进来]吧。"

长老照做了。那些比库进来向导师顶礼后在一旁坐下。导师和他们互致问候后，那些比库们说："尊者啊，跋葛瓦

是一个娇贵的佛陀，是一个娇贵的刹帝利，您三个月独自坐立，想必一定很辛苦吧，没有人履行大小义务，也没有人给您准备洗脸水等。”

“诸比库，大象巴利雷雅咖为我做各项事务。若得到这样的同伴，就适合一起居住，当得不到这样的同伴时，一人独行更好。”这样说完，导师说了“象品”中的三首偈颂：

“若得智者伴，善住并贤明；
克服诸险难，悦意与彼行。
不得智者伴，善住并贤明；
如王舍疆土，林中象独行。
宁可独自行，愚中无同伴；
独行不作恶，如象隐深林。”

（《律藏·大品》第 464 段，《中部》第 3 品第 237 段，《法句》第 328-330 偈，《经集》第 45-46 偈）

在偈颂结束的时候，那五百比库都证得了阿拉汉。

阿难长老也将给孤独长者等人的讯息传达给佛陀说：“尊者，以给孤独长者为首的五千万圣弟子都请求您回去。”

导师说：“那你就拿着钵和衣。”导师让他拿着钵和衣，就走了出来。大象前来横着站在前去的道路上。

“尊者啊，大象在干什么呢？”

“诸比库，它请求向你们供养食物，它侍奉了我很长时间，不好伤它的心，回去吧，诸比库。”导师就带着比库回转了。

大象也走入森林中，弄来了菠萝蜜、香蕉等各种水果，

摆放成一堆，在次日供养给了诸比库。五百位比库都没法吃完。

饭食诸事已毕，导师就拿着钵和衣走了出来。大象穿过了诸比库，横着站在导师前面。

“尊者啊，大象在做什么呢？”

“诸比库，它想送你们走，将我留下。”

于是跋葛瓦就对它说：“巴利雷雅咖，这次我非走不可了，你以此身不能得到禅那、观智或者道果。你停下吧。”

听到这话，大象将鼻子放在脸上哭泣着跟在后面。如若它让导师回转过来，它将终生持恒地守护他。导师到了村子附近，就对它说：“巴利雷雅咖，从这再往前就不是你该去的地方了，那是人住的地方，会有很多危险，你停下吧。”它就哭着停在那里，望着佛陀消失在视线中，心碎而亡。它怀着对佛陀的净信心而死，立刻投生到三十三天三十由旬大的黄金宫殿中，有一千个天女围绕着他，名为“巴利雷雅咖天子”。

导师也次第地回到了揭德林。高赏比的比库们听说导师回到了沙瓦提城，都前来向佛陀请罪。高思勒国王听说那些制造纷争的高赏比比库来了，就走近佛陀说：“尊者，我不会让他们进入我的领地的。”

“大王啊，他们是具戒的比库，只是由于互相争执而不听我的话，现在他们来向我请罪，请让他们过来吧，大王。”

给孤独长者也说：“我不会让他们进入寺院的。”跋葛瓦也那样拒绝了，[长者]便沉默了。

当他们到达沙瓦提城，跋葛瓦让人给他们在一旁分开安排住处，其他比库不与他们坐在一起，也不站在一起。

来人纷纷到导师面前问道："尊者啊，哪些是制造纷争的高赏比比库？"

导师就指出来说："就是他们。"

"就是他们啊，就是他们啊。"

被前来的人们纷纷用手指指指点点，[比库们]羞愧得抬不起头来，他们拜倒在跋葛瓦脚边请求原谅。导师说："诸比库，你们犯了很重的罪，你们在像我这样的佛陀跟前出了家，我让你们和合，你们却不听我的话。那些古代的智者都听从被判刑的父母的劝诫。即便父母的生命被剥夺，他们也不违背父母的话，然后统治两个国家。"这么说了之后，佛陀再次讲了《高赏比本生》（Kosambiyajātaka，《本生》1.9.10）："诸比库，如是长生王子在父母丧了命的情况下，依然不违背父母的教诫，之后他娶了梵授王的女儿，统治了咖西和高思勒两个王国。你们不听从我的话，犯了很重的罪。"这样说完，[佛陀]诵出此偈：

6.

pare ca na vijānanti, mayamettha yamāmase,
ye ca tattha vijānanti, tato sammanti medhagā.

余人不了知，我等皆将死；
此中了知者，由此纷争息。

此处的"余人"（pare），是指除了智者之外的那些制造纷争的人。他们在僧团中制造争执，不明白"我们在持续不断地走向死亡、终止、毁灭、趋近死亡。"

“此中了知者” (ye ca tattha vijānantī) ，此[僧团]中那些知道“我们正走向死亡”的智者们。

“由此纷争息” (tato sammanti medhagā) ，他们如此了知后，生起如理作意，为平息争论、争执而修习。于是由于他们如此的修习，那些纷争得以平息。

另一种说法是，“余人”（pare），之前我说了“诸比库，不要纷争……”，即便[我这样]教诫，依旧不接受、违反我的教诫的非信奉我之人，名为“其余人”。他们不知道“由于被贪欲等驱使，我们执持于错见，在此僧团中努力增加纷争等。”然而现在，你们中的智者通过如理省思明白了“从前我们被贪欲等驱使，努力于不如理的修习”，于是在他们面前，依靠那些智者，现在那些所谓争吵、争执平息了。这是这里的含义。

在偈颂结束的时候，在场的比库们证得了入流果等果位。

第五、高赏比的故事[终]。

6. 大咖喇长老的故事

Mahākāḷattheravatthu

刘丽文译

“住于净随观……”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于谢答卞城（setabyanagara）附近的九里香树园（siṃsapāvana）[18]时，就大咖喇（mahākāḷa）和小咖喇（cūḷakāḷa）而说的。

---

[18] 九里香：印度黄檀。

在谢答卞城，住着屋主小咖喇、中咖喇和大咖喇三兄弟。他们中最年长和最年轻的两兄弟，带着有五百辆马车的车队在各地巡游购买货物，而中咖喇则把他们带来的货物拿去卖。

有一次，两兄弟带领着五百乘的车队，带着各种货物前往沙瓦提城。他们在沙瓦提城和揭德林寺中间把百乘车队解鞍[歇息]了。黄昏的时候，他们中的大咖喇看到那些住在沙瓦提城的圣弟子们手持着香花等物前去听法，他问道："这些人是去哪里啊？"听说了那原委过后，他想"我也要去"，就对小咖喇说："兄弟啊，你注意一下那百乘车队，我要去听法。"这么说罢，他就前去，顶礼如来后坐在人群的边缘。

导师看到他，就根据他的心理，次第而说法，引用《苦蕴经》（Dukkhakkhandha，《中部》1.163）等，用诸多方法讲述了爱欲的过患、卑劣和染污。听到这里，大咖喇想："当人去往来世的时候，所有东西都必须舍弃。财富并不能跟随[到来世]，亲族亦不能相随。我为何要过这居家生活呢？我要出家。"于是在人们都向导师作礼离去的时候，他向导师请求出家。

导师说："你需要从谁那里获得许可吗？"

"尊者，我有个弟弟。"

"那就去获得他的许可吧。"

"好的，尊者。"这么说了之后，大咖喇就去对小咖喇说："兄弟啊，请你接受这所有的财产吧。"

"你要做什么呀，哥哥？"

"我要到导师跟前出家。"

小咖喇用了各种方式请求，都无法让大咖喇回心转意。

于是他说："好吧，大哥，就按你的意愿做吧。"大咖喇前去在佛陀跟前出家了。小咖喇想着"我要带着兄长还俗"，就也出家了。

后来大咖喇获得了达上，他走近导师询问教法中的种种职责，在导师说了两种职责之后，他说："尊者啊，由于我年纪大了才出家，不能完成学习经教的义务了，然而我将完成观禅的义务。"让导师讲述了能达到阿拉汉果的禅修业处之后，他就接受了冢间住支头陀行。在初夜时分大家都进入睡眠的时候，他就到坟场去，在黎明大家都还没起床的时候，他再回到寺院。

有个看守坟场的烧尸人名叫迦利（Kālī），她看到了长老站、坐和经行的地方，就想："是谁来到这里？我要找到他。"她却没找到长老。一天，她在坟场的小房子里点了一盏灯，带着儿子和女儿在一旁躲起来。在中夜分时，她看到长老来了就向他顶礼，问道："圣者啊，尊者啊，您住在这里吗？"

"是的，近事女。"

"尊者啊，住在坟场就应该遵守相应的仪法。"

长老没有说："为什么我们要按你说的仪法做呢？"[而是]问她："应该做什么呢，近事女？"

"尊者，墓地住者应当把他住在坟场的事报告给坟场的看守者、庙里的大长老和村长。"

"为什么呢？"

"那些犯了案的盗贼在被财产的主人步步追踪的时候，把赃物留在坟场逃走的话，人们就会为难墓地住者。然而当他们（看守者、大长老、村长）说'我们知道这位大德在这

里住了那么长的一段时间，他不是盗贼’时，灾祸就会免除，所以您应该告诉他们。”

长老说：“还有其他要做的吗？”

“尊者，住在坟场的圣尊还必须避免[吃]鱼、肉、芝麻、面粉、油和糖等物，在白天不得睡觉，不得懈怠，当勤精进，应无谄无诳，心怀善念。在晚上大家都睡了的时候从寺院前来，在黎明大家还未起来的时候回到寺院。

“尊者啊，若您如此住于此处，能够达到出家人至上的目标的话，那么当有人把死尸丢在这里，我就把它放在毛制的灵柩台上，用香花等物礼敬尸体，然后举行丧葬仪式（火化）。若您未成功，我就把它放在柴木上，点起一堆火，用矛把它拖着扔到外面，用斧头把它砍成一块块地扔到火里烧。”

于是长老就对她说：“好的，贤妹，你要是看到了一个[适合禅观的]色所缘，请告诉我。”她说好的，就同意了。长老就按照意愿在坟场行沙门法。小咖喇却一起床就想念居家的生活，怀念妻儿。他想到：“我哥哥所做之事非同小可。”

有一个良家女在那时疾病生起，傍晚时分，没有任何的萎靡或者憔悴就死了。亲族们就把她和木头、油等物一起，在晚上送到了坟场，对坟场的看守者说：“把她烧了吧。”他们给了费用，交给[她]就走了。她将覆盖着尸体的衣除去，看到这具在顷刻间突然死亡的身体饱满呈金色，就想：“这具尸体可以作为合适的[色]所缘给圣尊看。”

于是，她到长老那里顶礼说：“尊者啊，有这样一个所

缘，请圣尊察看吧。”

长老说好的，就移去覆盖物，从脚底观察到头顶，说：“把这具饱满呈金色的身体投进火里吧，当熊熊火焰燃烧起来的那一刻，请告诉我。”说完他就回到自己的地方坐下了。

她照做后告诉了长老。长老过去观察，火焰所触及的地方，就如同有斑点的母牛的身体样貌一般，腿弯曲垂下，手也收缩了，大腿和前额没有了皮肤。长老想：“这具刚才还可以让看到它的人失去节制的身体，现在衰损破灭了。”他来到他的夜间住处，坐在那里观照衰损与破灭：

“诸行实无常，乃生灭之法。
生已复归灭，其寂止为乐。”

（《长部》2.221,272；《相应部》1.186；2.143；《本生》1.1.95）

说罢偈颂，他培育观，证悟了连同无碍解的阿拉汉。在他证得了阿拉汉的时候，导师正被比库僧团围绕着，游化至谢答卞，进入九里香树园。小咖喇的妻子们听说导师已到九里香树园了，就想“我们要把我们的丈夫找回来”，派人去邀请导师前来。

对于诸佛未曾弘化之处，需有一个比库先去告知[如何]施设座位。为佛陀在中间施设座位之后，他的右手边应是沙利子长老，左手边是马哈摩嘎喇那长老，然后从这开始在两侧施设比库僧团的座位。于是大咖喇长老站在放僧衣的地方，派小咖喇前去：“小咖喇，你提前去告知座位的施设吧。”

家里的女人从看见他开始就嘲弄他，她们把低座铺设在僧团长老那边，把高座铺设在僧团中的下座新学比库那边。

小咖喇说："不要这么做，不要把低座安排在上首，要把高座安排在上首，把低座放在下首！"

女人们就好像没有听到他的话那样："你在这里晃来晃去干什么？不是应该给你铺设座位吗？谁许可你出家了？你跟谁出家的？你干什么来了？"说着就把他的下衣和上衣脱掉，给他穿上了白衣，在头上戴上了花环。"去把导师叫来，我们要铺设座位了。"她们就派小咖喇过去了。小咖喇因做比库的时间不长，还没有瓦萨就还俗了，并不觉得羞耻，故而他以该[在家]形态大胆前去，向佛陀顶礼，带着以佛陀为首的比库僧团回来了。

当比库僧团用餐过后，大咖喇的妻子们想："她们把自己的丈夫找回来了，我们也要把我们的丈夫找回来。"于是，她们就在次日邀请导师。

当时是另外一个比库前来告知[如何]施设座位，她们那时就没有找到机会。她们请以佛陀为首的比库僧团入座，向他们供养食物。小咖喇有两个妻子，中咖喇有四个，大咖喇有八个。想要吃饭的比库们就坐下用餐，想要离开的比库们就起来走了。导师则坐下来用餐。当他用餐完毕，那些女人们说："尊者，大咖喇为我们做完随喜回向就会回去，您先走吧。"导师说"好的"，就先走了。

走到村子门口的时候，比库们发牢骚说："导师到底在干什么呀，他是知情才这样做，还是不知情呢？昨天小咖喇预先去了，就遭遇了出家的障难，今天是另一位比库提前去的，就没有发生障难。现在[导师]把大咖喇留在那里回来了，[大咖喇]他是个具足戒行的比库，他会做障碍他出家生活的

事吗？”

导师听到了他们的话，就转身站住问道：“诸比库，你们在说什么呢？”

他们就告诉了导师。

“诸比库，你们是认为大咖喇会像小咖喇一样吗？”

“是的，尊者。小咖喇有两位妻子，而大咖喇有八位。如果八位妻子围着他把他抓住，他会怎么办呢，尊者？”

导师说：“诸比库，不要这样说。小咖喇从一起床[心]就住于诸多净所缘，就像长在断崖上脆弱的树一般。而我的孩子大咖喇则住于不净随观，如同坚固的岩山一般坚定不移。”说完，诵出这些偈颂：

7.

subhānupassiṃ viharantaṃ, indriyesu asaṃvutaṃ,
bhojanamhi cāmattaññuṃ, kusītaṃ hīnavīriyaṃ,
taṃ ve pasahati māro, vāto rukkhaṃva dubbalaṃ.

住于净随观，诸根未防护；
饮食不知量，懈怠少精进；
故魔罗胜之，如风摧弱树。

8.

asubhānupassiṃ viharantaṃ, indriyesu susaṃvutaṃ,
bhojanamhi ca mattaññuṃ, saddhaṃ āraddhavīriyaṃ,
taṃ ve nappasahatī māro, vāto selaṃva pabbataṃ.

住于不净想，诸根善防护；
饮食知适量，具信勤精进；
魔罗不胜之，如风吹岩山。

在此[偈颂中]，“住于净随观”（subhānupassiṃ viharantaṃ），随观于净相，意思是将心投入可爱的所缘而住。若人抓取相与细相，抓取“指甲漂亮”，抓取“手指漂亮”，抓取手脚、小腿、大腿、腰、腹部、乳房、脖子、唇、牙齿、嘴、鼻子、眼睛、耳朵、眉毛、前额、头发漂亮，执著于头发、毛发、指甲、牙齿、皮肤漂亮。（抓取）肤色漂亮，形体漂亮，这就是“净随观”。这就是那住于净随观。

“诸根”（indriyesu），于眼等六根。

“未防护”（asaṃvutaṃ），没有防护眼门等。

由于在遍求、接受和受用[饮食]中他不知适度，[故说]“饮食不知量”（bhojanamhi cāmattaññuṃ）。或者说对于省察、分配的适度[19]，对这些适度也不知道，对这个食物是如法的或不如法的也不知道。

被欲寻、瞋寻、害寻所驱使故为“懈怠”（kusītaṃ）。

“少精进”（Hīnavīriyaṃ），不精进，指在四威仪中没有行精进。

“胜”（pasahati），征服、制服。

“如风吹弱树”（vāto rukkhaṃva dubbalaṃ），犹如劲风[摧毁]生长在悬崖上的弱树。正如风把弱树的花、果和芽等吹落，折断小的枝条，折断大的枝条，把树连根拔起，让根在上面，让枝在下面，而[吹]去。如同此般，这样的人被

[19] 根据缅甸马哈甘达勇西亚多的解释，分配适度指的分配资具时，最好的分配给僧团中的上座，然后是中座，其次是下座，最后是为僧团服务的净人。按照这个优先级名为知道分配的适度。

心中的烦恼魔所征服，就如同强有力的风把弱树的花、果和芽等[吹]落一样，[烦恼魔]令他违犯细小的罪；就如同风折断小的枝条一样，[烦恼魔]令他违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等罪；如同[风]折断大的枝条，[烦恼魔]令他违犯十三桑喀地谢思罪；就如同[风]把树拔起来，使根在上面，枝在下面而倒下一般，[烦恼魔]令他违犯巴拉基格罪，几天就离开善说的教法，令其成为在家人。就是像这样，这样的人被烦恼魔置于它的控制之下。

“不净想”（asubhānupassi），观察十不净中的某一种不净，产生厌恶作意。将头发视为不净，将毛发、指甲、牙齿、皮肤、肤色、形体视为不净。

“于诸根”（indriyesu），于六根，

“善防护”（susaṃvutaṃ），不抓取[净]相等，关闭[根]门。

通过摈弃“不知量”，“饮食知适量”(bhojanamhi ca mattaññuṃ)。

“具信”（Saddhaṃ），是指具足以相信业果为特征的世间信，和对三事（佛法僧）有深入净信的出世间信。

“勤精进”（āraddhavīriyaṃ），已策励的精进，圆满的精进。

“不胜之”（taṃ veti），意思是，对于这样的人，正如微风轻轻地吹并不能移动一整块坚固的岩石，同样，内心生起的微弱的烦恼魔不能战胜、撼动或者动摇他。

大咖喇的前妻们也围住他说：“谁许可你出家了？现在你要不要做一个在家人呀？”说了这些话之后，就想要扯去他的袈裟。长老察觉到她们的行为，就从座位站起来，用神

通飞起，将屋子的房顶破成了两块。他从空中飞去，在导师结束偈颂的时候从空中降下，称赞导师的金色身，顶礼跋葛瓦的双脚。

在偈颂结束的时候，在场的比库们都获得了入流果等果位。

第六、大咖喇长老的故事[终]。

7. 迭瓦达德的故事

Devadattavatthu

文喜比库译

“未尽诸漏染……”这佛法开示是佛陀住在揭德林（Jetavane）时，就迭瓦达德（devadatta）在王舍城获得的一件袈裟而说的。

有一次，两位上首弟子各偕同自己的五百同伴比库向佛陀请求许可并致敬，然后从揭德林前往王舍城（Rājagaha）。王舍城的居民会两个一组、三个一组或多个人组成一组来供养外来的比库们。

有一天，沙利子尊者如此做回向功德的开示：“近事男们，如果一个人独自布施，而不邀请其他人一起布施的话，[将来]不论投生何处，他都会获得财富成就，却不会有随从；如果一个人自己不布施，而奉劝他人布施的话，不论投生何处，他会获得随从，但不会有财富的成就；如果一个人自己不布施，也不奉劝他人布施的话，他未来世连一点果腹

的酸粥也得不到，且孤苦无依；如果一个人自己布施，也奉劝他人布施的话，他不论投生何处，百世、千世、十万世都享有财富以及拥有随从。”

一位有智慧的人听完法后，[心想]：“确实是不可思议、未曾有之法谈，阐述了快乐之道，我应当去完成会带来这两种成就之业。”思惟过后，向长老邀请：“尊者，明天请接受我的供养吧。”

“你要[邀请]多少位比库呢，近事男？”

“尊者，您有多少随众呢？”

“千位之多，近事男。”

“那就明天全部一起来接受供养吧，尊者。”长老同意了。

这近事男就走在城镇的街道里鼓励大家[布施]：“女士们，先生们，我邀请了一千名比库，你们能供养多少位比库的钵食呢？你们[能供]多少位？”人们依次根据各自足以[供养]的方式说：“我会供十位；我二十位；我一百位。”这近事男[这样安排大家]：“那就把所有的东西聚集在一个地方吧，所有的芝麻、米、酥油、蜂蜜、糖等都拿来放到一起。”让他们把所有东西聚到一起。

当时有位屋主供养了一件价值十万钱且带香味的袈裟布料，说：“如果你的布施物品不足，那就变卖这块布料来补充不足的部分吧；如果足够了，那就供养给想要供养的比库吧。”

那时他的一切布施物品足够，并无任何缺乏。他就问大家：“先生们，这块袈裟[布料]是一位屋主这样说完给的，[现在施物]有很多，我们把它给谁呢？”

有些人就说给沙利子长老，还有些人说：“[沙利子]长老通常在收割季节来，然后就走了，迭瓦达德尊者在喜事、丧事时都和我们在一起，像固定的大水箱一般（随时能提供水），我们供养给他吧。”通过广泛的讨论，大多数人说“应该给迭瓦达德”，然后他们就给了迭瓦达德。

他（迭瓦达德尊者）把它裁割开缝制完成，染色后穿着到处走。人们看到后说：“这对迭瓦达德尊者来说是不适合的，适合沙利子长老。迭瓦达德穿了不适合自己的[衣服]到处走。”

那时有一个游方的比库从王舍城去到沙瓦提城，礼敬完佛陀，佛陀与他问候并询问他有关两位上首弟子[是否]住得安乐，比库就从头到尾把发生的事情告诉了佛陀。导师说：“比库啊，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穿不适合自己的衣服了，过去就这样穿过。”然后说起了过去的事：

从前，巴拉纳西（Bārāṇasi）的梵授王（Brahmadatta）治国时，那里住着一位猎象师，靠屠杀象卖象牙、象爪、象肠、象肉过生活。

那时在一个森林里，数千只大象觅食后游走时见到了一些独觉佛。从那以后，不管来去它们都要先跪下礼敬完独觉佛才离开。一天，猎象师看到了这一幕，心想：“我要猎杀这些[大象]不容易，这些[大象]来去时都要礼敬独觉佛们，它们是看到了什么才礼敬的呢？”得知是袈裟后心里寻思“我也应该弄一件这样的袈裟”，然后在一位独觉佛下到湖里洗澡时，偷了他放在岸边的袈裟。然后拿着长矛用袈裟连头包裹起来，坐在那些大象途经的路上。大象们看到后以为

是独觉佛，就礼敬[他]然后离开。他把它们中的最后一头大象用矛击杀，拿走象牙等，把剩下的部分埋起来然后离开。

后来菩萨投生为大象，成为了象王。他（猎象师）那时依旧那样行事。大士（菩萨）得知自己的群体变少了就问：“这些大象都去哪里了？变少了。”

[其他大象]回答：“我们不知道呢，大王。”

它就说：“不管去哪里，没有得到我的允许你们就不要去，可能会有危险。”

象王怀疑“有一个地方，即用袈裟包裹的[人]附近可能有危险”，[然后决定：]“应该要观察他。”象王让其他所有的象先走，自己在后面慢慢走过来。当其他所有的大象礼敬完走过了之后，猎象师看到大士过来了，就收起袈裟抛出了长矛。大士正提起正念而来，[看到抛出的长矛后]退避开了长矛。

[想到]“是此人杀死了这些大象”，它就冲上去抓他。猎象师在另一棵树后躲了起来。正当[大士心想]“我要用鼻子连树和他一起卷起来摔到地上”时，看到了猎象师露出的袈裟。它心想“如果我这样伤害他，我对数千的佛与独觉佛的惭耻心将会遭到破坏”，就克制住自己，问猎象师：“你伤害了我如此多的亲族？”

“是的，大王。”

“为什么做如此重的恶行？穿了跟自己不相应，和离染者才相应的袈裟来造这样的业，你造下了严重的[恶业]。”如此说完，又进一步对他斥责道：“未尽诸漏染……彼方配袈裟。”说完这偈颂后说：“你做了不适宜之事。”然后把他放走了。

导师说完此开示后，将此本生[与现在]联系起来：“那时的猎人就是迭瓦达德，那斥责他的象王就是我。”然后说：“诸比库，不仅仅今生，迭瓦达德过去就穿了与自己不相应的衣服。”说完诵出以下偈颂：

9.
anikkasāvo kāsāvaṃ, yo vatthaṃ paridahissati,
apeto damasaccena, na so kāsāvamarahati.

未尽诸漏染，而著袈裟衣；
离自制真实，彼不配袈裟。

10.
yo ca vantakasāvassa, sīlesu susamāhito,
upeto damasaccena, sa ve kāsāvamarahatī.

已尽诸漏染，善住于诸戒；
具自制真实，彼实配袈裟。

《六牙本生》（《本生》1.16.122-123）也阐释了此义。

在此[偈颂中]，“未尽漏”（anikkasāvo），带有欲等诸漏染的有漏者。

“著”（paridahissati），以下衣、上衣、敷具的方式而受用。[其他地方]也有写做“paridhassati”。

“离自制真实”（Apeto damasaccena），意思是不具备、舍离调伏诸根以及包括究竟谛在内的真实语。

“彼不”（Na so），这样的人不配著袈裟。

“已尽诸漏染”（vantakasāvassa），通过四种圣道弃

舍、斩断、除灭漏染者。

“于诸戒”（sīlesu），于四种遍净戒[20]。

“善住”（susamāhito），很好地安住[于诸戒]。

“具……”（Upeto），具备调伏诸根及以上所说的真实。

“彼实”（sa ve），这样的人才应受用那芬芳的袈裟衣。

开示结束时，那位游方的比库成就了入流果，其他也有许多人成就了入流果等。是一个对大众有益的开示。

第七、迭瓦达德的故事[终]。

8. 沙利子长老的故事

Sāriputtattheravatthu

文喜比库译

“非核心思为核心……”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竹林（Veḷuvana）时，就两位上首弟子报告关于桑吒亚（Sañcaya，两位上首弟子之前的老师）不来[见佛陀]之事而说的。故事从头到尾是这样的：

我们的导师在距今四个不可数又十万大劫以前，在不死城（Amaravatiyā）是一位名叫善慧（Sumedha）的婆罗门童子。他学会了所有技艺。在父母都过世以后，舍弃了数千万的财产出家成为隐士，住在雪山（喜马拉雅山）成就了禅那

[20] 巴帝摩卡律仪戒、根律仪戒、活命遍净戒、资具依止戒。

和神通。在空中飞行时，看到人们正在为了让燃灯十力（佛）从善见寺（Sudassanavihāra）去往喜乐城（Rammavatīnagara）而清理道路，他自己也获得了一片区域进行道路清理。在那个地方还没清扫完时（佛陀就到了），他为前来的佛陀把自己做成桥躺在[尚未清扫的地上]，把[身上披的]豹皮铺在泥滩上，[心想：]“愿偕同弟子僧团的导师不要踩在泥滩上，从我身上踩过去吧。”导师看到后，预言：“这是一位未来佛，在未来四个不可数又十万大劫以后将成为名为果德玛（Gotama）的佛陀。”

在该导师（燃灯佛）后有“衮丹雅（Koṇḍañña）佛、吉祥（Maṅgala）佛、善意（Sumana）佛、雷瓦德（Revata）佛、索毗德（Sobhita）佛、最高见（Anomadassī）佛、红莲花（Paduma）佛、那拉达（Nārada）佛、胜莲花（Padumuttara）佛、善慧（Sumedha）佛、善生（Sujāta）佛、喜见（Piyadassī）佛、见义（Atthadassī）佛、见法（Dhammadassī）佛、西特他（Siddhattha）佛、帝思（Tissa）佛、普思（Phussa）佛、维巴西（Vipassī）佛、西奇（Sikhī）佛、韦沙菩（Vessabhū）佛、咖古三塔（Kakusandha）佛、果那嘎玛那（Koṇāgamana）佛、咖萨巴（Kassapa）佛”这二十三位佛陀依次出世照耀世间，他也在他们面前获得了授记。

在圆满了十种普通巴拉密、十种随巴拉密、十种究竟巴拉密共三十种巴拉密后，投生为维山达拉[王子]（Vessantara），做出了令大地为之震动的大布施，布施出了妻儿，命终之后投生到喜足天（Tusita），在那里依其寿命而

住立，然后十万个轮围世界的天神聚集在一起[劝请他]：

“是时大英雄，投生往母胎；
　度脱诸天人，觉悟不死道。”

——（《佛种姓》1.67）

“时机地域洲，家系与母亲；
　观此五事后，大威德降生。”

在进行完五大方面观察后，[菩萨]于彼处命终投生于释迦王族，十个月后从母胎出生了。他在那里享受大富贵，十六岁时，逐渐成为一名美好少年，三个季节中每个季节都有适宜的宫殿，享受着天界般辉煌的王权。在他去公园游玩时，依次看到了所谓“老人、病人、死人”的三位“天使”，他生起了悚惧感，于是折返了。第四次他看到一位出家人，“出家好啊！”激起了他对出家的向往，然后去到公园，在那里度过了白天。在他坐在吉祥湖畔时，盛装打扮的维萨咖玛（Vissakamma）天子化成理发师的模样前来，从其口中听到了儿子拉胡叻（Rāhula，罗睺罗）出生的消息，察觉到自己对儿子的爱强有力地生起了，心想：“在这个束缚尚未强大之前，我要将其斩断。”于是在傍晚时分他进到城里。

“母亲已寂灭，父亲也寂灭；
　妇人已寂灭，如此之丈夫。”

菩萨听到叔叔的女儿积萨果德弥（Kisāgotamī）所说的这个偈颂后，[心想]“她令我听到这寂灭的语句”，于是把身上的珍珠串摘下来给了她。然后他进到自己的寝宫坐在豪华的床铺上，看到舞女们睡着后的种种丑态，内心感到厌

倦，于是他把阐那（Channa）叫起来，让他把橄踏咖（Kaṇḍaka）马牵过来，骑上马，和阐那一起在一万个轮围世界的天神的围绕下行大出离（出家去了）。

然后他在阿诺玛（Anomā）河边出家了，次第来到了王舍城，在那里托完钵坐在盘达瓦山（Paṇḍava）的山洞里。马嘎塔国（Magadha，摩揭陀国）国王用王位邀请他，他拒绝了，跟国王立下约定在证得一切知智后会再来他的国家。接着，[菩萨]去到阿拉诺（Āḷāra）和乌达咖（Udaka）那里[修行]，对所取得的成就不满意，然后行了六年艰难的苦行。

在维萨卡满月日的早晨喝了苏佳达（Sujātā）供养的粥，让黄金钵在尼连禅河（Nerañjarā）中漂浮后[21]，在尼连禅河边的大森林中入种种禅定，度过了白天。黄昏时分，娑帝亚（Sottiya）供养了草，受到黑龙王称赞他的德行后，[菩萨]在菩提树下将草铺好坐上去，发誓："只要我未离执着，未解脱有漏之心，我就不下此座。"然后面朝东方坐下，在日落前击败了魔军，初夜时分获得了宿住随念智（宿命通），中夜时分获得有情死生智（天眼通），后夜时分进入缘起智，在明相升起时证得了具备十力、四无畏等一切功德的一切知智。

然后在菩提树下度过了七个星期，第八个星期在牧羊人的孟加拉榕树下坐着思惟极深奥的法，心倾向于不活动（不愿说法）。大梵天王萨杭巴帝（Sahampati）在一万个轮围世间的大梵天神的围绕下请求[佛陀]讲法。[佛陀]用佛眼观察

[21] 他决意如果能成正觉则令钵漂在河中逆流而上，结果如其所愿。

这个世间后，同意了大梵天王的请求。

“我第一个应该对谁讲法呢？”观察后知道阿拉诺（Āḷāra）和乌达咖（Udaka）（曾经的两位老师）已经死了，然后想起五比库曾对他多所饶益，便起来前往咖西国（Kāsi）首府（巴拉纳西），在途中与伍巴咖（Upaka）[22]交谈过后，在阿沙黑月（Āsāḷha）的满月日（阴历 6 月月圆日）来到了位于仙人降处——鹿野苑的五比库的住处。当五比库用不恰当的方式招呼他时，[佛陀]告诉他们[这是不当的方式]，然后转动法轮，令衮丹雅（koṇḍañña）为首连同一亿八千万的天神得饮不死的甘露。转动殊胜法轮者在那个半月的第五天，令所有的五比库都证得了阿拉汉。

当天[佛陀]看到良家子亚思（yasa）的证悟的因缘成熟了，当晚他就因厌离而离家出走了。[佛陀]看到他后就以“来吧，亚思！”召唤他，当晚就教导他证得了入流果，第二天就证得了阿拉汉。随后[佛陀]又以“来吧，比库”令他的五十四位朋友出家，并令他们证得了阿拉汉。如此世间就有了六十一位阿拉汉。

雨安居自恣邀请结束后[23]，[佛陀]就以“去行脚吧，诸比库”将六十位比库遣往各个方向，他自己则前往伍卢韦叻（Uruvela，优楼频螺），在途中的木棉林中教导了三十人组成的一群贤善青年，他们中最低的成为了入流者，最高的成

[22] 一位放弃苦行准备还俗的苦行者，听了佛陀自称成就了正自觉后不以为然，后来结婚后生起了厌离心，想起了佛陀又来找佛陀出家，最后成就了阿拉汉。

[23] 如果按照律藏的记载，这个时候应该还没有确立雨安居和自恣。

为了不来者。[佛陀]将他们全部以“善来比库”身份而出家，接着将其遣往各处，自己独自到了伍卢韦叻，显示了三千五百次神变，调教了伍卢韦叻咖萨巴三兄弟以及他们的同伴一千位结发外道，将他们以“善来比库”身份出家。然后，让他们坐在象头山以燃烧为主题为之说法（即《燃烧经》，《律藏·大品》54；《相应部》4.28）令他们证得了阿拉汉。

[佛陀想到]“我要去履行对宾比萨勒王（Bimbisāra）许下的诺言”，于是在这一千位阿拉汉的围绕下，前往王舍城附近的棕榈林园。在听说“据说导师来了”后，国王和十二万婆罗门屋主一同前来。[佛陀]在向他们讲述甜美的[法语]时，令国王和十一万屋主证得了入流果，一万的屋主则住立于皈依。

第二天，沙格天帝化成一个青年的样貌盛赞了[佛陀的]德行。然后[佛陀]进入王舍城，在王宫里用完餐，并接受了竹林僧园，就住在了那里。沙利子（Sāriputta）和摩嘎喇那（Moggallāna）就在那里遇到了佛陀。关于此事，依次说来是：

在佛陀还未出现时，在王舍城附近有两个婆罗门村庄，伍巴帝思村（Upatissa）和果离答村（Kolita）。其中的伍巴帝思村一位名叫沙利（Sārī）的婆罗门妇女怀上了一个孩子，同一天，果离答村名叫摩嘎利（Moggalī）的婆罗门妇女也怀上了一个孩子。据说这两家之间七代都是至交好友。他们在同一天给她们两位[孕妇]做了孕期护理。十个月后她们俩都诞下了儿子。在命名那天，沙利婆罗门女的儿子因是伍巴帝思

村的族长之子，因此命名为伍巴帝思；另一位是果离答村族长之子，就命名为果离答。

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俩学会了一切的技艺。伍巴帝思青年不管是去河里还是去公园游玩，都有五百顶金色轿子的随从者，果离答青年则有五百辆良马马车[作为随从者]。他俩各有五百名青年随从。

在王舍城一年一度有个名为山顶庆典的活动。[人们]为他俩在一处搭建了[观看演出的]床座。两人也坐在一起观看演出，好笑的地方他们就笑，紧张之处他们就紧张，该奖赏之处就施与[奖赏]。他们就以这种方式观看演出。一天，由于他们的智慧成熟了，不再像之前那样在好笑的时候笑，紧张之处紧张，该奖赏之处施与[奖赏]了。

两人如此思维："这些东西有什么好看的？所有这些用不了一百年都会到达连名称都没有了的状态。我们应该去寻求一个解脱之法。"他们坐着[以此]为[思维的]目标。

随后果离答对伍巴帝思说："朋友伍巴帝思，你不像前些天那样开心了，现在一副不高兴的样子，你想到了什么呢？"

"朋友果离答，观看这些是没有实质的，这些是没有意义的，应该去为自己寻找解脱之法。我在坐着想这个。你又是为什么不开心呢？"

[果离答]他也是这么说。当伍巴帝思知道他和自己的想法一样后就说："我俩都已善思惟，然而寻求解脱之法应成为一名出家人。我们要去谁那里出家呢？"

那时有位名为桑吒亚（Sañcaya）的游方僧，和许多游方僧随众住在王舍城。他们说："我们去他那里出家吧。"他

俩对[随从的]五百位年轻人说："你们拿了这些轿子和马车走吧。"这样将他们遣散了。然后[他俩]一人乘轿子，一人乘坐马车前去桑吒亚那里出家了。

自从他们出家以来，桑吒亚就有了大量的供养和随众。他们仅仅几天就将桑吒亚的所有教义都掌握了，他们就问他："老师，您所知道的教义就只有这么多，或者还有更进一步的[教义]吗？"

"就这么多，你们全都知道了。"

他俩心想："这样的话继续在他这里修梵行是徒劳的，我们是为了寻找解脱之法而出离的，在此人处是不可能引发那[解脱之法]的。然而瞻部洲（Jambudīpa）很大，我们去走访诸村镇、都城，一定会找到教导解脱之法的老师的。"

从那时起，每当人们说"哪里有有智慧的沙门或婆罗门"，他们就去到那里做讨论。他俩所问的问题其他[沙门婆罗门]都不能回答，而他们问的问题他俩却能作答。就这样在整个瞻部洲参学过后，他俩又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他们约定道："朋友果离答，我们谁先证得不死，就告诉另外一个。"

在他们做了这样的约定后，导师[如前]所述，次第到了王舍城，接受了竹林并住在那里。那时被[佛陀用]"诸比库，为了众人的利益去行脚吧"而遣散的六十位阿拉汉中五比库之一的阿思基长老（Assaji）又回到了王舍城。第二天早上，他持衣钵进入王舍城托钵。

那时游方僧伍巴帝思吃完早餐，在前往游方僧园林时看到了长老，心想："我从未见过如此般的出家人。那些世间

的阿拉汉或者已达阿拉汉之道者，他一定是他们中的一位。我要上前向这比库请教：‘朋友，您依谁而出家，谁是您的老师？您喜爱谁的法？’”

当时他又想到：“还不是向这位比库请教问题的时候，他正在俗家间托钵，如果我跟在这比库后面就好了，[因为我]想要前往得知[解脱之]道。”

伍巴帝思看到长老获得钵食后去到一片空地，知道他想要坐下，就把自己游方用的小凳子铺设好提供给了他，在他用完餐后又将自己水瓶里的水提供给了他。在完成了这些对老师的义务后，伍巴帝思跟用完餐的长老进行了亲切的问候，然后这样问道：“朋友，您的诸根明净，肤色清净、皎洁，朋友您依谁而出家，您的老师是谁，您喜爱谁的法？”

长老心想：“这些游方僧是此教法的反对者，我要向此人展示教法的深奥。”他想表明自己的新学[比库]身份，于是说：“贤友，我是新学[比库]，出家不久，才来到此法与律，我还不能详尽地教导法。”

游方僧心想：“我乃伍巴帝思，您根据能力说少或说多，以百种、千种方式来理解是我的责任。”然后说道：

“少说或多说，请语我要义，
我唯需要义，何需话语多。”

当他这么说时，长老说出偈颂：“诸法因缘生……”（《律藏大品》60；《譬喻经》1.1.286）这个游方僧在听了前两句后就证得了千般庄严的入流果，另外两句是在他已是入流果时诵完的。他成为了入流者，当更高的成就没有发生时，他思惟：“这肯定有原因。”就对长老说：“尊者，不

用再说更多的法了，就这么多吧。我们的老师现在住在哪里呢？”

“在竹林，贤友。”

“这样的话，尊者您先走，我还有一个朋友，我们互相做了约定‘我们当中谁先获得不死，他就要去告诉另外一个。’我履行完这个诺言后，将带着我的朋友顺着您离去的道路来见导师。”他五体投地礼长老之足，作三次右绕后，送别了长老，然后朝游方僧园林走去。

游方僧果离答看到他远远地走来，[心想]“今天我的朋友脸色不同于往常，一定是获得了不死”，就询问他[是否]获得了不死。

他也向其承认道：“是的，朋友，已经获得了不死。”然后诵出了那首偈颂。

当偈颂诵完时果离答证得了入流果。他说：“朋友，我们的老师住在哪里呢？”

“据说在竹林，朋友，我们的老师阿思基长老说的。”

“这样的话，朋友，走吧，我们去见老师。”

沙利子长老总是尊敬他的老师，因此对朋友这么说：“朋友，我们也去将我们所获得的不死告诉我们的老师桑吒亚游方者吧。当他理解就会洞悉，若不明白，出于对我们的信任，他会去导师那里，听了佛陀开示后他将会通达道果。”于是他俩来到桑吒亚面前。

桑吒亚看到他们就问：“亲爱的，你们获得教导不死之道的人了吗？”

“是的，老师，找到了。佛陀已出现于世间，法已出现

于世间，僧团已出现于世间。你们这是徒劳无益的行脚，因此，来，我们去见导师吧。”

“你们去吧，我不能[去]。”

“为什么呢？”

“我成为了很多人的老师而到处游方，对游方的我而言，成为学生，就像大水缸变成了小水瓢一样，我是不能再做学生的。”

“不要这样做，老师。”

“好了，亲爱的，你们去吧，我做不到。”

“老师，自从佛陀出现于世间，大众都纷纷带着香与花等前去恭敬供养他，我们也要去了。[接下来]您怎么办呢？”

“亲爱的，在这个世间是愚笨的人多还是聪明的多呢？”

“愚笨的多，老师，有智慧的只有一点点。”

“既然如此，有智慧的将会去到有智慧的沙门果德玛那里，愚笨的将来到我这愚人这里。你们去吧，我不会去的。”

“老师，您将会清楚的。”说完他们就走了。

他俩一走，桑吒亚的徒众就分崩离析了，彼时道场空空荡荡。他看到空荡荡的僧园后口吐鲜血。而和他俩一起离去的五百位游方僧中有两百五十位折返回到了桑吒亚那里，于是他俩和自己的两百五十位游方僧弟子一起来到了竹林。

导师正坐在四众弟子中说法，远远地看到他们，就告诉比库们：“诸比库，正走来的那一对朋友伍巴帝思和果离答，他们将会是我最贤善的一双弟子。”

他俩礼敬完跋葛瓦后在一旁坐下，坐下后如此跟跋葛瓦说："尊者，愿我们能在跋葛瓦座下出家，愿我们能获得达上。"

"来吧，比库们！"跋葛瓦说："法已被善说，善修梵行以灭苦吧。"这时，所有人都神变成如同身披袈裟、持着钵的六十岁大长老一般。

导师根据性行给他俩的随众增加了开示，除了两位上首弟子外，其他的人都证得了阿拉汉，两位上首弟子没有获得更高的三个道果，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弟子巴拉密智慧很大[尚未圆满]。

马哈摩嘎喇那尊者在出家后的第七天住在马嘎塔国（Magadha，摩揭陀）的咖喇瓦喇子村（Kallavālaputta）时出现了昏沉，导师帮他除去昏沉后，他聆听了如来教他的界业处[24]，就完成了更高的三个[圣]道，达到了弟子巴拉密智的顶峰。

而沙利子长老出家半个多月后，当他跟佛陀一起住在王舍城附近的野猪窟时，佛陀为沙利子长老的外甥长爪梵志开示《受摄受经》，长老以智慧跟随所听闻的开示（随文入观），就如享用为别人准备的食物一般，达到了弟子巴拉密智的顶峰。

具寿[沙利子尊者]不是有大智慧吗？为什么他花了比马

[24] 界业处（dhātukammaṭṭhāna）：观察、思惟身体是由地、水、火、风四界所组成，其中并无实体的"我"存在，进而能断除对此身的执著，而达解脱。详见《清净之道》第十一品。

哈摩嘎喇那更长的时间才到达弟子巴拉密智[的顶峰]？任务更大故。正如穷人想去哪里可以很快就动身，而对于国王则要做装配象乘等大量准备，应该这样理解此事。

就在当天傍晚，佛陀在竹林召集了所有弟子，授予沙利子和马哈摩嘎喇那二人为上首弟子，然后诵了巴帝摩卡。比库们抱怨道："导师看脸而给请求的[地位]，应该将上首弟子之位授予最早出家的五比库，不选择他们的话，也应该授予亚思长老为首的五十五位比库，不选择他们的话，就应该给予贤善的三十比库或伍卢韦叻咖萨巴三兄弟，然而却舍弃了这么多的大长老，看脸而将上首弟子之位授予了所有人中最后出家的他们。"

佛陀问："诸比库，你们在说什么呢？"

他们回答："我们在说这个。"

"诸比库，我不是看脸而给与请求的[地位]，我是根据他们各自所发的愿而给的。安雅衮丹雅（Aññātakoṇḍañña）过去在一收割季节做九次头茬谷物布施时，不是在发愿成为上首弟子后做的布施，而是先发愿在所有人中第一个参悟最上法之阿拉汉，而布施的。"

"那是在何时呢，跋葛瓦？"

"听好了，诸比库！"

"好的，尊者。"

跋葛瓦说起了过去之事：

"诸比库，在九十一劫前，维巴西跋葛瓦（Vipassī）出现于世间。那时有大黑和小黑两位在家兄弟，种植了很大一片稻田。一天，小黑来到稻田，掰下一粒未熟的稻子，吃后发现异乎寻常地甜，于是他想用待熟的稻谷供养以佛陀为首

的僧团。去到他哥哥那里，说：‘哥哥，我们把这些待熟的稻谷适当地煮好供养佛陀吧。’

“‘兄弟，你说什么呢？把未熟的谷子割来做供养，过去没人这么干，未来也不会有人这么做的，不要糟蹋粮食。’即便[哥哥]这么说，他依旧一遍又一遍地请求。于是兄长对他说：‘那你就把稻田分成两半，我那边你别动，你自己的你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吧。’

“他说‘好的’，然后就将稻田分为两半，请了很多人来帮忙把稻子收割了，用纯牛奶煮好过后加上酥油、蜂蜜和糖等，供养了以佛陀为首的僧团。在[僧团]用餐结束时他[对佛陀]说：‘尊者，愿以我这个最初的供养，将来成为所有参悟最高法之人（阿拉汉）中的最初者。’

“导师随喜道：‘愿你如愿！’

“小黑来到他的田地查看时，看到整片田里如同层峦叠嶂般充满了稻谷，他现起了五种喜悦，心想：‘这真是我的所得！’在打玉米时把最初打的玉米供养了，又和村民一起把[临近收割的]头茬谷物做了供养，以及在收割时、束稻子时、捆起来的时候、打谷时、打谷成堆时、入仓时的最初部分都做了供养，就这样一片稻子做了九次头茬供养。每次在他收割的地方都会[再次]长满[谷物]，谷物获得了丰收。所谓法者，它保护保护它的人（护法者，法护之）。因此跋葛瓦说：

“‘法行之人法护之，如法善修获快乐；
此为法行之功德，不堕恶趣法行者。’

（《长老偈》第 303 偈；《本生》1.10.102）

“如此他在维巴西正自觉者时期发愿为了成为参悟最胜法的第一人而做了九次头茬[谷物]的供养。在距今十万劫前的杭沙瓦帝城（Haṃsavatīnagara）胜莲花正觉者（Padumuttara）时期，他也做了七天的大供养，然后拜倒在该跋葛瓦足下，发愿成为得见最胜法的第一人。如此，我只是给他所愿的而已，诸比库，并非我看脸而给。”

“以亚思良家子为首的五十五人，他们是做了什么样的功德呢，尊者？”

“他们也是在某位佛陀前发愿成就阿拉汉并做了很多福业。在后来佛陀未出世时，他们也成为了朋友，结伴以安置孤苦之人的尸首来积累功德。一天，他们看到一位孕妇死了，说‘我们[把她]火化了吧’就搬去了坟场。‘你们烧吧！’他们将其中五个人留在坟场，剩下的就入村去了。

“年轻人亚思用矛将尸体刺穿翻来覆去地在火中烧时，获得了不净想。他也向另外四人展示说：‘看，伙计们，这尸体到处皮开肉绽像头斑斑点点的奶牛一样不净、恶臭、恶心。’他们也在原地获得了不净想。他们五个也去到村里告诉了其他的同伴。年轻人亚思还回家告诉了父母和妻子，他们也都培育起了不净想。这就是他们过去的业。也正因此亚思（今生）在女人的房间里生起了坟地想，凭借这些亲依止成就所有人都获得了殊胜的成就。如此般，这些人也只是获得了自己所希望的[成就]。并非我看脸而授予。”

“那么互为朋友的贤善群体又是造了什么样的业呢，尊者？”

“他们也是在过去一尊佛前发愿成就阿拉汉并做了功

德。后来在佛陀没有出世时他们成为了三十个恶棍，在听了敦地腊（Tuṇḍila）的教诫后持守了六万年的五戒。如此般，这些人也只是获得了自己所希望的[成就]。并非我看脸而授予。”

“伍卢韦叻咖萨巴（Uruvelakassapā）他们又是造了什么业呢，尊者？”

“他们也是发愿成就阿拉汉后造了善业。在九十二劫前有帝思佛（Dissa）和普思佛（Phussa）两位佛陀出世。普思佛的父亲是名为马兴德（Mahinda）的国王。在那[佛陀]证得正觉时国王的幼子是首席上首弟子，国师的儿子则是第二上首弟子。国王去到导师面前，看到他们‘我的长子是佛陀，我的幼子是首席上首弟子，国师的儿子是第二上首弟子。’‘只属于我的佛，只属于我的法，只属于我的僧，礼敬那位跋葛瓦、阿拉汉、正自觉者！’如是三称后拜倒在佛陀足下请求：‘尊者，现在我已经到了九万岁寿命的尽头，到了该坐下来打瞌睡的时期一般，那么只要我还活着，请别去其他人家门前，只接受我的四资具供养而住吧。’获得许可后就持之以恒地护持供养佛陀。

国王还有另外三个儿子，其中最年长的有五百侍卫随从，中间那个有三百，最年轻的那个有两百，他们都想‘我们也要供养兄长饮食’，于是一次又一次地请求他们的父亲，但没有得到许可。

当国家的边界处出现了暴乱时，他们被派去平息了那暴乱，然后回到父亲面前，他们的父亲拥抱并亲吻了他们的头，说道：‘儿子们，我要给你们奖赏。’

他们回答‘萨度，陛下’，接受了父亲的奖赏[邀请]。

过了几天，父亲又对他们说：‘亲爱的，接受你们的奖赏吧！’

他们说：‘陛下，我们不需要其他的，从现在起让我们供养我们的兄长饮食吧，请给我们这个奖赏吧！’

‘[这个]我不能给，儿子们！’

‘不能准许恒常[供养]的话，就请准许七年吧，陛下！’

‘我不能给，儿子们！’

‘那就给六年、五年、四年、三年、两年、一年吧，陛下！’

‘我不能给，儿子们！’

‘那就给七个月吧！’

‘给六个月、五个月、四个月、三个月吧，陛下！’

‘我不能给，儿子们！’

‘好了，陛下！我们每人一个月，给三个月吧！’

‘好的，儿子们！那你们就供养三个月吧。’

兄弟们满意地向国王致敬后回到各自的住所。他们兄弟三人只有一个司库和一个管家，管家有十二万随从人员。三兄弟把他们召集过来对他们说：‘在这三个月内，我们将持守十戒，穿上两件袈裟（上衣、下衣）去跟佛陀共住。你们就做这么多的供养，每天为九万比库跟一千个卫士准备饮食。从今天开始我们不会说什么了。’他们三人就带上一千个卫士，持守十戒，穿上袈裟住在寺院里。

司库跟管家就一起从三兄弟的库房里拿取物品轮流做供养。[供养过程中]工人们的孩子们为了得到粥饭等而哭起

来，工人们就在僧团还没到时将粥饭等给了小孩子。之前比库僧团吃完时没什么剩的了。他们就[说]‘我们待会要给孩子们’自己也拿来吃了。看到美味的食物他们就克制不住了。他们有八万四千人。他们食用了供养给僧团的食物，身坏命终后就投生到了饿鬼界。

那三个王子和他们的一千卫士死后则投生到了天界，从天界到人间，从人间到天界轮回期间度过了九十二个大劫。他们三兄弟就是这样发愿证得阿拉汉并在那时做了善业。他们只是获得了自己所发愿的[成就]，并非我看脸而给的。”

那时他们的管家就是宾比萨勒王（Bimbisāra），司库就是维萨卡[25]（Visākha）近事男，三位王子就是那三位结发者，他们的工人则在那时死后投生到了鬼道，然后在善趣和恶趣中轮回，在这个劫的四位佛期间他们都只投生在鬼道里。他们去到这个劫的第一位出现的佛即寿长四万岁的咖古三塔佛（Kakusandha）面前询问：“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得到食物？”

佛陀回答：“在我这个时期你们得不到，在我过后大地升高一由旬[26]时果那嘎马那佛（Koṇāgamana）将出世，你们去问他吧。”

他们过了那么长时间后，在该[佛陀]出世时，他们向他询问。

他也回答：“在我这个时期你们得不到，在我过后大地

[25] 这里并非著名的女施主维沙卡，而是另一位大长者。

[26] 据说大地在佛陀出世前会逐渐升高。

升高一由旬时咖萨巴佛（Kassapa）将出世，你们去问他吧。”

他们过了那么长时间后，在该[佛陀]出世时，他们向他询问。

他也回答：“在我这个时期你们得不到，在我过后大地升高一由旬时果德玛佛（Gotama）将出世，那时你们的[一位]亲戚将会成为名叫宾比萨勒的国王，将供养导师并会将功德分享给你们，那时你们就能得到了。”

对他们来说两尊佛之间的间隔犹如就在明日一般。他们在如来出世后，宾比萨勒王第一天供养佛陀时，没有得到功德回向，于是夜里他们发出了恐怖的声音，并将他们自己显示给国王看到。国王第二天就去到竹林告诉了如来所发生的事情。

导师说：“大王，他们是九十二劫前普思佛时期你的亲族，他们偷吃了给僧团的供养而投生在饿鬼道，在轮回期间问了咖古三塔佛等诸佛后，[诸佛]他们说了这样那样[的话]，这么久以来都在期待你的布施，昨天在你做布施时他们没有得到功德，所以才那样做的。”

“尊者，我现在也供养的话他们能得到吗？”

“可以的，大王。”

国王邀请了以佛陀为首的僧团，在第二天做了大供养后，做了功德回向：“尊者，愿自此那些鬼众获得天界的饮食。”他们确实就那样获得了。

次日，他们展现出赤身裸体的形相，国王告诉[佛陀]：“尊者，今天他们赤身裸体地现行了。”

“你没有布施衣服，大王。”

国王次日供养了以佛陀为首的僧团袈裟后回向："愿自此那些鬼众获得天界的服饰。"刹那间，饿鬼们就出现了天界的服饰。他们脱离了饿鬼界成为了天神。

导师做了以"彼等立墙外……"（《小诵》7.1;《饿鬼事》14）为开头的墙外（经）的随喜回向。当回向结束时，八万四千的众生领悟了法。导师说完这结发三兄弟的故事后就说了这个开示。

"尊者，那么上首弟子他们又造了什么（业）呢？"

"他们有为[成为]上首弟子而发愿。"

在距今一个不可数又十万劫前，沙利子（Sāriputta）出生在一个富有的婆罗门家庭，是名叫萨拉达（Sarada）的青年，摩嘎喇那（Moggallāna 则是投生于一个富有的屋主家，是名叫吉运增（Sirivaḍḍhana）的屋主。他俩成为了[从小]玩泥巴的朋友。

其中的萨拉达青年在父亲过世时继承了许多财产。一天，他来到一处僻静处思惟到："我只知道今生，不知来世。有生之众生必有死，我应该成为一名出家人，然后寻找解脱之法。"他去到他朋友那说："我的朋友吉运增，我要去出家寻找解脱之法，你能不能跟我一起出家？"

"我不行，朋友，你独自去出家吧。"

萨拉达这样思考："去往来世时，不能带着朋友和亲戚前往，只有自己所造的[业]属于自己。"

从那时起，他就命人打开他的藏宝室，给孤独的旅客、穷人和乞丐做了大布施，然后去到一座山脚下出家成为一位隐士。一位、两位、三位……这样跟随他出家的结发者有了

七万四千人。他获得了八定、五神通，并教导那些结发者遍禅的遍作，他们也都获得了八定、五神通。

那个时候名为最高见（Anomadassī）的正自觉者出现于世。[出生的]城市名为旃达瓦帝（Candavatī），父亲是名为亚萨瓦（Yasavā）的刹帝利，母亲是亚寿达拉（Yasodharā）皇后，菩提树是阿见树[27]，雄者（Nisabho）和至上（Anomo）为两位上首弟子，瓦卢诺（Varuṇo）为他的[首要]施主，美颜（Sundarā）和善意（Sumanā）是两位上首女弟子，寿命为十万岁，身高五十八腕尺[28]，身光散播十二由旬[29]，有十万随行比库。

一天清晨，佛陀从大悲定中出定，观察世间时看到了萨拉达隐士，了知："今天我去到萨拉达隐士处讲法，将会有大利益，他将发愿[成为]上首弟子，他的好友吉运增将[发愿成为]第二上首弟子，开示结束时，他的七万四千结发者随从将成就阿拉汉，我应当前往彼处。"然后拿上自己的衣钵，没有告知其他任何人，如同狮子一般独行。

在萨拉达的同伴们都去采摘各种水果的时候，佛陀决意"我要让他知道我是佛陀"，然后在他的目视下从天而降，站在地上。萨拉达隐士看到佛陀的威力和相好，想起了关于看相的经典，知道："具有这些相的人，在家就是转轮王，出家就是在此世间打破轮回屋顶（贪嗔等烦恼）的一切知智的

---

27 ajjunarukkho, 产于热带亚洲的榄仁树属。

28 一腕尺等于手肘至指尖的距离或两个张手，1 腕尺=46~56 cm。

29 由旬：长度单位。据佛音论师说，为一只公牛走一天的距离，大约七英里，即 11.2 公里。也有说 14 公里的。

佛陀。这个人无疑是佛陀。”他前往迎接并五体投地礼拜后，铺设了最高的座位给了[佛陀]。跋葛瓦在准备好的最高的座位上坐下，萨拉达则在一旁找了一个与自己相匹配的座位坐下。

这时那七万四千个结发者拿了诸多美味营养的果实来到老师那里，看到佛陀跟老师的座位，便说道：“老师，我们游方时[一直认为]‘在这个世界没有比您更伟大的人了’，但我们[现在]觉得这个人比您更伟大哦。”

“小子们，你们说什么呢？你们想让一粒芥菜籽跟六百八十万由旬高的须弥山一样？小子们，不要拿我跟一切智的佛陀进行比较。”

这些隐士心想：“如果这是个无关紧要的人，我们老师不会用这样的比喻，一定是位很伟大的人！”于是所有人都顶礼[佛]足。

此时他们的老师对他们说：“小子们啊，我们没有什么合适的东西可以供养佛陀的，导师在托钵的时候到来，我们就根据自己的能力来供养吧，你们把那些种种美味的果实都拿过来吧。”

让他们拿过来后他就洗了手，自己亲手放到如来的钵里。佛陀接受了水果，天神们则将天界的营养素加入到里面。该隐士（萨拉达）还亲自将水过滤后供养[给佛陀]。当佛陀在座位上用完餐尚未起坐时，萨拉达召集所有弟子坐在佛陀面前做应铭记之谈论。

导师心念道：“让两位上首弟子跟僧团一起前来吧。”（两位上首弟子）他们得知导师的心念后，跟十万位漏尽的

同伴前来礼敬导师后站在一旁。

然后萨拉达隐士告诉弟子们："伙伴们，佛陀的座位太低了，十万沙门还没有座位，今天你们应当向尊贵的佛陀表达敬意，去山脚采一些色香俱全的花过来吧。"由于谈话花的时间较长，神通者之神通境界不可思量，一会儿的功夫这些隐士们就采来了色香具足的鲜花，为佛陀敷设了一由旬大的鲜花座，为两位上首弟子[敷设了]三牛呼大小的[鲜花座]，为剩下的比库们敷设半由旬等尺寸[的座位]，僧团最年轻[比库]有一乌沙巴[30]大小[的座位]。

不应想："一个隐居处怎么能施设这么大的座位呢？"神通的境界，不可思议。当这样施设好座位以后，萨拉达隐士在如来前合掌而立，说道："尊者，为了我们长久的利益和快乐，请登上此花座吧。"因此有言：

种种花及香，准备在一处；
花座已敷设，诵出如是言：
大雄！
我设此花座，与您甚相宜；
我心存净信，请入坐花座，
佛陀七昼夜，坐于鲜花座，
我心得净信，天神共欢悦。

在导师如此坐着时，两位上首弟子和其他的比库们也都坐在为他们各自敷设的座位上。萨拉达隐士则站着手握一把巨大的花伞遮在如来头上。导师[作意：]"愿这隐士的恭敬能有大果报！"便进入了灭尽定。得知导师入定后，两位上

---

30 Usabha，长度单位，一乌沙巴为 140 腕尺长。

首弟子和其他的比库弟子们也都入定了。在如来七天坐着入灭尽定期间，[萨拉达的]弟子们到了托钵时间就食用森林里的根茎和大小果实，其他时间就合掌立在佛陀面前。而萨拉达隐士则没有去找吃的，他只是拿着花伞享受喜乐度过了七天。

当导师从灭尽定中出定后对坐在他右手边的首席上首弟子雄者（Nisabha）长老说："雄者！向这些行礼敬的隐士们做花座的随喜祝福吧！"长老就有如从转轮圣王处获得赏赐的大将军一般，充满喜悦地住立于弟子巴拉密智开始做布施花座的随喜祝福。

在他结束时[佛陀]对第二上首弟子说："比库！你也开示法吧。"至上（Anoma）长老思维三藏佛语后做了佛法开示。没有一个人凭借两位上首弟子的开示而开悟。这时，导师住于不思议之佛境界开始讲法。开示结束时，除萨拉达隐士外的其余七万四千结发者都成就了阿拉汉。佛陀伸手招呼："来吧，诸比库！"顿时他们全都须发自落，[出家人的]八种必需品系着于身。

为什么萨拉达隐士没有证得阿拉汉呢？因为他的心有散乱。据说他从一开始听闻坐于佛陀次座的上首弟子住立于弟子巴拉密智开示的佛法时，他就生起了这样的心："啊，愿我能在未来某尊佛陀的教法下获得这位弟子所获得的职责。"由于这样的寻思他没能证得道果。然后他礼拜了如来，当面问道："尊者，坐在您傍边的这位比库在您的教法里是什么人？"

"他是我所转起的法轮的接替转起者、达弟子巴拉密智

的顶峰者、彻知十六种智慧的住立者、我教法中的上首弟子，名为雄者。”

他如此发愿道：“尊者，以这七天我手持花伞所施的恭敬的果报，不求未来成为沙格天帝或梵天，只求未来如此雄者长老一般，成为某位佛陀的上首弟子。”

导师心想：“这个人的愿望能实现吗？”然后通过发出未来分智查看时，看到未来一个不可数又十万大劫后，他的愿望会实现。由于看到了就对萨拉达隐士说：“你的这个愿望将不会落空的。未来一个不可数又十万大劫后果德玛佛陀会出世，他的母亲将是名叫马哈玛雅（Mahāmāyā）的皇后，他的父亲叫做净饭（Suddhodana）的大王，他的儿子名为拉胡叻（Rāhula），他的侍者叫阿难（Ānanda），第二位上首弟子叫做摩嘎喇那（Moggallāno），而你则将成为他的首席上首弟子，名为法将沙利子（Sāriputta）。”在如此向隐士讲解做完开示后，佛陀在比库僧团的围绕下乘空而去了。

萨拉达就去到与他同住的长老们面前指派他们给朋友吉运增送去消息：“尊者们，请去告诉我的朋友‘你的朋友萨拉达隐士已在最高见佛陀足下发愿，未来成为果德玛佛陀教下的首席上首弟子，请您去发愿成为第二上首弟子吧。’”这样嘱托以后，他从另一边前去在长老们之前站立在了吉运增屋主的门前。

吉运增[招呼道]：“我的圣尊好久没来了。”让他在座位上坐下，自己则坐于较低的座位上，问道：“尊者，怎么没见您的弟子陪同呢？”

“是的，朋友，最高见佛来到我们的隐居处，我们尽自己的能力向他表达了尊敬，导师向所有人开示了法，开示完

除了我以外其他人都证得了阿拉汉出家了。我见了导师的首席上首弟子雄者长老后，我发愿成为未来果德玛佛陀教下的首席上首弟子，你也发愿成为他教法下的第二上首弟子吧。”

“尊者，我跟佛陀并不熟悉。”

“我来负责跟佛陀说，你准备大供养就好。”

吉运增听了他的话，就在自己家门口以皇家规格准备了八咖利沙[31]大小的一片平地，铺上沙子，洒上黄檀花等五种鲜花，以蓝莲花做屋顶设置了一个棚屋，命人摆置好佛陀的座位和其他比库的座位，还准备了大量的供品等，就示意萨拉达隐士去邀请佛陀。

[萨拉达]隐士就带着以佛陀为首的比库僧团一起来到他的住处。吉运增也前去迎接，从如来手中接过钵，邀请其进入棚屋，当以佛陀为首的僧团在布置的座位上入座后，他为他们供养了施水[32]并招待以美味的食物，用餐过后还给以佛陀为首的比库僧团披上昂贵的衣料，说道："尊者，此[次供养]并非为了小小的地位，请这七天里都这样行悲悯[接受供养]吧。”导师同意了。

他就这样行了七天的大供养，然后礼敬跋葛瓦合掌站着说道：“尊者，我的朋友萨拉达隐士发愿要成为彼[果德玛]导师的首席上首弟子，我也愿成为他的第二上首弟子。”

导师观察未来，看到他的愿望会实现，就回答：“距今

[31] Karīsa：咖利沙，面积单位，大约一英亩。

[32] 滴水回向的水，古代是在用餐前滴在受施者手上。

过一个不可数又十万大劫后，你会成为果德玛佛陀的第二上首弟子。”

听了佛陀的回答，吉运增感到非常高兴。导师做了餐食的随喜回向后就在随从们的陪同下回了寺院。

“诸比库，我的这[两个]儿子当时就是这样发愿的，他们根据[自己的]愿而获得[成就]，并非我看脸而给。”

当[佛陀]这样说时，两位上首弟子礼敬了跋葛瓦，说：“尊者，我们俩还是在家人时，一起去到山顶观看节日庆典……”讲述了直到遇到阿思基长老（Assaji）证得入流果以来当前的所有经历。

“尊者，我们回到我们的老师桑吒亚那里想把他带到您座下，并告诉了他，他的见解毫无价值以及来这里的功德。他说‘现在对我而言，作为弟子而生活就如同大水缸成了小水瓢一样，我不能成为弟子而生活’。我们跟他说：‘老师，现在大众都手拿香、花等前去礼敬佛陀，您要怎么办呢？’

“[他回答：]‘这个世界是智者多还是愚人多呢？’

“[我们]说：‘愚人。’

“[他]说：‘既然如此，有智慧的将会去到有智慧的沙门果德玛那里，愚笨的将来到我这愚人这里。你们去吧。’他不想来，尊者。”

听了此事，导师说：“诸比库，桑吒亚由于自己的邪见抓取非核心的以为是核心，而把核心的当作非核心。而你们则因自己的智慧知道核心的是核心，非核心的为非核心，舍弃了非核心的只获取核心的。”说完后，诵出这些偈颂：

11.

asāre sāramatino, sāre cāsāradassino,

te sāraṃ nādhigacchanti, micchāsaṅkappagocarā.

非核心思为核心，核心视为非核心；
行于邪思维之境，彼等不抵达核心。

12.
sārañca sārato ñatvā, asārañca asārato,
te sāraṃ adhigacchanti, sammāsaṅkappagocarā.

核心知其为核心，非核心为非核心；
行于正思维之境，彼等能抵达核心。

在此[偈颂中]，“非核心思为核心”（asāre sāramatino），意思是，四资具[33]与十种邪见[34]及作为它们的亲依止的法谈是名这里的‘非核心’，于此谁视为核心。

“核心视为非核心”（sāre cāsāradassino），是基于十件事的正见及作为其亲依止的法谈，这名为核心，于此“这不是核心”谁视为非核心。

“彼等[不抵达]核心”（te sāraṃ），他们执取那邪见，通过欲寻等成为行于邪思惟行境者，不达于戒的核心、定的核心、慧的核心、解脱的核心、解脱知见的核心以及究竟核心之涅槃。

“[知]核心……”（sārañcā），知道那戒的核心等“这名为核心”，上面所说的非核心知道“这非核心”。

33 衣、食、住、药四资具。

34 无施、无祭祀、无供奉、无善恶业果报、无此世、无他世、无母、无父、无化生有情、世上无沙门婆罗门能以自己的智慧作证并宣称此世与他世。

“彼等[能抵达]核心”（te sāraṃ），彼等智者获得如此正见，以出离思惟等成为行于正思惟行境者，他们抵达如上所说的核心。

偈颂结束时众多人成就了入流果等，是一个利益会众的开示。

第八、沙利子长老的故事[终]。

9. 难德长老的故事

Nandattheravatthu

刘丽文译

“屋不善覆盖……”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具寿难德（Nanda，难陀）而说的。

导师转了至上的法轮之后就去了王舍城，住于竹林。“你们把我的儿子带来[给我]看看吧。”净饭王派去的各有一千随从的十个使者，其中最后一个咖噜达夷（Kāḷudāyi）前去并证得了阿拉汉果，他知道是该去[向净饭王复命]的时候了。于是他[向佛陀]赞叹了路途的景色，[佛陀]在两万个漏尽者的陪同下，被他带领着来到了咖毕叻城（Kapilapura，迦毗罗卫）。

在亲族的集会上，[佛陀]降下花雨，讲了《维山达拉本生》（Vessantarajātaka，《本生》2.22.1655）。次日，他入城托钵，讲了偈颂“奋起勿放逸……”（《法句》第 168 偈），令父亲证得了入流果。讲了偈颂“当行善法行……”（《法句》第169偈）令大爱道（Mahāpajāpati）证得入流果，

令国王证得一来果。在用餐结束时，他基于谈论拉胡叻（Rāhula）之母的德行，讲了《月亮紧那罗本生》[35]（Candakinnarījātaka，《本生》1.14.18）。

在这后的第三天，佛陀走进了难德王子的灌顶、乔迁新居、婚礼仪式上托钵，他把钵放在难德王子的手上，讲了祝福的话后，就从座位上起来走了出去，没有从难德王子手上接过钵。出于对如来的尊敬，难德王子无法说："尊者啊，拿着您的钵吧。"他这样想："他在台阶上就会拿钵了。"导师走到那个位置还是没有拿。难德心想："到台阶下就会拿了。"导师到那里也没有拿。他心想："他到王宫的庭院中就会拿了。"导师到那里也没有拿。很想回去的难德王子不情愿地走着，出于对导师的尊敬，他不能说："您拿着钵吧。"他边走边想着："他到这里就会拿了，他到那里就会拿了。"

[35] 这是佛陀成佛后回到家乡，与亚寿达拉（耶输陀罗）见面时，净饭王先向佛陀讲述儿媳之德：她在听闻你穿袈裟后，她也穿袈裟；在听闻你舍弃花曼等[装饰]后也弃之；在听闻你睡地上后她也睡地上。你出家她成为寡妇后，她不接受其他国王的赠礼，如此对你坚贞不渝。佛陀说在此最后生她如此对我不足为奇，过去他们投生为畜生紧那罗（Kinnara，人头鸟，善歌舞）时（本生第 485 篇），她也对自己坚贞不渝，不被他人所诱去。当时他们快乐地生活在雪山中，被一国王（后来的迭瓦达德）看到，国王对紧那罗女生起爱欲，于是想射箭杀死菩萨，娶紧那罗女为王后。菩萨中箭后晕倒在地，紧那罗女看到后以为菩萨已死对国王大声呵斥，不愿跟随他，国王于是心灰意冷而离去。随后在紧那罗女的悲痛请愿下，帝释天（后来的阿努儒达[阿那律]）将菩萨救活。

那时，其他的女人看到难德，就报告给新娘国美（Janapadakalyāṇī）说："贵女子啊，跋葛瓦把难德王子给带走了，他要让你失去他。"于是她带着还滴着水，梳了一半的头发急忙跑来说："尊贵的公子啊，请赶快回来吧！"她的话如同梗在他心中一般。

导师没有从他手里拿钵，把他领回了寺院说："你要出家吗，难德？"

出于对佛陀的尊敬，他没有说"我不出家"，而是说："好的，我将出家。"

导师说："既然这样你们就给难德出家吧。"导师去到咖毕叻城的第三天，就使难德出家了。

在第七天，拉胡叻之母将王子[拉胡叻]装饰打扮了之后，将他送到了跋葛瓦跟前："看，孩子，这位被两万个沙门围绕着，身泛金色，形象如同梵天的沙门就是你的父亲。他有一个大宝壶。自从他离开之后，我们就没有见到过了。去吧，你去请求继承它，说'父亲啊，我是个王子，灌顶之后我要成为转轮王，我需要财富，请给我财富吧。对于父亲所有之物，儿子是它们的主人'。"

王子就走到跋葛瓦面前，他得到了父亲的爱，内心十分欢喜，说道："沙门啊，你的影子[让我感到]舒服。"然后又站着说了其他许多适宜他说的话。跋葛瓦食事已毕，祝福了他之后就从座位起身走了。拉胡叻王子说着"沙门啊，把遗产给我吧，沙门啊，把遗产给我吧"，跟随着跋葛瓦。跋葛瓦也没有让王子回去，随从也无法阻止王子跟随着跋葛瓦。就这样，他跟着跋葛瓦一起来到了僧园。

于是跋葛瓦心想："他想要那父亲的财富，那是会带来

轮回的祸患的。那么，我就把在菩提树下得到的七种圣财给他吧。我将使他成为出世间财富的主人。”于是跋葛瓦就对沙利子长老说：“这样的话，沙利子，你给拉胡叻王子剃度出家吧。”长老就给王子剃度出家了。

王子出家之后，国王非常痛苦。他无法承受他的痛苦，就请求跋葛瓦说：“萨度，尊者，圣尊，不要给那些没有得到父母许可的孩子剃度出家。”跋葛瓦就给予了他这个恩典[36]。

有一天在王宫中，跋葛瓦用罢早餐，净饭王坐在一旁说：“尊者啊，你在修苦行的时候，有一个天神走近我说：‘你的儿子死了。’我不相信他的话，就否定他说：“我的儿子不会未得菩提就死的。”

［佛陀说：］“如今你怎么会相信[这样的话]呢？在过去，连有人给你看了骨头，说‘你儿子死了’，你都不相信。”为引出此义，［佛陀］说了《大法护本生》[37]（Mahādhammapālajātaka，《本生》1.10.92），在偈颂结束的时候，国王证得了不来果。

---

[36] 为此佛陀定制学处：不得给与未获得父母许可者出家。若给与者，犯恶作。(《律藏大品·第一大篇》第 54 节第 6 段)

[37] 在此本生中（本生第 447 篇），菩萨投生在一个婆罗门家庭，由于这个家庭的人都持戒修善，七代中无一人夭折，都是年老才死。后来菩萨在一个著名的老师（后来的沙利子尊者）那里学习技艺，当他的老师得知此事后想要一探究竟，于是拿了一个山羊头骨来到菩萨家中，出示给菩萨的父亲（后来的净饭王），告知他儿子已死。菩萨父亲看罢拍手大笑，说绝无可能，并告知自己家族的人年青时不死之因。

佛陀令父亲证得三果之后，他就在比库僧团的围绕下又来到王舍城，承诺了给孤独长者（Anāthapiṇḍika）会去沙瓦提城，在揭德林的寺院完成时，就去那里居住了。

就在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具寿难德心生疲厌，对比库们这么说道："贤友，我不乐于修梵行，我不能坚持梵行，我要弃学（戒定慧三学）还俗。"

跋葛瓦听说了这个事情，就派人找来难德，对他说："这是真的吗？难德，你对很多比库说'贤友，我不乐于修梵行，我不能坚持梵行，我要弃学还俗'？"

"是这样的，尊者。"

"难陀，那你为什么不乐于修梵行，不能坚持梵行，要弃学还俗？"

"尊者啊，释迦女国美从家里出来，带着梳了一半的头发，抬头对我说'尊贵的公子啊，请赶快回来吧！'尊者啊，我想着[她说的]那话而不乐修梵行，我不能坚持梵行，我要弃学还俗。"

于是跋葛瓦就抓住具寿难德的手臂，以神通力把他带往三十三天。在路上，佛陀让他看在一片烧焦的土地上有一个烧焦的树桩，上面坐着一只耳朵、鼻子和尾巴都烧烂了的猴子。然后佛陀又让他看了三十三天宫中前来侍奉沙格天帝的五百个鸽足天女。鸽足天女就是脚如鸽子一样呈红色的天女。

让他看了之后，[佛陀]说："难德，你觉得怎样？释迦族的国美和这五百个鸽足天女，谁更漂亮、更美丽、更赏心悦目呢？"

[难德]听了这话答道："释迦族的国美和这五百个天女比，就如同是耳朵、鼻子和尾巴都烧烂了的猴子一样，她比

不上她们，也达不到她们的零头，连零头的零头都达不到。这五百天女更漂亮、更美丽、更赏心悦目。”

“欢喜吧，难德，欢喜吧，我保证你会得到五百个鸽足天女。”

“尊者啊，如果跋葛瓦保证我得到五百个鸽足天女，尊者啊，那我将在跋葛瓦面前乐修梵行。”

于是跋葛瓦就带着具寿难德从那里消失，出现在揭德林。比库们听说“据说跋葛瓦的弟弟，姨母之子具寿难德是为了天女的缘故修梵行，据说跋葛瓦向他保证会得到五百个鸽足天女”。于是具寿难德的比库朋友们都以“佣工”和“生意人”来说他：“佣工具寿难德，生意人具寿难德。他是为了天女的缘故而修梵行。据说跋葛瓦向他保证会得到五百个鸽足天女。”

当时具寿难德被比库朋友们说的“佣工”和“生意人”弄得苦恼、羞愧、厌恶，于是他独自远离，不放逸而奋发、自我努力而住。不久之后，他于现法中亲自证知并安住于彼无上的梵行目标，为了这个目标，良家子们彻底地离开家庭而出家。他彻知了“生已尽，梵行已立，应作已作，再无后有”，具寿难德成为了阿拉汉之一。

在夜里，有个天神将整个揭德林照亮，走近导师，向他顶礼之后说：“尊者啊，佛陀的弟弟，姨母之子具寿难德因灭尽了诸烦恼，于现法中亲自证知了无漏的心解脱和慧解脱而住。”

跋葛瓦也生起了智：“难德因灭尽了诸烦恼，于现法中亲自证知了无漏的心解脱和慧解脱而住。”

在那一夜结束时，具寿难德也走近跋葛瓦，礼敬后说：“尊者啊，跋葛瓦曾保证我会得到五百个鸽足天女，尊者啊，我要向跋葛瓦解除这个诺言。”

“我也以心了知了你的心而得知‘难德因灭尽了诸烦恼，于现法中亲自证知了无漏的心解脱和慧解脱而住’。天神也告诉我此事：‘尊者啊，具寿难德因灭尽了诸烦恼，于现法中亲自证知了无漏的心解脱和慧解脱而住。’难德啊，当你无所取著，心从烦恼中解脱出来时，当时我就解除了这个诺言。”知道了这点之后，跋葛瓦在当时发出了这样的感叹：

“该比库！
他已度泥潭，征服于爱刺；
到达痴灭尽，苦乐不动摇。”

（《自说》22）

有一天，比库们问具寿难德：“难德贤友啊，以前你说‘我[对梵行生活]疲厌了’，现在你还说吗？”

“贤友，我已对在家的生活没有执着了。”

听到这话，比库们去到跋葛瓦那，将此事告知说：“具寿难德说谎话，声称究竟智。前些天他说‘我疲厌了’，现在又说‘我对在家的生活没有执着了’。”

跋葛瓦说：“诸比库，前些天难德自己如同一个不善覆盖的房子，现在则如同一个善覆盖的房子。自从他看了天女之后，他就努力追求出家的至上目标，现在他达到了。”说完，诵出这些偈颂：

13.

yathā agāraṃ ducchannaṃ, vuṭṭhī samativijjhati,

evaṃ abhāvitaṃ cittaṃ, rāgo samativijjhati.

屋不善覆盖，雨水穿漏之；
如是未修心，贪欲渗透之。

14.
yathā agāraṃ succhannaṃ, vuṭṭhī na samativijjhati,
evaṃ subhāvitaṃ cittaṃ, rāgo na samativijjhati.

如屋善覆盖，雨水不渗透；
如是善修心，贪欲不渗透。

在此[偈颂中]，“屋”（agāraṃ），某个房子。

“不善覆盖”（ducchannaṃ），粗劣地覆盖，[屋顶]上面有很多洞。

“漏”（samativijjhati），雨水穿透[屋顶]。

“未曾修习”（abhāvitaṃ），正如雨[穿透]房子，贪欲渗透没有修习的心。不单单是贪欲，瞋、痴、慢等所有烦恼都会极大地渗透这样的心。

“善修习”（subhāvitaṃ），通过培育止、观而善修习。就如同雨水不能打穿善覆盖的房子一样，贪染等诸漏无法渗透这样的心。

在偈颂结束的时候，有很多人证得了入流果等。这是一场对大众有利益的开示。

于是比库们在法堂中说到：“贤友啊，佛陀真是不可思议！因国美而闷闷不乐的具寿难德，被跋葛瓦用天女做诱饵给调伏了。”

导师走进来问道：“诸比库，你们正坐在一起谈论何

事？”

他们回答：“说这个呢。”

“诸比库，不但今世，在过去世他也曾被我以异性诱使而调伏。”说完，[跋葛瓦]就讲了过去的事：

从前，在梵授王（Brahmadatta rajja）统治巴拉纳西（Bārāṇasi）的时候，有个住在巴拉纳西的商人，名叫咖巴答（Kappaṭa）。他有一头驴，驮着陶器等货物一天能走七由旬。有一次，他赶着驮着货物的驴来到答格西喇（Takkasila），在发货的时候，他就把驴撤开让它走走。

于是他的这头驴就沿着河边走，看见了一头母驴就走近它。母驴向它打招呼道：“你从哪来呀？”

“从巴拉纳西。”

“做什么事？”

“做生意。”

“你驮了什么货物？”

“陶器。”

“你驮着这么多货物[每天]走多远？”

“七由旬。”

“在你走的各个地方，有人按摩你的脚和背吗？”

“没有。”

“这样的话，你一定经受了很大的痛苦吧。”当然没有人按摩畜生的脚和背，母驴这么说是为了与它建立爱欲的联系。

它听了母驴的话就闷闷不乐。咖巴答发了货物就来到它跟前说：“来吧，伙计，我们走吧。”

“你走吧，我不走。”

商人一次次地请求它之后，就心想：“它不愿意，我就

骂它带它走。”然后说出偈颂：

“吾为尔做鞭，刺长十六指。
　吾将割尔身，驴子尔当知！”

驴子听到这话，便说：“这样的话，我也知道该对你做什么。”便说此偈：

“尔为吾做鞭，刺长十六指。
　吾当前住立，吾当后飞蹄；
　吾当落尔齿，咖巴答当知！”

商人听到这话，心想：“它为什么说这话呢？”他四处张望，看到了那头母驴。“它一定是被她教的，我就说‘我将为你带来一头这样的母驴’，用异性来诱使它走。”便说此偈：

“驴子尔当知，我将给尔妻；
　四蹄海螺面，遍体皆美丽。”

听到这话，心满意足的驴子便说偈颂：

“尔将给我妻，四蹄海螺面，
　遍体皆美丽，咖巴答当知，
　吾当行更多，可十四由旬。”

咖巴答说“这样的话，来吧”，就带着它来到自己[居住]的地方。几天过去了，驴子对他说：“你不是跟我说‘我将给尔妻’吗？”

“是的，我是说过，我不会食言的。我会给你带来一个老婆，但是我只给你一头驴的饲料。你的饲料可能够也可能不够

你们两个吃，这你得知道。你们俩一起生活之后，孩子们会出生。给你的饲料可能够也可能不够你和那很多的[驴仔]一起吃，这你得知道。”

驴子听了他这么说，就丧失了期待。

导师讲了这篇佛法开示之后，就以此言结束了本生故事：“诸比库，那时候的母驴就是国美，驴子是难德，商人就是我。如是在过去世，他也曾被我以异性诱使后而调伏。”

第九、难德长老的故事[终]。

10. 准德屠夫的故事

Cundasūkarikavatthu

文喜比库译

“此世他悲哀……”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竹林（Veḷuvana）时，就杀猪屠夫准德（Cundasūkarika）而说的。

据说他以宰猪，吃、卖[猪肉]为生度过了五十五年。在饥荒的时候，他用一辆四轮车装着稻谷去到乡间，用一纳利[38]或两纳利稻谷换取村中的小猪仔，装满一车后就回去，将后院一个像牛棚一样的地方围起来，在那里饲养它们。

在它们吃着种种植物和粪便长大的过程中，他想要杀哪头猪，就把它牢牢地绑在柱子上，在[猪]身上的肉肿胀起来后，用一根方木棍敲打令肉更结实，当他知道肉已经结实了

[38] 纳利：nāḷi 一种管形的计量容器，约四分之一公升。

就撬开它们的嘴巴，塞一棍子在里面，然后用铜壶将开水从嘴巴里灌进去，那[开水]进入肚子带着滚烫的粪便从肛门排出来，只要肚子里哪怕还有一点粪便，[开水]就会污浊地排出来，当肚子里干净了，[开水]就清澈干净地排出来。这时，将剩下的开水泼在[猪]背上，那黑皮就会褪去。然后他用草做的火把将毛烧掉，再用一把锋利的刀子把头砍下来，用一个盆把流出来的血盛住。用接到的血就着肉一起煮熟，然后坐在妻儿中[一同]享用，吃完剩下的就卖掉。

他就这样生活了五十五年。即使如来住在旁边的寺院里，他也从来没有做过像用一束花来向佛陀表达礼敬或者供养哪怕一匙钵食以及其他任何的功德。

那时他身体生病了，他还活着，大无间地狱的火就烧了上来。无间地狱的火灼热到能让一百由旬之外的人光是看一看就能亮瞎眼睛。对此[佛陀]也曾说：

“彼处铁为地，熊熊燃火焰；
　整个百由旬，一切时遍满。”

（《中部》3.267；《增支部》3.36）

由于它比普通的火要热太多了，龙军长老（Nāgasena）曾说此比喻：“大王，即便如尖顶屋那么大的岩石丢进地狱之火中片刻就消融，而投生彼处之众生，因业力的缘故却如在母胎中一般不会被溶解。”（《弥林达问》2.4.6）

当那灼热出现在他[身上]时，与[他所造的]业相似的情况也出现了。他就在房子里发出猪叫声并用膝盖在地上爬，也去往[屋子的]前面和后面。于是他的家人就将他牢牢抓住

并堵住嘴巴。业果是谁也不能阻止的，他依旧嚎叫着到处爬。周围七个家庭里的人们都无法睡觉。由于不能阻止受到死亡威胁的他出去，所有家人为了让他在里面不能出去走，就把家里所有的门都关上，并在外面团团守住。他就在房子里被地狱之火烧得嚎叫着到处爬。这样爬了七天，第八天时死去投生到了无间地狱。无间地狱[的情形]，如《天使经》所述（Devadūtasutta，《中部》3.261；《增支部》3.36）。

众比库从他家门口经过，听到那些声音以为是猪叫声，去到寺院，坐在导师面前这么说："尊者，杀猪屠夫准德的家门紧闭，在杀猪，今天是第七天了，我想他家是有什么庆典。尊者，他杀这么多猪，一点慈悲心都没有，像如此般残酷粗暴的有情我们还真是从来没有见过。"

导师说："诸比库，这七天他不是在杀猪，是与他[所造]的业相应的果报出现了，他还活着，无间地狱的火就出现了。因这个火的灼热令他在家里像猪一样地嚎叫着爬了七天，今天死去，投生到了无间地狱。"

[比库们说：]"尊者，他此世此般悲，死后投生亦是悲。"

[佛陀说：]"是的，诸比库，不论在家或出家，放逸者两处都悲哀。"然后说出以下偈颂：

15.

idha socati pecca socati,pāpakārī ubhayattha socati,
so socati so vihaññati,disvā kammakiliṭṭhamattano.

此世他悲哀，死后也悲哀；
造作恶事者，两处皆悲哀；

见已染污业，他悲他苦恼。

在此[偈颂中]，“造恶者”（pāpakārī），造作种种恶业的人。

“我确实没做功德，造了恶业”，临死时必定如此[思维]，[即]“此世他悲哀”（idha socati），这是他的业带来的悲哀。

承受果报时即“死后悲哀”（pecca socati），这是他在另一个世间里果报带来的悲哀。

如此他“两处都悲哀”（ubhayattha socati）。

正因此，还活着的杀猪屠夫准德“他悲哀”（so socati）。

“见[己]染污业”（disvā kammakiliṭṭha），见到自己的染污业（恶业）后遭受种种悲泣。

偈颂结束时，许多人证得入流果等。开示给大众带来了利益。

第十、准德屠夫的故事[终]。

11. 如法近事男的故事

Dhammikaupāsakavatthu

刘丽文译

“现世他欢喜……”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jetavana）时，就如法近事男而说的。

据说在沙瓦提城，曾有五百个如法的近事男，他们每个

人都各自有五百名近事男随从。他们中最年长的那个有七个儿子、七个女儿，他们每个人分别布施行筹粥[39]、行筹食、半月食、邀请食、伍波思特食、客至食、僧团食、雨安居食，他们所有人生性都与父亲相似（乐善好施）。这十四个儿女和近事男以及他的妻子进行十六种行筹粥等[食物的]布施。如此他和妻儿们都是具戒的、善法、好乐布施之人。

后来，他生病了，命行衰减。他想要听法，就派人去到导师那里说："请为我派八个或十六个比库过来吧。"导师派了[比库前去]。他们去到那里围绕在他床前，在施设的座位上坐下了。近事男说："尊者，我将很难再见到圣尊们了，我很虚弱，请为我诵一部经吧。"

"近事男啊，您想听哪一部经呢？"

"所有佛陀都不舍弃的《念处经》。"

他们就开始诵经："诸比库，这是众生的唯一清净之道。"（《长部》2.373；《中部》1.106）

就在这个时候，被各种饰物装饰的，由千头信度马拉着的一百五十由旬大的六辆马车，从六个天界而来。站在车上的天神说："我们要带你来我们的天界，我们要带你来我们的天界。嘿！就如同打碎土制的容器之后，拿上一个金的容器一样，请投生到我们的天界来享受吧，请投生到我们的天界来享受吧。"

近事男不愿意佛法开示被打断，就说："等等，等等。"比库们以为他在制止他们，就沉默了。

于是他的儿子和女儿就大声哭起来道："从前，我们的

39 僧团通过抽签来决定哪些人前往施主家应供的一种布施方式。

父亲听法从不餍足，现在让请来比库们诵经，自己又制止了[他们]，真是没有不怕死的众生啊！”

比库们说“现在不让[诵经]了”，就从座位上起身离去了。

近事男过了一会儿恢复了意识，就问孩子们：“你们为什么哭？”

“父亲啊，你把比库们请来讲法，自己却制止了他们。于是我们想着‘真是没有不怕死的众生啊’就哭了。”

“圣尊们在哪里？”

“他们以为‘不让[诵经]了’就从座上起来走了，父亲。”

“我不是在同圣尊们说话。”

“那您是和谁在说话呢？”

“从六个天界有天神乘着六辆装饰华美的车来停于空中，说‘我们的天界确实快乐啊，我们的天界快乐’，我在和他们说话。”

“父亲，车在哪里啊，我们没看见啊。”

“有为我串花吗？”

“有的，父亲。”

“哪个天界令人愉悦？”

“所有菩萨和佛陀的父母所居住的喜足天（Tusita，兜率天）令人愉悦，父亲。”

“这样的话，你们就说‘让它粘在从喜足天来的车上吧’，把花环扔上去。”他们就扔了。它粘在[喜足天的]车轭上，悬在空中。大众只看得到花，看不到车。

近事男说："你们看这花环。"

"是的，我们看到了。"

"它挂在了从喜足天来的车上，我将去喜足天。你们不要担心。如果想投生到我那里，就按我做过的方式修功德吧。"说完，他就去世了，登上了天车。他立刻投生为一位天神，身量有三牛呼那么高大，被六十车的饰物装饰着，由上千个天女围绕着，一座有二十五由旬的黄金宫殿出现了。

那些比库回到寺院，跋葛瓦问道："诸比库，近事男听法了吗？"

"是的，尊者，但是在中间他说'等等'，制止了我们。然后他的子女就哭泣起来。我们以为'现在不让[诵经]了'，就从座位上起来离开了。"

"诸比库，他不是在跟你们说话，是从六个天界来的六个天神驾着六辆天车来邀请近事男。他不愿意讲法被打断，所以才和他们这么说。"

"是这样啊，尊者。"

"是这样的，诸比库。"

"现在他投生到哪里了呢？"

"在喜足天，诸比库。"

"尊者，此世他在亲族中快乐地来往，现在他又投生到了欢乐的地方。"

"是的，诸比库，不放逸的在家人或者出家人处处皆欢喜。"说完诵出此偈：

16.

idha modati pecca modati,katapuññо ubhayattha modati,

so modati so pamodati,disvā kammavisuddhimattano.

现世他欢喜，死后亦欢喜；
做诸功德者，两处皆欢喜；
见自业清净，欢喜复悦意。

在此[偈颂中]，“做诸功德者”（katapuñño），是指做了各种善业的人，他想：“我确实没做过恶业，我做了善业”，他在此世因[善]业而欢喜，死后他因[善]果报而欢喜。如此名为“两处皆欢喜”（ubhayattha modati）。

“业清净”（kammavisuddhiṃ），是指如法的近事男看到自己的业清净、具足福业而后去世，他之前在这个世界里很欢喜，去世之后在来世也很欢喜。

在偈颂结束的时候，很多人证得入流果等，开示给大众带来了利益。

第十一、如法近事男的故事[终]。

12. 迭瓦达德的故事

Devadattavatthu

刘丽文译

“现世他受苦……”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Jetavana）时，就迭瓦达德（Devadatta）的事而说的。[佛陀]详说了迭瓦达德从出家开始到他陷入大地相关的所有本生故事。在此略说：

有一个名叫阿奴彼亚（Anupiya）的马喇族（Malla，末罗）小镇，导师住在小镇旁边的芒果林时，有一天，八万个

亲族通过他的如来之[三十二]相认出了他，他们认为："不管他是国王还是佛陀，他都将会被一群刹帝利围绕而行。"选拔了八万名[释迦族刹帝利]子。

在他们大部分人都出家之后，看到名为跋地亚（Bhaddiya）的国王、阿努儒达（Anuruddha，阿那律）、阿难（Ānanda）、跋谷（Bhagu）、积弥喇（Kimila）、迭瓦达德（Devadatta，提婆达多）这六位释迦子还未出家，人们就说："我们让自己的孩子出家，这六个不是释迦族的亲族吗？为什么他们不出家呢？"

于是，释迦族的马哈那马（Mahānāma）就走近阿努儒达说："兄弟，我们家中还没有人出家，是你出家，或是我出家？"阿努儒达是个娇贵的少年，很富足，连"没有"这句话都从未听过。

有一天，他们六个刹帝利在玩弹珠游戏（以蛋糕为赌注），阿努儒达输了蛋糕，就派人去取蛋糕，他的母亲就准备了蛋糕送去。他们吃了就再玩。然后他一次又一次地输了，他母亲一而再地给他送去了蛋糕，这样送了三次之后，到第四次时他母亲就派人告诉他："没有蛋糕了。"由于他从来没有听过"没有"这句话，他就以为这也是蛋糕的一种类型，就派人说"给我拿来没有蛋糕吧。"

母亲听到"太太啊，请您给没有蛋糕吧"，就想："我儿子从来没听说过'没有'这句话，通过这个方式，我就让他知道'没有'的意思吧。"她就拿了一个空的金碗，用另一个金碗扣上，派人送过去了。

守护城市的诸天神想到："释迦族的阿努儒达作为阿那跋拉（Annabhāra）的时候，曾经把自己的那份食物供养给

独觉佛乌帕立塔（Upariṭṭha），并发愿：‘愿我不再听见‘没有’这句话，愿我不要知道生产食物的地方。’如果他看见了空碗，我们就不能进入天神的集会了，我们的头会裂成七瓣。”于是他们就用天界的蛋糕把那个碗装满了。把碗放到球台后，刚一打开，蛋糕的香味就弥漫了整个城市。蛋糕一放进嘴里，它就冲击了七千条味觉神经。

他（阿努儒达）想："我母亲不爱我，因为她这么久以来从没给我做过这个没有蛋糕，从此之后，我再也不吃除此之外的其他蛋糕了。"他回家就问母亲："母亲，你爱不爱我呀？"

"孩子，就像眼睛之于独眼者一样，就像心脏一样，你是我最珍爱的。"

"那您为什么这么久以来从未给我做过没有蛋糕，妈妈？"

她就问侍童："碗里有什么东西吗，孩子？"

侍童就说："太太啊，碗里满满地装着蛋糕，这样的蛋糕我之前从未见过。"

她想道："我的儿子一定是有功德的人，是发过愿的人。一定是天神用蛋糕把碗装满送去的。"

于是儿子就说："母亲啊，从今以后，我再也不吃除此之外的其他蛋糕了，您就只给我做没有蛋糕嘛。"

从此之后，他只要说"我想吃蛋糕"，她就把一个空碗用另一个碗扣上，然后命人送去。在他还在家中的时候，都是天神们给他送蛋糕。

他连这个都不知道，怎么会知道出家是什么呢？所以他

就问兄长："这个出家是什么呀？"

兄长说："把头发和胡须剃掉，穿着袈裟，睡在铺开的木板或者竹板床上，托钵乞食为生，这就是出家。"

他就说："兄长啊，我是个娇贵的人，我不能出家。"

"这样的话，兄弟，你就学习工作，过居家生活。我们中不能一个出家的都没有。"

他又问："这个工作是什么呢？"连生产食物的地方都不知道的良家子，怎么能知道什么是工作呢？

有一天，三个刹帝利讨论道："食物是从哪里来的呢？"积弥喇说："是从仓库里来的。"这时跋地亚对他说："你不知道食物出现的地方呢，食物是从锅里来的。"阿努儒达说："你们两个都不知道，食物是从有宝盖的金碗里来的。"

据说有一天，他们中的积弥喇看到稻谷被从粮库中搬出来，就认为"米是从仓库里来的。"有一天，跋地亚看到是食物被从锅里盛出来，就认为"米是长在锅里的。"阿努儒达既没看过人们舂米，也没见过人们煮饭或者盛饭出来，只看见过盛出来后摆在面前的食物。他就认为："想吃饭的时候，食物就从碗里来。"就像这样，他们三个都不知道食物生长的地方。因此他问："这个工作是什么呀？"

听到"首先，要犁地"等等年复一年要做的工作后，就说："那工作什么时候结束啊？什么时候我们能不工作享受一下财富呢？"被告知说工作是无穷无尽的，"这样的话，你过居家生活吧，我不要过这样的日子。"

他走近母亲说道："妈妈，请允许我出家吧。"

她用各种方法拒绝了三次之后，就说："如果你的同伴跋地亚国王出家了，你就和他一起出家吧。"

阿努儒达就走近跋地亚说：“我亲爱的朋友啊，出家的事就靠你了。”他用各种方法说服了他，获得承诺七天之后和自己一起去出家。

于是释迦族的国王跋地亚和阿努儒达、阿难、跋谷、积弥喇、迭瓦达德这六位刹帝利，以及理发师伍巴离（Upāli）作为第七人，他们像天神一样体验天界般的享受，享受了七天，然后他们就像去花园一样带着四部军队进到他国的国境，然后他们让军队回去，自己进入异域。在那里，六位刹帝利将自己的装饰都摘去，弄成一包，交给伍巴离说：“好了，伍巴离你回去吧，这些够你生活了。”伍巴离在他们脚边辗转哭泣，却不能违背他们的命令，只好起身拿着东西回去。

在他们分别的时候，树林仿佛都在哭泣，大地似乎都在震动。理发师伍巴离走了一小段路之后就想：“释迦族的人很凶残，他们会以为王子们被我杀了，他们会杀了我。这些释迦族的王子将如此多的财富都抛下，将这些无价的首饰像唾液一样丢弃后出家去了，我为什么不去呢？”他就把那一包首饰拿下来挂在树上，说：“想要的人就拿吧。”说完他去到他们面前，他们问道：“你怎么又回来了？”伍巴离说了原委。

于是王子们就带着他来到导师跟前，说：“尊者啊，我们释迦族人很傲慢，他给我们做仆人做了很长时间，请先给他剃度出家吧，我们向他顶礼，这样我们的傲慢就可以变得不再傲慢。”于是先让他出家，然后他们自己才出家。他们

中的具寿跋地亚在那个雨安居就成就了三明[40]，具寿阿努儒达证得了天眼通，后来听了《大寻经》（Mahāvitakkasuttaṃ，《增支部》8.30）证得了阿拉汉，具寿阿难证得了入流果，长老跋谷和长老积弥喇后来也通过修观而达到了阿拉汉果，迭瓦达德则得到了凡夫的神通。

后来，当导师住于高赏比（Kosambī）的时候，跋葛瓦和僧团得到很多供养和尊敬。人们手持着衣和药走进寺院，问“导师在哪里？沙利子长老在哪里？马哈摩嘎喇那长老在哪里？马哈咖萨巴长老在哪里？跋地亚长老在哪里？阿努儒达长老在哪里？阿难长老在哪里？跋谷长老在哪里？积弥喇长老在哪里？”到处寻找着八十大弟子坐的位置，却没有人问：“迭瓦达德长老坐哪里，在哪里？”

他心想：“我是和他们一起出家的，他们是刹帝利出家，我也是刹帝利出家。人们手里拿着供养品遍寻他们，却没人提我的名字。我该和谁联合，使他生起净信心，让我获得供养和恭敬呢？”他就想到：“这个宾比萨勒（Bimbisāra）国王在第一次见导师时，就和十一万人一起证得了入流果，我不能和他联合，也不能和高思勒（Kosala）国王联合。但是这个国王的儿子未生怨王子（Ajātasattu）什么人的好坏都不知道，我要和他联合。”

他就从高赏比去了王舍城，幻化作一位少年，他的手脚四肢上有四条蛇，脖子上也饰有一条蛇，还戴了一条蛇在头上作为花环，还有一条蛇在肩膀上，他戴着蛇作为腰带，从天而降，坐在未生怨王子的膝上。

[40] 宿命通、天眼通、漏尽通。

王子惊恐道："你是谁？"

"我是迭瓦达德。"这样说了之后，为了消除王子的恐惧，他恢复自己的形相，穿著僧衣、持着钵站在王子面前，使王子生起净信，使之给出供养和恭敬。

迭瓦达德被名闻利养冲昏了头，产生了"我要主持比库僧团"的邪恶心。他这个念头一生起，神通就退失了。导师正在竹林精舍向包括国王在内的大众教授法，迭瓦达德向他顶礼之后就从座位起身合掌道："尊者，跋葛瓦如今衰老了，年事已高，请您安心于现法乐住，让我来统领比库僧团，请把比库僧团交给我吧。"导师斥责他是食唾液者。他被拒绝后很不高兴，第一次对如来生起了怨恨，然后就离开了。

于是跋葛瓦就在王舍城（对迭瓦达德）举行了昭示甘马[41]。迭瓦达德想着："现在我被沙门果德玛抛弃了，我要找他的麻烦。"他就走近未生怨王子说："王子啊，从前的人们很长寿，现在的人短命。这样的情况是可能出现的，即你可能还在做王子时就死了。所以，王子啊，你杀了父亲做君主，我杀了跋葛瓦来做佛陀。"

当未生怨王子成为了君主，迭瓦达德就派人去刺杀如来，当被他派去的人都证得了入流果回来时，迭瓦达德就亲自登上鹫峰山，想着："我要亲自夺走沙门果德玛的性命。"他推下一块石头，造了出佛身血的业，但即使用这个方法，也未能杀死[佛陀]。然后他又让人放了一头名为那喇笈利（Nāḷāgiri）的大象。在它[向佛陀]冲过来的时候，阿难长老

[41] 通知王舍城的居民，迭瓦达德已经变质了，其行为不再反映僧团的意愿。

舍命挡在导师面前。导师调伏大象后，出城前往寺院，享用了好几千近事男供奉的大供养，在那一天给聚集起来的一亿八千万的王舍城居民进行了次第的开示，有八万四千人领悟了法。

大家赞颂阿难长老，说：“啊，具寿阿难真是有大功德，在一头那样的大象冲过来时，他舍弃自己的生命，挡在导师的面前。”

导师听了后说：“诸比库，不但此世，在过去世他也曾为我舍弃生命。”在诸比库的请求下，导师讲了《小天鹅本生》[42]（Cūḷahaṃsajātaka，《本生》1.15.133；2.21.1）、《大天鹅本生》[43]（Mahāhaṃsajātaka，《本生》2.21.89）、《金螃蟹本生》[44]（Suvaṇṇakakkaṭakajātaka，《本生》1.3.49）。

---

[42] 在此本生中（本生第502、533篇），菩萨生为天鹅王，当菩萨被网所捕时，其他同伴皆飞走，唯有它的将军（后来的阿难尊者）不肯离去，并说服猎人放了菩萨。

[43] 此本生（本生第534篇）情节也类似，当身为天鹅王的菩萨被捕时，它的将军（后来的阿难尊者）甚至向猎人请求以自己的性命换取菩萨性命，最终感化了猎人。

[44] 在此本生中（本生第389篇），菩萨是一个婆罗门，与池塘里的一只金色大螃蟹（后来的阿难尊者）友谊深厚，每当去田间劳作时菩萨都从池塘带上螃蟹，劳作完了再放回池塘。后来一只雌乌鸦（后来的少女金佳）想吃菩萨的眼睛，于是怂恿它丈夫（后来的迭瓦达德）伙同一条毒蛇（后来的魔罗）杀死菩萨。在前去劳作的路上，菩萨被蛇咬伤后，螃蟹用它的钳子夹住了乌鸦和蛇的头，待蛇给菩萨解毒后，螃蟹用钳子杀死了它俩。

迭瓦达德的行为并没有因唆使杀死国王而被众所周知，也没有因派遣杀手或推下石头而被人知，直到放了大象那喇笈利[才臭名昭著]。于是，大众们都喧哗说："国王也是被迭瓦达德教唆杀害的，他还雇凶[杀佛]，还推动了石头[杀佛]，现在他还放了那喇笈利，国王居然带着这样的罪人走来走去。"

国王听到了大众的话，就取消了五百锅饭，不再去服侍迭瓦达德了。当迭瓦达德靠近时，城里的人连食物都不给他。他得不到供养和恭敬，就打算靠欺诈度日。

他走近导师，要求五件事情，跋葛瓦拒绝道："够了，迭瓦达德，谁愿意，谁就去做林野住者……。"

"贤友们啊，谁的话更殊胜呢？是如来的还是我的呢？我是出于殊胜而这样说的：'萨度，尊者啊，比库们应当终生林野住、托钵乞食、著尘堆衣、住于树下、不食鱼肉。'想从痛苦中解脱的人跟我一起来吧！"说完他就离开了。

听了他的话，一些刚出家的、智慧愚暗的比库想"迭瓦达德说得好，我们要和他一起行脚"，就和他站在一边了。于是他和五百比库一起，以那五事告诉对苦行生活有信心的人，在家家户户进行乞求，享受供养，致力于分裂僧团。

跋葛瓦问他："这是真的吗？迭瓦达德，你致力于分裂僧团，分裂法轮？"

他说："是真的，跋葛瓦。"

跋葛瓦以"迭瓦达德，分裂僧团是很严重的"等话劝诫他，但是他将导师的话置之不理就离去了。看到具寿阿难在王舍城托钵，他（迭瓦达德）说："贤友阿难啊，从今以后，

我要和跋葛瓦及比库僧团分开举行伍波思特以及僧团甘马。”

长老将此话告诉了跋葛瓦，导师听到后生起了法悚惧，想到：“迭瓦达德在做对人天无益、使自己在无间地狱中受苦之业。”

“不善事易作，然于己无益；
　善及裨益事，彼实最难行。”

（《法句》第 163 偈）

讲了此偈颂后，跋葛瓦又感叹道：

“善士行善易，恶人行善难；
　恶人作恶易，圣人作恶难。”

（《自说》第 48 偈；《律藏·小品》第 343 段）

在伍波思特日，迭瓦达德和自己的随众坐在一边，说：“谁认可此五事，就请取筹吧。”有五百个新学无知的瓦基族人取了筹，分裂了僧团，然后迭瓦达德带着那些比库来到象头山（Gayāsīsa）。

导师听说他去了那里，就派了两位上首弟子去把那些比库带回来。他们去到那里，就以教诫神变和神足神变来教导他们，使他们得饮不死甘露（证得了道果），然后带着他们从空中回来了。

果咖离咖（Kokālika）说：“起来，贤友迭瓦达德，那些比库被沙利子和摩嘎喇那带走了。我不是跟你说过吗？‘贤友，不要相信沙利子和摩嘎喇那。沙利子和摩嘎喇那有邪恶的意图，他们被邪恶的意图控制了。’”说完，他用膝盖击打迭瓦达德的心口，当时热血就从迭瓦达德嘴里喷了出来。

比库们看到具寿沙利子在比库僧团的围绕下从空中而来，就说："尊者啊，具寿沙利子去的时候只有一人同行，现在他被大众围绕着回来，十分光辉。"

导师说："诸比库，沙利子不但如今很光辉，过去世他投生为畜生时，作为我的儿子，也同样光辉地走来。"然后讲了此本生：

"具友善习性[45]，具戒者繁荣，
君见阿相来，后随众亲戚，
又见彼阿黑，亲友甚稀少。"

（《本生》1. 1. 11，《相鹿本生》（Lakkhaṇamigajātaka））[46]

诸比库又说："尊者啊，迭瓦达德让两个上首弟子坐在两边，想着'我要以佛陀的风范而说法'来模仿您。"

"诸比库，他不止在今世，在过去世，他也曾致力于模仿我，但是模仿不成。"然后讲了这些本生：

---

[45] 根据本生义注，"具友善习性"意思是习惯以法和物质利益帮助他人。

[46] 在此本生中（本生第 11 篇），菩萨投生为鹿王，有一千只鹿为随从，它有两个儿子，聪明的相鹿（未来的沙利子尊者）和愚钝的黑鹿（未来的迭瓦达德尊者），当菩萨年老时，它将鹿群平分给两个儿子领导，为躲避人类捕杀，让它们入住森林中，等谷物成熟时再下山。然而黑鹿愚笨，带着鹿群早晚到处行走，途经村庄门口而行，最终它的鹿群被人类捕杀殆尽，而相鹿聪明伶俐，昼伏夜出，不路过村庄门口，它鹿群一只不少，当几个月后黑鹿只身而来，相鹿被五百鹿群围绕而来时，菩萨说了这首偈颂。

"维拉咖可见？有鸟音甚妙；
色如孔雀颈，我夫萨维他。"
"有鸟水陆栖，常食以鲜鱼。
萨维他仿之，遭水草缠死。"

（《本生》1.2.107-108）[47]

然后，在其他的日子里，讲了与此相关的本生：

"此鸟曾翔无实林，啄击软木于其中，
后遇本质坚木林，迦楼罗鸟颅骨裂。"

（《本生》1.2.120）[48]

"汝之脑浆迸，以及头颅裂，
肋骨皆已碎，尔今实辉煌。"

---

[47] 在此本生中（本生第 204 篇，《英雄本生》（Vīrakajātaka）），菩萨是名为维拉咖的水鸟，入湖中捕鱼为生，当时迭瓦达德是一只名叫萨维他的乌鸦，一开始它和妻子依靠菩萨的残食为生，后来生起慢心，想模仿菩萨入水捕鱼，结果被水草缠住溺水而亡。第一首偈颂是乌鸦的妻子向菩萨询问它丈夫的下落，第二首偈颂是菩萨回答它丈夫的下场。

[48] 在此本生中（本生第 210 篇，《堪达伽罗迦啄木鸟本生》（Kandagalakajātaka）），菩萨投生为一只啄木鸟，生活在坚硬的儿茶树林中，它有一个朋友（未来的迭瓦达德）同为啄木鸟，但生活在一种软木林中。菩萨给它许多儿茶树中取出的虫子，它吃了过后觉得非常美味，于是想要在硬木林中自己啄食。菩萨劝阻无果，结果它啄击硬木导致喙破头裂而亡。

（《本生》1.1.143）[49]

又针对“迭瓦达德是忘恩负义的”，讲了此本生[50]：

“曾以我之力，为君成某事，
　礼敬兽中王，愿可得些许。”
“我以血为食，终日行凶残，
　汝入我牙间，幸存即获多。”

（《本生》1.4.29-30）

又针对他致力于要谋杀[佛陀]，讲了此本生[51]：

---

[49] 在此本生中（本生第 143 篇，《辉煌本生》（Virocajātaka）），菩萨投生为狮子，迭瓦达德当时则是一头依靠菩萨的残食生活的豺，后来它生起慢心，想要像狮子一样亲自扑杀大象而食，经菩萨劝阻无果，被大象踏碎身骨而亡，然后菩萨说了这首偈颂。

[50] 在此本生中（本生第 308 篇，《鸟本生》（Sakuṇajātaka）），菩萨投生为啄木鸟，迭瓦达德当时则是一头被骨头卡住喉咙的狮子。菩萨为了救它，先用木片放在它嘴中防止它的嘴闭合以确保自己的安全，然后飞进它的嘴里将骨头弄下去，狮子便恢复了健康。随后在狮子捕获水牛时，菩萨为了试探它，向它诵出下面的第一偈，表示愿与之结交，结果忘恩负义的狮子回答以第二偈，表示我当时没吃了你就不错了，菩萨便弃之而去。

[51] 在此本生中（本生第 21 篇，《羚羊本生》（Kuruṅgamigajātaka）），菩萨是一头在森林中食野果为生的羚羊，迭瓦达德当时则是一个捕猎为生的猎人。一天他在一棵树下发现了菩萨的足迹，于是它带着武器躲在树上，想在菩萨前来觅食时伺机杀死它。菩萨前来发现了端倪便止步不前，于是猎人在树上投出果子引诱它，菩萨便说出以下偈颂而离去。

“羚羊已知晓，尔投吉叶果，
　我将往他树，尔果我不乐。”

（《本生》1.1.21）

第二天，听到众人谈论“迭瓦达德失去了供养恭敬和沙门身份两者”，佛陀说：“诸比库，迭瓦达德不但在此世损失，在过去世也有所损失。”然后讲了此本生[52]：

“目破衣亦失，与邻起争执；
　于水于陆上，尔业皆败坏。”

（《本生》1.1.139）

如是佛陀住在王舍城，针对迭瓦达德讲了很多本生故事，然后他从王舍城来到沙瓦提城，住在揭德林寺。

迭瓦达德病了九个月，在最后的时刻，他想见导师，就对自己的弟子说：“我想见导师，你们让我去见他吧。”

“你有能力的时候与导师敌对而行，我们不带你去那。”

“你们不要毁了我，虽然我憎恨导师，但是导师对我连发尖那么大的憎恨都没有。”跋葛瓦他：

[52] 在此本生中（本生第 139 篇，《双重损失本生》（Ubhatobhaṭṭhajātaka）），迭瓦达德当时是一个渔夫，一天他带着儿子去河边钓鱼，鱼钩被河水中的一段树枝挂住了，他以为是钓到了大鱼，为了自己家独享这条大鱼，他派儿子回去告诉自己的妻子，让她和邻居家吵一架，这样邻居就不会想要分一份鱼了。随后，当他拉不动钓钩，下水抓鱼时被水中的树枝弄坏了双眼，放在岸上的衣服又被盗贼偷走。他妻子因在邻居家惹是生非引起争执而被村长处以罚款。当时，身为树神的菩萨看到这一切后，诵出下面这首偈颂。

“于杀手迭瓦达德，以及对强盗指蔓，
　财护[53]以及拉胡叻，于一切一视同仁。”

（《譬喻经·长老譬喻》1.1.585；《弥林达问》6.6.5）

他一遍遍请求说：“让我见跋葛瓦吧。”于是他们就用床抬着他出发了。

听闻他来了，比库们就对导师说：“尊者，据说迭瓦达德前来见您了。”

“不，诸比库，他此生将见不到我。”迭瓦达德自从请求五事，就不能再见到佛陀了，这是法性。

“尊者啊，迭瓦达德走到这个、那个地方了。”

“他想做什么就让他做吧，他是见不到我了。”

“尊者，他距此只有一由旬了……只有半由旬了……只有一牛呼了，他已经来到揭德林池塘附近了，尊者。”

“即使他进了揭德林，他也见不到我的。”

他们带着迭瓦达德前来，把床放在了揭德林池塘的岸边，就去池塘里沐浴。迭瓦达德也从床上起来，把双脚放在地上坐着，双脚就陷入了地里。他逐渐陷入地中，从脚踝到膝盖，到腰、胸、脖子，在他的下颚陷入地中的时候，他说了这首偈颂：

“我以此身骨，皈彼至上人；
　皈彼天中天，人间调御师；
　一切具眼者，百种功德相；

[53] Dhanapāla，护财，是攻击佛陀的大象 Nāḷāgiri 之别名。

我以此生命，皈依彼佛陀。”

正是预见到了这种情况，所以跋葛瓦才让迭瓦达德出家。如果他没有出家，以在家人造了重业，则不能做出在未来能脱离于有（证得涅槃）的因缘。但是如果是出了家而造了重业，那还可以做在未来能脱离于有的因缘，所以导师让他出了家。从现在起的十万劫之后，他会成为名为阿提萨拉（Aṭṭhissara）的独觉佛。

他陷入地中之后，投生到无间地狱。由于他侵犯了不动的佛陀，所以他也一动不动地在百由旬的无间地狱中被烧煮，他的身体有百由旬那么高。他的头一直到耳孔都在上面的铁锅里，下面的脚一直到脚踝陷在铁地里，有一棵像大棕榈树的树干那么粗的铁矛从西面的墙壁中出来，刺入他的背，从胸出来，扎进东墙。另外，还有一根是从南墙出来，从右侧扎进他[的身体]，从左侧出来，扎进北墙。此外还有一根，从上面铁锅出来扎进头部，从身体下面出来扎入铁地中。他就这样在那里一动不动地受煎熬。

比库们纷纷议论道：“迭瓦达德前来到了这么远的地方，他没能见到导师，就陷入地中了。”

导师说：“诸比库，迭瓦达德不但在此世侵犯我之后陷入地中，在过去世他也曾陷入[地中]。”导师讲了在过去世做象王时让一个迷路的人休息好了后，把他放在自己的背上，送他到安全的地方。那人三次回来锯断了象牙的尖端、中段和根部。第三次他离开大士视线的时候，就陷入了地中。

“忘恩负义者，恒伺于机缘，
大地尽予之，亦不得满足。”

（《本生》1.1.72;1.9.107）

讲了这个本生[54]后，由于这个话题再次生起，佛陀又讲了他做堪忍仙人时，咖喇布（Kalābu）国王侵犯了他之后，陷入地中的《堪忍主义者本生》[55]（《本生》1.4.49，Khantivādijātaka），以及[菩萨]是小护法时，大辉王侵犯了他之后陷入地中的《小护法本生》[56]（《本生》1.5.44，

[54] 在此本生中（本生第 72 篇，SīlavahatthiJātaka《具戒象本生》），菩萨是一头生活在森林中的有德之象。一日，它遇到一位在森林中迷路之人（后来的迭瓦达德），菩萨好心将其引出森林。后来他得知象牙值钱，于是生起贪心，三次回来妄称难支生计向菩萨讨要象牙。普萨为了获证一切知智，三次将象牙的尖端、中部、根部都给了他。在他第三次用锯子锯下象牙根部时，大地裂开将这个不知足的忘恩之人吞没了。

[55] 在此本生中（本生第 313 篇），菩萨是一位修习堪忍的出家人，当时迭瓦达德是一位国王。一日，菩萨在国王的园林中禅修，国王则和众多舞女在林中饮酒歌舞。后来国王睡着了，舞女们来到菩萨跟前听法。国王醒来得知后异常愤怒，当听说菩萨奉行堪忍时，他命人将菩萨打得皮开肉绽，然后菩萨告知自己的堪忍并不在皮肉之中，而在心中，于是国王相继命人将菩萨的手足耳鼻全砍断，最后脚踏其胸而离去。即便如此菩萨对他依旧没有丝毫恨意，还祝福他长寿，但当他离开菩萨视线时，大地裂开将其吞没了。

[56] 在此本生中（本生第 358 篇），菩萨为一名叫护法的王子，迭瓦达德当时则是国王。在菩萨七个月大时的一天，王后（后来的佛姨母大爱道）在寝宫逗弄小王子，没有注意到国王的到来，因而没有起立。国王于是异常愤怒，命人依次将王子的手足和头斩断，再用尖刀穿刺其尸体。在这过程中菩萨始终保持慈心堪忍此苦，王后则伤心而绝。随后国王即被大地吞没。

Cūḷadhammapālajātaka）。

迭瓦达德陷入地中后，大众们都兴高采烈地高举着幢幡旗帜，设置了满罐[57]，举行盛大的节日庆祝，说“这真是我们的大收获。”

[比库们]将此事告诉跋葛瓦，跋葛瓦说：“诸比库，不但在此世迭瓦达德死了，大众很高兴，在过去世他们也很高兴。”说完，[又说]在巴拉纳西有个名为黄王的王，他凶恶无情，被人所憎恶，他死了大众都很高兴，为此[佛陀]讲了这《大黄王本生》（Mahāpiṅgalajātaka）[58]：

“众人皆被黄王害，他死众人皆觉喜，
　莫非黄眼亲善尔，缘何哭泣，守门人？”

“黄眼对我非亲善，唯惧今后他复来。
　此去他将整阎王，阎王复派他来此。”

（《本生》1.2.179-180）

诸比库问导师：“尊者啊，现在迭瓦达德投生至哪里了？”

“在无间大地狱中，诸比库。”

---

57 满罐（puṇṇaghata），印度进行祭祀或节日时设置的一种吉祥物，在水罐口放芒果叶、椰子等。至今可见，并常作为神庙的装饰物。属于吉庆类仪式的常用物品。

58 在此本生中（本生第 240 篇），迭瓦达德为一名叫大黄王的国王，菩萨是他的儿子。大黄王充满贪欲，对他人无丝毫同情心，一生压榨百姓如同压榨甘蔗。他死后菩萨继位，全国人民皆大欢喜，唯有一守卫在一旁啜泣。于是菩萨以第一首偈颂问他为何哭泣，他以第二首偈颂回答，他是担心恶王还会再来。

“尊者，在此世他很痛苦，复又投生去到痛苦的地方。”

“是的，诸比库，放逸而住者，无论是出家人还是在家人，在两处皆痛苦。”说完诵出此偈：

17.

idha tappati pecca tappati, pāpakārī ubhayattha tappati,
pāpaṃ me katanti tappati, bhiyyo tappati duggatiṃ gato.

现世他受苦，死后亦受苦；
造诸恶业者，两处皆受苦；
苦于‘我造恶’，生恶趣愈苦。

在此[偈颂中]，“现世他受苦”（idha tappati）是说在此世他遭受业的煎熬，遭受忧受之苦。

“死后”（pecca），在来世他因果报之苦，遭受极其猛烈的恶趣之苦。

“造诸恶业者”（pāpakārī），造了各种各样恶业的人。

“两处”（ubhayattha），由于上述所说的痛苦，他在两处都受苦。

“我[已造]恶”（pāpaṃ me），由于业的煎熬而受苦，[想到]“我造了恶业”而感到痛苦，这只是少量的痛苦。而因果报的煎熬而受苦，即“生恶趣愈苦”（bhiyyo tappati duggatiṃ gato），是非常猛烈的痛苦，备受煎熬。

偈颂结束的时候，很多人证得了入流果等果位。开示给大众带来了利益。

第十二、迭瓦达德的故事[终]。

13. 苏玛娜天女的故事

Sumanādevīvatthu

文喜比库译

“现世他欢喜……”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苏玛娜天女（Sumanādevī）而说的。

在沙瓦提城，每天有两千位僧人在给孤独长者（Anāthapiṇḍika）家用餐，大近事女维萨卡（Visākhā）[家里]也如此。

在沙瓦提城谁想要做供养，他先获得这两位的许可然后才做。什么原因呢？[如果有人]问：“给孤独长者和维萨卡有来你做供养的地方吗？”当你回答“没有来”时，尽管你花了十万金做供养，还会被责备说：“这供的都是些什么？”

他们两人都十分了解比库僧团的喜好，很清楚地知道该怎么服务。当他们在照料时比库能吃得满意。因此所有人想要供养时就会叫上他们前去。

这样他们[二人]就不能照顾自己家的比库了。因此维萨卡就想：“谁能替我照顾僧团呢？”看到她的孙女，就叫她代替自己，于是在维萨卡家里就由她孙女招呼比库僧团。

给孤独长者则叫他的大女儿大苏跋达（Mahā Subhaddā）负责，她服务比库听闻佛法时证得了入流果，然后[嫁]去了夫家。于是[给孤独长者]就任命[另一个女儿]小苏跋达（Culla Subhaddā），她也那样做，成为了入流者，然后[嫁]去了夫家。于是就让最小的女儿苏玛娜（Sumana）担

任，她闻法后证得了二果，她只是个[未婚]女孩，得了这样的[未婚女]有的病，停止进食，然后她想见父亲，便派人去叫。

[给孤独长者]他在一个做布施的地方听到了她的消息，回去问女儿："闺女，苏玛娜，怎么啦？"

她则对他说："什么，亲爱的弟弟？"

"闺女，你在说胡话？"

"弟弟，我没说胡话。"

"闺女，你害怕吗？"

"我不害怕，弟弟。"只说了这么多，她就死去了。

虽然这位财主已经是入流果圣者了，但他还是忍受不了对女儿生起的悲伤。当他为女儿的遗体举行完葬礼就哭着去见佛陀。[佛陀]说："怎么回事，屋主，你怎么痛苦、伤心、泪流满面而来？"

"尊者，我女儿苏玛娜去世了。"

"那你伤心什么，不是所有人都会死吗？"

"尊者，这我知道。但我女儿这么有惭有愧，却在临终时不能保持正念，胡言乱语而死，这令我生起了很多悲伤。"

"大财主，她说了些什么呢？"

"尊者，我以'闺女，苏玛娜'称呼她，这时她对我说'怎么了，亲爱的弟弟？'

"[我说：]'闺女，你在说胡话?'

"[她回答：]'弟弟，我没说胡话。'

"[我说：]'闺女，你害怕吗？'

“‘我不害怕，弟弟。’这样说完她就死了。”

于是跋葛瓦就对他说：“大财主，你女儿没有胡说。”

“尊者，那她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你是她的弟弟，屋主，你女儿在道果上成就比你更大，你还是入流果，你女儿已经是一来果了。她在道果上比你更大，所以她这么说。”

“是这样吗，尊者？”

“是这样的，屋主。”

“那她现在投生哪里了呢，尊者？”

“喜足天，屋主。”

“尊者，我女儿在此世于亲族中快乐地往来，从这走了后，也出生在了快乐之地。”

导师对他说：“是的，屋主，不论在家或出家，不放逸者在此世和他世都快乐。”说完诵出此偈：

18.

idha nandati pecca nandati, katapuñño ubhayattha nandati,

puññaṃ me katanti nandati, bhiyyo nandati suggatiṃ gato.

现世他欢喜，死后亦欢喜；

做诸功德者，两处皆欢喜；

喜‘我已修福’，生善趣愈喜。

在此[偈颂中]，“现世”（Idhā），此世因造的[善]业而快乐。

“死后”（Pecca），来世因果报而快乐。

“已作功德”（katapuñño），造作了种种善业的人。

“两处”（Ubhayattha），今生[想到]“我造了善业，没有造恶业”而快乐，来世体验果报而快乐。

“我[已修]福”（Puññaṃ me），今生欢喜是[想到]“我做了善业”而基于业的欢喜而感到快乐。

“更加”（Bhiyyo），去往善趣后，五十七亿六百万年在喜足天体验果报的快乐，而极其欢喜。

偈颂结束时许多人证得入流果等。开示给大众带来了利益。

第十三、苏玛娜天女的故事[终]。

14. 二比库朋友的故事

Dvesahāyakabhikkhuvatthu

童一桐译

“虽多诵经典……”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两位比库密友而说的。

沙瓦提城居住的两个良家子，互为朋友，他们前去寺院，听闻导师说法后便舍弃了欲乐，献身于教法出家了。在老师和戒师身旁生活了五年后，他们去到佛陀那儿，询问教法中的义务。听完修观与学经教义务的详细讲解后，其中一个就说：“尊者，我老了才出家，将不能完成学经教的义务，我将圆满修观的义务。”[佛陀]便为他讲解了直到阿拉汉的修观义务，经过不懈的努力，他证得了具备无碍解的阿拉

汉。另一个比库说：“我将圆满经教。”他便次第学习了三藏佛语。所到之处，他都会说法诵经。教导五百比库法而四处游走，成为了十八个大团体的老师。

后来有一众比库，在导师那儿学完了禅修业处后，来到修观的长老的住处，遵循他的教导后证得了阿拉汉果。他们向长老礼敬后说：“我们想去见导师。”

长老说：“你们去吧，贤友们，以我的名义向导师礼敬，向八十大长老礼敬，也向我的朋友（学经教的）长老说‘我们的老师顶礼您’。”

这些比库去到了[佛陀所在的]寺院，向导师和八十大长老礼敬过后，去到学经教的长老处，说：“尊者，我们的老师顶礼您。”

对方问：“他叫什么名字呢？”

他们回答：“尊者，和您是朋友的那位比库。”

但[学经教的]长老还继续讲法，该比库忍了一会儿，后来忍不住了就说：“我们的老师顶礼您。”

“他是谁呢？”

“您的朋友比库。”

“你们从他那儿学到了什么？《长部》等某一部，或三藏中的一藏？”[学经教的比库]心想：“他都不知道一首四句的偈，就穿着尘堆衣一达上就去林野了，他获得了许多的学生，我应该在他回来的时候向他发问。”

后来[修观的]长老想拜见导师就回来了，将他的衣钵放在他的比库朋友那儿后，就去参拜了导师和八十大长老，之后回到了他朋友比库那里。学经教的比库完成对他的义务后，拿了一张相同的座位，坐着心想：“我要提问了。”

这时导师心想："他为难我如此般的儿子后，将会投生地狱。"于是出于对他的悲悯，导师像在寺院中散步一般去到他们坐的地方，坐在备好的殊胜佛座上。比库们无论在哪里就坐，总会先布置一个佛陀的座位，然后才就坐。

佛陀在已准备好的座位上安坐后，便问学经教的比库有关初禅的问题。在他无法对此作答时，导师又问他从二禅开始的八定，及色界、无色界的问题，学经教的比库一个也不能作答，修观的比库却都能答出。导师又问他有关入流道的问题，学经教的比库也无法作答，然后询问漏尽的长老，长老回答了。导师于是说："萨度！萨度！比库！"导师表达愉悦后，又依次问了剩下的圣道，学经教的比库一个也答不出，而[修观的]漏尽者却能悉数作答。

导师在四个回合都对他表示了赞许。听到这个后，从地居天直到梵天界的所有天神、龙、金翅鸟都发出赞叹。

听到这些赞叹后，学经教的比库的内住弟子和共住弟子便向导师抱怨："导师这做的啥事情？对什么也不懂的年迈长老在四个回合上给与赞叹，我们的老师受持所有的经教，是五百位比库的领袖，却连赞许都没有给他。"

于是导师便问他们："诸比库，你们在说什么？"当他们告知此事时，[佛陀]说："诸比库，你们的老师在我的教法中就像是领薪水的牧牛者一般，而我的儿子如同随意享受牛的五味（牛奶及酥油等奶制品）的主人一般。"说完诵出这些偈颂：

19.

bahumpi ce saṃhita bhāsamāno,na takkaro hoti naro

pamatto,

gopova gāvo gaṇayaṃ paresaṃ,na bhāgavā sāmaññassa hoti.

虽多诵经典，放逸不实行；

如牧数他牛，不得沙门分。

20.

appampi ce saṃhita bhāsamāno,dhammassa hoti anudhammacārī,

rāgañca dosañca pahāya mohaṃ,sammappajāno suvimuttacitto.

anupādiyāno idha vā huraṃ vā,sa bhāgavā sāmaññassa hoti.

虽诵经典少，依法而实行；

舍断贪瞋痴，正知解脱心；

不执此他世，彼享沙门分。

在此[偈颂中]，“所持”（saṃhita），是名三藏佛语。在亲近了老师、学习、听闻后行者应实行的那些法，即便多为他人“诵说”（bhāsamāno）教导，他[自己]不去做，就算连鸡扇动一下翅膀这么短的时间他都没努力去以无常（苦、无我）来如理作意。他就像为了一日的工钱而看牛的牧牛者，在早上将牛悉数接收，在晚上又将其全部交还给主人，得到一日的薪水，却不能随意享用牛的五味（五种奶制品）。正如这样，[不去践行教法的人]仅仅能在弟子前[享受]所履行的大小义务，而不能享有沙门分。正如只有牛的主人才能享受牧牛者交还的牛[所产]的奶制品，实修者听闻那[老师]

所讲的佛法后依教奉行，有的证得初禅等，有的培育观智后证得道果。就像牛的主人享受牛乳一样，他们得享沙门分。

导师说第一首偈颂是对戒行圆满，且学了许多教理，住于放逸，不在无常等上如理作意的放逸比库而说的，不是对恶戒比库说的。第二首偈颂是对虽然少闻[经典]，却在如理作意上有做工作的实修者而说的。

在此，“虽[诵]少量的”（appampī ce），即便[听闻]很少的一章或两章之量的[经典]。

“依法而实行”（dhammassa hoti anudhammacārī），理解了义、理解了法，实行与九出世间法相应之法，名为前分行道的四种遍净戒、头陀支、不净业处等，即随法而行。他渴望着“今天、就在今天要通达[于法]”而行。以这样正确的修行，断除贪、瞋、痴，用正因与正确的方法，彻知了应被彻知之法，通过彼分解脱[59]、镇伏解脱[60]、正断解脱[61]、止息解脱[62]、出离解脱[63]而心善解脱。

“不执此他世”（anupādiyāno idha vā huraṃ vā），在包括此世与他世的内在和外在，蕴、处与界中都不执著于四种执取（欲取、见取、戒禁取、我语取）的大漏尽者，他享

---

59 彼分解脱（tadaṅgavimutti），通过对各个[烦恼]做相反的观照，以观无常等七种随观解脱于常见等。（这五种解脱的解释取自《中部义注》）

60 镇伏解脱（vikkhambhanavimutti），通过禅定镇服五盖等。

61 正断解脱（samucchedavimutti），通过圣道粉碎烦恼。

62 止息解脱（paṭippassaddhivimutti），圣道完全止息烦恼后的圣果。

63 出离解脱（nissaraṇavimutti），已熄灭一切烦恼远离烦恼而住的涅槃。

有因圣道的沙门之力而来的沙门果与五无学法蕴（戒、定、慧、解脱、解脱知见）的沙门分。就如同得到了屋子的宝石顶，他通过证得阿拉汉，获得了教法的顶端。

偈颂结束时，许多人证得了入流果等。开示给大众带来了利益。

第十四、二比库朋友的故事[终]。

第一品双品释义终。

二、不放逸品

Appamādavagga

1. 沙玛瓦蒂的故事

Sāmāvatīvatthu

文喜比库译

伍迭那国王的来历[64]

“不逸不死道……”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高赏比（Kosambī）附近的美音精舍时，就以沙玛瓦蒂（Sāmāvati）为首的五百侍女以及玛甘蒂亚（Māgaṇḍiya）与她的五百亲戚之死而说的。

[这个故事]次第说来是这样的：从前在阿拉咖巴（Allakappa）国有位阿拉咖巴国王，在韦他帝巴咖（Veṭhadīpaka）国有位韦他帝巴咖的国王，他俩从小就是朋友，在同一个老师那里学习技艺。在他们的父亲去世后，他们分别继承了王位，统治着十由旬的国家。他们时常相聚，形影

[64] 这篇故事下的故事小标题是巴利原文所没有的，译者为了阅读方便而添加。

不离。[当他们]看到了许多人的生老死后[就思维]:“当去到下一个世界时,没有随行者,即便是自己的身体也不会相随,[只会]舍弃一切后前往,在家生活对我们有何意义?我们出家吧。”考虑之后,[他们]将王位托付给妻儿,然后出家为隐士。[出家后]住于喜马拉雅山区域时,他们商量:“我们是放弃了王位的出家人,并非不能生存。我们还住在一处的话就不像是出家人了,因此我们分开住吧。你住那座山,我住在这座山上,每半个月的伍波思特日一起相聚吧。”后来他们又商量:“即便如此,我们还是群聚一起。你就在你的山上点一团火,我在我的山上点一团火,通过那标记我们就将知道[对方]还活着。”然后他们就这样做了。

后来韦他帝巴咖隐士死了,投生为一位有大威势的天王。过了半个月,没有看到那边的火,另一位[隐士]就知道“我的朋友死了”。[韦他帝巴咖隐士]就在投生的一刹那看到自己天界的荣光,省察[投生之]业时看到了自己自出家以来[所修]的苦行,[于是想]“让我去见见我的朋友”,就隐去了自己的形象,化作一个旅客的样子去到他朋友面前,礼敬后站在一旁。对方就问他:

“你从哪里来?”

“尊者,我是位旅客,从很远的地方来。尊者,您怎么一个人住在这里,还有其他同伴吗?”

“我还有一个朋友。”

“他在哪里呢?”

“住在那座山上,但伍波思特日没有点火,他应该死了。”

“真的吗,尊者?”

“是的贤友！”

“我就是他，尊者。”

“你投生到哪里了呢？”

“投生成了天界有大威势的天王，尊者。我之所以再回来是[因为]‘我想来见圣尊’。您住在这里有没有什么不便之处呢？”

“有的，贤友，大象令我疲劳。”

“尊者，大象对您做了什么？”

“它们在我扫过的地方拉屎，脚踩在地上弄得尘土飞扬，我因清理粪便以及平整地面而疲劳。”

“您想让它们不要来吗？”

“是的，贤友。”

“那我就让它们不要来。”

他就给了隐士召唤大象的一把琵琶[65]和咒语。在给他琵琶的时候，[韦他帝巴咖]向他展示了三根琴弦并教给他三个咒语：“在弹这根琴弦并念这个咒语时，大象会连头都不回地离去。弹这根琴弦并念这个咒语时，大象会转身并不时地回头看看而离去。弹这根琴弦、念这个咒语时它们的象王会走过来将它的象背献给您。”这样告知以后，[韦他帝巴咖]就说：“您乐意怎样，就怎样做吧。”然后礼敬这位隐士后就离去了。隐士就通过弹奏驱赶弦和念诵驱赶咒将大象赶走而[愉快]度日。

那个时候高赏比国的国王叫普唧答巴（Pūrantappa）。一天，他与怀孕的王后一起露天坐于初升的太阳下取暖。王后

[65] Vīṇā：又名维纳琴，古印度盛行的一种拨弦乐器。

披着国王的价值十万钱的红毛披风，与国王一起坐着交谈，并把国王价值十万钱的王印戒指摘下戴在了自己的手指上。这时一只象鼻鹞[66]在空中飞行，远远地看到披着国王红毛斗篷的王后，以为她是一块肉，就展开翅膀往下俯冲过来。国王被它冲下来的声音吓到了，赶紧起来进了屋里。怀孕的王后生性胆怯而不能迅速进[屋]。这时那只鸟到了，将她放在爪子里然后飞向空中。据说这种鸟有五头大象那么大的力气，因此它们可以把肉带着飞到它们喜欢的地方去吃。她被它这样抓走时出于对死亡的恐惧，心想："动物都害怕人的声音，如果我大声叫的话，它听到[我的叫声]后就会把我丢掉。那样的话我和我肚子里里的[孩子]都会死，那我就在它落下准备吃我时再发出声音来赶跑它。"她就以自己的智慧而忍耐。

那时在喜马拉雅山区有棵初长成的榕树，如遮阳蓬般住立。那只鸟习惯把[捕获的]野兽带到这棵树上吃，因此它也把她带到那里放在一个树杈上，然后检视了一下来时的路。据说"检视来时的路"是它们的习性。就在那时，王后心想："现在是时候把它赶走了。"于是她就拍打着双手叫喊着发出声音，把它[吓]跑了。然后在太阳下山的时候，她动了胎气，肚子开始剧痛。四方出现了雷暴雨，娴淑的王后痛得一晚上都没有睡觉，连"不要怕，姑娘!"这样一句话[的鼓励]也没得到。就在天开始亮了，乌云也开始散去的黎明时分，她的孩子出生了。由于她是在雷雨的时候、在山上的时候、在黎明的时候生下的儿子，因此就给他取名为伍迭那（Utena，时候）。

[隐士]阿拉咖巴的住处刚好离那里不远。他通常在雨季的

[66] Hatthiliṅgasakuṇa：一种喙长得像大象鼻子一样的鸟，又叫鹞。

时候因寒冷而不去森林里采摘大小水果，而是去到那棵树下捡那只鸟吃完肉后剩下的骨头，拿回去打碎煮汤喝。因此那天他[想着]“我要去捡骨头”而去到了那棵树下，在找骨头时听到了上面婴儿的声音，抬头看到了王后就问：

“你是谁？”

“我是一个女人。”

“你怎么上去的？”

“一只象鼻鹮把我带上来的。”

他就说：“你下来吧。”

“我怕坏了种姓，圣尊。”

“你是什么种姓？”

“我是刹帝利女。”

“我也是刹帝利。”

“那你说说刹帝利的秘术。”他就说出了刹帝利的秘术。

“那就爬上来把我儿子带下去吧。”

他就在一侧造了攀爬的通道，爬上去后将孩子接过。[王后说：]“手不要碰到我。”他的手没有碰到她，把男孩带了下去。王后也下去了。然后他就带她到他的茅棚，不坏戒行而又慈悯地照顾他们，取出无虫卵的蜂蜜和自生米（sayaṃjātasāli），[混在一起]煮粥给他们。这样被他照顾着，一段时间后她心里就想：“我既不知道来的路也不知道去的路，他跟我也非亲非故。假如他把我们抛弃去了其他地方，我们[母子]俩就要死在这里了，应该做点什么坏了他的戒行，然后怎样让他不会抛弃我就怎么做。”然后她就衣冠不整地引诱他破了戒。从此以后他们俩就住在一起了。

后来，有一天这位隐士仰观星象看到普唧答巴（Pūrantappa）的星宿黯淡了就说：

“夫人啊，高赏比国的普唧答巴国王死了。”

“夫君，您为何这么说？您跟他有什么过节吗？”

“没有的，夫人，是看到了他的星宿变暗了才这么说的。”

她[听了]就开始哭泣。[他]就问她：“你哭什么？”当她说出那是她自己的丈夫时，他说：

“别哭了，夫人，有生必有死。”

“我知道的，夫君。”

“那你为什么还哭？”

“我的儿子理应[继承]家族的王位，‘如果他在那里，他将举起白伞盖（王位的象征）。如今，这真是个巨大的损失。’我因此而悲泣。夫君！”

“会成的，夫人，别多虑，想要他获得王位的话，我会让他获得王位。”

然后[隐士阿拉咖巴]就把召唤大象的琵琶和咒语给了[伍迭那]。那时有几千头大象过来坐在了榕树下。然后[隐士阿拉咖巴]就对他[伍迭那]说：“你在大象尚未到来时爬上树，等它们来了，诵出此咒后拨动此弦。所有[象]就会转身头也不回地落荒而逃，然后你再[从树上]下来，然后回来。”

[伍迭那]这么做了，然后回来，并告诉了[他]那事情的经过。第二天[隐士阿拉咖巴]又教他：“今天念这个咒，拨这根弦。它们就会全部转身不停地回望而逃走。”他又依此而行，然后回来汇报。

第三天[隐士阿拉咖巴]又教他：“今天念这个咒，拨这根

弦。[象]群首领会过来弯下身把背[给你]。”他又依此而行，然后回来汇报。

然后[隐士]就告诉他的母亲：“夫人，给你儿子一些指示吧，他从这里过去后就可以成为国王了。”她呼唤儿子后说：“儿子，你是高赏比国普唧答巴国王之子，我在怀着你的时候被象鼻鹮抓来了。”说完还把军队统帅的名字告诉了他，又说道：“向那些不信者展示出你父亲的这件红色毛斗篷和佩戴的印章戒指。”说完把他送走了。

小孩又去问隐士：

“现在我怎么做？”

“坐到较低的树枝上，诵出此咒后拨动此弦，象王就会走过来把背弯下来给你，你就坐到它背上去[你的]国家夺取王位。”

他礼敬完父母，那样照做后，坐在前来的大象背上，在它耳边说：“我是高赏比国普唧答巴国王之子，请把我父亲的王位夺取给我吧，大王！”它听了以后，[心想：]“召集数千头大象吧。”[象王]发出象鸣后数千头大象聚集了起来。[象王]又[想：]“让年老的象回去。”它发出象鸣，老象都回去了。它又[想：]“让幼象也回去。”它发出象鸣后，它们也回去了。[伍迭那]就这样在数千头大象的围绕下来到了国土边界的村庄，宣称：“我是国王之子，想要获得财富的一起跟我来吧。”从此开始一路召集人马，把城市（都城）包围了后送去消息：“跟我开战还是给我王位？”城民们说：“两个都不要。我们的王后在怀孕的时候被象鼻鹮抓走了，我们不知道她是否还在人世。只要我们没有得到她的消息，我们就不会

跟你开战也不会给你王位。”

据说那时的王位是世袭制的。男孩因此就说：“我就是她的儿子。”还说出了军队统帅等人的名字，对于那些即便这样还不相信的人，他亮出了毛斗篷和印章。他们认出了毛斗篷和印章就没有了疑惑，打开了[城]门，给他灌顶，立他为国王。这就是伍迭那的来历。

寇萨咖财主的来历

阿拉咖巴国（Allakapparaṭṭha）处于饥荒而难以生存，[那里]有一个叫做果都哈厘咖（Kotuhalika）的人，他带着小儿子咖毕（Kāpi）和妻子咖丽（Kāḷi），[心想：]“去高赏比谋生。”于是拿了旅途所需的资粮出发了。也有人说：“他是看到很多人因蛇风病（瘟疫，黑死病）而死所以离开的。”他们在路途中资粮用完了，受饥饿所迫，无法带着孩子走了。这时丈夫就对他妻子说：“夫人，我们活下来的话还可以再要孩子，我们抛弃他再走吧。”母亲的心是柔软的，因此她说：

“我无法抛弃还活着的孩子。”

“那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轮流抱他吧。”

母亲在轮到自己时，如同[对待]花环一般，将他捧起，让他躺在[自己]怀里，然后用大腿托着他，将其交给父亲。[果都哈厘咖]抱起孩子前行之时，饥饿的感觉越来越强。他就一而再地说：“夫人，我们活下来的话还可以再要孩子，我们抛弃他吧？”她则一再地拒绝，不予答复。孩子被他们传来传去时累了，就在父亲的手上睡着了。父亲发现他睡着了以后

就让孩子的母亲先走，然后他把孩子放在一个灌木丛下面的一堆树叶上，然后继续前进。母亲回头查看未见孩子就问：

“夫君，我的孩子在哪？”

“我放在一个灌木丛下了。”

她捶胸顿足地哭喊道：“夫君啊，莫害我啊，没了孩子我是活不下去的，把我孩子带过来。”于是他就回头把孩子带来了。孩子在路上死了。他只在这样的地方抛弃儿子，结果在另一生中被抛弃了七次。[因此人们]不应该如此轻视：“恶业就这么少许。”

他们来到一个牧牛者的家里。那天是牧牛者的母牛庆典。牧牛者家里恒常有位独觉佛来受食。他供养完独觉佛后就准备庆典，预备了很多的奶粥。牧牛者看到了他们到来，就问：“你们从哪里来？”他们告诉了他整个经过，于是这个生性善良的良家子对他们生起了悲悯，给了他们很多酥油奶粥。妻子就说：“夫君，你活下来的话我也能活，你已经很久没有吃饱肚子了，尽管放开吃吧。”她就把酥油和奶酪放他面前，而自己只吃了一点点酥油。对方（她丈夫）吃了很多，由于饿了七八天，他无法控制住食欲。牧牛者给了他们一些乳粥然后就自己开吃了。果都哈厘咖目视着他，[自己]坐下后，见到了座位下面躺着一条牧牛者养的母狗，正被喂以乳粥团，思维：“此狗的确有福，常能获得此等食物。”由于消化不了那些乳粥，他当晚就死了，然后投生在了那只母狗胎里。

他妻子办完丧事，就在此家中做工。在得到了一纳利米后，她将其煮熟并放到了独觉佛钵中，说“愿[这功德]献给您的仆人[果都哈厘咖]”，之后思维：“我应当住在这里，圣尊

经常来此，无论是否能做供养，我每天[都能]礼敬、做服务、令心净信，[如此]我将累积许多福德。”她就这样留在那里做工。

六七个月后，那只母狗产下了一只小狗。牧牛者给小狗喂一些牛奶。不久它就长大了。独觉佛每当吃饭的时候都会给它一个饭团。因为饭团的缘故它对独觉佛生起了好感。牧牛者每天去服务独觉佛两趟。在前往途中，于有野兽之地，他则以棍棒敲击灌木丛或地面，并发出三声“簌簌”以驱赶野兽。这只狗也跟着他一起前去。

一天，他跟独觉佛说：“尊者，当我不能来的时候我就派这只狗过来，[看到]它这个信号，您就过来吧。”之后有一天[他]没空，就派狗去：“去，宝贝，把圣尊带来。”它一听这话就冲了出去，在主人敲击灌木丛和地面之处吠了三声，并知道那声音已驱赶了野兽。清晨，它照料好自己的身体所需后，进入茅棚，去到独觉佛就座的住处，在茅棚入口叫了三声，令其得知自己的到来，然后卧在一旁。意识到独觉佛[启程]之时已至，它就在出发时到前方吠叫[引路]。有时独觉佛为了测试它，就走上另一条道路，那时，它就会横立在前面吠，让他走上另外那条[对的]道路。又有一天，[独觉佛]走了另一条道路，当它横在前面阻挡时也不折返，并用脚踢开狗后[继续]前行。这狗知道他没有停止，就咬着[他的]下衣边缘，拖着他走上另外那条[正确的]道路。它对他产生了这么深的感情。

后来独觉佛的袈裟旧了，牧牛者就供养了一些袈裟布料，独觉佛就对他说：

“贤友，一个人制作袈裟是很困难的，我要去一个方便的

地方制作。”

“就在这里做吧，尊者。”

“不行的，贤友。”

“既然这样，那尊者，请不要在外面住太久。”

那只狗站在那里听他们的对话。独觉佛说：“留步吧，近事男。”独觉佛让牧牛者转身[回去]后就腾空而起朝着[喜马拉雅的]香醉山（Gandhamādana）飞去。那只狗看到他从空中飞走就吠了起来，然后站在那里看他离开了视线，就心脏破裂而死了。畜生据说确实是生来耿直不曲的，而人类则是口是心非。因此说：“尊者，那难以捉摸的（直译为“丛林、草莽”），是人类[的心]；尊者，浅显的，是那野兽[的心]。”（《中部》第 51 经）

于是依靠它耿直不曲之心，死后它投生到了三十三天，被千名天女所围绕，享受大福乐。他在耳边密语的声音可以遍布十六由旬的范围，自然说话的声音则可以覆盖整个一万由旬的天城。因此被称为“音天子”（Ghosakadevaputto）。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果报呢？是怀着敬爱为独觉佛吠叫的果报。他在那里没有过多久就死去了。

对于天界的天子有寿尽、福尽、食断、忿恨四种原因导致的死亡。若以所作的许多福业投生，他生于天界并住立直至寿终后，[会]一步步地往上投生。这就是所谓寿尽而死。以造下少量的福业[而投生天界]，就好比将三四纳利这么多的谷物投进国王仓库里[迅速消失]一般，在彼福业耗尽时，也就命终了。这就是所谓的福尽而死。其次是在享受诸欲时失念而忘记进食，身体精疲力竭而死。这就是所谓的食断而死。还有就是

不能容忍他人的成就生起嫉恨后死去。这就是所谓的忿恨而死。

他在享受诸欲的时候失去正念，食断而死，死后结生于高赏比一位城市美媛（高级妓女）胎中。分娩的那天她问女仆：

“是什么？”

“是个儿子，夫人。”

她就说：“那么你就把这个男孩装在一个小簸箕里丢到垃圾堆上吧。”令其[把他]丢弃了。因为城市美媛们养育女孩，不养男孩，因为女孩可以传续她们的族系。

很多乌鸦和狗蹲坐着围住了男孩，由于之前他对独觉佛的敬爱和为他吠的果报，无一敢靠近。此时，一个人出去时看到了乌鸦和狗围成一团，“那是怎么了？”往前看到了男孩，[对他]生起了对儿子般的喜爱，[心想：]“我得到一个儿子了。”就带回了家中。

刚好那时高赏比的财主前往王宫，看到从王宫回来的国师，问他：

“老师，您今天有没有观察那星宿的连接呢？”

“有的，大财主。”

“我们要做其他什么吗？我们国家有什么事情将发生吗？”

“没什么其他事，不过今天城里出生的一个男孩会是将来的首富。”

那时财主的妻子刚好怀孕了。因此他赶紧派了一个人回家：“你去，看生了没有。”听到“没有生”以后，见完国王

迅速回到家里，叫来一个叫做咖丽[67]的女仆，给了她一千[钱币]："婢女，你去，在这城市里搜寻今天出生的男孩，给一千[钱]带回来。"她在搜寻时来到那个家庭看到了小男孩，问女屋主：

"这个男孩是什么时候出生的？"

[对方]回答道："今天生的。"

"把他给我吧。"

从一钱开始增加一直增到一千[钱]后，把他带了回去给了财主。财主心里想："如果我生下的是一个女儿，我就让他们结婚，让他成为财主。如果我生下的是个儿子，我就杀了他。"然后把他养在家里。他妻子过了几天生下一个儿子。财主心想："没有他，我儿子就将成为财主，那现在就应该杀了他。"便招呼咖丽："喂，你去，在牛群出来的时候把他横放到牛棚的门中间，牛就会把他踩死，而在得知他是否被踩踏后，回来[向我禀报]。"

她就去了，在牧牛者把牛棚的门一打开时，就把他（孩子）如此摆着。牛群首领牛王平时都是在最后才出去的，而那一天它在所有牛当中第一个出去了，四只脚把男孩围在中间站立着。[其他的]几百只牛从牛王的两边擦身而出。牧牛者心想："这牛王以前在所有牛中最后才出去，而今天最先出去后站在牛棚门中间不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上前看到它下面躺着的男孩后，他生起了对儿子的爱意，"我得到一个儿子了"，就带回家中去了。咖丽回去后，财主就问她，她把情况

[67] 这个是另外一个叫咖丽的，不是前面那位。

回答了，[财主]说："去，再给一千[钱]把他带回来。"又给了一千[钱]带回来后给了[财主]。

然后又跟她说："咖丽小姐，在黎明的时候这个城里会有五百辆车出发去做贸易，你就把他带过去放到车辙上，[这样]牛就会踩踏他，或者车轮会碾轧他，看到以后你就回来。"她就把他拿去放到了[牛车的]车辙里。当时领头的车走在最前面。当牛来到那个孩子躺的地方时它就挣脱了车轭，在一次又一次给它套上[车轭]后它也不往前走。[车主]就这样跟它一起努力到天亮。他想："为什么这头牛会这个样子？"在检视道路的时候看到了男孩，心想："我的确[造了]重业。"[然后想到]"我得到一个儿子了"，满心欢喜地把他带回了家。

咖丽回去后把发生的事情禀报了财主，[财主说：]"去再给一千[钱]把他带回来。"她这样照做了。然后他就对她说："现在你把他带去放到弃尸林，在那要么狗会吃了他，要么非人会弄死他，发现死没死都回来[告知]。"她把他带到那里放下后站在一旁。狗或乌鸦或非人都不能靠近他。他既没有母亲保护也没有父亲或兄弟等任何保护，是什么在保护他呢？仅仅是他做狗的时候对独觉佛怀着敬爱[帮忙]吠[的业]在保护他。那时一位牧羊人赶着数千只羊去牧场，从弃尸林旁经过。一头母羊一边吃叶子一边走，进入灌木林中看到了男孩，然后跪下给他喂奶。牧羊人发出"嘿嘿"的声音它也不出来。他想"我要用杖把它打出来"，进到灌木林看到山羊在跪着给男孩喂奶后，生起了对儿子的喜爱，[心想]"我得到一个儿子了"，就带着离开了。

咖丽回去后财主问她，就将发生的事情回复了，"去，再给一千[钱]把他带回来。"她照做了。然后他对她说："咖丽姑

娘，带着他爬上盗贼崖后扔下悬崖。他就会被山间的石头撞得粉身碎骨，然后掉到地上。当你知道他死没死后就回来。”她这样把他带到山顶后扔了下去。然而，那山谷里顺着山长了一大片竹林，山的顶端被浓密的灌木丛所覆盖。男孩掉下去时就像掉在地毯上一样。这一天一位年长的编织工得到一些竹子。他就跟儿子一起去砍那些竹子。那[竹子]晃动时，男孩发出了[哭]声。他[想]“像个男孩的声音”，从一面爬上去看到了他，“我得到一个儿子了。”很高兴地带走了。咖丽去到财主面前以发生的事情回答了他的提问，[财主]说：“去，再给一千[钱]把他带回来。”她照做了。尽管财主东搞西搞，男孩还是长大成人了，取名叫做寇萨咖（Ghosaka）。他就像财主的眼中刺一般，财主无法直视他。

正当琢磨谋杀方式之时，他来到了其朋友陶工面前，问：

“你的陶窑什么时候点火？”

“明天。”[陶工]答道。

他就说：“这样的话这一千[钱]拿好，我有个事情你帮忙做一下。”

“什么事，先生？”

“我有个劣子，我会把他送到你这里来，然后你就抓住他带到内室用利斧把他砍碎扔进壶里，放到陶窑里烤，这是一千[钱]的预付款。事后我将给你更多。”

陶工接受了，[说]：“好的。”财主第二天找来寇萨咖，打发他：“昨天我交代了陶工一件事，来，你去到他那里这么说‘昨天我父亲交代的什么事情您完成吧。’”他[回答]“好的”

就出发了。

就在去的时候财主的另一个儿子正在和一些孩子玩弹珠，看到他就叫住他，问道：

“你去哪里，哥哥？”

他回答道：“带着父亲的口信去陶工那里。”

[他弟弟]说：“我去那里，这些孩子赢了我很多赌注，你给我赢回来。”

“我害怕爸爸。”

“别怕，哥哥，我把消息送过去。我输了很多，[你]给我把赌注赢回来，直到我回来。”

据说寇萨咖玩弹珠很在行，所以才这么强求他。他就嘱咐他[弟弟]：“那你去了后跟陶工说‘听说我父亲昨天有安排[给您]一件事情，您完成它吧。’”然后把他送走了。他[弟弟]去到陶工那里就这样说了。

然后陶工就按照财主交代的方法把他杀死后丢进陶窑里。寇萨咖玩了一整天，傍晚时回到家里，[财主]问道：“儿子，你怎么没有去？”他就回答了自己没有去，是小弟弟去的。财主听了这个消息大声地哭喊着：“我去！”整个身体的血液像沸腾了一样，“喂，陶工，你别要了我的命啊，别要了我的命啊！”挥舞着双臂哭喊着来到陶工面前。陶工看到他这样来了，说：“先生，别吵，您的事情已经完成了。”他充满了如泰山压顶般巨大的悲伤，感受到巨大的忧恼。

正如恼害无过恶者，跋葛瓦因此说道：

若人以棍棒，愤怒而对待，

无害无恶者，十事中一种，

迅速将到来，或遭受剧痛，

或身被损害，或生重疾病，
或失心狂乱，或为王加害，
或遭重诽谤，或丧失亲族，
或破灭财产，或家被火焚，
愚者身亡后，投生于地狱。
——法句 137-140

发生这些事情后财主再也无法直视他了。“我怎样才能杀死他呢？”他思索着，“送他去我的百个村庄的总管那里，[让他帮我]杀死他。”他想到了这个主意。为他写了这样一封信：“这是我的劣子，请把他杀死然后丢到粪坑里，这样办妥后我知道该如何犒劳舅父[您]的。”

“亲爱的寇萨咖，我们有一个百村庄的总管，你把这封信拿去给他。”说完[财主]把信系在他衣服的边沿上。他[寇萨咖]不识字。他从小就被财主谋杀，[但]没有杀成，又怎么会教他识字呢？他就这样在衣服上系着要自己命的信出发时，说：

“爸爸，我没有旅费。”

“你不需要旅费，在途中某某村庄有一个我的财主朋友，你在他家用完早餐再出发。”

他说：“好的！”礼敬完父亲就出发了。到了那个村庄打听财主的家后前往见到了财主的夫人，她问道：

“你从那里来？”

他回答：“从城里来。”

“是谁的儿子？”

“您财主朋友的，阿妈。”

“你是叫寇萨咖吗？”

“是的，阿妈。”

她一看到他就生起了对儿子般的喜爱。财主恰好有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儿，貌美端正，为了她的安全，给她安排了一个婢女服侍，把她安顿在七层楼的顶楼，一个豪华的私房里。就在那时财主女儿打发那婢女去市场。然后财主夫人看到她就问：“你去哪里？”她回答：“[去办]您女儿给的差事。”[夫人]说：“那你先过来，差事先放一放，给我儿子敷设座位，把他脚洗了涂上油，铺好床给他，然后再去做你的差事。”她这样照做了。由于她很久才回来，财主女儿就责备她。她就对财主女儿说：“别生我气，财主儿子寇萨咖来了，我为他做了这样这样的事情，才去那里然后回来的。”财主女儿听到“财主之子寇萨咖”的名字后爱意从皮肤直透骨髓。她在他[过去世名为]果都哈厘咖时是他的妻子，供养过一纳利的米饭给独觉佛，以这个[功德的]威力投生到了这个财主家里。于是，她被那旧情所笼罩。因此跋葛瓦说：

“或以往昔缘，或因当下利，
　如是爱意现，如莲浮水面。”

（《本生》1.2.174）

她就问那[婢女]：

“他在哪，阿妈？”

“他躺在床上睡觉。”

“他手里有什么东西吗？”

“他衣服上有一封信。”

她[寻思]：“那会是一封什么信呢？”她就在他睡着时，趁

她父母在忙其他事情没注意时，下来靠近他把那信取下来带到自己房间，关上门打开窗户，凭借她良好的语文能力把信读了。“哎呀，真是个笨蛋，在衣服上系一封要自己命的信到处跑，假如不是我看到了，他就没命了。”她就把这封信给撕了，用财主的语气写了另一封信：“这是我的儿子寇萨咖，百个村庄送来的礼物让他带走，再给他和这个地区财主的女儿举办婚礼，然后给他在自己住的村庄中央建一栋两层楼房，用围墙围住，安排守卫善加保护，最后给我送个消息说‘这样这样的事我已经办妥了。’这样办妥以后我知道该如何犒劳舅父的。”她写完后叠好，[从楼上]下来系在他的衣服上。寇萨咖睡了一天后起来吃完饭就出发了。

隔天早上他去到那个村庄看到了刚好在办理村庄事务的总管。总管看到他后就问：

“小伙计，什么事？”

“我父亲给您送了一封信。”

“什么信，小伙计，拿来。”

他拿过信读完后心里很高兴：“你们看，大伙，我主人喜爱我，送信来[吩咐]我‘给我长子举办婚礼吧。’”他就告诉屋主们：“迅速送来木材等[材料]。”然后在村子中央按照[信里]描述的样子建造了一栋房子，把从百个村庄来的礼品也都给了他（寇萨咖），招来该地区财主女儿举行完婚礼，然后给财主送去书信“这一桩桩的事情我已经办妥了。”财主听到这个消息生起了极大的忧愁：“我让做的，不是那个啊！[他做的]那个，不是我让做的啊！”这忧愁连同丧子之痛一起生起，导致他的胃部生起灼烧感后产生了痢疾。

财主之女给[家里的]人们下了一个命令："如果有从财主那来的人，没有告诉我，就不要先跟财主之子说。"

财主心想："现在我不要让那个劣子成为我财产的主人。"然后叫来一个管家："舅父，我想见我儿子，派一个脚夫去把我儿子叫来。"他回答"好的"然后给了一封信派一个人去了。

财主女儿听到他（送信的）前来站在门口了，就派人把他叫过去问：

"兄弟，什么事？"

他回答："财主病了，要见儿子，因此让召唤他，夫人。"

"兄弟，[财主]还有力吗，还是没力了？"

"目前还有力，尚能进饮食，夫人。"

她没让财主儿子知道此事，让人给信使安排了住处并给了盘缠，吩咐他："我叫你回去的时候你再回去，先留下吧。"财主又跟管家说：

"舅父啊，怎么没有派人去我儿子那里啊？"

"已经派了，主人，去的人目前还没有回来。"

"那就再派一个人去吧。"

他[又]派了[一个人]。财主女儿对他也[按之前]那样安排了。然后财主的病变严重了，一个盆子送进去，另一个盆子就端出来。财主再次问管家：

"舅父，怎么没有派人去我儿子那里阿？"

"派了，主人，去的人还没回来。"

"那就再派。"他就[又]派了[一个人去]。

第三次来人时，财主女儿又询问了一下财主的情况。来人回答："病得严重了，夫人，财主已经停止进食了，死定了，

一个盆出来一个盆就进去[68]。”财主女儿[心想：]“现在是去的时候了。”她告诉财主儿子：

“你父亲据说病了。”

“怎么说的，夫人？”

“[说]他不舒服，夫君。”

“那现在怎么办？”

“夫君，我们带上百个村庄来的礼物去看他吧。”

他回答了“好的!”就把礼物装在车上出发了。这时她对他说：“你父亲衰弱了，带着这么多的礼物去的话会耽误了，把这都放回去吧。”说完把所有的这些礼物都送回到自己家里后又对他说：“夫君，你[到时候]就站在你父亲脚那一边，我呢就站在他枕头那边吧。”到家时她安排自己的人：“你们去屋前和屋后守好。”进去后，财主之子站在了父亲的脚那一头，她在枕头那头。就在这时，财主仰面躺着，管家在给他按摩脚部，告诉他：

“主人，你儿子来了。”

“他在哪呢？”

“站在[您]脚那边。”

[财主]看到他以后叫人把管理财务的管家找来问：“我家里有多少财产？”[财务管家]回答：“主人，钱财有四亿，受用的物品、财产以及林地、村庄、二足的（人畜）、四足的（牲畜）、车乘分别有这么多。”[财主心里]本想要说：“这些财产我都不给我的儿子寇萨咖。”[结果]说成了：“我给[寇萨

68 指端屎尿、呕吐物的盆一个接一个。

咖]。”财主女儿听到这个后，心想：“他再说话的话可能会改口。”她就披头散发好像很悲伤的样子哭喊道：“爸爸啊，怎么说这些，你说的这些我们听了确实是不幸啊！”说完就用头在他胸口捶打，这样财主就没法再说话了，她就这样用头在他胸口中间捶打显得很悲伤的样子。财主就在这时去世了。

他们前去把“财主死了”的消息告诉了国王伍迭那。国王叫人火化了他的尸首后问道：

“他有没有儿女？”

“有的，陛下，他儿子叫寇萨咖，他把所有的财产都给了他就去世了，陛下。”

后来国王召见财主之子[寇萨咖]。那天下着雨，国王的院落里到处是积水。财主之子[听说]“国王要见我”就出发了。国王从打开的窗户里看着他过来了，看到他跳过王宫院落里的积水过来，到了以后[向国王]行完礼然后站在那里。[国王]问：“小伙子，你叫寇萨咖？”

“是的，陛下。”

[国王]说：“请别悲伤于‘我的父亲死了’，我会把你父亲的地位授予你。”这样安慰他以后就[说：]“去吧，小伙子。”打发他离开了。国王站着看他离开。他来的时候是从积水上跳过去的，走的时候他踏入积水徐徐而行。于是国王命人把他从那里召来问道：

“小伙子，为什么你来见我的时候从水上跳过去，而走的时候踏入水中徐徐而走呢？”

“是的，陛下，我那时候还是个少年，是玩耍的年纪，而现在陛下答应给我一个特别的职位，因此我没有像以前那样走，应沉着而行。”

国王听到这话[心想]："这是一个聪毅之人，现在我就要把职位给他。"在他父亲把财富给了他后，[国王]连同百[村庄]的财务官也授予了他。他就登上马车在城里巡游，他望去的地方都引发震动。

财主之女跟婢女咖丽坐在一起谈论：

"阿妈，咖丽啊，你儿子的这些成就都是通过我才得到的哦。"

"为什么呢，姑娘？"

"他的衣服上系着要自己命的信来到我们家，那时是我把他的那封信撕毁了，再写了另一封安排我们婚事的信，还在那么多的时候做了这样的保护。"

"姑娘，你知道这么多，然而这个财主从他小的时候就谋害他，[但]没有成功，为了这个花费了很多钱呢。"

"阿妈啊，财主的所作所为确实罪大恶极啊。"

[寇萨咖]游完城回到家中，她看到他，[心想：]"他这些成就都是依靠我得到的。"就在那笑。然后财主之子看到她笑就问：

"你笑什么？"

"由于某个原因。"

"说出来。"

她不说。他就拔出刀剑吓唬她："不说的话，我就把你砍成两半。"

她就说："想到你的那么些财富都是依靠我得到的，就发笑。"

"然而我的财产是我父亲当面给我的，关你什么事？"

据说寇萨咖这么长时间以来什么也不知道，因此他不相信她所说的。然后她就把所有事情都说了出来：“你父亲给了你一封要你命的信打发你出去，是我如此这般地保护了你。”他不相信，[说：]“你胡说。”心想：“我要去问问妈妈咖丽。”

“这是真的吗，妈妈？”

“是的，亲爱的，从小他就为了杀你没杀成而浪费了很多钱，七次你都死里逃生，现在你获得了从百个村庄来的财富以及财主的地位。”

他听了这话以后想：“[我]确实[有]很重的业啊，如此这般死里逃生，放逸地生活对我而言是不适宜的，我将不放逸。”他开始每天布施一千[钱]，布施给旅客、穷人等。一个名叫弥达（Mitta，朋友）的屋主作为布施的代理人。这就是寇萨咖财主的来历。

沙玛瓦蒂的出生和童年

此时在跋达瓦帝（Bhaddavatī）城有一位寇萨咖财主未曾谋面的朋友，名叫跋达瓦帝（Bhaddavati）财主。寇萨咖财主从来自跋达瓦帝城的商人那儿听了关于跋达瓦帝财主的财富和年纪之后，想要与他结交就派人送去了礼物。而跋达瓦帝财主从来自高赏比城的商人那儿听了关于寇萨咖财主的财富和年纪之后，也想要与他结交，而派人送去了礼物。就这样，他俩成了彼此未曾谋面的朋友。

后来跋达瓦帝财主家里发生了蛇风病（Ahivātarogo，瘟疫）。一开始疾病发生时是苍蝇死了，随后是昆虫、老鼠、公鸡、猪、牛、女仆、男仆，然后是所有的家庭成员依次死

去。只有那些破墙而逃的人保住了性命，那时跋达瓦帝财主和他的妻子女儿就这样逃了出来，（他们）想去见寇萨咖财主，于是出发前往高赏比城。他们在路上就把旅费耗尽了，在风热和饥渴[的逼恼]下身体疲惫不堪，辛苦地来到了高赏比。他们在一处水源地洗了个澡后，进入城门口的一个[旅客]厅。

财主就对他妻子说："夫人啊，这个样子去的话，即便是对于亲生母亲也是不可意的，据说我[在这里]的那位朋友每天派人布施一千[钱]给旅客和穷人。我们派女儿去那里把食物带回来，在这里这样休养身体一两天，然后再去见[我的]朋友吧。"她[回答：]"好的，夫君。"

他们就在[旅客]厅里住下了。第二天，当通知穷人、旅客等去取食物的时候，父母[俩]就派女儿去："亲爱的女儿，去帮我们把食物带回来吧。"

这个富家女被不幸征服了羞怯，大大方方拿着钵和穷人一起去取食物。然后被问道："你要几份，姑娘？""三个人的份量。"她回答道。于是就给了她三个人的量。她把饭带了回去，他们三个就坐在一起吃。

然后母亲和女儿就对财主说："主人，现在大家庭也遭遇了不幸，不要顾及我们，您[尽量]吃吧，什么也别想。"在被数次劝请以后，他就吃了。他吃完后不能消化，在黎明时死去了。母亲和女儿十分悲痛地哭泣。女孩第二天哭着去取食物，被问道："你要几个人的份量？"她回答："两个。"她把食物带回去后恳请母亲吃。她母亲也在她的恳请下吃了，然后不能消化，就在那天死去了。

女孩独自哭泣、哀悼。第二天，由于那痛苦以及强烈的饥饿之苦，她哭着跟乞丐们一起去拿食物，被问道："要几个人的份，姑娘？""一个。"她回答道。一个叫做弥达（Mitta，朋友）的屋主发现她一连三天都来取食物，就对她说："走开，贱人，今天你总算知道你的饭量了？"

这个具足惭愧的良家之女就像被一根长茅刺入了心脏，又像盐水撒在了疮口上一般[难过]，问道：

"为什么，大人？"

"三天前你拿了三个人的份量，昨天两个，今天你拿一个的量。今天你知道了自己的饭量了哦。"

"大人，别以为我'是为自己拿的'。"

"那么你为什么这样拿呢？"

"大人，之前我们有三个人，昨天两个，今天只有我一个了。"

他问道："怎么回事呢？"

当听了她讲述从一开始的整个事情经过后，他无法忍住眼泪，非常的悲痛，说道："姑娘，事已至此那就不要多想了。你是跋达瓦帝财主的女儿，从今天开始也就是我的女儿了。"他亲吻了她的头，然后把她带回家当成自己的长女。

[一天]她听到施食处传来很嘈杂很大的声音，就问：

"爸爸，为什么你不让那些人安静下来再给他们布施呢？"

"做不到的，姑娘。"

"能做到，爸爸。"

"怎么做到呢，姑娘？"

"爸爸，把施食处围起来，留两扇够一个人通过的门，

然后告诉他们‘从一个门进，[另]一个门出’，这样他们就会安静地领取[布施的食物]了。”

他听了过后，[说]：“这个办法很好啊，姑娘。”就这样照做了。她以前的名字叫做沙玛（Sāmā），然后由于建造了围栏（Vati），就被称为沙玛瓦蒂（Sāmāvatī）了。从那以后施食处的嘈杂声就没有了。

寇萨咖财主以前听到这声音[就知道]“是我施食处的声音”，很是悦意。然而过了两三天他都没有听到声音，于是在弥达屋主来给他服务时就问他：

“有布施那些穷人、旅客等人吗？”

“有的，大人。”

“那怎么两三天都没有听到声音了？”

“我采用了那样一个方法，他们就如此安静地领取[布施的食物]了。”

“那你之前怎么不采用呢？”

“[以前]不知道啊，大人。”

“现在你怎么知道了呢？”

“我女儿告诉我的，大人。”

“我不知道你还有一个女儿啊。”

他就从出现蛇风病开始将跋达瓦帝财主的整个经过都讲述了一遍，并告诉了他自己认她为长女的事。然后财主就对他说：“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怎么不告诉我呢？我的朋友的女儿就是我的女儿。”他叫人把她叫过来问道：

“姑娘，你是[跋达瓦帝]财主的女儿？”

“是的，父亲。”

“那就别多想了，你就是我的女儿了。”

他亲吻了她的头后给了她五百个女子做随从，把她认作自己的长女。

然后有一天那个城市宣布要举行一个庆典。在那天，平时不怎么出门的良家女子都会跟她们的随从一起步行去到河里洗澡。因此那天沙玛瓦蒂也为了去洗澡，而在她五百个侍女的围绕下来到了王宫前的庭院附近。伍迭那[国王]站在窗户前看到了她们就问：

“这些舞女是谁？”

“不是什么舞女，陛下。”

“那么[那个]是谁的女儿？”

“那个是寇萨咖财主的女儿，陛下，名叫沙玛瓦蒂。”

他就这样一见钟情了，派人给财主送去书信：

“请把[你]女儿送给我。”

“我不能送，陛下。”

“别这样，请送[来]。”

“我们屋主害怕女儿被欺辱、刁难后被拖走，所以不给，陛下。”

国王生气了，叫人把财主的房子查封了，并让人抓住财主和他妻子的手把他们赶出了屋子。沙玛瓦蒂洗完澡后回来[发现]进不了屋，就问：

“这是怎么回事，爸爸？”

“姑娘，国王叫把你送去。然后[我]回答了‘我们不给’，[国王]就叫人就把房子查封了，把我们赶了出来。”

“爸爸，你们做得非同小可啊，国王叫送去就不要说‘我们不送’嘛，应该说‘如果你们会把我女儿和随从一起带上，

我们就给’，爸爸。”

“好的，姑娘，既然你愿意，那我就这么做了。”就叫人这样送信给国王。国王[回复说]：“好的！”同意了，然后把她和随从一起接了过来，灌顶后立为王后，其他的[随从]就成为了她的侍女。这就是沙玛瓦蒂的来历。

伍迭那赢得瓦苏喇达答

然而伍迭那还有另外一个王后叫做瓦苏喇达答（Vāsuladattā），她是猛光（Caṇḍapajjota）的女儿。猛光是伍揭尼（Ujjenī）国的国王。一天，他[猛光]从公园回来查看了自己的财宝，说道：“还有没有谁有这么多的财富呢？”[随行的]人们听了后就说：“这算什么财富呢，高赏比的伍迭那国王有着巨额财富。”国王问：

“这样的话我们能不能把他抓来？”

“没法抓到他的。”

“我们用点什么手段去抓呢？”

“不行的，陛下。”

“什么原因？”

“他懂御象术，他念完咒并弹奏御象的琵琶后，就可以令大象们跑开或者抓住它们。没有谁有像他这么多的象车。”

“那我要抓住他是办不到的喽。”

“如果陛下您决心要[抓]他的话，可以叫人做个木象派人送到他附近去。他听到有象车或马车，就算很远也会过去。在他来到的那个地方就可以抓住他了。”

国王："就这么做吧。"叫人做了一个木头的机械象，外面用碎布包裹涂上颜料，送去放到他[伍迭那]国家边境的一个湖畔。大象肚子里有六十个人在来回走动，将大象的粪便扔的到处都是。一个护林人看到大象就想："[这头象]适合[给]我们的国王。"他前去告诉国王："陛下，我看到一头如葛喇萨（Kelāsa，喜马拉雅山脉的一座山）山峰一样通体白色的宝象，正适合您用的那种。"伍迭那就以这个人为向导登上一头象，带着随从一起出发了。密探知道他出发的消息后就去通知了猛光。他前来安排军队[埋伏]在两侧，把中间空了出来。伍迭那不知道他们的到来，[继续]追象。[木象]里面的人令[木象]快速地奔跑，就像没听到国王念的咒语和弹奏的琵琶声一样逃走。国王追不上宝象就骑上一匹马去追赶。这样快速追赶的时候，把军队落在后面了。国王就这样落单了。然后埋伏在两边的猛光的人就把他抓住献给了他们的国王[猛光]。而他的军队知道[他]被敌人抓住了就在城外安营扎寨住下了。

猛光这样把伍迭那活捉了，令人将他关在牢房里后，喝了三天庆功酒。第三天伍迭那就问守门人：

"兄弟，你们的国王在哪里？"

"[因]'抓住了我的敌人'在喝庆功酒。"

"怎么你们的国王所作所为像个女人？抓到了敌国国王不是应该要么放了要么杀了吗？竟然把我这样痛苦地安置下来就去喝庆功酒了。"

他就去把这事告诉了国王。[国王]来问他：

"听说你有这样说对吗？"

"是的，大王。"

"好的，我会放了你，听说你有这样一个咒，你把它[教]

给我吧。”

“好的，我会教，[但是]在教的时候（你）要先礼敬我，然后（我）才教给你。但是你会礼敬吗？”

“要我礼敬你？我不会礼敬。”

“那我也不会教你。”

“这样的话我就颁下王令把你杀了。”

“杀吧，你可以左右我的身体，但不能左右我的心。”

国王听了他的豪言壮语后心想：“我要怎样才能得到这个咒语呢？这个咒语不能让其他人学，不如让我女儿在他那学了，然后我再从她那里学。”

于是对他说：“其他人礼敬[你]过后你会教吗？”

“会的，大王。”

“那我们家有个驼背女，她在帘子后面礼敬完后坐下，你就站在外面说吧。”

“好的，大王，[不管是]驼背还是跛子，礼敬了我就教。”

于是国王就去到他女儿瓦苏喇达答那里说：“亲爱的女儿，有个麻风病人懂得无价的咒语，不能让其他人去学。你坐在帘子里面向他礼敬后学习咒语吧，他就会站在帘子外面念给你听。我将从你这里学习。”

（猛光）因害怕他们俩发生亲密关系，所以把女儿说成是驼背，另一个说成是麻风病。当她在帘子里面礼敬完坐下时，他（伍迭那）就在外面站着教咒语。然而她在那一整天被反复教导，还是不能念出咒语，他就说：“喂，你这个驼背，你的嘴唇腮帮子真厚啊，嘴巴要这样发音！”她生气了，

[说：]“喂！你这恶心的麻风病说什么呢？像我这样的人怎么会是驼背呢？”他拉起帘子问道：

“你是谁？”

“（我是）国王的女儿，名叫瓦苏喇达答。”[她]回答道。

“你父亲跟我说你是‘驼背女’。”

“他跟我说的时候也是把你说成‘麻风病’。”

于是他们两个[就知道了：]“他怕我们两个发生亲密关系，所以这么说。”[他们]就在那帘子里面发生了关系。

从那以后就没有学习咒语或[琴]技了，然而国王时常问女儿：“你在学[琴]技吗，亲爱的女儿？”

“在学，爸爸。”

然后有一天伍迭那就对她说：“夫人，丈夫能做父母兄弟姐妹办不到的事，假如你救我一命，我将给你五百个侍女，立你为王后。”

“假如你能实现这个承诺，我将救你一命。”

“我能做到的，夫人。”

她[回答：]“好的，夫君。”

她就去到父亲面前，礼敬后站在一旁，这时国王就问她：“亲爱的女儿，技术[学习]完了吗？”

“技术还没有[学]完，爸爸。”

然后他就问她：“为什么，亲爱的女儿？”

“我们需要一扇[可通行的]门和一辆车，爸爸。”

“为什么要这个，亲爱的？”

“爸爸，据说咒语的准备事项里需要一种草药，这种草药需要在夜晚根据星象的指示来获取。所以我们随时需要一扇

[可出入的]门和一个交通工具。”

国王同意了：“好的。”他们就得到了一扇自己合意的门。

国王有五个交通工具：一头叫跋达瓦蒂（Bhaddavatī）的母象，一天可以走五十由旬；一个叫咖果（Kāko）的奴隶，一天可以走六十由旬；两匹名叫羯喇咖提（Celakaṭṭhi）和木吒葛西（Muñcakesī）的马，[一天]可以走一百由旬；一头[名叫]那喇笈利（Nāḷāgiri）的大象，[一天可以走]一百二十由旬。

据说在佛陀还没出世[的某个时候]，这位国王曾是一位官员的仆人。有一天在这位官员去到城外洗完澡回来时，看到一位独觉佛入城托钵，当时城市里的所有人都被魔王所操控，于是[独觉佛]一点钵食也没得到，[拿着]就像洗过一样的（空）钵出来了。就在他[独觉佛]来到城门口时，魔王化作另一个人的形象走上前，问道：“尊者，您得到任何（钵食）了吗？”

“那是你做了什么让我什么也得不到？”

“这样的话您再转身进[城里]去，这次我什么也不做。”

“我不回去了。”

如果他回去的话，[魔王]他会再一次控制城市里所有人的身体，让他们拍手嘲笑他。独觉佛没有转身回去，魔王就在城门口消失了。然后那位官员就看到了这样空着钵走出来的独觉佛，礼敬后问道：“尊者，您得到什么了吗？”

“托钵完出来了，贤友。”

他心想：“尊者答非所问，应该是什么也没得到。”然后看到他的钵里是空的。（官员）鼓起来勇气想供养独觉佛，但因为不确定自己家里饭菜准备好没有，就不敢把独觉佛的钵

拿过来，便说道：“尊者，您稍等一会。”然后快速回到家里，问道：“我们的饭好了吗？”[听到]说“好了”，就告诉那个仆人：“亲爱的，没有人有你这样的速度，你迅速去到尊者那里，跟他说‘尊者，把钵给我吧’，拿到钵后迅速带回来。”他得到这样一句指示后就迅速赶过去将钵拿回来了。官员就用自己的食物把钵装满，然后说：“迅速去把这个拿给圣尊，我把这个功德[分享]给你。”

他就拿了[钵]迅速去将钵给了独觉佛，然后五体投地礼敬过后，说到：“尊者，[用餐的]时间快要过了，我以极快的速度往返，愿以这快速[往来]的果报能令我获得可以[日行]五十、六十、一百、一百二十由旬的五个交通工具。我来去的时候身体被太阳暴晒，愿这个果报令我无论投生哪里都有如这太阳光辉般的权威，愿以我主人分享给我的这个钵食功德的果报，令我得享您所证之法。”独觉佛回答：“愿如此。”还做了如下功德回向：

“愿你所欲求，一切得成就；
一切愿圆满，如十五月圆。”

（《长部义注》2.95 过去亲依止成就论；《增支部义注》1.1.192）

“愿如你所欲，迅速得成就；
一切愿圆满，恰似如意珠。”

据说诸独觉佛只有这两首随喜偈。此[首偈颂]中，“如意珠”被称为满一切愿的宝珠（摩尼宝）。这就是他（猛光）过去世的故事。现在的猛光即是他。他的那个业产生的果报带来了这五个交通工具。

然后一天国王去公园里游玩了。伍迭那（想）“今天可以逃了”，就用钱币、黄金装满了大小皮袋后放于母象背上，带上瓦苏喇达答逃跑了。城门的守卫看到他跑了就去告诉国王。国王派遣军队：“速速前去[抓捕]！”伍迭那知道有追兵后就打开钱袋子让[钱]掉下去，人们就捡了钱以后才继续追赶。然后又打开了另一个装黄金的袋子倒出[黄金]，那些人由于贪爱黄金又拖延了[追捕]，于是[伍迭那]就到达了自己[军队]驻扎在外的营地。然后他的军队看到他回来了就护卫着他进到都城。他到了以后就给瓦苏喇达答灌顶，把她立为王后。这就是瓦苏喇达答的来历。

玛甘迪雅初次怀恨佛陀

然而国王还有另一个叫做玛甘迪雅（Māgaṇḍiyā）的王后。据说她是古卢国（Kururaṭṭha）玛甘迪亚（Māgaṇḍiya）婆罗门的女儿，她的母亲也叫玛甘迪雅（Māgaṇḍiyā），她的叔父也叫玛甘迪亚（Māgaṇḍiya）。她长得像天女一般美丽，然而她父亲却找不到一个跟她般配的丈夫，甚至很多豪门望族来求亲都被他用一句“你们配不上我女儿”给打发走了。

然后在一天黎明时分，佛陀观察整个世界，发现玛甘迪亚夫妇能够证悟不来果，就拿上自己的钵和衣，前往镇外他们拜火的地方。他（玛甘迪亚）看到如来特有的非凡足迹后，心想：“在这个世界上无人能与此人相比，他配得上我女儿，我要把女儿许配给他。”他[就对佛陀]说：“沙门，我有一个女儿，这么长时间以来我都没有看到过有一个配得上她的

人，[然而]你是配得上她的，她也配得上你。你应该娶妻，她也应该有一个丈夫，我要把她[许配]给你，你在这儿等我回来。”

佛陀一言未发地保持沉默。婆罗门迅速回到家里，[对他妻子说：]“亲爱的，亲爱的，我看到一个和我女儿般配的人了，快，快，给她打扮一下。”把女儿妆扮好后，他带着她和（妻子）婆罗门女一起前往佛陀那里。整个城市都骚动了起来：“这个人[一直说]‘这么久以来都没有人配得上我的女儿’，未许给任何人。听说他‘今天看到一个配得上我女儿的人了’。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我们要去看看。”大众就与他一起出发了。

当他带女儿赶到之时，导师并未留在他所说之处，而是在那里显现脚印后，站立于另一处。诸佛的足迹只有在决意了过后才会在踩过的地方显现，其他地方不会（显现）。只有那些被决意[令看到]的人才能看到。为了使它们消失而令大象踩踏，或让暴雨冲刷，或让狂风吹袭，[上述]任何[一种方法]皆不能毁去它。

然后婆罗门女就对婆罗门说：“那个人在哪里？”[婆罗门回答：]“我跟他说了‘待在这里’的，他去哪里了呢？”他四处查看时发现了足迹，说：“[这是]他的足迹。”婆罗门女精通相术和三吠陀，她根据相术查验了那些足迹，说道：“婆罗门，这不是享受五欲者的足迹。”然后说了以下偈颂：

“贪者蹑脚走，瞋者跺脚行，
痴者拖拉步，此为觉者足。”

（《增支部义注》1.1.260-261；《清净之道》1.45）

然后婆罗门就对她说："夫人，你经常看术书就像在杯中寻找鳄鱼，又像在房间里寻找盗贼。保持沉默吧。"[她回答：]"婆罗门，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反正]这不是受五欲者的足迹。"婆罗门在到处找的时候看到了佛陀，说："这就是那个人。"他上前去，（对佛陀）说："沙门，我把女儿许配给你。"佛陀没有说"我要你女儿"或"不要"，[而是]说："婆罗门，我要告诉你一个理由。"

[婆罗门回答：]"说吧，沙门。"

[佛陀]讲述了从大出离（出家）以来到阿迦巴喇榕树下（ajapālanigrodha，也就是菩提树）被魔罗跟随，然后在菩提树下[魔罗因]'他如今已脱离我的领域了'而忧愁苦恼，魔罗的女儿们前来为消除魔罗的愁苦而变化成少女等形象来引诱[佛陀]的经历。[佛陀]说："那个时候我就没有爱欲了。"然后又说出这个偈颂：

"爱欲|不乐|贪，见彼[三魔女]，
我尚无淫欲，今此屎尿身，
又岂能奈何？足触亦不欲！"

（《增支部义注》1.1.260-261；《经集》841）

偈颂结束的时候婆罗门夫妇就证得了不来果。而玛甘迪雅则对佛陀生起了怨恨："如果他不需要我，就说不想要，然而他却把我说成'屎尿所充满''连用脚去碰她都不愿意'，好的，我要靠我的种姓、家族、地域、财富、名声和青春的成就来获得一个如此般[相称]的丈夫，然后我会知道该如何对付沙门果德玛的。"

佛陀知不知道她会对自己生起怨恨呢？

他是知道的。

既然知道那为什么还要说[那首]偈颂呢？

是为了另外那[婆罗门夫妇]俩人[而说的]。佛陀不会计较[别人对他的]怨恨，仅仅是为了那些可以成就道果的人开示佛法。

她父母将她托付给了[她叔叔]小玛甘迪亚后，就前去出家，然后均证得了阿拉汉。小玛甘迪亚就想："低等的人是配不上我女儿的，只有国王才配得上。"就带着她去了高赏比，用种种装饰把她妆扮好后献给了伍迭那国王："这个女宝和国王相配。"他看到她就生起了很强的爱意，为她灌顶并给了她五百个侍女，立她为王后。这就是玛甘迪雅的来历。这样[伍迭那]就有了一千五百个舞女和三个王后。

树神和苦行者们的故事

那个时候在高赏比有寇萨咖（Ghosaka，播音者）、古固答（Kukkuṭa，公鸡）、巴瓦利咖（Pāvārika，衣商）三位财主。当临近雨季的时候，他们看到从雪山来的五百位苦行者在城里托钵乞食，他们心生欢喜，请其坐下后供养了饮食，然后征得许可后，请他们在这四个月中住在自己的附近。[雨季过后]又请[他们]答应了在下一个雨季时再回来，然后把他们送走了。从此以后苦行者们就[每年]八个月住在雪山，然后四个月住在[三位财主]他们附近。

后来他们从雪山回来时看到了林野中有一棵大榕树，就坐在树下。他们中最年长的那位苦行者就想："住在这树上的天

人非同一般，于此，应当有位大威势的天王，要是能为这群隐士提供水就好了。”[树神]就提供了饮用水。苦行者想洗澡，他又提供了。然后[苦行者]想要食物，他也提供了。然后[苦行者]他就有了这样的[想法]：“这位天王，我们想什么就提供什么，哎呀，我们要见见他。”[树神]他就破开树干而使自己显现。然后苦行者就问他：

“天王啊，您有大成就，您究竟做了什么而获得了该成就呢？”

“别问了，尊者！”

“请说吧，天王。”

他自己所作[善]业微少，因此害羞而不敢说出。然而在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追问下，“若是如此，你们听[我说]吧”，就说了出来。

据说他曾是一位穷人，找工作时在给孤独长者那里获得了一份工作，然后靠这个维生。有一次到了伍波思特日，给孤独长者从寺院回来问道：

“有告诉那位工人今天是伍波思特日吗？”

“没有告诉，主人。”

“那就给他煮晚饭吧。”

然后就给他煮了四分之一升米饭。他日间在森林里干了一天活，晚上回来后，当[家中]备好饭给与时，[明明觉得]“我饿了”，却突然不吃，而是思考：“别的日子在这家中[此时]有‘请给饭！请给羹！请给菜！’这样大喊大叫的声音，今天所有人都静悄悄的，只给我一个人准备了食物，这是怎么一回事呢？”然后就问：

“其他人有没有吃饭呢？”

“他们都没吃，亲爱的。”

“为什么呢？”

“这个家庭在伍波思特日不吃晚饭的，所有人都是持斋戒。即使是喝奶的小婴儿也要漱口然后喂四甜品[69]，大财主让他们[也成为]持斋戒者。男女老幼睡觉时都要在油灯的灯光下坐在床座上诵习三十二身分。但我们忘记告诉你今天是伍波思特了。所以只给你煮了饭，吃了它吧。”

“如果今天应当守伍波思特的话，我也要持守。”

“财主知道这[行不行]。”

“那就帮忙问问他吧。”

他们就去问财主。他这样回答：“那今天不吃饭了，漱完口决意[持守]伍波思特支的话可以获得一半的斋戒[善]业。”他听到后就这样照做了。

他劳作了一整天，饥饿的体内风大不调。他就用绳子把自己胸膛捆起来，抓住绳子一端在那打滚。财主听说了此事后，就拿着火把叫人带上四甜品去到他面前，问道：

“怎么了，小伙子？”

“主人，我的风大失调了。”

“那就起来吃了这药吧。”

“您也吃吧，主人。”

“我没病，你吃了吧。”

“主人，我没能持守完整的伍波思特，不要让我这一半的

---

69 持不非时食戒的人过午可以吃的一种七日药，用糖、油、蜂蜜、酥油等混合而成。

[善]业也失去啊。”而不愿吃。

“不要这样，亲爱的。”

被如此劝说后，他还是不愿吃。黎明时分，他就如花环枯萎了一般死去，投生到了那棵榕树上成为了树神。[树神]告知了此事后，说：“那位财主信奉佛，信奉法，信奉僧，我依靠他而以所作的半[日]斋戒[善]业之果得到了[如此的]成就。”

五百个苦行者听到说“佛陀”后，马上站起来向树神合掌问道：“你说的是‘佛陀’？你说的是‘佛陀’？”[树神]向他们确认了三次：“我说的是‘佛陀’，我说的是‘佛陀’。”他们感叹：“在世间即便是这[‘佛陀’之]音也难以得闻啊！”完了又说道：“天神啊！你让我们听到了数十万劫以来都未曾听闻的声音啊！”

然后[那些]弟子们就对他们的老师说：“那我们就去见佛陀吧。”[老师回答：]“徒弟们，三位财主对我们大有助益，明天我们去他们家托完钵告知他们后再出发，忍耐一下吧，徒弟们。”他们就留下了。第二天财主们准备好了粥食和座位，知道“今天是尊者们归来的日子”，就前去迎接，接到后就带到家里让他们入座并供养了钵食。他们吃完后就跟财主们说：

“我们要走了。”

“尊者们，你们不是答应过我们[在这里度过]四个月的雨季吗，现在又要去哪里呢？”

“听说佛陀出现在世间了，法出现在世间了，僧出现在世间了，我们要去见佛陀。”

“是不是只有你们适合去见导师？”

“也没有禁止其他人的，贤友。”

“这样的话，尊者们，你们先等等，等我们做好出行准备后，我们[一起]去。”

“等你们准备好我们的行程就要被延迟，我们先去，你们随后再来吧。”

说完他们就先出发了，他们见到正自觉者后赞美礼敬，然后坐在一旁。随后，佛陀为他们说次第论[70]后，开示了佛法[71]。讲法结束时所有人都证得了连同四无碍解的阿拉汉，然后他们请求出家，[佛陀说：]“善来，比库！”说完后立即成为持有神变所成衣、钵的善来比库

那三位财主每人用五百辆车装上食物、布料、油、蜂蜜、糖等供养品去到了沙瓦提城，礼敬导师后听闻佛法，在讲法结束时都证得了入流果。然后住在导师身边做了半个月的供养，随后请求导师前往高赏比，导师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并说：

“屋主们，诸如来乐于空闲处。”

“知道了，尊者，当我们送来信息[您就]应过来。”说完他们就回高赏比去了。

回去后寇萨咖财主就建造了寇萨咖园，古固答财主建造了古固答园，巴瓦利咖财主建造了巴瓦利咖园，建成三所大寺院后就送信[通知]导师前往。佛陀听到他们的消息后就去了。他们前来迎接并将佛陀护送到寺院，然后轮流侍奉佛陀。佛陀轮流在每个寺院住一天。住在哪个寺院就去那家门口托钵。有一个叫做苏玛那（Sumana，善心）的花匠[72]是他们三位财主的

---

70 次第论即：讲述布施、持戒、升天、欲望的过患和出离的利益。

71 即讲述四圣谛。

72 Mālākāra：制作花环的匠人

仆人。他就这样跟财主们说：

“我长久以来为你们劳作，[如今]我想供养导师，请让我供养导师一日吧。”

“既然这样，那你就明天侍奉饮食吧，伙计。”

“萨度，主人们。”

他邀请完佛陀后就去准备招待用品了。

沙玛瓦蒂因库竹达拉得饮法乳

当时国王每天给沙玛瓦蒂八个咖哈巴那（Kahāpaṇa）[73]钱币买花。她的女仆名叫库竹达拉（Khujjuttarā），每天为她去花匠苏玛那那里买花。那天花匠对前来的她说：“我邀请了佛陀，我要用今天的花礼敬佛陀，你等着，帮忙供养完饮食，听完开示，然后剩下的花你就可以带回去。”她同意了，说：“好的。”

苏玛那供养完以佛陀为首的僧团后，为了[听佛陀做]随喜功德的开示，就[帮佛陀]拿着钵。佛陀就开始做随喜功德的开示。库竹达拉一听佛陀的开示就证得了入流果。她平常都是将四个钱币据为己有，用四个钱币买花回去，那一天却买了八个钱币的花回去。然后沙玛瓦蒂就问她：

“阿妈，今天国王给了我们两倍的钱买花吗？”

“没有，主人。”

“那为什么有很多花呢？”

[73] 一种货币单位。

“其他日子我是私吞了四个钱币，[只]带回来四个钱币的花。”

“那今天为什么你不拿了呢？”

“听了正自觉者的讲法后，[我]得达于法了。”

然而[沙玛瓦蒂]没有威胁她说：“嘿！你这恶奴！把你这么久以来私吞的钱都给我交出来！”[而是]说：“阿妈，请把你得饮的不死[法乳]也给我们饮吧。”[库竹达拉]说：“那就让我洗个澡吧。”[沙玛瓦蒂]以十六罐香水为她沐浴后，又令人给她两件柔滑的衣服。她将一件穿作下衣，一件穿裹在一肩后，命人备好座位并持来一把扇子，坐在座位上，握着彩扇，召唤五百位侍女，然后依照导师开示的方式为她们宣说了佛法。她们听完她讲的法后也全部都证得了入流果。

她们一起礼敬了库竹达拉后，对她说：“阿妈，从今以后你不要再做肮脏的活了，你就是我们的母亲和老师，你去佛陀那里听闻佛陀说法，然后回来讲给我们听吧。”

[库竹达拉]她这样做后就成为了三藏持者。后来导师就将她立为[说法]第一[的大弟子]：“诸比库，在我近事女弟子中多闻、说法第一者，即库竹达拉。”

那五百侍女这么跟她说：

“阿妈，我们想见佛陀，你让我们看到他吧，我们要用香、花等礼敬他。”

“姐妹们，王宫[戒备]森严，没法带你们出去。”

“阿妈，别毁了我们，就让我们看看导师吧。”

“那你们就在住的房间墙壁上凿一个足够大可以看见[外面]的洞，找人拿来香、花等，当佛陀去那三个财主家时，你们就站在各自的地方瞻望，伸手礼敬供奉吧。”

她们就这样做了，在佛陀往返的时候这样瞻望、礼敬、供奉。

玛甘迪雅的复仇

后来有一天玛甘迪雅从她寝宫下来散步时来到（沙玛瓦蒂）她们住的地方，看到房间里的洞就问："这是什么？"她们不知道她对佛陀怀有怨恨，就说："佛陀到了这个城市，我们站在这里礼敬、供奉佛陀。"[玛甘迪雅]心想："沙门果德玛来到这个城市了，我现在知道该怎么做了。这帮人都是他的女信众，我也知道该怎么对付她们。"

她就前去向国王报告："大王，沙玛瓦蒂一伙对外面[的人]有欲望，过几天她们会谋害[您的]性命。"国王不相信，[说：]"她们不会这么做的。"当[她]再次[这样]说，[国王]仍不相信。她这样说了三次国王依旧不相信，[玛甘迪雅]就对他说："如果您不相信我，您就去她们住的地方附近[看看]，大王。"国王去了过后看到房间里的洞，就问："这是什么？"当被告知原因后[国王]没有生她们的气，什么也没有说，让人把洞都堵上，然后在所有房间做了上面带孔的窗户。据说上面带孔的窗户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有的。

玛甘迪雅发现没能把她们怎么样，[就想：]"我要对沙门果德玛做应作之事。"她就贿赂了市民，指使[他们]："当沙门果德玛进城漫游时，令[你们的]奴仆去辱骂、诽谤，赶跑他。"那些怀有邪见不信三宝的人就在佛陀进城后跟在后面，用十种骂詈语来辱骂、诽谤佛陀："你是小偷、愚者、痴者、

骆驼、公牛、驴子、堕地狱者、堕畜生者、离善趣者、将堕恶趣者。”

听了这些后，阿难尊者就对佛陀说：

“尊者，这个城市的人辱骂诽谤我们，我们离开这里去其他地方吧。”

“[去]哪里呢，阿难？”

“另一个城市，尊者。”

“[如果]在那里又有人辱骂，那我们去哪儿呢，阿难？”

“那就离开那里去另一个城市，尊者。”

“那里也有人辱骂的话，我们去哪儿呢？”

“从那里再去另一个城市，尊者。”

“阿难，不应该这么做。问题在何处生起，就在那里平息，然后才适合去其他地方。是谁在辱骂呢，阿难？”

“尊者，从奴仆开始，所有人都在辱骂。”

“阿难，我就像是冲锋陷阵的大象一般，忍受来自四方之箭，[这]是冲锋陷阵的大象应承受的，如此忍受众多无德之人的言语是我应承受的。”说完后，诵出了龙象品中关于自己的三首偈颂：

“我如阵中象，堪忍离弦箭；
我将忍粗语，人实多无德。

驯兽可入市，堪任为王乘；
若忍粗言者，人中最调伏。

骡子驯服胜，骏马信度胜，
昆嘉拉象胜，调己者尤胜。”

（《法句》320-322）

开示利益了到场的众人。这样开示完后，［佛陀对阿难尊者说：］“阿难，不要多虑，这辱骂只会持续七天，第八天就会平息。对诸佛生起的诤论不会超过七天的。”

玛甘迪雅没能通过派人辱骂而赶走导师。“我还能做什么呢？”她就想：“这些人是他的护持者，我也要毁灭她们。”

一天[她]在饮酒处服侍国王时，派人给她叔叔送信：“我需要一些公鸡，请他带八只死公鸡和八只活公鸡过来，到了后站在楼梯口别进来，然后通知[里面]他来了，当[里面]说‘让他进来吧’时也别进来，让他派人先把那八只活公鸡送进来，然后是剩下的。”告诉送信的童仆：“按我的话去做吧。”并给了一些贿赂。

[她叔叔]玛甘迪亚到了后，通知了国王，当[国王]说“让他进来”时，他回答：“我不会进入国王的餐厅。”

[玛甘迪雅]就派遣童仆：“孩子，去我叔叔那里。”

童仆去了后把[玛甘迪亚]他给的八只活公鸡拿了回来，说：“陛下，国师（玛甘迪亚）送来了礼物。”

国王说：“我们有了一道好菜，谁来做呢？”

玛甘迪雅说：“大王，沙玛瓦蒂的五百个侍女没事情做，在到处闲逛，[把这些鸡]送到她们那儿，让她们做好后送过来吧。”国王[同意了]，派人送去：“去，给她们，让她们不要给其他人，自己杀了然后煮好。”

童仆[回答：]“好的，大王。”前去如此告知后，她们拒绝了：“我们不杀生。”[童仆]回来将此事告诉了国王。

玛甘迪雅说：“大王，您看到了吗？现在您将知道她们到底杀生还是不杀生了，就说‘给沙门果德玛煮好后送去’，大

王。”

国王这样说了后派人送过去。那[童仆]就装作好像把那些[活鸡]带去了一般，[实际]把它们带去给了国师，而将死鸡带到她们跟前，说：“把这些鸡煮好给佛陀送去吧。”

她们回答：“拿来吧，这是我们该做的。”就出来[把死鸡]拿走了。

童仆回到国王那里，国王问道：“怎么样，孩子。”

他回答：“当说是给沙门果德玛煮好后送去时，她们就过来拿走了。”

玛甘迪雅就说：“看吧，大王，她们不给您这样的人做，说‘她们对外面有欲望’您还不信。”国王听了这话还是忍住没有说什么。玛甘迪雅就想：“我该怎么办呢？”

那个时候国王在沙玛瓦蒂、瓦苏喇达答、玛甘迪雅三个人的宫殿轮流住，一个宫殿住七天。然后玛甘迪雅知道：“明天或者后天他就要去沙玛瓦蒂的宫殿了。”就给她叔叔送信过去：“送一条牙齿涂满阿伽陀药（agada，解毒剂）的蛇过来。”他按她说的做了，送了过去。国王去任何地方都会带上他召唤象的那个琵琶，在那个琵琶上面有一个洞。玛甘迪雅就把蛇塞进那个洞里，然后用一束花堵住洞口。蛇就在琵琶里面待了两三天。

玛甘迪雅在国王要去[沙玛瓦蒂的宫殿]的那天就问：“今天大王要去哪个女人的宫殿呢？”[国王]回答：“沙玛瓦蒂的。”[玛甘迪雅就说：]“大王，今天我做了一个不吉祥的梦，您不要去那里好不好，陛下？”[国王回答：]“我还是要去的。”她这样再三劝说过后，说：“既然这样，我也要和你一起去，陛下。”[国王]拦她也没拦住。“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陛下。”她说。她就这样和国王一同去了。

国王穿戴上沙玛瓦蒂她们给他的衣服、花、香以及装饰后，吃了美味的食物，然后把琵琶放在枕头旁，躺在床上睡下了。玛甘迪雅就装作在那里走来走去，然后把琵琶孔上的那束花移走了。那条蛇已经两三天没有进食了，它从洞里爬出来，发出嘶嘶的声音，脖子胀得很大，趴在床头。玛甘迪雅看到它后就大喊：“嘿！嘿！陛下，蛇！”然后还辱骂国王：“这愚蠢的国王，倒霉的家伙，不听我的话！这些个不吉利的卑鄙小人，在国王面前什么没得到呢？为什么你们要这样害死[国王]才能好过呢？[国王]活着你们就日子不好过！[我说了]‘我今天做了个噩梦，不应该来沙玛瓦蒂的宫殿’不让您过来，您不听我的话啊，陛下。”

当国王看到蛇后，被死亡的恐惧所笼罩，怒火中烧：“这些女人连这样的事都做得出来，真是太卑鄙了！我之前还不相信说她们卑鄙的那些话，先是在自己的房间凿了洞坐着，然后又把我送去的公鸡给退了回来，现在放蛇到我的床上。”

沙玛瓦蒂这样告诫她的五百个侍女：“姐妹们，我们没有其他的庇护，对国王、王后以及自己生起同等的慈心吧，不要起任何瞋恨。”国王拿上一把千钧之弓，拉满并搭上一只毒箭，让沙玛瓦蒂站在最前面，让她们所有人排成一条线，然后朝沙玛瓦蒂的胸口射过去。由于她们慈心的力量，箭掉过头射了回来，就好像要射穿国王的心脏一般。国王心想：“我射出的这只箭连石头都能穿透，空中并没有什么阻挡物，箭却这样倒转朝我的心脏射过来了，连这个无情无生命的箭都知道她的德行，我是一个人，却不知道。”他扔了弓，然后合掌跪坐在

沙玛瓦蒂足前，说了以下偈颂：

“沙玛瓦蒂！
我迷痴昏昧，诸方不能辨，
请你庇护我，为我皈依处。”

沙玛瓦蒂听了这话后没有说“萨度，陛下，皈依我吧”，[而是]说：“大王，我所皈依之处，您也去作皈依吧。”然后正自觉者的女弟子沙玛瓦蒂说：

“你莫皈依我，我所皈依处，是为彼佛陀，大王啊，彼佛无上士，去皈彼佛陀，你乃我皈依。”

国王听了这话后，说：“现在我更恐怖了。”诵了以下偈颂：

“沙玛瓦蒂！
我今迷惑增，已彻失诸方；
请你庇护我，为我皈依处。”

然后她如前一般又拒绝了他。他说：“那我就既皈依你，也皈依佛陀，还给你奖赏。”[沙玛瓦蒂]说：“奖赏我收下了，大王。”[国王伍迭那]他去到佛陀那里皈依，并邀请后，向以佛陀为首的比库僧团做了七天的大供养，然后对沙玛瓦蒂说：“起来接受奖赏吧。”

[她就说：]“大王，黄金之类的我不需要，请给我这样的赏赐：请许可，让佛陀和五百比库能够时常来这里，令我们能听到佛法。”国王礼敬佛陀后，说：“尊者，请您和五百比库时常来这里，沙玛瓦蒂她们说‘我们要听闻佛法’。”[佛陀回答：]“大王，诸佛常往一处实不相宜，许多人都希望导师前去。”

“既然如此，尊者，那就派一位比库[前来]吧。”

导师就派了阿难长老去。阿难尊者从此就定期和五百比库一起去皇宫。[沙玛瓦蒂]皇后和[侍女]她们就定期供养长老和他的随从饮食，聆听开示。一天，她们听了长老的开示后很喜悦，以五百件上衣敬奉法。每一件上衣都价值五百[金]。

国王看到她们只有一件衣服就问：

“你们的上衣哪去了？”

“供养给我们的圣尊了。”

“他全拿走了？”

“是的，拿走了。”

国王到长老那里礼敬后问起了她们供养上衣的事，听到长老接受了她们的供养，就问：

“尊者，那岂不是太多衣了吗？这么多你们怎么处理呢？”

“我们拿够自己需要的量以后，剩下的就给那些袈裟旧了的比库，大王。”

“那他们自己的旧袈裟怎么处理呢？”

“给那些袈裟更破旧的人。”

“那些人自己的破旧袈裟又怎么处理呢？”

“用来做床单。”

“那旧床单怎么处理呢？”

“用来做地毯。”

“那旧的地毯怎么处理呢？”

“用来做擦脚布，大王。”

“那旧的擦脚布怎么处理呢？”

“弄成碎片揉到泥里，然后用来涂墙。”

“尊者，这样做的话给圣尊们的供养没有白费。”

“是的，大王。”

国王非常欢喜，又叫人拿了五百件衣服放到了长老足下。据说[这样]价值五百[金]一件的五百件衣服的供养置于足下，长老获得过五百次；价值一千[金]一件的一千[件衣服]的供养置于足下，获得过一千次；价值十万[金]一件的十万[件衣服]的供养置于足下，获得过十万次。这样两三件、四五件、十来件的供养则不可计数。据说佛陀般涅槃后长老就在整个瞻部洲游历，[期间]把自己拥有的衣、钵供养给所有寺院的比库。

沙玛瓦蒂之死与玛甘迪雅的毁灭

那个时候玛甘迪雅就想：“无论我做什么，结果都事与愿违，现在我该怎么办呢？有这样一个办法了。”在国王去花园游玩的时候，[玛甘迪雅]给她叔叔送去消息：“你去沙玛瓦蒂的宫殿，打开衣物间和油库，将衣服放到油罐里蘸上油，然后绑在[沙玛瓦蒂]宫殿的柱子上，再把她们所有人集中到一个地方，关上门从外面反锁，然后用火把点着房子后你就离开。”[她叔叔]就登上[沙玛瓦蒂的]宫殿打开仓库，开始把衣服上都蘸上油绑在柱子上。

然后沙玛瓦蒂为首的宫女们就走向前问他：“这是做什么，叔叔？”[他回答：]“夫人，国王为了令这些柱子更牢固，让在上面绑上油布，王室的安排好还是不好真是很难理解，你们别待在我这附近，夫人。”说完，他让她们进到一个房间，然后关上门，从外面反锁了，然后从头开始依次点火。

[这时候]沙玛瓦蒂这样告诫她们："当我们于无始轮回中流浪时，如此被火烧毁身体的次数即使以佛智也难以[了知]，请不要放逸。"她们在燃烧的房屋中作意受业处，有的证得二果，有的证得三果。

当时很多比库托钵用餐回来过后，前往佛陀那里，走近后礼敬佛陀，然后坐在一旁。坐在一旁的这些比库就跟佛陀说：

"尊者，今天伍迭那国王的后宫着火了，以沙玛瓦蒂为首的五百女子都死了。尊者，那些近事女她们[投生]去了哪里？她们的未来世怎么样？"

"诸比库，这些近事女有的是入流果，有的是一来果，有的是不来果了，诸比库，她们所有这些近事女死去时没有谁没有证果。"然后佛陀了知了此事后，就在这时发出此感叹[74]：

"愚痴所缚之世间，看似犹如尚可意；
依著所缚之愚人，无明暗覆视为常；
具见之士则观彼，任何一物亦无有。"

（《自说》70）

如此说后，[佛陀又]说法道："诸比库，有情在轮回中流浪时，并非总是不放逸而造作福业，[他们也会]放逸而造作恶业。因此他们在轮回中流浪时，[都会]经受苦与乐。"

国王伍迭那听到"沙玛瓦蒂的房子着火了"的消息后，迅速赶去，但没能在烧毁前赶到。赶到后，在命人为房舍灭火时，生起强力忧恼的[国王]为一众大臣围绕而坐下，忆念着沙

[74] 自说偈：无问自说，佛陀的九分教法之一。

玛瓦蒂的德行，思维：“此事究竟是谁做的呢？”然后知道了“一定是玛甘迪雅做的”。他心想：“用恐吓的方式问的话她是不会说的，我要用柔和的方式来问。”他就跟大臣们说：“哎呀，在此之前我时不时生起疑虑不安，沙玛瓦蒂总是在寻求机会[谋害]我，如今我的心终于平静了，可以高枕无忧了。”大臣们就问道：

“陛下，这是谁干的呢？”

“一定是某个爱我的人做的。”

玛甘迪雅站在旁边听到了这些，就说：

“不是其他谁干的，是我干的，大王，我命令叔叔做的。”

“除了你以外再没有谁这样爱我的了，我很高兴，我要赏赐你，去把你的亲戚都叫过来吧。”

她就给亲戚们送去信息：“国王对我很欢喜，他要给予赏赐，你们赶紧都过来。”

国王令人隆重款待了所有来者。看到这个后，甚至那些不是她家亲戚的人也通过行贿而来了，[说：]“我们是玛甘迪雅的亲戚。”国王就令人将他们全部抓起来，并在王宫庭院里挖了一个齐腰深的坑，令他们全坐到里面，再埋上土，上面铺上稻草，然后命人放火点着。当[他们的]皮肤在燃烧时，就命人用铁犁犁过，[将其]犁成了碎片。至于玛甘迪雅的身体，就命人用一把利刃把她身上厚实的地方的肉割下来，放到一个燃烧的油锅里炸，炸得像糕饼一样后令她吃下。

比库们在法堂里讨论：“这确实是不应该啊，贤友们，像这般有净信心的近事女如此死去。”导师来到了法堂，问道：

“诸比库，你们正坐在一起谈论何事？”他们回答，正是

此[语]。

[佛陀]说："诸比库，如果从今生来看以沙玛瓦蒂为首的这些女人不应得到这种[死亡]，但是得到这个[结果]和[她们]过去所造的业相应。"

[他们就问：]"尊者，她们过去造了什么[业]？请您讲一讲。"

[佛陀]在他们的邀请下就讲出了过去[的因缘]。

沙玛瓦蒂往昔火烧独觉佛

曾经在巴拉纳西（bārāṇasi）梵授（brahmadatta）王统治时，有八位独觉佛常在王宫里用餐，五百位侍女为他们服务。[后来]其中的七位独觉佛去了喜马拉雅山，[剩下的]一位就在河边一个丰茂的草丛里打坐入定。后来有一天，国王在独觉佛走了以后，带着这些侍女去河里玩。这些侍女在水里玩了一整天，上岸后由于感到寒冷，要生火暖身子，[就想：]"我们要找个生火的地方。"她们四处走动时看到了那个草丛，认为"[这是]一个草堆"，就围成一圈后站着将其点着了。当草烧完、[草灰]落下后，她们看到了露出的独觉佛，[心想：]"完了，我们把国王的独觉佛烧了，国王知道的话会杀了我们的，我们干脆把他烧干净[算了]。"所有的女人就到处找来木柴堆在[独觉佛]他的[身]上，很大的一堆木柴。然后她们把它点着了，[心想：]"这下会烧掉了。"她们就离开了。

她们一开始是无心的，不构成业，而后面这次是有意的，就构成业了。

然而独觉佛在入定，即便是运来一千车的木柴烧他，也不能令他感到热。因此他第七天起来轻松地走了。她们由于那所造之业，数十万年于地狱中受煎熬后，以该业的余报，数百生中就以这种方式在房屋起火时被烧。这就是她们往昔所造的业。

库竹达拉往昔业缘

说完这个，比库们又问佛陀："尊者，那库竹达拉又是什么业导致天生驼背呢？因什么业而有大智慧，因什么业证得入流果，因什么业投生为别人的仆人？"

［佛陀这样回答道：］"诸比库，还是那位国王统治巴拉纳西时，有位独觉佛稍微有点驼背。然后有位侍女披上一块毛毯，拿着一个黄金的容器［说］'我们的独觉佛就是这样这样到处走的'，驼着背模仿那位独觉佛行走的样子给别人看。该业导致她天生驼背。

"但是在独觉佛们去王宫的第一天，她请他们坐下，拿过钵盛满乳粥供养他们。盛满乳粥的钵有点烫，独觉佛就拿着钵不停转动。她看到他们这样做就把自己的八个象牙镯子给了他们，说：'你们［把钵］放在这个上面拿着吧。'他们这样做了过后就看了看她，然后站着，［她］知道了他们的意图后，说：'尊者们，这些对我们来说不需要了，就给你们了，你们拿着去吧。'他们就拿着［象牙镯子］去了难达木喇咖山（Nandamūlaka）山谷。那些镯子至今都还没有毁坏。现在她因该业拥有通达三藏的大智慧。侍奉独觉佛［的业则给她］带来了入流果的果报。这就是她在［两］佛之间的宿业。

“然而在咖萨巴佛时期，她是巴拉纳西一位财主的女儿。[一天，]在暮色降临时她拿着镜子坐着梳妆打扮。那时，[与她]关系密切的一位漏尽比库尼前去见她。比库尼们，即便是漏尽者也喜欢在黄昏时分造访护持者之家。然而就在这个时候，财主女儿身边没有仆人，她就[对这位比库尼]说：‘礼敬尊尼，请您把那个梳妆盒递给我吧。’长老尼心想：‘如果我不把这个递给他，她会对我生起瞋恨而堕入地狱。然而如果我给她的话，将来她会投生成女仆。然而相比地狱之苦，做仆人更好些。’[长老尼]出于怜悯就将其递给了她。这个业导致了她投生成为其他人的女仆。”

后来又一天，比库们在法堂里兴起了这样的讨论：“沙玛瓦蒂为首的五百女子在屋里被火烧[死]，玛甘迪雅的亲戚们被铺上稻草后用火点着，而后被铁犁铲碎，玛甘迪雅则被油炸了，这到底谁算是生，谁算是死了呢？”

佛陀来了，问道：“诸比库，你们正坐在一起谈论何事？”

他们回答，[说的]是这个。[佛陀]说：“诸比库，对于放逸者，就算他活一百年，也名之为死。对于不放逸者，他们虽死犹生。因此，玛甘迪雅他们虽生犹死，沙玛瓦蒂为首的五百女子虽死犹生。诸比库，所谓不放逸者不死。”然后[佛陀]诵出了以下偈颂：

21-23.

Appamādo amatapadaṃ, pamādo maccuno padaṃ;

Appamattā na mīyanti, ye pamattā yathā matā.

Evaṃ visesato ñatvā, appamādamhi paṇḍitā;
Appamāde pamodanti, ariyānaṃ gocare ratā.
Te jhāyino sātatikā, niccaṃ daḷhaparakkamā;
Phusanti dhīrā nibbānaṃ, yogakkhemaṃ anuttara.

不逸不死道，放逸趣死径；
不逸者不死，放逸者犹死。
如此彻知后，智者不放逸；
彼乐不放逸，喜悦圣行境。
彼禅者持恒，恒常力精进；
智者达涅槃，无上离轭稳。

在[此偈颂]中，“不放逸”（Appamādo）这句阐明了许多义理，涵盖了许多义理。确实，传来的整个三藏佛语都含括在不放逸偈中。因此彼[佛陀]说：

“诸比库，犹如丛林生类之足迹，都摄于大象的足迹，象迹称为最上，以其大故。如此般，诸比库，凡诸善法，一切源于不放逸，一切摄于不放逸，不放逸称为彼诸法之上首。”

（《相应部》5.140）

[不放逸]它的含义也就是不离正念，恒常保持心有正念。

“不死道”（Amatapada），涅槃称为不死。彼不生故不老不死，因此称为不死。[不死道的]意思是依此道而行得达不死。不死之道[即]“不死道”，是说到达不死的方法。

“放逸”（pamāda）为疏忽的状态，以失念而舍离[正]念是名为彼。

“死的”（Maccuno），[趣向]死亡的。

“路径”（Pada），方法、道路。放逸则不能超越生，因生而有老与死，[故而]放逸名为趣死径，导致死亡。

“不放逸者不死”（Appamattā na mīyantī），意为具有正念的不放逸者不死。不要认为是‘不会老不会死’，没有任何众生不会老，不会死，然而放逸者的轮回无尽，不放逸者的轮回有限。因此放逸者不能解脱于生[老死]等，虽生犹死。而不放逸者持之以恒地增进不放逸，迅速证得道果，不再有第二第三生，所以他们不论生死都如不死一般。

“彼放逸者如死了”（Ye pamattā yathā matā），那些放逸的众生，他们放逸地死去，就像是命根被切断死去的木头一般，没有意识，他们就像这样。他们就像死了一般，对于在家人，“我们要布施，我们要持戒，我们要修伍波思特业”，这样的心一个也生不起来；对于出家人，“我们要履行对老师、戒师的责任等，我们要受持头陀支，我们要增进禅修”，[这样的心]生不起来，那他们和死了有何区别呢？因此称为“彼放逸者犹如死了”（ye pamattā yathā matā）。

“如此彻知后”（Evaṃ visesato ñatvā）即全面了知了‘放逸者不能脱离轮回，不放逸者可以’。谁又能了知这差异呢？

“不放逸的智者”（Appamādamhi paṇḍitā）指那些智者、贤明者、有慧者，自己住立于不放逸后，更加增长不放逸，他们如此了知其中的差异。

“乐于不放逸”（Appamāde pamodantī），他们如此了

知后，故而对自己的不放逸感到高兴，面容喜悦，欢喜。

“喜悦圣行境”（Ariyānaṃ gocare ratā），意思是，他们如此喜悦于不放逸，而增长不放逸后，喜悦、恒喜、极喜悦于诸圣者——佛陀、独觉佛、佛声闻弟子的行境，也即是四念处等的三十七菩提分法以及九种出世间法。

“彼禅修者”（Te jhāyino），彼不放逸的智者，即透过“专注所缘的八定，以及专注特相的观禅、道、果”这两种禅那而禅修者。

“持恒”（Sātatikā），从出家开始直到[证得]阿拉汉道为止，持续不断激发起身心的努力。

“恒常力精进”（Niccaṃ daḷhaparakkamā）是指凡是以人类的力量、以人类的精进力、以人类的努力可以达到的，他不会还没达到就停止精进，以这样的精进力，中途无有放弃，具备持恒推进、强大的精进力。

“触达”（Phusantī）有两种触证：智触证和果报触证。于[这两种触证]中，四种道名为智触证，四种果名为果报触证。在这里是指的果报触证。依圣果而体证涅槃的贤智者们依此获得果报触证，亲证涅槃。

“解脱诸轭达无上”（yogakkhemaṃ anuttara），于彼令大众都沉沦的四种轭（欲轭、有轭、见轭、无明轭），从此等[诸轭中]安稳无畏。它是一切世间出世间法中的最上[之法]，因此是无上[之法]。

开示结束时，很多人证得了入流果等。开示给大众带来了利益。

第一、沙玛瓦蒂的故事[终]。

2. 昆拔寇萨咖财主的故事

Kumbhaghosakaseṭṭhivatthu

珠吉法师译

“奋勉……”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竹林精舍时，就昆拔寇萨咖（Kumbhaghosaka）而说的。

据说，王舍城财主的家中爆发了瘟疫。当瘟疫爆发时，从苍蝇至牛的动物最先死去，然后是奴隶和劳工；继他们之后是家主。由此，疾病最后困住了财主及其妻子。染病的夫妻凝望着站在跟前的儿子，泪眼汪汪地对他说：“儿子，据说这种疾病爆发时，唯有破墙而逃者方能保全性命。你别管我们了，逃得性命后再回来。我们在某处埋藏了四亿财产。你取出它们后，用以维持生计吧。”儿子听闻父母的话语后，哭着礼敬了[他们]。随后，畏惧死亡[的他]破墙而逃，并来到一处山野密林，在那里居住了十二年，然后回到了父母[原来]的住处。

当年，他少小离[乡]，须发茂盛时才返回，故而无人认出他。他去到父母设立了标识的财宝埋藏处，发现宝藏没有被动过。但他心里想：“这里没有人认得我，如果我把这宝藏挖出来用，[他们会想]‘某个穷人挖出了宝藏’，抓住我后，会迫害我。我何不做工谋生呢。”于是他身披一件旧衣，“有谁需要工人吗？”打听着来到了劳工街道。

当工人们看到他时，他们说：

“如果你为我们做一项工作，我们将给与你饭食为报

酬。”

“是什么样的工作？”

“叫[人]起床的工作。你要是勤勉的话，一大早起来，到处去通知：‘男人们，起来，把车准备好，给牛套上轭；现在是大象和马去牧场的时候了。女士们，你们也起床煮粥和饭啦。’”

他说“好的”，接受了。于是他们给了他一所房子住，他每天都做这个工作。

然后有一天，宾比萨勒王听到了[他的]声音。[宾比萨勒王]能辨识一切音声，因此他说：“这是一个大富之人的声音。”一个站在附近的妃子心里想：“国王不会贸然下结论，我应当去了解这[件事]。”于是，她派遣一人：“亲爱的，去看看那是谁。”信使迅速走过去看了看那人，回来报告：“那是一个工人们的雇工，一个穷人。”

国王听了他的话后，什么也没说。在第二天和第三天，听到[昆拔寇萨咖]的声音时，[国王]依旧那么说。

那妃子也如同之前一样进行思维，然后一再派人[去调查]，[都]回复“那是个穷人”，她心想，“国王虽然听闻了‘这是个穷人’的说法，也还是不相信，而一再说‘这是大财富者的声音’，其中必有缘由，我应当如实去探明他。她就对国王说：“大王，我若获得一千[钱]，我将和女儿去把那财富带来皇宫。”

国王给了她一千[钱]。她拿了钱，让女儿穿上脏衣服，和她一起离开了王宫。她们假装成旅客去到工人的街道，进入了一所房子，[对女主人]说：

“女士，我们是旅客，想在这里住一两天再走。”

“女士，这房子里住着许多人，[你们]不能住这里。那个昆拔寇萨咖的房子是空的，去那里吧。”

她们去到那里，说：“屋主，我们是旅客，想在这里待一两天。”被他一再拒绝后[她们]还是不肯走，[说]：“屋主，我们今天就在这里住一天，一大早我们就走。”

她们就在那里住了下来。第二天，在昆拔寇萨咖去森林的时候，[她对他]说：“屋主，把你的食材给[我]，我会用它为你烹制食物。”

他回答：“够了，阿妈，我会自己做饭吃。”经再三催促，他给了[她]食材。她放置好收到的那些[食材]后，从集市[买]来餐具和上好的大米，用王宫中的烹饪方式煮好上好的米饭，以及两三样美味的咖喱和菜肴。在他从森林中返回后，[将其]呈给了他。

当他用完餐，知道[他的]心变得柔软了，便说：“屋主，我们累了，就让我们在这里[住]一两天吧。”“好的。”他同意了。晚上和第二天，她同样做了甜美的食物给他。当她知道[他的]心柔软了，就说：“屋主，我们会在这里住几天。”

在那住的时候，她用一把锋利的刀子，在他绳床下面的床架上到处割。当他回来一坐上去，床就塌了下来。他问：

“这张床怎么被这样割过？”

“屋主，我没法阻止男孩子们，他们在这里扎堆。”

“阿妈，正是因为你们，我才受到了这种苦。之前，每当我想去任何地方，我关门就走。”

“亲爱的，我该怎么办？我无法阻止他们。”连续两三

天，她就这样割[他床下的绳子]，当他生气、愤怒并且指责她时，她还是这么说。

然后，她割断了[几乎]所有的绳子，只剩一两根。那天，他往床上一坐，整个绳[床]就掉到了地上，他的头和膝盖撞到了一起。他站起来说："我该怎么办？我现在该去哪里？我被你们弄得像连睡觉的床都没有了的人一般。"

"孩子，我能做什么？我不能阻止附近的男孩们[进来]。好了，别担心。这个时候你能去哪儿呢？"她对她女儿说："闺女，给你哥哥腾出睡觉的地方吧。"

于是她的女儿躺到床的一边并对昆拔寇萨咖说："屋主，来这里吧。"母亲也对他说："去吧，孩子，和妹妹睡一起吧。"因此，昆拔寇萨咖就和那个女孩睡在了同一张床上，就在那天晚上，他同她发生了关系。女孩哭了起来。然后她母亲问她：

"闺女，你为什么哭泣？"

"妈妈，发生了如此这般的事。"

"好了，亲爱的女儿，又能怎么办呢？你得有个丈夫，他也要有个妻子。"她就让他作了女婿。

过了几天，她给国王送去了消息，说："请发布这样的命令：'令住在工人街道的人休假。谁家如果不举办庆典就会受到如是这般的惩罚。'"国王这样做了。昆拔寇萨咖的岳母对他说：

"孩子，国王命令劳工街道举行庆典。我们该怎么办？"

"妈妈，我挣的工资都不够维生。我该怎么办？"

"孩子，可以向那些屋主们借钱。国王的命令不得违

抗，但债务可以有办法摆脱，去吧，从哪里拿一两块钱来吧。”

他愤愤不平地去到四亿财宝所在之处，取来一咖哈巴那钱。王妃把这个钱送去给了国王，然后用自己的一块钱举办了庆典。过了几天，她又[给国王]送去了同样的信息。国王又下令说：“令他们举办节日庆典。对不执行者有这样的惩罚。”她再次那样对他说，他在其迫使下前去取了三块钱。她把这三块钱也送给了国王。又过了几天，她又给国王发了一个消息，说：“现在请派一些人来，[让他们]召唤这个人。”

国王派人来了。这些人到了后询问：“谁是昆拔寇萨咖？”当他们正寻找时看到了他，他们就[对他]说：“来吧，朋友，国王召唤你。”心怀恐惧的他说着“国王不认识我”等话，不愿意去。但是他们用暴力绑住了他的手等，把他拖走了。

当那个女人（他的岳母）看到那些人后，就威胁他们，说：“嘿，蛮夫们，你们不应该把我的女婿绑住手抓走。”[又对他说：]“去吧，孩子，不要害怕。见到国王后，我会让人砍掉那些捆绑住你手脚者的手。”如此说后，她带着她的女儿，先去了王宫，换了衣服，用她所有的饰品装饰自己后，站在了一旁。

[昆拔寇萨咖]也被他们拖着带进来了。昆拔寇萨咖向国王致敬后站着，国王就问他：

“你是昆拔寇萨咖？”

“是的，陛下。”

“你为什么偷偷地使用巨额财富？”

“陛下，我哪里有巨额财富？我靠做工为生。”

“不要这样做。你干嘛欺骗我们？”

“我没有欺骗，陛下。我没有财产。”

于是国王给他看了看那些钱，问他：“这些钱是谁的？”昆拔寇萨咖认出了这些钱币。他想：“唉，我真傻呀！这些钱是怎么落入国王手中的？”环顾四周，他看到了站在房间门口的那两个盛装打扮的女士。他想：“此事确实非同小可。这些女人恐怕是被国王收买的。”

国王对他说：

“说吧，朋友。你为什么这样做？”

“我没有依靠，陛下。”

“我这样的人难道不能作为依靠吗？”

“陛下，若陛下能庇护我就太好了！”

“那我便是你的依靠，朋友，你的财富有多少？”

“四亿，陛下。”

“应该怎么样取得？”

“用车，陛下。”他回答。

于是国王把几百辆车套上轭，派去把昆拔寇萨咖的财富带回来堆积在皇宫里。然后他召集了王舍城的居民，问：

“这城里是否还有人拥有这么多的财富？”

“没有，陛下。”

“应该给他什么？”

“荣誉，陛下。”于是国王授予他崇高的荣誉，任命他为财务官，并把他的女儿嫁给了他。

然后国王把他带到佛陀面前，向佛陀致敬，对佛陀说：“尊者，请看这个人。再没有像[他]这样沉稳的人了。虽然

他拥有四亿财富，却没有表现得兴奋或表现出我慢，而是像穷人一样穿着破衣烂衫，在工人的街道赚钱谋生。被我以这样的方式得知了[他的情况]。知道后我就打发人去找他，叫他承认自己的财富，命人把他的财富抬到王宫里来，任命他为财主并把我的女儿嫁给了他。尊者，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沉稳的人。”

听了这话，佛陀说：“大王，如此谋生者的生活名为依法谋生。然而，像偷窃这样的行为在今生就令其苦恼，而且由此来世也不会有快乐。人在穷困的时候通过耕作或者做工而生活，就名为依法谋生。像这样具足精进，具备正念，净化身业、口业，以智慧谨慎行事，摄护身[口意]等，如法过活，住于不失念者，其权势增长。”如此说后，[佛陀]诵出了以下偈颂：

24.

Uṭṭhānavato satīmato,
Sucikammassa nisammakārino;
Saññatassa dhammajīvino,
Appamattassa yasobhivaḍḍhatī

奋勉具正念，净业而慎行，
克己如法活，无逸名望增。

“奋勉者的”（Uṭṭhānavato），奋力精进者的[名望增]。

“具正念者的”（Satīmato），具备正念者的[名望增]。

“净业者的”（Sucikammassa），持有清净无过的身业等者的[名望增]。

“行为慎重者的”（Nisammakārino），即“如果像这样发生，我将这样做”；或者“作了这种行为后，那种[果报]将会产生”，像这样观察了因缘后，如同治病一般，考察、推测所有事情后再行动者的[名望增]。

“克制者的”（Saññatassa），即在身[口意]等上克制的无缺点者的[名望增]。

“如法生活者的”（Dhammajīvino），即作为在家人，舍弃缺斤短两等[欺诈行为]，而作耕种和畜牧等[工作]者的[名望增]；作为出家人，舍弃医术、走使，而如法平等地托钵活命者的[名望增]。

“不放逸者的”（Appamattassa），即不失正念者的[名望增]。

“名望增”（Yasobhivaḍḍhatī），是指名为权位、财富及赞誉的名望增长。

偈颂结束时，昆拔寇萨咖证得了入流果。其他还有很多人证得了入流果等。如此，开示给大众带来了利益。

第二、昆拔寇萨咖财主的故事[终]。

3. 朱腊般特格长老的故事

Cūḷapanthakattheravatthu

文喜比库译

“奋勉不放逸……”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竹林精舍时，就朱腊般特格（cūḷapanthaka）长老而说的。

据说，王舍城中[有位]富豪家的女儿，在她成年时被父母

精心保护于七层殿楼的顶层。由于沉醉于青春的骄慢，[这位]渴求男人[的女孩]与自己的奴仆发生了关系，畏惧“其他人也会知道我的这种行为”而如此说：“我们不能住在这里了。假如我父母知道此罪的话，他们会把我撕碎。我们去外地生活吧。”他们带上贵重物品从城门出来了，[心想：]“不管哪里，我们去一个没人认识的地方居住。”他俩就出发了。

他们在一个地方同居，[然后]她怀孕了。富家女进入了临产期，就与丈夫商量：“我的胎儿即将出生，在举目无亲之处分娩对我们俩而言都是困苦的，我们还是回家吧。”他出于害怕“如果我这样去的话，就没命了”，于是，拖延时日，“我们今天去吧，我们明天去吧。”她心想：“这个蠢货因为自己犯下的大错不敢去，父母是恒常利益[子女]的，不管他去还是不去，我都要走了。”

在丈夫外出的时候，她收拾好家里的生活用品后，告诉邻居自己要回娘家去了，然后就上路了。丈夫回到家中没看到她就问邻居，听到说“她回娘家了”后，他迅速追上去，在半路赶上了她。该[富家女]就在该处分娩了。他问道：

“是什么，夫人？”

“夫君，我生了一个儿子。”

“现在我们怎么办？”

“我们回娘家的目的已经在半路完成了，我们还去做什么呢？我们往回走吧。”

两人就统一意见打道回府了。由于这个孩子是在路上生下来的，因此他们给他取名叫般特格（Panthaka，路生）。不久以后她肚子里又怀上了一个。一切[经过的]展开都跟前面

一样。由于这个男孩也是在路上生的，于是第一个孩子就取名作马哈般特格（Mahāpanthaka，大路生），另一个就取名为朱腊般特格（Cūḷapanthaka，小路生）。他们将两个儿子都带回到了自己的家中。

他们在那里住的时候，马哈般特格听到其他的男孩说“叔叔，伯父，爷爷，奶奶”后，就问妈妈：

“妈妈，其他男孩都说‘爷爷，奶奶’和‘伯父，叔叔’，我们没有任何亲戚吗？”

“是的，孩子，我们在这里没有亲戚。但是在王舍城有位富豪是你的外公，在那里我们有很多亲戚。”

“那为什么我们不去那里呢，妈妈？”

她没有告诉儿子自己不回去的原因，在儿子一再说起后，她就跟丈夫说：“这些孩子令我很疲劳，难道爸妈见了我们，会吃我们的肉吗？来吧，我们让孩子们去外公家看看吧。”

“我不敢去见[他们]，但我可以送他们去。”

“好的，不管什么办法，应该让孩子们去外公家看看。”

他们俩就带上孩子依次来到了王舍城，进到城门口一间大厅里[住下了]，孩子的母亲就带上两个孩子告诉父母自己来了。他们听到这个消息后，[就说：]“对于在轮回中漂泊者而言，无人不曾做过[自己的]儿子、女儿，他们对我们犯下大错，不能待在我们的视线内，让他们俩人带着这么多财物去繁华处谋生吧！不过孩子就送到这里来。”说完，取出财物并派去了信使。他们接受了送来的财产，把男孩们交到前来的信使手里，然后把他们送走了。男孩们就在外公家里成长了。

其中朱腊般特格尚年幼，马哈般特格和外公一起去听十

力者（佛陀）的讲法。他常去佛陀那里就生起了出家的心。他就跟外公讲：“如果您允许的话，我要出家。”

“你什么话，孙儿！对我而言，世间一切人出家都没有你出家更好。如果可以的话，你就出家去吧。”他把他带到导师面前，[佛陀]说：“屋主啊，你得到一个男孩了？”

“是的，尊者，这是我的孙子，他想在您座下出家。”佛陀就命另一位乞食的比库：“你给这个孩子出家吧。”[这位]长老就在教了他皮五法[75]的禅修业处，然后给他剃度出家了。他学习了很多佛语后，在满年岁（20 岁）的时候达上了，如理作意地修习业处后，证得了阿拉汉。他安住于禅那和[阿拉汉]果，快乐地度日时，心想：“究竟能否将这快乐带给朱腊般特格呢？”就从[住的地方]那里去到富豪外公那儿，说：

“大财主，如果您允许的话，我要让朱腊般特格出家。”

“剃度他吧，尊者。”

据说财主对[佛陀]教法充满信心，并且在被问及“这是您哪个女儿的儿子？”时，他羞于回答“跑掉的那个女儿的”，因此他很高兴地允许他们出家。长老给朱腊般特格剃度后，令他在戒行上得以住立。

他一出家后就变愚钝了。四个月也没能够背下这四句偈：

“犹如香红莲，晨开而芬芳；
看彼光辉者[76]，如日耀虚空。”

[75] 禅修业处三十二身分的头五种：发、毛、爪、齿、皮，称为“皮五法”。

[76] 光辉者指佛陀。

（《相应部》1.123；《增支部》5.195）

据说，他曾在咖萨巴佛时期出家，是个聪慧的人，当另一位愚钝的比库学习经教时，他嘲弄了对方。这位比库因为他的嘲笑，感到羞愧，就不再学习经教，不再诵习了。由于这个业，他一出家就变得愚钝了，每背一句就忘了前一句。他为了记住这首偈颂，努力了超过四个月。当时，马哈般特格就对他说："朱腊般特格，你在此教法中不可能获得成就，四个月都未学得一首偈颂，又怎么能够到达出家义务的顶峰呢？离开这里吧。"将他赶出了寺院。朱腊般特格出于对佛陀教法的喜爱，并不想[还俗]成为在家人。

那个时候,马哈般特格是[僧团的]分派饮食人。名医吉瓦咖（Jīvaka）带上很多花鬘、香、涂香，去到自己的芒果园，供养佛陀，听完法后，从座位起来礼敬十力者（佛陀），随后去到马哈般特格那里，问道：

"尊者，导师身边有多少比库？"

"有五百比库。"

"尊者，明天请带着以佛陀为首的五百比库在我家应供吧。"

"近事男，名叫朱腊般特格的比库是愚钝的，在法上没有增进，除了他，我接受对其他所有比库的邀请。"长老回答道。

朱腊般特格听到这话后，心想："长老接受了对这么多比库的邀请，唯独把我排除在外，毫无疑问他对我的兄弟之情已经没有了，如今这教法对我来说，还有什么用呢？我要还俗，做布施功德而生活。"

第二天清早，他就为了还俗而出发了。导师在清晨观察世

间时，看到了此事，就第一时间过去，然后站在朱腊般特格正途经的门口。朱腊般特格走着走着看到了佛陀，上前礼敬，然后站着。佛陀就对他说：

“朱腊般特格，这个时候你要去哪里呢？”

“尊者，我兄弟驱逐了我，所以我要去还俗。”

“朱腊般特格，既然是在我面前出家的，你哥哥驱逐你的时候，为什么不来见我，来吧，还俗做什么，留在我这里吧。”

[佛陀]用带有轮相的手掌摩触他的头后，将其带到香室前让他坐下，[说：]“朱腊般特格，面朝东方，在这里[心念]‘去尘除垢，去尘除垢’擦拭这块布吧。”用神通变化出一块洁净的布片给了他。通知的[应供]时间[到了]，[佛陀]就在比库僧团的围绕下，去到了吉瓦咖家中，在准备好的座位上坐下了。

朱腊般特格就看着太阳，[心念]‘去尘除垢，去尘除垢’，坐着擦拭那块布片。在他擦拭的时候那块布片变肮脏了。他就思维：“这布片[本来]极其洁净，然而由于此自身的缘故，它失去了原来的本性，产生了如此的污垢，诸行确实是无常啊。”通过了知坏灭相，他培育起了观。导师知道‘朱腊般特格心中生起了观’，“朱腊般特格，你不要想‘只是这块布被污垢所染污’，你的内心也有贪等的污垢，把它们除去吧。”说完后发出一道光，如同在前方坐着一般而现出形象，诵出了以下偈颂：

“灰尘非尘垢，贪欲名尘垢；
离贪诸比库，教中离垢住。

灰尘非尘垢，瞋恚名尘垢；
离瞋诸比库，教中离垢住。
灰尘非尘垢，愚痴名尘垢；
离痴诸比库，教中离垢住。”

（《大义释》209）

偈颂结束时，朱腊般特格证得了连同四无碍解的阿拉汉。依靠四无碍解他也通达了三藏。

据说他过去曾是一位国王，在城里巡游的时候，汗水从他额头上流淌下来，他用一块洁净的布片擦拭额头，布片就变脏了，“由于这身体的缘故，如此洁净的布片失去了它的本性，变得肮脏了，确实是诸行无常啊”，他获得了无常想。此事成为了他离垢的因缘。

吉瓦咖王子育给十力（佛陀）拿来施水（准备做滴水仪式）。导师[问：]“吉瓦咖，你确定寺院里没有比库了？”并用手盖住了钵。马哈般特格回答道：“是的，尊者，寺院里没有比库了。”导师说：“有的，吉瓦咖。”吉瓦咖就吩咐一个下人：“那你去，看看寺院里还有没有比库。”就在这时，朱腊般特格[心想：]“我哥哥说‘寺院里没有比库’，我要让寺院看上去有诸比库。”于是令整个芒果园充满了比库，一些比库在做袈裟，一些比库在染[袈裟]，一些比库在诵经。这样变化出一千位各各不同的比库。那人看到寺院有许多比库就回去禀告吉瓦咖：“老爷，整个芒果园都充满了比库。”

长老就在那里如此[说]：

“朱腊般特格，化己为千般，
坐于芒果园，直至受召唤。”

然后佛陀就跟那人说："去到寺院后你就说'导师召唤朱腊般特格'。"在他去了这样说时，一千人都说："我是朱腊般特格，我是朱腊般特格。"这人再次回来说：

"尊者，所有人都叫朱腊般特格。"

"这样的话，[你]去了过后，抓住第一个说'我是朱腊般特格'的人的手臂，其他的就都会消失。"

他这样照做了，顿时一千比库都消失了。长老就和这个人一起来了。导师在吃完饭后跟吉瓦咖说："吉瓦咖，你拿着朱腊般特格的钵，他来为你做随喜功德的开示。"吉瓦咖这样照做了。长老就如小狮子做狮子吼一般贯穿三藏做了随喜功德的开示。

导师从座位起来，在比库僧团围绕下回到寺院，比库们行完礼后，佛陀站在香室前为比库僧团做了教诫，讲说了禅修业处，然后遣走比库僧团，进入熏有芳香的香室孤邸，以右肋作狮子卧。

随后，黄昏时分，比库们从各处聚集起来，如同以红毛毯云幕包围一般坐下，开始谈论佛陀的功德："贤友们，马哈般特格不了解朱腊般特格的性情，[看他]四个月都背不下来一首偈颂，[认为]'此人愚钝'将其赶出了寺院。然而正自觉者，由于他自己是无上的法王，一顿饭的功夫就让他获得了连同无碍解的阿拉汉，伴随无碍解通达了三藏，佛力确实伟大啊。"

此时跋葛瓦知道法堂里生起了这样的讨论，[心想]"现在我理应前去"，他从佛床上起来，穿上善着色的两件衣（上衣和下衣），用一根闪电般的腰带束好，披上像一个红毛毯一样的善至大衣，从香室孤邸出来，踏着高贵的龙象般的步伐，如

狮王一般优雅，以佛陀无限的荣光，到了法堂。登上庄严的圆形会堂中间布置庄严的佛座上，发出六色佛光，犹如能撼动大海深处从持双山初升的太阳一般，坐在了座位中央。

正自觉者到了，比库僧团就停止了谈话，变得安静了。导师以柔软慈悲之心环顾大众，[心想：]“此大众辉耀，没有任何人的手足失威仪，无人咳嗽、打喷嚏，此等一切都对佛陀怀有敬意。慑于佛陀的威力，我坐在这里即便一个寿元劫不说话，他们也不会首先发起谈话。应由我来发起谈话，那就让我来引发话题吧。”以优美的梵天之声向比库们问道：“诸比库，你们正坐在一起谈论何事，你们被中断的话题是什么？”他们答道，是这个。

“诸比库，朱腊般特格并非如今才愚钝，过去也曾愚钝。我也并非初次协助他，过去也曾协助他。然而过去我曾令他成为世间财富的主人，如今是出世间的。”说完后，比库们想听闻详细解释，在比库们的请求下[佛陀]说出了过去之事：

曾经在巴拉纳西有一位年轻人，为了学习技艺，他去到答咖西喇（Takkasila）城，成为了那里一位著名老师的共住弟子。在五百个青年[学徒]中，他为老师服务非常多，洗脚等的一切义务他都履行。然而由于愚钝，他任何的技艺都学不会。老师[想：]“此人帮助我很多，我要好好教导他。”历经一番努力过后，却什么也教不会他。

他住了很久以后，还是一首偈颂也学不会，于是失望地向老师请求：“我要回去了。”老师就想：“此人对我有帮助，我想让他成为智者，[但]我做不到，毫无疑问我应该给他回报，我将编纂一句真言教给他。”把他带到森林教给他这个真言：“你在敲打（ghaṭṭesi，这个词有“敲打”“袭击”“犯罪”

等意思），你在敲打，你为何敲打？我也知道，我知道。”编纂了这句真言后，为了使他记住，让他念了数百遍过后，问道：“你会了吧？”他回答：“是的，会了。”“愚钝的人经过努力后熟练的技艺是不会遗忘的。”[老师]这样想了过后，给了他路费：“去，依靠这个真言过活吧，但为了不忘记你要时时诵习。”说完把他送走了。当他回到巴拉纳西时，他妈妈[心想：]“我儿子学艺归来了。”[为他]举办了一个盛大的礼敬庆典。

那个时候巴拉纳西的国王[心想：]“我的身业等是否有任何的过失呢？”经过检视后，没有发现自己有任何不适宜的行为，“自己的过失自己是看不到的，其他人可以看到，我要去民间探求”，这样思维过后，在晚上乔装打扮出发了。“吃完晚饭过后，人们会坐着谈论种种事情，假如我以非法治国，他们就会说‘邪恶、非法的国王，用刑罚、赋税等把我们害惨了’，如果我如法治国，他们就会说‘愿我们的国王长寿’，然后谈论我的德行。”他就这样挨家挨户去他们的墙外走访。

这个时候，一伙通过地道盗窃的盗贼正在两户人家中间挖一个通向这两家的地道。国王看到他们后就站在房子的阴影里。他们在地道打通后，进到房间里面，正查看财物的时候，那个年轻人醒来了，开始诵习那个真言：“你在犯罪（ghaṭṭesi，这个词有“敲打”“袭击”“犯罪”等意思），你在犯罪，你为何犯罪？我也知道，我知道。”他们听到这个后，[以为：]“这个人知道我们了，我们要完蛋了。”

他们吓得连穿在身上的衣服都掉了，慌不择路地逃走了。国王看着他们逃走，听到了他念真言的声音，确定了[那]房

子，然后[继续]在城市民居间探寻过后，回到了住处。

在夜色褪去天开始亮起来的早上，[国王]叫来一个人，说："你，去，在某某街道有个房子那里有个挖穿的地道，那里有一位从答咖西喇学艺归来的年轻人，你去把他找来。"

他去到[那里]，然后[对那年轻人]说："国王召唤你。"就把那年轻人找来了。然后国王就问他："小伙子，你是从答咖西喇学艺归来的那个年轻人吗？"

"是的，陛下。"

"你把[学到的]技艺也教给我们吧。"

"好的，陛下，[和我]坐在同一个座位上学习吧。"

国王就这样做了，学得了真言后，"这是你教学的报酬"，给了他一千钱。

这个时候，一位将军问国王的理发师："国王什么时候会剃胡须？"

"明天或者后天。"

[将军]给了他一千钱，说："我有一项工作。"

"是什么，大人？"他问道。

"[你]假装为国王剃须的时候，用一把磨得极锋利的剃刀割断[他的]喉咙，[然后]你来当将军，我当国王。"

"好的。"他接受了。

到了[给国王]剃胡须的那天，他用香水沾湿[国王的]胡须，把剃刀磨好后，抓着放在[国王的]额头旁，[他寻思]"剃刀的刀刃还有一点点钝，应当一刀断喉"，然后又在一旁磨刀。这个时候，国王想起了自己背下的真言，就念诵了起来："你在犯罪，你在犯罪，你为何犯罪？我也知道，我知道。"理发师额头上开始冒汗了。他以为"国王知道我的事了"，吓

得把剃刀扔在地上，匍匐在国王足下。国王是聪明的，因此就这样对他说："嘿，你这邪恶的剃头匠，以为'国王不知道我'！"

"请饶恕我，陛下。"

"好吧，别害怕，说吧。"

"陛下，将军给了我一千钱后，说'[你]假装给国王剃胡须时，割断他的喉咙，我成为国王后封你为将军。"

国王听到这个后，心想："依靠老师我得以活命。"他叫人招来将军，[对将军说：]"嘿，将军，你在我这里什么没得到啊？现在我不能再见到你了，你离开我的国土吧。"[国王]把他从国土驱逐了。然后，招来那[年轻的]老师，[说：]"老师啊，依靠您我得以活命。"说完给他极大的尊敬，封他为将军。

那时的他（年轻的老师）就是朱腊般特格，那位誉满四方的老师就是佛陀。

导师说完这个过去的因缘后，说道："诸比库，朱腊般特格过去就曾如此愚钝，那时我就支助他，令他在那世间的财富上成就。"

又有一天，[比库们]生起了"哎呀，导师确实是朱腊般特格的依止处啊"这样的谈话。[导师就联系此事]说了《小财主本生》[77]（Cūḷaseṭṭhijātaka），然后说出偈颂：

---

[77] 在此本生中（本生第 4 篇），菩萨是一位聪慧的财主，能知一切预兆。一天，他看到一只死老鼠，然后结合星象说："有眼之良家子，拿此鼠可养育妻儿及

"聪慧贤能人，仅以少许财；
得令己发家，如风吹火苗。"

（《本生》1.1.4）

然后将本生[与现在]联系起来："诸比库，我非此生才支助他，往昔就曾如此支助。过去我就令他成为世间财富的主人，如今[令他成就]出世间的。那时的年轻学徒就是朱腊般特格，而那聪慧通晓星象的小财主就是我。"

从事事业。"于是一个穷困的良家子听到后，捡起它到市场作为猫粮卖了一文钱。然后用它换糖，并用一个瓶子装上饮用水。他看到从森林里来的花匠，就给他们一点点糖和一勺水，他们每人给他一束花。他又用这花钱换了糖，拿了一壶水，第二天来到花园，花匠们将半成品的花给了他。以这样的方式他不久就获得了八咖哈巴那钱币。随后一个下雨天从守园人那里讨要了一些干树枝和树叶，转手卖给国王的陶工，赚得了十六个咖哈巴那钱币和一些陶器。随后他又在城门口设置一水罐给五百割草人提供饮用水获得了他们的好感。他又到处行走结交了水陆两道的朋友。他后来从陆路的朋友得知将会来一马商，携带有五百匹马。于是他提前一天向割草人一人要了一束草，并且嘱咐他们在自己的草没有卖完前，他们不要卖。于是马商在全城都找不到其他草料的情况下，以一千钱买走了他的草料。几天后他又从水路的朋友得知港口将会来一大船。于是他花八钱临时弄了一辆豪华马车来到港口，以一个戒指给水手作为定金。当巴拉纳西的一百位商人前来卖货时，先每人给他一千钱才得以和他一起进船，又每人给他一千钱才得以让他放弃货物的预购权。于是他获得了二十万钱。为了答谢菩萨，他拿了十万钱作为谢礼给了菩萨，并告知自己听了他的话用了四个月时间从一只死老鼠获得了这么多。于是菩萨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了他，并让他成为自己所有财产的主人，他也成为了该城市的财主。

又有一天，[比库们]在法堂谈论：“贤友们，朱腊般特格四个月都学不会一首偈颂，却没有放弃努力，得达阿拉汉，如今成为了出世间法的主人。”导师来了，问道：“诸比库，你们正坐在一起谈论何事？”他们回答，是此事。[佛陀]说：“诸比库，在我教法中，发勤精进的比库就会如此般成为出世间法的主人。”然后诵了以下偈颂：

25.

Uṭṭhānenappamādena,
saṃyamena damena ca;
Dīpaṃ kayirātha medhāvī,
yaṃ ogho nābhikīratī.

奋勉不放逸，克己自调御；
智者应建造，洪水不淹洲。

那“应作洲”（dīpaṃ kayirātha），依精进力的“奋勉”（Uṭṭhānena），依不失正念的“不放逸”（appamādena），依四种遍净戒的“自节制”（saṃyamena），和调御诸根（damena），依这些因地的四种法，获得法味之智慧的智者（medhāvī），在此难获依止处的甚深轮回海洋中，应当、应能建造自己的阿拉汉果之洲渚。什么样的[洲渚]？

“它不被洪水淹没”（Yaṃ ogho nābhikīratī），它不可能被那四种烦恼洪水[78]所淹没摧毁。阿拉汉是不可能被[烦恼]洪水所淹没的。

[78] 四种暴流：欲的暴流、有的暴流、邪见的暴流、无明的暴流。

偈颂结束时，很多人证得了入流果等。如是开示给众人带来了利益。

第三、朱腊般特格长老的故事[终]。

4. 愚人节的故事

Bālanakkhattasaṅghuṭṭhavatthu

文喜比库译

“耽溺于放逸……”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愚人节而说的。在某一时候沙瓦提城宣布[要举办]愚人节。在这个节日里，愚痴劣慧的人们会在身上涂上灰烬和牛粪，在七天中一边说粗恶语，一边游逛。他们见到任何亲戚、朋友或出家众也不觉得羞耻，站在家家户户门口粗语相向。那些忍受不了他们的粗鲁言语的人就要根据自己的能力支付半个或四分之一个咖哈巴那钱。那些[愚人们]在他们的门口得到了[钱]就离开。

然而那个时候在沙瓦提城住有五千万的圣弟子，他们给导师送去信息：“跋葛瓦，请尊者和比库僧团在这七天里不要入城，留在寺院里。”在这七天里，他们就为比库僧团准备粥饭等派人送去寺院，自己也待在家里不出门。

在第八天节日结束后，他们邀请以佛陀为首的僧团入城，做了大供养后坐在一旁，说：“尊者，对我们来说这七天是极痛苦的，听了愚人们的粗恶语，[我们的]耳朵都要炸了，[他们]面对谁都不感到羞耻，所以我们不让您入城，我们也都没有出门。”

导师听了他们的话，说道："愚痴的劣慧者的行为就是如此，而智者则如保护珍宝一样保护不放逸，然后证得不死的大涅槃。"然后诵出了以下偈颂：

26-27.

Pamādamanuyuñjanti, bālā dummedhino janā;
Appamādañca[79] medhāvī, dhanaṃ seṭṭhaṃva rakkhati.
Mā pamādamanuyuñjetha, mā kāmaratisanthavaṃ;
Appamatto hi jhāyanto, pappoti vipulaṃ sukha.

劣慧愚痴人，耽溺于放逸；
智者不放逸，如护最胜财。
莫耽溺放逸，莫喜近爱欲；
不逸禅修者，获得大安乐。

在此[偈颂中]，"愚人们"（Bālā）是不知此世与他世利益的愚人。

"劣慧者"（Dummedhino）是无慧者。他们不见放逸的过患而沉溺于放逸，放逸地度日。

"智者们"（Medhāvī）则是具备法味智的智者，如护祖传的最殊胜的七宝[80]之财产一般护于不放逸。就如依靠最殊胜的财富"我将成就欲乐，我将养育妻儿，我将净化去往来世

[79] Apamāda 一般翻译为"不放逸"，也可以译为"警觉"。

[80] 根据《长部复注》七宝（suvaṇṇarajatamaṇimuttāveḷuriyavajirapavāḷāni）为：金、银、宝石、珍珠、天青石、钻石、珊瑚。

的道路[81]”见到财富的此般功德后他们善护财富，智者也如此般看到不放逸的功德：“我将获得初禅等，我将体证道果等，我将成就三明六通。”他如守护最胜财富一般守护不放逸，[是此偈的]含义。

“莫放逸”（Mā pamādamanuyuñjetha），因此你们不要从事于放逸，不要放逸地度日。

“莫喜近爱欲”（mā kāmaratisanthavaṃ），莫从事、莫思维、莫接受名为乐于事欲[82]、烦恼欲[83]的亲近贪爱[之事]。

“不放逸的”（Appamatto hi），具足正念不放逸的禅修者（jhāyanto）获得（pappoti）广大（vipulaṃ）殊胜的涅槃之乐（sukha）。

偈颂结束时许多人成就了入流果等。开示给大众带来了利益。

第四、愚人节的故事[终]。

5. 马哈咖萨巴长老的故事

Mahākassapattheravatthu

童一桐译

“以不放逸[除灭]放逸……”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

[81] 通过财富做布施等功德，铺设去往来世善趣的道路。

[82] 有两种解释：1）作为欲望目标的五种感官目标；2）作为欲望目标的金银、衣物、田地等。

[83] 心中的欲贪烦恼。

德林时，就马哈咖萨巴长老而说的。

一天，长老住在荜拨离洞（Pipphaliguhā），前往王舍城托钵。在托钵用餐后返回，修习了光[明遍]后，长老坐着用天眼观察于水中、地上、山上死去与再生的众生，放逸的和不放逸的。当时导师正坐在揭德林，心想："我的儿子咖萨巴现在正以何住而住？"便用天眼探究，得知了"[咖萨巴长老]正住于观察众生的死生。"于是[佛陀]说道："众生的死生以佛智观察也是不可测度的。[他们]去到母胎结生之后，父母[也]不知晓，无法测度死去的众生。了知众生不是你的能力范围，而[保持]不放逸是你的领域。知见全部的死生唯是佛陀的领域。"这样说了过后，[佛陀]发出光芒，如同坐在[咖萨巴]面前一般，说了此偈颂。

28.

Pamādaṃ appamādena, yadā nudati paṇḍito;
Paññāpāsādamāruyha, asoko sokiniṃ pajaṃ;
Pabbataṭṭhova bhūmaṭṭhe, dhīro bāle avekkhati.

智者以无逸，除去放逸时；
无忧登慧阁，观忧愁愚人；
如登高山上，俯视于地面。

这里，"除去"（nudatī）的意思是，如同莲花池中新的水流入，荡起陈水，不给陈水空间，从自己的一端往另一端驱除、排出流动的陈水；像这样，智者，增长不放逸之相，不给放逸以机会，当以不放逸之力将放逸驱除、排出。然后这个除去了放逸之人，圆满了适宜的行道，依靠此行道，如

同以阶梯登上楼阁一般，登上了因极崇高之义而遍净化的天眼之智慧宫殿。

除去了忧之箭的“无忧者”（asoko）。

他用天眼观察（avekkhati）、注视那些尚未除去忧愁之箭的“忧愁之人”（sokiniṃ pajaṃ）正在众生部类中生死[轮转]。

犹如什么呢？“在山上[观看]位于地上者”（Pabbataṭṭhova bhūmaṭṭhe），那站在山巅者毫无困难地看着站在地面上的[人]，又或是站在宫殿之上的人豪无困难地看站在宫殿围墙内的[人]。如此，那贤人、智者、大漏尽者也毫无困难地观看尚未除去轮回种子的愚人们在生死[轮转]。

偈颂结束时许多人证得了入流果等。

第五、马哈咖萨巴长老的故事[终]。

6. 放逸与不放逸的二朋友的故事

Pamattāpamattadvesahāyakavatthu

文喜比库译

“放逸中无逸……”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寺时，就两位朋友比库而说的。

据说他们在导师面前获得禅修业处后就去到林野住处。他们当中一个很早就会[起来]，捡来柴火准备好炭火和锅，坐着和年轻比库、沙玛内拉们聊天，在初夜时坐着烤火。一位不放逸地行沙门法，他告诫另一位：“贤友，不要这样做，四

恶趣就如同是放逸者的家。透过欺诈而令佛陀欢喜，是不可能的。”那位[放逸者]没有听从他的教诫。另一个就[想]“孺子不可教也”，就不再说他了，只是不放逸地修行沙门法。

怠惰的长老则在初夜时分[烤火]温暖身子，在另一位[长老]经行完了进入房间的时候[也跟着]进去，[说：]“大懒汉，你进到林野就是为了躺在床上睡觉，难道从佛陀面前获得禅修业处后不是要起来修习沙门法的吗？”说完进到自己的住所躺下就睡了。

另一位则在中夜时分休息，后夜时分起来行沙门法。他如此不放逸而住，不久就证得了连同无碍解的阿拉汉。那一位则只是这样放逸地虚耗光阴。

他们在雨安居结束后去到导师那里，礼敬导师过后坐于一旁。导师与他们互相问候了过后，问道：“比库们，你们是否不放逸地修习了沙门法？你们是否证得了出家义务的顶端？”

第一个放逸的比库就说：

“尊者，这个人哪里称得上不放逸，自打[从您这里]回去了后他就躺着睡觉虚度时光。”

“那你呢，比库？”

“尊者，我很早就会[起来]捡来柴火，准备好炭火和锅，初夜时分坐着温暖身子，没有只是睡觉度日。”

然后导师就说他：“你放逸地度日[却]说‘不放逸’，你把放逸当成了不放逸。”为了再次阐述放逸的过失和不放逸的功德，[导师]说道：“你在我儿子面前就像一匹迟缓的驽马一般，而他在你面前就像一匹快马一般。”说完诵出了以下偈颂：

29.

Appamatto pamattesu, suttesu bahujāgaro;
Abalassaṃva sīghasso, hitvā yāti sumedhaso.

放逸中无逸，众睡中警醒；
智者如骏马，超越驽马行。

这“不放逸者”（Appamatto）是因念已广大而具备不放逸的漏尽者。

“于诸放逸者中”（Pamattesū），是在失去正念而住的众生中。

“众睡[者]中”（Suttesū），在众多由于缺乏正念警醒，而在所有仪态中都昏昏欲睡的人当中。

“多警醒”（Bahujāgaro），正念广大，警醒而住。

“如[较于]驽马”（Abalassaṃvā），如快速的良种信度马相较于迟缓的跛脚驽马一般。

“智者”（Sumedhaso），最上的智者。

[智者]以教理[84]以及证量超越了那样[放逸]的人而行（hitvā yāti）。

在钝慧[者]还在为了学会一篇经文而努力时，黠慧者甚至已经学会了一章[经文]，如此般以教理超越了[钝慧者]而行。

而钝慧者还在为建造夜间住处、日间住处而努力以及诵习学到的禅修业处时，黠慧者就已进入过去由别人建造的夜间住处或日间住处修习业处了，舍断了一切烦恼，着手于九种出世

84 巴利为 āgama，字面义为“传来的[法]”，即三藏教理，旧译“阿含”。

间法[85]，如此以证量超越[钝慧者]而行。[黠慧者]在轮回中超越、弃彼[钝慧者]而从轮回中出离而去。

偈颂结束时许多人证得了入流果等。

第六、放逸与不放逸的二朋友的故事[终]。

7. 马喀的故事

Maghavatthu

文喜比库译

“马喀以无逸……”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韦沙离（Vesālī）附近的重阁讲堂（Kūṭāgārasālā）时，就沙格天帝（Sakka）而说的。

在韦沙离住了一位名叫马哈离（Mahāli）的离车族（Licchavi）人，他听了如来所讲的《沙格所问经》(《长部》2.344）后，心想：“正自觉者将沙格的成就说得很大，我要去问问‘[佛陀]是看到后而说，还是没有看到？认识沙格还是不认识？’”

于是离车族人马哈离就这样前往跋葛瓦那，到了后礼敬跋葛瓦，然后坐于一旁，坐于一旁的离车族人马哈离这样问跋葛瓦：

[85] 这里缅甸版巴利原文是：neva lokuttaradhamme，与上下文无法衔接，多伦多大学的 Bryan Levman 学者对比 pts 版发现是“navalokuttaradhamme”（九出世间法）。

“尊者，跋葛瓦见过沙格天帝吗？”

“马哈离，我确实见过沙格天帝。”

“尊者，您怕是见到了个假沙格吧？尊者，沙格天帝是很难见到的。”

“我确实认识沙格，马哈离，我还彻知他所做之法，以及依此等法而获得沙格天帝之地位。

“马哈离，沙格天帝以前曾是一个名叫马喀的年轻人，因此被称为马喀瓦（Maghavā）。

“马哈离，沙格天帝从前做人时在城镇中行布施，因此被称为城施者（Purindado）。

“马哈离，沙格天帝以前做人时曾恭敬地（sakkaccaṃ）施予，因此被称为沙格（Sakko）。

“马哈离，沙格天帝过去做人时曾布施住所，因此被称为赐安居者（Vāsavo）。

“马哈离，沙格天帝可以在刹那间思维一千件事情，因此被称为千眼沙格（Sahassakkho）。

“马哈离，沙格天帝的夫人是名叫善生（Sujā）的阿修罗女，因此被称为善生夫（Sujampati）。

“马哈离，沙格天帝是三十三天诸天的统治者，因此被称为天帝（Devānamindo）。

“马哈离，沙格天帝过去做人时曾完全地持守七个誓愿，由于持守了那[七个誓愿]他成为了沙格[天帝]。是哪七个誓愿呢？

“尽形寿奉养父母；

“尽形寿尊敬家中长辈；

“尽形寿说柔软语；

“尽形寿不挑拨离间；

“尽形寿以离悭之心居家，自在地施予，张开手掌，乐于舍离，有求必应，乐于布施；

“尽形寿说真实语；

“尽形寿不发怒，‘假设我生起愤怒，将迅速调伏[86]。’

“马哈离，沙格天帝过去做人时完全地持守了这七个誓愿，以此成为了沙格天帝。

“若人孝父母，恭敬族中长，
口出柔和言，舍弃于离间，
调伏悭吝心，谛语抑忿怒，
忉利诸天众，称彼善男子。”

（《相应部》1.257）

[听导师]说完“马哈离，这就是沙格作为年轻人马喀时所做的业”，[马哈离]又想听他实践的详情，问道：“尊者，年轻人马喀是怎样遵循[这些法]的？”

“马哈离，那你听好了。”说完，[佛陀]讲述了过去的事情：

过去在马嘎塔国有位叫做马喀（Magha）的年轻人住在一个叫做马吒喇（Macala）的村庄，[一天]，他去到村里的集会场所，在自己站的地方用脚把尘土清理走，把地面弄得很舒适。另一个人就用胳膊把他从那里推开，然后自己站在

---

[86] 巴利原文为“khippameva na paṭivineyyaṃ”根据比对三藏中其他相同的段落，这里的“na”应该是“naṃ”。

了那里。他没有对那个人生气，然后把另一个地方弄平整了站着。然后又来一个人用胳膊把他从那里推开，自己站在那里。他也没有对那个人生气，然后把另一个地方弄平整了站着。就这样，人们一个接一个地从家里出来，用胳膊把他从所站的地方推开。

他心想："所有这些人都依靠我而获得了快乐，这个业应该会成为给我带来快乐的福业。"第二天，他带来铁锹，平整出打谷场那么大的一片地方。所有去的人就都站在那片地方。然后在凉季的时候他为他们生火，热季就提供水。

然后他想："[这里]是一个可意的场所了，所有人都欢喜，没有任何人不满意了，从此我应该去平整道路。"他一早就出发，平整道路，把那些需要移除的树枝砍下来搬走。然后另一个人看到了就问：

"朋友，你在做什么？"

"我在铺设通往天界的道路，朋友。"

"这样的话，我也和你一起。"

"嗯，朋友，天界是[可容纳]许多人的喜悦众乐之所。"

从此就有了两个人。又有另一个人看到他们后以相同方式提问，听了[他们的解释]后也加入到他们当中，就这样一个又一个，一共有了三十三位。他们所有人都拿着铁锹等工具，一由旬、两由旬的距离往前平整道路。

村长看到他们就想："这些人不干正事，如果他们去森林里获取鱼肉等，或者酿酒来喝，或者做其他类似的事情的话，我或多或少会有点收入。"然后把他们叫过来问：

"你们走来走去在做什么？"

"[在铺设通往]天界的道路，大人。"

“对住于在家生活而言这样做是不适宜的，去森林里获取鱼肉等，酿酒来喝，做种种[此类]事情是适宜的。”

他们拒绝了他的话，这样被他一再地说，他们也还是拒绝了。他生气了，“我要毁了他们”，去到国王面前说：“大王，我看到一伙强盗在四处游荡。”[国王]说：“去，把他们抓过来。”他就这样去把他们都捆起来带去交给了国王。国王未经调查就下了命令：“用大象踩踏他们。”

马喀就教诫其他人：“朋友们，除了慈悲我们没有其他依靠了，你们不要有愤怒，请对国王、村长、踩踏的大象和自己保有同等的慈心吧。”他们这样照做了。这时，由于他们慈心的威力，大象不敢靠近他们。国王听说了此事，[心想]：“它看到了很多人，所以不敢踩。”就说：“你们去，把他们用草席盖住，然后[放大象]踩他们。”即便他们被草席盖住后送去[给大象]踩，大象也只是远远地退后。

国王听说此事后，[心想：]“这应该是有原因的。”派人把他们叫过来问道：

“伙计们，因为我你们有什么没得到的吗？”

“这话是什么意思，大王？”

“听说你们是一伙在森林里游走的强盗？”

“谁这么说的，大王？”

“村长，伙计们。”

“我们不是强盗，大王，我们不过是在净化自己通往天界的道路，做这样这样的事情而已，村长鼓励我们去做不善之事，[我们]没有照他的话去做，他生气了，想毁了[我们]，才这么说的。”

这时，国王听了他们的话后很欢喜，[说道：]“朋友们，那畜牲都知道你们的德行，我作为一个人类却不能得知，请原谅我吧。”

这样说完后，把村长及其妻儿给了他们做奴隶，送给他们适合骑乘的大象，并将那个村庄赐给他们，让他们怎么舒服就怎么受用。他们[觉得：]“就在今生我们已看到了所做功德的果报。”于是生起了许多的净信心。他们轮流登上那头大象，边走边商量：“如今我们应该做大量的功德，我们该怎么做呢？我们在修缮四条大道后，将为大众建造休息厅。”

他们找来木匠建造大厅。然而由于对女人离欲了，他们没有给女人[机会参与]那大厅[建设]的功德。不过在马喀家里有欢喜（Nandā）、吉妲（Cittā，心）、善法（Sudhammā）、善生（Sujāti）四位妻子。她们中的善法和木匠在一起，[说：]“兄弟，让我成为这大厅的[功德]首领吧。”说完给了他贿赂。他[回答]“好的”同意了，他首先把要做屋顶[梁木]的树弄干，刨皮凿成屋顶[梁木]后，再在上面刻上“此善法之厅”，然后用布包裹着放好。

然后木匠在大厅建造完成安置屋顶[梁木]那天，对他们说：

“哎呀！先生们啊，还有个该做的东西我们忘了。”

“是什么，朋友？”

“屋顶[梁木]。”

“没关系，让我们把它弄来吧。”

“现在才砍的树是不能做的，应该找一根之前就砍倒，刨好凿好了放在那里的屋顶[梁木]。”

“现在该怎么办？”

“如果谁家里有做好放在那里要卖的屋顶[梁木]，应该把它找来。”

他们搜寻的时候在善法家里看到了，开出一千钱[的价格也]没能得到。她说：“如果让我参加大厅[的建造]功德，我就给。”然而他们说：“我们不让女人参加。”

于是木匠就对他们说：“先生们，你们说什么呢，除了梵天界就没有其他没有女人的地方，要了[她的]屋顶[梁木]吧。这样我们的工作就将完工了。”他们[说：]“好的。”收下了屋顶[梁木]，将大厅完工了，分成三个部分：一部分给官员做住处，一部分给穷苦之人，一部分给病人。

三十三个人准备了三十三块木板[凳]，然后交代大象：“有客人来了后，坐在谁铺设的木板[凳]上，就把他送到木板的主人家里，木板的主人就要承担为他洗揉足、背，提供饮品、主食、副食和床铺的一切义务。”大象就把每次到来的客人都送到木板的主人家里，[木板主人]他在那一天就给那个人提供相应的义务。

马喀在大厅不远处种了一棵黑檀，在树下安置了一个石板座位。所有进到大厅的人看到屋顶上刻的字，都念出来，说：“这个大厅名叫善法。”三十三个人的名字则没有出现。

欢喜就想：“建造这个大厅时没有我们的份，而善法依靠她自己的智慧做了屋顶，就有份了，我也应该做点什么，我可以做什么呢？”然后她有了这个想法：“来到大厅的人们应该要有饮用水和洗澡水，我要挖一个池塘。”她就建了一个池塘。

吉妲心想：“善法布施了屋顶，欢喜建了池塘，我也应该

做点什么，我可以做什么呢？”然后她有了这样的想法：“来到大厅的人喝完水洗完澡，走的时候应该用花鬘妆扮了才走，我要建一个花园。”她建造了一个迷人的花园。通常不会有人在这个花园说：“缺少了某某花树、果树。”

而善生心想：“我是马喀的舅父的女儿，也是马喀的妻子，他做的[善]业也就是我的，我做的也就是他的。”然后她什么也不做，把时间都花在打扮自己上了。

马喀则圆满了奉养父母、恭敬族中长辈、真实语、远离粗恶语、柔顺语、调伏悭吝、克制愤怒这七个誓愿。[正所谓：]

“若人孝父母，恭敬族中长，
口出柔和言，舍弃于离间，
调伏悭吝心，谛语抑忿怒，
忉利诸天众，称彼善男子。”

（《相应部》1.257）

在到达如此可赞叹的状态后，[马喀在]生命终结之时投生到了三十三天成为了沙格天帝，他的朋友们也都投生到了那里，木匠则投生成了名叫“一切造者”（Vissakamma）的天子。

那个时候阿苏罗住在三十三天界。他们[看到]“有新的天子投生[过来]了”，就准备了天界的琼浆。沙格一点都不允许他的随从们喝。阿苏罗们喝了后都醉了。沙格[心想：]“为什么我要和这帮人一起统治呢？”他示意自己的随从们抓住他们的脚扔进大海里。他们就头朝下脚朝上栽进了大海。然后因为他们的福德威力，在须弥山山脚出现了阿苏罗

的宫殿，还有一棵叫做吉答巴答离（Cittapāṭali，杂色喇叭花）的树。

在天神与阿苏罗之间的战争中阿苏罗战败后，一万由旬大的三十三天天宫就出现了。这座天宫东西城门间有一万由旬，南北城门间也如此。而且它有一千个城门，以及花园、水池作为装饰。在它中间有一座因[建造]大厅的果报产生的宫殿，名为胜利殿，七宝所成，有七百由旬高，装饰有三百由旬高的旗帜。在黄金旗杆上有摩尼旗帜，摩尼旗杆上有黄金旗帜，珊瑚旗杆上有珍珠旗帜，珍珠旗杆上有珊瑚旗帜，七宝所成的旗杆上有七宝旗帜，中央的旗帜有三百由旬高。这就是因[建造]大厅的果报而出现了这一千由旬高的七宝宫殿，黑檀树的果报带来了一棵周长三百由旬的昼度树（Pāricchattaka，刺桐，又名香遍树），石座的果报是在昼度树下产生了一个六十由旬长、五十由旬宽、十五由旬厚、月季红毛毯色的橙毯石座。当坐在上面时身体的一半会陷进去，站起来时凹陷的部分就完整[浮出]了。

而大象则投生成了名为欸拉瓦那（Erāvaṇa）的天子，天界没有畜生。因此当他出去到花园玩的时候就隐去自己的形象，变成一百五十由旬大的欸拉瓦那大象。他为三十三[天子]建立了三十三个水壶，大小为三牛呼或半由旬，最中间则为沙格建立了一个三十由旬名叫美观的水壶。在它上方有一个十二由旬的宝石华盖，上面间隔地插着一由旬高的七宝旗帜，边上挂着叮当作响的铃铛网，微风吹拂下发出五种乐器混合般的天乐之声。华盖中央给沙格设置了一个一由旬大的宝石座位，沙格就坐在那里。三十三位天子就坐在自己的水

池里的宝石座位上。三十三个水池上每个都有七根象牙。每根都有五十由旬长，每根象牙上都有七个池子，每个池中有个七丛莲花，每丛莲花长有七朵花，每朵花七片叶子，每片叶子上有七位天女在跳舞。整个五十由旬的象牙上就如此般歌舞升平。沙格天帝就这样享受着巨大的荣光。

善法死后也投生到了那里。[同时]出现了一个名为善法的九百由旬大的天神集会厅，属于她。据说没有比这更迷人的地方了，每个月中有八天[诸天]在那里听法。时至今日有人看到一个迷人的地方他们就会说："犹如善法天厅一般。"

欢喜死后也投生到了那里，她有一个五百由旬大，名为欢喜的水池。吉妲死后也投生到了那里，她也有一个五百由旬大名为吉妲拉达的花园，生起[死亡]预兆的天子到了那里都忘怀地游走。而善生死后却投生成了某个山洞里的一只母鹤。

沙格查看自己妻子们[的投生]："善法投生来这里了，欢喜和吉妲也一样，善生投生到哪去了呢？"正想着就看到她投生到了那里，"这傻女人什么功德也没有做，如今投生到畜生胎中了，如今应该[令]她做功德后把她引到这里来。"就隐去了自己的形象化身去到她面前，问道：

"你在这里走来走去做什么？"

"你又是谁，先生？"

"我是你的丈夫，马喀。"

"你投生到哪里去了，夫君？"

"我投生在三十三天天界。你知道你的同伴们都投生去了哪里吗？"

"我不知道，夫君。"

“他们也都投生到我身边了，想见你的伙伴们吗？”

“我怎样去到那里呢？”

沙格：“我将带你去那里。”

说完把它放在手掌上带去了天界，放在欢喜池岸边后，告诉另外三个[妻子]：

“去看看你们的朋友善生吧。”

“她在哪里，大王？”

“在欢喜池边。”

她们三个就去了，“哎呀，妹妹这样打扮自己的果报，看如今[她的]鸟嘴，看[她的]爪子，看[她的]腿，真是好漂亮的样子哦。”她们嬉笑完就走了。

沙格又去到她面前，说：“看到你的伙伴们了吗？”[她]回答：“看到了，[她们]嘲笑完我就走了，请把我送回去吧。”[沙格]把它送回原来那里，放进水中，问道：

“看到她们的成就了？”

“看到了，陛下。”

“你也应当做投生那里的因。”

“我要怎么做呢，陛下？”

“你会遵从我给的告诫吗？”

“我会遵从的，陛下。”

然后[沙格]就给她授了五戒，“小心地持守吧”，说完就走了。她从此后就只找自然死亡的鱼吃。过了几天后沙格就去测验她，[化作]一条死鱼的样子仰躺在沙滩上。她看到了，以为是“一条死鱼”就去拿。在她吞食这条鱼的时候鱼尾巴摆动了。她[发现]“是条活鱼”，就放回了水里。他过了

一会儿又在她面前[化作一条鱼]朝上躺着。她又以为是“一条死鱼”，抓住吞食的时候鱼尾巴摆动了。她看到后[知道]“是条活鱼”就放了。这样测试了三次后[发现]“她守戒守得很好”，[沙格]让她知道了自己“我是来测验你的，你守戒守得很好，这样持守用不了多久你就将投生到我身边，别放逸”，说完就走了。

她从此以后有时能得到自然死亡的鱼，有时得不到。在几天没有得到[鱼]后，她[身体]枯萎死去了，以她持戒的果报投生成为了巴拉纳西一位陶工的女儿。然后在她十五六岁的时候，沙格观察：“她投生到哪里了呢？”看到后[想：]“现在我应该去那里了。”他装了满满一车外表像黄瓜一样的七宝，把车开到巴拉纳西，沿街叫道：“大娘、大叔，来拿黄瓜啦，来拿黄瓜啦！”当[人们]拿着豆类等来时却说：“拿钱不给的。”[别人]问：“你怎样才给呢？”他回答：“我要给持戒的女士。”

“先生，所谓‘戒’是什么样的呢，是黑色吗？或者是蓝色等什么颜色的吗？”

“你们连‘戒是什么样的’都不知道，又怎么持守它呢？而我要给持戒者。”

“先生，那个陶工的女儿到处[说]‘我持戒’，你给她吧。”

[陶工女儿]她也对他说：“那就给我吧，先生。”

“你是谁？”

“我是不舍五戒者。”

“这些我就是给你带来的。”

[沙格]把车开到她家里，将它们变得让其他人无法拿走

后，将[这些]像黄瓜一样的天界财宝给了[她]，并让其知道了自己[的身份]："这是给你过生活的财富，完好无损地持守好五戒吧。"说完就走了。

她死后投生到了阿苏罗中一位和沙格敌对的阿苏罗王家里做女儿。由于在两世中都很好地持戒，她的容颜非常美丽，拥有黄金肤色这样与众不同的显赫外貌。韦巴吉帝（Vepacitti）阿苏罗王对前来[求婚]的阿苏罗们[说：]"我女儿你们都配不上。"任何人也不给，"我女儿要自己找和她般配的丈夫"，召集了阿苏罗军，"你挑选一个适合的丈夫吧"，把一个花环给到她手里。

这个时候沙格正寻找她投生的地方，知道了这个情况，[心想：]"现在我应该去把她带回来。"他化作一个年老的阿苏罗去到人群的边缘。她正四处观察时刚一看到他，由于过去曾经一起生活过，心中的爱意如潮水般汹涌，"那个人就是我的丈夫了"，把花环抛向他的上方。"我们的大王这么长时间都没找到和女儿般配的人，如今找了一个比她爷爷还老的般配者。"阿苏罗们都羞愧地走了。

沙格抓住她的手后，大吼一声"我是沙格"，然后飞向空中。"我们被老沙格骗啦"，阿苏罗们都去追他。车夫马答厘（Mātali）驾着[沙格天帝的]胜利战车停在路中间。沙格登上马车朝天宫驶去。当[他们]来到棕榈林时，听到马车声的金翅鸟幼崽惊恐地啼叫着。听到它们的声音后，沙格就问马答厘：

"是什么在那叫？"

"金翅鸟幼崽，陛下。"

“因什么原因？”

“听到马车声音后恐惧死亡的缘故。”

“不要因为我一个人的缘故令这么多鸟被马车碾碎，掉转马车吧。”

[车夫]他就朝千匹信度马挥鞭令马车掉了个头。阿苏罗们看到后[以为]“老沙格正从阿苏罗城逃离，如今掉转了马车，一定是获得了援兵”，纷纷掉头原路返回进了阿苏罗城，头都不敢再抬了。

沙格则带着阿苏罗女善生去了天宫，把她立为两千五百万天女中的天后。她向沙格请求道：“大王，我在这天界里没有父母兄弟姐妹，不管你去哪里都请带上我吧。”他[回答：]“好的。”答应了她的这个请求。

从此以后，当[阿苏罗世界的]吉答巴答离树开花了，阿苏罗们[就想：]“我们的出生地天宫的昼度树开花时节[到了]。”都登上天宫去打仗。

沙格在下面海里任命了龙作为守卫，然后[其上面]是金翅鸟，然后[其上面]是瓮睾鬼，然后[其上面]是亚卡，然后[其上面]是四大天王。在所有的最上面，为了防范危难，则在天宫门口放置了一个手拿金刚杵的因答天王[87]像。阿苏罗们在打败了龙等后，过来远远地看到因答天王像[就以为]“沙格出来了”，都纷纷逃走了。

马哈离，年轻人马喀就是这样不放逸地行道。由于这样不放逸他获得了如此的统治权，成为两个天界的天王。不放逸是佛陀等所称赞的。一切的世间、出世间成就都依靠不放

[87] Inda，沙格天帝的别称。

逸而成就，然后诵出了以下偈颂：

30.

Appamādena maghavā, devānaṃ seṭṭhataṃ gato;
Appamādaṃ pasaṃsanti, pamādo garahito sadā.

马喀以无逸，得为诸天主；
无逸众人赞，放逸恒遭责。

“因不放逸”（Appamādena），[马喀]通过在马吒喇村平整地面为首，所行的不放逸。

“马喀瓦”（Maghavā），如今以“马喀瓦”而为人所知的年轻人马喀，作为两个天界的统治者，而“得达诸天主”（devānaṃ seṭṭhataṃ gato）。

“众称赞”（Pasaṃsanti），不放逸为佛陀等智者所称赞、赞美。为什么呢？[它是]获得一切的世间、出世间成就之因。

“放逸恒遭责”（pamādo garahito sadā），而放逸则恒常遭到圣者们的呵责、非难。为什么呢？[放逸]是一切不幸之因。人们的不幸或投生恶趣，一切都是源于放逸。

偈颂结束时，离车族人马哈离证得了入流果，在场的许多人也都成为了入流果等。

第七、马喀的故事[终]。

8. 某比库的故事

Aññatarabhikkhuvatthu

童一桐译

“乐不放逸比库……”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某位比库而说的。

据说他在导师处，请[导师]讲述了可到阿拉汉的禅修业处后，进入林中，精进、努力，却没能证到阿拉汉。他想：“我要请[导师为我]讲解特定的业处。”从那里离开而前往导师跟前的途中见到生起了很大的林火。他迅速爬上秃山顶峰，坐着看焚烧森林之火，取其为所缘：“如同这火将大小燃料燃烧而去一般，也应如此般以圣道智之火将大小结缚烧毁而去。”

导师正坐于香室孤邸，得知了这位比库的心行后，说：“比库，正是如此，如同大小燃料[被烧尽]一般，此等众生内心中生起的这些细微的和粗大的结缚，也应当用智火燃毁，令不复生。”说完，[导师]发出光芒，好像坐在那位比库面前一般显现[出自身形象]，说了这首光辉的偈颂：

31.

Appamādarato bhikkhu, pamāde bhayadassi vā;
Saṃyojanaṃ aṇuṃ thūlaṃ, ḍahaṃ aggīva gacchatī.

乐不放逸比库，或见放逸可怖；
恰似烈焰前扑，烧尽大小结缚。

这里，“乐于不放逸”（Appamādarato）的意思是：喜悦、极喜于不放逸，不放逸地度日。

“或见到放逸为可怖的”（Pamāde bhayadassi vā），将处于放逸中视为怖畏——投生于地狱等的危险；或者，因

放逸是那些[危险]的根本原因而将其视为怖畏。

“结缚”（Saṃyojanaṃ），与轮回之苦束缚、捆绑在一起的十种让众生陷于轮回的结缚。

“细微和粗大的”（Aṇuṃ Thūlaṃ），大和小的。

“恰似烈焰前扑”（Ḍahaṃ aggīva gacchatī），意思是，如同那火焰正焚烧着大小燃料而去。如此般，那喜悦于不放逸的比库，通过不放逸获得的智火烧毁这些结缚，令其不再生。

在此偈颂结束时，这个比库坐着就烧尽了所有结缚，证得了连同无碍解的阿拉汉。乘空而来，赞美、称颂了如来的庄严美妙身后，怀着敬意离去了。

第八、某比库的故事[终]。

9. 居村镇之帝思长老的故事

Nigamavāsitissattheravatthu

文喜比库译

“乐不放逸……”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住村镇的帝思长老而说的。

据说，在离沙瓦提城不远的一座村镇中出生、成长着一位良家子，他在导师的教法中出家后得以达上，并以“名为村镇住的帝思长老是少欲者、知足者、独处者、勤精进者”而为人所知。

他一直仅在亲戚的村庄里托钵，即使给孤独长者等做大

供养时，高思勒巴谢那地王（Pasenadi）做无比的供养时，他也没有去沙瓦提城。比库们生起了这样的谈话并告诉了导师："那位村镇住者帝思长老与亲族密切往来，在给孤独长者做大供养时，高思勒巴谢那地王做无比的供养时他都没有来。"

导师派人把他叫过来问道："比库，据说你如此做，[这]是真的吗？"他回答："尊者，我没有和我的亲族们密切往来，我只是依靠这些人而得到了刚好够吃的食物，不论粗糙或胜妙。获得了维持身体所需的量就不再去寻求任何食物了，我并没有与亲族作交际，尊者。"如此说时，导师了解了他的本意，[便说]"萨度，萨度，比库"给予了他赞赏，"这还不算不可思议，诸比库，你们获得了像我这样的老师而变得少欲。少欲是我的传统、宿习。"说完在比库们的请求下，说出了宿世之事。

在喜马拉雅山恒河边的一片无花果林中，曾经住着数千只鹦鹉。当中有一只鹦鹉王，当它自己住的那棵树果子没了时，不论只剩下嫩芽或者叶子或者树皮，它就只吃剩下的这些，然后在恒河里饮水，极其少欲知足，不去其他地方。由于它少欲知足的功德，沙格的宫殿震动了。沙格观察的时候看到了它，为了测验它，就用自己的威力令那棵树干枯了，成了一个残破的、布满窟窿的树桩，风吹过时发出像敲打一样的声音，空隙里还掉下来粉末。鹦鹉王就吃那些粉末，然后在恒河饮水，其他哪儿也不去，不顾风、热，蹲在这棵无花果树残桩顶上。

沙格知道了它极少欲后，"我要令它说出友谊之德后，施恩惠给它，令那无花果树复生并充满果实。"[他就]变成一只

天鹅王，让阿苏罗女善生在前，[一起]去到无花果林，坐在不远处一棵树的树枝上，与其交谈，说了以下偈颂：

“尚有众多树，叶绿果充裕；
鹦鹉何以故，钟意枯干木。”

（《本生》1.9.30）

整个的《鹦鹉本生》[88]应如[本生]第九集中的方式展开。那里跟这里在事情的由来上不同，其他是一样的。导师说了此开示后，[说]“那时的沙格是阿难，鹦鹉王就是我。”又说：“诸比库，如此般少欲是我的传统、宿习，我儿子村镇住者获得了像我这样的老师后少欲，并非不可思议，诸比库应像村镇住者那般少欲。这样的比库不可能退失止观之法或道果，必定接近涅槃。”说完诵出了以下偈颂：

32.
Appamādarato bhikkhu, pamāde bhayadassi vā;
Abhabbo parihānāya, nibbānasseva santike.

乐不放逸比库，或见放逸恐怖；

[88] 在此本生中（本生第 429、430 篇），菩萨是一只住在恒河岸边一棵无花果树上的鹦鹉王，它十分的少欲知足。当它所住的树上果实耗尽后它就食用剩下的嫩芽、树叶、树皮，饮用恒河水，不飞往其他地方。它少欲知足之德惊动了天帝。天帝为了测试它，弄枯了那棵树，只剩一充满孔洞的树墩。鹦鹉王依旧不去其他地方，只是食用从树墩的裂缝中掉下的粉末，不顾风吹日晒，坐在树墩上。最后天帝有感于菩萨之德为它将那棵树重新复活，变得枝繁叶茂充满果实。

必定不会退堕，彼已临近涅槃。

在此[偈颂中]，“必定不会退堕”（Abhabbo parihānāya），这样的比库不可能在止观之法或道果上退堕，已证得的不会失去，未证得的也不会得不到。

“已临近涅槃”（nibbānasseva santike），已经接近烦恼般涅槃（烦恼熄灭）、无取着般涅槃（无有执取而入灭）。

偈颂结束时，住村镇的长老证得了连同四无碍解的阿拉汉。其他很多人也成就了入流果等。开示给大众带来了利益。

第九、居村镇之帝思长老的故事[终]。

第二品不放逸品释义终。

三、心品

Cittavagga

1. 梅吉亚长老的故事

Meghiyattheravatthu

刘丽文 译

“轻躁变易心……”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加利卡山（Cālikāpabbata）时，就梅吉亚（Meghiya）长老而说的。

要[完整]阐述他的故事，则应展开讲解整部《梅吉亚经》（meghiyasuttantaṃ，《自说》第 31 经）[89]。梅吉亚长老被三寻恼害，无法在芒果林中精进用功，前往导师处。导师对前来的长老说：“你做得太过分了。我跟你说了‘梅吉亚，我现在独自一人，你等等，直到其他比库到来。’你不听我的要求，留下我一个人走了。这样的比库由于受心的支配，是

[89] 据《自说》和《增支部》中《梅吉亚经》的义注记载，梅吉亚过去曾连续 500 世在这个地方当国王，就在如今他坐的那个地方，曾和众多亲族随从享受欲乐，因此他如今一坐在那里就忘了自己是出家人，仿佛又是国王了，心中生起了欲寻。他还仿佛看到有士兵带来了两个盗贼，一个判处死刑，因发布这个命令的影响他在那里生起了瞋寻，另一个被处以捆缚（囚禁），由于发布这个命令的影响他生起了害寻。他因此被这三寻所袭。

不能够修习的。心是轻浮的，应当将它置于自己的控制中。”说完，导师说了这两首偈颂：

33.
Phandanaṃ capalaṃ cittaṃ, dūrakkhaṃ dunnivārayaṃ;
Ujuṃ karoti medhāvī, usukārova tejanaṃ.

轻躁变易心，难护难禁制；
智者调直之，如匠直箭矢。

34.
Vārijova thale khitto, okamokataubbhato;
Pariphandatidaṃ cittaṃ, māradheyyaṃ pahātave.

如鱼掷陆地，脱离于水栖；
为舍离魔境，此心亦躁动。
（此心常躁动，应舍离魔境。）[90]

在此[偈颂中]，“轻躁”（Phandanaṃ）指的是[心]在色等所缘中不停摇摆。

“变易”（capalaṃ），如同村童无法保持一种威仪，[心]不能仅停留在一个所缘上，所以是变易的。

“心”（cittaṃ）指的是意识。它被称作心，是由于在地（欲界、色界等）、依处（眼、耳、鼻等）、所缘（色、声、香等）和所作（行、住、坐等）等上的多样性[91]。

“难护”（dūrakkhaṃ），由于心难以仅置于一个有益的

[90] 根据后面的解释，最后一句可以有两种理解。

[91] Citta 一词本身有“心”和“杂色、多样”等含义。

所缘上，所以难护，就如同吃庄稼的牛在庄稼茂密的田里一样。

“难禁制”（dunnivārayaṃ），很难阻止心趋向不同的所缘，因此难禁制。

“如匠直箭矢”（usukārova tejanaṃ），箭匠从森林中取来一个弯曲的树枝，剥去树皮之后，涂上米浆，在装了炭渣的锅中烤，在木钳[92]上掰压，使它变直不弯曲，使其适宜狩猎。这样做完，箭匠将自己的手艺展现给国王和大臣，赢得尊重与敬意。有慧者、智者、有识之士以同样的方式对待这颗以轻躁等为天性的心，通过住林野和头陀支使之“去皮”，去除粗大的烦恼；以信为油涂抹它；以身心的精进烘烤它，在止观之钳上按压它，使之变直不弯曲，令其驯服。这样做了后，他禅思诸行，破大无明蕴，获“三明、六通、九出世间法”这些殊胜成就，成为最上应供者。

“鱼（水生的）”（Vārijova），像鱼一般被“掷于陆地上”（thale khitto），指用手或脚或网或其他方式[将鱼]扔在地上。

“脱离于水栖”（okamokataubbhato）。“充满水的衣”（okapuṇṇehi cīvarehī）[93]，这里的“oka”指的是水；“舍家无住处”（okaṃ pahāya aniketasārī）[94]，在这里（oka）指的是住所。在此[偈颂里]（oka）这两种[含义]都有包含。“脱

[92] 一个木制的槽型工具，用于将箭杆掰直。

[93] 出自《律藏·大品》306。

[94] 出自《相应部》850 经。

离于水栖”（okamokataubbhato），在此，“从水栖”（okamokato），意思是从名为水的栖息地。“脱离”（ubbhato）指拿出。

“以此躁动心”（Paripphandatidaṃ cittaṃ），就如从水的栖息地拿出来扔在地上的鱼，由于得不到水而躁动，如此般这个乐于五欲之家的心，从中抽离之后，为脱离魔罗之境的轮回，投入在观业处上，被身心的精进所燃烧而躁动，不能保持平静。尽管如此，智者没有放弃责任，用上述方法使之正直适业，是[此偈的]含义。

另一种解释是，心没有放弃魔罗之境的烦恼轮转而住，就如同鱼一样躁动着。因此[应]“舍弃魔罗境”（māradheyyaṃ pahātave），心因那名为烦恼轮转的魔罗之境而躁动，应将其舍弃。

在偈颂结束的时候，梅吉亚长老证得了初果，很多其他人也成为了初果等。

第一、梅吉亚长老的故事[终]。

2. 某比库的故事

Aññatarabhikkhuvatthu

文喜比库译

“心迅疾难制……”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沙瓦提城揭德林时，就某比库而说的。

据说在高思勒国一个山脚，曾经有一个人口稠密名为玛帝嘎摩（Mātikagāmo）的村庄。一天，有六十位比库在佛陀

面前请[佛陀为他们]讲解了通往阿拉汉的禅修业处后进入到那个村庄托钵。那个村庄的村长叫做玛帝咖（Mātika），他母亲看到[他们]后请他们到家里坐下，然后供养了种种美味的粥食，随后问道：

“尊者，[你们]想去哪里？”

“某舒适之所，大近事女。”

“我想圣尊们是在寻求一个雨安居住处。”她得知后拜倒在他们足下，说道：“如果圣尊们在这里度过这三个月的话，我将能得三皈五戒，持守伍波思特。”

比库们[心想：]“我们住在这里就可以轻易地[获得]食物而能解脱于诸有[证得涅槃]。”他们同意了。她为他们负责[建造了]安居的寺院后，[把寺院]供养给了他们，他们就在那里住下了。一天，他们集合到一起互相告诫道：“贤友们，我们放逸地行道是不适宜的，八大地狱就像我们自己的家一般敞开着大门，而且我们是在一尊健在的佛陀面前获得了禅修业处后来的，即便是通过亦步亦趋的伎俩也不能取悦诸佛，只能以如其所好的方式来令其欢喜，请不要放逸。不要两个比库在一起站、在一起坐，晚上侍奉长老的时间、早晨托钵时我们就聚到一起，其他时候我们就不要两个人聚到一起了。但是若有比库生病了就在寺院中间敲钟，一旦有钟声之信号我们就[来]为他做药。”

他们如此般做了约定，居住[在一起]的某天黄昏时分，那位近事女叫人带上酥油、油、糖等，在男女仆从和工人等的陪同下前往寺院，在寺院里没有看到比库，就问[那里的]人们：

“圣尊们去哪里了？”

[他们]回答：“他们在各自的夜间住处和日间住处打坐，夫人。”

“我怎样做才能见到[他们]呢？”[她]问道。

这时知道比库僧团的约定的人们就说：“敲钟他们就会集合，夫人。”

她就命人敲钟了。比库们听到钟声后[以为]“有谁生病了”，就从各自的住处出来，在寺院中间集合。甚至没有两个人从同一条道路走来。近事女看到他们从各自的住处分别而来，心想：“我的孩子们互相吵架了。”她礼敬了比库僧团过后问道：

“尊者，你们是否吵架了呢？”

“我们没有[吵架]，大近事女。”

“尊者，如果你们没有吵架，那[刚才]怎么没有像来我们家一样所有人一起来，[而是]一个个单独来的？”

“大近事女，我们坐在各自的地方修习沙门法。”

“尊者，[您说的]这沙门法是什么？”

“我们在修习三十二身分，建立对自身的衰损破灭[想]，大近事女。”

“尊者，修习三十二身分建立对自身的衰损破灭[想]仅适合你们，还是说我们也可以呢？”

“这个法不禁止任何人[修]的，大近事女。”

“既然这样，尊者，请你们也教我三十二身分，解说怎么建立对自身的衰损破灭[想]吧。”

“那就学习吧，大近事女。”

他们把所有的都教了。她从此开始修习三十二身分，建

立对自己的衰损破灭[想]之后，在这些比库之前证得了三道和三果。伴随道[智]她还获得了四无碍解和世间的神通。她从道果的快乐中出来后用天眼观察，探究“我的儿子们是什么时候获得了此法呢？”[发现]所有的这些人都还有贪瞋痴，他们连禅那、观智都还没有，“我的儿子们是否有[证得]阿拉汉的潜能呢？”观察过后，看到“有的”，“有没有适宜的住所呢？”观察后也看到了[有]，“有没有获得适宜的同伴呢？”一经观察也看到了[有]适宜的同伴，思维“有没有获得适宜的食物呢？”那时发现“他们没有[获得]适宜的食物。”

从此以后，[她每天]准备好种种粥，各种硬食，种种美味的软食，请比库在家里坐下后供养完施水，就提供[给他们]：“尊者们，你们喜欢什么就拿了尽管吃吧。”他们根据喜好拿取粥等吃了。他们获得了适宜的食物，心就获得了一境性。他们以一境性的心培育观智，不久之后就证得了连同无碍解的阿拉汉，他们想：“啊，大近事女帮了我们，如果我们没有获得适宜的食物的话，是不会成就道果的，现在雨安居和邀请结束了，我们要去见导师。”

他们向大近事女请辞：“我们想去见导师。”大近事女[说：]“好的，圣尊们。”[她]随行了一段路后一再地说：“尊者，你们要回来看我们啊。”说了很多爱语后回去了。这些比库去到沙瓦提，礼敬导师后坐在一边，[导师问道：]

“诸比库，是否可安忍，是否可维生，不为饮食而疲劳？”

“安忍，尊者，可维生，尊者，也不为饮食而疲劳。有

位名叫玛帝咖母的近事女知道我们的心行，当[我们]想：‘哎呀，但愿给我们准备这样的食物’的时候，她就准备了如意的食物供养。”他们赞美了她。

某位比库听了[这些比库]对她的赞美之词后也想去那里，在导师面前获得禅修业处后向导师请辞：“尊者，我要去那个村庄。”然后从揭德林出发一路来到了那个村庄，在进入寺院的那天他就想：“据说[别人]想什么这个近事女都知道，我旅途劳累没法整理寺院了，啊，但愿给我派一个清理寺院的人来。”近事女正在家里禅坐知道了此事，就派了一个人：“你去，把寺院整理了然后回来。”他又想喝水了，心想：“啊，但愿为我做一些糖水送来。”近事女又派人送去了这个。

隔天他想：“但愿她早上派人给我送来软米粥和美味的小吃。”近事女就照这样做了。他喝完粥后，想：“啊，但愿她给我送来这样的硬食。”近事女也派人把这个送去了。他想：“这个近事女我想什么就送来什么，我想见见她，啊，但愿她亲自给我带来种种美味的软食。”近事女[想]：“我儿子想见我，他希望我去了。”她令人带上诸多软食后去到寺院给了他。他吃完过后问道：

“你是叫做玛帝咖母吗，大近事女？”

“是的，亲爱的[孩子]。”

“你知道别人的心？”

“为什么问我[这个]，亲爱的[孩子]？”

“我想什么你就做了什么，所以我才问的。”

“许多比库都知道别人的心，亲爱的[孩子]。”

“我不是问其他人，我是问您，近事女。”

即便如此近事女也没有说“我知道别人的心”，她说：“知道别人心的人他们这样做，孩子。”

“此事非同小可，凡夫们美好的、丑陋的都会想，我要是想什么不合适的东西的话，就像人赃俱获的贼被抓住发髻一般，会令我[羞愧]遭殃，我应该逃离这里。”他这样想了过后，说：“近事女，我要走了。”

“去哪里，圣尊？”

“导师那里，近事女。”

“您就在这里住下来吧，尊者。”

“我不住了，近事女，我这就走。”他离开后来到导师面前。导师问他：“比库，你不能在那里住下来？”

“是的，尊者，不能住在那里。”

“为什么呢，比库？”

“尊者，那个近事女她知道[别人]所有的念头，我想到‘凡夫们美好的、丑陋的都会想，我要是想什么不合适的东西的话，就像人赃俱获的贼被抓住发髻一般，会令我[羞愧]遭殃’，就回来了。”

“比库，你就应该住在那里。”

“我不行，尊者，我不会住在那里。”

“这样的话，比库，你能否仅守护一件事？”

“什么，尊者？”

“只要守护住心，心是难守护的，你只要克制住自己的心，其他什么也不要想，心是难以克制的。”[佛陀]说完后诵出了以下偈颂：

35.

Dunniggahassa lahuno, yatthakāmanipātino;
Cittassa damatho sādhu, cittaṃ dantaṃ sukhāvaha。

心迅疾难制，随欲而涉入；
善哉调伏之，心调得安乐。

这“心”，要克制它是困难的，[因此称它]“难抑制”（Dunniggahaṃ）。[它]迅速地生起和灭去，[因此称为]“迅疾”（lahu）。它[因此被称为]“迅疾难抑制”（Dunniggahassa lahuno）。

“随欲而涉入”（yatthakāmanipātino），[心的]习性是随处而涉入。它不知道这是应得的、还是不应得的、适宜的、还是不适宜的，不会考虑出身、种姓、年纪。想要什么就涉入其中，[因此]被称为“随处而涉入”。

对于这样的[心]，“心的调伏是善的”（Cittassa damatho sādhu）。以四种圣道而调伏，怎样[令其]驯服，就应怎样做，[如此为]善。为什么？

因为这“调伏的心带来快乐”（cittaṃ dantaṃ sukhāvaha），已驯服[的心]带来道、果的快乐和究竟的涅槃之乐。

开示结束时，许多在场的人成为了入流者等，开示给大众带来了利益。

导师为那位比库做了这个教诫后，送他走：“去吧，比库，什么也别想就在那里住下吧。”那位比库在导师面前获得教诫后回到了那里，对于外在什么也不想。大近事女以天眼观察看到了长老，以自己的智慧得知“现在我的儿子获得了给予教诫的老师后又来了。”她为他准备好适合的食物后供养

了他。他得到适宜的食物供养后几天就证到了阿拉汉，在他以道果之乐度日时想到："啊！大近事女帮助了我，依靠此[助缘]我实现了出离诸有。"然后想："[她]只是今生帮助了我，还是在我轮回中轮回时的其他生中也曾经这样帮助过我呢？"他忆起了[过去]九十九生。她在[他过去]第九十九生里是他妻子，由于爱上了其他人夺取了他的生命。长老看到她如此大的罪恶后想到："唉！我的大近事女造了重业啊。"

大近事女也正坐在家里思维"我的儿子是否有实现出家的责任呢？"知道他证得了阿拉汉，然后继续思维"我的儿子证得阿拉汉后，'啊！这位近事女对我有很大帮助'[这样]想了过后，思维'过去[她]是否也对我有过如此的帮助呢？'的时候忆起了九十九生，然而我在第九十九生时和其他人在一起了，夺取了他的生命，他看到我如此大的罪恶后想'啊！近事女造了重业啊！'""我这样在轮回中轮回时有没有曾经帮助过我的儿子呢？"她继续思维时在此之上忆起了第一百世，"在第一百世我是他的妻子，在他处于生命要被剥夺的境地时我救了他的命。啊！我之前有给我儿子帮过大忙。"她坐在家里进一步知道[这些]后说："你[再往前]查查看。"他以天耳听到这个声音后[进一步]辨识忆起了第一百世，看到在那时她救过自己的命后[想：]"啊，我的这个大近事女过去有帮过我。"他满意了，就在那里为她对四道四果所做的提问进行了问答后，依无余涅槃界般涅槃了。

第二、某比库的故事[终]。

3. 某疲厌比库的故事

Aññataraukkaṇṭhitabhikkhuvatthu

珠吉法师译

“[微妙]极难见……”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沙瓦提城时，就一位心生疲厌的比库而说的。

据说佛陀住在沙瓦提时，有一财主之子去拜访一位常来他家的长老并请教：“尊者，我欲脱离众苦，请您告诉我一个离苦之道。”长老回答说：“萨度，贤友。如果你想从痛苦中解脱出来，请供养行筹食，供养月半食，供养雨安居住处，供养袈裟以及其他必需品。把你的财产分成三份：一部分继续你的生意；另一部分抚养妻儿；第三部分供养给佛陀的教法。”

“好的，尊者。”财主之子按照[长老的]吩咐，依序做完了一切，然后再次请教长老：

“尊者，除此以外我还可以做什么呢？”

“贤友，受持三皈依和五戒。”

这些都受持了之后，他又进一步请教。（长老回答说：）“那你就受持十戒。”“好的，尊者。”他受持了。因为财主之子以这种方式次第地做了福业，所以他后来被称为“次第财主子”。之后，他又问长老：“尊者，我还有什么事应该做？”长老回答：“那你就出家吧。”他就离俗出家了。

他有了一位精通阿毗达摩的比库老师和一位持律的戒师。在他达上之后，当老师来到他面前时，[老师]就会说关于阿毗达摩的问题：“在佛陀的教法中，这样做是如法的，那

样做是不如法的。”当戒师来到他的面前时，会说关于戒律的问题：“在佛陀的教法中，这样做是如法的；那样做是不如法的。如此是适当的，如此是不适当的。”他就想：“哦，这是一项多么繁重的任务啊！我出家是为了从苦难中解脱出来，而在这里我连伸展手臂的空间都没有了。过在家生活也可以从痛苦中获得解脱，我应该成为一个在家人。”

从那时起，他开始感到疲厌和不快乐，不再诵习三十二行相（三十二身分），也不再接受教导。他变得消瘦、干瘪、筋脉尽现、充满疲惫、浑身是疮。年轻比库和沙玛内拉们就问他：

“贤友，为何无论你站在哪里、坐在哪里，你都像得了黄疸、消瘦、干瘪、筋脉尽现、充满疲惫、浑身是疮？你做了什么？”

“贤友们，我感到疲厌。”

“为什么？”他把那经过告诉了他们，他们则告诉了他的老师和戒师，他的老师和戒师带着他去到导师面前。

导师问：“比库们，你们为什么而来？”

“尊者，这个比库在您的教法中感到厌烦。”

“是这样吗，比库？”

“是的，尊者。”

“为什么呢？”

“尊者，我成为比库只是为了解脱痛苦。老师给我讲了阿毗达摩，戒师讲了戒律。因此，尊者，我得出结论：‘在这里我连伸展手臂的空间都没有了。成为在家众也能从痛苦中解脱。我要成为一个在家人。’”

“比库，只要你能守护一件事，你就不必守护其余的了。”

“那是什么，尊者？”

“你能守护你的心吗？”

“我能，尊者。”

“那么，你就守护好自己的心，将能从诸苦中获得解脱。”给了这个教导后，[佛陀]诵出了以下的偈颂：

36.

Sududdasaṃ sunipuṇaṃ, yatthakāmanipātinaṃ;
Cittaṃ rakkhetha medhāvī, cittaṃ guttaṃ sukhāvahaṃ.

微妙极难见，心随欲而陷；
智者防护心，心护得安乐。

“极难见”（Sududdasaṃ），相当难以察觉。

“微妙”（sunipuṇaṃ），相当微妙，极其细致。

“随欲转”（yatthakāmanipātinaṃ），不会考虑到出身等，[心]习惯性涉入应得、不应得、适宜、不适宜之诸事上。

“智者防护心”（Cittaṃ rakkhetha medhāvī），愚人、劣慧者不能防护自己的心，随心所欲而落入诸多不幸与灾祸中。而有慧的智者则可以防护心，因此你也要守护好心。

确实，此“心护得安乐”（cittaṃ guttaṃ sukhāvahaṃ），带来道果、涅槃的安乐。

开示结束时，这位比库就证得了入流果，其他也有很多人成就了入流果等。开示给大众带来了利益。

第三、某疲厌比库的故事[终]。

4. 外甥僧护长老的故事

Saṅgharakkhitabhāgineyyattheravatthu

文喜比库译

“远行……”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沙瓦提城时，就一位名为僧护（Saṅgharakkhita）的比库而说的。

据说在沙瓦提有一位良家之子听了导师讲法后，离家而出家达上，名为僧护长老，仅仅几天后就成就了阿拉汉。他的妹妹有了儿子后以长老之名为他起名，名叫外甥僧护（Bhāgineyyasaṅgharakkhita）。在他长大成人后在长老座下出家达上了。他在一个乡村僧园里入雨安居时，获得了两件安居衣布料，一件七肘[长]，一件八肘[长]，他计划“八肘的这一件给我的戒师，七肘的这件给我自己。”这样想好后，他在雨安居结束后[想着]“我要去见戒师”，就出发了，一路托钵而行。

在长老还没回寺院时他先到了，他进到寺院后打扫了长老的日间住处，准备好了洗脚水，铺设好座位，坐着望向[长老]回来的路。看到长老来了，他就前去迎接，接过[他的]钵和衣，“请坐，尊者。”请长老坐下后，他拿了一把棕榈扇给长老扇风，然后提供了饮用水，帮长老洗完脚后把衣料拿出来放在长老足下，“尊者，请您受用这个。”说完后[继续]站着扇风。然后长老对他说：

“僧护，我的衣已经齐备了，你就自己用吧。”

“尊者，从我得到它开始我就想好了是给您的，请您受用吧。”

“行了，僧护，我的衣已经齐备了，你就用吧。”

“尊者，请别这样，您受用了我将会有大果报。”

即便他反复恳请，长老也还是不想要。他就这样站着扇扇子时心想：“我是长老在家时的外甥，出家时的共住弟子，即便这样戒师他也不愿和我一起[享用]这受用物。既然他不和我一起共受用，沙门的身份对我还有何用，我要还俗。”然后他生起了这样的想法：“在家生活是艰难的，我还俗后该如何生活呢？”

接着他想到：“把这八肘的布料卖了，我要去弄只母山羊，母山羊很快会产崽，它每次生产我就[把羊崽]卖了赚钱，[待]钱多了我就去娶个媳妇，她会生一个儿子。然后用我舅父的名字给他起名后，我会带着我的儿子和妻子坐着小车来礼敬舅父，在来的路上我会这样对我妻子说：‘且把我儿子递过来，我来抱。’‘干嘛要你来带儿子？来，你驾这车。’她说完把儿子抱住说‘我来带他’，她带着没能抱住，掉到了车轮下，然后车轮会从他身上轧过去，我便对她说：‘我儿子你都不让我带，你又抱不住，我要被你毁了。’然后我用棍子打在[她的]背上。”

他站着这样一边想一边扇风的时候，用扇柄在长老的头上打了一下。长老心想：“僧护干嘛打我的头呢？”他思索时知道了他的所有念头，就说：“僧护啊，你要打妇人没打着，如此般[我]这个老迈的长老有什么过失呢？”他心想：“哎呀，完蛋了，我的想法都被戒师知道了，沙门的身份对我还有何用？”丢了扇子就跑了。

然后年轻[比库们]和沙玛内拉们跟上去把他抓住带到导师面前。导师看到这些比库就问：

“诸比库，你们来做什么？抓了一名比库？”

[他们回答：]“是的，尊者，这个年轻人生起了不满，逃跑中被我们抓住带到您面前来了。”

“是这样吗，比库？”

“是的，尊者。”

“比库你为什么造这么重的业呢？你难道不是一位奋发的佛陀的儿子？在像我这样一位佛陀的教法中出家后没有调御自身成为入流者或一来者或不来者或阿拉汉，为什么造这么重的业呢？”

“我不高兴，尊者。”

“你为什么不高兴呢？”

他就从他获得安居衣布料开始到用棕榈扇柄打了长老，把所有经过都说了出来，“由于这个原因我跑了，尊者。”然后导师对他说：“来吧，比库，别想了，心就是这样具有领受远处所缘的性质，应努力从贪瞋痴的束缚中解脱出来。”然后诵出了以下偈颂：

37.

Dūraṅgamamạ ekacaraṃ, asarīraṃ guhāsayaṃ;
Ye cittaṃ saṃyamessanti, mokkhanti mārabandhanā.

远行与独行，无形居心窝；
谁若调伏心，解脱魔罗缚。

“远行”（dūraṅgamamạ），心其实连向东[西南北]等方

向往返蛛丝之量[的距离]都不会有，然而即便是位于远处的所缘也能领受。[故而]称为远行。

而且也不能七八个心像莲花瓣一样汇聚一起在同一刹那生起，生起的时候，仅仅是一个心一个心[单独]地生起，它灭后又一个一个生起，[所以]叫做“独行”（ekacaraṃ）。

心既没有形状，也没有青[黄赤白]等颜色的区分，[所以]叫做“无形[质]”（asarīraṃ）。

洞穴是四大的洞穴（心脏），[心]依于这心色而产生，[所以]叫做“居心窝”（guhāsayaṃ，穴居者）。

“谁[调伏]心”（Ye cittaṃ）[是指]但凡任何人，男人或女人，在家人或出家人，他不让未生起的烦恼生起，舍弃因失去正念而生起的烦恼，“他们将调伏心”（cittaṃ saṃyamessanti），他们将自制、不散乱。

“解脱魔罗缚”（mokkhanti mārabandhanā），由于没有了恼缚，他们都将解脱名为魔罗缚的[欲界、色界、无色界]三地轮转。

开示结束时，外甥僧护成就了入流果，其他许多人也成为了入流者等，开示给大众带来了利益。

第四、外甥僧护长老的故事[终]。

5. 吉达哈沓长老的故事

Cittahatthattheravatthu

文喜比库译

“其心不安定……”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沙瓦提城

时，就吉达哈沓长老（Cittahatthatthera）而说的。

据说有位住在沙瓦提城的良家子为了寻找走失的牛而进入森林，在中午时找到了牛，便解散了牛群。[他心想：]“我肯定可以从尊者们那里要些食物。”他被饥渴所迫进到寺院里，去比库们面前礼敬过后坐于一旁。

这个时候比库们的残食盆里有剩余的饭，他们看到这个饥肠辘辘的人就告诉他：“你从这里拿些饭去吃吧。”在佛陀时代[僧团]有大量的羹、菜、饭。他从那里拿了滋身的量吃完，喝完水，洗过手，礼敬了比库们，问道：

“尊者们，今天你们去受邀请[用餐]？”

“没有的，近事男，比库们一直像这样得到[这么多食物]的。”

他心里想：“我们就是起床后从早到晚不停干活也得不到这么美味的食物，这些人一直吃[这样美味的食物]，我为什么还要做在家人呢，我要成为比库。”然后他走近比库们请求出家。然后比库们[回答]“萨度，近事男”，给他剃度了。

他达上后履行了所有各种义务。他[享用]因佛陀而来的利养和恭敬，几天就变胖了。然后他想：“我为什么要行乞过生活呢，我要做在家人。”他还俗回到了家里。他在家里干了几天活身体就憔悴了。因此他想：“我干嘛要受这样的苦，我要去做沙门。”然后又去出家了。他几天过后又疲厌而还俗了。但他在出家的时候帮助过其他的比库们。几天过后他又疲厌了：“我为什么要做在家人，我要出家去。”他去到比库们那里礼敬后请求出家。由于他帮助过大家，比库们又给他出家了。他就这样六次出家然后还俗。“这个人被心控制着来

回跑”，比库们就给他起名叫做吉达哈沓（Cittahattha，被心所控制者）长老。

就在他这样来来回回的时候他妻子怀孕了。在第七次[还俗后的一天]，他从森林带着农具回到家里，放下东西后[心想]“我要拿上我的袈裟”，进到房间里面。那个时候他妻子在躺着睡觉。[当时]她穿的衣服掉了，嘴巴流着口水，鼻子打着鼾，嘴巴张着，磨着牙，对他而言她就像一具肿胀的尸体一般。他生起了“此[身]无常、苦”之想后，[心想]“我这么长时间以来[每次]出家后，因为这[女人]而不能继续当比库。”他抓住袈裟的边沿绑在腰上离家出走了。

当时住在他隔壁屋的岳母看到他这样走了，[心想：]“这个退心者，如今从森林回来后把袈裟绑在腰上离家往寺院门口去了，是怎么回事呢？”她进到家里看到了正在睡觉的女儿后知道了：“他看到这个生起了悔意离去了。”然后打了女儿一下，说：“快起来，混蛋！你丈夫看到你这个睡态后生起了悔意走啦，你从此就失去他啦！”[她女儿]回答：“走开，走开，妈妈，他哪里走了，过几天又会回来的。”

他说完“无常啊、苦啊”就出发了，就在前去的时候证得了入流果。他到了后礼敬完比库们请求出家。他们回答：“我们不能给你出家了，你哪里是要成为沙门，你的脑袋都跟磨刀石一样了。”他说：“尊者们，如今请出于悲悯再剃度我一次吧。”由于他帮助过他们，他们就给他出家了。几天后他就证得了连同无碍解的阿拉汉。

[一段时间后]他们对他说：

“贤友吉达哈沓，你知道你走的时机哦？这次你耽搁了啊。”

“尊者们，我曾在有依恋[之心]时离开，那依恋已被斩断，现在生起了不动法。”

比库们去导师面前说：“尊者，我们这样跟这位比库说，他如此表态，声称得究竟智（证阿拉汉），他所说并非真实。”

导师回答：“是的，诸比库，我儿子他在心还不稳固的时候，不了正法的时候，他来来去去，如今他已舍弃了善与恶。”然后诵出了这两首偈颂：

38.

Anavaṭṭhitacittassa, saddhammaṃ avijānato;
Pariplavapasādassa, paññā na paripūrati.

其心不安定，又不了正法；
信心不坚者，智慧不圆满。

39.

Anavassutacittassa, ananvāhatacetaso;
Puññapāpapahīnassa, natthi jāgarato bhaya.

其心无欲漏，亦 ss 扰乱；
舍弃善与恶，醒觉者无怖。

在此[偈颂中]，“对不安定的心[而言]”（Anavaṭṭhitacittassa），这所谓的心，不论是谁的都不会固定不动。而人就像放在劣马背上的葫芦瓜一般，又如糠堆上

的舂米杵一样，又如光头上放的迦兰波[95]花一样，在哪里也都不能伫立不动，有时成为佛弟子，有时是活命外道，有时是尼乾陀（nigaṇṭha）弟子，有时是苦行者。这样的人就名为“心不安定者”。那“心不安定者的”，“不明了正法者的”（Saddhammaṃ avijānato），对此三十七菩提分之正法不明了的人，对于只有少量的信心，或具备浅表的信心的“信心不坚者的”（Pariplavapasādassa），对欲界、色界等的此等“智慧不圆满”（paññā na paripūrati）。这说明连欲界的[智慧]都没有圆满的话，色界、无色界以及出世间的智慧又怎能圆满呢。

“心无欲念者的”（Anavassutacittassa），对于心不被贪所浸润者的。

“心未被[瞋恨]扰乱”（Ananvāhatacetaso），“心被扰乱者、生气者”（《长部》3.319；《分别论》941；《中部》1.185），是说在面临的处境中心被瞋恨所征服。而这里是心没有被瞋恨所影响的意思。

“舍弃了善与恶者的”（Puññapāpapahīnassa），以第四道（阿拉汉道）而舍弃了善与恶的漏尽者的。

“醒觉者无恐怖”（natthi jāgarato bhaya），就如同说漏尽的警寤者无怖畏。他具备信等五种警寤之法，因此有警寤者之名。因此不论他醒着还是睡着了都没有烦恼的怖畏，因为烦恼不会再回来了。烦恼确实不会跟随他，因为凡是以各个圣道而舍断的烦恼都不会再现起。因此[佛陀]说：“以入流道所断之烦恼，它们不会再来，不会退转，不会回来，以一

[95] Kadamba：东印度群岛的茜草科的一种遮阳乔木，花是圆形的。

来道、不来道、阿拉汉道所断之烦恼，它们都不会再来，不会退转，不会回来。”（《小义释》慈俱童子所问释“mettagūmāṇavapucchāniddesa”27）。

这是一场对大众有利益有果报的开示。

然后一天比库们在法堂生起了谈论：“贤友们啊，这些烦恼确实是重大啊，像这样一个具备阿拉汉潜质的良家子被烦恼所动摇，而七次在俗，七次出家。”导师听到了他们的这个谈话后就在这个恰当的时刻进到法堂，坐在佛座上，问道：

“诸比库，你们正坐在一起谈论何事？”

[他们]回答：“是这个。”

“诸比库，确实是这样，烦恼是重大的，如果它们有形质可以放到某个地方的话，整个世界都会拥挤，梵天界都会矮过它，将不会有任何空间了。即便是像我这样具有智慧的非凡之人都曾被它们弄混乱了，更不用说其他人了！我曾经因半管豆子和一把钝锄头，六次出家后还俗。”

“什么时候，尊者，什么时候，善至？”

“想听吗，诸比库？”

“是的，尊者。”

“那你们就听好了。”

[于是佛陀]说出了过去之事。

过去在巴拉纳西梵授王统治时有一位名为锄头贤人（kudālapaṇḍito）的外道出家人，出家后在喜马拉雅山住了八个月。下雨的时候地面很潮湿，[他想：]“在我家里有半管豆子和一把钝锄头，不要让我的豆种子坏掉了。”他就还俗了，在一个地方用他的锄头把那些种子种了，还围上了篱

笆。成熟后他拔起来[收割了]，留了一管种子，剩下的吃了。他想："我如今为何待在家里呢，我要再出家八个月。"然后去出家了。

就这样由于一管豆子和一把钝锄头，他七次成为俗人又七次出家。在第七次的时候他心想："因为这把钝锄头我六次出家后还俗，我要到哪里把它扔了。"他走到恒河岸边，[心想：]"[如果]看着它落在哪里，扔完我可能还会去捞回来，我要不看它[落]的地方，把它扔了。"想好后把那管豆种用布包住绑在锄头上，抓住锄头的一头站在恒河岸边，闭着眼睛在头顶转了三圈，没瞄准地扔在了恒河里，转过身来没有看到落的地方，然后大喊了三遍："我胜利啦，我胜利啦！"

这个时候巴拉纳西国王刚平息完边界的叛乱回来驻扎在河边，下到河里洗澡时听到了这个声音。对于国王而言听到"我胜利啦"这样的声音是不可意的，[国王]去到他面前，问道："我方才把敌人镇压了，可以说'我胜利了'，你是何故大喊'我胜利啦，我胜利啦'呢？"

锄头贤人回答："您战胜了外在的盗贼，被您战胜的会需要再次被征服，而我是战胜了内在的贪欲之贼，它不会再次打败我，这样的胜利才是善的。"然后诵了以下偈颂：

"其胜会退失，彼胜非善胜；
其胜不退失，彼胜乃善胜。"

（《本生》1.1.70）

他就在此刻看着恒河修习水遍，获得了神通，在空中盘腿而坐。国王听了大士的法语，礼敬过后请求出家，[然后]与军队一起出家了，随从达一由旬这么多。周边另一个国王

听到他出家的消息，[就想]“我要去夺取他的王国”，来到那里看到繁华的城市空空荡荡，“舍弃如此般的城市去出家，这国王并非处于劣势而出家，我也应当出家。”这样思惟过后去到大士那里请求出家，[然后]和随从们一起出家了。就这样，[先后]有七位国王出家了。[出家人的]草屋绵延有七由旬，七位国王放弃了财富后带领这么多人出家了。大士修行梵行，后来投生到了梵天界。

导师说完这个开示后，说：“诸比库，我就是那位锄头贤人，由此可见烦恼是如此重。”

第五、吉达哈沓长老的故事[终]。

6. 五百比库的故事

Pañcasatabhikkhuvatthu

文喜比库译

“如陶器……”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沙瓦提城时，就一群致力于修观的比库而说的。据说在沙瓦提城有五百位比库从导师面前获得[导向]阿拉汉的禅修业处后，想着“我们要修习沙门法”，就走了一百由旬远的路，去到一个大村庄。

那里的人们看到[这些比库们]，就提供座位让他们坐下，然后供养了美味的粥食，问道：

“尊者们，你们要去哪里？”

他们回答：“[我们在找]一个舒适的地方。”

“尊者们，这三个月就住在这里吧，我们将在你们这获

皈依并持守五戒。”[村民们]这样请求，知道他们同意了过后，[说：]“不远处有一大片茂密的森林，你们住那里吧，尊者们。”然后把他们送去了。

比库们就进入了那片茂密的森林。住在那片密林的树神们[就想：]“持戒的圣尊们来到了这森林，那对我们而言，在圣尊们住在这里时就不适合带着妻儿到树上去住了。”他们从树上下来坐在地上想：“圣尊们在这里住一晚后，明天肯定会离开的。”然而，比库们第二天入村托钵后，又回到了这片密林。树神们[又想：]“比库僧团明天有受谁邀请[去应供]，因此又回来了，今天是不会走了，我想他们明天会走。”就这样[树神们]在地上待了半个月。

自此他们就想：“我想尊师们是要在这里住三个月[雨安居]了，然而他们住这里时，对我们而言就不适合到树上去住了，这三个月我们就要带着妻儿痛苦地住在地上了，应该做点什么把这些比库赶走。”他们就开始在比库们各自的夜间住处和日间住处以及经行[道]的一端，显现砍下的头和没有头的身子，并发出非人的声音。比库们还出现了打喷嚏和咳嗽等疾病。

他们就互相询问：

“贤友，你有什么苦恼？”

“我打喷嚏。”

“我咳嗽。”

“贤友，我今天在经行道的一端，看到一个断头。”

“我在夜间住处，看到一具没有头的身体。”

“我在日间住处，听到了非人的声音。”

“我们应该离开这个地方，对我们来说这里不安乐，我

们去导师那吧。”

出发后他们一路来到导师面前，礼敬后坐于一旁。然后导师就对他们说：

“诸比库，你们没能在那个地方住下来？”

“是的，尊者，我们住在那里时出现了如此般恐怖的对象，有如此的不安乐，因此我们[想]‘应该舍离这个不适宜的地方’，离开了那里，来到您这里。”

“诸比库，你们就应该去那里。”

“不行的，尊者。”

“诸比库，你们之前没有带上武器去，现在你们带上武器去。”

“什么武器，尊者？”

导师说：“我将给你们武器，带上我给的武器后去吧。”随后（又说）：

“善求义利，领悟寂静境界后应当做：有能力、正直、诚实、顺从、柔和、不骄慢……”（《小诵经》9.1；《相应部》143）

诵出整部《慈爱经》后，[导师说：]“诸比库，你们从密林外面开始念诵这个进入到寺院里面。”[导师]让他们离开。他们礼敬完导师后，就离开了，一路来到那个地方，在住地外面开始一起念诵，一边念诵一边进入林中。整个林中居住的树神接收到慈心后，都出来迎接他们，请求为他们拿衣和钵，请求[为他们]按摩手脚，为他们提供全方位的保护，[于是纷扰]像煮过的香油一般平息了。各处都没有了非人的声音。这些比库们成就了心一境性。

他们坐在夜间住处和日间住处，进入了观智的心，从自身的坏灭开始[观照]："此身体因其毁坏性、不长久性，而如同陶器一般。"增进了观禅。正自觉者坐在香室中知道了他们努力修观智的情况，便对他们说："是这样，诸比库，这个身体因其毁坏性、不长久性，而如同陶器一般。"说完发出光芒，虽然相隔上百由旬，却像坐在[他们]面前一般，发出六色光芒，以可见的形象，诵出了这首偈颂：

40.

Kumbhūpamaṃ kāyamiṃma viditvā, nagarūpamaṃ cittamidaṃ ṭhapetvā;

Yodhetha māraṃ paññāvudhena, jitañca rakkhe anivesano siyā.

知身如陶罐，住心似城池；

慧剑战魔罗，守胜莫染著。

在此[偈颂中]，"如陶罐"（Kumbhūpamaṃ）是指由于其脆弱性、不能长久的暂存性，而了知这由头发等种种部分[组成的]身体就犹如陶工所制造的陶罐一般。

"令此心如城池般住立"（nagarūpamaṃ cittamidaṃ ṭhapetvā），意思是，所谓城市，外部是坚固的，有深深的护城河和城墙所围绕，设置有城门和瞭望塔；内部有善规划的四衢街道、十字路口和市场。那外面的盗贼[想]"我们要去抢劫"来了后进不去，就像去攻击山岩被打回来一般。

有智慧的良家子就像这样，让自己的观智之心像坚固的城池一样住立，然后住在城里就如以单刃[刀具]等种种武器来[对付]贼群一样，以观智和圣道的"智慧武器"

（paññāvudhena）来击退那些只有通过[圣]道才能杀死的烦恼魔，“迎战”（Yodhetha）、打击那些烦恼魔。

“守护胜利”（jitañca rakkhe），胜利即已生起的初步的观智，应通过利用[居住]适合的住处、适合的气候、[吃]适合的食物、[结交]适合的人、听适合的法等，心时不时入定然后出定，然后以清净心禅思诸行，以此进行守护。

“无有染著”（anivesano siyā），应没有执着。就犹如士兵在前线建起堡垒，与敌人战斗时，饿了或渴了，或者铠甲松了，或武器掉了就进入堡垒，然后休息、进食、饮水、系好铠甲拿好武器后，再次出去战斗，将敌军击败，未胜者胜之，已胜者守护之。

如果他一直这样待在堡垒里休息享受，他将让王国落入敌人之手。同样地，比库获得初步的观智后，能够一而再地入定然后出定，以清净心禅思诸行来进行保护，更进一步获得道果来战胜烦恼魔。然而如果他只是享受定，没有以清净心一而再地禅观诸行，就不能通达道果。因此保护应保护的，没有染著，入定后不要染著于其中，应无所住之义。

“请你们也务必这样做。”导师如此给那些比库们说法。开示结束时，五百比库就在座位上坐着时证得了连同无碍解的阿拉汉，然后前来赞美礼敬如来金身。

第六、五百比库的故事[终]。

7. 腐臭帝思长老的故事

Pūtigattatissattheravatthu

文喜比库译

“此身实不久……”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沙瓦提城时，就腐臭帝思长老而说的。

据说在沙瓦提城有一个良家子在导师面前听了法后，献身教法而出家了，他达上后被称为帝思长老（Tissatthera）。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身体生了某种疾病，长出了一些芥子大的水泡。它们逐步地变得有绿豆般大、豌豆般大、枣核般大、余甘子般大、未成熟的孟加拉苹果般大，再到孟加拉苹果一般大就破了。他全身到处是疮，就得名为腐臭帝思长老。后来他的骨头也坏了。没有人可以照顾他。他的下衣和袈裟都沾满了脓血，像一个烤薄饼一样。他的同住者们照顾不了他，将其弃之不顾。他就无依无靠地躺着。

诸佛[每天]会坚持观察这个世间两回。黎明时他们会生起智[眼]，从轮围世界的边缘开始直到香室孤邸前，观察世间，晚上他们会生起智[眼]从香室孤邸开始往外观察世间。就在这个时候，腐臭帝思长老出现在了跋葛瓦的智网里。导师看到了这个比库有成就阿拉汉的因缘，“这个人被他的同住者所抛弃，如今除了我没有其他庇护所了。”[导师]从香室出来就像在寺院里散步一样走到火房，把水壶洗了后灌上水放在炉子上，站在火房等着水被烧热。知道水热了以后就去到那个比库（帝思长老）那里，抓住他躺卧的床的一端，这个时候[其他]比库[就说：]“您且去，尊者，我们来搬吧。”他们抓住床搬到了火房。导师命人搬来一个水箱，倒入热水，那些比库把他的上衣脱下来放在热水里搓揉后在柔和的阳光下铺开。随后，导师站在他面前用热水将他的身体弄湿、擦

拭，然后给他洗澡，在他洗完的时候他的上衣干了。[佛陀]让人将其作为下衣给他穿上，然后让人把他的下衣放在水里搓洗过后放在太阳下晒。当他身上的水干了时下衣也干了。他穿上一件袈裟[下衣]，裹上一件[上衣]后，身体轻快，[获得了]心一境性，躺在床上。

导师站在他枕头边，说："比库啊，你的这个身体会变得没有意识、毫无用处，将如木头一样躺在地上。"然后诵出了以下偈颂：

41.

Aciraṃ vatayaṃ kāyo, pathaviṃ adhisessati;
Chuddho apetaviññāṇo, niratthaṃva kaliṅgara.

此身实不久，将卧于地上；
被弃无意识，无用如碎木。

"实不久"（Aciraṃ vata），比库啊，确实不久后"这个身体将躺卧在地上"（ayaṃ kayo pathaviṃ adhisessati），它将以自然躺卧的形态卧于地上。

"被弃"（Chuddho）[意思是]"被抛弃了"，[以此]阐明"因没有了意识而变得无用，将会躺着"。

犹如什么呢？"无用的碎木"（niratthaṃva kaliṅgaraṃ），如同没有用、没有意义的碎木一般。需要木材的人们进入森林里，直就直，弯就弯，砍下来获取木材，而剩下的有孔的、腐烂的、非心材的、长结节的，砍下来后，就丢弃在那里。其他需要木材的[人们]来了后也不会拿取那[没用的碎木]，观察后只获取对自己有用的，其他的就仍旧

丢在地上。然而这些[无人拾取的碎木]还有可能通过种种方式做成床架、洗足台或木椅。而自身的这三十二身分没有哪一部分适合拿来做成床架或其他什么有用的东西，几天后这个失去意识的身体整个就像没用的碎木一般躺在地上。

开示结束时，腐臭帝思长老证得了连同无碍解的阿拉汉，其他还有许多人成为了入流者等。长老证得阿拉汉后就入涅槃了。导师命人将他的尸体火化了，得到舍利后命人[为其]建塔。

比库们就问导师：

“尊者，腐臭帝思长老投生去了哪里？”

“已般涅槃了，诸比库。”

“尊者，这样一位具备潜质可证得阿拉汉的比库，是什么原因而身体生烂疮，是什么原因骨头坏掉，是什么原因而成就了证得阿拉汉的潜质？”

“诸比库，这所有一切都因他自己所造的业而发生。”

“尊者，那他[过去]做了什么？”

“诸比库，那你们听好了。”[导师]说出了过去的事：

他在咖萨巴佛时期是一位捕鸟者，杀死很多鸟供给有权势的人。给了他们后剩下的就拿去卖了，[他想：]“卖剩下的杀死了放在那里会腐烂掉。”为了让它们不能飞，就把它们的腿骨和翅膀骨头弄断，堆成一堆存着，第二天再卖。当抓到特别多的时候他也会煮给自己[吃]。一天，当他煮好了美味的食物的时候，一位漏尽者（阿拉汉）托钵来到他家门口。他看到那位长老心里生起了净信心：“我杀了许多生命吃了，圣尊正站在我家门口，家里有美味的食物，我要供养他钵食。”拿过他的钵装满美味的钵食后给了长老，然后五体投

地行了礼敬，说："尊者，愿我得达您所见之法的顶峰。"长老[回答]"愿如此"，做了随喜祝福。

"诸比库，帝思那个时候造的业带来了这些果报，弄坏鸟的骨头的果报让帝思的身体腐烂并且骨头坏掉，供养漏尽者美味的钵食的果报让他得证阿拉汉。"

第七、腐臭帝思长老的故事[终]。

8. 牧人难德的故事

Nandagopālakavatthu

文喜比库译

"仇敌见仇敌……"这佛法开示是导师在高思勒国时，就牧人难德而说的。

据说在沙瓦提城屋主给孤独[长者]有一个叫做难德（Nanda）的牧牛人帮他看管牛群，他很富有、有大量财产、大富贵。据说他作为牧牛者，以给尼亚（keṇiya）结发外道的形象[为掩护]，逃避国王的税后，保护自己的财产。他时不时地带着五种奶制品[96]来给孤独长者那里见导师，听法，向导师请求去他的住所。导师在等待他的智慧成熟期间没有去，知道[他的智慧]完全成熟了以后的某天，和大比库僧团一起走路过去，离开道路，进入他住处附近，在一棵树下坐下。

---

[96] 乳、酪、生酥、熟酥、醍醐。

难德到了导师面前礼敬欢迎后，进行邀请，向以佛陀为首的比库僧团供养了七日五种美味的奶制品。在第七天导师做完随喜祝福后，开示了布施论等部分[所组成]的次第论。在讲法结束时牧人难德成就了入流果，拿着导师的钵陪导师走了很远，[佛陀说：]“留步吧，近事男。”命他回去，他就礼敬完[导师]回去了。

然后一位猎人射杀了他。走在后面的比库看到了就去告诉导师：“尊者，牧人难德因您的到来做了大供养，送别之后，[您]让他回去时被杀死了，如果您不来的话，他就不会死了。”导师说：“诸比库，不论我来还是不来，他往四方（东西南北）或四随方（东南、东北……）都不免一死。那并非盗贼或敌人所导致的，只不过是众生内在腐败、错误导向的心的所作所为罢了。”然后诵出了以下偈颂：

42.

Diso disaṃ yaṃ taṃ kayirā, verī vā pana verinaṃ;
Micchāpaṇihitaṃ cittaṃ, pāpiyo naṃ tato kare.

仇敌见仇敌，冤家碰冤家；
错误导向心，危害更为大。

彼“仇敌见仇敌”（Diso disaṃ）[是指]强盗对强盗，“见到后”是省略的部分（即，仇敌见到仇敌后）。

“彼对他所作”（yaṃ taṃ kayirā），对方将对他造作的不幸与灾难。第二句话也是同样的。这就是说：彼此为对方的损友、盗贼，对方在子、妻、土地、牲畜等方面侵害这个人，也如此将自己视为侵害之贼。“或冤家”（verī vā pana）由于某种原因而怀有敌意的冤家，相见后，由于自身的暴

虐、残酷可能会对其造作某些不幸灾害，或压迫妻儿，或毁坏田地，甚至夺取其生命。

在十恶业之道上，错误地安置[自己的行为]后“错误导向的心对其所作更为恶”（Micchāpaṇihitaṃ cittaṃ, pāpiyo naṃ tato kare）会对这个人产生比那[盗贼所带来的]更大的恶。

如上所说的仇敌见仇敌或冤家遇冤家会带来如此般的种种苦，或夺取性命。而在不善业道上错误建立导向的这颗心，不仅在今生带来不幸灾害，还令自己堕入四恶道十万生都没有出头之日。

开示结束时，许多人成就了入流果等。开示给大众带来了利益。比库们没有询问[那位]近事男在[过去]另一世所造的业，因此导师就没有讲。

第八、牧人难德的故事[终]。

9. 索瑞亚长老的故事

Soreyyattheravatthu

文喜比库译

“彼非父母造……”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沙瓦提城揭德林寺时，就索瑞亚长老而说的。

这个故事始于索瑞亚城，终于沙瓦提城。正自觉者住在沙瓦提时，索瑞亚城的财主之子索瑞亚（Soreya）和一位朋友一起乘坐一辆舒适的车在一大群人的围绕下出城去洗澡。

那个时候马哈咖吒亚那长老（mahākaccāyana）想要进索瑞亚城里托钵，就在城外披覆桑喀帝[97]。长老的身体是金色的。索瑞亚财主子见到他后心想：“哎呀，这位长老要是成为我妻子就好了，或者我妻子的肤色像这位长老的肤色就好了。”他一生起这个想法，他的男性器官就消失了，女性器官出现了。她羞愧地从车上下来跑了。[同车的]同伴没有认出她来就问：“这怎么回事？”

然后她踏上了去答咖西喇（Takkasilā，印度西北的一座古城）的路。她的朋友们到处找没有看到。所有人洗完澡后回去家里。当被问及“财主子在哪里”时，他们就回答：“我们以为他洗完澡就回去了。”当时，他的父母到处找了过后没有看到，哭泣哀号一番后，[心想]“怕是死了”，进行了祭奠。

她看到一个去往答咖西喇城的商队首领，就紧跟在他的车后面。[商队的]人们看到她后就说：“在我们车子后面跟着的，不知道是谁家的闺女。”她就说：“你们驾驶自己的车吧，我走路[跟着]去。”走着走着，她给了一个戒指[让他们]在一辆车上给她腾了一个位置。人们就想：“答咖西喇城我们财主之子还没有妻子，我们要[把她]告诉他，[他]将会给我们很多礼物。”

他们去到[他]家里说：“先生，我们给您带来了一个女宝。”他听到后就把她叫过去，看到和自己年纪相仿，样貌非常漂亮端庄就生起了爱意，[和她]成家了。

没有男人过去未曾做过女人，也没有女人过去未曾做过

[97] 比库三衣中的双层外衣。

男人。[若]男人和他人的妻子通奸过后，死后在地狱煎熬许多十万年过后再来人间会百世沦为女身。即便是阿难长老，圆满了十万大劫的圣弟子巴拉密，在轮回中有一生投生为金匠，和他人的妻子通奸了，在地狱中被煮过后，余业令他十四世成为他人的妻子，还有七世中被阉割。而女人们做完布施功德后发愿脱离女身“愿我们这个功德导向获得男身”，死后就得到男身，贤淑的妻子正事[善待]自己的丈夫后也会获得男身。

而这位财主子对长老生起了不如理的心过后当生就成为了女人。和答咖西喇财主子一起生活时她怀孕了。十个月后她生下了一个儿子，在[这个儿子]会走路的时候又有了另一个儿子。这样她怀里怀过两个，在索瑞亚城因他[作为父亲]也生了两个，[前后]有了四个儿子。

这个时候她的朋友财主子从索瑞亚城和五百辆车一起到了答咖西喇，他坐在一辆舒适的车上进入城里。那时，她在楼上打开窗户，站着往下面街道中间眺望，看到并认出了他，然后派了一个女仆去叫他，在顶楼大厅请他坐下后很尊敬地行了大礼敬。然后他对她说：

“夫人，此前我并没有见过您，然而[您]却对我示以非常的尊敬，您认识我吗？”

“是的，先生，我认识[您]，您不是住在索瑞亚城吗？”

“是的，夫人。”

她询问了[她的]父母、妻子、儿子们的健康状况，他告诉她：“是的，夫人，[他们]健康的。”然后问道：

“你认识他们？”

“是的，先生，我认识。他们有一个儿子，他在哪里，先生？”

“夫人，别提了，有一天我们一起坐着舒适的车子外出去洗澡，[然后]我们就不知道他去哪里了，到处都没有找到他，我们就告诉了他父母，他们为他痛哭哀悼过后举办了丧事。”

“我就是他，先生。”

“去去去，夫人，说什么呢，我朋友[他]是一个天子般的男子。”

“是的，先生，我就是他。”

“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那天您是不是见到了圣尊马哈咖吒亚那长老呢？”

“是的，有见到。”

“[那天]我见到了圣尊马哈咖吒亚那长老后，生起了这样的想法‘哎呀，这位长老要是成为我妻子就好了，或者我妻子的肤色成为他这样的肤色就好了’。就在这样想的时候我的男性器官消失了，女性器官出现了。然后我羞愧得没法和任何人说什么，就从那里逃走来到了这里，先生。”

“哎呀，您确实造了重业，为什么不告诉我呢，那您有没有向长老忏悔呢？”

“没有忏悔，先生。那您知道长老在哪里吗？”

“就住这城市附近。”

“如果他托钵时能到这里，我就将向我的圣尊供养钵食，先生。”

“那就赶紧筹备供养品吧，我们会恳请圣尊原谅[您]

的。”

他就去长老住处礼敬后坐于一旁，说：“尊者，明天请您接受我的钵食（供养）吧。”

“财主子，你不是[在这]做客吗？”

“尊者，请不要问我是不是[在这里做]客人，明天请来接受我的钵食吧。”

长老同意了，[她]就在家里为长老准备了丰盛的供品。长老第二天就来到了她家门口。当时长者子请他坐下，并以美味的饮食款待，然后把那女的带来让她匍匐在长老足下，说：

“尊者，请您原谅我的朋友。”

“这是怎么了？”

“尊者，她之前是我的好朋友，看到您后生起了这样的念头，然后他的男性器官消失了，出现了女性器官，请您原谅[她]，尊者。”

“那就起来吧，我原谅你。”

长老一说“我原谅[你]”，[她的]女性器官就消失了，出现了男性器官。他刚恢复男儿身，答咖西喇财主子就对他说：

“亲爱的朋友啊，这两个男孩是你肚子里生下来的，并且他们因我而出生，所以是我们俩的儿子，我们就住这里吧，不要难过。”

“朋友啊，我一生经历了这样的巨变：一开始是男人，然后变成了女人，又变成了男人。一开始因我[作为父亲]生了两个儿子，现在[作为母亲]从我怀里又生出了两个儿子，

我一生经历了[两次]巨变，不会再想着‘要住于家中’，我要在我的圣尊那出家。这两个孩子是你的责任，别疏忽了他们。”说完亲吻并抚摸了儿子们的头，将他们抱在怀中后，交给了[他们的]父亲，然后离开去到长老面前请求出家。长老给他出家达上后带着他一起行走一路来到了沙瓦提。[后来]他被称为索瑞亚长老。

[那个]地方上的居民得知了那件事的经过后感到震惊并产生了好奇，他们去他那问：

“确实是这样吗，尊者？”

“是的，贤友。”

“尊者，有这样的事情？据说从您的腹中生下了两个儿子，还因您[作为父亲]生了两个，他们中您对谁爱意更强一些？”

“腹中怀的那些，贤友。”

来来去去的人总是这样问。长老对一而再地回答“对[我]腹中怀的爱意更强”感到羞耻，就一个人独坐，一个人独自站立。他这样进入独处[的状态]，于自身生起了坏灭[想]，然后证得了连同无碍解的阿拉汉。然后来往的[人们]就问他：

“尊者，确实是这样吗？”

“是的，贤友。”

“[您]对谁爱意更强一些？”

“我对任何人都无爱意了。”

比库们[对佛陀]说：“他说谎，前些天说‘对[我]腹中怀的爱意更强’，现在说‘我对任何人都无爱意了’，[自]称究竟智（证阿拉汉），尊者。”

导师说："诸比库，我儿子不是在声称究竟智，我儿子自从以正确导向的心见道以来就不在任何处生起爱意了，此成就并非由父母而得的，而是这些众生内在转起正确导向的心带来的。"然后诵出了以下偈颂：

43.

Na taṃ mātā pitā kayirā, aññe vāpi ca ñātakā;
Sammāpaṇihitaṃ cittaṃ, seyyaso naṃ tato kare.

善非父母造，亦非余眷属；
正确导向心，所作胜于彼。

那"彼[善]非"（Na taṃ），彼所作[之善事]既非父母所能作，也非其余的亲属所能作。

"正确导向"（Sammāpaṇihitaṃ），在十善业道上正确建立。

"所作胜于彼"（seyyaso naṃ tato kare），它（正确导向的心）可以做比那[父母亲人]所能做的对他更好、更殊胜之事。

父母可以给孩子此生不工作都能舒适地维持生计的财富。[例如]维萨卡的父母那么富有、富贵，给了她够舒适生活一生的财富。然而没有哪个父母能给孩子四大洲转轮王的显赫，更何况给天界的成就或初禅等的成就，出世间的成就就更不用说了。而正确导向的心可以带来所有这些成就。因此说"所作胜于彼"。

开示结束时，许多人成就了入流果等。开示给大众带来了利益。

第九、索瑞亚长老的故事[终]。

第三品心品释义终。

四、花品

Pupphavagga

文喜比库译

1. 热衷地界谈论的五百比库的故事

Pathavikathāpasutapañcasatabhikkhuvatthu

“谁辨识地界……”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沙瓦提城时，就热衷于谈论地界的五百比库而说的。

据说他们和跋葛瓦一起在乡间游历过后回到揭德林，黄昏时候一起在集会堂共坐谈论各自所到地方的土地：“从某某村去往某某村时，那里的地面平坦、不平坦、多泥巴、多碎石、土地是黑色的、土地是红褐色的。”导师过来问道：

“诸比库，你们正坐在一起谈论何事？”

“尊者，我们在谈论游经的地方的土地。”他们回答。

“诸比库，那是外在的土地，你们应该在内在的地上做[定的]预备修行。”然后诵出了这两首偈颂：

44.

Ko imaṃ pathaviṃ vicessati, Yamalokañca imaṃ sadevakaṃ;

Ko dhammapadaṃ sudesitaṃ, Kusalo pupphamiva pacessati.

谁知此地界，阎魔人天界；
谁如巧花匠，将解善说法。

45.

Sekho pathaviṃ vicessati, Yamalokañca imaṃ sadevakaṃ;

Sekho dhammapadaṃ sudesitaṃ, Kusalo pupphamiva pacessatī.

有学知地界，阎魔人天界；
有学如巧匠，将解善说法。

在此[偈颂中]，“谁[辨识]此[地界]”（Ko imaṃ），意思是谁将“理解”（vicessati）此所谓自身的地[界]，以自己的智慧[进行]区分、识别、理解、体证之义。

“与阎魔界”（Yamalokañca），以及四恶趣。

“此连同诸天的”（imaṃ sadevakaṃ），是问“这连同天界的人界，有谁能理解、区分、识别、辨识、体证？”

“谁解善说法句”（Ko dhammapadaṃ sudesitaṃ），意思是，如实而说故为善说的三十七菩提分之法的法句，“谁”（ko）如“善巧的”（Kusalo）制作花环的匠人挑选“花”（pupphaṃ）一般，“将[对其进行]理解”（pacessati）区分、识别、审查、辨识、体证？

“有学”（Sekho），依增上戒学、增上心学、增上慧学，这三学而学得达入流道等，直至阿拉汉道的七种有学，在这名为自身之地界上，以阿拉汉道除灭欲贪而理解、区分、识别、辨识、体证。

“阎魔界及”（Yamalokañca），就是对上述的阎魔界和

这与诸天俱的人界，进行理解、区分、识别、辨识、体证。

“有学”（Sekho），七种有学如此般，有如善巧的花匠进入花园后，舍弃幼小的花蕾，和被昆虫[咬]破的、凋谢的、变形的花朵，然后选择那些美丽的、长得好的花朵，[有学]如此般对这善说、善示的菩提分法句，以慧而理解、区分、审查、辨识、体证。

导师自己回答了[自己提出的]问题。

开示结束时，五百比库证得了连同无碍解的阿拉汉。开示也给在场的大众带来了利益。

第一、热衷地界谈论的五百比库的故事[终]。

2. 禅观海市蜃楼的长老的故事

Marīcikammaṭṭhānikattheravatthu

“[知此身]如沫……”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沙瓦提时，就某位禅观海市蜃楼的比库而说的。

据说那位比库在导师面前获得禅修业处后，“我要修习沙门法”进到林野里，经过一番努力后没能证得阿拉汉，[想着]“我将请[导师]辨别后告诉我一个[合适]的业处”，回去找导师的路上看到了海市蜃楼，“就如这热季时出现的海市蜃楼，对于站在远处的人来说好像显现出景色，走近了就不见了，这个自我在生灭之义上也是如此。”一边往回走一边培育海市蜃楼业处，路上疲劳了就在阿致罗筏底河（Aciravati，印度五大河之一）里洗了个澡在一处激流边上的树荫下坐

着，看到猛烈的流水撞击生起许多泡沫，然后破灭，[心想]“这个自我也是如此般生起然后灭去”，取其为[禅修]所缘。导师在香室孤邸看到了这位长老，就说：“比库，正是如此，自身如同这泡沫团一般、如同海市蜃楼一般，唯有生灭之本质。”然后诵出了以下偈颂：

46.

Pheṇūpamaṃ kāyamimaṃ viditvā, Marīcidhammaṃ abhisambudhāno;

Chetvāna mārassa papupphakāni, Adassanaṃ maccurājassa gacche.

知此身如沫，彻知如幻法；

折魔罗之花，越死王所见。

在此[偈颂中]，“如泡沫”（Pheṇūpamaṃ），是了知由发[毛爪齿皮]等所组成的这个身体，因其脆弱、不长久、暂存之义，如同一团泡沫一般。

“幻法”（Marīcidhammaṃ），正如海市蜃楼对于站在远处的人而言好像有形质一样，好像可以触及，走到面前则变成空无、虚无、无可触及。因这个身体也是暂存的、短暂出现的，故如同海市蜃楼一般。

“彻知”（abhisambudhāno）理解、知道的意思。

“魔罗之花”（mārassa papupphakāni），魔罗之花即三界轮回[98]。以圣道将其切断的漏尽比库将去到死王所不能见

[98] 在一本新哈勒古义注“Heḷaṭuvā”中将魔罗之花解释为五欲之绳索，即烦恼。

到的境地：不死的大涅槃。

偈颂结束时，长老证得了连同无碍解的阿拉汉，然后前去礼赞导师的金身。

第二、禅观海市蜃楼的长老的故事[终]。

3. 维哒毒跋的故事

Viṭaṭūbhavatthu[99]

“采集诸花……”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沙瓦提（Sāvatthī）时，就与随从一起被洪水淹死的维哒毒跋（Viṭaṭūbha）而说的。

这事情依次说来是这样的：在沙瓦提城有位高思勒国国王之子名叫巴谢那地（Pasenadi）王子。韦沙离（Vesālī）有位离车王之子离车王子名叫马哈离（Mahāli）。古西那拉（Kusināra）有位马喇族（Malla，末罗族）王子名叫班荼喇（Bandhula）。这三人为了去一个著名的老师那里学习技艺而前往答格西喇（takkasila），在城外的一个大厅里相遇了，互相询问了来的因由和家族姓名后成为了朋友，一起去到老师那里学习技艺，不久之后就学会了技艺，向老师告辞后，一起离开回到了各自的地方。

他们当中的巴谢那地童子向父亲展示了技艺过后，他父亲很高兴，给他灌顶成为国王。马哈离童子向离车族人展示

[99] 其他地方也有写作 Viḍūḍabha（维毒哒跋）的。

技艺时勇猛过度，[导致]他的眼睛失明了。离车王族们[就说：]“哎呀，我们老师的眼睛坏掉了，我们不要抛弃他，我们将照顾好他。”给了他一座有十万[税收]的城门。他就住在那里教五百离车王子技艺。

马喇王族将每六十根竹子做成一捆，中间插上铁钉，[做了]六十捆吊起来放着，说“让他砍这个”，他升到八十肘的高度在空中拿着剑去砍。他听到最后一捆的铁钉[发出]“叽锐”的声音后，问“那是什么？”知道了每一捆里面都放置了铁钉后，丢掉剑开始哭泣说：“我这么多的亲戚朋友，没有一个对我有情意，而将这件事告诉我。假如我知道的话，我就不会在砍断时让铁钉发出任何声音。”然后跟父母说：“我要把所有这些人杀了做王。”他们跟他说：“亲爱的，王位是世袭的，这样做是得不到的。”被种种方式劝阻后，[他说]“那我就去我朋友那里”，来到了沙瓦提。

高思勒王巴谢那地听到他来了后就前去迎接，非常恭敬将他迎请入城立为将军。他命人把父母请过来也在那里住了下来。一天国王站在宫殿上层往街上看时，看到了正前往给孤独长者、小给孤独长者、维萨卡、苏巴瓦萨[100]（Suppavāsā）他们家中固定应供的数千比库，就问：

“圣尊们，你们去哪里？”

“大王，每天有两千比库为了[接受]恒常食、行筹食、病者食等等去给孤独长者家，小给孤独长者家五百，维萨卡、苏巴瓦萨家也一样。”[他们]说。

于是[国王]自己也想要招待比库僧团，就去到寺院邀请

[100] 佛陀八十大弟子中胜妙布施第一的在家女弟子。

了导师连同千名比库，亲手供养了七天，在第七天向导师礼敬过后说：

“尊者，[今后]恒常和五百比库在我这获取施食吧。”

“大王，诸佛不在一个地方恒常获取施食，许多人期盼佛陀去[他们那]。”

“那就派一位比库恒常[来]吧。”

导师把这个任务交给了阿难长老。国王在比库僧团到来时拿了钵后，没有交代[其他人]“[谁]拿食物去招待这些[比库们]吧”，就亲自招待了七天，在第八天心烦意乱，怠惰而没有服务。在王宫里没有敕令安排座位的话，比库们是得不到[谁来]安排他们坐下而接受食物招待的，[想着]“我们不能留在这里了”，许多比库离开了。国王第二天又怠惰[没有招待]，第二天也有很多比库离开了。第三天还是怠惰，那天除了阿难长老一人外，其他比库都离开了。具德者们是理性行事的，他们守护诸家的信心。沙利子长老和马哈摩嘎喇那长老是如来的两位上首弟子，柯玛（Khemā）和莲花色（uppalavaṇṇā）是两位女上首弟子，近事男中吉德（Citta）居士和住在阿拉威的（āḷavī）的如手（Hatthaka）是两位上首近事男，近事女中有韦鲁甘踏积难德母（veḷukaṇṭhakī nandamātā）、库竹达拉（Khujjuttarā）是两位上首近事女。以这八人为首已达[圣弟子]之位的所有弟子都是部分圆满了十巴拉密的大功德者，具备大愿。阿难长老也圆满了十万劫的巴拉蜜，是已发愿的大功德者，理性地站着守护俗家的信心。他们只给他一个人提供座位，然后用食物招待他。

国王在比库们到来的时间前来，看到主食、副食都放在

那里没动，就问：

“圣尊们怎么没有来？”

当听到“只有阿难长老一个人来了，大王。”

“他们浪费了我这么多食物。”他对比库们生起了愤怒而去到导师面前：

“尊者，我准备了五百比库的施食，只有阿难长老一个人来了，准备好的食物都原封不动地在那里，五百比库都不想来我家，这是为什么？”

导师没有说比库们的过失，“大王，我的弟子们对你没有信心，因此没有去了。”然后，为了开示不亲近和亲近诸家之事，[佛陀]招呼比库们，说了这部经：

“诸比库，具足九分之家未前往者不宜前往，前往后不宜近坐。哪九分？他们不合意地起迎，不合意地礼敬，不合意地请坐，他们隐藏已有的，有很多也只给一点点，有殊妙的也只给粗鄙的，他们不恭敬地施予而非恭敬，不为听法而近坐，他们不欲听闻所说。诸比库，具足这九分之家未前往者不宜前往，前往后不宜近坐。

“诸比库，具足九分之家未前往者宜前往，前往后宜近坐。哪九分？他们合意地起迎，合意地礼敬，合意地请坐，他们不隐藏已有的，有很多他们就给很多，有殊妙的就给殊妙的，他们恭敬地施予而非不恭敬，为听法而近坐，他们欲听闻所说。诸比库，具足这九分之家未前往者宜前往，前往后宜近坐。”（《增支部》第 9 集第 17 经）

“如此，大王，我的弟子们对你没有信心，因此就不会去。古时候的智者在不值得信赖的地方即便被恭敬地服侍，哪怕将死般的感受生起也要去值得信赖的地方。”

国王问："什么时候，尊者？"[佛陀]说出了过去的事。

从前在巴拉纳西梵授王统治时，有位叫做给萨瓦（Kesava）的国王舍弃了王位后出家成为隐士。他的五百随众也跟随出家了。他得名叫给萨瓦苦行者。为他制作首饰名叫咖巴果（Kappako）的随从也跟随出家，成为了[他的]侍者。给萨瓦苦行者和随从一起在喜马拉雅住了八个月后，在雨季到来时，为了获得盐、酸之物进入巴拉纳西托钵。那时，国王看到他生起了信心，征得了他的同意，让他四个月住在自己的附近。然后安排他们住在一个园林里，国王早晚都亲自去侍奉他。其余的苦行者住了几天后，被大象等声音所烦扰，生起了厌烦，[说：]

"老师，我们烦了，我们要走了。"

"去哪里，徒儿们？"

"喜马拉雅，师父。"

"国王在我们来的那天就获得了我们的同意，要我们在这里住四个月，你们怎么能走呢，徒儿们？"

"您都没有告诉我们就给予了许可，我们没法住在这里，我们会住在离这不远，能听到您的消息的一个地方。"礼敬后他们就离开了，留下老师和侍者咖巴[果]。国王来侍奉时，问道："[其他]圣尊们在哪里？"[隐士]回答："所有人说'我们烦了'后去了喜马拉雅山，大王。"咖巴果不久后也烦了，老师数数挽留后，他也说"我不行了"便离开了。他去到其他人那里，住在能听到老师消息的不远处。后来，老师想念侍者，得了胃病。国王派医生去治疗，病没有好。苦行者就说：

“大王，您希望我的疾病痊愈吗？”

“尊者，如果我可以的话，我要让马上就您安乐。”

“大王，如果您想我安乐，就把我送到我的侍者那里去吧。”

国王：“好的，尊者。”

让他躺在床上，派了那拉达（Nārada）为首的四位大臣[护送]：“你们知道我圣尊的情况后，就送个信给我吧。”

当侍者咖巴[果]听到老师来了，就前去迎接，[老师]对他说：“[大家都住在]哪里？”他回答：“他们在某某地方。”他们听到老师来了后，就在那里集合，给老师提供热水和种种水果。就在此刻他的疾病平息了，几天后就[恢复了]金色的肤色。然后那拉达就问他：

“舍弃彼人王，可满诸愿者，
何故具福僧，乐咖巴草屋。”

“甜蜜又愉悦，树木悦心意，那拉达啊，
咖巴之所说，善语悦我意。”

“曾尝粳米饭，佐之以净肉，
为何喜好此，无盐稗子饭。”

“美味或寡味，无论多或少，
应于信处食，信赖最上味。”

（《本生》上册第四篇第 181-184 偈）

导师说完这个开示后，联系本生说：“那时的国王就是摩嘎喇那，那拉达就是沙利子，侍者咖巴[果]就是阿难，给萨瓦苦行者就是我。”然后[对国王]说：“大王，如此般，过去

的智者在遭受死亡的感受时，也都去到信赖的地方。我想我的弟子在你那里没有获得信心。”

国王心想：“应该让比库僧团对我生起信心。我要怎样做呢？应该从正自觉者的亲族中娶一个女儿到我家来，这样年轻[比库们]和沙玛内拉们就会[想]‘正自觉者的亲戚国王’，从而对我生起信心，便经常会来。”于是他给释迦族送去信息：“请给我一个女儿。”

“你们问了是谁家的女儿后，知道了就回来吧。”说完命使者[送信去了]。使者们去了后向释迦族请求要一个女儿。他们集合到一起商量：“国王盟友众多，如果我们不给的话他将摧毁我们，然而[他]和我们的家族种姓不相配，该怎么办呢？”大名王（Mahānāma）就说：“我有个婢女[和我]生了一个女儿，名叫瓦思芭刹帝利女（Vāsabhakhattiyā），相貌美丽，我们把她给[他]。”然后告诉使者：“好的，我们会给国王一个女孩。”

“她是谁的女儿？”

“正自觉者的叔父之子大名释迦子的女儿名叫瓦思芭刹帝利女。”

他们去告诉了国王。国王[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很好，你们迅速接来。刹帝利们很傲慢，可能会给一个婢女的女儿，你们[看到她]和父亲在一个盘子里吃饭就[把她]带来吧。”把[他们]派去。

他们去了后，说：“大王，[我们的]国王希望你们在一起吃饭。”

大名[说：]“好的，朋友们。”命人把她妆扮一番后，

在自己吃饭的时候把她叫来，让他们看到自己和她在一起吃饭过后，[把她]交给了使者们。他们带着她去到沙瓦提后，把事情经过告诉了国王。国王心满意足地把她置为五百嫔妃之首，灌顶成为了王后。不久后她就生下了一个金色的儿子。

然后在给他取名的那天，国王给孩子的祖父送去信息："释迦族公主瓦思芭刹帝利女生了一个儿子，我们给他起名叫什么？"但带信去的那位大臣有点耳背，他前去向太上皇汇报了，[太上皇]他听了后说："瓦思芭刹帝利女就是不生儿子也胜过了所有人，现在她更将成为国王极喜爱的。"耳聋的大臣错把喜爱（vallabhā）听成了维哒毒跋（Viṭaṭūbha），记好后去到国王那里，说："大王，听说给孩子起名叫维哒毒跋。"国王心想："一定是我们家族的一个古老的名字。"然后就以此起名。在他还年幼的时候，国王[想着]"我要让导师高兴"就把他立为了将军。

他以王子的身份长大到七岁的时候，看到其他孩子的外公家里送来象、马之类的玩偶，就问妈妈："妈妈，其他人外公家[给他们]送来了礼物，怎么我的[外公家]什么也没送？你是不是没有父母啊？"然后她就骗他[说：]"宝贝，你释迦王族的外公住的很远，所以他们什么也没有送。"

十六岁的时候他又说："妈妈，我想去外公家看看。""够了，宝贝，去那里做什么！"被阻止后，他还是一而再地乞求。然后他妈妈就同意了："那你就去吧。"他禀告父亲后就和众多随从出发了。瓦思芭刹帝利女提前派人送去信息："我在这里住的很好，主人们请不要让他们看到任何内幕。"释迦族人知道维哒毒跋来了后，[觉得]"我们不可能礼敬[他]"，

于是他们把比他更年幼的孩子都送到了乡下。当他来到咖毕叻瓦土城（Kapilapura）时，他们都在议事厅集合。男孩到了后在那里站着。

然后他们让他礼敬："孩子，这个是你外公，这个是舅父。"他一边走一边礼敬了所有人过后，发现没有一个人礼敬自己，就问："怎么没有人礼敬我呢？"释迦族人说："孩子，比你年幼的孩子们都去了乡下。"然后极好地款待了他。他住了几天过后就和大队随从出发了。那个时候，一个婢女在议事厅骂骂咧咧地用牛奶和水洗他坐过的木板（座位）："这是婢女瓦思芭刹帝利女之子的座位。"

有个人忘了他的武器，回头去拿时听到了[她]辱骂维哒毒跋童子的声音，然后他询问了此事，得知了"瓦思芭刹帝利女是释迦族的大名和婢女所生的"后在军中谈论，引起了很大的喧哗："听说瓦思芭刹帝利女是婢女之女哦。"维哒毒跋听说后，在心里发誓："既然他们用牛奶水洗我的座位，那等我得登王位后，我要用他们喉咙里的血来清洗我的座位。"

当他们到达沙瓦提时，大臣们把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国王。国王对释迦族人生起了愤怒"他们把婢女之女给我"，然后把授予瓦思芭刹帝利女以及她儿子的待遇都夺走了，以奴仆和婢女应得的方式来对待他们。

几天过后，导师去到国王的住所，在为他准备的座位上坐下。国王来礼敬过后说："尊者，据说您的亲族们把婢女之女给了我，因此我把她连同她儿子的待遇都夺去了，以奴仆和婢女应得的方式对待[他们]。"导师说："大王，释迦族人的所作所为是不适当，他们应该给你相同出身的[女孩]，但

是，大王，我说瓦思芭刹帝利女是刹帝利王族之女，有在刹帝利王家中获得灌顶。维哒毒跋也是刹帝利国王所生，为什么要依母亲的族系呢，应以父亲的族系为准。古时候的智者们将一个贫穷的采薪女立为王后，她所生的儿子成为了十二由旬的巴拉纳西的国王，名叫运薪王。”说出了《采薪女本生》[101]（《本生》1.1.7，Kaṭṭhahārijātaka）。

国王听了开示后对“应以父亲的族系为准”感到满意，恢复了瓦思芭刹帝利女和她儿子之前的待遇。

班荼喇将军的妻子，是古西那拉城马喇王族之女，名叫茉莉（Mallikā），[结婚]很久都没有生子。于是班荼喇就赶她走：“回娘家去吧！”她[想：]“见完导师我才走。”去到揭德林礼敬完如来后站着，[佛陀]说：

“你去哪里？”

[她]回答：“尊者，丈夫打发我回娘家。”

---

[101] 在此本生中（本生第 7 篇），巴拉纳西国王（后来的净饭王）一天去园林游玩，看到一位采薪女（后来的马哈玛雅，摩耶夫人），对其生起爱欲，与之同居，令其受孕。当采薪女告知她已怀孕之事后，国王在离开前给了她一枚戒指，告诉她，如果生下一名女孩就卖掉戒指抚养，如果生下的是男孩就带着戒指来找他。后来采薪女生下了菩萨，当菩萨长大到能到处跑的时候，因没有父亲而在游乐场被其他人打，于是他询问母亲自己的父亲是谁。当他得知自己生世后，要求前往见父亲。于是菩萨母亲带着菩萨和国王给的戒指来到国王面前，然而国王碍于脸面不愿当众承认菩萨是他的儿子。于是菩萨母亲用真实语发誓“如果这是国王的儿子就让他停在空中，如果不是就掉下来摔死”，然后抓住儿子的双脚抛向空中，菩萨便坐在空中向父亲说法。国王便接受了他，并立他为储君，立菩萨母亲为皇后。国王过世后菩萨便继位为王。

“为什么？”

“说我不孕不育。”

“如果是这样，就不必去[娘家]了，回去吧。”

她高兴地礼敬完导师后回去家里。[她丈夫]说：“你怎么回来了？”[她]回答：“十力（佛陀）让我回来的。”班荼喇[心想：]“具远见者应该是看到什么原因了。”就同意了。不久后她就怀上了，然后生起了一个欲望，说：

“我生起了一个欲望。”

“什么欲望？”

“我想下到韦沙离城皇家灌顶池中去洗澡、喝水，夫君。”

班荼喇说：“好的。”然后拿上一把千钧之弓，准备好战车，从沙瓦提出发，途经布施给了离车族人马哈离的城门，进入韦沙离。离车族人马哈离正住在城门附近。他听到战车撞击[城门]门槛的声音后说：“那是班荼喇的战车的声音，今天离车子们有怖畏要现起了。”

水池的内外都有重兵保护，上面铺了一张铜网，连鸟都飞不进去。班荼喇将军从战车上下来，用杖把守卫们都赶走了，把铜网割开后，让妻子进到池子里去洗澡，自己也在里面洗澡，然后再登上战车出城后从原路返回。那些守卫的人们[把事情]告诉了离车王族们。离车王族们愤怒地登上五百辆战车后，[决心]“我们要抓住班荼喇马喇子”而出发了。他们把事情告诉了马哈离。马哈离说：“你们不要去，他会把你们都干掉。”他们还是说：“我们依旧要去。”[马哈离嘱咐道：]“那你们看到他的战车陷入大地到车轮轴的程度时就回

头吧，如果没有回头你们会听到前面有霹雳般的声音，就在那里回头。没有在那里回头的话，你们将在你们的战车车轭上看到一个孔，就在那里回头吧，不要再往前走了。”他们听了他的话后没有回转，还是去追捕他。

茉莉看到[他们]后，说：“夫君，出现了一些战车。”

“那就在[他们排成一列]看起来像一辆车的时候告诉我。”

到了所有的战车看上去像一辆一般的那个时候，她说：“夫君，看上去就像只有一个车头了。”

班荼喇[说：]“那你就抓住这缰绳。”把绳子给她后，他站在战车上准备好弓，战车的轮子就陷入大地到了车轴的程度。

离车子们看到这个后依旧没有回头。又走了一点距离后他把弓拉上，发出霹雳般的声音。那时他们还没有回头，继续往前追赶。班荼喇就站在车上射出一支箭，它在五百辆战车车头上留下一个窟窿并在绑腰带的位置穿透了五百[离车]王，然后射入了大地。他们不知道自己被射中了，还喊着追赶：“站住，嘿，站住，嘿。”

班荼喇停下战车后说：“你们一群死人，我不和死人打。”

“没有死人像我们这样的。”

“那你们把所有人中的第一个的腰带解开吧。”

他们[把他的腰带]解开了。他一解开就死了，然后倒下。这时他跟他们所有人说：“你们也都一样，回到自己家里安排[后事]吧，嘱咐好妻儿后再解开盔甲。”他们这样做了过后，所有人都死了。班荼喇就带着茉莉到了沙瓦提。

茉莉生了十六对双胞胎儿子。所有人都勇武有力，学完了所有的技艺。每一个都有一千名随从。他们和父亲一起去到王宫时，把王宫都挤满了。

然后有一天，在一个不公正的案件审理中败诉的人们，看到班荼喇来了后，大声哭喊着把断案的大臣们不公正断案的事情告诉了他。他去到法庭，仔细调查了该案件，将[所涉财产的]主人判为主人。人群发出了大声的赞叹声。国王[听到后]问道："这是什么[声音]？"听说那件事情后很满意，把所有那些[判案的]大臣们都免职了，就让班荼喇来负责审理案件。他从此开始公正地审理着案件。从此后，之前那些判案的大臣们就收不到任何贿赂，变得收入微薄了。他们就在王宫里[散播谣言来]制造分裂"班荼喇窥觊王位"。国王相信了他们的言论，心不能安定了。

"就在这里[把他]杀死的话，[人们]会谴责我。"再三思索过后，雇人在边界上制造暴乱，然后招来班荼喇，派遣他："听说边界上有动乱，你和儿子们去，抓捕盗贼们。"还派了其他许多强力的军人和他一起，并[命他们：]"在那里把他和三十二个儿子的头砍下带回来。"他们一到达边界，被雇佣的盗贼[听到]"据说将军来了"，就都跑了。他安定平息了那个地方后回程了。

就在离城不远的地方，那些军人把他连同儿子们的头都砍了下来。那天茉莉邀请了五百比库连同两位上首弟子。就在上午她收到一封送来的信："你丈夫和儿子们被砍头了。"她得知这件事情后什么也没有说，把信放在腰间，依旧招待比库僧团。然后在她的婢女们给完比库们钵食后，拿来酥油

罐子的时候，在长老面前把酥油罐子打破了。法将（沙利子尊者）说：“破灭之法已破裂，请勿虑。”她从腰间取出信，说：“‘三十二个儿子连同[他们的]父亲被砍头了。’他们给我送来了这封信，我听说了此事都没有想什么，酥油罐子破了我又怎会想什么，尊者。”法将（沙利子）以“无相、未了知，此为人之命”开头（《经集》第 579 偈）开示过后，从座位起来回寺院去了。

她叫来三十二个儿媳妇，教诫道：“你们的丈夫们是清白的，[只是]领受了他们自己过去的业果，你们不要悲伤，不要哀痛，不要对国王怀有瞋意。”

国王的间谍们听了这个谈论后，去把她们无瞋的状态告诉了国王。国王[得知后]震惊不已，去到她们住所，向茉莉和儿媳妇们请求原谅并许诺了茉莉一个恩赐。她说：“恩赐我已接受。”然后在他离开时祭奠了亡灵，洗完澡后去到国王那里礼敬后，说：“大王，您给了我一个恩赐，我并无他求，请允许我和三十二个儿媳妇回到我们的娘家吧。”国王同意了。她把三十二个儿媳妇送回各自的家里，自己也回到了古西那拉城的娘家。

国王把班荼喇将军的外甥长作行（Dīghakārāyana）立为了将军，然而他却[想着]“这个人杀死了我的舅父”而伺机寻求[报复]国王的机会。国王自从杀了无辜的班荼喇将军后就充满懊悔，内心没了快乐，也享受不到国王之乐。那个时候导师住在释迦族一个名叫美达鲁巴（Medāḷupa）的镇子里。国王去到那里后，在离僧园不远的地方扎营，“我要和少

量随从去礼敬导师”，去到寺院后将五个王权的标志[102]给了长作行，然后一个人进入香室。[接下来的]一切如《法洁地经》（Dhammacetiyasuttaṃ，《中部》）中所说。

在他进入香室时，长作行拿了那五个王权的标志将维哒毒跋立为国王，给[老]国王留下一匹马和一个侍女后回去了沙瓦提。[老]国王和导师欢喜地交谈过后，礼敬完导师，出来没有看到军队，询问了那位妇女，听说了所发生的事情后，[想]“我要带上外甥去抓住维哒毒跋”，去到王舍城时过了[关城门的]时间，城门关闭了，就在一个大厅里躺下，由于风、热和疲劳的关系夜里就死在那里了。天亮后，“大王，高思勒王您成为孤苦无依者了啊。”[人们]听了这个女人悲叹的声音后告诉了[马格特国]国王（未生怨王）。国王为他舅父举行了盛大的葬礼。

维哒毒跋即位后，忆起了那个仇恨“我要杀死所有释迦族人”，率领大军出发了。那天导师在清晨观察整个世间的时候，看到了亲族们的破灭，想到“应为亲族们做点什么”，午前托钵过后回到香室狮子卧[休息]，然后在黄昏时分乘空而去，在咖毕拉瓦图（Kapilavatthu，迦毗罗卫）附近一棵树荫斑驳的树下坐下。离那里[不远处]维哒毒跋的国界上有棵树荫茂密的尼拘律（榕）树。维哒毒跋看到导师后上前礼敬，然后说：

“尊者，您怎么在如此炎热的时候坐在这棵树荫斑驳的树下？去那边那棵树荫茂密的尼拘律树下坐吧，尊者。”

[102] 王冠、宝剑、华盖、拖鞋和牦牛尾拂。

“是哦，大王，亲族的庇荫是凉爽的。”

[维哒毒跋]心想：“导师是来保护亲族的。”礼敬完导师过后就掉头回了沙瓦提。导师也飞身回了揭德林。

国王忆起对释迦族的瞋恨，第二次出发后又在那里看到导师后掉头回去了。第三次又是这样看到导师后掉头回去了。然而第四次他出发的时候，导师看到释迦族过去有一天在河里投毒的恶业，知道[这个业的成熟]已无法阻挡了，于是第四次就没有去了。维哒毒跋[想着]“我要消灭释迦族”，和庞大的军队出发了。

然而正自觉者的亲族们是不杀生者，即便自己死去也不会夺取他人的生命。他们想：“我们都是武艺精湛善于射箭的弓箭手，但我们不可能为了自己而夺取他人的生命，我们要展示自己的技术然后赶走[他们]。”他们穿上盔甲出去开始战斗。他们射出的箭射进维哒毒跋的队伍中间，从盾牌之间和耳孔[旁边]等穿出。维哒毒跋看到后[想：]“他们不是说‘我们释迦族人不杀生’吗？然而却在杀我的人！”

这个时候他的一个属下说：“主人，你为什么转过来看？”

“释迦族人在杀我的人。”

“您的手下没有谁死了。来让他们清点一下[人数]吧。”

他们清点时，发现一个都没少。他掉转过后说：“凡是那些说‘我是释迦族人’的，你们全部杀死，但是外公大名释迦子旁边的人你们留下性命。”释迦族们找不到可抓的东西，于是[其中]有一些咬住草，有一些握住芦苇站着。被问及“你们是释迦族人不？”时，由于他们即便死也不妄语，因此站着咬住草的就说“[这个]不是释迦，是草”。抓住芦苇站

着的就说“[这个]不是释迦，是芦苇”。大名[王]旁边站着的也都活下来了。他们当中那些咬住草站着[活下来]的就得名“草释迦”，抓住芦苇站着[活下来]的就得名“芦苇释迦”。其余的人维哒毒跋连尚在喝奶的婴儿都没放过，把他们全都杀死了，引起血流成河，叫人用他们喉咙里的血洗他的木板（座位）。如此释迦族就被维哒毒跋给灭了。

他叫人抓住大名释迦子后回去了。[然后他心想：]“早餐时间，我要用早餐了。”在一个地方[从坐骑上]下来。当食物端上来时，他命人去叫他外公“我们一起吃吧”。然而刹帝利们即便是舍弃生命也不会和婢女之子一起用餐。因此大名[王]看到一个水池后说：

“我的身体脏了，我要去洗一下，孙儿。”

“好的，外公，你去洗吧。”

他[心想：]“我不跟他一起吃饭的话会被杀死，我自己杀了自己更好些。”就散开头发在顶部打个结，把大脚拇指插进头发里，然后潜入水中。由于他功德的威力龙宫都热了起来。“这是怎么回事？”龙王查看的时候知道了他，去到他面前让他坐在自己的颈部把他带进龙宫。他就在那里住了十二年。

维哒毒跋坐着[想：]“我外公就要出来了，就要出来了。”却一直没有出来。在那里等了很久后，命人在池塘里寻找，然后又凭借烛光在人群里查找，也没有看到，[觉得]“他应该是走了”，就出发了。

晚上的时候，他来到了阿致罗筏底河，就驻扎在那里。有一些人睡在河中间的沙滩上，有一些睡在外面陆地上，睡

在[河]里的人有的之前没有造[杀害释迦族的]恶业，而睡在外面的人有的之前有造[杀害释迦族的]恶业。[晚上]他们睡的地方出现很多蚂蚁。他们[由于]“我睡的地方有蚂蚁，我睡的地方有蚂蚁”就起来了，没有做恶业的就上去到陆地上睡，有做恶业的就下到沙滩上去睡了。这个时候乌云密布下起了大雨。河里发起了洪水把维哒毒跋和他[沙滩上]的人们冲进了大海。所有人在那里成为了鱼鳖们的食物。

人们生起了这样的谈论：“释迦族人死得不应该，‘释迦族人像这样被打击捣毁后杀死’这是不应该的。”导师听到这个谈论后说：“诸比库，从今生来看的话，释迦族这样死无论如何也是不应该的，然而他们得到的是和过去恶业相应的[果报]而已。”

“那尊者，他们过去做了什么？”

“他们曾一起在河里投毒。”

又一天，比库们在法堂里生起了谈论：“维哒毒跋杀了这么多释迦族人后，还没达到自己心愿的顶峰就和这么多人成为了大海里的鱼鳖之食。”导师来问道：“诸比库，你们正坐在一起谈论何事？”他们说：“[谈论]此事。”[导师]说：“这些众生们还没达到他们欲望的顶端，就像洪水淹没睡着的村庄一般，被死王切断命根后，落入四恶道的海洋中。”然后诵出了以下偈颂：

47.

Pupphāni heva pacinantaṃ, byāsattamanasaṃ naraṃ;
Suttaṃ gāmaṃ mahoghova, maccu ādāya gacchati.

采集诸花者，其人心爱著；

如瀑流睡村，死神捉将去。

在此[偈颂中]，“其人心爱著”（byāsattamanasaṃ naraṃ）是对实现的或没有实现的[欲望]心有爱着者。这是说，犹如花匠进入花园后[想着]“我要采集花”在那里摘取花后，在其他地方走动时生起欲望，在整个花园都生起欲求之心。[想着]“我要从这一堆、那一堆里采集花”，还没在那里摘取就又把心转向了其他地方，他就这样放逸地走着采花。

如此般, 某人下到好似一个花园的五欲当中，获取了悦意的色过后，又渴望悦意的声、香、味、触中的某一个。或者在其他这些[声、香、味、触]当中获取某一个后又渴望另一个，或者获取色以后不渴望其他的，只是享受这个，或者对于声等中的某一个[也如此]。对于奶牛、水牛、女仆、男仆、田、土地、村庄、市镇、国土等也是同理。对于出家人而言[则是]房舍、寺院、钵、衣等。如此采摘所谓的五欲之花，对获得了的或者没有获得的欲乐目标，怀有爱著的人们[就是‘其人心爱著’所指的]。

“睡村”（Suttaṃ gāmaṃ），并非是因村庄的房子墙壁等名为入眠的睡者，而是取沉睡放逸的众生[之故]，称其为睡者。

死神如同两三由旬宽和深的洪水，将如此般的睡村带走。正如洪水将整个村庄，[包括]女人、男人、奶牛、水牛、鸡等，没有任何遗留，全部冲进大海成为鱼鳖的食物，如此般心怀爱著的人被死神带走，切断命根后，沉入四恶道之海。

开示结束时，许多人成就了入流果等。开示给大众带来了利益。

第三、维哒毒跋的故事[终]。

4. 敬夫童女的故事

Patipūjikakumārivatthu

“[采集]诸花……”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沙瓦提时，就名为敬夫（Patipūjikā）的女孩而说的。事情始于三十三天。

据说在那里有位名叫佩华（Mālabhārī）的天子，在一千名天女的围绕下进入到花园里。五百名天女升到树上摘花丢下来，五百名天女抓住花后妆扮天子。她们当中有一位天女就在树枝上死了，身体如灯焰般消逝了。她投生在了沙瓦提城一个家庭里，出生时就能忆起她的过去生，记得“我是佩华天子的妻子”。她长大时每当做完香、花等的供养后，都发愿投生到[前世]丈夫的身边。

十六岁的时候，她嫁到了另一个家庭，也是每当做了行筹食、半月食、安居[食]等的供养后，都说：“愿此成为我投生到[前世]丈夫身边的助缘。”然后比库们[说：]“这个女孩子一举一动只是发愿[投生到]丈夫[身边]”。就给她起名叫“敬夫”。

她经常照看食堂，提供水和座位。当其他人想要供养行筹食等，就说“女士，愿您把这些也供养给比库僧团”，带来给她。她以这种方式来往一次就获得五十六件善法（《法集

论》1；《法集论义注》1Yevāpanakavaṇṇanā）。[后来]她怀上了，十个月后生下一个儿子。在他会走路的时候又有了一个，[一共]得到了四个儿子。一天在她做完供养和礼敬，听完法，受持了戒，在那天快结束的时候，生起了某种疾病死了，投生到了她[前世]丈夫身边。其他[天女们]这么长时间里都还在妆扮天子。天子看到她后说：

"一早就不见你了，你去哪里了？"

"我死了，夫君。"

"你说什么？"

"就是这样，夫君。"

"你投生哪里了？"

"沙瓦提城一个家庭里。"

"你在那里待了多长时间？"

"[怀了]十个月后从母胎里生下来，十六岁的时候嫁到另一个家庭里，然后生了四个儿子，做了布施等功德就发愿来您这里，然后就投生到您面前了，夫君。"

"人类的寿命有多长？"

"百年之久。"

"就这么长？"

"是的，夫君。"

"投生为人获得这么长的寿命后，他们是睡觉、放逸地度日，还是[努力]做布施等功德呢？"

"你说什么，夫君！人类就像生有无限的寿命一般，就像不会老不会死一般，恒常放逸。"

佩华天子生起了大悚惧"他们投生成人[仅]获得百年之

寿，[还]放逸地眠卧，那他们何时才能从苦中解脱呢？”

而人间一百年是三十三天的一昼夜，这样的三十个[昼]夜为一月，这样的十二个月为一年，[他们]寿长为这样的一千天年，以人间[的时间]计算是三千六百万年。因此[人的寿长]对于天子而言，连一天都没有，只相当于片刻的时间而已。对如此短寿的人类而言放逸是极不适宜的。

第二天比库们入村[托钵]过后，发现食堂没人打理，没人提供座位，也没有提供水，他们就问：

“敬夫哪去了？”

“尊者，你们哪能见得到她，昨天在圣尊们吃完饭走了后，黄昏时分就死了。”

听到这个后，凡夫比库们想起她的帮助情不自禁流下了眼泪。漏尽者们则生起了法悚惧。他们在用餐过后去到寺院，礼敬了导师，然后问道：“尊者，名叫敬夫的近事女做了种种功德都只发愿[回到]丈夫[身边]，现在她死了，她投生哪里了呢？”

“就[投生到了]她自己的丈夫身边，诸比库。”

“没有在[她]丈夫的身边啊，尊者。”

“诸比库，她不是发愿这位丈夫，是在三十三天名为佩华天子的丈夫，[前世]她是从为他妆扮花的那里死去的，[现在]又投生去了他身边。”

“是这样，尊者？”

“是的，诸比库。”

“哎呀，尊者，众生的生命短暂啊，早上还在招待我们，傍晚就生病死了。”

导师：“是的，诸比库，众生生命确实短暂，这些众生在

诸多事欲和烦恼欲上尚未满足就悲号哭泣着被死亡带走了。”说完诵出了以下偈颂：

48.

Pupphāni heva pacinantaṃ, byāsattamanasaṃ naraṃ;
Atittaṃyeva kāmesu, antako kurute vasaṃ.

正如采诸花，其人心爱著；
诸欲未满足，即为死魔伏。

在此[偈颂中]，“正如采诸花”（Pupphāni heva pacinantaṃ），犹如花匠在花园里[采集]种种花一般，（一个人）采集关涉自身和关涉资具（外在用品）的诸欲乐之花。

“其人心爱著”（byāsattamanasaṃ naraṃ），在尚未获得的事物上热望之，在已成就的事物上贪恋之，以种种方式，其人心执着。

“诸欲未满足”（Atittaṃyeva kāmesu），在种种事欲和烦恼欲上，寻求、获取、享受、储存都未满足。

“为死魔所伏”（antako kurute vasaṃ），意思是，名为终结者的死亡[将其]哀号哭泣着抓住带到自己的控制领域。

开示结束时，许多人成就了入流果等。开示给大众带来了利益。

第四、敬夫童女的故事[终]。

5. 悭吝果西亚财主的故事

Macchariyakosiyaseṭṭhivatthu

“犹如蜂采花……”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沙瓦提时，就悭吝果西亚财主（Macchariyakosiya）而说的。他的故事始于王舍城。

据说离王舍城不远有一个名叫敬重（Sakkāra）的镇子。那里住着一个名叫悭吝果西亚的财主坐拥八亿财产。他连草尖之量的油滴也不布施他人，自己也不享用。他的这些财富既没有给儿女带来利益，也没有给沙门、婆罗门带来利益，就像一个被罗刹鬼占据的水池一般，在那里毫无用处。

一天导师在黎明时分从大悲定中出定观察整个世界寻找可证悟的亲族时，看到了住在距离四十五由旬远的财主和他妻子有证得入流果的近因。在那前一天，他为侍奉国王去到王宫，侍奉完国王回来的时候看到一个饥饿的乡下人在吃一块大麦煎饼，就在那里他生起了想吃的欲望，回到自己家后，心想：“如果我说我想吃煎饼的话，许多人会想和我一起吃，这样就将浪费我许多芝麻、米、酥油、糖等，我谁也不可告知。”于是他忍住贪欲四处走动。他走着走着[皮肤]变得蜡黄，全身筋脉毕现。后来他忍受不了贪欲了，就进入房间抱床而卧。即便都这样了，由于害怕财产损失，他还是什么也没有说。

这时他妻子过来抚摸他的背问道：“您怎么了，夫君，不舒服吗？”

“我没有哪里不舒服。”

“那是国王对你生气了？”

“国王也没有对我生气。”

“那么是儿女们或者仆从、工人等对你做了什么不如意

的事？”

“也没有那样的事。”

“那你是贪著什么了？”

即便[他妻子]都这样说了，他还是出于害怕损失财产什么也没说，静静地躺着，然后妻子对他说：“说吧，夫君，你是贪著什么？”

他吞吞吐吐地说：“我是有所贪著。”

“贪著什么，夫君？”

“我想吃煎饼。”

“那怎么不跟我说呢，你是穷人不成？现在我就去煎足够整个镇子的人吃的煎饼。”

“你干嘛[考虑]他们，他们应自食其力。”

“这样的话我就煎足够一条街的人[吃]的量。”

“我就知道你很富有。”

“那我就煎足够这个家里所有人[吃]的量。”

“我就知道你很富有。”

“这样的话我就只煎足够你和妻儿们[吃]的量。”

“你干嘛[考虑]他们？”

“那我就煎足够你和我[吃]的量？”

“你怎么还要？”

“这样的话我就煎足够你一个人的量。”

“在这里煎的话很多人会看见。留下完整的米，你带上碎米和炉子及锅，拿上一点点奶、酥油、蜂蜜和糖，上到七层楼的顶楼煎吧，我就坐在那里一个人吃。”

“好的。”她同意后叫人带上该带的东西上到楼上，遣走

了婢女后叫人去叫财主，他从[一楼]开始把门都关上，所有的门都拴上门闩后上到第七层，把那里的门也关上后坐下。他妻子则在炉子里生了火，准备好锅，开始为他煎饼。

早上导师招呼马哈摩嘎喇那长老："摩嘎喇那，那王舍城附近的敬重镇里的悭吝财主[想着：]'我要吃煎饼'怕其他人看到正在七楼上煎饼，你去那里把财主调伏令柔顺后，让他们两夫妻带着锅、牛奶、酥油、蜂蜜和糖，然后以你的能力带来揭德林，今天我和五百比库一起坐在寺院里，将吃那饼餐。"

"好的，尊者。"长老领受了导师的话后，马上以神通力去到那个镇，在财主的楼房窗口，穿好下衣披好上衣，就在空中像个宝石雕像一样站着。大财主一看到长老就胆战心惊，"我就是怕被这样的人看到才来这里，[而]这个比库从空中来了站在窗口。"他没看到[随手]可拿的东西，就像盐粒丢进火里一样怒吼道："沙门，站在空中要得到什么？就算是在无踪迹的虚空中显示出足迹来回走也得不到。"长老就在那里来来回回地走着。

财主说："来回走要得到什么？就算在空中盘腿而坐也得不到。"长老就盘腿坐着。然后他对长老说："坐在空中要得到什么？就是过来站在窗户框上也得不到。"长老站在了[窗户]框上。

[他]说："站在[窗户]框上要得到什么？就是冒烟也得不到。"长老就冒出烟。整个楼都成了一团烟。财主的眼睛像被针刺一样，然而害怕房子烧着就没有说"你冒火也得不到"，[心想：]"这个沙门好执着，不得到是不会走的，我要给他一个饼。"对妻子说道："贤妻，煎一个小小的饼给[这个]沙

门打发他走。”她只拿了一点点面粉放到锅里，就成了一个大饼，膨胀到充满了整个容器。

财主看到后[以为]“她抓了很多面粉”，他就亲自在勺子边上抓了一点点面粉放进去，出现了一个比之前更大的饼。他一再这样地煎，而饼一个比一个大。他厌烦了，对妻子说：“贤妻，从这里面给他一个饼吧。”她从篮子里抓一个饼时，所有的[饼]都粘到了一起。她对财主说：“夫君，所有的饼都粘到一起了，我掰不开。”“我来。”[然而]他也做不到。他们俩人各抓一边也扯不开。就在他和煎饼奋斗时出了一身汗，食欲全无。然后，他就对妻子说：“夫人，我不需要这些饼了，就连篮子一起给他吧。”她带上篮子上前给了长老。

长老给他们俩开示了佛法，讲述了三宝的功德，“有施，有福（布施的功德）”令布施等的果报像空中的满月一般显现。听了这个后财主内心变得明净，说：“尊者，过来坐在椅子上吃吧。”长老说：“大财主，正自觉者[计划]‘将吃饼’和五百比库坐在寺院里，你要是愿意，就吩咐财主夫人拿上饼和牛奶等，我引领你们去导师那里。”

“那么，尊者，导师目前在哪里呢？”

“离这里四十五由旬的揭德林寺，大财主。”

“尊者，在不过午的情况下，这么远的路，我们如何去呢？”

“大财主，你们愿意的话，我用自己的神通带领你们，你们楼房楼梯顶点是自己所在的地方，而楼梯的另一端就到了揭德林门口，仅仅从楼上走到楼下这么长的时间，我就[将你们]带到揭德林。”“好的，尊者。”他同意了。

长老令楼梯顶点保持原样，然后决意“令楼梯底部就是揭德林门口。”真的就成为那样了。长老把财主和财主妻子送到了揭德林，比从楼上下到楼下还要快。他们俩到导师面前告知了[吃饭的]时间。导师和比库僧团一起进入到食堂，然后[导师]坐在了为佛陀准备的殊胜之座上。大财主为佛陀为首的比库僧团供养了[滴水回向用的]施水。财主妻子也将饼放在了导师钵里。导师拿了够自己滋身的量，五百比库也都拿了[够他们]滋身的量。财主在供养牛奶、酥油、蜂蜜、糖等时未见用尽。导师和五百比库一起用完了餐。大财主和妻子也尽情地吃了。饼还没见用尽。整个寺院的比库以及吃残食者都布施过了也不见用完。“尊者，饼没有用完。”他们告诉跋葛瓦。[佛陀回答：]“那你们就扔到揭德林门口吧。”然后他们将其丢在了离门口不远的山谷里。时至今日那个地方还以“煎饼谷”而为人知。大财主和妻子一起走近跋葛瓦，礼敬后站在一旁。跋葛瓦做了随喜祝福。随喜祝福结束时，两人都证得了入流果，礼敬完导师后登上了[寺院]门口的楼梯就到了自己家的楼房里了。

从此后财主把财产尽数用于了佛教。第二天傍晚，比库们坐在集会堂讲述长老之德：“看呐，贤友们，马哈摩嘎喇那长老的威力，未损信、未损财，片刻之间就将悭吝的财主调伏令其柔顺后，让他带着饼把[他们]带到了揭德林导师面前，令其得获入流果，啊，大威力的长老！”

导师以天耳听到这谈话后前来，问道：“诸比库，你们正坐在一起谈论何事？”他们回答：“这个事情。”

“诸比库，不损信、不损财，调伏俗家之比库，不令俗家疲劳、困苦，犹如花中采粉之蜂，前往后令其得解佛陀之

德，我子摩嘎喇那正如此。”称赞完长老后，诵出了以下偈颂：

49.

Yathāpi bhamaro pupphaṃ, vaṇṇagandhamaheṭhayaṃ;
Paleti rasamādāya, evaṃ gāme munī care.

犹如蜂采华，不坏其色香；
取蜜而离去，牟尼亦如是，
游经村落间。

在此[偈颂中]，“蜂”（bhamaro），是任何蜜蜂（字面为“制蜜者”）。

“花”（pupphaṃ），它在花园里穿梭时不伤害不破坏花、[花的]颜色、[花的]香味而漫游的意思。

“离去”（Paleti），这样[飞]行过后如其所欲地喝了蜜汁后，再带上其他酿蜜的[蜜汁]离去。它如此在密林中活动后，将那混有花粉的[蜜]汁放在某个树洞里，依次酿成甘甜的蜜.不因它在花园里穿梭的缘故，而令花或者它（花）的颜色、香味受损坏。那时，[花园]一切都如初。

“如此般牟尼在村落行走”（evaṃ gāme munī care），意思是诸有学或无学，无家的牟尼（僧人）也如此般依次行经村落诸家间，获取钵食。不会因他在村落里行走而导致诸家的信心衰退或财富衰减。[他们的]信心和财富都如初。首先，有学牟尼如此托钵结束后，出去到村外有水的舒适处，敷展桑喀帝（双层外衣）而坐，以[为车轴涂油以免]轮轴损坏、包扎伤口、子肉之喻等方式省思而食用[钵食]，然后进

入如此般[适合禅修]的密林修习内在的业处，以证得四道与四沙门果。而无学牟尼则致力于现法乐住。应知他的这[入村托钵]就如同蜜蜂酿蜜一般。然而在这里意指的只是漏尽者。

开示结束时，许多人成就了入流果等。导师说完这个开示后，为了进一步说明长老之德，又说道："诸比库，摩嘎喇那并非仅此次调伏了悭吝财主，过去也曾调伏他，让他知道业与果的联系。"然后说出过去之事以阐明此事：

"两个跛子俱曲手，两人其眼皆歪斜；
二者顶上均生瘤，我不能识伊利萨。"

（《本生》1.1.78）[103]

讲述了这《伊利萨本生》（illisajātakaṃ）。

第五、悭吝果西亚财主的故事[终]。

6. 巴韦亚活命者的故事

Pāveyyakājīvakavatthu

[103] 在此本生中（本生第 78 篇），悭吝财主当时是一位名叫伊利萨的悭吝财主，他手曲足跛，两眼歪斜，头上长有瘤子，形状古怪。他中断了家族布施的传统成为了一名守财奴，他投生为沙格天帝的父亲得知后，化作他的形象去到国王那里宣布将其家财尽数布施，在外醉酒的伊利萨得知后极为悲愤，去到国王那里申诉，国王将二人招来后不能区分孰真孰假，其妻儿、家仆等皆认定沙格天帝为真财主，最后他找理发师来认定，理发师检查二人头顶后说出以上偈颂，也不能区分二人。财主极度忧悲当场昏厥。此时沙格天帝现出真身，表明身份与来意，威胁他令其立誓"今后将多行布施"，因此而被调伏。当时的沙格天帝就是摩嘎喇那，理发师是菩萨，国王是阿难尊者。

“不[观]他人过……”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沙瓦提时，就一名叫巴韦亚（Pāveyya）的活命外道而说的。

据说在沙瓦提有一位主妇像照顾儿子一样，照顾着一位名叫巴韦亚的活命外道。她邻居家的人们听了导师讲法后回来，以种种方式赞叹佛陀之德：“啊！佛陀的开示真是绝妙啊！”她听到对佛陀之德的谈论后，想去寺院听法，将此事告诉了活命外道：“我要去佛陀那里，圣尊。”

“你别去！”他阻止她道。在她一而再地请求下，他还是这样阻止[她]。她[想：]“他不让我去寺院听法，那我就邀请导师[过来]，然后[我]在这里听法。”黄昏时分把儿子叫来打发他：“去，儿子，你去邀请导师明天[来应供]。”他去的时候首先去了活命外道的住处，礼敬后坐[在一旁]。活命外道问他：

“你去哪里？”

“妈妈叫我去邀请导师。”

“你不要去他那里。”

“别，圣尊，我怕我妈，我要去了。”

“给他准备的供养我们俩来吃了，你别去。”

“别，圣尊，妈妈会骂我。”

“那你就去吧，但是去邀请完，不要告诉他‘我们家在某某地方或某某街道或应通过某某道路过来’，就好像[你家]住在附近一般，[假装]从另一条道路离开，然后回来这里。”

他听了活命外道的话后，去到导师那里，邀请过后，完全按照活命外道所说的方式执行，然后回到他那里。[他]问

道："你怎么做的？""都[按照您说的]做了，圣尊。"他回答道。

"你干得漂亮，我们俩将吃给他准备的供养。"说完后，第二天一早，活命外道就去到他家里，带着那[小孩子]一起坐在后面房间里。

邻居们用新鲜的牛粪给那家涂抹过后，撒了包括黄檀花在内的五种花，给导师铺设了十分昂贵的座位。不熟悉佛陀的人们不知道怎么[为他]敷设座位。佛陀也不需要任何人为他指路，在菩提树下撼动十万个世界后成就觉悟的那天，对他而言"这条道路通向地狱，这条[通向]畜牲胎，这条[通向]鬼界，这条[通向]人间，这条[通向]天界，这条[通向]不死的大涅槃。"所有的道路都清楚明了。不需要有谁告诉他村庄城镇等的道路。

因此导师清晨带上衣钵，去到了大近事女的家门口。她从家里出来五体投地礼敬导师过后，送导师进入屋内，安排坐下后供养了水，然后呈上美味的主食和副食。近事女想要吃完饭的导师做随喜回向，就拿着[导师的]钵。导师就开始以悦耳的声音做随喜开示。近事女一边听法一边赞叹："萨度！萨度！"

活命外道就在后面房间里坐着，听到她听法赞叹的声音后无法忍受了，[心想]"如今这[近事女]不再是我的[信众]了"出来后，"你完蛋了，混蛋，对他如此恭敬。"以种种方式辱骂近事女和导师后跑掉了。近事女因他的话而羞愧，变得心烦意乱，不能跟随开示开发智慧。然后导师就对她说："近事女为什么不能跟随开示了？""尊者，我的心被他的话搅乱了。"导师说："对于如此般异类之人的言语不应在意，

对其不理会，只应看自己已做与未做的。”然后诵出了以下偈颂：

50.

Na paresaṃ vilomāni, na paresaṃ katākataṃ;
Attanova avekkheyya, katāni akatāni cā.

莫管他拂逆，以及做未做；
但观自身行，已做与未做。

在此[偈颂中]，“莫[管]他拂逆”（Na paresaṃ vilomāni[104]）是不要理会他人拂逆、粗恶、极其刺耳的言论。

“不[管]他人做与未做”（na paresaṃ katākataṃ），“某某近事男无信、无净信，家里连一勺施食也不布施，不[布施]行筹食等，不做袈裟等资具的布施；如此某某近事女无信、无净信，家里连一勺施食也不布施，不布施行筹食，不做袈裟等资具的布施；如此某某比库无信、无净信，既不做对戒师的义务，也不做对老师的义务，不做客住者的义务，不做旅程的准备，不做塔庙周边义务，不做伍波思特堂的义务，不做食堂义务，不做桑拿浴室等等义务，他也不[持守]任何的头陀支，也不喜乐于修行。”如此般他人已做与未做[之事]，不应去看。

“但观自身”（Attanova avekkheyya），“出家人应时常省思：‘我是如何度过日日夜夜的。’”（《增支部》第 10 集第

[104] vilomāni 是 anuloma（随顺）的反义词。

48 经）忆念着这个告诫，具信而出家的良家子应如此观照自身已做与未做[之事]：“我能否在作意‘无常、苦、无我’三相之后，从事禅修？”

开示结束时，那近事女证得了入流果，开示给大众带来了利益。

第六、巴韦亚活命者的故事[终]。

7. 持伞近事男的故事

Chattapāṇiupāsakavatthu

“犹如鲜妙花……”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沙瓦提时，就持伞近事男（Chattapāṇiupāsaka）而说的。在沙瓦提一名叫做持伞的近事男是一位持三藏的不来者（三果圣者）。他早上持守了伍波思特后去服侍导师。对不来圣弟子而言没有需要持守的伍波思特事，他们只有伴随[圣]道而来的梵行与日中一食。因此[佛陀]说：“大王，陶工喀帝咖（Ghaṭikāra）是日中一食者、梵行者、具戒的善法者。”（《中部》中五十篇第 81 经）

不来者们就这样自然地日中一食[过]梵行。那位近事男也是如此，他去到导师那里礼敬过后，坐着听法。这个时候，高思勒巴谢那地王前来侍奉导师。持伞近事男看到他来了后，“该不该起身呢？”他心想：“我坐在至上之王面前，我看到这个次等的王，然后起身是不适宜的，国王将会对我不起身[承迎]而生气，那即便他生气，我也不起来。看到国王后起身就是敬重国王，而不是敬重导师了，因此我将不会

起身。”［他因此］没有起来。

智者们看到在［他］尊敬的人们面前坐着不起身的人是不会生气的。然而国王看到他没有起身就怀着瞋意礼敬导师过后坐在了一旁。导师知道［他］生气了，“大王，这个持伞近事男是智者、见法之人、持三藏者、有益与无益的善巧者。”［向他］讲说了近事男之德。国王听了关于他德行的讲述后，心地就变得柔软了。

然后有一天国王站在宫殿楼上看到持伞近事男吃完饭拿着伞，穿着鞋子在皇宫前的广场上走，就派人把他叫来。他除去伞和鞋子走近国王礼敬后站在一旁。国王于是对他说：

“亲爱的近事男，怎么除去了你的伞和鞋子？”

“听到‘国王召唤’后我就除去［它们］来了。”

“您一定是今天才知道我是国王。”

“大王，我一直知道您是国王。”

“如果是这样，那为什么前些日子在导师面前坐着时，看到我后没有起身？”

“大王，我坐在至上之王面前，看到次等的国王后起身就是表示对导师的不尊重，因此没有起身。”

“好吧，亲爱的，就这样吧。据说您是见法者，事关来世有益无益的善巧者，持三藏者，您来我宫中讲法吧。”

“我不行的，大王。”

“为什么？”

“王宫多过患，在那里［讲述关于］不善与善的［法］兹事体大，大王。”

“您别这么说，不要追悔于前些天看到我没有起身了。”

“大王，在家人[在宫中]到处走动过患很大，请派人去招请一位出家众来讲法吧。”

“好吧，亲爱的，您去吧。”国王打发他走了后去到导师面前向导师请求：“尊者，皇后茉莉（Mallikā）和瓦思芭刹帝利女（Vāsabhakhattiyā）她们说要学法，请您和五百比库时常来我住处给她们讲法吧。”

“诸佛不常往一处，大王。”

“这样的话，尊者，那就派一位比库吧。”

导师把这个任务交给了阿难长老。长老时常去给她们讲说开示。她们当中茉莉有认真学习然后诵习，能复述教示。而瓦思芭刹帝利女则没有认真学习，不诵习，不能复述教示。

然后一天导师问长老：“阿难，近事女们学会法了吗？”

“是的，尊者。”

“谁有认真学习呢？”

“尊者，茉莉认真地学习，认真诵习，能认真地复述教示。而您亲族的女儿没有认真学习，不诵习，不能复述教示。”

导师听了长老的话后，说：“阿难，我所宣示之法，对于没有恭敬地进行听闻、学习、诵习、讲说者，就如具足色而无香之花一般，徒然无果。然而对于恭敬地听闻等的实践者而言，有大果报、大利益。”然后诵出了以下两偈：

51.

Yathāpi ruciraṃ pupphaṃ, vaṇṇavantaṃ agandhakaṃ;
Evaṃ subhāsitā vācā, aphalā hoti akubbato.

犹如鲜妙花，色美而无香；
如是善说语，不实行无果。

52.

Yathāpi ruciraṃ pupphaṃ, vaṇṇavantaṃ sagandhakaṃ;
Evaṃ subhāsitā vācā, saphalā hoti kubbato.

犹如鲜妙花，色美具芳香；
如是善说语，彼实行有果。

在此[偈颂中]，“鲜妙”（ruciraṃ）是美丽的。

“色美”（vaṇṇavantaṃ）是具足美丽。

“无香”（agandhakaṃ）没有香味，[就如]红叶花、牵牛花、红月季等之类。

“如是善说语”（Evaṃ subhāsitā vācā），善说之语是三藏佛语。它好似具备色泽但无香的花。正如谁佩戴无香之花，他的身体不会弥漫着芳香，如此般，若有人没有实行恭敬听闻等等[之事]，对于彼没有实行恭敬之人，因没有做那[三藏佛语所说的]该做之事，就不会带来经之香、语之香、行道之香，无有果报。因此说“如是善说语，不实行无果”。

“具芳香”（sagandhakaṃ），素馨、青莲等一类的。

“如是”（Evaṃ），如同佩戴彼[香]花者身上弥漫着芳香，如此般，对于所谓三藏佛语的善说之语，“实行”（kubbato），意思是，若通过恭敬听闻等，按照[三藏佛语]做该做之事，彼等[佛语]对他就会有果报。因带来经之香、语之香、行道之香，而有大果报，大利益。

开示结束时，许多人证得了入流果等。开示给大众带来

了利益。

第七、持伞近事男的故事[终]。

8. 维萨卡的故事

Visākhāvatthu

“如同诸花聚……”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沙瓦提附近的东园（Pubbārāma）时，就维萨卡（Visākha）近事女而说的。

据说她是盎嘎国（Aṅgaraṭṭha）跋地亚（bhaddiya）城的门答咖（Meṇḍaka，公羊）财主之子积财（Dhanañcaya）财主的第一夫人善意德卫（Sumanadevī）所生。在她七岁的时候，导师看到塞那（Sela）婆罗门等人和他们的亲族有觉悟的潜能，就在大比库僧团的围绕下行脚到了这个城市。

那时，门答咖屋主是该城五位大福德者中的最上者，获得了财主之地位。这五位大福德者是门答咖财主，他的第一夫人月莲（Candapadumā），他的长子积财，他的妻子善意德卫和他的仆人本那（Puṇṇa，福德）。在宾比萨勒王的国内并非只有门答咖一位财主，而是有五位巨富之人：焦谛咖（Jotika）、迦谛喇（Jaṭila）、门答咖（Meṇḍaka）、本那咖（Puṇṇaka）、咖咖瓦利亚（Kākavaliya）。

他们当中的门答咖财主得知十力（佛）到了自己的城市后，命人叫来自己的孙女——积财财主之女——少女维萨卡，说：“孙女，[这是]你的吉祥也是我的吉祥，和你的五百少女一起登上五百辆车，在五百侍女的围绕下去见十力

（佛）吧。”

“萨度！”她应允后如此照做了。她明达事理，坐车经过了可行车之地后，从车上下来步行谒见佛陀，礼敬后立于一旁。于是导师根据她的性行开示了佛法。讲法结束时，她和五百少女一同证得了入流果。门答咖财主也谒见佛陀，听法过后证得了入流果，然后为第二天[的应供]邀请了[佛陀]。第二天在自己家里用美味的主食和副食招待了以佛陀为首的僧团，并以这种方式做了半个月的大供养。导师在跋地亚城随意住了[一段时间]后离开了。

那时宾比萨勒和高思勒巴谢那地[王]互相娶了对方的妹妹为妻。一天，高思勒王思维：“宾比萨勒的国内住有五位巨富的大福德者，我的国内一位这样的人也没有，若我去宾比萨勒那求一位该如何？”然后他去了[宾比萨勒]那里，国王亲切迎接过后问道：“您为何事而来？”

“我怀着‘您的国土内住有五位巨富的大福德者，我要去他那里获得一位’[这样的念头]而来，因此请您从他们当中给我一位吧。”

“[这些都是]显赫之家，我无法移动他们。”

“我得不到就不走了。”

国王和臣子们商量过后说：“移动焦谛咖等显赫之家就犹如移动大地一般，门答咖大财主有一位儿子名叫积财财主，我和他商量过后再答复您。”

然后命人把他召来，[说：]“兄弟，高思勒国王说‘我要获得一位财主才走’，你和他一起去吧。”

“您派遣我就去，大王。”

“那你就准备好出发吧，兄弟。”

他自己做了该做的准备。国王对他表示了极大的恭敬后，“您带上此人去吧”，把巴谢那地王送走了。他带着他前行，在每一处都住一晚，然后来到了一个舒适之处，安顿好住处，积财财主问道：“这是谁的国土？”

“我的，财主。”

“这里离沙瓦提城多远？”

“七由旬的距离。”

“城内拥挤，我随从众多，如果您同意的话我们就在这里住下了，陛下。”

“好的。”国王同意了，并在那里建造了一座城市给他，然后离开了。由于在那个地方取得了自己的地方，因此该城就得名为萨给答（Sāketa）。

沙瓦提城米嘎拉（Migāra，鹿）财主的儿子，年轻人福增（Puṇṇavaḍḍhana）成年了，他父母就对他说：“儿子，你要在你喜欢的地方找一个女子。”

“我不需要这样的妻子。”

“儿呀，别这样，一个家庭没有孩子就不能继承香火了。”

他在被反复劝说过后说：“若能获得一个具备五美的少女的话，我就照你们的话办。”

“这五美是什么，儿子？”

“发美、肉美、骨美、肤美、青春之美。”

大福德的女性头发如同孔雀之羽，散开后不打结而触及裙子边沿，并且发梢往上回卷，这就是所谓的“发美”。嘴唇如同瓜蒌一般色泽饱满、均匀、对称，这就是所谓的“肉

美”。牙齿洁白整齐不稀疏，像一排立着的钻石，并如一排整齐切割的贝壳一般美丽，这就是所谓的“骨美”。没有涂抹芬芳的沉香粉，肤色也光滑如青莲花一般，又如同翅子树（Kaṇikāra）花一般洁白，这就是所谓的“肤美”。就算是生了十胎过后，也如同只生育了一胎一般仍显年轻，这就是所谓的“青春之美”。

然后他的父母邀请了一百零八位婆罗门，用餐过后询问道：“有没有具备五美之女？”

“有的。”

“那么请[你们中的]八人去寻找这样一位少女吧。”给了很多钱财后[说：]“等你们回来的时候，我们知道该怎么做[来报答]，你们去找这样一位女孩吧，看到的时候，你们把这个饰品给[她]。”给了他们一个价值十万的金花环，然后送走了他们。

他们去各个大城市遍寻以后没有看到具备五美的少女，折返回来时，在开放节（情人节）来到了萨给答城。他们想：“今天我们任务要完成了。”在这个城市，一年有一次开放节。这个时候[平时]不外出的家庭也都和随行人员一起，身体没有[车辆等]遮挡，仅步行去往河边。

在这一天，富有的刹帝利之子等也都站在路旁[计划着：]“看到和自己出身相匹配且合意的良家少女后，我们要用花环套住她。”

那些婆罗门们也进到河边一个大厅里等待。这个时候，维萨卡有十五六岁了，穿戴了所有饰品，在五百位少女的围绕下，想要洗澡而来到河边那个地方。彼时云兴雨降，五百

少女迅速进入了大厅。婆罗门们在她们当中没有找到一位具备五美的。维萨卡则步履如常地进入了大厅，衣服饰物尽湿。婆罗门们看到了她的四种美丽后想看看她的牙齿，就互相说："我们[这]闺女生性怠惰，我想她的丈夫怕是连酸粥都得不到。"然后维萨卡就问他们："你们在说谁呢？"

"我们在说你，姑娘。"

她说话的声音如铜铃般悦耳。然后，她又以悦耳的声音问他们："为什么这么说？"

"你的侍女们衣物未湿迅速进入了大厅，你却没有如此迅速而来，衣服饰物都打湿了才来到。所以我们这么说，姑娘。"

"先生们，别这么说，我比她们都要强，我是经深思熟虑过后才没有快速而来的。"

"为什么呢，姑娘？"

"先生们，有四类人跑起来不得体，也还有其他原因。"

"哪四类人跑起来不得体呢，姑娘？"

"先生们，已灌顶的国王穿戴了所有的佩饰、束好腰过后在王庭里奔跑是不得体的，会获得这样的谴责'这位国王怎么像屋主一样奔跑呢？'徐缓而行才是得体的。盛饰的礼仪之象（庆典上的大象）奔跑也是不得体的，以大象的优雅而走是得体的。出家人奔跑是不得体的，他只会被讥嫌'这个沙门怎么像俗人一样奔跑呢？'镇定地走是得体的。女人奔跑是不得体的，会被讥嫌'这个女人怎么像男人一样奔跑呢？'这四类人奔跑是不得体的，先生们。"

"那其他的原因是什么呢，姑娘？"

"先生们，父母都是根肢俱全地养育女儿，我们是为了

[嫁]给其他家庭而养的，[如同]是待价而沽的商品。如果奔跑时踩到裙子边摔倒在地，摔坏了胳膊腿，对家庭而言就成了负担，而服饰湿了则会干。这就是我思考过后不跑的原因，先生们。”

婆罗门们在和她交谈时看到了她牙齿的完美，“从未见过这么好的牙齿。”对她给予了赞美过后说“姑娘，只有你配这个”，然后给她戴上了那个金花环。她就问他们：

“你们来自哪个城市，先生们？”

“来自沙瓦提，姑娘。”

“是哪位财主家？”

“名叫米嘎拉财主，姑娘。”

“公子叫什么？”

“名叫福增童子，姑娘。”

她[心想：]“和我们家出身相仿。”同意了[对方的提亲]过后给父亲送去信息：“请给我们派马车。”

虽然她来的时候是走路来的，然而一旦戴上黄金花环就不能那样走了，为人妇者要乘车而行，其次则是登上一辆普通的车乘或者举起一把伞或一片棕榈树叶[走]，要是这些都没有的话就把下裙的系带搭在肩上走。

她的父亲派了五百辆车，她和随从们一起上车后出发了。婆罗门们也一起去了。然后财主问他们：“你们从哪里来？”

“来自沙瓦提，大财主。”

“[你们的]财主叫什么名字？”

“名叫米嘎拉财主。”

“[他]儿子叫什么？”

“名叫福增童子，大财主。”

“有多少财富？”

“四亿，大财主。”

“这点财富和我们的财富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但是一旦女儿获得了归宿（直译为守护者），其他的还管它做什么呢。”就同意了[他们的提亲]。他请他们住下，款待了一两天后就把他们送走了。

他们去到沙瓦提后，向米嘎拉财主汇报：“找到我们[要]的女孩了。”

“谁的女儿？”

“福增财主的。”

他[心想：]“我得到了一位显赫家族的女儿，应该迅速把她接来。”把要去那里的事向国王禀报了。国王[心想：]“这个显赫的家庭是我从宾比萨勒那里接来安顿在萨给答的，应向他表示出尊重。”就说：“我也去。”

“好的，大王。”说完他给福增财主送去信息：“我们来的时候国王也会来，国王军队庞大，能不能接待这么多人？”

对方则回信[说：]“如果有十位国王要来，让他们都来吧。”

米嘎拉财主留下了看家的人以外，把这么大的都市的其他人都带着去了，到了[距离萨给答]半由旬的地方停下来，送去信息“我们来了。”福增财主送去许多礼物后和女儿一起商量：“闺女啊，听说你公公和高思勒国王一起来了，应该把他安排在哪个房间，国王[住]哪一间？王储等[住]哪一

间？”财主的女儿是位有智慧的人，以十万劫的热切愿力成就了如钻石尖端一般锐利的智慧。

“你们把我的家翁安顿在某某房间，国王某某房间，王储等那些[房间]”，她这样安排好了后命人把仆人和工人们都叫来，安排道：“你们中的这么多人去照顾国王的所需，这么多[照顾]王储们等，还有你们照顾带来的象、马和随之而来的马夫们，他们到了后将尽情享受婚礼。”

“为什么？”

“[这样的话]谁也不会说‘我们去到维萨卡的婚礼上什么也没得到，尽做照顾马匹等之事了，没有快乐地游玩。’”

就在那天维萨卡的父亲召来五百位金匠[说：]“请你们为我女儿打造一件‘大藤首饰’[105]”，给了一千枚赤金币，以及与之相匹配的银、宝石、珍珠、珊瑚、钻石等。

国王住了几天过后就给福增财主送去信息：“财主没法长久地招待我们的，现在他应知道女儿出发的时间了哦。”他则给国王回信：“现在到了雨季，四个月里无法出行，您的军队需要什么都由我来提供，在我送出[女儿]的时候大王就可以出发了。”

打此开始，萨给答城就像进入了一个长久的节庆一般，自国王开始所有人都被招待以花、香、衣服等。自此，人们都认为“财主唯独款待我”。如此度过了三个月，首饰尚未完成。负责工作的监工们去到财主那里汇报：“其他什么也不缺，就是给军队煮饭的柴火不够了。”

[105] 一件可以覆盖全身的昂贵首饰。

“去吧，兄弟们，你们把这个城里腐朽的象厩和朽坏的老房子[拆了]拿去做饭吧。”这样[用拆下来的朽木]煮饭又度过了半个月。他们又汇报：“木材没有了。”

“在这个时候无法获得木材，你们去把存衣服的仓库打开，把里面的粗布卷起来放到油壶里浸湿，然后拿去煮饭吧。”他们这样又做了半个月。就这样度过了四个月，首饰也完成了。

这个首饰用了钻石四纳利[106]，珍珠十一纳利，珊瑚二十二纳利，宝石三十三纳利。用这些[金银珠宝]和其他的宝物完成了[这件首饰]。首饰上没有用线，要用线的地方他们都用银子来做。这个[首饰]披在头上，可延伸到脚背。它的各处用扣环固定，金质的纽结银质的钩环，头顶一个扣环，两个耳朵上各一个，喉咙下一个，两肩、两肘、腰部两边各一个。

在这个首饰上他们还打造了一只孔雀，它的右翼上有五百根赤金所成的羽毛，左翼[也有]五百根，喙为珊瑚所造，眼睛为宝石所成，脖子和尾翼也是如此，羽毛中间的杆为银制的，腿也是一样。它在维萨卡的头顶，看上去就像一只立在山顶跳舞的孔雀。千根羽毛杆的声音就像天乐一般，又像五种乐器在演奏。只有靠近了人们才知道它不是真的孔雀。这个首饰价值九千万，人工费十万。

是什么[善业的]果报让她获得了这个首饰呢？据说在咖萨巴佛时，她以自己的财产供养了两万比库衣料以及针线和染料。供养这些衣料的果报让她获得了这件大藤首饰。对女

[106] 一纳利（nāḷi，管）约四分之一升。

人而言最上的衣物施予是大藤首饰，对男人而言则是神变所成的衣钵[107]。

大财主这样花了四个月给女儿制作嫁妆，给嫁妆时还给了满载五百车的钱币，满载五百车的金器，满载五百车的银器，满载五百车的铜器，满载五百车的丝绸衣物，满载五百车的酥油，满载五百车的油，满载五百车的稻米，犁等的工具也满载五百车。据说他是这样想的："我女儿在所到之处不要[因夫家说]'我需要某物'而被派去别人家门口[讨要]。"因此命人给与了所有的工具。

给了五百辆车，每辆车上有三位盛装打扮的侍女。"你们去伺候她洗澡、吃饭、梳妆打扮。"给了一千五百位侍女。然后他想："我要给我女儿牛。"他就命令手下："去，兄弟们，把小奶牛的牛棚门打开，然后在三牛呼[108][的路上]安置三个鼓，你们站在乌洒巴[109]宽的[路]两旁。不要让牛从这个[范围]出去。这样站好后你们就敲鼓。"

他们这样照做了。在奶牛走出牛棚一牛呼远的时候，他们就敲了鼓，半由旬的时候再敲，三牛呼时又敲了，并阻止[它们]往两边去。在三牛呼这么长，一乌洒巴这么宽的地方，牛儿们接踵摩肩地站[满了]。"给我女儿这么多牛够了，你们去把门关上"，大财主命人把牛棚的门关上了。即便门被关上了，由于维萨卡福德的力量，强壮的公牛、母牛纷纷跳

107 那些"善来比库"所拥有的。

108 一牛呼约四分之一由旬。

109 Usabha=140 肘。

出来往外走。尽管在人们的阻拦下，依旧有六万头强壮的公牛和六万头强壮的母牛出来了，同样这么多的牛犊也跟着那些母牛、公牛跳了出来。

是什么[业的]果报令这么多的牛[跟随维萨卡而]去呢？[过去被]数数阻止依旧施与的缘故。据说在咖萨巴正自觉者时期，她是吉吉（Kiki）王最小的第七位女儿，名叫桑咖达熙（Saṅghadāsī），据说她在供养两万僧众五种牛乳制品的时候，即便长老、年轻比库、沙玛内拉他们都把钵盖住说“够了，够了”，阻止[她继续供养]，“这个美味，这个可意”，她依旧坚持施与。因为那个[业]的果报，在[人们的]阻拦下，牛儿们依旧跑出来了。

财主在赠送这么多物品的时候，财主妻子说：“你给我女儿安排了所有的，但没有安排做事的男仆和女仆，是为什么？”

[财主]回答道：“是为了要知道谁对我的女儿有感情谁没有。因为我不会抓住那些不想去的人的脖子[把他们]送去，我会在她登上车后，走的时候宣布‘那些想和她一起去的就去吧，不想去的就别去。’”

当[想到]“明天我女儿就要出发了”，[财主]坐在房间里让女儿靠近坐下后嘱咐道：“闺女，住在夫家应遵守这些规矩。”那时米嘎拉财主正坐在隔壁的房间里，听到了福增财主所叮嘱的话。财主他是这样嘱咐女儿的：“闺女，住在公公家不要把里面的火带到外面；外面的火不要带进里面；给与那些给与者；不给与者就不要给与；[某些]给与者和不给与者都应给与；应快乐而坐；应快乐而食；应快乐而睡；应侍奉火；应恭敬家神。”

给了这十条告诫后，第二天，[财主]请人召集了所有的士兵，[站]在国王军队中，将八位家主任命为监护人："如果我女儿在所到之处（夫家）出现过错，请你们帮忙澄清吧。"然后给她穿戴上价值九千万的大藤首饰，又给了她五亿四千万的澡浴粉资金。送她登上车。在萨给答周围有十四个阿耨罗陀补罗[110]（Anurādhapura）这么大的村庄属于他，他命人在其间鸣鼓而行："想要跟我女儿一起去的就去吧。"他们听到后："我们的小姐要走了，我们还在这作甚？"十四个村庄倾巢而出。积财财主款待了国王和米嘎拉财主后，陪他们走了一小段距离，然后送别了他们以及女儿。

米嘎拉财主坐在最后一辆车里前进时，看到大队人马就问："这些人是谁？"

"为您儿媳做工的男仆和女仆。"

"谁来养活这么多人？把他们赶走，不走的就用棍子。"

维萨卡却说："住手，你们不要阻拦，[这]大帮人会自食其力。"

财主则说："姑娘，我们不需要他们，谁来养他们呢？"用土块、棍子[把他们]赶走后，[财主说：]"我们这么多人够了。"把剩下的带着出发了。

当维萨卡来到沙瓦提城门口时，心想："我是坐在被覆盖的车里进城还是站在车上呢？"然后她想到："我坐在被覆盖的车里进去就不能显示大藤首饰的富丽堂皇了。"她就站在车上向全城居民展示着自己进入城里。沙瓦提居民看到维萨卡

[110]斯里兰卡的古都。

的财富后说："据说那就是维萨卡，如此般的财富与她确实相称。"她这样携带大量财富进了财主家。

在她来到的那天，全城的居民[想到：]"积财财主在我们去到他的城市时极大地款待了我们。"就根据他们各自的能力和实力送去了礼物。维萨卡把所有送来的礼物交换分给了这个城里所有的家庭。在赠送礼物时她还根据他们每个的年纪说了悦耳的话："把这个送给我妈妈；这个送给我爸爸；这个送给我兄弟；这个送给我姐妹。"就像整个城市的居民都是她亲戚一般。

后来，她的一匹纯种母马夜里要生仔了，她和女仆一起命人拿上火把去到那里，叫人用热水给母马洗澡，然后用油涂抹，完了回到自己的住处。

米嘎拉财主正操办儿子的婚事，完全没有注意就住在旁边寺院的佛陀，由于他长期以来对裸行沙门有好感，他敦促[并计划]："我要让我的女眷们也礼敬[他们]。"

一天他命人煮了几百碗浓乳粥，用新碗盛着，命人邀请了五百位裸行者进到家里，给维萨卡送去消息："让我儿媳来礼敬阿拉汉们。"她作为一位初果圣者，一听到"阿拉汉"就满心欢喜地来到他们吃饭的地方，看到他们后，"如此般无惭无愧者非阿拉汉，公公怎么叫我来礼敬？呸！呸！"斥责了财主后就回了自己的住处。裸行者们看到这后，就异口同声地斥责财主："家主，你怎么不找其他人，把果德玛的弟子极其恶劣之人带来这，快叫人把她从这个家里赶出去。"

他心想："她是大户人家的女儿，我不能因这样一些话就赶走她。"[说]："圣尊们，女孩子嘛做事或有意或无意，请你们稍安勿躁。"把他们送走后，坐在自己极昂贵的座位上吃

金碗里盛着的浓浓的蜜乳粥。这时候一位乞食的长老正在托钵，进入到这个住处。维萨卡正站着给公公扇风，看到后[心想]“不适合跟公公讲。”当财主看向长老时，[她]就这样避开在一旁站着。然而他这个愚人即便看到了长老，也跟没看到一般继续埋头吃。维萨卡知道了“即便我公公看到了长老也不会在意。”就说：“尊者，请往前走吧，我公公在吃剩余的[111]。”

他在[听了]尼乾陀们的话时虽然忍住了，在[她]说“吃剩[饭]”的刹那[忍不住了]就把手拿开，说：“把这粥拿开，你们把她从这家里赶走！在这样一个喜庆的日子竟然把我说成吃秽物者。”然而这个家里所有的仆人、工人都是维萨卡的人，谁会去抓她的手或者脚呢，都没人敢开口吱声。维萨卡听了公公的话后，说：“爸，仅仅此般的理由不足以把我赶出去，我并非是您从码头找来的汲水婢女。父母还在世的女孩是不会以此般的理由被赶出去的。正因为这样的原因，我父亲在我来这里时召集了八位家主，嘱托‘如果我女儿有什么过错，请你们帮忙澄清’，然后把我交到他们手里，请您派人去把他们召集过来澄清我是否有错。”

财主[认为：]“她说得很好。”就派人把八位家主召集了，说：“在一个喜庆的日子里我正用金碗吃着乳粥，这女孩

[111] purāṇaṃ，有“旧的、先前的、用过的”等含义，在这个语境下可以理解为“剩余的”（即剩饭），维萨卡在这里似乎是将它用作一个双关语，后面她解释她的用意是“她公公在吃过去生遗留下来的福报”，但她公公显然理解成了“在吃剩饭”。

说我是‘吃秽物者’，由于这个过错你们把她从这家里赶出去吧。”

“是这样吗，姑娘？”

“我不是这样说的，是当一位托钵的长老站在家门口时，我公公在吃浓浓的蜜乳粥，没有理会长老，我想‘我公公此生不修福，只是吃过去的福报’，就[对长老]说‘尊者，请往前走吧，我公公在吃剩余的’，我这样有什么过失吗？”

“老爷，这没有过失。我们的女儿言语得当，您生什么气呢？”

“先生们，这样的话是没有过失，但是有一天她半夜在婢女们的围绕下去了后屋。”

“是这样吗，姑娘？”

“先生们，我不是无缘无故去的，那房间里有一匹纯种母马要生产了，[我]想到‘坐视不理是不适宜的’，就命人拿了火把和热水与婢女们一起去给母马接生了。我这样有什么过失吗？”

“老爷，这没有过失。我们女儿在您家里做了甚至连婢女都不要做的事情，您从中看到了什么过失呢？”

“先生们，是这样就没有过失。然而她父亲在她来这的时候在屏覆处秘密地给了这十个教诫，它们的含义我不知道，让她把它们的含义告诉我。她父亲这么说‘不要把里面的火带到外面’，我们生活中怎么可能不把火给左邻右舍呢？”

“是这样吗，姑娘？”

“先生们，我爸爸说的不是关于这个。他说的是关于这个：‘姑娘，在公婆丈夫家看到不好的事情后不要在外面东家

西家到处说，因为没有哪个火像这个火一般。’”

“先生们，这句话像这样[解释的话]就算了，但她父亲还说‘外面的火不要带进里面’，当我们[家]里面的火熄灭了怎能不从外面取火进来呢？”

“是这样吗，姑娘？”

“先生们，我爸爸说的不是关于这个。他说的是关于这个：‘姑娘，如果邻居的女人们或男人们说公婆、丈夫的不好，不要把他们的话带回去再说：谁谁谁说了你们这般这般的不好。因为没有哪个火像这个火一般。’”如此，由于这个原因，她也无过失。如此般，其他的[话]也是这样。

它们的含义为：她父亲说“给与那些给与者”，意思是说“那些借了东西后会归还者，就给与他们。”

“不给与者就不要给与”这句话的意思则是“那些借了东西不归还者，就不要给他们。”

“[某些]给与者和不给与者都应给与”这句话的意思是“那些贫困的亲戚们前来[求助]时，不论他们能不能归还都应给与。”

“应快乐而坐”这句话的意思是“当看到公婆、丈夫后应起来，不应坐在原处。”

“应快乐而食”这句话的意思是“在公婆、丈夫还没吃饭前，应先伺候他们用餐，知道他们[所需]够或不够过后自己才吃。”

“应快乐而睡”这句话的意思是“在公婆、丈夫上床睡觉前不应睡，在所有应尽的大小义务都做了过后才睡觉。”

“应侍奉火”这句话的意思是“应将婆婆、公公、丈夫

视为像火一般，蛇王一般[细心照顾]。”

“应恭敬家神”这句话的意思是“应把婆婆、公公和丈夫视为天神一般[恭敬对待]。”

财主听了这十个教诫的含义后无言以对，低头坐着。然后家主们就问他：

“财主，我们的女儿还有什么过失吗？”

“没有了，先生们。”

“那么她毫无过错，为什么无缘无故要把她赶出家门呢？”

[八位家主们]这么说时，维萨卡说：

“先生们，虽然在我公公一开始发话时我不应走，然而我父亲在我来的时候为了为我澄清过失，把我交代给了你们，你们也[让大家]知道了我没有过失，那现在我该走了。”

命令男女仆从们：“你们准备马车等。”

财主抓住她和家主们并说：“姑娘，是我不知情才[那样]说的，请原谅我吧。”

“爸爸，您应被原谅，我原谅您。但我是对佛教有净信心家庭的女儿，我们不能没有比库僧团，如果能如我所愿地侍奉比库僧团的话，我就留下来。”

“姑娘，随你所愿地侍奉你的众沙门吧。”

维萨卡命人邀请了十力（佛陀），隔天来到家中[应供]。裸行沙门们也听到了导师（佛陀）去到了米嘎拉财主家中，然后他们也去了，围坐在屋子周围。维萨卡施完水后，送去消息“一切敬献[之事]都已备妥，请我公公来供养食物吧。”当时他想去，活命外道们劝阻他：“家主，不要去沙门果德玛那里。”他送去消息：“就让我的儿媳她自己供养吧。”

她供养了以佛陀为首的比库僧团，在[僧团]用餐完毕时，又送去信息："请我公公来听法。"然后他[想]："现在还不去就太不像话了。"在闻法欲的驱使下去了，[外道们]又对他说："假如你要听沙门果德玛的法，就坐在帘子外面听。"在他去之前他们就把帘子围好了。他去了后就坐在帘子外面。

导师[决意：]"不管你坐在帘子后面还是墙后面，或者山岩后面，或者世界的另一边，我作为佛陀都可以让我的声音传到那里。"就犹如抓住大赡部树的树干摇晃，下起了甘露雨一般，开始次第而说法。

在正自觉者说法时，不论是站在前方还是站在后方，还是站在百千个轮围世界以外，或者站在色究竟天[的听众]，[都会]说"导师只看着我，他只是在对我说法。"其实导师有如在看着每一个人一般，就像在和他们每个都[单独]交谈一般。诸佛犹如月亮，正如月亮当空而立时，所有的众生都认为"月亮在我上面，月亮在我之上"，如此般无论站在何处的人，都认为[佛陀]就如站在面前一般。

据说这是他们切下盛饰的头颅，挖出涂油的眼睛，挖出心脏，把像迦利（jāli）这样的儿子和像甘哈姬娜（kaṇhājinā）这样的女儿和像玛蒂（maddī）[112]这样妻子送给其他人做奴隶，[而带来]的果报。

112 这三人分别是菩萨身为维山达拉（vessantara）王子时的儿女和妻子。这一世是菩萨投生都西答天前的最后一世，在这一世他将他们布施出去，圆满了他的布施巴拉密。

米嘎拉财主在如来讲法结束时，就坐在帘子外面证得了千般庄严的入流果，以不动的信心对三宝无有疑惑，然后他掀开帘子进来，用口咬住儿媳的乳房[说：]“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的妈妈。”将她认作母亲。从此[维萨卡]就有了米嘎拉母（鹿母）的称谓。后来她有了儿子也取名叫米嘎罗帝思（migārotissa）。

大财主松开儿媳的乳房，上前以头礼触跋葛瓦之双足，用双手抚摸其足，并以嘴亲吻，“尊者，我是米嘎拉。尊者，我是米嘎拉。”三称自己的名字后说：“尊者，我这么久以来不知布施何处得大果报[113]，如今因为我儿媳而得知了，解脱了一切恶趣之苦，我儿媳来到这个家里为我带来了义、利和快乐。”说完诵出了以下偈颂：

“如今我方知，施哪获大果；
实属吾之福，贤媳来此屋。”

维萨卡又为第二天[的应供]而邀请了佛陀。于是第二天，她的婆婆也证得了入流果。从此以后她家就为教法敞开了大门。然后财主心想：“儿媳对我助益良多，我要做点让她高兴的，她那沉重的首饰无法一直戴着，我要给她做一件轻便的，可以在整天中的各种姿态中都能穿戴的首饰。”命人做了一件价值十万钱名为“雅致”（Ghanamaṭṭhaka）的首饰，完成时邀请了以佛陀为首的僧团，恭敬地供养了钵食，然后他让维萨卡用十六种香水混合沐浴过后，站在导师面前佩戴好[首饰]礼敬了导师。导师做了随喜后就回去寺院了。

[113] 根据下文这里的原文巴利 dvinnaṃ 应是 dinnaṃ 的错写。

从此以后维萨卡就做布施等种种功德，在导师面前获得了八项恩赐[114]（《律藏·大品》第 350 段），犹如天空之月[逐渐]显现一般，她[逐渐]变得儿女众多。据说她有十个儿子和十个女儿。[儿女]他们每人又有十个儿子和十个女儿。[孙辈]他们也每人有十个儿子和十个女儿。就这样她儿子、孙子、曾孙相续，一共有八千四百二十人。因此古人云：

"维萨卡儿女二十，孙辈四百，曾孙辈八千，瞻部洲众所周知。"

她寿长一百二十岁，头上连一根白发都没有，一直都像十六岁的样子。当人们看到她在儿孙、曾孙的围绕下去到寺院时，都会问："那里谁是维萨卡？"凡是看到她在走的人都会想："但愿她再多走一会，我们的女士走时确实美丽。"凡是看到她站立、坐下、躺卧的人都想："但愿她再多躺一会，我们的女士躺卧时确实美丽。"无人说她在四威仪当中有哪种威仪不美丽。

而且她还拥有五头大象那么大的力量。国王听说"维萨卡有五头大象那么大的力量"后，想要测试她的力量，就在她去寺院听完法回去的时候放了一头大象，它举起鼻子直朝维萨卡而来。她的五百婢女有的跑掉了，有的没有逃，她问：

"这怎么了？"

"夫人，据说是国王要测试你的力量，命人放了大象。"

---

[114] 即为僧团提供雨浴衣，为病者、来往旅行僧提供饮食等八项特殊布施许可。

她们回答。维萨卡看到此景，心想："为什么要跑呢，我该如何抓住它呢？如果我牢牢地抓住它，它会受伤。"就用两根手指抓住它的鼻子令其往后退。大象无法保持站立，跪倒在国王的庭院里。大众纷纷喝彩。她和随从们安全无虞地回到了家中。

那个时候在沙瓦提，米嘎拉母（鹿母）维萨卡因多子多孙，儿孙都无病，她被认定为特别吉祥的人，儿孙都还没一个死去的。每到吉庆的日子，沙瓦提城的居民都要首先宴请维萨卡。然后在一个节庆的日子里，人们都盛装打扮前往寺院听法，维萨卡也在受邀之处用餐过后，穿戴好大藤首饰和大众一起去到了寺院，然后把首饰脱下用上衣包裹好给了婢女。关于这个（在《律藏·巴吉帝亚》第503段里）记载道：

"某个时候，在沙瓦提有一个节日，人们盛装打扮后去往园林（寺院），米嘎拉母维萨卡也盛装打扮了前往寺院。然后米嘎拉母维萨卡脱下首饰用上衣包裹后给了婢女：'来，丫头，你拿着这包裹。'"

据说在她前往寺院时她心想："用如此般昂贵的首饰戴在头上，一直装饰到脚背后，进入寺院是不合适的。"将其脱下捆好，交到了一位因其自身福德而拥有五头大象的力量的婢女手中。据说她可以拿得动。因此[维萨卡]对她说："阿妈，你拿着这件首饰，从导师那里回来的时候我会戴上它。"把它递交过后就把"雅致"首饰戴上，然后去到导师那里听法。

听法过后礼敬了导师，然后起身离开。而她的婢女把首饰给忘了。当时听法过后离去的人们如若有忘失任何东西，阿难长老就会将其收起[暂为保管]。他在这天看到了"大藤

首饰”后告诉导师：“尊者，维萨卡忘拿首饰走了。”“你放在一旁吧，阿难。”长老就将其捡起挂在了楼梯旁。

“我要看看可以为来访者、远行者和病者等做些什么。”[带着这样的想法]维萨卡和苏碧娅（suppiyā）[时常]一起在寺院里行走。当想要酥油、蜂蜜、油等的年轻[比库]或沙玛内拉看到她们[两位]近事女在寺院里时，就会拿着碗等[容器]过来。那一天她们也在这么做。然后看到了一位病比库，苏碧娅就问[115]：

“尊者需要什么？”

“肉汤。”

“好的，尊者，我会叫人送来。”

第二天找不到适合的肉（三净肉）她就用自己大腿的肉完成了[汤的]制作，后来因对导师的信心她的身体恢复如初了。

维萨卡则在照看了所有的病者[比库]、年轻的[比库]、沙玛内拉过后从另一扇门出去了，站在寺院的近郊处[对她婢女]说：“阿妈，把首饰拿来，我要戴。”此时婢女才知道出来时[把首饰]忘了，说：

“夫人，我给忘了。”

“那你去取来吧，假如我尊敬的阿难长老已经拿起来收在某个地方了的话，你就不要拿了，我就给尊者了。”

据说她知道“长老会把人们遗留的物品收起来”，所以她这么说。长老看到那婢女后就问：

[115] 见《律藏·大品》第 280 段。

“你怎么回来了？”

“我把夫人的首饰忘了，[因此]我回来。”她回答道。

“我放在那个楼梯旁了，去拿吧。”[长老]说道。

“尊者，我夫人说了东西被您的手碰触过了就不带走了。”说完她就空着手走了。

“怎么样，阿妈？”在维萨卡的提问下，[婢女]告知了[她]该事经过。

“阿妈，我不会穿戴我的尊者碰触过的物品，我舍弃它，但对尊者们而言保存[它]是不便的，我要把它变卖成如法物品后供养，去，把它拿来吧。”

她前去拿来了。维萨卡没有穿戴，命人叫来工匠让他们估价。他们说：“价值九千万，人工费值十万。”她命人把首饰放在一辆车上说：“那你们就把它卖了吧。”[结果]没有人能够支付这么多钱来购买。能够佩戴该首饰的女士是难得的。整个地球上只有三位女士拥有“大藤”首饰：大近事女维萨卡、马喇族班荼喇将军的妻子茉莉、巴拉纳西财主之女。

因此维萨卡就自己为其支付了价钱，命人将九千零十万的钱放在车上运到寺院，礼敬导师过后，[说：]“尊者，我的阿难长老碰触了我的首饰，从碰触那刻起我就不可再佩戴它了。[我计划：]‘我要将其变卖成如法物品后供养。’出售时没有找到能够购买它的人，我就命人带上[购买]它的钱来了。我应供养四资具中的哪些资具，尊者？”

“你宜在东门为僧团建立住所，维萨卡。”

“[这是]适合的，尊者。”维萨卡满心欢喜地用九千万购买了土地，又用另外的九千万开始建寺院。

后来有一天，导师在黎明时分观察世间时，看到一位名叫跋地亚（bhaddiya）的财主之子有[证悟的]潜能，他从天界降生到了跋地亚城的财主之家。导师在给孤独家中用完餐，就向北门[出发]了。

通常导师在维萨卡家中获得钵食后，就从南门而出，住于揭德林[116]。在给孤独家中获得钵食后，就从东门而出，住于东园。当[人们]看到跋葛瓦走北门就知道"[佛陀]要去行脚了"。那天维萨卡听说"导师朝北门去了"，就迅速前往礼敬并问道：

"您想要去行脚吗，尊者？"

"是的，维萨卡。"

"尊者，我花了如此多的财产在为您建造寺院，请回吧，尊者。"

"此行不得返，维萨卡。"

她思维："跋葛瓦必是见到什么原因了。"就说道："既然如此，尊者，那请您为我遣返一位知道何事该做何事不该做的比库后再出发吧。"

"你钟意哪位，就拿住他的钵吧，维萨卡。"

虽然她喜欢阿难长老，但想到"马哈摩嘎喇那长老有神通，有他在我身边事情会很快完成"就拿了长老的钵。长老看着导师，导师说："那你就带着你随行的五百比库回去吧，摩嘎喇那。"他如此照做了。

依靠其[神]力，去往五六十由旬远的地方寻求木材和石

[116] 揭德林是给孤独长者所造，东园则是维萨卡居士女所造。

材的人们，得到了很大的树木和石头后当天就回来了。他们既没有因把树木、石头搬上车子而疲劳，也没有[压]坏车轴。不久就建好了一栋两层楼。楼下有五百间房，楼上有五百间房，该楼有一千间房。命人在清理好的八伽里沙[117]的地皮上建造了楼房后，［想到：］“一栋独楼并不美观”，命人围绕它建造了五百间禅房、五百栋小楼、五百长亭。

随后导师在完成了九个月的行脚后，又回到了沙瓦提城。维萨卡耗时九个月的楼房建造也完成了。建造了六十个尖顶楼状的赤金锻造的水罐。

听到“导师来到揭德林寺了”后，进行了迎接，然后邀请导师去到自己[建造]的寺院，请求许可道：“尊者，请带领比库僧团在这四个月中住在这里吧，我将举行楼房落成典礼（供养仪式）。”导师允诺了。她从此开始就在这个寺院里供养以佛陀为首的僧团。

然后她的一位朋友带了一块价值十万的布料来了，说：“朋友，我想把这块布料铺在你的楼里做地毯，请告诉我可铺的地方。”

“萨度，朋友，如果我对你说‘没有地方了’，你会想‘[她]不想给我机会’，你就自己到楼的两层一千个房间查看，然后你就知道[有没有]铺的地方了。”

她就拿着价值十万的布料到处走，在哪都没有看到[比她的]更廉价的布料，想到“我在这楼得不到功德”就站在一个地方忧伤地哭泣。随后阿难长老看到了她就问：“你为什么哭？”她告知了原委。长老说：“别哭，我告诉你铺哪里。”

[117] Karīsa，一个正方形的土地单位，大约有一英亩。

然后告知："把它做成一块擦脚垫铺设在楼梯脚洗足处，比库们洗完脚后，首先在那里擦完脚才进到里面，这样你将有大果报。"据说维萨卡遗漏了这个地方。

四个月里维萨卡在寺院里供养了以佛陀为首的比库僧团，最后一天供养了比库僧团衣料。僧团的新学[比库]获得的衣料也价值一千钱。所有人的钵中都供养了一满钵的药。供养物品花了九千万。这个寺院的地皮[花了]九千万，寺院建造九千万，寺院落成庆典九千万，她一共为佛教花了两亿七千万。作为女性，没有其他谁[如她般]住在邪见者的家里还供养了如此之多。她在寺院落成庆典结束的那天的午后在儿子、孙子、曾孙的围绕下，[想到：]"我的夙愿皆已实现"，在楼下环绕以动听的声音诵出这五首感兴之偈：

何时我得供寺院，
迷人楼殿涂灰泥，
吾之意愿已达成。

何时我得供家具，
床椅垫子及枕头，
吾之意愿已达成。

何时我得供饮食，
配以净肉行筹食，
吾之意愿已达成。

何时我得供衣物，

咖西布料[118]亚麻棉，
吾之意愿已达成。

何时我得供药物，
熟酥生酥蜜油糖，
吾之意愿已达成。

比库们听到她的声音后告诉了导师："尊者，这么长时间以来，我们之前都没有见过维萨卡唱歌，她今天在儿孙、曾孙的围绕下在绕着楼唱歌，她是胆汁失调还是发狂？"

导师说："诸比库，我女儿不是在唱歌，她的夙愿圆满了，她因'我的夙愿已达成'在心满意足地走着发出感慨。"

"尊者，那她是何时发的愿呢？"

"你们要听，诸比库？"

"我们要听，尊者。"[比库们]说。

[佛陀]说出了过去之事：

"过去，诸比库，距今十万劫，胜莲花佛出现于世。他寿长一万岁，随行漏尽弟子一万人，[他居住的]城市名为杭萨瓦帝（haṃsavatī），父亲名为善喜（sunanda）国王，母亲名为善生（sujātā）王后，他的上首女侍奉者，一位近事女，求取了八项恩赐，成了如母亲一般以四资具照顾导师者，早晚都前往侍奉。她的一位朋友经常和她一起前去寺院。她看到她和导师亲密地交谈和喜爱的样子，就想'[她]是做了什么才如此受佛陀喜欢？'然后向导师问道：'尊者，这女士是您的什么？''上首女侍奉者。''尊者，做了什么才成为上首

118 产于咖西（kāsi，迦尸）国的布料。

女侍奉者的？’‘发愿十万劫。’‘[我]现在发愿能成吗，尊者？’‘是的，能够。’‘尊者，那和十万比库一起来接受我七天的供养吧。’导师同意了。她供养了七天[饮食]，最后一天供养了衣料后，礼敬导师，拜倒在足下发愿：‘尊者，我的这些供养并非为了获得天神的统治权等任何这样的果报，而是愿在一位像您一般的佛陀面前获得八项恩赐后，成为如母亲一般以四资具照顾[佛陀]的上首女侍奉者。’

“‘这个愿能否实现？’导师观察了未来，看了十万劫后，说道：‘十万劫之后果德玛佛将出现[于世]，那时你是名为维萨卡的近事女，会在他面前获得八项恩赐，成为母亲一般，以四资具照顾[佛陀]的上首女侍奉者。’她就如明天就要获得这个成就了一般。

“她尽行寿做功德，死后投生到了天界，然后在人天轮回，在咖萨巴佛时期她是咖西国国王吉吉（Kiki）王最小的第七位女儿名叫桑咖达熙（saṅghadāsī）。她没有嫁人，和她的姐姐们一起长时间做供养等功德，也在咖萨巴佛足下发愿：‘愿未来成为如您一般的佛陀的如母者，以四资具照顾[佛陀]的上首女侍奉者。’她从那以后就在人天中轮回，此生投生为了门答咖财主之子积财财主的女儿。在我教法中做了众多功德。诸比库，故而，‘我女儿不是在唱歌，而是看到夙愿达成了在发出感慨。’”然后导师开示道：

“诸比库，犹如熟练的花匠以种种花聚制作成种种花环，如此般，维萨卡的心造作种种功德。”然后诵出此偈颂：

53.

Yathāpi puppharāsimhā, kayirā mālāguṇe bahū;

Evaṃ jātena maccena, kattabbaṃ kusalaṃ bahu.

如同诸花聚，得造众花鬘；
如是生为人，当做诸善事。

在此[偈颂中]，“由花聚”（puppharāsimhā）是用种种花组成的花堆。

“造”（kayirā），可制做。

“众花鬘”（mālāguṇe bahū），把诸多带茎之花放在一起编制成种种花环。

“为人”（maccena），注定会死故而得名为“人”（macco，会死的）的众生，“应做”施衣等种种的“诸多善事”（bahuṃ kusalaṃ kattabbaṃ）。

这花聚意指有许多的花。假如只有少许的花，即便是娴熟的花匠也不能制造众多的花鬘，而拙劣的[花匠]即便许多花也不能[造众多花鬘]。正如有许多的花则娴熟、能干、善巧的花匠可制作许多花鬘；同样的假如某人信心微弱，而财富众多，并不能造作诸多善事，而信心微弱财富也贫乏之人也不能[造作诸多善事]；信心足但财富贫乏[之人]也不能；信心足并且财富众多[之人]则可以[造作诸多善事]。就如维萨卡近事女。这就是所谓的“如同由……当做诸善事”。

开示结束时，许多人证得了入流果等。开示给大众带来了利益。

第八、维萨卡的故事[终]。

9. 阿难长老提问的故事

Ānandattherapañhāvatthu

“花香不逆风……”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沙瓦提时，为回答阿难长老的提问而说的。

据说长老在傍晚时分独坐时想到：“跋葛瓦说过有根香、木香、花香三种最好之香，它们顺风飘香，而非逆风。是否存在这么一种香，它也能逆风而飘呢？”然后他想到：“我何必自己思索呢，我问导师去。”他来到导师面前提问。因此有云：

“那时具寿阿难黄昏时于宴坐而起，往见跋葛瓦，到达后礼敬跋葛瓦，坐于一旁，坐于一旁之阿难如是语跋葛瓦：

“尊者，有三种香，彼等顺风飘香，而非逆风。哪三种呢？根香、木香、花香。尊者，此等即那三种香。彼等顺风飘香，而非逆风。尊者，是否有哪种香，彼顺风飘香，逆风飘香，顺风逆风俱飘香呢？”

（《增支部》第 3 集第 80 经）

随后跋葛瓦解答其问：

“阿难，有种香，彼顺风飘香，逆风飘香，顺风逆风俱飘香。”

“那是哪种香呢，尊者？它顺风飘香，逆风飘香，顺风逆风俱飘香。”

“阿难，在此间，住于某村或镇的女子或男子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离杀生，离不与取，离欲邪行，离妄语，离放逸之因的诸酒类，是持戒的善法者，以离悭吝垢之心住家，是无著的施与者，展开双手的乐施者，有求必应者，喜好布施者。

“十方的沙门婆罗门都会称赞：‘那某某村或镇的女子或男子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是喜好布施者。’

“诸天也会称赞：‘那某某村或镇的女子或男子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是喜好布施者。’

“阿难，此即彼香，它顺风飘香，逆风飘香，顺风逆风俱飘香。”说完，诵出了这些偈颂：

54.

Na pupphagandho paṭivātameti,Na candanaṃ tagaramallikā vā;

Satañca gandho paṭivātameti,Sabbā disā sappuriso pavāyati.

花香不逆风，旃檀冷凌香[119]，茉莉皆不能；

德香逆风飘，彼正人[之香]，遍飘于诸方。

（《增支部》第 3 集第 80 经）

55.

Candanaṃ tagaraṃ vāpi, uppalaṃ atha vassikī;

Etesaṃ gandhajātānaṃ, sīlagandho anuttaro.

旃檀冷凌香，青莲大茉莉；

此等诸香中，戒香为最上。

在此[偈颂中]，“花香不”（na pupphagandho），是三十三天的昼度树，长、宽有一百由旬，它的花的光辉能传播五十由旬，香味[能飘]一百由旬，不过它只是顺风而飘，逆风则飘八指都不行，即便是如此般的花香也不能逆风而飘。

[119] 又名冠状狗牙花，一种带香的灌木。

“旃檀”（candanaṃ），旃檀香。

“或冷凌香茉莉”（tagaramallikā vā），它们的香味也是一样。木香中最上者的紫檀木之香，以及冷凌香和茉莉香都只能顺风而飘，不能逆风。

“德香”（Satañca gandho），佛陀、独觉佛、佛陀声闻弟子，这些善士之戒香逆风而飘。为什么？“彼正人[之香]，遍飘于诸方”（Sabbā disā sappuriso pavāyati），因为善士们以其戒香[名声]遍及一切方位，所以不说“彼香不逆风”。因而说“逆风飘”（paṭivātameti）。

“大茉莉”（vassikī），大花素馨（茉莉属）。

“此等”（Etesaṃ），于旃檀等种种香而言，持戒的善士的戒香是最上的，无比的，无有匹敌的。

开示结束时，许多人证得了入流果等。开示给大众带来了利益。

第九、阿难长老提问的故事[终]。

10. 供养马哈咖萨巴长老钵食的故事

Mahākassapattherapiṇḍapātadinnavatthu

“此等香甚微……”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竹林精舍时，就供养马哈咖萨巴长老钵食之事而说的。

一天，长老从历经七日的灭尽定中出定，[他想]“我要去王舍城次第乞食”而出发了。就在那时沙格天帝的妻子们，五百鸽足天女[想到]“我们要供养长老钵食”，激起努

力，带着准备好的五百份钵食站在路中，她们说："尊者，请您接受此钵食，请摄受我们。"

"你们走吧，我要去帮助贫苦的人们。"

"尊者，请不要毁了我们，请摄受我们。"

长老知道后又一次拒绝了，她们还是不愿离开[继续]请求，[长老]打了一个响指[道：]"你们不知自己的限量。请你们走吧。"

她们听到长老的响指后，战栗[不安]无法再站在他面前，就逃走去了天界。沙格问[她们]："你们去了哪里？"

"我们[想着]'我们要去供养从定中出定的长老钵食'而出去了，大王。"

"那供养了吗？"

"他不愿接受。"

"他说什么了？"

"他说'我要去帮助贫苦的人们'，大王。"

"你们是怎么样去的？"

"就这样[以天女模样]，大王。"

沙格说："你们这副样子怎么能给长老供养钵食呢？"

他自己生起了想要供养[之心]，化作一个衰老的老翁，齿颓发白，弯腰驼背，一位高龄的纺织工。善生天女也化作如此般的一位年老织女。然后变化出一个纺织的街道，[在那里]坐着纺线。

长老则[想着：]"我要去帮助穷人。"去到城门口，就在城外看到了那个街道，张望之时看到了二人。此时沙格[天帝]在纺线，善生[天后]在装填梭子。长老心想："此等年老之人还在做工，我想这城里没有比他们更穷苦的了。我要利

益他们，接受他们一勺之量的蔬食。”他到了他们屋前。沙格[天帝]看到他到来就跟善生[天后]说：“夫人，我的长老朝这里来了，你[装作]没看见一般，静静地坐着，一会[我]骗过长老后我们就供养钵食。”

长老来到后，站在屋门口。他们就像没看到一般继续做自己的工作，过了一小会，沙格[天帝]说：“屋门口好像站着一位长老，你去查看一下。”

“您去查看吧，夫君。”

他走出屋子，五体投地礼敬了长老过后，双手放在膝间呻吟着站起来：“圣尊是哪位长老哦？”往后退了一点说：“我眼睛花了。”然后把手放在额头上，往上看了看说：“哎呀，糟糕，是我的圣尊马哈咖萨巴长老，久不来我寒舍门口了。家里还有什么吗？”

善生[天后]像有点忙碌一般回复道：“有的，夫君。”沙格[天帝则说：]“尊者，别介意饭菜是否可口，请摄受我们。”拿了[长老的]钵。长老[则想道：]“[不论]他们供养的是蔬菜或碎米饭，我都利益他们。”给出了钵。他进到屋内将饭从锅中盛出来装满一钵，然后交到长老手里。这份饭是多种羹与菜[所成]，香味弥漫到整个王舍城。

这时长老省思到：“这个人能力微小，钵食[却]像沙格[天帝]的饭食一样有大威力，他们是谁呢？”然后知道他是“沙格[天帝]”就说：“你们造业不轻，你们剥夺了穷苦之人的财富，今天哪位穷人若供养我，将能获得将军或财主之地位。”

“没人比我们更穷了，尊者。”

“你享有天界的王权，怎么是穷人呢？”

“尊者，是这样，我是在佛陀出世前造下的善业。有三位同样的天子：小车天子、大车天子、多彩天子，他们在佛陀时期造下善业后，投生到了我旁边，光辉胜于我。当这些天子[想]‘我们要欢庆一下’，带着妃子们降到路中时，我就逃回家里。他们的身光掩盖了我的身体，我的身光不能掩盖他们的身体，有谁比我还穷呢，尊者？”

“即便如此，今后也不要这样骗我而供养了。”

“我欺骗后对您做供养，有没有善业呢？”

“有的，贤友。”

“这样有[善业的话]，做善业是我的责任，尊者。”

他如此说完，礼敬长老过后，和善生[天后]对长老行右绕[之礼]，然后升上了天空，发出此感兴之语：“啊哈，在[长老]咖萨巴处[所做]的最胜供养坚固地建立了。”因此[经典]记载：

“一时跋葛瓦住在王舍城竹林松鼠饲饵处。那时具寿马哈咖萨巴住在毕巴离洞，结跏趺一坐七日，入于某定。七日过后具寿马哈咖萨巴从彼定而出定。当时，从那定出定的具寿马哈咖萨巴有了此想：‘我何不入王舍城托钵。’

“而就在那时，五百天女热切地想要供养具寿马哈咖萨巴钵食。然后具寿马哈咖萨巴拒绝了那五百天女，在午前穿好袈裟持衣钵入王舍城托钵。

“就在那时沙格天帝想要供养具寿马哈咖萨巴钵食。他化为一个织工的样子在纺线，阿苏罗女善生[天后]则在装填梭子。然后具寿马哈咖萨巴在王舍城次第托钵而行时，来到了沙格天帝的住处，沙格天帝看到远处而来的具寿马哈咖萨

巴后，从屋里出来，迎接过后，从手中接过钵进入屋内，从锅中盛出饭装满一钵，然后交给具寿马哈咖萨巴。该钵食是多种羹、多种菜、多味之菜肴[所成]。然后具寿马哈咖萨巴有了此念：'这是谁？他有如此般的神力。'然后具寿马哈咖萨巴知道了：'他是沙格天帝。'他对沙格天帝如此说道：'既已做此，果西亚[120]，勿再为。''尊者咖萨巴，我们也需要功德，我们也应该做功德。'

"然后沙格天帝礼敬具寿马哈咖萨巴，对长老行右绕[之礼]，然后升上了天空，在空中三发此感兴之语：'啊哈，在[长老]咖萨巴处[所做]的最胜供养坚固地建立了。啊哈，在[长老]咖萨巴处[所做]的最胜供养坚固地建立了。啊哈，在[长老]咖萨巴处[所做]的最胜供养坚固地建立了。'"

(《自说》第 27 经)

然后跋葛瓦站在寺院内听到了他的声音，就对比库们说："看，诸比库，沙格天帝发出感兴之语后正乘空而去。"

"那他是做了什么，尊者？"

"他欺骗过后供养了我子咖萨巴钵食，供养过后他心生欢喜发出感兴之语而去。"

"尊者，他是怎么知道'应供养长老'的？"

"诸比库，如我子这般者，天与人都渴望供其钵食。"然后[佛陀]自己也发出感兴之语。经中如是说：

"跋葛瓦以清净过人之天耳听到沙格天帝升上天空后，在空中三发感兴之语：'啊哈，在[长老]咖萨巴处[所做]的最

120 沙格天帝的别名。

胜供养坚固地建立了。啊哈，在[长老]咖萨巴处[所做]的最胜供养坚固地建立了。啊哈，在[长老]咖萨巴处[所做]的最胜供养坚固地建立了。’”

然后跋葛瓦得知此事后，就在那时发出此感兴：

“乞食之比库，自养不育他；
天人敬爱彼，寂静常具念。”

（《自说》第 27 经）

佛陀说完此感兴之语后，说道：“诸比库，沙格天帝因我子之戒香而来供养钵食。”然后诵出了此偈颂：

56.
Appamatto ayaṃ gandho, yvāyaṃ tagaracandanaṃ;
Yo ca sīlavataṃ gandho, vāti devesu uttamo.

冷凌香旃檀，此等香甚微；
戒香为最上，香飘诸天界。

在此[偈颂中]，“甚微”（Appamatto），是微不足道的。

“彼持戒者”（Yo ca sīlavataṃ），而彼持戒者的戒香，不像冷凌香和紫檀一般只有一点点，它广大而散播。因此[称为]“飘于诸天界最胜”（vāti devesu uttamo），是最顶级、最殊胜的，在诸天界与人间弥漫，散播。

开示结束时，许多人证得了入流果等。开示给大众带来了利益。

第十、供养马哈咖萨巴长老钵食的故事[终]。

11. 郭底咖长老涅槃的故事

Godhikattheraparinibbānavatthu

“彼等具戒行……”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王舍城附近的竹林精舍时，就郭底咖长老涅槃而说的。

具寿他住在吞仙山（isigilipassa）的黑石岩上，不放逸、奋发、努力而获得了暂时性的心解脱，由于某个慢性病[121]的影响从那[成就中]退失了。他第二次、第三次……六次证得禅那，然后退失，第七次得到后心想：“我六次退失禅那，禅那的退失是不确定的，如今我要持刀[自杀]。”他拿了剃头刀躺在床上[122]准备自刎。

魔罗知道他的心念后[想到：]“这比库想要持刀[自杀]，持刀[自杀]者对生命是不希冀的，他们建立起观禅后会证得阿拉汉，假如我去阻止他，他不会听从我的话，我要让佛陀去阻止。”他隐身去到导师处，如此说：

“大英雄，大慧者，以神通与名声辉耀；超越一切怨与惧，我礼敬具眼者之足。大英雄，您的弟子，被死亡所征服，欲求死亡，思索死亡，制止彼，光辉者。跋葛瓦，你的弟子，喜乐教法者，心意未达成的有学，何以寻死？人中闻名者（佛陀）。”

（《相应部》第 1 集第 159 经）

---

121 原文 anussāyikassa，应该是 anusāyikassa。

122 原文 pañcake，应该是 mañcake。

那时长老持刀[自杀]了。导师知道了“这是魔罗”，然后诵出此偈颂：

“诸贤虽作此，于生不希冀，
贪根拔除矣，郭底咖涅槃。”

（《相应部》第 1 集第 159 经）

然后跋葛瓦和众多比库一起来到长老持刀[自杀]后所卧之处。那时恶魔[为探求]“此人结生识结生在何处？”像一股烟、一团漆黑之物在四处寻求长老的[结生]识。跋葛瓦将那团黑烟指给比库们说道：

“诸比库，那是恶魔在寻求良家子郭底咖的识‘良家子郭底咖的识结生在何处？’诸比库，以识不住立，良家子郭底咖已般涅槃。”

魔罗看不到他识之所在，化作一个童子模样，拿着一把黄色琵琶去到导师处问道：

“上下与四方，以及四随方，
我均未寻得，郭底咖何往？”

然后导师回答他：

“贤者心坚固，禅者常乐禅，
昼夜而努力，于生不希冀。
征服死军后，不再来结生，
贪根拔除矣，郭底咖涅槃。”

（《相应部》第 1 集第 159 经）

当[佛陀]这么说了后，恶魔以偈对跋葛瓦说：

“彼为愁所败，腋下琵琶坠，
斯悲伤亚卡，从彼而消逝。”

（《相应部》第 1 集第 159 经）

导师说道：“恶魔，良家子郭底咖结生之处与你何干呢？彼之结生处，十万如你者亦不能得见。”然后诵出以下偈颂：

57.
Tesaṃ sampannasīlānaṃ, appamādavihārinaṃ;
Sammadaññā vimuttānaṃ, māro maggaṃ na vindatī

彼等具戒行，住于不放逸；
正智解脱者，魔不知所踪。

在此[偈颂中]，“彼等”（Tesaṃ），正如以识不住立而般涅槃的良家子郭底咖一般，是那些如此般涅槃者，他们“具足戒行”（sampannasīlānaṃ）圆满了戒德。

“住于不放逸”（appamādavihārinaṃ），不失正念，不放逸而住。

“正智解脱者”（Sammadaññā vimuttānaṃ），他以因，以推断，以理而了知后，以此五种解脱而获解脱的解脱者们：彼分解脱、伏解脱、正断解脱、止灭解脱、出离解脱[123]。

[123] 根据《长部义注》，彼分解脱（tadaṅgavimutti）指以无常随观等七种随观而舍弃常想等而[暂时]解脱于彼等各分烦恼，伏解脱（vikkhambhanavimutti）指以八定镇伏五盖等烦恼而[暂时]解脱，正断解脱（samucchedavimutti）指四种道

“魔不知所踪”（māro maggaṃ na vindatī），如此般的大漏尽者们，魔罗在一切处寻找也不知、不获、不见其所趣之径。

开示结束时，许多人证得了入流果等。开示给大众带来了利益。

第十一、郭底咖长老涅槃的故事[终]。

12. 咖拉哈丁那的故事

Garahadinnavatthu

“犹如……”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名为咖拉哈丁那的尼乾陀弟子而说的。

在沙瓦提城有吉祥护（Sirigutta）和咖拉哈丁那（Garahadinna）两位好友。他们当中吉祥护是一名佛弟子近事男，咖拉哈丁那是尼乾陀弟子。尼乾陀们总是这么对他说：“你为何不这样劝诫你的朋友吉祥护‘你干嘛去沙门果德玛那里，在他那你能得到什么？’以便他来我们这里并供养我们呢？”

咖拉哈丁那听了他们的话过后就经常去，在吉祥护坐立等处这样劝说：“朋友，沙门果德玛对你来说有什么用？去他那能得到什么呢？不应该去我的圣尊们那里并供养他们

心粉碎相应烦恼而解脱，止灭解脱（paṭippassaddhivimutti）指果心因道心的力量令烦恼的止灭现起，出离解脱（nissaraṇavimutti）指一切烦恼消失、远离的涅槃。

吗？”吉祥护听了他的话后沉默了很多天，[终于]恶心到了。一天[他回答说：]“朋友，你总是来我身边这样说‘去沙门果德玛那里能得到什么？去我的圣尊那里，然后供养他们吧。’那你如今告诉我，你的圣尊们知道些什么？”

“哦，老大，别这么说，我的圣尊们无所不知，过去、未来、现在的一切，一切的身、口、意业，这个将会发生，这个将不会发生，一切可能和不可能的事情他们都知道。”

“真如你所说？”

“是的，如我所说。”

“若是如此，你可坏了大事了，这么长久以来都没告知我此事，今天我才知道圣尊们的智慧威力，去，朋友，以我的名义邀请圣尊们。”

他去到尼乾陀们那里礼敬后说：“我的朋友吉祥护邀请你们明天去应供。”

“吉祥护亲自跟你说的？”

“是的，圣尊。”

他们满心欢喜地说道：“我们的任务完成了，吉祥护对我们生起了信心，从此我们将有什么财富得不到呢？”

吉祥护的住宅很大。他命人在两个房子中间从两边挖了一个很长的坑，填满粪便和泥巴。在坑外的两端打入一些柱子，在上面绑上绳索，然后布置一些座位，让其前脚置于坑前，后脚置于绳子上。策划着：“当他们坐下的那一刻他们就会这样倒栽葱摔倒。”为了将坑隐蔽起来，命人在座位上铺设了覆盖之物。命人放置许多大罐子，用芭蕉叶和白布将口封上，里面空空如也，外面抹上粥、饭、酥油、油、蜂蜜、

糖、糕点碎屑，放置在屋子后面。

咖拉哈丁那一早就赶忙去到他家里，问道："招待圣尊们的东西准备好了吗？"

"是的，亲爱的，准备好了。"

"在哪里呢？"

"这些罐子里面是粥，这些里面是饭，这些里面满是酥油、糖、糕点等，座位都准备好了。"

他说完"萨度"就走了，在他走的时候五百位尼乾陀来了。吉祥护从屋里出来五体投地礼敬了尼乾陀们过后，在他们面前站着合掌上举，如此思维道："你们的施主曾这样跟我说，你们过去来今无所不知。如果你们都知道，就不要进我的家。就算进入我家里，也没有为你们准备的粥、饭等。如果不知道就进去吧，掉进粪坑后我还要揍你们。"这样想好过后给下人们做了指示：知道他们这样坐下后，就站在后面把他们坐处上面的铺盖物除去，别让污物涂污了它们。

然后他对尼乾陀们说："这边请，尊者们。"尼乾陀们进去后正要登上铺设的座位，然后吉祥护的手下说：

"请稍等，尊者们，请先不要入座。"

"怎么了？"

"进入我们家的圣尊们需要知道入座的仪法才能入座。"

"要怎么做，贤友？"

"首先每个人找到自己的位置站好，然后所有人要一起坐下。"

据说这么做的意图是：一起坐下的话就不会在某个人跌落坑中时警告其他人说"贤友们，其他人别入座。"

他们说："好的。"

然后他们想道："他说什么我们都照办。"

然后所有人都在各自的位置依次站好。吉祥护就对他们说："尊者们，请你们迅速一起入座。"当看到他们入座了，吉祥护的手下们就把坐处上的铺盖物拉走了。尼乾陀们一起坐下时，绳子上的座位脚就掉了下去，尼乾陀们都一个倒栽葱掉进了坑里。在他们掉进去时吉祥护把门关了，每当他们一爬出来吉祥护的下人们就用棍棒教训他们："你们怎么不知道过去来今了啊？"然后觉得"这样对他们就可以了"，就把门打开。他们一出来就开始逃跑。

然而吉祥护命人提前把他们经过的路面抹上石灰浆弄得很滑。他们就在那里东倒西歪摔个不停，他又命人把他们打了一顿，然后觉得"这样对你们也就差不多了"，放走了他们。"你毁了我们，你毁了我们！"他们哭喊着朝他们护持者家里去了。

咖拉哈丁那看到此情形后非常生气，说："被吉祥护给毁了，应被伸手礼敬的，在有着天神的世间被喜爱的，应受供养的，有能力的福田，我的圣尊们，竟然被打了一顿后被不幸地赶走了。"然后他去到王宫请求给吉祥护处以一千钱的罚款和杖罚。然后国王命人给吉祥护送去消息。他去到国王那里礼敬过后说：

"大王，您是调查过后再执行处罚，还是不经调查呢？"

"我将调查过后再执行。"

"萨度，大王。"

"那你就陈述吧。"

“大王，我的朋友，尼乾陀的弟子经常来到我面前在我左右这样说：‘朋友，沙门果德玛对你有什么用，去他那你能得到什么？’……”吉祥护以此为开端把整个事情经过和盘托出。

“大王，如果以这样的理由需要杖罚，就请执行吧。”

国王看向咖拉哈丁那问道：“你确实有这么说吗？”

“是的，大王。”

“你的老师如此无知，你怎么去跟如来的弟子说‘他们什么都知道’呢？你是咎由自取啊。”然后就命人给了他杖罚，还命人把咖拉哈丁那家护持的[那些尼乾陀们]打了一顿赶走了。

咖拉哈丁那对此怀恨在心，从那以后半个月都没有和吉祥护说话，他想到：“我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我也应该羞辱去他家的出家人。”去到吉祥护面前说：

“朋友，吉祥护。”

“怎么了，亲爱的？”

“朋友之间是会有争吵和争执，你怎么不跟我说话了呢，干嘛这样？”

“亲爱的，因为你不跟我说话，我也就不说喽。”

“亲爱的，已经过去的就让它过去，我们不要坏了感情。”

从此后两人又形影不离了。然后有一天吉祥护对咖拉哈丁那说：“尼乾陀们对你有什么用，去他们那你能得到什么？你应该去见我的导师，供养我的圣尊们，不是吗？”这正如他所愿，有如用手指挠到了他的痒处一般。他问道：

“吉祥护，你的导师知道些什么呢？”

“嘿，别这么说，我的导师无所不知，过去来今一切都知道。他以十六种方式[124]辨别众生的心。”

“我对此一无所知，你怎么这么长时间都不告诉我呢？既然如此，那你去你导师那里做出邀请，明天我要招待饮食，你去告诉导师和五百比库一起来接受我的钵食供养。”

吉祥护去到导师面前礼敬过后这样说：“尊者，我的朋友咖拉哈丁那要我邀请您和五百比库一起明天去接受他的钵食供养，不过前段时间有一天我对常去他家的出家人做了如此之事，我不知道是不是要报复我所做的，不知道是否是以清净心想要供养您钵食，您省察过后如果适当就接受，不适当就别接受。”

“他想要对我们做什么呢？”导师省察过后知道了：“他要命人在两个房子之间挖一个大坑，命人拿八十车的柴火填满然后点火，想要我们掉进去羞辱我们。”然后再省察到：“那我们去那里有没有意义呢？”然后看到了：“我将走在炭火坑上，覆盖其上的草席将消失，炭火坑将裂开，并升起车轮大的巨大莲花，然后我将踩着莲花瓣去座位上坐下，五百比库也会这样去坐下。将有很多人聚集，我将在集会上以两首偈颂做随喜开示，随喜开示结束时，将有八万四千众生领悟法，吉祥护和咖拉哈丁那将成为入流者，将会在我教法中疏散家财，为了此等良家子我应当前往。”导师接受了钵食供养请求。

[124] 有贪心、离贪心、有嗔心、离嗔心、有痴心、离痴心、昏沉心、散乱心、广大心、不广大心、有上心、无上心、有定心、无定心、解脱心、不解脱心。

吉祥护去向咖拉哈丁那告知导师接受了邀请，然后说道："你准备招待世雄吧。"咖拉哈丁那想道："现在我要琢磨一下该干什么了。"就命人在两个房子之间挖了一个深坑，用八十车儿茶树木柴将它填满并点上火，把柴火堆搭建好后命人整晚吹风，将柴火堆烧成火炭，然后命人在坑上铺上木板，再用草席覆盖，涂抹上牛粪，在一侧铺上一些脆弱的木棍，做成一条通道，想道："这样一来当他们踏上去那一刻，随着木棍的断裂，他们将滚落入炭火坑中。"在房子的后面也如吉祥护那样命人摆上罐子以及布置好座位。

吉祥护一早去到他家问道："招待的准备都做好了吗，朋友？"

"是的，朋友。"

"那在哪呢？"

"来，我们去看。"一切都如同吉祥护那样做了展示。吉祥护说道："萨度，朋友。"

有许多人聚集起来了。在邪见者的邀请下许多人相聚在一起。邪见者们则以"我们要看看沙门果德玛出丑"之心而聚集，正见者们则以"今天导师将大转法轮，我们将目睹佛陀的境界和优雅"之心而聚集起来。

第二天，导师和五百比库一同来到了咖拉哈丁那家门口。他从家里出来五体投地礼敬过后，在前面合掌上举站着想道："尊者们，据说你们过去来今无所不知，能以十六种方式辨别众生的心。这是你们的护持者对我所说的。如果你们确实知道，就不要进我的家。就算进入我家里，也没有为你们准备的粥、饭等，你们全部掉进炭火坑后，我还将羞辱你们。"如此般思维过后接过导师的钵说：

“这边请，跋葛瓦。”然后说道：“尊者，要先了解来我家的仪法后，才能进入我家。”

“应怎样做，贤友？”

“一个一个进去，前面的进去坐下时后面的其他人才跟上来。”

据说他是这样想的：“看到前面的走着掉进炭火坑里后其他人就不会来了，一个一个掉进去后我再羞辱他们。”

导师说完“好的”就往前走了。到了炭火坑处咖拉哈丁那就转到一旁站着说：“就在前面，尊者。”这时导师踏在炭火坑上，席子消失了，炭火坑裂开，升上来车轮大的莲花。导师踏着莲花瓣前进，坐在了准备好的佛座上，比库们也这样前往坐下。咖拉哈丁那身体开始灼热了。他迅速去到吉祥护面前说道：

“大哥，快救我！”

“这是怎么了？”

“家里没有为五百比库准备的粥饭之物，我该怎么办？”

“那你做什么了？”吉祥护问道。

“我命人在两个房子之间挖了一个深坑填满了火炭，计划着‘他们掉进去后我要羞辱他们。’然而那个火坑裂开了升上来大莲花。所有人都踩着莲花花瓣走了过去，坐在了准备好的座位上，如今我怎么办，大哥？”

“你不是刚给我看‘这些罐子，这些是粥，这些是饭等’吗？”

“那是妄语，大哥，是空罐子。”

“既然这样，走，去看看那些罐子里的粥等。”

当他说那些罐子里的“粥”的那一刹那，那些罐子就充满了粥，当他说那些罐子里的“饭等”时，那些罐子就充满了饭等。看到这个奇迹后，咖拉哈丁那全身充满了喜乐，他的心生起了净信。他恭敬地招待了以佛陀为首的僧团，食事过后希望导师做随喜开示，就拿着导师的钵。导师随喜道：“这些众生因没有慧眼，不知我弟子的功德和佛教的功德。无慧眼者名为盲人，具慧者名为具眼者。”然后说出以下偈颂：

58.

Yathā saṅkāradhānasmiṃ, ujjhitasmiṃ mahāpathe;
Padumaṃ tattha jāyetha, sucigandhaṃ manoramaṃ.

犹如尘秽堆，被弃于大路；
莲花生其中，馨香而悦意。

59.

Evaṃ saṅkārabhūtesu, andhabhūte puthujjane;
Atirocati paññāya, sammāsambuddhasāvako.

如是诸卑类，盲冥凡夫中；
正觉者弟子，以慧而光耀。

在此[偈颂中]，“尘秽堆”（saṅkāradhānasmiṃ）是置垃圾处、垃圾堆的意思。

“被弃于大路”（ujjhitasmiṃ mahāpathe）即被弃舍于大路。

“馨香”（sucigandhaṃ）为气味芬芳。

心意喜悦于此即“悦意”（manoramaṃ）。

“于诸卑类中”（saṅkārabhūtesu）意为像垃圾一样的诸生类中。

“于诸凡夫中”（puthujjane）即于世间的大众中，这些大众因众多烦恼生起故而得名为凡夫。

这就是说：正如丢弃于大路边的不净、恶心、令人厌恶的垃圾堆上，却生长出芬芳的莲花，它令诸王、大臣等悦意、欢喜和喜爱，被置于头顶。如此般，卑下[如垃圾一般]的凡夫众生当中出生之人，虽出生在无慧、盲冥的大众当中，他依靠自己的智慧之力，见到诸欲之过患和出离之利益后，出家作为僧人，并成就过人的戒定慧、解脱、解脱智见而光耀。正自觉者弟子即漏尽比库，超越了盲冥的凡夫众，照耀、璀璨、辉煌。

开示结束时，八万四千生类领悟了法。咖拉哈丁那和吉祥护证得了入流果。他们将自己所有的财富都用在了佛教上。

导师从座而起，回到了寺院。傍晚时分，诸比库在法堂生起如是谈论：“啊！佛陀之德真神奇啊，裂开如此般的儿茶树炭火堆，然后升上来诸多莲花。”导师来到后问道：“诸比库，你们正坐着谈论何事？”他们回答道：“此事。”佛陀说：“诸比库，如今我作为佛陀，从炭火堆里升起诸莲花不算神奇。我还是智慧未圆满的菩萨时便曾这样[令莲花]升起。”“什么时候，尊者，请告诉我们。”在比库们的央求下佛陀说出了过去之事：

“宁可倒栽葱，堕落于地狱；
不造卑贱业，请速来取食。”

（《本生》1.1.40）

佛陀讲述了《儿茶树炭火本生》[125]（Khadiraṅgārajātaka）后说出了此偈。

第十二、咖拉哈丁那的故事[终]。

第四品花品释义终。

[125] 在此本生中（本生第 40 篇），菩萨欲供养一位从七日的灭尽定中出定的独觉佛，魔王试图阻止菩萨的供养从而令独觉佛得不到食物而命终，便化现出一个巨大的炭火坑，其中彷如无间地狱之火。菩萨供养之心坚定，便向独觉佛说出了以上偈颂。此时炭火坑中升上来巨大的莲花，菩萨脚踏莲花向独觉佛供养了钵食。

五、愚人品

Bālavagga

法护尊者译

1. 某人的故事

Aññatarapurisavatthu

“失眠者夜长……”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高思勒国巴谢那地王和某人而说的。

据说，高思勒国巴谢那地王在某个节日当天，骑上了一头精心装饰的纯白名为白睡莲（Puṇḍarīka）的大象，以大王权右绕了都城。被戒严道路者以手头的土块、棍棒等物驱打的大众一边逃跑一边将脖子转过来观看。据说，[被如此瞻视]是国王善施的果报。某个穷人的妻子，站在高出地面七层的殿楼上，开启了一扇窗户，眺望国王后就离去了。对于国王而言，她就如同进入云间的满月般出现。国王对她产生了爱染之心，就像从象背上坠落了一般。急速地对都城作了右绕后，[国王]进入宫中，对一位亲信大臣说：

“你见到我在某处眺望的殿楼吗？”

“是的，大王。”

“见到了在该处的女人吗？”

“看见了，大王。”

“去吧，弄清楚她有没有丈夫。”

他前去了解到她有丈夫的情况后，回来禀报了国王：“[她]有丈夫。”

于是，国王[下令]：“若是如此，把那丈夫唤来吧！”说完，他（大臣）前去[对那丈夫]说：“来吧，朋友，国王召见你。”那位[丈夫]心想“我因妻子之故，而发生了危险”，由于无法拒绝国王的命令，而前去礼敬国王后站着。当时，国王对他说：“从此以后，你来侍奉我。”

“够了，大王，我完成自己的工作后向您纳了税，就让我过居家生活吧！”

“你[所纳]之税对我毫无用处，从今而后，你来侍奉我。”[国王就]命人将盾牌与兵器给了他。据说，[国王]是这样[想的]：

“挑出他任何一点什么过失，然后[借机]杀死他，我将得到[他的]妻子。”

当时，他怀着对死亡的怖畏小心地侍奉着[国王]。国王没有找到他的过失，而欲火中烧，[思维]：“让他产生一个过失后，我将下达王命。”召唤[他]，然后如此说：

“喂，[你]去到距此一由旬的河边，在傍晚我沐浴时，取来[那里的]白莲、青莲和朝霞色的红土。若那时未赶回，我将下令[处死]你。”

据说，侍从比四种仆从更低贱。以钱等物购得的仆从，只要说了“我头痛，我背痛”后，就可以休息。侍从则没有这样的待遇，他必须执行受命的工作。因此，他想着“我不得不去，与白莲、青莲在一起的名为朝霞色的红土龙界才有，我从哪里取得[它们]呢”，怀着死亡的怖畏迅速赶回家

后，说："夫人，我的饭食做好了吗？"

"在炉灶上面，夫君。"

饭食还未端下来，他就迫不及待地令[妻子]以长柄勺舀取米汤后，将尚湿的饭食与所需的菜肴一起装入手提篮中，拿了后匆匆踏上了一由旬长的路途。正当他赶路之际，饭食熟了。他留出了一些食物，拿取了少量饭食后食用，在看到一位旅客后[说]："我拿取[饭食]后，还放置着少量未取用之食，你拿去吃吧，大德。"

旅客拿去吃了。这位国王的侍从吃完后，[那个男人]将[剩下的]饭团抛入水中，漱口后大声说道："居住于这片河域的龙、金翅鸟和天人，请听我说，国王向我下令'将白莲、青莲连同朝霞色的红土一起带来。'我施与人类旅客饭食，那有千倍的功德，施与水中鱼类，那有百倍的功德。这么多的福果我一并分享给你们，请你们为我把白莲、青莲连同朝霞色的红土一起带来吧！"[如此]宣说了三次。

此处居住的龙王听闻了那声音后，以老者的外形去到他跟前问："你说什么？"他又复述一遍，[老者]说："请把那功德给我吧。"他说："我给[你]。"又重复说了："请给我。"[他]回答："我给你，大德。"

如此，他在两三回中令其给予功德后，将白莲、青莲连同朝霞色的红土一起给与[侍从]。

国王却思维：

"人类诡计多端，若他以什么方法获得了[那些东西]，我的图谋就无法实现了。"

国王早早地命人关闭了大门，然后命人把[开启大门的]

印戒带到自己面前。侍从就在国王沐浴之时赶到了，无法进入大门，呼唤守门人说：“把门打开吧！”

“不能打开，国王早早把印戒给[我]后，就命人[将它]带回王宫了。”

“我[是]国王的使者，把大门打开！”说完，他又思维：“若不能进入宫门，现在我就没命了。我到底该如何做呢？”随后，将土块抛向大门的门楣，并将[莲]花黏在那上面后，高声喊道：“嘿，城民们，你们都知道国王令我出去的事实，国王无缘无故想要害我。”呼喊三次后，思维：“我到底要去哪里呢？”而后作了决定：“比库们是心柔软的，我要去寺院躺下[休息]。”

诸有情在快乐之时的确是不会注意到比库们的存在，当被痛苦征服时才想去寺院。因此他也[想到：]“于我无有其他皈依处。”[他]就去到寺院，然后在一处怡人之地躺下。当时，国王甚至整夜无法入眠，想起那女人而欲火中烧。他思维：“黎明的那一刻，我将令人将那男子杀死，把那个女人带过来。”

有四个人投生于[方圆]六十由旬的铜锅[中]，如同沸腾之锅中的米粒一般，翻滚着受煎熬。[他们]以三万年下触[锅]底后，又以三万年到达[锅]口的边缘。就在那时，他们露出头相互看到对方后，每人想要说出一首偈颂，却不能，每人诵完一个音节，就又倒转后沉入铜锅。

国王无法入眠，刚到中夜时分即听到了那声音，然后心生怖畏：“究竟是我有什么生命危险，还是我的王后，亦或是我的王位将丧失？”他如是思维着，整夜都无法合眼。他就于早晨召见国师后说：“老师，我在中夜时分听闻了可怖的大

叫声，我不知道‘谁将有危难，王位或王后又或是我？’因此，我把你召来。”

“大王，你听到何种声音？”

“老师，我听到了这些声音：‘度（du）’、‘萨（sa）’、‘那（na）’、‘嗽（so）’，请您评估这些[声音]的后果。”

婆罗门如同进入了大幽暗之中，什么也不知道，害怕说了“我不知道”后，“我会丧失名誉与利益”，然后就说：“很严重，大王。”

“为何，老师？”

“显示你有生命危险。”

他恐惧倍增，说：“老师，有没有防范之法呢？”

“有的，大王，切勿害怕，我通晓三吠陀。”

“那需要用到什么呢？”

“献上每份均有百个的祭品，你将得以活命，大王。”

“应当如何做呢？”

他说：“一百头大象、一百匹马、一百头公牛、一百头母牛、一百只山羊、一百只绵羊、一百只鸡、一百头猪、一百个男孩、一百个女孩。”如此命他们将每种生类各抓一百个。[他心想：]“如果我只是让人抓捕兽类，人们会说‘他只是令人为自己抓捕食物。’”于是他也令人抓捕象、马、人等[生类]。

国王思维“我只要得到我的生命”后，说：“你们快去抓来所有生类。”

接受命令的人就抓了更多。此事在《高思勒相应》中也

有提及：

那时，高思勒国的国王巴谢那地的大献祭准备好了：五百头牛王、五百头大牛、五百头中牛、五百头山羊及五百头绵羊被带至祭柱用于献祭。他的那些“奴隶”、“仆人”或“工人”者，因受到刑罚胁迫、怖畏胁迫而泪流满面地哭着作了准备工作。(《相应部》第一有偈篇第 120 段)

众人为了自己的儿子、女儿、亲人而大声悲泣，声音如同大地崩裂一般。当时茉莉（Mallika）王后听到那声音后，去到国王跟前问：“大王，你究竟为何看起来诸根不自然，好像颇为疲惫？”

“你怎么了，茉莉，你不知道毒蛇正进入我的耳根吗？”

“这是为何呢，大王？”

“我在夜间听到像这样的声音，询问国师，听说‘显示你有生命危险，献上每份均有百个的祭品，你将得以活命’后，[我想]‘我只要得到我的生命’，就令人抓捕这些生类。”

茉莉王后说：“大王啊！你真是愚盲啊！即便你受用丰美食物、[一餐]食用各种菜肴[多达]一多纳（Doṇa，约 1 加仑，近 4 升）的食物，还在两个国家掌握王权，智慧却如此迟钝。”

“你为何如此说呢，王后？”

“你何曾见过用他人的死亡来获取其生命的？你为何接受愚痴盲目的婆罗门之语，将痛苦投向众人[身]上呢？在包括天神的世界中的至上者、于过去等无障碍智的导师住在附近的寺院，你去询问他，然后按他的教导来做。”说完，国

王轻车简从与茉莉[王后]一起去到了寺院，他因怖畏死亡，故而说不出话来，礼敬完导师后，就在一旁坐下。

于是导师主动同他交谈说："大王，你日中时从何处而来呢？"

他默然坐着。随后，茉莉[王后]告诉跋葛瓦：

"尊者，据说国王在中夜时分听到了声音。后来，他将此事告知国师。国师说：'显示你将有生命危险，为防范它，抓捕生类后，以他们的喉血做祭祀，你将得以活命。'国王令人抓捕生类，因此这样被我带到这里。"

"真是这样吗，大王？"

"是的，尊者。"

"你听到了什么样的声音呢？"

他就以自己所听闻的方式告知了[导师]。如来听闻了那话后，放出一束光芒。随后，导师对他说：

"不要害怕，大王，你没有危难，是那些造恶的众生为了表达自己的苦在如此而说。"

"那么，尊者，他们作了什么？"

于是，跋葛瓦就解说了他们的业行："那么，大王，请听好。"说完就引述过去[之事]：

在过去人寿两万岁时，咖萨巴跋葛瓦（迦叶佛）出现于世间后，与两万位漏尽者一起游行前往巴拉纳西。巴拉纳西的居民两三人或更多聚在一起，向客人做布施。那时，在巴拉纳西的四位是朋友的商人之子有四亿财富。他们商量：

"我们的家中有许多财富，我们用它们来做什么呢？"

没有一人说："像这样的佛陀在游行，我们要行布施，

我们要防护戒，我们要做供养。”其中先有一人如此说：

“我们要饮用着烈酒，享用着甜肉，而四处游逛！这是我们生命的福报。”

另一个如此说：“我们要每天食用着伴有诸种最上滋味的三年[存期]香米饭四处游逛。”

另一个也如此说：“我们要令人烹制各式各样的硬食糕饼后，咀嚼着四处游逛。”

另一个如此说：“朋友们，其他任何事都别做，当[我们]说‘我们将给[你]财物’时，没有女人会不想要，因此，以财物诱惑[她们]后，我们就[和她们]通奸。”

“萨度，萨度。”所有人就按照该谈话而执行。

他们从那时起，向形貌殊妙的女人送去财物，造下了两万年的通奸业行，死后投生到了无间地狱。

他们在地狱中煎熬了一个[两尊]佛陀[先后出世的]间隔后，从该处死去，因余[业]成熟而投生至方圆六十由旬的铜锅，以三万年沉入锅底后，又以三万年浮至铜锅口，想要各说一首偈颂，却无法说出，各说完一个音节，又翻滚后沉入铜锅。

“说吧，大王，你最先听到的是什么声音？”

“‘度（Du）’，尊者。”

导师将那不完整的偈颂补全后阐明，如此说：

“我们邪命、非正命，未尝供养彼善士；
于诸财富存有时，不曾为己作洲屿。”

（《铜锅本生》——《本生》1.4.53；《商人子鬼故事》——《饿鬼事》804）

当时，[导师]为国王阐明此偈颂之义后，问道："大王，你听到的第二声、第三声、第四声又是什么？"然后[国王]回答："是如此[之声]。"[佛陀]将所说的剩余部分补全：

"六万年[时光]，全部已圆满；
地狱受煎熬，何时有终期。"

"无终何有终，终期不可见；
诸君我与尔，彼时作诸恶。"

"我从此离去，获得人身后；
慷慨而具戒，我将行诸善。"

（《本生》1.4.54-56；《饿鬼事》第 802、803、805 偈）

逐一说出这些偈颂，阐明其义后，[导师]说："大王，那四人确实各想说一首偈诵，却无法表达，[只能]各说出一个音节后，又沉入铜锅。"

据说，从国王巴谢那地听闻那声音之时开始，他们就往下坠落，至今还不到一千年[126]。国王听闻该教导后，生起了大悚惧。他思维："这通奸之业确实很重，据说在地狱中煎熬了一个[两尊]佛陀[先后出世的]间隔后，从该处死去，投生至方圆六十由旬的铜锅中，在该处煎熬六万年后，仍不知从那些苦中获得解脱之时，而我对他人妻子产生爱执后，整夜不能入睡。现在，从今往后，我将不对他人妻子生起爱染

[126] 由此可以推断此故事编辑的年代约佛灭后不到一千年。

心。”随后对如来说：

“尊者，今天我才知道夜晚的漫长。”

那个国王的侍从就在该处坐着听闻了这段谈话，[思维：]“我有了强大的靠山”，而对导师说：

“尊者，国王知道了今天夜晚的漫长，而我则知道昨日独自[行走]一由旬是漫长的。”

导师联系两段谈话说：“对于某些人而言，夜晚是漫长的；对于某些人而言，由旬是漫长的；然而，对于愚人而言，轮回是漫长的。”随后开示佛法，诵出此偈：

60.

Dīghā jāgarato ratti, dīghaṃ santassa yojanaṃ;
Dīgho bālāna saṃsāro, saddhammaṃ avijānata.

失眠者夜长，疲者由旬长；
不了知正法，愚人轮回长。

在此[偈颂中]，“长（dīghā）”——这夜晚[虽然]只有三个时分之量（初夜、中夜、后夜），而对失眠者却是漫长的，它似乎像是变成两倍、三倍。

成为自己[体内]虫聚的食物后，直到太阳升起，还极为懒惰地翻身躺卧，享用完美食后在华美的卧具上睡着的享受欲乐者不知道那[夜晚]的漫长。然而，彻夜精进禅修的瑜伽行者，开示佛法的说法者，在座位附近站着听闻佛法者，罹患头病者等，手足被截断者等，或被苦受征服者，以及夜间上路的旅客知道。

“由旬（yojana）”，一由旬只是四牛呼之量，而对于疲惫者（santassa），对于已疲倦者，则是漫长的，似乎像是

[变为]两倍、三倍。

在道路上行走了一整天后，已疲倦者看到了对面过来[的人]，询问“前面的村庄还有多远”后，[对方]答“一由旬”；走了一小段后又问另一个，当那人也说“一由旬”时；再走一小段后又问另一个人，那人也说“一由旬。”

他一再询问，他们都说“一由旬”，一由旬确实漫长，他感觉一由旬像是两、三由旬一般。

“对于愚人（bālānan）”——不知此世和来世利益的愚人来说，无法作轮回流转的终结。对那知道后能终结轮回的三十七菩提分的正法不了知者——对[像这样的]愚人，轮回是漫长的。

那[轮回]由于自己的法性而是漫长的。

正所谓：

“诸比库，此轮回不知起始，无法得知起点。”（《相应部》第124段）

对于那些无法终结[轮回]的愚人来说，[轮回]实在太过漫长。

开示结束之时，那个人证得了入流果，其余许多人也证得了入流果等。开示给大众带来了利益。

国王礼敬导师之后，就前去将那些有情从束缚中释放。

那时，从束缚中解脱的女人和男人们洗了头后，前往自己的家中，他们述说了赞颂茉莉[王后]之语：“愿我们的茉莉王后殿下长寿，因为她我们才得以活命。”

在傍晚时分，比库们在法堂中开始讨论：“真是贤明啊，茉莉[王后]，依靠自己的智慧，解救了这么多人的生命。”

导师坐在香室之中听闻了比库们的讨论后，离开香室进入法堂，在备好的座位上坐下后询问："诸比库，你们正坐在一起讨论什么呢？"

"这个[话题]。"

"诸比库，茉莉不只是现在凭借自己的智慧救了众人的生命，以前也是如此。"说完，阐明该义而引出过去[之事]：

在过去的巴拉纳西城，国王之子靠近一棵榕树后，向转生于该处的天神发愿：

"尊主天王，在这瞻部洲中有一百位国王、一百位王后。如果在我的父亲死去时，我得到王位，我将以他们的喉血做祭祀。"

他在父亲驾崩后取得了王位，[心想：]"我因天人之力取得了王位，我将向他献祭。"他率领大军出发，令一位国王服从自己的支配，带他一起，一位又一位地把所有国王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然后带着王后们一起前去名为法施（Dhammadinnā）的王后处，她乃是名为伍咖先那（Uggasena）的所有[王中]最年轻的国王之孕妻。国王将她放了后撤军，[思维]："令这么多人喝下毒酒而杀死[他们]。"就命人清理树下。

天神心想："此王抓了如此多的国王，他以为依靠我取得这[王位]，然后想以他们的喉血向我献祭，然而，如果他杀死他们，瞻部洲国王的族系将被断绝，我的树下也将污染，我究竟能否阻止此事呢？"

他推测后得知"我不可以"，然后拜访了别的天人，告知该情况后，问："你可以做到吗？"

对方也拒绝了他，另一些天神也是如此。拜访了整个轮围世界的天神后，他们都拒绝了他。然后他去到了四大天王跟前，[他们说]："我们不能，不过我们的王在智慧与福德上都比我们更优胜，问他吧。"也被他们拒绝了，他就去拜访沙格[天帝]，告知该情况后，说："天帝啊，若你们无所作为，他将断绝刹帝利的族系，愿您庇护他。"

沙格："我不能够阻止他，不过我会把方法告诉你。"说完，将方法告知了他：

"去吧，你就在国王看着的时候穿上红衣，从自己的树上出发，展现离开的样子。

"然后，那国王[就会想]'天人走了，我要把他留下'，就会以不同的方式请求。

"之后，你应当对他说：'你曾这样向我祈祷："我将带来一百位国王连同王后一起，然后以他们的喉血做献祭。"[如今]却放了伍咖先那国王的王后而过来，我不会接受像这样的说谎者的献祭。'"

据说，如此说了后，国王会命令她过来，她为国王开示佛法后，将救下了如此多的人命。出于这个原因，沙格将这种方法告知了天神。

天神照做了。国王就命她过来。她过来后，只礼敬了坐在那些国王最外围的自己的国王。

国王[思维]："在我——一切国王之长站立之处，她[却只]礼敬自己的夫君——所有[王]中最年轻者！"而对她发怒。

于是，她对他说：

“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呢？这人则是我夫君、施与主权者，我何故不礼敬他而礼敬你呢？”

树神就在众人的注视下[说：]“如是，贤女，如是，贤女。”说完，以一捧鲜花向她致敬。

国王又说：

“如果你不礼敬我，又为何不礼敬施与我王权者——如此大威力的天神呢？”

“大王，你是依靠自己福德抓捕了诸王，并非由天人抓捕后给你。”

天神又对她[说：]“如是，贤女，如是，贤女。”说完同样[向她]致敬。

她又对国王说：

“你曾说：‘天神为我抓住了这么多国王。’现在，在那天神的左上方，树已经被火烧毁，若[他]具有如此的大威力，为何不能将那火熄灭呢？”

天神又对她[说：]“如是，贤女，如是，贤女。”说完，同样[向她]致敬。她说着站起身，又哭又笑。

于是，国王对她说：“你为何[如此]狂乱？”

“为何大王如此说呢？”

“像我这样的人并不是疯子。”

随后[国王说：]“你为何又哭又笑呢？”

“谛听，大王，我在过去曾是良家女，在夫家时，见到和夫君是好友的客人到来后，想要为他烹煮饭食，[就说：]‘把肉带回来。’给了婢女钱，她没有得到肉回来说：‘没有肉了。’（我）就将在屋后边躺着的母山羊之头砍断后，准备了饭食。

“我将那一只母山羊的头砍断后，在地狱中[饱受]煎熬，然后因余[业]还遭受了[如]它身毛数量的断头[之苦]，‘你杀死了这么多的人后，又何时能从苦中解脱呢？’我是想着你[未来]有这么多的苦难而哭泣。”说完，[诵出]此偈颂：

“砍断一头后，我受毛数[苦]；
砍断众头后，汝如何逃脱？刹帝利！”

随后[国王问]：“你为何笑呢？”

“[想到]‘我已从此苦中解脱’，喜悦满足[而笑]，大王。”

天神又对她说：“如是，贤女，如是，贤女。”随后，以一捧鲜花向她致敬。

国王[思维]：“啊，我作了重罪！据说杀死一只山羊后，在地狱中[煎熬后]，以残余[之业]的成熟而遭受[如]身毛数量的断头[之苦]，我将如此多的人杀死后，何时能得安稳呢？”他将所有国王释放，向较自己长者礼敬，向较年幼者抬手合掌，请求所有人原谅后，将他们送回了各自的领地。

导师引述此佛法开示后，[说：]“如是，诸比库，茉莉王后不只是现在凭借自己的智慧给予了众人生命施，过去也曾给予。”说完，联系过去——

“那时的巴拉纳西国王就是高思勒国[王]巴谢那地，法施是茉莉王后，树神则是我。”

如此联系过去后，又开示佛法：“诸比库，杀生是不应做

的。杀生者们确实长久地悲痛。”说完，诵出此偈颂：

“此处他悲哀，死后也悲哀。
造作恶事者，两处皆悲哀。
见己所作恶，忧愁又苦恼。”

（《法句》第 15 偈）

“若诸有情如此知，痛苦生起之原因；
无有众生杀众生，杀生者实在悲痛。”

（《本生》1.1.18）

第一、某人的故事[终]。

2. 马哈咖萨巴长老共住弟子的故事

Mahākassapattherasaddhivihārikavatthu

“若行者未得……”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沙瓦提城揭德林时，就马哈咖萨巴长老的共住弟子而说的。此开示起源于王舍城。

据说，长老住在王舍城附近的毕巴离洞窟时，曾有两位共住弟子服侍他。其中一人恭敬地履行义务，一人则将对方履行的所有[义务]当作自己做的展示，得知洗脸水及齿木准备好了后，说：“尊者，我已备好了洗脸水及齿木，请您洗脸吧。”在诸如洗足、沐浴之时，他也是如此说。另一人思惟：“这人一直将我履行的所有[义务]当作自己做的展示。好吧，我会为他做适当之事的。”

他在对方用完餐睡觉时，将洗澡水烧热，灌入一个水壶

中，并将其放在浴室背面，又在烧水壶中留下一纳利之量散发热气的水而放着。另一人在下午时分醒来后，见到那热气散出，[思惟]“他想必是将水烧热后放在浴室内”，迅速前去礼敬长老，随后说：“尊者，水已放好在浴室里了，请洗澡吧！”说完，就与长老一起进入浴室。

长老没有见到水就说：“水在哪里，贤友？”年轻人去到火堂，将长柄勺探入壶中后，得知[水壶]是空的，[说：]“您看道德败坏者的行为吧，将空壶架在炉灶上后，[人]去哪了？我以为‘浴室中有水’，就告知了[长老]。”讥嫌着提起水壶前往河滩。另一人则从浴室的背面将水带来后，放在浴室中。

长老思惟：“这个年轻人说‘我将水烧热后，放在浴室内，尊者，来洗澡吧’，现在讥嫌着提上水壶前往河滩，这到底是为何呢？”观察时[发现：]“这么长时间以来，此年轻人把这个人所履行的义务当作自己作的一般展示。”如此了知后，傍晚前去给与坐着的[年轻人]教诫：“贤友，比库只应说自己已履行的义务，不[说]未作的，你现在却说‘水放在浴室里，洗澡吧，尊者！’并在我进去站着时，提上水壶，讥嫌着前去[河滩]，出家人不应如此作。”那个人[说]：“你们看长老的行为吧，就只为了水而如此说我。”发怒之后，次日不同长老一起入[村]托钵。

长老与另一人一起去了一处地方。那位[发怒的比库]在长老出去时，去到长老的护持者家后，“尊者，长老在哪？”当被如此询问时，他说：“长老不舒服，就坐在住处。”

“那么，尊者，他适合接受什么呢？”

“你们供养像这样的饮食吧。”当如此说时，他们就按照他所说的方法准备后，[将其]供养了。那人就于中途用完食物后，回到住处。长老则在所到之处获得一大块精美的衣料后，给与了与自己同去的年轻人。他将那[衣料]染色后，为自己制作了上下衣。

长老次日去到了那个护持者家后，“尊者，听说您不舒服，我们就按照年轻人所说的方法准备后，已托他带去了食物。您吃完后舒服了吗？”当如此说时，长老默然不语。他回到住处，对礼敬后坐着的年轻人如此说：“贤友，据说昨天你做了此[事]，这对出家人是不适当的，不应为了吃的而做暗示。”他生气了，对长老产生了敌意：“前一日就为了水而说我妄语，今天因为在[他]自己的护持者之家吃了一把食物，又说我‘不应为了吃的而做暗示’，他还把衣料给与自己的侍者。长老的业真重啊！我知道该怎么对付他。”

次日，他在长老入村时，独自留在住处，拿着棍棒将餐具打碎后，在长老的茅棚中放了一把火，凡是无法点燃之物，他就用棍棒击打，打碎后，离开[住处]逃走了。他死后投生在了大无间地狱。

大众议论纷纷：“据说长老的共住弟子连教诫都无法忍受，生气点燃茅棚逃走了。”后来，有一位比库从王舍城离开，想要谒见导师而去了揭德林，礼敬导师后，导师致以问候并询问：“你从何而来？”他说：“从王舍城来，尊者。”

“我的儿子马哈咖萨巴可还堪忍？”

“堪忍，尊者。不过，一位共住弟子就只因教诫就生气

了，点燃茅棚后逃走了。”

导师说：“他不只是现在听闻教诫后发怒，过去也曾发怒。不只是现在毁坏孤邸，过去也曾毁坏。”说完，引述过去：过去巴拉纳西的梵授王在位时，雪山区域有只麻雀搭建鸟巢后住着。后来有一天，下着雨，一只猴子因受寒而颤抖着去到了那个地方。麻雀看到它后说出偈颂：

“猿！汝头手足，与人实无异；
又因何缘故，汝无有家屋。”

（《本生》1. 4. 81）

猴子思惟：“我虽有手足，然而，我缺乏建造房屋的智慧。”随后，想告知该义而诵出此偈：

“雀！我头手足，与人实无异；谓为人中胜，彼智我所无。”（《本生》1. 4. 82）

于是，麻雀责备他道：“像你这样的[猴子]，又如何能有房子呢？”而后说出这两首偈颂：

“其心不稳固，心轻躁阴险；
德行常不定，不可得安乐。

“请用[善巧]力，超越[恶]习性；
猿！汝建屋巢，防御寒与风。”

（《本生》1.4.83-84）

猴子[想：]“这只[鸟]说我‘心不稳固、轻躁，阴险，德行不定，现在我就让他见识一下损友！’”砸烂鸟巢后将其洒落四处。当那鸟巢被抓住时，麻雀从一侧飞出逃走了。

导师引述这段佛法开示后，联系本生："那时的猴子是毁坏孤邸的比库，麻雀则是咖萨巴。"然后说："如是，诸比库，不只是现在，过去他也在被教诫时发怒而损毁屋巢，我的儿子咖萨巴与其和这样的愚人共住，还不如独住更好。"随后，诵出此偈：

61.

Carañce nādhigaccheyya, seyyaṃ sadisamattano;
Ekacariyaṃ daḷhaṃ kayirā, natthi bāle sahāyatā.

若行者未得，胜我等我者；
宁坚决独行，不与愚人交。

在此[偈颂中]，当知"行者"（Carañce）指代的不是[身体]姿势移动，而是心的活动。即[心]寻求善友之义。"胜我等我者"（seyyaṃ sadisamattano），即如果不能获得比自己的戒、定、慧更优胜者或者等同者。

"独行"（Ekacariyaṃ），即由于他获得了[比自己]优胜者，戒等实能增长；获得[与自己]等同者，则不退失；然而，与[较自己]低劣者一起共住，作共受用、遍受用，戒等会退失。故说："如此之人不应亲近，不应结交，不应侍奉，除非出于同情，除非出于悲悯。"（《人施设论》文句第121段；《增支部》第3集第26经）。因此，若出于同情"此人依止我将增长戒等"，从那个人处不期望任何事而摄受他，如此这般是善的。

如果不能，"宁坚决独行"（Ekacariyaṃ daḷhaṃ kayirā），宁可坚定独处，于一切威仪中一人独处。什么原因呢？"不与愚人交"（natthi bāle sahāyatā），交往[的利益]

名为小戒、中戒、大戒，十种谈论话题、十三头陀支功德、观禅功德、四道、四果、三明、六神通。此交往功德无法依愚人而获得。

开示结束时，客比库证得了入流果，其余许多人也证得了入流果等。开示给大众带来了利益。

第二、马哈咖萨巴长老共住弟子的故事[终]。

3. 阿难德财主的故事

Ānandaseṭṭhivatthu

“我有子[与财]……”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沙瓦提城时，就阿难德财主而说的。

据说，沙瓦提城中的阿难德财主是个有四亿财富的大守财奴。他每半月召集亲族后，在三时如此告诫名叫根祥(Mūlasirī)的儿子：“切勿认为这四亿家财很多”，不应布施现有的财富，应创造新财富。即便是一块钱、一块钱地花，也只是浪费[财富]。因为：

“见眼药用尽，蚂蚁累积[食]；

蜜蜂采蜜后，智者管家宅。”

在之后的时间，他还未告知儿子自己的五大宝藏，这个执取财富、沾染悭吝垢者就去世了。在那座城市入口附近的村庄里居住着一千旃陀罗之家。他投生在该处的一位旃陀罗女腹中。国王听说那位[财主]命终后，召见他的儿子根祥，将其立为财主。

那一千旃陀罗之家则一起做工谋生，自他取得结生开始，就未能获得报酬，连仅限维持生命的饭团也得不到。他们[商量]：“我们目前即使做着工，却连饭团都不能获得，想必在我们中有晦气者。”将[众人]分为了两部分，直到将他的父母也分开后，[父亲说]“在这个家里有晦气者”，而将他母亲赶走。

自从她母亲怀上他后，她连仅限维生的[食物]也难以得到，后来生下了儿子。他的手足、眼耳和口鼻均不端正。像这样肢体欠缺的他就像泥鬼一般极为丑陋。即使这样，他的母亲也不曾放弃。她对住于腹部的儿子有很强的爱执。艰辛地抚育他期间，母亲带他出去的那天就一无所获，[将其]放在家中而独自出去的那天，则能得到报酬。后来，当他有能力乞食活命时，她将一个小碗放在[他]手中，如此对他说：“儿子，我们因你而吃尽苦头，我现在没有能力抚养你了，这个城市里有为穷人和旅人准备的食物，前去那里乞食谋生吧。”随后，将他打发走了。

当他挨家挨户行进时，抵达了[身为]阿难德财主时所住之处，忆起过去生后，进入自己的家中。在三个入口处均无人注意到他。在第四个入口处，根祥财主的小儿子见到[他]后，被吓哭了。当时，财主的仆人对他[说]：“出去，晦气者。”殴打、驱赶他后，将他丢入垃圾堆。导师以阿难长老为随行沙门前去托钵时来到该处，见到长老后，在长老的询问下，[乞食者]便告知那事情经过。长老唤来根祥。当时，大众聚集过来。导师召唤根祥，询问道：“你认识此人吗？”

“不认识。”

[导师]说：“他是你父亲阿难德财主。”他难以置信。

[导师说]："阿难德财主，将五大宝藏告诉你儿子。"乞丐告知后，[根祥]就相信了。他皈依了导师。[导师]为他开示佛法，诵出此偈：

62.

puttā matthi dhanammatthi, iti bālo vihaññati,
attā hi attano natthi, kuto puttā kuto dhanaṃ.

我有子与财，愚人受苦累；
我尚无有我，何来子与财？

这首[偈颂]的含义是，"我有儿子，我有财富"（puttā matthi dhanammatthi, iti bālo），愚人因爱著儿子，因爱著财富而遭受折磨、遭受苦累、遭受苦痛。"我失去了儿子"，他受苦累；"我正失去儿子"，他受苦累；"我将会失去儿子"，他受苦累。在财富方面也是同理。如此，他以六种情况（行相）而苦累。他[思惟]"我要抚育儿子"，就夜以继日地在水路交通等处以种种方式努力而苦累；他[思惟]"我要创造财富"，就进行耕作和贸易等而苦累。

对于如此苦累者，"我尚无有我"（attā hi attano natthi），他们无法令因那疲累而痛苦的自己变得快乐，[因此]即便是他还活着时，他就没有自我（无主宰）。对躺在临终病床上的濒死者，感受如被火焚烧一般，[犹如]肌腱断裂了，骨骼犹如破碎一般，睁开眼睛看到今生，闭上眼睛看到来世。然而[这个自身]即便每天被沐浴两次，进食三次，以香、花鬘装饰，终生照料，[此时]也不能作为同伴而庇护[自己]免受[以上临终的]痛苦，所以"我"确实没有自我。

“何来子与财”（kuto puttā kuto dhanaṃ），儿子或财富在那时又能做什么？阿难德财主就连一物都未布施给任何人，为了儿子而累积财富后，无论先前卧于临终之床时，还是现在经受痛苦时，儿子和财富又在哪里呢？儿子或财富在那时消除了什么痛苦，带来了什么快乐？

开示结束时，八万四千有情领悟了法。开示给大众带来了利益。

第三、阿难德财主的故事[终]。

4. 扒包窃贼的故事

Gaṇṭhibhedakacoravatthu

“愚人[知己愚]……”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扒包的窃贼而说的。

据说，那两位朋友与前去听法的大众一起去到揭德林，一位听闻佛法开示，一位观察值得自己拿取[之物]。他们中一人在听闻佛法之时，证得了入流果，另一人则得到了绑在衣服边缘的五个马沙咖(māsaka,摩沙迦、钱)。那[钱财]为[窃贼]的家中带来煮熟的饭食，而另一人家里则未煮饭。当时，那窃贼朋友同自己的妻子一起嘲笑他说：“你太聪明了，以致于自己的家里烹煮饭食的钱也未赚得。”另一人则[想]：“此人愚蠢地认为自己是智者。”他为将事情经过告诉导师，而与亲戚们一起去到揭德林，告知了[此事]。导师为他开示佛法，诵出此偈：

63.

Yo bālo maññati bālyaṃ, paṇḍito vāpi tena so;
Bālo ca paṇḍitamānī, sa ve 'bālo'ti vuccati.

愚人知已愚，因此为智者；
愚人谓已智，彼实称愚人。

在此[偈颂中]，“愚人……”（Yo bālo），若人愚痴、无智，“我是愚人”而知道、明白自己的愚昧、愚痴，“彼因此”（tena so），由于该原因，那个人即是智者或像一位智者。因为他知道“我是愚人”，所以会在亲近、侍奉其他智者时，彼[智者]为[令他得到]智慧而教诫、告诫，他接受教诫，成为智者，或近乎智者。

“彼实[称]愚人”（sa ve bālo），若人愚痴，如此自认为是智者：“其他哪有人像我一样是多闻者、说法者、持律者或持头陀支者。”由于他不亲近、不侍奉其他智者，所以既不学习教理，也不圆满修行，他会达到绝对愚痴的状态，如同那位扒包的窃贼一般。故说：“彼实称愚人”（sa ve 'bālo'ti vuccati）。

开示结束时，另一人的亲戚们与大众一起证得了入流果等。

第四、扒包窃贼的故事[终]。

5. 伍达夷长老的故事

Udāyittheravatthu

“愚人虽毕生……”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

时，就伍达夷（Udāyi）长老而说的。

据说，他在大长老们回去时前往法堂，坐在法座上。后来有一天，客比库们见到他后，以为“这想必是位多闻的大长老”，就询问蕴等相关问题，他一无所知。他们责备道：“这人是谁？与佛陀同住一所寺院，却连蕴、处、界都不了解。”随后，他们将此事告诉了佛陀。导师为他们开示佛法，说出此偈：

64.

Yāvajīvampi ce bālo, paṇḍitaṃ payirupāsati;
Na so dhammaṃ vijānāti, dabbī sūparasaṃ yathā.

愚人虽毕生，亲近贤智者；
彼不了知法，如勺尝羹味。

这首[偈颂]的含义是，“愚人”（bālo）即使毕生亲近侍奉贤智者，却不了知：“这是佛语，佛语有这么多”——如是教理之法，或“这是行，这是住，这是正行，这是行处，这是有过的，这是无过的，这是应依止的，这是不应依止的，这是应通达的，这是应体证的”——如是行道、通达之法。

如同什么呢？“如勺尝羹味”（dabbī sūparasaṃ yathā）。正如勺子搅动各式各样的菜品直到用坏，也不知道菜味：“这是咸，这非咸；这是苦，这是碱，这是辣，这是酸，这非酸，这是涩。”同样地，愚人即使毕生亲近贤智者，也未能了知前述种类之法。

开示结束时，客比库们的心从诸漏中解脱。

第五、伍达夷长老的故事[终]。

6. 三十位巴瓦城比库的故事

Tiṃsamattapāveyyakabhikkhuvatthu

“有智虽[须臾]……”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三十位巴瓦城的比库而说的。

当他们正在木棉树林中寻找女人时，跋葛瓦初次向他们说法。那时，他们所有人都成为了善来比库(ehibhikkhu)，成为了持神变所成衣钵者，随后受持了十三头陀支。又经过了很长时间，[他们]谒见导师后，听闻了[有关]无始[轮回]的佛法开示，就于座位上获证了阿拉汉。

比库们在法堂里议论纷纷：“这些比库们了知法真是神速啊！”导师听闻那[话]后说：“诸比库，不只是现在，过去这三十位朋友做酒鬼时，在《猪鼻本生》[127]（Tuṇḍilajātaka，《本生》1. 6. 88 等）中听闻了大鼻的说法后，迅速理解了法，而后受持了五戒。如今他们就因那亲依止而在所坐的座位上就证得了阿拉汉果。”说完，开示佛法，诵出此偈：

[127] 在此本生中（本生第 388 篇），菩萨投生于猪胎，名为大鼻。它还有一同胞兄弟名为小鼻。兄弟俩从小被一老妇人饲养，老妇人待他们如儿子。后来一群嗜酒的赌徒得知后想要花钱从老妇人手中买过来食用。老妇人一开始不同意，后被灌醉后答应出售小鼻。小鼻得知后大为惊恐。于是菩萨以慈爱为其说法，声音响彻巴拉纳西方圆十二由旬，包括国王在内的巴拉纳西居民都前来听法，没来的也都在家里驻足倾听。随后菩萨给包括国王在内的一切听众都授以五戒。

65.

Muhuttamapi ce viññū, paṇḍitaṃ payirupāsati;
Khippaṃ dhammaṃ vijānāti, jivhā sūparasaṃ yathā.

智者虽须臾，侍奉贤智者；
彼速了知法，如舌尝羹味。

其含义是，“智者”（viññū）即贤智之人，“即使须臾”（Muhuttamapi ce）“侍奉”其他“贤智者”（paṇḍitaṃ payirupāsati），在其跟前学习、遍问，迅速就了知教理之法（Khippaṃ dhammaṃ vijānāti）。之后，他请人讲解了业处，并于行道时努力、精勤。正如舌净色无损之人为了识别味道而在舌尖放置[羹食]后，就能尝出咸等种类的味道；同样地，智者也迅速领悟出世间法。

开示结束时，许多比库证得了阿拉汉。

第六、三十位巴瓦城比库的故事[终]。

7. 麻风病人善觉的故事

Suppabuddhakuṭṭhivatthu

“愚人乏智慧……”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竹林时，就麻风病人善觉（Suppabuddha）而说的。麻风病人善觉的故事收录在《自说》（第 43 经）。

那时，麻风病人善觉坐在会众的边缘时，听闻跋葛瓦的佛法开示，证得了入流果。他想要告诉导师自己所获的功德，却不敢进入会众之中，在大众礼敬完导师，随行[一段距离]返回时，他去了寺院。

就在那时，沙格天帝得知：“此麻风病人善觉想要公开自己在导师的教法中所获功德。”“我要试探他”，而前去立于虚空之中，如此说：“善觉，你是人中穷困者、人中可怜者。我将给你无量财富，你说‘佛不是佛，法不是法，僧不是僧，佛对我无用，法对我无用，僧对我无用’吧！”于是，善觉对他说：“你是谁？”

“我是沙格。”

“愚痴人！无惭人！你根本不配同我交谈。你说我‘可怜、贫穷、悲惨’，我并不可怜，不贫穷，我是得乐者、我是大财者：

“信财与戒财，惭财和愧财；
闻财及舍财，慧为第七财。”

“凡有彼财者，女子或男子；
可谓不贫穷，彼命不空无。”

（《增支部》第 7 集 5-6）

“我有这七种圣财，凡有此七财者，诸佛与诸独觉佛不称其为‘穷人’。”沙格听到他的话后，于途中离开了他，去到导师跟前，告知了该对话内容。

于是，导师对他说：“沙格，即使以像那样的百[倍]千[倍]的钱也不能令麻风病人善觉说出‘佛不是佛’、‘法不是法’或‘僧不是僧’。”麻风病人善觉也去到导师跟前，被导师致以问候，随后在喜悦地告知自己所获功德后，从座位起身离开了。当时，他离开不久，一只母牛犊夺取了[他的]生命。

据说，那[头母牛]是一只母亚卡，在良家子布沙地(Pukkusati)、树皮衣者拔黑亚(Bāhiya)、刽子手褐髯(Tambadāṭhika)、麻风病人善觉(Suppabuddha)这四人的许多百世中变作母牛，夺取了[他们的]生命。

据说，他们过去曾是四位商人之子，将一位令城市增辉的妓女带到花园，享受一整天的快乐后，在下午时分如此共相商谈："此处并无其他人，我们拿走我们给这[女人]的一千钱以及她所有饰品后，杀了她，再走吧。"她听到他们的话后[思惟]："这些无耻之徒，同我一起快活过后，现在却想杀死我，我会知道该怎么办。"在他们杀害她时，她发愿道："愿我在成为母亚卡后，如同我被他们杀死，同样地，我也能够杀死他们。"依靠其[发愿]的结果，她杀死了他们。众多比库将他的死亡告知跋葛瓦后询问："他去到哪里呢？又因何种原因而成为麻风病人？"导师解释道："他得达入流果后，投生于三十三天界。而他在见到答格拉西奇（Tagarasikhi）独觉佛时，[向他]吐痰，表示不恭敬而在地狱中长久受煎熬，以[此不善业的]余报，现在成为了麻风病人。"随后又说："诸比库，这些有情自己做了对自己有苦果之业而流浪[生死]。"然后导师就此开示佛法，说出此偈：

66.

Caranti bālā dummedhā, amitteneva attanā;
Karontā pāpakaṃ kammaṃ, yaṃ hoti kaṭukapphalaṃ.

无慧之愚人，视已如敌行；
凡有苦痛果，即造该恶业。

在此[偈颂中]，“行”（Caranti），以四种威仪只是造作不善[业]而度日。

“愚人”（bālā），不知今世的利益与来世的利益，是名此处的愚人。

“无慧”（dummedhā），即没有智慧。

“视己如敌”（amitteneva attanā），如同将自己视为敌人一般心怀仇恨。

“苦痛果”（kaṭukapphalaṃ），辛辣的果报、苦痛的果报。

开示结束时，许多人证得了入流果等。

第5、 麻风病人善觉的故事[终]。

8. 农夫的故事

Kassakavatthu

“造作不善业……”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一位农夫而说的。

据说，他在沙瓦提城不远处耕种一块田地。盗贼们借助排水管道进入城市后，在一个富人家中挖了一条地道，窃取大量钱财后，就经由排水管道出来了。[其中]有位盗贼瞒着他们，将一个装有千钱的包裹藏在口袋中，随后，去到那块田里，与他们一起分配赃物。他拿着[分得的财产]走时，没意识到装有千钱的包裹从口袋掉落了。

那天，导师于黎明时分观察世间之际，见到那个农夫进

入自己的智网，观察“将会发生什么”时，见到此[事]：“这位农夫早上将去耕地，物主们顺着盗贼的足迹前去，见到从口袋掉落的装有千金的包裹后，将会抓住此人，除我以外，没有其他证人，他有[证悟]入流道的亲依止，我应当前往该处。”

那位农夫在早上前去耕种。导师与[身为]随行沙门的阿难长老一起前往该处。农夫见到导师后，前去礼敬跋葛瓦，随后又开始耕种。导师没有同他说任何[话]，去到装有千钱的包裹掉落之处，看着它，对阿难长老说：“看，阿难，毒蛇！”

“看到了，尊者，剧毒之蛇。”

农夫听到那谈话后思惟：“此[地]是我在适时和非时走动之处，据说这里有毒蛇。”随后，当导师说完这些离开时，他[想]“我要杀掉它”，就拿着赶车杖过去，看见装有千钱的包裹后[心想]“导师想必是针对它而说的”，带上它返回，由于无知而将其置于一边，用尘土掩盖后，又继续耕种。

人们在天亮时，发现了贼人在家中所做之事，顺着脚印而去，来到那块地后，在那里见到盗贼分赃之处，并发现了农夫的足迹。他们顺着他的足迹而去，发现放置包裹处后，移除尘土并拿起包裹，[说]“你抢掠诸家后，却装作耕田一般走动”，恐吓、殴打后，带[他]去面见国王。国王听闻那事情经过后，下令处死他。公差将其双臂背缚后，用鞭子抽打着带向刑场。他被鞭打时，别的任何话都说不出，[只是]一边走一边说：“看，阿难，毒蛇。看到了，跋葛瓦，剧毒之蛇。”于是，公差问他：“你述说导师和阿难长老的话，

这是为何呢？”

“若见到国王，我将会说。”[公差]将其带到国王跟前，并向国王讲述了那事情经过。于是，国王问那位[农夫]：“你为何如此说呢？”他说：“大王，我并非盗贼。”随后，将从出去耕种时起的那一切来龙去脉告诉了国王。国王听闻那段谈话后，[说：]“爱卿，此人指认世间至上人——佛陀为证人，将其治罪是不适合的，我将调查处理此[案件]。”于是，带上那位[农夫]，下午时分去到导师跟前，询问导师：“跋葛瓦，您是否曾与阿难长老一起去到这位农夫耕作之处？”

“是的，大王。”

“你们曾在那里见到什么呢？”

“装有一千钱的包裹，大王。”

“见到后说过什么呢？”

“这[段对话]，大王。”

“尊者，若此人没有像您这样的证人，他将不能活命。然而，他复述了您所说之语后得以活命。”听闻那[话]后，导师说：“是的，大王，我说了这么多话后就走了。智者不应造做了后会追悔之事。”说完，导师就此开示佛法，说出此偈：

67.

Na taṃ kammaṃ kataṃ sādhu, yaṃ katvā anutappati;
Yassa assumukho rodaṃ, vipākaṃ paṭisevatī.

此作业非善，若作后懊悔；

泣泪流满面，承受其果报。

在此[偈颂中]，“此作业非[善]”（Na taṃ kammaṃ），造作了能够投生地狱等处、引发痛苦的业后，每当想起之时，每当回忆之时，会懊悔、哀叹，所作的那种业即非善、不好、无利益。“泣泪流满面”（Yassa assumukho），泪流满面地承受那[种业]的果报。

开示结束时，农夫近事男证得了入流果，在场的比库们也获证了入流果等。

第八、农夫的故事[终]。

9. 花匠善意的故事

Sumanamālākāravatthu

“所作业即善……”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竹林时，就名叫善意（Sumana）的花匠而说的。

据说，他每天早晨以八纳利茉莉花侍奉宾比沙勒王，得到八个咖哈巴那钱。后来有一天，当他带着花刚入城时，跋葛瓦也在大比库僧团的陪同下发出六色光芒，以佛陀的大威势、佛陀的大风采入城托钵。跋葛瓦有时用衣遮住六色光芒，犹如某位常乞食者一般行走，例如行走三十由旬的路程会见指鬘时；有时发出六色光芒，例如进入咖毕拉瓦图（Kapilavatthu，迦毗罗卫）等[城市]时。

那天，当从身体发出六色光芒时，他以佛陀的大威势、佛陀的大风采进入王舍城。花匠见到跋葛瓦宝柱般的身躯，看着庄严的三十二大人相、八十随形好而生起了净信心，思

惟："我何不对导师作殊胜的供养呢？"没有发现其他[用品]时思惟："我要用这些花供养跋葛瓦。"随后，又思惟："这些花一直是献给国王的，若国王不能得到它们，会捆缚我、令人处死我或将我驱逐出境，我到底要怎么做呢？"

随后，他产生了此[想法]："就让国王杀死我、捆缚我或将我驱逐出境吧！虽然他的确养育着我，在此世给与[我]维持生命的财物；然而，为了许多千万劫中的利益和快乐，我应当礼敬导师。"他就[在心里]为如来而舍弃了自己的生命。

他欣喜、踊跃地[想]："只要我的净信心尚未退转，我就要作供养。"随后供养了导师。如何[供养]的呢？首先，他将两捧花洒向如来的上方，它们化为头顶上方的华盖而悬停着。之后，他抛洒两捧[花]，它们经由那[华盖]右边像鲜花幕布一样落下而悬停着。随后，他又抛洒两捧[花]，它们经由[华盖的]后方落下后，也那样悬停着。随后，他再抛洒两捧[花]，它们从[华盖的]左侧落下后，也那样悬停着。

如此，八纳利[花]变为了八捧，并在四方环绕着如来。前方则是通行之门。花朵的茎在内，瓣朝外。跋葛瓦犹如被银叶环绕一般前行。[那些]鲜花虽是无心识者，却依靠有心者，而如同有心者一般不损坏、不掉落。它们就随导师一起前行，并停留在[导师]所处之处。

从导师的身体发出光芒，犹如百千道闪电一般。从前、后、右、左及头顶不断射出光芒中，就连一道都未从眼前各处消散，所有[光芒]右绕佛陀三圈后，变为幼嫩的棕榈树干的大小，随即从前方消散。整个城市都被震撼了。"城内九

千万，城外九千万”，在这一亿八千万人中没有一个男人或女人不捧着食物出来。大众一边发出狮子吼，一边挥舞着数千件衣服行于导师前方。导师为了彰显花匠的功德，走入三牛呼长的城市中鼓声喧天的道路。花匠的全身遍满五种喜。

他随同如来行走了一小段路，如同浸入雄黄水一般进入佛光中，赞颂、礼敬导师后，拿着空篮回家了。然后，妻子询问他：“花哪儿去了？”

“被我供养导师了。”

“那现在国王怎么办？”

“就让国王处死我，或将我驱逐出境吧！我已放下生命而敬奉导师，所有的花已变为八捧，像这样的敬奉出现了。大众一边发出千声欢呼，一边与导师一起行走，大众的欢呼声就在那个地方。”

当时，他的妻子由于愚痴盲目，并未对如此般的神变生起净信，指责、辱骂他后，[说：]“国王很粗暴，一旦发怒，就会带来砍断手足等诸多伤害，你所做之事定会对我不利。”随后，[她]带着儿子去到王宫，国王召见她并问道：“这是为何？”

她说：“我的夫君用侍奉您的花供养导师后，空手回家。我问‘花哪去了’，他说了这[话]。我责骂他后，[说：]‘国王很粗暴，一旦发怒，就会带来砍断手足等诸多伤害，你所做之事定会对我不利。’我抛弃他后，来到这里。无论他所造之业是善或是恶，这都是他的[业]，您要知道我已抛弃他了，大王。”

国王初见[佛陀]就已证得入流果，[这位]有信心、有净信的圣弟子思惟：“这个女人真是愚痴盲目啊！对如此般的

功德都不能生净信。”他佯装发怒：“夫人，你说什么？他用献给我的花作了供养？”

“是的，大王。”

“你抛弃他[这事儿]做得很好，对于用我的花作供养，我知道应做些什么。”国王遣走她后，去到导师跟前，礼敬后跟随导师一起漫步。

导师知道国王心生净信，他经由鼓声喧天的道路在城市中走过后，前往国王的宫门。国王拿着钵，想要引领导师入宫。导师却表现出想要坐在国王的庭院中。国王知道了，就[说：]“你们快搭起天篷”，马上令人搭建天篷。导师与比库僧团一起坐着。为什么导师不进入王宫？

据说他是这样想的：“如果我进入[王宫]坐着，大众就见不到我，花匠的功德也不能彰显，而我在国王的庭院中坐下，大众将得以见到我，花匠的功德也能够彰显。”诸佛确实能够彰显具德者的功德，其余人则吝惜于讲述具德者的功德。

四顶花幕悬停于四方。大众环绕着导师。国王用胜妙的饮食侍奉以佛陀为首的比库僧团。导师在用完餐的座位上做完随喜，四顶花幕仍以先前的方式环绕着，在大众的欢呼声中前往寺院。国王跟随导师过去后，返回时召见花匠，询问：“你为什么用献给我的花供养了导师？”花匠说：“陛下！就请国王处死我或将我驱逐出境吧，我已放下生命而供养[导师]。”国王说：“你真是个伟人！”说完，从王宫中取出八头大象、八匹马、八个奴仆、八个婢女、昂贵的饰品和八千咖哈巴那钱后，又赏赐给他盛装打扮的八个女人和八

个上等村庄。这些赏赐每种有八个。

阿难长老思惟："今天从早晨起，出现了千声狮子吼及千衣挥舞[的盛况]，花匠的果报究竟是什么？"他询问导师。于是，导师对他说：

"阿难，切勿认为'这花匠造了少许[善]业'，这乃是放下生命而向我作的供养。他如此对我心生净信后——

"十万劫之中，彼不堕恶趣；
住立于人天，乃此业果报；
后成独觉佛，得名为善意。"

导师回到寺院，进入香室时，那些花落在门口。下午时分，比库们在法堂中议论纷纷："花匠的业真不可思议啊，在舍弃生命而向健在的佛陀供花后，就在当下得到了每种有八个的[赏赐]。"

导师从香室出来，经由三条通道中的一条去到法堂，在佛陀的专座上坐下后，询问："诸比库，你们正坐在一起讨论什么呢？"

"这个话题。"当如此说时，[佛陀说：]"是的，诸比库，但凡那做了过后不会后悔，回想起来只会欢喜，像这样的业就应当做。"然后导师就此开示佛法，说出此偈：

68.

Tañca kammaṃ kataṃ sādhu, yaṃ katvā nānutappati;
Yassa patīto sumano, vipākaṃ paṭisevatī.

此作业为善，作后无懊悔；
欢喜且愉悦，体验其果报。

在此[偈颂中]，"做完彼[业]后"（yaṃ katvā）——若造

作能够带来天与人的成就及涅槃成就的快乐之业后，不懊悔；今生每当记起[所造之业]时，因喜悦的涌动而“欢喜”（patīto），因快乐的涌动而“愉悦”（sumano）；来世[也]欢喜而愉悦地体验果报，“此作业即善”（Tañca kammaṃ kataṃ sādhu）。

开示结束时，八万四千有情领悟了法。

第九、花匠善意的故事[终]。

10. 莲花色长老尼的故事

Uppalavaṇṇattherīvatthu

“思如蜜……”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莲花色（Uppalavaṇṇā）长老尼而说的。

据说，她在胜莲花佛足下发愿后，在天与人中轮回了十万劫积累福德。当此尊佛陀出现时，她从天界死去，投生在沙瓦提城一富人家中。由于容色与青莲的花萼相似，因此给她取名为“莲花色”。后来，她在成年之时，整个瞻部洲的国王和富豪无一例外都送信给财主：“请把女儿交给我们。”

随后，财主思惟：“我将无法令所有人满意，不过，我要用某个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他唤来女儿，说：“闺女，你能出家吗？”由于她是最后[一]生者，故而那话语如同浇在头上的百煮[药]油一般。所以她对父亲说：“爸，我要出家。”他为女儿作了许多供养后，将其带到比库尼的住

处，令她出了家。刚出家还不久，就轮到她在伍波思特堂中值日了。她燃起灯烛，并清扫伍波思特堂后，把取了灯焰之相。当她站着反复观看时，生起了火遍为所缘的禅那，就以它作为基础而证得了连同无碍解[智]与[六]神通的阿拉汉。

之后的时间，她在村落中[托钵]行走，回来后进入盲林(Andhavana)。那时，[佛陀]尚未禁止比库尼住林野。当时，[信众]在那里为她建造了孤邸，备好床，并围上了屏风。[有一天]她外出进入沙瓦提城托钵。她舅父有个儿子名叫难德青年(Nandamāṇava)，他从[莲花色还]在家时就对其有爱染心。

他听说莲花色出去了，就在长老尼回来之前去到盲林，进入她的孤邸，藏于床底。长老尼回来后，进入孤邸，关上门。当她坐在床上时，由于从外面的阳光中进来，所以眼睛看东西还是黑的。[难德青年]从床下出来，爬上床。“愚人，不要毁灭[自己]。愚人，不要毁灭[自己]！”即便被长老尼阻止，他还是制住[长老尼]，做了自己渴望之事，然后离去了。

当时，大地仿佛不能承载他的罪恶，裂为两半。他陷入大地，投生在了大无间地狱。长老尼将此事告知了诸比库尼。诸比库尼将此事告知了比库们。比库们告知了跋葛瓦。导师听闻那[件事]，对比库们说：“诸比库，某些比库、比库尼、近事男、近事女中的愚人，他们在作恶时，如同世人在咀嚼蜜糖中的甜美之味一般，欢喜快乐、愉悦满足地做。”然后导师就此开示佛法，诵出此偈：

69.

Madhuvā maññati bālo, yāva pāpaṃ na paccati;

Yadā ca paccati pāpaṃ, bālo dukkhaṃ nigacchati.

恶业尚未熟，愚人思如蜜；

待恶成熟时，愚人便受苦。

在此[偈颂中]，“如蜜”（Madhuvā），对造作恶、不善业的愚人来说，那[恶]业就如同蜜一般，如同甜味一般，如同如意、可爱、可意之[事]一般。如此，他将那[恶业]视如蜂蜜。“只要”（yāva），无论多长时间，“恶[业]未成熟”（pāpaṃ na paccati），无论在今生或来世，只要尚未产生果报，就如此认知它（如蜜）。“待”（Yadā ca），然而，当他在今生被施以种种刑罚，或来世在地狱等处经受剧苦时，那恶[业]就成熟了。彼时，那愚人就经受、体验、领受到痛苦。

开示结束时，许多人证得了入流果等。

后来，大众在法堂中议论纷纷：“我认为漏尽者也享受欲乐，从事爱欲，他们为何不会从事呢？他们又不是枯树，不是蚁丘或腐肉尸体，因此他们也会享受欲乐，从事爱欲。”导师过来后询问：“诸比库，你们正坐在一起谈论何事呢？”

[比库们]回答：“这些[话题]。”

“诸比库，漏尽者不享受欲乐，不从事爱欲。犹如水珠落入莲瓣，不黏著，不停留，折返后滴落；又如芥籽不黏著、不停留于针尖，折返后掉落；同样地，两种欲亦不黏著、不停留于漏尽者之心。”然后导师就此开示佛法，说出这首婆罗门品中的偈颂：

“如水落莲叶，锥尖置芥子；

不著欲乐者，我谓婆罗门。”

（《法句》第 401 偈）

其含义将会在婆罗门品中阐明。导师又唤来高思勒国王巴谢那地：“大王，在此教法中，如同良家子一般，良家女也舍弃大量亲族和财物，出家后住于林野。她们如此居住时，受贪爱染著的恶人因自卑和傲慢而迫害[她们]，造成梵行的障难。所以，应当在城内为比库尼僧团建造住处。国王“萨度”接受后，令人在城市的一侧建造了比库尼僧团的住处。从那以后，比库尼就只在村中居住。

第十、莲花色长老尼的故事[终]。

11. 瞻部格长老的故事

Jambukattheravatthu

“[愚人]月复月……”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竹林时，就瞻部格活命者而说的。

据说，在过去咖萨巴正自觉者时期，某个住在村中的家主给一位长老建造寺院后，以四资具护持居住于此的[长老]。长老一直在他家中应供。后来，一位漏尽比库白天前去托钵时，来到他家门口。家主见到他后，欢喜于他的威仪，进入家中，恭敬地以食物奉事后，[说：]“尊者，愿您将这块衣料染色后穿着。”他供养大块衣料之后，说：“尊者，您的头发长了，我去找位理发师给您剃发，并且我会让人搬一张床过来供您休息。”一直在[他]家中应供与[他]家亲近往来的那位比库，见到[家主]对那位[客比库]的敬奉后，不

能心生欢喜："此人初来乍到就对他做了像这样的敬奉，却不为一直在家中应供的我做。"他如此思惟后，回到了寺院。另一位[比库]则与那位[原住比库]一起去到[寺院]，随后将家主所施的衣料染色并穿着。家主又带理发师过来，剃去长老的头发，并摆设好床后，说："尊者，请您在这张床上休息吧。"说完，他邀请两位长老次日[应供]，接着离开了。

原住者无法忍受那位[家主]为[客比库]所作的敬奉。于是，他在傍晚去到长老躺卧之处，以四种方式辱骂长老："贤友，外来者，你宁可在家主的家中食粪，也好过吃饭；宁可用棕榈果壳刮去头发，也好过被家主带来的理发师剃去头发。宁可裸体游方，也好过穿着家主施与的衣；宁可躺在地上，也好过卧于送来的床榻。长老[想]"这个愚人别因我而毁灭"，就没有接受邀请，黎明起床后安乐地离开了。原住者黎明时也于寺院履行完应作的义务。由于他在托钵的时间想"现在，外来者还睡着，钟声会把他吵醒"，就用指甲背[轻轻地]敲了敲钟，随后入村托钵。

家主准备好供养品后，望着长老前来的道路时，见到了原住者，询问："尊者，长老在哪里呢？"当时，原住者对他说："贤友，啥都别说了。昨天，当你离开时，往来你家的[长老]进入房间睡觉。我早晨起床后，打扫寺院、将水注入饮用水罐和洗用水罐并敲钟，当发出这些声响时，他都不知道。"家主思惟："像那样的具备威仪成就者——我的圣尊不会睡到此时，见到我为他所作的敬奉后，这位尊者必定说过什么。"他作为一个智者，恭敬地侍奉他用餐，妥善清洗

其钵，并装满种种美味食物后，说："尊者，您要是见到了我的圣尊，就请把此钵食交给他。"

另一位[比库]就拿着它思惟"如果他享用像这样的钵食，就会对此处生起执著"，中途将钵食倒掉后，前往长老的住处，在那里寻找他时，没有看到。当时，由于造下这么多[恶]业，[他所]履行的两万年沙门法也无法保护他。当生命结束时，他投生于无间地狱，在一个[两尊]佛陀[出现]的间隔中经受剧苦，当此尊佛陀出现时，投生于王舍城中一个有许多饮食的家庭。

他从能走路时起，就既不愿睡在床上，也不愿吃食物，只吃自己的粪便。[父母心想]"他因年幼才无知地做[这样的事]"，就抚养了他。即便长大后，他仍不愿穿衣，就只是裸体走动，睡在地上，吃自己的粪便。那时，他的父母[商量]："这[人]不适合居家，这个无耻之人只适合活命者（活命外道）。"[将儿子]带到[活命者]他们跟前后，[说]："你们给这孩子出家"，就[将其]交给[他们]。于是，他们给他出了家。当[他]出家时，[活命者将其]放入深及脖子的坑洞，把木板搭在[他的]双肩上，坐在上面，用棕榈果壳连根拔起头发。当时，他的父母邀请那些[活命者]明日[应供]，随后离开了。

次日，活命者们对他说："来吧，我们入村去。"

"你们去吧，我留在这里。"他不愿[去]。[他们]反复劝说他之后，因[他仍]不愿去，就留下他而出发了。他也知道他们已离开，就打开了粪坑的木板，跳下去，用双手将粪便捏成一团一团而食用。活命者们为他从村中带回食物，他也不愿[接受]。即使被反复劝说时，他仍说："我不需要这

些。我已得到食物。”

“在哪里得到的？”

“就在这里得到的。”

当第二、第三、第四天如此被他们极力劝说时，他[说]“我只要留在这里”，而不愿前往村落。活命者们[商量]：“此人每日既不愿入村，也不愿接受我们带回的食物，他说‘我就在这里得到了[食物]’，他怎么做的？我们要调查他。”入村时，他们为调查他而留下一两人后出发了。他们假装走在[其他活命者]后面，随后藏了起来。他得知他们已经离开，就仍以先前的方式跳入粪坑，食用粪便。

其他[活命者]见到他的行为后，告知了活命者们。听到那[话]，活命者们[商量]：“瞻部格的业真重啊，如果沙门果德玛的弟子知道后会传播我们的恶名‘活命者们吃着粪便游方’，这人不适合我们。”他们就将他从自己的身边赶走。他被那些[活命者]赶走了。在众人的公共厕所处有一块石板。在那[块石板]中有个大水池，公共厕所就是该大水池。那位[瞻部格]去到那里，夜晚食用粪便。当大众前来如厕时，他用一只手扶在岩石一端，并抬起一只脚置于[另一条腿的]膝盖，面朝上风处张嘴站着。大众见到他，上前礼敬，并问道：“尊者，为何圣尊张嘴站着呢？”

“我以风为食，我没有别的食物。”

“尊者，若是如此，您为何把一只脚放在[另一条腿的]膝盖上站着呢？”

“我有勇猛的苦行、剧烈的苦行。若我双脚踩下，大地会震动。因此我抬起一只脚，放在膝盖上站着。我日日夜夜

都只站着，不坐下，不躺卧。”

人们通常说什么就相信什么。他们因此[说]：“真不可思议啊，竟有像这样的苦行僧，我们从未见到像这样的[人]。”盎嘎（Aṅga）国和马嘎塔（Magadha，摩揭陀）国的居民几乎都被震撼了，[络绎不绝地]拜访他，每月带来大量供养。他[说]：“我只以风为食，不[吃]其他食物。我若咀嚼其他[食物]，苦行将会丧失。”他不愿[接受]他们带来的任何[饭食]。人们一再恳求：“别毁了我们，尊者，像您这样的勇猛苦行者受用[食物]时，将给我们带来长久的利益和快乐。”他不喜欢其他食物。但是，迫于大众的恳求，他用香茅草尖将他们带来的熟酥、糖蜜等[食物]置于舌尖，[说]“去吧，这么多[食物]足以使你们[得到]利益和快乐”，而将其遣散。如此，他赤身裸体、食用粪便、拔除头发、睡在地上度过了五十五年。

诸佛固定在黎明时分观察世间。因此，有一天，跋葛瓦在黎明观察世间时，这位瞻部格活命者出现在[佛陀的]智网中。“究竟会发生什么？”导师观察后，见到他有证得连同无碍解的阿拉汉的亲依止，知道：“我先作这[件事]，随后诵出一首偈颂。偈颂结束时，八万四千有情将领悟法。大众将依于这位良家子而得达安稳。”次日，[导师]前去王舍城托钵，在托钵归来时召唤阿难长老：“阿难，我要去到瞻部格活命者那里。”

“尊者，就您[一个人]去吗？”

“是的，就我[一个人]。”如此说完，导师在日影渐长时（傍晚）走到他跟前。

诸天思惟：“导师傍晚去到瞻部格活命者面前，而他住

在可厌的、已被大小便和齿木染污的大石块上，应当降雨。”就以自己的威力，顷刻间降下雨来。大石块变得洁净无垢。他们又在那[石块]上方降下五色花雨。导师傍晚去到瞻部格活命者面前，作声道：“瞻部格。”瞻部格思惟：“这究竟是谁？恶人[竟然]以瞻部格称呼我。”随后说：“这是谁？”

“我是沙门。”

“大沙门！怎么了？”

“今天，请让我在这里[住]一晚。”

“大沙门，这里没有住的地方。”

“瞻部格，别这样，请给我一个地方[住]一晚，出家人期望[与]出家人[一起]，人期望[与]人[一起]，畜生期望[与]畜生[一起]。”

“你是出家人吗？”

“是的，我是出家人。”

“如果你是出家人，你的葫芦在哪？烟供勺在哪？祭祀线在哪？”

“这些我都有，但是一一携带着它们四处行走是苦的，我只用内心携带着它们游方。”他就发怒了[说：]“你不携带这些游方！”于是，导师对他说：“瞻部格，莫要生气，告诉我住的地方[在哪]。”

“大沙门，这里没有住的地方。”

他的住处附近有个洞窟，导师指出那[洞窟]说：“谁住在这个洞窟？”

“没有任何人，大沙门。”

“若是如此，请把它给我[住]。”

“你自便，大沙门。”

导师在洞窟中备好坐具并坐下。初夜时分，四大天王于四方放出一道光芒，前来侍奉导师。瞻部格见到光明后，思惟：“这是什么光芒？”中夜时分，沙格天帝到了。瞻部格见到他后，思维：“此人是谁？”后夜时分，能用一个手指照耀一个[轮围界]、两个手指照耀两个[轮围界]，乃至用十个手指照耀十个轮围世界的大梵天，他放出一道光芒[照亮着]整片林野而来。瞻部格见到他后，思惟：“这究竟是谁？”黎明时，去到导师跟前，寒暄后，站在一边询问导师：“大沙门，照亮着四方而来到您跟前的是谁？”

“四大天王。”

“为什么[而来]呢？”

“为了侍奉我。”

“难道您比四大天王更优胜？”

“是的，瞻部格，[我是]比四大天王更优胜之王。”

“中夜时分又是谁来了？”

“沙格天帝，瞻部格。”

“为什么[而来]呢？”

“也是为了侍奉我。”

“难道你比沙格天帝还更优胜？”

“是的，瞻部格，我比沙格还更优胜，他就像生病时服侍我的净人沙玛内拉。”

“后夜时分照亮整片林野而来的是谁？”

“世间中的婆罗门等人打喷嚏、跌倒时说‘礼敬大梵天’，他就是大梵天。”

“难道您比大梵天还更优胜？”

“是的，瞻部格，我乃是比梵天更优胜的梵天。”

“你真是不可思议啊，大沙门，我在此居住了五十五年，他们之中没有一位先前来侍奉过我。我这么久以来以风为食，只站着度日，[做到]这种程度，他们先前也不来侍奉我。”

于是，导师对他说：“瞻部格，你欺骗世间中的愚盲大众，连我也想欺骗！难道你在五十五年中不是只吃粪便，只睡在地上，裸体游方，用棕榈果壳拔去头发吗？虽然如此，你却欺骗着世间：‘我以风为食，以一足站立，不坐下，不躺卧。’”[导师又]说：“你连我都想欺骗。往昔你因罪恶、低劣之见，这么久以来食用粪便，睡在地上，赤身裸体游方，用棕榈果壳拔去头发，如今还在执取罪恶、低劣之见。”

“我[往昔]做过什么，大沙门？”

于是，导师告知[他]往昔所造之业。就在导师讲述之时，他生起悚惧，现起惭与愧，蹲踞而坐着。于是，导师将浴衣抛给他。他穿上那件[浴衣]，礼敬导师，并坐在一边。导师就为他开示次第论后，宣说佛法。开示结束时，他证得了连同无碍解的阿拉汉，礼敬导师后，从座位起来，乞求出家与达上。至此，他先前的[不善]业已耗尽。

此人用四种恶语辱骂漏尽的大长老后，在无间地狱中受煎熬，直到大地升高一由旬又三牛呼。又以余[报的成熟]而处于这种怪诞的生活状态五十五年。因此，他的那种业已结束。此人履行两万年沙门法之果不会毁坏。所以，导师伸出右手说：“善来，比库，修习圆满的梵行以灭除苦吧！”就

在那时，他的在家相消失，成为了具足八种资具，犹如六十个瓦萨的大长老。

据说，又到了盎嘎[国]与马嘎塔[国]居民给他带来供养的日子。因此，两国居民带着供养品前来，见到如来而思惟："究竟是我们的圣尊瞻部格大，还是沙门果德玛[大]？"接着，又思惟："若是沙门果德玛大，这位[瞻部格]会去到沙门果德玛的跟前。然而是瞻部格活命者大，因此沙门果德玛来到了此人跟前。"导师得知大众的心念，说："瞻部格，你来断除你护持者的疑惑吧。"他[对导师]说："尊者，这正是我所期望的。"说完，进入四禅，出定后上升至棕榈树高的虚空，[说：]"尊师跋葛瓦是我的导师，我是弟子。"说完，降落[地面]礼敬[导师]，随后又升至两颗棕榈树高、三颗棕榈树高，如此至七颗棕榈树高的空中，然后降落令[大众]了知自己的弟子身份。

大众见到该[场景]后，思惟："诸佛真是不可思议啊！功德无与伦比！"导师与大众谈话，如此说："此人这么久以来居住在此，用香茅草尖把你们带来的供养品置于舌尖，[说：]'我修习苦行。'如果以此方法圆满百年苦行，与他现在因疑虑时间或食物而不食的断食善思相比，那苦行不及它的十六分之一。"然后导师就此开示佛法，说出此偈：

70.

Māse māse kusaggena, bālo bhuñjeyya bhojanaṃ;
Na so saṅkhātadhammānaṃ, kalaṃ agghati soḷasiṃ.

愚人月复月，仅吃草尖食；
不及知法者，十六分之一。

这首[偈颂的]含义是，如果愚痴（bālo）、未遍知法、远离戒等功德、外道里的出家人[说]“我要修习苦行”，而每月用香茅草尖在钵中[蘸一点]食物吃，这样吃一百年，[所获功德]不及知法者的十六分之一。知法者名为已了知法者、已测度法者。在那些人中，最低为入流知法者，最高为漏尽[知法]者。

“那位愚人不及这些思法者的十六分之一”（Na so saṅkhātadhammānaṃ, kalaṃ agghati soḷasiṃ），这是从个人角度而说的。然而，其在此的含义是：那[愚人]如此圆满苦行百年的思，与知法者因疑虑时间或食物而不食的一个断食善思相比，这么久以来生起的[苦行之]思不及那[断食之]思的十六分之一。

这是说：将那个知法者之思的果报分为十六份后，再将其每一份分为十六份，即使如此，那一份的果报相较那愚人的苦行，仍有更大的果报。

开示结束时，八万四千有情领悟了法。

第十一、瞻部格长老的故事[终]。

12. 蛇鬼的故事

Ahipetavatthu

“恶业非即熟……”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竹林时，就某只蛇鬼而说的。

有一天，一千位髻发者(结发外道)中的具寿喇卡那

(Lakkhaṇa，勒叉那)长老与马哈摩嘎喇那长老[说]“我们前往王舍城托钵吧”，而从鹫峰山下来。就在那时，具寿马哈摩嘎喇那长老见到一只蛇鬼后露出微笑。当时，喇卡那长老询问他发笑[的原因]：“贤友，你为何露出微笑呢？”长老说：“贤友喇卡那，[现在]不是[回答]这个问题的适当时机，请你在跋葛瓦跟前问我。”

他们前往王舍城托完钵，去到跋葛瓦跟前坐下时，喇卡那长老询问：“贤友马哈摩嘎喇那，你从鹫峰山下来时露出微笑，我询问发笑[的原因]，你回答‘请在跋葛瓦跟前问我’，现在请你说出那原因吧。”长老说：“贤友，我见到一只鬼而露出了微笑。它有像这样的躯体：它的头像人头，剩余的躯体像蛇的[身躯]，这只蛇鬼长达二十五由旬。从它的头部燃起熊熊烈火，烧至尾部；从尾部燃起熊熊烈火，烧至头部；从中间燃起[熊熊烈火]，烧至两边；从两边燃起[熊熊烈火]，烧至中间。”

据说，有两只鬼的躯体是二十五由旬，剩余的是三牛呼大小。那两只鬼是蛇鬼与鸦鬼。而这就是那只蛇鬼。马哈摩嘎喇那也在鹫峰山顶见到过正在被烧煮的鸦鬼，询问了它的宿业并说出了这首偈颂：

“你舌五由旬，头首九由旬；
你身形巍峨，二十五由旬；
曾作何种业，得受此般苦。”

当时，鬼告知他：

“尊者摩嘎喇那，我曾随意受用，
为咖萨巴大仙之僧，而携来之食。”

说完偈颂后，[又]说："尊者，咖萨巴佛的时代，许多比库入村托钵。人们见到诸位长老后，欢喜地请其在厅堂坐下，洗完脚，涂油后，请其喝粥，并施与嚼食。随后，他们等待用餐时间之际，坐着听闻佛法。佛法开示结束时，[人们]接过长老们的钵，在各自家中装满种种美味食物，然后带了过来。那时，我是藏在大厅屋顶边缘的乌鸦，见到那[食物]后，三次从拿着的一个钵中填满嘴啄取了三个饭团。不过，那食物并非僧团物，不是指定供养僧团的，也不是比库们取用后剩余的。[它]是人们从各自家中为僧团带来的可食用之物。我从那[食物]中啄取了三个饭团。我有这么多的宿业。我死去后，因那[不善]业的果报而在无间地狱中受煎熬。从那里[死去后]，以[该业]余[报]，现在投生于鹫峰山时，经受这种苦。"这是鸦鬼的故事。

长老在此处说："见到蛇鬼后，我露出了微笑。"于是，导师为他作证而起身说："诸比库，摩嘎喇那所说真实。我也就在获得正觉之日见到过它，然而，我出于对他人的慈愍'不相信我所说之语，将对他们不利'，故而没有说。"导师也在喇卡那相应中（《相应部》2.222 等），当马哈摩嘎喇那见到时，为他作证而说了维尼答(vinīta)的故事，并且同样说了这[蛇鬼的故事]。

听闻此事后，比库们询问他的宿业。导师对他们说：据说，过去人们在巴拉纳西附近的河岸，为独觉佛建造了茅屋。他住在该处时，总是去城里托钵。市民们清晨、傍晚手中拿着香、花等物前去侍奉独觉佛。一个住在巴拉纳西的人在那条道路附近耕种。

大众清晨、傍晚前去侍奉独觉佛时，踩踏着那块田而去。“别踩踏我的田！”农夫阻拦时，却无法拦住。于是，他如此[思惟]：“如果此处没有独觉佛的茅屋，[人们]就不会踩踏我的田了。”他在独觉佛入城托钵时打碎餐具，并点燃了茅屋。独觉佛见到那[茅屋]着火，安然离开了。

大众带着香、花而来时，见到燃烧的茅屋，说：“我们的圣尊去哪了？”他也同大众一起前来，并在大众中间站着如此说：“这个茅屋被我烧毁。”

“抓住他，由于这个恶人，我们不得见到独觉佛！”于是，[人们]以棍棒等殴打他后，令他走到了生命尽头。他投生于无间地狱，于地狱中受煎熬，直到大地升高一由旬，才以余报投生为鹫峰山中的蛇鬼。导师讲述他的这段宿业后，[说]：“诸比库，恶业就像牛乳，犹如牛奶不会一挤出来就发生变化。同样地，业也不会一做就成熟。然而，当它成熟时，那时则因像这样的苦而悲痛。”然后就此开示佛法并说出此偈：

71.

Na hi pāpaṃ kataṃ kammaṃ, sajjukhīraṃva muccati;
Ḍahantaṃ bālamanveti, bhasmacchannova pāvako.

恶业非即熟，鲜乳不速凝；
炽燃随愚人，如灰覆炭火。

在此[偈颂中]，“鲜牛乳”（sajjukhīraṃva），热的鲜牛乳不会在从母牛的乳房中流出的那个刹那就变质、转变。这是说，犹如这鲜牛乳不会在被挤出的那一刹那就变质、转变、会失去原本的形态，挤入任何容器盛着的[牛奶]，只要未在

那里加入酪乳等酸[液]，只要未被倒入凝乳盆等酸容器，就不会舍弃原有的形态，之后才舍弃；同样地，恶业也不会一做完就成熟。如果[立即]成熟，任何人都不敢造恶业。而且，只要因善[业]而产生的诸蕴存续，它们（诸蕴）就能保护他。随着那些[善业所生之蕴]的崩解，[恶业的果报]就在新生诸蕴中成熟，[恶业]成熟时，[果报]“炽燃随愚人”（Ḍahantaṃ bālamanveti）。

如同什么？

“如灰覆炭火。”（bhasmacchannova pāvako）就犹如为灰烬覆盖的无焰红炭被踩踏时，由于用灰烬覆盖而不会烧伤[踩踏者]；然而，灰烬被烧至炽热后，就会透过燃烧皮肤等方式，一直烧至脑髓。同样地，如果[愚人]造作恶业，当在第二或第三生投生于地狱等[恶趣]时，[恶业就]炽燃着跟随愚人。

开示结束时，许多人成为了入流者等。

第十二、蛇鬼的故事[终]。

13. 六万铁锤鬼的故事

Saṭṭhikūṭapetavatthu

“只会生不利……”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竹林时，就六万铁锤鬼而说的。

如前，马哈摩嘎喇那长老在与喇卡那(Lakkhaṇa)长老一起从鹫峰山(Gijjhakūṭa，灵鹫山)下来时，在某个地方露出了

微笑。当[马哈摩嘎喇那]长老被问及微笑[的原因]时，他[说：]“请在跋葛瓦跟前问我。”

他们托钵完毕，去往跋葛瓦之处，礼敬[跋葛瓦]并坐下时，[喇卡那长老]再次询问。马哈摩嘎喇那说：“贤友，我见到一只躯体有三牛呼大小的鬼，六万把炽燃、灼烧的铁锤反复砸在它的头顶后抬起，将其头颅击碎，[它的头颅]一再碎裂又复原。此生我从未见过像这样的身躯。因此，我见到它后，露出了微笑。”《饿鬼事》中确实[记载]：

“铁锤六万把，遍布一切处；
砸向你头颅，击碎头颅顶。”

（《饿鬼事》第 808、810、813 偈）等等

[这首偈颂]即是针对这只鬼而说的。导师听闻长老的话语，随后说：“诸比库，我坐在菩提树下[证悟无上正觉]时，也见到了那个有情，出于对他人的慈愍‘若不相信我所说[之语]，将对他们不利’，而未讲述。现在，我则[将它]说出为摩嘎喇那作证。”听闻那[话]后，比库们询问它的宿业。导师对他们说：

过去的巴拉纳西(Bārāṇasī，波罗奈，如今的瓦腊纳西)城中，有个精通投石术的跛脚者。他在城门口的一颗榕树下坐着投掷石子后，击穿了树叶。村里的年轻人对他说：“请为我们[用石头打穿树叶]展示象的形象，请为我们展示马的形象。”他展示[他们]希求的一切形象后，从他们面前获得了嚼食等。

后来有一天，国王前往御花园时，到达了那个地方。青年们将跛脚者放在[撑于地面的]榕树的根须中，随后一哄而

散。正午时，国王进入树下，大小孔洞的阴影遍布其身体。他[想]：“这是怎么回事呢？”看向上方时，在树叶上见到了象等的形象，询问：“这是谁作的？”

“跛脚者。”他听到后，呼唤那[跛脚者]说：“我的国师特别多嘴，就连谈论几句时，也说许多[话]烦扰我，你能够将一纳利(Nāḷi，筒)之量的山羊粪丢入他的嘴里吗？”

“我可以，陛下。令人带来山羊粪后，请您与国师一起坐于屏风内，这种情况下，我会知道该怎么办。”于是，国王照办了。跛脚者用剪刀尖在屏风上开孔后，当国师与国王交谈而张嘴时，将一颗颗山羊粪掷入。国师将进入嘴里的[山羊粪]全部吞下。

跛脚者掷完山羊粪时，摇晃屏风。国王透过那暗号，知道山羊粪已用完，便说：“老师，当我与您一起交谈时，我都无法结束谈话。即便你因太过多嘴而咽下了一纳利之量的山羊粪，也没能住嘴。”婆罗门陷入了沉默。从那时起，他就无法张嘴与国王交谈。国王念及跛脚者的好处，召唤他[说]：“依靠你，我才获得了快乐。”满意地赐给他每种有八个的财物后，又在城市四方赐予他四座上等村庄。知道那件事后，教导国王法义的大臣诵出此偈：

“无论哪一种，技艺皆良善；
看！跛者以投掷，得四方村落。”

（《本生》1. 1. 107）

当时的那个大臣即是现在的跋葛瓦。后来，有人见到跛脚者所获的财富，思惟：“此人跛脚，却凭借这项技术而获

得大财富，我理应学习这门技术。他前往那[跛脚者]之处，礼敬之后，说："老师，请教我这门技术。"

"兄弟，[我]不能教。"他被[跛脚者]拒绝时，[心想]"好吧！我要取悦他"，就为他作手、脚按摩等。经过很长时间，取悦他后，一再乞求。跛足者[想]"此人为我做了很多事"，无法拒绝他，教导他技术后，说："徒弟，你的技术已经学成了，现在你打算做什么呢？"

"我要去外面检验技术。"

"你要做什么？"

"我要投掷母牛或人，令其死亡。"

"徒弟，杀死母牛者要受一百杖罚，杀人者则受一千[杖罚]，你与妻儿都不能摆脱那[刑罚]，切勿毁了[自己]。伤害有些人没有惩罚，像这样的无父母者，你找某个去尝试吧。"

他[说]："好的。"就将碎石别于腰间，搜寻像那样的[人]，周游时见到母牛，[想]"此[牛]有主人"，而不敢投掷；见到人，[想]"此[人]有父母"，而不敢投掷。

那个时候，名叫妙眼(Sunetta，善眼)的独觉佛住在那座城市附近的茅屋中。他见到入城托钵的这位[独觉佛]，[心想]："此人没有父母，投掷他没有惩罚，我要投掷他来检验技艺。"他就瞄准独觉佛的右耳孔投掷了碎石。那[碎石]从右耳道进入，穿透左[耳道]而出，苦受产生了。独觉佛无法前去托钵，凌空飞回茅屋，般涅槃了。

当未见独觉佛过来[托钵]时，人们思惟："他想必是生什么病了。"随后，去到该处，见到般涅槃的他而哭泣、悲叹。那位[投石者]见到大众前去，[也]去到该处，认出了独

觉佛，说："此人入[城]托钵时，在城门之间遇见我，我检验自己的技艺而[用石子]击打了他。"

"听说独觉佛被这恶人袭击了，你们抓住他，你们抓住他！"人们殴打他后，就在那里杀死了他。

他投生于无间地狱后，直到大地升高一由旬[才脱离地狱]，受这么多煎熬后，又以余报投生为鹫峰山顶上的六万铁锤鬼。导师说出它的这项宿业后，[又说]："诸比库，愚人的技艺或权力出现时，不利就出现了。愚人掌握技艺或权力，确实只会对自己造成不利。"[导师]就此开示佛法，诵出此偈：

72.

Yāvadeva anatthāya, ñattaṃ bālassa jāyati;
Hanti bālassa sukkaṃsaṃ, muddhamassa vipātayaṃ.

愚人之学识，只会生不利；
毁愚人善分，破碎其头颅。

在此[偈颂中]，"只会"（yāvadeva），是划定界限意义上的不变词。

"学识"（ñattaṃ），了知性。凡通晓任何技术，或者住立于任何权势、荣耀、财富，被人们知道而变得知名、出名者，这即名为那[学识]。技术或权势等确实会对愚人造成不利。依于那[学识、权势等]，他只会造作对自己不利[之事]。

"毁"（Hanti），毁坏。

"善分"（sukkaṃsaṃ），良善的部分。当愚人的技术或

权势出现时，良善部分的毁坏也就出现了。

“头颅”（muddha），这是智慧。

“破碎”（vipātayaṃ），碎裂时。正是在毁坏他的善分，破碎称为智慧的头颅时，被杀死。

开示结束时，许多人证得了入流果等。

第十三、六万铁锤鬼的故事[终]。

14. 吉德家主的故事

Cittagahapativatthu

“愚人图虚名……”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善法(Sudhamma)长老而说的。开示始于马奇咖山答(Macchikāsaṇḍa)，终于沙瓦提城。

马奇咖山答城中名叫吉德的家主，见到正托钵的五众比库中名叫大名(Mahānāma)的长老，因其威仪而生信，接过钵，邀请其进入家中以食物侍奉。于用完餐的座位听闻佛法开示时，证得了入流果而信心不可动摇。他想将自己名为安拔达咖(Ambāṭaka)林的花园用作僧园，而在长老手上滴水后[将其]供养了。在那一刻，“佛陀的教法已住立”而作完滴水，大地震动了。大财主在花园中令人建造了大寺院后，为从各方而来的比库们敞开大门。马奇咖山答中名叫善法的大长老是原住者。

之后的时间，听闻对吉德的美誉后，两位上首弟子想要摄益他而前去马奇咖山答。吉德家主听说他们到来，出迎半由旬之路，引导他们进入自己的住处，并履行对客人的义务

后，启请法将：“尊者，我想听闻一点佛法开示。”于是，长老对他[说]：“近事男，我们经过长途旅行而来，身体疲惫。不过，你听一点[佛法开示]吧。”就为他开示佛法。就在听闻长老的法时，他证得了不来果。

他礼敬两位上首弟子并邀请：“尊者们，明日请与一千位比库一起来我家中应供。”随后，邀请原住者善法长老：“尊者，明日也请您与长老们一起过来。”他[想]“此人后面才邀请我”，愤怒而拒绝。即使[家主]一再邀请时，他仍然拒绝。近事男[说]：“请您出席，尊者。”离开后，次日在自己的住处准备了大供养。善法长老就在天将亮时思惟：“家主究竟为上首弟子们准备了什么样的供品呢？明天我要去看看。”一大早就拿着衣钵去往他家。

家主对他说：“坐吧，尊者。”

“我不坐，我要去托钵。”说完，注视着为上首弟子们准备的供养品，想以种姓嘲讽家主而说：“你的供养品真丰盛啊，家主，不过却少了一样。”

“是什么，尊者？”

“芝麻饼，家主。”说完，被家主以乌鸦的比喻责备后，愤然说道：“这是你家，家主，我要走了。”即便被劝阻三次，他也还是离开了，来到导师跟前，将吉德与自己的对话告知[导师]。导师[说]：“有信心、有净信的近事男被你用卑劣[之语]侮辱了。”呵责那位[善法长老]的过失后，令[对其]行了下意甘马（paṭisāraṇīyakamma），然后派遣他：“你去请求吉德家主的原谅。”他去到那里，说：“家主，那都是我的过失，请原谅我。”

“我不原谅。”被他拒绝时，觉得尴尬而无法继续请求他原谅。[长老]就再次回到导师跟前。导师虽然知道“近事男将不会原谅他”，[但想到]“让这个骄慢者先走完三十由旬的路再回来。”没有告知[求得]原谅的方法就派[他去了]。

于是，当他返回时，[导师]给与已放下骄慢者一位随行同伴：“去吧，与此人一起去，请求近事男的原谅。”说完，[又说]：“沙门不应产生‘我的寺院，我的住处，我的近事男，我的近事女’如此的骄慢或嫉妒。这么做的话，只会增长欲望、骄慢等烦恼。”就此开示佛法，诵出此偈：

73.

Asantaṃ bhāvanamiccheyya, purekkhārañca bhikkhusu;
Āvāsesu issariyaṃ, pūjā parakulesu ca.

愚人求虚名，比库中居尊；
寺中掌权势，受他家敬奉。

74.

Mameva kata maññantu, gihī pabbajitā ubho.
Mamevātivasā assu, kiccākiccesu kismici;
Iti bālassa saṅkappo, icchā māno ca vaḍḍhati.

令僧俗共知，此皆因我建；
应作不应作，全由我掌控；
愚人如此想，欲与慢增长。

在此[偈颂中]，“虚”（Asantaṃ），愚痴的比库追求不实的赞誉。无信，却追求“让人们知道我有信。”愚人以“恶

欲”注释中（《分别[论]》第 851 段）所说的方式追求这种不实的赞誉：“无信、恶戒、无闻、不独处、怠惰、念未现前、未得定、恶慧、漏未尽，[却想：]‘啊，愿人们知道我——此人有信、具戒、多闻、独处、勤精进、念现前、得定、具慧、漏尽。’”

“尊”（purekkhāraṃ），随众。“啊，愿整座寺院中的比库们围着我询问问题而住。”如此住于欲求后，于比库众中追求被重视。

“寺中”（Āvāsesu），诸僧团住处中、寺院中有胜妙坐卧处，他安排那些自己的朋友、密友等比库：“你们在此居住。”自己也占据更好的坐卧处，却给客比库们安排偏远、劣等及被非人占据的坐卧处：“你们在此居住。”当如此安排时，他于诸住所中追求权势。

“受他家敬奉”（pūjā parakulesu ca），在既非父母亲也非亲族的其他家中，如此追求四资具的供养：“啊，愿这些人只供养我，别供养其他人。”

“皆知因我建”（Mameva kata maññantu），那愚人产生[这种]想法：“只要是在寺院中以建造伍波思特堂等而开展的新工作，[愿大家知道]‘那全都是我们长老所作’，如此，在家人及出家人两者都认为只是依赖我，才完成了所作的工作。”

“我掌控”（Mamevātivasā），[愚人]产生[这种]想法：“在家人及出家人——所有人都在我的掌控之中。要有手推车、公牛、锛子、长柄斧等[物品]，或者乃至只是将粥煮熟后喝等，在像这样的应作不应作的大小事务中，任何一

件事都要在我的掌控下，询问我后再做。”

“愚人如此”（Iti bālassa）——愚人产生了那种欲求以及像这样的想法。无论他的观，还是道、果都不能增长。如同月亮升起时的海水（涨潮），在他的全部六门中产生的贪爱与九种慢增长。

开示结束之时，许多人证得了入流果等。

善法长老听闻这段教诫后礼敬导师，从座位起身作了右绕后，与其随行的比库同伴一起去到[吉德家主处]，在近事男的视线内忏罪，并请求近事男的原谅。近事男反而请他原谅："尊者，我原谅，如果对我有不满，也请您原谅我。"他住立于导师所给的教诫后，就在几天内证得了连同无碍解的阿拉汉。

近事男也思惟："我还未见到导师，就已证得入流果，还未见到[导师]，已住立于不来果，我理应去见导师。"他令人准备了五百辆装满芝麻、米、熟酥、糖、布及敷具的货车。"就让想见到导师者过来吧，他们将不会以食物等而疲惫"，令人通知比库僧团后，又令人通知了比库尼僧团、近事男和近事女们。比库、比库尼、近事男和近事女各有五百名与他一起出发了。

他为自己[邀请]的那三千名[四众]客人，按照在三十由旬的道路[所需的量]，备好粥、饭等[食材]。而得知他已出发后，诸天在每一由旬的地方建造营地，并以天界的粥、硬食、饭食、饮料等护持那些大众，任何用具都不缺乏。他们如此被诸天护持，而每天行走一由旬，经过一个月到达了沙瓦提城，五百辆车还是满的。他就一边施舍诸天与人们带来的礼物，一边前行。

导师对阿难长老说："阿难，今天傍晚时，吉德家主将在五百位近事男的陪伴下到来，并礼敬我。"

"尊者，当他礼敬您时，会出现什么神变吗？"

"有的，阿难。"

"什么[神变]？尊者。"

"他到来之后，在礼敬我时，于[光明所]照耀的八咖利沙(Karīsa，约一英亩)区域中，将会降下稠密的五色花雨，深及膝盖。"

听闻此事后，市民们[想]："据说如此大福德的吉德家主到来后，将于今日礼敬导师。据说会有像这样的神变，我们也将得以见到那大福德者。"他们拿着礼物，站于道路两旁。当[他们]来到寺院附近时，五百位比库首先到达。吉德家主[说：]"姐妹们，你们后面再过去。"留下大近事女们后，在五百位近事男的陪伴下去到导师跟前。[人们]既不能站立或坐在诸佛面前的位置，也不能杂乱无序，只能在通向佛陀的道路两侧静静地站着。

吉德家主进入了通向佛陀的大道。被证得三种果的圣弟子[吉德]所注视的各处都震动了。大众[思维]"据说，他乃是吉德家主"而注视着。他来到导师跟前，进入六色佛光中，依双踝而握着导师之足并礼敬。就在那个刹那，上述种类的花雨降下，并有千道喝彩响起。

他在导师跟前住了一个月。在居住期间，请以佛陀为首的整个比库僧团坐在寺院中，做了大供养，并将与自己一起到来之人安置于寺院内，照顾[他们]。他没有一天需要从自己的货车中拿取[用品]，只用诸天与人们带来的礼物做供

养，履行了一切义务。

他礼敬导师之后，说："尊者，我'要向您作供养'而前来时，在旅途中花费了一个月。我在这里度过了一个月，却无法拿我带来的任何礼物[做供养]，这么长的时间只是以诸天与人们带来的礼物做供养，即使我在此居住一年，也完全无法供养我的施物。我想清空货车后离去，请您告知我贮存之处。"

导师对阿难长老说："阿难，令人为近事男清空一片地后，交给他。"长老那样做了。据说，[储食]净地（Kappiyabhūmi）（《律藏·大品》第 295 段）是为吉德家主而许可的。近事男与随同自己前来的三千人一起，带着空车又踏上了旅途。诸天与人们前来[说：]"大德，您以空车完成了前去[面见导师]的任务。"就用七宝装满了诸多货车。他只用带给自己的礼物就护持着大众回去了。

阿难长老礼敬导师之后，说："尊者，[吉德家主]历经一个月来到您跟前，又在这里住了一个月，这么长的时间只以天人带来的礼物做大供养，现在清空了五百辆货车。据说又用一个月[时间]回去，而诸天与人们为他而出现'圣尊，您以空车完成了前去[面见导师]的任务'，就用七宝装满了诸多货车。据说，他只用带给自己的礼物护持着大众而去。尊者，此人的这种敬奉只是来到您跟前时才出现，还是去到别的地方也会出现呢？"

"阿难，无论是来到我的跟前，还是去到别处，此人的[敬奉]都会出现。这位近事男确实有净信、具足戒行，像这样的人无论亲近哪个地方，他的利得都会在那处出现。"说完，导师诵出这首杂品中的偈颂：

“具戒有信心，得财及随从；
随彼至何处，处处受敬奉。”

（《法句》第 303 偈）

其含义会在该处阐明。

如此说时，阿难长老询问吉德的宿业。于是，导师为他讲解道：

阿难，此人在胜莲花跋葛瓦足下发愿后，于人天之中轮回十万劫，在咖萨巴佛时，投生于捕鹿者家。长大之后有一天，天上降雨时，拿着矛前去野外猎鹿，四处寻鹿时，在一处裸露的斜坡见到一位比库连头裹住坐着，[想]：“有一位圣尊正坐着履行沙门法，我要带食物过来。”

于是，他迅速回到家中，将昨天带来的肉放在一处炉灶上[烹调]，又令人在另一处烹制饭食后，见到了其他的托钵比库。他接过他们的钵，并请其在备好之座上坐下，准备了钵食：“你们侍奉圣尊们[用餐]。”命令他人后，将那饭食放入篮中，带着赶路，并在途中采摘了种种鲜花放入篮中，去到长老所坐之处：“尊者，请您摄益我。”说完，接过钵，装满[食物]后，放在长老手中，并连同那些鲜花一起做了供养。

随后发愿：“正如我这连同鲜花一起的美味钵食令心欢喜，同样地，愿我无论投生何处，也如此带着千件礼物而来后，令心欢喜，愿五色花雨随之降下。”他毕生行善后投生于天界，在投生之处天花雨落，深及膝盖。今生，无论在他出生之日还是来到这里之日，天降花雨、带来的礼物及装满

七宝的货车均是其[善]业之果。

第十四、吉德家主的故事[终]。

15. 林野住者帝思沙玛内拉的故事

Vanavāsītissasāmaṇeravatthu

“一道求利得……”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林野住者帝思长老而说的。开示始于王舍城。

据说，沙利子长老的父亲，[也是]万甘德(Vaṅganta)婆罗门的朋友——名为大军(Mahāsena)的婆罗门住在王舍城。

一天，沙利子长老托钵之时，出于对他的慈愍而去到他的家门口。他却是个财富完全耗尽的穷困者。他[思惟]：“我的儿子已经来到我的家门口托钵，而我贫穷，我想他并不知道我穷困，我没有任何施物。”因此无法直面长老，就躲藏起来。

第二天，长老又去了，婆罗门同样躲藏了起来。虽然他思惟“无论得到何物，我都将布施”，却一无所获。后来有一天，他在一处婆罗门吟诵[吠陀]的地方得到了连同粗布在内的一碗乳饭，就拿着回到家中，想起了长老：“我应当把这份钵食供养给长老。”长老则在那个刹那进入禅那后，从定中出来看到那位婆罗门，[想]：“婆罗门得到了施物，期待我的到来，我应当去到那里。”他披上桑喀帝，持着钵，就站于他的房门口令其见到自己。

婆罗门就在见到长老之时，心生净信。于是，[婆罗门]来到他跟前，礼敬并寒暄后，请其在家中坐下，捧着一碗乳

饭倒入长老的钵中。长老接受一半后以手覆钵。于是，婆罗门对他说："尊者，这乳饭仅有一人的量，请您摄益我的来世吧，不要摄益今生，我希望完全无保留地供养！"他就倒入了所有[乳饭]。长老就在那里吃了。

随后，在他用餐结束时，[婆罗门]又将那衣料供养了，礼敬后如此说："尊者，愿我也能得证您所见之法。"长老[说]："愿如是，婆罗门。"为他作完随喜，从座位起身离开，次第游行前去揭德林。在穷困之时布施尤其令人感到欢喜，婆罗门做完布施后，也变得内心明净、喜悦而对长老生起了极强的敬爱。他怀着对长老的敬爱死去，并投生在沙瓦提城长老的一位护持者家中。就在那时，他的母亲知道"胎儿已住立于我的腹中"，就告诉了丈夫。那位[丈夫]给她做了孕期护理。

她避免[吃]过热、过冷、过酸等[不适宜的]食物。当快乐地怀着胎儿时，[孕妇]产生了像这样的欲求："啊，我要是邀请以沙利子长老为首的五百位比库，请他们在家中坐下，并供养纯奶乳饭，然后自己也穿上坏色衣，拿着金碗，在边缘的座位坐下，食用这么多比库们剩余的乳饭就好了。"

据说，她穿坏色衣的欲求是腹中胎儿[将会]在佛陀教法中出家的前兆。当时，她的亲戚们[说]"我们女儿的愿望是如法的"，就以沙利子长老作为僧团长老，而向五百位比库供养了纯奶乳饭。她穿上一件坏色[衣]后又披上另一件，并捧着金碗在边缘的座位坐下，食用剩余的乳饭。孕妇的欲望止息了。

无论在直至分娩的整个[孕]期，还是十个月后产下胎儿时，她都在所举办的庆典中向以沙利子为首的五百位比库施与无水蜜乳饭。据说，这是胎儿过去身为婆罗门时供养乳饭之果。

在出生庆典之日，[人们]沐浴、打扮那个婴儿后，将价值十万的毛毯敷于华美的床榻，并把婴儿放在毛毯上面。正躺在那里时，他望着长老[想]：“这是我前世的老师，我依靠长老才得到这种成就，我应当对这位[长老]做一个供养。”当被带来受持学处时，他就用那件毛毯裹住小手指后紧紧攥着。当时，他们[说]“他的手指被毛毯缠住了”，就试图将它拿开。他放声大哭。亲人们[说]：“你们走开，别让婴儿哭泣。”就连同毛毯一起带了过来。他在礼敬长老之时，将手指从毛毯松开。毛毯就落在长老脚下。亲族们并未说“婴儿不明所以而做”，而是说：“我们的儿子已供养了，将它作为布施物[而接受]吧，尊者！”说完，又说：“尊者，您的仆人以价值十万的毛毯作了敬奉，请您为他授戒吧。”

“这个婴儿的名字是什么？”

“尊者，与圣尊的名字相同，他的名字将是帝思。”

据说，长老还在家时名叫年轻人伍巴帝思。婴儿的母亲思惟：“我当不破坏儿子的志向。”如此为婴儿举办了取名典礼，又在他用餐（断奶）典礼时、穿耳典礼时、穿衣典礼时、束发典礼时向以沙利子为首的五百位比库供养了无水蜜乳饭。

婴儿长大后，在七岁之时对母亲说：“妈妈，我要在长老跟前出家。”

“萨度，孩子，我过去就曾决定‘我当不破坏儿子的志向’，出家吧，儿子。”

她就令人邀请长老之后，向前来的长老供养食物：“尊者，您的仆人说‘我要出家’，我们傍晚将带他去寺院。”送别长老后，在傍晚时分，携大量资具和供品领着儿子去到寺院，交给长老。

长老与他一起交谈：“帝思，出家不易。想要温暖时，却得到寒冷；想要凉爽时，却得到炎热。出家人生活艰难，而你是娇嫩的。”

“尊者，我能够完全按照您所说的方式去做。”

“萨度！”长老说完，就藉由厌恶作意告知他皮五法业处后，给他出了家。[通常]应说出所有的三十二行相，然而，若无法说出所有[行相]，则应说出皮五法业处。此业处乃是一切诸佛从不舍弃的。[透过对]头发等一个个身分[厌恶作意而]证得阿拉汉的比库、比库尼、近事男和近事女不可计数。然而，无能的比库在[有人]出家时则破坏了[对方证得]阿拉汉的强力支助(Upanissaya，亲依止)。所以长老告知业处后给他出家，并授予他十戒。

父母为儿子做出家供养期间，连续七天都在寺院中向以佛陀为首的比库僧团供养无水蜜乳饭。比库们则嫌责说：“我们不能总吃无水蜜乳饭呀！”他的父母在第七天傍晚回到家中。第八天，沙玛内拉与比库们一起入[城]托钵。“据说，沙玛内拉今天将入[城]托钵，我们要供养他”，沙瓦提城的市民就用五百块衣料制作枕头，并备好五百份钵食后带着，站在前方供养。次日，他们又去到了寺院附近的树林供

养[沙玛内拉]。如此，沙玛内拉就在两天中，得到了连同一千件衣料在内的一千份钵食，并供养给了比库僧团。据说，这是[他身为]婆罗门时布施粗布之果。当时，比库们称呼他为“供养钵食者帝思”。

又有一天，沙玛内拉于寒冷之时，在寺院走动期间，见到了比库们在火房等各处取暖。

“尊者们，为何要坐着取暖呢？”

“寒冷折磨着我们，沙玛内拉。”

“尊者们，在寒冷之时应当披上毛毯。它确实能够抵御寒冷。”

“沙玛内拉，你是大福德者，可以得到毛毯，我们又从哪里得到毛毯呢？”

“若是如此，尊者们，请需要毛毯者跟我一起过去吧。”他令人通知了整个寺院[的人]。当时，比库们[说]：“我们将与沙玛内拉一起前去取毛毯。”因七岁的沙玛内拉，一千位比库出发了。那位[沙玛内拉]并未产生这种心：“我要从哪里得到这么多比库的毛毯呢？”就带着他们朝向城市走去。善供的布施确实有如此的威力。他就在城外挨家挨户行进时，得到五百件毛毯，随后进入城内。人们带着毛毯从各处而来。

一个人走过商店门口时，见到一位店主铺展五百件毛毯而坐着，说：“嘿，一位收集毛毯的沙玛内拉过来了，你藏起毛毯吧！”

“他是拿取施予之物，还是非施予之物呢？”

“拿取施予之物。”

“既然如此，如果我乐意将会布施，若不[乐意]，我不

会布施，你走吧！”[店主]赶走了他。悭吝的愚盲者在如此的布施被施与时心怀吝惜而堕入地狱，犹如见到无比施却心怀吝啬的黑暗(Kāḷa)一般（《法句》第177偈）。

店主思惟：“此人依照自己的本性过来对我说：‘你藏起毛毯吧！’我曾说过：‘如果他接受施予之物，当我乐意，我会布施我的财物，若不[乐意]，我就不会布施。’然而，不布施眼前之物会难为情，藏起自己的财物则无过失。这五百件毛毯中有两件价值十万的毛毯，[我]应当遮住它们。”他将两条毛毯边对边捆住后，塞进那些[毛毯]里，藏了起来。

沙玛内拉与一千位比库一起到达了那个地方。就在见到沙玛内拉时，店主生起了父爱，整个身体都被爱意所充满。他想：“就让毛毯露出来吧，见到这个人，我连心头肉也可以供养。”他取出那两条毛毯，放在沙玛内拉脚下，礼敬之后，说：“尊者，愿我能分享您所见之法。”沙玛内拉也对他随喜道：“愿如此。”

沙玛内拉又在城内得到了五百件毛毯。如此，他就在一天之中得到了一千件毛毯，并供养给了一千位比库。于是，他们称呼他为“施与毛毯的帝思长老”。如此，在取名之日施与[长老]毛毯[的功德令其]在七岁之时得到了一千件毛毯。除了佛陀的教法，没有其他哪个地方，在那里施少而得多，施多则得到更多。是故跋葛瓦说：

“诸比库，此僧团即属此类，施少而得多，施多得更多。”（《中部》后分五十经・146经）

如此，沙玛内拉以[供养]一件毛毯之果，就在七岁时得

到了一千件毛毯。当他住在揭德林时，亲族施主们经常来到他的跟前谈话。他思惟：“若是居住于此，当亲族施主们过来谈话时，我就不得不说话，由于跟这些人一起交谈的障碍，而不能够建立自己的立足处，我为何不在导师跟前取得业处后，进入林野呢？”

他来到导师之处，礼敬后，请其讲解直到[证悟]阿拉汉的业处，接着礼敬戒师，拿着衣钵等[资具]离开寺院，[心想]“如果我住在邻近处，亲族们将会召唤我”，他就踏上一百二十由旬的路途。之后，途经某个村门口时，见到了一位老人，问道：“大近事男，在这个地方是否有可供居住的林野住处呢？”

“有的，尊者。”

“若是如此，请为我指示道路。”

老近事男一见到他就生起了父爱。于是，他就在原地站着告知[沙玛内拉]“来吧，尊者，我会告诉你[道路]”，并带他过去。沙玛内拉与他一起前去时，在途中见到以种种花、果装饰的树木和山脉，便询问：“近事男，这个地方叫什么，近事男，这个地方叫什么？”当那[近事男]把那些[地方]的名字告知[沙玛内拉]时，他们到了林野住处。那位[近事男]说：“尊者，就住在这个怡人之地吧！”说完，询问：“尊者，你的名字是什么？”

“我叫林野住者帝思，近事男。”

“明天您可以去我们村中托钵。”说完，返程回到村里。他告诉人们：“林野住者帝思已经到达寺院了，你们为他备好粥、饭等[食物]吧。”

沙玛内拉最初只是叫帝思，从那时起得到了施与钵食的

帝思、施与毛毯的帝思与林野住者帝思三个名字，在七年中得到了四个名字。他于次日黎明进入那个村落托钵。人们供养钵食后，[向他]礼敬。沙玛内拉说："愿你们快乐，愿你们解脱诸苦。"没有一人向他供养钵食后[马上]回到家中，所有人都凝望[他]而站着。

他仅为自己拿取维持生命[的食物]。整个村庄的居民都匍匐在他的脚下说："尊者，您这三个月在此居住时，我们将得到三皈依，确立于五戒，并受持一个月八支斋戒业，请您答应我们住在这里。"他观察到益处后，答应了他们，然后一直在那里托钵。每当[被村民们]礼敬时，他只说两句话"愿你们快乐，愿你们解脱诸苦"，就离开了。他在那里度过了首月与次月，在第三个月期间，证得了连同无碍解的阿拉汉。

当时，作完自恣，出雨安居时，他的戒师谒见导师，礼敬之后，说："尊者，我要去帝思沙玛内拉那里。""去吧，沙利子。"他带领自己的五百位随行比库出发时说："贤友摩嘎喇那，我要去帝思沙玛内拉那里。"马哈摩嘎喇那长老（回答）"贤友，我也去"，就与五百位比库一起出发了。以这种方式，马哈咖萨巴长老（Mahākassapa，大迦叶）、阿努儒达（Anuruddha，阿那律）长老、伍巴离（Upāli，优波离）长老、本那（Puṇṇa，富楼那）长老，所有这些大弟子各自都与五百位比库一起出发了。所有大弟子的随行者共有四万位比库。他们走完一百二十由旬的路途，到达了[沙玛内拉]托钵的村落。常护持沙玛内拉的近事男在[村]门口见到了他们，出迎并礼敬[他们]。

于是，沙利子长老问他："近事男，在这个地方是否有林野住处呢？"

"有的，尊者。"

"有没有比库呢？"

"有比库，尊者。"

"住在那里之人叫什么名字呢？"

"林野住者帝思，尊者。"

"若是如此，请为我们指示道路。"

"你们为何而来，尊者？"

"我们要去沙玛内拉那里。"

近事男观察完，从法将开始，认出所有的大弟子之后，他浑身充满喜悦[而说]："尊者们，你们就在这里等着吧。"迅速入村呼唤："以沙利子长老为首的八十位大弟子——那些圣尊们与各自的随行者一起来到了沙玛内拉处，你们带上床、椅、敷具、灯和油等[用品]赶快出发吧。"

人们即刻带上床等，紧随长老一起进入寺院。沙玛内拉认出了比库僧团后，接过一些大长老的衣钵，并履行了义务。就在他安排长老们的住处，并准备衣钵时，夜色降临了。沙利子长老对近事男们说："回去吧，诸位近事男，夜色已为你们降临了。"

"尊者，今天是闻法之日，我们不回去，我们要听闻佛法，在此之前，[这里]没有讲法。"

"若是如此，沙玛内拉，点亮灯烛后，你来宣布闻法时间吧。"他照做了。于是，长老对他说："帝思，你的护持者们说'想听闻佛法'，你来为他们开示佛法吧！"近事男们不约而同地起身说："尊者，我们的圣尊除了'愿你们快

乐，愿你们解脱苦’这两句，不懂别的佛法开示。请让其他人给我们讲法吧。”

［戒师心想：］“沙玛内拉虽然已得达阿拉汉，却从没有为他们作佛法开示。”那时，戒师对他说：“沙玛内拉，‘如何快乐’，‘如何解脱苦’，你来为我们讲解这两句的含义。”他说：“好的，尊者。”就握着彩扇，登上法座，从五部[经藏]中引述义理和根据，犹如大云覆盖了四大洲而下起倾盆大雨。他剖析蕴、处、界、菩提分法，以阿拉汉为顶峰而作佛法开示后，[又说]：“尊者，如此证得阿拉汉就是快乐，证得阿拉汉就解脱了诸苦。其余之人不能完全解脱生苦等和地狱之苦等。”

“萨度！沙玛内拉，你善巧而敏捷，现在你来吟诵[圣典]吧。”他就吟诵了。当明相升起之时，护持沙玛内拉之人分成两派。一些人[说]：“在此之前，我们过去的确从未见过像这样的粗暴者。为何他如此通晓佛法开示，在被人们当做父母般照顾了这么长的时间，却连一句佛法也不为护持之人开示呢？”他们发怒了。一些人[说]：“确实是我们的所得，我们还不知道像这样的尊者有没有德行之时就侍奉[他]了，如今得以在他的跟前听闻佛法。”他们则喜悦满足。

正自觉者在那天清晨观察世间时，见到林野住者帝思的护持者进入自己的智网之中，观察“将会发生什么”时，发现了这件事：“一些林野住者帝思沙玛内拉的护持者喜悦满足，一些人则忿怒不满。对我的儿子沙玛内拉忿怒将有地狱之份。我应当赶去那里。当我到时，所有人对那位沙玛内拉生起慈心后，将解脱诸苦。”

那些[村民]邀请比库僧团去村落后，请人搭建天蓬，备好粥、饭等[食物]并敷设座位，注视着僧团前来的道路而坐下。比库们清洁身体后，在托钵的时间入村托钵时，询问沙玛内拉："帝思，你是同我们一起去，还是在后面？"

"我会在我出发的时间过去的，你们去吧，尊者们。"比库们就拿着衣钵入[村]了。

导师在揭德林中穿上衣、拿着钵，只用一个心识刹那就赶到了，并站在比库们的前方，令他们见到自己。[人们听说]"正自觉者过来了"，整个村落都震动了，一片喧哗。人们满心欢喜地请以佛陀为首的僧团坐下，供养粥后，又供养了嚼食。沙玛内拉就在用餐尚未结束时进入村落。村民们取出[食物]，恭敬地供养他钵食。他接受了只够维持生命[的食物]，去到导师跟前，递上钵。导师[说]："拿来吧，帝思。"伸出手臂接过钵展示给长老："看，沙利子，[这是]你的沙玛内拉的钵。"长老从导师的手中接过钵，交给沙玛内拉，说："去吧，在你[按瓦萨]所至之处坐下用餐吧。"

村民们用食物侍奉以佛陀为首的比库僧团后，礼敬导师并请求随喜。导师在随喜之时如此说："诸位近事男，确实是你们的所得，你们依靠与自家相往来的沙玛内拉，才得以见到沙利子、摩嘎喇那、咖萨巴、阿努儒达等八十位大弟子，我也正因与你们相往来的[沙玛内拉]而来，你们正是依靠此人才得以见到佛陀，[这]是你们的所得，你们的善得。"

人们思惟："真是我们的所得啊！我们得以见到能取悦佛陀和比库僧团者——我们的圣尊，并得到机会供养他。"对沙玛内拉忿怒之人也变得喜悦满足。满意的人们愈发敬仰[沙玛内拉]。随喜结束时，许多人证得了入流果等。导师从

座位起身离开了。人们跟随导师行走并礼敬后，返回了。

导师与沙玛内拉一起并排行走时，导师一边走一边询问先前近事男为他介绍之处："沙玛内拉，这个地方叫什么，这个地方叫什么？"沙玛内拉也一边走一边告知："尊者，此处名为某某，此处名为某某。"导师抵达他的住处后，登上山顶。站在那里可以见到大海。导师询问沙玛内拉："帝思，站在山顶上四处眺望，你看到了什么？"

"大海，尊者。"

"见到大海，你思惟什么？"

"尊者，我思维此[法]：'我在痛苦时哭泣而[流]的泪水，应当远超四大海[之水]。'"

"萨度！萨度！帝思，是这样的。每个众生在痛苦之时流下的泪水确实远超四大海[之水]。"说完这[句话]，又诵出这首偈颂：

"相比四大海，悲苦所袭人，
　泪水尤更多，朋友，你何故放纵？"

随后，又询问他："帝思，你住在哪里？"

"[住]在此山谷，尊者。"

"你住在这里时又思惟什么呢？"

"我思惟'我因死亡而在此处舍弃的身体不可计数'，尊者。"

"萨度，萨度，帝思，是这样的。在大地上无处不是此等众生曾躺卧而亡之所。"说完，[又诵出这首偈颂]：

"名为伍巴萨喇格(Upasāḷaka)，一万四千[次之多]；

皆在此处被荼毗，世间无有不死处。
凡有[圣]谛与法者，无害、克制及调伏；
诸圣者亲近此人，彼于世间得不死。”

（《本生》1.2.31-32）

这[首偈颂]是在[本生]二集中的《伍巴萨喇格本生》[128]（Upasāḷakajātaka）说的。如此弃尸于地而亡之众生，无人能死于过去未曾丧命之地。像阿难长老这样的人则于先前从未死亡处般涅槃。

据说，阿难长老在一百二十岁时观察寿行，得知[即将]入灭，告知："七天后，我将般涅槃。"听到此事后，在罗希尼(Rohiṇī)河两岸的居民中，此岸的居民说："我们对长老多有助益，他将在我们这里般涅槃。"彼岸的居民也说："我们对长老多有助益，他将在我们这里般涅槃。"

长老听闻他们的话后，[想]："两岸的居民对我有助益，不能说这些人没有助益，如果我在此岸般涅槃，彼岸的居民为了获取舍利，将与他们发生纷争。如果我在彼岸般涅槃，此岸的居民也会如此作。若起纷争，那只是因我而起；若平息，也只是因我而平息。"

[128] 在此本生中（本生第 166 篇），一位名叫伍巴萨喇格的婆罗门告诉他儿子将来要在一个没有火葬过其他人的干净之处给自己进行火葬。他儿子不知道哪里有这样的地方，于是婆罗门亲自爬上山顶将一个处于三座山峰之间的地方指给他儿子。当时菩萨是一名有神通的出家人，他得知他们的意图后告诉那位年轻人，他父亲过去投生于该处同样名为伍巴萨喇格就在这个地方火葬了一万四千次，在大地之上无一处未曾火化尸体，无一处未曾作坟地，找不到一处未曾弃置头骨。

随后说："此岸的居民对我有助益，彼岸的居民对我也有助益，没有无助益者，就让此岸的居民在此岸集合，彼岸的居民在彼岸[集合]。"七天后，他在河中央七颗棕榈树高的虚空中结跏趺坐，为大众说法后，决意："令我的舍利在[河]中央破碎后，一部分落在此岸，一部分在彼岸。"随后，就如此坐着入火[遍]定，生起了火焰。舍利在[河]中央碎裂后，一部分落在此岸，一部分落在彼岸。

随后，大众放声悲泣，恸哭声如同大地崩裂。比导师般涅槃时的恸哭声更悲痛。人们哭泣、悲叹了四个月，"当拿着导师衣钵之人（即阿难长老）还在时，对我们而言就如同导师还在，现在我们的导师般涅槃了。"他们哀嚎、呼喊着游荡。

导师又询问沙玛内拉："帝思，在这处密林中，你会不会因豺等的声音而畏惧呢？"

"不畏惧，跋葛瓦，甚至在我听闻这些声音后，产生了林野之乐。"说完，以六十首偈颂说出了对林野的赞美。于是，导师召唤他："帝思。"

"什么事，尊者？"

"我们要走了，你是去还是回？"

"我的戒师带我去的话我就去；[戒师带我]返回的话我就回，尊者。"导师与比库僧团一起出发了。而沙玛内拉只愿意返回，长老知道那[心思]后，说："帝思，如果想要回去，就回去吧。"他礼敬导师和比库僧团后，回去了。导师前往揭德林。

比库们在法堂中议论纷纷："林野住者帝思沙玛内拉真

是难行能行啊！自取得结生以来，亲族们在七场典礼中向五百位比库供养了无水蜜乳饭；并在出家时，向寺院内以佛陀为首的比库僧团供养了七天的无水蜜乳饭。出家后，当第八天进入村里时，在两天内获得了一千份钵食连同一千件衣料，又在一天内获得了一千件毛毯。如此，他在这里居住时出现了大利得，如今舍弃像这样的利得后进入林野，以混杂食维生，帝思沙玛内拉真是行了难行[之事]。”

导师到来后询问：“诸比库，你们正坐在一起谈论什么呢？”

“关于这个。”

当如此说时，[佛陀说：]“是的，诸比库，这一道导利养，另一道趣涅槃。比库出于‘如此我将得到利养’，而以受持林野住等头陀支的方式保护利得之因，四苦界大门就为他保持敞开。然而，趣向涅槃而行道，舍弃已产生的利得进入林野，精进努力可证阿拉汉。”[导师]就此开示佛法诵出此偈：

75.

Aññā hi lābhūpanisā, aññā nibbānagāminī;
Evametaṃ abhiññāya, bhikkhu buddhassa sāvako;
Sakkāraṃ nābhinandeyya, vivekamanubrūhaye.

一道导利得，一道趣涅槃；
佛弟子比库，如是了知后；
不应喜敬奉，应增长远离。

在此[偈颂中]，“一道导利得，一道趣涅槃”（Aññā hi lābhūpanisā, aññā nibbānagāminī），这一个是导向利养，另

一个是趣向涅槃的行道。追求利得的比库确实会造一些不善业，会作身不正[行]等。当他做任何身不正[行]等时，利得就产生了。在一碗乳粥当中，手没有弯曲只是直直地放下去，抬起来时手上只有粘上的[粥]那么多，然而[将手]弯曲后放下去再抬起来就会提着饭团出来，这就是造作身不正行等之时产生了利得。这就名为非法利得的获取。不过，由于像"依报成就、着袈裟、多闻、随众、住林野"这样的缘故而产生的利得是如法的。

圆满趣向涅槃行道的比库应当舍断身不正行等。虽未失明却应当如同盲目，未喑哑却如同哑巴，未失聪却如同聋子。应当不谄曲、不虚诳。"如是"（Evametaṃ），如是了知此出于利得的[行为]和趣向涅槃的行道后，因在听闻"佛陀"（buddhassa）——因觉悟一切有为和无为法而[成为的]佛陀——之法结束时，[以圣者种姓]而出生的缘故，或者因听闻教诫、告诫之法的缘故，"弟子比库"（bhikkhu sāvako）既不应欢喜不如法的四资具敬奉，也不应拒绝如法的[四资具敬奉]，应增长身远离等远离（vivekamanubrūhaye）。

在此，身远离即身的独处。"心远离"即八定。"依著远离（upadhiviveka，所依远离、执著远离）"即涅槃。在那些[远离]中，身远离为遣除群聚，心远离为遣除烦恼积聚，依著远离为遣除诸行之集聚。身远离是心远离的助缘，心远离是依著远离的助缘。[大义释中]也如此说：

"身体远离、出离爱著[之人]的身远离；遍净之心、成就最上清净[之人]的心远离以及无依著、得达离行作之人的

依著远离。”（《大义释》第150段）

[本偈为]“应增加、增长这三种远离，达成之后应安住”之义。

开示结束时，许多人证得了入流果等。

第十五、林野住者帝思沙玛内拉的故事[终]。

第五品愚人品释义终。

六、智者品

Paṇḍitavagga

法护尊者译

1. 喇塔长老的故事

Rādhattheravatthu

“若见显过失……”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沙瓦提城时，就具寿喇塔（Rādha）长老而说的。

据说，他身为在家人时是沙瓦提城中的贫穷婆罗门。他思维“我要在比库那里谋生”，就去了寺院，做除草、清扫房舍、提供洗脸水等[工作]，并且就住在寺院里。比库们也善待他，却不想给他出家。他始终不得出家，而变得消瘦。

后来有一天，导师在黎明观察世间时，见到了这位婆罗门，探究“到底会发生什么”时，知道“他将成为阿拉汉”，就在傍晚时分，如同在寺中散步一般来到了婆罗门的面前，说：“婆罗门，你做什么而度日？”

“为比库们履行种种职责，尊者。”

“从他们那里得到了善待吗？”

“是的，尊者，我得到了饮食，可他们不给我出家。”

导师以此因缘召集比库僧团，并询问关于他[的事]后，问道：“诸比库，有谁记得这位婆罗门的恩惠吗？”沙利子长

老说："我记得，尊者，此人在我于王舍城中托钵时，将持来的一勺食物施与了我，我记得他的这种恩惠。"导师对他说："沙利子，你难道不应使像这样的帮助者从苦中解脱吗？"

"好的，尊者，我给他出家。"就给那位婆罗门出了家。他获得了那处食堂边缘位置的座位，因粥、饭等而疲惫。长老带着他前去游行，并且经常教诫、告诫他："这是你应作的，这是你不应作的。"

他柔顺并恭敬地接受。因此，在依照指示实修时，他几天就证得了阿拉汉。长老带着他去到导师跟前，礼敬之后坐下。然后，导师同他寒暄后说：

"沙利子，你的弟子是否柔顺？"

"是的，尊者，极为柔顺，在被指出过失之时，从不生气。"

"沙利子，得到像这样的共住弟子，你有什么收获吗？"

"尊者，我的确收获良多。"

后来有一天，[比库们]在法堂中议论纷纷：

"据说，沙利子长老知恩、感恩，记住了一勺食物之量的恩惠，而给贫穷的婆罗门出了家。易受教的长老也得到了同样易受教者。导师听闻了那段谈话后，说："诸比库，不只是现在，过去沙利子也同样知恩、感恩。"然后，为阐明此事[而诵出这首偈颂]：

"依于无私心，大军变快乐；
不满足疆域，高思勒被擒。
如此缘成就，勤精进比库；
修习诸善法，为达离诸缚；

次第而得达，一切结灭尽。”

（《本生》1.2.11-12）

在[本生]第二集中，解释此《无私心本生》[129]（Alīnacittajātaka）而说了[上述偈颂]。

据说，那时木匠使[大象的]脚恢复了健康。独行大象知道[木匠]对自己的恩惠，而施纯白小象[给他]，该独行大象即是沙利子长老。针对如此般的长老说了本生后，又就喇塔长老说：“诸比库，比库应当像喇塔一样柔顺，被指出过失后，受教诫之时也不应生气，应将给予教诫者视如指示宝藏者。”[导师]就此开示佛法，说出此偈：

76.

Nidhīnaṃva pavattāraṃ, yaṃ passe vajjadassinaṃ;
Niggayhavādiṃ medhāviṃ, tādisaṃ paṇḍitaṃ bhaje;
Tādisaṃ bhajamānassa, seyyo hoti na pāpiyo.

若见显过失，能责之贤者；
应近此智者，如见示宝人；

---

[129] 在此本生中（本生第 156 篇），森林里一头大象（沙利子尊者过去生）脚被木刺所穿而日渐消瘦，后经一群木匠帮助拔出木刺恢复了健康，为报答木匠们，它日常为他们搬运木头、工具等，木匠则一人给它一饭团。待它年老时，它将自己的纯白小象（喇塔长老过去生）赠与木匠，以履行自己的义务。后来国王得知森林中有一高贵白象，便将白象引入国都，作为国王的乘用象。当时菩萨投生在皇后胎中，尚未出生国王即驾崩。这时邻国高思勒国王闻讯引兵来袭，后被白象捕捉置于菩萨前。后来菩萨七岁即位，名为无私心国王。

亲近此等人，趣善而无恶。

在此[偈颂中]，“宝藏”（Nidhīnaṃ），埋藏在各处而放置的塞满金、银等的宝罐。

“示”（pavattāraṃ），对生活艰难的穷人心怀悲悯[而说]：“来吧，我将指出轻松谋生的方法。”带[他]到藏宝处并伸出手，如同讲解员一样：“拿取这些而安乐地生活吧！”

“显过失”（vajjadassinaṃ），有两种显示过失者：（1）“我将以这种不适当的方式，或这种错乱的方式在僧团中间指责他”的寻觅过失者，以及（2）为通晓未知的、为提升已知的，以及因为想要增长他的戒等，通过观察各种罪[而指出过失]的立足于拔济性者。此[偈颂中]所指的是这[第二种人]。

正如穷人，当[谁]向其显示宝藏，“拿取这些[宝藏]吧！”哪怕是先对其威胁、殴打，他也不会忿怒，只会高兴。同样地，当被这样的人见到不当之处或过错，在被其指出[过失]时，也不应忿怒，而只应喜悦，只应邀请：“尊者，您做得太好了，愿您像老师、戒师一般一再教诫我。”

“能呵责之人”（Niggayhavādiṃ），一些人见到共住弟子等人的不当之处或过错，[思惟]：“此人以洗脸水等恭敬地侍奉我，如果我说他，他就不会侍奉我了，如此我将有损失。”如此不敢说者即是不能呵责者。他在此教法中撒下尘垢。然而，若见到了像那样的过失，依据过失而呵责、驱逐，施行惩治甘马(Daṇḍakammaṃ)，把他从住处驱出来以训练他，这种即是呵责者，如同正自觉者一般。

对此[跋葛瓦]曾如此说：“阿难，我会一再责备[你]；

阿难，我会一再清除[你的过失]，[如此，道与果的]精髓，它将会住立。”（《中部》后五十篇第 3 品第 196 段）

“贤”（medhāviṃ），具备法所滋养的智慧的人。

“应亲近”应结交“此等”（tādisaṃ）像这样的“智者”（paṇḍitaṃ）。

对于与这样的老师“亲近”（bhajamānassa）的近住[弟子]而言，“趣善而无恶”（seyyo hoti na pāpiyo），只会增长而不衰退。

开示结束时，许多人证得了入流果等。

第一、喇塔长老的故事[终]。

2. 阿沙基和本那拔苏格的故事

Assajipunabbasukavatthu

“应教诫告诫……”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阿沙基（Assaji）比库和本那拔苏格（Punabbasuka）比库而说的。开示始于奇达山（Kīṭāgiri）。

据说，他们两位比库虽然身为上首弟子的共住弟子，却是无耻的恶比库。他们与自己的五百恶比库徒众一起住在奇达山，做着“种花树也令种”等（《律藏》巴拉基格第 431 段；《律藏》小品第 21 段）种种不正行，作了污家的行为后，以由此所得的资具过活，使得那些住所成为良善比库的非住所（即良善比库不愿在那里与他们共住）。导师听闻那事情经过后，为施行驱出甘马而召唤两位上首弟子偕同他们的

同伴："沙利子，你们去吧，他们之中谁若不按你们的话去做，就对其施行驱出甘马，若[依言而]行的，就教诫、告诫他们。教诫、告诫对于非贤明者是不可喜、不可意的，对于智者则是可喜、可意的。"[导师]就此开示佛法，说出此偈：

77.

Ovadeyyānusāseyya, asabbhā ca nivāraye;
Satañhi so piyo hoti, asataṃ hoti appiyo.

应教诫告诫，防范不善行；
彼为善人爱，但受恶人憎。

在此[偈颂中]，"应教诫"（Ovadeyya），在事情发生之时说，名为教诫，事情还未发生之时，以"你会有恶名"等预见未来名为告诫。当面说名为教诫，不当面而是遣使或送信，名为告诫。说一次名为教诫，反复说名为告诫。或者，甚至教诫也称作告诫。如此，[名为]"应教诫、应告诫"。

"不善行"（asabbhā），即"能阻止不善法，使建立善法"之义。

"彼为善人爱"（Satañhi so piyo hoti），像这样的人为佛陀等善士所喜爱。然而，那些未见法、未超越来世、看重财物、为了活命的出家人——那些"恶人"（asataṃ）会如此用嘴里的矛攻击教诫、告诫者[说]："你不是我们的戒师，不是老师，为何教诫我们？"[将其视为]"可恶者"（appiyo）。

开示结束时，许多人证得了入流果等。沙利子和摩嘎喇那则去到那里，教诫、告诫那些比库。他们中，有些人很好

地转变，有些人还俗了，有些人受到驱出甘马[的惩罚]。

第二、阿沙基和本那拔苏格的故事[终]。

3. 阐那长老的故事

Channattheravatthu

“勿结交恶友……”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阐那（Channa，车匿）长老而说的。

据说，该具寿辱骂两位上首弟子：“我与我主人的儿子一起做大出离时，我未见其他任何一人，现在他们却四处说：‘我叫沙利子，我叫摩嘎喇那，我们是上首弟子。’”导师从比库们的面前听闻此事后，唤来阐那长老并教诫[他]。他在那一刻沉默，但离开之后，仍旧辱骂长老。如此，直到第三次令人唤来辱骂者[阐那长老]，导师教诫道：“阐那，两位上首弟子是你的善友、高尚之人，去侍奉、结交像这样的善友吧。”说完，开示佛法，诵出此偈：

78.

Na bhaje pāpake mitte, na bhaje purisādhame;
Bhajetha mitte kalyāṇe, bhajetha purisuttame.

勿结交恶友，勿交卑劣人；
应结交善友，应交高尚人。

这首[偈颂]的含义是，沉溺于身恶行等不善法者名为“恶友”（pāpamittā）。诱导人从事入室抢劫等[错误行径]或

二十一种邪求[130]等非处，名为卑劣者。此等恶友与卑劣人两者，不应结交、不应侍奉。反之，善友与善士，应结交、侍奉。

开示结束时，许多人证得了入流果等。

然而，阐那长老在听闻那段教诫后，仍像从前那样辱骂、诽谤比库们。[比库们]又向导师报告。导师说："诸比库，在我还活着时，你们将不能够令阐那接受调教。然而，在我般涅槃时，你们将能训练[他]。"

后来，在（导师）般涅槃时，具寿阿难说："尊者，我们应如何处理阐那长老？"[导师]指示："阿难，应对阐那比库施以梵罚。"他在导师般涅槃时，得闻阿难长老所告知的梵罚后，沮丧、悲伤以致三度昏倒，随后乞求："别毁了我，尊者们。"之后，他正确地圆满义务后，不久就证得了连同无碍解的阿拉汉。

第三、阐那长老的故事[终]。

4. 马哈咖比那长老的故事

Mahākappinattheravatthu

"饮用法水者……"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马哈咖比那(Mahākappina，摩诃劫宾那)长老而说的。

于此，依次说来是：据说，过去具寿马哈咖比那曾于胜

130 施药、施日用品、充当信使等二十一种结交在家众的邪命方式。

莲花佛的足下发愿，在轮回中流转时，投生在巴拉纳西城附近的一织布者村中，成为首席织布师。那时，一千位独觉佛八个月住在喜马拉雅山，四个月住在村落。他们有一次降临巴拉纳西附近，[说]：“你们去求取建造坐卧处的劳工吧！”而派遣了八位独觉佛去见国王。然而，那时是国王[庆祝]耕作节之时。他听闻“据说独觉佛过来了”，就立马出来询问来意后，说：“尊者们，今天没有空，明天是我们的耕作节，我会在第三天建造的。”随后，尚未邀请独觉佛就进宫了。独觉佛们[想]“我们去他处[托钵]”，就出发了。

此时，首席织布师的妻子因某事而前往巴拉纳西，见到了那些独觉佛，礼敬之后询问：“尊者们，圣尊们为何非时而来？”[独觉佛]就从头开始讲述了。听闻那来龙去脉后，具足信心、智慧的女人邀请：“尊者们，明天请接收我们的食物吧！”

“贤妹，我们有许多人。”

“有多少，尊者？”

“一千位。”

“尊者，在这处村落中住有一千名织布师。每个[织布师]将会供养一份钵食，请接受钵食[邀请]吧，我们也将为你们建造住处。”独觉佛们接受了。

她进入村落呼唤道：“我见到一千位独觉佛并作了邀请，你们来为圣尊们准备座位，并烹制粥和饭吧！”她令人在村中搭建了天蓬，备好座位，于次日请独觉佛们坐下，并以胜妙的嚼食和噉食侍奉。当用餐结束时，她带着那个村落中的所有女人，与她们一起礼敬诸独觉佛：“尊者们，请答

应[在此]居住三个月吧。”得到他们的许可后，她又在村中呼唤：“兄弟姐妹们，你们每个人从各家各户拿上长柄斧、锛子等[工具]，进入树林运出木材，为圣尊们建造住处吧！”村民们听到那个女人的话后，每人建造了一栋[住处]，连同日间住处与夜间住处一共令建造了一千座茅屋。[他们想]“我要恭敬地侍奉，我要恭敬地侍奉”，就如此侍奉了在各自的茅屋中过雨安居的独觉佛们。在雨安居结束时，她鼓励道：“你们为在各自的茅屋中过完雨安居的独觉佛准备衣料吧。”鼓励[村民]为每位[独觉佛]供养了价值一千钱的衣。度过雨安居的独觉佛们做完随喜就离开了。

村民们做完此福业，从那里死后投生于三十三天，成为了一群天神。他们在那里享受天界之福后，在咖萨巴正自觉者时，投生于巴拉纳西城中的有钱人家。首席织布师成为首富之子。他的妻子也做了首富的女儿。所有那些[富人家中的女儿]成年后，都嫁到了那些[富人]家中（她们前世的丈夫）。

后来有一天，[当地]宣布在寺院中闻法。当他们听闻“导师要开示佛法”后，所有富人[想着]“我们要听闻佛法”，就与妻子们一起来到寺院。就在他们进入寺中的那一刻，下起了雨。那些有出家众和他们家相来往者或在沙玛内拉等中有亲戚者，他们就进入那些人的僧舍。然而，那些像这样的关系都没有的人，他们就只能待在寺院中间而不敢进入[僧舍]。于是，首富对他们说：“看看我们的窘迫吧，良家子应以这样的[处境]而感到羞耻。”

“尊主，那我们怎么办？”

“由于没有亲近之处，我们遭遇此窘境，我们集聚所有

的财产建造僧舍吧！”

“萨度，尊主。”首富给了千金，其余人各给了五百。女人们各给了两百五十金。他们收集了那些财物后，开始为导师建造居住用的大僧房，连同一千栋尖顶僧舍。由于新建工程很庞大，先前的财物不够使用，又[各自按照]先前布施财富[的量]的一半进行了布施。在僧舍完工时，举行了寺院滴水仪式，并向以佛陀为首的比库僧团做了七天的大供养后，又向两万位比库附赠了衣。

然而，首富的妻子与众不同，依靠自己的智慧，[心想]“我要以远超[其他人的方式]供养导师”，拿着一篋阿耨佳(Anojā)花，连同阿耨佳花色的价值千钱的衣料，在随喜之时，用阿耨佳花供养导师，随后将那件衣料放在导师脚下，并发愿：“尊者，无论投生何处，愿我的身体就如同阿耨佳花的颜色，愿我的名字就叫阿耨佳。”导师作了随喜：“愿如此。”

他们所有人依寿住世后，从那里死去，投生于天界，在这位佛陀出世时，从天界死去，首富投生于古顾达瓦底城(Kukkuṭavatī，有鸡)的王室中，成年后成为了马哈咖比那王（Mahākappina），其他人则投生于大臣家中。首富的妻子投生在玛达(Madda)国萨咖拉(Sāgala，沙竭罗)城的王室中。她的身体如同阿耨佳花的颜色，他们就给她取名叫阿耨佳。她成年后嫁到马哈咖比那王的家中，名为阿耨佳王后。其他女人投生于大臣家中，成年后嫁到了那些大臣儿子的家中。

他们所有人享用与国王相似的财富。每当国王佩戴一切饰品登上大象游览之时，那时，他们也以同样的方式游览。

当骑马或乘车游览时，他们也以同样的方式游览。如此，他们因在一起造作福业的威力，也在一起享受荣华。此外，国王有五匹马：巴勒（Bala）、巴拉瓦哈叻（Balavāhana）、布帕（Puppha）、布帕瓦哈叻（Pupphavāhana）、苏巴德（Supatta）。国王独自骑上了其中的苏巴德马，为了传递信息而将其他四匹给了驭手。国王在早晨喂饱了它们，“去吧，漫游两或三由旬，得知佛陀或法或僧团的出现后，将快乐的信息带给我”，就派遣了[它们]。它们从四个大门出发，漫游了三由旬，未得到信息就返回了。

后来有一天，国王骑上苏巴德马，在一千位大臣的陪伴下来到御花园，见到了五百位身形疲惫的商人正进入城市，[心想]“想必可以在这些疲惫的旅行者处听闻到好消息”，就召唤了他们并询问：“你们从何而来？”

“大王，据此一百二十由旬有名为沙瓦提城的城市，我们从那里过来。”

“在你们的地区有什么新闻吗？”

“大王，没有其他[新闻]，不过，正自觉者出世了。”国王就在那时被五种喜触及身体，无法考虑任何事，过了片刻问道：“老兄，你们说什么？”

“佛陀出世了，大王。”国王第二次、第三次同样呆住了[片刻]，第四回问道：“你们说什么？老兄。”[回答]说：“佛陀出世了，大王。”

“兄弟们，我给你们十万钱。”说完，问道：“还有其他新闻吗？”

“有的，大王，法出现了。”国王听到那句话后，仍以之前的方式在第三次呆住了[片刻]后，在第四次[他们]说

“法出现了”时，说：“为此，我再给你们十万钱。”然后问道：“还有其他新闻吗？”

“有的，大王，僧宝出现了。”国王听闻此后，三次呆住了[片刻]，当第四回他们说“僧团”时，他说：“为此，我再给你们十万钱。”说完，看了看一千位大臣，询问：“兄弟们，你们要怎么办？”

“大王，您要怎么办？”

“兄弟们，我听说‘佛陀出世了，法出现了，僧出现了’之后，不会再返回，为佛陀而去，我将在他跟前出家。”

“大王，我们要跟您一起出家。”国王令人在金碟上刻下文字，对商人说：“阿耨佳王后会给你们三十万钱，你们就这样说，‘国王已将王权移交给您，请您安乐地享受荣华富贵吧。’然而，她如果问你们‘国王在哪？’你们就应告诉她，他说完‘我要为了佛陀而出家’就走了。”大臣们也这样给各自的妻子送去了信息。国王送走商人后，登上马，在一千位大臣的陪同下，立即出发了。

导师在那一天黎明时分观察世间，见到了被随从围绕的马哈咖比那王，“这位马哈咖比那从商人面前听闻了三宝的出现，以三十万金酬谢了他们的话后，就舍弃了王位，在一千位大臣的陪同下，因我而想要出家，明天将会出家。他将与随从一起证得连同无碍解的阿拉汉，我要前去迎接他。”在次日，如同转轮王前去迎接小村长一般，[导师]独自拿着钵和衣，前迎了二十由旬的道路，坐在瞻达帕格(Candabhāgā)河岸的榕树下放出六色光芒。前来的国王来到一条河边，询

问：“它叫什么名字？”

“叫阿巴拉查(Aparacchā)，大王。”

“范围是多少，爱卿？”

“深为一牛呼，宽为两牛呼，大王。”

“在这里有没有船或筏呢？”

“没有，大王。”

“在观察船等之时，生将会把我们带向老，老将带往死。我心无疑惑，因三宝而出发，以它们的威力愿这水如同非水（陆地）”，令心转向于三宝的功德“那位跋葛瓦亦即是阿拉汉、正自觉者”，随念着佛，和随从们乘着一千匹马踏上水面。信度马如同在平坦的岩石上一般跃过，马蹄尖都未湿。

他渡过那（条河）后，走到前面，又见到了另一条河，询问：“这[条河]叫什么名字？”

“名叫尼拉瓦黑尼(Nīlavāhinī)，大王。”

“范围有多大？”

“深度与宽度都有半由旬，大王。”其余的[对话]就和之前一样。见到那条河后，他随念着法“法乃跋葛瓦所善说的”而踏入。渡过那[条河]后，前进时又见到了另一条河，询问：“这[条河]叫什么名字？”

“名叫瞻达帕格，大王。”

“范围是多少？”

“深度和宽度均为一由旬，大王。”其余的[对话]就和之前一样。见到这条河后，他随念着僧“跋葛瓦的弟子僧团是善行道者”而踏入。渡过那[条河]后，前进时，他看见了从导师身上散发的六色光芒。榕树的枝条、树杈和树叶犹如

黄金所成。国王思维："这种光明既非月亮的，也非太阳的，也非天、魔、梵天、龙、金翅鸟等其中之一的，必定是为导师而来的我将要见到大果德玛佛了。"他立即从马背上下来，弯身跟随光芒来到导师之处，如同浸入红雌黄汁一般进入了佛光之中，礼敬导师之后，与一千位大臣一起坐在一边，导师为他说了次第论。开示结束时，国王和随从证得了入流果。随后，所有人都起身乞求出家。

"这些良家子的神变所成的钵与衣会出现吗？"导师探寻时知道："这些良家子曾施与一千位独觉佛一千件衣，在咖萨巴正自觉者时，曾施与两万名比库两万件衣。这些人的神变所成的钵与衣的出现并不意外。"知道后，伸出右手，说："来吧，诸比库，正修梵行以达苦灭。"就在那时，他们变得如同具足八种资具的六十个瓦萨的大长老，上升至虚空后，降落并礼敬导师，随后坐下。

那些商人来到了王宫，令人禀告了他们是被国王派来的。王后说："过来吧。"他们进入并礼敬之后，坐在一旁。于是，王后询问他们："朋友们，你们为何而来？"

"国王派我们来您这里，说您会给我们三十万钱。"

"朋友们，你们所告知的[钱]太多了，你们为国王做了什么，国王为什么给你们这么多钱财？"

"王后，其他任何事都没做，只告知了国王一个消息。"

"可以告诉我吗，朋友们？"

"可以的，王后。"

"那，朋友们，请说吧！"

“王后，佛陀出现于世间了。”她听闻此[消息]后，如之前[她的丈夫]一般身生喜悦，三次呆住了，第四回听闻了“佛陀”之语后，说：“朋友们，国王因这句话给了你们多少？”

“十万钱，王后。”

“朋友们，听闻了像这样的消息后，给了你们十万钱，国王所做不适当。我要把我三十万钱的微薄之礼送给你们。你们还告诉国王其他什么吗？”他们说“这个和这个”，告知了[王后]另外两个消息。王后如前一般身生喜悦，三次呆住了，同样在第四回听闻之后，每次[听闻一个消息]给了三十万钱，如此他们一共得到了一百二十万钱。随后，王后询问他们：“国王在哪，朋友们？”

“王后，[他说完]‘我要为导师而出家’就走了。”

“他有给我留什么消息吗？”

“他说将一切王权都舍给您，请您随意享受荣华富贵吧！”

“大臣们又去哪了，朋友们？”

“他们[说完]‘我们要和国王一起出家’后也走了，王后。”她令人召唤他们的妻子：“姐妹们，你们的丈夫[说完]‘我们要和国王一起出家’就走了，你们要怎么办呢？”

“他们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消息呢，王后？”

“据说，他们将自己的财富舍给了你们，请你们随愿享受财富。”

“那么，王后，您要怎么办呢？”

“姐妹们，彼国王一听到消息，就站在道路上，以三十万钱礼敬了三宝后，犹如[吐出]唾液般舍弃了财富，[说

完]‘我要出家’，就离开了。我则听闻三宝的消息后，以九十万钱礼敬了三宝。那些财富不仅对国王而言是苦，对我而言也是苦的。谁要跪着用嘴接住国王吐出的唾沫呢？我不需要财富，我也要为了导师而去出家。”

“王后，我们也要与您一起出家。”

“如果你们可以的话，萨度！姐妹们。”

“我们可以的，王后。”

“萨度！姐妹们，若是如此，就来吧。”[王后]令人备好一千辆马车，乘上车，与她们一起出发。中途见到第一条河后，如同国王所问一般，也如此询问，听闻一切事情经过后，说：“你们[找找]看国王所走之路。”（回答）说：“我们看不到信度马的足迹，王后。”

“为三宝而出离的国王想必是以真实语立誓后走的。我也为三宝而出离，凭借它们的威力，愿这水如同非水一般。”随念三宝的功德之后，驱驰着一千辆马车。水变得如同平坦的岩石。车轮的最外缘都未被浸湿。她们就以这种方法渡过了另外两条河。

当导师知道她们的到来后，[用神通]让她们看不到坐在自己跟前的比库们。她们走着走着，看到了从导师的身体发出的六色光芒，如同[她们的丈夫一般]思维以后，来到了导师面前，礼敬后站在一旁询问：“尊者，为您而出离的马哈咖比那，我想他已经到了这里，他在哪呢？请让我们见到他吧！”

“先坐下吧，你们会在这里见到他的。”她们全都心满意足，[想着]“我们坐在这里就将见到丈夫”，而坐了下

来。导师为她们说了次第论。开示结束时，阿耨佳王后和随从们证得了入流果。马哈咖比那长老在听闻那进一步的佛法开示时，与随从一起证得了连同无碍解的阿拉汉。即刻，导师令她们见到了那些证得阿拉汉的比库。据说，在她们到达之时，见到自己丈夫穿着袈裟剃光了头的话，心将不会获得一境性，因而不能证得道果。所以，在获得不可动摇的信心时，[佛陀]才令她们见到那些证得了阿拉汉的比库们。

她们见到了那些[比库]后，以五体投地礼敬，说："尊者们，你们已经达到了出家义务顶峰"，礼敬导师后，站在一旁，乞求出家。据说，如此说时，一些人说："导师考虑莲花色的到来。"导师对那些近事女说："你们去沙瓦提城，在比库尼的住所中出家吧。"

她们次第游行于乡村时，中途与带来供养、献供的大众一起，步行走了一百二十由旬，并在比库尼的住所中出家后，证得了阿拉汉。

导师带着一千位比库，通过空中来到了揭德林。就在那里，具寿马哈咖比那在夜间住处和日间住处等地反复发出"啊，真是快乐，啊，真是快乐"的感叹。比库们禀告跋葛瓦："尊者，马哈咖比那反复发出'啊，真是快乐，啊，真是快乐'的感叹，我们认为他是就自己的欲乐而说的。"导师召唤他后，[询问：]"咖比那，据说你就欲乐、国王之乐发出感叹，是真的吗？"

"尊者跋葛瓦，您知道我有没有就它感叹。"

导师[说]："诸比库，我的儿子并未就欲乐、国王之乐发出感叹，而是生起了法喜、法乐，他只是针对不死的大涅槃而发出感叹。"[导师]就此开示佛法，诵出此偈：

79.

Dhammapīti sukhaṃ seti, vippasannena cetasā;
Ariyappavedite dhamme, sadā ramati paṇḍito.

饮用法[水]者，心净安乐住；
智者常喜乐，圣者所教法。

在此[偈颂中]，“饮用法水者”（dhammapīti），即饮法[水]者，饮用法[水]之义。此法不能如同以碗[喝]粥等一般饮用，而是藉由名身触证、缘取、体证九种出世间法，以遍知、现观等方式通达苦等圣谛，名为饮用法[水]。“安乐住”（Sukhaṃ seti），开示所示之人在四种威仪都住于快乐之义。“净”（Vippasannena），无垢、离杂染。“圣者所教”（Ariyappavedite），佛陀等圣者所教导的念处等诸菩提分法。“常喜乐”（Sadā ramati），像这样的饮用法水者以明净心而住，具足聪慧者常恒喜乐。

开示结束时，许多人成为了入流者等。

第四、马哈咖比那长老的故事[终]。

5. 智者沙玛内拉的故事

Paṇḍitasāmaṇeravatthu

“[治水者]引水……”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智者沙玛内拉而说的。

据说，过去咖萨巴正自觉者曾在两万名漏尽者的围绕下前去巴拉纳西。人们评估自己的能力后，八[人]或十[人]一

起供养了客至食（给新来比库的食物供养）等。后来有一天，导师在用餐结束时如此作随喜：

“近事男，于此[世间]，有些人[心想]‘只应布施自己的财产，何必鼓励他人[行布施]呢？’，他只是自己做布施，不去鼓励他人。他无论投生何处，[只]会获得财富，[却]无法[获得]随众。有些人自己不行布施，[但]鼓励他人，他无论投生何处，[只]会获得随众，[却]无法[获得]财富。有些人不仅自己不行布施，也不鼓励他人。他无论投生于何处，既无法获得财富，又无法[获得]随众，成为吃残食为生者。有些人不仅自己布施，也鼓励他人。他无论投生于何处，既会获得财富，又会[获得]随众。

听闻那[话]后，站在附近的一个有智之人思惟：“我现在要以能获得两种成就的方式行布施。”他礼敬导师后说：“尊者，明日请您接受我的食物。”

“你想要多少位比库？”

“尊者，您的随众有多少？”

“两万比库。”

“尊者，明天您与所有人一起接受我的钵食吧！”导师同意了。

进入村落后，他到处走动通知道：“女士们，先生们，我邀请了以佛陀为首的比库僧团明天[来应供]。你们能供养多少比库就供多少吧。”当[村民]考虑了自己的能力后，说“我要供养十位[比库]，我二十位，我一百位，我五百位”时，他就从头开始将所有的话语记在一片[棕榈]叶上。

那个时候，在那座城中有个人因极为穷困而以“大穷人(Mahāduggata)”为人所知。那位智者也见到了迎面而来的

大穷人："朋友，大穷人，我明日邀请了以佛陀为首的比库僧团，明天市民将会做布施，你要提供多少食物呢？"

"大德，比库对我有什么用？比库对富人才有用！我就连明天煮粥用的一纳利(nāḷi，筒)之量的米都没有。我赚取工资维生，比库又对我有何用？"[这位]劝导者应当是位聪明[人]。因此，当大穷人说"没有"时，他并未保持沉默而是这样说："朋友，大穷人，在这座城市中许多人享用完美食，穿上精细的服饰后，睡在用种种饰品装饰的华美床铺上，享受着富贵，而你日间做工后，连裹腹之量[的食物]都得不到。虽然如此，但你不知道'由于我过去未作福德，才得不到任何[财富]'。"

"我知道，大德。"

"那为什么你现在不作福德呢？你年轻力盛，难道不应该在做工后依照能力做布施吗？"他就在那位[智者]谈话时生起悚惧，说："请在[棕榈]叶上记下我也[供养]一位比库，我做完某种工后将会供养一人食物。"对方[心想：]"一位比库写在叶子上做什么？"就没有登记。

大穷人回到家中后对妻子说："夫人，市民明日将会制作僧团食，在劝导者'你供养一人食物吧！'的劝说下，我明天也将供养一人食物。"当时，他的妻子并未说："我们穷困，为什么你接受[这种劝告]呢？"而是说："夫君，你做得好。我先前也未布施任何东西，如今变得穷困。夫君，我们两人都去做工，然后供养一人食物。"说完，两人都离开家前去工作场所。大财主见到他后询问："朋友大穷人，你要做工吗？"

“是的，老爷。”

“你要做什么？”

“您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这样的话，我明天要侍奉两三百位比库用餐，来吧，去砍些柴禾！”他取出锛子和长柄斧后令人交给[他]。大穷人[将它们]牢牢绑在腰间，奋力精勤。他放下锛子后握着长柄斧，[又]放下长柄斧后握着锛子砍柴。于是财主对他说：“朋友，你今天极为努力地工作，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东家，我明天要请一位比库用餐。”听闻那[话]后，财主心生欢喜而思惟：“此人真是行了难[行之事]啊！他未[因]‘我贫穷’而保持沉默，而是说：‘做完工后我要请一位比库用餐。’”财主的妻子也见到他的妻子后询问：“姐妹，你要做什么工作？”

她说：“您让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财主妻子]让她进入舂米堂，令人交给她簸箕、杵等[工具]。她像跳舞一般兴高采烈地舂米、扬米（去糠）。于是，财主妻子询问她：“姐妹，你极为兴高采烈地工作，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夫人，做完工后，我也要请一位比库用餐。”听闻那[话]后，财主妻子也对她感到欢喜：“此人真是行了难[行之]事啊！”当大穷人砍柴时，财主[说]“这是你的工钱”而令人给与他四纳利米后，“这是[我]因欢喜而给的”，又另外给了他四纳利。

他回到家中对妻子说：“我做工后得到了大米，这将是所供之食，你用所得的报酬换取凝乳、油、香辛料[这些]物品吧。”财主的妻子也令人给那女人一满杯熟酥、一碗凝乳、一碗香辛料以及一纳利精米。就这样，两人共有九纳利

米。

他们心想“我们得到供养物了”，而心满意足。[次日]清晨起床，妻子对大穷人说：“去吧，夫君，寻找菜叶后带回来。”他在集市中未见到菜叶，前去河边后[心想着]“今天我将得以供养圣尊们食物”而满心欢喜，一边歌唱一边采摘菜叶。

抛出大网后站着的渔夫[心想]“想必是大穷人的声音”，召唤他后询问：“你内心极为愉悦地歌唱，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我在采摘菜叶，朋友。”

“你要作什么？”

“我要请一位比库用餐。”

“啊，比库是[生活]舒适的！他怎么会吃你的菜叶呢？”

“我怎么办？朋友，我将以自己所得的菜叶供养食物。”

“若是如此，来吧！”

“我做什么，朋友？”

“抓住这些鱼，做成价值一巴达(pāda)的串、价值半巴达的串和价值一咖哈巴那钱的串。”他如此做了。每次把鱼串好，就被市民为所有受邀的比库带走了。就在那位[大穷人]将鱼串成串时，[比库们]托钵的时间到了。他意识到时间后说：“我要走了，朋友，这是比库到来之时。”

“还有鱼串吗？”

“没有了，朋友，所有的都[卖]完了。”

“若是如此，我为自己在沙子中埋了四条鲑鱼。如果你想供养比库饮食，就把这些拿去吧!”[渔夫]将这些鱼给了他。

当天，导师在黎明时观察世间之际，见到大穷人进入了自己的智网，寻思“究竟会发生什么”时，[知道]“大穷人将会供养一位比库饮食。”

“他昨天与妻子一起做工，[今天]会得到哪位比库？”思惟之后观察到：“人们按照在[棕榈]叶上所作的记录获取比库后，将会请他们在各自的家中就坐。除了我以外，大穷人不会得到其他比库。”

据说，诸佛慈愍穷人。因此，导师就在早晨照顾完身体所需后，“我将摄益大穷人”而进入香室坐下。大穷人带上鱼进入家中时，沙格[天帝]的黄毯石座开始发热。他观察“究竟什么原因”时，想到：“昨天大穷人[思惟]‘我要供养一位比库食物’而与自己的妻子做工，他将得到哪位比库呢？”随后[知道了]“他没能[得到]其他比库，导师则[思惟]‘我将摄益他’而坐在香室。大穷人会向如来供养自己食用的粥、食与菜叶所制的菜肴。我为何不去大穷人家做烹饪呢？”如此[思惟]后，化身去到他家附近，询问：“有什么可做的工作吗？”大穷人见到他后说：“朋友，你要做什么工作呢？”

“东家，我是万能工，没有我不通晓的手艺，我懂得准备粥、饭等[食物]。”

“朋友，我需要你的工作。然而，我没有任何报酬能付给你。”

“那你有什么要做的呢？”

“我想供养一位比库食物，需要为他准备粥、饭。”

“如果你向比库供食，我就不需要报酬，对我而言不应[作]福德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萨度！朋友，进来吧。”他进入[大穷人]家，令其拿来油、大米等[食材]，派遣他道：“去吧！将自己分得的比库带回来吧。”筹办供养者则按照[棕榈]叶上登记的名字将比库们送往那些[供养者]各自的家。

大穷人去到他跟前之后，说：“请给我分到的比库。”他在那一刻想起来后说：“我忘记[分]给你比库了。”大穷人犹如被锋利的矛刺穿腹部一般，[对他说]“大德，为什么毁了我？我昨天受你鼓励而与妻子一起做了一天工，今天早晨为蔬菜而在河边来回寻觅后过来的，请给我一位比库吧！”随后，举起手臂悲泣。人们聚集[过来]后询问：“这是怎么了，大穷人？”他告知了那原因。他们询问筹办者：“朋友，据说你劝导他‘做工后供养一位比库食物！’[这]是真的吗？”

“是的，大德们。”

“虽然你安排了这么多位比库，却连一位比库都没分给此人。你造了重业！”那位[筹办者]因那些人的话语而面红耳赤，对他说：“朋友大穷人，不要毁了我，我因你而大苦恼。人们按照[棕榈]叶上登记的名字带走了各自分得的比库。将已坐在自己家中的比库带出来给[你]，没有这事。不过，导师洗完脸后就坐在香室中，国王、王子、将军等[人]正坐着注视着导师从香室出来，[准备]‘我要拿着导师的钵走’。诸佛是慈愍穷人的，你去到寺院后礼敬导师[说]‘我贫

穷，尊者，请您摄益我。’如果你有福德，必定能得到[他]。”

他去到寺院。由于平时都是见到他在寺院里吃残食，国王、王子等人于是便说：“大穷人，现在并非用餐之时，为何你过来了？”

“大人，我知道现在还没到用餐时间。我是来礼敬导师。”他说着走了过来，将头置于香室的门槛上，五体投地地礼敬后，说：“尊者，在这座城市中没有比我更穷困之人，请您做我的依止，请您摄益我。”导师打开香室房门后取出钵，放在他手上。他犹如到达了转轮王的荣耀一般。国王、王子等[人]面面相觑。任何人都不能以统治者的身份拿走导师所给的钵。他们这样说：“朋友大穷人，请把导师的钵给我们，我们会赏给你这么多财富。你穷困，[还是]接受财富吧，钵对你有什么用呢？”

大穷人说：“[钵]我谁也不会给，我不需要财物，我只要请导师用餐。”其余人请求他后未能得到钵就回去了。然而，国王思惟：“大穷人即使受到财物诱惑，仍不给导师的钵。任何人都不能以统治者的身份夺走导师所给的钵。此人的布施物又会有多少？当此人供养所施之物时，我将带着导师回到自己家中供养煮熟的食物。”随后，与导师一起过去。沙格天帝备好粥、嚼食、饭、蔬菜等[食物]，铺设适合导师坐的座位后坐下。

大穷人将导师带回后说：“请进，导师。”他所住的房子很低矮，不弯腰就无法进入。诸佛在进入[俗]家时，不会弯腰而进入。当进入[俗]家时，大地会向下沉降或家宅向上抬升。这是他们善做布施的果报。等[他们]出来离去时一切都

会恢复原样。因此，导师就站着进入家中，坐在沙格[天帝]铺设的座位上。

当导师坐下时，国王说："朋友大穷人，即使在我们的请求下，你仍然不给导师的钵。我们看看你为导师准备了什么样的供养呢？"于是，沙格[天帝]将他的粥、嚼食等[食物]揭开[盖子]展示出来。它们的香味遍满全城。国王看到粥等[食物]后，对跋葛瓦说："尊者，我思惟'大穷人的布施物又会有多少。当此人供养所施物时，我将带着导师回到自己家中供养煮熟的食物'，随后便过来了。我先前从未见过像这样的食物。当我站在这里时，会使大穷人疲惫，我走了。"他礼敬导师后离开了。沙格在供养导师粥等[食物]后，恭敬地服侍着。导师用完餐，作随喜后，从座位起身离开了。

沙格[天帝]向大穷人打手势。他拿过钵跟着导师。沙格[天帝]返回后在大穷人的家门口站着注视虚空。就在那一刻，从天空降下七宝之雨，装满他家中所有的锅碗瓢盆后，[又]装满了整个家宅。他的家中没有丝毫空地。他妻子将孩子抱在手中带出来后站在外面。他跟随导师后，返回之际见到孩子在外面，询问："这是怎么了？"

"夫君，我们整个家宅都被用七宝装满了，没有空间可进。"他思惟："就在今天，我的布施带来了果报。"接着，去到国王跟前，礼敬后，国王问："你为何过来？"他说："陛下，我的家宅被七宝装满了，您接受那[些]财物吧！"

"向诸佛供养当天就达到了顶峰。"国王思惟后，对他

说：“你需要得到什么？”

“用来运载财物的一千辆车，大王。“国王派去一千辆车后，运来了财物，铺陈在王宫庭院中。[财物]堆得有棕榈树高。国王召集城民后，询问：“在这个城市中有人有这么多财物吗？”

“没有，陛下。”

“对这样的大财富者应当怎么办呢？”

“应当给与财主之位，陛下。”国王对他大加褒奖后，赐予财主之位。

当时，[国王]将先前一位财主的家宅位置告知他后，说：“清除此处生长的灌木丛后，建起家宅并住下来吧！”[工人]清理他的那处[家宅遗址]，使之平整。随后，在挖地期间，一个挨一个的宝罐出现了。那位大穷人告知国王时，国王说：“[它]因您的福德而出现，请接收它吧。”他建好家宅后向以佛陀为首的比库僧团做了七天大供养。从那以后，只要他寿命尚存，就作诸福德，在寿终时投生于天界。

在一个[两尊]佛陀[出现]的间隔享受天界的快乐后，在此尊佛陀出现时，他从那里死去，投胎在沙瓦提城护持沙利子长老的一位财主家的女儿怀里。于是，当她父母得知[女儿]怀上了，便作了[良好的]孕期护理。后来，她生起了像这样的渴望：“啊，我要用鲑鱼汤向以法将(沙利子)为首的五百位比库做供养，然后穿着坏色衣并拿着金碗坐在[比库们的]座位的外围，受用那些比库剩余的食物。”她告知父母，这样做了过后渴望[就]消除了。

在那之后的其余七次庆典中，她也用鲑鱼汤招待了法将

为首的五百位比库。[其余]一切如帝思童子的故事中所说。这是他（腹中胎儿）在[身为]大穷人时供了鲑鱼汤施的等流。在他的起名之日，“尊者，请给您的仆人授戒。”当母亲如此说时，长老说：“这孩子的名字是什么？”

“尊者，自从怀上了这孩子，这个家中就连愚笨、聋哑之人都成为了智者。因此，就要给我儿子取名叫智者。”长老给[他]授了戒。从出生之日起，他的母亲[就]生起了如此之心：“我将不会破坏我儿子的志向。”他在七岁时对母亲说：“母亲，我想在长老跟前出家。”她[说]：“萨度，儿子，我曾决定不会破坏你的志向。”她邀请并用饮食招待长老后，[说：]“尊者，您的仆人想要出家，我傍晚时将会带着此[子]来寺院。”送别长老后，召集了亲族：“我们今天就对我儿子做在俗时应行的照顾。”说完，装饰儿子，并以盛大的排场送入了寺院后，“尊者，请剃度此人”[把他]交给了长老。

长老告知出家之苦后，“尊者，我将会按照您的教诫去做。”当[智者]如此说时，[长老说：]“既然如此，来吧！”弄湿头发，告诉[他]皮五法业处后给其出了家。他的父母也在寺院中居住了七天，于此期间，他们用鲑鱼汤向以佛陀为首的比库僧团做供养，在第七天傍晚回到自己家中。

长老在第八日带他前往村中，而未与比库僧团一起去。什么原因呢？他的穿衣、持钵和威仪尚未令人欢喜，此外，寺院中有长老应履行的义务。长老会在比库僧团进入村中时，巡视整个寺院，清扫未打扫之处，在空水罐中灌入饮用水、洗用水，并将摆放混乱的床、椅规整，然后才入村。此

外，[他也为了]不能使外道们进入空寺后得以说“看沙门果德玛的弟子所坐之处！”检查了整个寺院后才入村。因此，当天他也令沙玛内拉带着衣钵在天已大亮时入[村]托钵。

沙玛内拉与戒师一起前去时，于途中见到水渠后询问：“尊者，这叫什么？”

“[这]叫水渠，沙玛内拉。”

“他们用它做什么呢？”

“从这里和那里引水后可以完成自己的庄稼种植。”

“尊者，水有心吗？”

“没有，贤友。”

“像这样的无心之物也能引到自己想去之处吗？”

“是的，贤友。”

他思惟：“如果像这样的无心之物也能引到自己想去之处做工作，为何有心者不能将心置于自己的控制中而行沙门法呢？”然后，这位沙玛内拉走到前面时，见到了箭工将箭杆[放入]火中烘烤，用眼角瞄了后[将其]扳直。他询问道：“尊者，这些人叫什么？”

“[他们]叫箭工。”

“他们在做什么？”

“将箭杆在火中烘烤后扳直。”

“它们有心吗，尊者？”

“没有心，贤友。”

他思惟：“如果无心之物可拿着在火中烘烤后扳直，为什么有心者不能将心置于自己的控制中而行沙门法呢？”然后，这位沙玛内拉走到前面，见到了工匠将木材制成辐条、轮毂等，询问：“尊者，这些人叫什么？”

“[他们]叫木匠，贤友。”

“他们在做什么？”

“拿木材制作车乘等的轮子等，贤友。”

“它们有心吗，尊者？”

“没有心，贤友。”

于是，他如此[想]：“如果拿无心的木块也能制成车轮等，为什么有心者不能将心置于自己的控制中而行沙门法呢？”他明白这些道理后，[说：]“尊者，如果您可以拿着自己的衣钵，我想回去。”长老未生起这种心“这位新出家的年轻沙玛内拉跟随我时却如此说”，而是说“拿来吧，沙玛内拉。”说完，接过了自己的衣钵。

沙玛内拉礼敬戒师后，在返回之际说：“尊者，为我带回食物时，请您就带鲑鱼汤吧！”

“我要从哪里得到它呢，贤友？”

他说：“尊者，如果您不能以自己的福德获得，以我的福德将能获得。”

长老[思惟]“年轻的沙玛内拉坐在外面时会有障难”，就将钥匙交给[他]，说：“你打开我住所的房门，进去坐吧。”他照做后，将智慧置于不净所生身，坐着思惟自身。由于他功德的威力，沙格[天帝]的座位开始发热。沙格观察：“这究竟是为何”时，发现了智者沙玛内拉将戒师的衣钵交还后，[想着]“我要行沙门法”返回了。“我应当前去那里”思惟后，他召唤来四大王，派遣道：“去吧，爱卿们，将寺院附近树林里发出噪音的鸟赶走然后守护四周吧！”说完，对月天子[说]“你牵住月轮”，对日天子[说]“你牵住

日轮”，说完，自己前去守在门口站着。寺院中连枯叶落下之声都没有。沙玛内拉的心变得专注。他就在用餐前思惟自身后证得了三果。

长老也[想]“沙玛内拉坐在寺院里，我能够为他在名为某某的家中得到食物”，就前往一个与其爱敬相应的护持者家。在那里，人们当天得到鲑鱼后，坐着盼着长老的到来。他们见到了长老到来，[对他说：]“尊者，您今天来这里真是太好了！”将其请入家中，供养粥、嚼食等后，[又]以鲑鱼汤供养了钵食。长老展现出要带回的样子。人们说：“享用吧，尊者，您也会得到要带回的食物。”他们侍奉长老用餐后，又用鲑鱼汤食供养了一满钵。长老[思惟]“我的沙玛内拉还饿着”，就迅速回去了。

导师在那天清早用完餐，去往寺院后如此令心转向于“智者沙玛内拉将戒师的衣钵交还后，[想：]’我要行沙门法’而返回。他的义务究竟完成了吗？”观察时得知[他]证得了三果，令心转向于“他有没有[证得]阿拉汉的亲依止”时，发现“有”。随后观察“能否在饭前证得阿拉汉”时，知道“能够”。于是，他[想]：“沙利子正带着沙玛内拉的食物迅速回来，会对他造成障碍。我要守护在门口坐着。然后，我会询问他问题，当他回答问题时，沙玛内拉将证得连同无碍解的阿拉汉。”

随后，[佛陀]前去站在门口，向赶来的长老问了四个问题，[长老]回答了所问的每个问题。

于此，这是问答——据说导师对他说：“沙利子，你得到了什么？”

“食物，尊者。”

“食物带来什么，沙利子？”

“受，尊者。”

“受带来什么，沙利子？”

“色，尊者。”

“色带来什么，沙利子？”

“触，尊者。”

这里的意思是，饥饿者所吃的食物消除他的饥饿后带来乐受。因享用食物而生起快乐时，身体就有了容色。如此，受带来色。再者，快乐者因食生色生起快乐与喜悦，[心想]“现在，我的乐味产生了”，无论他躺卧还是坐下时，都能得到乐触。

正当[长老]如此回答四个问题时，沙玛内拉证得了连同无碍解的阿拉汉。导师便对长老说：“去吧，沙利子，把你的食物交给你的沙玛内拉。”长老过去敲门。沙玛内拉出来后从长老手中接过钵，放在一旁后，用棕榈扇为长老扇风。于是，长老对他说：“沙玛内拉，用餐吧！”

“那您呢，尊者？”

“我已用完餐了，你用吧！”七岁的少年出家后第八天，在那一刻就像绽放的红莲、青莲一般证得了阿拉汉，一边省思应省思之事（饭时省思），一边坐着用了餐。他洗完钵存放时，月天子松开了月轮，日天子[松开了]日轮。四大王解除了在四方的守护，沙格天帝解除了在门环的守护。太阳从中天滑过去了。比库们议论纷纷：“日影变长了，太阳从中天滑了过去，沙玛内拉现在才吃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导师得知此事后前来询问：“诸比库，你们在讨论什

么？”

“此事，尊者。”

“是的，诸比库，当具福德者行沙门法时，月天子[牵住]月轮，日天子牵住日轮。四大王守护在寺院附近树林的四方，沙格天帝守护在门口，就连我‘[身为]佛陀’也不能坐视不理，前去门口守护我儿子。见到了治水者通过水渠引水、箭工矫正箭以及木匠做木工，得到了这么多所缘后，智者调御自己而证得阿拉汉。“说完，就此开示佛法，说出此偈：

80.

Udakañhi nayanti nettikā, usukārā namayanti tejanaṃ;

Dāruṃ namayanti tacchakā, attānaṃ damayanti paṇḍitā.

治水者引水，箭工矫正箭；

木匠斧正木，智者自调御。

在此[偈颂中]，“水”（Udakaṃ）即挖掘大地隆起之处，填充低洼之处，接着，建造水渠，或放置水槽，将水[导向]自己想去之处。

引导者即“治水者”（nettikā）。

“箭”（tejanaṃ）即矢。这是说，治水者随自己的意愿“引水”（nayanti），“箭工”（usukārā）也在烘烤后将箭“矫正”（namayanti），使箭矢正直。

“木匠”（tacchakā）也在为[获得]车轮等而砍削“斧正木材”（Dāruṃ namayanti）——按照自己的意愿而将[木材]矫正或弄弯曲。如此，缘取这么多所缘的“智者”（paṇḍitā）令入流道等生起而“自调御”（attānaṃ

damayanti），在证得阿拉汉时名为完全的被调御者。

开示结束时，许多人证得了入流果等。

第五、智者沙玛内拉的故事[终]。

6. 矮小的跋地亚长老的故事

Lakuṇḍakabhaddiyattheravatthu

“犹如坚实岩……”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矮小的跋地亚（Bhaddiya）长老而说的。

据说，凡夫沙玛内拉等[人]见到了长老后，抓住[他的]脑袋、耳朵、鼻子，说：“叔叔，你在教法中感到疲厌吗？欢喜吗？”长老从未对他们发怒，[也]不生气。

在法堂中生起了[如下]讨论：“看！贤友们，沙玛内拉等[人]见到矮小的跋地亚长老后，如此这般困扰他，他却从未对他们发怒，[也]不生气。”导师到来后询问：“诸比库，你们在讨论什么？”

他们说：“尊者，[我们讨论的]是这些。”

[佛陀]说道：“是的，诸比库，漏尽者绝不会发怒，[也]不会生气。他们确实如同坚固的岩石，不动摇、不晃动。”然后[导师]就此说法，诵出此偈：

81.

Selo yathā ekaghano, vātena na samīrati;

Evaṃ nindāpasaṃsāsu, na samiñjanti paṇḍitā.

犹如坚实岩，不为风所动；

智者亦如是，毁誉莫能动。

在此[偈颂中]，“毁誉”（nindāpasaṃsāsu），虽然这里只提了[毁誉]两种世间法，但是也应以八种[世间法]了知[其]义。

正如“坚实”（ekaghano）无孔洞的“岩石”（Selo），不会因东[风]等风而动摇、摇摆、晃动。同样地，即使为八种世间法所笼罩，“智者不会动摇”（na samiñjanti paṇḍitā），不会以嗔恨或贪欲而摇摆、晃动。

开示结束时，许多人证得了入流果等。

第六、矮小的跋地亚长老的故事[终]。

7. 咖娜母的故事

Kāṇamātuvatthu

“犹如[深]水湖……”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咖娜母（Kāṇamātu）而说的。

故事就出自律藏（巴吉帝亚第 230 段）。当时，咖娜母要让女儿拿着礼物回夫家。[她]做好了糕饼，[却]分四次施与了四位比库。导师基于该事而制定了学处[131]。[于是因她迟迟未回]咖娜的丈夫娶了另一位夫人，咖娜听说了此事后，她每每见到比库[便想到]“我的居家生活被这些比库]毁了！”就辱骂、诽谤比库们。比库们不敢走向那条道路。导师知道

[131] 巴吉帝亚 34：前往俗家的比库，受到饼或干粮邀请时最多可以接受两三满钵。

此事的经过后，去到了那里。咖娜母礼敬导师，并请其在备好的座位上坐下，随后供养了粥与嚼食。用过早餐的导师询问道："咖娜在哪？"

"尊者，她见到您后变得沮丧，泣泪而立。"

"为什么？"

"尊者，她辱骂、诽谤比库们。因此，见到您后变得沮丧，泣泪而立。"

于是，导师召唤她："咖娜，[你]为何见到我后变得沮丧，躲起来哭泣呢？"然后，她的母亲告知了[导师]她所作的行为。导师对她说："咖娜母，我的弟子接受你所施与的，还是未施与的呢？"

"已施与的，尊者。"

"如果我的弟子托钵时来到你的家门口，接受了你的供养，他们的过失是什么呢？"

"尊者，圣尊们并无过失。只有她（咖娜）有过失。"

导师对咖娜说："咖娜，据说我的弟子托钵时来到[你的]家门口，当时，你的母亲供养了糕饼给他们。于此，我的弟子有什么过失吗？"

"尊者，圣尊们并无过失，只是我有过失。"她礼敬导师后，请求原谅。

于是，导师为她说次第论，她便证得了入流果。导师从座而起，在前往寺院时途经王宫庭院。国王见到后询问："爱卿，像是导师[来了]。"

"陛下，是的。"当如此说时，[国王]派遣道："去吧，告诉[导师]我要前来礼敬。"他走近站在王宫庭院的导

师，礼敬后询问：“尊者，您去了哪里？”

“咖娜母的家里，大王。”

“为什么？尊者。”

“据说咖娜辱骂、诽谤比库们，因此我去[那里]。”

“尊者，您使她不再辱骂了吗？”

“是的，大王，[我]使她不再辱骂比库们，并令其做了出世间财富的主人。”

“尊者，您使她做了出世间财富的主人，那我要让她做世间财富的主人。”说完，国王礼敬了导师，返回后，派出了一辆有遮盖的车乘，命人唤来咖娜，将她盛装打扮一番，认她为长女，然后宣布：“能够照顾我的女儿者就领取她吧。”

当时，一位总管一切政务的大臣[说]“我要照顾国王的女儿”，就将她带到自己的家中，赋予[她]一切[家庭]大权后，说：“随你所愿去作福德吧！”从那时起，咖娜就令人站于四门[邀请比库们]。[她]自己去寻找需要护持的[更多]比库、比库尼，都找不到[其余的了]。准备好放置于咖娜的家门口的主食与副食犹如洪流般源源不断。

比库们在法堂中议论纷纷：“贤友们，以前四位大长老令咖娜心怀怨愤，即使她变得如此心怀怨愤，由于导师之故，也获得了信成就。导师又使她的家门口转变为值得比库们亲近[之处]。现在，即使寻找需要护持的[其余]比库或比库尼都找不到了。啊！佛陀真是有不可思议的功德。”

导师到来后询问：“诸比库，你们正坐在一起谈论什么呢？”

“这个话题。”当如此说时，[佛陀说：]“诸比库，那些大长老不只是现在使咖娜心怀怨恨，以前也是如此。我不

只是现在使咖娜听从我的话，过去也是如此。”说完，在想要听闻那缘由的比库的启请下[佛陀说出了过去之事]：

“凡有一猫处，亦有第二只；
第三第四只，此为彼猫窝。”

（《本生》1.1.137）

详细开示这篇《猫本生》[132](Babbujātaka)后，[佛陀]联系了本生："那时的四只猫就是四位大长老，老鼠是咖娜，珠宝匠正是我。”随后，又说：“诸比库，如此，[我]也在过去使心中不快、心烦意乱的咖娜变得心情舒畅，她藉由我的话语如同澄清的湖水一般内心明净。”说完，就此开示佛法，说出此偈：

[132] 在此本生中（本生第 137 篇），该女子本为一富商之妻，因执着财富死后投生为鼠，住于财宝堆之上，她的家人后来也都死了，最后整个村子都荒废了。菩萨当时为一石匠，来到这个地方开采石头。老鼠屡屡见到菩萨，生起爱著，想到自己有非常多的财产，和菩萨相识后可以给他财富换肉吃。于是一天，它给菩萨衔来一金币，告诉了菩萨自己的想法，菩萨收下金币然后给它带来一些肉。往后每日它都为菩萨衔来一金币，菩萨每日也都给它一些肉。后来它被一只猫抓获，它问猫“你是要一日食肉还是日日食肉？”于是它们达成协议，猫放它一条生路，它每日将肉一分为二，给猫一份。后来它又被第二只、第三只、第四只猫抓住，同样达成协议，它将肉一分为五，自己吃一份，另外四份给四只猫。但不久即因食物不足而身体瘦弱。当菩萨得知后，为它将一水晶挖空，让它钻入其中，教它用言语辱骂前来的猫。猫被激怒后飞扑过去，撞在水晶上心脏破裂而亡。如此四猫死后，老鼠再无恐惧，每日衔来二三枚金币给菩萨。

82.

Yathāpi rahado gambhīro, vippasanno anāvilo;
Evaṃ dhammāni sutvāna, vippasīdanti paṇḍitā.

犹如深水湖，澄净不浑浊；
听闻如是法，智者[心]明净。

在此[偈颂中]，凡四部军下入其中也不会被扰动，像这样的水体即是“湖”（rahado）。此外，一切方位皆八万四千由旬深的湛蓝大海名为湖。那[大海]的下面四万由旬之处的水因鱼而搅动，上面如此深的水为风所动摇，中间四千由旬之处的水不动而住。这即名为“深[水]”（gambhīro）湖。

“如是法”（Evaṃ dhammāni），即所开示之法。这是说：正如湖水因不浑浊而“澄净”（vippasanno），因不动而“不浊”（anāvilo）；同样地，听闻了我所开示的佛法后，透过入流道等而达到心无杂染的“智者[心]明净”（vippasīdanti paṇḍitā），特别是证得阿拉汉果时，[心]就会全然明净。

开示结束时，许多人证得了入流果等。

第七、咖娜母的故事[终]。

8. 五百位比库的故事

Pañcasatabhikkhuvatthu

“智者舍一切……”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五百位比库而说的。

开示起源于维兰伽城(Verañjā)。跋葛瓦于最初觉悟时去

到了维兰伽城，受到维兰伽婆罗门邀请，与五百位比库一起入雨安居。维兰伽婆罗门被魔所蔽，连一天都未念及导师。维兰伽城又有饥馑，比库们于维兰伽城内外托钵，未得到钵食而疲惫。马商们为他们每人[每日]准备了一巴踏（Pattha，粑铊，约一升）的马麦食。

见到了那些[比库]充满疲惫后，马哈摩嘎喇那长老想要[让大家]食用地味，以及想进入北古卢[洲]（Uttarakuru，北俱卢洲）托钵，导师拒绝了他的请求。比库们却连一天都未对钵食感到忧虑，[他们]只是舍弃贪欲而住。导师在那里住了三个月后，知会了维兰伽婆罗门[他将离开]，在婆罗门妥善地做敬奉时，[导师]令其建立了皈依。[佛陀]从那里离开而次第游行，在某个时候到达了沙瓦提，并住于揭德林。沙瓦提的居民为导师提供了客至食（给新来比库的食物供养）。

那时，有五百位吃残食者依靠比库们住在寺院内。他们受用完比库们吃剩下的胜妙食物，休息之后起身，去到岸边，高呼着、群聚着、以拳击手搏击的方式争斗着、嬉戏着，在寺院内与寺院外都只是行非正行而住。比库们在法堂中议论纷纷："看吧，贤友们，这些吃残食者在饥馑时的维兰伽城未显露任何异常，现在受用像这样的胜妙食物后，却展现出各种各样的异常[行为]而住。而比库们即使在[饥馑的]维兰伽城依然容色寂静而住，现在则全然寂静而住。"

导师来到法堂后询问："诸比库，你们在讨论什么？"

"[讨论的]是这些。"当如此说时，[佛陀说]："这些[吃残食者]过去投生于驴胎中，成为了五百头驴。它们将五百匹良种信度马饮用完新鲜葡萄汁后剩余的残渣用水混合压

榨后，再用树皮纤维布过滤，而得到名为寡水的无味劣[汁]，将其饮用后犹如醉酒般鸣叫而住。”说完，[诵出下述本生偈颂]：

“寡水无味汁，饮之驴迷醉；
饮此胜味汁，信度不迷醉。
人主！劣生成长者，少饮即迷醉；
惯常负重者，饮妙汁不醉。”

（《本生》1.2.65）

[佛陀]详述了这篇《寡水本生》[133]（Vālodakajātaka）后，[说]：“诸比库，像这样的善士舍弃世间法后，无论快乐时还是困苦时都不会有不同。”随后，就此开示佛法，诵出此偈：

83.

Sabbattha ve sappurisā cajanti,Na kāmakāmā lapayanti santo;

Sukhena phuṭṭhā atha vā dukhena,Na uccāvacaṃ paṇḍitā dassayantī.

善士舍一切，不谈诸欲求；
智者逢苦乐，不见其波动。

---

[133] 在此本生中（本生第 183 篇），当时发生叛乱，国王派人带五百匹信度马和四部军前去镇压，回来时国王命人用鲜榨葡萄汁给马喝，剩下的葡萄渣则加水过滤后给五百头驴喝。五百匹信度马喝完后静静地站立在马厩中，而驴子喝完后则醉了，在王宫庭院内四处游走鸣叫。

在此[偈颂中]，“一切处”（Sabbattha）即是在以五蕴等分类的一切法中。

“善士”（sappurisā）即是良善之人。

“舍”（cajanti）即是以阿拉汉道智断除欲贪而舍弃。

“欲求”（kāmakāmā）即是由于欲之因、欲之源而渴望诸欲。

“善士不谈论”（Na kāmakāmā lapayanti santo）者，即佛陀等善士自己绝不会出于欲贪而谈论，也不会令他人谈论。那些于入[村]托钵时，处于贪欲中而说：“近事男，你有妻子与儿子之乐吗？因国王和盗贼等[的侵害]，在两足与四足者中，你没有任何危难吗？”等[语]者，他们即是在谈论[欲求]。再者，如此说后，[对方回答说：]“是的，尊者，我有一切快乐，没有任何危难。如今我家饮食丰盛，您就住在这里吧！”在令其邀请自己时，即是令[他人]谈论[欲求]。善士不会做这两者。

这“智者逢苦乐”（Sukhena phuṭṭhā atha vā dukhena）开示只提到这[苦与乐]，其实是当被八种世间法所接触时，“智者们不会显示出”（paṇḍitā na dassayantī）欢喜与沮丧或称赞与贬损这样“波动”（uccāvacaṃ）的举止。

开示结束时，许多人证得了入流果等。

第八、五百位比库的故事[终]。

9. 如法长老的故事

Dhammikattheravatthu

“不因自[他而作恶]……”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如法（Dhammika）长老而说的。

据说，沙瓦提城中有位近事男依法、以平等[心]住于家中。他想要出家，而在某天与妻子共坐后，于谈论快乐之语时说：“夫人，我想要出家。”

“若是如此，夫君，请你等我将腹中的胎儿生下来[再走]吧！”他等待了，当孩子[能够]用脚行走时，又征询妻子后，[得到回答]：“夫君，请你等这[孩子]成年时[再走]吧！”当如此说时，[他思惟]“她许可或不许可于我何干？我都要摆脱自己之苦”，就离开后出了家。

他取得业处后，努力、精勤地完成了自己的出家义务，为见妻子与儿子而再次去到了沙瓦提城，对儿子说法。儿子也离开后出了家，并在出家后不久即证得了阿拉汉果。他先前的妻子也[思惟]：“我为了丈夫与儿子才住在家中，他们两人都出家了。现在，对我而言居家生活还有什么意义呢？我要出家！”她就离开后出了家，在出家后不久即证得了阿拉汉果。

后来有一天，在法堂中生起了[如下]讨论：“贤友们，如法近事男由于自己立足于法中，而离家并出家，证得了阿拉汉。[他的]儿子与妻子的依止处也有了。”导师到来后询问：“诸比库，你们正坐在一起谈论什么呢？”

“这个[话题]。”当如此说时，[佛陀]：“诸比库，智者既不会为了自己，也不会为了他人而[以非法的方式]谋求荣华。如法者只会依靠于法。”随后，就此开示佛法，说出此偈：

84.

Na attahetu na parassa hetu, Na puttamicche na dhanaṃ na raṭṭhaṃ;

Na iccheyya adhammena samiddhimattano, Sa sīlavā paññavā dhammiko siyā.

不因自他而[作恶]，不求子、财及谋国；

不以非法谋己利，彼具德慧如法者。

在此[偈颂中]，“不为自己”（Na attahetu）是指智者不会为自己或他人而作恶。

“不求子、财”（Na puttamicche）即“不会藉由恶业而谋求儿子、财富或国家，即使谋求它们时，也绝不会造作恶业”之义。

“己利”（samiddhimattano）[这句]之义为：他不会以非法的方式谋求自己的荣华，即使为了荣华，也不会作恶。

“彼具德”（Sa sīlavā）[这句]之义为：只有像这样的人才是有德、“有慧及如法者”（paññavā dhammiko siyā），其他人则不是。

开示结束时，许多人证得了入流果等。

第九、如法长老的故事[终]。

10. 闻法的故事

Dhammassavanavatthu

“众中极少人……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

就闻法而说的。

据说，住在沙瓦提城一条街道上的人们团结和睦，并以组团的方式做供养后，举行彻夜讲法，却不能整夜听闻佛法。有些人依著于欲乐，就又回了家。有些人依著于嗔恚。有些人依著于骄慢。有些人带有昏沉睡眠，就在[闻法]之处坐下后，犯困而不能听闻[佛法]。

次日，比库们知道了那[件事的]经过后，在法堂中议论纷纷。导师到来后询问："诸比库，你们正坐在一起谈论什么呢？"

"这个[话题]。"

[导师说]："诸比库，这些有情大部分依著于有，只于有中执著而住。到达彼岸者极少。"随后，就此开示佛法，诵出此偈：

85.

Appakā te manussesu, ye janā pāragāmino;
Athāyaṃ itarā pajā, tīramevānudhāvati.

众中极少人，能到达彼岸；
除此之外者，只徘徊此岸。

86.

Ye ca kho sammadakkhāte, dhamme dhammānuvattino;
Te janā pāramessanti, maccudheyyaṃ suduttaraṃ.

凡于善说法，随法践行者；
彼将至彼岸，越难逃魔域。

在此[偈颂中]，“极少”（Appakā）即少量，不多。“到达彼岸”（pāragāmino）即到达涅槃的彼岸。

“除此之外者”（Athāyaṃ itarā pajā）[这句]之义为：那些除此之外的其他人只会徘徊于有身见的此岸，这类[有情]更多。

“善说”（sammadakkhāte）即善巧地宣说，善巧地讲述的“法”（dhamme）即所开示之法。

“随法践行者”（dhammānuvattino）即听闻了该法，并圆满了那正当行道后，透过亲证道、果而为随法践行者。

“将至彼岸”（pāramessanti）即那些像这样的人将会到达涅槃的彼岸。

“魔域”（maccudheyyaṃ）即名为烦恼魔的魔王以之为住所的三地流转。

“难逃”（suduttaraṃ）即“凡随法践行之人，他们度越、超脱难以逃离、难以逾越的魔域后，将会到达涅槃的彼岸”之义。

开示结束时，许多人证得了入流果等。

第十、闻法的故事[终]。

11. 五百客比库的故事

Pañcasataāgantukabhikkhuvatthu

“舍弃黑法后……”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五百位客比库而说的。

据说，有五百位比库在高思勒（Kosala，乔萨罗）国中入了雨安居。过完雨安居后[想着]“我们要去见导师”，就去到揭德林礼敬导师后，坐在一旁。导师注意到他们行为上的违犯后，开示佛法，诵出了这些偈颂：

87-88.

Kaṇhaṃ dhammaṃ vippahāya, sukkaṃ bhāvetha paṇḍito;

Okā anokamāgamma, viveke yattha dūramaṃ.

Tatrābhiratimiccheyya, hitvā kāme akiñcano;

Pariyodapeyya attānaṃ, cittaklesehi paṇḍito.

智者弃黑法，应修于白法；

离家缘非家，难喜之远离；

应乐于其处，舍欲无所有；

智者当净化，自心诸烦恼。

89.

Yesaṃ sambodhiyaṅgesu, sammā cittaṃ subhāvitaṃ;

Ādānapaṭinissagge, anupādāya ye ratā;

Khīṇāsavā jutimanto, te loke parinibbutā.

凡于诸觉支，如理善修心；

彼等无执取，乐于舍取著；

漏尽者光耀，此世般涅槃。

在此[偈颂中]，“黑法”（Kaṇhaṃ dhammaṃ），即舍离、“舍弃”（vippahāya）身恶行等类的不善法。

“修白法”（sukkaṃ bhāvetha）即“智者”（paṇḍito）

比库从出家起直到[证得]阿拉汉道，都应修习身善行等类的白法。

怎样[修习]呢？“离家缘非家”（Okā anokamāgamma）的含义为：“家”谓为执著，“非家”谓为无执著，从执著中出离后，缘取、致力于名为无执著的涅槃，应怀着对它的渴望而修习。

“应乐于其处”（Tatrābhiratimiccheyya），即于那名为无执著的远离处——难被那些有情所喜爱的涅槃中，应寻求喜乐。

“舍欲”（hitvā kāme），即“舍弃物欲、烦恼欲，而无任何所有后，应希求远离之乐”之义。

“心烦恼”（cittaklesehi），即从五盖，“应净化自己”（Pariyodapeyya attānaṃ），即要[使自己]清净、纯净之义。

“诸觉支”（sambodhiyaṅgesu）即诸菩提分。

“如理善修心”（sammā cittaṃ subhāvitaṃ），即依照因与理趣善加修习、增长心。

“舍取著”（Ādānapaṭinissagge）[这句之]义为：取著谓为执取，不以四种执取而取著任何[事物]，而有“彼等乐于”（ye ratā）名为舍弃那[取著]的无执取。

“光耀”（jutimanto）即“以具威力的阿拉汉道智的光辉，照耀蕴等种类之法而住”之义。

“彼等于世间”（te loke）[这句之]义为：于蕴等世间中，般涅槃即是从证达阿拉汉果起，藉由因熄灭烦恼轮转而[获得的]有余依[涅槃]，以及因最后心灭尽而熄灭蕴轮转的

无余依[涅槃]这两种涅槃而般涅槃，犹如无燃料之灯一般，达到无概念施设之境。

开示结束时，许多人证得了入流果等。

第十一、五百位客比库的故事[终]。

第六品智者品释义终。

七、阿拉汉品

Arahantavagga

文喜比库译

1. 吉瓦咖所提问的故事

Jīvakapañhavatthu

“旅尽者……”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吉瓦咖芒果园时，就吉瓦咖（Jīvaka，耆婆）的提问而说的。吉瓦咖的[生平]故事在《篇集》[134]中有详细介绍。

在迭瓦达德和未生怨王子成为了一伙后的某个时候，[迭瓦达德]登上了鹫峰山（Gijjhakūṭa），生起了恶心“我要杀死导师”，然后投下石头。它在两峰之间被夹住了，从中崩出的碎片击中了跋葛瓦之足，产生了[淤]血，伴随着强烈的感受。众比库将导师带到玛达古弃（Maddakucchi，地名），导师则想从那里去吉瓦咖芒果园，便说：“你们带我去那吧。”众比库便带着导师来到了吉瓦咖芒果园。吉瓦咖听说所发生之事后来到导师面前，为伤口敷上了强效药后包扎好伤口，对导师如此说：“尊者，我要去城里给一个人制药，去了他那会再回来，这个药您就保持包着直到我回来。”

[134] 律藏的后半部分，旧译：犍度。

吉瓦咖去到那个[病]人那里为他制完药后回来时没赶上[城门]关闭的时间。然后他生起了如此的心念："哎呀，我造了重业，就如对待其他人一般，我给如来的足上敷了强效药，包扎了伤口，现在是解开的时候了，不解开的话跋葛瓦的身体整晚都要热恼了。"

此时导师对阿难长老说："阿难，吉瓦咖晚上回来错过了门时，他在想'现在是解开伤口的时候了'，把它解开吧。"长老将其解开，伤疤像树皮一样脱落了。吉瓦咖在黎明前迅速去到导师面前，问道："怎么样，尊者，您的身体有热恼吗？"导师回答："吉瓦咖，在菩提树下如来就已平息了一切热恼。"就此宣说佛法，诵出了此偈：

90.

gataddhino visokassa, vippamuttassa sabbadhi,sabbaganthappahīnassa, pariḷāho na vijjatī.

旅尽无忧者，解脱于一切；

除一切系缚，不再有热恼。

在此[偈颂中]，"对于旅尽者"（gataddhino），有两种旅途：荒漠之旅和轮回之旅。他们当中的荒漠行者，只要他还没有到达他的目的地，就还是旅客，而当他到达了就称为旅尽者。对于轮回中的众生而言只要还在轮回，就还是旅客。为何？轮回未尽故。入流者等也是旅客，而轮回已尽的漏尽者则是旅尽者，[就是这里的]"对于旅尽者"。

"对于离愁者"（visokassa），以轮回为基础的忧愁已离去的离愁者。

"对于一切处解脱者"（vippamuttassa sabbadhi），解脱

了一切诸蕴等之法者。

“对于除一切系缚者”（sabbaganthappahīnassa），除去了四种系缚[135]的除一切系缚者。

他“无有热恼”（pariḷāho na vijjat），有两种热恼：身体的和心里的。它们当中对漏尽者而言冷、热之类还会生起，故而身体的热恼并未除灭，吉瓦咖是就此而问的。然而娴熟于讲法的导师、法王他将谈话转向心的热恼而谈：“吉瓦咖，究竟而言，如此般的漏尽者无有热恼。”

讲法结束时许多人证得了入流果等。

第一、吉瓦咖所提问的故事[终]。

2. 马哈咖萨巴长老的故事

Mahākassapattheravatthu

“奋勇……”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竹林时，就马哈咖萨巴（Mahākassapa）长老而说的。某个时候，导师在王舍城过完雨安居命人告诉比库们：“半个月后我将去行脚。”据说有这样的仪法，当诸佛想要和比库们一起去行脚时，[会想：]“比库们将自己的钵熏好，衣染好，做完此类的工作后将能愉快地前往。”因此命人告诉比库们：“半个月过后我将去行脚。”

135 贪的系缚、瞋的系缚、戒禁取的系缚、执着“此为真理”的系缚（执着自己的见解，又名我语取）。

当比库们都在处理自己的衣钵时，马哈咖萨巴长老也在洗他的袈裟。比库们就嘟囔道："长老怎么在洗袈裟呢？这个城市内外住了一亿八千万的人口，这里的人们不是他亲戚的就是他的护持者，不是他的护持者的就是他的亲戚，他们都以四资具来敬奉长老。他要放弃这么多的资助去哪里呢？即便他将要去，也不会走超过'莫放逸窟'的。"据说[每当]导师到了该窟后就会对应被劝返的比库们说："在此你们就折返吧，莫放逸。"它被称为"莫放逸窟"，就是就此而说的。

导师在踏上旅程时也想到："这个城市内外住了一亿八千万的人口。在人们的节庆日和红白喜事时比库们应前去，不能让寺院空无一人，我该遣返谁呢？"然后他想到："这些人是咖萨巴的亲戚和护持者，应遣返咖萨巴。"他对咖萨巴长老说："咖萨巴，不能让寺院空无一人，在人们的节庆日和红白喜事时需要比库们，你和自己的随众一起折返吧。"

"好的，尊者。"长老带着随众们折返了。比库们就议论道："贤友们，你们看，我们刚不是说'马哈咖萨巴干嘛洗袈裟，他不会和导师一起去'，正如我们所说，发生了。"导师听了比库们的话转过身，立住，说："诸比库，你们在说什么？"

"我们在谈论马哈咖萨巴，尊者。"然后按自己谈论的方式告知了整个[谈话]。听了过后，导师说："诸比库，你们不要说咖萨巴'执着诸家和资具'，他是奉行我的指示而折返的。他在依往昔所发的愿'愿能如月[136]一般不执着于四资具而接近诸家'而行。他对诸家和资具没有执着，我曾说如月

[136] 如月行空无有黏滞。

行道[137]、圣种行道，那时我将我儿咖萨巴置为第一而说。”

诸比库向导师问到：“尊者，那长老是何时发的愿？”

“诸比库，你们想听吗？”

“是的，尊者。”

导师对他们说：“诸比库，距此十万劫以前有名为胜莲花佛出现于世……”然后以胜莲花佛足下发愿为开端，说出了长老的整个过去生之事。这在长老偈（《长老偈》第 1054 偈等）中有广开来讲。导师将长老的这个过去行迹广开讲述过后[说：]“诸比库，这就是我曾将我儿咖萨巴置为第一而说如月行道、圣种行道。我儿咖萨巴对于资具、诸家、寺院、房舍没有执着。我儿就如进入池沼中游弋过后离去的天鹅王一般，于任何处皆没有执着。”然后导师就此开示佛法，说出此偈：

91.

Uyyuñjanti satīmanto, na nikete ramanti te;
Haṃsāva pallalaṃ hitvā, okamokaṃ jahanti te.

奋勇[138]具念者，彼不乐诸家；
如天鹅弃池，舍弃诸住处。

在此[偈颂中]，“奋勇具念者”（Uyyuñjanti satīmanto）是念已广大的漏尽者，在自己已获通达的诸功德上，如禅

137 《相应部》第二篇第十六相应第三经《如月经》。

138 Uyyuñjanti 一词同时有“奋勇”和“出离”两种含义，在这里似乎同时用到了这两种含义。

那、观智等上面，倾心，进入，出起，决意，省察，以[这些方式]而从事、努力。

“彼不乐在家”（na nikete ramanti te），他们没有对住所的执着。

“如天鹅”（Haṃsāva），这是这个开示的要义，其含义是，犹如具足行处的鸟（天鹅）在池沼里获取自己的食物后离开时，对该处不会有任何“我的水，我的红莲花，我的青莲花，我的莲蓬”这种执着，没有期待，舍弃该处飞起来在空中嬉戏着离开。如此般，诸漏尽者们，不论生活在哪里，对于诸家等都没有执着，住完走的时候，也对那处地方没有“我的寺院，我的僧房，我的护持者”这样的执着而舍弃该处，没有执着，没有期待而行。

“种种住处”（okamokaṃ），[即]种种栖息处，舍弃了所有住处之义。

开示结束时，许多人证得了入流果等。

第二、马哈咖萨巴长老的故事[终]。

3. 贝拉塔西萨长老的故事

Belaṭṭhasīsattheravatthu

“彼等无积蓄……”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给孤独园]时，就具寿贝拉塔西萨（Belaṭṭhasīsa）而说的。

据说具寿在村落中的一个街道托钵获得钵食后，再到另一个街道托钵将[获得的]干饭带回寺院存起来，[出于这样的想法：]“经常寻求钵食是苦的。”然后几天在禅悦中度过，

当需要营养了就把[储存的干饭]吃了。比库们知道了过后就讥嫌[他]，并将此事禀告了佛陀。导师就这个因缘制定了那条避免储存[食物]的比库学处。然而长老是在学处尚未制定时做的，并且是出于少欲的原因而这么做，[佛陀]宣告他无罪，并就此而说法，诵出此偈：

92.
Yesaṃ sannicayo natthi, ye pariññātabhojanā;
Suññato animitto ca, vimokkho yesaṃ gocaro;
Ākāseva sakuntānaṃ, gati tesaṃ durannayā.

彼等无积蓄，于食已遍知；
空无相解脱，是为彼行处；
犹如空中鸟，踪迹不可得。

在此[偈颂中]，“积蓄”（sannicayo）有两种积蓄，业的积蓄与资具的积蓄。其中善业、不善业名为业的积蓄，四资具名为资具的积蓄。在此，对于住在寺院里的比库而言，储存一块糖、四份酥油和一管米，不算积蓄资具，超过于此就算了。

“彼等”（Yesaṃ）“没有”（natthi）这两类“积蓄”。

“遍知食”（pariññātabhojanā），以三遍知[而有]食的遍知。对于粥等知其性质等是为知遍知；在食物上进一步以[食]厌想遍知食，是为审察遍知；于所需的食物[建立]除遣欲贪之智，是为断遍知。以此三种遍知他遍知食。

“空及无相”（Suññato animitto ca），在这里也包括了无愿解脱。这三者也是涅槃之[异]名。“涅槃”以贪、瞋、痴

的不存在[故为]空，因此解脱[又名]空解脱；此外，以无贪等之相[故为]无相，因此解脱[又名]无相解脱；再者，以无贪等之愿[故为]无愿，因此解脱又名无愿解脱。

对于取彼为目标以果定而住者而言，有这三种“解脱为彼等之行处”（vimokkho yesaṃ gocaro）。

“踪迹不可得”（gati tesaṃ durannayā），就如在空中飞行的鸟不显足迹而行，[其踪迹]难明了、不可知，同样的，那些无那两种积蓄者，且以三种遍知而于食遍知者，以上面提到的解脱为行处者，他们于三有（欲有、色有、无色有）、四生（胎生、卵生、湿生、化生）、五趣（地狱、畜生、鬼、人、天）、七识住[139]、九众生居[140]这五种分类[的去处]中去了何处，其去处是不可知的，令人知其踪迹是不可能的。

开示结束时，许多人证得了入流果等。

第三、贝拉塔西萨长老的故事[终]。

4. 阿努儒达长老的故事

Anuruddhattheravatthu

“彼漏……”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竹林时，就阿努儒达（Anuruddha，阿那律）长老而说的。

---

[139] 七识住：种种身种种想的众生，如欲界人、天、恶趣众生；种种身单一想的众生，如初禅梵众天；单一身种种想的众生，如光音天；单一身单一想的众生，如遍净天；空无边处天；识无边处天；无所有处天。

[140] 九众生居：在七识住的基础上再加无想有情天和非想非非想天。

一天，衣服破旧的长老在垃圾堆等地寻找衣[料]。他过去第三生的妻子投生在了三十三天，是名为嘉丽妮（Jālinī）的天女。她看到长老在寻找布料，就为长老拿了三块长十三肘宽四肘的天界布料，心想："我如果就这样把这些[布料]给[他]的话，长老将不会接受。"她便将这些布料放在他正在寻找的前方某个垃圾堆上，放置的方式只让其露出一点边缘。

长老在那路上寻找布料时看到了那些[布露出]的边缘，就在那抓住拉出来时看到了[上面]所说尺寸的天界布料，[心想：]"这是一件很好的尘堆衣。"就带着离开了。随后在他做衣的那天，导师在五百比库的陪同下来到寺院，然后坐下，八十大长老也在那里坐下。为了做衣，马哈咖萨巴长老坐在末尾，沙利子长老在中间，阿难长老在最前面，比库僧团绕线，导师穿针，马哈摩嘎喇那长老则哪里有需要就走去哪里。

天女则进入村庄鼓励[村民们送去]钵食："朋友们！导师在八十大弟子的陪同下和五百比库一起坐在寺院里正在为我们的圣尊阿努儒达长老做衣，你们带着粥等去寺院吧。"马哈摩嘎喇那长老也在用餐期间带来了大蒲桃果，五百比库都吃不完。沙格[天帝]将做衣处的地面弄平整，地面就像上了漆一般。比库们吃剩下的粥[等]副食还有很多。

诸比库抱怨道："为什么为这么些比库[求得]如此多的粥等？难道不应该衡量[所需的]量以后告诉亲戚和施主'你们带来这么多'吗？我觉得阿努儒达长老想让人知道他有许多的亲戚、施主。"

于是导师问他们："诸比库，你们正谈论何事？"

“尊者，[在谈论]这个。”[他们]回答。

“那你们认为‘这是阿努儒达命人送来的’？”

“是的，尊者。”

“诸比库，我儿阿努儒达没有这么说过。漏尽者们是不会说资具相关的谈论的，那钵食是因天神的威力而出现的。”[导师]就此宣说佛法，诵出此偈：

93.

Yassāsavā parikkhīṇā, āhāre ca anissito;
Suññato animitto ca, vimokkho yassa gocaro;
Ākāseva sakuntānaṃ, padaṃ tassa durannaya.

彼漏已尽者，亦不贪饮食；
空无相解脱，是为彼行境；
犹如空中鸟，踪迹不可得。

在此[偈颂中]，“彼漏”（Yassāsavā）是他的四种漏“已尽者”（parikkhīṇā）。

“亦不贪饮食”（āhāre ca anissito），在饮食上没有了贪、见之执。

“他的踪迹不可得”（padaṃ tassa durannaya），犹如在“空中”（Ākāse）飞行的鸟，不能得知它们“脚踩在这里后去的，胸脯击打这个地方后去的，头[经过]这里[去的]，翅膀[在]这里[拍打后去的]地方”，同样地，对于这样的[漏尽]比库们，也不能以“他依地狱之道去了，或通过畜生之胎[去了]”等方式得知其踪迹。

开示结束时，许多人证得了入流果等。

第四、阿努儒达长老的故事[终]。

5. 马哈咖吒亚那长老的故事

Mahākaccāyanattheravatthu

“彼诸根……”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东园时，就马哈咖吒亚那（Mahākaccāyana，摩诃迦旃延）长老而说的。

一时，跋葛瓦因大自恣在大弟子众的陪同下坐在了鹿母（维萨卡）讲堂的一楼。那个时候，马哈咖吒亚那长老住在阿槃提（Avanti）。该具寿虽路途遥远，也坚持前来听法。因此，大长老们入座时，会先留出马哈咖吒亚那长老的座位才入座。沙格天帝和两重天的天众一起前来，用天香、天花等供奉了导师，站着，没有看到马哈咖吒亚那长老，［他心想：］“怎么不见我的圣尊？要是他来就好了。”

而长老就在那一刻来了，出现在了自己的座位上坐着。沙格看到长老后，握住[长老的]脚踝，说：“真是太好了，我的圣尊来了，我正盼着您的到来。”然后以双手抚摸[长老的]脚，用香、花等供奉并礼敬过后，立于一旁。

比库们就发牢骚：“沙格看脸而致敬，对于其余的大弟子他没有如此地致敬，看到马哈咖吒亚那长老后就迅速握住[长老的]脚踝，说：‘真是太好了，我的圣尊来了，我正盼着您的到来。’然后以双手抚摸[长老的]脚，供奉并礼敬过后，立于一旁。”

导师听到他们的言语后说：“诸比库，像我儿马哈咖吒亚那这般防护诸根的比库，受诸天和人们的爱戴。”［导师］就此宣说佛法，诵出此偈：

94.

Yassindriyāni samathaṅgatāni, Assā yathā sārathinā sudantā;

Pahīnamānassa anāsavassa, Devāpi tassa pihayanti tādino.

诸根已寂静，犹如已调马；

舍慢无漏者，诸天亦慕彼。

它的含义是，“彼”（Yassa）对于[这样的]比库，就像被能干的“御者调伏了的马”（sārathinā sudantā assā）一般，六“根已寂静”（indriyāni samathaṃ），已“达到”（gatāni）调伏、顺从的状态。

因他的九种慢已舍断的“舍慢者”（Pahīnamānassa），没有了四种漏的“无漏者”（anāsavassa）。

“这样的”（tādino），对于具足这样品行的这种[人]“诸天也爱慕”（Devāpi pihayanti），人们也期望看到[他们]和期望[他们]的到来。

开示结束时，许多人证得了入流果等。

第五、马哈咖吒亚那长老的故事[终]。

6. 沙利子长老的故事

Sāriputtattheravatthu

“如大地……”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沙利子长老而说的。

一时，具寿沙利子出雨安居后，想要去行脚，请示并礼

敬导师过后，和自己的随众一起出发了。还有许多其他比库为长老送行。长老以点名道姓的方式，说出比库们的姓名后让他们折返。有一位不知姓名的比库心想："肯定的，也会道出我的姓名后，让我折返。"长老在大比库僧中没有注意到他。他就对长老怀恨在心："他没有像对其他比库一样鼓励我。"

而长老的桑喀帝（三衣中的双层外衣）衣边又碰到了那位比库的身体，因此他又一次怀恨。当他知道"现在长老应该走出寺院周边了"过后，去到导师跟前说："尊者，具寿沙利子[仗着]'我是您的上首弟子'，有如扯裂我的耳朵一般撞了我过后，没有道歉就去行脚了。"导师命人唤来长老。此时马哈摩嘎喇那长老和阿难长老就想："导师并不知道我们的长兄没有撞这位比库，那么[沙利子]将要做狮子吼。我们去集结众人。"他们手拿钥匙打开诸僧舍，召集大比库僧团："来吧，具寿们，来吧，具寿们，如今具寿沙利子将要在跋葛瓦面前做狮子吼。"（《增支部》第九集第 11 经）

[沙利子]长老也来了，礼敬导师过后坐下。然后导师就询问他关于此事。长老并没有说："我没有撞这位比库。"[而是]讲述了自己的德行："尊者，必然，对于在身体上未现起身至念者，他在此[教法里]有可能撞击了其他同梵行者后，没有道歉就出发去行脚了。"说完又以"尊者，犹如人们以洁净或不洁净之物投于大地上，[大地都不会排斥]"等种种方式，[表达]自己的心如大地般平等；以及如水、火、风、掸子、贱民童子、角已被切掉的公牛般心行平等；以及犹如以死蛇[挂在身上]一般，对自己的身体厌嫌；像一个[流漏的]

油瓶一般，表明了自己对于身的防护[141]。就在长老以这九种比喻讲述自己的德行时，以大海为边界的大地震动了九回。

在[长老]做掸子、贱民童子、油瓶[等]的比喻时，凡夫比库们都忍不住落泪，诸漏尽者则生起了法悚惧。就在长老讲述自己之德时，控诉[他]的比库浑身炽热，马上拜倒在跋葛瓦足下，解释了自己所控告的罪，发露了[自己的]罪过。导师呼唤长老后，说："沙利子，原谅这个愚人吧，趁他的头还没有裂为七分。"长老蹲坐抬手合掌，说："尊者，我原谅该具寿。如果我有过失，也愿该具寿原谅我。"

比库们谈论到："贤友们，如今看到了吗？长老无与伦比的德行。对如此虚妄地中伤他的比库，没有一点愤怒和瞋恨，还亲自蹲坐抬手合掌请求原谅。"导师听到了他们的谈话后问："诸比库，你们正坐在一起谈论何事？"

"[谈论]这个，尊者。"他们回答。

"诸比库，像沙利子这样的人是不可能生起愤怒和瞋恨的。诸比库，沙利子的心如大地一般，如帝柱（深埋入地中的城门柱子）一般，如澄清的湖水一般。"[导师]说完，就此宣说佛法，诵出此偈：

95.

Pathavisamo no virujjhati, Indakhilupamo tādi subbato;
Rahadova apetakaddamo, Saṃsārā na bhavanti tādino.

不斥如大地，德坚如帝柱；
如无污泥湖，彼等无轮回。

---

[141] 以上这些比喻的详细解释见《增支部》第九集第 11 经。

它的含义是，诸比库，犹如大地，不论投以香、花等洁净之物，还是投以粪尿等不净物，又如埋于城门口的帝柱，男孩们在上面撒尿或排便，而其他人用香、花等供奉；在那里，大地和帝柱都不会生起适意（贪）或排斥。同样地，彼漏尽的比库不因八种世间法而动摇，故为“坚固”（tādi），因在义务上的善履行而为“德美”（subbato）。

“这些人以四资具敬奉我，而这些人没有敬奉”，他对于别人有没有敬奉，既不会感到适意，也“不排斥”（no virujjhati），确实“如大地”（Pathavisamo）和“如帝柱”（Indakhilupamo）一般。

又如没有污泥的“湖”（Rahado）水质清澈，同样地，他因烦恼已尽，无贪欲等之“泥”，而明净。

“这样的人”（tādino），对于如此般的人，没有了在善恶趣流转的“轮回”（Saṃsārā）。

开示结束时，九千比库证得了连同无碍解的阿拉汉。

第六、沙利子长老的故事[终]。

7. 住高赏比之帝思长老的沙玛内拉的故事

Kosambivāsītissattherasāmaṇeravatthu

“彼之心寂静……”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帝思长老的一个沙玛内拉而说的。

据说一位住在高赏比（kosambī，憍赏弥）的良家子在导

师教法中出家后获得达上，以“住高赏比之帝思长老”而为人所知。当他在高赏比过完雨安居，一位护持者就带来[一套]三衣和一些酥油、蜜糖，放到他脚边。长老问他：“这是做什么，近事男？”

“尊者，您不是和我一起过完雨安居么？在我们寺院过完雨安居[的比库]都会得到此利得，请您接受吧，尊者。”

“哦，近事男，我不需要这个。”

“为什么，尊者？”

“我身边没有净人和沙玛内拉，贤友。”

“尊者，如果您没有净人，那我儿子将在圣尊这成为沙玛内拉。”长老同意了。近事男将他七岁的儿子带到长老面前，给了[长老]：“请您剃度他吧。”然后长老弄湿他的头发，[教]给他皮五法的禅修业处，并将他剃度了。他就在落发之时证得了连同无碍解的阿拉汉。

长老剃度他后，在那里住了半个月，然后[心想]“我要见导师”，就让沙玛内拉拿着东西出发了，在半路上进入一个寺院。沙玛内拉为戒师领取一间住所后，整理了[房间]。就在他整理它的时候过点了（到晚上了），因此没法为自己整理住所。然后，在来随侍的时候，长老坐着问他：“沙玛内拉，[你]自己住的地方整理好了吗？”

“尊者，没有机会整理。”

“那就住在我的住所吧，你住外面客住者的地方不舒服。”抓住他进了房间。长老还是凡夫，一躺下就睡着了。[三天后]沙玛内拉就想：“今天是我和长老在同一住所一起住的第三天，假如我躺下睡的话，长老将犯[与未达上者]同住[过限]之罪。我将只是坐着度过[这一夜]。”他就在长老的床旁边盘

腿坐了一夜。长老在清晨起来[心想：]“应该让沙玛内拉出去。”拿起床边放着的扇子，用扇叶的末端击打沙玛内拉的禅修垫，然后将扇子往上抛出，说：“沙玛内拉，出去外面吧。”[结果]扇叶的柄打在了[沙玛内拉的]眼睛上，就在那时[他的]眼睛[被打]坏了。

“怎么了？尊者？”他说着站起来。

“到外面去。”[长老]回答时，他没有说“尊者，我的眼睛坏了。”[而是]以一只手捂住眼睛后出去了。在履行[弟子]义务的时候他并没有说“我的眼睛坏了”然后坐着[不动]，而是以一只手抓住眼睛，另一只手拿扫帚打扫完厕所和洗脸处后，放置好洗脸水，然后打扫僧房。

在给戒师递齿木时他只是用一只手给。然后戒师就对他说：“这沙玛内拉实未受教。不应以单手给老师、戒师递齿木。”

“尊者，我知道‘这样不恰当’，但我的[另]一只手不空。”

“怎么了，沙玛内拉？”

他从一开始将事情的发生经过告诉了[戒师]。长老听了过后内心震惊，说：“哎呀，我着实造下了重业。”然后[请求原谅]：“善人，请原谅我。我不知道此事，请成为我的庇护。”合掌上举，蹲坐在七岁的男孩足下。

然后，沙玛内拉对他说：“尊者，我不是为了[让你道歉]这个目的而说的，我是为了守护您的心才这么说。于此，您没有过错，我也没有过错。只是轮回的过错，请勿多虑，我只是为了保护您[免于]懊悔而没有告知。”长老在沙玛内拉的安慰

下并没有得到安慰，他心怀焦虑拿着沙玛内拉的东西去了导师那儿。

导师坐着看着他的到来。他到了后，礼敬完导师，和导师互致问候后，[导师]问：“尚能忍受吗（身体还好吗），比库？有什么极端的不舒适吗？”

“尚能忍受，尊者，我没什么极端的不舒适。但是，我从没见过其他谁像这个小沙玛内拉一般极其有德的了。”

“他做了什么，比库？”

他从一开始将整个事情的经过向跋葛瓦讲述后说：“尊者，在我如此请求原谅时，他这样对我说：‘于此，您没有过错，我也没有过错。只是轮回的过错，请勿多虑。’只是这样安慰我，既没有对我动怒，也没有恨我。尊者，我之前从未见过如此有德之人。”然后，导师对他说：“比库，漏尽者不会对任何人动怒、怀恨，只会[保持]诸根寂静、内心平静。”说完[导师]做了关联后宣说佛法，诵出此偈：

96.

Santaṃ tassa manaṃ hoti, santā vācā ca kamma ca;
Sammadaññā vimuttassa, upasantassa tādino.

正智解脱者，此等寂静者；
彼之心寂静，语与业寂静。

在此[偈颂中]，“彼之……寂静”（Santaṃ tassa）是指对于该漏尽的沙玛内拉[内心]没有贪求等[烦恼]，确实“心”（manaṃ）寂静“了”（hoti），[内心]沉着、寂灭。如是般，以没有妄语等[语恶行]和杀生等[身恶行]“语及”身业也寂静。

“正智解脱者的”（Sammadaññā vimuttassa），通过[正确的]方式依因[缘]而了知后，依五种解脱[142]而解脱者的[身语意寂静]。

“寂静者的”（upasantassa），以内在贪等[烦恼]已止息的寂静者的[身语意寂静]。

“此等的”（tādino），像这样的具德者的[身语意寂静]。

开示结束时，住高赏比的帝思长老证得了连同无碍解的阿拉汉。开示也给其他大众带来了利益。

第七、住高赏比之帝思长老的沙玛内拉的故事[终]。

8. 沙利子长老的故事

Sāriputtattheravatthu

“信非[由人]……”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沙利子长老而说的。

一时，三十位住林野的比库来到导师处，礼敬后坐于一旁。导师看到他们具备[证得]连同无碍解阿拉汉的潜质，然后对沙利子长老说：“沙利子，你相信信根被培育、广大后可达不死（涅槃）、终究不死吗？”（《相应部》第五篇第 514 经）[导师]这样就五根[对长老]进行了提问。

长老[回答：]“尊者，在这里，我并非通过对跋葛瓦的

[142] 五种解脱：彼分解脱（无常随观等七种随观），伏解脱（八定）、正断解脱（道心）、止灭解脱（果心）、出离解脱（涅槃）。

信而行（知道）‘信[被培育、广大后]……终究不死’。尊者，但凡那些对彼[五根]未以智知晓、未以智亲见、未以智知道、未以智现证、未以智触证者，他们在此将通过对其他人的信而行（知道）‘信[被培育、广大后]……终究不死’。”（《相应部》第五篇第 514 经）[长老]如此解答了该问题。

比库们听了该[回答]后生起谈论：“沙利子长老还没有舍弃邪执，至今都还对正自觉者没有信心。”导师听到该[谈话]后问：“诸比库，你们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曾问：‘沙利子，你相信五根未培育，止观未培育，就能证得诸道果吗？’他说：‘尊者，我不相信有人能[这样就]作证。’他并非不信布施、[善、恶]行的果报，也不是不信佛[法僧]等的功德。而是他已透过自己通达了禅、观智、道果之法[而得知]，并非通过对他人的信而行（知道）。因此不应责备[他]。”说完[导师]做了关联后宣说佛法，诵出此偈：

97.

Assaddho akataññū ca, sandhicchedo ca yo naro,
Hatāvakāso vantāso, sa ve uttamapuriso.

彼信非[由人]，无为[涅槃]知，已断[轮回]系，
无机[得再生]，弃绝诸希冀，彼实至上士。

这里，“非信”（assaddho），自己的通达之功德，并非因他人的言语而相信。

“知无为”（akataññū），了解无为的涅槃，体证了涅槃的意思。

“断系”（sandhicchedo），切断了轮转、轮回的链接而住立。

“无机会”（hatāvakāso），善、不善业的种子已灭尽，已没有了再生的机会。

“离希冀”（vantāso），凭借四道应做[之事]皆已做，一切希冀都被其弃舍了。

“人”（naro），他，如此这般的人。

“至上人”（purisuttamo），因通达了出世间法成为人中至上者。

开示结束时，住林野的三十位比库证得了连同无碍解的阿拉汉。开示也给其他大众带来了利益。

第八、沙利子长老的故事[终]。

9. 住儿茶树林的雷瓦达长老的故事

Khadiravaniyarevatattheravatthu

“村落或……”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住儿茶树林的雷瓦达长老而说的。

据说在沙利子舍弃了八亿七千万财产出家后，[他的]三个妹妹嘉娜（Cālā）、邬巴嘉娜（Upacālā）、西苏巴嘉娜（Sīsūpacālā），和两个弟弟准德（Cunda）、伍巴先那（Upasena）[也都]出家了。唯有雷瓦达童子一个人住于在家。后来，他妈妈就想：“我的儿子伍巴帝思（沙利子）舍弃了这么多的财产出家了，[他的]三个妹妹和两个弟弟也出家了，只剩雷瓦达一个了。假如他也去出家，我们这么多的财产将失去，家系将中断，我要趁他还年少用居家生活将其束

缚住。”

沙利子长老则提前就和比库们交待了：“贤友，如果雷瓦达想出家而前来的话，他一到了你们就剃度他出家吧。我的父母是邪见者，如何征求他们的同意？我就是他的父母。”

他母亲则在雷瓦达七岁的时候就想要用居家生活将其束缚住，在一个相同种姓的家庭求得了一个女孩，在订好了婚期后，将[雷瓦达]童子装扮一番，带着许多随行人员一起去了女孩的娘家。然后双方的亲戚就汇聚一堂为他们举行婚礼，令[他们]将手浸入水盆中，然后说了祝福的话，希望新娘子繁荣（多子），亲戚们说：“愿你得见你祖母所见之法，像[她]一般长寿，亲爱的。”雷瓦达童子心想：“什么是她祖母所见之法？”然后他就问：“哪位是她的祖母？”他们就对他说：“孩子，你没看到吗？这位一百二十岁，牙缺、发白、肤皱、浑身长斑，像[屋顶]弯梁一样佝偻者，那就是她的祖母。”

“那她也会变成这副样子吗？”

“如果她将来活[这么大年纪]，就会成为[这个样子]的，亲爱的。”

他心想：“如此般[年轻]的身体，因为衰老，也将遭受如此的变异，这就是我哥哥伍巴帝思（沙利子）所看到的，我今天就应逃去出家。”然后亲戚们就将他和新娘子一起安置在一辆车上，带着他们出发了。

过了一小段路后，他提出要上厕所：“车子停一下，下去一下我就回来。”他下了车后，在一树林里逗留了一会，然后就回来了。又过了一小段路后，他又以这个理由下去又上来，他一再地这么做。然后他的亲戚们觉得：“一路上[他]都

会持续这样腹泻。”然后他们就不再紧密地看护他了。又过了一段距离后，他以同样的理由下车，说：“你们开车在前面走，我会慢慢从后面跟上来。”说完下车后朝树林里去了。他的亲戚们听到“我会从后面跟上来”就驾着车走了。

他从那里逃离后去到一个住有三十位比库的地方，到了后礼敬他们，然后说：“尊者们，请剃度我。”

“贤友，你盛装打扮，我们不知道你是不是王臣公子，我们如何能[给你]剃度呢？”

“尊者，你们不知道我？”

“贤友，我们不知道。”

“我是伍巴帝思最年幼的弟弟。”

“是哪位伍巴帝思？”

“尊者，大德们都称我哥哥为‘沙利子’，所以我说‘伍巴帝思’时，你们不知道。”

“你是沙利子长老最年幼的弟弟？”

“是的，尊者。”

“如果是这样的话，来吧，你哥哥已经许可了。”说完后，比库们让他把[身上的]装饰品取下来放在一旁，然后给他剃度出家并给长老送去了消息。长老听到该[消息]后向跋葛瓦说：“尊者，他们送来消息‘住林野的比库们已将雷瓦达剃度出家’，我要去见他。”导师[说：]“等待一阵子，沙利子。”没有准许他去。过了几天长老又向导师请求。导师[说：]“等待一阵子，沙利子，我们也将前去。”还是没有准许他去。

沙玛内拉（雷瓦达）则[想：]“如果我住在这里的话，

亲戚们将跟过来唤我[回去]。”他在那些比库跟前学得了通往阿拉汉的禅修业处后，带上衣钵四处行脚时，到了离那里三十由旬的某地的一片儿茶树林，就在三个月的雨安居期间证得了连同无碍解的阿拉汉。（沙利子）长老则在自恣过后再次向导师请求前往[弟弟]那里。导师[回答：]“我们一起走吧，沙利子。”和五百比库一起出发了。

走了一小段距离时，阿难长老站在一个分岔路口问导师：“尊者，去雷瓦达那里的道路中，那条弯道有六十由旬，有人类居住，那条直道有三十由旬，被非人占据，我们走哪条？”

“那阿难，西瓦离（Sīvali）有和我们一起去吗？”

“有的，尊者。”

“如果西瓦离有去，那就选直道。”据说导师没有说：“我将为你们引来粥饭[的供养]，选直道吧。”

[而是]他知道了：“那[条道]是这些人[某个]福报[产生]果报之处。”在导师行走于该路上时，诸天们思维：“我们要供奉我们的圣尊西瓦离长老。”然后在每一由旬都建了住所，[每天]不让他们走超过一由旬，清早起来带上天界的粥等，“我们的圣尊西瓦离长老坐在哪里？”走着到处[寻找]。长老让他们将为他自己带来的[食物]供给以佛陀为首的僧团。就这样，导师和随众们受用西瓦离长老的福德走过了三十由旬的荒野。

雷瓦达长老得知导师的到来后，[用神通]为跋葛瓦创建了香室孤邸，以及五百间尖顶孤邸、五百条经行道、五百夜间住处、五百日间住处。导师只在他那里住了一个月。住在那里的这段期间也仅受用西瓦离长老的福报。

在其中有两位年老的比库，在导师进入[这片]儿茶树林时，他们心想："这比库建造了这么多的建筑，哪里还能修习沙门法呢？导师是看在'他是沙利子的弟弟'的面子上才来到这么个精勤于建筑的比库这里的。"导师则在那天黎明时分观察完世界后，看到了该比库们，知道了他们的想法。因此，在那里住了一个月后，离开那天[导师用神通]决意让那[两位]比库忘记了他们的油壶、水壶和拖鞋，当离开到了寺院外时收了神通。然后那[两位]比库[想起来]"我的这个、这个忘了"，"我也忘了"。两人都掉头回去，[却]找不到那地方了，一边寻找一边被儿茶树的刺扎[身体]，然后看到了自己的东西挂在在一棵儿茶树上，就拿了出来了。

导师带着比库僧团又经一个月，受用着西瓦离长老的福报[带来的食物住所等]回到了东园。那[两位]年老的比库在清晨洗完脸后[说：]"我们去施客住者食的维萨卡家中喝粥吧。"他们去了以后，喝完粥，吃完点心，然后坐下。然后维萨卡问他们："尊者们，你们也和导师一起去了雷瓦达长老住的地方吗？"

"是的，近事女。"

"尊者，长老的住处很怡人吧？"

"那里哪里怡人了？是个带白刺的儿茶树林，像鬼住的地方一样，近事女。"

然后来了两位年轻的比库。近事女也供养了他们粥食，然后以同样的问题问他们。他们说："近事女，难以言喻，长老的住处就像天界的善法堂一样，如同神力造就一般。"近事女心想："之前来的比库和这些[比库]说的不一样，可能是先

来的比库忘了什么，在撤了神通时掉头回去了，而这些[比库]是在神通变现的时候走的。”她以自己的智慧得知这个情况后，[心想：]“导师来的时候我要问他。”站着[等导师]。只过了一会儿，导师就在比库僧团的围绕下到了维萨卡家里，在准备好的位子上坐下。

她用食物供奉了以佛陀为首的僧团。用餐结束时，她礼敬完导师，然后问道：“尊者，和您一起去的比库中，有一些人说雷瓦达长老的住处‘是一片儿茶树林野’，一些人说‘是怡人之处’，怎么会这样呢？”导师听了过后说：“近事女，不论村庄或林野，凡是住有阿拉汉之处，那里就是怡人的。”说完[导师]做了关联后宣说佛法，诵出此偈：

98.
Gāme vā yadi vāraññe, ninne vā yadi vā thale;
Yattha arahanto viharanti, taṃ bhūmirāmaṇeyyaka

村落或林野，其处低或高；
若住阿拉汉，彼即怡人地。

这[偈颂]的意思是，阿拉汉即便住在村落里，身非独处，然而[他的]心也是独处的。对他们而言，即便是天界般的感官所缘也不能动摇他们的心。因此不论是村落或林野等地，“若住阿拉汉，彼即怡人地”（Yattha arahanto viharanti, taṃ bhūmirāmaṇeyyaka），那地方就是怡人的。开示结束时，许多人证得了入流果等。

在另一个时候，比库们生起了谈论：“贤友，是什么原因，西瓦离长老在母胎里住了七年、七月又七天？为何投生过地狱？因何等流果获得最上的利得和最上的荣誉？”导师

听到他们的谈话过后问："诸比库，你们正坐在一起谈论何事？"

"尊者，[在谈]这个。"[比库们]回答。[导师]说出了具寿[西瓦离]他的过去所造之业：

诸比库，距今九十一劫[以前]有维巴西跋葛瓦出现于世，某个时候，他在国中行脚过后，回到父亲[所管辖的]城市。国王为以佛陀为首的比库僧团准备了客至施，命人给城民们送去旨意："请你们来陪我一同做供养。"他们如此做了[准备]过后，他们[决定：]"我们要做比国王更多的供养。"邀请了导师过后，第二天准备好了供养，然后给国王送去消息。国王来看到他们的供养过后[心想：]"我要做比这个更多的供养。"为第二天[的供养]邀请了导师。国王没能够打败城民们，城民们也没能够打败国王。在第六个回合里，城民们思维："明天的供养要[让人]说不出'在这供养里缺了这样东西'，我们要做一次这样的供养。"然后为第二天的供养做了准备。"这里面还缺什么不？"在这样查看时，没看到新鲜蜂蜜，但煮过的蜂蜜有很多。他们为了[获得]新鲜蜂蜜，就派了四个人拿了四千咖哈巴那钱去四个城门[寻找]。

然后，有一个村民为了见村长而来，在路上看到一个蜂巢，他将蜜蜂赶走，然后砍下树枝，连着枝条一起将蜂巢带着，[心想]"我要给村长"，进入了城市。一个寻求蜂蜜的人看到那个后问："嗨，蜂蜜卖吗？"

"不卖，先生。"

"来吧，拿了这一咖哈巴那（钱币），给[我蜂蜜]吧。"

他心想："这蜂蜜一个巴达（钱币）都不值，他却给出了

一个咖哈巴那。我想[他有]很多咖哈巴那，我应该涨[价]。”然后对他说：“我不给。”

“那就拿两个咖哈巴那吧。”

“两个我也不给。”就这样往上涨，直到那人[说：]“那就把这一千[钱币全]拿走。”他才把那束蜂蜜枝条给了那人。然后他向那人问道：“你是疯了吗？还是没地方放那些咖哈巴那钱了？一个巴达都不值的蜂蜜，你说‘拿走一千[钱，把蜂蜜]给我。’是怎么回事呢？”

“我知道[它不值这么多]，朋友，但我有工作需要[用到]它，因此我这么说。”

“是什么工作呢，先生？”

“我们在准备给维巴西佛及其六万八千随从沙门的大供养，那里只缺新鲜蜂蜜了，因此我如此索要。”

“这样的话，我不以钱[做交换]给与，如果我也能参与供养的话我就给。”

他去向城民们讲述了该情况。城民们知道他有很强的信心后同意了：“萨度，参与吧。”他们请以佛陀为首的比库僧团入座后，施与了粥和副食，然后命人搬来一个巨大的金钵，命人[在里面]压榨蜂巢。还是这个人，他为了[这个]礼物[更好]，带来了一壶乳酪，他也将该乳酪撒在[金]钵里和蜂蜜混合，然后依次供养给以佛陀为首的比库僧团。大家随意拿取那[乳蜜]，所有人都轮到了，[蜜]还有剩余。“这么一点蜂蜜，为什么能够[给]到这么多人？”不可思议。这是佛陀的威力办到的。佛陀境界不可思议。(《增支部》第四集第77经）说有四种不可思议之事。思维这些事只有发疯的份。

这个人（村民）做完这么些[善]业后，命终时投生到了

天界，轮回了若干久，一时，从天界下来投生在巴拉纳西一王室中，父亲过世[他就]成为了国王。[后来]他[心想：]“我要夺取某座城市。”然后前去将[某座城市]包围了，给城民们送去信息：“给我王位还是要战斗？”

[城民们]说：“既不给王位，也不战斗。”然后他们通过小门出去，运来柴、水等，办理一切事务。[攻城的国王则]守住其他四个大门，封城七年又七个月。然后他妈妈问：“我儿子在做什么？”

“在做这个，太后。”当她听到这个事情后说：“我儿子真笨！你们去，告诉他‘把小门也都封死，将城市团团围住。’”他听了母亲的指示后照做了。城民们不能外出了，第七天他们杀死了自己的国王，然后将国家交给了他。

他造下了此业，命终后投生在了无间地狱，在地狱中被煮，直到大地都抬升了一由旬之多。由于封闭了四道小门[的业]，他从[地狱]死后，结生于他母亲胎中，然后在胎中住胎七年又七个月，又在产道里[难产]卡了七天。如是，诸比库，西瓦离因那时造下围城的业，在地狱里被煮了这么长时间，然后又因封锁四道小门，结生在他母亲胎中后，住胎这么长的时间。他供养新鲜蜂蜜[的业]带来了获得最高的名利[的果报]。

又有一天，比库们生起谈论：“哎呀，沙玛内拉的利养真不得了！哎呀，[他的]福德[真不得了]，独自一人为五百比库造了五百间尖顶孤邸。”导师来了问道：“诸比库，你们正坐在一起谈论何事？”当[他们]说：“是这个。”“诸比库，我儿既不[执着]福也不[执着]恶，他已舍弃两者。”[导师]说

完，诵出婆罗门品中的以下偈颂：

“若于此世间，福恶两不著；
无忧而清净，是谓婆罗门。”

（《法句》第 412 偈）

第九、住儿茶树林的雷瓦达长老的故事[终]。

10. 某女人的故事

Aññataraitthivatthu

“怡人的……”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某女人而说的。

据说一位行乞食的比库在导师那里学取禅修业处后，去到一个旧公园里修习沙门法。一个城中的妓女和一名男子约定：“我将去那样一个地方，你也来那里吧。”然后她去了。那名男子没有去。她望着他[该]来的路没有看到他，觉得无聊，就在到处逛时进入了那个公园，看到长老正盘腿而坐，她四处张望后没看到其他人，[就想：]“这个男人也行，我要诱惑他。”站在他面前将衣服反复脱下又穿上，将头发解开又系上，拍着手笑了起来。长老生起恐慌，并散布全身。他想：“这怎么回事？”导师也[在这个时候思维：]“在我面前习得业处后[说]‘我要去修沙门法’而离开的比库发生什么事情了？”正观察的时候看到了那个女人，知道了长老因她的不当行为生起了恐慌。然后就在香室孤邸坐着[通过神通]对他说：“比库，对于寻求欲乐者而言并非怡人的地方，对于

离欲者而言则是怡人之处。”如此说完后，[佛陀]放出光芒，为他说法，诵出此偈：

99.

Ramaṇīyāni araññāni, yattha na ramatī jano;
Vītarāgā ramissanti, na te kāmagavesino.

怡人之林野，世人所不喜；
离欲者爱乐，彼非逐欲者。

在此[偈颂中]，“林野”（Ramaṇīyāni），被盛开的鲜花、树木和茂密的灌木丛所点缀，干净的水资源充沛，这样的林野是“怡人的”（Ramaṇīyāni）。

“彼处”（yattha），犹如村中的苍蝇在盛开的莲花池中一般，追求欲乐的“人们不爱乐”（jano na ramatī）于森林旷野。

“离欲者”（Vītarāgā），犹如蜜蜂之于莲花丛一般，远离贪染的漏尽者，“爱乐”（ramissanti）于这样的林野。

为什么？“彼非逐欲者”（na te kāmagavesino），因为他们不是寻求欲乐者之义。

开示结束时，该长老就在座上证得了连同无碍解的阿拉汉，然后腾空而来赞叹如来，礼敬如来之足后离去了。

第十、某女人的故事[终]。

第七品阿拉汉品释义终。

八、千品

Sahassavagga

文喜比库译

1. 当巴达剃咖的故事

tambadāṭhikacoraghātakavatthu

“虽[诵]一千言……”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竹林时，就处决强盗的刽子手当巴答剃咖（tambadāṭhika）而说的。

据说有四百九十九位强盗以打家劫舍等为生。后来有一个人，眼睛通红，胡须红铜色，去到他们面前说：“我也要和你们一起谋生。”他们将他带到强盗头子那里给他看，然后说：“他也想住在我们这里。”强盗头子看到他过后心想：“此人残暴，能干出切掉母亲的乳房、弄出父亲喉咙里的血来吃之事。”就拒绝他：“我们这不能收留下他。”他这样被拒绝后还是来了，照顾并讨好了其中一位成员。对方将他带到强盗头子那里请求：“老大，他好样的，对我们有助益，收编了他吧。”强盗头子就被说服接受了。

后来有一天，市民们和国王的手下一起将这些强盗抓获并带到审判的大臣们那里。大臣命令用斧头将他们砍头。“谁将处决他们呢？”之后[大臣们]寻找愿意处决他们的人，没有找到，就对强盗头子说：“将他们处决过后你将得以活命并获得荣誉。你杀了他们吧。”然而由于他们都是依止他而住

的，他不愿意杀他们。他们以这样的方式询问了四百九十九人，所有人都不愿意。最后他们问红眼的当巴答剃咖。“好的。”他接受了，他把他们全部杀了过后捡回一命并获得了荣誉。

同样的方式，[人们]在城南又抓来五百位强盗送到大臣们那里，他们也判其为砍头，他们从强盗头子问起，没有找到任何愿意执行处决的人。[有人提到：]“之前有一天，一个人处决了五百强盗，他在哪里？”

[有人]说：“我们在某某地方见过他。”[大臣]命人将其召来吩咐他：“你将这些人处决了，将得到荣誉。”“好的。”他接受了，他把他们全部杀了过后获得了荣誉。然后人们商议：“这人真好，我们就让他专职处决强盗吧。”然后给了他这个职位，且给他荣誉。他又将从西方和北方带来的各五百位强盗给处决了。就这样处决了从四方带来的两千位强盗。此后他日常都会处决带来的一两人，这样做刽子手做了五十五年。

到他年老的时候已经不能一下将头砍断了，砍两三回令罪犯们饱受折磨。人们就想：“应该换一位刽子手，他令罪犯们饱受折磨，干嘛用他？”就将他解雇了。他之前做处决盗贼的刽子手时，有四件事情没得到过：穿新衣服，喝带鲜奶油的乳粥，以茉莉花做装饰，涂香。在他卸任这天，吩咐[家人]：“你们给我煮好乳粥。”命人拿着新的衣服、茉莉花花环、香水去到河边，洗完澡后穿上新衣服，戴上花环，涂上香水，然后回到家坐着。然后他们将带鲜奶油的乳粥放置在他面前，然后给他拿来洗手的水。

就在此刻，沙利子长老从定中出定了。“今天我该去哪里[托钵]呢？”在他观察托钵去处时看到了这个家中的乳粥，然后思索：“此人会招待我吗？”然后知道了：“这位良家子看到我后会招待我，然后将会获得大利益。”他就穿上袈裟带着钵去到他家门口站着，让他看到自己。

他看到长老后生起了清净的欢喜心，思维到：“我长久以来做处决盗贼的刽子手，杀了许多人，如今我家里准备了乳粥，长老前来站在了我家门口，现在我应该向圣尊做供奉之法。”他挪开前面放着的乳粥，走近长老礼敬过后，请他进入家里，将乳粥倒进钵里，洒上新鲜奶油，然后站着给长老扇风。他因长久以来都没有喝到过，这时变得特别想喝乳粥。长老知道了他的意图过后对他说：“近事男，你喝你自己的粥去吧。”他将扇子给到另一个人手里然后就去喝粥了。长老对扇风的人说：“去，给近事男扇风吧。”就在那人扇风时他喝粥喝饱了，回来站着给长老扇风。长老用完餐他就帮忙拿着钵。长老开始给他做随喜的开示。他没法将自己的心集中在长老的开示上。长老注意到了，就问：“近事男，为什么你不能集中心意在开示上？”

“尊者，我长久以来从事残忍的职业，杀了许多人，一直记起自己的那个业，[因此]不能将心集中在圣尊的开示上。”

长老心想：“我要哄哄他。”然后[对他说：]“那你是自己想要做的，还是别人让做的？”

“尊者，是国王让我做的。”

“那近事男，这样的话你又有什么恶业呢？”

生性愚钝的近事男在长老此番言语下，心想：“我没有恶

业。”因此[说：]“尊者，请您开示法吧。”

他在长老做随喜时达到了一心，听法时生起了接近入流道的随顺忍。长老做完随喜开示后就走了。近事男随着长老走了一程，回来时被一只母亚卡化成的牛撞到胸口撞死了。他死后投生到了喜足天。

比库们在法堂生起了如是谈论：“处决盗贼的刽子手做了五十五年残忍的业，今天才从中得脱，正在今天供养了长老，又在今天死去了，他投生去哪里了呢？”

导师过来问：“比库们，你们正坐在一起谈论何事？”

“[谈论]这个。”[他们]回答。

“诸比库，他已经投生在喜足天了。”

“尊者，您说什么？他这么长时间以来杀了这么多人，然后投生到了喜足天？”

“是的，诸比库，他获得了大善友，他听了沙利子的讲法后生起了随顺智，在此死后投生到了喜足天。”说完后，[佛陀]诵出了此偈：

听闻善说法，城中刽子手，

得获随顺忍，欢喜生天界。

“尊者，随喜开示并没有很了不起，他造的不善业很大，这么一点[法]如何带来了这么殊胜的利益？”

导师[说：]“诸比库，为什么？你们不要衡量‘我的讲法是少还是多’。具意义的话哪怕只有一句也是殊胜的。”然后关联[此事]而说法，诵出了此偈：

100.

Sahassamapi ce vācā, anatthapadasaṃhitā;

Ekaṃ atthapadaṃ seyyo, yaṃ sutvā upasammatī.

即便是千言，若不具意义；

不如一义语，闻已得寂静。

在此[偈颂中]，“即便千[言]”（Sahassamapi），意思是，言语的度量，一千、两千，即便这样以千计的言语，它若是“不具备意义的言语”（anatthapadasaṃhitā），讲述虚空、山岳、森林等，华丽的、不导向解脱的、无意义的话语，就算很多[句]，也是有罪过的。

“一具义语”（Ekaṃ atthapadaṃ），意思是，“但凡”（yaṃ）是“此为身，此为身至念，已达三明，佛陀的教法已办”这样的一句具义语，“听了后”（sutvā）以贪欲等的止息而“获寂静”（upasammatī）。它成就意义，涅槃相关，阐明蕴、界、处、根、力、觉支、念处，即使只是一句，也更殊胜。

开示结束时，许多人证得了入流果等。

第一、当巴达剃咖的故事[终]。

2. 拔希亚木衣长老的故事

Bāhiyadārucīriyattheravatthu

“即便千句偈……”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拔希亚木衣长老[143]（Bāhiyadārucīriyatthera）而说

[143] 实际上他还没出家就去世了，由于他证得了阿拉汉，因此义注尊称他为“长老”。

的。

有一次，许多人乘船渡海，随着船在海中破了，[他们]都成为了鱼鳖之食。其中只有一人抓住一块木板，努力游到了苏扒拉咖（Suppāraka）港的岸上，他的上衣、下衣都没了。他没看到其他任何[适合的]物品，便用树皮条缠上干木棍做成衣服，然后从一个神庙拿了一个碗，来到了苏扒拉咖港。人们看到他后便给了粥饭等，认定“这是一位阿拉汉。”当[人们]供养衣服时，他[觉得：]“如果我穿衣（穿下衣，披上衣），我的名利将衰减。”于是拒绝了那些衣服，只穿着木衣。于是在众人的“阿拉汉，阿拉汉”称呼声中，他生起了这样的寻思：“那些世上的阿拉汉或具备阿拉汉道者，我是他们中的一员。”

于是一位是他“过去血亲”的天神这么思维……[144]

“过去血亲”，是在过去一起修习过沙门法的人。据说在过去咖萨巴十力（迦叶佛）的教法衰落时，七位比库看到沙玛内拉等变[坏]后，生起了悚惧感：“趁教法还没消失，我们要建立自己的依止处。”他们礼敬金塔后进入森林，看到了一座山。

“对生命有依恋者留下，没有依恋者登上这座山吧。”[他们]说完绑上梯子。所有人都登上了那[座山]。将梯子抛下后，他们修习沙门法。

他们中的僧团长老过了一个晚上就证得了阿拉汉。他在

[144] 接下来的内容是对于这位天神和他之间的过去因缘的介绍。天神所生起的思维在此后才继续给出。

阿耨达湖嚼完龙界的槟榔藤齿木（即刷牙）后，从北古卢[洲]带来钵食，对比库们说："贤友，你们嚼完此齿木，洗过脸，食用此钵食吧。"

"尊者，我们有这样约定过'谁第一个证得阿拉汉，其他人就食用他带来的钵食'？"

"确实没有，贤友。"

"这样的话，如果我们也像您一样生起殊胜的[成就]，我们将自己带来[钵食]食用。"他们不愿[吃]。

第二天，第二位长老证得了不来果。他也那样带来钵食邀请其他人。他们这么说："尊者，我们有这样约定过'我们不吃大长老带来的钵食，会吃次长老带来的钵食'？"

"确实没有，贤友。"

"这样的话，在像您一样生起殊胜的[成就]后，以个人的力量能吃到的情况下，我们将食用。"他们不愿[吃]。

他们中证得阿拉汉的比库入了般涅槃，不来者投生到了梵天界。其余五位长老没能生起殊胜的成就，[身体]枯萎，在第七天死去投生在了天界。

在本尊佛陀出世时，他们从那里死去，投生在个各个家庭中。他们当中的一位成为了步估萨帝国王（Pukkusāti，《中部》3.342），一位是童子咖萨巴（Kumārakassapa《中部》1.249），一位是木衣者（《自说》10），一位是答巴马喇子（Dabba Mallaputta，《律藏 巴拉基咖》380，《自说》79），一位是萨毗亚遍行者（Sabhiya Paribbājaka，《经集》萨毗亚经）。那位投生到梵天界的比库就是[前面]所提到的那位"过去血亲的天神"。

梵天神对他有了这个想法："此人曾和我一起绑上梯子登

上山修习沙门法，如今持此[错]见而行，将会毁灭。我将让他生起悚惧感。”于是，[梵天神]接近他如此说道：“拔希亚，你既不是阿拉汉，也不具备阿拉汉之道。你也没有那些会让你[成就]阿拉汉或具备阿拉汉之道的行道（修行）。”

拔希亚看了看站在空中说话的大梵天神后，心想：“唉，实在是造了重业，我以为‘我是阿拉汉’，此[梵天神]说我‘你不是阿拉汉，也非具备阿拉汉之道者。’世上有没有其他的阿拉汉呢？”于是他问那[梵天神]：“如今天界是否有阿拉汉或具备阿拉汉之道者？”

然后天神告诉他：“有的，拔希亚，在北部地区有城名为沙瓦提，如今跋格瓦、阿拉汉、正自觉者正住在那里。拔希亚，该跋格瓦、阿拉汉就在讲解阿拉汉与成就阿拉汉之法。”

拔希亚在夜间听了天神的话后，生起悚惧感，就在那一刻出了苏扒拉咖港，经过一个晚上就来到了沙瓦提。整整一百二十由旬的路仅仅一个晚上就到了。其实他是借助天神的力量前去的，也有人说是借助佛陀的威力。

那一刻导师进入了沙瓦提托钵。许多比库用过早餐，为了摆脱（饭后的）倦怠，正在户外经行。他向他们询问：“现在导师在哪里？”

“跋格瓦入沙瓦提托钵了。”他们说完，向他问道：“你是从哪里来的？”

“我来自苏扒拉咖。”

“什么时候出发的？”

“我昨晚出发的。”

“你远道而来，坐下洗个脚，抹上（涂足）油，休息一

会吧。当导师回来时你将和他会面。”

“尊者，我不知道导师和我（有没有）生命危险。我未在任何地方停留或坐下，一个晚上就[走了]一百二十由旬的路而来，我要见过导师后才休息。”

他这样说完就匆匆进入沙瓦提，见到了跋格瓦正以无比的佛陀之威德在托钵。“我终于见到了果德玛正自觉者。”他一看到[佛陀]就弯腰前往，就在街道中五体投地礼敬过后，紧紧抓住[佛陀的]脚踝，如此说道：“尊者，跋格瓦，请向我说法，善至，请为我说法，这会是我长久的利益和快乐。”然后导师拒绝他道：“拔希亚，[现在]不是时候，因为我已进入诸家间托钵。”

听闻后，拔希亚[说：]“尊者，轮回的人在轮回中[又]不是之前没得到过食物，我不知道您或我（有没有）生命危险，请为我说法吧。”

导师第二次又拒绝了。据说他是这样想的：“此人从见到我之时起，整个身体都被持续的喜悦淹没。[人们]在强烈的喜悦下即便听闻佛法也是不能通达的，先让他平缓中舍了。由于仅仅一晚就[走了]一百二十由旬的路而来，他很疲劳，也让此平息先。”因此拒绝了他两次过后，经第三次请求，[佛陀]就在街道中站着以[以下]方式宣说了佛法：“因此，拔希亚，在此你应如此而学‘看就将只是看’……”（《自说》10）

他一听导师的法就断尽了一切漏，证得了连同无碍解的阿拉汉。他便立刻向跋格瓦请求出家。[佛陀]问：“你衣钵齐备吗？”

他回答：“不齐备。”

于是导师对他说："那你就去寻求衣钵吧。"说完就走了。

"他[过去]在修习两万年的沙门法时[认为]'作为比库，获得属于自己的资具后，不用管其他人，理应独自享用'，没有用衣或钵资助过哪怕一位比库。因此他的神变所成衣钵将不会出现。"知道后，[佛陀]没有通过"善来比库"给与[他]出家。

正当他寻找衣钵时，一只母亚卡化作母牛前来撞在他胸口，令他丧命了。导师托钵用餐过后，和众多比库一起出[城]时看到了丢在垃圾堆上的拔希亚遗体，于是吩咐比库们："诸比库，你们站到某户人家门口，让人搬来一张床，将这遗体从城里运走荼毗后建塔吧。"比库们照做了。完成后，他们回到寺院，走近导师，告知自己完成了，然后询问他的趣向。于是跋格瓦告诉他们他已经般涅槃的情况："诸比库，我比库弟子中速通达第一者，为此木衣拔希亚。"(《增支部》1.216)，将他认定为[速通达]第一[的大弟子]。

于是比库们向佛陀询问道："尊者，您说'拔希亚证得了阿拉汉'，他什么时候证得阿拉汉的？"

"诸比库，在他听闻我的讲法之时。"

"尊者，您何时为他讲法的？"

"在[我]正在托钵，站在街道中[之时]。"

"尊者，您站在街道上所讲的法只有一点点，他是如何通过那么一点[的法]获证殊胜[成就]的呢？"

于是佛陀对他们说："诸比库，你们别用'少或多'来衡量我的法。即便是数千个无用的偈颂也非优，而一个有意义

的偈颂则更好。”说完，联系[此]而说法，诵出此偈颂：

101.

sahassamapi ce gāthā, anatthapadasaṃhitā,
ekaṃ gāthāpadaṃ seyyo, yaṃ sutvā upasammati.

即便千句偈，不具备意义；
不如一句偈，闻已获安定。

这里的“一句偈更优”（ekaṃ gāthāpadaṃ seyyo），意思是哪怕“不逸不死道……犹死”（《法句》第 21 偈）这样的一首偈颂也是更优的。其余部分应如前面[偈颂注解]的方式理解。

讲法结束时，许多人证得了入流果等。

第二、拔希亚木衣长老的故事[终]。

3. 恭达拉给欣长老尼的故事

kuṇḍalakesittherīvatthu

“虽说一百偈……”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恭达拉给欣（kuṇḍalakesiṃ）而说的。

据说在王舍城有一位财主之女，年方十六，美丽端庄、令人喜爱。到了这个年纪的女人会有意于男子，渴望男人。她父母就将她安顿在一栋七层高楼的顶楼一间富丽堂皇的房间里。只给了她一个女仆[照顾她]。

那时有位良家子行窃被抓，被捆缚双手在各个街道被鞭笞[游街]后，被带往刑场。财主之女听到人群的声音后[心想：]“那里发生什么了？”她站在顶楼观察时看到他了，

[当即]心生情愫，怀着对他的渴望而茶饭不思、卧床不起。她母亲就问她："这是怎么了，闺女？"

"如果我得到那个[被呼为]'盗贼'而被逮捕，正在游街的男子的话，我就活下去。如果得不到我就不活了，我就死在这里。"

"闺女，别这么做，我们会为你找一个出生、种姓、财富都相似的丈夫。"

"我不要其他人，得不到此人我就死。"

母亲无法说服女儿，就告诉了父亲。他也没法说服她。"怎么办呢？"考虑了过后，就派人给抓住那盗贼前行的官差送去了一包一千[金币的贿赂，请求道：]"拿了这[钱]，把那人给我吧。"对方说"好的"，便拿了那些咖哈巴那（金币），然后将其放了，杀了另一人后禀报国王："大王，盗贼已处决。"财主则[将那男子]给了他女儿。

她从那以后[想着]"我要博取丈夫的欢欣"，佩戴好所有的首饰，亲自为他准备粥等[饮食]，几天过后盗贼就想："什么时候把此人杀了，将她的首饰夺取，然后在某个酒馆卖了吃饭。""有一个办法"，他想好后躺在床上拒绝进食，她上前问他："夫君，你[哪里]痛吗？"

"没有的，贤妻。"

"那是我父母对你发火了？"

"他们没发火，贤妻。"

然后[她问：]"那是怎么了？"

"贤妻，我那天被缚住游街时向住在盗贼崖的天神许诺供奉后才得以活命，你也是我借助他们的威力获得的，我在

想‘给天神的那个供奉被我搁置了’，贤妻。”

“夫君，请勿多虑，我会做供奉，你说需要什么？”

“干蜜饭和黄檀等五种花。”

“好的，夫君，我就去准备。”

她将所有供奉之事准备好以后说：“来吧，夫君，我们出发。”

“这样，贤妻，让你的家眷留下，然后你带上昂贵的衣服把自己盛装打扮一番，我们欢声笑语愉快而行吧。”她如此照做了。当到了那座山的山脚时，他对她说：“贤妻，从这里开始就我们俩走过去，其他人就和车一起回去，供奉之具你自己举着带上吧。”她如此照做了。盗贼抓住她往盗贼崖山上爬。那[山]的一侧人们可以爬上去，另一侧是悬崖。人们在山顶通过那一侧[悬崖]将盗贼抛下，他们会摔成碎片掉到地上。因此称为“盗贼崖”。

她站在那个山顶，然后说：“夫君，你做供奉吧。”他默然。她又说：“夫君，你为何默不作声？”这时他对她说：“我并非要做供奉，只不过是骗你，然后带你过来。”

“为什么，夫君？”

“为了将你杀了，然后夺取你的首饰跑路。”

她怖畏于死亡，说：“夫君，我和首饰都是你的财产，为什么这么说？”她一再地乞求：“不要这么做。”他说：“我就要杀了[你]。”

“这样杀了我你能得到什么？将这些首饰拿了，然后放我一命，从此以后就当我‘死了’，或者[让我]做你的婢女，我将为你做事。”说完，诵出此偈：

“此多金手镯，珍珠猫眼石，

大德皆拿取，我则呼为奴。”

（《譬喻经·长老尼譬喻》2.3.27）

盗贼听了过后说：“这样做的话，你回去了会告诉你的父母。我就要杀了[你]，不要这样大肆哀嚎了。”然后诵出此偈：

“莫大肆哀叹，速裹诸财物，

你命将休矣，我取全部财。”

她心想：“啊！这事真该死！智慧不是用来煮饭吃的，是用来谋划的，我琢磨一下该怎么对付他。”

然后她对他说：“夫君，在你被[呼为]‘盗贼’而遭逮捕游街时，我告诉父母[我要你]，他们花费了一千[金币]将你带来[让我们]成家。从那时起，我就是你的侍女，如今让我好好看看你，礼敬你吧。”

“好的，贤妻，你好好看完礼敬吧。”说完他站在了悬崖边。然后她对他右绕三圈，从四个方位进行礼敬过后，[说：]“夫君，这是我们最后一面，今后你见不到我，我也见不到你了。”然后从前面和后面拥抱[他]，[他]放松了警惕，[她绕到]在悬崖边站着的[丈夫]后面站住，用一只手抓住[他的]肩膀，另一只手抓住[他的]后背，[把他]从山崖上抛了下去。他在山谷里被撞成一片片，落到了地上。

住在盗贼崖顶的天神看到他们两人的行为后，对该女子表达了赞赏，诵出此偈颂：

“并非一切处，智者皆男子，

女子亦有智，处处善思量。”

（《譬喻经·长老尼譬喻》2.3.31）

她将盗贼从悬崖上抛下后心想：“假如我回家的话，他们会问‘你丈夫哪去了？’如果我这样回答该提问‘被我杀了’，他们会用言语之矛攻击我‘她真倔强，花了一千[金币]将那人带来，如今她把他杀了’，当[我]说‘他为了首饰想要杀了我’时，他们不会相信，对我来说居家生活已无益了。”她就在那里取下首饰，进入到一片森林，一路行走来到一个女游方僧的修道院，礼敬[她们]过后说：“尊姊，请准许我在你们这里出家。”她们将她剃度了。

她出家后就问：“尊姊们，什么是你们出家生活的终极[目标]？”

“贤女，应依十遍做遍相准备后证入禅那，[或]学习数以千计的教义，这是我们出家生活的终极目标。”

“我还不能证入禅那，那我就学习千数的教义吧，尊姊们。”然后她们让她学习了上千条教义，然后[她们对她说：]“你的学问已纯熟，现在你就在瞻部洲行走，寻找能够回答你提问之人。”将一根蒲桃枝放在她手里，然后送别她：“去吧，贤女，如果有哪位在家男子能够回答你的问题，你就做他的妻子，如果是出家人做到了，你就跟他出家吧。”

她就以蒲桃游方尼之名离开那里后开始行脚，向每个遇到的人提问。无人能与她对答。一听到“蒲桃游方尼从这里来了”人们就纷纷跑了。她沿村沿镇乞食而行，[入村前]在村口做一沙堆，将蒲桃枝插在上面放话：“可与我对答者就踩踏蒲桃枝吧。”然后入村。无人能踏入那里。当蒲桃枝枯萎

了，她就拿另一[新鲜的]蒲桃枝[替换]，以这种方式到处行脚，来到了沙瓦提，在村口做完沙堆，插上蒲桃枝后，用同样的方式放出话来，然后入村托钵去了。许多年轻的村民围在了蒲桃枝周围。这时，沙利子长老托钵过后，用完餐，从城里出来，看到那些年轻人围着蒲桃枝站着，就问："这是什么？"年轻人告诉了长老所发生的事情。

[长老说：]"这样的话，年轻人，你们踩踏这个枝条。"

"我们害怕啊，尊者。"

"我将回答提问，你们踩吧。"

他们在长老话语的鼓励下那样做了，踩踏并拔出了蒲桃枝。游方尼回来斥责了那些年轻人后，说："你们不能与我对答，为什么踩踏我的枝条？"

"圣尊命我们踩踏的。"他们回答。

[她问长老：]"尊者，是您让踩踏我的枝条的？"

"是的，姊妹。"

"那请您与我对答。"

"好，我将作答。"

在天色渐晚时（傍晚）她为了提问来到长老处，整个城市都引起了轰动。"我们将听闻两位智者的对话。"城民们和她一起前去礼敬了长老，然后坐于一旁。游方尼向长老发问："尊者，我要向您提问了。"

"问吧，姊妹。"

她就一千教义进行了提问，长老对所提出的问题一一作答。然后长老问她："你就这么些问题？还有其他的吗？"

"就这么些，尊者。"

“你问了许多问题，我也问一个问题，你作答吗？”

“我知道的话将回答，您请问吧，尊者。”

长老提问道：“何谓一？”（《小诵经》4.1）

她不知道“这个问题是要以什么作答”，就问：“这个[问题]名为什么，尊者？”

“是佛陀之问，姊妹。”

“也将其[答案]教给我吧，尊者。”

“如果[你]成为我这样的[出家人]，我就教[你]。”

“那您就给我出家吧。”

长老通知比库尼们给她剃度。她剃度后获得达上，得名为恭达拉给欣长老尼。几天时间就证得了连同无碍解的阿拉汉。

比库们在法堂生起了谈论：“恭达拉给欣长老尼没有听多少法，而她已达出家责任的顶峰，据说她是和一个盗贼大战一番，赢了后才来的。”导师前来问道：“诸比库，你们正坐在一起谈论何事？”

“[谈论]此事。”他们回答。

“诸比库，你们不要衡量‘我的讲法是少还是多’。不具意义的话即便一百句也不优胜，而法句即便是一句也已胜出。战胜其他的盗贼不算胜利，战胜内在的烦恼之贼才是胜利。”说完[导师]做了关联后宣说佛法，诵出此偈：

102.

Yo ca gāthāsataṃ bhāse, anatthapadasaṃhitā;

Ekaṃ dhammapadaṃ seyyo, yaṃ sutvā upasammati.

虽说一百偈，不具意义语；

不如一法句，闻已得寂静。

103.

Yo sahassaṃ sahassena, saṅgāme mānuse jine;
Ekañca jeyyamattānaṃ, sa ve saṅgāmajuttamo.

虽于战斗中，胜千人千回；
战胜自己者，方为胜斗士。

其中的“一百偈”（gāthāsataṃ）意思是若某人宣说数以百计的众多偈。

“不具意义”（anatthapadasaṃhitā），关于描述天空等无意义的话语。

“法句”（dhammapada），成就利益，关涉[五]蕴等[法]，“诸游方者，有四种法句。哪四种呢？诸游方者，无贪法句；诸游方者，无瞋法句；诸游方者，正念法句；诸游方者，正定法句。”（《增支部》第四集第 30 经中）如此所说的四种法句中即便是一句法句也是“更优的”（seyyo）。

“谁若[胜]千人千次”（Yo sahassaṃ sahassena），若有某战士在一场“战斗中”（saṅgāme）战胜一千“人”（mānuse）一千回，带来战胜一百万人的胜利，这也并非最卓越的获胜战士。

“胜己一回”（Ekañca jeyyamattānaṃ），谁若在夜间住处、日间住处，于内心禅思业处，通过打败自己的贪等烦恼而战胜自己的话，“彼为战士中最上”（sa ve saṅgāmajuttamo），他是战斗中获胜者中最为殊胜的前线战士。

开示结束时，许多人证得了入流果等。

第三、恭达拉给欣长老尼的故事[终]。

4. 问及无益婆罗门的故事

Anatthapucchakabrāhmaṇavatthu

“[胜]己实……”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问及[什么是]无益[之事]的婆罗门而说的。

据说该婆罗门[心生此想：]“正自觉的佛陀只知利（有益之事），还是也[知]不利（无益之事）呢，我要去问问这个。”他去到佛陀处问：“尊者，您是否只知利，不知不利？”

“婆罗门，我了知利与不利。”

“那么，请您为我讲述不利。”导师为他诵出以下偈颂：

“日上三竿不起床，怠惰暴躁耽溺酒，
独自一人踏旅途，他人妻子相亲近，
婆罗门若习近此，于汝将成为不利。”

婆罗门听了这个后，称赞道：“萨度，萨度，众人之师，众中之尊，您知利与不利。”

“如是，婆罗门，无人如我这般了知利与不利。”随后佛陀探寻了他的志趣后问道：“婆罗门，你从事何等营生？”

“以赌博[营生]，友，果德玛。”

“那你[一般]是赢还是输呢？”

“输赢都有。”他回答。

“婆罗门，此不足道，击败他人之胜利并非殊胜。若人以战胜烦恼而胜己者，彼之胜利方为殊胜。这样的胜利无人

能败之。”说完[导师]做了关联后宣说佛法，诵出此偈：

104.

Attā have jitaṃ seyyo, yā cāyaṃ itarā pajā;
Attadantassa posassa, niccaṃ saññatacārino.

相较胜他人，胜己实更优；
是人自调御，所行恒自律，

105.

Neva devo na gandhabbo, na māro saha brahmunā;
Jitaṃ apajitaṃ kayirā, tathārūpassa jantuno.

天神乾达婆，魔王与梵天；
不能将是人，胜利转为败。

在此[偈颂中]，“确实”（have）是不变词。

“胜利”（jitaṃ），[该词]词性有改变[145]。意思是通过打败自身烦恼而战胜自己是殊胜的。

“相较于胜他人”（yā cāyaṃ itarā pajā），意思是那些通过赌博、掠夺、战斗、武力征服而战胜其他人，这样的胜利相较于[战胜自己]之胜利，并非殊胜。为什么彼胜利殊胜，而此胜利非殊胜呢？

因为“自调御……是人之胜利”（attadantassa…pe… tathārūpassa jantuno），这里所说的是，因为此等通过去除烦恼而自行调御之人，他们是通过在身[语、意]等方面恒常进行守护的行者，如此般以守护身[语、意]等而调御之人[所

[145] 意思是它本应是阳性的 jito，然而改为了中性的 jitaṃ。

获之胜利]，“天神”（devo）、“乾达婆”（gandhabbo）、“魔王”（māro）“与梵天”（brahmunā saha）奋力“我要将其胜利转败。其已通过培育起[圣]道所舍断的烦恼，我要使之[再次]生起”，[这样]奋起努力[去做]时，正如被[人用]钱财等[方式]打败者，可以借助其他人打败那胜利的一方，使其变为失败者，[但要]这样使[自调御者]失败是做不到的。

开示结束时，许多人证得了入流果等。

第四、问及无益婆罗门的故事[终]。

5. 沙利子长老之婆罗门舅父的故事

sāriputtattherassa mātulabrāhmaṇavatthu

“月月……”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竹林时，就沙利子长老的婆罗门舅父而说的。

据说长老去他那里问道：“婆罗门，你是否有做任何善业呢？”

“我做了，尊者。”

“你做了什么？”

“每个月我都供养一千份布施。”

“你供养给谁？”

“给尼乾陀们，尊者。”

“发愿什么？”

“梵天界，尊者。”

“这是[通往]梵天界之道吗？”

“是的，尊者。”

“谁这么说的？”

“老师们跟我说的，尊者。”

“你不知[通往]梵天界之道，你的老师们也不知道，唯独[我的]导师知道，来吧，婆罗门，我请他告诉你[通往]梵天界之道。”

[长老]将他带到导师面前，然后[说：]“尊者，这位婆罗门这么说……”[长老]将所发生的之事告诉了[导师]，然后[请求：]“实为善哉，您[若]为他宣说[去往]梵天界之道。”

导师问[婆罗门]：“是这样吗，婆罗门？”

“是的，友，果德玛。”他回答。

“婆罗门，你如此做布施哪怕一百年，也不如顷刻间以净信心（恭敬心）瞻视我弟子或施以一匙之量的施食果报来得大。”说完[导师]做了关联后宣说佛法，诵出此偈：

106.

Māse māse sahassena, yo yajetha sataṃ samaṃ;
Ekañca bhāvitattānaṃ, muhuttamapi pūjaye;
Sāyeva pūjanā seyyo, yañce vassasataṃ hutaṃ.

月月以千[财]，做布施百年；
于一修己者，顷刻间敬奉；
较彼百年施，彼敬奉更优。

在此[偈颂中]，“以一千”（sahassena）是指以一千份财物。“谁人布施百年”（yo yajetha sataṃ samaṃ），若谁百年中每月布施世间众人一千份施物，“于一修己者”（Ekañca bhāvitattānaṃ），若谁对一位来到门口的具备殊胜戒德等的

增进自身之人——最低限度为入流者，最高为漏尽者——供奉以一匙之食或滋身之量之食或一片粗布，“彼”（yaṃ）相较于另一个的“百年布施”（vassasataṃ hutaṃ），“该敬奉更优”（Sāyeva pūjanā seyyo），无上优胜之义。

开示结束时，该婆罗门证得了入流果，其余许多人也证得了入流果等。

第五、沙利子长老之婆罗门舅父的故事[终]。

6. 沙利子长老之外甥的故事

sāriputtattherassa bhāgineyyavatthu

“若人一百年……”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竹林时，就沙利子长老的外甥而说的。

长老也去到他那里问道：“婆罗门，你是否有做善业呢？”

“有的，尊者。”

“你做了什么？”

“每月杀一牲畜做火供。”

“你这么做是为了什么？”

“据说这是[通往]梵天之道。”

“谁这么说的？”

“我的老师们[告诉]我的，尊者。”

“你不知[通往]梵天界之道，你的老师们也不知道，来吧，我们去导师那里。”

[长老]将他带到导师面前，然后将所发生的之事告诉了

[导师]，然后说：“尊者，请您为此人宣说[通往]梵天界之道。”

导师问[婆罗门]：“是这样吗？”

“是这样，友，果德玛。”他回答。

“婆罗门，如此做火供哪怕一百年，也不如顷刻间敬奉我弟子。”说完[导师]做了关联后宣说佛法，诵出此偈：

107.

Yo ca vassasataṃ jantu, aggiṃ paricare vane;
Ekañca bhāvitattānaṃ, muhuttamapi pūjaye;
Sāyeva pūjanā seyyo, yañce vassasataṃ hutaṃ.

若人一百年，林中侍奉火；
于一修己者，顷刻间敬奉；
较彼百年施，彼敬奉更优。

在此[偈颂中]，“人”（jantu）是众生的同义语。

“林中侍奉火”（aggiṃ paricare vane），他为了追求无垢之状态而进入林中侍奉火。[偈颂]剩余部分与上一首相同。

开示结束时，该婆罗门证得了入流果，其余许多人也证得了入流果等。

第六、沙利子长老之外甥的故事[终]。

7. 沙利子长老的婆罗门朋友的故事

Sāriputtattherassa sahāyakabrāhmaṇavatthu

“任何供与赠……”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竹林时，就沙利子长老的婆罗门朋友而说的。

长老也去到他那里问道：“婆罗门，你是否有做任何善业呢？”

“有的，尊者。”

“你做了什么？”

“我行献祭。”

据说那个时候行献祭要耗费大量资财。从这里往后长老像前面[故事中]的方式提问过后，将其带到导师面前，将所发生的之事告诉了[导师]，然后说：“尊者，请您为此人宣说[通往]梵天界之道。”

导师问[婆罗门]：“是这样吗？”

“是这样，友，果德玛。”他回答。

“婆罗门，你整年向世间大众行献祭做布施，还不如以敬信心礼敬我的弟子所生起的善心的四分之一。”说完[导师]做了关联后宣说佛法，诵出此偈：

108.

Yaṃ kiñci yiṭṭhaṃ va hutaṃ va loke, Saṃvaccharaṃ yajetha puññapekkho;

Sabbampi taṃ na catubhāgameti, Abhivādanā ujjugatesu seyyo.

若人于世间，为求福德故；

任何供与赠，整年行施与；

此一切[功德]，尚不能及彼；

礼敬正直者，四分之一分。

在此[偈颂中]，“任何”（Yaṃ kiñci）是说全面[供奉]没有任何遗漏。“供奉”（yiṭṭhaṃ），通常在婚庆等日所做的布施。“惠赠”（hutaṃ），为客人而准备的礼物，以及相信业果而做的布施。“整年行施与”（Saṃvaccharaṃ yajetha），在一整年中用以上所说的方式，不间断地对全世界的世俗大众做布施。“求福者”（puññapekkho），希求福德者。“于正直者”（ujjugatesu），最低为入流者，最高为漏尽者。这是说：以敬信心向这样的[正直者]的身躯行礼敬，[前面那人整年]所做的一切布施还不及该礼敬善心之果报的四分之一，因此礼敬正直者更殊胜。

开示结束时，该婆罗门证得了入流果，其余许多人也证得了入流果等。

第七、沙利子长老的婆罗门朋友的故事[终]。

8. 延寿童子的故事

Āyuvaḍḍhanakumāravatthu

“习惯礼敬者……”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长跳城（Dīghalaṅghika）的森林孤邸时，就长寿童子而说的。

据说在长跳城居住有两位婆罗门，他们出家为外道，然后修了四十八年苦行。[后来]他们中的一位心生此念：“[如此下去]我将没有后嗣，我要离去。”便将他所修苦行[的功德]售卖给了其他人，然后用一百头牛和一百枚咖哈巴那钱币

获得一位妻子，组建了家庭。后来他妻子生下了一个儿子。

后来他的那位[修苦行的]朋友外出，再次回到这个城市。他听到他的到来后，带着妻儿来见他的朋友。到了以后，他将儿子交到孩他妈手里，然后自己行礼敬，然后孩他妈也将儿子递到孩他爸手里，然后礼敬。[在他们礼敬时]他（苦行者）说："愿你们长寿。"但在儿子礼敬时他却默不作声。他向其问道："尊者，为什么在我们礼敬时[您]有说'愿你们长寿'，这[小孩]礼敬时您什么也不说？"

"这[孩子]有一劫难，婆罗门。"

"他还能活多久，尊者？"

"七天，婆罗门。"

"有办法防止吗，尊者？"

"我不知道防止的办法。"

"那谁可能会知道呢，尊者？"

"沙门果德玛可能会知道，你去他那里问吧。"

"去那里的话，我怕[我们从事的]苦行衰损。"

"如果你爱你的儿子的话，就不要想苦行衰损，去他那问吧。"

他去到导师面前，亲自礼敬了。导师说："愿你长寿。"当他夫人礼敬时[导师]也如此对她说了[祝福]，在[他们的]儿子礼敬时则默然。他照前面的方式向导师询问，导师也做了同样的回答。

据说该婆罗门不知道一切知智，就将一切知智与自己的咒语相比拟，他不知道防止[儿子劫难]的方法，婆罗门就向导师问道："尊者，那么，有办法可以防止吗？"

"可以的，婆罗门。"

“要怎么样呢？”

“如果你在你家门口搭一遮阳棚，在其中间摆一长椅，在它周围设八个或十六个座位，然后请我的弟子坐在上面，七天里不间断地做护卫，就可以办到。这样他的劫难就会消失。”

“友，果德玛，我可以搭建遮阳棚等，但您的弟子我如何请得到？”

“当你做好这些[准备]了，我将派遣我的弟子。”

“萨度，友，果德玛。”

他在自己家门口将所有事情都办好后来到导师面前。导师将比库们派去，他们去了后就在那里坐下，男孩则被安排躺在椅子上，比库们在七天七夜里不间断地诵护卫经，第七天晚上导师来了。就在他到来时，整个轮围世界的天神们也都齐聚一堂。

有一个名叫阿瓦汝达咖（Avaruddhaka）的亚卡，侍奉多闻天王十二年后，获得许可：“七天后你可以抓走这个男孩。”因此他也来了，[在一旁]站着。然而当导师来到那里，大威力的天神们也在那里聚集时，小威力的天神则一再往后撤，得不到位置，后撤了十二由旬。[亚卡]阿瓦汝达咖也这样跟着往后撤。导师则诵护卫经，诵了一整晚。过了七天阿瓦汝达咖没能得到男孩。在第八天明相升起时，男孩被带往礼敬导师。导师说：“愿你长寿。”

“那么，友，果德玛，孩子能活多久？”

“一百二十岁，婆罗门。”

他们就给他起名为“延寿童子”。

随着他长大，有五百位近事男跟随他而行。后来有一天比库们在法堂里生起谈论："看，贤友们，延寿童子据说本来在第七天就会死，如今他能活一百二十岁了，有五百位近事男围绕着而行，我想存在令这些众生延寿的办法。"导师来了，问道："诸比库，你们正坐在一起谈论何事？"

他们回答："[谈论]这个。"

"诸比库，不仅仅是延寿，若此诸有情礼敬、敬重有德者，四方面获增长，远离危难，依其寿而住世。"说完[导师]做了关联后宣说佛法，诵出此偈：

109.

abhivādanasīlissa, niccaṃ vuḍḍhāpacāyino,
cattāro dhammā vaḍḍhanti, āyu vaṇṇo sukhaṃ balaṃ.

习惯礼敬者，常敬于长者；
四法得增长，寿貌乐与力。

在此[偈颂中]，"习惯礼敬者的"（abhivādanasīlissa），意思是对于有礼敬的习惯之人，经常行礼敬之事之人。

"尊敬于长者"（vuḍḍhāpacāyino），对于在家人而言是对即便当天出家的小沙玛内拉也行礼敬，对于出家人而言则是对出家者或达上者中的上座、德高者行礼敬，"时常"（niccaṃ）通过礼敬来敬奉之义。

"四法得增长"（cattāro dhammā vaḍḍhanti），伴随着寿命的增长，寿增多久，其他方面也同样增长。[例如]某人所做的善业可致五十岁的寿命，在他二十五岁时将有一命难，他礼敬的习惯会消除[该命难]，他就依其寿而存活，他的容貌等也伴随寿命而增长。超过这[五十岁的寿命]也是同

样的。对于没有障难阻碍寿命者而言就无增寿之说。

开示结束时，延寿童子和五百近事男都证得了入流果，其余许多人也证得了入流果等。

第八、延寿童子的故事[终]。

9. 散积嘉沙玛内拉的故事

Saṃkiccasāmaṇeravatthu

“若人活百岁……”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散积嘉沙玛内拉而说的。

据说在沙瓦提城有三十位良家子听了导师的讲法后，献身教法而出家了。他们达上五个瓦萨后，去到导师面前，听说有教理的义务和修观的义务两个义务，[他们心想]“我们年老方出家”就没有努力去履行教理的义务，想要完成修观的义务。他们让[导师]讲解了通往阿拉汉的禅修业处后，向导师请求：“尊者，我们要去一处林野。”

导师问：“你们要去哪个地方？”

“名为某某。”他们回答。

[导师]知道了：“在那里，他们将因一个吃残食者而遇到危险，但散积嘉沙玛内拉去的话[危险]将会消除，然后他们将圆满出家的义务。”

散积嘉沙玛内拉是沙利子长老的沙玛内拉，年龄为七岁。据说他妈妈是沙瓦提城一个富有家庭的女儿。在她还怀着他时，她突然死于某个疾病。在她被火葬时除了胎盘外其

余的都烧掉了。然后人们将其胎盘从火葬堆上取下来，用矛刺了两三处地方。矛头刺中了胎儿的一个眼角。这样将胎盘刺了以后，他们将其扔在火葬堆上，用火炭盖住，然后离开了。胎盘被烧掉了，然而在火葬堆上出现了一个金像般的男婴，犹如躺在莲花里一般。对于最后生的有情，即便是须弥山盖住他，还未达阿拉汉就不会丧命。

第二天，[人们怀着]“我们要去熄灭火葬的柴堆”[的想法]前来，看到那样躺着的男婴后觉得不可思议：“为什么这么多木柴烧完了，整个尸体都烧掉了，婴儿没烧掉，将发生什么？”

[他们]带着婴儿去到村中一相士处询问。相士说：“如果这男孩在家的话，家族直到第七代都将贫穷，假如他出家，将有五百沙门随行。”由于他的眼角被矛所伤因此他们给他起名为散积嘉（Saṃkicca）。他后来就以“散积嘉”而为人知。

他的亲戚们[怀着想法]“好吧，当他长大了，我们就让他在圣尊沙利子那出家”，将其抚养。他七岁的时候听男孩们说：“你在你妈妈肚子里时你妈妈就死了，当她的身体火化了你却没有被烧掉。”然后他就告诉亲戚们：“听说我的出生如此恐怖，我为何还住于在家，我要出家去。”

“好的，亲爱的。”他们将其带到沙利子长老处，“尊者，请剃度这个[男孩]”，将其给了[沙利子尊者]。长老教完皮五法的禅修业处后剃度了[他]。他一落完发就证得了连同无碍解的阿拉汉。这就是散积嘉沙玛内拉。

导师知道“[散积嘉]去的话[比库们的]那危险将平息，并且他们的出家义务也将圆满”，就[对他们]说：“诸比库，你们见了你们的长兄沙利子长老后再去吧。”

“好的。”说完，他们去到长老那里，当[长老]说：“怎么了，贤友们？”

[他们回答：]“我们在导师那里获得禅修业处后想去一森林，然后征求许可，导师就对我们说：‘你们见了你们的长兄后再去吧。’因此我们来到这里。”

长老[心想：]“导师应该是看到了这些的某个事因后[才把他们]派来这里。那会是什么呢？”观察时知道了那因由，就说：“那贤友，你们有沙玛内拉吗？”

“没有，贤友[146]。”

“如果没有，你们带上这散积嘉沙玛内拉去吧。”

“够了，贤友，沙玛内拉会是我们的麻烦，林住者要沙玛内拉做什么呢？”

“贤友，此人不会给你们带来麻烦，而是你们会给此人带来麻烦。导师将你们送到我这里也是想要让沙玛内拉和你们一起去。你们带上此人去吧。”

“好的。”他们同意了。算上沙玛内拉一共三十一人，向长老辞别后，离开寺院踏上旅途，过了一百二十由旬远，来到了一个有一千户的村庄。

人们看到他们后，心生欢喜，恭敬地招待了他们，然后问：“尊者，你们要去哪里？”

“但凡舒适之处，贤友。”[比库们]如此回答时，人们拜倒在[他们]足下请求：“尊者，若尊者们依止此处度过雨安

[146] 佛陀入无余涅槃前，比库们都是以“贤友”互称，佛陀入涅槃前不久才命比库们，下座要称上座为“尊者”，上座依旧称下座为“贤友”或直呼其名。

居，我们将受持五戒，持守伍波思特。”长老同意了。然后人们为他们建造了夜间住处、日间住处、经行道、草屋，并且“今天我来，明天我来”努力地服务。

入雨安居那天，长老做了约定：“贤友们，我们在一尊健在的佛陀面前获得禅修业处，没有其他行道的具足可取悦佛陀，并且我们的恶道之门还敞开着，因此除了早晨托钵时和傍晚服务长老时以外，其他时候不要两两一起，若有谁生病，就敲钟，我们就去他那里[为他]做药。于其他的夜间或日间时分，我们将不放逸地在禅修业处上努力。”

当他们做了如此的约定而住时，有一个依靠女儿生活的穷人，[由于]那个地方生起了饥荒，想要投靠另一个女儿过生活，踏上了路途。长老他们也在村里托完钵，在回住处的途中，在一条河里洗完澡，坐在沙滩上用餐。这时，那个[穷]人来到了那里，站在一旁。长老便问他：“你去哪里？”他告知了那原委。长老对他生起了悲心，说：“近事男，你很饿了，去，拿片树叶，我们每人将给你一饭团。”在他拿来树叶时，他们将自己所吃的饭菜揉到一起，每人给了一个饭团。据说通常是这样，对于在吃饭时前来的人，布施食物的比库不给最好的那部分，就像自己吃那样或多或少施与。因此他们也是如此施与。他用完餐礼敬了长老，问道：“尊者，圣尊们是受了什么邀请吗？”

“没有邀请，近事男，人们每天供养这样的食物。”

他心想：“我们就算从一起来就不停劳作，也得不到这样的食物，我为何还去其他地方呢，我就和这些人一起生活好了。”就对他们说：“我想做大小诸义务然后住在圣尊们这里。”

“好的，近事男。”

他和他们一起去到他们的住处，很好地履行着大小义务，令比库们非常地满意。两个月后他想念女儿了，[他心想：]“如果我问圣尊们，他们不会放我走，我要不辞而别。”他没告诉他们就离开了。据说他所犯下的唯一重大的过失，就是这次没有告知比库们就离开。

然而在他所行的路上有一片森林。那里有五百名强盗向天神祈愿：“凡是进入这片森林者，我们会将其杀害，然后用他的血肉向您献祭。”他们在那住了七天了。在第七天，强盗首领爬上一棵树观望时，看到了他正前来，就向强盗们发送了信号。当他们知道他已进入森林里，就将其包围了，然后抓住他，并牢牢捆住。然后他们用上钻木生火并收集了一些木头，点了一大堆火，再削制长矛。他看到他们的此等行为便问：“先生，这地方既没有猪，也没看到鹿等[其他牲畜]，你们为什么做这个？”

“我们要把你杀了，然后用你的血肉献祭天神。”

他出于对死亡的恐怖，没有想到比库们[对他的]那些帮助，只是想要保全自己的性命，便这样说：“先生，我是个食残食者，靠吃剩饭而生长，食残食者是低等人，然而在某某地方住有三十一位比库，他们是从各地出离[世俗]而出家的刹帝利。你们将他们杀了做献祭，你们的天神会更高兴。”强盗们听了后觉得：“他说的很对，为什么要用这个低等人呢？我们要杀了那些刹帝利做献祭。”[然后对他说：]“来，指出他们的住处。”他指出那道路后，他们来到那里，在寺院中间没有看到比库，他们便问他：“比库们在哪里？”由于[在那

里]住了两个月，知道他们的约定，便这么说："他们坐在自己的日间住处和夜间住处，去敲那个钟，[听到]钟声他们都将集合。"强盗首领敲了钟。

比库们听到钟声后，[觉得]"非时敲钟，一定是谁生病了。"他们前往寺院中间，依次坐在准备好的石板上。僧团长老看到强盗们，便问："近事男，是谁敲了那钟？"强盗首领回答："是我，尊者。"

"什么原因？"

"我们和林中天神有一承诺，我们要抓一个比库去献祭给他。"

听到这个后，大长老比库说："贤友们，当弟兄们有什么事情发生，长兄应处理，我将为你们放弃自己的生命和这些人一起去，不要让全部人遇险，你们不放逸地行沙门法吧。"

下一位长老则说："尊者，长兄的任务应由年幼的兄弟来承担，我将去，你们不要放逸。"

[大家挨个]说"就我[去吧]，就我[去吧]"，以这样的方式他们三十人都依次站出来。然而他们既不是同一个母亲的儿子，也不是同一个父亲的[儿子]，也不是已离染者，他们只是为了其他人的利益而依次放弃生命。他们当中连一个会说"你去"的人也没有。

散积嘉沙玛内拉听了他们的谈话后说："尊者们，你们留下，我为你们去献身。"他们说："贤友，我们就是全部一起被杀了也不会派你一个人去的。"

"为什么，尊者？"

"贤友，你是法将沙利子长老的沙玛内拉，如果我们把你派去，长老将责备我们'把我的沙玛内拉带去交给了强

盗。’我们将无法克服该指责，因此我们不会派你去。”

“尊者，正自觉者将你们派到我戒师那里，我戒师派我和你们一起，正是看到了这个原因才派的，你们留下吧，就我去。”他礼敬完三十位比库后说：“尊者们，如果我有什么过失，请原谅。”然后就离开了。此刻比库们生起了大悚惧，眼里充满了泪水，内心激动。大长老对强盗们说：“近事男，这个男孩看到你们生火、削制长矛、铺展叶子时会害怕，把这[孩子]安顿在一旁，你们再做这些工作。”

强盗带着沙玛内拉走了，[把他]安顿在一旁，然后做所有的[准备]工作。事情都完成时，强盗首领抽出一把刀，走近沙玛内拉。沙玛内拉正坐着入禅定。强盗首领将刀转动着，朝沙玛内拉的肩膀砍去，然后刀弯了，[弯得]刀刃碰到了刀刃，他以为“没有砍正”，又将其弄直，然后砍去，[结果]刀像一片棕榈树叶一样卷到了刀背。

此时的沙玛内拉就是用须弥山压过去也不能将其杀害，更何况用刀。看到该奇迹后强盗首领心想：“以前我的刀对石柱或木桩就像砍竹笋一样，如今一次弯了，一次卷得像棕榈树叶一样。这无意识的刀都知道此人之德，我有意识却不知道。”

他将刀扔到地上，然后俯身在其足下问道：“尊者，我们因钱财而进入森林，即便是一千人远远地看到我们也会发抖，两三人则[会吓得]说不出话来。然而您没有害怕，您的脸色如熔炉里的黄金，如盛开的翅子树花一般辉耀，是什么原因呢？”说着，他诵出此偈：

“彼毫无恐惧，容色极明净；

于此大怖畏，为何不悲泣。”

（《长老偈》第 706 偈）

沙玛内拉从禅定中出定，给他讲法：“首领贤友，对于漏尽者而言自身就如顶在头上的负担一般，他在其破灭时唯有高兴，无有恐怖。”说完诵出此偈：

“首领啊！
已无期待者，无有心之苦；
无有诸结缚，超越一切怖；
生之渴望尽，于法如实见；
于死无恐怖，犹如卸重担。”

（《长老偈》707-708）

听了他的话后[强盗首领]看了看五百强盗说：“你们将怎么办？”

“那您呢，老大？”

“兄弟们！我看了如此的奇迹后，已无住于在家之心，我将在圣尊面前出家。”

“我们也将这么办。”

“萨度，兄弟们。”

随后五百强盗礼敬了沙玛内拉并请求出家。他就用他们的刀将[他们的]头发剃了，并将衣服割截了，然后用棕色土进行染色（染成袈裟），让他们将这些袈裟穿上后，授予十戒。然后带着他们前行时，心生此念：“如果我没见长老就走的话，他们将无法行沙门法。自从我被强盗们抓住离开时，他们没有哪个能忍住不流泪，他们想着‘沙玛内拉死了没’

将不能使禅修业处现前，因此我要见过他们才走。”

他在五百比库的围绕下去往那里，展示自己，他们舒心了，问：“善男子，散积嘉，你获生了？”

“是的，尊者，这些人想要杀我，没能杀成，依我之德而起净信，闻法后出家了，我[想着]‘我要见你们’而来，请勿放逸地修习沙门法，我要去导师那里了。”他礼敬了比库们，然后带着其他[新出家者]去了戒师那。

当[他戒师]问：“散积嘉，你有弟子了？”

“是的，尊者。”将那经过告诉了[戒师]。

长老说：“去吧，散积嘉，去见导师吧。”

“好的。”礼敬了长老，然后带着他们去到导师处，导师也说：“散积嘉，你有弟子了？”

“是的，尊者。”将那经过告诉了[导师]。

导师询问[那些比库]：“是这样吗，诸比库？”

“是的，尊者。”他们回答。

“诸比库，你们曾做强盗，相比以恶戒而活百年，如今依戒而活哪怕一天也更殊胜。”说完[导师]做了关联后宣说佛法，诵出此偈：

110.

Yo ca vassasataṃ jīve, dussīlo asamāhito;

Ekāhaṃ jīvitaṃ seyyo, sīlavantassa jhāyino.

若人活百岁，恶戒无定力；

不如活一日，持戒修禅定。

在此[偈颂中]，“恶戒”（dussīlo）是没有戒。“具戒者

的”（sīlavantassa），意思是相较于恶戒者活一百年，以两种禅（止、观）而修禅的持戒者哪怕活一天甚至一片刻也更好、更殊胜。

开示结束时，那五百比库证得了连同无碍解的阿拉汉。这个开示也给到场的大众带来了利益。

后来某个时候，散积嘉获得了达上，有了十个瓦萨后，收了一个沙玛内拉。该[沙玛内拉]是他的外甥，名为信解沙玛内拉（Adhimuttasāmaṇera）。在他足岁时，长老叫他：“我要给你达上，去[你的]亲属那里问得[你的]年龄后过来。”把他送走了。

在他去往父母所在地的途中，有五百位强盗正在为做献祭而行杀戮。他为他们说法，他们心生欢喜，对他说：“我们在这里的事您别跟任何人讲。”[把他]放了。[然后]他看到了迎面而来的父母，正走在[去往强盗的]那条路上，为了守护真实[语]，他连[父母]他们也没有告知[前面有强盗]。在他们（他的父母）被强盗压迫时，他们哭号着：“你肯定也遇到了强盗，却没有告诉我们。”[强盗们]听了[他父母的]悲叹之声后，知道他连父母也没有告知，[对他生起了]净信心，他们都请求出家。他也像散积嘉沙玛内拉一样，将他们全部剃度了，然后带到戒师那里，[戒师]让他们去导师那，然后将该经过讲述[给导师]。导师问：“诸比库，是这样吗？”

当[他们]回答“是的，尊者”，[导师]如前一般做了联系，然后宣说佛法，诵出此偈：

“若人活百岁，恶戒无定力；
不如活一日，持戒修禅定。”

这也就是所说的信解沙玛内拉的故事。

第九、散积嘉沙玛内拉的故事[终]。

10. 喀陆衮丹雅长老的故事

khāṇukoṇḍaññattheravatthu

“若人活百岁……”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喀陆衮丹雅长老（khāṇukoṇḍañña）而说的。

据说该长老在导师面前获得禅修业处后，住在一个森林里证得了阿拉汉。“我要告诉导师。”[他怀着此念]从那里出发，在路上由于疲劳就从道路下来，坐在一块石板上面入了禅定。这时，一个五百人的强盗团伙打劫完，根据各自的力量打包了财物包裹顶在头上，正走着，走了很远疲劳了，“我们走了很远了，在这石头上休息吧。”于是从路上下来去到石板处，看到了长老，以为“那是个树桩”。一个强盗就将包裹放在长老的头上，其他人也将包裹靠在他身上放着。就这样五百强盗用上百个包裹围住长老，他们自己也坐下入睡了。

黎明时分，他们醒来，拿了各自的包裹，然后看到长老后以为是“非人”，纷纷逃跑。这时长老对他们说：“你们别怕，近事男，我是出家人。”他们拜倒在长老足下[说：]“请您原谅，尊者，我们以为是个树桩。”长老原谅了他们。然后强盗首领说：“我要在圣尊处出家。”其他人也说：“我们也要出家。”所有人同一志愿向长老请求出家。长老就和散积嘉沙玛内拉一样将他们所有人都剃度了。从此后[长老]就以喀陆

裒丹雅[147]而为人知。

他和这些比库们一起去到导师面前，导师说："裒丹雅，你获得弟子了？"他将那经过告诉了[导师]。导师问："是这样吗，诸比库？"

"是的，尊者。我们以前从未见过其他如此有威力者，因此我们出家了。"当他们这么说时，[导师回答：]"诸比库，相比依靠如此愚昧之事而活百岁，如今你们具足智慧而生存，这样哪怕是生活一天也更殊胜。"然后导师就此开示佛法，诵出此偈：

111.

Yo ca vassasataṃ jīve, duppañño asamāhito;
Ekāhaṃ jīvitaṃ seyyo, paññavantassa jhāyino.

若人活百岁，愚昧无定力；
不如活一日，具慧修禅定。

在此[偈颂中]，"愚昧"（duppañño）是缺乏智慧[之义]。

"具慧者的"（paññavantassa），有慧者的。其余[部分]和之前的[偈颂]相似。

开示结束时，五百比库都证得了连同无碍解的阿拉汉。开示给在场的大众也带来了利益。

第十、喀陆裒丹雅长老的故事[终]。

[147] khāṇukoṇḍañño。khāṇu：树桩，koṇḍañña：他的姓氏裒丹雅。

11. 萨巴达萨长老的故事

sappadāsattheravatthu

“若人活百岁……”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萨巴达萨长老（Sappadāsa）而说的。

据说在沙瓦提有一个良家子听了导师讲法后出家了，获得达上后的某个时候，（对出家生活）感到烦躁，他想到：“像我这样的良家子不适合过居家生活，出家对我来说还不如死了。”然后他一边思索着自杀的方式一边到处游荡。

后来的一天早晨，比库们用完餐，来到寺院，看到火房里有条蛇，就把它丢进一个壶里，然后把壶盖上，带着从寺院出去。那烦躁的比库也用完餐了，看到了前来的比库们，便问：“这是什么，贤友？”

当他们回答：“蛇，贤友。”

这个[比库便问：]“你们要怎么办？”

[他们回答：]“我们要把它扔了。”

听了他们的话以后[他心想：]“我要用这[条蛇]把我咬死。”[便对他们说：]“拿来，让我把它扔了。”

他从他们手中接过壶，在一个地方坐下来，让那蛇咬自己。[结果]蛇不想咬[他]。他把手伸进壶里，然后到处搅动，将毒蛇的嘴掰开，把手指伸进去，蛇还是不咬他。他[以为：]“这不是条毒蛇，是条家蛇（吃老鼠的无毒蛇）。”他把它放了然后回到寺院。比库们问他：“贤友，你把蛇丢了吗？”

“贤友，那不是毒蛇，是家蛇。”

他们说：“就是毒蛇，贤友，它胀大颈部簌簌作响（吐信子），我们很困难地把它抓住，你怎么这么说呢？”

“贤友，我即便让它咬我自己，把手指伸进它口里它也不咬。”比库们听了以后说不出话来了。后来有一天，他从澡堂拿了两三片刀片去到寺院，将一片放在地上，用一片给比库们剃头发。他将地上的剃刀拿起[然后想到：]“我要用这个自刎。”站在一棵树下将剃刀刀口靠近脖子放在喉管上，然后省思自己自出家以来的戒，就如无垢的月轮和纯净的宝珠聚一般，发现戒没有[任何]垢染。他见到这个，全身弥漫着喜悦。他抑制住喜悦然后培育观智，证得了连同无碍解的阿拉汉，然后带着剃刀进入到寺院里。

这时比库们问他：“你去哪里了，贤友？”

“我[怀着]‘我要用这剃刀割喉自杀’的想法而去了，贤友。”

于是[他们问：]“那为什么你没死？”

“如今我已是不持刀者了。我[怀着]‘我要用此刀割喉’[的想法]，以智剑斩断了所有烦恼。”比库们[认为]“此人在做不实的阿拉汉宣称”，告诉了跋葛瓦。跋葛瓦听了他们的话后说：“诸比库，漏尽者是不会自杀的。”

“尊者，您说此人‘是漏尽者’，如此具备阿拉汉潜质的人又怎么会[对比库生活]烦躁？他是如何成就阿拉汉潜质的？为何那蛇不咬他？”

“诸比库，由于那蛇是他过去第三生的仆人，对它主人的身体它咬不了。”导师将一个[问题的]原因告诉了他们。从此以后该比库就得名为“萨巴达萨”（Sappadāso，蛇仆

者）。

据说在咖萨巴佛时期，有一个良家子听了导师讲法后，生起了悚惧感而出家，获得了达上，后来某个时候他[心中]生起了不快，告诉了他的一个朋友比库。他（这个朋友比库）经常向他讲述在家生活的过患。听了[他的话]后另一人（那个心生不快者）对教法感到欢喜了，然后坐在一个石水池边清洗在他不快乐时弄脏了的沙门用具。他的朋友就坐在他旁边。然后他对那[朋友]这么说："贤友，我本来[打算]我还俗的话就把这些用具给你。"

他（朋友比库）生起了贪心，然后想："此人出家或还俗对我来说有什么关系，如今我要得到[他的]用具。"他从此开始就用"贤友，如今我们活着有什么意义？我们这样拿着钵去其他人家里托钵，不[像从前一般]带着妻儿们聊天。"等等言论来讲述在家生活的好处。

他听了该[比库]的言论后又烦躁不满了，然后心想："此人当我说'我[对出家生活]感到烦躁了'时一开始说在家生活的过患，现在则屡屡讲述[在家生活]的好处。是什么原因呢？"思维得知："是出于对这些沙门用具的贪爱。"然后自己回心转意了。

他在咖萨巴佛时期令一个比库生起烦躁不满，故而如今生起了不快。他在那个时候修行了两万年的沙门法，所以现在具备了证得阿拉汉的潜质。

那些比库在跋葛瓦处听了此[等]因由后，又继续追问："尊者，据说这比库在拿着刀片对着喉管站着时就证到了阿拉汉，阿拉汉道可以在如此片刻间就发生吗？"

“是的，诸比库，对于已激发起精进的比库来说，在他抬起脚往地上踏时，脚还没触地，阿拉汉道就生起了。怠惰者活一百年，还不如激发精进者活片刻。”然后导师就此开示佛法，诵出此偈：

112.
Yo ca vassasataṃ jīve, kusīto hīnavīriyo;
Ekāhaṃ jīvikaṃ seyyo, vīriyamārabhato daḷhaṃ.

若人活百岁，怠惰不精进；
不如活一日，励力行精进。

在此[偈颂中]，“怠惰者”（kusīto），是把时光耗费在欲寻等三寻上的人。“劣精进者”（hīnavīriyo），不精进者。“励力行精进”（vīriyamārabhato daḷhaṃ），开始投入在能令两种禅（止观）生起的稳固精进者。余下[内容]和前面的[偈颂]相似。

开示结束时，许多人证得了入流果等。

第十一、萨巴达萨长老的故事[终]。

12. 芭达嘉拉长老尼的故事

paṭācārātherīvatthu

“若人活百岁……”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芭达嘉拉长老尼（Paṭācārā）而说的。

据说她是沙瓦提一位坐拥四亿财富的财主之女，长相美丽。在她十六岁时，为了保护她，被[父母]安置在了一栋七

层楼的顶楼。即便如此，她还是和自己的一位年轻仆人一起犯错（行淫）了。

后来她父母答应了一个相同阶层家庭出生的青年，定好了婚期。在那[婚期]临近时，她告诉那年轻男仆：“据说他们要将我[嫁]给某某家庭，当我到了夫家，你就是为我拿着礼物而来，也进不去那里。如果你爱我，现在就用什么方式带着我逃走吧。”

他[回答：]“好的，贤女。那明天早上我就去到城门口的某某地方，你就通过什么方式出去，然后去那里吧。”说完，第二天他就站在了约定的地点。她也一大早就穿上脏衣服，披头散发，用谷壳撒在身上，拿着水罐和女仆一起外出一般，从家里出来，去到了那个[约定的]地方。

他带着她去了一个很远的村庄，建好了房屋，在森林里开垦了一片田地，带回来木柴、菜叶等。他妻子则用水罐取水，亲手做洗衣做饭等事，品味自己恶业之果。然后她怀孕了。当胎儿足月时她便向丈夫请求：“在这里我没有任何援助，对父母而言儿女都是心头肉，把我送到他们那里，我要在那里生产。”

“贤女，你说什么呢？看到我，你父母会用种种方式惩罚我的，我不能去那里。”他拒绝了。她一而再地请求也没有得到[同意]前往，便在他去森林里时，告诉了周围邻居：“假如他回来后没看到我，问‘[她]去哪里了？’，请你们告诉[他]我回自己家里了。”说完，关上家门出发了。他则在回来后没看到她，询问邻居，听说了那情况后[决定]“我要让她回来”，跟上去看到她后，用种种方式请求也没能让她折返。

然后，当她到了某个地方时被产痛所袭。她进入一片灌木，说："夫君，我产痛了。"说完躺在地上，痛得打滚，产下了一个男孩。[她想到]"我回娘家的目的已经完成"，于是又和他回到家里一起过日子。

她过了一段时间又怀孕了。当她胎儿足月后，她像上次一样请求丈夫，没有获得前去[的许可]，于是她将儿子抱在怀里就出发了。当他（她丈夫）跟上来说"你站住"时，她不想回去。就在他们往前走时，出现了非时大雨云，周围银蛇般的闪电像要烧着了一般，雷雨交加好似要破碎[虚空]一般，天空中下起了倾盆大雨了。这个时候她产痛了。她对丈夫说："夫君，我产痛了，忍不住了。帮我找一处避雨处吧。"

他拿着随身携带的斧头到处寻找[木材]，看到一个蚁丘上长了灌木，就去砍伐。蚁丘里出来一条毒蛇把他咬了。顿时他的身体里面就像被火焰烧着了一样，开始发青，然后就在那里倒下了。他妻子则在巨大的痛苦中盼着他回来，没有看到他就把另一个儿子生下来了。

两个儿子不能忍受那疾风骤雨，大声地啼哭着。她将他们俩放在胸间，以两膝和两手支地，保持这个姿势度过了一整晚。[她的]整个身体毫无血色，就像一片枯黄的树叶一般。明相升起时，她将那个肉片色（红扑扑）的[小]儿子抱在怀里，另一个牵在手里，说："来，宝贝，你们的爸爸走了。"然后顺着她丈夫去的路往前走时，看到了他（她丈夫）在蚁丘死后倒下的发青且僵硬的尸体，"由于我的缘故，我丈夫死在了路上！"她哭泣、哀悼着前行。

由于下了一整夜的雨，她看到阿致罗筏底河被齐膝深、

齐腰深、齐胸深的河水所充满。她不敢带着两个不懂事的儿子一起下水，便把大儿子放在这边岸上，带着另一个[小儿子]去到对岸，然后铺上断树枝，将[小儿子]放下，“我要去另一个那边了”，将小儿子留下，她没法[安心地]过河，一步三回头地往前走。当她到了河中间时，一只鹰看到了那小孩子，以为“是块肉”，从空中俯冲下来。她看到它朝儿子冲下来，就举起双手大喊三声“簌簌”。老鹰离得太远没有听到那声音，就抓住男孩朝空中飞走了。

站在这边岸上的儿子看到妈妈在河中间举起双手大声喊，以为“她在唤我”，迅速下到水中。于是她的小儿子被鹰抓走了，大儿子被水冲走了。“我的一个儿子被老鹰抓走了，一个儿子被水冲走了，我丈夫死在路上了”她哭泣、哀悼着往前走时，看到一个从沙瓦提来的人，便问：“您住在哪里，先生？”

“我住在沙瓦提，女士。”

“在沙瓦提城某某街有这样一个名为某某的家庭，您知道吗，先生？”

“我知道，女士，但那个[家庭]你就不要问了，如果有其他认识的就问吧。”

“其他的与我无关，我就问这个[家庭]，先生。”

“女士，你自己让[我]不得不说的，现在，有看到下了一整晚的雨吗？”

“我看到了，先生，正是我被淋了一整夜的雨，不是其他人。随后我将告诉您我淋雨的事，请先告诉我那里的那个财主家的情况。”

“女士，今天晚上财主、财主夫人和财主儿子三人被倒塌的房子压[死]了，他们正在一个火葬堆上火葬。可以看到那个烟，女士。”

这个时候她不知道她的衣服掉了，她疯了，就像刚出生一般（赤身裸体），哭泣、哀悼着：

“两儿皆已死，丈夫路上亡，
父母与兄弟，火葬于一堆。”

（《譬喻经·长老尼譬喻》2.2.498）

她踉踉跄跄地边走边悲泣着。人们看到她后[喊她]“疯女人，疯女人”，拿起垃圾、尘土倒在她的头上，用土块打她。导师正在揭德林大寺八群人中坐着讲法，看到曾发[大弟子]愿且圆满了十万劫巴拉密的她前来了。据说她在胜莲花佛时期，看到胜莲花导师抓住一个持律长老尼的手臂，犹如将其置于[三十三天的]欢喜园一般，立她为[持律]第一[的大弟子]，于是她发愿、立志：“我也要在一尊如您一般的佛陀前获得持律第一长老尼[之称号]。”胜莲花佛展开未来分智，知道了[她的]愿会成就，便回答：“在未来名为果德玛佛的教法里，她将成为名叫芭达嘉拉的持律第一的长老尼。”

导师看到那已立志愿，已发愿的她从远处而来，思维到：“除我以外，其他没有谁能成为此人的依止处了。”然后[以神通]令她朝寺院走来。人们看到她以后说：“不要让这个疯女人来这里。”导师说：“你们走开，不要阻止她。”在她来到了附近时[对她]说：“建立正念，姊妹。”就在此刻，她借助佛陀的威力获得了正念。这时她注意到穿的衣服都掉了，生起了羞怯，便蹲坐着。

这时一个人丢给她一件上衣。她将其穿上后，走近导师，对导师金色之足行五体投地之礼敬，［说：］“尊者，请您作为我的保护所，作为我的依止处。我的一个儿子被鹰抓走，一个儿子被水冲走，丈夫死在了路上，父母和兄弟被屋所埋，正一起被火葬。”

导师听了她的话后，说：“芭达嘉拉，勿多虑，你已经来到了堪能成为你的庇护所、皈依处、依止处之人面前了。正如你如今一个儿子被鹰抓走，一个儿子被水冲走，丈夫死在了路上，父母和兄弟被屋所埋，如此般在这轮回中儿子等死去时，你哭泣所流的眼泪比四大海的海水还多。”说完诵出此偈：

“相比四大海，悲苦所袭人，
泪水尤更多，姑娘，你为何放逸？”

导师如此以“无始[轮回中]的……”比喻讲述时，她的忧愁变少了。知道她的忧愁变少了以后，导师又对她说：“芭达嘉拉，去往来世者，名为儿子等[亲人]不能成为庇护所、避难处、皈依处，因此即便是拥有[儿子等]的人他们也没有[皈依处等]。然而智者净化戒以后，应尽快净化自己的涅槃之道。”说完，宣说佛法，诵出此偈：

“子非庇护所，父与亲亦非，
为死所制者，诸亲非庇护。”

（《法句》第228偈，《譬喻经·长老尼譬喻》2.2.501）

“了知此理已，智者善护戒，
通往涅槃路，迅速令清净。”

（《法句》第 289 偈）

开示结束时，芭达嘉拉烧尽了如大地尘数般的烦恼，成就了入流果，其他许多人也证得了入流果等。她在成为入流者后便向导师请求出家。导师将其送至比库尼处，给她出家了。她获得了达上，由于她曾不穿衣服到处走，因此就以“芭达嘉拉”（paṭācārā）而为人知。

有一天她用水罐取水洗脚时，将水泼洒，那[水]流了一小段就断了。第二次泼洒时比前一次去得远了一点。第三次泼洒比前一次又更远了。她就取其为[禅观]所缘，划分了三个年龄段做思维：如我第一次泼水般，此诸众生在人生初期就死了，比那去得更远的，犹如第二次泼的水，在中年就死了，比那去得更远的，犹如第三次泼的水，在老年死了。

导师坐在香室孤邸放出光芒，犹如站在她面前讲述一般，说：“正如此，芭达嘉拉，不见五蕴生灭而活百岁，不如见五蕴生灭者活一日乃至一刹那。”然后导师就此开示佛法，诵出此偈：

113.

Yo ca vassasataṃ jīve, apassaṃ udayabbayaṃ;
Ekāhaṃ jīvitaṃ seyyo, passato udayabbayaṃ.

若人活百岁，未曾见生灭；
不如活一日，得睹于生灭。

在此[偈颂中]，“未见生灭”（apassaṃ udayabbayaṃ），是没有依二十五相见过五蕴的生灭。

“见生灭”（passato udayabbayaṃ），见到了那些[五蕴]的生起与灭去，相比另一个的生命，[他]即便只活一日也

更殊胜。

开示结束时，芭达嘉拉证得了连同无碍解的阿拉汉。

第十二、芭达嘉拉长老尼的故事[终]。

13. 积萨果德弥的故事

kisāgotamīvatthu

“若人活百岁……”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积萨果德弥（kisāgotamī）而说的。

据说在沙瓦提有一位财主，他家四亿财产变成了木炭。财主看到后生起忧愁，拒绝进食，卧床不起。他的一个朋友来到家里问：“朋友，你为何忧愁？”他听闻所发生的的事情后[说：]“朋友，勿忧，我知道一个办法，你照做吧。”

“怎么办，朋友？”

[他说：]

“在自己的店铺前铺上席子，将那些木炭堆在上面，[你]坐着就像在出售一般。前来的人们当他们这么说：‘其他人出售衣服、油、蜜、糖等，你却坐着出售木炭。’你就对他们说：‘我不卖自己的东西，怎么办呢？’

“若有人这么说：‘其他人出售衣服、油、蜜、糖等，你却坐着出售黄金。’你就对他说：‘哪里有黄金？’

“当他说：‘这个。’

“[你就说：]‘那你把它给我。’然后用手接受。这样给到你手上就会变成黄金。她如果是个女孩，就将她带到你家

给儿子[做妻子]，然后将四亿财产交给她管理，你就使用她所给与的。如果是个男孩，就将你家里适龄的女儿给他[做妻子]，然后将四亿财产交给他管理，你就使用他所给与的。”

他[说：]“好主意。”将木炭堆在自家店铺前，[他]坐着就像在售卖一般。对于那些对他说“其他人出售衣服、油、蜜、糖等，你为什么坐着出售木炭？”的人，他就回答他们说：“我不卖自己的东西，怎么办呢？”

后来，一个名叫果德弥的女孩（Gotamī），她因身体瘦弱而以积萨果德弥（kisāgotamī，消瘦的果德弥）而为人知，她是一个落魄家庭的女儿。那天她因自己的某项事情去到集市门口，看到那财主，便这样说：“先生，为什么其他人出售衣服、油、蜜、糖等，你却坐着出售黄金？”

“姑娘，哪里有黄金？”

“你坐在那里拿着的不是吗？”

“那你把它给我，姑娘。”

她抓了满满一把，一放到他手里，就变成了黄金。然后财主就问她：“姑娘，你家在哪里？”

她说：“名为某某[的地方]。”

知道了她没有结婚后，[财主]收起财产，然后将其带回给自己儿子[做妻子]，让她接管了四亿的财产。所有的[木炭]就都变成了黄金。后来某个时候她怀孕了。十个月后她生下一个儿子，[然而]在他能走路时便死了。她之前未曾见过死亡，她不允许[其他人]将他拿出去火葬，[说：]“我要为我儿子寻求药物。”将[儿子的]尸体抱在怀里，挨家挨户询问：“你们是否知道[可治疗]我儿子的药物？”人们对她说：“女士，你疯了，到处为死去的儿子询问药物。”“我一定能

找到知道我儿子所需药物的人！”她怀着这样的想法到处走。

一个有智慧的人看到了她，他心想：“我的这个姑娘一定是第一次生孩子，以前没见过死亡，我应该帮助此人。”然后[对她]说：“姑娘，我不懂药，但我知道懂药的人。”

“谁懂，先生？”

“姑娘，导师懂，去问他吧。”

“我要去了，先生，我会问，先生。”说完，她来到导师面前，礼敬导师过后立于一旁，问道：“尊者，据说您知道我儿子需要的药？”

“是的，我知道。”

“应求得什么？”

“应求得手指所捏之量的芥末子。”

“我去要，尊者。应去什么家庭获取呢？”

“在从未死过儿女的家庭。”

“好的，尊者。”她礼敬完导师，就将死去的儿子抱在怀里，进入村庄，站在第一户人家门口说：“这家里是否有芥末子呢？听人说那可以给我儿子做药。”

当他们回答“有的”时，[她说：]“那就请给[一些]吧。”当他们拿来芥末子给[她]时，她问道：“这个家里从来没有任何儿女过世吧？大娘。”

“你说什么，姑娘？活着的是少数，死去的才是多数。”当他们这么说时，[她回答：]“那你们拿着你们的芥末子吧，它不是我儿子的药。”她还了回去。她以这种方式从第一家开始走着到处询问。她连一家的芥末子也没得到，在傍晚时她心想：“哦，我的所作所为真是离谱，我以为‘只有我死

了儿子’，其实整个村子里死去的人比活着的都要多。”

她这样思维时，执爱儿子的柔软心变得坚强了。她将儿子丢弃在森林里，然后去了导师那，礼敬后站立于一旁。导师便对她说：“你有得到一指捏之量的芥末子吗？”

“没有得到，尊者。整个村子里死去的人比活着的还要多。”

然后导师对她说：“你以为‘只有我死了儿子’。对众生而言此为常法，死王就如洪水般将尚未圆满意愿的众生冲进恶趣之海。”说完后，[导师]宣说佛法，诵出此偈：

“心意执着人，醉心子与畜；
如洪流睡村，死亡所携去。”

（《法句》第 287 偈）

偈颂结束时，积萨果德弥便证得了入流果，其余许多人也证得了入流果等。

她便向导师请求出家，导师将其带到比库尼处给她出家。她获得了达上，以积萨果德弥长老尼而为人知。一天，到了[伍波思特日]，她在伍波思特堂点了灯坐着，她看到灯光的生起和灭去后，她以此为[禅观]所缘：“如此般，此等众生也生起和灭去，只有到达涅槃才不被了知。”

导师正坐在香室孤邸，放出光芒，犹如坐在她面前讲述一般，说：“正如此，果德弥，此等众生如灯光一般生起和灭去，只有到达涅槃才不被了知。如是，相较于未见涅槃而活百岁者，得见涅槃者哪怕只活刹那间也更殊胜。”然后导师就此开示佛法，诵出此偈：

114.

Yo ca vassasataṃ jīve, apassaṃ amataṃ padaṃ;
Ekāhaṃ jīvitaṃ seyyo, passato amataṃ padaṃ.

若人活百岁，未见不死道；
不如活一日，得睹不死道。

在此[偈颂中]，“不死道”（amataṃ padaṃ），意思是脱离死亡不死大涅槃。[偈颂]其余部分和前面的相同。

开示结束时，积萨果德弥就在座上证得了连同无碍解的阿拉汉。

第十三、积萨果德弥的故事[终]。

14. 多子长老尼的故事

bahuputtikattherīvatthu

“若人活百岁……”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多子长老尼而说的。

据说在沙瓦提一户人家里有七个儿子、七个女儿。他们所有人在成年后都成了家，依他们自己的本性快乐生活。后来他们的父亲去世了。大近事女在没了丈夫后也没有分家产。孩子们对她说：“妈妈，我们的父亲没了，您要家产做什么？难道我们不能照顾您吗？”她听了他们的话后没有说话。在他们一而再地说了过后，[她心想：]“孩子们会照顾我，独自保有家产对我来说有什么用呢？”[于是]将所有财产在[他们]当中分了，给了[儿女们]。

过了几天，大儿媳妇对她说：“哎呀，我们的老夫人，好

像给了‘我的大儿子’双份一样，只来这个家里[住]。”[接下来]其他的儿媳妇也都这么说。[然后]从大女儿开始，在她们家里时，她们也都这么对她说。她被[儿女们]嫌弃，[心想：]“我为何要住在他们那，我要过比库尼的生活。”她去到比库尼住处，请求出家。她们给她出家了。她获得达上后，以“多子长老尼”而为人知。她[心想：]“我是年老了才出家，不应放逸。”

她在为比库尼们做着大小诸义务时，[想着：]“我要整晚修习沙门法”，就在楼下用手抓住一根柱子，拉着它修习沙门法。在经行时[担心]“在黑暗处，我的头可能会撞到树或者什么东西”，便用手抓住那棵树，拉着它修习沙门法。“我只修习导师所教导的法。”[这样]省思了法过后，仅仅留心于法，而修习沙门法。

这时，导师就坐在香室孤邸里，放出光芒，就像坐在[她]面前对她讲一般，说：“多子，相比于不思、不见我所说之法而活百岁者，见到我所说之法而活哪怕片刻间也更殊胜。”说完，导师就此开示佛法，诵出此偈：

115.

Yo ca vassasataṃ jīve, apassaṃ dhammamuttamaṃ;
Ekāhaṃ jīvitaṃ seyyo, passato dhammamuttamaṃ.

若人活百岁，未见至上法；
不如活一日，得睹至上法。

在此[偈颂中]，“至上法”（dhammamuttamaṃ）是九出世间法，彼即至上法。相比于那没有见到这至上法者，他即便活一百岁，而对于得见、彻知该法者，哪怕只活一天，哪

怕一刹那，也是活得比他更殊胜（jīvitaṃ seyyo）。

偈颂结束时，多子长老尼证得了连同无碍解的阿拉汉。

第十四、多子长老尼的故事[终]。

第八品千品释义终。

九、恶品

Pāpavagga

法护尊者译

1. 小一衣婆罗门的故事

Cūḷekasāṭakabrāhmaṇavatthu

“当急速行善……”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小一衣（Cūḷekasāṭaka）婆罗门而说的。

在维巴西（Vipassī，毗婆尸）十力者的时代，他曾名为大一衣婆罗门，如今在沙瓦提城中名为小一衣。他[只]有一件衣，婆罗门女也只有[那]一件，两人都只有[那]一件衣。当婆罗门或婆罗门女去外面时，就披上它。

后来有一天，当寺院公布有讲法时，婆罗门说：“爱妻，宣布有讲法，你要白天去闻法还是夜晚去呢？鉴于无[多余的]衣，我们不能一起去。”婆罗门女[答道]“夫君，我要白天去”，就披衣去了。婆罗门在家中度过了日间时段，夜晚去到[寺院]后，就坐在导师跟前听闻佛法。当时，遍满其身的五种喜生起了。他想要供奉导师，思惟道：“若我供养这件衣，婆罗门女与我都将无衣可穿。”于是，他生起千番悭吝之心，随后又有一个净信心生起。压制那净信后，又有千番悭吝[心]生起。此时，他的[心]被强有力的悭吝缠缚住之后，犹如被抓住了一般抑制了净信心。正当他[来回]思惟

“我要供养，我不要供养”时，初夜过去而中夜到来了。他在中夜还是无法供养。当后夜来临时，他思惟：“就在我的净信心和悭吝心斗争时，两个夜分过去了，当我这么多悭吝心增长时，将没有从四恶趣中出头[的机会]，我要供养这[件衣]！”他战胜了千番的悭吝[心]，并以净信心作为先导而供养了衣后，[将其]置于导师足下，三次高声说道：“我胜利了，我胜利了。”

高思勒国王巴谢那地(波斯匿王)在闻法之时，听到了那声音，说：“你去问他，他怎么胜利了？”他被国王的内侍询问时，告知了那原委。国王听闻那原委后，[说：]“婆罗门行了难[行之]事，我要奖赏他。”就令人给了他一套衣。他将那套衣也供养给了如来。国王又翻倍地令人将两套、四套、八套、十六套衣给与[他]。他又将它们供养给了如来。于是，国王令人给与他三十二套[衣]。“自己没有拿，而是将所获得的每件衣都施舍了！”婆罗门为了免受[国王这种]责备，就从那[三十二套衣]中拿取了两套，一套给自己，一套给婆罗门女。随后，将[其余]三十套供养给了如来。

国王在他供养七次时，又想赏赐他。过去，大一衣于六十四套衣中拿取了两套，这位[婆罗门]在获得三十二套[衣]时，[也只]取了两套。国王指示内侍们：“诸位爱卿，婆罗门行了难[行之]事，你们去把我宫中的两件毛毯带来。”他们照做了。国王令人将价值十万的两件毛毯给与了[他]。婆罗门[思惟]“我的身体不值得盖这些毛毯，它们只对佛陀的教法是适合的”，就将一件毛毯放在香室内导师的床榻上作为华盖而绑缚，将[另]一件作为常在自己家中应供的比库用

餐处的华盖而绑缚。国王在傍晚时分去到导师跟前，认出了那件毛毯而询问："尊者，[这是]谁做的供养？"

"一衣[做的]。"当如此说时，[国王]："婆罗门就在我净信之处生信了！"说完，"四头象、四匹马、四千咖哈巴那钱、四个女人、四个婢女、四个男人、四座上等村庄"，如此令人给与他名为所有[奖赏]每种有四个的赏赐。

比库们在法堂中议论纷纷："啊！小一衣的业真是不可思议，就在那个刹那获得了'所有[奖赏]每种有四个'的赏赐，当下所造的善业甚至当下就带来了果报。"导师到来后询问："诸比库，你们正坐在一起谈论什么呢？"

"这个[话题]。"当如此说时，[佛陀说：]"诸比库，如果这位一衣能够在初夜时分供养我，他将得到'所有[奖赏]每种有十六个'的赏赐。如果他能够在中夜时分供养我，他将得到'所有[奖赏]每样有八个'的赏赐。然而，由于在[天]大亮的后夜时分供养，他[只]得到了'所有[奖赏]每种有四个'的赏赐。造善业者确实不要令所生起的[善]心减弱，就应在[善心生起的]那一刻行[善]。迟缓地行善带来成功时只会迟缓地到来，因此，就应在[善]心生起后立即造作善业。"说完，就此开示佛法，诵出此偈：

116.

Abhittharetha kalyāṇe, pāpā cittaṃ nivāraye;
Dandhañhi karoto puññaṃ, pāpasmiṃ ramatī mano.

当急速行善，制止于恶心；
迟缓修福者，心则喜于恶。

在此[偈颂中]，"急速行"（Abhittharetha）即应迅速

地、极速地造作之义。当在家人生起“我要造作供养行筹食等某种善[业]”之心时，不要让别人获得机会，如此“我先，我先”而迅速去做。或者，当出家人履行[对]戒师的义务等时，不要给其他人机会，应“我先，我先”而迅速去做。

“[制止]恶心”（pāpā cittaṃ）即全力以赴地在身恶行等恶业或不善心的生起上制止心。

“迟缓修”（Dandhañhi karoto），若人“我要布施，我不要布施。它会不会给我带来成功呢？”像这样如同在泥泞的道路上行走一般地迟缓修福者，就会像那位一衣一样，千番悭吝之恶[心]得到[出现的]机会。

于是，“他的心则喜于恶”（pāpasmiṃ ramatī mano），心唯有在造善业时方喜于善，脱离那[善]后，则只会倾向于恶。

偈颂结束时，许多人证得了入流果等。

第一、小一衣婆罗门的故事[终]。

2. 赛亚萨格长老的故事

Seyyasakattheravatthu

“若人作恶行……”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赛亚萨格（Seyyasaka）长老而说的。

赛亚萨格是黑伍达夷（Lāḷudāyi）[148]长老的共住者，在向黑伍达夷长老倾诉自己的苦闷后，被他怂恿[犯]第一桑喀地谢思[罪]之事，当屡屡生起苦闷时，造作了该[恶]行（《律藏·巴拉基格》第234段）。导师听闻了他的行为后，令人召唤他，询问："据说你这么做？"

当他回答"是的，尊者"时，"为何做[此]重业？愚痴人，[这]不适合"，以种种方式呵责后，制定了学处。随后，[又说：]"像这样的[恶]行，无论在现世还是未来，都只会带来苦。"说完，就此开示佛法，诵出此偈：

117.

Pāpañce puriso kayirā, na naṃ kayirā punappunaṃ;
Na tamhi chandaṃ kayirātha, dukkho pāpassa uccayo.

若人作恶行，勿屡屡作之；
积恶招苦故，于其勿志欲。

这首[偈颂]的含义是，"人"（puriso）如果造作一次恶业，就在那一刻省察"这不适合、卑劣"后而"不再屡屡造作它"（na naṃ kayirā punappunaṃ）。凡在那[恶行]中生起志欲或喜爱，消除那[种欲望]后，就不应再产生。

为什么呢？"积恶招苦故"（dukkho pāpassa uccayo）。恶的累积、增长无论在现世还是未来，都只会招致苦。

开示结束时，许多人证得了入流果等。

第二、赛亚萨格长老的故事[终]。

[148] 其他有版本为 Kāḷudāyi。

3. 爆谷天女的故事

Lājadevadhītāvatthu

“若人作福德……”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爆谷天女（Lājadevadhītā）而说的。故事起源于王舍城。

具寿马哈咖萨巴(大迦叶)尊者住在毕巴离洞窟(Pippaliguhā，长胡椒山洞)时，进入了禅那。等到第七天，他出定以天眼观察托钵处时，见到了一位在稻田劳作的女人握住稻穗，正在炒制爆谷。探究[她]“有信，还是无信”后，知道有信。随后，在探查“究竟能否摄益我”时，了知“无畏的良家女将摄益我，[摄益]后她将获得大成就。”于是，他披覆衣，拿着钵，站在了稻田附近。良家女一见到长老就生起了净信心，五种喜遍满全身，“尊者，请您停一下吧！”说完，带上爆谷迅速过去，[将其]倒入长老的钵中，五体投地而礼敬后，发愿：“尊者，愿我能够得享您所见之法。”长老随喜道：“愿如此。”她礼敬了长老后，省思着自己所做供养返回了。

在沿着那田垄前行的道路上，有条毒蛇卧在一个洞中。它无法噬咬长老遮盖于袈裟下的小腿。省思供养而返回的那个女人到达了那个区域。毒蛇从洞中窜出后，咬住她，令其跌倒在原地。她以净信心死去后，如同从睡梦中醒来一般，投生于三十三天界中的三十由旬的黄金宫殿里，三牛呼的身体充满种种装饰。她[下]身穿了一件十二由旬的天衣，披着

一件[外衣]，并有一千位天女围绕。宫殿门口装饰着垂着黄金爆谷的金碗，以彰显其宿业。观察自己的成就后，她用天眼探查“我究竟作了什么而获得这种成就”时，了知“我因向圣尊马哈咖萨巴长老供养爆谷的果报而获得了它。”

那位天女因如此微小的[善]业而获得了像这样的成就后，就思惟：“我如今不应懈怠，为圣尊履行了大小义务后，我将使此成就不动摇。”随后，于黎明时拿着黄金所做的扫帚和垃圾篓到了[长老之处]，打扫长老的僧舍后，准备了饮用水、洗用水。长老见到后，以为“是某位年轻[比库]或沙玛内拉履行的义务”。她第二天又这样做了，长老仍这样认为。就在第三天时，长老听到了扫帚的声音，并见到了从钥匙孔等射入的身光后，推开门询问：“这位扫地者是谁？”

“尊者，我是您的侍女爆谷天女。”

“我没有如此名字的侍女。”

“尊者，我在守护稻田时供养了爆谷，随后怀着净信心返回时，被蛇咬死，投生于三十三天界中。我依赖圣尊而获得了这种成就，[就思惟]‘现在也为您履行大小义务后，将会使成就不动摇’而过来了。”

“昨天和前天都是你清扫了此处，都是你准备了饮用水、洗用水吗？”

“是的，尊者。”

“走吧，天女，你已经做的义务就做了，从今以后不要再来这里了！”

“尊者，别毁了我，请允许我为您履行义务使我的成就不动摇。”

“走吧，天女，不要让未来握着彩扇坐着的说法者说我：‘据说，一位天女过来为马哈咖萨巴长老履行大小义务后，准备了饮用水、洗用水。’从今以后，不要来这里了，离开吧！”她只是一再乞求：“尊者，别毁了我。”长老思惟“此[天女]不听我的话”，便[说]“你不知分寸”，弹了弹指。她无法在那里站立，飞升至虚空后，抬手合掌道：“尊者，别毁了我所获得的成就，请允许[我]让[它]变得坚固吧！”哭泣着立于虚空。

导师正坐在揭德林中的香室中，听到了她的哭声，然后放出光芒，如同坐在天女的面前开示一般说：“天女！做守护正是我儿子的责任，而渴求福德者认识到‘这个是需要的’后，作福德就是[他们的]责任。作福德者确实在现世和未来都会快乐。”说完，就此开示佛法，诵出此偈：

118.

Puññañce puriso kayirā, kayirā naṃ punappunaṃ;
Tamhi chandaṃ kayirātha, sukho puññassa uccayo.

若人作福德，当屡屡作之；
积福受乐故，于其应志欲。

这首[偈颂]的含义是，若“人作福德”（Puññañce puriso kayirā），[不应认为]“我做了一次福德，这么多足够了”而中止，应屡屡造作。在不作福德的时刻，也应“志欲”（chandaṃ）、喜爱、尽力于那福德。什么原因呢？积福受乐故。因为福德的累积、增长于此世和他世会带来快乐，所以是乐。

开示结束时，天女就立于四十五由旬之上的[空中]证得了入流果。

第三、爆谷天女的故事[终]。

4. 给孤独财主的故事

Anāthapiṇḍikaseṭṭhivatthu

“恶人亦见乐……”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给孤独而说的。

给孤独指定寺院而将五亿四千万财富散布于佛陀的教法中。当导师住在揭德林时，他每天去[作]三次大献供，[每当]前去时[就思惟]“沙玛内拉和新学[比库]会盼望‘究竟带了什么[供养]过来？’”因此，他以前从未空手而去。他在清晨前去时，就令人拿取粥后出发。用完早餐者则令人拿取熟酥、生酥等药品后出发。在傍晚时分，他则令人拿取花鬘、芳香、涂香、衣等[物品]后出发。如此，他就在固定时间天天做供养后守护戒。

后来，[他的]财富耗尽了。商人们也从他手中欠下一亿八千万的债务，他家祖传的一亿八千万钱财埋藏在河边，也在堤岸坍塌时被水冲入了大海。如此，他的财富就逐渐耗尽了。给孤独即使这般处境仍向僧团做供养，只不过无法再制作胜妙的[饮食]供养了。

有一天，导师对他说：“家主，你的家中仍在做布施吗？”当如此说时，他[回答]说：“供的，尊者，[我家中]供养碎米饭伴以酸粥。”于是，导师对他[说：]“家主，切

勿认为‘我在做粗劣的供养’，以胜妙心向佛陀所做的供养没有低劣之说。此外，你向八种圣人做了供养。我在[身为]维拉玛(Velāma)[婆罗门]时，使整个瞻部洲休耕而做大供养，那时连任何三皈依者都未获得，应受供养者就是如此难得。因此，切勿认为‘我在做粗劣的供养’。”说完，为他开示了维拉玛经(Velāmasutta)（《增支部》9.20）。

当时，在导师与导师的弟子进入给孤独家中时，因他们的威力，居住在他家门口的天女无法住立，[就想：]“我要对家主行分裂，让他们不进入这个家中。”虽然想对他说，但在他富有时无法说出，现在[天女认为]“这位[财主]已变得穷困，他将会接受我的话”，就在夜晚时分进入财主华贵的卧室，立于虚空中。当时，财主看到她，说：“这是谁？”

“大财主，我是住在[你家]第四道大门的天女，为了告诫您而前来。”

“若是如此，请告诫吧！”

“大财主！你不顾将来，在沙门果德玛的教法中施舍了大量财富，现在也变得穷困了，不要再散[财]了。这样下去，你将连几天的衣食都得不到了。沙门果德玛对你有什么用呢？停止过度的施舍，去从事商贸创立财富吧!”

“这是你对我的告诫吗？”

“是的，财主。”

“走开，即使是一百、一千或十万个像[你]这样的人也动摇不了我！你说了不当之[语]。你干嘛住在我家？赶快从我家离开吧！”天女听闻入流圣弟子的话后，无法住立而带上孩子离开了。离开后，她没有获得别的住处，[思

惟：]“请求财主原谅后，我还将住在那里。”她就来到守护城市的天子之处，坦白了自己所犯的罪过后，说：“来，带我到财主跟前寻求原谅后，请[他]给我住处吧！”天子[道]：“你说了不适当的[话]，我无法去到那位[财主]的跟前。”拒绝了她。天女去到四大天王的跟前，又被他们拒绝后，来到了沙格天帝之处，禀告了该事经过后，非常恭敬地乞求：“陛下，我无处可住，手抱着孩子孤苦地流浪，请您给我住处吧！”

于是，天帝对她说：“我也无法为你对财主说。不过，我会告诉你一个方法。”

“萨度！陛下，您说吧。”

“去吧，扮作[财主的]委托人，将财主手中书面记录的被商人拿去的一亿八千万财产，以你自己的威力令商人偿还后，填满了[财主]空荡的宝库。冲入大海的有一亿八千万财富。此外，别处还有一亿八千万无主的财富，将那一切收集起来，装满那位[财主]空荡的宝库。受完惩罚后，去请求原谅吧！”天神[道：]“萨度，陛下。”就按所说的方法做完了那一切。

随后，她照亮了财主的华贵卧室而立于空中。“这是谁？”当[财主]如此说时，[天女回答：]“我是住在你[家]第四道门口的愚痴天女，由于我的愚痴，在你面前说了那言论，请您原谅我的那言论吧！我确实按照沙格[天帝]的话收回了五亿四千五财富，填满[你家]空荡的宝库而受了惩罚。我疲于无住处。”

给孤独思惟：“这位天女说‘我受到了惩罚’，她也承认了自己的过失，我要把她展示给正自觉者看。”他将那位

天女带到导师跟前，禀告了她所作的一切行为。天女在导师的足下顶礼后，请求导师原谅："尊者，由于我的愚痴，不了知您的功德而说了恶语。请您原谅我的那些言论。"随后，请求财主原谅。导师以善恶业的果报教诫财主与天女，[说：]"家主，于此[世间]，只要恶尚未成熟，即使恶人也会遇到吉祥。然而，一旦恶业成熟，那时，他就会见到灾厄。只要善尚未成熟，即使善人也会遇到灾厄。然而，一旦善成熟了，那时，他就会见到吉祥。"说完，[佛陀]就此开示佛法，诵出这些偈诵：

119.

Pāpopi passatī bhadraṃ, yāva pāpaṃ na paccati;
Yadā ca paccatī pāpaṃ, atha pāpo pāpāni passati.

恶业尚未熟，恶人亦见乐；
及至恶成熟，恶人即遭殃。

120.

Bhadropi passatī pāpaṃ, yāva bhadraṃ na paccati;
Yadā ca paccatī bhadraṃ, atha bhadro bhadrāni passatī.

善业尚未熟，善人亦见苦；
及至善成熟，善人即见乐。

在此[偈颂中]，"恶人"（Pāpo）即是从事身恶行等恶业之人。他也会体验到以先前善行的威力而产生的快乐，此时，他"见乐"（bhadraṃ passatī）。

“恶业尚未熟”（yāva pāpaṃ na paccati），即只要他的那恶业尚未带来现法或来世的果报。

然而，“等到”（Yadā）他的那[恶业]带来了现法或来世的果报，“那时”（atha），在经受现法的种种惩罚和来世的苦界之苦时，“恶人即遭殃”（atha pāpo pāpāni passati）。

第二首偈颂中，是从事身善行等善业的“善人”（Bhadro）。他确实也会体验到以先前恶行的力量而产生的痛苦而“见苦”（pāpaṃ passatī）。

“善业尚未熟”（yāva bhadraṃ na paccati），即只要他的那善业尚未带来现法或来世的果报。然而，等到他的那[善业]带来了那果报，那时，在享受现法的利养恭敬等乐和来世的天界成就之乐时，“善人即见乐”（bhadro bhadrāni passatī）。

开示结束时，那位天女住立于入流果，开示也给在场大众带来了利益。

第四、给孤独财主的故事[终]。

5. 不保护资具的比库的故事

Asaññataparikkhārabhikkhuvatthu

“勿轻恶微小……”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一位不保护资具的比库而说的。

据说，他在外面无论使用完任何的床、椅等类型的资具后，就丢弃在那里。资具因雨淋、日晒、白蚁[噬咬]等而损坏。他被比库们[劝告：]“贤友，资具难道不是应该收起来

吗？”当如此说时，他[回答：]“贤友，我对那[资具]所作的[过失]微不足道，只是无心而为。”说完，依然如此作。

比库们将他的行为告知了导师。导师令人召唤他后询问：“比库，据说你这么做，[这是]真的吗？”即使被导师询问时，他仍旧轻视地说：“跋葛瓦，我所作的这行为不是微不足道吗？只是无心而为。”于是，导师对他说：“比库如此作是不适当的，不应轻视‘恶业微小’。天上降雨时，放于露天的敞口容器虽然不会以一滴[雨水]而装满，但当反复降雨时则会充满。同样地，作恶之人逐渐地造作大恶聚。”说完，就此开示佛法，诵出此偈：

121.

Māvamaññetha pāpassa, na mandaṃ āgamissati;
Udabindunipātena, udakumbhopi pūrati;
Bālo pūrati pāpassa, thokaṃ thokampi ācinaṃ.

勿轻恶微小，谓不招果报；
犹如雨滴落，亦能满水缸；
愚人点滴积，其恶能满盈。

在此[偈颂中]，“勿轻”（Māvamaññetha）即不要轻视。“恶”（pāpassa）即恶[业]。

“[勿轻恶]微小，谓不招果报”（na mandaṃ āgamissati）[这句的]含义是：不应如此轻视恶——“我所造的恶微不足道，何时此恶[业]才会成熟。”

“水缸”（udakumbhopi）[这句的]含义是：正如在天上降雨时敞开口后放置的任何陶壶，它透过一滴滴的雨水落下

而逐渐被装满。同样地，愚人也在一点一滴地累积、造作、增长恶时“恶贯满盈”（pūrati pāpassa）。

开示结束时，许多人证得了入流果等。导师也制定了学处：“于露天摊开卧床后不收回者犯名为此之罪”（《律藏·巴吉帝亚》108-110）。

第五、不保护资具的比库的故事[终]。

6. 猫足财主的故事

Biḷālapādakaseṭṭhivatthu

“勿轻善微小……”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猫足（Biḷālapādaka）财主而说的。

有一次，沙瓦提城的居民组团向以佛陀为首的比库僧团做供养。后来有一天，导师在作随喜时如此说：

“近事男，于此[世间]，有些人只是自己做布施，不去鼓励他人。他无论投生何处，[只]会获得财富成就，[却]无法[获得]随众成就。有些人自己不做布施，[但]鼓励他人。他无论投生何处，[只]会获得随众成就，[却]无法[获得]财富成就。有些人不仅自己不做布施，也不鼓励他人。他无论投生于何处，既无法获得财富成就，又无法[获得]随众成就，成为吃残食者而到处流浪。有些人不仅自己布施，也鼓励他人。他无论投生于何处，既会获得财富成就，也会[获得]随众成就。

当时，一位有智之人听闻那佛法开示后，思惟：“此因真是不可思议啊，现在我要造作能带来两种成就的业。”随后，

起身对导师说："尊者，明天请您接受我们的食物吧！"

"你需要多少比库？"

"所有比库，尊者。"导师同意了。他进入村落后，一边走一边高呼："街坊邻居们，我为明天而邀请了以佛陀为首的比库僧团。凡能供养多少位比库者，请他提供为那么多人做粥等的大米等[食材]。我们将在一处煮熟后做供养。"

当时，一位财主看见他来到了自己商店的门口，[心想：]"这人不邀请自己足够[招待]的比库，却走着鼓动整个村落。"生气之后，[说：]"你拿来所带的碗。"随后，他用三根手指捻取，给与了少许米粒，又这样给了绿豆和扁豆。从那以后，他就有了"猫足财主"的称谓。他也在给与熟酥、糖蜜等[物]时将篋子抛入罐中，并将它弄到一个角落后，一点一点地滴落而仅布施少许。近事男将其余人所作供养放在一起后，却单独取出这位[财主]的供养。那位财主看到他的行为后，思惟："此人究竟为何单独取出我的供养？"随即派遣一位小仆从[紧紧跟在]他的身后："去吧！弄清楚他做什么。"

那位[智者]走了后，[心想]"愿财主有大果报"，在[制作]粥、饭、糕饼时[每份]放入[财主的]一两个米粒后，又将[财主的]绿豆、扁豆和点滴油、糖蜜等掺入了所有食物中。小仆从赶去告知了财主。听闻那[事情经过]后，财主思惟："如果他在大众中责备我，在他提及我的名字时，我就将击杀他。"他在下衣中绑上匕首后，次日就过去，站在食堂。那人伺候以佛陀为首的僧团饮食后，对跋葛瓦说："尊者，大众被我鼓励后，做了此供养。于此[布施]中，受鼓励之人

按照各自的能力供养了或多或少的大米等[食材]，愿他们所有人都有大果报！”

听闻那[话语]后，那位财主思惟：“我[怀着此想法]而来：就在他提及我的名字‘名为某某者以手指抓取后布施了大米等[食材]’时，我将杀死他。然而，他却摄益了所有人之后说：‘无论以纳利等容器计量后布施者，还是以手指抓取后布施者，愿他们所有人都有大果报！’我若不请求像这样的人原谅，我的头顶将遭天谴。”

他匍匐在那位智者的足下说：“大德，请原谅我！”被他询问“这是怎么回事”时，财主告知了那事情的全部经过。见到那种行为后，导师询问勤勉于布施者：“这是怎么回事？”他就从前一日开始将那一切来龙去脉告知了[佛陀]。

于是，导师询问“据说是这样，财主？”

“是的，尊者。”当如此说时，[佛陀说：]“近事男，不应轻视‘福德微小’，向如我这般的佛陀为首的僧团做供养后，不应轻视该‘[福德]微小’。犹如敞口容器水逐渐满盈一般，有智的人们作福德时，也逐渐令福德圆满。”说完，就此开示佛法，诵出此偈：

122.

Māvamaññetha puññassa, na mandaṃ āgamissati;
Udabindunipātena, udakumbhopi pūrati;
Dhīro pūrati puññassa, thokaṃ thokampi ācinaṃ.

勿轻善微小，谓不招果报；
犹如雨滴落，亦能满水缸；

贤者点滴积，其福能圆满。

这首[偈颂]的含义是，贤智之人作福德后，不要“轻视”（Māvamaññetha）、勿小看如此的福德：“我所作的微不足道，‘少许[业]不会’（na mandaṃ）‘带来’（āgamissati）果报，如此微少的业哪里会给带来[结果]呢？或者，我哪里能见到其[果报]呢？这[善业]何时才会成熟？”

正如因连续不断的“雨滴落”（Udabindunipātena），打开[口]后放着的陶罐会被“装满”（pūrati）。

同样地，“贤者”（Dhīro）有智之人“点滴”（thokaṃ thokampi）积累福德时，其“福德也能圆满”（puññassa pūrati）。

开示结束时，那位财主得达了入流果，开示给在场大众也带来了利益。

第六、猫足财主的故事[终]。

7. 大富商人的故事

Mahādhanavāṇijavatthu

“如财多伴少……”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大富商人而说的。

据说，五百位盗贼于那位商人的家中寻找机会时，却得不到[劫掠]时机。后来，商人用财物装满了五百辆货车后，令人告知比库们：“圣尊们，我要去到名为某某之处做贸

易，凡想要去到该处者，请出发吧，在路途中将不会疲于托钵。”听闻那[话语]后，五百位比库与他一起上路了。那些盗贼也[听说]“据说，那位商人已经出发了”就赶过去，在林中等待。商人前往后，停留在林中的一个村落中。

过了两三天，他备好了牛车等，并固定向那些比库们供养钵食。当商人逗留过久时，盗贼们派出一个人：“去，弄清楚他们出发之日再回来！”他去到了那个村庄，询问一位朋友：“商人何时会离开呢？”他说“过两三天”，随后又说：“你为什么问[这个]？”当时，盗贼告知他：“我们五百盗贼为了那位[商人]而等太久了！”另一人[说：]“若是如此，你就去吧，他将很快离开！”送走他后，[这位朋友]思惟：“我究竟是阻止盗贼，还是[阻止]商人呢？”随后，[想：]“对我而言，盗贼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五百位比库依赖商人活命，我要给商人[送去]讯息。”他去到商人跟前，询问：“您何时出发呢？”

“过两三天。”当[商人]如此回答时，[他劝告道：]“您按照我的话做吧，据说森林里有五百个盗贼在等您，您先不要过去。”

“你怎么知道的？”

“他们中有我的朋友，我透过他的话语而得知。”

[商人思惟：]“若是如此，我干嘛从这里去那里呢？我要返程回家。”当那位商人逗留时，受那些盗贼派遣之人过来询问他的朋友，听说了那事情经过，[得知]“据说他将折返回家”便前去告知了盗贼们。听闻那[话语]后，盗贼们从那里离开，等在另一条路上。当那位[商人]逗留时，那些盗贼又派人到那位朋友跟前。那位朋友得知他们在那里等候，就

又告知了商人。商人[思惟道：]“我在这里并不缺少[用度]，在这种情况下，我绝不会去那里，也不会从这里[回家]。我就在这里。”

他就去到比库跟前说：“尊者们，据说盗贼们等在途中想要劫掠我，听说[我]‘又将返回’，就等在另一条道上。我前后都不去，要在此处待一段时间。尊者们如果想要住在这里就安住吧，想要离开就随自己的意愿[离开]吧！”比库们[说：]“这样的话我们要返回。”征得商人许可后，就又去到沙瓦提城，礼敬导师后坐下。导师询问：“诸比库，你们没有与大富商人一起去吗？”[比库回答：]“是的，尊者，为了劫掠大富商人，有盗贼等在两条道上。因此，他就留在了原地。我们征得他许可后回来了。”

当如此说时，[佛陀说：]“诸比库，由于盗贼的存在，大富商人避开了道路。犹如想要活命之人避开致命的毒药，比库们了知‘三有就像被盗贼侵扰的道路一般’后，应当避免恶[行]。”说完，就此开示佛法，诵出此偈：

123.

Vāṇijova bhayaṃ maggaṃ, appasattho mahaddhano;
Visaṃ jīvitukāmova, pāpāni parivajjaye.

如财多伴少，商人避险途；
如惜命避毒，应避免诸恶。

在此[偈颂中]，“险”（bhayaṃ）即应怖畏的，由于被盗贼侵扰而有危险之义。

这是说：正如“缺少同伴”（appasattho）的大富商人

[避开]有危险的“路途”（maggaṃ），又如“惜命者”（jīvitukāmo）避开致命的“毒药”（Visaṃ）。

同样地，贤智比库连微小之“恶”（pāpāni）也应“避免”（parivajjayeyya）。

开示结束时，那些比库证得了连同无碍解的阿拉汉，开示也给在场大众带来了利益。

第七、大富商人的故事[终]。

8. 鸡之友猎人的故事

Kukkuṭamittanesādavatthu

“手若无伤口……”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竹林时，就名为鸡之友（Kukkuṭamitta）的猎人而说的。

据说，王舍城中有位财主的女儿成年了，为了保护她[父母将她安排住在]七层殿楼之上的华贵卧室中，并给了一位侍女。在与父母一起居住期间，有一天傍晚时分，她透过窗户往路中央看时，见到了一位名叫鸡之友的猎人，他靠带着五百张网和五百根竹尖桩猎杀野兽维生。他杀死了五百头野兽，用它们的肉装满了大货车，正坐在车轭上，为卖肉而入城。

她对那个猎人起了爱染心，将礼物给到侍女手中，随后派遣[她]：“去吧，将礼物送给他，然后弄清楚他离开的时间，再回来。”她去到后，将礼物送给他并询问：“你何时离开？”他说：“今天卖完肉，[明日]黎明时，我将通过某某门出去然后离开。”侍女听闻他的话后，回来告知了那位

[富家女]。富家女备好适合自己穿戴的衣饰，于黎明时换上脏衣，拿着水罐，假装与婢女一起去到河边取水处，离开后，前去该处，站着盼望那个[男人]的到来。猎人也于黎明之时驱车出发了。她就紧跟在猎人后面启程了。猎人见到她后，说："姑娘，我不知道你是谁人的女儿，不要跟着我。"

"你并没有召唤我，我依照自己的本性而来，你就保持沉默，驾驶自己的车吧！"

猎人便一再阻拦她。于是，她对猎人说："公子，当幸运降临到自己的面前时不应阻拦。"确切地知道了她前来的真正原因后，猎人就请她上车然后出发了。富家女的父母四处寻找[女儿]，未发现便[以为：]"她想必是死了。"就制作了祭奠的食物。富家女与猎人一起同居后，接连产下了七个儿子。等到他们成年时，[父母]给他们成了家。

后来有一天，导师于黎明时分观察世间时，看到鸡之友与他的儿子、儿媳一起进入了自己的智网，探查"这究竟是什么原因"时，见到他们十五个人[证得]入流道的亲依止。他早晨拿着衣钵，前往猎人[所设]的陷阱处。在那一天，陷阱中连一只野兽都未捕获。导师在他的陷阱附近显现了足迹后，坐于前方一处灌木丛的树荫下。

鸡之友早晨拿着弓，前往陷阱处后，从头开始查看[所有的]陷阱，却连一只被捕获的野兽都未发现。随后，他见到了导师的足迹。于是他[心想：]"谁把我捕获的野兽放走了？"他对导师产生了敌意，[顺着足迹]赶去时见到了坐于灌木丛下的导师，[想：]"必定是此人放走了我的野兽，我要杀了他！"就拉开了弓。导师允许[他]拉开弓，而不允许

射出[箭]。猎人无法射出或取下箭，如同肋骨碎裂一般，口中流着唾液，身形疲惫地站着。

当时，猎人的儿子们回到家中，说：“我们的父亲耽搁了！这是怎么回事呢？”随后，受母亲派遣：“孩子们，去父亲那吧！”他们拿着弓赶去后，见到父亲如此站着，[想：]“这必定是我们父亲的敌人。”七人也拉开弓，因佛陀的威力而像他们的父亲那样站着，停留在原地。

当时，母亲说：“我的儿子们究竟为何也耽搁了？”随后，与七个儿媳一起赶去后，见到了他们如此站着，[思惟：]“他们究竟为谁而引弓站着呢？”观察时，见到了导师。她举起手臂高呼道：“不要伤害我的父亲，不要伤害我的父亲。”鸡之友听到那声音后思惟：“我真是该死，据说这人是我的岳父，啊！我造了重业。”他的儿子们也思惟：“据说这人是我们的外祖父，啊！我们造了重业。”鸡之友[心想]“这是我的岳父”而现起了慈心。他的儿子们也[想着]“这是我们的外祖父”而现起慈心。当时，他们的富家女母亲对他们说：“你们赶紧丢掉弓，请求我父亲的原谅。”

导师知道他们心柔软的状态后，允许他们放下弓。他们所有人礼敬导师后：“尊者，请原谅我们！”请求原谅后，坐在一旁。于是，导师为他们说次第论。开示结束时，鸡之友与儿子、儿媳们一起，十五人都得达了入流果。导师托钵完毕，吃完饭后回到寺院。当时，阿难长老问他：“尊者，您去哪里了？”

“鸡之友那里，阿难。”

“尊者，您令他停止杀生了吗？”

“是的，阿难，他们十五人建立不动摇的信心后，对三

宝没有疑惑，成为了不再造杀生之业者。”比库们说：“尊者，猎人的妻子难道没有吗？”

“有的，诸比库，她在父母家中还是少女时就证达了入流果。”比库们议论纷纷：“据说鸡之友的妻子还是少女时就证达了入流果，去到他的家中后，生了七个儿子，她这么久以来，被夫君说‘给我弓，给我箭，给我匕首，给我罗网’时，给了那些[工具]。猎人也拿着妻子给的[武器]去杀生。入流者究竟为何也杀生呢？”导师到来后询问：“诸比库，你们正坐在一起谈论什么？”

“这个[话题]。”当如此说时，[佛陀说：]“诸比库，入流者不会杀生，她[只是思惟]‘我要按照夫君的话去做’而如此做了。她并没有‘让他拿着这[武器]去杀生’这种心。确实，当手心没有伤口时，那毒药就不能伤害握着它的[手]。同样地，没有不善思的不作恶者即便取出弓等[武器]给[别人]，也没有恶。”说完，就此开示佛法，诵出此偈：

124.

Pāṇimhi ce vaṇo nāssa, hareyya pāṇinā visaṃ;
Nābbaṇaṃ visamanveti, natthi pāpaṃ akubbato.

手若无伤口，以手可携毒；
无伤毒不侵，未作者无恶。

在此[偈颂中]，“若无”（nāssa），如果没有。“可携”（hareyya）即能够携来。

什么原因呢？因为“无伤毒不侵”（Nābbaṇaṃ visamanveti），毒确实不能入侵无伤口之手。

同样地，当没有不善心时，即便是取出弓等[武器]给与[他人]者，因“没有作恶”（akubbato），故“无恶”（pāpaṃ natthi）。犹如毒无法侵入无伤口的手，恶不跟随他的心。

开示结束时，许多人证得了入流果等。

后来，比库们生起谈论：“鸡之友与儿子、儿媳们[证悟]入流道的亲依止究竟是什么？他们为何投生于猎人家呢？”导师到来后询问：“诸比库，你们正坐在一起谈论什么呢？”

“这个[话题]。”当如此说时，[佛陀说：]“诸比库，过去在规划咖萨巴十力者的舍利塔时，他们曾如此说：“这塔[所用]的黏土究竟会是什么，[这塔所用的]水[究竟会是]什么？”然后，他们想到：“[塔所用的黏土]将会是雌黄、雄黄土，[塔所用的]水将会是芝麻油。”他们捶打雌黄、雄黄后，用芝麻油混合，接着，粘结成砖头，并以黄金装饰后，堆砌在里面，并在外面门口[放]有一块厚实的金砖。每块砖都价值十万。

等到他们要埋入舍利让塔完工时，他们思惟：“埋入舍利之时需要大量财物，究竟谁当大施主呢？”

当时，一位住在村中的财主[说]“我要做大施主”，就在埋藏舍利之处放入了一千万钱。见到那[放入的钱]后，市民们讥嫌道：“这位城里的财主只是[自己]积聚财富，而不能够在像这样的塔中成为大施主。而村里[的财主]放入一千万财物后做了大施主。”城里的财主听闻他们的话语后，[说：]“我供养两千万后将会成为大施主。”就供养了两千万。另一人[说：]“唯有我才会做大施主。”就供养了三千万。[财物]像这样一再增长后，城里的[财主]供养了八千

万。村里的[财主]家中有九千万财富，城里的[财主家中]则有四亿财富。因此，村里的[财主]思惟："如果我供养九千万，这[城中的大施主]会说'我供养一亿'。那时，将显示出我没有钱了。"他如此说："我将供养这么多财物，并会与妻儿一起做佛塔的仆役。"随后，召集七个儿子、七个儿媳及妻子后，与自己一起委身于佛塔。城里的[财主心想]："[我]能够付出财富，这个[村里的财主]却将自己与妻儿一起委身于[佛塔]，确实只有此人才是大施主。"他们就使那位村里的财主做了大施主。如此，那十六个人就做了佛塔的仆役。市民则使他们成为了自由人。虽然[成为了自由人]，他们仍终生留着照看佛塔。从那里死去后，他们投生于天界。

他们在天界住过了一个[两位]佛陀[相继出世]的间隔。当这位佛陀出现时，妻子从那里死去后，投生为王舍城中财主的女儿。她在还是少女时就得达了入流果。未见[圣]谛者的结生是负担。因此，她的丈夫在轮转时前去投生于猎人家。财主女儿一见到他就被旧爱所淹没。[佛陀]如此说：

"或以往昔缘，或因当下利，
如是爱意现，如莲浮水面。"

(《本生》1.2.174)

她就因先前的爱执而来到猎人家。她的儿子也从天界去世后，投生在她的怀里，她的儿媳也投生于各处后，成年时嫁到了他们家。如此，他们所有人在那时照看佛塔后，因该业的威力而证得了入流果。

第八、鸡之友猎人的故事[终]。

9. 寇格带狗猎人的故事

Kokasunakhaluddakavatthu

“若犯无过者……”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名叫寇格（Koka，狼、豺狼）的带狗猎人而说的。

据说，有一天的午前时分，他带上弓，在狗的跟随下去到林野，在路上见到了一位入[村]托钵的比库而生起忿怒，心想：“我见到了晦气者，今天将一无所获！”然后离开了。长老也在村中托钵，用完餐，又向寺院出发了。猎人也在林野游走后，一无所获，正当返回时，又见到了长老，[心想：]“今天我见到了此晦气者后，去到林野一无所获。现在我又碰上了[他]，我要让狗咬他。”给[狗]示意后，松开了狗。长老则乞求道：“近事男，不要这样做。”

“今天因为遇见你，我一无所获。你又来到我的面前，我就要[让狗]咬你。”说完，他放出了狗。长老迅速爬上一棵树后，坐在一人高的地方。狗群就绕着树[转圈]。猎人赶到后，[说：]“你登上树也不能逃脱。”就用箭头射向他的脚底。长老仍然乞求他：“请不要这样做。”猎人未听他的乞求，只是一再射击。长老在一只脚板中箭时，抬起那[只脚]，垂下第二只脚。当那[第二]只脚[也]中箭时，他又抬起了那只脚。就这样他不顾[长老]的乞求，将[长老的]两只脚板都射中了。长老的身体犹如被火炬灼烧一般。他不断[经受]痛苦而无法现起念，连裹着的衣坠落了都没意识到。当那

件衣掉落时，就从头罩住了寇格。狗群以为“长老坠落了”，就进入衣中，撕咬、啃食自己的主人，将其[食至]只剩下骨头。狗群从衣中离开时，蹲在外面。

然后，长老折断一根干木棍，扔向那些狗。狗群见到了长老，知道“主人被我们吃了”，就进入了林野。长老生起了追悔：“这位[猎人]进入我的衣内后丧生了，我的戒还完好无损吗？”他下树后，去到导师跟前，从头开始将那来龙去脉告知后询问：“尊者，这位猎人由于我的衣而丧生，我的戒是否还完好无损呢？我的沙门身份还存在吗？”导师听闻他的话后，[说：]“比库，你的戒完好无损，你的沙门身份还在。那个[猎人]对无过者起恶意后，到达毁灭。不只是现在，他过去也对无过者起恶念后，到达毁灭。”说完，在阐明该义时引述过去：

据说，过去一位医生为医疗而游历村落，却未获得任何需治疗者，饥肠辘辘而离开了。他在村口见到了许多童子在嬉戏，[思惟：]“令蛇咬中他们，[给他们]治疗后，我将获得食物。”他指向躺在一个树洞中伸出头的一条蛇，说：“嘿！孩子们，这是啄木鸟幼鸟，你们来抓它吧！”当时，一个童子紧紧抓住蛇颈，取出后，知道了这是蛇。随即大叫着，[将其]扔向站于近处的医生头顶。蛇绕住医生的肩膀后，狠狠地噬咬，他就在原地走到了生命尽头。就这样，这位[名叫]寇格的带狗猎人过去也对无过者起恶意后，到达了毁灭。”

导师引述这段过去[的事]后，就此开示佛法，诵出此偈：

125.

Yo appaduṭṭhassa narassa dussati, suddhassa posassa anaṅgaṇassa;

Tameva bālaṃ pacceti pāpaṃ, sukhumo rajo paṭivātaṃva khitto.

若犯无过者，清白无秽人；

如逆风扬尘，恶仍归愚人。

在此[偈颂中]，“无过者”（appaduṭṭhassa）是指对自己和一切有情无嗔怒者。

“人”（narassa）即有情。

“犯”（dussati）即冒犯。

“清白”（suddhassa）即完全无罪者。

“人”（posassa）这[词语]也是有情的另一种称谓说法。

“无秽”（anaṅgaṇassa）即无烦恼的。

“归”（pacceti）即还归。“逆风”（paṭivātaṃ）[这句的]含义是：如同一个人逆风站着想要击打[他人]而“掷出细尘”（khitto sukhumo rajo），只会回到那个人，落在他的上面。

同样地，若人向无过之人用手击打等[方式]进行袭击，那“恶”（pāpaṃ）无论在现法还是来世的地狱中，都只会藉由痛苦的果报还给“那位愚人”（Tameva bālaṃ）。

开示结束时，那位比库住立于阿拉汉，开示也给在场大众带来了利益。

第九、寇格带狗猎人的故事[终]。

10. 亲近宝石匠家的帝思长老的故事

Maṇikārakulūpakatissattheravatthu

“有人生母胎……”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亲近宝石匠家的帝思长老而说的。

据说，那位长老于一个宝石匠家应供了十二年。那个家中的夫妻像父母一般护持着长老。后来有一天，那位珠宝匠坐在长老前面切肉。就在那一刻，高思勒国王巴谢那地[对手下说]“送去清洗后，穿凿此[宝石]”，就[给珠宝匠]送去了。珠宝匠用带着鲜血的手接过那[宝石]后，放在了盒子上，接着进[屋]洗手去了。那个家中有只喂养的鹭鸶（苍鹭）。它因血腥味以为是块肉，就在长老的注视下将那宝石吞下了。

宝石匠回来后，未见到宝石，[说]：“宝石被谁拿去了？”依次询问妻子和儿子，他们[回答：]“我们没有拿。”他心想：“想必是被长老拿去了。”然后与妻子一同商量：“宝石想必是被长老拿走了。”妻子[说：]“夫君，别这么说，这么长时间以来，[我们]从未见过长老的过失，他不会拿走宝石的。”宝石匠询问长老：“尊者，此处的宝石是被您拿去了吗？”

“我没有拿，近事男。”

“尊者，这里没有别人，必定是被您拿去了，请您把珠宝给我吧！”

当那位[长老]不承认时，宝石匠又对妻子说：“宝石就

是被长老拿去了，我将[对其]折磨，然后询问他。”妻子[反对道：]“夫君，别毁了我们，我们就是成为奴隶也好过冒犯像这样的长老。”他[说：]“[即使]我们所有人都变成奴隶，也不足以偿还宝石的价值。”就拿起粗绳，捆住长老的头后，用棍棒击打。鲜血从长老的头和耳鼻流下，双眼都要被打了出来。他因[剧烈的]苦受而晕了过去，跌倒在地。鹭鸶因血腥味而前去饮啜鲜血。于是，珠宝匠因为对长老生起的忿怒，[说着]“你[来]做什么？”便用脚将那[鹭鸶]踹飞了。它一下就死了，躺[在地上]。

长老见此情形，[便说：]“近事男，你松开绑在我头上的绳子，看这只鹭鸶死了没有。”于是，他对长老说：“你也会像它一样死去的！”

“近事男，这颗宝石被它吞下了，这只[鹭鸶]若没死，即使我死，也不会告诉你宝石[在哪]。”

那位宝石匠剖开它的胸膛后，见到了宝石，震惊，心生悚惧，匍匐于长老足下，说：“尊者，请您原谅我，我不知情而[这么]做的。”

“近事男，你没有罪过，我也没有，这只是轮回的过患。我原谅你。”

“尊者，如果您原谅我，就仍像以前一样坐在我的家中接受食物吧！”

[长老说：]“近事男，现在，我从此以后将不再进入别人家的屋内。这过失就是进入屋内[带来的]。从今以后，在脚[还能]迈步时，我只会站在家门口接受钵食。”说完受持头陀支，然后诵出这首偈颂：

“家家一点点，为牟尼煮食；

我存脚力故，将托钵游行。”

（《长老偈》第 248 偈）

说完这[首偈颂]，长老就因那伤病，于不久后般涅槃了。鹭鸶投生在了宝石匠妻子的怀中。宝石匠死后投生于地狱。宝石匠的妻子对长老心柔软故，在死后投生于天界。比库们向导师询问[宝石匠]他们的未来世。“诸比库，于此[世间]，有些人投生于母胎，有些作恶者投生于地狱，有些行善者投生于天界，而漏尽者则般涅槃了。”导师说完，就此开示佛法，诵出此偈：

126.
Gabbhameke uppajjanti, nirayaṃ pāpakammino;
Saggaṃ sugatino yanti, parinibbanti anāsavā.

有人生母胎，作恶堕地狱；
行善去天界，漏尽者涅槃。

在此[偈颂中]，“母胎”（Gabbham）在此只是指人类的母胎。在此[偈颂]中，其余[内容]的含义显而易见。

开示结束时，许多人证得了入流果等。

第十、亲近宝石匠家的帝思长老的故事[终]。

11. 三组人的故事

Tayojanavatthu

“非虚空海中……”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

时，就三组人而说的。

据说，导师住在揭德林期间，许多比库为了见导师而赶来[的途中]，进入一座村庄托钵。村民们迎请那些到达的[比库]在食堂坐下后，供养了粥与嚼食。等待[比库]托钵期间，他们坐着听闻佛法。那个时候食物已烹煮好了，在加热菜肴时，火焰从一个女人的锅中窜出，烧及屋顶。一束茅草燃烧着从那[屋顶]窜上空中。那一刻，一只乌鸦正在空中飞行，在那里将脖子伸进了[燃烧的茅草]，被草缠绕着，烧着后，坠下村庄。比库们见此，说道："贤友们，业真重啊！看！乌鸦遭遇了变故！除了导师，还有谁能知道它[曾经]所造之业？"心想："我们要向导师询问它的业。"随后，他们就出发了。

其他[还有]比库也为见导师而登上船，正行进时船在海中静止不动，停下了。"在这[船上]必定有晦气之人。"人们便安排抽签。船长的妻子正值年轻，美丽端正，筹符被她抽中了。"再抽一次签！"说完，直到第三次抽[签]，三次[筹符]都被她抽中了。人们望着船长的脸[问：]"怎么办，东家？"船长说："不能为了一个女人使大众丧生，把她扔进水里吧！"她被[人们]抓住扔进水中时，因畏惧死亡而哀嚎。

船长听闻那[哀嚎声]后，[说：]"对这女人而言戴着首饰死有什么意义？把[她的]所有饰物脱掉，给她穿上一块破布，然后扔下去吧！但我不能看到这[女人]漂浮在水中。因此，为了让我不要看到她，把一个装满沙子的水罐绑在[她的]脖子上，沉入海中吧！"他们照做了。

鱼、龟就在落水之处吞食了那个[女人]。比库们知道那

事情经过后，[说：]“除了导师，还有谁能知道这个女人[过去]所造之业呢？我们要向导师询问她的业。”到达目的地后，从船上下来，然后离开了。

另外[还有]七位比库也为见导师而出发，傍晚进入一所寺院后，询问住处。在一个洞窟中有七张床。他们刚好分得了那个[住处]，晚上在[洞窟]中躺卧时，尖顶屋大小的岩石滚动而来，堵住了洞门。原住的比库们[说：]“我们把客比库们带到了这个洞窟，这块巨大的岩石堵住了洞门，让我们挪开它。”他们召集周围七个村庄的人们，即使竭尽全力也无法[将石头]挪动地方。进入[洞]中的比库也同样竭尽全力。即便如此，七天都无法将岩石挪动。客[比库们]饿了七天，受了很大的苦。第七天，岩石自动滚走了。

比库们出来后，思惟：“除了导师，还有谁能知道我们的这种恶[业]呢？我们要去询问导师。”随后离开了。他们与先前的[比库]在途中汇合后，所有人一起谒见了导师。他们礼敬后坐在一旁，与导师作了寒暄。随后，依次询问了各自所遭遇事情的原因。

导师也如此依次为他们解说：“诸比库，首先，那只乌鸦只是承受了自己所作之业[的果报]。过去，巴拉纳西城中一位农夫在调御自己的牛期间，无法[将其]驯服。他的那头牛走一小段就卧下，击打后，虽然起身，但走一小段就又卧下。他努力[尝试]后，[依然]无法驯服它而满腔怒火，[说：]‘现在，从今以后，你将舒服地躺着！’如同扎稻草人一般用稻草捆住它的脖子后点燃了，牛就在那里被烧死了。诸比库，这只乌鸦那时造了该恶[业]。他以该业的果报而在

地狱中长夜受煎熬，以[该业的]余报七次投生成乌鸦后，都这样在空中被焚烧而死。

“诸比库！那个女人也承受的自己所作的[恶]业。她过去是巴拉纳西城中一位家主的妻子，亲手履行了汲水、舂米、做饭等所有义务。当她在家中履行所有义务时，她的一条狗就坐着看着她。当在田里送食物时，当为木材、菜叶而去林野时，[狗]就与她一起去。见此，许多年轻人嘲弄道：‘嗨！带着狗的猎人出来了，我们将有肉吃了。’那个[女人]因他们的话而羞恼，用土块、棍棒殴打将狗赶跑。狗又回来跟着[她]。

“据说，那[狗]在她[过去]第三世曾是她的丈夫，因此无法断除爱执。在无始轮回中，确实没有任何人过去不曾做过[我们的]妻子、丈夫，对不远的[过去]生中的亲属有强烈的爱执，所以那条狗无法离开她。那[女人]对它感到愤怒，为丈夫送粥到田里时，将绳子放在腰间后出发了，狗就与那个女人一起前去。她将粥递给丈夫后，带着空水罐去到了一处有水处。接着，将水罐装满沙子，观察附近后，对站着的狗出声[召唤]。狗[想：]‘[等了]这么久，我今天才得以[听到]甜美的声音。’它就摇着尾巴接近了她。她紧紧抓住那[条狗]的脖子，用绳子的一端绑住水罐，并将绳子的[另]一端绑在狗的脖子上后，把水罐抛入水中。狗随着水罐落入水中后，就在该处死去了。她以那[不善]业的果报，在地狱中长久受煎熬后，以[该业的]余报，于一百世中脖子被绑上装满沙子的水罐后，落水而死。

诸比库，你们也承受了自己所造之业[的果报]。在过去，住在巴拉纳西城的七位牧童在一处林野中七天一轮[轮番

在不同地方]放牛。后来，有一天，他们牧完牛返回时，见到了一只大蜥蜴，随即跟着它。蜥蜴逃进了一座蚁丘。那座蚁丘有七个洞，孩童们[说：]‘今天我们将无法抓住它，明天我们来[把它]抓住。’然后七人每人带上一把折断的树枝，把七个洞堵住后离开了。他们次日忘记了那只蜥蜴，而在另一处放牛。第七天牵着牛过来时，见到了那个蚁丘后，记了起来，[心想：]‘那只蜥蜴怎么样了？’就打开了各自堵住的洞。蜥蜴生无可恋，剩下皮包骨颤抖着离开了。他们见到那[蜥蜴]后起了怜悯，[说：]‘我们别杀它，[它]已经断食七天了。’接着，他们抚摸那蜥蜴的脊背后，[说：]‘安乐地去吧！’[将它]放走了。那些[牧童]因没有杀死蜥蜴就没有在地狱中受煎熬。然而，那七人一起，于十四世中均有[连续]七天没有食物。诸比库，那时你们作为七个牧童而造下此业。”这样，导师一一解答了他们的问题。

当时，一位比库对导师说：“尊者，造恶业后，飞于虚空、潜入大海、进入山中也不能逃脱吗？”

“诸比库，这确实如此，即便是在虚空等地，也没有一处可逃脱恶业。”导师说完，就此开示佛法，诵出此偈：

127.

Na antalikkhe na samuddamajjhe, na pabbatānaṃ vivaraṃ pavissa;

Na vijjatī so jagatippadeso, yatthaṭṭhito mucceyya pāpakammā.

非虚空海中，非入山缝隙；

世间不存在，能逃恶业地。

这首[偈颂的]含义是：若有人[思惟]“通过这种方法将能逃脱恶业”，无论他坐于“虚空”（antalikkhe），或潜入八万四千由旬深的大海，或坐于山中，皆无法“逃脱”（mucceyya）恶业。在世界的东[南西北]等任何地方，连发尖之量的地方——处在那里可以逃脱恶业——都没有。

开示结束时，那些比库证得了入流果等，开示也给在场大众带来了利益。

十一、三组人的故事[终]。

12. 释迦族善觉的故事

Suppabuddhasakyavatthu

“非虚空[海中]……”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榕树林时，就释迦族善觉（Suppabuddha）而说的。

据说他因“此[人]抛弃了我的女儿后离开了，又在我的儿子出家后处在他的敌对方”这两个原因而与佛陀结下了仇怨。有一天，他[思维：]“我今天不让他去受邀之处用餐。”就堵住去路，坐在街道上喝酒。当时，导师在比库僧团的陪伴下来到了他[所在的]那个地方。[人们]通知：“导师来了。”他说：“你们跟他说‘从前面过去吧’！此[人]不如我年长，我将不给他让路。”当一再被告知时，他也还是那样说完坐着。导师无法从舅父跟前通过，就从那里返回了。善觉又派遣了一名男细作：“去吧，听听他（佛陀）说什么然后回来。”导师也在返回时面露微笑。阿难长老询

问：“尊者，您为何露出微笑？”

“阿难，你有见到善觉吗？”

“有见到，尊者。”

“他因不给像我这样的佛陀让路而造了重业，七天后，他将在殿楼下的台阶底部陷入地中。”

男细作听闻了那句话后，去到善觉跟前，当被问及“我外甥返回时说了什么”时，就将听到的告诉了他。善觉听闻他的话后说：“如今，[至今]我外甥的话[尚]没有过失，当他说什么，就必定按照他所说的那样发生。即便如此，现在我将要以‘[他]说谎’来责难他。他未以非限定的方式说‘第七天他将陷入地中’，而是[说]‘第七天他将在殿楼下的台阶底部陷入地中’。如今，从现在起我将不去那个地方。当我未在该处陷入大地，我就会以‘[他说]虚妄语’来责难他。”

他令人把自己的所有[生活]用品带到七层殿楼之上，并撤走楼梯，关闭大门后，在每扇门各安置了两个力士，[并嘱咐：]“若我因疏忽而想下来，你们就阻止我。”说完，他坐在了第七层殿楼的华贵卧室中。

导师听闻那事情经过后，说：“诸比库，善觉不唯独是坐在殿楼中，还是飞升虚空，或用船驶入大海，或进入山中，诸佛的话语都无二致，他只会按照我所说的方式陷入大地。”说完，就此开示佛法，诵出此偈：

128.

Na antalikkhe na samuddamajjhe, na pabbatānaṃ vivaraṃ pavissa;

Na vijjatī so jagatippadeso, yatthaṭṭhitaṃ nappasaheyya maccū.

非虚空海中，非入山缝隙；
世间不存在，能脱死控处。

在此[偈颂中]，“[无有]能脱死控处”（yatthaṭṭhitaṃ nappasaheyya maccū）即[没有]哪里能不被死亡掌握、控制之处，连发尖之量的地方也没有。剩余[内容]与前[偈]相同。

开示结束时，许多人证得了入流果等。

在堵住导师托钵之路后的第七天，殿楼下善觉的吉祥马挣脱了缰绳，踹击着那些墙壁。他坐在楼上听到马的声音，询问：“这是什么[声音]？”

“吉祥马挣脱了缰绳。”

那匹马见到善觉后就会平静下来。于是，他想捉住那[匹马]而从坐处起身，走到了门口。大门自动打开，楼梯就出现在原本之处。站在门口的力士抓住善觉的脖子，将其往下扔去。七层楼的大门也都以这种方式自动打开，楼梯出现在原本之处。各处的力士都抓住他的脖子，将其往下扔去。于是，就在他到达殿楼下的台阶底部时，大地裂开后将他吞噬，他前去投生到了无间[地狱]。

十二、释迦族善觉的故事[终]。

第九品恶品释义终。

十、棍杖品

Daṇḍavagga

法护尊者译

1. 六群比库的故事

Chabbaggiyabhikkhuvatthu

“一切畏棍杖……”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六群比库而说的。

据说，有一次，十七群[比库]在照看坐卧处时，六群比库说：“走开，我们[瓦萨]更大，这[坐卧处]归我们。”

“我们不会给，[这是]由我们先照看的。”当他们如此说时，那[六群]比库打了[他们]。

十七群比库因死亡的怖畏而放声大哭。导师听到了他们的声音，询问“这是什么[声音]？”当被告知“这是某某[的声音]”时，[导师说：]“诸比库，从今以后比库不得如此作，若作者，犯名为此之罪。”[佛陀]制定攻击学处（《律藏·巴吉帝亚》第 449 段开始）后，[又说：]“诸比库，比库知道‘跟我一样，其他人也畏惧棍杖，害怕死亡’后，不应殴打他人，不应杀害他人。”说完，就此开示佛法，诵出此偈：

129.

Sabbe tasanti daṇḍassa, sabbe bhāyanti maccuno;
Attānaṃ upamaṃ katvā, na haneyya na ghātaye.

一切畏棍杖，一切惧死亡；
推己及人后，勿杀勿令杀。

在此[偈颂中]，“一切畏”（Sabbe tasanti）即一切有情在棍杖落在自己[身上]时，会畏惧那棍杖。

“惧死亡”（maccuno bhāyanti）也即是害怕死亡。

这篇开示中[所用的]词语[字面上]是包含无余的，而含义则是有例外的。

当知，正如即使国王令敲鼓以“集合所有人”时，也仍是排除了国王的大臣后的剩余人集合。同样地，在这篇开示中，即使在说“一切畏”时，应当理解为是排除了“英勇的象、英勇的马、英勇的牛、漏尽者”这四类[有情]后的剩余[有情]畏惧[棍杖]。

在这些[有情]中，漏尽者由于舍断了有身见，见不到可死去的有情（有情只是概念），故而不害怕。其他三种有身见的[有情]由于强有力，见不到堪为自己敌人的有情，故而不害怕。

“勿杀勿令杀”（na haneyya na ghātaye）的含义是：同自己一样，其他有情也同样[畏惧棍杖，害怕死亡]，[因此]既不应袭击[杀害他人]，也不应令人袭击[杀害]他人。

开示结束时，许多人证得了入流果等。

第一、六群比库的故事[终]。

2. 六群比库的故事

Chabbaggiyabhikkhuvatthu

“一切畏[棍杖]……”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六群比库而说的。

有一次，六群比库们在前面[故事中]提到的学处中因那个原因而击打了十七群比库。[后来]他们因为那个原因而[对十七群比库]举手作打势。

这次导师也听到了[十七群比库]的声音，而询问：“这是什么[声音]？”当被告知“这是某某[的声音]”时，[说：]“诸比库，从今以后比库不得如此作，若作者，犯名为此之罪。”[佛陀]制定举手做打势学处（《律藏·巴吉帝亚》第 454 开始）后，[又说：]“诸比库，比库在知道‘如同我一样，其他人也畏惧棍杖；如同我一样，其他人也爱惜生命’后，不应击打他人，不应杀害他人。”说完，就此开示佛法，诵出此偈：

130.

Sabbe tasanti daṇḍassa, sabbesaṃ jīvitaṃ piyaṃ;
Attānaṃ upamaṃ katvā, na haneyya na ghātaye.

一切畏棍杖，一切爱生命；
推己及人后，勿杀勿令杀。

在此[偈颂中]，“一切爱生命”（sabbesaṃ jīvitaṃ piyaṃ）即除了漏尽者外的其余有情都爱惜、珍爱[自己的]生

命，而漏尽者无论对生或死都只是中舍[对待]。

其余[内容]与前一篇相同。

开示结束时，许多人证得了入流果等。

第二、六群比库的故事[终]。

3. 许多童子的故事

Sabbahulakumārakavatthu

“求乐之生类……”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许多童子而说的。

有一次，导师进入沙瓦提城托钵时，于途中见到了许多童子用棍棒打一只食鼠蛇，询问道：“孩子们，你们在做什么？”在[他们回答]说“尊者，我们在用棍棒打蛇”时，[导师]又问：“为什么呢？”当他们回答“尊者，因为害怕被咬”时，导师说：“你们[出于]‘我们要使自己安乐’而打这条[蛇]的话，于所投生的任何地方，都将得不到安乐。追求自己安乐者不应打他人。”说完，就此开示佛法，诵出这些偈颂：

131.

Sukhakāmāni bhūtāni, yo daṇḍena vihiṃsati;
Attano sukhamesāno, pecca so na labhate sukhaṃ.

若求自安乐，而以棍杖害；
求乐之生类，死后不得乐。

132.

Sukhakāmāni bhūtāni, yo daṇḍena na hiṃsati;
Attano sukhamesāno, pecca so labhate sukhaṃ.

若求自安乐，不以棍杖害；
求乐之生类，死后可得乐。

在此[偈颂中]，“若以棍”（yo daṇḍena）即若人用棍棒或石块等伤害。

“死后不得乐”（pecca so na labhate sukhaṃ）即那人于来世既不能获得人间之乐和天界之乐，又不能获得作为终极的涅槃之乐。

第二首偈颂中，“死后可得[乐]”（pecca so labhate）的含义是：那人于来世可以获得上文提及的三种快乐。

开示结束时，那五百位童子全都住立于入流果。

第三、许多童子的故事[终]。

4. 贡达塔那长老的故事

Koṇḍadhānattheravatthu

“勿说粗恶语……”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贡达塔那（Koṇḍadhāna）长老而说的。

据说，从他的出家之日起，就有一个女性形象与长老一起游方。长老看不见她，大众却可以看见。当他去村中托钵时，人们供养他一份食物后，“尊者，这给您，而这给您的女伴”说完，又再供养了[一份]。

他的宿业是什么呢？据说，在咖沙巴正自觉者的时代，

有两位朋友比库就像同胞兄弟一般非常和合。在长寿佛陀的时代，比库们每年或每六个月会集会行伍波思特。因此，他们[说]“我们要去伍波思特堂”，便从住处出发了。

一位投生于三十三天界的天女见到了他们，思惟：“这[两位]比库非常和合，[我]能够离间他们吗？”她因自己的愚痴，就在[生起此]意图后立即前去。当他们中一人说“贤友，稍等片刻，我要上厕所”时，那位天女化现成一个女人的外形，进入了长老[所在]的灌木丛中，并在[他]离开时，用一只手整理头发，用[另]一只手整理着下裙，从他的背后出来。那位[长老]没有看见她。而另一位站在前面等他的比库转身看他时，见到了如此化作那[女人的形象]而离开的[天女]。

她知道被那[长老]看见了，就消失了。当另外那位[比库]来到[等他的那位]比库跟前时，[等他的比库]说：

“贤友，你的戒已经破了。”

“贤友，我并没有像这样。”

“就在刚刚，我见到一个年轻女子这样做着从你身后离开，你怎么说‘我并没有像这样[破戒]’呢？”

他如同五雷轰顶般不知所措，[说：]“贤友，别毁了我，我并没有像这样。”

另一位[比库][说：]“我亲眼所见，又如何会信你？”就如同棍棒折断般[关系破裂了]，然后他便离开了。他在到伍波思特堂坐着时也[说：]“我不会与他一起行伍波思特。”

那位[被误解的]比库对比库们说：“尊者们，我的戒连一点小小的污点都没有。”那[前一位比库]仍说：“我亲眼

目睹了。”天女见到他不愿与另一位[比库]一起行伍波思特，思维“我造了重业”后说：“尊者们，我的圣尊并未破戒，是我做试探而制造的这[假象]，你们与他一起行伍波思特吧！”那位[比库]相信立于虚空中的天女之语后，行了伍波思特。然而，他对长老再也不像以前那样内心柔软了。

天女的宿业有这么多。那[两位]长老在命终时安乐地投生于天界。天女投生于无间地狱后，在那里受煎熬了一个[两尊]佛陀[先后出世]的间隔。当此尊佛陀出现时，投生于沙瓦提城，长大后于教法中出了家，并得以达上。从他出家那天起，那女人的形象就那样显现了。

正因如此，他们给他起名叫贡达塔那（Koṇḍadhāna，坚持追求女人）长老。见到他这样的行为举止后，比库们对给孤独说：“大财主，将此恶戒者赶出你的寺院吧！其余的比库将因此人生起恶名。”

“尊者们，导师不在寺院中吗？”

“在的，近事男。”

“若是如此，尊者们，唯有导师将会知道[该怎么办]。”

比库们也以同样的方式前去对维萨卡说。她也以同样的方式给予他们答复。比库们因他们不接受[自己的]话，而告诉国王：“大王，贡达塔那长老带着一个女人到处走动，而使所有[比库]的恶名生起了。请您将他从您的国度驱逐出去吧！”

“他在何处，尊者们？”

“寺院里，大王。”

“住在哪个坐卧处呢？”

“名为某某之处。”

“那你们去吧！我会抓住他的。”他在傍晚时分赶到寺院后，令人围住了那个坐卧处，来到了长老的住处前面。长老听到嘈杂的声音后，从住所出来，站在房前。国王看见了他背后站着的那个女人的形象。长老得知是国王前来后，就走上住处[在屋内]坐下了[149]。

国王并未礼敬长老，而那个女人也不见了。他查看了门后和床下，并未看见，就对长老说：“尊者，我看到这里有一个女人，她去哪了？”

“我没有见到，大王。”

“我刚刚见到[她]站在您背后。”当如此说时，[长老]只是说：“我没有看到。”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国王思惟后，说：“尊者，请您先从这里出来。”[国王走出住所，]当长老出来，站在房前时，[国王看到]那个[女人]又立在长老背后。国王见到她后，又爬上住所。长老知道国王的到来后[进屋]坐下了。国王又四处搜寻她，仍未见到，又询问长老：“尊者，那个女人去哪了？”

“我没有看到，大王。”

“尊者，您怎么[这么]说？我刚刚还见到[她]在您背后站着。”

“是的，大王，大众也说‘一个女人跟在我后面走’，我却看不见。”国王意识到“应当是幻象”后，又对长老说：“尊者，您先从这里下来。”随后，长老下来了。当站在[房]

149 东南亚比库的住所大多是单间独栋的吊脚楼小屋。

前时，[国王]又见到了立于他背后的那[女人]，然后爬上楼，[那女人]就又不见了。他再次询问长老，[长老]只是说："我没有见到。"[国王]就做出结论："这是幻象。"便对长老说："尊者，当您行走时后面有这样一个[让您]染污的[女人像]，其他任何人都不会供养您食物，您常来我的宫中吧！唯有我将会以四资具侍奉您！"他邀请长老后便离开了。

比库们不满地说道："贤友们，看国王的恶行吧！说'要将这人从寺院赶出'，前去后却以四资具邀请[他]便走了。"他们也对那位长老说："嘿！恶戒者，现在你是国王的追求女人者了。"尽管他之前什么也不能对比库们说，但[现在]说："你们恶戒，你们追求女人，你们带着女人四处行走。"

他们前去告诉了导师："尊者，贡达塔那被我们说时，以'恶戒'等而辱骂我们。"

导师令人召唤他然后询问："比库，据说你如此说，[这]是真的吗？"

"是真的，尊者。"

"什么原因呢？"

"因为[他们]跟我说[辱骂语]。"

"比库们，你们为什么跟此人说[辱骂语]呢？"

"尊者，[我们]见到此人身后有女人[跟着他]四处走。"

"这些[比库]据说是见到你和女人一起到处走才说[你]，你为何说[他们]呢？他们先见到后才说[你]。你没有

见到[什么]，为何跟他们说[辱骂语]呢？难道不正是缘于你过去的恶念，这[女人像]出现了，如今为何还要执持恶念呢？”

比库们询问：“尊者，此人过去造了什么[业]？”于是，导师对他们说了贡达塔那的宿业后，[又对贡达塔那说：]“比库，缘于此恶业，你得到此果报，现在你不应当再执持像这样的恶见。不要再跟比库们说任何[辱骂语]。如同破口子的铜锣一般保持安静吧！这样的话，[你]将会得证涅槃。”说完，就此开示佛法，诵出这些偈颂：

133.

Māvoca pharusaṃ kañci, vuttā paṭivadeyyu taṃ;
Dukkhā hi sārambhakathā, paṭidaṇḍā phuseyyu taṃ.

勿说粗恶语，所说反讥你；
激愤语实苦，报复还伤你。

134.

Sace neresi attānaṃ, kaṃso upahato yathā;
Esa pattosi nibbānaṃ, sārambho te na vijjatī.

若自己不动，犹如破铜锣；
已达此涅槃，于汝无激愤。

在此[偈颂中]，“勿说粗恶语”（Māvoca pharusaṃ kañci）即对任何一个人都不要说粗恶语。

“所说”（vuttā）即当你说他人“恶戒”时，他也会以同样的方式“反唇相讥”（paṭivadeyyu）。

“激愤语”（sārambhakathā）即那言过其行的激愤之语

即是苦。

“报复”（paṭidaṇḍā）即用对身体的杖罚等伤害他人——像这样的报复会落到你的头上。

“若不动”（Sace neresi）即如果自己能够保持静止不动。

“犹如破铜锣”（kaṃso upahato yathā）即犹如在边缘上切断后，弄成平面而放着的铜锣，即使用手、脚或棍棒击打它时，也确实不能发出声音。

“已达此”（Esa pattosi）即如果能够像这样圆满此行道者，即使现在未得证，他也将能得证涅槃。

“于汝无激愤”（sārambho te na vijjatī）[这句的]含义是：当如此时，对你不会有、不存在“你是恶戒者，你们是恶戒者”如此等[具有]言过其行特征的激愤[之辱骂]。

开示结束时，许多人得达了入流果等，贡达塔那也在导师给予的教诫完成后，证得了阿拉汉。不久后就飞上虚空，第一个取到了[行筹食的]筹符[150]。

第四、贡达塔那长老的故事[终]。

---

[150] 据《增支部》第一集第 211 段记载贡达塔那（kuṇḍadhāna）长老是八十大弟子中取筹第一的大弟子。根据该部分的义注记载，有次佛陀接受了住在远方的给孤独长者女儿大苏跋达（Mahā Subhaddā）（这个故事在本书第 21 品第 8 个故事中有记载，但邀请者是给孤独长老的二女儿小苏跋达）的邀请，阿难尊者宣布“今天佛陀要去远处托钵，请凡夫不要取筹，请五百漏尽者取筹”，贡达塔那作为阿拉汉中的一员第一个率先取筹，因此获得了“取筹第一”的大弟子称号。

5. 持守斋戒的女人们的故事

Uposathikaitthīnaṃ vatthu

“如[牧人]以杖……”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东园时，就维萨卡等近事女的斋戒业而说的。

据说，在沙瓦提城中的一个大斋戒日，有五百个女人持守斋戒后前往寺院。维萨卡来到她们中的老妇人之处询问：“夫人，[您]为什么成为持守斋戒者呢？”

她们说：“[我]渴望天界成就。”

然后她[又]询问中年妇人。她们说：“为了解脱与丈夫的其他妻子共住。”（即希望丈夫不要纳妾。）

她[又]询问少女。她们说：“为了头胎怀上儿子。”

她[又]询问童女。她们说：“为了在年纪尚轻时嫁到夫家。”

听闻了她们所有的话语后，带着她们去到了导师跟前，并依次告诉了[导师]。导师听闻后，说：“维萨卡，这些有情的生[老病死]等[法]就如手中持杖的牧牛人一样，生[将他们]赶到老面前，老[将他们]赶到病面前，病[将他们]赶到死面前，然后死亡犹如用斧头斩斫一般将生命斩断。即便如此，她们也不欲求脱离轮回，她们只是渴望轮回。”说完，就此开示佛法，诵出此偈：

135.

Yathā daṇḍena gopālo, gāvo pājeti gocaraṃ;
Evaṃ jarā ca maccu ca, āyuṃ pājenti pāṇinaṃ.

如牧人以杖，驱牛赴牧场；

老死亦如是，驱赶众生命。

在此[偈颂中]，“驱”（pājeti）即善巧的“牧牛人”（gopālo）用“杖”（daṇḍena）驱赶阻止“牛”（gāvo）进入田间，且用那[杖]击打，将[它们]带到水草易得的牧场。

“驱赶命”（āyuṃ pājenti）即断绝、耗尽命根。

“老、死就犹如牧牛人，命根犹如牛群，死亡犹如放牧之地。在这里，生先将有情的命根驱赶到老面前，老[又]驱赶到病面前，病[又]驱赶到死面前。死亡就如斧头砍断[物品]一般断绝那[命根]而去。”这就是此[偈]所作的比喻。

开示结束时，许多人得达了入流果等。

第五、持守斋戒的女人们的故事[终]。

6. 蟒蛇鬼的故事

Ajagarapetavatthu

“愚人造恶业……”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竹林时，就蟒蛇鬼而说的。

据说，有一次，马哈摩嘎喇那长老与喇卡那（Lakkhaṇa）长老一起从鹫峰山下来时，以天眼见到了二十五由旬的蟒蛇鬼。

它头上喷出的火焰去往尾部，从尾部喷出[的火焰]去往头部，从两端喷出[的火焰]来到中间。

[马哈摩嘎喇那]长老见到它后露出微笑。当喇卡那长老询问他微笑的原因时，[他说：]“贤友，[现在]并非解答此

问题的时机，你应当在导师跟前问我。”说完，去了王舍城托钵。

当他来到导师跟前时，在喇卡那长老询问下，[他回答]说：“贤友，我在[鹫峰山]见到了一只鬼，它有像这样的身体，我见到它后[思惟：]‘我先前从未见过像这样的个体’而露出微笑。”

导师说了“诸比库，确实有弟子具[天]眼而住”等[语]（《律藏・巴拉基格》第 228 段；《相应部》2.202），支持了长老的话。[导师又]说：“诸比库，我也在菩提座上见到了这只鬼，[因]‘若不信我的话，则会对他们不利’而未说。现在，有了摩嘎喇那作证，我才说出。”然后比库们询问它的宿业，[导师]解释道：

在咖沙巴佛时代，名为善吉祥的财主在二十乌萨跋[151]大的地方用金砖铺地后，又用那么多财富令人在该处建造了寺院，随后，又用那么多[财富]举行了供养仪式。

有一天，他在早晨去往导师处时，在城门口的一间厅堂里见到了一个盗贼，他用坏色衣连头裹住，脚上沾着泥巴，躺卧着。他说：“这位脚上涂泥者必定是在夜晚游方后，于日间休息之人。”

盗贼掰开脸部[遮盖物]见到财主后，[心想：]“好吧！我会知道要怎么对付你。”如此结怨后，七次焚烧田地，七次砍断牛棚中的牛足，七次烧毁家宅。他即使以这么多[报复手段]也无法熄灭忿怒，就与那位[财主]的小仆从结交后，询问：“你的财主喜欢什么？”听说“除香室外，没有更喜爱

[151] Usabha，长度单位，1 乌萨跋等于 140 腕尺。

之物”后，［心想：］“好吧！烧毁香室后，我将平息忿怒。”当导师入［城］托钵时，他就打碎饮用水罐、洗用水罐后，在香室放了火。

财主听闻“据说，香室被烧毁了”，随后赶来，在正燃烧时到达了。当他看着燃烧的香室时，连发尖之量的忧伤都未产生，弯曲左手后，用右手热烈地鼓掌。

当时，站在附近的人询问他：“大德，你花了这么多钱建造的香室，为何在它被焚烧时你还鼓掌呢？”

他说：“兄弟，因为失火等［意外］我得以在不共的佛陀教法中存下这么多财富，我因欢喜于‘我得到［机会］再次施舍这么多财富以建造导师的香室’而鼓掌。”

他又施舍了那么多财富，而令人建造了香室，然后向被两万比库围绕的导师做了供养。

见到那位［财主］后，盗贼思惟：“我不杀死此人，就无法使他气馁。好吧！我要杀死他。”他将匕首绑在了下衣中，在寺院中游荡了七天，都没有得到机会。

大财主向以佛陀为首的比库僧团做了七天供养后，礼敬完导师，说：“尊者，有个人七次焚烧我的田，七次砍断我牛棚中的牛足，七次烧毁我的家宅。现在香室也必定是被他所烧。在此供养中，我首先将成就［回向］给他。”

盗贼听闻那［话］后，［思惟：］“我确实造下了重业。他对犯下如此罪过的我，连［丝毫］忿怒都没有，又在此供养中，首先将成就［回向］给我。我冒犯了此人，像这样的人，若不请求原谅，天谴都将降在我头上。”他前去匍匐在财主的足下，“请原谅我，大德！”说完，当［财主回答］说“这

是为何”时，他说：“大德，我作了如此不适当的行为，请就此原谅我。”

当时，财主询问他一切[所行]：“你对我做了这些吗？”之后，当[对方回答]说“是的，我做了”时，[财主又]问：“我先前并未见过你，为何对我发怒，然后这么做呢？”

那位[盗贼]就令其回想起有一天出城时所说的话后，说：“由于这个原因，我生起了忿怒。”

财主想起自己所说的话后，请求盗贼的原谅：“兄弟，是我说的，请你原谅我的那[罪过]。”随后说：“兄弟，起来吧！我原谅你。回去吧，兄弟。”

“大德，如果你原谅我，就请让我和妻儿在[你]家中作奴仆吧！”

“兄弟，你我说了这么多，就这样做了了断。就算与你一起住在家中，我也不能[再]说什么。我不需要你住在我家。我原谅你了，回去吧，兄弟！”

盗贼造完该业后，于命终时投生于无间地狱。在那里长久受煎熬后，以[该业的]余报，如今在鹫峰山中受苦。

如此，导师讲完他的宿业后，[又说：]“诸比库，愚人在造恶业时并不知道，但后来被自己所造之业焚烧时，自己就变得如自己[所放]的林火一般。”说完，就此开示佛法，诵出此偈：

136.

Atha pāpāni kammāni , karaṃ bālo na bujjhati;
Sehi kammehi dummedho , aggiḍaḍḍhova tappati.

愚人造恶业，彼时不知道；
痴者因自业，火烧般煎熬。

在此[偈颂中]，“[愚人造]恶业”（Atha pāpāni）[这句]的含义是：“愚人”（bālo）不只是透过忿怒而造恶[时不知道]，即使造完后仍不知道。

[他]在造恶时并非不知道“我在作恶”。由于不知道“此业有像这样的果报”，而说“不知”（na bujjhati）。

“因自”（Sehi）[这句的]含义是：那“愚痴者”（dummedho）、愚昧之人因为自己所属之“业”（kammehi）而投生地狱后，“像火烧般受煎熬”（aggiḍaḍḍhova tappati）。

开示结束时，许多人证得了入流果等。

第六、蟒蛇鬼的故事[终]。

7. 马哈摩嘎喇那长老的故事

Mahāmoggallānattheravatthu

“若以棍[冒犯]……”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竹林时，就马哈摩嘎喇那（Mahāmoggallāna，大目犍连）长老而说的。

据说，有一次，外道们集会后商量：“贤友们，你们知道‘由于这个原因，沙门果德玛的利养恭敬增多了’吗？”

“我们不知道，那你们知道吗？”

“是的，我们知道，[这是]依靠一位马哈摩嘎喇那而产

生的。他确实是去到天界，询问诸天所作的业后，回来对人们说：‘造作这种[业]获得像这样的成就。’也询问投生于地狱者的业后，回来对人们说：‘造作这种[业]后承受像这样的苦。’人们听闻他的话后，带来了大量的利养、恭敬，如果我们能够杀死他，那利养、恭敬将归我们。”

他们[说]“有一种方法”，所有人达成一致后，[说：]“无论做什么，我们都要杀死[他]。”教唆自己的护持者，得到了一千咖哈巴那钱币后，召唤犯下了杀人案流窜的盗匪：“马哈摩嘎喇那长老住在黑岩，你们去那里杀掉他！”随即把钱给了他们。

盗匪们贪恋财物而接受，[说：]“我们将杀死长老。”就前去围住了他的住处。长老得知被他们困住了，就透过钥匙孔出去后离开了。那些盗匪当天未见到长老，次日又前去围困。长老得知后，破开屋脊而飞上虚空。如此，他们在月初和月中都未能抓住长老。

然而，当月末到来时，长老知道了自己业的牵引，就没有避开。盗匪们前去抓住了长老，将他的骨头打碎得犹如碎米粒般大小。

然后，[那些盗匪]以为他死了，就将他抛入一处灌木丛，随后离开了。长老[思惟：]“见过导师后，我就要般涅槃。”他以禅那的包裹[如绳子一般]包住了身体，使之牢固后，去到导师跟前，礼敬后说：“尊者，我将般涅槃。”

“摩嘎喇那，你要般涅槃吗？”

“是的，尊者。”

“你去哪里[般涅槃]？”

“黑岩地区，尊者。”

“若是如此，摩嘎喇那，对我说法后，你再离开吧！我再也见不到像[你]这样的弟子了。”

他[说：]“我会如此作的。”礼敬导师后升至虚空，如同般涅槃之日的沙利子长老那样，显现种种神变后，开示了佛法。接着，礼敬导师后前去黑岩树林般涅槃了。

“据说盗匪们杀死了长老”，这种传闻在整个瞻部洲散布开来。

未生怨王为搜寻盗匪而派出了细作。当那些盗贼在酒馆中饮酒时，[其中]一人拍打[另]一人的脊背，使他跌倒了。那个[跌倒之]人威胁他后，说：“喂，没教养的！你为何推我脊背？”

“嘿！可恶的盗匪，是你先袭击了马哈摩嘎喇那长老吗？”

“你不知道是我[最先]袭击[他]的吗？”

当听到他们说“我袭击了，我袭击了”的对话后，那些细作们将所有盗匪抓住后禀告了国王。

国王令人召唤诸盗匪后询问：

“你们把长老杀害了？”

“是的，陛下。”

“是谁指使你们的？”

“裸行沙门，大王。”

国王令人捉住五百裸行沙门后，下令将他们与五百盗匪一起埋于王宫庭院里轮毂大小的深坑中，用稻草[将其]覆盖后放了一把火。当知道他们被烧着了，[国王又]下令用铁犁将他们犁成碎片。

比库们在法堂中生起谈论："马哈摩嘎喇那长老到达了与自己完全不相称的死亡。"导师到来后询问："诸比库，你们正坐在一起谈论什么呢？"

"这个[话题]。"当如此说时，[佛陀说：]"诸比库，摩嘎喇那到达了与此生完全不相称的死亡，然而，他到达了与其过去所造之业完全相称的死亡。"说完，[在比库们]询问"尊者，他的宿业是什么"时，[导师]展开后说道：

过去有一位居住在巴拉纳西的良家子，独自做着舂米、做饭等工作照顾父母。后来，他的父母对他说："儿啊，你独自在家中与林野做工很疲惫，我们要为你娶一个姑娘。"然后他拒绝道："妈！爸！我不需要像这样的[妻子]。只要你们还活着，我就会亲手侍奉你们。"[父母]又一再请求他后[为其]娶来了新娘。

那位[妻子]仅侍奉了公婆几天，随后连见都不愿见他们。她发牢骚道："我不能与你父母住在一起。"由于他没有接受自己的话，[妻子]就在其外出之际，拿上枣椰树纤维碎片和粥沫撒于四处。丈夫回来后询问"这是什么"，她说："这是那[两位]瞎眼的老人做的，他们到处晃荡把整个家都弄脏了，不能再跟他们住在一起了！"如此，当妻子一再对他说时，即使像这样充满巴拉密的有情也与父母关系破裂了。

他[说：]"好吧！我知道该对他们做什么了。"照顾他们吃完饭后，[对他们说：]"爸！妈！在某某处的亲人想你们过去，我们去那吧。"他将父母扶上牛车后，带着[他们]前往，来到树林之中。然后，[他说：]"父亲，您握住缰绳，牛将会按照赶牛杖的指引前行，此处有盗匪居住，我下

去一下。”他把缰绳给到父亲手中然后下车前行，随后改变声音，发出盗匪出现的声音。

父母听到声音后，以为“盗匪出现了”，说：“儿啊，我们已经老了，你只要保护好自己就行！”即便父母如此呼喊，他仍一边作盗匪之声，一边殴打并杀害了他们。接着，[将尸体]抛弃于林野，然后回来了。

导师说完他的这宿业后，[又说：]“诸比库，摩嘎喇那造完这么多业后，在地狱中煎熬了许多十万年。以[该业的]余报，于一百世中就这样被殴打至粉身碎骨而死。如此，摩嘎喇那得到了与自己之业完全相称的死亡。[五百位外道]与五百盗匪一起[冒犯我无过失的儿子后，也]得到了[完全相称的死亡]。当对无过者起恶意后，不幸与灾祸确实会通过十个方面而到来。

说完，就此开示佛法，诵出这些偈颂：

137.

Yo daṇḍena adaṇḍesu, appaduṭṭhesu dussati;
Dasannamaññataraṃ ṭhānaṃ, khippameva nigacchati.

若以棍冒犯，无害无过者；
迅速即遭遇，十事中一事。

138.

Vedanaṃ pharusaṃ jāniṃ, sarīrassa va bhedanaṃ;
Garukaṃ vāpi ābādhaṃ, cittakkhepaṃ va pāpuṇe.

遭受剧烈苦，破财身残缺；
或罹患重疾，或精神错乱。

139.

Rājato vā upasaggaṃ, abbhakkhānaṃ va dāruṇaṃ;
Parikkhayaṃ va ñātīnaṃ, bhogānaṃ va pabhaṅguraṃ.

灾祸从王来，惨遭受诬陷；
或痛失亲属，财物易脆烂。

140.

Atha vāssa agārāni, aggi ḍahati pāvako;
Kāyassa bhedā duppañño, nirayaṃ sopapajjatī.

又或其家宅，遭诸火焚毁；
恶慧者身亡，投生于地狱。

在此[偈颂中]，“于诸无害者”（adaṇḍesu），对没有身体伤害等[暴力]的诸漏尽者。

“于诸无过者”（appaduṭṭhesu），即在对他人和自己都没有过失者。

“十事中一事”（Dasannamaññataraṃ ṭhānaṃ），十种苦因中的其中一种。

“受”（Vedanaṃ），头痛等种类的“剧烈”（pharusaṃ）[苦]受。

“破财”（jāniṃ），辛苦积累的财富的损失。

“残缺”（bhedanaṃ），断手等身体残缺。

“重”（Garukaṃ），偏瘫、独眼、跛脚、曲手、麻风病等种类的重病。

“精神错乱”（cittakkhepaṃ），狂乱。

“灾祸”（upasaggaṃ），丧失名誉、撤销将军职位等“来自国王”（Rājato）的灾祸。

“受诬陷”（abbhakkhānaṃ），以[自己]从未见过、听过、想过的“这破坏院墙等行为，或者这冒犯国王的行径为你所作”，像这样的“惨遭”（dāruṇaṃ）诬陷。

“或痛失亲属”（Parikkhayaṃ va ñātīnaṃ），或者丧失了能够庇护自己的亲属。

“脆烂”（pabhaṅguraṃ），脆弱的状态，腐烂的状态。[这句的]含义是：他家中的谷物遭受腐烂，黄金变作火炭，珍珠变为棉籽，钱币成为瓦片等，两足、四足[的有情]瞎眼、跛脚等。

“诸火焚毁”（aggi ḍahati），即使没有其他纵火者，一年之中也有两三次，或被降下的雷火焚烧，或被自燃[之火]焚烧。

“地狱”（nirayaṃ），即便遭遇现法中的这十事之一后，为了显示在未来必然会遭遇的而说“投生于地狱”。

开示结束时，许多人证得了入流果等。

第七、马哈摩嘎喇那长老的故事[终]。

8. 多财比库的故事

Bahubhaṇḍikabhikkhuvatthu

“非[修习]裸行……”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多财比库而说的。

据说，一位住在沙瓦提城的富豪于妻子去世时出家了。他在出家之时，令人建造了僧舍、火堂和储物室后，用熟

酥、蜂蜜、油等[物]装满了所有储物室才出家。出家后，他又召唤自己的仆人，令其根据自己的意愿烹制食物后享用。

他有许多财物和许多资具。他夜晚有一套下衣与上衣，日间有另一套下衣与上衣，并住在寺院边缘。有一天，在他晾晒衣和床单之际，在坐卧处间走动的比库们见到后，询问："贤友，这些[衣物]是谁的？"

他说："是我的。"

[他们责备道：]"贤友，三衣是跋葛瓦许可的，你却在如此少欲的佛陀教法中出家后，有如此多资具。"随后，将其带到了导师跟前，禀告道："这位比库有过多财物。"

导师询问："比库，据说[你有过多资具]，这是真的吗？"

"是的，尊者。"他回答道。

[佛陀]说："比库，我已为少欲而说法，你为何有如此多财物呢？"

他被这么一说就激怒了，[说]"我现在要以这种方法而行"，舍弃上衣，穿一件衣站在大众中。

于是，导师帮助他[而说]："比库，难道你过去[生]不是寻求惭愧者，即使[身为]水罗刹时，也寻求着惭与愧而住了十二年吗？为何如今在如此重要的佛陀教法中出了家，丢弃上衣舍离惭与愧而站在四众中呢？"

他听闻导师之语后，现起了惭与愧。随后，披上那件衣，并礼敬导师后坐于一旁。比库们为弄清他的情况而请求跋葛瓦。跋葛瓦便说出了过去之事：

据说在过去，菩萨投生在了巴拉纳西国王的王后腹中。在他的取名之日，他们给他取名为为水牛童子

（Mahiṃsakumāra）。他的弟弟名为月童子（Candakumāra）。当他们的母亲去世时，国王立了另一个王后。她也产下了儿子，他们给他取名为日童子（Sūriyakumāra）。

见到那个[小儿子]后，国王欢喜满足而说："我要给你儿子赏赐。"

那位[新王后]则说："陛下，我会在需要之时接受的。"

后来，当儿子成年时，[她]对国王说："陛下在我儿子出生时给了赏赐[的许诺]。现在，请您将王位赏赐给我的儿子吧！"

"我的两个[大]儿子犹如篝火般闪耀而行，我不能将王位赐给他。"被拒绝后她仍只是反复请求，国王见此[思惟]："这[女人]会对我的儿子们不利。"就令人召唤[两个大]儿子后，[说：]"儿啊！我在日童子出生时给了[他]赏赐[的许诺]。现在，他的母亲请求[赏赐]王位，我不想赐给他。他的母亲会对你们不利，你们离开吧！住在别处，等我去世后再回来继承王位。"随后，送走了[他们]。

他们礼敬父亲后，从殿楼下来时，被正在玩耍的日童子见到了，得知那原因后，他与他们一起离开了。当他们进入雪山（喜马拉雅山）时，菩萨离开了道路，坐于其中一颗树下后，对日童子说："弟弟，去到这处湖泊，沐浴并饮水后，用荷叶也给我们带些水来吧！"

然而一位水罗刹从韦沙瓦纳[152][天王]那里获得了这处湖泊。韦沙瓦纳还对他说：“除了通晓天法者外，其他任何人潜入此湖泊，你都可以吃了他。”

从那时起，他在询问所有潜入那处湖泊者天法后，就吃了不通晓者。日童子未观察那处湖泊就入[水]了。“你懂得天法吗？”被那[水罗刹]询问[时]说：“天法是日月。”

于是，[水罗刹说]“你不懂天法”，就将其拖入水中后置于自己的宫殿。菩萨发现了他的延误，随后派出了月童子。

“你懂得天人法吗？”他也被那[水罗刹]询问[时]说：“天法是四方。”水罗刹将他也拖入了水中，并置于自己的宫殿。

当那[月童子]也延误之际，菩萨[思惟]：“必定是有障难。”就亲自前去，见到了两人下水的足迹，知道“此湖有罗刹占据”，便绑好兵刃，拿起弓站着。

罗刹见到他不下[水]，便以林野工作之人的形象前来说：“贤者，你旅途疲劳，何不下湖沐浴、饮水，并嚼食莲藕后，戴上花而去呢？”

菩萨一见到他就明白了：这是那个亚卡（夜叉）。他说：“我的兄弟们被你抓走了吗？”

“是的，被我抓去了。”

“什么原因呢？”

“我可以得到所有潜入此湖者。”

“所有[入水之]人你都可以得到吗？”

“除了通晓天法者外，其余人我都可以得到。”

[152] Vessavaṇa，多闻天王、毘沙门天王。

“你需要天法？”

“是的，需要。”

“我将会讲述[天法]。”

“那你说吧！”

“他无法以肮脏的身体说出[天法]。”

亚卡给菩萨沐浴并让他饮用了水，接着盛装打扮而使其登上了[精心]装饰的天幕中的宝座后，自己坐在他的足下。于是，菩萨对他说：“你恭敬地聆听吧。”随后说出此偈颂：

“成就惭与愧，具足于白法；
世间寂善士，是名为天法。”

（《本生》1.1.6）

亚卡听闻此开示后，心悦诚服而对菩萨说：“智者，我已对你心悦诚服，要交还[你的]一个兄弟。我带来哪一个呢？”

“你把年幼的带来吧！”

“智者，你只是知道天法，而并未奉行于它们。”

“为什么？”

“因为不顾年长的[弟弟]而让[我]带来幼[弟]的你并未造尊重长者之业。”

“亚卡，我知道天法并奉行于它们。我们确实因此[日童子]才进入的这片林野。他的母亲为他而向我们的父亲请求了王位。但我们的父亲并未将那种奖赏赐给他，随后为了保护我们而让我们住在林野。这位[日童子]没有返回[王宫]而与我们一起过来了。当[我们]说‘林野中有个亚卡吃了他’

时，没有人会相信。因此，我害怕被谴责而请你将他带来。”

亚卡对菩萨心悦诚服后，[说：]“萨度！智者，你确实了知天法并奉行于天法。”他将两个弟弟带来后交还给了[菩萨]。当时，菩萨为他讲述亚卡生命中的过患后，令他住立于五戒。

菩萨在那[亚卡]的保护下住在那片林野，等到父亲去世时，他带着亚卡去到了巴拉纳西并取得王位后，把王储之位赐给了月童子，把将军之位赐给了日童子。随后，令人在怡人处为亚卡建造了领地，并设法让它[获得]许多利得。（为它建造供人祭拜的神龛。）

导师引述这段佛法开示后，联系了本生：“多财比库是那时的罗刹，阿难是日童子，沙利子是月童子，而我正是水牛童子。”

如此，导师讲述本生后，[说：]“比库，你像这样在过去追寻天法时，成就了惭与愧而行。现在，你以这种方式站在四众中，在我面前说‘我少欲’，所做不应当。只是抛弃外衣等[行为]并不名为沙门。”说完，就此开示佛法，诵出此偈：

141.

na naggacariyā na jaṭā na paṅkā, nānāsakā thaṇḍilasāyikā vā,

rajojallaṃ ukkuṭikappadhānaṃ, sodhenti maccaṃ avitiṇṇakaṅkhaṃ.

非修习裸行，非结发涂泥，

非断食卧地，非尘土涂身，

蹲踞而精勤，能净未度疑。

在此[偈颂中]，“非断食”（nānāsakā）“非禁食、[非]拒绝食物”之义。

“卧地”（thaṇḍilasāyikā）即在地上躺卧。

“尘土涂身”（rajojallaṃ）即通过涂抹泥土的行为而在身体上聚集污垢。

“蹲踞而精勤”（ukkuṭikappadhānaṃ）即通过蹲踞的状态而发勤精进。

这是说：若人[思惟]“如此，我将获得名为出世间的净化”而于裸行等[行为]中受持任何一种之后奉行，他只会增长邪见及有疲累之分。

由于即使良好地受持这些[行为]，也无法超越八个方面的疑惑，所以说[不]“能净未度疑”（sodhenti maccaṃ avitiṇṇakaṅkhaṃ）。

开示结束时，许多人证得了入流果等。

第八、多财比库的故事[终]。

9. 山塔提大臣的故事

Santatimahāmattavatthu

“即使衣严饰……”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山塔提（Santati）大臣而说的。

据说有一次，他为高思勒国王巴谢那地平定边境叛乱后归来了。当时，国王喜悦满足而赐给他七天王权后，[又]赏

给他一个能歌善舞的女人。

他醉酒了七天，等到第七天，盛装打扮而坐在高贵的象背上。当前往河边浴场时，他在城门口见到了入城托钵的导师，就在象背上优雅地行走时点头示意[作为]礼敬之后离开了。

导师微笑了。“尊者，您为何露出微笑呢？”当被阿难长老如此询问时，[导师]向他解释微笑之因：“看！阿难，山塔提大臣今天将佩戴着所有装饰来到我的跟前，在四句偈结束时证得阿拉汉，然后坐在七颗棕榈树高的虚空般涅槃。”

大众听闻了与长老一起交谈的导师之语。其中，邪见者们思惟：“看看沙门果德玛的行为吧！说话[不加思考]脱口而出。据说，这位像这样的醉酒者今天就如此盛装而在他跟前听闻佛法，随后将会般涅槃。我们今天就要以虚妄语而责难他。”正见者们思惟：“诸佛真是有大威力啊！今天我们将得以见到佛陀与山塔提大臣的风采。”

山塔提大臣日间在河边浴场戏水后，前往花园并坐于饮酒处。那个女人也进入舞台中央后，竭力展示歌舞。由于为展现身体的曼妙而七天未进食，她当天在表演歌舞时，腹中如刀绞般的疼痛产生，心脏破裂了。她就在那一刻嘴眼张开而死。

山塔提大臣说：“去检查一下她。”

“大人，已经死了。”就在说这么多[话]时，[他]被强有力的忧愁征服了。也在那时，他七天所饮之酒犹如热锅中的水滴般消散了。

他[思惟：]“除了如来之外，其他任何人都无法消除我的这种忧愁。”就在军队的围绕下，于傍晚时分去到导师跟

前，礼敬后如此说：

“尊者，‘我生起了像这样的忧愁，您将会为我消除它’，我[因此]而来。您作我的皈依处吧！”

于是，导师对他说：“你正来到了能消除你忧愁的人跟前。你[曾经]在这个女人以这种形象死亡时，哭泣所流之泪远远超过四大海的水。”随后，诵出此偈：

“干涸宿烦恼，勿生未来染；
不执取现在，应寂静而行。”

（《经集》955, 1105；《小义释》伽图卡尼（Jatukaṇṇi）青年所问义释）

在偈颂结束时，山塔提大臣证得了阿拉汉。随后，观察自己的寿行，得知已没有了后，便对导师说：“尊者，请您允许我般涅槃。”

虽然导师知道他所造之业，但考虑到：“想要以虚妄语来责难[我]而聚集的邪见者们将得不到机会，为‘我们将目睹佛陀与山塔提大臣的风采’而聚集的正见者们听闻此[山塔提]所造之业后，将会恭敬地作福德。”于是，他对[山塔提大臣]说：“那你为我讲述你所造之业吧！在讲述时也不要站在地上说，而是站在七颗棕榈树高的空中说吧！”

“好的，尊者。”他礼敬导师后，上升至一颗棕榈树的高度后下落。随后，又礼敬了导师，依次上升到七颗棕榈树高的空中，然后结跏趺座说：“尊者，请听我的宿业。”然后，[又]说：

在距今九十一劫的维巴西（Vipassī，毗婆尸）正自觉者

的时代，我投生于班度玛提（Bandhumatī）城中一家中后思惟："不砍杀或折磨他人的工作是什么？"在如此观察时，发现了宣传佛法的工作。从那时起，我就造作该业，在鼓励大众后，到处走动着宣传："你们做福德吧！你们在伍波思特日等[日期]受持斋戒吧！你们做布施吧！你们听闻佛法吧！没有其他任何[宝物]与佛宝等同，你们恭敬三宝吧！"

听闻我的这声音后，佛陀的父亲班度玛提大王令人召唤我后询问："爱卿，你做着什么而游历呢？"

"陛下，我阐明三宝的功德后，在诸福业上鼓励着大众而游历。"当如此说时，[国王]又问我："你坐在什么上游历呢？"

"只是步行，陛下。"当我如此说时，[国王说：]"爱卿，如此游历与你不相称，佩戴此花环后，坐在马背上游历吧！"他就赐给我像珍珠项链一般的花环后，[又]赏给我已驯服之马。

当时，我以国王赏赐的仪仗像从前那样大声[宣传]游行时，国王又令人召唤我并询问："爱卿，你做着什么而游历？"

"仍[做着]那[宣传佛法的工作]而游历，陛下。"当如此说时，[国王对我说：]"爱卿，[那种]马也不适合你，坐在这上游历吧！"他赏赐了四匹信度马驾驭的马车。

国王第三回又听到了我的声音。他令人召唤我后询问："爱卿，你做着什么而游历？"

"仍[做着]那[宣传佛法的工作]，陛下。"当如此说时，[国王对我说：]"爱卿，马车也不适合你。"他赐给我大堆财富与高贵的装饰后，又赏赐了一头大象。

我盛装坐在象背上，造作了八万年的宣传佛法之业。这么长时间以来，从我的身体散发出旃檀香味，从嘴里散发出青莲香味。这是我所造之业。

如此，他说完自己的宿业后，就在虚空坐着入火界[定]后般涅槃了。火焰从身体冒出后，烧化了血肉，留下如茉莉花一般的舍利。导师展开了洁净的布料，舍利落在它上面。[导师]将其放入钵中后，“大众礼敬后将有福德之分”而令人在十字路口建了塔。

比库们在法堂中生起谈论：“贤友们，山塔提大臣在偈颂结束时证得了阿拉汉，然后就盛装坐在虚空中般涅槃了。这位[山塔提]究竟应被称为沙门还是婆罗门呢？”

导师到来后询问：“诸比库，你们正坐在一起谈论什么呢？”

“这个[话题]。”当如此说时，[佛陀说：]“诸比库，我的儿子既可以被称为沙门，又可以被称为婆罗门。”说完，开示佛法，诵出此偈：

142.

Alaṅkato cepi samaṃ careyya, Santo danto niyato brahmacārī;

Sabbesu bhūtesu nidhāya daṇḍaṃ, So brāhmaṇo so samaṇo sa bhikkhu.

即使衣严饰，[以身]平等行；

寂静已调御，决定行梵行；

对一切生类，舍弃诸暴力；

彼即婆罗门，彼即是沙门，彼即是比库。

在此[偈颂中]，“衣严饰”（Alaṅkato）即用衣饰而装饰。

这[首偈颂]的含义是：即使以衣饰而装饰，若人在身体等[方面]“平等而行”（samaṃ careyya），因止息贪爱等而“寂静”（Santo），通过调伏[诸]根而“调御”（danto），透过四[圣]道的[正性]决定而“决定”（niyato），通过最上行而“行梵行”（brahmacārī），因舍弃身体的暴力等而“对一切生类舍弃诸暴力”（Sabbesu bhūtesu nidhāya daṇḍaṃ）。

像这样的彼[善士]既因祛除恶而可被称为“婆罗门”（brāhmaṇo），又因止息恶而可被称为“沙门”（samaṇo），也因摧毁烦恼而可被称为“比库”（bhikkhu）。

开示结束时，许多人证得了入流果等。

第九、山塔提大臣的故事[终]。

10. 破衣帝思长老的故事

Pilotikatissattheravatthu

“以惭防护者……”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破衣帝思（Pilotikatissa）长老而说的。

据说有一次，阿难长老看见一位穿著破衣并拿着碗行乞的青年后，[对他]说：“出家难道不比你如此游方活命更殊胜吗？”

“尊者，谁会给我出家呢？”当如此说时，[阿难长老回答：]“我会给你出家。”就带着他过去，并亲手为他沐浴

后，给与[其]业处。随后，令他出家了。

他将所穿的那件旧衣摊开后，检查未发现任何部分足以拿来制作滤水器，就将其与碗一起放在一个树枝上。

他出家后得以达上，在受用因佛陀而出现的利养之际，披上了昂贵的衣。游方期间，他变得身体肥胖，然后生起疲厌："我穿上人们信施[之衣]后游方又有什么用呢？我要去穿上自己的破衣。"就前往那处拿取了破衣。"无惭无愧者！你放弃像这样的遮蔽[身体]之衣，而穿上破衣后，手拿碗去行乞吧！"如此将其作为所缘而自我教诫。就在教诫时，他的心平静了下来。

他就在那里收好破衣后回去寺院。过了几天，他又再次生起疲厌，同样如此说后返回，[第三次]又那样[发生了]。

见到他如此来回走动，比库们询问："贤友，你去哪里？"

他说："我去老师跟前，贤友。"随后，就以这种方式而将自己的破衣作为所缘，防护自己后，只过了几天，就证得了阿拉汉。

比库们[对他]说："贤友，你为何现在不去老师那了，难道这不是你前去的道路吗？"

"贤友们，当我与老师之间还有系缚时，我便过去。但现在我的系缚已被切断。因此，我不会再去它跟前了。"

比库们向跋葛瓦禀告："尊者，破衣长老[自]称究竟智（证阿拉汉）。"

"诸比库，他说了什么？"

"[说了]这[些话]，尊者！"

听闻那[话]后，导师说："是的，诸比库，当我的儿子有系缚时，去到了老师跟前。但现在他的系缚已切断，自己防护自己而证得了阿拉汉。"随后，说出这些偈颂：

143.

Hirīnisedho puriso, koci lokasmiṃ vijjati;
Yo niddaṃ apabodheti, asso bhadro kasāmiva.

以惭防护者，世间又有谁？
能使昏睡醒，如良马避鞭。

144.

Asso yathā bhadro kasāniviṭṭho, Ātāpino saṃvegino bhavātha;
Saddhāya sīlena ca vīriyena ca, Samādhinā dhammavinicchayena ca;
Sampannavijjācaraṇā patissatā, Jahissatha dukkhamidaṃ anappakaṃ.

如良马加鞭，当热忱.悚惧；
以信.戒.精进，定及抉择法；
具明行.现念，断此无量苦。

在此[偈颂中]，透过惭耻来阻止内[心]中生起的不善寻，为"以惭防护"（Hirīnisedho）。

"世间[又有]谁"（koci lokasmiṃ），即像这样的难得之人，在世间又有谁呢？

"若人昏睡[能醒觉]"（Yo niddaṃ），即若人不放逸地行沙门法，从而消除自己所生起的睡眠而醒觉，故为"能醒

觉”（apabodheti）。

“如[良马避]鞭”（kasāmiva）[这句话的]含义是：犹如“良马”（bhadro asso）避开落到自己[身体]的鞭子，不令其落在自己[身上]。像这样的能从昏睡醒觉之人是难得的，[是这偈颂]的含义。

在第二首偈颂中，这是简要含义：

诸比库，[思惟：]“犹如良马因放逸而被鞭打，我也被鞭打。”随后，他[变得]热忱。同样地，你也应“热忱、悚惧”（Ātāpino saṃvegino bhavātha）。

当成为像这样的人，他以世间和出世间两种信、以四种清净戒、以身心精进、以八种等至定，并且以了知因及非因特相的“抉择法”（dhammavinicchayena）而成为具足者。

他由于成就三明或八明及十五种行而“具明行”（Sampannavijjācaraṇā）。由于现起念而成为“现念者”（patissatā）后，你们将能舍断这许多的轮回之苦。

开示结束时，许多人证得了入流果等。

第十、破衣帝思长老的故事[终]。

11. 快乐沙玛内拉的故事

Sukhasāmaṇeravatthu

“[治水者]引水……”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快乐沙玛内拉（Sukhasāmaṇera）而说的。

据说在过去，巴拉纳西财主有个名叫香童子

（Gandhakumāra）的儿子。国王在他父亲去世时令人召唤并安慰他后，非常恭敬地赐给他财主之位。从那时起，他就以香财主[之名]而为人所知。

当时，那位[财主]的司库打开库房的大门后，[说：]“东家，这么多是您父亲[留下的]的财物，这么多是您祖父等[留下的]的财物。”取出后展示[给他看]。

他看着那堆财物说：“他们没有带上这些财物走吗？”

“东家，带上财物走是不可能的。有情只能带着自己所造的善业和不善业走。”

他思惟：“他们因愚痴，收集财物后就舍弃[它们]走了，但我将带着这[财物]走。”如此思惟后，[他]未思惟“我要做布施，或我要作供养”，而是思惟：“吃完这一切后，我将离开。”

他拿出十万[钱]令人建造了水晶制成的浴室，给予十万[钱]让人制作了浴板，给予十万[钱]令人制作了可供安坐的宝座，给予十万[钱]令人制作了餐盘，给予十万[钱]令人在用餐处建造了天幕，给予十万[钱]令人制作了[放置]餐盘的置物桌，以十万[钱]而令人在家中安装了狮型气窗，为自己的早餐而给了一千[钱]，也为[自己的]晚餐而给了一千[钱]。

他就在月圆日为食物而令人给了十万[钱]，在享用那餐饭之日花费十万[钱]而装饰城市后，令人敲击大鼓：“请[大家]来观看香财主的用餐情形吧！”

大众集合在一起，将床堆叠后[站在上面观看]。那位[财主]也在价值十万的浴室中的价值十万的座板上就座，并用十六罐香水沐浴后，打开了那扇狮型气窗，随后坐在那宝座

上。

当时，[下人们]将[餐]盘放于那张置物桌后，备好了价值十万的饭食。他在舞者的围绕下以像这样的成就享用着饭食。

后来，一位村民为赚取自己的薪金，就将木材等放入马车后，去到城市，住在朋友家中。那时是月圆日。[财主]令人敲响大鼓："请[大家]来观看香财主的用餐风采吧！"

于是，朋友对他说：

"贤弟，你以前见过香财主用餐的风采吗？"

"兄台，我以前从未见过。"

"那来吧！我们过去，这座城中的大鼓敲响了。让我们去看那位[财主]的大成就吧！"市民就带上村民过去了。大众也登上了层层[叠放的]床榻观看。村民就在闻到食物的香味后对市民[朋友]说：

"我生起了对这盘中饭团的渴求。"

"贤弟，莫要渴求这[食物]，[这是]不可能获得的！"

"兄台，我若得不到，就不要活了。"

那位[市民]无法阻止他，就站在观众的边缘后三次大声呼唤："大德，我礼敬您！"

"这是谁？"当如此说时，[他说：]"是我，大德！"

"这[么做]是为什么？"

"这的一位村民对您盘中的饭团产生了渴求，请您给[他]一个饭团吧！"

"不能给[他]。"

"贤弟，你听到了[财主的]话吗？"

“我听到了。尽管如此，我得到了[饭团]才能活，若得不到就要死了。”

那位[市民]再一次出声：“大德，据说这人得不到[饭团]将会死去，您就给他活命吧！”

“喂！[一个]饭团也是价值百[钱]或两百[钱]。若每个人来乞求，我都给他，那我要吃什么呢？”

“大德，这人得不到[饭团]将会死去，您就给他活命吧！”

“[他]不能免费得到，若得不到[饭团]就无法活命，就让他在我家做三年工，如此我将会给他饭团。”

村民听闻那[话]后，对朋友说：“兄台，就让我如此做吧！”他就辞别妻儿之后说：“我将要为了饭团做三年工。”接着进入了财主家。他做工期间恭敬地履行了所有职责。大家都知道了[他]在家中、林野、白昼、黑夜履行着一切应作之事。连整个城市都知道了[这位]被称为“饭食工”者。然后，在他的工期圆满之际，膳食主管[对财主]说：“东家，饭食工的工期已经圆满了，他做了三年工而行了难为之事，连一项工作都未失职。”

于是，财主令人将用于自己的晚餐的两千[钱]以及用于其早餐的一千[钱]，[共]三千钱给那[工人]之后说：“今天你们就为这个[饭食工]做应对我作的一切照料吧！”

说完，他也对除了一位名叫“如意宝”的宠妻外的其余人说：“今天你们陪同他吧。”说完，将一切成就赏给了他。

那位[饭食工]在财主浴室的那块浴板上坐着，以他的洗浴水而沐浴，接着穿上那位[财主]所穿的衣服后，坐在了他的宝座上。

财主也令人在城中敲响大鼓："饭食工在香财主家中做完三年工后得到了报酬，[大家]去观看他的食物成就吧！"

大众登上层层[叠放的]床榻后观看。村民（饭食工）所看向之处都引起了骚动。舞者围绕[饭食工]而站着，餐盘盛满后放在他的前面。

当时，在他洗手之际，香醉山中的一位独觉佛入了七天定，出定观察"今天我究竟要去哪里托钵"时，见到了饭食工。于是，他观察"此人做了三年工后得到了饭团，他有信心还是没有"时，得知"[他]有[信心]。"随后思惟："即使[具]信心，有些人也不能行摄益，他究竟能摄益我吗？"接着得知"他将摄益我，并且由于对我的摄益，他将得到大成就。"独觉佛就披上衣、拿着钵而飞升虚空后，去到观众中，站在其前面显露自己。

他见到独觉佛后思惟："我先前因没有布施，才为一个饭团而在别人家中做了三年工。现在，这餐饭将护我一昼夜，如果将它供养给圣尊，将保护我许多百亿劫。我要将它供养给圣尊。"

他做了三年工后，餐盘中所得的食物连一口都未放入嘴里，消除渴爱后，亲自举起盘子，去到独觉佛跟前，将[餐]盘交到别人手中。接着，他五体投地而礼敬，用左手拿起了[餐]盘，用右手将食物倒入了那位[独觉佛]的钵中。

独觉佛在[盘中]剩余一半食物时，用手盖住了钵。于是，那位[饭食工]对他说："尊者，仅[够]一人[食用]的份额不能分为两份，您别摄益我的今生，请摄益我的未来世。我要毫无保留地全部给[您]。"

一点也不给自己留之后，所作的布施即名无残余施（Niravasesadāna），该[布施]有大果报。他就那样做，供养了所有[食物]然后礼敬[独觉佛]，说：

“尊者，因这一盘食物，我在别人家中做三年工期间经受了痛苦。现在，愿我在投生的任何地方都只会快乐，并能得享您所见之法。”

独觉佛作了随喜：“愿如是，犹如满一切愿的如意宝，[愿]你的所有欲求、心愿如满月般圆满：

“愿你所欲求，一切得成就；
一切愿圆满，如十五月圆。
愿如你所欲，迅速得成就；
一切愿圆满，恰似如意珠。”

说完，决意：“愿这[些]大众都站着看着我直至[我]抵达香醉山！”随后，经由虚空而回到香醉山。大众也都站着看着他。那位[独觉佛]去到那里后，将那钵食分发给了五百位独觉佛。所有人都获得了足够自己[受用的食物]。

不应思惟：“少量钵食如何能产生[许多食物]？”因为[圣典中]说了四种不可思议（《增支部》4.77），这即是[四种不可思议中的]独觉佛境界[不可思议]。

大众看到给独觉佛们分配完钵食供养时，发出了千声喝彩，犹如百道雷霆降下之声。听闻那[声音]后，香财主思惟：“我想饭食工未能保有我所给与的成就，因此，这[些]大众聚集起来嘲笑而喧哗。”

那位[财主]为了解来龙去脉而派人[打听]。他们回来后：“东家，持有成就者们（独觉佛们）这样[做]了。”说完，告知了那来龙去脉。

财主就在听闻那[话]后以五种喜触达了[全]身，[思惟：]“啊！那[饭食工]行了难[行之]事。我这么长时间以来拥有如此般的成就，却未能布施任何[东西]。”他令人召唤那[饭食工]后，询问：“据说你做了这样的事？”

“是的，东家。”当如此说时，[财主对他]说：“很好！给你一千[钱]将布施中[所获]的功德也分享给我吧！”他照做了。财主也从自己所有财产中分割[一千钱]给了他。

有四种成就：对象成就、资具成就、思成就、超卓功德成就。其中，可以进入灭尽定的阿拉汉或不来者[这样的]应受供养者名为对象成就。

如法而正当地产生的资具名为资具成就。在布施前、布施时和布施后这三时中，具备悦俱智相应的思名为思成就。应受供养者[受施前刚]从等至（灭尽定）中出定名为超卓功德成就。

他的[布施]具备[这]四种成就：这位[饭食工布施的]漏尽独觉佛是应受供养者，资具因做工后获得，是依法生起的，在三时中思遍清净，刚从等至出定的独觉佛有超卓功德。[这位工人]因它们的威力而在现法得到了大成就。

因此，他在财主的跟前得到了财富。后来，国王也听到他所造之业，令人召唤他，给了[他]一千[钱]而获得[他分享的]功德后心满意足，赏赐他大量财富后赐予了财主之位，给他取名为饭食工财主（Bhattabhatikaseṭṭhi）。

他与香财主成为了朋友，一起吃喝寿终正寝，从那里死去投生在了天界，在[两尊]佛陀[出现]的间隔中享受了天界成就。当此尊佛陀出现时，他投生在了沙瓦提沙利子长老的

一位护持者家中。

当时，他的母亲得到了[良好的]孕期护理。过了几天，她生起了如此的渴望：“我向与五百位比库一起的沙利子长老供养百味食物后，穿着坏色衣并拿着金碗坐于[比库们的]座位边缘，受用那些比库剩余的食物该有多好啊！”她如此作后，消除了渴望。

她也在其余庆典中做了像这样的布施后，生下了儿子。在起名之日，她对长老说：“尊者，请您为我的儿子授戒。”

长老询问：“他的名字是什么？”

“尊者，从我的儿子取得结生开始，在这个家中从未产生任何痛苦。正因如此，他的名字将会是快乐童子。”当如此说时，[母亲]就为他取了这个名字，长老给[他]授了戒。

那时，他母亲像这样的心生起了：“我将不会破坏我儿子的志向。”她也在那位快乐童子的穿耳仪式等[庆典]中以同样的方式做布施。童子在七岁时说：“母亲，我想在长老跟前出家。”

她[说]：“好的，儿子，我不会破坏你的志向。”邀请并侍奉长老饮食后，[说：]“尊者，我的儿子想要出家，我傍晚时分将会带着此[子]来寺院。”送别长老后，召集了亲族：“我们今天就对我儿子做在俗时应行的照顾。”说完，给儿子打扮一番后，以盛大的排场送入了寺院，交给了长老。

长老对他说：“孩子，出家是难行[之事]，你能够乐在其中吗？”

“尊者，我将会按照您的教诫去做。”当如此说时，[长老]给他业处后，令其出了家。他的父母也在[其]出家时作了

供养，在寺院内向以佛陀为首的比库僧团供养七天百味食物后，傍晚回到自己家中。

等到第八天沙利子长老在比库僧团入村之际，在寺院中履行应作的义务后，让沙玛内拉拿上衣钵[一起]入村托钵。沙玛内拉于途中见到了水渠等后，像智者沙玛内拉那样询问。长老也像[回答智者沙玛内拉]那样解答。

沙玛内拉听闻那三个理由后，[说：]“如果您可以拿自己的衣钵，我想回去。”说完，长老未破坏他的志向：“沙玛内拉，把衣钵给我吧！”[沙玛内拉]礼敬拿着衣钵的长老后，在返回之际说：“尊者，为我带回食物时，请您带百味食物吧！”

“我要从哪里得到它呢？”

“当您不能以自己的福德获得时，以我的福德将能获得，尊者。”

于是，长老将钥匙交给他后，进入村庄托钵。沙玛内拉也在抵达寺院后，打开长老的房间并进入后，关上门，坐着令智慧置于自己身体（修习身念处）。

由于他功德的威力，沙格[天帝]的座位开始发热。沙格观察“这究竟是谁”时，发现了沙玛内拉。“快乐沙玛内拉将自己戒师的衣钵交还后，[想着]‘我要行沙门法’而返回。我应当前去那里。”思惟后，他令人召唤四大王，派遣道：“去吧，爱卿们，将寺院附近树林里发出噪音的鸟赶走吧！”

他们如此作后，在四周保持守护。[天帝又]吩咐日与月[天子]：“牵制住自己的宫殿后站着。”他们也如此作了。

[天帝]自己也在门环处守护着。寺院寂静无声。沙玛内拉专心致志地培育观禅后证得了三种道果。

“沙玛内拉说‘请您带百味食物吧’，我究竟能在谁家得到呢？”长老观察时，见到了一个具备意乐的护持者家，去到那里后，“尊者，您今天来这里真是太好了！”他们心满意足地接过钵，请[长老]坐下后，供养了粥与嚼食。在用餐时间前，请求[长老作]佛法开示。[长老]为他们作值得忆持的佛法开示后，意识到时间而结束了开示。

当时，[那家人]供养给他百味食物后，见到长老想带着它回去，[便说：]“您享用吧，尊者，我们会供养您另一份。”他们侍奉长老用餐后，又供养了一满钵。长老带上它[心想]“我的沙玛内拉还饿着”，就迅速去往寺院。

导师于当天黎明出去后，就坐在香室思维：“今天快乐沙玛内拉将戒师的衣钵交还后，[想]‘我要行沙门法’而返回。他的义务究竟完成了吗？”见到他证得了三种道果后，进一步观察时，[得知]“这位[快乐沙玛内拉]今天将能证得阿拉汉。然而，沙利子[想着]‘我的沙玛内拉还饿着’，迅速带着食物回来，如果在此[沙玛内拉]还未证得阿拉汉时带来食物，将会是他的障碍，我应当前去守护在门口。”思惟后，从香室离开，并站在门口后守护着。

长老也带来了食物。当时，[导师]就以前文[智者沙玛内拉故事中]所说的方式询问[他]四个问题。在回答问题结束时，沙玛内拉证得了阿拉汉。导师对长老说：“去吧，沙利子，将食物交给你的沙玛内拉。”

长老过去后敲门。沙玛内拉出来为戒师履行义务。“用餐吧。”当[长老]如此说时，知道了长老不需要食物后，刚刚证

得阿拉汉的七岁童子在低座上一边省思着用完餐，随后清洗了钵。

那时，四大王结束了守护。日与月[天子]松开了宫殿。沙格[天帝]也解除了在门环处的守护。

太阳突然越过了中天而显现出来。比库们说：“傍晚显现了，沙玛内拉现在才用完餐，今天究竟为何午前很长，而午后短呢？”

导师到来后询问：“诸比库，你们正坐在一起谈论什么呢？”

“尊者，今天午前很长，而午后短，沙玛内拉现在才用完餐。就在那时，太阳突然越过了中天而显现出来。”当如此说时，[佛陀]说：“诸比库，当具福德者行沙门法时，就会发生如此[之事]。今天四大王守在周围，日与月[天子]牵住宫殿后站着，沙格[天帝]守在门环处，我也守在门口。今天快乐沙玛内拉见到以水渠引水、箭工矫正箭、工匠造车轮等后，调御自己而证得阿拉汉。”随后，诵出此偈：

145.

Udakañhi nayanti nettikā, usukārā namayanti tejanaṃ;

Dāruṃ namayanti tacchakā, attānaṃ damayanti subbatā.

治水者引水，箭工矫正箭；

木匠善木工，易教者自御。

在此[偈颂中]，“易教者”（subbatā）为易受教者，即可以轻易地被教诫、告诫者之义。

其余[内容]就[按照]前面[智者沙玛内拉故事中]所说的方式[理解]。

开示结束时，许多人证得了入流果等。

第十一、快乐沙玛内拉的故事[终]。

第十品棍杖品释义终。

十一、老品

Jarāvagga

法护尊者译

1. 维萨卡朋友的故事

Visākhāya sahāyikānaṃ vatthu

“何笑何欢喜……”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维萨卡的朋友而说的。

据说，在沙瓦提城有五百位良家子[思维]“这样她们将成为不放逸而住者”，而将各自的妻子完全托付给维萨卡大近事女。当她们要前往园林或寺院时就与她一起前往。

有一次，当宣布“将有七天的饮酒节”时，她们为各自的丈夫准备了谷酒。他们欢度了七天酒节，在第八天[复]工鼓[响起]时，离开前去工作。

那些女人则[思维：]“我们在丈夫面前没能饮用谷酒。然而还有剩余的谷酒，我们要在他们不知道的情况下饮用。”[她们]去到维萨卡跟前说：“尊姐，我们想去观赏园林。”

“好的，姐妹们，完成那些应尽的义务后，你们就出发。”[她们在维萨卡]说完后，就与她一起前往，并秘密将谷酒带去，在园中饮用后，醉酒游荡。

维萨卡[思维：]“她们做了这不适当之[事]，而诸外道将会讥嫌：‘沙门果德玛的弟子维萨卡饮用谷酒后游荡。’”随后，她对那些女人说：

“姐妹们，你们做了不适当[之事]，也使我生起恶名，你们的丈夫也将发怒，如今你们要怎么做呢？”

“尊姐，我们会装病[给他们]看。”

“那你们自己的行为将[令此事]败露。”

她们回家后，就装起了病。

当时，她们的丈夫询问：“名为某某者和名为某某者在哪儿？”听闻“生病了”之后，意识到：“她们必定是饮用了这些剩余的谷酒。”打了她们后，使她们遭受损失与不幸。

她们在下一个节日时同样渴望饮用谷酒，于是拜访维萨卡后说：“尊姐，请带我们去园林吧。”“先前我因你们而生起了恶名，你们[自己]去，我将不会带你们。”[这样]被她拒绝了。“如今我们将不这样做了”，[她们]一起商量后又拜访她，说：“尊姐，我们想礼敬佛陀，请带我们去寺院吧！”

“姐妹们，现在是适合的，你们去吧，做好准备！”

她们用箱子装上香、花等物，用手提着装满谷酒的手壶，裹上大衣，并在拜访维萨卡之后，同她一起进入寺院；去到一旁后，用手壶饮用了谷酒，并丢弃手壶后，在法堂里导师的前面坐下。

维萨卡说：“尊者，请您为她们开示佛法。”

而她们因酒醉而身体晃动，生起了“我们跳舞、唱歌吧”之心。

这时，一位魔界（他化自在天）的天人思维：“我附体在这些人身上后，将于沙门果德玛的前面展现变化。”

她们中的一些[人]于导师前面拍手嬉笑，一些则开始跳舞。

导师省思："这是为何呢？"知道了那原因后[思维]："我将不给魔天以可乘之机。我在这么长时间中圆满诸巴拉密不是为了让魔天有可乘之机。"他为使[她们]惊怖而从眉毛放出[黑色]光芒，瞬间[周围]变得幽暗。她们变得害怕，怖畏于对死亡的恐惧。她们体内的谷酒因此消退了。

导师于结跏趺坐处消失，并住立于须弥山顶后，[眉间]毫毛放出光芒，瞬间如同千轮明月升起。于是，导师对那些女人说："你们不应放逸地来到我跟前。正因为你们的放逸让魔天得到可乘之机，使你们在不应嬉笑[跳舞]等之处做了嬉笑等[不适宜的行为]。现在，你们应为了贪欲等火的熄灭而力行精进。"随后，说出此偈颂：

146.

Ko nu hāso kimānando, niccaṃ pajjalite sati;
Andhakārena onaddhā, padīpaṃ na gavesathā.

常在燃烧中，何笑何欢喜？
幽暗所覆蔽，何不寻灯明？

在此[偈颂中]，"欢喜"（ānando）即愉悦。这是说：在这共住的世间中，贪欲等十一种火"常常在燃烧"（niccaṃ pajjalite sati），为什么你们还嬉笑、欢喜呢？

难道这不是不应做的吗？你们被八种无明幽暗"覆蔽"（onaddhā），为什么"不追寻"（na gavesathā）、不造作智慧的明灯来摧毁幽暗呢？

开示结束时，那五百个女人证得了入流果。导师了知她们住立于不动摇的信心后，从须弥山顶降下，坐在佛座上。于是，维萨卡对他说："尊者，这谷酒实为罪恶。像如此般的此等女人[喝酒后]坐于在如您这般的佛陀跟前，连保持身体的威仪都做不到，起身拍手后，开始嬉笑、唱歌、跳舞等。"

导师说："如是，维萨卡，此谷酒确实是罪恶的。诸多有情曾因其遭受损失和不幸。"

"尊者，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导师]为向她讲解[此事]，说出了过去之事，开示了《陶壶本生》[153]（Kumbhajātaka）。

第一、维萨卡朋友的故事[终]。

---

[153] 在此本生中（本生第 512 篇）记载了曾经在喜马拉雅山中，有一棵树的三叉枝中有一个陶壶大小的树洞，雨水和周围的野果、鹦鹉衔来的稻米等落入其中，在太阳光的加热下成为了酒。一些鸟前来饮用后短暂迷醉昏睡后又离开。森林中的其他动物也如此。一个林住者看到后也前来饮用，并杀死醉倒在地的鸟和鸡，烤来吃。后来他伙同一苦行者一起喝酒吃肉，并用竹筒将酒带到一城市给国王喝，后来他们学会自己酿酒在这个城市贩卖。城中人饮酒后变得放逸，这个城市逐渐衰落。然后他们又去到萨给答城如法炮制，导致该地也衰落。然后他们又来到沙瓦提城。当身为沙格天帝的菩萨看到沙瓦提的国王（阿难尊者的过去世）在饮酒时，预料如果此王饮酒整个瞻部洲都将灭亡，于是他化身下来向国王讲解饮酒的过患。国王便不再饮酒。

2. 西蕊玛的故事

Sirimāvatthu

“观此粉饰[身]……”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竹林时就西蕊玛（Sirimā）而说的。

据说，她是王舍城中一个非常漂亮的妓女。在一个雨季中，她冒犯了善意财主子的妻子——本那财主的女儿——名为伍塔拉(Uttarā)的近事女。伍塔拉想要使她生起信心，便当导师和比库僧团在自己家中用完餐后，让她向导师请求原谅。在那一天她听闻了十力者的餐食随喜：

“以无忿胜忿，以善胜不善；
以施胜悭吝，以实胜妄语。”

（《本生》1.2.2；《法句》第 223 偈）

她在偈颂结束时，证得了入流果。于此，这仅是[故事的]概要，而详说则见于忿怒品中的随喜偈注释。就这样证得入流果后，西蕊玛邀请了十力者，于次日做了大供养后，[每日]不间断地向僧团供养八票食[154]。

从那时起，恒常有八位比库前去[她]家。说了“请接受熟酥吧，请接受牛乳吧”等[语]后，她便装满他们的钵。一位[比库]所得的[食物]甚至足够三、四位[食用]。她每日都用十六咖哈巴那钱的费用供养钵食。

[154] 僧团每天指派八位比库前去应供。

后来有一天，一位比库在她家受用八票食后，来到了三由旬远的一所寺院。傍晚时分当他坐在服侍长老的地方时，[原住比库们]询问他：

“贤友，你在何处获得钵食后过来？”

“我在西蕊玛那里受用了八票食。”

“做得可意后才供养吗，贤友？”

“不知该如何赞叹她的食物，她[将其]做得极胜妙后才供养，一人所得甚至足够三、四人[食用]，而见到她则比[其]布施物更殊胜。那个女人像这样这样[的美丽]。”他如此地称赞她。

当时，一位比库听闻了对她赞叹的话后，还没见过她就生起了爱执：“我应前去见她。”他说出自己的戒龄后，询问了那位比库瓦萨大小。“贤友，明天你作为僧团上座将在她家得到八票食。”他听闻后，就在那一刻拿着衣钵出发，当黎明明相升起时，进入筹符屋[155]（Salākagga），站着作为僧团上座而在她家中得到八票食。

就在昨天那位比库用餐后离去时，那位[西蕊玛]体内生起了疾病。因此，她脱下饰品躺着。她的侍女看到获得八票食而来的比库，便告知了[她]。她无法亲手接过钵请其坐下或侍奉饮食，就吩咐侍女：

“姐妹，接过钵后请圣尊坐下喝粥，并奉上嚼食。在用餐时间装满钵后供养吧！”

那位[侍女][说：]“好的，夫人。”她请比库们进来，请他们喝完粥后奉上嚼食，接着，在用餐时间装满钵后告知

[155] 僧团抽签的地方，抽签以决定轮流去接受某些饮食邀请的名单。

了西蕊玛。

她说："扶我起来，带着我，我要礼敬圣尊们。"说完，她被[侍女]扶起带到比库们跟前，用颤抖的身体礼敬了比库们。那位比库看到她后思惟："此女子在生病时都如此这般美丽动人，那么无病时盛装打扮的她又会是多么的美丽呢？"

于是，他许多千万年累积的烦恼浮现出来而变得痴心后，因无法用餐，带着钵去到寺院，盖上钵，放在一旁后，摊开衣躺着。当时，即使在一位朋友比库恳请下，他仍无法进食。他绝食了。就在当天傍晚时分，西蕊玛去世了。

国王令人给导师送去信息："尊者，基瓦咖（耆婆）的妹妹西蕊玛去世了。"导师听闻那[消息]后，给国王回信："[先]别举行西蕊玛的葬礼。把她放在墓地保护起来，让乌鸦、狗无法啃食她。"

国王便照做了。连续过了三天，第四天尸体肿胀起来，蛆虫从九孔涌出，整具尸体变得犹如破碎的米饭缸一般。国王令人在城中敲鼓行走[宣布]："除了看家的孩子外，不去看西蕊玛者处以八咖哈巴那钱的处罚。"

接着，派人给导师送去信息："愿以佛陀为首的比库僧团来看西蕊玛。"导师通知比库们："我们去看西蕊玛。"那位青年比库在四天里没听到任何话，只是绝食而躺着。钵中的食物已变得腐臭，钵中出现了污垢。

于是，那位朋友比库来到他面前说："贤友，导师前去看西蕊玛了。"尽管他如此饥饿，但就在提到"西蕊玛"一词时，立即起身道："你说什么？"

"导师前去看西蕊玛了，你也要去吗？"当如此说时，

“是的，我要去!”他倒掉食物，洗完钵，放入钵袋后，与比库僧团一起过去了。

导师在比库僧团围绕下站在一侧，比库尼僧团、国王随从以及近事男众、近事女众站在另一侧。导师询问国王：

“这是谁，国王？”

“尊者，是基瓦咖的妹妹西蕊玛。”

“这是西蕊玛？”

“是的，尊者。”

“那就令人在城中敲鼓行走[宣布]：‘出一千[钱]就可以得到西蕊玛。’”

国王照做了。就连一个说“哈”或“唔”的人都没有。国王告知导师：“没人要，尊者。”

“那么，大王，降低价格吧。”

国王令人敲鼓行走[宣布]：“出五百[钱]就能得到。”仍然没有见到任何人[想]要。随后，令人[依次]敲鼓行走[宣布]：“出二百五十、两百、一百、五十、二十五咖哈巴那钱、十咖哈巴那钱、五咖哈巴那钱、一咖哈巴那钱、半个咖哈巴那钱、一巴达（Pāda）、一马沙咖（Māsaka）、一硬币（Kākaṇika）就能得到西蕊玛。”

还是没有任何人想要她。[国王又]令人敲鼓行走[宣布]：“免费拿吧。”[仍然]连一个说“哈”或“唔”的人都没有。国王说：“尊者，即使免费也没人要。”导师说：“看吧，诸比库，[这个]大众喜爱的女人，过去在这座城市中出一千[咖哈巴那钱]才能得到[她]一天。如今，即使免费也没人想要。看吧，诸比库，像这样到达衰败的色身、病苦的自身。”随后，诵出此偈：

147.

Passa cittakataṃ bimbaṃ, arukāyaṃ samussitaṃ;
Āturaṃ bahusaṅkappaṃ, yassa natthi dhuvaṃ ṭhitī.

观此粉饰身，骨聚疮孔身；
病恼众思量，无有久存者。

在此[偈颂中]，“粉饰”（cittakataṃ）即所作的装饰，用衣服、首饰、花鬘、胭脂等装扮之义。

“身”（bimbaṃ）即在适合长等的地方，以长等的肢体来构建的自身（有的肢体/器官长，有的短，怎么合适怎么构建）。

“有疮的”（arukāyaṃ）即有九个疮孔的带疮的身体。

“骨聚”（samussitaṃ）即由三百块骨头组成的。

“病恼”（Āturaṃ）即由于一切时都要通过[各种]身体姿势（行、住、坐、卧）等来保护而[称为]常患病的。

“众思量”（bahusaṅkappaṃ）即被大众用许多方式思量的。

“无有久存者”（yassa natthi dhuvaṃ ṭhitī）的含义是：他不会长久或常存，此[自身]必定是破坏、离散、毁灭之法。你们看这个[身体]吧！

开示结束时，八万四千有情领悟了法，那位比库也住立于入流果。

第二、西蕊玛的故事[终]。

3. 伍塔拉长老尼的故事

Uttarātherīvatthu

“[此色身]衰老……”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名为伍塔拉（Uttarā）长老尼的比库尼而说的。

据说，长老尼年纪一百二十岁前去托钵，得到钵食后在路上见到了一位比库，接着以钵食询问后，当他未拒绝而接受时，供养了所有[食物]后断食了。

同样地，第二天、第三天她[又]在该处供养那位比库食物后断食了。就在第四天前去托钵时，她在一个狭窄处见到了导师，退后时踏在自己下垂的衣摆上，不能站稳而翻身跌倒了。

导师走到她跟前说：“姐妹，你的身体衰老，不久就将毁坏。”随后，诵出此偈：

148.

Parijiṇṇamidaṃ rūpaṃ, roganīḷaṃ pabhaṅguraṃ;
Bhijjati pūtisandeho, maraṇantañhi jīvitaṃ.

此色身衰老，病巢易朽坏；
腐臭身将毁，生命终会死。

这[首偈颂]的含义是：姐妹，当知你的此名为身体的“色[身]”（rūpaṃ）因年老而“衰老”（Parijiṇṇam）。由于一切疾病的住处之义，所以它也是“病巢”（roganīḷaṃ）。正如即使幼豺也被称为老豺，即使幼嫩的心叶青牛胆也被称为腐蔓，同样地，即使[这个身体]当天出生且有金色[皮肤]，

由于总是流出[不净]之义，因腐败的状态而“腐臭”（pabhaṅguraṃ）。当这腐臭存在时，你的身体“将毁坏”（Bhijjati），应知不久就将毁坏。什么原因呢？“因为生命终会死”（maraṇantañhi jīvitaṃ），所以说一切有情的生命都以死亡为终结。

开示结束时，那位长老尼证得了入流果，开示也给大众带来了利益。

第三、伍塔拉长老尼的故事[终]。

4. 许多增上慢比库的故事

Sambahulaadhimānikabhikkhuvatthu

“此等[鸽色骨]……”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许多有增上慢的比库而说的。

据说，五百位比库在导师跟前取得业处后进入了林野。精进努力生起了禅那，[他们想着]“我们藉由不起烦恼而完成了出家人的义务，我们要将自己所获功德告知导师”而出发了。导师就在他们抵达[寺院]外的门口时，对阿难长老说：

“阿难，这些比库不必进来见我，让他们去了坟场回来再见我。”

长老前去将此事告知他们。他们并未说“坟场对我们有什么用”，而是说“远见卓识的佛陀想必见到了原因”，前去了坟场。当他们在那里见到尸体时，对丢弃一两天的死尸

他们生起厌恶，对刚抛弃的新鲜尸体生起了爱染，[也]在那一刻他们知道了自己有烦恼。

导师就坐在香室，放出光明，犹如在那些比库面前说法一般说："诸比库，对你们而言，见到像这样的骨聚后确实不应生起爱染。"随后，诵出此偈：

149.

Yānimāni apatthāni, alābūneva sārade;
Kāpotakāni aṭṭhīni, tāni disvāna kā ratī.

犹如葫芦瓜，散弃于秋季；
此等鸽色骨，见之有何乐？

在此[偈颂中]，"散弃"（apatthāni）即被丢弃的。

"在秋天"（sārade）即犹如秋季时遭风吹日晒后四处散落的葫芦瓜。

"鸽色"（Kāpotakāni）即鸽子的颜色（白色）。

"见之"（tāni disvāna）[这句]的含义是：见到像这样的骨头后，你还有什么可喜爱的呢？难道不是连少许欲爱都不应有吗？

开示结束时，那些比库就站着证得了阿拉汉，一边赞颂跋葛瓦，一边前去礼敬。

第四、许多增上慢比库的故事[终]。

5. 一国之美如芭难达长老尼的故事

Janapadakalyāṇī rūpanandātherīvatthu

“此城骨所建……”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一国之美如芭难达（Rūpanandā，容喜）长老尼而说的。

据说，她有天思惟：“我的长兄舍弃王权而出家后，世间至上人——佛陀出现了。他的儿子拉胡勒童子（Rāhulakumāra，罗睺罗童子）也出家了，我的丈夫也出家了，我的母亲也出家了。当这么多亲人都出家时，我还要在家做什么呢？我要出家！”

她前往比库尼的住所出了家，[但她之所以出家]只是爱著亲人，而非出于信心。她因容颜殊妙而以“如芭难达（容喜）”而为人所知。

“据说，导师说：‘色无常、苦、无我，受……想……行……识无常、苦、无我。’”她听闻后，[害怕]“对于连我这般美丽的容颜他都能指出过失”就没有前往导师面前。

沙瓦提居民在清晨做了供养后，受持斋戒，穿着纯白上衣，手拿香、花等，傍晚时分在揭德林集会听闻佛法。比库尼僧团也对导师的佛法开示生起[听闻之]欲而前往寺院听闻佛法。[人们]听完法进入城市时，就说着[对]导师的溢美之辞而进入。

在有四种评判（喜好）的世人中，只有极少有情见到如来时不生起欢喜。喜爱容色者见到如来以[三十二]相、[八十]细相装饰的金色身躯后心生欢喜；喜爱声音者听闻导师依于许多百生[累积巴拉密]而产生的德音与具足八支的说法之声后心生欢喜；喜爱简朴者缘于他的衣等的粗陋而心生欢喜；喜爱法者也对“十力者像这样的戒，像这样的定，像这样的慧，像这样的跋葛瓦以戒等美德而为无等同、无与伦比

者”心生欢喜。

当谈论如来的美德时，他们的嘴都不够[用]了。如芭难达就在诸比库尼和近事女跟前听闻对导师的溢美之辞后思惟：

“她们对我长兄推崇备至。即使他一整天都在说我容颜中的过失，又会说出多少？我何不与诸比库尼一起前去后，不显露自己而见到如来，听闻他的法后再回来呢。”

她就告知诸比库尼：“今天我也要去闻法。”

“实在是过了很久如芭难达才想要前去亲近导师，今天基于她，导师将会以种种方法教导精彩佛法开示。”比库尼们高兴地带上她出发了。她从出发之时起就思惟：“我绝不会显露自己。”

“今天如芭难达会前来亲近我，究竟什么样的佛法开示对她有益呢？”导师思惟后，作出了决定：“此人看重容貌，强力爱执于自身。如同用刺拔除刺，用容貌灭除对容貌的骄慢对她是有益的。”正当她进入寺院时，[导师]以神变力化现了一位容貌殊妙、穿着红衣并以一切饰品装饰的十六岁少女拿着扇子站在自己跟前扇风。

只有导师和如芭难达可见到那个女人。她与比库尼们一起进入寺院后站在诸比库尼的后面，五体投地礼敬导师后，坐在比库尼当中，从脚趾开始打量着导师，见到了以[三十二大人]相而庄严、以[八十种]随形好而辉耀、以一寻[身]光环绕的导师身体。正当她凝视[导师]满月般美妙的脸庞时，见到了站在他近处的女人形象。

她观察到那[女人]后，[再反]观自身时，就视自己如同黄金鹅王前面的雌乌鸦一般，轻视自己。就从见到神变所成

的形象之时起，她的双眼彷徨了。“这[女人]的头发真美啊！[她的]前额真美啊！”如芭难达的心完全被[那女人]全身上下的形体之美所吸引，强力爱执于那形象。

导师知道她对那[形象]欢喜后，就在开示佛法时，使那形象超过十六岁年龄，令其显得有二十岁大小。如芭难达看到后，“这形象不再像先前那样”而心有少许离染。导师就依次使那女人显现出初次分娩后的容色、中年女人的容色以及年老体衰的老女人容色。

那[如芭难达]也依次[思惟]“这[形象]也消失了，这[形象]也消失了”而在[女人]年老体衰时，对她离染了。与此同时，她见到牙齿断裂、头发发白、弯腰驼背如屋顶椽木、颤颤巍巍拄着拐杖[的女人]后，愈加离染。

当时，导师使那[女人]显现出被疾病征服的样貌。就在那一刻她丢弃拐杖和棕榈扇后，大声哭泣着跌倒在地，陷入自己的大小便中，来回打滚。如芭难达见到她后，愈加离染。导师又向她显示那女人的死亡。

她就在那一刻呈现出肿胀相，从九个疮孔流出脓液和蛆虫。乌鸦等聚集后来掠夺。

如芭难达看到这一幕后，见到了自身的无常：“此女人就在这里到达衰老，到达疾病，到达死亡，我的这身体也会像这样到达老、病、死。”因见到了无常，就又见到了苦和无我。

当时，三有对她而言犹如火宅，犹如绑在脖子的尸体。[其]心投向了业处。导师得知她见到无常后，“她能够独自建立自己的立足处吗？”如此观察时，[发现]“不能，她需

要得到外缘。”思惟后，以对她有益的方式开示佛法：

“难达看此身，病恼.秽.腐臭；

九疮孔流溢，愚人所希求。

“此身如彼身，彼身如此身[156]；

依界空而观，勿再来世间；

舍弃于有欲，应寂静而行。”

此经是跋葛瓦就难达比库尼而说的，[说了]这些偈诵。难达跟随开示生起智，证得了入流果。当时，导师为了培育[体证]更上三种道果的观禅而为她开示空业处：“难达，不要认为此身中有实质。此中就连微少的实质都没有，这是三百根骨头搭建的骨城。”然后，诵出此偈：

150.

Aṭṭhīnaṃ nagaraṃ kataṃ, maṃsalohitalepanaṃ;
Yattha jarā ca maccu ca, māno makkho ca ohito.

此城骨所建，涂以血与肉；
内藏老与死，傲慢及贬损。

它的含义是：正如为了贮存前食（pubbaṇṇa，七谷）、后食（aparaṇṇa，其余谷豆）等[食材]而搭起木材，以藤蔓捆绑，涂抹泥土后，建造名为城市的外在家宅。同样地，这内在三百根骨头搭建，以筋腱缠绕、血肉涂抹、皮肤覆盖的[身体]，是为贮存以衰老为特相的老、死亡为特相的死、依具备身高等而[生起]的以沉醉为特相的傲慢、和抹杀[他人]善行为特相的贬损而“建的城”（nagaraṃ kataṃ）。像这样

156 此身为自己的身体，彼身为那个化现的女人身体。

的身心之病就藏在此[自身]中，在这上面没有任何值得执取的东西。

开示结束时，那位长老尼得达阿拉汉，开示也给大众带来了利益。

第五、一国之美如芭难达长老尼的故事[终]。

6. 茉莉王后的故事

Mallikādevīvatthu

“[盛饰銮驾]必朽坏……”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茉莉王后（Mallikā，玛莉咖）而说的。

据说，她有一天进入浴室洗完脸后，弯下身体，开始清洗小腿。有条爱犬与她一起进来。那[条狗]见到她如此俯身，就开始行非法的亲热。她一边享受触感一边保持着。国王在楼上透过窗户观察时，见到了这一幕。从那里过来说：“贱婢，去死吧！为什么这么做？”

“我做什么了，陛下？”

“与狗亲热。”

“并没有这种[行为]，陛下。”

“我亲眼目睹[还能有假？]，我对你失去了信心，去死吧！贱婢。”

“大王，任何人进入此浴室时，透过窗口观察的话一个人就显现出两个人。”她如此说了妄语。

“陛下，如果不相信我[157]，就进入这间浴室，我将透过窗户观察您。”

国王生性愚钝，相信她的话后进入了浴室。那位王后则站在窗户处观察，说：“愚蠢的大王！这是[做]什么？你与母山羊在亲热！”

“夫人，我没有做像这样的[事]。”

[王后]也说：“我亲眼目睹[还能有假？]，我对你失去信心了！”

国王听闻那[话]后相信了：“进入这间浴室时，确实会将一人显现出两人。”

茉莉思惟：“这位国王由于愚痴而被我欺骗，我作了恶。我还不实地指控了他。导师也将知道我的这种[恶]行，两位上首弟子及八十位大弟子也都将知道，我真是造了重业啊！”

据说，这位[茉莉]是国王无比施中的伙伴。在那[无比施]中，[他们]一天内所做的供养价值一亿四千万的财富。[还供养]给如来白伞盖、宝座、钵脚及洗足台这四件价值不菲的[物品]。

她在临死之际没有忆起像这样的大供养，[而是]回想起这项恶业死去，投生在了无间地狱。国王极喜爱她。他被强力的忧愁征服，令人举办完她的葬礼后，[想着]“我要询问她的投生之处”而去到导师跟前。

导师令他忘记了前来的目的。他在导师跟前听闻了应忆持的佛法开示后，进宫时才想起，随后[对随从说：]“爱

[157] 根据 pts 版以及缅语的依词释，这句原文应该少了一个否定词 na。

卿，‘我要询问茉莉投生之处’而去到导师跟前，却遗忘了。明天我要再次询问。”他次日又过去了。

导师又连续七天让他忘记了。那位[茉莉]就在地狱中煎熬七天后，在第八天从那里死去，投生在喜足天（兜率天）。

那么导师为何使他遗忘呢？据说，她是他极为喜爱、合意的[妻子]。因此，在听闻她投生于地狱后，会执取这样的邪见：“若像这样具足信心者都投生地狱，做布施又有何用呢？我将不会再做了。”他在撤回宫中向五百位比库提供的固定饮食供养后，会投生地狱。所以，导师令他七天遗忘后，于第八天前去托钵时，亲自来到王宫门口。

国王听说“导师来了”，出去接过钵后，开始登上殿楼。导师则表现出想要坐在銮驾堂（车库）。国王就请导师坐于该处后，以粥、嚼食敬奉并礼敬后，坐着[询问]：“尊者，‘我要询问茉莉王后投生之处’而前往，却忘了[此事]。尊者，她究竟投生在何处了？”

“喜足天，大王。”

“尊者，如果她都没能投生喜足天，又有谁会投生呢！尊者，没有与她等同的女人了！她在坐、站等[姿势]中，“明天我要向如来做此供养，我要做此[供养]”，除了如此安排供养外，没有其他任何事务。尊者，从她去世时起，我就不能担负自己的身体了。”

于是，导师对他说：“勿多虑，大王，这[死亡]是一切[众生]的定法。”随后询问：“大王，此车是谁的？”

听闻这[话]，国王将手举至头部后说：“是我祖父的，尊者。”

“这是谁的？”

“是我父亲的，尊者。”

“这辆车又是谁的？”

“是我的，尊者。”

当如此说时，导师说：“大王，您祖父之车不如您父亲的车[的状态]，您父亲的车不如您的车，即使是这样的木材也腐朽了，更何况自身呢？大王，唯有善士法不老，有情则无不衰老。”随后，诵出此偈：

151.

Jīranti ve rājarathā sucittā, Atho sarīrampi jaraṃ upeti;

Satañca dhammo na jaraṃ upeti, Santo have sabbhi pavedayantī.

盛饰銮驾必朽坏，身体亦当向老迈；

善士之法不老朽，善士智者相传诵。

在此[偈颂中]，“必”（ve）为不变词。

“盛饰”（sucittā）[这句之义为]：用七宝和其他车辆饰品精心装饰的王车[必定会]“朽坏”（Jīranti）。

“身体亦”（sarīrampi）即不仅是车乘，这妥善照料的身体也会到达牙齿脱落等而“老迈”（jaraṃ upeti）。

“善士”（Satañca）即诸佛等善士们的九种出世间法不会受任何损害，此为“不趋向老朽”（na jaraṃ upeti）。

“传诵”（pavedayantī）即像这样的“善士”（Santo）——佛陀等[人]与“智者”（sabbhi）贤士一起宣说之义。

开示结束时，许多人证得了入流果等。

第六、茉莉王后的故事[终]。

7. 黑伍达夷长老的故事

Lāḷudāyittheravatthu

“此寡闻[之人]……”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黑伍达夷长老（Lāḷudāyi）而说的。

据说，他去到举办喜事的家庭后，以“他们站在墙外”[158]等方式说了丧葬[之语]，去到举办丧礼的家庭后，应说“墙外……”时，[却]以“布施与法行”[159]等方式说了祝福语，或宣说了“所有此他世财富”的《宝经》(《小诵》6.3；《经集》266)。

他像这样在各处[思惟]“我要说此[法]”而说了另一法时，还不知道“我在说其他法。”

比库们听闻他的言辞后禀告了导师：

“尊者，为何黑伍达夷赶到吉庆或丧葬的场合之际，应当开示此[法]时，却说了另一[法]？”

“诸比库，他不只是现在如此说，过去也在应开示此[法]时，却说了另一[法]。”导师说完，引述过去：

据说，在过去的巴拉纳西城中，火施（Aggidatta）婆罗门的儿子，名为月施童子（Somadattakumāra，苏摩施童子），侍奉着国王。他为国王所喜爱、满意。婆罗门则依靠耕种维生。他只有两头牛。其中一头死去了。婆罗门对儿子

158 《小诵》7.1 的《墙外经》；《饿鬼事》14 。

159 《小诵》5.7；《经集》266

说："我儿月施，你帮请求国王，然后带一头牛来吧！"

"若我请求国王，他将会轻视我。"月施如此考虑后说："父亲，还是您请求国王吧！"

"那么儿子，你带我去吧！"当[婆罗门]如此说时，月施思惟："此婆罗门智慧迟钝，就连向前等语都不知道。当应说某[些话]时，他却说另一些，我要训练他后再带他去。"

那位[月施]带着他前去名为须芒草丛的墓地，扎起草堆后如此命名："这是国王，这是王储，这是将军。"随后，依次指给父亲，并说："你去到王宫后，应如此前行，应如此退后，应如此对国王说，应如此对王储说，来到国王面前后，说'万胜！大王'。随后，如此站着诵出此偈后[向他]请求公牛。"让他学习这首偈颂：

"大王！我本有二牛，以之耕田地；

陛下！其中一只死，请赐第二头，刹帝利。"

他用了一年将这首偈颂背熟，并告知儿子[自己]背熟了。[他儿子]说："那么父亲，您就带上一些礼物前去吧！我会提前去，站在国王跟前。"他[回答：]"好的！儿子。"就带上了礼物。正当月施站在国王跟前时，[那位父亲]鼓起勇气来到了王宫。国王内心愉悦地问候："爱卿，你确实很久没来了，在此座位坐下后，说吧，需要什么。"当[国王]如此说时，他诵出此偈：

"大王！我本有二牛，以之耕田地；

陛下！其中一只死，请取第二头，刹帝利。"

"你说什么？再说一遍！"当国王如此说时，他仍说出那首偈颂。国王知道他言语错乱，就微笑道："月施，我想你家中有许多牛。"

“若您赏赐的话，就会有许多[牛]，陛下！”当[月施]如此说时，[国王]对菩萨感到满意，就赐给那位婆罗门十六头牛、装饰用具、居住的村庄以及高贵的奖赏后，以大荣耀送走了婆罗门。

导师引述这段佛法开示后，联系了本生：“那时的国王是阿难，婆罗门是黑伍达夷，月施则是我。”随后[又说：]“诸比库，不只是现在，此人在过去也因自己的寡闻而在应说一[些话]时，却说了另一[些]。寡闻之人犹如[只增气力]的蠢牛。”随后，诵出此偈：

152.

Appassutāyaṃ puriso, balibaddova jīrati;
Maṃsāni tassa vaḍḍhanti, paññā tassa na vaḍḍhatī.

此寡闻之人，如公牛生长；
彼只增肌肉，却不添智慧。

在此[偈颂中]，“寡闻”（Appassutāyaṃ）即未听闻[中部中的]一分或两分五十[经][160]，又或，最低限度连[中部十五]品中的一部或两部经都未[曾听闻]为此寡闻之[人]。然而，学得业处并实践则是多闻者。

“如公牛生长”（balibaddova jīrati）即正如公牛在变老、成长时既不为母亲而生长，又不为父亲而生长，也不为其他亲属而生长，就只是徒劳无益地变老。同样地，这位[比

160 《中部》分为上中下三部分，前两部分各五十部经，第三部分五十二部经。

库]既不履行对戒师的义务，又不履行对老师的义务，也不履行对客至者的义务，甚至连禅修都不实行，就只是徒劳无益地变老。

“彼只增肌肉”（Maṃsāni tassa vaḍḍhanti）即犹如“这[头牛]无法负轭、犁田等”而被放归林野的牛，在该处游荡，吃[草]饮[水]，而增长了肌肉。同样地，这[种愚人]被戒师等遣走，依于僧团而得到四资具，实行催吐、下泻等[调理]，照顾身体，也增长了肌肉，变得身宽体胖而行。

“彼之智慧”（paññā tassa）[这句]的含义是：然而，他就连一指之量的世间、出世间智慧都“不增长”（na vaḍḍhatī），然而依于六门的贪爱和九种慢却如同林野中的灌木等一般增长。

开示结束时，大众证得了入流果等。

第七、黑伍达夷长老的故事[终]。

8. 感兴的故事

Udānavatthu

“许多生轮回……”这佛法开示是导师坐在菩提树下时，自发感慨而说，后来在阿难长老的询问下叙述的。

据说，他在菩提树下坐着在太阳尚未落山时，摧毁了魔军。随即，在初夜时分破除了遮蔽宿住的黑暗（证得宿命通），在中夜时分净化了天眼（证得天眼通），在后夜时分出于对诸有情的悲悯，进入缘起智中，透过顺逆的方式观察[缘起]，于黎明时分证悟了正自觉。随后，他发出许多十万位佛

陀所不舍弃的感兴，诵出了这些偈颂：

153.

Anekajātisaṃsāraṃ, sandhāvissaṃ anibbisaṃ;
Gahakāraṃ gavesanto, dukkhā jāti punappunaṃ.

不获而流转，许多生轮回；
再再生苦故，寻找造屋者。

154.

Gahakāraka diṭṭhosi, puna gehaṃ na kāhasi;
Sabbā te phāsukā bhaggā, gahakūṭaṃ visaṅkhataṃ;
Visaṅkhāragataṃ cittaṃ, taṇhānaṃ khayamajjhagā.

已见造屋者，不再造家屋；
你诸椽皆坏，屋顶已捣毁；
心已离行作，已证诸爱尽。

在此[偈颂中]，“寻找造屋者”（Gahakāraṃ gavesanto）[这句]之义为：我在寻找建造这名为自我之屋渴爱工匠时，为了[获得]能见到它的觉悟之智，在燃灯[佛]足下发愿后，这么长时间“轮回许多生”（Anekajātisaṃsāraṃ）——经过这名为许多十万生的轮回，“不获”（anibbisaṃ）——就因为没有获得、没有得到该智而“流转”（sandhāvissaṃ）轮回，一生接一生反复徘徊。

这“再再生苦故”（dukkhā jāti punappunaṃ）是[表]寻找造屋者原因之语。其含义是：由于一而再地走向这交杂着老、病、死的生是苦的，只要未见那[造屋者]，它就不会停

止。因此，寻找着那[造屋者]而流转。

“已见”（diṭṭhosi）即现在已透过通达一切知智而被我见到。

“你[不]再[造]家屋”（puna gehaṃ na kāhasi）即你不再于此轮回流转中建造我名为自我的家屋。

“你诸椽皆坏”（Sabbā te phāsukā bhaggā）即你所有剩余的的烦恼椽都被我破坏。“

屋顶已捣毁”（gahakūṭaṃ visaṅkhataṃ）即在你所造的这自我之屋中，名为无明的屋顶已被我捣毁。

“心已离行作”（Visaṅkhāragataṃ cittaṃ）即现在我的心透过专注所缘而到达、进入离行作的涅槃。

“已证诸爱尽”（taṇhānaṃ khayamajjhagā）即我已证得名为渴爱灭尽的阿拉汉。

第八、感兴的故事[终]。

9. 大财财主子的故事

Mahādhanaseṭṭhiputtavatthu

“又不修[梵行]……”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仙人降处（Isipatana，仙人落处）的鹿野苑时，就大财财主子（Mahādhanaseṭṭhiputta）而说的。

据说，他投生于巴拉纳西城中有八亿财富之家。当时，他的父母思惟：“我们家有许多财富，将其交到我们儿子手中后，我们将[让他]愉快地享用，不需要做其他工作。”

他们就只让他学习跳舞、唱歌、音乐。有位女孩也投生

于这座城市中另一个八亿财富之家。她的父母也这样思惟后，只让她学习跳舞、唱歌、音乐。他们成年时就举办了婚礼。后来，他们的父母去世了。两个八亿财富就到了一个家庭里。

财主子每天去侍奉国王三次。当时，那座城市中的酒鬼们思惟："如果这位财主子成为醉汉，我们就会安乐，我们去教唆他做个醉汉。"

他们带着酒，并将嚼食、肉及粗盐绑在布中，并拿上块茎，坐着望向他从王宫回来的道路，见到他到来后，就饮用谷酒，并将粗盐投入口中后啃咬块茎，随后对他说："大人，愿你长命百岁，财主子，愿我们能够依靠你[饱]食[痛]饮。"

那位[财主子]听闻他们的话后，询问跟在身后的小仆役："他们在喝什么？"

"一种饮料，主人。"

"它很可意？"

"主人，在这人世间，没有什么同它一样值得饮用的了。"

他[思惟：]"既然如此，我也应当饮用。"就令人一点一点带来饮用。

那些酒鬼没过多久就得知了那位[财主子]饮[酒]，随后去跟随他。随着时间的流逝随行人员变得庞大。他[一开始]令人用一百、两百[钱]买来酒而饮用，这样逐渐地就在所坐之处等放一堆咖哈巴那钱，随后一边饮用着[酒]，一边如此花钱："你们用它买来花，你们用它买来香，此人擅长赌

博，此人擅于跳舞，此人擅于唱歌，此人擅于音乐。赏给此人一千，赏给此人两千。”过了不久，他就花光了自己拥有的八亿财富。

当[仆人]说：“主人，您的财物已耗尽了。”

“我妻子拥有的财物也没了？”

“有的，主人。”

“若是如此，把它带来吧。”

[那位财主子]就以同样的方式将它用完后，又依次卖掉了田地、园林、车乘等，乃至餐具、床单、披风和坐垫等自己的一切财产，[都用于]吃喝。

后来，当那[财主子]年老时，买走并占有他祖宅之人就将他们[夫妻]赶出家门。他带着妻子住在别人家墙角，拿着瓦片前去乞讨，开始吃人们的残食。

有一天，导师看到[他们]站在食堂门口接受年幼的沙玛内拉施舍的残羹剩饭后，导师露出了微笑。随后，阿难长老询问他微笑的原因。

导师说出了微笑之因：“看，阿难，此大财财主子就在这座城市中耗尽两份八亿财富后，带着妻子行乞。如果此人在早年不挥霍财富，而是从事事业，就将成为这座城市中的首富。然而，如果他离家后出家，就会得达阿拉汉，他的妻子则能住立于不来果。如果此人在中年不挥霍财富，而是从事事业，就将成为这座城市中的第二富，[若]离家后出家，就会成为不来者，他的妻子也将住立于一来果。如果他在晚年不挥霍财富，而是从事事业，就将成为这座城市中的第三富，[若]他离家后出家，就会成为一来者，[他的]妻子将住立于入流果。不过，现在他们既失去俗家财富，又失去了沙

门身份，变得犹如干涸的湖泊中的鹭鸶鸟。”随后，导师说出这些偈颂：

155.

Acaritvā brahmacariyaṃ, aladdhā yobbane dhanaṃ;
Jiṇṇakoñcāva jhāyanti, khīṇamaccheva pallale.

少壮不得财，又不习梵行；
如湖边老鹭，无鱼而颓丧。

156.

Acaritvā brahmacariyaṃ, aladdhā yobbane dhanaṃ;
Senti cāpātikhīṇāva, purāṇāni anutthunaṃ.

少壮未得财，又不习梵行；
卧如离弦箭，空悲叹过往。

在此[偈颂中]，“不习”（Acaritvā）即未过梵行生活。

“少壮”（yobbane）[这句之义]为：在能够令未产生的财富产生或守护已产生的财富的时候未获取财富。

“无鱼”（khīṇamacche），即那些像这样的愚人犹如因缺水而无鱼的湖中羽毛褪尽的老鹭一般颓丧。这是说：犹如塘中无水般他们没有住处；犹如无鱼般他们没有财富；犹如羽毛褪尽的鹭鸶不能飞走，他们也不能通过水路、陆路获取财富。

因此，他们如同羽毛褪尽的鹭鸶在原地哀嚎后颓丧着。

“离弦[箭]”（cāpātikhīṇāva），即从弓弦射出，从弓弦发出之义。

这是说，犹如离弦之箭依势能而发出后掉落了，若无人将其捡起并举起，它就在那里沦为白蚁的食物。同样地，这[对夫妇]也度过了[人生的]三个阶段，如今由于不能提升自己，而将要到达死亡。故说：卧如离弦箭。

“空悲叹过往”（purāṇāni anutthunaṃ），“我们曾如此吃，曾如此喝”，如此悲叹、伤痛、悲悼着过去的吃、喝、跳舞、唱歌、音乐等而躺着。

开示结束时，许多人得达了入流果等。

第九、大财财主子的故事[终]。

第十一品老品释义终。

十二、自己品

Attavagga

1. 菩提王子的故事

Bodhirājakumāravatthu

“若知自爱者……”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木豆（Bhesakaḷā）林时，就菩提王子而说的。

据说，他令人在地面上建造了名为红莲的殿楼，它外观与其他殿楼不同，犹如飞入虚空一般。随后，询问工匠：

“你先前在别处建造过像这样的殿楼吗，又或者这只是初次[使用的]工艺？”

“只是初次的工艺，殿下。”当如此说时，他思惟：

“如果此人也为别人建造像这样的殿楼，这殿楼就将不再稀有。我应当杀死他、截断他的手足或挖去双眼，如此，他将不能为他人建造殿楼。”

他将此事对自己的密友，名为复生子（Sañjīvakaputta）的青年说了。

那位[青年]思惟：

“无疑他将毁灭工匠。我既然见到无价的工艺，就不能让它失传，我将向他示意。”

他来到那位[木匠]跟前后，询问：“你殿楼中的建设有

没有完工？”

“完工了。”当如此说时，他说：“王子想要杀死你，你要保护好自己。”

工匠说：“大德，您告诉我[此事]做得太好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会知道该怎么办。”随后，“朋友，我殿楼中的建设完工了吗？”当被王子如此询问时，他[回答]说：“殿下，还未完工，还剩下许多。”

“还剩下什么工程？”

“殿下，我之后会告诉[您]，您先令人运来木材吧！”

“什么样的木材？”

“无心髓的干木，殿下。”

他令人运来后给了[木匠]。当时，[木匠]对他说：“殿下，从现在起，您别来我这里。”

“为什么呢？”

“因为一边做细活，一边与他人交谈时，会在工作中走神。而我的妻子将会在用餐时间带来食物。”

“好的。”王子同意了。

他坐在一间内室切削那些木材后，制作了足够自己的妻儿坐在其中的金翅鸟。随后，就在用餐时对妻子说：

“将家中现存的所有[财物]变卖后，拿来金子。”

王子为了避免工匠离开而包围了房子，设置了守卫。工匠在金翅鸟完工时，对妻子说：“今天带上所有孩子过来。”用过早餐后，令妻儿坐在鸟腹中，透过窗户离开后逃跑了。

“殿下，工匠逃跑了！”正当那些[守卫]悲泣时，工匠前行落在了雪山，接着建造了一座城市，得名木车（Kaṭṭhavāhana）王。

王子[思惟：]“我要举办殿楼的落成庆典。”邀请导师后，在殿楼中用四种香涂抹后，从第一道门槛开始铺设了布垫。据说，他没有孩子，“如果我能得到儿子或女儿，导师就将踏上它。”所以如此思惟后，铺上[布垫]。他在导师到来时，以五体投地礼敬后，接过钵说：“请进，尊者。”

导师没有进，他又第二次、第三次请求。导师并未进入而是看着阿难长老。长老透过[导师]看的信号得知他不会踏上布垫后，对那位[王子]说：“王子，叠起布匹吧！跋葛瓦不会踏上布垫，如来观察过将来之人。”就令其叠起布匹。

他将布匹叠起，请导师进入屋内，以粥、嚼食敬奉后，坐于一旁并说：

“尊者，我是已三次对您皈依的护持者，据说第一次皈依是在到达母胎时，第二次是在身为小孩时，第三次是懂事后。您为何不愿踏上我的那块布垫呢？”

“王子，你思惟了什么才铺设的布垫呢？”

“‘如果我能得到儿子或女儿，导师就将踏上我的布垫’，我思惟此后[而铺设]，尊者！”

“我因此没有踏上它。”

“尊者，我既得不到儿子又得不到女儿吗？”

“是的，王子。”

“什么原因呢？”

“因为[你]在前世与妻子一起陷入放逸。”

“在什么时候，尊者？”

于是，导师为他讲述过去之事：

“据说，过去数百人乘坐大船渡海。船在海中央破损

了。夫妻俩抓住一块木板进入一个岛屿中，其余所有人就死在那[艘沉船]里。在那座岛上住着许多鸟群。他们未发现其他食物，因饥饿而在火中烹煮鸟蛋食用了。当那些鸟蛋不够时，他们又抓住雏鸟吃了。

“无论在早年、中年还是晚年，他们都如此吃。他们没有在[任何]一个年龄段中处于不放逸，他们[夫妻]中也没有一个人处于不放逸。”

导师揭示他们的这项宿业后，[又说：]

“王子，若你那时即使在一个年龄段中与妻子一起处于不放逸，[如今]就会在一个年龄段中有儿子或女儿。若你们中即使有一人不放逸，依于那位[不放逸者]也会有儿子或女儿。

“王子，[自]认为爱惜自己者应在三个年龄段中不放逸地保护自我，不能如此[作]者也应在一个年龄段中[自我]保护。”随后，诵出此偈：

157.

Attānañce piyaṃ jaññā, rakkheyya naṃ surakkhitaṃ;
Tiṇṇaṃ aññataraṃ yāmaṃ, paṭijaggeyya paṇḍito.

若知自爱者，其应善保护；
三时中一时，智者须警护。

在此[偈颂中]，“时”（yāmaṃ）——导师由于自己于法自在且善于说法，而将此[偈颂]中三个年龄段的其中一个年

龄段作为“时”[161]而开示。所以，于此应如是理解其义。

如果知道“自爱”（Attānañce piyaṃ），“其应善保护”（rakkheyya naṃ surakkhitaṃ），即应以善加保护的方式保护他[自己]。

在那些[想保护自己的人]中，如果是在家人[想着]“我要保护自己”，即便进入殿楼上层紧闭的内室中，具足保护而住[也并非护己者]；成为出家人后，即便在防护严密、关闭门窗的洞窟中居住也并非护己者。

然而，身为在家人而依照能力作布施、[持]戒等福德，或者出家人在执行大小义务、用心于[学习]教理上激发精勤，是名护己者。

不能如此在三个年龄段中[保护自己]的智者也必须在其中一个年龄段看护好自己。如果身为在家人早年因沉溺玩乐而不能行善，他就应在中年成为不放逸者后行善。如果他在中年因养育子女而不能行善，在晚年就应当行善。如此作者即是护己者。不能如此作者就不名为自爱者，他只会以恶趣为归宿。

如果出家人在早年从事诵习、忆持、教授[教理]或履行大小义务而陷于放逸，他在中年就应不放逸地行沙门法。如果他在中年询问早年所学教理中的义注抉择或询问因与非因时陷于放逸，在晚年就应不放逸地行沙门法。如此作即是护己者。不能如此作者就不是自爱者，他只会苦于追悔。

---

161 这里的“时”（yāmaṃ）一般指夜晚三个时分中的一个时分，佛陀在此指的是人生三个阶段中的一个。

开示结束时，菩提王子住立于入流果，开示也给在场大众带来了利益。

第一、菩提王子的故事[终]。

2. 释迦子伍巴难达长老的故事

Upanandasakyaputtattheravatthu

“首先使自己……”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释迦子伍巴难达（Upananda）而说的。

据说，那位长老擅长说法。听闻他有关少欲等的佛法开示后，许多比库将三衣供养给他后，受持了诸头陀支。他们舍出的资具就被他拿走了。

他在一个雨季将至时前往村庄。当时，住在一所寺院中的小沙玛内拉们因喜爱佛法开示而对他说：“尊者，您在此入雨安居吧！”

“在这里能得到多少雨安居衣？”他如此询问后，当他们说“一人一份衣料”时，他便将鞋放在了那里然后前去另一所寺院。他去到第二所寺院后，询问：“在这里能得到什么？”当[对方]说“两份衣料”时，他将手杖留下了。

他去到第三所寺院后，询问：“在这里能得到什么？”当[对方]说“三份衣料”时，他将水葫芦放在那里。

他去到第四所寺院后，询问：“在这里能得到什么？”当[对方]说“四份衣料”时，他[说]：“萨度！我将住在这里。”就在那里入雨安居，为诸居士和比库们作佛法开示。他们以许多衣料和衣敬奉他。

出雨安居后他派人将信息送至其他[几所]寺院："我已放置资具，故而应获得雨安居衣，将它送来吧！"然后让人运来所有[衣]并装满车后出发了。

当时，一所寺院中的两位青年比库得到两块衣料和一件毛毯，他们无法分配而坐在路边争吵："衣归你，毛毯归我。"

他们见到那位长老到来后，[对他]说："尊者，您来给我们分配吧！"

"你们[自己]分配吧！"

"我们无法[分配]，尊者，还是您来给我们分配吧！"

"若是如此，你们会遵照我的话吗？"

"好的，我们会遵照的。"

"那就好！"他将两块布给他们后，[说]"这[件毛毯]适合我[这位]说法者披覆"，就带上昂贵的毛毯出发了。青年比库们闷闷不乐地前往导师跟前后告知了那件事。

"诸比库，他不只是现在拿走你们的财物后令你们闷闷不乐，过去也曾如此做。"导师说完，引述过去：

过去，"河岸行者"与"深水行者"两只水獭获得了一只大鲑鱼"头归我，尾归你"，如此陷入争吵而无法分配时，见到一头豺后[对它]说：

"舅舅，您来将它分配给我们吧！"

"我被国王任命为裁决者，在那坐了很久后，来散步的，现在我没空！"

"舅舅，别这样作，您就来分配给我们吧！"

"你们会遵从我的话吗？"

“我们会遵从的，舅舅。”

“那就好。”它[将鲑鱼]头切下来放在一边，将尾放在另一边。

完事后[说：]“孩子们，你们中行走于河岸者拿走尾，行走于深水者拿走头，这中间部分将属于我裁决者。”[随后，]向它们宣布：

“尾属岸行者，头归水行者；
　而此中间块，将归裁决者。”

（《本生》1.7.33）

说完这首偈颂后，它带上中间部分离开了。那些[水獭]也闷闷不乐地望着它而站着。

导师讲述此往事后，告知那些比库：“此人在过去也如此令你们闷闷不乐。”随后，呵责伍巴难达说：“比库，教诫他人首先应使自己确立于适当处。”接着，诵出此偈：

158.

Attānameva paṭhamaṃ, patirūpe nivesaye;
Athaññamanusāseyya, na kilisseyya paṇḍito.

首先使自己，确立于适当；
而后教他人，智者方无过。

在此[偈颂中]，“确立于适当”（patirūpe nivesaye）即住立于适当的德行。

这是说：如果想以少欲等德行或以圣种的行道劝告他人者，他应“首先使自己”（Attānameva paṭhamaṃ）确立于那种德行。

如此确立之后才以这些德行“教导他人”（Athaññamanusāseyya）。

未使自己安立于该处，而就只是劝告他人时，在得到来自他人的责难后，就有污点。使自己安立于该处而教导他人，得到来自他人的赞扬，因此没有污点。如此作的“智者方无过”（na kilisseyya paṇḍito）。

开示结束时，那些比库住立于入流果，开示也给大众带来了利益。

第二、释迦子伍巴难达长老的故事[终]。

3. 精勤的帝思长老的故事

Padhānikatissattheravatthu

“自亦[当作之]……”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精勤的帝思（Padhānikatissa）长老而说的。

据说，他在导师跟前取得业处后，带着五百位比库在林野中入雨安居。“贤友，你们于健在的佛陀跟前取得了业处，就不放逸地行沙门法吧！”教诫后，自己去躺下睡觉。

那些比库初夜经行，中夜进入住所。他睡完觉，在醒来时去到他们跟前：“为何你们[思惟]‘我们要躺下睡觉’而回来，快出去行沙门法。”说完自己还是去睡觉。

其他[比库]中夜在外经行，后夜进入住所。他又醒来去到他们跟前，将其赶出住所后，自己还是去睡觉。当那位[长老]经常如此作时，那些比库既不能作意诵习，又不能作意业

处，心变得散乱。

“我们的老师极为发勤精进，我们去探究他一下。”他们在探究时，发现他的行为而说：“我们完了，贤友们，我们的老师空谈聒噪。”

他们十分疲劳而倦怠，连一位比库都不能生起殊胜的[禅那、道果]。他们出了雨安居后去到导师跟前，导师问候道：“诸比库，你们有不放逸地行沙门法吗？”因[导师]询问，他们将此事告知了[他]。

“诸比库，不只是现在，他在过去也对你们制造障碍。”导师如此说完，应他们请求[而说]：

“无父母长大，住无师之家；
此公鸡不知，适时与非时。”

（《本生》1.1.119）

他展开讲解此《非时鸣叫公鸡本生》[162]（Akālarāvikukkuṭajātaka）后说了[上述偈颂]。

“那时的那只公鸡是此精勤的帝思长老，这五百位比库曾是那些年轻人，四方闻名的老师即是我。”导师展开讲解此本生后，“诸比库，教诫他人者应当很好地调伏自己。如此教诫时，是名善调御者的调御。”随后，诵出此偈：

---

[162] 在此本生中（本生第 119 篇），菩萨为巴拉纳西一著名的老师，教授五百弟子。他们养了一只报晓的公鸡，每天大家闻鸡起床，学习技艺。后来鸡死了，他们从坟场又找来一只。但这只鸡在坟场长大，不知道该何时打鸣，有时半夜鸣叫，有时天亮了才鸣叫，使得这些弟子无法正常学习技艺，于是他们便将其宰杀了。

159.

Attānañce tathā kayirā, yathāññamanusāsati;
Sudanto vata dametha, attā hi kira duddamo.

如何教他人，自亦当作之；
自调方调他，自调伏实难。

这[首偈颂的]含义是：若比库说“应在初夜等[时]经行”而教诫他人，[先]自己实行经行等，“如何教他人，自亦当作之”（Attānañce tathā kayirā, yathāññamanusāsati），当这样[自己实行]时“自调方调他”（Sudanto vata dametha），当要以某种德行来劝告他人，就应以那种德行很好地调伏自己后才调御[他人]。

“自调伏实难”（attā hi kira duddamo）即自己确实才是难调伏的。因此，他如何善调伏[自救]，就应那样调御[他人]。

开示结束时，那五百位比库也得达了阿拉汉。

第三、精勤的帝思长老的故事[终]。

4. 王子咖沙巴母长老尼的故事

Kumārakassapamātutherīvatthu

“自为自依靠……”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王子咖沙巴（Kumārakassapa）的母亲而说的。

据说，她是王舍城中财主的女儿，从懂事时起就请求出家。当时，她即使反复地请求，仍不得从父母跟前出家。当

成年时，去到夫家后成为顺从的妻子[163]而住在家中。

她就在不久后腹中怀上了胎儿。她不知已怀上胎儿，就取悦丈夫后请求出家。当时，那位[丈夫]以许多敬奉而将她带到比库尼的住所后，由于不知情，而使她在迭瓦达德（Devadatta，提婆达多）徒众中的诸比库尼跟前出了家。

后来，比库尼们得知她身怀六甲后，她们问："这是怎么回事？"时，她[回答：]"尊姐们，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确实并未破戒。"

比库尼们将她带到迭瓦达德跟前后，询问："这位比库尼以信心出了家，我们知道她身怀六甲，但不知是在何时，如今要如何作呢？"

"我所教诫的诸比库尼不要产生恶名。"迭瓦达德就只考虑这么多后说："将她驱出僧团。"

听闻那[话]后，那位年轻的[比库尼说：]"尊姐们，别毁了我，我并未是认定迭瓦达德而出的家。来，把我带到[住在]揭德林的导师跟前吧！"

那些[比库尼]将她带去揭德林后禀告了导师。导师虽然知道"她在俗家时已怀上胎儿"，为避免非议而令人召来高思勒国王巴谢那地、大给孤独、小给孤独、维萨卡近事女和诸大户人家后，吩咐伍巴离（Upāli，优波离）长老："去吧，在四众中澄清这位年轻比库尼的事件。"

长老从国王前面召来维萨卡后，将那件诤事交给她[处理]。她令人围上屏风，在帐内观察她的手、足、肚脐，最后是腹部，随即推算日月后得知："胎儿是这位[比库尼]在俗家

---

[163] Patidevatā：像对待天神一样对待丈夫的女子。

时得到的。”就将该事告知了长老。当时，长老在大众中确立了她的清净。她随后产下了于胜莲花佛足下发愿求得的大威力之子。

后来有一天，国王前往比库尼住处附近时，听到孩子的声音而询问：“这是什么[声音]？”

“陛下，一位比库尼生了一个孩子，[这]是他的声音。”当如此说时，他将那童子带回自己宫中后安排了一个奶妈。

在起名之日，为他取名咖沙巴后，由于他如王子般被照料长大，因而以“王子咖沙巴”为人所知。

他在游乐场中打了[其他]孩子，[对方因此骂道：]“我被无父无母者打了。”当如此说时，他来到国王近前询问：“陛下，他们说我是‘无父无母者’，请您把我的父母告诉[我]。”随后，国王将养母指给他：“这是你母亲”。当如此说时，他说：“这[养母]不是我母亲，我的母亲另有其人，请将她告诉我吧！”

“不能再瞒着他了。”国王思惟后[说：]“孩子，你的母亲是比库尼，你是我从比库尼的住所带来的。”

他[听了]那些[话]就生起悚惧，随后说：“陛下，请让我出家。”国王：“好的！孩子。”而以许多敬奉使他在导师跟前出了家。得达上的他就以“王子咖沙巴长老”为大众所知。

他在导师跟前取得业处，并进入林野精进[修行]后，不能生起[禅那、道果的]殊胜，[思惟：]“我要再次[请导师]辨别[适合的]业处并习得[它]。”去到导师跟前[求得业处]

后住于盲林（Andhavana）。

当时，[有位梵天人是]咖沙巴佛时代与王子咖沙巴一起行沙门法后证得不来果并投生于梵天界的比库。他从梵天界前来询问了王子咖沙巴十五个问题，随后派遣道：“这些问题除了导师外，别人无法解答，去吧，在导师跟前学得其义。”王子咖沙巴照做了，在问题的解答结束时证得了阿拉汉。

然而，从他离开之日起，比库尼母亲的双眼流了十二年的泪水。她经受与儿子别离之苦，泪流满面地前去托钵时，于途中见到了长老。她一边呼唤着：“儿子，儿子！”一边追去抓住他时，跌倒在地。她乳房流着奶而起身后，湿着衣服前去抓住了长老。

那位[王子咖沙巴长老]思惟：“这位[比库尼]如果从我跟前得到甜言蜜语就完了。我将硬生生地与她交谈。”于是，[长老]对她说：“你云游做什么呢？就连爱执都无法断除！”

“长老的话真刺耳啊！”她如此思惟后，“你说什么，儿子？”说完，被他原句复述时思惟：

“我因他十二年止不住泪水，此人却这样心肠冷酷，他对我还有什么用？”她如此断除对儿子的爱执后，当天就证得了阿拉汉。

后来，[比库们]在法堂中议论：“贤友们，迭瓦达德将如此具备[证得阿拉汉]亲依止的王子咖沙巴和长老尼赶走，而导师却做了他们的依止，诸佛真是慈愍世间啊！”

导师到来后询问：“诸比库，你们因什么话题而共坐讨论呢？”

“因这个[话题]。”当如此说时，[佛陀说：]“诸比

库，我不只是现在做了他们的资助和依止，过去我也是他们的依止。”说完：

“应依止榕[鹿]，不应依枝[鹿]；
榕[鹿]足下死，胜依枝[鹿]活。”

（《本生》1.1.12；1.10.81）

详细开示此《榕树[鹿]本生》[164]（Nigrodhajātaka[165]）后，联系了本生：“那时的枝鹿是迭瓦达德，大众是迭瓦达德徒众，所轮到的雌鹿是长老尼，[其]子是王子咖沙巴。为怀孕的雌鹿而舍弃生命后前去的榕树鹿王即是我。”

然后揭示出长老尼断除了对儿子的爱执后，自己已作自己的依止，[导师接着]说：“诸比库，因为别人确实不能成

[164] 在此本生中（本生第 12 篇），菩萨和迭瓦达德同为金色鹿王，各有五百只鹿为眷属，菩萨名为榕树鹿王，迭瓦达德名为枝鹿。当时国王好食鹿肉，时常令人们放下工作去猎杀鹿，于是人们将这两群鹿赶入国王御花园，每日由国王的厨师持弓箭猎杀一头给国王。国王看到两头黄金色的鹿王，命令不要猎杀这两头。鹿群每当看到弓箭由于害怕而四处奔逃，每天有两三头鹿因受伤而死。于是菩萨和枝鹿商量决定两个鹿群中轮流每日派一头鹿主动赴死，提前排好顺序，以免更多鹿受伤。一天轮到枝鹿群的一头怀孕母鹿赴死，它向枝鹿请求等它生产过后它们母子会分两次去赴死，当前换其他鹿去，枝鹿没有同意。于是它又向菩萨请求，菩萨便亲自代它赴死。国王得知后大为感动，不但没有杀它还答应从此不再杀鹿，不光不杀鹿，一切有情都不再猎杀。母鹿产子后用以上这首偈颂告诉儿子不要去枝鹿那里，要依止榕树鹿王而生活。

[165] 实际是 Nigrodhamigajāta。

为自己趣向天界或得达[四种圣]道的不动依靠，因此，自己才是自己的依靠，他人又能作什么呢？”随后，诵出此偈：

160.

Attā hi attano nātho, ko hi nātho paro siyā;
Attanā hi sudantena, nāthaṃ labhati dullabhaṃ.

自为自依靠，他人何可依？
唯自善调伏，获难得依靠。

在此[偈颂中]，“依靠”（nātho）即依止。

这是说：因为透过自成就而行善后既能够到达天界又能得达[圣]道或亲证[圣]果。

因此，自己才是“自己的”（attano）依止，“他人又有谁是”（paro ko siyā）谁的依止呢？

唯有“自己善调伏”（Attanā hi sudantena）才“获得”（labhati）名为阿拉汉果的“难得的依靠”（dullabhaṃ nāthaṃ）。

[证得]阿拉汉就是这所说的“获难得依靠”。

开示结束时，许多人证得了入流果等。

第四、王子咖沙巴母长老尼的故事[终]。

5. 大黑近事男的故事

Mahākālaupāsakavatthu

“自己所作恶……”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名叫大黑（Mahākāla）的入流近事男而说的。

据说，他在一个月的八号持守斋戒后，彻夜于寺院听闻佛法开示。当时，盗贼夜间破开一户人家的围栏后取走了财物。主人被铜瓶之声惊醒就追赶[他们]，他们便丢弃所拿的财物而逃跑。主人仍然紧跟着他们，他们就四处逃窜。

一人则选择了去往寺院的路。大黑夜晚听闻佛法开示后，黎明时在水塘边洗脸，[那个盗贼]将[所盗]财物丢弃在他前面后逃走了。

紧跟盗贼而来的人见到财物后[说：]“你破开我家的围栏并夺走财物后，装得像听闻佛法者一样。”将其抓住，殴打、杀害并抛弃后走了。

早晨，带着水罐过来的小沙玛内拉们见到他后，说：“在寺院听闻佛法后躺着的近事男得到了[与自己]不相称的死亡。”随后，告知了导师。

“是的，诸比库，大黑于此生中得到了不相称的死亡。不过，他所得的死亡与其过去所造之业相称。”导师说完，在他们的请求下说出他的宿业。

据说，过去巴拉纳西王的国度有座边陲小村，盗匪在其林野边缘劫掠。国王令一名官员驻守[那]林野边缘，他收取报酬后，将人们从这边送到那边，将那边[的人]接送到这边。

当时，有个人让自己[容颜]殊妙的妻子登上小车后，前往该处。官员见到那个女人后产生了爱执。“大人，请带我们穿越林野吧！”当那位[丈夫]如此说时，他说：“现在没时间了，我们将在早晨穿越。”

那位[丈夫]：“还有时间，大人，现在就带我们去

吧！”

“先回去吧！朋友，在我们家有食物和休息处。”

他仍不愿返回。官员向手下们发出信号，令其将车掉头[回去]。即便[对方]不愿意还是在大门口给了他一个住处并准备了食物。而在他的家中有颗宝珠，他便将那[宝珠]放入那[人]的车内后，又于黎明时制造盗贼进入[家中]之声。

然后，那位[官员]的手下报告：“大人，宝珠被盗贼偷走了。”

他在村口设置守卫后说：“你们搜查从村里离开之人。”

另一个人也在黎明时为车套上轭后出发了。当时，正当搜查[旅人]的车时，[官员]发现了自己放入的宝珠，威吓他后[说：]“你拿着宝珠，现在[带着它]逃跑！”令人殴打后将其带到村长面前：“大人，我们抓住了盗贼。”

“我的哨兵为[此人]在家中提供了休息处，给与了食物，[他却]拿着宝珠走了，将这恶人逮捕。”那位[村长]令人殴打、杀死他后将[尸体]抛弃。

这是他的宿业。他从那里死去，投生于无间地狱，在该处长久受煎熬后，以[那业的]的余报，在一百生中被以同等方式殴打致死。

如此，导师阐明大黑的宿业后说：“诸比库，正是自己所造恶业如此般令这些有情在四恶趣中被摧毁。”随后，诵出此偈：

161.

Attanā hi kataṃ pāpaṃ, attajaṃ attasambhavaṃ;
Abhimatthati dummedhaṃ, vajiraṃvasmamayaṃ maṇi.

自己所造恶，由自生自起；
仍复毁愚人，如金刚摧宝。

在此[偈颂中]，“如金刚石[摧]宝”（vajiraṃvasmamayaṃ maṇi）即犹如金刚石[切碎]石质的宝石。

这是说：犹如这岩石所成、源自岩石的金刚石雕刻那石质的宝石、名为[金刚石]自己所来之处的岩石宝后，[将其]变为一片片、一块块后，[令其]无法使用。

同样地，“自己所造”（Attanā hi kataṃ）自己产生的、“源于自己”（attasambhavaṃ）的恶在四苦界中“摧毁”（Abhimatthati）、破坏、毁坏“愚痴”（dummedhaṃ）、无慧之人。

开示结束时，在场的比库们证得了入流果等。

第五、大黑近事男的故事[终]。

6. 迭瓦达德的故事

Devadattavatthu

“彼极无德性……”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竹林时，就迭瓦达德（提婆达多）而说的。

有一天，比库们在法堂中议论：“贤友们，迭瓦达德破戒、恶法，他因增长了无德之因的贪爱而摄益未生怨后产生了大量名闻利养，接着唆使未生怨杀害父亲后，与他一道以种种方式竭力谋害如来。”

导师到来后询问：“诸比库，你们因什么话题而共坐讨论呢？”

“因这个[话题]。”当如此说时，[佛陀说：]“诸比库，不只是现在，过去迭瓦达德也以种种方式竭力谋害我。”随后，开示了《羚鹿本生》[166]（Kuruṅgamigajātaka）等（《本生》1.2.111-2）。[接着又说：]“诸比库，就像蔓草包裹娑罗树后被毁坏一般，极无德之人因生起无德之因的贪爱而堕入地狱等处。”随后，诵出此偈：

162.

Yassa accantadussīlyaṃ, māluvā sālamivotthataṃ;
Karoti so tathattānaṃ, yathā naṃ icchatī diso.

彼极无德性，如藤覆娑罗；
如敌欲伤彼，其自如是作。

在此[偈颂中]，“极无德性”（accantadussīlyaṃ）即绝对没有品德的状态。

作为在家人，从出生起就造作十种不善业道者；或出家后，从达上之日起就犯下重罪者，[这两类人]即名极无德性。

在此是针对那些在两三生中无德者，他从[过去世]而[带]来的无德性而说的。并且当知，无德性在此是指依于无德者的六门而生起的贪爱。

[166] 在此本生中（本生第 206 篇），菩萨是一头鹿，它有一只啄木鸟和一只龟两位好友。一天菩萨落入猎人（后来的迭瓦达德）设计的圈套中，在啄木鸟和龟的帮助下得以脱险。

“如藤覆娑罗”（māluvā sālamivotthataṃ）的含义是：犹如藤蔓缠缚了娑罗树，当天上降雨时[藤蔓]叶接受到水后，以毁坏的效果而将[树]全部包裹。同样地，那称为贪爱的无德性将那人自身覆盖、包裹后住立。

犹如被藤蔓毁坏的树倒在地上，那称为无德性的贪爱毁坏那[人]后，令其堕入苦界。他自己[对自己]做了意图对其不利的敌人想要对他做的。

开示结束时，许多人证得了入流果等。

第六、迭瓦达德的故事[终]。

7. 致力分裂僧团的故事

Saṅghabhedaparisakkanavatthu

“[不善事]易做……”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竹林时，就[迭瓦达德]致力分裂僧团而说的。

据说，有一天，正致力于分裂僧团的迭瓦达德见到具寿阿难长老前去托钵，告知了自己的意图。听闻那[话]后，长老去到导师跟前，如此对跋葛瓦说：

“尊者，我在午前时分穿好衣，拿着衣钵，进入此王舍城托钵。尊者，迭瓦达德见到了在王舍城托钵的我。看到后，他便走近我，走近后如此对我说：‘从今日起，贤友阿难，我现在就将别于跋葛瓦，别于比库僧团[单独]行伍波思特和僧团甘马。’跋葛瓦，今天迭瓦达德将分裂僧团，将行伍波思特和僧团甘马。”

当[长老]如此说时，跋葛瓦说：

“善士行善易，恶人行善难；
　恶人作恶易，圣人作恶难。”

（《自说》第 48 偈）

发出这首感慨后，[跋葛瓦说]“阿难，对自己无益之事易做，[对自己]有益之事则难行。”随后，诵出此偈：

163.
Sukarāni asādhūni, attano ahitāni ca;
Yaṃ ve hitañca sādhuñca, taṃ ve paramadukkaraṃ.

不善事易作，然于己无益；
善及裨益事，彼实最难行。

这[首偈颂]的含义是：那些“不善的”（asādhūni）、有过的，只会导向苦界而“对自己无益的”（attano ahitāni ca）行为，它们“易做”（Sukarāni）。

然而“那”（Yaṃ）因导向善趣而“裨益”（hitañca）于自己的、以及因无过之义而“良善的”（sādhuñca）、导向善趣、导向涅槃之事，就犹如要令向东流的恒河向西倒流一般极难行。

开示结束时，许多人证得了入流果。

第七、致力分裂僧团的故事[终]。

8. 咖拉长老的故事

Kālattheravatthu

“愚人[依恶见]……”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咖拉（Kāla）长老而说的。

据说，沙瓦提中有个女人像母亲一般护持那位长老。其邻居家中的人们在导师跟前听闻佛法后前来赞颂道：“诸佛真是不可思议啊！真是甜美的佛法开示啊！”

那个女人听到他们的言论后告知那位[长老]：“尊者，我也想听闻导师的佛法开示。”

他[说]“别去那里”而拒绝了她。

她次日、又次日直到第三次被那位[长老]拒绝时，仍想听闻[佛法]。他为何拒绝那个[女人]呢？据说，他是这样想的：“她在导师跟前听闻佛法后，将破坏对我[的信心]。”

她有天早晨用完早餐，受持了斋戒，吩咐女儿：“闺女，你好好侍奉圣尊用餐。”然后前往寺院。

她的女儿在那位比库到来时奉上食物，然后[比库]问：“大近事女在哪？”[她回答]道：“去寺院闻法了。”

他就在听闻那[话]后，怒火中烧：“现在她已破坏了对我[的信心]。”迅速前去后，见到[她]在导师跟前听闻佛法后对导师说：“尊者，此女迟钝，不知微妙之法，不要为她说与蕴等相关的微妙开示，应当说施论与戒论。”

导师得知他的意图后[说：]“你[这个]无慧者依于恶见而妨碍佛陀的教导。你只是竭力伤害自己。”随后，诵出此偈：

164.

Yo sāsanaṃ arahataṃ, ariyānaṃ dhammajīvinaṃ;

Paṭikkosati dummedho, diṭṭhiṃ nissāya pāpikaṃ;
Phalāni kaṭṭhakasseva, attaghātāya phallatī.

愚人依恶见，妨碍阿拉汉；
如法活命者，圣者之教导；
如竹之果实，结果致自毁。

这[首偈颂]的含义是："那愚蠢"（Yo dummedho）之人因害怕恭敬减少而"依于恶见"（pāpikaṃ diṭṭhiṃ nissāya），在[信众]说"我要听闻佛法，或我要做布施"时进行阻止，他就妨碍了"阿拉汉圣者的、如法活命的"（arahataṃ ariyānaṃ dhammajīvinaṃ）佛陀的教导。

他的那妨碍及那恶见犹如名为竹的"竹之果实"（kaṭṭhakassa Phalāni）。

因此，正如竹子得到果实时"结果致自毁"（attaghātāya phallatī），结出果实反而只毁伤自己，同样地，那[愚人]也是结果致自毁。

[佛陀]又如此说：

"果实毁芭蕉，果实毁竹.苇；
恭敬毁劣人，如骡之怀胎。"

（《律藏·小品》335;《增支部》4.68）

开示结束时，近事女住立于入流果，开示也给在场大众带来了利益。

第八、咖拉长老的故事[终]。

9. 小黑近事男的故事

Cūḷakālaupāsakavatthu

“唯己能作[恶]……”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小黑（Cūḷakāla）近事男而说的。

据说，有一天通过地道偷窃的盗匪就以大黑的故事中所说的方式被主人追赶时，[遇到了]夜晚于寺院听闻佛法开示后，黎明时离开寺院前往沙瓦提的那位近事男，他们就将财物丢弃在他前面后逃走了。

人们见到他后，[说：]“这人夜晚偷盗完，却装得像听闻佛法者一样，抓住他。”就殴打了他。

打水的婢女们前往河边取水处时，见到他便说：“走开，先生们，此人不会做像这样的事。”就为他松绑了。

他去到寺院后告知比库们：“尊者，我被人们伤害了，依靠打水的侍女们，我才得以活命。”

比库们就将该事禀告了如来。导师听闻他们的话后[说]：“诸比库，小黑近事男既依于打水的婢女们，又因自己确实未行[偷盗之恶业]而得以活命。这些称为有情者作恶业后，唯有自己于地狱等中染污，行善后，唯有自己去往善趣和涅槃而净化。”随后，诵出此偈：

165.

attanā hi kataṃ pāpaṃ, attanā saṃkilissati,
attanā akataṃ pāpaṃ, attanāva visujjhati,
suddhī asuddhi paccattaṃ, nāñño aññaṃ visodhaye.

唯己能作恶，唯己自污染；
唯己不作恶，唯己得净化；
净不净由己，无人能净他。

这[首偈颂]的含义是：若人“自己造作了”（attanā kataṃ）不善业，他在四苦界中受苦时“唯自己污染”（attanā saṃkilissati）。

然而，若人“自己不作恶”（attanā akataṃ pāpaṃ），他前往善趣和涅槃时，“唯己得净化”（attanāva visujjhati）。

这是说：称为善业的“净化”（suddhī）和称为不善业的“不净”（asuddhi）对“分别”（paccattaṃ）造作的有情而言，只在自身中产生果报。

无人能够“清净他人”（nāñño aññaṃ visodhaye），也无人能染污他人。

开示结束时，小黑住立于入流果，开示也给在场大众带来了利益。

第九、小黑近事男的故事[终]。

10. 自利长老的故事

Attadatthattheravatthu

“[亦莫忽]利已……”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自利（Attadattha）长老而说的。

据说，导师即将般涅槃时，“诸比库，从今四个月后，我将般涅槃。”当如此说时，生起悚惧的七百凡夫比库不从导师跟前离开，“贤友们，我们究竟要作什么？”他们一边如此商

谈，一边走动。

自利长老则思惟："据说导师四个月后将般涅槃，我还尚未离染，就在导师还活着时，我要为阿拉汉而精进。"

他没有去那些比库那里。于是，比库们对他说："贤友，你为何不来我们这，你不作任何商讨吗？"说完，将其带到导师跟前告知："尊者，此人如此作。"

当导师说"你为何如此作"时，他[答道]："尊者，据说您四个月后将般涅槃，我要您尚在人世时为得达阿拉汉而精进。"

导师给与他赞叹后[说：]"诸比库，若人敬爱我，他就应像这位自利一样。敬奉我者不要以香等敬奉，而应以法随法行敬奉我。因此，其他[比库]也应像自利那样。"随后，诵出此偈：

166.

attadatthaṃ paratthena, bahunāpi na hāpaye,
attadatthamabhiññāya, sadatthapasuto siyā.

利他事虽多，亦莫忽自利；
了知自利者，当勤求自利。

这[首偈颂]的含义是：作为在家人即使因千[金]之量的他人利益也不会损害自己的毫厘之利。

他自己毫厘之量的利益可以产生嚼食或啖食，他人的利益则不能产生。

然而，这[首偈颂]并非说的此般，而是将业处作为首要而说。因此"莫忽自利"的比库们不应忽视僧团的修缮佛塔

等事务和对戒师等的义务，唯有圆满胜正行才能作证圣果等，因此，这也就是自利。

然而，若精勤于修观者“[就在]今天或明天”欲求通达[道果]，他就应连亲教师的义务等也都忽略掉后，唯独履行自己的义务。

“了知”像这样的“自利”（attadatthamabhiññāya）——意识到“这是我自己的利益”后，“当勤求自利”（sadatthapasuto siyā）应当精勤于这自己的利益。

开示结束时，那位长老住立于阿拉汉，开示也给在场大众带来了利益。

第十、自利长老的故事[终]。

第十二品自己品释义终。

十三、世品

Lokavagga

法护尊者译

1. 年轻比库的故事

Daharabhikkhuvatthu

“[勿依]低劣法……”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某位年轻比库而说的。

据说，某位长老清晨时与年轻比库一起前往维萨卡家。维萨卡家中长期准备五百位比库的糕饼和粥。长老在那里喝完粥，令年轻比库坐下后，自己去往别家。

那个时候，维萨卡的孙女替祖母侍奉比库们。她在为那位年轻[比库]过滤水时，见到水罐中自己的面容后笑了，年轻[比库]看到她后也笑了。她见到那[年轻比库]在笑，说：“断头笑了。”

于是那位年轻[比库]辱骂道：“你才断头，你父母也都断头。”

她一边哭泣，一边去到在厨房的祖母跟前，当[祖母]说：“这是怎么了，孙女儿？”她告知了该事。

她（维萨卡）去到年轻[比库]跟前，说：“尊者，不要生气，这种[怒火]对剃除头发、剪断指甲、穿着割截衣并拿

着中间断开的钵前去托钵的圣尊并非不重。”

年轻[比库]说：“是的，近事女，你知道我剃除头发等情况，这个[女孩]把我比作‘断头’而辱骂合适吗？”

维萨卡既无法安抚年轻[比库]，又无法安抚女孩。长老在那一刻赶到，询问：“这是怎么了，近事女？”听闻该事后，对年轻比库教诫道：

“走开！贤友，这[女孩]并未辱骂剃除头发、剪断指甲、持割截衣并拿着中间断开的钵前去托钵者，你止语吧！”

“好的，尊者，为何您不呵责自己的护持者，却呵责我呢？辱骂我‘断头’合适吗？”

导师在那一刻赶到后询问：“这是怎么了？”

维萨卡从头开始告知了那件事的经过。

导师见到那位年轻[比库][证得]入流果的亲依止后，思惟：“我应当顺着这位年轻人。”就对维萨卡说：

“维萨卡，你的女孩就只以剃除头发等而将我的弟子比作断头而辱骂，[这]合适吗？”

年轻人就在那时起身并抬手合掌后说：“尊者，这个问题唯有您能善加了知，我们的戒师和近事女都无法善加了知。”

导师了知年轻人已顺应自己传统（解脱者的传统）的状态后，说：“涉关五欲而笑为低劣法，既不应亲近名为低劣之法，也不应与放逸者共住。”随后，诵出此偈：

167.

hīnaṃ dhammaṃ na seveyya, pamādena na saṃvase,
micchādiṭṭhiṃ na seveyya, na siyā lokavaḍḍhano.

勿依低劣法，勿共放逸住；

勿执持邪见，勿增长世俗。

在此[偈颂中]，“低劣法”（hīnaṃ dhammaṃ）即五种欲乐之法。那[五欲]法因低劣，甚至不应被骆驼、公牛等依止。

[它]令人投生于低劣的地狱等处，故名低劣，“不应依止”（na seveyya）它。

“勿与放逸者共住”（pamādena na saṃvase）——[不要与]具有失念特征的放逸者一起住。

“勿执持”（na seveyya），即也不要执取邪见。

“增长世俗”（lokavaḍḍhano），谁若如此作，他即是名为增长世俗。因此，当不如此作时，则不会增长世俗。

开示结束时，那位年轻人住立于入流果，开示也给在场大众带来了利益。

第一、年轻比库的故事[终]。

2. 净饭王的故事

Suddhodanavatthu

“奋起[勿放逸]……”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榕树园时，就父亲而说的。

据说，有一次，导师初次[回]到咖毕拉瓦图城（Kapilapura，迦毘罗卫城）后，被亲戚们迎接着抵达了榕树园。他为了破除诸亲族的傲慢而在空中化现宝石经行道后，

在那里一边经行一边说法。

亲戚们心生净信，以净饭王为首礼敬[佛陀]。[佛陀]在那场亲戚的集会中降下花雨。大众因此而议论时，[佛陀]说："诸比库，不只是现在，过去我也在亲族集会时降下花雨。"随后，开示了《维山塔拉本生》（Vessantarajātaka）（《本生》2.22.1655 等）。

亲族们听完佛法开示离开时，竟没有一人邀请导师。国王[想着]"我的儿子不去我的宫中还会去哪呢"，未邀请就走了。他走后，于宫中为两万位比库准备粥等[食物]，并敷设了座位。

次日，导师入[城]托钵时，[思惟：]"过去诸佛抵达父亲的城市后是直接进入亲族家中，还是次第前去托钵呢？"如此观察时见到"[诸佛]次第前去[托钵]"后，就出发从第一家开始次第乞食。

拉胡勒（Rāhula，罗睺罗）的母亲坐在宫殿上见到[这一幕]，将所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国王。

国王一边整理衣服一边迅速出去礼敬导师。

"儿子，你为何要毁了我，你前去托钵而使我感到极为羞耻。你在这座城市中应乘金轿前去托钵。为何羞辱我呢？"

"大王，我并未羞辱你，我只是遵循自己的家族[传统]。"

"儿子，难道我的族系是前去托钵维生的族系？"

"大王，那并非你的族系，而是我的族系。数千位佛陀都是托钵维生。"说完，开示佛法，诵出这些偈颂：

168.

uttiṭṭhe nappamajjeyya, dhammaṃ sucaritaṃ care,
dhammacārī sukhaṃ seti, asmiṃ loke paramhi ca.

奋起勿放逸，应行善行法；
今生与来世，法行者乐住。

169.

dhammaṃ care sucaritaṃ, na naṃ duccaritaṃ care,
dhammacārī sukhaṃ seti, asmiṃ loke paramhi ca.

应行善行法，不行彼恶行；
今生与来世，法行者乐住。

在此[偈颂中]，“奋起”（uttiṭṭhe）即应起身站在别人家门口以得到钵食。

“勿放逸”（nappamajjeyya）即疏忽托钵的义务而寻求胜妙食物，名为放逸于“奋起”，次第前去托钵者则不被称为放逸。如此做时，即不放逸于奋起。

“法”（dhammaṃ）即舍断邪求后次第而行，只“实行那善行的”（sucaritaṃ care）乞食法。

“乐卧[167]”（sukhaṃ seti）只是开示时这么说，其含义是：如此行这托钵法的“法行者”（dhammacārī）在此世间以四种威仪快乐地安住。

“不[行]彼恶行”（na naṃ duccaritaṃ）即前去妓院等类的非行处时，即是行[所说的]托钵法的恶行。

[167] 巴利原文是“乐卧”（sukhaṃ seti），但根据随后的解释其实要表达的含义是“乐住”。

不如此行后，“应行善行法，不行彼恶行”（dhammaṃ care sucaritaṃ, na naṃ duccaritaṃ care）。

其余部分含义[上面]已说。

开示结束时，国王住立于入流果，开示也给在场大众带来了利益。

第二、净饭[王]的故事[终]。

3. 五百位修观比库的故事

Pañcasatavipassakabhikkhuvatthu

“[应视]如泡沫……”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五百位修观的比库而说的。

据说，他们在导师跟前取得业处后，进入林野精进努力时，因未得达殊胜成就便[思惟]：“我们要[请导师]辨别后，学习[适合的]业处。”当他们前往导师跟前时，就一边修习海市蜃楼业处，一边前来。正当他们进入寺院的那一刻，天上降下雨来。

他们站在那[座寺院]前面，见到由雨水冲击而出现然后破裂的水泡，以之为所缘：“这自身也在产生之后，犹如泡沫一般破灭。”

导师就坐在香室，看到了那些比库，犹如与他们[当面]交谈般放出光芒后，诵出此偈：

170.

yathā pubbuḷakaṃ passe, yathā passe marīcikaṃ,

evaṃ lokaṃ avekkhantaṃ, maccurājā na passatī.

应视如泡沫，如海市蜃楼；
如是观世间，死王不得见。

在此[偈颂中]，“海市蜃楼”（marīcikaṃ）即光线[折射]。其含义是：它们从远处显现房舍等的样子，当[人们]靠近时，因不可触及，只是空幻不实的。

因此，正如“泡沫”（pubbuḷakaṃ）产生后破碎故，应被视为只是空幻不实；如是“观蕴等世间，死王不得见”（avekkhantaṃ, maccurājā na passatī）。

开示结束时，那些比库就在所处之处证得了阿拉汉。

第三、五百位修观比库的故事[终]。

4. 无畏王子的故事

Abhayarājakumāravatthu

“来看此世间……”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竹林时，就无畏王子（Abhayarājakumāra）而说的。

据说，他的父亲宾比萨勒（Bimbisāra，频婆娑罗）对平定边境叛乱而来的他感到满意，赏赐一位能歌善舞的舞女后，又赐予七天王权。

他就七天在家未外出，享受王权。第八天去往河边浴场沐浴后，进入花园如同山塔提大臣[168]一般坐着观看那女人的歌舞。她同样就在那刻像山塔提大臣的舞女一样[心]绞痛而

[168] 见本书第十品第 9 个故事《山塔提大臣的故事》。

亡。

王子因她的死亡而生起忧愁，[心想]“除了导师，其他任何人都无法消除我的这种忧愁”而去到导师跟前，说：“尊者，请消除我的忧愁。”

导师安慰他道：“王子，你在无始轮回中，当这个女人如此死亡时，[你为她]哭泣而流下的泪水是无量的。”说完，得知他的忧愁因那开示而减弱后，[又说：]“王子，不要悲伤，这是愚人沉没之处。”随后，诵出此偈：

171.

etha passathimaṃ lokaṃ, cittaṃ rājarathūpamaṃ,
yattha bālā visīdanti, natthi saṅgo vijānataṃ.

来看此世间，如盛饰銮驾；
愚人溺其中，智者无执著。

在此[偈颂中]，“来看”（passathimaṃ）只是针对王子而说的。

“此世间”（imaṃ lokaṃ）即这称为蕴世间等的自身。

“盛饰”（cittaṃ）即犹如用七宝等装饰的銮驾一般，用衣物、饰品等装饰。

“愚人[溺]其中”（yattha bālā）即愚人如此沉溺于那自身中。

“智者”（vijānataṃ）[这句的]含义是：贤明的智者在此[自身]的贪染等[烦恼]中连一种染着都没有。

开示结束时，王子住立于入流果，开示也给在场大众带来了利益。

第四、无畏王子的故事[终]。

5. 清扫长老的故事

Sammajjanattheravatthu

“若人先[放逸]……”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清扫（Sammajjana）长老而说的。

据说，他无论早晚都不限定时间，只是反复清扫而度日。他有天拿着扫帚，去到坐于日间住处的雷瓦德（Revata，瑞瓦德、离婆多）长老跟前，说：“这个大懒汉受用人们的信施后，却前来坐着，这人不是应该拿着扫帚清扫某处吗？”

长老思惟“我要给他教诫”后[说]：“来吧，贤友。”

“什么时候，尊者？”

“去沐浴后再过来。”

他照做了。当时，长老令他坐在一旁，教诫道：

“贤友，作为比库者不应一切时以清扫而度日，只在早上清扫后，前去托钵。托钵回来后，藉由坐在日间或夜间住处而诵习三十二身分，于自身中建立坏灭后，应在傍晚起身清扫。他不应总是清扫而应留出修行的机会。”

他听从长老的教诫后，就在不久后证得了阿拉汉。[寺院]四处都有垃圾。于是比库们对他说：

“贤友，清扫长老，你为何不清扫各处的垃圾？”

“尊者们，我在放逸时如此作，现在我已不放逸。”

比库们告知导师：“这位长老[自]称究竟智（阿拉汉果）。”

导师说："是的，诸比库，我的儿子过去放逸时以清扫而度日，现在则以道果乐而度日，不再清扫。"随后，诵出此偈：

172.

yo ca pubbe pamajjitvā, pacchā so nappamajjati,
somaṃ lokaṃ pabhāseti, abbhā muttova candimā.

若人先放逸，而后不放逸；
彼照耀世间，如月出云翳。

这[首偈颂]的含义是："若人先前"（yo ca pubbe）因履行大小义务或诵习等而"放逸"（pamajjitvā），"而后"（pacchā）以道果乐而度日时"不放逸"（nappamajjati）。

犹如从云层等"出来"（mutto）的月亮照耀空间世间，他也以道智照耀此蕴世间，令其同一光明。

开示结束时，许多人证得了入流果等。

第五、清扫长老的故事[终]。

6. 指鬘长老的故事

Aṅgulimālattheravatthu

"若[作]恶业已……"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指鬘（Aṅgulimāla，鸯掘摩罗）长老而说的。

故事如《指鬘经》（aṅgulimālasutta，《中部》2.347 等）中所记载。长老在导师跟前出家后，证得了阿拉汉。当时，具寿指鬘去往僻静处享受解脱之乐。在那时发此感慨（《感

兴》偈）：

“若人先放逸，而后不放逸；
　彼照耀世间，如月出云翳。”

以等等方式发出感慨后，以无余依涅槃界而般涅槃。比库们在法堂中生起议论：“长老究竟生于何处？”

导师到来后询问：“诸比库，你们因何话题共坐[讨论]呢？”

“尊者，因指鬘投生之处而讨论。”当如此说时，[佛陀说：]“诸比库，我的儿子已般涅槃。“

“尊者，这样的人死后般涅槃了？”

“是的，诸比库，他先前未得一位善友，才做这么多恶，后来得到善友的资助而变得不放逸。因此，他的那恶业已被善业覆盖。”随后，诵出此偈：

173.

yassa pāpaṃ kataṃ kammaṃ, kusalena pidhīyati,
somaṃ lokaṃ pabhāseti, abbhā muttova candimā.

若作恶业已，以善覆盖之；
彼照耀世间，如月出云翳。

在此[偈颂中]，“以善”（kusalena）是就阿拉汉道而说的。其余内容之义则浅显易懂。

开示结束时，许多比库证得入流果等。

第六、指鬘长老的故事[终]。

7. 织工女儿的故事

Pesakāradhītāvatthu

“[世人多]盲目……”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至上阿拉威（Aggāḷavi）神庙（Cetiya，塔、神庙）时，就一位织工之女而说的。

有一天，阿拉威（Āḷavi）人在导师抵达阿拉威时邀请[他]，[对他]做了供养。导师用完餐后随喜道：“你们要如此修习死随念：‘我的生命不持久，我的死亡是确定的，我必定会死，我的生命以死亡为终点，生命实在不确定，死亡是必然的。’。

“若不修习死随念，他们在最后时刻犹如见到毒蛇后怖畏的无杖之人，惊慌失措，发出怖畏的哭嚎而死去。

“然而，若修习死随念，他们犹如从远处见到毒蛇后，用棍棒捕捉并抛开而站着之人，在最后时刻不会惊慌。因此，应当修习死随念。”

听闻那佛法开示后，其余人依旧我行我素。然而，一位十六岁大小的织工之女[思惟]：“佛陀的开示真是不可思议啊！我应当修习死随念。”她日日夜夜就只修习死随念。导师从那里离开后前往揭德林。那位少女就修习了三年死随念。

后来有一天，导师在黎明观察世间时，见到那位少女进入自己的智网内，观察“究竟会发生什么”时，得知：“这位少女从听闻我的佛法开示之日起，已修习了三年死随念，我现在去到那里并询问这位少女四个问题后，在她回答时，对

[回答的]四件事上给与赞叹，接着我将诵出此偈。她在偈颂结束时将住立于入流果，依靠她，佛法开示也将给大众带来利益。”随后，在五百位比库围绕下离开揭德林，次第前往上阿拉威寺。

阿拉威人听说“导师来了”，就去到那所寺院邀请[他]。当时，那位少女也听说导师的到来而满心欢喜：“据说我的父亲、主人、老师——面如满月的大果德玛佛来了。”她思惟：“从那一天起，我已有三年未曾见过金色的导师，现在又得以见到他的金色身躯，听闻他的富有甜美营养的尊贵法。”

父亲来到她的厅堂时说：“女儿，我给别人纺织布，还有一张手之量未完成，今天我要织完它，你快点给我将梭子缠上线然后带来。”

她思惟：“我想听闻导师之法，父亲却如此对我说。我究竟是听闻导师之法，还是将父亲的梭子缠上线然后带去呢？”

于是，她如此[想：]“不带去梭子的话，父亲会打我、揍我，因此我[先]将梭子缠线并给他后再听闻佛法。”她就坐在椅子上缠梭子。

阿拉威人以食物侍奉导师后接过钵，为[听闻]随喜而站着。导师[思惟：]“我为那家女儿才走完三十由旬的路途，她今天却没有空，当她得空[前来]后，我将作随喜。”就沉默地坐着。在有诸天的世间中，无人敢对如此保持沉默的导师说任何[话]。

那个女孩缠完梭子放入篮子中，当去到父亲跟前时，就站在大众边上，看着导师。导师也抬起头见到了她。她因被

[导师]注视着就得知：

“导师坐在像这样的众人中看着我，是期待我的到来，是期待[我]来到[他]自己跟前。”

她放下[装]梭子的篮子后来到导师跟前。导师为何看着她呢？据说，他是这样[想的]：“这位[女孩]从此处离开的话，作为凡夫而死后，去处将不确定。她来到我跟前，再走的话，会证得入流果，去处是确定的，将会投生于喜足天（兜率天）的宫殿中。”

据说，她那天不免一死。她就因[导师]注视的示意而来到导师跟前后，进入六色光芒中，礼敬后站于一旁。导师坐在像这样的大众中，就在她礼敬沉默的导师后站着的那一刻，[导师]对她说：

“姑娘，你从何处来？”

“我不知道，尊者。”

“你将去哪里？”

“我不知道，尊者。”

“你不知道吗？”

“我知道，尊者。”

“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尊者。”

导师询问她这四个问题。大众讥嫌道：

“嘿！看吧！此织工之女随心所欲地与正自觉者一起谈论，当被那位[导师]问及‘你从哪里来’时，不是应说‘从织工家里[来]’吗？。问及‘你将去哪里’时，不是应说‘织工堂’吗？”

导师让大众安静下来，询问道：“姑娘，当[我]说‘你从

何处来’时，为何说‘我不知道’呢？”

“尊者，您知道我从织工家中过来。当问‘你从何处来’时，您是询问‘你从何处来而投生于此’。然而，我并不知道‘从何处来而投生于此’。”

于是，导师第一次给与她赞叹：“萨度！萨度！姑娘，你解答了我所问的问题。”随后，又进一步询问：

“当[我]问‘你将去哪里’时，你为何说‘我不知道’呢？”

“尊者，您知道我提着装梭子的篮子将去织工堂，[因此]您是询问‘你从这里走后将投生于哪里？’，我也不知道从这里死去后‘将投生去哪里’。”

于是，导师再次给与她赞叹：“萨度！萨度！姑娘，你解答了我所问的问题。”随后，又进一步询问：

“当[我]询问‘你不知道吗？’你为何说‘我知道’呢？”

“我知道死亡[是必定的]，尊者，因此我如是说。”

于是，导师第三次给与她赞叹：“萨度！萨度！姑娘，你解答了我所问的问题。”随后，又进一步询问：

“当[我]问‘你知道吗’时，你为何说‘我不知道’呢？”

“我只知道我的死亡[是必然的]，尊者，但我不知道‘会在夜晚、白天、午前等哪个时间死亡’，因此如是说。”

于是，导师第四次给与她赞叹：“萨度！萨度！姑娘，你解答了我所问的问题。”随后，对大众说：“你们不明白这位女孩所说的这些[话]，就只是讥嫌[她]。若人没有慧眼，他

们就是盲目者。若人有慧眼，他们则是具眼者。”随后，诵出此偈：

174.

andhabhūto ayaṃ loko, tanukettha vipassati,
sakuṇo jālamuttova, appo saggāya gacchatī.

世人多盲目，少有具观者；
如鸟出罗网，鲜有到天界。

在此[偈颂中]，“世人多盲目”（andhabhūto ayaṃ loko）即这世间中的大众以不具慧眼而盲目。

“[世间]少有”（tanukettha）[这个粘音词应拆分为]“极少人”（tanuko）与“其中”（ettha），并没有很多人以无常等而“观照”（vipassati）。

“出罗网”（jālamuttova）即犹如善巧的捕鸟者敷展罗网捕捉鹌鹑时，只有些许能从罗网逃脱，其余[鸟]则都进入罗网中。

如此，当死网覆盖有情时，许多人去往苦界，“少数”（appo）的有情能“去到天界”（saggāya gacchatī），即能到达善趣或涅槃之义。

开示结束时，少女住立于入流果，开示也给大众带来了利益。

她拿着装梭子的篮子去到父亲跟前。那位[父亲]正在坐着睡觉。她并未觉察到[他在睡觉]，而递过去篮子。篮子撞在织机尖端，发出声音而掉落。他惊醒后，就以保持的记忆而拉动织机尖端。

织机尖端出去后，击中那位少女胸口。她就在那时死

去，投生于喜足天。当时，她的父亲看着她全身是血，倒下后死了。于是，他生起了大忧愁。

“别人无法平息我的忧愁”，他就哭着来到导师跟前告知该事后，说：“尊者，请您平息我的忧愁。”

导师安慰他后，说：“不要忧愁，近事男。在无始轮回中，你在女儿如此死亡时流下的泪水远远超过四大海之水。”随后，[为他]开示无始论。他忧愁减弱，向导师乞求出家，达上不久即证得阿拉汉。

第七、织工女儿的故事[终]。

8. 三十位比库的故事

Tiṃsabhikkhuvatthu

“天鹅[飞]日道……”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三十位比库而说的。

有一天，三十位住在各地的比库前去谒见导师。阿难长老前来为导师履行义务时，见到那些比库后[思惟]“我要在导师与他们一起互致问候时履行义务”，就站在门口。

导师与他们一起互致问候，并向他们开示了值得铭记的佛法。听闻那[法]后，他们全都证得阿拉汉，并飞起来从空中走了。

阿难长老在他们[进去]许久后来到导师跟前，询问：“尊者，[刚才]来了三十位比库，现在他们在哪？”

“他们走了，阿难。”

“[走的]什么路，尊者？”

“虚空，阿难。”

“尊者，他们漏尽了吗？”

“是的，阿难，他们在我跟前听闻佛法后已证得阿拉汉。”

就在那一刻，一群天鹅从空中飞来。导师说：“阿难，若人善加修习四神足，他就犹如天鹅般能乘空而去。”随后，诵出此偈：

175.

haṃsādiccapathe yanti, ākāse yanti iddhiyā,
nīyanti dhīrā lokamhā, jetvā māraṃ savāhiniṃ.

天鹅飞日道，神通者飞空；
贤者胜魔众，出离于世间。

这[首偈颂]的含义是，这些“天鹅[飞]行于太阳之道的虚空”（haṃsādiccapathe ākāse）。

那些善修习四神足者，他们也能“以神通飞行于虚空”（ākāse yanti iddhiyā）。

“贤者”（dhīrā），[这句]之义为，智者“战胜伴随有[魔]兵的魔罗后”（savāhiniṃ māraṃ jetvā），“出离”（nīyanti）此轮回世间，到达涅槃。

开示结束时，许多人证得了入流果等。

第八、三十位比库的故事[终]。

9. 少女金佳的故事

Ciñcamāṇavikāvatthu

“越过一法……”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少女金佳（Ciñcā）而说的。

[佛陀]初获觉悟时，由于十力者的众多弟子，不计其数的天与人获证圣位被传扬开来，[佛陀]广受赞誉而产生许多利养恭敬。外道犹如日出时的萤火虫一般，利养恭敬被破坏。

他们站在路中间如此向人们示意：“为何只有沙门果德玛是佛陀（觉悟者）？我们也是佛陀（觉悟者）！为何只有供养他们才有大果报？供养我们也有大果报！也向我们作供养、行恭敬吧！”却未得到利养恭敬，而在僻静处集会后思惟[并商讨]：“我们要以某种方式令恶名在沙门果德玛的人们中产生[并流布]，来破坏[他们的]利养恭敬。”

那时，沙瓦提城中一位名叫少女金佳的游方尼具有最上容色、光彩照人，宛如天女。她身上散发着光芒。于是，[商讨的外道]提出一个坏主意：

“我们凭借少女金佳让沙门果德玛生起恶名后，破坏[他们的]利得和恭敬。”

“这是个办法！”他们如此同意了。

后来，当她去到外道僧园，礼敬后站着时，外道们不和她说话。她[思惟]“我究竟有什么过失呢？”直到第三次说“我礼敬圣尊”后，说：“圣尊们，我究竟有何过失，为什

么不跟我说话呢？”

“姐妹，你不知道沙门果德玛迫害我们，破坏[我们的]利得而游方吗？”

“我不知道，圣尊，我在此可以做些什么吗？”

“姐妹，如果你希望我们快乐，你凭借自己令沙门果德玛生起恶名，破坏[其]利养和恭敬吧！”

她说：“好的，圣尊，这是我的责任，不用担心。”离开后，凭借擅长的女人诡计，从那天开始，当沙瓦提居民听闻完佛法开示从揭德林离开时，她就穿上胭脂虫色的衣服，手执香、花朝着揭德林走来。

当被问及“你这时要去哪里？”时，她说：“我去哪里和你们有什么关系？”随后，住在揭德林附近的外道僧园。清晨当[想着]“要去行清晨的礼敬”的居士们从城市出来时，她犹如在揭德林住了[一晚]一般进入城市。

当被问及“你住在何处？”时，她说：“我住哪里和你们有什么关系？”过了一个半月，当她[又]被问及时说：“我在揭德林中与沙门果德玛住同一间香室。”

凡夫们产生疑惑：“这是不是真的？”三四个月过后，她用旧布裹住腹部，表现出怀孕的样子后，在外面穿着红衣，[说]“因沙门果德玛有了身孕。”她令愚人们相信了。八九个月过后，她将木盆绑在腹部，外面穿上衣，用牛颚将手背、脚背打肿，[显得]诸根疲惫。

然后在傍晚时分，当如来坐在精心装饰的法座上开示佛法时，她去到法堂，站在如来面前，[说：]“大沙门，你还在为大众开示佛法，你的声音甜美，唇齿开合。我则因你而有身孕，肚子鼓起，你既不知道为我[安排]产房，自己又未

制作熟酥、油等，也不对高思勒国王、给孤独或维萨卡近事女[这些]护持者中的某位说：‘为这位少女金佳做应作之事吧！’你就只知道享受，不知道照料胎儿。”她犹如握着粪团竭力染污月轮般在大众中辱骂如来。

如来停下佛法开示，犹如狮子吼一般说：“姐妹，你所说的是否如实，只有我和你知道。”

“是的，大沙门，此事只有你和我知道。”

在那一刻，沙格[天帝]的座位开始发热。他观察时得知：“少女金佳以不实[之语]辱骂如来。”[心想]“我要澄清此事”而与四位天子一起过来。

天子们化作小老鼠，将绑住木盆的绳子同时咬断，风将所穿之衣吹起。当木盆掉落时，落在那个[女人]的脚背上，切断了两只脚的脚尖。

“呸！混蛋，你辱骂正自觉者。”人们将唾液吐在她头上，随后手中拿着土块、棍棒等将其赶出揭德林。当她超出如来的视线时，大地裂开一条缝，火焰从无间地狱冒出。她犹如穿着亲人所给的毛毯般前去投生于无间地狱。外道们所得到的恭敬衰减，而十力者的[利养恭敬]更加增长。

次日，[比库们]在法堂中生起议论：“贤友们，少女金佳以不实[之语]辱骂如此广受赞誉、最上应供的正自觉者后，已到达大毁灭。”

导师到来后询问：“诸比库，你们因什么话题而共坐讨论呢？”当他们回答“因这个[话题]”时，[佛陀说：]“诸比库，不只是现在，过去此[女]也以不实[之语]辱骂我后，到达毁灭。”随后，[又说：]

“完全未发现，他人大小过；
　国王自未思，即施行惩罚。”

[佛陀]展开讲解此[本生]十二集中的《大红莲本生》（Mahāpadumajātaka）（《本生》1.12.106）后，说：

据说，她那时和菩萨大红莲王子的母亲同一丈夫，是国王的王后，她以非法（行淫）邀请大士后，未得到他的心，就使自己改变形态，展现生病的样子后，告知国王：“你的儿子令不愿[行非法]的我如此异态。”

国王忿怒而将菩萨抛下盗贼崖。当时，居住于山谷的天神接住他，将他放在龙王的头冠中。龙王将他带到龙宫，将一半王权献给他。

他在那里居住一年后，想要出家便来到雪山区域，出家后证得禅那与神通。后来，一位森林猎人见到他后告知了国王。

国王来到他跟前致以问候，并得知那一切事情经过后，以王位邀请大士。他如此教诫国王：“王位对我无用，你不要破坏十种王法，舍弃不应行[之非法]，依法治国吧！”国王哭着从座位起身，回城的途中询问大臣：“我因谁而与具足正行的儿子分离？”

“因王后，陛下。”

国王令人将她头朝下抓住，抛下盗贼崖后，进入城市依法治国。那时的大红莲王子则是导师，母亲的同夫者（菩萨后妈）是少女金佳。

导师阐明此事后，说：“诸比库，舍弃真实语一法的虚妄语者，不顾来世，他无恶不作。”随后，诵出此偈：

176.

ekaṃ dhammaṃ atītassa, musāvādissa jantuno,
vitiṇṇaparalokassa, natthi pāpaṃ akāriyaṃ.

越过一法，虚妄语者；
放弃后世，无恶不作。

在此[偈颂中]，“一法”（ekaṃ dhammaṃ）即真实。

“虚妄语者”（musāvādissa），即他所说十句话连一句真的都没有，像那样的虚妄语者。

“放弃后世”（vitiṇṇaparalokassa）即舍弃后世的。像这样的人见不到“人成就、天成就和最后的涅槃成就”这三种成就。

“无恶”（natthi pāpaṃ），即对像这样的人而言，没有哪种恶行是不能做的。

开示结束时，许多人证得了入流果等。

第九、少女金佳的故事[终]。

10. 无比施的故事

Asadisadānavatthu

“悭吝不[生天]……”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无比施而说的。

有一次，导师前去游行后，在五百位比库的围绕下进入揭德林。国王去到寺院邀请导师后，次日备好客至施，[心想]“愿他们见到我的供养”而召唤城民。

城民们到来后见到国王的供养，次日邀请导师并备好供养，“愿陛下也见到我们的供养”而送信给国王。

国王见到他们的供养后[心想]“他们所作的供养超过了我的，我要再作供养”，次日又准备了供养。

城民们也见到那[供养]后，次日准备了[供养]。如此，国王不能胜过城民，城民们也不能胜过国王。

后来，城民们在第六回令[供养]增长了成百上千倍后，在他们所准备的供养中，没人能说“在此次供养中这个东西没有。”。

国王见到那[供养]后，躺着思惟[供养]方法：“若我所作供养不能超过他们，我活着还有什么用？”

当时，茉莉王后来到他跟前，询问：“大王，您为何如此躺着，为何您的诸根好像很疲惫呢？”

国王说：“爱妃，你现在不知道吗？”

“我不知道，陛下。”

国王就将该事告知了她。于是，茉莉对他说：“陛下，不要担心，您何曾听闻或见过主宰大地的国王被城民所败？我将为您准备供养。”由于想为他准备无比施，[王后]如此说完，[又说：]

“大王，令人用上好的娑罗树木板在[宫]中内圈建造[足够]五百位比库坐的天幕，其余人将坐在[皇宫]外圈。令人制作五百顶白伞盖，令五百头大象站着握住，举在五百位比库上面。令人建造八或十艘赤金船舶，将它们[置]于天幕中间。

“每两位比库的中间将会坐有一位公主研磨香，每两位比库[又另有]一位公主将会拿着扇子站着为他们扇风。其余

公主将会带走所研磨的香并放入金船。她们中一些公主拿着一束青莲花，并混和放入金船的香后，握着香。

“由于城民们既没有公主，又没有白伞盖和大象，因此，城民们将会输掉，这样做吧，大王!”

国王：“萨度！爱妃，你说得很好。”他就按照她所说的方法安排了所有事情。然而，缺一位比库的大象。于是，国王对茉莉说：“夫人，缺一位比库的大象，我要怎么办呢？”

“陛下，没有五百头大象吗？”

“有的，爱妃，剩下粗野的大象，它们见到那些比库后会变得如同飓风般凶恶。”

“大王，我知道一个地方，让一头粗野的幼象握着伞盖站在那里。”

“我们要把它安置在哪呢？”

“圣尊指鬘跟前。”

国王照做了。幼象将尾巴夹在两腿间，双耳耸拉，紧闭双眼站着。大众看着大象[惊讶道：]“像这样凶恶的大象[竟然]这样子。”

国王以食物侍奉以佛陀为首的僧团并礼敬导师后，说：“尊者，在此至上供养中，无论许可之物还是不许可之物，我将那一切都供养给您。”

在那场供养中，仅一天就施舍了一亿四千万财物。而向导师[供养的]白伞盖、宝座、钵脚、洗足台这四种用具价值无量。

[城民们]无法再向佛陀做这样的供养，正因如此，该[供养]被认为是“无比施”（Asadisadāna）。据说，那种[供养]

对一切诸佛都仅有一次。一切[无比施]都只是女人安排的。

然而，国王有黑暗（Kāḷa）与明亮（Juṇha）两位大臣。其中，黑暗思惟：

“真是王室的损失啊！仅一天就浪费了一亿四千万财物，这些[出家人]受用这布施后去躺下睡觉，真是王室的损失啊！”

明亮思惟：“国王真是善行布施啊！不身为国王就无法做像这样的供养，[国王]没有[说]不把功德给一切众生，我要随喜此供养。”

导师用餐结束时，国王为[听闻]随喜而接过钵。导师思惟：“国王犹如涌起大水般做大供养，大众能否生信呢？”

他了解那些大臣的思绪后，得知“如果我作与国王所行布施相应的随喜，黑暗的头将碎为七块，明亮将住立于入流果。”出于对黑暗的慈愍而只为做了像这样供养后站着的国王说出四句偈，接着起身去往寺院。比库们询问指鬘：

“贤友，见到擎着伞盖站着的粗暴大象，你就不害怕吗？”

“不害怕，贤友。”

他们来到导师跟前说：“尊者，指鬘声称究竟智（得阿拉汉）。”

导师：“诸比库，指鬘不会害怕。在尊贵的漏尽者中，像我儿子这样成为头牛的比库无所畏惧。”随后，说出这首婆罗门品中的偈颂：

“高贵勇牛王，胜利之大仙，
无欲净觉者，我谓婆罗门。”

（《法句》第 422 偈，《经集》第 651 偈）

国王心生忧恼而思惟：“我给像这样的[僧]团做供养后站着，导师没有作[与之]相应的随喜，只说完一首偈诵，就起身走了。想必是我没有向导师做合适的供养，做了不合适的供养；想必是我没有供养许可的物品，或供养了不许可的物品。导师应当是对我生气了。如此的[供养]确实名为无比施。应当做与供养相称的随喜。”前去寺院礼敬导师后这样说：

“尊者，我未供养与应行的供养相符的供养，还是未供养适合供养的许可物品，而只是供养了不许可的物品呢？”

“这是怎么了，大王？”

“您没有为我做与供养相应的随喜。”

“大王，您做了适当的供养。只能向一位佛陀供一次这无比施，难以再次做像这样的[供养]。”

“既然如此，为何尊者不为我做与供养相应的随喜呢？”

“因为会众不清净，大王。”

“尊者，会众究竟有何过失呢？”

于是，导师为他讲述两位大臣的思绪后，告知出于对黑暗的慈愍而未作随喜。国王询问[黑暗]：“据说你如此思惟，这是真的吗？”

当他说“是真的”时，[国王又说：]“我并未拿取你的财物，而是与妻儿一起供养自己的财物，对你又有什么伤害呢？你走吧，爱卿，只要是我所赏赐的，你都还给我。从我的国家离开吧！”将他从国中驱逐后令人召唤明亮，[询问

道：]“据说你如此思惟，这是真的吗？”

当他说“是真的”时，[国王又说：]“萨度，舅舅，我很高兴，你接受我的侍从后，就按我供养的方式做七天供养吧！”赏赐他七天王权后，对导师说：“尊者，看愚人的行为吧！对我如此做的供养进行攻击。”

导师说：“是的，大王，愚人不欢喜他人的布施而终将前往恶趣，贤者则随喜他人的布施而只会前往天界。”随后，诵出此偈：

177.

na ve kadariyā devalokaṃ vajanti, bālā have nappasaṃsanti dānaṃ,

dhīro ca dānaṃ anumodamāno, teneva so hoti sukhī paratthā.

悭吝不生天，愚人不赞施；

贤者随喜施，因而后世乐。

在此[偈颂中]，“悭吝”（kadariyā）即顽固的吝啬。

“愚人”（bālā），即不知今生来世者。

“贤者”（dhīro），即智者。

“后世乐”（sukhī paratthā），即因“他”（so）随喜“那”（teneva）布施的福德在后世享受天界成就，感到快乐。

开示结束时，明亮住立于入流果，开示也给在场大众带来了利益。明亮成为入流者后，就以国王的方式向导师做了七天供养。

第十、无比施的故事[终]。

11. 给孤独子卡拉的故事

Anāthapiṇḍakaputtakālavatthu

“较一统大地……”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名叫咖拉（Kāla）的给孤独之子而说的。

据说，财主如此具备信，他作为其儿子，既不去导师跟前，又不在[导师]来到家中时见[他]，也不听闻佛法，不想为僧团做服务。

“儿子，不要这样做。”当父亲如此说时，他也不听他的话。于是，他的父亲思惟：

“此人执取像这样的见地而行时，将前往无间地狱。眼看着我儿子去到地狱的话，这是不适合的。于此世间，没有有情不可通过给与财物而改变，我要用财物断除[他的]那种[邪行]。”

于是，[父亲]对他说：“儿子，来吧，持守斋戒然后去寺院听闻佛法，我将给你一百咖哈巴那钱。”

“您会给，父亲？”

“我会给，儿子。”

他直到得到[父亲]给出的三次承诺后，持守斋戒然后前往寺院。然而他并没有听闻佛法，在一个舒服的地方睡了一觉后，在黎明时回到家中。当时，他的父亲说：“我的儿子持守了斋戒，你们快为他带去粥等。”然后[他们]给了[食物]。

他[说]：“没拿到钱，我就不会吃。”拒绝了带来的[粥]。当时，他的父亲不忍他受苦就令人给了一包钱。他用

手接过它后，吃下了食物。

财主次日派他过去："儿子，我给你一千钱，你站在导师前面学一句佛法后再回来吧。"

他去到寺院后站在导师前面只学得一句，就想逃走。于是，导师令他遗忘了。他记不起那句[佛法]，[想着]"我要再学一句"而站着聆听。唯有以"我要学会"[的心]听闻才是恭敬地听闻。法会给如此听闻者带来入流道等。

他也[以]"我要学得"[之心]而聆听。导师又使他遗忘了。他[心想]"我要再学一句"，就在站着聆听时，证得了入流果。他次日与以佛陀为首的比库僧团一起进入沙瓦提。

大财主见到他后思惟："今天我儿子的行为很令人高兴。"他也如此[思惟]："我的父亲今天可千万别在导师面前给[我]钱啊，希望他隐瞒我因为钱才答应持守斋戒一事。"

然而导师知道他昨天因钱而持守斋戒。大财主令人供养以佛陀为首的比库僧团粥后，也给了儿子。他只是坐着默默喝粥，咀嚼硬食，吃饭。

大财主在导师用餐结束时将一千财物放在儿子前面说："儿子，我[曾]对你说'我要给你一千[钱]'，然后让你受持斋戒后[把你]送去寺院。这是你的一千[钱]。"

他见到在导师前面给的钱后，因羞愧而说"我不要钱"，随后说"拿走吧，父亲"，没有接受。

当时，他的父亲礼敬导师后说："尊者，今天我儿子的行为令人高兴。"当[导师]说"大财主，怎么了？"时，[财主]说："我前段日子对他说了'我将给你一百钱'派[他]去寺院。他次日没得到钱就不愿吃饭，今天却连给钱都不想要了。"

导师说：“是的，大财主，今天对你儿子而言，比起转轮王的成就或天界、梵天界的成就，入流果更殊胜。”随后，诵出此偈：

178.

pathabyā ekarajjena, saggassa gamanena vā,
sabbalokādhipaccena, sotāpattiphalaṃ varaṃ.

较一统大地，或去到天界；
统治诸世间，入流果更胜。

在此[偈颂中]，“较一统大地”（pathabyā ekarajjena），即比起转轮王。

“或去到天界”（saggassa gamanena vā），或比起到达二十六种天界。

“统治诸世间”（sabbalokādhipaccena），即不止于这么多世间中的一个，[而是]于有着龙、金翅鸟、天宫鬼的一切世间中[拥有]主权。

“入流果更胜”（sotāpattiphalaṃ varaṃ），其含义是，因为即使在[有]这么多[有情]之处建立王权，也无法从地狱等解脱。然而，入流者已关闭苦界之门，即使所有[入流者]中最弱者也不会投生于第八有，因此唯有入流果最殊胜、最上。开示结束时，许多人证得入流果等。

十一、给孤独子卡拉的故事[终]。

十三品世间品释义终。

十四、佛陀品

Buddhavagga

文喜比库译

1. 魔女的故事

māradhītaravatthu

“彼之胜利……”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菩提树下时，就魔女而说的。开示发生在沙瓦提，后来又为古卢国（Kururaṭṭha）的玛甘迪亚（Māgaṇḍiya）婆罗门复述了。

据说在古卢国，婆罗门玛甘迪亚他的女儿也叫玛甘迪雅（Māgaṇḍiyā），有着极好的容貌。许多富有的婆罗门以及刹帝利想要得到她，纷纷给玛甘迪亚送去消息：“把女儿给我们。”他则用“你们配不上我女儿”将所有人拒绝了。

后来，有一天，导师在清晨观察世间时，看到婆罗门玛甘迪亚进入了自己的智网，“会发生什么呢？”探求时看到婆罗门夫妇有证得三果的潜质。婆罗门固定在村外事火。导师一早就带着衣钵去到了那个地方。婆罗门看着导师光辉的样貌，心想：“在此世间无人可与此人匹敌，他与我女儿相配，我们要将女儿给此人。”然后对导师说：“沙门，我有一个女儿，由于我没看到配得上她的人，因此我没把她[许配]给任何人，然而你与她相配，我想把女儿给你做妻子。你就在这里待着，直到我把她带来。”导师听了他的话，既没有同意，也没有反对。

婆罗门则回到家中对婆罗门女说："夫人，今天看到一个和我女儿相配的人了，我们把她[嫁]给他吧。"将女儿打扮一番后，和婆罗门女一起带着她来到[之前]那个地方。大众也出于好奇心[跟着他们]出了[村子]。导师没有站在和婆罗门说话之处，在那里留下脚印后，站在了另一个地方。据说诸佛的脚印只有在他们决意了"让某某看到这个"以后，才会出现在他走过的地方，在其他地方则看不到那[足迹]。

和婆罗门一起来的婆罗门女就问婆罗门："他在哪里？"

"跟他说了'你留在这里'啊"，正在寻找时，看到了足迹，就指给[婆罗门女]："这是他的足迹。"她善长于看相，说："婆罗门，这不是受欲者的足迹。"婆罗门说："夫人，你看见水杯中的鳄鱼，我看见了那沙门，说了'我要把女儿给你'，他也认可了。"[婆罗门女]说："婆罗门，即便你这么说，这也是无烦恼者的足迹。"说完，诵出此偈：

"贪者蹑脚走，瞋者跺脚行，
痴者拖拉步，此为觉者足。"

（《清净之道》1.45；《增支部义注》1.1.260-261；《法句义注》沙玛瓦蒂的故事。）

然后婆罗门对她说："夫人，莫吵，安静地过来。"他走着就看到了导师，然后指给她看："这就是那个人。"他走近导师，说："沙门，我要把女儿给你。"导师没有说"我不需要你的女儿"，[而是]说："婆罗门，我要告诉你一个真相，听好了。"

"说吧，沙门，我听着。"他回答。[导师]讲述从大出离

开始的过往之事。简要言之就是：大士放弃了王位，登上橛踏咖（kaṇḍakaṃ，菩萨出离时乘坐的马），在阐那的陪同下行大出离，在城门口站着的魔罗说：“悉达多，回去，七天后你的轮宝将出现。”

[菩萨]说：“魔罗，我知道这个，我不需要它。”

“那你出家是为了什么？”

“为了一切知智。”

[魔罗]说：“这样的话，从今日起，如果你哪怕动一个欲寻等的念头，我都知道该怎么对付你。”他从此开始跟随大士七年以寻找机会。导师则行了六年苦行，然后以个人的力量在菩提树下洞悉了一切知智，在第五个星期坐在牧羊人的孟加拉榕树下体会解脱之乐。

此时魔罗[想到：]“我跟随了这么长时间寻找机会，也没有看到此人的任何过失，此人今后脱离我的领域了。”便忧愁地坐在大路上。这时，他的这三个女儿爱欲、不乐、贪正在寻找：“我们的父亲不见了，现在他在哪里？”看到他如此坐着，便靠近他，问：“父亲，您为何痛苦、悲伤？”他将那原委告诉了她们。她们便对他说：“父亲，勿多虑，我们将其置于自己的掌控下，然后把他带来。”

“不可能的，闺女，任何人都无法掌控此人。”

“父亲，我们是女人，现在我们就用欲望的陷阱等将其束缚住，然后带过来，您别担心。”她们靠近导师，说：“沙门，我们供您足下驱使。”跋葛瓦既没有在意她们的言语，也没有睁眼看。

魔女又[想到：]“人们的喜好各种各样，有的喜欢少女，有的喜欢青年的，有的喜欢中年的，有的喜欢老年的，

我们要用各式各样的[形态]来诱惑他。”每人以少女等的形象依次变化出少女、未生育的[女性]、生育了一次的女性、生育了两次的女性、中年女性、老年女性各一百个，六次来到导师面前，说：“沙门，我们供您足下驱使。”跋葛瓦对此也没有在意，只是住于无上离欲解脱。然后导师对如此般造作的她们说：“去，你们见到了什么，如此努力？在离欲者面前做如此之事不相宜。如来贪等[诸漏]已除。你们能以何方法将其带到自己的掌控下？”说完，诵出此偈：

179.

Yassa jitaṃ nāvajīyati,Jitaṃ yassa noyāti koci loke;

Taṃ buddhamanantagocaraṃ,Apadaṃ kena padena nessatha.

彼之胜利不可败，所败[烦恼]来世无；

无边行境无迹佛，汝以何道而诱惑？

180.

Yassa jālinī visattikā,Taṇhā natthi kuhiñci netave;

Taṃ buddhamanantagocaraṃ,Apadaṃ kena padena nessathā.

彼无贪爱之罗网，可带其往任何处；

无边行境无迹佛，汝以何道而诱惑？

在此[偈颂中]，“彼之胜利不败”（Yassa jitaṃ nāvajīyati）是说彼正自觉者以诸[圣]道对贪等烦恼所取得的胜利，[那些烦恼]不会再发生，不需要再次取胜，不会成为

恶胜。

“不随往”（noyāti）即不会前往，他所战胜的贪等所有烦恼，不会有任何一个烦恼会在以后的世界中再发生，“不跟随”之义。

“无边行境”（anantagocaraṃ）对于有着无边所缘一切知智的[佛陀]，无边行境者，“以何种行道”（kena padena），即对于那在贪等行迹中有任何一种行迹者，你们可以通过那种行迹而引诱去。然而佛陀连一种行迹都无，对于那无行迹的佛陀，你们要以何行迹而引诱呢？

在第二首偈颂里，“贪爱”因其“已编织、全覆盖”之义，它有“网”之名，以及“制网者”、“网喻”之名，[称为]“罗网”（jālinī）。由于[贪爱]在色等感官所缘上强烈执取，心意纠缠于其上，因其怀毒、毒花、毒果、服毒之故，[称为]“黏着、渴望”（visattikā）。

意思是，无行迹的佛陀，“他”（Yassa）已没有此等可将其“带往”（netuṃ）“任何处”（kuhiñci）的贪爱，你们要以何行迹将其诱惑？

开示结束时，诸多天神领悟了法。众魔女则于彼处消失。

导师说出此开示后，说：“玛甘迪亚，我过去看到这没有痰等[不净]，具备黄金般躯体的三魔女，那时我都没有淫欲。你女儿的身体就像是三十二个部分所充斥的尸体，外表经装饰的粪桶。假设我的脚沾了粪便，而她站在门口，即便如此我也不会用我的脚去触碰她的身体[来擦拭我的脚]。”说完，诵出此偈：

“爱欲|不乐|贪，见彼[三魔女]，

我尚无淫欲，今此屎尿身，
又岂能奈何？足触亦不欲！”

（《经集》841；《大义释》70。）

开示结束时，两夫妇都证得了不来果。

第一、魔女的故事[终]。

2. 从天而降的故事

Devorohaṇavatthu

“乐禅修贤者……”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桑咖萨（Saṅkassa）城门时，就众多天与人而说的。开示始于王舍城。

有一次，王舍城的财主在恒河里戏水，为了避免危险以及保护由于失念而掉落的首饰等，他命人用网将周围围起来。有一棵红檀木生长在恒河上游，根部被恒河水冲刷给冲倒了，沿途被岩石撞成了碎片。从中有一块水壶大小的木块，被岩石打磨，被水浪拍打得很光滑了，一路漂流中被水草覆盖，来到了财主的网中。

财主说：“这是什么？”听到“是木块”后，命人带上它。考虑到“这是名叫什么[的木头]？”便让人用斧刃削切。这时出现了里面红檀木的颜色。财主既不是正见者，也不是邪见者，是中间派。他心想：“我家里红檀木多的是，我要拿它做什么呢？”然后他有了此想法：“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说‘我们是阿拉汉，我们是阿拉汉’，我连一个阿拉汉也没

发现。[我要命人将它]安在家里车工轱辘上，让人做成一个钵，再放进网袋中，然后用串接的竹子挂在六十肘[高]的空中，然后我宣布‘如果有阿拉汉，请从空中去拿取此[钵]。’谁若拿到它，我就偕同妻儿皈依他。”

他就依他计划的方式做成了一个钵，用串接的竹子挂起来，说：“谁是这个世间的阿拉汉，就请他从空中去拿取此钵吧。”六师[外道]他们说：“这适合我们，就把它给我们吧。”他回答：“你们从空中去取吧。”

第六天尼乾陀拿答子（Nigaṇṭho nāṭaputto）派弟子们[前去]：“你们去，这样和财主说：‘我们老师正适合，不要为了一点小事就腾空而行，你就把那钵给我吧。’”他们去了就跟财主这样说了。财主回答：“能够从空中去取得就去拿吧。”

拿答子想自己去，就向弟子们示意：“当我抬起一只手和一只脚就好像要起飞一样，你们就对我说：‘老师，您做什么？不要为了一只木钵向大众展示隐秘的阿拉汉之德。’说完抓住我的手和脚，拽落在地上。”他去到那里向财主说：“大财主，那个钵适合[给]我，其他人不适合，请不要以[这样]微不足道的理由就想我飞到空中，把钵给我吧。”

[财主回答：]“尊者，请飞到空中拿取吧。”

然后拿答子[就说：]“那你们让开，让开！”把弟子们都弄到一旁，然后[说：]“我要腾空了。”抬起一只手和一只脚。然后弟子们就对他说：“老师，你在做什么？因一只卑贱、低劣木钵的缘故向大众展示隐秘之德有什么意义？”他们抓住他的手脚，拽落在地上。他对财主说：“大财主，这些人不允许[我]飞，把钵给我吧。”

［财主回答：］“请飞到空中拿取吧，尊者。”

如此般，外道们努力了六天，依旧没有得到那个钵。在第七天，具寿马哈摩嘎喇那（Mahāmoggallāna）和具寿宾多拉跋拉夺迦（Piṇḍolabhāradvāja）［决定］“我们去王舍城托钵吧”而出发了，当他们站在一块岩石上披覆袈裟时，［听到］一些醉汉谈论着：“嘿，之前六师在世上到处游走［宣称］‘我们是阿拉汉’，而当王舍城财主如今第七天命人将钵挂起来，宣布‘如果有阿拉汉，请从空中拿取’时，连一个［敢说］‘我是阿拉汉’腾空而起的也没有。如今我们知道世上没有阿拉汉了。”

听了该谈论后具寿马哈摩嘎喇那对具寿宾多拉跋拉夺迦说：“贤友跋拉夺迦，你听到了这些人的话吧？这说得像是在考证佛陀的教法一样。你有大神通，有大威力。你去，从空中去拿取那钵。”

“贤友马哈摩嘎喇那，你是大神通第一者，你去拿取它，若你不拿，我就去拿。”

“你拿吧，贤友。”当［马哈摩嘎喇那］这么说时，具寿宾多拉跋拉夺迦进入神足第四禅，然后［从禅定中］出起，用脚尖切割出三牛呼大小的石板，像棉花一样把它升上空中，然后在王舍城上方绕行七回。它就像是三牛呼大小的城市的一个盖子一样出现［在人们视线中］。城市的居民们惊恐于“岩石罩住我们，然后逮住我们”，纷纷用簸箕等盖在头上，然后到处藏匿。［绕行］第七回时，长老将石板弄碎了，然后自己现身。大众看到长老后，说：“尊者宾多拉跋拉夺迦，您将岩石稳住然后抓住，没让我们全部死去。”长老用脚趾将岩石踢

走，它回到了原来所在的位置。长老站在了财主的屋子上面。财主看到这一幕，匍匐在地，说“请下来吧，大师。”然后请从空中降下的长老坐下，命人取下钵，装满四甜品，给了长老。长老拿了钵后，朝寺院方向去了。然后那些去了森林里的人和在空屋里面的人，没有看到那神通。他们聚集起来跟在长老后面[请求：]“尊者，请也向我们展示神通。”长老就为他们一波又一波人展示神通后，到了寺院。

导师听到跟随他一道的大众吵吵闹闹的声音后问：“阿难，那是什么声音？”

“尊者，宾多拉跋拉夺迦飞到空中拿了旃檀木钵，那是他那里的声音。”[导师]听了过后，命人把跋拉夺迦唤来，问：“据说你这样做了，是真的吗？”

“是真的，尊者。”他回答。

“跋拉夺迦，你为什么这样做？”把长老责备一番后，命人把那钵打碎，做成眼药粉给众比库，并为众弟子制定了不可[于在家人面前]施展神通的学处（《律藏·小品》.252）。

外道门听说了“据说沙门果德玛命人打碎了那钵，然后为众弟子制定了不可施展神通的学处”，[便商量：]“沙门果德玛的弟子即便是性命之因也不会违犯制定的学处，沙门果德玛也将守护它。现在我们得到机会了。”他们便在城市街道间行走发布公告：“我们为了守护自己之德，之前没有为了木钵向大众展示自己之德。沙门果德玛的弟子为了一个钵就向大众展示自己之德。沙门果德玛以自己之智命人打碎了钵，制定了学处，现在我们就要与他一起施展神通。”

宾比萨勒王听了该言论后，去到导师处[问：]“尊者，

据说您为众弟子制定了不可施展神通的学处？”

“是的，大王。”

“如今外道们说要与您一起施展神通，现在您怎么办？”

“他们施展的话，我也将施展，大王。”

“您不是制定了学处吗？”

“大王，我并非为自己制定的学处，那只是为我的弟子们制定的。”

“[您]所制定的戒律是给除您以外的其他人的，尊者？”

“那么，大王，在此我反问你：‘大王，那你国内是否有花园？’”

“有的，尊者。”

“大王，假如大众在你花园里吃芒果等，该怎么对他们？”

“惩罚，尊者。”

“那你能吃吗？”

“是，尊者，对我没有惩罚，我可以享用自己的财产。”

“大王，正如你的[王]令在三百由旬的国土内行使，自己的花园里吃芒果等没有惩罚，其他人则有，如此般，我的[威]令也在万亿轮围世界中行使，所制定的学处对自己没有违犯一说，对其他人则有。我将施展神通。”

外道们听说这话以后商讨道：“现在我们完了，据说沙门果德玛只是为弟子们制定的学处，不是给自己。据说他自己想要施展神通，我们该怎么办呢？”国王询问导师：“尊者，

您什么时候施展神通？”

“四个月后的阿沙黑月（āsāḷhi[169]）的满月日（阴历 6 月月圆日），大王。”

“您将在哪里施展呢，尊者？”

“沙瓦提城附近，大王。”

“为何导师要指定如此遥远的地方呢？”

“因为那里是一切诸佛施展大神通之处，以及也为了召集大众才指定远处。”外道们听了这些话后说：“据说四个月后，沙门果德玛会在沙瓦提施展神通，现在我们不能让他跑了，我们要一路跟随，大众看到我们后会问‘这是怎么回事？’然后我们就对他说：‘我们曾说要和沙门果德玛一起施展神通。他在逃跑，我们不让他逃跑，我们紧随其后。’”

导师在王舍城托钵后出来，外道们就在他后面出来，住在他出来后用餐之处。第二天在他住的地方用早餐。当人们问他们“这是怎么回事？”时，他们就用之前想好的方式回答。大众也[想着]“我们要看神通”而紧紧跟随。导师次第而行到达了沙瓦提城。外道们也和他一起到了，唆使信众后获得了十万[钱]，然后命人建造了一座稀有的大厅，用蓝莲花覆盖，“我们将在这里施展神通”[说完]坐下来。

高思勒巴谢那地王来到导师面前[说：]“尊者，外道们建造了一座大厅，我也要为您建造一座大厅。”

“够了，大王，我有建造大厅的人。”

“尊者，除了我还有谁能建造？”

“沙格天帝。”

---

169 有的地方作 āsāḷha。

“那么尊者，您将在哪里施展神通呢？”

“甘达芒果树下，大王。”

外道们听说“据说他将在芒果树下施展神通”后，通知自己的护持者，将一由旬范围之内的芒果树拔除扔到森林里，哪怕是当天才长出来的芒果苗。导师在阿沙黑月的满月日进入到城里。国王一个名叫甘达（Kaṇḍa）的守园人看到一个带酸味的篮子里有一个很大的熟芒果，他将被它的气味、味道[所吸引]而围绕它到处飞的乌鸦赶走，为了给国王吃将其带着出发时，半路上看到了导师，他心想：“国王吃了这个芒果后可能会给我八个或十六个咖哈巴那（钱币），那不够我一生的生计。然而如果我将这个给导师的话，它必定将是我长久的利益。”

他就将这个成熟的芒果献给导师。导师看着阿难长老，长老便把四天王供养导师的钵拿出来，放在他手上。导师将钵送上前接过那成熟的芒果，然后示意他想坐在那里。长老敷展好袈裟给[导师]。当导师坐在那的时候，长老过滤了水，将芒果压榨，做成果汁给了[导师]。

导师喝完芒果汁便对甘达说：“就在这里刨土把这个芒果种子种下吧。”他如此照做了。导师在它上面洗了手。就当[导师]洗完手时，一棵树干有犁头大小，高五十肘的芒果树长起来了，它有五个五十肘长的大枝，四个方向各一个，往上一个。它当即就被花果所覆盖，处处都是一簇簇成熟的芒果。后来的比库们吃了熟芒果，然后就离开了。

国王听说了“据说长了一棵这样的芒果树”，便设置了看守：“不要让任何人砍伐它。”由于它是甘达所种下的因

此就得名为“甘达芒果树”。一些醉汉也吃了芒果，然后说：“嘿，邪恶的外道们[听说]‘据说沙门果德玛要在甘达芒果树下施展神通’你们就把一由旬内，连当天长出来的芒果苗也[不例外]都拔除了。这才是甘达芒果树。”说完用吃剩的芒果种子打他们。

沙格[天帝]命令风云天子：“将外道们的大厅用风拔起丢在粪地里。”他如此照做了。太阳天子也接受到命令：“降下太阳曼陀罗，烧着[它]。”他照做了。再次命令风云天子：“起旋风！”当他这么做时，外道们汗流浃背的身上撒上了一层尘垢。他们就像红土块一般。雨[天子]也收到命令：“降下大[雨]滴！”他如此照做了。然后他们的身体犹如有斑点的母牛一般。尼乾陀他们感到羞愧，面面相觑都跑了。在他们这样逃跑时，普南那咖萨巴（Purāṇakassapa）[170]的一个农夫护持者[心想：]“现在是我的圣尊们显示神通的时候了，我要去看神通[表演]。”他将牛放了，拿着早上带来装粥的壶和绳子前往时，看到了那样逃跑的普南那，[他问道：]“尊者，现在我[怀着想法]‘我要看圣尊们的神通[表演]’而来，你们去哪里呢？”

“神通对你有什么意义？把这水壶和绳子给[我]。”他带上农夫给的水壶和绳子去了河边，用绳子将壶绑在自己的脖子上，羞愧得什么也没说就沉入了河中，冒出水泡，死了，投生到了无间地狱[171]。

沙格[天帝]在空中建造了宝石经行道，它的一端在轮围

[170] 六师外道之一。

[171] 他是持无作业论的邪见者，因此死后投生在了无间地狱。

界的东方边缘，一端在轮围界的西方边缘。当[站满]三十六由旬的人群聚集起来，日影变长时（午后），导师[寻思]“现在是施展神通之时了”，便从香室出来，站在前面。这时一位具备神通名为“主妇”的三果近事女，她走近导师说：“尊者，有像我这样的女儿在，就不用劳烦您了，我将施展神通。”

“你将如何施展呢，主妇？”

“尊者，我将某处轮围界内部大地变为水，犹如水鸟一般潜入，然后在轮围界东方边界处现身，如此在轮围界的西方、北方、南方[现身]，如此在[轮围界]中间[现身]。当大众看到我后说‘那是谁？’时，[其他人]将会说‘她名叫主妇，那只是一个女[弟子]的威力，那佛陀的威力将会是什么样子呢？’这样外道们将会连看都没看您就逃跑掉。”

这时导师对她说：“主妇，我知道你能够施展这样的神通，然而这聚会不是针对你而起的。”然后拒绝了。

“导师没有准许我，一定是还有其他人能施展比我更胜一筹的神通。”她[这样想]，然后站在一旁。导师则心想：“像这样，[众弟子]他们的德行也将众所周知。像这样他将在三十六由旬的大众中做狮子吼。”便也问其他人：“你们将施展什么样的神通呢？”他们就站在导师面前做狮子吼：“将施展如此般与如此般的[神通]，尊者。”

据说他们当中的小给孤独（Cūḷa anāthapiṇḍika）心想“有像我这样的不来近事男儿子在，不劳烦导师”，便说：“尊者，我将施展神通。”[导师]问道：“你将怎么施展？”

“尊者，我先化身为十二由旬大的梵天身，然后在这集

会中以下大雨时打雷般的声音，以所谓梵天击掌[172]而击掌。大众问：‘那是什么声音？’［会有人］说：‘据说是小给孤独的梵天击掌之声。’外道们［会说：］‘小给孤独有如此的威力，那佛陀的威力会是什么样子？’他们将会连看都没看您就逃跑掉。”

“我知道你的威力。”导师也对他这样说，没有同意［他］施展神通。

然后一位证得无碍解的七岁沙玛内莉，据说名叫吉拉（Cīrā），她礼敬导师后，说：“尊者，我将施展神通。”

“你将怎么施展呢，吉拉？”

“尊者，我将把须弥山（Sineru）、轮围山（Cakkavāḷapabbata）以及喜马拉雅山（Himavanta）运来，依次放在这个地方，然后我将像天鹅一般从这些地方离去，无执着而行。大众看到我后问：‘这是谁？’［有人会］说：‘是吉拉沙玛内莉。’外道们［会认为：］‘七岁的沙玛内莉有如此的威力，那佛陀的威力会是什么样子？’他们将会连看都没看您就逃跑掉。”应知道从她开始其他人也以［上面］已经提到的这样的话［向佛陀进行了请求］。跋葛瓦也对他们说“我知道你的威力”，没有准许［他们］施展神通。

然后一个证得无碍解的阿拉汉，名叫准德（Cunda）的七岁沙玛内拉，他礼敬了导师，说：“跋葛瓦，我将施展神通。”然后［导师］问：“你要怎么施展？”他回答：“尊者，我将抓住象征瞻部洲的大瞻部（莲雾）树的树干，晃动它，获

[172] 梵天一只手横在胸前用手掌拍打另一只手的肘部。

取莲雾果，给这里的会众吃，并带来昼度树[173]花礼敬您。”导师[说：]“我知道你的威力。”拒绝了他施展神通。

这时莲花色长老尼礼敬了导师，说：“尊者，我将施展神通。”当被问及“你将怎么施展？”时，她说：“尊者，我先显示四周十二由旬的随从，其周围被[这里]三十六由旬的会众所围绕，然后[我]将化作轮围界之王前来礼敬您。”导师[说：]“我知道你的威力了。”也拒绝了她来施展神通。

然后马哈摩嘎喇那长老礼敬跋葛瓦后说：“尊者，我将施展神通。”[导师]问：“你将怎么施展？”他说：“尊者，我将把须弥山王置于牙间，然后像豆子、芥菜籽一样咀嚼。”

“你还施展其他的吗？”

“我将把这大地像垫子一样卷起来，然后放在指间。”

“你还将施展其他的吗？”

“我会像陶工的轮子一样转动大地，然后给大众吃地味（大地中的营养素）。”

“你还将施展其他的吗？”

“我将把大地放在左手，然后用右手把这些众生放到另一个洲。”

“你还将施展其他的吗？”

“我将把须弥山做成伞柄一样，然后把大地举起来放在它上面，就像手持伞的比库一样，一只手拿着它在空中经行。”导师说：“我知道你的威力。”也拒绝了他来施展神通。他[寻思着：]“我想导师知道谁能施展比我更胜一筹的神

[173] 三十三天的一棵树。

通。”然后站在一旁。

这时导师对他说：“摩嘎喇那，这聚会不是针对你起的。我的责任与众不同，没有其他人可以背负我的重担。现在我有能力承担这个负担，这并非不可思议。在我投生为畜生时，也没有别人能够替我承担我的负担。”

“什么时候呢，尊者？”在长老的询问下，[导师]说出了过去之事：

“随彼负载重，随彼路泥泞，
一旦阿黑轭，它将重负载。”

讲解了这《黑公牛本生》[174]（Kaṇhajātaka[175]《本生》1.1.29）后，又就该事讲述了：

“应仅说爱语，切勿出恶言，
口说爱语者，[牛]负其重荷，
彼既得财富，且因此快乐。”

广开讲述了这《欢喜满本生》[176]（Nandivisālajātaka，

---

[174] 在此本生中（本生第 29 篇），菩萨投生为一头黑牛，被一老妪（后来的莲花色）视如儿子般养大，然而老妪贫困，菩萨便寻找机缘欲做工赚取费用报答老妪。一天一商队首领子带着五百辆牛车来到一不平之地，他的牛群不能拉车通过，所有车连接到一起也不能通过。商队首领子为一识牛之人，见到菩萨知道它可以牵引众车通过。于是与菩萨商议以一千金为酬帮其车乘通过此地。菩萨以一己之力一次令五百车全都通过，带着一千金回到家中给了老妪。

[175] 法句义注里是 kaṇhausabhajātaka，但本生里是 Kaṇhajātaka。

[176] 在此本生中（本生第 28 篇），菩萨是一头名为欢喜满的牛，被一婆罗门视如儿子般养大，身有大力。于是它想要用自己的身力报答婆罗门，它便告诉婆罗

《本生》1.1.28）。说完后导师登上宝石经行道，东方有十二由旬[177]的会众，同样地，西方、北方和南方[也都有十二由旬的会众]。

跋葛瓦就在二十四由旬的会众中间施展了双神变。根据巴利这[双神变]应如此被了知（《无碍解道》1.116）：什么是如来的双神变智？在此如来施展不与弟子共的双神变，从上身生火焰，从下身生流水；从下身生火焰，从上身生流水；从身体前面[生火焰]，从身体后面[生流水]；从身体后面……，从身体前面……；从右眼[生火焰]，从左眼[生流水]；从左眼……，从右眼……；从右耳……，从左耳……；从左耳……，从右耳……；从右鼻孔……，从左鼻孔……；从左鼻孔……，从右鼻孔……；从右肩……，从左肩……；从左肩……，从右肩……；从右手……，从左手……；从左手……，从右手……；从右肋……，从左肋……；从左肋……，从右肋……；从右脚……，从左脚……；从左脚……，从右脚……；从每根手指……，从指间……；从指

门，让他和一位财主打赌，说自己的牛可以拉动一百辆车，赌一千金。那天婆罗门用砂石装满一百车，排成一列绑在一起，然后让牛站在最前面套上车轭，然后婆罗门举起刺棒喊道："走！欺瞒者！运！欺瞒者！"菩萨听到他如此称呼自己，心中不乐，于是驻足不前。婆罗门便输掉了一千金，回家忧愁而卧。于是菩萨告诉他自己不动的原因，让他再次和财主打赌，赌注两千金，不要再以"欺瞒者"称呼自己。于是第二次婆罗门对它说："走！贤者！运！贤者！"菩萨便一次拉动一百辆车为婆罗门赢得了两千金。

[177] 应该是十八由旬才对，前面有提到整个会众有三十六由旬。

间……，从每根手指……；从每个毛孔生火焰，从每根汗毛生流水；从每根汗毛生火焰，从每个毛孔生流水；有六种色彩：青色、黄色、红色、白色、深红、极光亮。跋葛瓦经行时，化佛在站立、坐着、躺卧……化佛躺卧，跋葛瓦经行、站立、坐着。这就是如来的双神变智。跋葛瓦在那经行道上经行后施展了此神通。

他通过火遍等至（定）的力量从上身生火焰，通过水遍等至的力量从下身生流水。然而所说的“从上身、从下身”是为了显示“非从生流水之处生火焰，非从生火焰之处生流水”，[其余]所有的句子都是这样的方式。火焰与那流水不相混杂，同样流水不与火焰[混杂]。据说这两者都上升至梵天界然后再跌落至轮围界的边缘。所说“六种颜色”是他的六色光芒犹如从壶中倾泻出金水一般，如同从机器中排出的金溶液一般，从一个轮围界内部上升，触达梵天界，然后掉转，被轮围界的边缘接住。一个轮围界内部就如同一栋椽木弯曲的菩提屋，全然光亮。

这一天导师经行完，施展神通期间还时不时向大众宣说佛法。宣说[佛法]时没有让大众无法休息，给与了他们休息的机会。那时大众都鼓掌欢呼，在那鼓掌欢呼兴起之时，导师观察那么多会众的心，一个个以十六种行相[178]而了知[他们]心的状态。诸佛的心是如此迅速地运转。凡信悦于什么法和什么样的神通者，[导师]就根据他们的志趣而说法，及施展神通。在如此宣说佛法和施展神通时，大众领会了佛法。

---

[178] 有贪心、离贪心、有嗔心、离嗔心、有痴心、离痴心、昏沉心、散乱心、广大心、不广大心、有上心、无上心、有定心、无定心、解脱心、不解脱心。

导师在该会众中没看到有其他人能够领会自己的心意并提出问题的，于是便创造了一个化佛。他提问导师解答，导师提问他解答。

在跋葛瓦经行时，化佛就做站立等其他事，在化佛经行时，跋葛瓦则做站立等其他事。为了显示此义，说了“化[佛]经行”等语。看到导师如此施展神通，听了讲法后，那会众中有两亿生命领悟了法。

当导师施展神通时，他思索：“过去诸佛施展完此神通后在哪里度过雨安居呢？”然后看到了“前往三十三天[过]雨安居，然后为母亲讲解阿毗达摩藏。”然后他抬起一只脚踏在持双山顶（Yugandhara），再抬起另一只脚踏在须弥山顶。如此六百八十万由旬[远]的地方，三脚两步就到了。不要认为导师是延长了他的脚而后行走。实则是在他脚抬起来时，那些山来到他的脚下接住[他的脚]，在导师踏在[那些山上]时，诸山升起并住立在它们各自[原来]的位置。

沙格[天帝]看到导师后心想：“导师想在橙毯石座上度过这雨安居，众多天神将护持。然而若导师在那里入雨安居，其他诸天都没法用手指出[他所在之处]。这橙毯石座有六十由旬长，五十由旬宽，十五由旬高，导师即便坐上去也将空空如也。”导师得知了他的心意，便抛出自己的桑喀帝覆盖住石座。沙格寻思：“袈裟抛出后覆盖住了[座位]，但[导师]自身将只坐一点点地方。”导师得知了他的心意，就像一个身穿巨大尘堆衣者坐在矮凳上一般，将袈裟罩住橙毯石座而坐下。

大众则在此时寻找导师，但没有看到他，就如月亮落山

了，太阳落山了一般。大众悲叹地说出此偈：

彼至心峰给拉萨[179]，亦或已达持双山？

我等不见正觉佛，世间长者人中牛。

其他人则[认为]："导师乐远离，他一定是羞于'我对如此的会众施展了如此般的神通'去了其他国度或地区，我们现在肯定是看不到他了。"他们悲叹地诵出此偈：

喜乐远离之贤者，不再来于此世间，

我等不见正觉佛，世间长者人中牛。

他们问马哈摩嘎喇那："尊者，导师在哪里？"虽然他自己知道，但怀着"愿其他人之德也为人所知"的意图说道："你们问阿努儒达吧。"他们便如此向长老询问："尊者，导师在哪里？"

"为了给母亲说阿毗达摩藏，去三十三天橙毯石座上入了雨安居。"

"他什么时候回来呢，尊者？"

"三个月讲完阿毗达摩藏后的大邀请日。"

"没看到导师我们就不走。"他们便在那里安营寨在了。据说他们就[住于]露天。他们这么多人，[但]看不到身体排泄物，[因为]大地裂开吞没了，整个地面都很干净。导师一开始就交代了摩嘎喇那长老："摩嘎喇那，你要给这些会众讲法，小给孤独将提供食物。"

因此在那三个月里小给孤独就给那些会众提供了滋身的粥饭、副食、槟榔、油、香、花和装饰品，摩嘎喇那给他们讲法，回答了前来观看神通者的提问。导师则为了给母亲讲解阿毗达摩，在一万个轮围界的诸天的围绕下，在橙毯石座

[179] 心峰（Cittakūṭa）、给拉萨（Kelāsa）都是喜马拉雅山中的山名。

上入了雨安居。因此说：

“于三十三天，当佛至上人，
住于昼度树，橙毯石座上，
十方世界中，聚集之诸天，
敬奉正觉佛，住立诸山顶，
天人中无谁，如佛般辉耀，
超越一切天，正觉佛辉耀。”

（《饿鬼事》317-319）

[导师]如此坐着，以自己身体的荣光超越了诸天，他的母亲从喜足天天宫前来坐在了他的右侧。天子因达咖（Indaka）也前来坐在了右侧。安估若（Aṅkura）坐在左侧，当有大威力的诸天聚集起来时，他[不得不]离开，然后在十二由旬远的地方获得了位置，因达咖则坐在原处。

导师看了两者后，想让[大家]知道在他自己的教法中供养应受供养者的大果报，他这么说：“安估若，你在长达一万年的时间里，建造了十二由旬的灶台做了大布施。如今[你]来到我的集会，在十二由旬处获得了位置，这是什么原因呢？”说完，又说了此[偈颂]：

“正觉之佛陀，顾视安估若，
以及因达咖，为赞应供者，
讲述如下语：”

“安估若长期，你行大布施，
坐得如此远，请来我跟前。”

（《饿鬼事》321-322）

该声音传到了地面，全部的会众都听到了。所说如：

“经觉者鼓励，安估若说此：
我所施何益？应施属徒劳？
亚卡因达咖，所施为少许，
光辉胜于我，如月处星辰。”

（《饿鬼事》323-324）

在这里，“施”（dajjā）[180][意思]是“布施了”（datvā）。这样说完后，导师对因达咖说：“因达咖，你坐在我的右侧，为什么你没有离去而[能一直]坐着？”

“尊者，犹如在肥沃的土地上播下少量种子的农人一般，我获得了具应供[之德]者。”为说明应供[一事]，他说：

“如于贫瘠地，即便播多种，
果实不丰盛，农人不悦意，
如是施众多，给予恶戒者，
果报不丰厚，施主不悦意。
如同于沃土，虽播少许种，
水流善灌溉，果实悦农意，
如是于诸等，持戒具德士，
虽做少许事，该福大果报。”

（《饿鬼事》325-328）

---

[180] 所施为少许（dajjā dānaṃ parittakaṃ），这句里面的“dajjā”不常见，因此义注在这里专门解释这个词其实就是“datvā”。

那他（因达咖）过去曾做了什么呢？据说他在阿努儒达长老入村托钵时，给了他一勺自己所带的钵食。那时他[所做]的福德产生了比安估若一万年间建造延绵十二由旬的灶台做布施更大的果报。因此他如是说。他这样说完，导师[说]："安估若，布施应审视而施，如此犹如在那肥沃的土地上播种有大果报。而你没有这样做，因此你的布施没有产生大果报。"为彰显此义[又说了]：

"布施应审视，施何大果报，
审视而布施，善至所称赞，
于此生命界，彼诸应供者，
于彼作布施，具有大果报，
犹如将种子，植于肥沃地。"

（《饿鬼事》329-330）

说完后，继续说法，诵出此偈：

"杂草毁田地，贪欲毁于人，
故施离贪者，具有大果报。
杂草毁田地，瞋恨毁于人，
故施离瞋者，具有大果报。
杂草毁田地，愚痴毁于人，
故施离痴者，具有大果报。
杂草毁田地，希冀毁于人，
故施离冀者，具有大果报。"

开示结束时，安估若和因达咖都证得了入流果，开示也

给大众带来了利益。

然后导师在诸天的集会中坐着，开始为母亲讲述关于“善法、不善法、无记法”的阿毗达摩藏。如此在三个月中没有间断地说了阿毗达摩藏。在讲解过程中，到了托钵时候便创造一尊化佛[令其]“到我回来时讲这么多法”，然后前往喜马拉雅，嚼了槟榔树齿木并在阿耨达湖中洗了脸，从北俱卢[洲]持来钵食坐在大娑罗树旁用餐。沙利子长老去到那里，履行对导师的义务。导师用餐过后，[对沙利子长老说]：“沙利子，今天我讲解了这么多的法，你跟你自己的弟子比库们讲吧。”为长老讲解了[那些法]。

据说有五百个良家子因双神变而生起信心，在长老面前出家了。[导师]是针对他们，而对长老这么说的。说完就去了天界，从化佛讲完之处开始亲自说法。长老也去给那些比库们讲法。在导师还住在天界期间他们就成为了持七论者。

据说他们在咖萨巴佛时期是小蝙蝠，他们挂在一个山洞时，有两个长老经行完在背诵阿毗达摩，它们听了那声音便取了那声音之相。它们不知道“这些是蕴，这些是界”，仅仅是抓取那声音之相，在那里死去投生到了天界，在两尊佛之间的时间里它们享受着天界的成就，从那里死去后投生在了沙瓦提城的诸家之中。因双神变生起净信而在长老面前出家，成为了最先诵持七论者。导师也这样讲了三个月的阿毗达摩。讲法结束时有八千亿天神领悟了法，马哈玛雅（Mahāmāya，摩耶夫人）证得了入流果。

那三十六由旬的会众[意识到]“距今七天后是大邀请日”，他们走近马哈摩嘎喇那长老，说：“尊者，应知道导师下来的日子，我们不见到导师是不会走的。”具寿马哈摩嘎喇

那听了这话后说："好的，贤友。"就在该处他潜入地中去到须弥山山脚，然后决意"让人们看到我上去"，他就像点缀着摩尼宝珠的红色毛毯一般，外表引人注目，在须弥山中上升。人们则看着他"上升了一由旬，上升了两由旬"。长老则上去后以头顶礼导师之足，这样说："尊者，会众想看了您才走，您将在什么时候下去？"

"摩嘎喇那，你的长兄沙利子在哪里？"

"尊者，他在桑咖萨城（Saṅkassa）入了雨安居。"

"马哈摩嘎喇那，我将在七天后大邀请日下降在桑咖萨城的城门口，想见我的就去那里。从沙瓦提到桑咖萨城门有三十由旬，这么远的路途中没有食物，你告诉他们'持守伍波思特，你们就像去旁边寺院听法一样来吧'。"

长老[说]："好的，尊者。"前去如此告知了。导师出了雨安居，自恣过后对沙格说："大王，我将踏上去往人间的旅途。"沙格建造了黄金的、宝石的、白银的三个阶梯。它们的末端建在桑咖萨城的城门口，顶端则在须弥山顶。它们当中右边的金制阶梯上是给诸天的，左边银制阶梯上是给大梵诸天的，中间的宝石阶梯上是给如来的。

在天神降临时，导师也站在须弥山顶，施展了双神变，然后往上看，直到诸梵天界都一览无遗，他往下看，直到无间地狱都一览无遗，他往四方、四随方看，数十万的轮围界一览无遗。诸天看见人类，人类也看见诸天，所有一切都面对面看见。跋葛瓦放出六色光芒。那一天，看到佛陀荣光的三十六由旬的会众无一不发愿成佛。诸天从金阶梯下来，大梵天从银阶梯下来，正自觉者从宝石阶梯下来。甘塔拔（乾

阏婆）天子五髻（Pañcasikha）拿着一把淡黄色的琵琶站在右侧，以甘塔拔悦耳的天界琴音向导师致敬着下来。车夫马答厘（Mātali）站在左边，拿着天界的香、花环、花向导师致敬后下来。大梵天举着伞，苏亚马（Suyāma，夜摩天主）拿着[牦牛]尾扇。导师和这些随从一起下来，站在了桑咖萨城门口。沙利子长老也来了，礼敬了导师。由于沙利子长老之前没有见过导师以如此的佛陀之荣光降临，因此他：

“我前所未见，亦未从人闻，
如是妙语师，喜足天[181]而来。”

（《经集》第961偈，《大义释》第190偈）

说了这些[偈颂]表达了自己的喜悦，然后说：“尊者，现在所有的人天都渴望[成为]您，发愿[成为]您。”这时导师对他说：“沙利子，具足如此之德的佛陀自受人天喜爱。”然后讲法诵出此偈：

181.

Ye jhānapasutā dhīrā, nekkhammūpasame ratā;
Devāpi tesaṃ pihayanti, sambuddhānaṃ satīmataṃ.

乐禅修贤者，喜出离寂止；
天人亦爱彼，正念正觉者。

在此[偈颂中]，“彼乐于禅修者”（Ye jhānapasutā），即在禅思于相（观）与禅思于所缘（止）这两种禅上通过转

---

[181] 佛陀此时是从三十三天下来，根据《大义释》这里的“从喜足天而来”指的是导师此生是从喜足天投生到人间的。

向、入[禅]、住[于禅]、出[禅]、省察而实践、从事[禅修]的人。

“喜出离寂止”（nekkhammūpasame ratā）不要认为这里是指出家的出离，而是说喜烦恼寂止的涅槃。

“天神也”（Devāpi）即天人和人都喜爱他们，想要[成为]他们。

“具念者”（satīmataṃ）即对具备如此之德的那些具念的正自觉者，他们（其他见之者）渴望、想要成佛“啊，我们要成佛！”。[以上]是[此偈]的含义。

开示结束时，多达三亿的[生命]了解了法，与长老同住的五百比库证得了阿拉汉。

据说所有的佛陀都是在施展完双神变后在天界度过雨安居，然后下降在桑咖萨城门口。在该处[佛陀]右脚站立之处是名为不动佛塔的地方。导师站在该处，询问了关于凡夫境界的问题，凡夫们回答了自己境界内的提问，然后对于入流者境界的提问无法回答。像这样从入流者开始对一来者等境界[内的提问]不能作答，其他的大弟子对马哈摩嘎喇那境界[内的提问]不能作答，马哈摩嘎喇那对沙利子境界[内的提问]不能作答，沙利子对佛陀境界[内的提问]不能作答。他从东方开始看向所有的方向，所有的地方都一览无遗了。往上直至梵天界，下至地面的八方的天与人，以及亚卡、龙、金翅鸟，合掌说道：“尊者，此问题无人能答，请就此探究吧。”佛陀令沙利子困惑[的提问]：什么是此

“于法解悟者（指阿拉汉），

及此众有学，彼等之行止，

我请问智者，阁下请回答。”

（《经集》第 1044 偈《小义释》阿耆多学童所问第 7 偈）

[导师知道]：听了此佛陀领域之提问，他对于问题无疑是[关于]“导师问我到达有学、无学的行道”，然而对于要从蕴等哪一个作为入手处来讲解此行道‘我不能把握住导师的意图’他对我的意图有疑惑，我不给出[讲解的]方式的话他是不能讲解的，我将告诉他[讲解的]方式。为了告知[讲解的]方式，[导师]说：“沙利子，你理解‘此众生’了吗？”据说他[导师]是这样想的：“沙利子把握住我的意图后，将根据蕴而讲解。”当告知了[讲解的]方式，长老便理解了该问题的一百种、一千种、十万种[讲解的]方式。他立足于导师给的[讲解]方式，解答了该问题。

据说除了正自觉者外其他没有谁能达到沙利子长老的智慧。因此长老站在导师前，然后做狮子吼：“尊者，即便是全世界都下着雨，我也能计算并写出‘这么多滴落在大海里，这么多滴落在地上，这么多滴落在山上’。”导师也对他说：“沙利子，我知道[你]能计算出。”没有谁与具寿同等智慧者，因此他说：

恒河沙尽，大海水尽，

地面尘尽，我智无尽。

这说的是：尊者，具足智慧的世界之怙主，如果我每回答一个问题就投出一粒沙或一滴水或一粒尘，对于诸提问以百[种]、千[种]、十万[种方式]回答，将恒河里的沙子等在每个[回答]时投出，恒河之沙等迅速将尽，而我答问无尽。

如此大智慧的比库对于佛陀境界内的提问也不见其首尾，立足于导师给出的[解答]方式后才解答提问。

听闻此后，比库们生起了谈论："那所提之问，一切人都不能作答，唯有法将沙利子一人作答。"导师听到该谈论后，说："并非仅如今沙利子回答了大众都答不上来的问题，过去他也解答了[这样的问题]。"然后为了说出过去之事[182]：

"超千人来集，无智哭百年；
不如一智者，可解所说义。"

（《本生》1.1.99）

广开讲解了此本生。

第二、从天而降的故事[终]。

[182] 在此本生中（本生第 99 篇，Parosahassajātaka，《超千本生》），菩萨是一名成就禅定、神通的出家仙人，有五百弟子。在一个雨季里他的大弟子（后来的沙利子尊者）带着一半弟子外出了。这时菩萨寿命终尽，临终时，身边弟子们问他有何成就，他回答"什么也没有"，然后便投生到了光音天。据说菩萨即便成就了无色界定也不会投生无色界天。于是弟子们便以为他们的老师什么成就也没有，在火葬场未对他作敬奉。当大弟子回来得知老师已逝，便问其他人有没有问老师的成就，当大家告知后，他告诉大家老师并非什么成就也没有，而是成就了无所有处定。大家对此并不相信，于是菩萨从梵天界下来站在空中用以下这首偈颂赞叹他的大弟子之智。

3. 香蒲叶龙王的故事

Erakapattanāgarājavatthu

“得获人身难……”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巴拉纳西附近的七师利沙树下时，就香蒲叶龙王（Erakapattanāgarāja）而说的。

据说他过去在咖萨巴佛教法中是一位年轻的比库，[一天]在恒河中登上一条船，然后在[船]行驶时他抓住了一丛香蒲中的一片叶子，在船快速行驶时也没有松手，弄断了一香蒲叶子走了。他[认为]“这是一小事”没有忏罪便住在森林里修行了两万年。临终时仿佛有一香蒲叶子缠住了他的脖子，他想要忏罪但没有看到其他的比库，便生起追悔“我的戒不清净”，从那里死后投生成为了一[躯干有]独木舟那么大的龙王，就名为香蒲叶[龙王]。

它一投生就看到自身，然后[想到]“我修了这么长时间的沙门法，投生成了吃青蛙的畜生”，充满了忧伤。后来它有了一个女儿，然后在恒河中的一片水域抬起它巨大的头冠，将女儿放在上面，让她唱歌跳舞。据说它是这样想的：“通过这样的方式，如今当有佛出世的话，我将得闻他出现[的消息]。若有谁[正确]与我对歌（用歌声回应歌的内容），我将把许多龙界的财宝连同女儿给他。”它每半个月的伍波思特日就将它女儿放在头冠上。她就站在那里跳舞，唱这首歌：

于何统摄称为王？

王于何行统治？

如何为清净？

如何称愚人？

整个瞻部洲的居民[想着]“我们要获取龙女”纷纷前去依据各自的智力进行对歌。他们都被它拒绝了。她这样每半个月站在[父亲]头冠上歌唱，一直度过了两尊佛[出世]的间隔。后来我们的导师出现于世，一天早晨在他观察世界时一开始看到香蒲叶[龙王]然后是名为伍达拉（Uttara）的一年轻人进入了他的智网，他思维“将会发生什么呢？”，然后看到“今天是香蒲叶[龙王]将女儿放在头冠上跳舞的日子，那位伍达拉年轻人在获得我教给他回应的歌后将成为入流者，然后将带着歌去到龙王处。它听了那[歌]后知道‘佛陀出世了’就将来我这里，我将在它到来时向广大会众诵说偈颂，偈颂结束时将有八万四千生命领悟了法。”

他便去到了那里，在离巴拉纳西不远有七棵师利沙树，他在其中一棵的树下坐下。

瞻部洲的居民带着回应的歌聚集在一起，导师看到了不远处走着的年轻人伍达拉，便说：“你过来，伍达拉。”

“什么事，尊者？”

“你先过来这里。”

他便前往礼敬了[导师]，然后坐下，[导师]问道：“你要去哪里？”

“香蒲叶[龙王]女儿唱歌的地方。”

“那你知道回应的歌吗？”

“我知道，尊者。”

“那你说说看。”

然后他将其以自己理解的方式说出来时，[导师对他

说：]“伍达拉，那不是对答的歌，我将告诉你对答的歌，你记住它去吧。”

“好的，尊者。”

导师便对他说：伍达拉，当龙女唱时，你就用这歌进行回应：

都摄六根是为王，喜欲者为王统治，

无欲无求为清净，求欲者称为愚人。

龙女的歌曲含义是：

“于何统摄称为王？”：统摄了什么名为王？

“王于何行统治？”：国王如何行使统治权？

“如何为清净？”：该王如何才名为清净者？

对答的歌的含义是：

“统摄六门名为王”：谁统摄了六门，一个门也不被色等所打败，是人名为王。

“求欲者为王所统治”：谁对那些感官目标喜爱，他就是为王所统治的求欲者。

“无欲者……”：不喜欲望者则名为清净者。

“喜欲者……”：喜欲望者称为愚人。

导师教给他这对答的歌后，[又对他说：]伍达拉，当你唱这首歌时，她将用下面这首歌来回应[你的]这首歌：

愚人被何而冲走？智者如何摈弃？

如何离轭？请答我之问。

然后你唱这个歌回复她：

愚人被洪流冲走，智者摈弃诸轭。

卸下一切轭，是名为离轭。

它的意思是：愚人被欲流等四种洪流冲走，智者结合正

精进而将彼洪流摈弃。他将所有欲轭等卸下称为离轭。

伍达拉一记下这回应之歌就证得了入流果。他成为了入流者，带着那偈颂前去了，说："嘿，我带来了对答的歌，请给我让路。"然后踩过密密麻麻站着的人群的膝盖而前行。龙女正站在父亲的头冠上跳舞，唱歌："于何统摄称为王？"伍达拉便唱出了回应的歌："统摄六门名为王。"龙女又对他的歌回唱："[愚人]被何而冲走？"在她唱歌回应时伍达拉便说了这首偈颂："[愚人]被洪流冲走。"

龙王一听到这个就知道佛陀出世了，[它心想：]"我在两尊佛的期间都没有听到过这样的语句，世间一定是有佛出世了。"它满心欢喜地用龙尾拍打着水，兴起了大浪，冲跨了两岸。这边和那边乌洒把（Usabha）[183]这么大地方的人掉进了水里。它将这么多的人放置在它的头冠上，举起放到陆地上。它走近伍达拉问道："先生，导师在哪里？"

"坐在一棵树下，大王。"

它[说：]"来吧，先生，我们去吧。"它和伍达拉一起前往了。大众也和它一起去了。龙王前去后，进入到六色光芒中，礼敬了导师，然后站在一旁哭泣。导师便对它说："这是怎么了，大王？"

"尊者，我曾是一位如您般的佛陀的弟子，修习了两万年的沙门法，那沙门法也没有能够令我出离于[结生]，由于弄断了一小小的香蒲叶，获得了恶趣结生，投生在了以腹爬行者（龙、蛇）之所，在一个两佛之间隔中一次人身也没有

[183] 140肘的长度。

得到，未曾听闻正法，未见如您般的佛陀。”导师听了它的讲述后说：“大王，人身难得，同样的得闻正法[难]，同样的佛世[难遇]，这是要通过辛劳才获得的。”然后讲说佛法，诵出此偈：

182.

Kiccho manussapaṭilābho, kicchaṃ maccāna jīvitaṃ;

Kicchaṃ saddhammassavanaṃ, kiccho buddhānamuppādo.

得获人身难，必死生命难；

得闻正法难，诸佛出世难。

该[偈颂的]含义是，由于是通过巨大的努力、大量的善业获得的，因此说得人身困难、稀有。

要不停地做耕种等事才能维持生计，故而短暂且必死无疑的生命的生活也是困难的。即便许多劫也难遇到一个说法者，因此得闻正法也难。经过大量的努力成功发愿且圆满了愿的[佛陀]是数百亿劫也难出现的，所以诸佛出世也难，极其的难。

开示结束时，八万四千生命领悟了法。龙王也本应在那天获得入流果，然而它是畜生便没有获得。它在投生、换皮、深度睡眠、与同类交配、死亡这五种情形下会作为龙身而疲劳，当它没有这些疲劳时才能[化作]人形而行走。

第三、香蒲叶龙王的故事[终]。

4. 阿难长老提问的故事

Ānandattherapañhavatthu

“诸恶莫做……”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阿难长老的提问而说的。

据说长老在日间[禅修]住处坐着时思维：“导师对于七佛的父母、寿长、菩提[树]、弟子集会、上首弟子集会、首要的护持弟子，这一切都有讲过，然而没有说过伍波思特。他们也如此[行]伍波思特呢，还是不同？”他走近导师就此询问。

由于那些佛陀[举行伍波思特]的时间不同，[但]教导没有差别。维巴西正自觉者每七年举行一次伍波思特，一天里给的教诫就足够[接下来的]七年了。西奇[佛]与韦沙菩[佛]每六年举行一次伍波思特，咖古三塔[佛]与果那嘎玛那[佛]每年[举行]，咖萨巴十力[佛]每六个月举行一次伍波思特，一天给予的教诫就足够[接下来的]六个月了。因此导师讲解了他们这时间上的差异后，“他们的教诫偈就是这个”，说完为了显示他们所有[佛]都是同样的伍波思特，宣说了此偈：

183.
Sabbapāpassa akaraṇaṃ, kusalassa upasampadā;
Sacittapariyodapanaṃ, etaṃ buddhāna sāsanaṃ.

诸恶莫做，众善奉行；
自净其意，此诸佛教。

184.
Khantī paramaṃ tapo titikkhā,
Nibbānaṃ paramaṃ vadanti buddhā;
Na hi pabbajito parūpaghātī,
Na samaṇo hoti paraṃ viheṭhayanto.

忍耐是最高苦行，诸佛称涅槃最上；
伤他实非出家人，恼他者不是沙门。

185.
Anūpavādo anūpaghāto, pātimokkhe ca saṃvaro;
Mattaññutā ca bhattasmiṃ, pantañca sayanāsanaṃ;
Adhicitte ca āyogo, etaṃ buddhāna sāsanaṃ.

不责不伤害，护巴帝摩卡；
饮食知适量，居住边远处；
致力增上心，此为诸佛教。

在此[偈颂中]，“一切恶”（Sabbapāpassa）是一切的不善业。“具足[诸善]”（upasampadā）是指对于从出家开始到阿拉汉道的诸善业，培育令生起以及圆满已经生起的。

“净化自心”（Sacittapariyodapanaṃ），净化自心的五盖。

“此诸佛教”（etaṃ buddhāna sāsanaṃ），一切的佛陀都如此告诫。

“忍耐……”（Khantī），那安忍即名为忍耐，这在此教法中是最高的苦行。

“诸佛称涅槃最上”（Nibbānaṃ paramaṃ vadanti buddhā），佛、独觉佛、随佛[觉悟者]，此三觉者都称涅槃

是最上的。

“非出家人”（Na hi pabbajito），用手等加害、恼害其他人的“伤人者”不名为出家人。

“非沙门”（Na samaṇo），同样地，恼害其他人者也不是沙门。

“不责备”（Anūpavādo），不责备也不指使其他人责备[他人]。

“不伤害”（anūpaghāto），不伤害也不指使其他人伤害[他人]。

“于巴帝摩卡”（pātimokkhe），最上首的戒。

“克制”（saṃvaro），禁制。

“知适量”（Mattaññutā），知量的情形就是知道限度。

“边远的”（panta），单独的。

“增上心”（Adhicitte），八定名为增上心。

“致力于”（āyogo），努力。

“此”（etaṃ），这是一切佛陀的教导。

这里的不责备是指语上的戒，不伤害是身的戒，“护巴帝摩卡”说的是戒，是指[护]巴帝摩卡戒和根律仪。“知适量”说的是活命清净以及资具依止戒，“边远的坐卧处”指有益的坐卧处。“增上心”是指八定。如此这首偈颂谈及了三学。

开示结束时，许多人证得了入流果等。

第四、阿难长老提问的故事[终]。

5. 烦心比库的故事

Anabhiratabhikkhuvatthu

“雨金钱……”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一个烦心比库而说的。

据说他在教法中出家获得了达上，“去某某地方学习[经文的]念诵”便被戒师派到那里去了。后来他父亲生病了。他[父亲]想见儿子了，没有找到能去叫他的人，由于担心儿子，他悲伤念叨着到了临终时刻，“你将这个作为我儿子的衣钵金”，把一百个咖哈巴那[钱币]放到小儿子手里后就死了。

小儿子在年轻[比库]回来时伏倒在他足下，边滚边哭：“尊者，父亲悲伤地念叨着你离世了，他把一百咖哈巴那[钱币]给到了我手里，我怎么处理它？”年轻[比库]拒绝了：“我不需要咖哈巴那[钱币]。”后来他寻思：“我为何在其他人家里托钵过活呢，靠那一百咖哈巴那[钱币]就足够生活了，我要还俗。”他被不乐所折磨，放弃了诵习[经典]和[修习]禅修业处，[外貌]像得了黄疸一般。

年轻的沙玛内拉便问他：“如今怎么了？”当他说“我烦躁”时，他们[将此事]告诉了老师和戒师。他们便把他带到导师处，告诉了导师[所发生的的事情]。导师问：“你确实烦躁吗？”

“是的，尊者。”他回答。

“为什么如此呢，你是有什么生活依靠吗？”

“是的，尊者。”

“你有什么？”

“一百个咖哈巴那[钱币]，尊者。”

“那你先从那里弄点砾石来，计算过后我们将知道‘这么多[钱]够不够过生活’。”他拿来了砾石。然后导师对他说：“饮食要留出五十[钱]，两头牛要四十[钱]，这么多用于种子、轭、犁、锄头、刀、斧。”这样计算[发现]那一百咖哈巴那不够。导师便对他说：“比库，你的钱很少，你如何依靠它们满足贪欲呢？过去[我]做转轮王，拍拍手就能在十二由旬的地方下齐腰深（本生中记载是齐膝深）的宝石雨，直到三十六位沙格[天帝]过世，做了这么长时间的天王，死时都没有满足贪欲就死去了。”在他的请求下[导师]说出了过去之事，详述了《真言王本生》[184]（Mandhātujātaka，《本生》1.3.22）：

“日月之所及，诸方皆照耀，

[184] 在此本生中（本生第 258 篇），菩萨是劫初一名叫真言王的转轮王，拥有七宝和四神通，一拍手就能令天降七宝齐膝深。他做童子游戏了八万四千年，又做了八万四千年的王储，接着做了八万四千年转轮王，寿命不可限量。然而这依旧不能令他的欲贪满足，于是他登上轮宝和随从前往四天王天，四天王以香、花迎接，让出统治权。他长久统治四天王天亦不能满足欲贪，于是去到三十三天。沙格天帝让出一半统治权，与他一同统治天界。沙格天帝三千六百万年的寿命终尽之后另一沙格天帝出现，如此经过三十六位沙格天帝，真言王依旧以人身在三十三天行统治。然而他的欲贪依旧不满足，生心欲杀沙格天帝独自行统治。然而贪爱为衰败之源，他因此显现出衰老，从天界堕落人间，不久即死去，留下遗言：真言王做转轮王统治了两千岛屿围绕的四大洲，又长久统治四天王天，又于三十六位沙格天帝的寿命期间统治了天界，贪欲未能满足。

地上诸生类，皆真言仆从。”

在这偈颂后又说了这两首偈颂：

186.
Na kahāpaṇavassena, titti kāmesu vijjati;
Appassādā dukkhā kāmā, iti viññāya paṇḍito.

即便雨金钱，诸欲不满足；
智者了知欲，乐少而苦多。

187.
Api dibbesu kāmesu, ratiṃ so nādhigacchati;
Taṇhakkhayarato hoti, sammāsambuddhasāvako.

即便于天欲，彼亦不希求；
正觉者弟子，乐于灭贪欲。

在此[偈颂中]，“雨金钱（咖哈巴那）”（kahāpaṇavassena），他（真言王）击掌后，就会下七宝雨，就是这里所谓的“雨金钱”。即便如此[他的]事欲、烦恼欲也不存在满足一说。贪欲是如此的难满足。“少量”（Appassādā），如梦一般的少许快乐。

“苦”（dukkhā）[185]，在“苦蕴”等[经]中[提到]，以即将到来的苦的力量，痛苦实甚多。

“了知此”（iti viññāya），了知了如此般的诸欲。

“即便于天界[诸欲]”（Api dibbesu），即便如具寿萨密谛（Samiddhi）一般被邀请以天界的欲乐，[正觉者弟子]也

[185] 另一种解释是：在诸苦蕴等中，以即将到来的苦的力量，痛苦实甚多。

不会对彼等欲乐生欢喜。

“乐于灭贪欲”（Taṇhakkhayarato），他只对阿拉汉境界与涅槃生喜乐，希求彼而住。

“正觉者弟子”（sammāsambuddhasāvako），通过听闻正觉佛所说法而“出生”的禅修比库。

开示结束时，该比库证得了入流果，开示也给在场的人们带来了利益。

第五、烦心比库的故事[终]。

6. 施火婆罗门的故事

Aggidattabrāhmaṇavatthu

“众人皈依……”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坐在沙堆上名为施火（Aggidatta）的高思勒国王的国师而说的。

据说他本是大高思勒[国王]的国师（巴谢那地父亲的国师）。当[国王的]父亲过世时，高思勒巴谢那地王[觉得]“[他是]我父亲的国师”，于是便恭敬地将他任命为该职位，在他前来侍奉自己时前往迎接，“老师，请坐这里”命人给他[与自己]同样的座位。国师心想：“这国王对我非常恭敬，然而诸王不会一直都有恭敬心。与相同年纪的[人]一起的王乐实为快乐，而我年老了，我应出家。”他请求国王同意他出家后，命人在城内鸣鼓而行，在七天内做布施将自己的一切财产散尽，然后他在外道中出家了。有一万人追随他而出家

了。他和他们一起在盎嘎国（Aṅga）、马嘎塔国（Magadha）、古卢国（Kururaṭṭha）境内住下了，并给予此教诫："伙伴们，当你们谁生起欲寻等时，就每人从河里运一袋沙倒在这里。"

"好的"他们同意了。在生起欲寻等时，他们就那样做。一段时间以后就有了一个大沙丘，一条名叫蛇伞（Ahichatto）的龙王占据了它。盎嘎和马嘎塔居民以及古卢国的居民每个月都用大量供养品供养他们。然后施火给他们这个教诫："你们皈依山，皈依森林，皈依园林，皈依树，如此你们将解脱一切苦。"他也用这个教诫教他自己的弟子。

菩萨也已经出家证得了正觉，这时正住在沙瓦提附近的揭德林。清晨他观察世间时，发现施火婆罗门和他的弟子们进入到自己的智网当中，知道"所有这些人都具备了证得阿拉汉的潜质"。傍晚时分[佛陀]对马哈摩嘎喇那说："摩嘎喇那，你有看到施火婆罗门让大众生不当之信吗？你去给他们教诫。"

"尊者，那有很多人，我一个人不能的。如果您也去的话将可行。"

"摩嘎喇那，我也会去。你先去。"

长老先行之时思维到："他们人多势众，如果我在他们所有人聚集之处说任何话，所有人都会群起[而攻之]。"他便用自己的[神通]力下起了倾盆大雨。他们在大雨下纷纷起来进入各自的草屋当中。长老站在施火婆罗门的草屋门口，喊："施火。"他听到长老的声音后[心想：]"在这个世界上没人能直呼我的名字的，是谁在喊我名字呢？"他便以顽固的慢心说："是谁？"

“是我，婆罗门。”

“你说什么？”

“请你告诉我一个今晚我可以在这住的地方。”

“这里没有住处了，一人一个草屋。”

“施火，人去往人处，牛去往牛处，出家人去往出家人处，别这样，给我一个住处。”

“那你是出家人？”

“是的，我是出家人。”

“如果是出家人，你的佉梨用具（khāribhaṇḍa）[186]在哪里？你有什么出家用具？”“我有[出家]用具，然而分别拿着它们到处走不方便，我就让好友拿着，然后我四处行脚，婆罗门。”

“你要拿着它再行脚。”他对长老生气了。

然后长老对他说：“施火，不要生我们的气，请告诉我一个住处。”

“这里没有[空余]住处。”

“那么谁住在那沙丘上？”

“一龙王。”

“你把那里给我吧。”

“不能给，这对它而言非同小可。”

“没关系，你就给我吧。”

“那你好自为之。”

长老朝沙丘走去。龙王看到他走来了[便寻思着：]“这

186 隐士的用具。

沙门过来了，他不知道我的存在，我要喷烟杀死他。”它喷出烟。

“这龙王以为‘只有我能喷烟，其他人不能’”长老自己也喷烟。从两者身体生的烟都上升直到梵天界。两者的烟都没有恼害到长老，只恼害到了龙王。龙王无法忍受烟的冲击便[喷出]火。长老也入了火界定，和它一起[喷]火。火[也]上升直达梵天界。两者[的火]都没有恼害到长老，只恼害到了龙王。然后它的整个身体像用火把点着了一般。

隐士们看了后心想：“龙王把沙门烧了，实在是个好沙门，不听我们的话毁了。”长老降服了龙王，令其温顺无毒，然后便坐在沙丘上。龙王盘绕在沙丘上，将头冠变成尖顶屋内部大小，罩在长老的上方。早上，隐士们[寻思着]“让我们看看沙门是死了还是没死”，去到长老处，看到他坐在沙丘顶上，他们便合掌赞美道：“沙门，是否有受到龙王的侵扰呢？”

“你们没看到它站着举着头冠罩在在我上面？”

他们围着长老站着[说：]“实在是不可思议啊，朋友，沙门将如此般的龙王降服了。”这时导师来了。长老看到导师便起来礼敬。隐士们便问他：“此人比你还要伟大？”

“这是跋葛瓦导师，我是他的弟子。”

导师坐在沙丘顶上，隐士们[谈论着：]“弟子的威力都如此，那他的威力该如何？”他们抬手合掌称赞导师。导师呼唤施火[婆罗门]，说：“施火，说一说你是怎么给弟子众和信众做教诫的。”

“‘你们皈依这山，你们皈依森林、园林、树，皈依此等后解脱一切苦。’我这样给他们教诫。”

“施火，非皈依此等解脱一切苦，而是皈依佛法僧后解脱整个轮回之苦。”导师说完，诵出此偈：

188.

Bahuṃ ve saraṇaṃ yanti, pabbatāni vanāni ca;

Ārāmarukkhacetyāni, manussā bhayatajjitā.

众人恐惧故，皈依于诸山，

及皈依森林，园林与神树。

189.

Netaṃ kho saraṇaṃ khemaṃ, netaṃ saraṇamuttamaṃ;

Netaṃ saraṇamāgamma, sabbadukkhā pamuccati.

彼非安稳依，彼非至上依；

皈依于彼者，不脱一切苦。

190.

Yo ca buddhañca dhammañca, saṅghañca saraṇaṃ gato;

Cattāri ariyasaccāni, sammappaññāya passati.

若人皈依佛，皈依法及僧；

依于正智慧，得见四圣谛。

191.

Dukkhaṃ dukkhasamuppādaṃ, dukkhassa ca atikkamaṃ;

Ariyaṃ caṭṭhaṅgikaṃ maggaṃ,

dukkhūpasamagāminaṃ.

苦与苦之集，以及苦之离；
八圣道一并，导向苦止息。

192.
Etaṃ kho saraṇaṃ khemaṃ, etaṃ saraṇamuttamaṃ;
Etaṃ saraṇamāgamma, sabbadukkhā pamuccatī.

此为安稳依，此为至上依；
皈依于此者，解脱一切苦。

在此[偈颂中]，“众”（Bahuṃ）就是许多。“诸山……”（pabbatāni）意思是人们由于各自怀有的恐惧，想要从恐惧中解脱，以及想要获得儿子等而去皈依四处的山，如吞仙山（isigili）、广山（vepulla）、维跋拉山（vebhārā）等诸山，以及大林（mahāvana）、牛角娑罗林（gosiṅgasālavana）等诸森林，以及竹园（veḷuvana）、吉瓦咖芒果园（jīvakambavana）等诸园林，以及伍德那洁地（udenacetiya）、果德玛神树（gotamacetiya）等神树。

“彼非[安稳]依”（Netaṃ saraṇaṃ），意思是所有这些皈依处都既非安稳也非最上，依靠此[皈依]那些[受制于]生[老病死]等诸法的众生一个也不能解脱于生[老病死]等一切苦。

“若人”（Yo ca），指出此非安稳、非至上的皈依处后，[接下来]为了显示安稳、至上的皈依处而谈。它的意思是：若家主或出家人通过以“彼跋葛瓦亦即是阿拉汉、正自觉者……”为开头的佛、法、僧随念业处的最胜力，皈依佛法僧，他的这皈依也因礼敬其他外道等[行为]而失去、动摇。为了显示唯有通过圣道而获得的皈依是不动摇的，故说：“依于

正智慧，得见四圣谛”（Cattāri ariyasaccāni, sammappaññāya passati）。若有谁通过得见彼诸圣谛之力量获得了皈依，该皈依为安稳及至上的，此人依靠此皈依会脱离乃至整个轮回之苦，因此说“此为安稳依”（Etaṃ kho saraṇaṃ khemaṃ）。

开示结束时，所有的那些隐士都证得了连同无碍解的阿拉汉，他们礼敬导师后请求出家。导师则从袈裟中伸出手来说：“来吧，诸比库，修行梵行吧。”就在这一刻他们成为了持八种[出家]用具有六十个瓦萨的长老一般。

这一天是所有盎嘎和马嘎塔居民以及古卢国居民拿着供品前来[供养]的日子。他们带着供品前来，看到所有隐士都出家了，他们心想：“是我们的施火婆罗门更伟大还是沙门果德玛更伟大呢？”然后他们认为：“沙门果德玛前来[拜访施火]了，[所以]施火更伟大。”导师察觉到了他们的心思便说：“施火，断除大众之疑。”他[回答：]“这正是我所想做的。”他以神通力来回七回飞上空中然后落下礼敬导师，然后说：“尊者是我导师，我是跋葛瓦的弟子。”表示[自己]是弟子。

第六、施火婆罗门的故事[终]。

7. 阿难长老提问的故事

Ānandattherapañhavatthu

“……难得……”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

阿难长老的提问而说的。

据说有一天，长老在日间[禅修]住处坐着时思维："导师说'良种象生于六牙族或伍波思特族，良种马生于信度族或雨云王族，良种公牛生于南路'，讲述了良种象等的产地等，那么人杰（良种人）生于何处呢？"他来到导师面前，礼敬后坐于一旁，就此发问。

导师说："阿难，人杰非随处而生，唯生于直线长三百由旬，宽二百五十[由旬]，周长九百由旬的中部区域（佛经中的中土）。他们即便出生，也非随处家庭而出生，而是生于某富贵的刹帝利与婆罗门家族中。"说完诵出此偈：

193.

Dullabho purisājañño, na so sabbattha jāyati;
Yattha so jāyatī dhīro, taṃ kulaṃ sukhamedhatī.

人杰实难得，彼非随处生；
贤人所生处，家族即蒙幸。

在此[偈颂中]，"难得"（Dullabho）指人杰实难得，不像良种象等那样容易有，他不出生于所有的边地或低贱之家。在中部区域也只出生于大众都恭敬、文明之处的某个刹帝利或婆罗门家庭中。

如此出生时，"贤人生何处"（Yattha so jāyatī dhīro）指至上智慧的正自觉者，"家族即蒙幸"（taṃ kulaṃ sukhamedhatī），[家族]即获得快乐之义。

开示结束时，许多人证得了入流果等。

第七、阿难长老提问的故事[终]。

8. 众比库谈话的故事

Sambahulabhikkhuvatthu

“诸佛[出世]乐……”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众比库的谈话而说的。

一天，五百比库坐在集会堂，生起谈论：“贤友们，在这世上何为快乐？”

其中有人说“无有等同王乐者”，有人说[无有]等同欲乐者，有人说“无有[其他快乐]等同吃良米、肉等食物的快乐”。导师去到他们的坐处，问道：“诸比库，正坐在一起谈论什么？”

“[谈论]此事。”他们回答。

“诸比库，说什么呢？所有这些快乐都隶属于轮回之苦。在此世间，佛陀出世、听闻佛法、僧团和合愉悦，此方为快乐。”说完诵出此偈：

194.

Sukho buddhānamuppādo, sukhā saddhammadesanā;
Sukhā saṅghassa sāmaggī, samaggānaṃ tapo sukho.

诸佛出世乐，宣说正法乐，
僧团和合乐，和合修行乐。

在此[偈颂中]，“诸佛出世”（buddhānamuppādo）[意思是]当诸佛出世时，大众跨越贪等之荒漠，因此诸佛出世是至上之乐。由于宣说正法后，具备生[老病死]等之法的众生

解脱于生等，因此“宣说正法乐”（saddhammadesanā sukhā）。

“和合”（sāmaggī），[僧众]同心，此即为快乐。志同道合者可以学习佛语，可以持守头陀支，可以行沙门法，因此说“和合修行乐”（samaggānaṃ tapo sukho）。因此[佛陀]说：“诸比库，只要比库们和合地聚会，和合地出罪，和合地行僧团事务，诸比库，则可期待比库们的增长而非衰败。”（《长部》2.136）

开示结束时，那些比库证得了阿拉汉，开示也对大众有益。

第八、众比库谈话的故事[终]。

9. 咖萨巴十力金塔的故事

Kassapadasabalassa suvaṇṇacetiyavatthu

“……应礼者……”这佛法开示是导师在游方时，就咖萨巴十力[佛]的金塔而说的。

如来出了沙瓦提，一路前往巴拉纳西的途中，在大比库僧团的围绕下到了托叠亚（Todeyya）村附近的某个神庙。善至坐在该处，命佛法司库（阿难尊者）前去不远处叫唤正在干农活的一个婆罗门。那婆罗门来到后，没有礼敬如来，只是礼敬了神庙然后站着。善至问道：“你怎么看待此处的，婆罗门？”

“我礼敬我们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塔庙所在处，友，果德玛。”

“你礼敬此处做得好，婆罗门。”善至让他感到欢喜。比库们听了后生起了疑惑：“什么原因跋葛瓦如此称赞他呢？”为了除遣他们的疑，如来说了《中部》的《陶工经》(《中部》2.282)，然后用神通在空中创造了一个一由旬高的咖萨巴十力金塔和另一个金塔，展示给大众，然后说：“婆罗门，更应礼敬像这样的应礼敬者。”然后以《大般涅槃经》(《长部》2.206)中所述方式解释了佛陀等四种值得为之建塔者，然后分别讲述了舍利塔、指定塔、受用物塔三种塔。并诵出此偈：

195.
Pūjārahe pūjayato, buddhe yadi ca sāvake;
Papañcasamatikkante, tiṇṇasokapariddave.

礼敬应礼者，诸佛及弟子，
已离于诸盖，超越忧悲者。

196.
Te tādise pūjayato, nibbute akutobhaye;
Na sakkā puññaṃ saṅkhātuṃ, imettamapi kenacī.

礼敬于此等，寂灭无畏者；
无人可测度，功德为几许。

（《譬喻经・长老譬喻》1.10.1-2）

这里的值得礼敬的“应礼者”（Pūjārahā）是应该礼敬的意思。

“礼敬应礼者”（Pūjārahe pūjayato），通过顶礼等[方

式]以及用四资具敬奉彼。

“诸佛”（buddhe）等是显示[谁是]应礼敬者。“诸佛”，诸正自觉者。

“以及”（yadi）是“yadi vā”以及的意思，这里指的是诸独觉佛与[佛]弟子。

“已离于诸盖”（Papañcasamatikkante），超越了贪、见、慢之诸盖。

“超越忧悲者”（tiṇṇasokapariddave），超越了忧愁与悲伤，意思是其人已超越忧悲此两者。这些是显示应礼敬者[的特征]。

“彼”（Te），佛陀等。

“如此等”（tādise），具备[以上]所说[之德]者。

“寂灭”（nibbute），平息了贪等。他们不会对任何地方的存在或目标产生恐惧，无处有怖畏，他们是“无畏者”（akutobhaye）。

“功德不可测度”（Na sakkā puññaṃ saṅkhātuṃ），要测度[这礼敬的]功德是做不到的。若有人[问]“怎么说呢？”

“任何人[不可测度]此为这么多”（imettamapi kenacī），任何人来[测度]“这是这么多，这是这么多”，“api”在语法上应结合在此，[意思是]任何人来测度[都是不可能的]。在此，“人”指婆罗门等。“测度”：通过三种测度方式：判定（估算）、称量、填注。“判定”：是通过“这是这么多”这样的方式判断。“称量”：托在秤上[称量]。“填注”：是通过注入阿达（aḍḍha）、巴萨达（pasata）、巴踏

（pattha）、纳利（nāḷi）[187]等[量具进行度量]。

任何都不能通过这三种测度方式计算礼敬佛陀等的功德果报，[该功德]无边。在[以下]两处行礼敬如何区分[其差异]？首先对健在的佛陀等供养礼敬之功德不可度量，其次对像他们一般因烦恼的灭尽而蕴灭尽的寂灭者礼敬[功德]也不可度量。因此《天宫故事》（Vimānavatthu）[中说]：

"在世及已灭，心同果报同，
心愿为其因，众生往善趣。"

（《天宫故事》第 806 偈）

开示结束时，该婆罗门成为了入流者。一由旬的金塔在空中住立了七天，一大群人在七天中以种种方式礼敬了佛塔。然后不同见解者们产生了见解的分歧。以佛陀的威力该佛塔回到了它原来的位置，此时该处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石塔。在那[礼敬佛塔的]人群中有八万四千生命领悟了法。

第九、咖萨巴十力金塔的故事[终]。

第十四品佛陀品释义终。

第一日诵[经文]终。

[187] 这些都是容积度量单位/工具。

十五、乐品

Sukhavagga

法护尊者译

1. 平息亲族争斗的故事

Ñāātikalahavūpasamanavatthu

“[我等]实乐[活]……”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释迦族中时，为平息亲族间的争斗而说的。

据说，咖毕拉瓦图城（迦毗罗卫城）与果利亚城之间有条名叫罗希尼（Rohiṇī）的河流。释迦族与果利亚族（Koliya，拘利族）利用同一条水坝将该河隔断而耕种。

当时，杰塔月[188]（jeṭṭha）庄稼干枯时，住在两座城中的农夫聚集在一起。他们中的果利亚城居民说：

“若这水供给双方，将既不够你们用，也不够我们用，我们的庄稼只用浇一次水就会成熟，把这水给我们！”

对方也说：

“当你们装满了粮仓而住时，我们不要带着优质红金、蓝宝石、黑咖哈巴那钱，手提篮筐、袋子去走访你们的家门。我们的庄稼也只用浇一次水就会成熟，把这水给我们！”

“我们不会给[你们]！”

188 印度热季的第三个月。

“我们也不会给[你们]！”如此，[争]论升级后，一人起身殴打另一人。那人也给与还击。如此互相攻击，波及到王族后，使争斗升级。果利亚族的农夫说：

“你们去抓住咖毕拉瓦图中的居民。如犬、豺等[野兽]一般与自己的姊妹一起同居者，他们的象、马、甲胄和兵器能把我们怎么样呢？”

释迦族的农夫也说：“你们现在去抓住[患]麻风病的青年。无依无靠、无有家屋、如畜生一般住于枣树下者，他们的象、马、甲胄和兵器能把我们怎么样呢？”

他们前去告知负责此事的大臣，大臣禀告了王族。然后释迦族[说]：“我们要展示与姊妹同居者的威势与力量。”做好战争准备后出发了。

果利亚族也[说]：“我们要展示住在枣树下者的威势与力量。”做好战争准备后出发了。

导师于黎明时分观察世间时见到亲族，“若我不前去，这些人将会毁灭，我应当前去”，如此思惟后，独自乘空而去，在罗希尼河中央的空中结跏趺坐。亲族们见到导师，放下武器行礼敬。当时，导师对他们说：

“这场争斗是什么原因呢，大王？”

“我们不清楚，尊者。”

“如今谁知道？”

“王储知道，将军知道”，他们以这种方式直到询问奴仆农夫后，他们说：“尊者，是因水而争斗。”

“水有什么价值，大王？”

“价值微不足道，尊者。”

“刹帝利们有什么价值，大王？”

“刹帝利们是无价的，尊者。”

“你们因微不足道的水而毁灭无价的刹帝利，[这]是不适当的。”

他们变得沉默。于是，导师对他们说：“大王为何做像这样的事呢？若我不在，今天将血流成河，你们的行为是不适当的。你们以五种敌意结怨而住，我无敌意而住。你们因烦恼而苦痛地住，我无苦痛[而住]。你们努力寻求五欲而住，我与世无争而住。”随后，他说出这些偈颂：

197.

susukhaṃ vata jīvāma, verinesu averino,
verinesu manussesu, viharāma averino.

我等实乐活，怨恨中无怨；
怨恨之人中，我等无怨住。

198.

susukhaṃ vata jīvāma, āturesu anāturā,
āturesu manussesu, viharāma anāturā.

我等实乐活，苦痛中无痛；
苦痛之人中，我等无痛住。

199.

susukhaṃ vata jīvāma, ussukesu anussukā,
ussukesu manussesu, viharāma anussukaṃ.

我等实乐活，欲求中无求；
欲求之人中，我等无求住。

在此[偈颂中]，“快乐”（susukhaṃ），非常快乐。

这是说，那些以打家劫舍等为生的在家人，或通过行医等[邪命]为生的出家人，他们说：“我们快乐地生活。”相比他们，我们确实非常快乐地生活。我们在以五种敌意而结怨的人们中无敌意，在因烦恼而苦痛的人们中因无烦恼而无苦痛，在寻求五欲者中，因不存在那种追求而无追求。

其余[内容]则浅显易懂。

开示结束时，许多人证得了入流果等。

第一、平息亲族争斗的故事[终]。

2. 魔罗的故事

Māravatthu

“我等快乐活……”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五堂（Pañcasālā）婆罗门村时，就魔罗而说的。

据说，有一天导师见到五百童女们[证悟]入流道的亲依止后，依止那个村庄而住。那些童女也在一个节日前去河里沐浴，精心装扮后，朝着村庄走去。导师也进入该村托钵。

当时，魔罗控制了所有村民的身体，令导师连一勺之量的食物都没有得到，然后他站在村口，对带着犹如洗过一般的钵离开的导师说：

“沙门，你得到钵食了吗？”

“恶魔，你为何这么做，使我得不到钵食呢？”

“若是如此，尊者，您再入[村]吧！”

据说，他是这样想的：

“如果他再入[村]，我将控制所有[人]的身体，并在他的前面鼓掌后，嘲弄他。”

就在那一刻，那些童女到达村口见到了导师，礼敬后站在一旁。魔罗又对导师说：

“尊者，当得不到食物时，您也会受饥饿之苦折磨吧？”

导师说：“恶魔，我今天即使得不到任何[食物]，也只会如同光音天的梵天人一般，以喜乐度日。”随后，诵出此偈：

200.

susukhaṃ vata jīvāma, yesaṃ no natthi kiñcanaṃ,
pītibhakkhā bhavissāma, devā ābhassarā yathā.

我等无障碍，我等快乐活；
犹如光音天，我等喜为食。

在此[偈颂中]，“对我们[而言]那些”（yesaṃ no），对我们而言，那些作为障碍义的贪爱等任何[烦恼]一种都没有。

“喜为食”（pītibhakkhā），“犹如光音天以喜为食，只以喜乐度日。同样地，恶魔，即使我得不到任何[食物]，也将以喜为食”之义。

开示结束时，五百位童女都住立于入流果。

第二、魔罗的故事[终]。

3. 高思勒国王战败的故事

Kosalarañño parājayavatthu

“胜利[生]怨敌……”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高思勒国王的战败而说的。

据说，他在咖西（Kāsi，迦尸）国的村庄附近与外甥未生怨[王]一起作战时，由于被对方击败三次，而在第三次时思惟：

“我连乳臭未干的年轻人都未能战胜，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他绝食后躺在床上。当时，那位[国王]之事传遍了整个城市。比库们向如来禀报：

“尊者，据说国王在咖西国的村庄附近战败三次，他如今战败而归，[思惟]：‘我连乳臭未干的年轻人都未能战胜，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就绝食后躺在床上。”

导师听闻他们的言论后说：“诸比库，即使胜利时，也会产生怨敌。而战败时，则只会痛苦地躺卧。”随后，诵出此偈：

201.

jayaṃ veraṃ pasavati, dukkhaṃ seti parājito,
upasanto sukhaṃ seti, hitvā jayaparājayaṃ.

胜利生怨敌，失败痛苦住；
胜负俱皆舍，寂静者乐住。

在此[偈颂中]，“胜利”（jayaṃ）战胜他人者得到怨敌。

“失败”（parājito）[这句的]含义是，被他人击败者[想着]“我究竟何时才能见到敌人的背部（即敌人逃跑）”而痛苦地躺卧。他只是痛苦地住于一切姿势。

“寂静者”（upasanto）[这句的]含义是，内心中贪爱等烦恼已寂静的漏尽者舍弃胜利与失败而快乐地躺着，他快乐地住于一切姿势。

开示结束时，许多人得达入流果。

第三、高思勒国王战败的故事[终]。

4. 某位良家女的故事

Aññatarakuladārikāvatthu

“无[火]如贪爱……”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某位良家女而说的。

据说，她的父母[为其]举办了婚礼，在新婚之日邀请导师。导师在比库僧团的陪伴下，前往该处坐下。那位新娘为比库僧团准备过滤水等时，来回走动。她的丈夫也望着她而站立。

当以贪爱凝望时，那位[丈夫]的心中生起烦恼。他被无知所征服故，既未侍奉佛陀，又未[侍奉]八十位大长老。而是伸出手臂，产生了这样的心：“我要抓住那位新娘。”导师观察到他的意图后，[用神通]令他见不到那个女人。他因见不到[新娘]，就望着导师而站立。

正当他望着导师而站立时，[导师]说："年轻人，没有如同贪爱那样的火，没有如同嗔恨那样的罪，没有如同因负担[五]蕴[而承受]之苦那样的苦，也绝没有如同涅槃之乐那样的乐。"随后，诵出此偈：

202.

natthi rāgasamo aggi, natthi dosasamo kali,

natthi khandhasamā dukkhā, natthi santiparaṃ sukhaṃ.

无火如贪爱，无罪如嗔恚；

无苦如诸蕴，无乐胜寂静。

在此[偈颂中]，"无[火]如贪爱"（natthi rāgasamo），没有别的火如同贪爱那样，未显露烟、焰或火炭，只在内心燃烧，就能化成一把灰。

"罪"（kali），也没有如同嗔恚那样的罪过。

"如诸蕴"（khandhasamā），如同五蕴那样的。正如负担诸蕴时的痛苦，没有别的苦如同[此苦]。

"胜寂静"（santiparaṃ），意思是，也没有别的乐超过涅槃。别的乐就只是快乐，而涅槃是最上乐。

开示结束时，新娘与新郎都住立于入流果。在那个时候，跋葛瓦使他们彼此相见。

第四、某位良家女的故事[终]。

5. 一位近事男的故事

Ekaupāsakavatthu

“饥饿[最大病]……”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阿拉威（Āḷavī）时，就一位近事男而说的。

一天，导师正在揭德林香室中坐着，于黎明观察世间之际，见到阿拉威城中的一位穷人，知道他[具备]成就[圣道]的亲依止，就在五百位比库的陪伴下，前往阿拉威。

阿拉威的居民们邀请导师。那位穷人也听说“导师来了”，心想：“我要在导师跟前听闻佛法。”

就在那天，他的一头牛逃跑了。他思惟：“我究竟要去寻找牛，还是听闻佛法？”随后[决定：]“我将在找到牛后听闻佛法。”就于清晨从家中出来。

阿拉威的居民们请以佛陀为首的比库僧团坐下后，奉上食物，为[听闻]随喜开示而接过钵。导师[心想]“我因这位[穷人]才[行走]三十由旬而来，他进入林野寻找牛，我要在他赶来时才说法”，就保持沉默。

那人白天见到牛后，[将其]赶入牛群，[心想]：“如果没有别的事，我也将礼敬导师。”即使受饥饿所迫，他也未打算回家，而是迅速去到导师跟前，礼敬导师后站在一旁。当他站着时，导师对布施中的负责人说：

“还有比库僧团所剩的任何食物吗？”

“尊者，全都还有。”

“若是如此，把食物给这个人吧。”

那位[负责人]就以导师所说的方式令他坐下，用粥、副

食、主食恭敬地招待他。那位[穷人]用完餐，漱了口。据说，除了此处之外，在三藏中的其他地方，[佛陀]从未为前来的人安排食物。

他消除苦迫后，心变得专注。当时，导师为他开示次第论后，阐明诸[圣]谛。他在开示结束时，住立于入流果。导师作完随喜后，从座位起身离开。大众送别导师后返回。比库们就在与导师一起走时抱怨道：

“看看导师的行为吧，贤友们，其他日子从不像这样，今天却在见到一个[在家]人后，安排粥等[食物]并令人给[他]。”

导师转身站着询问：“诸比库，你们在说什么？”听闻此事后，[他]说：“是的，诸比库，当我[走]三十由旬的险途而来时，是见到他[具备]成就[圣道的]亲依止才来的，他极为饥饿，从黎明之时起，就走在林野中寻找牛。[我]思惟‘他带着饥饿之苦，即使听闻佛法，也无法通达’后才如此做。没有如同饥饿这样的疾病。”随后，诵出此偈：

203.

jighacchāparamā rogā, saṅkhāraparamā dukhā,
etaṃ ñatvā yathābhūtaṃ, nibbānaṃ paramaṃ sukhaṃ.

饥为最大病，诸行最剧苦；
如实知此已，涅槃最上乐。

在此[偈颂中]，“饥为最大病”（jighacchāparamā rogā），因为其他疾病[治疗]一次就痊愈而消失或逐步消除，然而饥饿则需要经常治疗。因此，这[饥饿]比其余疾病更严

重。

“诸行”（saṅkhāra），即五蕴。

“如此知”（etaṃ ñatvā），“没有如同饥饿这样的疾病，没有如同负担[五]蕴这样的苦”，如实了知此事后，智者亲证涅槃。

“涅槃最上乐”（nibbānaṃ paramaṃ sukhaṃ）即“那涅槃是比所有快乐更崇高的快乐”之义。

开示结束时，许多人得达入流果等。

第五、一位近事男的故事[终]。

6. 高思勒巴谢那地的故事

Pasenadikosalavatthu

“健康最上利……”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高思勒国王巴谢那地而说的。

在某段时间里国王[每天]食用一多纳（Doṇa，近4升）的米饭及与之相配的菜肴。一天，用完早餐之际，他尚未消除餐后的困倦就去到导师跟前，反复挪动着疲惫的身体。虽然被睡眠所征服，却不能直接躺卧，而是坐在一旁。于是，导师对他说：

“大王，你没有休息就来了吗？”

“是的，尊者，我从用完餐开始就有了大苦。”

于是，导师对他说：“大王，吃过多食物者有如此之苦。”随后，诵出此偈：

“困倦暴食者，嗜睡辗转卧；

如饲养大猪，钝者屡入胎。”

（《法句》第 325 偈）

以这首偈颂劝诫后，[说：]“大王，食物应依量而吃。依量而食者则会舒服。”如此进一步劝诫后，诵出此偈：

“具足正念人，取食知其量，
彼苦受微少，缓衰护天年。”

（《相应部》1.124）

国王无法学得偈颂，而名叫善见（Sudassana）的外甥站在附近，他就对[该]青年说：“孩子，学得这首偈颂。”

他学得那首偈颂后询问导师：“我要做什么，尊者？”

导师便对他说：

“你在国王用餐之际，等他吃最后一个饭团时，诵出此偈，国王考量[其]义后，就会舍弃该饭团，在[下次]煮饭时你就减少那个饭团那么多的米。”

他[说：]“好的，尊者。”无论早晚，在国王用餐之际，等国王吃最后一个饭团时，他就诵出这首偈颂，并依照[被他]舍弃的饭团中的米量来减少[下一餐的]大米。

国王也在那位[青年所诵]的偈颂后，每次令人赏赐一千[钱]。后来，那位[国王]保持最多一纳利（Nāḷi，管：约四分之一升）米饭的[饭量]，变得快乐且身体苗条。后来有一天，他去到导师跟前，礼敬导师之后说：

“尊者，现在我舒服了，且有能力追赶并抓住鹿和马。过去，[我]与我的外甥交战，现在则将名叫金刚公主

（Vajirakumārī）的女儿赐给外甥，并将那个村庄作为汤沐邑（浴粉钱）而赏给她。我与他平息了争斗，也因这个原因而变得快乐。前些日子，我们家中祖传的王之摩尼宝丢失了，现在它又到了[我]手中，我也因此而变得快乐。藉由想与您的弟子亲近，将[您]亲族的女儿娶到了我家中，我也因此变得快乐。”

导师说：“大王，健康是最好的利得；[满足]于所得，没有像知足这样的财富；没有像信任这样最好的亲人；也没有像涅槃这样的快乐。”随后，诵出此偈：

204.

ārogyaparamā lābhā, santuṭṭhiparamaṃ dhanaṃ,
vissāsaparamā ñāti, nibbānaparamaṃ sukhaṃ.

健康最上利，知足最上财；
信任最上亲，涅槃最上乐。

在此[偈颂中]，“健康最上利”（ārogyaparamā lābhā），健康的状态是最好的利得。病人即使存在利得，也是无利得。因此，对健康者而言，一切利得都已到来。故说：“健康最上利。”

“知足最上财”（santuṭṭhiparamaṃ dhanaṃ），无论在家还是出家，满足于自己所拥有的财物，该满足的状态名为知足。它相较其余财富而言是最好的财富。

“信任最上亲”（vissāsaparamā ñāti）无论是母亲还是父亲，若与他没有信任，那人也并非亲人。若与非亲属之间有信任，即使他并非[亲属]关系，也是最好、最上的亲人。故说：“信任最上亲。”

没有如同涅槃这样的快乐，故说：“涅槃最上乐”（nibbānaparamaṃ sukhaṃ）。

开示结束时，许多人得达入流果等。

第六、高思勒[国王]巴谢那地的故事[终]。

7. 帝思长老的故事

Tissattheravatthu

“已饮独处味……”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韦沙离（毘舍离）时，就某位比库而说的。

“诸比库，四个月后我将般涅槃。”导师说完，七百位比库在导师跟前陷入战栗，漏尽者的法悚惧生起，凡夫无法忍住眼泪。比库们一群群到处讨论：“我们究竟该怎么办呢？”

当时，一位名为帝思的长老比库（心想）：“据说导师将在四个月后般涅槃，我是未离欲者，在导师还活着时，我应获证阿拉汉。”[于是]在四种威仪中他都是一个人[独处]。他并未去到比库们跟前也不与任何人一起交谈。后来，比库们对他说：

“贤友帝思，你为什么这么做呢？”

他没有听他们的话。他们将他的事情禀告了导师以后，说：“尊者，帝思长老对您没有敬爱。”

导师召唤他并询问：“帝思，你为何这么做呢？”在他告知自己的意图时，导师给与了赞许：“萨度，帝思。诸比库，像帝思这样的人才是对我有敬爱。以香、花作礼敬，实非对

我礼敬，只有法随法行才是对我的礼敬。”说完，诵出这首偈颂：

205.
pavivekarasaṃ pitvā, rasaṃ upasamassa ca,
niddaro hoti nippāpo, dhammapītirasaṃ pivaṃ.

已饮远离味，以及寂静味；
饮用法喜味，离怖畏无恶。

在此[偈颂中]，“远离”（pavivekarasaṃ），从远离所产生之味，独处之乐的意思。

“已饮”（Pitvā），作苦遍知等之时，通过现证所缘之义[名为]“已饮用”。

“以及寂静味”（Upasamassa cā），饮用了烦恼止息的涅槃之味。

“离怖畏”（Niddaro hoti），由于饮用那两种味，漏尽比库以贪欲、畏惧等的不存在，而离怖畏、无恶。

“饮法喜味者”（Rasaṃ pivaṃ），在饮用以九种出世间法之力生起的喜味时，离怖畏、无恶。

开始结束时，帝思长老证得了阿拉汉，开示也给大众带来了利益。

第七、帝思长老的故事[终]。

8. 沙格的故事

Sakkavatthu

“得见[圣者]善……”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维卢瓦（Veḷuva）村时，就沙格[天帝]而说的。

据说，沙格天帝在如来舍弃寿行时，知道[他]生了血痢病，思惟：“我应当去导师跟前照顾病患。”就舍去三牛呼大小的身体，来到导师之处，用手摩触[导师之]足。

当时，导师对他说：“这是谁？”

“尊者，我是沙格。”

“你为何过来？”

“尊者，您处于病中，[我]为照顾[您]而来。”

“沙格，对于天人而言，人类的气味从[地上]一百由旬起就如绑在颈部的尸体一般[散发恶臭]，你走吧，我有照顾病者的比库们。”

“尊者，当我站在八万四千由旬之上时，就闻到了您的戒香，因此过来。我要服侍[您]。”他连别人用手触碰装导师身体排泄物的容器都不允许，[将其]放在[自己]头顶而运走时，面容丝毫不改，犹如带走香盘一般。他如此照顾完导师，在导师[恢复]安乐时才离开。

比库们生起议论：“沙格对导师真敬爱啊！舍弃像这样的天界成就，连面容都丝毫不改，犹如带走香盘一般，用头运着装导师身体排泄物的容器而作侍奉。”

导师听闻他们的谈话后，[说：]“诸比库，你们在说什么？沙格天帝对我产生的敬爱并非不可思议。这位沙格天帝因我而舍弃了衰老沙格的身份，成为入流者后，得到年轻沙格的身份。当他怖畏于死亡，以五髻甘塔巴（Gandhabba，乾闼婆、乐神）天子为先遣人员而来，坐于因达娑罗树洞窟

（Indasālaguhā）内天神的集会中时，我对他说：

“‘依照汝意愿，施住者[189]问我；无论汝何问，我皆解答之。’（《长部》2.356）

“随后，开示佛法消除他的疑惑。开示结束时，一亿四千万有情领悟了法，沙格[天帝]也坐着就证得入流果后，成为年轻的沙格。如此，我对他多有助益。他对我的敬爱并非不可思议。诸比库，见到圣者是快乐的，与他共住一处者也快乐。然而，与愚人一起[共住]，这一切皆苦。”随后，说出这些偈颂：

206.

sāhu dassanamariyānaṃ, sannivāso sadā sukho,
adassanena bālānaṃ, niccameva sukhī siyā.

得见圣者善，共处常快乐；
不见诸愚人，即可常快乐。

207.

bālasaṅgatacārī hi, dīghamaddhāna socati,
dukkho bālehi saṃvāso, amitteneva sabbadā,
dhīro ca sukhasaṃvāso, ñātīnaṃva samāgamo.

与愚人同行，长久处悲哀；
交愚如交敌，相处常痛苦；
结交贤者乐，如与亲族聚。

208.

[189] Vāsava，沙格天帝别名。

tasmā hi dhīrañca paññañca bahussutañca,dhorayhasīlaṃ vatavantamariyaṃ,

taṃ tādisaṃ sappurisaṃ sumedhaṃ,bhajetha nakkhattapathaṃ va candimaṃ.

是故应亲近，坚毅有智慧，
多闻堪负重，守戒行圣者；
如此妙慧士，如月顺星道。

在此[偈颂中]，“善”（sāhu），即美好、贤善。

“共处”（sannivāso），不仅只是见到他们，与他们坐在一处等，以及得以为他们履行大小义务也都是好的。

“与愚人同行”（bālasaṅgatacārī hi），任何与愚人同行者。

“长久”（dīghamaddhāna），愚人跟他说“来吧，我们一起行打家劫舍等[事]”，与他同一志欲，然后做那些[恶行]时，就会遭遇砍手等[境遇]而长久地悲哀。

“常”（sabbadā），“犹如与手中握有剑的敌人或毒蛇等一起共处，经常会痛苦。同样地，与愚人一起[共处也是如此]”之义。

在“结交贤者乐”（dhīro ca sukhasaṃvāso）[这句偈颂]中，与此[贤智者]快乐地相处，故为结交乐。与贤智者共住一处是快乐的之义。

为何呢？

“如与亲族聚”（ñātīnaṃva samāgamo），犹如与亲族共住会快乐，如此[与贤智者在一起]也是快乐的。

“是故”（tasmā hi），“因为与愚人一起共处会痛苦，与贤者一起会快乐，是故犹如月亮依从名为星道的洁净虚空，如此亲近、结交具足坚定而坚毅的、具足世出世间慧而智慧的、具足教证[二法]而多闻的、习惯于负担导向阿拉汉的重担而惯于负重的、以遵守戒行及受持头陀支而守戒行的、因远离诸烦恼而圣洁的、像这样善问的妙善士”之义。

开示结束时，许多人证得了入流果等。

第八、沙格的故事[终]。

第十五品快乐品释义终。

十六、喜爱品

Piyavagga

文喜比库译

1. 三出家人的故事

Tayojanapabbajitavatthu

“不应行……”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三位出家人而说的。

据说在沙瓦提的一个家庭里，父母有一个喜爱、悦意的儿子。一天家里邀请了一些比库，在他们做随喜回向时，他（孩子）听了他们的佛法开示，然后就想要出家了。他向父母请求出家，他们不同意。他有了这个想法：“我要在父母不留意的时候出去出家。”然后在他父亲外出的时候就交代[孩子的]母亲：“你把这[孩子]看好。”母亲出去时就交代父亲[看管好孩子]。后来有一天，父亲外出时，母亲[心想：]“我要把儿子看好。”她[身体]靠在一个门柱上，双脚踏在[另]一个[门柱上]，坐在地上纺线。儿子心想：“我要骗过这[妈妈]然后离去。”他说：“妈妈，你挪开一点点，我要方便一下。”说完，在她缩回双脚时，他出去了，迅速去到寺院，来到比库们面前请求：“请剃度我，尊者们。”在他们面前出家了。

然后他父亲回来后询问母亲："我儿子在哪里？"

"夫君，他本来在这里的。"

"我儿子在哪里呢？"他寻找时没有看到，[然后心想：]"一定是去了寺院。"他到了寺院看到儿子出家了便哭泣流泪说："儿子，你要毁了我么？"然后[想到：]"我儿子出家了，我如今在家里做什么？"他自己也向比库们请求出家了。然后他母亲也[寻思：]"怎么我儿子和丈夫[去了]这么久？难道去寺院出家了？"寻找他们之时到了寺院，看到两人都出家了[心想：]"他们出家了，我在家有什么意义？"她自己也去到比库尼住处出家了。

他们出家后却还不能分开，不论是在[比库]寺院还是比库尼住处都在一起坐着聊天度日。因此不论比库还是比库尼们都被打扰到了。后来，有一天比库们将他们的行为报告给了导师。导师命人把他们叫来问道："听说你们这么做，属实吗？"

"属实。"他们回答。

"你们为什么这么做？这与出家人不相应。"

"尊者，我们没法分开。"

"自从出家开始这样做就不合适了。不见喜爱者和见到不喜者都是苦。因此对于有情或诸行都不应有任何的喜爱或不喜。"[导师]说完，诵出此偈：

209.

Ayoge yuñjamattānaṃ, yogasmiñca ayojayaṃ;
Atthaṃ hitvā piyaggāhī, pihetattānuyoginaṃ.

自行不应行，于应行未行；

弃义利取爱，却羡自励者。

210.
Mā piyehi samāgañchi, appiyehi kudācanaṃ;
Piyānaṃ adassanaṃ dukkhaṃ, appiyānañca dassanaṃ.

于任何时中，爱憎皆莫交；
不见爱者苦，见憎者亦苦。

211.
Tasmā piyaṃ na kayirātha, piyāpāyo hi pāpako;
Ganthā tesaṃ na vijjanti, yesaṃ natthi piyāppiyaṃ.

故莫生喜爱，爱别离为苦；
无有爱憎者，彼等无系缚。

在此[偈颂中]，“不应行”（Ayoge），意思是不应从事的，不如理作意的。往来于妓女等六种不应行处是为这里的不如理作意，因此[这句话]的意思是自身致力于不如理作意之事。

“于应行……”（yogasmiṃ），意思是没有致力于与之相反的如理作意[之事]。

“舍弃义利”（Atthaṃ hitvā），意思是舍弃了那从出家开始的增上戒等三学。

“抓取喜爱的”（piyaggāhī），抓取名为五欲的喜爱之事物的人。

“羡慕自努力者”（pihetattānuyoginaṃ），意思是他们这样做，离开教法，成为在家人，然后他们羡慕那些自己努

力修行的人，[对方]圆满了戒等，获得人天的恭敬，他们向往："啊，我也应该像他这样。"

"莫与喜爱者"（Mā piyehi），任何时候乃至片刻，也不要和喜爱的有情或诸行相结交，不喜爱的也如此。为什么呢？和喜爱者分离而见不到，以及因不喜爱者出现而见到[他们]都名为苦。

"故而"（Tasmā），由于这两者都是苦，因此对任何有情或行不要生喜爱。

"爱别离"（piyāpāyo hi），与喜爱的分开、别离。

"不好"（pāpako），坏。

"彼等无系缚者"（Ganthā tesaṃ na vijjanti），他们没有喜爱者，他们舍离了贪身系。他们没有不喜爱者，[也舍离了]瞋身系。当这两者的舍离了，其他的系缚也舍离了。因此[偈颂的]意思是不要生喜爱和憎恶。

开示结束时，许多人证得了入流果等。然而那三人[由于]"我们不能分开"就还俗回家了。

第一、三出家人的故事[终]。

2. 某家主的故事

Aññatarakuṭumbikavatthu

"从喜爱生……"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某位家主而说的。

据说他在儿子过世时，被丧子之痛所击垮，去到坟场哭泣，无法克制住对儿子的忧伤。导师在早晨观察世界时看到

他有证得入流道的潜质，便在托钵后带上一位随行沙门去到他家门口。他听说导师来了[便心想：]“一定是想和我互致问候。”他命人请导师进来，并在家中布置好座位，在导师坐下时他前来坐在一旁。导师便问他：“近事男，你为何伤心？”他将丧子之痛告诉了[导师]。

[导师]说：“近事男，勿念，这所谓死亡并非只限于某一处、某一人，凡是生命都有，一切众生都是[要死的]。甚至无一行法是永恒的。因此如理省思‘死法死去了，坏法坏灭了’吧，勿悲伤。过去的智者们也在儿子死去时[省思]‘死法死去了，坏法坏灭了’没有忧伤，只是培育死随念。”

“尊者，是谁这么做，什么时候做的，请告诉我。”在他的请求下[导师]为了阐述该义说出了往事：

“如蛇褪旧皮，舍己身而去；
当人死去时，身无用如斯。
当其被烧时，不知亲属悲；
因此我不悲，彼已往其所。”

（《本生》5.19-20）

广开讲解了这第五篇中的《蛇本生》[190]（Uragajātaka）

---

[190] 在此本生中（本生第354篇），菩萨是一名依靠务农为生的婆罗门，有一位妻子，一对儿女，一个儿媳和一个女仆，六人融洽地生活在一起，在菩萨的教诫下他们都修习布施、持戒、遵守伍波思特，并昼夜不放逸地修习死随念。一天，菩萨和儿子一起去田间劳作，一条毒蛇将他儿子咬死了。当他发现后，并没

后[导师]说："如是过去的智者们在心爱的儿子死去时，没有像你现在这样放弃工作，茶饭不思地哭泣而行，他们以死随念的力量没有悲伤，受用饮食，专心于工作。因此你不要想'我的爱儿死了'。凡忧伤或恐惧生起皆因喜爱而起。"说完诵出此偈：

212.

Piyato jāyatī soko, piyato jāyatī bhayaṃ;
Piyato vippamuttassa, natthi soko kuto bhayaṃ.

从喜爱生忧，从喜爱生怖；
离喜爱无忧，何来有恐怖。

在此[偈颂中]，"从喜爱……"（Piyato）意思是痛苦的根源、忧愁或恐惧的生起皆因对有情或行的喜爱而生，而那从其中解脱的人就没有这两者。

开示结束时，家主证得了入流果，开示也给到场的人带来了利益。

第二、某家主的故事[终]。

有哭泣，只是将他的尸体放在一棵树下，思维无常。然后请人给妻子送去信息，告诉她不用像往常那样送两个人的饭，送一个人的饭即可，并且让家里四人都穿上干净衣服手持香、花而来。他妻子听闻消息后便知道儿子死了，平静地叫上其余家人一起手持香、花来到菩萨劳作之处。菩萨用餐过后，他们便用木柴将其尸体火化，期间无一人落泪，他们只是作意死随念。他们的德行惊动了沙格天帝，沙格天帝便前来发问，令他们作狮子吼，然后以七宝充满他们的家。

3. 维萨卡的故事

Visākhāvatthu

“从亲爱生……”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维萨卡近事女而说的。

据说她将一个名为善施（Sudatta）的孙女置于自己的位置，在家中服务比库僧团。她后来死了。维萨卡命人为她举行了葬礼，然后无法克制住悲伤，难过伤心地来到导师面前，礼敬过后坐于一旁。导师便对她说：“维萨卡，你为什么难过伤心，脸上挂着泪痕坐着哭泣？”她将那原委告诉了[导师]：“尊者，因为我那喜爱的女孩，她尽职尽责，现在我再也看不到如此般的人了。”

“但是，维萨卡，在沙瓦提有多少人呢？”

“尊者，您曾告诉我有七千万人。”

“那么如果这么多的人都成为你孙女一般，你想吗？”

“想，尊者。”

“那沙瓦提每天死多少人？”

“很多，尊者。”

“这样的话，你岂不是没有不悲伤的时候了？你岂不要日夜哭泣而行了？”

“是的，尊者，我懂了。”

导师便对她说：“因此不要悲伤，忧悲或恐惧都源于爱。”说完诵出此偈：

213.

Pemato jāyatī soko, pemato jāyatī bhayaṃ;
Pemato vippamuttassa, natthi soko kuto bhayaṃ.

从亲爱生忧，从亲爱生怖；
离亲爱无忧，何来有恐怖。

在此[偈颂中]，“从亲爱……”（Pemato）意思是在儿女等上产生了爱，依此而有忧愁生起。

开示结束时，许多人证得了入流果等。

第三、维萨卡的故事[终]。

4. 诸离车子的故事

Licchavīvatthu

“从欲爱……”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韦沙离（Vesālī）附近的重阁讲堂（Kūṭāgārasālā）时，就诸离车子而说的。

据说他们在一个节日里，以互不相同的装饰装扮过后，为了去一个园林而从城市出来。导师为了托钵而入[城]时看到了他们，便对比库们说：“诸比库，你们看离车子们，谁没有见过三十三天诸天的，看这些[离车子]。”说完进入了城市。他们（离车子）则在去往园林时带着一个城市美女（妓女）去了，由于她，[他们]生起嫉妒，互相殴打，导致血流成河一般。然后[其他人]把他们用床抬着而行。

导师则在用完餐后从城里出来。比库们看到离车子们这样被抬着便对导师说：“尊者，离车诸王早上还装扮得像天子一般从城里出去了，现在因一个女人达此不幸。”导师说：“诸比库，忧愁或怖畏的生起都是源于贪爱。”说完诵出此

偈：

214.

Ratiyā jāyatī soko, ratiyā jāyatī bhayaṃ;
Ratiyā vippamuttassa, natthi soko kuto bhayaṃ.

从欲爱生忧，从欲爱生怖；
离欲爱无忧，何来有恐怖。

在此[偈颂中]，“从欲爱……”（Ratiyā）意思是喜爱五欲，由于此……。

开示结束时，许多人证得了入流果等。

第四、离车子的故事[终]。

5. 拒女童子的故事

Anitthigandhakumāravatthu

“从欲乐……”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拒女童子（Anitthigandhakumāra，他受不了女人的气味）而说的。

据说他是从梵天界死后投生在沙瓦提一大富之家，从他出生之日起他就不想靠近女人，当被女人抱住时，他就哭泣。用布把他包住后[才能]喂奶。他长大后，当父母说：“孩子，我们要给你成家。”

“我不需要女人。”他拒绝了。在[父母]一再请求下，他命人叫来五百位金匠，然后命人给了一千个大赤金币，让他

们建造一个极其漂亮的实心女人雕像。“孩子，你不结婚的话家族将不能延续，我们要给你带来一位女孩。”当父母再次说时，他把那金雕像展示给[他们]：“那如果你们给我带来这样一位女孩的话，我就照你们的话做。”

他父母便命人召来一些知名的婆罗门，派遣他们：“我们儿子有大福报，一定是曾和这样一位女孩做了福德，你们去，拿着这金像，带一个这样的女孩回来。”他们[说：]“好的。”他们行走着来到了玛达国（Madda）的萨咖拉城（Sāgala）。在这个城市里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十六岁女孩。父母让她单独住在一栋七层楼的顶楼。那些婆罗门则[计划着]：“如果这里有这样一个女孩，看到这[雕像]的人们就会说‘这[雕像]和某某家的女儿一样漂亮。’”他们将雕像放在去往渡口（洗澡处）的路上，然后坐在一旁。

后来那女孩的保姆给那女孩洗完澡后，她自己也想洗澡，来到渡口看到那雕像以为“[是]我女儿”，[便说着：]“你这没教养的，我刚给你洗完澡出来，你比我还先到这里。”她用手打了过后就知道是固体、坚硬的，她说：“我还以为是我女儿，这是谁呢？”

婆罗门们便问她：“女士，你女儿这个样子？”

“这个哪能和我女儿相比？”

“那么请把你女儿给我们看看。”

她和他们一起回到家中，告诉了主人。他们（两位主人）和婆罗门们互相问候，然后叫女儿下来，让她站在楼下金雕像旁。女儿光彩夺目，金雕像顿时失色了。婆罗门们将那[雕像]给了他们（女儿父母），然后接受了女孩，前去通知拒女童子的父母。他们高兴地说：“你们去，迅速把她接

来。”送去了很多礼物。

[拒女]童子也听到了她的消息：“据说有一个比金雕像还要漂亮的女孩。”他一听到这消息就产生了爱意，说：“迅速带来。”她则在登上车运送的途中，由于极其娇嫩，在车辆的颠簸下生起了风病，死于途中。童子则不停地问：“到了吗？”在他充满爱意的询问下，他们没有马上告诉他，拖延了几天才将那实情告知。“我没能和如此般的女人相会！”他生起的忧愁犹如一座山，忧愁之苦将其淹没了。

导师看到了他有[证悟]的潜质，便在托钵时来到他家门口。他父母便将导师请入家中，恭敬地招待以饮食。导师用餐过后问道：“拒女童子在哪里？”

“那边，尊者，他绝食了，坐在内室。”

“叫他吧。”

他前来礼敬了导师，然后坐在一旁。导师说：“童子，你为何生起了如此强烈的忧伤？”

“是的，尊者，听到‘如此般的女子死在了途中’后生起了强烈的忧伤，我连饭都不想了。”导师于是对他说：“童子，那你可知道你的忧伤是因何而起的？”

“我不知道，尊者。”

“童子，由于欲望强烈的忧伤生起，忧愁或怖畏都源于欲望。”说完诵出此偈：

215.

Kāmato jāyatī soko, kāmato jāyatī bhayaṃ;
Kāmato vippamuttassa, natthi soko kuto bhayaṃ.

从欲乐生忧，从欲乐生怖；
离欲乐无忧，何来有恐怖。

在此[偈颂中]，“从欲乐”（Kāmato）意思是由于事欲、烦恼欲，源于这两种欲乐[生忧愁怖畏]。

开示结束时，拒女童子证得了入流果。

第五、拒女童子的故事[终]。

6. 某婆罗门的故事

Aññatarabrāhmaṇavatthu

“从渴爱生……”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某婆罗门而说的。

据说他是持邪见者，一天他去到河边清理田地。导师看到他有[证悟]的潜质后，来到了他面前。他即便看到了导师也没有表示礼敬，而是保持沉默。导师首先开口，对他说：“婆罗门，你在做什么？”

“友，果德玛，我在清理田地。”

导师这么说完就走了。第二天在他前来犁地时[导师]又来到他面前，问：“婆罗门，你在做什么？”

“我在犁田，友，果德玛。”

[导师]听完就走了。一天后以及随后[导师]又这样前去询问。

“友，果德玛，我在播种……在浇水……在防护。”[导师]听完就走了。后来有一天，婆罗门对导师说：“友，果德玛，您自从我清理田地之日起就来了。如果我的稻谷丰收，

我也将与您分享，没有给您我自己就不吃，现在，从此以后您就是我的朋友了。”后来过了一些时候，他的稻谷长势很好，[他心想：]“我的稻谷丰收了，明天我就要收割了。”在他要收割的那一晚，下起来大雨，把所有稻谷都冲走了，田地像被削了一番一般。然而导师在第一天就知道了“那稻谷将不会丰收”。

“我要去看看田地。”婆罗门一大早就去看到了空空如也的田地，生起了强烈的忧愁，心想：“沙门果德玛在我清理田地第第一天开始就来了，我也曾对他说‘这稻谷收获时我也将与您分享，没有给您我自己就不吃，现在，从此以后您就是我的朋友了’，然而我那心愿没有达成。”他拒绝进食躺在床上。然后导师来到他家门口。他听说导师来了后，说：“把我朋友请进来，请他坐这里。”[他的]随从照办了。

导师坐下来问道：“婆罗门在哪里？”

“躺在内室里。”[随从]回答道。

“叫他[过来]。”[导师]命人叫他，他前来坐在一旁，[导师]对他说：“怎么了，婆罗门？”

“友，果德玛，您从我清理田地之日起就来了。我也曾对您说‘稻谷丰收时，我将与您分享’。我的那心愿没有实现，因此我生起了忧愁，连饭我都不感兴趣了。”

导师问道：“婆罗门，那你可否知道源于什么你的忧愁生起？”

“我不知道，友，果德玛，那你知道吗？”他回答。

“是的，婆罗门，忧愁或恐怖源于贪爱而生起。”说完诵出此偈：

216.

Taṇhāya jāyatī soko, taṇhāya jāyatī bhayaṃ;
Taṇhāya vippamuttassa, natthi soko kuto bhayaṃ.

从贪爱生忧，从贪爱生怖；
离贪者无忧，何来有恐怖。

在此[偈颂中]，“从贪爱”指源于六门的贪爱，源于那贪爱生起[忧愁恐怖]的意思。

开示结束时，婆罗门证得了入流果。

第六、某婆罗门的故事。

7. 五百童子的故事

Pañcasatadārakavatthu

“具足戒与见……”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竹林时，就路上[遇到的]五百童子而说的。

有一天，在一个节庆日，导师和八十大长老一起，在五百比库的陪同下进入王舍城托钵，看到有五百童子举着装有饼的篮子从城里出来，前往园林。他们礼敬了导师就离开了，乃至没有对一个比库说：“您拿点饼吧。”在他们离去时导师对比库们说：“诸比库，你们想吃饼吗？”

“尊者，饼在哪里呢？”

“难道你们没看到那些童子举着装饼的篮子过去了？”

“尊者，这样的童子不会给任何[比库]饼。”

“诸比库，虽然他们没有用饼邀请你我，但是作为饼主

人的比库正从后面来了，[我们]会吃了饼然后上路。”诸佛对任何人都没有嫉妒或瞋恨，因此说完这以后就带着比库僧团坐在一棵树的树荫下。

童子们看到马哈咖萨巴长老从后面走来后，[对他]生起了喜爱，欢喜[之情]迅速充满了身体。他们将篮子放下，然后五体投地礼敬了长老，连同饼和篮子一起举着对长老说：“请拿吧，尊者。”这时长老对他们说：“那是导师带着比库僧团坐在树下，你们带着礼物去分享给比库僧团吧。”

“好的，尊者。”他们转头和长老一起前去供养了饼，站在一旁看着，在[比库们]用餐过后供养了水。比库们嘟囔道：“童子们看脸给钵食，没有用饼询问正自觉者和一众大长老，看到马哈咖萨巴长老后连同篮子一起带来了。”

导师听到他们的谈话后说：“诸比库，像我儿马哈咖萨巴这样的比库受天人喜爱，他们也用四资具供养他。”说完诵出此偈：

217.

Sīladassanasampannaṃ, dhammaṭṭhaṃ saccavedinaṃ;
Attano kamma kubbānaṃ, taṃ jano kurute piyaṃ.

具足戒与见，住法知真谛[191]；
履践于己业，彼为世人爱。

在此[偈颂中]，“具足戒与见”（Sīladassanasampannaṃ）是具足四种遍净戒以及伴随道果

[191] Pts 版巴利是 dhammaṭṭhaṃ saccavādinaṃ：住法说真谛。

的正见。

“住法”（dhammaṭṭhaṃ），住于九种出世间法，意思是体证出世间法。

“知真谛”（saccavedinaṃ），以十六行相体[192]证四谛，因此依谛智而知真谛。

“履践于己业”（Attano kamma kubbānaṃ），所谓己业是[戒定慧]三学，[这句话的]意思是圆满它们。

“世人[爱]彼”（taṃ jano），意思是世间大众喜爱这样的人，想要见，想要礼敬，想要以资具供养[这样的人]。

开示结束时，所有的那些童子都证得了入流果。

第六、五百童子的故事[终]。

8. 一不来者长老的故事

Ekaanāgāmittheravatthu

“欲求……”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一位不来者长老而说的。

一天同住者们问该长老：“尊者，您有什么特别的成就吗？”长老羞愧于“不来果在家人都有证得，我要在证得阿

---

[192] 根据《清净道论》：（１）逼 迫义，（２）有为义，（３）热恼义，（４）变易义，这是苦的如实之义；（５）增益义，（６）因 缘义，（７）结缚义，（８）障碍义，这是集的如实之义；（９）出离义，（１０）远离义，（１１）无为义，（１２）不死义，这是灭的如实之义；（１３）出义，（１４）因义，（１５）见义，（１６）增上义，这是道的如实之义。

拉汉时再和他们说”，他什么也没有说就死了，投生在了净居天。然后他的同住者们哭泣哀悼完，来到导师面前，礼敬导师，哭着坐在一旁。导师便对他们说：“诸比库，你们为何哭泣？”

“尊者，我们的戒师去世了。”

“好了，诸比库，勿多虑，这是常法。”

“是的，尊者，我们也知道。然而我们问戒师[有没有]特别的成就，他什么也没有说就死了，我们为此而痛苦。”

导师说：“诸比库，勿多虑，你们的戒师证得了不来果，他是羞于‘在家人都证得这个，我要在证得阿拉汉后再和他们说’，因此什么也没对你们说就死了，投生在了净居天。宽心吧，诸比库，你们的戒师已达心离诸欲。”说完诵出此偈：

218.

Chandajāto anakkhāte, manasā ca phuṭo siyā;
Kāmesu ca appaṭibaddhacitto, uddhaṃsototi vuccatī.

志于离言境，且心意盈满；
心离诸欲缚，是名上流人。

在此[偈颂中]，“志于”（Chandajāto）是以欲达成之[意志]力而生起欲，付诸努力。

“离言说”（anakkhāte）就是涅槃。它不可说“是什么做的或是青[黄赤白]此等样貌”，是故名为离言说。

“心应充满”（manasā ca phuṭo siyā），应以下三道与果之心遍布、充满。

“心离缚”（appaṭibaddhacitto），以不来道之力，心于

诸欲已离缚。

“上流者”（uddhaṃsoto），意思是，如是般的比库投生在无烦天后，从那起以结生之力[次第]去往色究竟天是名上流者，你们的戒师是如此般的。

开示结束时，那些比库证得了阿拉汉果，开示也给大众带来了利益。

第八、一不来者长老的故事。

9. 南谛亚的故事

Nandiyavatthu

“久住异乡……”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仙人降处（Isipatana）时，就南谛亚（Nandiya）而说的。

据说在巴拉纳西一个具信的家庭里有一个名叫南谛亚的儿子。他随顺父母，[也]具足信、侍奉僧团。后来当他成年时，他父母想要把对面舅舅家名叫雷瓦蒂（revatī）的女儿带来[给他做妻子]。然而她没有信，没有布施的习惯，南谛亚不想要她。后来他母亲就对雷瓦蒂说：“闺女，你在此家中将比库僧团坐的地方涂抹[清洁]，设置好座位，摆好凳子，在比库们到来时接过钵，请[他们]坐下，用滤水器将水过滤，然后在[他们]用餐过后[帮他们]洗钵，这样将[获得]我儿子的喜爱。”她照做了。

然后[他母亲]告诉儿子：“她已经易受教了。”当他[说]“好的”同意了时，[父母]选定日子然后[给他]举行了婚礼。南谛亚便对她说：“如果你侍奉僧团、父母和我的话，这

样你就可以在这家里住，不要放逸。”“好的。”她同意了。几天时间她就变得具备信了一般。她侍奉着丈夫，生下了两个儿子。当南谛亚的父母去世了，她就掌管了家中的一切。

南谛亚也从父母去世开始成为了大施主，设立了对比库僧团的[固定]供养，也在家门口设立给穷人和旅客的施食。后来他听了导师讲法，考虑到供养住所的功德，便在仙人降处的大寺中建造了一栋有四个房间的四室大厅。再命人布置上床椅等，在该住所完成后，向以佛陀为首的比库僧团做了供养，然后给如来施水。伴随着施水落在导师手中，在三十三天出现了一栋四面八方都有十二由旬，垂直高一百由旬，七宝所成，带有成群天女的天宫。

后来有一天，马哈摩嘎喇那长老去天界游览，站在那天宫附近，向朝他走来的天子们问道：“那栋有成群天女围绕的天宫是为谁而出现？”然后天子们告诉他那宫殿的主人，说：“尊者，那名为南谛亚的居士子命人在仙人降处建造了一个住所，给了导师，那宫殿为他而出现。”天女们也看到了马哈摩嘎喇那长老，她们从宫殿下来，然后说：“尊者，我们将是南谛亚的侍女，而投生到这里。然而没有看到他，我们很烦躁。为了[让他]来这里，请您跟他说，就犹如打破一个瓦钵后获取一金钵，舍弃人间的成就后获取天界的成就。”

长老从那里回来，来到导师面前询问：“尊者，是否[某人]尚在人间，[他]所做的善[业]的天界成就就产生了呢？”

“摩嘎喇那，你不是亲自在天界看到了南谛亚出现在天界的成就吗？你怎么问我呢？”

“如是，尊者，产生了。”

于是导师对他说："摩嘎喇那，你为什么这么说呢？正如长久离家的儿子或兄弟从外地回来，站在了村口。谁看到后，迅速回到家里告知'谁回来了'，于是他的亲人们兴高采烈地迅速出来，欢迎他[说]：'你回来啦，亲爱的！身体健康吧，亲爱的？'同样的，男子或女子在此[世]为善，离开此世间去往来世，'我在前面，我在前面'，天神们会带着十种天界礼物来欢迎他。"[导师]说完诵出此偈：

219.
Cirappavāsiṃ purisaṃ, dūrato sotthimāgataṃ;
Ñātimittā suhajjā ca, abhinandanti āgataṃ.

久在异乡人，远处平安归；
亲朋与友人，欢喜其归来。

220.
Tatheva katapuññampi, asmā lokā paraṃ gataṃ;
Puññāni paṭigaṇhanti, piyaṃ ñātīva āgataṃ.

修福亦如是，此世往来世；
福德迎接彼，如亲迎爱归。

在此[偈颂中]，"久住异乡"（Cirappavāsiṃ），即长久没有住在一起。

"从远处平安归"（dūrato sotthimāgataṃ），完成贸易或王差后获得收益，创造了财富，平安地从远处归来。

"亲朋与友人"（Ñātimittā suhajjā ca），有亲属关系的亲人和互相联系的朋友以及怀有善意的友人。

"欢喜其归来"（abhinandanti āgataṃ），看到他回来

了，仅仅用语言或进行合掌，或通过赠送种种礼物来欢迎归家者。

“亦如此”（Tatheva），同样地，造福者“从此世去到来世”（asmā lokā paraṃ gataṃ），福德充当父母的角色，带着天界的长寿、美丽、快乐、名望、主权，天界的色、声、香、味、触，这十种礼物来欢喜迎接[他]。

“如亲[迎接]喜爱者”（piyaṃ ñātīva），意思是，如同此世中其他亲人对待喜爱的亲人归来一般。

开示结束时，许多人证得了入流果等。

第九、南谛亚的故事[终]。

第十六品喜爱品释义终。

十七、忿怒品

Kodhavagga

法护尊者译

1. 刹帝利少女罗希尼的故事

Rohinīkhattiyakaññāvatthu

“当舍怒与慢……”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榕树园时，就名叫罗希尼（Rohinī）的刹帝利少女而说的。

据说，有一次，具寿阿努儒达（Anuruddha，阿拉律）与五百位比库一起前往咖毕拉瓦图。当时，他的亲族们听说长老来了，就去到长老跟前，除了长老的姊妹罗希尼。长老询问亲族：“罗希尼在哪？”

“在家，尊者。”

“为何她没来这里呢？”

“她的身上生了皮肤病，她感到羞耻而不来，尊者。”

长老[说：]“唤她过来吧。”就令人召唤她，并对身穿披风衣而来的她如此说：

“罗希尼，你为何不来呢？”

“尊者，我身上患有皮肤病，因此羞耻而不来。”

“你不是应当作福德吗？”

“尊者，我要作些什么？”

“你来建造休憩堂（Āsanasālā）吧！”

“拿什么[建造]呢？”

“你没有饰品吗？”

“有的，尊者。”

“[价值]多少钱？”

“值一万钱。”

“若是如此，拿出那[饰品]，令人建造休憩堂吧！”

“尊者，谁来为我建造呢？”

长老看了看站在附近的亲族，说：“[这是]你们的责任。”

“不过，尊者，您要做什么呢？”

“我也会在这里。那你们运来它的建筑材料吧！”

他们[说：]“好的，尊者！”就运来了。

长老在安排休憩堂[建设]时对罗希尼说：

“你建造双层休憩堂后，从安装上层地板之时开始，不间断地打扫下层大厅，并敷设座位，备好饮用水罐。”

她[说：]“好的，尊者！”就拿出饰品，令人建造双层休憩堂后，从安装上层地板之时开始，打扫下层大厅。比库们不间断地坐[在那里]。

然后，就在打扫她的休憩堂时，她的皮肤病消退了。当休憩堂完工时，她邀请以佛陀为首的比库僧团，向充斥整个休憩堂坐着的以佛陀为首的比库僧团供养胜妙的副食和主食。

导师在用完餐时询问：“此供养是谁[供]的？”

“尊者，是我的姊妹罗希尼。”

“她又在哪呢？”

“在家中，尊者。”

“把她唤来吧。”

她不愿过来。当时，虽然她不愿意，导师仍令人召唤她。她前来礼敬后坐下，导师对她说：

“罗希尼，你为何不来？”

“尊者，我的身上患有皮肤病，因此[感到]羞耻而不来。”

“知道你因什么而患上这[皮肤病]吗？”

“我不知道，尊者。”

“你因忿怒而患上此[病]。”

“尊者，我曾作过什么？”

“那你听好了。”

于是，导师为她讲述过去之事：

过去，巴拉纳西国王的王后与国王的一位舞女结下仇怨后，思惟：“我要令她受苦。”就令人拿来大瘙痒果，并将那位舞女叫到自己跟前，瞒着她将瘙痒粉放在她的床、披风与地毯上，[随后]犹如玩乐一般洒在她的身上。

立刻，她的身体到处是肿起的包包。她挠着去到床上躺着。在那里，她也犹如被瘙痒粉吞噬般，产生了更剧烈的[苦]受。那时的王后就是罗希尼。

导师引述这段过去[之事]后，说：“罗希尼，那时你造下这项[恶]业。确实，就连生起微少的忿怒或嫉妒也是不适当的。”随后诵出此偈：

221.

kodhaṃ jahe vippajaheyya mānaṃ,saṃyojanaṃ sabbamatikkameyya,

taṃ nāmarūpasmimasajjamānaṃ,akiñcanaṃ nānupatanti dukkha.

当舍怒与慢，超越一切结；
彼不执名色，无碍苦不临。

在此[偈颂中]，“怒”（kodhaṃ），应当舍弃所有种类的忿怒与九种慢。

“结”（saṃyojanaṃ），应当超越欲贪结等所有十种结缚。

“不执”（asajjamānaṃ），不执取。确实，凡以“我的色、我的受”等方式执取名色者，当那[名色]摧毁时就忧愁、悲伤，这即是执着于名色。如此，不执著、不悲伤者名为不执著。“那如此般不执着的人，由于贪等的不存在、没有，苦不会降临”之义。

开示结束时，许多人证得入流果等。罗希尼也住立于入流果。就在那一刻，她的身体变为金色。

她从那里死去，投生于三十三天界四位天子[管辖]的范围之间，美貌动人、容光焕发。四位天子也看见她而生起爱执。“[她]生于我的界内，[她]生于我的界内。”他们如此争执着去到沙格天帝跟前，说：“陛下，我们因这位[天女]而出现了诉讼。请您裁决它吧！”

沙格一见到她也生起了爱执。他如此说：“你们从见到这位[天女]之时起，心如何生起？”

当时，一位[天子]先说：“我所生起的心犹如战鼓般无法平静。”

第二位[说：]“我的心犹如从山间奔流而下的河流般迅速转起。”

第三位[说：]“我从见到这位[天女]之时起，[心]就犹如螃蟹的双眼般离开[身体]。”

第四位[说：]“我的心犹如佛塔中撑起的幢幡般无法静止不动。”

当时，沙格对他们说：“爱卿们，你们的心还只是强猛难耐。然而，我若得到她将能活命，若得不到就会死去。”

天子们[说：]“大王，您不要死。”就将她让给沙格而离开了。沙格宠爱、心仪于她。

“我们去像那样玩乐吧！”当如此说时，沙格无法拒绝她的提议。

第一、刹帝利少女罗希尼的故事[终]。

2. 某位比库的故事

Aññatarabhikkhuvatthu

“能[制]所生[怒]……”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至上阿拉威神庙时，就某位比库而说的。

当导师许可僧团[受用]坐卧处时，王舍城中的财主等[人]正建造着坐卧处，一位阿拉威的比库建造自己的坐卧处时，见到一棵满意的树，就开始要砍断[它]。

然而，有位天女投生于该处，她将小儿子抱在腰间，站着乞求道：“大德，请勿毁坏我的宫殿，我带着儿子，不能没有住所而流浪。”

他[说：]“我得不到其他像这样的树。”就不听那位[天女]的话。

她[心想：]“当他看到这个孩子就会停止。”她就将儿子放在树枝上。

那位比库未能制止住举起的长柄斧，故而砍中了孩子的手臂。天女生起了强烈的忿怒，[思惟]“我要击杀他”而举起双臂。随后，她先如此思惟：

“这位比库持戒。如果我杀死他，将会导向地狱。其他天女见到比库砍自己的树时也会[想起]‘某某天女杀死过像这样的比库’，就会以我为榜样杀死比库们。此比库有主，我要向[其]主人投诉他。”就放下抬起的手臂，哭着去到导师跟前，礼敬后站在一旁。

当时，导师对她说：“天女，你怎么了？”

她将一切事情经过详细地告知[佛陀]：“尊者，您的弟子对我做了这种事，我虽然想要杀死他，却在思惟这种[理由]后，并未杀[他]而是来到这里。”

导师听说那件事后说：“萨度！萨度！天女，你做得很好，犹如约束失控的车一般[平息]高涨的怒火。”随后，诵出此偈：

222.

yo ve uppatitaṃ kodhaṃ, rathaṃ bhantaṃva vāraye,
tamahaṃ sārathiṃ brūmi, rasmiggāho itaro jano.

能制所生怒，如束失控车；
我说彼为御，余人仅执缰。

在此[偈颂中]，“所生”（uppatitaṃ），即已生起的。

“犹如[约束]失控车”（rathaṃ bhantaṃva），犹如善巧的驭手控制住飞驰的马车，然后如其所欲地将其安置。同样地，那人也能抑制、克制已生起的怒火。

“我[说]彼[为御]”（tamahaṃ），我说他为御者。

“余人”（itaro jano），其他的——国王、王储的车夫等则是执缰者，而非最好的御者。

开示结束时，天女住立于入流果，开示也给在场大众带来了利益。然而，天女成为入流者后，仍站着哭泣。于是，导师询问她：“天女，你怎么了？”

当她说“尊者，我失去了宫殿，现在我要怎么办呢？”时，[导师说：]“好了，天女，别想了，我会给你宫殿。”揭德林香室附近有棵树上的天神昨日去世，[佛陀]指着该树说：“在某某处有棵单独的[无主]树，你住进那里吧。”

她住进那里。从那以后，由于“她的宫殿是佛陀所给”，因此即使大威势的天神前来，也无法令她挪动。导师以此事作为[制戒]因缘而为比库们制定了生物村（不可伤害植物）学处。

第二、某位比库的故事[终]。

3. 伍塔拉近事女的故事

Uttarāupāsikāvatthu

“以无忿胜忿……”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竹林时，在伍塔拉家用完餐时针对伍塔拉（Uttarā）近事女而说的。

此事依次说来是这样的：据说，王舍城中[有个]名叫本那（Puṇṇa）的穷人，他依靠给善意财主做工而维生。他的家中仅有妻子和名叫伍塔拉的女儿两人。后来有一天，[人们]在王舍城中高呼："[大家]可以欢庆节日七天。"

听闻那[话]后，善意财主召唤破晓时前来的本那："亲爱的，我们的仆从想要欢庆节日。你要欢庆节日，还是做工呢？"

"东家，节日是给富人的，我们家中就连明日[煮]粥的米都没有。节日对我有什么用？我要带着牛去耕地。"

"那你去牵牛吧。"

他牵着牛，带上犁，并对妻子说："夫人，市民们正在欢庆节日，我因贫穷而要去做工，你先为我烹煮两份口粮，之后将食物送来。"说完，他前往田间。

沙利子长老入了七天灭尽定，并在那天出定。"今天我应当摄益谁呢？"如此观察时，见到本那进入自己的智网中。"此人有信心，并且能够被我摄益吗？"[进一步]观察时，得知他有信心，能够被摄益，并且正因此缘而获得大成就。随后，[长老]带着衣钵前往他耕种之处，凝望井边的一丛灌木而站着。

本那一看见长老，就放下耕作，五体投地而礼敬长老后，[思惟]"[长老]需要齿木"，制作了适合的齿木供养[他]。当时，长老取出钵和滤水囊并递给他。

他[心想]"[长老]需要水"，就接过[钵和滤水囊]，将水过滤后递给[长老]。

长老思惟："此人住在别人的屋后。我若前去他家门口，

他的妻子将看不到我。等到她带着食物上路时，我再[到]那里。”

他在原地停留片刻后，知道她已上路，就前往城内。那位[妻子]在途中看见长老后思惟：

“有时我有施物，却未见到圣尊；有时我见到圣尊，却没有施物。而今天，既见到我的圣尊，我又有施物，我要为我作摄益。”

她放下餐具，五体投地礼敬后，说：“尊者，别思惟这[饭食]粗劣或胜妙，请摄益您的仆人吧！”

长老将钵送上前，那个[女人]用一只手端着餐具，用另一只手从餐具中供养食物，供养到一半时，长老以手覆钵[说：]“够了。”

她说：“尊者，[这食物]仅有一人的份量，不能分为两份。不要为您的仆人作今生的摄益，而是作来世的摄益。我想要毫无保留地供养。”说完，就将所有[食物]都放入长老的钵中。随后发愿：“愿能得享您所见之法。”

长老[回答：]“愿如是。”说完，站着作了随喜，并坐在一处有水的怡人之地用餐。她也返回并寻求大米煮饭。

本那耕种半咖利沙[193]大小的土地后，饥饿难耐，就放开牛，进入一处树荫下，坐着望向道路。当时，他的妻子带着食物过去时，一见到他就想：“这人因受饥饿所迫，在坐着盼着我。‘喂，[你]耽搁太久了！’如果他如此恫吓我后，用赶牛杖打我，我所作的[善]业将徒劳无益。我要事先告知他[我耽搁的原因]。”随后，她如此说：

[193] Karīsa，咖利沙，约一英亩。

“夫君，就在今天心生喜悦吧！别让我所作的[善]业徒劳无益。我早晨带来食物时，在途中遇见法将，就先将食物供养给他，之后又去煮饭再过来。心生喜悦吧，夫君！”

他询问：“你说什么？夫人！”又听闻此事后，[说：]“夫人，你将我的食物供养给圣尊，做得真是太好了！我今天破晓时也供养了齿木和洗脸水给他。”他就以明净之心对那话语感到欢喜。由于日上三竿时才得到食物，所以他身体疲惫，将头放在妻子的腿上后，就进入了睡眠。

当时，他早晨耕种的所有土地乃至灰尘，都犹如金红色的翅子树花簇般亮闪闪。他醒来看到后对妻子说：

“夫人，我耕种的这所有区域都显出金色，是因为太晚才得到食物，所以我的双眼花了吗？”

“夫君，我[这边]也同样显出[金色]。”

他起身去到该处，抓起一团，在犁头敲打后，知道是黄金，[说：]“[不可思议]啊！由于向圣尊法将[沙利子长老]做供养，果报当天就见到了。不过，我不能藏起这么多财富而享用。”他就用黄金装满妻子带来的餐具后，前往王宫，征得国王许可，进入并礼拜国王。当国王说“爱卿，你为何[过来]？”时，他[回答道：]“陛下，今天我耕种的地方到处都充满黄金。这黄金应当被运走。”

“你是谁？”

“我名叫本那。”

“你今天做过什么？”

“我今天早晨向法将供养了齿木和洗脸水，我的妻子也将为我带来的食物供养给了他。”

听闻那[话]，国王说："贤者，据说你今天因供养法将而见到了果报。"随后询问："爱卿，我要做什么？"

"请您派出许多千辆货车，将黄金运走吧。"

国王派出了货车。国王的使者说"[这是]国王的财产"而拿取时，所拿取的所有[黄金]都变为泥土。他们前去禀报国王，[国王问：]"你们说了什么而拿取？"

被如此询问时，他们说："[这是]您的财产。"

"诸位爱卿，[这]不是我的财产，去吧，说：'[这是]本那的财产'再拿吧！"

他们照做了，所拿取的一切都是黄金。将所有[黄金]运来后，堆在王宫庭院，高达八十肘尺。国王召集市民后，[说：]"在这座城市中，还有谁有这么多黄金吗？"

"没有，陛下。"

"我应当赏赐他什么呢？"

"财主的伞盖，陛下。"

国王[说：]"就叫多财财主吧！"就将财主的伞盖连同许多财富一起赐给他。当时，那位[本那]对国王说：

"陛下，我这么长时间以来住在别人家中，请赐我住处吧！"

[国王]就告知[他]先前的财主所住之处："若是如此，看！这处灌木丛很醒目，你令人清除它后建造家宅吧！"

几天后，他就令人在该处建好了家宅，并在同时举办乔迁庆典和任职庆典时，向以佛陀为首的比库僧团做了七天供养。随后，导师作随喜时，为他开示了次第论。佛法开示结束时，本那财主与其妻子和女儿伍塔拉三人都成为了入流者。

后来，王舍城财主[想]为自己的儿子[迎娶]本那财主的女儿，就[向他]提亲。他说："我不会[把女儿嫁]给[你儿子]。"

"不要这样做，你这么长时间以来，透过依靠我而住才得到[这样的]成就，把女儿嫁给我儿子吧！"当[王舍城财主]如此说时，他说："[你儿子]他是邪见者，而我女儿无法离开三宝而住。[所以]我绝不会把女儿嫁给他。"

当时，许多财主阶层等[类型]的良家子请求："不要破坏与那位[王舍城财主]的亲密关系，把女儿嫁给他[儿子]吧！"

那位[本那]就接受了他们的话语，于阿沙黑月圆[日]嫁出了女儿。她从来到夫家之时起，就既不得亲近比库、比库尼，也不得做布施或听闻佛法。如此度过两个半月之际，她询问站在跟前的女仆：

"现在，雨季还剩多久？"

"半个月，夫人。"

她派人给父亲送信："为何将我投入像这样的监狱中，我宁可打上印记，被宣布为他人的婢女。将我嫁给像这样的邪见之家是不适当的。从我到来之时起，就连见到比库等[种类的福德]中的一种福德都不得作。"

当时，她的父亲表达不悦[说]："我的女儿真是受苦了！"随后，令人送去一万五千咖哈巴那钱："在这座城市中，有名叫西蕊玛（Sirimā）的妓女，每日收取一千[钱]。用这些钱将她请来侍奉丈夫之后，你自己作福德吧！"

她令人唤来西蕊玛，说："朋友，接受这些钱，这半个月

你来侍奉[我的]丈夫吧！”

那位[西蕊玛说]：“好的。”同意了。她带着西蕊玛去到丈夫跟前。丈夫见到西蕊玛后说：“这是做什么？”

“夫君，这半个月由我的朋友服侍您。我这半个月则想做供养和听闻佛法。”

他见到那个容颜殊妙的女人后生起爱执，[说]“好的”便同意了。

伍塔拉也邀请了以佛陀为首的比库僧团，[说：]“尊者，您这半个月别去其他地方，就在这里应供吧！”取得导师的同意后[心想]：“从现在开始直到大自恣日，我将得以侍奉导师并听闻佛法。”她如此心满意足而在厨房中来回走动着安排所有事项：“你们这样煮粥，你们这样做糕点。”

当时，她的丈夫[思惟]“明天将是自恣日”，就站在面朝厨房的窗口处，“那个傻瓜来回走动着做什么呢？”如此观察时，见到那位财主之女汗流浃背，遍身灰烬、沾满木炭，如此来回走动着筹备，[心想：]“真是傻瓜，在这样的地方不享受荣华富贵，却[想着]‘我要侍奉秃头沙门’而开心地来回走动。”他便笑着走开了。

正当他离开时，在他跟前站着的西蕊玛[心想：]“这个[男人]究竟看到什么而笑呢？”透过那扇窗户见到了伍塔拉而思惟：“他看到这个[女人]才笑。这个[男人]必定与她亲热了。”

据说，半个月以来，那位[西蕊玛]作为那个家中的外来女子（姘妇）而居住着，当享受[他家的]那些财富时，并未意识到自己是外人，而是认为：“我是女主人。”

她对伍塔拉怀恨后，[心想：]“我要给她带来痛苦。”

就从殿楼下来，进入厨房，在烹饪糕饼处用汤勺舀起滚烫的酥油后，泼向伍塔拉。伍塔拉见到她过来，就向她散播慈爱："我的朋友对我有助益，轮围界极为狭窄，梵天界非常低矮，而我朋友的恩德广大。我正是依靠她才得以做供养和听闻佛法。如果我对她有忿怒，愿这酥油灼伤我。如果没有，愿勿灼伤[我]。"

那位[西蕊玛]浇在她头顶的滚烫酥油变得犹如冷水一般[清凉]。

当时，"这[酥油]怕是凉了。"她[又]装满一勺后带过来[要泼]时，被伍塔拉的侍女们看见了，[她们说：]"放下它！恶徒，你不该将滚烫的酥油浇在我们的夫人身上。"如此怒目相向时，她们从各处起身，拳打脚踢把她打倒在地。伍塔拉虽然阻止，却无法拦住。

当伍塔拉阻止了所有站在那位[西蕊玛]身上的侍女后，"你为何造下像这样的重[业]呢？"如此教诫西蕊玛，用热水[为她]沐浴，并涂以百煮[药]油。

就在那一刻，那位西蕊玛知道了自己是外人，然后思维：

"我造下了重[业]。[我]仅因丈夫之笑，就将滚烫的熟酥泼在她的身上时，这位[伍塔拉]却没有命令侍女们'抓住她'。即使当所有侍女虐待我时，[她]仍阻止[她们]，并为我作了应作之事。如果我不请求她的原谅，我的头会裂为七块。"她就匍匐在那位[伍塔拉]的脚下，说："夫人，请您原谅我！"

"我是有父之女，[我]父亲原谅[你]的话，我就原

谅。”

“好的，夫人，我将请您的父亲本那财主原谅我!”

“我[父亲]本那是带来轮回的父亲，而能令轮回终结的父亲原谅[你]的话，我才会原谅。”

“你的令轮回终结的父亲又是谁呢？”

“正自觉者。”

“我跟他并不熟悉。”

“我来安排，明天导师将带着比库僧团来到这里，有什么供品你就带来到这里，请求他的原谅吧！”

她[说：]“好的，夫人。”接着，起身去到自己家中，吩咐五百个随从女子后，备好了种种副食和饭菜。次日，她带着那些供品去到伍塔拉家中，却不敢放入以佛陀为首的僧团的钵中，而[只是]站着。伍塔拉就拿起这所有[供品]并安排[供养]。当用餐结束时，西蕊玛与随从一起匍匐在导师的足下。于是，导师询问她：

“你有什么罪过？”

“尊者，我昨天做了这种[事]。当时，我的朋友阻止了虐待我的侍女，还帮助了我。我得知她的德行后，就请求她原谅。那时，这位[伍塔拉]说当您原谅[我]时，她才会原谅。”

“伍塔拉，是这样吗？”

“是的，尊者，朋友[西蕊玛]将滚烫的酥油泼在我头上。”

“当时你怎么想的？”

“‘轮围界极为狭窄，梵天界非常低矮，而我朋友的恩德广大。我正是依靠她才得以做供养和听闻佛法。如果我对她

有忿怒，愿这[酥油]灼伤我。如果没有，愿勿灼伤[我]’，如此思惟后，我对她散播慈爱，尊者。”

导师说：“萨度！萨度！伍塔拉，你如此战胜忿怒是适合的。应以无忿战胜忿怒，应以不辱骂、不诽谤战胜辱骂与诽谤，应通过布施出自己的财产战胜顽固的悭吝，应以真实语战胜虚妄语。”随后，诵出此偈：

223.

akkodhena jine kodhaṃ, asādhuṃ sādhunā jine,
jine kadariyaṃ dānena, saccenālikavādinaṃ.

以无忿胜忿，以善胜不善；
以施胜悭吝，以实胜妄语。

在此[偈颂中]，“以无忿”（akkodhena），忿怒之人应通过变得不忿怒而获胜。

“不善”（asādhuṃ），不善者应通过变善而获胜。

“悭吝”（kadariyaṃ），应以将自己的财产布施的心战胜顽固的悭吝。

应以真实语战胜妄语。

是故如此说：

“以无忿胜忿……以实胜妄语。”

开示结束时，西蕊玛与五百个侍女一起住立于入流果。

第三、伍塔拉近事女的故事[终]。

4. 马哈摩嘎喇那长老提问的故事

Mahāmoggallānattherapañhavatthu

“语实[不发怒]……”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马哈摩嘎喇那长老的提问而说的。

有一次，长老前去天界游行，并站在大威势天女的宫殿门前，随后他对来到自己跟前，礼敬后站着的那位[天女]如此说：

“天女！你有大成就，此[成就]是造作何种[善]业而得到的？”

“尊者，请勿问我。”

据说，天女因微少的[善]业而羞愧，所以如此说。

“你就说吧！”当长老如此令她说时，她回禀道：

“尊者，我既未做布施，又未作敬奉，也未听闻佛法，仅仅只是保护了真实语。”

长老又去到其他宫殿门前，又询问前来的其他天女。她们也同样遮遮掩掩，[实在]无法推脱，一位[天女]才首先说：

“尊者，我并未作过布施等[善业]。在咖沙巴佛的时代，我是他人的婢女。我的那位主人极为粗暴、刻薄，每每用抄起的木棒、木柴打破[我的]头。当生起忿怒时，‘你的这位主人有权[在你身上]打上印记，或割掉[你的]鼻子等，不要忿怒’，我如此劝慰自己而不忿怒。我因[此福德]而得到这种成就。”

另一位[天女]说：

“尊者，我守护甘蔗地时，曾向一位比库供养甘蔗。”

另一位[天女]曾供养一个柿子。

另一位曾供养一根黄瓜。

另一位曾供养一颗雷蒙子。

另一位曾供养一把[带梗]蔬菜。

另一位曾供养一把罗望子叶。她们以如此等方式告知了自己所作的微小布施后，说：“我们由于这些原因而得到此成就。”

长老听闻她们所作之业后，来到导师之处询问：

“尊者，只以言语真实、平息忿怒、供养微少的柿子等，就能得到天界的成就吗？”

“摩嘎喇那，你为何问我呢？那些天女难道不是已经跟你说了此因吗？”

“是的，尊者，因这么多[善业]就会得到天界的成就！”

当时，导师对他说：“摩嘎喇那，纵然只是说真实语，克制忿怒，微小的布施也能去到天界。”随后，诵出此偈：

224.

saccaṃ bhaṇe na kujjheyya, dajjā appampi yācito,
etehi tīhi ṭhānehi, gacche devāna santike.

语实不发怒，虽少亦能施；
以此三因故，能至诸天界。

在此[偈颂中]，“语实”（saccaṃ bhaṇe），即能表述、说出真实语，能住立于真实语之义。

“不发怒”（na kujjheyya），能够不向他人发怒。

“乞求”（yācito），乞求者即持戒的出家人。他们并未乞求“你供养任何[资具]吧！”而是站在门前[等待]，只依[此]义而为需求者。如此，当持戒者们乞求时，即使只有少许施物，也能供养。

“以此三[因]故”（etehi tīhi），只以此三因中的一种因就能去到天界之义。

开示结束时，许多人得达入流果等。

第四、马哈摩嘎喇那长老提问的故事[终]。

5. 佛父婆罗门的故事

Buddhapitubrāhmaṇavatthu

“彼无害[牟尼]……”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萨给答（Sāketa）附近的安迦那林（Añjanavana）时，就比库们所问的问题而说的。

据说，跋葛瓦在比库僧团的陪同下进入萨给答城托钵时，一位住在萨给答的年老婆罗门正从城中出来。他在城门口见到十力者后，匍匐于[导师之]足，并紧紧握住[他的]脚踝，[说：]“儿啊，儿子难道不应在父母衰老时照顾[他们]吗？为何这么长时间都没让自己在我们[面前]露面呢？我已先见到了你，来吧，让[你]母亲也见见[你]！”就抓着导师回到自己家中。导师去到那里，与比库僧团一起坐于备好的座位。

婆罗门女赶到后，也匍匐于导师之足，说：“儿啊，你

这么长时间都去哪了？难道不应在父母年老之时侍奉[他们]吗？”随后，如此令儿女礼敬[导师]：“来吧，礼敬[你们的]兄弟。”

他们[夫妻]俩心满意足地款待以佛陀为首的比库僧团后，说：“尊者，请固定在这里应供吧！”

“诸佛不会固定在一处应供。”当[导师]如此说时，他们说：“若是如此，尊者，如果有人邀请你们去[应供]，您就将他们派到我们跟前[通知我]吧！”导师从那天起当有人前来邀请时，就将他们派往[婆罗门家]：“你们去告知婆罗门。”他们前去对婆罗门说：“我们已邀请导师明日[应供]。”

婆罗门次日就从自己家中带出饭碗和菜盘，前往导师所坐之处。当没有其他地方邀请时，导师就在婆罗门的家中用餐。他们俩每天向如来供养着自己的施物，并听闻佛法，便证得了不来果。

比库们在法堂中生起议论：“贤友们，婆罗门清楚如来的父亲是净饭[王]，母亲是马哈玛雅（Mahāmāyā，摩诃摩耶），他明明知道却同婆罗门女一起将如来说为‘我们的儿子’，导师[竟]也这样承认了。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导师听到他们的谈话，说：“诸比库，那[婆罗门夫妇]俩只是称自己的儿子为儿子。”随后，引述过去：

诸比库，往昔，这位婆罗门连续五百生是我的父亲，五百生是[我]叔父，五百生是[我]伯父。那位婆罗门女也连续五百生是我母亲，五百生是[我]叔母，五百生是[我]伯母。

如此，“我一千五百生在婆罗门的手中长大，一千五百

生在婆罗门女的手中长大”——这样指出[自己一共]三千生是他们的儿子后，说出这些偈颂：

“心黏著何人，而生起欢喜；
虽未曾见彼，亦对其亲爱。”

（《本生》1.1.68）

“或以往昔缘，或因当下利，
如是爱意现，如莲浮水面。”

（《本生》1.2.174）

导师在三个月间就依止那家而住。那[婆罗门夫妻]俩也在亲证阿拉汉后般涅槃了。当时，[人们]对他们作大恭敬后，将两人放入有一个尖顶的灵柩台中，运走了。导师也在五百位比库的陪同下，与他们一起前往火葬场。

“据说[这是]佛陀的父母。”大众[因此而]出来。导师进入火葬场附近的一个大厅站着。人们礼敬导师后站在一旁，向导师致以问候：“尊者，您就别再思虑于您的父母去世了。”

导师并未否定道：“你们不要如此说。”他观察人们的意乐后，在那适当的时机开示佛法：

“此寿实微少，不满百岁死；
彼虽过百岁，亦因老而死。”

（《经集》810；《大义释》39）

开示了此《老经》（Jarāsutta）。开示结束时，八万四千有情领悟了法。

比库们并不清楚婆罗门及婆罗门女已般涅槃，因此询问："尊者，他们的来世是什么？"

导师说："诸比库，像这样的无学牟尼没有来世。像这样的人已得达不动、不死的大般涅槃。"随后，诵出此偈：

225.

ahiṃsakā ye munayo, niccaṃ kāyena saṃvutā,
te yanti accutaṃ ṭhānaṃ, yattha gantvā na socare.

彼无害牟尼，常以身防护；
彼往不死处，至而无忧恼。

在此[偈颂中]，"牟尼"（munayo），通过牟尼行而证得道果的无学牟尼。

这"以身"（kāyena），只是开示这么说而已，[实际是指]"以[身语意]三门防护"之义。

"不死"（accutaṃ），永恒的。

"处"（ṭhānaṃ），不动之处、常恒之处。

"[至]该处"（yattha），"他们去到那没有担心、没有忧虑、没有迫害的涅槃处"之义。

开示结束时，许多人得达了入流果等。

第五、佛父婆罗门的故事[终]。

6. 婢女本娜的故事

Puṇṇadāsīvatthu

“常保持醒觉……”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鹫峰山时，就王舍城财主名叫本娜（Puṇṇā）的婢女而说的。

据说，有一天为了舂米而给了她许多稻谷。她夜晚燃起灯烛而舂米时，为了休息就汗流浃背地站在[室]外的风中。

那个时候，达巴马喇子（Dabbamallaputta）是比库们的分配坐卧处者。比库们听闻佛法后前往各自的坐卧处时，他犹如燃起[灯烛]一般为他们点亮手指，走在所有人的前面，为给比库们指示道路而变出光明。

本娜借助那光明而看到了在山上走动的所有比库，思惟：“我受自己的苦逼恼，在这个时间仍不得休息。尊者们为何不休息呢？”随后认为：“必定是某位比库病了，或因蛇咬而有危难。”她于[次日]破晓拿着碎米，用水浸湿，在手掌中如糕饼般压制，并[放]入炭火烘烤后，带在腰间。[她心想]“我要在去取水处的道路上食用”，就拿上水罐朝着取水处行进。导师也为了入村托钵而踏上那条道路。

她见到导师，心想：“别的日子，我见到导师却没有施物，有施物时却见不到导师。现在，我既有施物，又当面[见到]导师。如果[导师]不在意粗劣或胜妙而接受，我就供养此糕饼。”她将水罐放在一旁，礼敬导师之后，说：“尊者，请接受此粗劣的供养而摄益我吧！”

导师看着阿难长老，[长老]将[四]大王供养的钵取出并递过去接受糕饼。本娜就将那[糕饼]放进导师的钵中，五体投地礼敬后，说：“尊者，愿我能够成就您所见之法。”

导师站着随喜[说]：“愿如是。”

本娜思惟：“纵然导师为摄益我而接受了糕饼，却不会吃它。必定会扔给前面的乌鸦或狗，随后前往国王或王子的宫

中受用胜妙的食物。”

导师也在[观察]“她究竟思惟什么？”得知她的心行，就看向阿难长老后，示意想要坐下。长老铺展衣并交给[导师]。导师就坐在城外用餐。整个轮围界内的天神们犹如挤蜂巢一般挤出天人的有益营养后，注入那[糕饼]中。

本娜也站着观看[导师用餐]。用餐结束时，长老递过水。导师用完餐时，召唤本娜，说：“本娜，你为何轻视我的弟子呢？”

“我没有轻视，尊者。”

“当时，你看见我的弟子后，说过什么？”

“‘我受此苦逼恼而不得休息。尊者们为何不休息呢？必定是某位比库生病了，或因蛇咬而有危难。’我思惟了这么多[内容]。”

导师听闻她的话后，说：“本娜，你受此苦逼恼而不得休息，我的弟子们常常保持醒觉而不休息。”随后，诵出此偈：

226.

sadā jāgaramānānaṃ, ahorattānusikkhinaṃ,
nibbānaṃ adhimuttānaṃ, atthaṃ gacchanti āsavā.

常保持醒觉，昼夜修[三]学；
志向涅槃者，诸漏趣灭没。

在此[偈颂中]，“昼夜修[三]学”（ahorattānusikkhinaṃ），日以继夜地修习三学的。

“志向涅槃者”（nibbānaṃ adhimuttānaṃ），倾向于涅槃的。

“[诸漏]趣灭没”（atthaṃ gacchanti），“对于像这样的人，一切漏都会走向灭没”之义。

开示结束时，本娜就站着住立于入流果，开示也给在场大众带来了利益。导师以炭[烤]的碎米糕饼用完餐后，前往寺院。

比库们在法堂中生起议论：“贤友们，正自觉者真是行了难事，他以本娜所供养的炭[烤]碎米糕点用完餐。”导师抵达后，询问：“诸比库，你们因什么话题共坐呢？”

“因这个[话题]。”当如此说时，[佛陀]说：“诸比库，不只是现在，往昔我也食用她所给的碎米。”[194]随后，引述过去：

“汝吃草残食，食米汤碎米；
此为汝之食，何故今不吃。”

“因种姓、调伏，不为众人知；
是故大梵志，我吃碎米、汤。”

“汝即知我为，此等之良马；
知者至汝处，不食汝碎米。”

（《本生》1.3.10-12）

[导师]详细讲解了这篇《碎米信度马驹本生》[195]

[194] 根据这里的引用，菩萨往昔也曾食用该女士所给的碎米，但根据本生记载当时食用她碎米的信度马是沙利子尊者的过去生，或许是有不同的版本流传。

[195] 在此本生中（本生第 254 篇，Kuṇḍakakucchisindhavajātaka），菩萨是一马商。当时有一贫穷的老妪养了一匹信度马（沙利子尊者的过去生），她像对待儿

（Kuṇḍakasindhavapotakajātaka）。

第六、婢女本娜的故事[终]。

7. 阿图勒近事男的故事

Atulaupāsakavatthu

“自古皆如此……”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名叫阿图勒（Atula，无比）的近事男而说的。

那位近事男住在沙瓦提城，他有五百位近事男随从。有一天，他带着那些近事男前往寺院闻法。他们想要在雷瓦德长老跟前听闻佛法，就礼敬雷瓦德长老后坐着。那位具寿却在僧园中独坐，犹如狮子般独行。因此，他没有同那位[近事男]说任何[法]。

他[心想]“这位长老一言不发”，就忿怒起身，前往沙利子长老跟前。当长老问“[你们]为何过来？”时，[近事男回答]说：“尊者，我带着这些近事男为听闻佛法而来到雷瓦德长老之处，长老却一言不发，我对他感到忿怒而来到这里。请您为我讲法吧。”

于是，长老说：“若是如此，近事男们坐下吧。”随后，详尽地开示了阿毗达摩。

子一样养育它，喂它碎米、米汤、剩饭、草料。后来被菩萨看到，以高价收购了。菩萨为了测验它是否知道自己的能力，一开始也喂它碎米等，它知道自己的能力，于是拒绝食用，菩萨便给它上等饮食待遇，后向国王展示它的惊人速度。

近事男又忿怒道：“阿毗达摩论过于精细，长老只是开示许多阿毗达摩，这对我们有何用？”随后，就带着人们前往阿难长老跟前。

[阿难]长老也说：“近事男们为何[而来]？”

“尊者，我们为听闻佛法而来到雷瓦德长老之处，却未在他跟前得到只言片语。忿怒之下，来到沙利子长老跟前。他又只为我们开示许多过于精细的阿毗达摩。‘这对我们有何用？’我们对他感到忿怒而来到这里。尊者，您为我们讲佛法开示吧！”

“若是如此，你们坐下谛听！”长老只是通俗易懂地为他们开示了少许佛法。他们又对长老感到忿怒，去到导师跟前，礼敬后坐在一旁。当时，导师对他们说：

“近事男们为何过来？”

“为了听闻佛法，尊者。”

“你们听过了什么法？”

“尊者，我们起初来到雷瓦德长老之处，他没有同我们说任何[法]。我们对他感到忿怒而来到沙利子长老之处。他为我们开示了许多阿毗达摩。我们因无法理解而忿怒。随后，来到阿难长老之处，他只为我们开示了少量的法，我们又对他感到忿怒而来到这里。”

导师听闻他们的话后，说：“阿图勒，自古以来这就是惯常之事：保持沉默者、话多者和话少者皆被指责。没有一向被指责或一向受赞扬者。即使国王，也会受一些人批评，受一些人赞扬。

即使大地，即使日月，即使虚空[也一样]，就连坐在四众中说法的正自觉者，也会受一些人指责，受一些人赞扬。

愚盲者的批评或赞扬无关紧要，而被贤明的智者批评则是真正的批评，被赞扬则是真正的赞扬。”说完，诵出这些偈颂：

227.

porāṇametaṃ atula, netaṃ ajjatanāmiva,nindanti tuṇhimāsīnaṃ,

nindanti bahubhāṇinaṃ,mitabhāṇimpi nindanti, natthi loke anindito.

阿图勒，
自古皆如此，非仅今日是；
沉默者受谤，多言者受谤；
适言也受谤，世无不受谤。

228.

na cāhu na ca bhavissati, na cetarahi vijjati,
ekantaṃ nindito poso, ekantaṃ vā pasaṃsito.

过去未来无，现今亦不存，
一直受谤者，或只被誉者。

229.

yaṃ ce viññū pasaṃsanti, anuvicca suve suve,
acchiddavuttiṃ medhāviṃ, paññāsīlasamāhitaṃ.

智者若日日，明鉴而赞叹；
行无暇且智，具足慧戒者。

230.

nikkhaṃ jambonadasseva, ko taṃ ninditumarahati,

devāpi naṃ pasaṃsanti, brahmunāpi pasaṃsito.

犹如瞻部金，谁堪能谤彼？

其受诸天赞，亦为梵天赞。

在此[偈颂中]，“自古皆如此”（porāṇametaṃ），自古以来就是这样。

“阿图勒”（atula），以名字称呼那位近事男。

“非仅今日是”（netaṃ ajjatanāmiva），那批评或赞扬并非今天才有。

“沉默而坐者[受谤]”（tuṇhimāsīnaṃ），他们批评：“为何这人犹如聋子、犹如哑巴、犹如一无所知者般保持沉默而坐着？”

“多言者[受谤]”（bahubhāṇinaṃ），他们批评：“为何这人犹如风吹过的棕榈叶般飒飒作响？他的言语毫无边际！”

“适言[亦受谤]”（mitabhāṇimpi），他们批评：“为何这人惜字如金，说完一两[句]就保持沉默。”“如此，于此世间完全不受批评的[人]是不存在的”之义。

“过去[未来]无”（na cāhu）过去不曾有，未来不会有。

“智者若[日日]”（yaṃ ce viññū），这句的含义是：愚人的批评或赞扬无足轻重。然而，若智者日日鉴别其应被批评或赞扬的根据后才赞扬。他们会赞扬践行无瑕之[戒]学、因具足无暇活命[方式]的行为无暇者，因具足以法滋养之慧的贤明者，因具足世出世间慧和四种清净戒的具足戒定慧者。那人犹如消除杂质的黄金、经受锤锻、打磨的瞻部金

[196]，谁又有资格批评他呢？”

“[其受]诸天[赞]”（devāpi），诸天和有智之人都会护持、称赞、颂扬那位比库。

“[亦受]梵天[赞]”（brahmunāpi），“不只是诸天与人，即使一万个轮围界中的诸大梵天也都会赞扬他”之义。

开示结束时，五百位近事男全都住立于入流果。

第七、阿图勒近事男的故事[终]。

8. 六群比库的故事

Chabbaggiyavatthu

“[当护]身恶行……”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竹林时，就六群比库而说的。

有一天，导师住在竹林时，那些六群比库们双手持杖，[脚]蹬木履在岩石表面经行。导师听见他们发出的哒哒声，询问道：“阿难，这是什么声音？”听说“是六群[比库]踏着木履而[发出]的哒哒声”后，制定学处并说：“比库应当防护身等。”接着，开示佛法，说出这些偈颂：

231.

kāyappakopaṃ rakkheyya, kāyena saṃvuto siyā,
kāyaduccaritaṃ hitvā, kāyena sucaritaṃ care.

---

[196] Jambonadanikkha，旧译阎浮金，据说是生自 eugenia 树，掉落到瞻部河的一种黄金。

当护身恶行，应以身防护；
舍断身恶行，应以身行善。

232.
vacīpakopaṃ rakkheyya, vācāya saṃvuto siyā,
vacīduccaritaṃ hitvā, vācāya sucaritaṃ care.

当护语恶行，应以语防护；
舍断语恶行，应以语行善。

233.
manopakopaṃ rakkheyya, manasā saṃvuto siyā,
manoduccaritaṃ hitvā, manasā sucaritaṃ care.

当护意恶行，应以意防护；
舍断意恶行，应以意行善。

234.
kāyena saṃvutā dhīrā, atho vācāya saṃvutā,
manasā saṃvutā dhīrā, te ve suparisaṃvutā.

贤者以身护，复以语防护；
贤者以意护，彼实善防护。

在此[偈颂中]，“[当护]身恶行”（kāyappakopaṃ），应当防护三种身恶行。

“[应]以身防护”（kāyena saṃvuto），避免进入身门的恶行后，应防护、关闭[身]门。因为在舍断身恶行后，行身善行，做这两件事，故说：“舍断身恶行，应以身行善”（kāyaduccaritaṃ hitvā, kāyena sucaritaṃ care）。

在其他偈颂中，也是[以]这种方法[解释]。

“贤者以身护”（kāyena saṃvutā dhīrā），这句偈颂的含义是，贤智者们不以身造作杀生等[身恶行]，不以语造作虚妄语等[语恶行]，不以意生起贪婪等[意恶行]而防护。他们于此世间是善制御者、善守护者、善保护者、善闭[根]门者。

开示结束时，许多人得达入流果等。

第八、六群比库的故事[终]。

十七品忿怒品释义终。

十八、垢秽品

Malavagga

法护尊者译

1. 屠夫之子的故事

Goghātakaputtavatthu

“汝今如枯叶……”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一位屠牛者之子而说的。

据说，沙瓦提城中有位屠牛者宰完牛，取出上好的肉烹制后，与妻儿坐在一起享用，也卖肉而谋生。他如此造作屠牛之业五十五年，即使住在寺院附近，却连一天都未向导师供养哪怕一勺之量的粥或饭。他无肉就吃不下饭。

有一天，他白天卖完肉后，为自己留下一块肉用来烹饪，给了妻子，随后前去沐浴。当时，他的朋友来到家中，对[其]妻子说：“给我少许可售卖的牛肉，我家来客人了。”

“可售卖的牛肉已没有了，你朋友卖完肉，现在去沐浴了。”

“别这样作，若有肉，请给[我]吧！”

“除了你朋友留下[给自己吃]的肉，没有别的了。”

他[心想：]“除了为我朋友[为自己]而留下的肉，没有别的肉了。他无肉就吃不下饭，是不会把这[肉]给我的。”

他就自行拿起那块肉离开了。

屠牛者沐浴回来时，妻子将连同煮熟的蔬菜在内的饭盛好并端来。这时，他说："肉哪去了？"

"没有[肉]，夫君。"

"我不是给过你要煮的肉才走的吗？"

"你的朋友过来说：'我的客人来了，把可售卖之肉给我吧！''除了你朋友[为自己]所留之肉，没有别的肉了，他无肉就吃不下饭。'即使我如此说，他还是强行径自拿起那块肉离开了。"

"我无肉就吃不下饭，把那[饭]端走！"

"夫君，你还能做什么呢？吃吧！"

"我不会吃的！"

他如此令[妻子]端走那饭后，拿着刀，前往屋后捆住的牛跟前，将手伸入[牛]口，扯出[牛]舌，用刀从根部切断，拿着前去在火炭中烤好，并放在饭食上。随后，他坐着吃一团饭，再将一块肉放入口中。就在那一刻，他的舌头断了并落在饭碗中。就在当下，他得到了与[自己所造之]业相似的果报。然后，他就像牛那样，血持续从口中涌出，他进入屋内以膝盖爬行着[如牛般]嚎叫。

那个时候，屠牛者之子站在附近看着父亲。当时，母亲对他说："儿子！看看这位屠牛者吧！他就像牛一样以膝盖在屋中来回爬行着嚎叫。这种痛苦也将降临到你头上。别管我！逃走谋求自己的幸福吧！"

他因死亡的怖畏，礼敬母亲后就逃了。他跑去了答咖西喇（Takkasilā）。屠牛者犹如牛一般在屋内嚎叫着来回爬行，

死亡之时投生于无间地狱。牛也死了。屠牛者之子去到答咖西喇城，学得了金匠的技艺。当时，他的老师前往村落时说“你要做像这样的饰品”，随后离开了。

他也做了像那样的饰品。当时，他的老师回来见到那件饰品，[思惟：]“此人无论去到何处皆能谋生。”就将自己已成年的女儿许配给他。他生儿育女。

后来，他的儿子成年时，学得技艺并前往沙瓦提城，在那里成家。他们居住期间，具足了[对法的]信心。他们的父亲不在答咖西喇作任何善行而到了老年。当时，他的儿子们[思惟]“我们的父亲老了”，就将其接到自己跟前，“我们为父亲的利益而做供养吧！”就邀请了以佛陀为首的比库僧团。次日，他们请以佛陀为首的比库僧团坐在家中，恭敬地款待，并在用餐结束时，对导师说：“尊者，我们已供养了父亲的[延]寿食，请为我们的父亲作随喜吧！”

导师对他说：“近事男，你已衰老，身体已年迈，犹如枯黄的树叶，你并没有前往来世的善资粮。为自己建立依止处吧！你要当智者，勿作愚人！”接着，在作随喜时说出这两首偈颂：

235.
Paṇḍupalāsova dānisi,
Yamapurisāpi ca te upaṭṭhitā;
Uyyogamukhe ca tiṭṭhasi,
Pātheyyampi ca te na vijjati.

汝今如枯叶，冥使已近身；
立于死门口，汝且无道粮。

236.
So karohi dīpamattano,
Khippaṃ vāyama paṇḍito bhava;
Niddhantamalo anaṅgaṇo,
Dibbaṃ ariyabhūmiṃ upehisī.

汝当自作洲，速勤当智者；
除垢无秽染，将至圣地天。

在此[偈颂中]，“汝今如枯叶”（paṇḍupalāsova dānisī），近事男！你现在就像落在地上的枯黄树叶。“冥使”（Yamapurisā），被称为阎魔[王]的使者。然而，这说的是死亡。即死亡已出现在你面前之义。“死门口”（Uyyogamukhe），即站在衰亡、衰退的门口之义。“路粮”（Pātheyyanṃ）之义为，犹如旅客的米等旅途资粮，去往来世的你却没有善[业]的旅途资粮。“汝当[自]作[洲]”（So karohī）之义为，犹如在海中的船已毁损时，小岛被称为立足处，你[也]要[这样]建造自己善的立足处。做时迅速努力，快速发动精进，以自己的善业作为依止处而成为智者。若人在尚未到达死亡之口而能造[善业]之时行善，此人即为智者。要做像那样的人，不要作愚盲者。

“圣地天”（Dibbaṃ ariyabhūmin）之义为，当如此精进时，由于已去除爱染等污垢，已消除尘垢的无垢者，以污秽的消失而无垢、无烦恼，他将到达五种净居天生存地。

开示结束时，近事男住立于入流果，开示也给在场者带来了利益。

他们又邀请导师次日[应供]，随后做了供养，并在用完餐的导师[作]随喜的时间说："尊者，我们已供养了父亲的这份[延]寿食，请为他作随喜吧！"导师为他作随喜后，说出这两首偈颂：

237.

Upanītavayo ca dānisi, Sampayātosi yamassa santikaṃ;
Vāso te natthi antarā, Pātheyyampi ca te na vijjati.

汝今年华逝，去向阎魔前；
途中无歇处，汝且无道粮。

238.

So karohi dīpamattano, Khippaṃ vāyama paṇḍito bhava;
Niddhantamalo anaṅgaṇo, Na puna jātijaraṃ upehisī.

汝当自作洲，速勤当智者；
除垢无秽染，不复至生老。

在此[偈颂中]，"年华逝"（upanītavayo）中的（upa）是前缀，不变化的虚词。

"年华逝"（nītavayo），即青春已逝的年纪。其含义是，你已过于老迈，如今已度过了三个年龄段，而站在死亡之口。

"去向阎魔前"（Sampayātosi yamassa santikan），准备去往死王之口而站着之义。

"途中无歇处"（Vāso te natthi antarā），当在旅途行走时，[可以]住在途中办理这样那样之事，去往来世时无法

如此[中途停留]。去往来世者不可能[对死王]说“你们且等两三天，我要先做布施，我要先听闻佛法”等语。而是从今生死去后就在来世投生了。针对此义而说“途中无歇处”。

这“道粮”（Pātheyyaṃ）虽已在上文提及过，但导师为令近事男牢记而又于此反复讲述。

“生老”（Jātijaraṃ），在这里也包括了病与死。前面偈诵说的是不来道，这里说的是阿拉汉道。

正如这样，国王根据自己嘴巴的大小制作饭团，当提供给儿子时，王子则根据自己嘴巴的大小[咬]取，同样的，导师以最上之道开示说法，近事男根据自己的亲依止力证得下面的入流果后，在此随喜的最后又证得了不来果。开示也给其他会众带来了利益。

第一、屠夫之子的故事[终]。

2. 某位婆罗门的故事

Aññatarabrāhmaṇavatthu

“[智者]依次第……”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某位婆罗门而说的。

据说，有一天，他在清晨出门，于比库穿衣之处站着观看比库披裹[上]衣。该处长有茅草。当时，一位比库披裹[上]衣之际，衣的下摆划过草丛，被露珠浸湿。

婆罗门[心想：]“应将该处的草清除。”就于次日带上锄头，前往该处除[草]后，[清出]像打谷场一般[大小的空

间]。

他又于次日前往该处，见到比库们披裹[上]衣时，一人衣的下摆坠落在地，扬起灰尘。“应当在此铺撒沙子。”他如此思惟后，运来沙子并铺撒。

后来有一天，午餐时有强烈的阳光。那时，他又见到比库们在披裹[上]衣时，汗流浃背。“我应当在此搭建天篷。”如此思惟后，他搭建了天篷。

次日清晨时，下起了雨，是个下雨天。那时，婆罗门又在站着观看比库时，见到比库们的袈裟被淋湿。[心想]“我应当在此建造大厅”，就令人建起大厅。随后，思惟“现在我要举行大厅落成典礼”，就邀请以佛陀为首的比库僧团，并请比库们坐在大厅内外。当用餐结束时，他为[听闻]随喜而接过导师的钵，从头开始告知了事情经过：“尊者，当比库披裹[上]衣时，我在此处站着观察，见到了这个和那个，从而令人建造了这栋和那栋[建筑]。”

导师听闻他的话后，说：“婆罗门，智者们在每个刹那造下一点一滴的善[业]时，就在逐渐祛除自己不善的污垢。”随后诵出此偈：

239.

anupubbena medhāvī, thokaṃ thokaṃ khaṇe khaṇe,
kammāro rajatasseva, niddhame malamattano.

智者依次第，时刻中点滴；
祛除己垢秽，如金匠治金。

在此[偈颂中]，“依次第”（anupubbena），按照顺序。“智者”（medhāvī），具足以法滋养[的智者]。

“时刻”（khaṇe khaṇe），在每个时机行善的。

“如金匠冶金”（kammāro rajatasseva），这句的含义是，正如金匠不能仅仅焙烧、锻打黄金一次，就祛除杂质制成首饰。唯有在反复焙烧、锻打祛除[黄金的]杂质之后，才能制成许多种首饰。同样地，唯有在反复行善时，智者才能祛除自己的贪爱等垢秽，如此祛除垢秽者就是无烦恼者。

开示结束时，婆罗门住立于入流果，开示也给大众带来了利益。

第二、某位婆罗门的故事[终]。

3. 帝思长老的故事

Tissattheravatthu

“铁锈由铁[生]……”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帝思（Tissa）长老而说的。

据说，一位住在沙瓦提城的良家子出了家，他获得达上，以帝思长老之名为人所知。后来，他在乡村寺院入了雨安居，得到了八肘尺的粗布。过完雨安居，他作了自恣，随后带着那[块布]，前去[将其]放在姐姐手中。

她[思惟]“这块布不适合我弟弟”，就用利刃将其裁剪为碎片，接着在臼中捶捣后，放入[弹棉花的]箩中打碎、揉捻，纺成细纱，并织成布。

长老也备好针、线，召集缝制袈裟的小沙玛内拉后，去到姐姐跟前，说：“把那块布给我吧，我要缝制袈裟。”

她取出九肘尺的布，放在弟弟手中。他拿着布，铺开观察后，说："我的布是八肘尺的粗[布]，这是九肘尺的细[布]。这并非我的布，这是你的。我不要它，就把[原来]那块[布]给我吧！"

"尊者，这就是您的，拿着它吧！"

他不愿[接受]。于是，[姐姐]将自己作的所有事告知[他]，并[说：]"尊者，这就是您的，拿着它吧！"随后，[将布]递了过去。他接过布，去到寺院，令人缝制袈裟。

当时，他的姐姐为[护持]缝制袈裟而准备了粥饭等[食物]。就在袈裟完工之日，她令人作了周到的敬奉。

那位[长老]观看袈裟后，对其生起爱执，[心想]"明日此时我要穿上它"，便令人[将其]放在晾衣杆上。他当夜无法消化所吃食物而死去。随后，投生为那件袈裟上的虱子。他的姐姐听闻其死讯后，在比库们的足下哭得满地打滚。

比库们为他举行葬礼后，由于没有照料病患之人，那件[袈裟]就归属了僧团。[比库们]取出那件袈裟[说：]"我们要分配它。"

"这些人夺走了我的财产！"那只虱子就如此哀嚎着到处跑。导师正坐于香室时，以天耳听到那声音，说："阿难，你去[跟比库们]说不要分配帝思的袈裟，先搁置七天。"长老照作了。

那只[虱子]第七天死去，并投生于喜足天（兜率天）。导师吩咐道："你们第八天分配帝思的袈裟并拿取吧。"比库们照作了。

比库们在法堂中生起议论："为何导师吩咐'将帝思的袈裟搁置七天，第八天才拿取'呢？"

导师抵达后询问：“诸比库，你们因为什么话题共坐呢？”

当他们说“因为这个[话题共坐]”时，[佛陀说：]“诸比库，帝思投生为自己袈裟中的虱子，在你们分配那件[袈裟]时，它[说]‘这些人夺走了我的财产’而哀嚎着到处跑。当你们拿取袈裟时，它会心生恶意而投生于地狱。因此，我令[你们]搁置袈裟。

现在，它已投生于喜足天，因此，我允许你们拿取袈裟。”随后，他们又说：“尊者，这渴爱确实很重。”

“是的，诸比库，这些有情的渴爱很重。正如铁锈由铁而产生后，确实腐蚀、毁坏这[铁]后，使其无法使用。同样地，此渴爱生起于这些有情的内心后，令那些有情投生于地狱等处，令其走向毁灭。”随后，诵出此偈：

240.

ayasāva malaṃ samuṭṭhitaṃ,tatuṭṭhāya tameva khādati,

evaṃ atidhonacārinaṃ,sāni kammāni nayanti duggatiṃ.

锈实由铁生，生已还蚀彼；
不净行亦然，自业导恶趣。

在此[偈颂中]，“由铁”（ayasāva），由铁而生。

“生已”（tatuṭṭhāya），从[铁]生[锈]后。

“不净行”（atidhonacārinaṃ），他们省思“此[资具]为此而……”后受用四资具之慧被称为“净除”。违越它而行者名为“不净行者”。

这是说，正如由铁而生锈，[锈]从铁而生后腐蚀那[铁]。同样地，不省思四资具而受用的不净行，这种业住立于自身之中，被自己所拥有，正是这些业将[他]带到恶趣。

开示结束时，许多人得达入流果等。

第三、帝思长老的故事[终]。

4. 愚笨伍达夷长老的故事

Lāludāyittheravatthu

“不习经典垢……”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愚笨伍达夷（Lāludāyī）长老而说的。

据说，沙瓦提城住有五千万圣弟子及两千万凡夫。他们中的圣弟子们在午餐时做供养，于傍晚时带着酥油、蜜、糖、布等前往寺院，听闻佛法。

闻法之后，在返回时也在谈论对沙利子和摩嘎喇那的溢美之词。伍达夷长老听闻他们的话后，说：“你们先听了他们的法才如此说，听闻了我的佛法开示还不知道会说些什么。”人们听闻他的话后，[心想：]“这必定是位说法者，我们应当在他跟前听闻佛法开示。”

一天，他们乞求长老：“尊者，今天是我们的听闻佛法之日。”随后，向僧团做完供养，说：“尊者，愿您在日间为我们讲佛法开示。”那位[长老]也答应了他们。

他们在听闻佛法时前去，说：“尊者，请为我们开示佛法。”愚笨伍达夷长老坐于[法]座上，握着彩扇而摇晃之际，却连一句佛法都想不出来，“我要吟诵圣典，让别人来讲佛法

开示吧！”说完，就下[座]了。

他们请求别人开示佛法后，又请他登上[法]座吟诵圣典。他又什么都想不起来，“我要在夜间说[法]，[你们]请别人吟诵圣典吧！”说完，就下[座]了。

他们请别人吟诵完圣典，在夜间又将长老接到[法座]。他夜间仍旧什么都想不起来，“我要在黎明时开示，夜间请别人开示吧！”说完，就下[座]了。他们夜间请别人开示完，又在黎明时接他上[法座]。他依然什么都想不起来。

大众抄起石块、棍棒等，吓唬道：“笨蛋！当[我们]赞美沙利子和摩嘎喇那时，你如此这般说，现在为何不开示？”随后，在他落荒而逃时他们在后面一路追赶。他在逃跑时坠入一处茅坑。

大众生起议论：“今天当对沙利子和摩嘎喇那的溢美之词出现时，愚笨伍达夷出于嫉妒，而宣布自己是说法者后，被人们所恭敬。当[大众]说‘我们去听闻佛法吧！’时，他四次坐于[法]座，却想不起任何可被讲述[之法]。因此，[被人们]抄起石块、棍棒威胁道：‘你还与我们的圣尊沙利子和摩嘎喇那相提并论！’随后，就在落荒而逃时坠入茅坑。”

导师抵达后询问：“诸比库，你们因何话题共坐呢？”当他们说“因为这个[话题]”时，[佛陀]说：“诸比库，不只是现在，过去此人也曾坠入茅坑。”

“朋友！我四足，你也有四足；
来吧！请回来！何故畏而逃？”

“野猪毛污腐，散发恶臭味；

朋友若想斗，我让你获胜！”

（《本生》1.2.5-6）

详细解说后，开示了这篇本生[197]。那时的狮子是沙利子[198]，野猪是愚笨伍达夷。导师引述此佛法开示后，说：“诸比库，愚笨伍达夷仅学得微少的法，却又未作诵习。学得任何经典后，未诵习它则是污垢。”随后，诵出此偈：

241.

asajjhāyamalā mantā, anuṭṭhānamalā gharā,
malaṃ vaṇṇassa kosajjaṃ, pamādo rakkhato malaṃ.

不习经典垢，不修家宅垢；
怠惰容色垢，放逸保护垢。

在此[偈颂中]，“不习”（asajjhāyamalā），无论任何经典或技艺，都因不诵习、不实践而遗忘或不能不间断地忆持。故说“不习经典垢”（asajjhāyamalā mantā）。

由于居住于家宅时，不在起床后作老化建筑的修缮等[工作]，因而这种人的家宅会破败，故说“不修家宅垢”（anuṭṭhānamalā gharā）。

---

[197] 在此本生中（本生第 153 篇，Sūkarajātaka，《野猪本生》），一头野猪在觅食时遭遇狮子，狮子怕惊动它不利于日后将其捕食，于是从一旁离去，野猪以为狮子怕它，于是以上面第一首偈挑衅狮子，狮子便约定与它七日后决斗。回去后野猪生起畏惧，它得知狮子有洁癖，于是在粪坑中打滚令浑身涂满粪便。当七日后狮子与野猪再会时，狮子见它浑身涂粪，便说以上第二偈而离去。

[198] 本生中记载那时的狮子是菩萨。

因为以懒惰而不照顾身体或整理装束，所以[这样的]在家人或出家人的身体变得丑陋。故说“怠惰容色垢”（malaṃ vaṇṇassa kosajjaṃ）。

[牧牛者在]看牛时，放逸地睡眠或嬉戏的话，那牛会闯进不当去的地方等，或遭遇猛兽、盗贼等危难，或进入他人的稻田等处吃[别人的庄稼]而遭受毁灭，[牧牛者]自己也会被惩罚或责骂。又或，因为放逸未防护六门，烦恼会侵入出家人[的心中]，[使其]从教法中退堕。故说“放逸保护垢”（pamādo rakkhato malaṃ）。

其含义是：那[放逸]以能导致毁灭而与垢秽相当，故为垢。

开示结束时，许多人得达了入流果等。

第四、愚笨伍达夷长老的故事[终]。

5. 某位良家子的故事

Aññatarakulaputtavatthu

“邪淫女人垢……”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竹林时，就某位良家子而说的。

据说，他娶了一位同等出生的良家女。她从嫁来之日起就行邪淫。那位良家子因对[其]邪淫感到羞耻而无法当面亲近任何人，就停止了侍奉佛陀等。几天后，[他]前来谒见导师，礼敬后坐于一旁。当[导师]说“近事男，[这几天]为何见不到[你]？”时，他告知了该事。

于是导师对他说："近事男，过去我曾说'女人就像河流等，智者不应对她们动怒'。不过，你因隔世障，故而不记得了。"随后，在他的请求下详细讲解了本生[199]：

"如河、道、酒馆，会堂、施水架；
如是世间女，彼无有界限。"

（《本生》1.1.65；1.12.9）

接着，[又]说："近事男，对女人而言，邪淫是垢秽；对布施者而言，悭吝是垢秽；对诸有情而言，今生与来世中的不善业因毁坏义故为垢秽。然而，无明在所有垢秽中最为垢秽。"随后，说出这些偈颂：

242.
malitthiyā duccaritaṃ, maccheraṃ dadato malaṃ,
malā ve pāpakā dhammā, asmiṃ loke paramhi ca.

邪淫女人垢，悭吝布施垢；
今生来世中，恶法实为垢。

243.
tato malā malataraṃ, avijjā paramaṃ malaṃ,
etaṃ malaṃ pahantvāna, nimmalā hotha bhikkhavo.

较前垢更垢，无明最为垢；
比库舍此垢，汝等无垢秽。

在此[偈颂中]，"邪淫"（duccaritaṃ），即通奸。丈夫将

---

[199] 在此本生中（本生第 65 篇），所发生的事情与这里的故事几乎相同。

邪淫的女人从家中赶走，[她]去到父母跟前时，他们也[会说]“你不尊重家庭，[我们]不想看见[你]”，而将她赶走。她无依无靠地流浪，遭受剧苦。因此说邪淫为她[女人]的“垢”。

“布施”（dadato），即对布施者而言。在耕田之时思惟：“这块田收获时，我要供养行筹食等。”而在收成时，却又生起悭吝而阻止了施舍之心。他因悭吝令施舍之心不增长，就得不到“人成就、天成就、涅槃成就”这三种成就。故说“悭吝布施垢”（maccheraṃ dadato malaṃ）。

其余[善法]，也是同样的[解释]方法。

“恶法”（pāpakā dhammā），不善法确实是今生和来世中的垢秽。

“较前”（tato），相比前文所说的垢秽。

“更垢”（malataraṃ），“我要和你说更加垢秽的”之义。

“无明”（avijjā），对八事的无知[200]最为垢秽。

“舍”（pahantvāna），“比库，你们要舍断这种垢成为无垢秽者”之义。

开示结束时，许多人得达入流果等。

第五、某位良家子的故事[终]。

200 根据《法集论》无明是不知：苦、集、灭、道、前际（过去生）、后际（未来生）、前后际（过去未来之间的因果关系）、业果缘起。

6. 小沙利的故事

Cūḷasārivatthu

“[无惭]维生易……”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沙利子长老的共住弟子小沙利（Cūḷasārī）而说的。

据说，有一天，他行医后得到胜妙的食物，带着离开时，途中见到长老便说：“尊者，这是我行医后得到的，您在别处得不到像这样的食物，您吃吧！我行医后，经常会为您带来像这样的食物。”长老听闻他的话后，只是默然走开了。

比库们去到寺院，将此事告知导师。导师说：“诸比库，无惭者犹如乌鸦一般鲁莽，住于二十一种邪求后，快乐地生活。具足惭愧者则艰难地生活。”随后，说出这些偈颂：

244.

sujīvaṃ ahirikena, kākasūrena dhaṃsinā,
pakkhandinā pagabbhena, saṃkiliṭṭhena jīvitaṃ.

无惭维生易，鲁莽如乌鸦；
诋毁且邀功，粗鲁污染活。

245.

hirīmatā ca dujjīvaṃ, niccaṃ sucigavesinā,
alīnenāppagabbhena, suddhājīvena passatā.

有惭维生难，恒常求清净；
谨慎不畏缩，睿见清净活。

在此[偈颂中]，“无惭”（ahirikena），断绝惭与愧的。像这样的人以“[这是]我的母亲”等方式称呼并非母亲

者，以“[这是]我的父亲”等方式称呼并非父亲者后，住于二十一种邪求而能容易地生活。

“鲁莽如乌鸦”（kākasūrena），像鲁莽的乌鸦那样。

正如胆大的乌鸦想在家宅中取得粥等[食物]，而坐于墙头等处，它知道自己在观察，却犹如没有在观察、分心他处或打盹一般，注意到人们疏忽就[迅速]飞落。就在[人们]说“簌簌”[而驱赶]时，它从餐盘中啄取一满口后就逃走了。同样地，无惭愧之人即使与比库们一起入村，也只关注[布施]粥、饭之处。

比库们前去该处托钵后，带着仅限维生[的食物]前往休憩堂，一边省思一边喝粥。随后，作意业处，诵习[经典]，打扫休憩堂。这人却什么都不做，只是[走]向村庄。

“看这人！”虽然比库们如此观察着[他]，他却犹如[比库们]未观察、分心他处、打盹一般，又犹如在系上纽扣、整理袈裟一般，一边说着“我有名为某某的事情[需要入村]”，一边从座位起身进入村庄后，于破晓时走访[先前]关注的家宅中的一处人家。即使在家人掩着门，坐在门口悲泣时，他仍用一只手推开并进入。当时，见到他后，虽然不愿意，但还是请他坐在座位上，粥等[食物]有什么就给他。他尽情享用后，用钵带上剩下的[食物]离开。这种人称作胆大的乌鸦。即“像这样的无惭者容易生活”之义。

“诋毁”（dhaṃsinā），当人们说“某某长老少欲”等[语]时，他通过使用“我们就不少欲吗？”等[语]贬低别人的功德来诋毁。

听见像这样的话语，人们意识到“此人也与少欲的功德

相应”时，就认为应当供养[他]。由于他从那时起，就无法取悦智者之心，因此从那[善友的]利益中退堕。如此诋毁之人只会毁坏自他的利益。

“邀功”（pakkhandinā），通过邀功的行为。

将别人的工作成果当作自己[所作]而展示者，当比库们于破晓时履行完对塔院等的义务，禅坐一会儿后，起身入村时，他洗脸并披上黄色袈裟，通过涂抹眼药、为头涂油等装束自身后，装作扫地一般打扫两三下后，就[走]向[寺院]大门口。

人们破晓时[想着]“我们要礼敬佛塔，我们要敬奉鲜花”而来时，见到他，说：“这座寺院因这位青年而得到照料，别忘记此人。”就想好要供养他。像这样的邀功者也容易生活。

“粗鲁”（pagabbhena），具足身粗鲁等[三种粗鲁]者。

“污染活”（saṃkiliṭṭhena jīvitaṃ），[这句的]含义是：如此谋生而生活之人名为染污的谋生。“彼邪命唯有罪恶”之义。

“有惭”（hirīmatā ca）具足惭与愧之人难维生。其含义是：他不会将并非母亲者称为“[这是]我的母亲”等，并犹如嫌弃粪便一般，厌恶非法的资具；如法寻求着[资具]，前去次第托钵谋生时，过着粗陋的生活。

“清净”（sucigavesinā），透过追求清净的身业等。

“不畏缩”（alīnenā），对生活不畏缩的。

“睿见清净活”（suddhājīvena passatā），像这样的人是清净生活者。

“当如此通过那清净的生活见到那清净生活的核心后，

则以粗陋的生活艰难过活”之义。

开示结束时，许多人得达入流果等。

第六、小沙利的故事[终]。

7. 五位近事男的故事

Pañcaupāsakavatthu

“若人[杀]生命……”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五位近事男而说的。

他们中一人守护离杀生学处，其他人[守护]别的学处。有一天，他们陷入争论：“我作了难事，我守护了难事。”就去到导师跟前，礼敬后，告知了该事。

导师听闻他们的话后，没有贬低任何一条戒，说：“所有戒都不易守护。”

246.

yo pāṇamatipāteti, musāvādañca bhāsati,
loke adinnamādiyati, paradārañca gacchati.

若人杀生命，且说虚妄语；
于世不与取，勾引他人妻。

247.

surāmerayapānañca, yo naro anuyuñjati,
idheva meso lokasmiṃ, mūlaṃ khaṇati attano.

若人迷恋饮，谷酒花果酒；

彼即于此世，自掘己根基。

248.

evaṃ bho purisa jānāhi, pāpadhammā asaññatā,

mā taṃ lobho adhammo ca, ciraṃ dukkhāya randhayuṃ.

汝当如是知：不制则生恶；

勿使贪与嗔[201]，令汝久苦熬。

在此[偈颂中]，“若人[杀]生命”（yo pāṇamatipāteti），若人以亲手[杀]等六种方法中的一种断绝他人的命根。

“虚妄语”（musāvādaṃ），说破坏他人利益的虚妄语。

“于世不与取”（loke adinnamādiyati），于此有情世间，以偷盗等窃取[方式]中的一种拿取他人财物。

“勾引他人妻”（paradārañca gacchati），侵犯者对他人所守护、保护的如宝物般的[妻子]行邪道。

“饮谷酒花果酒”（surāmerayapānaṃ），饮用任何的谷酒、花果酒。

“迷恋”（anuyuñjati），多次从事、多次作。

“掘根基”（mūlaṃ khaṇati），不顾来世，那人本应以田地等作为今生安身立命的基础，却未安立而是将其卖掉，然后饮酒。他挖掘了自己的[生活]根基，变得无依无靠、贫穷凄惨而流浪。

“汝[当]如是[知]”（evaṃ bho），[佛陀]对造下破五

[201] 这里的 adhammo 义注注解为嗔，字面义则是“非法”。

戒业的人说。

“恶[法]”（pāpadhammā），有罪之法。

“不制”（asaññatā），没有克制身等。经典中也有[说]“无心”，即“无[克制自己之]心”的意思。

“贪与嗔”（lobho adhammo ca），就是贪欲及嗔恚。这两种都只是不善[法]。

“令汝久苦熬”（ciraṃ dukkhāya randhayuṃ），“不要让那些法令你们受地狱之苦等的长久煎熬、折磨”之义。

开示结束时，那五位近事男住立于入流果，开示也给在场大众带来了利益。

第七、五位近事男的故事[终]。

8. 年青人帝思的故事

Tissadaharavatthu

“……[依信心]而施……”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年青人帝思而说的。

据说，他到处批评给孤独家主和维萨卡近事女等五千万位圣弟子的供养，甚至连无比施也批评。在他们各个施食堂中得到冷的[食物]后批评“冷”，得到热的[食物]后批评“热”。给得少，也批评：“你们怎么才给这么点？”给得多，又批评：“我想他们家中没有存放财物之处，难道不是应向比库们供养仅限维生[的食物]吗？这么多粥、饭白白浪费了！”

他还谈及自己的亲属说，“啊！我们亲族之家对来自四方的比库们就像水井一般[有求必应]”，以如此等[语]来称赞。那位[帝思]是一门卫之子。他与漫游于乡村的木匠一起游方时，到达沙瓦提城，并出了家。

当时，比库们见到他如此批评人们的供养等[善行]，思惟“我们要调查他”，就询问：“贤友，你的亲族们居住何处？”听说“[住在]某某村庄”后，派了几个年轻[比库]过去。

他们抵达该处，村民们请其坐在休憩堂中，作敬奉时，他们询问：“有位名叫帝思的年青人离开这个村庄后出了家。哪位是他的亲族？”

人们思惟：“并没有离开这家族而出家的年青人。他们为什么这么说呢？”随后，说：“尊者们，我们听说一个门卫之子与木匠们一起游方后出了家，想必你们说的是他。”

年轻的比库们得知帝思在村中没有富贵的亲族，就去到沙瓦提将那事情经过告知比库们：“尊者们，帝思到处唠叨是毫无依据的。”

比库们又将此事告知如来。导师说：“诸比库，他不只是现在到处贬损[他人]，过去也贬损。”随后，在比库们的请求下，讲述了过去之事：

“来到他乡后，彼多言自夸；
再来则破灭，咖他哈且食！”

（《本生》1.1.1.125）

详细解释此《咖他哈本生》[202]（Kaṭāhakajātaka，《本生》第 1 集第 13 品第 5 篇）后，又说：“诸比库，当别人供养少或多、劣或胜的[饮食]时，当向他人布施而不供养自己时，若[此]人羞恼，则他将不能生起禅那、观禅或道果。”随后，开示佛法，说出这些偈颂：

249.

dadāti ve yathāsaddhaṃ, yathāpasādanaṃ jano,
tattha yo ca maṅku hoti, paresaṃ pānabhojane,
na so divā vā rattiṃ vā, samādhimadhigacchati.

众人依信心，依净信而施；
若人不满意，其所施饮食；
彼无论日夜，皆无法得定。

250.

yassa cetaṃ samucchinnaṃ, mūlaghaccaṃ samūhataṃ,
sa ve divā vā rattiṃ vā, samādhimadhigacchati.

---

[202] 在此本生中（本生第 125 篇），菩萨是一位大财主，帝思当时是和菩萨儿子一同长大的奴仆，名叫咖他哈，后来他偷了菩萨的印章假借菩萨之名伪造了一封信件，妄称自己是菩萨的儿子，让菩萨远方的一位财主朋友将女儿许配给自己并准许入赘他家。那位财主看到信件后信以为真，让他成为了自己女婿。后来菩萨得知此事前来抓捕他，他半路拦截了菩萨，赠送了许多礼物并尽心服侍，请求不要揭穿自己。菩萨心生欢喜答应了他，后来菩萨从他妻子口中得知他别无他过，唯除用餐时对食物多有挑剔，于是菩萨教她这首偈颂，令他不再挑剔。

若人能断除，连根而除之；
彼无论日夜，皆得证禅定。

在此[偈颂中]，“依信心而施”（dadāti ve yathāsaddhaṃ），施与粗劣或胜妙的[食物]中的任何一种之人，他依信心、依照自己的信心而布施。

“依净信”（yathāpasādanaṃ），在上座或下座等人中，他对谁生起信心，就向那人供养，即是依净信、只是依照自己的净信而布施。

“于彼”（tattha），对他人[所作]的那份布施感到不满：“我所得微少，我所得粗劣。”

“定”（samādhim），那人无论日夜都无法通过近行、安止之力或道果之力而证得禅定。

“若人[能断绝，根除根绝]之”（yassa cetaṃ），这句的含义是，若人在这些情境下，断除、根除了名为不满的不善，以阿拉汉道智[将其]彻底根绝，他就能证得了前文所说的禅定。

开示结束时，许多人证得了入流果等。

第八、年青人帝思的故事[终]。

9. 五位近事男的故事

Pañcaupāsakavatthu

“无火如贪爱……”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五位近事男而说的。

据说，他们想要听闻佛法而去到寺院，礼敬导师后，坐

在一旁。

佛陀不生如此之心："这是刹帝利，这是婆罗门，这是富人，这是穷人，我要为此人说上妙的法，[我]不为此人[这么时说]。"无论针对任何人而开示佛法时，他都将尊重法放在首位，犹如天河垂落般开示。

[那五位近事男]他们坐在如此开示的如来跟前。其中一人坐着睡着了，一人坐着以手指划地，一人坐着摇晃树，一人坐着仰望虚空，一人则恭敬地听闻佛法。

阿难长老在为导师摇扇，望着他们的样子而对导师说："尊者，您犹如云雷阵阵般开示着佛法，他们却在您开示佛法时，坐着干这干那。"

"阿难，你不了解他们吗？"

"是的，不了解，尊者。"

他们中那位坐着入睡之人，他五百生投生成蛇（龙），将头置于蜷曲的[身体]中睡觉。如今，他仍未睡够。因此，我的声音无法入他之耳。

"尊者，您是说连续的[五百生]，还是有间隔呢？"

"阿难，此人有时是人，有时是天人，有时是龙。即使以一切知智，也无法描述有间断的投生。他是连续五百生投生为龙后，[那样]睡觉都未满足。

"坐着用手指划地之人，也五百生投生为蚯蚓后挖地，现在也正在挖地，无法听闻我的声音。这坐着摇树之人连续五百生投生为猴子，现在又以过去习气而摇树，我的声音无法入他之耳。

"这坐着仰望虚空之人，五百生投生为占星者。现如

今，他以过去的习气仰望虚空，我的声音无法入他之耳。

“这坐着恭敬闻法之人，则连续五百生投生为通晓三吠陀持明咒的婆罗门。现在，也犹如融汇明咒一般，恭敬地听闻。”

“尊者，您的佛法开示切开皮肤等后，触及骨髓而住。为何即使您开示佛法，这些人仍不恭敬地听闻呢？”

“阿难，你不要以为我的法很容易听闻。”

“尊者，那是很难听闻吗？”

“是的，阿难。”

“为何，尊者？”

“阿难，这些有情许多万亿生中都未曾听闻‘佛、法、僧’这些词语。因为未能听闻此法，无始轮回中的这些有情只听闻着种种畜生论而来；所以，他们在酒馆、游乐场等地唱着歌、跳着舞而游荡，无法听闻佛法。”

“他们依于什么而无法[听闻佛法]呢，尊者？”

于是，导师对他说：“阿难，依于贪欲、依于嗔恚、依于愚痴、依于渴爱而无法[听闻佛法]。没有如同贪欲那样的火，它不残留灰烬而烧毁有情。即使出现七个太阳而产生的劫灭之火，无任何残余地烧毁世间，那[劫]火也只是偶尔燃烧。贪欲之火则没有不燃烧之时。因此，没有如同欲贪的火，没有如同嗔恚的抓取，没有如同愚痴的罗网，没有如同渴爱的河流。”随后，诵出此偈：

251.

natthi rāgasamo aggi, natthi dosasamo gaho,
natthi mohasamaṃ jālaṃ, natthi taṇhāsamā nadī.

无火如贪欲，无捕如嗔恚；
无网如愚痴，无河如渴爱。

在此[偈颂中]，“如贪欲”（rāgasamo），贪欲之火不显现烟等[燃烧反应]中的任何一种而只出现于内心后，透过令[有情]燃烧，而没有与其等同的火。

“如嗔恚”（dosasamo），亚卡、蟒蛇及鳄鱼的抓捕只能够在某一生抓住[有情]，而嗔恚之捕则在所有生中一直抓捕[有情]。因此，没有如同嗔恚的抓捕。

“如愚痴”（mohasamaṃ），正因笼罩[惭与愧]之义，所以没有如同愚痴的罗网。

“[无河]如渴爱”（taṇhāsamā），这句的含义是，恒河等河流的水不论涨满时、下降时，还是枯竭时，皆可为人所见。然而，渴爱却没有满足或枯竭之时，恒常显现不满足。因此，以欲壑难填之义，没有如同渴爱的河流。

开示结束时，恭敬听闻佛法的近事男住立于入流果，开示也给在场大众带来了利益。

第九、五位近事男的故事[终]。

10. 门答咖财主的故事

Meṇḍakaseṭṭhivatthu

“易见[他人]过……”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贤善城（Bhaddiyanagara）附近的生林（Jātiyāvana）时，就门答咖（Meṇḍaka，公羊）财主而说的。

据说，导师在盎嘎（Aṅga）和水北（Uttarāpa）长途游行时，见到门答咖财主、他的妻子月莲（Candapadumā）、他的儿子积财（Dhanañcaya）财主、儿媳善意德卫（Sumanadevī）、孙女维萨卡、仆人本那这些人有入流果的亲依止，就前往贤善城，住在生林。

门答咖财主听说导师来了。为何此人叫门答咖财主呢？据说，在他的屋后方圆八亩（Karīsa[203]）之处，有象、马、公牛大小的金羊破开大地后，[一只只]背靠背地涌出。它们的口中衔有五色线球。

当需要酥油、油、蜜、糖等，或衣、布、黄金、钱币等时，从它们口中取出[线]球。即使从一只羊口中所出的酥油、油、蜜、糖、衣、布、黄金、钱币，都足以供给瞻部洲居民[所需]。从那时起，他就以“门答咖财主”（公羊财主）为人所知。

他有什么宿业呢？据说，他在维巴西佛的时代是阿瓦若嘉（Avaroja）家主的外甥，与舅舅有同样的名字——阿瓦若嘉。当时，他的舅舅要为导师建造香室孤邸。

他去到舅舅跟前，说：“舅舅，我们俩一起建吧！”

“我不跟其他人一起，我要独自建造。”被[舅舅]如此拒绝后，他思惟：“当在此处建造香室时，在这名为某某之处应有一座象堂。”随后，他从林野中运来木质建材。一根柱子镶嵌黄金，一根镶嵌白银，一根镶嵌摩尼宝珠，一根镶嵌七宝，如此将顶梁柱、外伸檩、门、窗、椽木、屋顶等所有部位均用黄金等装饰后，令人在香室对面为如来建造七宝所

[203] Karīsa，大概一英亩。

成的象堂。

那栋[建筑]之上有纯赤金制成的织物、红珊瑚制成的尖顶。他令人在象堂中间部位搭建了宝篷，并令人设置法座。那[法座]之足由纯赤金制成，所有四根框架也是如此。

他[同样]令人制作四只金羊，置于[法]座的四足之下。令人制作两只金羊，置于脚踏板之下。令人制作六只金羊，环绕着天蓬而放置。他令人先用丝线制成的绳索编织法座后，又用金线制成的[绳索]编在中间，用珍珠制成的线编在上面。它有旃檀木制成的靠背。

如此令人建成了象堂，并在举办供养[象]堂的仪式时，邀请导师与六百八十万比库，随后做了四个月的供养，又在结束之日供养了三衣。其中僧团中的新[出家僧人]得到的[袈裟]都价值十万。

他在维巴西佛的时代如此做完福业，从那里死去，在人天中轮回，在此贤劫投生于巴拉纳西城中的大富之家，名叫巴拉纳西财主。有一天，他前去侍奉国王时，见到了国师，说："老师，您测算过片刻星象吗？"

"是的，我测算了。我们还有什么别的工作呢？"

"若是如此，在乡村中工作如何？"

"会有一种怖畏。"

"什么怖畏呢？"

"饥荒的怖畏，财主。"

"何时会发生？"

"三年后。"

听闻那话后，财主令人种了许多田，又以家中现存的财

富换取了谷物，随后令人建造了一千二百五十间粮仓，并用稻谷填满了所有粮仓。当粮仓不够用时，又用罐子等[容器]装满，随后在地里挖坑，并将其余的[谷物]埋藏，又将剩余的[谷物]混合泥土后，涂抹在墙上。

后来，他在饥荒的怖畏到来时，受用那样安置的谷物，当粮仓与罐子等[容器]中放置的谷物耗尽时，令人召唤仆从，说："去吧，兄弟们，你们进入山脚谋生吧，当食物充足之时想回来我这里就来，不想来就在那里生活吧！"

他们泪流满面地哭泣，礼敬并请求财主原谅后，又停留了七天，之后照做了。然而，有一位履行大小事务的仆从[名叫]本那留在他的跟前，[除了本那]和他一起的有财主妻子、财主儿子、财主儿媳，[一共]只有这五人。

当大地的坑中放置的谷物也耗尽时，他们扒开墙上的泥土，淋湿后，以从中得到的谷物维持生计。当受饥荒所迫而耗尽泥土[中的谷物]时，他的妻子扒开墙角中所剩的泥土，淋湿后，得到半升稻谷，捣捶后，获得一纳利的去壳米。出于"饥荒时盗贼很多"，她因盗贼的怖畏而将其放入瓶中，盖上后埋入地里。当财主从侍奉国王处回来时，对她说：

"夫人，我饿了，还有什么[吃的吗]？"

她并未说"什么都没有"，而是说："有一纳利的去壳米。"

"在哪呢？"

"我因畏惧盗贼而将其埋藏起来了。"

"若是如此，你去把它取出来，煮些[吃]吧！"

"我若是煮粥，将能[吃]两次。若煮饭，只够[吃]一次，我煮什么呢，夫君？"

“我们没有别的助缘，我们就吃完饭死吧，你去煮饭吧！”

她煮完饭后分为五份，将财主那份放多些，然后放在[他的]前面。就在那一刻，香醉山中的独觉佛从定中出定。据说，处于定中时，藉由定力，饥饿不会恼害[他]。然而，出定后，强烈的[饥饿感]犹如焚烧肚皮一般生起。因此，他们观察应供之处而前去。在那一天向他们做供养后，会得到将军之位等成就中的一种。

所以，他也以天眼观察：“整个瞻部洲出现了饥荒的怖畏，财主家中只煮了供五人[食用]的一纳利米饭。他们有信心，并且能摄益我吗？”如此观察时见到他们有信心，并且能够摄益。随后，拿着衣钵，就站在大财主前面的门口，令其见到自己。

那位[财主]见到独觉佛后心生净信，[心想：]“由于我过去未曾布施，才遇见像这样的饥荒。这份食物只能保护我一天。而向圣尊做的供养则会在许多千万劫中带给我利益与快乐。”他就放下餐盘，来到独觉佛之处，五体投地而礼敬后，将其请入家中，给坐着的独觉佛洗完脚，然后让他将脚放在金踏脚板上后，拿起餐盘，倒入坐于座位的独觉佛的钵中。

当剩下一半食物时，独觉佛以手覆钵。于是[财主]对他说：“尊者，在以一纳利去壳米而为五人烹煮的饭中，这是一份。不能再将其一分为二。不要为我作今生的摄益，我想毫无保留地供养。”随后，供养了所有饭食。

他就在供养后发愿：“尊者，愿我无论再投生何处，都不

会遇见像这样的饥荒怖畏。从现在起，愿我能够向整个瞻部洲的居民提供稻种，并且不用亲手劳作就能谋生。清理一千二百五十间粮仓，并洗头后，我坐在它们的门口，就在向上看去的那一刻，愿优质红米倒入并装满我的所有粮仓。愿无论投生何处，这个人是我妻子、这个人是我儿子、这个人是我儿媳、这个人是我仆人。”

他的妻子思惟：“在我的夫君受饥饿恼害时，我不能[自己]吃。”就将自己那份供养给独觉佛后，发愿：“尊者，愿我无论投生何处，都不会遇见像现在这样的饥荒怖畏，[未来]将饭盆放在前面，即便向整个瞻部洲的居民提供米饭时，只要我尚未起身，取走[饭]之处就总会保持充盈。愿我还有这位夫君、这个儿子、这个儿媳、这个仆人。”

他的儿子也将自己的那份供养独觉佛，随后发愿：“尊者，从现在起，愿我不会遇见像这样的饥荒怖畏。愿我拿着一个有一千[钱的钱]袋，即便向整个瞻部洲的居民提供钱时，这一千[钱的钱袋]也只会保持充盈。愿我还有这对父母、这个妻子、这个仆人。”

他的儿媳也将自己的那份供养独觉佛，随后发愿：“从现在起，愿我不会遇见像这样的饥荒怖畏。愿我将一篮稻谷摆在前面，即便向整个瞻部洲的居民提供稻种时，也不会让人见到[它]耗尽。愿无论投生何处，我还有这对公婆、这位夫君、这个仆人。”

仆人也将自己的那份供养独觉佛，随后发愿：“从现在起，愿我不会遇见像这样的饥荒怖畏。愿这些人还是[我的]主人。愿我耕地之时，这边三[犁]，那边三[犁]，在中间一[犁]，如此[一趟就有]七犁沟，每条皆有木盆那么宽。”

那位[仆人]如果当天渴求将军之位也能得到，却因对主人的爱执而发愿：“愿这些人还是[我的]主人。”

独觉佛在他们所有人的话语结束时，说：“愿如是。”

“愿如你所欲，迅速得成就；

一切愿圆满，如十五月圆。

“愿如你所欲，迅速得成就；

一切愿圆满，恰似如意珠。”

独觉佛以这两首偈颂随喜后，思惟“我应当使他们心生净信”，便决意：“直到抵达香醉山，愿这些人都能看见我。”随后离开了。他们也站着望向[他]。

那位[独觉佛]抵达后，与五百位独觉佛一起分享。由于那位[独觉佛]的威力，米饭足够所有人[食用]。他们仍站着望着他。

当过了中午，财主妻子洗完饭锅，并盖好后放着。财主也受饥饿所迫，躺下进入了睡眠。他在傍晚醒来后，对妻子说：

“夫人，我太饿了，锅底还有锅巴吗？”

她虽然知道已洗完饭锅放在[那里]，却并未说“没有”，而是说：“我揭开锅再告诉[你]。”她起身，前去饭锅附近，揭开锅。就在那一刻，锅盖被顶起，犹如茉莉花蕾颜色的饭装满了[饭锅]。她就在见到那种情况后，全身充满喜悦地对财主说：

“起来吧！夫君，我清洗完锅并将其盖上。它却装满了犹如茉莉花蕾颜色的饭，确实应该做诸福德，确实应该布施。起来，夫君，请吃吧！”

她将饭递给两父子。他们听见后，起身与儿媳一起坐下用完餐，随后将饭递给本那。反复盛[饭]，那地方都不会打完，用勺子打一勺后，那里又出现[新的饭]。就在当天，粮仓等如同过去一般，再次被填满。他令人在城中高呼：“财主的家中出现了饭，需要稻种者前去拿吧！”

人们从他家拿走了稻种。整个瞻部洲的居民依靠他才得以活命。他从那里死去，投生于天界。在人天之中轮回期间，当此尊佛陀出现时，投生于贤善城中的财主家庭。

他的妻子也投生于大富之家，并在成年时嫁到他家。依靠他们的宿业，屋后出现了前述种类的[金]羊。他们[前世的]儿子还是儿子，儿媳还是儿媳，仆人还是仆人。

后来有一天，财主想要测试自己的福德，就清理一千二百五十间粮仓，洗完头后，坐在门口向上看。如上文所述，所有[粮仓]均被优质红米所装满。他想要测试其余人的福德，就对妻、儿等说：“你们也测试你们的福德吧！”

当时，他的妻子盛装打扮后，在大众的注视下之下，量出[适量的]稻米，以此煮饭后，坐在粮仓门口备好的座位上，拿着金勺，宣布：“需要米饭者过来吧！”随后，将所有前来之人带来的锅碗瓢盆装满，并给了[他们]。即使整天都在施与，用饭勺盛饭之处[总]出现[新的米饭]。

由于那位[财主妻子]曾以左手拿锅，右手拿勺，如此装满钵而向过去佛及比库僧团供养饭食，所以[她的]左手掌面有充斥[整个手掌的]红莲花相，右手掌面有充斥[整个手掌的]月相。

又因她曾用左手拿着滤水器为比库僧团过滤水而供养时来回走动，所以她的右脚掌面有充斥[整个脚掌的]月相，左

脚掌面有充斥[整个脚掌的]红莲花相。她因这种相而被称作月莲。

他的儿子洗完头，拿着装有一千[钱]的袋子说：“需要钱的人过来吧！”随后，令人将所有前来者携带的箩筐、瓶、袋都装满并给了[他们]。钱袋中仍有一千咖哈巴那钱。

他的儿媳也盛装打扮后，拿着一篮稻谷，在露天坐着说：“需要稻种的人过来吧！”随后，令人将所有前来者携带的箩筐装满并给了[他们]。篮子仍旧是满的。

他的仆人也盛装打扮后，用金索将公牛套于金轭，拿着金刺杖，给两头牛[印上]五个香指印，并将金袋套在牛角上，来到田间后驱使[它们犁地]。这边三[犁]，那边三[犁]，中间一[犁]，如此破开七条犁沟而前行。

瞻部洲的居民就随心所欲地从财主家中拿走了稻种、黄金、钱币等[财物]。这五人有大福德。

如此大威力的财主听说“导师来了”，[心想：]“我要前去迎接导师。”就在出去时，于途中遇见外道们。他们说：“家主，为何作为有作论者，你却前去[倡导]无作论的沙门果德玛那里呢？”被阻止时，他并未接受他们的话，而是去到导师跟前并礼敬后，坐在一旁。当时，导师为他开示次第论。

开示结束时，他得达入流果，随后告诉导师外道们诋毁导师并阻止自己[前来]之事。当时，导师对他说：“家主，这些有情对自己的大过视若无睹，却将无过的他人视为有过失，犹如扬起谷糠一般到处传扬。”然后诵出此偈：

252.

sudassaṃ vajjamaññesaṃ, attano pana duddasaṃ,
paresañhi so vajjāni, opunāti yathā bhusaṃ,
attano pana chādeti, kaliṃva kitavā saṭho.

易见他人过，见己过则难；
传扬他人过，犹如扬谷糠；
却瞒自过失，如骗子藏恶。

在此[偈颂中]，“易见[他人]过”（sudassaṃ vajjam），能够容易、轻松地见到他人的微少过失，却难以见到自己的极多过失。

“[传扬]他人[过]”（paresañhi），正因如此，那人在僧团中等处将他人的过失摆在显眼之处，犹如扬起谷糠一般传扬。

“如骗子藏恶”（kaliṃva kitavā saṭho），由于要侵害鸟等，所以[猎人]自己名为“罪恶”（kali）[204]。用断枝等进行隐藏名为行骗（kitavā），捕鸟者被称作骗子（saṭho）。

“正如捕鸟人等想要捕杀鸟时，像骗子一样隐藏自己。同样地，[那人]也[如此]覆藏自己的过失”之义。

开示结束时，许多人住立于入流果等。

第十、门答咖财主的故事[终]。

[204] Kali 是一多义词，除了“罪恶”之外还有“丢失的骰子”、“身体”等义，因此也有将此句翻译为“如出老千的赌徒藏骰子”，在此语境下也说得通。在此根据义注的解释翻译为“如骗子藏恶”。

11. 嫌责想长老的故事

Ujjhānasaññittheravatthu

“若观他人过……”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一位名叫嫌责想（Ujjhānasaññi）的长老而说的。

据说，他一边说“这人如此穿[下衣]，如此披[上衣]”，到处寻找比库们的过失。比库们告知导师：“尊者，名叫某某的长老如此行为。”

导师说：“诸比库，将义务放在第一位然后如此教导[他人]者无可指责。然而，若人因为经常心怀嫌责而到处寻找他人的过失，如此说[他人的话]，他连禅那等殊胜[成就]中的一种都不会生起，就只有诸漏在增长。”随后，诵出此偈：

253.

paravajjānupassissa, niccaṃ ujjhānasaññino,
āsavā tassa vaḍḍhanti, ārā so āsavakkhayā.

若观他人过，常怀嫌责想；
彼诸漏增长，离漏尽甚远。

在此[偈颂中]，“嫌责想”（ujjhānasaññino），“要如此穿[下衣]，要如此披[上衣]”，透过如此寻找他人的过失而时常心怀嫌责之人，对他而言，禅那等[殊胜法]中的[任何]一种都不会增长，他只有诸漏在增长。

正因如此，他距离到达名为阿拉汉道的漏尽还很遥远。

开示结束时，许多人得达入流果等。

第十一、嫌责想长老的故事[终]。

12. 游方僧善贤的故事

Subhaddaparibbājakavatthu

“虚空[无足迹]……”这佛法开示，是导师在古西那拉（Kusinārā）附近的马喇（Malla，末罗）国娑罗树林，躺在般涅槃的床上时，就游方僧善贤（Subhadda）而说的。

据说，往昔有次种庄稼时，[他的]弟弟九次供了最先施，那时他因不愿布施，而落后，最后才布施。因此，在[佛陀]刚刚觉悟和觉悟中期时，他都没能见到导师。

然而，在导师觉悟后期般涅槃时，他[思惟]：“我就自己的三个疑问询问过年长的游方僧，认为沙门果德玛‘年轻’而没有问。现在是他般涅槃时，之后我会因没有询问沙门果德玛而生起懊悔。”随后，来到导师之处，受阿难长老阻拦时，被导师允许了。“阿难，不要阻拦善贤，让他问我问题吧！”当如此说时，[善贤]进入内帐，在[佛陀躺卧的]床下坐着询问这些问题：“贤者沙门，虚空中有足迹吗？在此[教法]以外有沙门吗？有恒常之行吗？”

然后，导师告知不存在这些[法]后，开示了这些偈颂：

254.

ākāseva padaṃ natthi, samaṇo natthi bāhire,
papañcābhiratā pajā, nippapañcā tathāgatā.

虚空无足迹，外教无沙门；
众人乐虚妄，如来无虚妄。

255.

ākāseva padaṃ natthi, samaṇo natthi bāhire,
saṅkhārā sassatā natthi, natthi buddhānamiñjitaṃ.

虚空无足迹，外教无沙门；
诸行不恒久，诸佛无动摇。

在此[偈颂中]，“足迹”（padaṃ），在此虚空中，没有可以通过像颜色、形状这样的[外相]而为人所知的任何足迹。

“外教”（bāhire），在我的教法以外，没有证得道果的沙门。

“众人”（pajā），这被称为有情世间的众人乐著于渴爱等[烦恼]虚妄[205]。

“无虚妄”（nippapañcā），就在菩提树下断尽一切虚妄故，如来无虚妄。

“诸行”（saṅkhārā），五蕴。它们中没有一种是恒常的。

“[诸佛无]动摇”（iñjitaṃ），这句的含义是，在渴爱、慢等的动摇中，[人们]会执取“诸行恒常”。而诸佛则没有[任何]一种[爱、见、慢的]动摇。开示结束时，善贤住立于不来果，开示也给在场大众带来了利益。

第十二、游方僧善贤的故事[终]。

第十八品垢秽品释义终。

[205] Papañca，虚妄，在这里指的是令轮回延续的“爱、见、慢”烦恼。

十九、法住品

Dhammaṭṭhavagga

文喜比库译

1. 一法官的故事

Vinicchayamahāmattavatthu

“不以……”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一法官（Vinicchayamahāmatta）而说的。

一天，比库们在沙瓦提北门的村中托钵后途经城中返回寺院。这时起了云，下着雨。他们进入前面的法院里，看到了法官收取贿赂，然后将[涉案财产的]主人判为非主人，他们心想：“啊，这非法者，我们曾以为‘此人依法判案’。”他们在雨停后回到寺院，礼敬了导师，然后坐在一旁，将此事告知了[导师]。

导师说：“诸比库，为贪等所驱使，依蛮横而断案，不名法住者。而查明罪行，不蛮横，根据罪行执行审判，是名法住者。”说完诵出此偈：

256.

Na tena hoti dhammaṭṭho, yenatthaṃ sāhasā naye;
Yo ca atthaṃ anatthañca, ubho niccheyya paṇḍito.

蛮横而断案，此非法住者；

合理非合理，智者应裁决。

257.
Asāhasena dhammena, samena nayatī pare;
Dhammassa gutto medhāvī, dhammaṭṭhoti pavuccatī.

如法不蛮横，公平导他人；
护法之智者，是名法住者。

在此[偈颂中]，“以此”（tena）即仅以此般原因。“法住者”（dhammaṭṭho）国王即便依法判案也不名为法住者。“以其”（yena）以其原因。“事”（atthaṃ）已着手应审理之事。“蛮横方式”（sāhasā naye）立足于贪欲等，凭蛮横、妄语而审理。那基于贪者，说妄语将[自己的]亲戚或朋友，本不是[涉案财物]的主人，而判成是主人。基于瞋，说妄语将[自己的]仇敌，本是主人，判成非主人。基于痴，收取贿赂后，审判时像分心了一般，这里那里到处看，妄称“此人胜，彼败[诉]”将其驱逐。基于恐怖，将胜[诉]判给某个统治阶层者，哪怕他已经面临着败[诉]了。这就名为以蛮横而审案。他不名为法住者，是这里的意思。

“合理与不合理”（atthaṃ anatthañca），真实与非真实的原因。

“两者应裁决”（ubho niccheyya），智者对合理与不合理两者进行审理后宣判。

“不以蛮横”（Asāhasena），不以妄语。

“依法”（dhammena），依据审理之法，而非依据欲等。

“公正地”（samena），依据罪行而审判他人，定为胜[诉]或败[诉]。

“护法者”（Dhammassa gutto），意思是，他守护法、保护法、具备法味智的智者，他坚持审判之法，是名为法住者。

开示结束时，许多人证得了入流果等。

第一、一法官的故事[终]。

2. 六群比库的故事

Chabbaggiyavatthu

“非以彼为智者……”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六群比库而说的。

据说他们不论是在寺院食堂还是村中食堂都惹是生非。一天，一些年轻[比库]和沙玛内拉在村中用餐完毕回来，比库们问他们：“贤友，食堂怎么样？”

“尊者们，不要问了，六群比库们说‘唯有我们是贤能的，唯有我们是智者，我们要揍这些人，在[他们]头上倒上垃圾，然后把他们赶出去’，说完抓住我们的后背，然后倾倒垃圾，在食堂里惹是生非。”比库们去到导师面前，将此事告知。导师说：“诸比库，说话多、欺辱他人者，我不说其为智者，唯有平静无敌意、无恐惧者，我说其为智者。”说完诵出此偈：

258.

Na tena paṇḍito hoti, yāvatā bahu bhāsati;

Khemī averī abhayo, paṇḍitoti pavuccatī.

不仅因多言，彼即为智者；
安稳无敌意，无怖名智者。

在此[偈颂中]，“仅因”（yāvatā），[并非]仅仅由于他在僧团中等处说话多，就名为智者。意思是，那自身安稳，没有五种敌意的无敌意者、无畏者，他来到大众中没有怖畏，他名为智者。

开示结束时，许多人证得了入流果等。

第二、六群比库的故事[终]。

3. 持一感兴偈的漏尽长老的故事

Ekudānakhīṇāsavattheravatthu

“不因……”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一位名为一偈长老的漏尽者而说的。

据说他一个人在一片森林里独居，他只熟知一个感兴偈：

“心高不放逸，学牟尼静道；
寂静恒具念，是人无忧恼。”

（《律藏・巴吉帝亚》第 153 段，《自说》第 37 偈）

据说他在伍波思特日独自发布听法宣告，然后诵此偈。诸天随喜之声犹如大地崩裂一般。后来在一个伍波思特日，有两位持三藏的比库，各有五百比库相随，他们来到他的住

处。他看到他们后就很开心，说：“你们来到这里真好，今天我们将听你们讲法。”

“然而贤友，这里有谁想听法吗？”

“有的，尊者，在听法之日，这片树林里充满了诸天随喜的声音。”

他们中的一位三藏持者诵法，一个开示。然而连一个天神也没有表示随喜。他们问：“贤友，你说在听法日这个树林里天神们会发出很大的随喜声，这怎么回事呢？”

“尊者，其他日子里，充满了随喜声，但今天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那么，贤友，你就讲法吧。”

他拿过扇子，坐上座位，就说出了那个偈颂。天神们大声地随喜。于是随行比库们便对天神们抱怨：“住在这个树林的天神看脸而随喜，三藏比库们说了这么多连任何赞美之词都没有说，一位年老的长老说了一个偈就大声随喜。”他们去到寺院向导师报告了此事。

导师说：“诸比库，我不说那学很多或说很多者为持法者，而那仅学一个偈后得解诸[圣]谛者，彼为持法者。”说完，开示佛法，诵出此偈：

259.

Na tāvatā dhammadharo, yāvatā bahu bhāsati;
Yo ca appampi sutvāna, dhammaṃ kāyena passati;
Sa ve dhammadharo hoti, yo dhammaṃ nappamajjatī.

不因多言故，即为持法者；
彼虽闻少许，而由身见法；

于法不放逸，彼实持法者。

在此[偈颂中]，“因”（yāvatā），不只因他以学习、忆持、诵习等方式[能]说许多[法]就是持法者，而只是名为传承的守护者、传统的保持者。

“彼虽少分”（Yo ca appampi），若人虽听闻少许，但他通过亲证法与义成为法随法行者，通过名身彻知苦等，得见四谛之法，他实为持法者。

“彼于法不放逸”（yo dhammaṃ nappamajjatī），意思是，谁若也发起精进，“今天，就在今天”想要通达，而于法不放逸，他也是持法者。

开示结束时，许多人证得了入流果等。

第三、[持]一感兴偈的漏尽长老的故事[终]。

4. 矮个子跋地亚长老的故事

Lakuṇḍakabhaddiyattheravatthu

“不以其为长老……”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矮个子的跋地亚（Bhaddiya）长老而说的。

一天这位长老前去侍奉导师，在他离开时，有三十位林住比库看到了他。他们前来，礼敬了导师，然后坐在一旁。导师看到他们有证得阿拉汉的因缘，就问他们这个问题：“你们有看到一位长老从这里离开吗？”

“没看到，尊者。”

“你们看到了什么呢？”

“尊者，我们看到了一位沙玛内拉。”

“诸比库，那不是沙玛内拉，他就是长老。”

“[他]非常小啊，尊者。”

“诸比库，我不因年老坐在长老之座就说是‘长老’。而是那彻知诸[圣]谛后，住于对大众无害的状态者，彼名为长老。”说完，诵出这些偈颂：

260.

Na tena thero so hoti, yenassa palitaṃ siro;
Paripakko vayo tassa, moghajiṇṇoti vuccati.

不因彼白头，即成为长老；
彼之年岁长，称为老愚夫。

261.

Yamhi saccañca dhammo ca, ahiṃsā saṃyamo damo;
Sa ve vantamalo dhīro, thero iti pavuccatī.

彼人具真实，具法且无害；
克己自调御，离垢之贤者，
实名为长老。

在此[偈颂中]，“年老”（Paripakko），是成熟的，已达老年的意思。

“老愚夫”（moghajiṇṇo），内在没有作为长老之法，名为空年长。

“彼具真谛与法”（Yamhi saccañca dhammo ca），这人

通过十六种方式[206]彻知而有四种圣谛，以及以智慧亲证了而有九种出世间法。

“无害”（ahiṃsā），无害的状态。这只是开示[这么说]，实则是有修习四无量[心]的意思。

“克己调御”（saṃyamo damo），就是戒与守护根门。

“已离垢秽者”（vantamalo），通过道智舍离垢秽者。

“贤者”（dhīro），具备坚毅者。

“长老”（thero），意思是，由于他具备这些坚定的因素而称为“长老”。

开示结束时，那些比库们证得了阿拉汉。

第四、矮个子跋地亚长老的故事[终]。

5. 众比库的故事

Sambahulabhikkhuvatthu

“不因善言辞……”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众多比库而说的。

某个时候，一些长老看到年轻[的比库]和沙玛内拉们给自己的老师做染衣等服务，他们心想：虽然我们也善于语法，但我们什么[利养]也没有。如果我们去导师面前这样说“尊者，我们善于语法，请您指示年轻[比库]和沙玛内拉们

[206] 通过四道分别以遍知（苦）、舍断（集）、作证（灭）、修习（道）而彻知四圣谛。

‘哪怕在其他人处学会了法后，没有在这些[长老]面前获认可就不要诵习。’”如此一来我们的利养恭敬就会增加。

他们来到导师面前这样说了。导师听了他们的话后知道：“在此教法中，只有从传承[佛法]的角度，可以这么说，但这些人是依于利养恭敬。”于是说：“我不因[你们]有口才就说你们是贤良的，而那些通过阿拉汉道根除了嫉妒等法的人，那才是贤良的。”说完诵出此偈：

262.
Na vākkaraṇamattena, vaṇṇapokkharatāya vā;
Sādhurūpo naro hoti, issukī maccharī saṭho.

不因善言辞，或以貌如花；
嫉妒悭伪者，成为贤良人。

263.
Yassa cetaṃ samucchinnaṃ, mūlaghaccaṃ samūhataṃ;
Savantadoso medhāvī, sādhurūpoti vuccatī.

斩断于此者，根绝拔除之；
彼离瞋智者，是名贤良人。

在此[偈颂中]，“不因善言辞”（Na vākkaraṇamattena），[不因]仅仅会说具备语法特征的话。

“或因貌如莲花”（vaṇṇapokkharatāya vā），或因相貌令人喜爱。

“[贤良]人”（naro），嫉妒他人成就者、具备五种悭吝者、虚伪的欺诈之人，不因此等原因（貌美、善言辞）就名

为贤良人。

“[除灭]于此者”（Yassa cetaṃ），意思是，对于那已通过阿拉汉道智将嫉妒等染污连根斩断、根绝、拔除了的人，他舍离了瞋，具足法味智，称为贤良人。

开示结束时，许多人证得了入流果等。

第五、众比库的故事[终]。

6. 哈踏咖的故事

Hatthakavatthu

“不因剃头[即是]沙门……”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沙瓦提时，就哈踏咖（Hatthaka）而说的。

据说他在[跟人]提议辩论后，说“你们在某某时间来某某地方，我们将辩论”，然后他便提前去到那里，说“看，外道们由于怕我，没有来，这就是他们的失败”等等，到处[跟人]提议辩论后，以一个[谎言]掩饰另一个。

导师听说“据说哈踏咖这么做”以后，命人把他叫来，问道：“哈踏咖，据说你这么做，是真的吗？”

“是真的。”他回答。

“为什么你要这么做呢？如此妄语者，不仅因光头[穿袈裟]等[外在形象]就名为沙门。那根除了大小诸恶者，彼方为沙门。”说完诵出此偈：

264.

Na muṇḍakena samaṇo, abbato alikaṃ bhaṇaṃ;

Icchālobhasamāpanno, samaṇo kiṃ bhavissati.

无戒妄语者，光头非沙门；
具足欲与贪，如何是沙门。

265.
Yo ca sameti pāpāni, aṇuṃ thūlāni sabbaso;
Samitattā hi pāpānaṃ, samaṇoti pavuccatī.

若人平息于，粗细一切恶；
诸恶息灭故，是名为沙门。

在此[偈颂中]，“以光头”（muṇḍakena），仅因剃了头。

“无戒”（abbato），没有戒与头陀支的持守。

“说妄语”（alikaṃ bhaṇaṃ），说虚妄语者，对于未获得的目标具有欲，对于已得的具有贪恋，如何名为沙门呢？

“息灭”（sameti），意思是，若人平息了大大小小的诸恶，由于平息了彼[诸恶]而称为沙门。

开示结束时，许多人证得了入流果等。

第六、哈踏咖的故事[终]。

7. 某婆罗门的故事

Aññatarabrāhmaṇavatthu

“非因[乞食]即是比库……”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某婆罗门而说的。

据说他在外道中出家，于托钵时心想：“沙门果德玛称呼自己托钵的弟子为‘比库’，我也应被称为‘比库’。”他去到

导师面前说："友，果德玛，我也是托钵为生，你也称我为'比库'吧。"于是导师对他说："婆罗门，我并非仅以托钵就称[他人]为比库。奉行腥臭法者不名为比库。然而思维一切诸行而行者，彼名为比库。"说完诵出此偈：

266.
Na tena bhikkhu so hoti, yāvatā bhikkhate pare;
Vissaṃ dhammaṃ samādāya, bhikkhu hoti na tāvatā.
仅于他乞食，彼不为比库；
奉行腥臭法，即非为比库。

267.
Yodha puññañca pāpañca, bāhetvā brahmacariyavā;
Saṅkhāya loke carati, sa ve bhikkhūti vuccatī.

若人修梵行，舍弃福与恶；
思量行于世，彼实为比库。

在此[偈颂中]，"仅以"（yāvatā），即不仅以在他人处行乞食，就名为比库。

"腥臭"（Vissaṃ），腥臭法，奉行腥臭味的身业等法而行者，不名为比库。

"彼[于]此[教法中]"（Yodha），彼于此教法中，以道梵行舍弃、摒除了福与恶这两者后，成为梵行者。

"以思量"（Saṅkhāya），以智慧[思量]。

"于世间"（loke），意思是，于蕴世间等，"此等为内在诸蕴，此等为外在[诸蕴]"，如此了知一切法而行，他以彼智破除诸烦恼而名为比库。

开示结束时，许多人证得了入流果等。

第七、某婆罗门的故事[终]。

8. 外道的故事

titthiyavatthu

“不因沉默故……”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一些外道而说的。

据说他们在就餐处以此等方式为人们说完祝福语才离开：“祝安稳，祝快乐，祝增寿，某某地方有泥，某某地方有荆棘，这样的地方不应去。”然而在[佛陀]觉悟后的早期，还没有规定随喜等[行仪]时，比库们在食堂没有为人们做随喜就离开。人们抱怨：“在外道那里我们听得到祝福语，然而尊者们一言不发地离开。”

比库们将此事告诉了导师。导师给与了许可：“诸比库，从今开始，在食堂等处你们怎么喜欢就怎么做随喜吧，向坐于近处者讲法，说法吧。”他们照做了。人们听了随喜[开示]等，便开始努力地邀请比库们，然后表示恭敬。外道们则抱怨道：“我等出家人默然，沙门果德玛的弟子在食堂等处大说特说。”

导师听说此事后，说：“诸比库，我不仅以沉默就说其为‘牟尼’[207]。有的人其实是无知才不说，有的人是由于不自信，有的人出于吝啬‘不要让其他人得知我这重要的义理’。

---

[207] Muni，牟尼，源于 mona（默然、有智慧），常用来指出家人。

因此并非仅以沉默就是牟尼，而是止息了恶的人才名为牟尼。”说完，诵出此偈：

268.
Na monena munī hoti, mūḷharūpo aviddasu;
Yo ca tulaṃva paggayha, varamādāya paṇḍito.
269.
Pāpāni parivajjeti, sa munī tena so muni;
Yo munāti ubho loke, muni tena pavuccatī.

愚痴无知者，不因默然故；
即得为牟尼，智者如持秤；
取胜弃恶故，彼僧为牟尼；
彼知两世间，因此称牟尼。

在此[偈颂中]，“不因默然”（Na monena），确实来说，通过所谓牟尼之行道，即以道智而了知，名为牟尼（智者），但这里说的“默然”指的是沉默的状态而已。

“愚痴的状态”（mūḷharūpo），本质上无用的人。

“无知者”（aviddasu），无智之人。这样的人即便沉默不语也不名为牟尼。“或者说空虚无智之人，不因沉默而名为牟尼”之义。

“彼如持秤”（Yo ca tulaṃva paggayha），就好似拿了一杆秤后，如果超过了就拿走[多余的部分]，如果不足就添加。如此般，就如拿走那多余的一般，将恶拿走、摒弃，犹如将不足的补足一般，圆满善。这样做即拿取戒、定、慧、解脱、解脱知见之殊胜、最上[之法]，摒弃诸不善法。

“彼为牟尼”（sa munī），“他名为牟尼”之义。

“彼因此为牟尼”（tena so muni），那为什么他是牟尼？意思是，因以上所说的原因，他是牟尼。

“彼知两世间”（Yo munāti ubho loke），犹如将[东西]放在秤上称量一般，彼人于此蕴等世间以“此等为内在诸蕴，此等为外在的”此等方式知此[内在与外在]两[世间]之义。

“因此称牟尼”（muni tena pavuccatī），意思是，因此原因就称为牟尼。

开示结束时，许多人成就了入流果等。

第八、外道的故事[终]。

9. 渔夫的故事

Bālisikavatthu

“以[杀生]故彼非圣者……”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一名叫圣者的渔夫而说的。

一天导师看到他有证得入流道的潜质后，在沙瓦提北门村中托钵完，在比库僧团的陪同下从彼处回来。这时，那渔夫正拿着渔具钓鱼，看到佛陀为首的比库僧团后，他扔了钓竿然后站着。导师在他不远处转身站着询问沙利子长老等的名字：“你叫什么名字？”那些[比库们]也以“我叫沙利子”，“我叫摩嘎喇那”将各自的名字说了出来。

渔夫心想：“导师在询问所有人的名字，我想他也会询问我的名字。”导师知道了他的意欲后便问道：“近事男，你的

名字是什么？”

“尊者，我叫圣者。”他回答。

“近事男，如此杀生者不名为圣者，圣者住立于对大众无伤害。”说完诵出此偈：

270.

Na tena ariyo hoti, yena pāṇāni hiṃsati;

Ahiṃsā sabbapāṇānaṃ, ariyoti pavuccatī.

以其杀生故，彼非是圣者；

于一切生类，无害名圣者。

在此[偈颂中]，“无害”（Ahiṃsā），是不伤害。这就是说，凡是伤害诸生命者，以此原因彼非圣者。意思是那通过对一切生类不以手掌等进行伤害，为慈心修习等的稳固而远离伤害[他人]者，彼称为圣者。

开示结束时，渔夫证得了入流果，开示也给在场者带来了利益。

第九、渔夫的故事[终]。

10. 众具足戒等的比库的故事

Sambahulasīlādisampannabhikkhuvatthu

“不仅以持戒……”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许多具足戒等[美德]的比库而说的。

据说他们当中有的比库这样想：“我们具足戒；我们持头

陀；我们多闻；我们住边远住处；我们获得了禅那；对于我们而言阿拉汉不难得，一旦我们想，当天就能证得阿拉汉。”其中那些不来者们，他们也这么想：“如今对我们而言阿拉汉不难得。”

一天，他们所有人都去到导师面前，礼敬导师后坐下。导师问道：“诸比库，你们是否已达出家义务的顶点？”他们这么说：“尊者，我们是这样这样的，因此我们思维‘当我们想，片刻我们就能证得阿拉汉’而度日。”

导师听了他们的话后，说：“诸比库，作为比库只是遍净了戒等或只是证得了不来者之乐，不应说‘我们的生命之苦只有一点点了’。只要尚未证得漏尽就不要生起‘我已快乐了’的心。”说完诵出此偈：

271.

Na sīlabbatamattena, bāhusaccena vā pana;
Atha vā samādhilābhena, vivittasayanena vā.

272.

Phusāmi nekkhammasukhaṃ, aputhujjanasevitaṃ;
Bhikkhu vissāsamāpādi, appatto āsavakkhaya.

不仅以持戒，又或以多闻；
亦或以得定，或住边远处；
我证出离乐，非凡夫所及；
未达于漏尽，比库莫自满。

在此[偈颂中]，“以具足戒之量”（īlabbatamattena），即以[具足]四种遍净戒或十三头陀支的程度。

“或以多闻”（bāhusaccena），以学会了三藏的程度。

“以得定”（samādhilābhena），以证得八定。

“出离之乐”（nekkhammasukhaṃ），不来者之乐。或以“我触证了那不来之乐”这样的程度。

“非凡夫所及”（aputhujjanasevitaṃ），凡夫们不能体验，唯有圣者可体验。

“比库啊”（Bhikkhu），称呼他们当中的某一位。

“莫自满”（vissāsamāpādi），莫陷入自满。这就是说，比库只是具足此戒等[功德]，尚未证得名为诸漏已尽的阿拉汉之比库不要陷入自满：“我们的[生命之]‘有’只有微小的一点点了。”正如一点点粪便也是臭的，如此般一点点生命存在也都是苦的。

开示结束时，那些比库证得了阿拉汉，开示也给在场者带来了利益。

第十、众具足戒等的比库的故事[终]。

第十九品法住品释义终。

二十、道品

Maggavagga

法护尊者译

1. 五百位比库的故事

Pañcasatabhikkhuvatthu

“诸道八支[胜]……”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五百位比库而说的。

据说，当导师前往乡村游行，又回到沙瓦提时，他们坐在集会堂中，以“从某某村庄到某某村庄的道路平坦，某某村庄的道路不平坦，有碎石，无碎石”等方式，就自己走过的道路而说道路论。

导师见到他们[具备]阿拉汉的亲依止，就前去该处，在备好的座位坐着询问：“诸比库，你们因为什么话题而共坐讨论？”

当他们说“因为这个[话题]”时，[佛陀]说：“诸比库，这是外在的道路，比库应当践行圣道，如此作的比库能够解脱一切苦。”随后，说出这些偈颂：

273.

maggānaṭṭhaṅgiko seṭṭho, saccānaṃ caturo padā,
virāgo seṭṭho dhammānaṃ, dvipadānañca cakkhumā.

诸道八支胜，诸谛四句胜；
诸法离贪胜，两足具眼胜。

274.
eseva maggo natthañño, dassanassa visuddhiyā,
etañhi tumhe paṭipajjatha, mārassetaṃ pamohanaṃ.

为见清净故，唯此道无他；
汝等当行之，此能迷惑魔。

275.
etañhi tumhe paṭipannā, dukkhassantaṃ karissatha,
akkhāto vo mayā maggo, aññāya sallakantanaṃ.

汝等行于此，将作苦终结；
已知拔箭道，我为汝等说。

276.
tumhehi kiccamātappaṃ, akkhātāro tathāgatā,
paṭipannā pamokkhanti, jhāyino mārabandhanā.

汝等当热忱，如来[唯]教者；
行道禅修者，解脱魔系缚。

在此[偈颂中]，“诸道八支[胜]”（maggānaṭṭhaṅgiko），有步行道等及六十二种趣邪见之道。在所有那些道中，透过正见等八支[圣道]舍断邪见等八支[邪道]时，以灭为所缘，而于四谛中达成遍知苦等作用的八支[圣]道最殊胜、最上。

“诸谛四句[胜]”（saccānaṃ caturo padā），有出自

“实语不生气”（《法句》224）的真实语，或[出自]“真正的婆罗门、真正的刹帝利”的世俗谛，或[出自]“唯此真实，余皆空虚”（《法集论》1144；《中部》2.187-188）的见真实，或有以“苦圣谛”等分类的胜义谛。在所有这些谛（真实）中，以应遍知义、应亲证义、应舍断义、应修习义、一以[208]通达义、如实通达义，苦圣谛等四句为最殊胜。

“诸法离贪胜”（virāgo seṭṭho dhammānaṃ），根据“诸比库，无论多少有为法或无为法，离贪被称为它们中最胜”（《如是语》90；《增支部》4.34）之语，在一切法中，称为涅槃的离贪最殊胜。

“两足具眼[胜]”（dvipadānañca cakkhumā），在以天与人等分类的所有两足者中，唯有以五眼[209]而具眼的如来最殊胜。“ca”（和）字是连接之义，连接非色法。因此，在非色法中，如来也最殊胜、最上。

“为见清净故”（dassanassa visuddhiyā），凡为道果之见的清净而被我说为“最殊胜”者，唯此是道，别无其他。

“汝等[当行]之”（etañhi tumhe），因此，你们要践行它。

“此能迷惑魔”（mārassetaṃ pamohanaṃ），此迷惑魔的[八支圣道]被称作“惑乱魔”。

“[将作]苦终结”（dukkhassantaṃ），“将终结、结束整个轮回之苦”的意思。

---

208 唯有通过道智来通达四圣谛。

209 佛陀的五眼：肉眼、天眼、慧眼、佛眼、普眼（samantacakkhu，即一切知智）。

“已知拔箭道”（aññāya sallakantanaṃ），此[八支圣]道能断除、粉碎、拔除贪爱之箭等[烦恼]。我并非透过随闻等而是亲自了知后宣说此道。现在，你们能透过[灭除]烦恼的热恼而获得“热恼”，为了证得它，应付出、应践行正勤精勤。

如来仅仅只是教导者。因此，只要那些依照教而行者以两种禅（止观）禅修，他们就能从称为三地流转的魔之系缚中解脱。

开示结束时，那些比库住立于阿拉汉，开示也给在场大众带来了利益。

第一、五百位比库的故事[终]。

2. 无常相的故事

Aniccalakkhaṇavatthu

“一切行无常……”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五百位比库而说的。

据说，他们在导师跟前取得业处后，前往林野中精进时，未得达阿拉汉，思惟“我们要[请导师]辨别之后再取得业处”，就去到导师跟前。

导师观察“什么对他们有益”时，思惟：“这些人在咖沙巴佛的时代修习无常相两万年，因此，只应以无常相而为他们开示一首偈颂。”他说：“诸比库，欲有等中的一切行以消失义而为无常。”随后，诵出此偈：

277.
sabbe saṅkhārā aniccāti, yadā paññāya passati,
atha nibbindati dukkhe, esa maggo visuddhiyā.

一切行无常，以慧照见时；
乃厌离于苦，此为清净道。

在此[偈颂中]，“一切行”（sabbe saṅkhārā），生起于欲有等中的诸蕴就在[生起的]各处消失故为“无常”。当以观慧照见时，那时厌离于此担负五蕴之苦。厌离[于苦]者，透过遍知苦等通达[四圣]谛。

“此为清净道”（esa maggo visuddhiyā），“为了清净、为了净化，这是道”之义。

开示结束时，那些比库住立于阿拉汉，开示也给在场大众带来了利益。

第二、无常相的故事[终]。

3. 苦相的故事

Dukkhalakkhaṇavatthu

第二首偈颂也是同样的故事。

那时，跋葛瓦知道那些比库精通于苦相，就说：“诸比库，一切蕴以逼迫义而只是苦。”随后，诵出此偈：

278.
sabbe saṅkhārā dukkhāti, yadā paññāya passati,
atha nibbindati dukkhe, esa maggo visuddhiyā.

一切行是苦，以慧照见时；
乃厌离于苦，此为清净道。

在此[偈颂中]，“苦”（dukkhā），以逼迫义而为苦。
其余[内容]与之前的[偈颂]相同。
第三、苦相的故事[终]。

4. 无我相的故事

Anattalakkhaṇavatthu

第三首偈颂也是同样的过程。

于此，跋葛瓦知道那些比库往昔精通于无我相，就说：“诸比库，一切蕴以不受控义而无我。”随后，诵出此偈：

279.
sabbe dhammā anattāti, yadā paññāya passati,
atha nibbindati dukkhe, esa maggo visuddhiyā.

一切法无我，以慧照见时；
乃厌离于苦，此为清净道。

在此[偈颂中]，“一切法”（sabbe dhammā），意指五蕴。

“无我”（anattā）的含义是，由于无法施加控制“愿不要衰老，愿不要死亡”，因此，以不受控义而无我、我空无、无主宰、无自主。

其余[内容]与之前的[偈颂]相同。

第四、无我相的故事[终]。

5. 精勤禅修者帝思长老的故事

Padhānakammikatissattheravatthu

“应勤奋时[不勤奋]……”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精勤禅修者帝思长老而说的。

据说，住于沙瓦提的五百位良家子在导师跟前出家，并取得业处后前往林野。他们中有一人留在了原地。其余[比库]于林野中行沙门法时，证达了阿拉汉，就[思惟]“我们要告知导师所获功德”，而再次去到沙瓦提城。

他们在距沙瓦提城一由旬的一处村落中托钵而行，一位近事男见到[此景]，就以粥、饭敬奉。他听完随喜后，又邀请[其]次日应供。

他们当天去到沙瓦提城，放好衣钵，于傍晚时分来到导师之处，礼敬后坐在一旁。导师与他们极为愉悦地谈话，进行问候。

当时，他们中留在[揭德林]的朋友比库思惟：

“导师向他们致以问候时，嘴都不够用了。然而，因我未获道果之故，[导师]不与我交谈。我今天就要证达阿拉汉，并来到导师跟前，让他与我交谈。”

那些比库也请求导师：“尊者，我们在前来的道路上受一位近事男邀请明日[应供]，我们破晓时要前往该处。”

然后，他们的朋友比库彻夜经行时，因昏沉而倒在走道边缘的一块石板上，股骨折断。他大声喊叫。他的那些朋友

比库觉察到声音后，从各处跑来。他们燃起灯烛，就在为他作应作之事时，明相升起了。他们没有机会前往那处村落。

于是，导师对他们说：

“诸比库，你们没有去托钵的村落吗？”

他们[回答：]“是的，尊者。”就将那事情经过告知了[导师]。

导师说：“诸比库，他不只现在障碍你们的利得，过去也曾作过。”随后，在他们的请求下引述过去：

“若人后欲作，先前应作事；
犹如折鱼木，后来彼忧愁。”

（《本生》1.1.71）

如此详细讲述了本生[210]。据说，那时的众青年是五百位比库，懒惰的青年是此比库，老师则正是如来。

导师引述此佛法开示后，[又]说：“诸比库，若人在应

---

[210] 在此本生中（本生第71篇），菩萨为一著名的老师，有五百弟子跟他学艺。一天，他的弟子前去森林收集木柴。他们当中有一懒惰的青年，见一棵大鱼木树，以为是棵枯树，于是他打算先在树下睡一会，然后再爬上去弄些木柴下来带回去。他一觉睡着了，等其他人捆好木柴要回去时，用脚把他踢醒。他便睡眼朦胧地爬上树，采集树枝时将眼睛伤了，于是他一手捂住眼睛，一手折了一些嫩枝，下来捆好，将他的嫩枝放在其他人的干柴堆上面。第二天有个家庭要举行婆罗门诵经仪式，邀请了菩萨。菩萨便让弟子们第二天清早煮一些粥路上吃，然后一起去接受供养。第二天他们让婢女早起为他们煮粥，婢女从柴堆最上面拿了那捆湿柴，怎么也点不着火，最后太晚了，以致这些弟子们不能跟随老师出发。

勤奋时不勤奋，意志消沉，懒惰的他就无法证达禅那等种类的殊胜。”随后，诵出此偈：

280.

uṭṭhānakālamhi anuṭṭhahāno,yuvā balī ālasiyaṃ upeto,
saṃsannasaṅkappamano kusīto,paññāya maggaṃ alaso na vindati.

应勤奋时不勤奋，年富力强却懒惰；
意志消沉而懈怠，懒人不以慧证道。

在此[偈颂中]，“不勤奋”（anuṭṭhahāno），不勤奋、不精进的。

“年富力强”（yuvā balī），虽然处于第一个年龄段的有力之人，却充满懒惰，吃完就躺着。

“意志消沉”（saṃsannasaṅkappamano），伴随三种邪思维而未很好地圆满正思维之心。

“懒惰”（kusīto）不勤奋。

“懈怠”（alaso）之义为，他过于懒惰，未能见到、不能证达、不能获得应以慧而见的圣道。

开示结束时，许多人得达入流果等。

第五、精勤禅修者帝思长老的故事[终]。

6. 猪鬼的故事

Sūkarapetavatthu

“守护语言[善护意]……”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竹

林时，就猪鬼（Sūkarapeta）而说的。

有一天，马哈摩嘎喇那长老与喇卡那（Lakkhaṇa）长老一起从鹫峰山下来时，在一处地方露出微笑。

当被喇卡那长老问及“贤友，你为何微笑”时，[马哈摩嘎喇那长老回答：]“贤友，[现在]并非解答此问题的适当时机，你应当在导师跟前问我。”说完，前去王舍城托钵，接着从托钵处返回，去到竹林，礼敬导师后，坐在一旁。于是，喇卡那长老询问他这件事。

马哈摩嘎喇那长老说：“贤友，我见到一只鬼，它有三牛呼长的身体，其身体类似人类。头则犹如猪[头]。他的脸长有尾巴，从那里涌出虫子。我见到它后，[思惟]‘我从未见过像这样的有情’而露出微笑。”

导师说“确实，诸比库，弟子们具[天]眼而住”等[语]后又说：“诸比库，我也在菩提座上见到了这只鬼。出于对他人的悲悯‘若不信我的话，则会对他们不利’而未说。现在，得到了摩嘎喇那的证明，我才说出。诸比库，摩嘎喇那所言真实。”

听闻那话后，比库们询问导师：

“尊者，他有什么宿业呢？”

“那诸比库，谛听！”导师引述过去，讲述它的宿业。

在咖沙巴佛的时代，有两位长老在一座村庄寺院和合而住。他们中一人有六十个瓦萨，一人有五十九个瓦萨。五十九个瓦萨者帮另一人携带衣钵而行，犹如沙玛内拉一般履行大小义务。他们就像同胞兄弟般和合地居住时，来了一位说法者。那时是听闻佛法之日。长老们对他表达友好后说：“善

士，请为我们宣说佛法吧！”

他宣说了佛法开示。长老们[心想]“我们得到了说法者”而满心欢喜。次日，带着他进入附近村庄托钵。在那里用完餐时，请他为人们开示佛法：“贤友，你就从昨天所说之处[开始]再宣说少许佛法吧！”

人们听闻佛法开示后，还邀请[他]次日[应供]。如此，[长老们]带着他每两天[一个地方]在所有托钵的村庄[轮流]托钵。说法者思惟：“这两位[长老]极为柔软，我应当把他们俩赶走，然后住在这座寺院中。”

他傍晚前去侍奉长老的地方，等到比库们起身离开时，他返回并来到大长老之处，说：“尊者，[我]有些话要说。”

“说吧，贤友。”当[大长老]如此说时，他思惟片刻说：“尊者，这话会有许多过失。”没有说出来就离开了。他又去到二长老跟前，也这么做了。

他第二天仍这样做。等到第三天，那[两位长老]变得十分好奇时，他来到大长老之处，说：“尊者，我有些话要说，却不敢在您跟前说。”

“没关系，贤友，说吧！”被长老催促后，他说：“尊者，二长老怎么能与您一起共受用呢？”

“善士，为何这么说？我们就像同胞兄弟一样，我们中一人得到什么[资具]，另一人也就得到了。我这么长时间以来从未见过他有无德[之处]。”

“真是这样吗，尊者？”

“是的，贤友。”

“尊者，二长老曾这样跟我说：‘善士，你是良家子，你与这位大长老共受用时要[先]全面观察“他知耻且有可喜的

戒德”，然后才这么做。’这位[长老]从我来到之日起就如此对我说。”

大长老就在听闻那[话]后，心生忿怒，犹如用棍棒击打的陶器般垮掉了。说法者起身后又去到二长老跟前，同样如此说。那位[二长老]也同样垮掉了。

这么长时间以来，他们[两人]中确实从未有一人独自入[村]托钵。但次日[他们]就各自入[村]托钵。二长老则先回来，并站在食堂中，大长老后面才来。见到他后，二长老思惟：“我应当接过他的衣钵，还是不接呢？”

“如今我将不再接过[他的衣钵]。”他如此思惟后，又使心柔软：“算了！我先前从未如此，我不应忽略自己的义务。”随后来到长老之处，说：“尊者，把衣钵给我吧！”

对方打一弹指[说：]“走开，难教者，你不适合再接过我的衣钵。”

当[二长老]说“好的，尊者，我也思惟‘不会再接过您的衣钵了’”时，[大长老]说：“下座贤友，你认为我对这座寺院还有任何执著吗？”

对方也说：“那么尊者，您认为我对这座寺院还有任何执著吗？这是你的寺院。”然后他就拿着衣钵离开了。另一位长老也离开了。他们两人就连同一条道路都不走，一人选取了靠后门的道路，一人则[走]靠前面的[道路]。

说法者[对他们说：]“尊者们，别这样做，别这样做。”

“留步吧，贤友！”当[长老]如此说时，他返回了。那位[说法者]次日进入附近村庄，人们问：“尊者，[那两位]

尊者在哪？”他说：“贤友们，别问了，和你们常相往来的[两位长老]昨天起了纠纷离开了，即使在我请求之下，他们仍未能返回。”那些人中的愚人沉默了。

“这么长时间以来，我们从未见过尊者们有任何错乱，想必是因此人，他们才有灾祸。”智者们则[如此作意]后，内心不悦。那些长老也未在所到之处获得内心的快乐。

大长老思惟：“啊，下座比库真是造了重业！刚刚见到客住比库就说：‘不要与大长老共受用。’”

另一位[长老]也思惟：“啊，大长老真是造了重业！刚刚见到客住比库就说：‘不要与此人共受用。’”

他们既不诵习[圣典]，也不作意[业处]。他们一百年后前往西方的一座寺院。他们到达了同一个住所。大长老进入[住所]并坐在床上时，另一人也进来了。大长老就在见到后认出了他，无法忍住泪水。

另一人也认出了大长老，双目含泪地思惟：“我是说还是不说呢？”随后，[心想：]“那话不[说出口]不与信相应。”他礼敬长老后，说：“尊者，这么长时间以来，我拿着您的衣钵游行，您曾经见过我的身门等[三门]中有任何不适当吗？”

“从未见过，贤友。”

“那您为何对说法者说‘不要与此人共受用’呢？”

“贤友，我并未如此说，据说你曾在我[和他]之间这样说。”

“尊者，我也没有说过。”

他们在那一刻知道：“必定是那位[说法者]想要离间我们才如此说。”就彼此忏悔了过失。他们一百年间内心都不得

安定，而在那天变得和合。“走吧，我们去将他从那座寺院赶走”，他们出发后次第前往那座寺院。

说法者见到长老后，上前来接衣钵。长老弹指道：“你不适合住在这座寺院。”他无法停留，立刻离开逃走了。

当时，那位[说法者]所行的两万年沙门法也无法保住[自己]，他就从那里死去后投生于无间地狱，于一个[两尊]佛陀[出现]的间隔饱受煎熬。现在，以在鹫峰山中所说的身体而受苦。

导师引述它的这项宿业后，又说：“诸比库，比库当有身等的寂静性。”随后，诵出此偈：

281.

vācānurakkhī manasā susaṃvuto,kāyena ca nākusalaṃ kayirā,

ete tayo kammapathe visodhaye,ārādhaye maggamisippaveditaṃ.

守护语言善护意，不应以身造不善；

当净化此三业道，应喜仙人所示道。

其含义是，透过避免四种语恶行来守护语，透过不生起贪婪等而妥善地防护意，舍断杀生等[身恶行]，从而不以身造作不善。应当如此净化三种业道。

当如此净化时，要对八支圣道感到喜悦，它们被寻求戒蕴等的佛陀等仙人所教导。

开示结束时，许多人得达入流果等。

第六、猪鬼的故事[终]。

7. 颇提那长老的故事

Poṭṭhilattheravatthu

“禅修[生广慧]……”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名叫颇提那（Poṭṭhila）的长老而说的。

据说，他在七佛的教法中都忆持三藏，并为五百位比库说法。导师思惟：“这位比库连‘我要解脱自己之苦’这种心都没有，我要令他生起悚惧。”

从那时起，每当那位长老前来侍奉自己时，[导师总是]说：“来吧，空无的颇提那。礼敬吧，空无的颇提那。坐吧，空无的颇提那。”等他起身离开时，[导师也]说：“空无的颇提那走了。”

他思惟：“我忆持了导师所说的三藏，并为五百比库——[有]十八大群——说法。虽然如此，导师却屡次说我‘空无的颇提那’。必定是因为没有禅那等[殊胜法]，导师才如此说我。”

他生起悚惧，[心想：]“现在我要进入林野行沙门法。”就独自备好衣钵，于破晓时在所有人后面，与学得法后离开的比库们一起离开了。坐在僧舍中诵习者并没有认出他是老师。

那位[颇提那]走了一百二十由旬的道路，在一个林野住处住有三十位比库，他来到该处礼敬僧团长老，说：“尊者，请做我的依止吧。”

“贤友，你是说法者，应该我们依止你学习，为何这么说呢？”

“尊者，别这么做，请做我的依止。”

其实他们所有人都是漏尽者。当时，大长老[觉得]“他因所学而有傲慢”，就派他到二长老跟前。二长老也那样对他说。

所有[上座比库]都以这种方法将他派到[更下座比库处]，他因此而被派到正做针线活的最下座的七岁沙玛内拉跟前。他的傲慢如此被他们除去了。

那位消除傲慢的[颇提那]在沙玛内拉跟前双手合掌说：“善士，请做我的依止。”

“啊！老师，您为何这样做，您年长且多闻，应该是我在您跟前学习些许[佛法]。”

“别这样做，善士，请做我的依止。”

“尊者，如果您能遵从教诫，我将做您的依止。”

“我会的，善士。如果[您]说‘进入火中吧’我就进入火中。”

于是，那位[沙玛内拉]将不远处的一个湖泊指示给他，并说：“尊者，您就穿着衣服进入那片湖泊吧。”

那位[沙玛内拉]虽然知道他穿着很昂贵的双层衣，要观察“他究竟是否遵从教诲”，而这么说。长老只藉由[那]一句话就进入水中。

当其袈裟下摆浸湿之际，[沙玛内拉]对他说：“来吧，尊者。”然后，[颇提那]又只藉由[那]一句话过来站着。[沙玛内拉]对他说：

“尊者，一座蚁丘上有六个洞，蜥蜴透过该处的一个洞进入内部，想要抓住那[蜥蜴]的人封堵其他五洞后，破开第

六洞，只透过那入口而抓住[它]。同样地，您也将六门所缘中的其余五门关闭，令[禅修]业生起于意门吧！”

对多闻的比库而言，只凭借这么多[话]就犹如点燃了灯烛一般。他[说]：“善士，[教]这么多就可以了。”将智投入[观照]不净所生之身体后，致力于沙门法。

导师就坐在一百二十由旬的距离[外]观察着那位比库，思惟：“应该让这位比库自己住立于广慧。”随后，就像[当面]与他一起谈话般放出光明，诵出此偈：

282.

yogā ve jāyatī bhūri, ayogā bhūrisaṅkhayo,
etaṃ dvedhāpathaṃ ñatvā, bhavāya vibhavāya ca,
tathāttānaṃ niveseyya, yathā bhūri pavaḍḍhati.

禅修生广慧，不修广慧失；
知增不增长，如此两种道；
应依增慧道，而令己住立。

在此[偈颂中]，“禅修”（yogā），如理作意于三十八种所缘。

“广慧”（bhūri），这是像大地那样宽广的慧之名。

“失”（saṅkhayo），消失。

“如此两种道”（etaṃ dvedhāpathaṃ），这禅修与不禅修。

“增不增长”（bhavāya vibhavāya ca），增长与不增长。

“以[增慧道]”（tathā），如何能增长这名为宽广的慧，就如此令自己住立之义。

开示结束时，颇提那长老住立于阿拉汉。

第七、颇提那长老的故事[终]。

8. 五位大长老的故事

Pañcamahallakattheravatthu

“伐欲[不伐木]……”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许多大长老而说的。

据说，那些[长老]身为在家人时，是沙瓦提城大富的家主，并彼此互为朋友。他们一起作福德时，听闻了导师的佛法开示，[心想：]“我们老了，居家生活对我们又有何用？”就向导师乞求出家，随后出了家。然而，因年老而不能学习佛法，便在寺院边上令人建造了茅屋，在一起居住。

即使在前去托钵时，他们通常也只到妻儿的家中应供。他们中有一人之前的妻子名叫玛度拉帕吉咖（Madhurapācikā，蜜厨），她是他们所有人的护持者。因此，他们所有人都带着自己得到的食物，坐在她家用餐。她也向他们供养备好的菜肴。[后来]她患上某种疾病去世了。

当时，那些年老的长老们在朋友长老的茅屋中集会，他们彼此抱住脖子，一边哀叹“玛度拉帕吉咖近事女去世了”，一边哭泣。

比库们也从周围跑来询问：“这是怎么了，贤友们？”他们说：“尊者，我们朋友先前的妻子去世了，她非常关照我们。现在，又能从哪里得到像这样的[女施主]呢？正因如此，我们才哭泣。”

比库们在法堂中生起议论。导师抵达后询问："诸比库，你们现在因何话题而共坐？"当他们说"因为这个[话题]"时，[佛陀]引述过去："诸比库，不只是现在，过去他们也投生于鸦胎，并在出没于海边时，因被海浪卷入海中死去的雌鸦而哭泣、悲叹后，[心想]'我们要把它取出来'，就用喙汲取着大海[之水]而疲累。"

"下颚实疲累，口中亦干燥；
汲[水]未完成，大海仍涨满。"

（《本生》1.1.146）

详尽开示此《乌鸦本生》[211]（Kākajātaka）后，又对那些比库说："诸比库，缘于贪、嗔、痴之林，你们经受此苦，应当砍断此林。如此，你们将无苦。"随后，诵出这些偈颂：

283.

vanaṃ chindatha mā rukkhaṃ, vanato jāyate bhayaṃ,
chetvā vanañca vanathañca, nibbanā hotha bhikkhavo.

由欲生惧故，伐欲不伐树；
伐欲林欲丛，比库无渴望。

284.

yāva hi vanatho na chijjati,aṇumattopi narassa nārisu,
paṭibaddhamanova tāva so,vaccho khīrapakova mātari.

[211] 在本生中这一篇名为 Samuddakākajātaka（《海乌鸦本生》，本生第 146 篇）。

倘若男对女，有纤欲未断；
彼具黏著心，如牛犊恋母。

在此[偈颂中]，“不[伐]树”（mā rukkhaṃ），当导师说“伐林”时，对那些出家不久者而言，他们[会认为]“导师令我们拿起锛子等[工具]砍伐森林”而生起想砍伐森林[之心]。于是[导师出于]“我是针对贪爱等烦恼林而说的，并非树木”防止[比库误解]，而对他们说：“不[伐]树。”

“欲林[生惧]故”（vanato），即“正如由自然界的树林而产生狮子等怖畏。同样地，生等怖畏也由烦恼之林而产生”之义。

在“伐欲林丛”（vanañca vanathañca）中，大树称作森林，小树住立于此林故名树丛。或者先长出的树为森林，后繁殖的树为树丛。

同样地，大到引发生命的烦恼为欲林，在生命期间带来果报的[烦恼]是欲丛。先前生起的[烦恼]为欲林，随后相继生起的为欲丛。那两者皆应以第四道智断除。故说：“伐欲林欲丛，比库无渴望。”

“无欲林”（nibbanā hotha），再没有烦恼。

“倘若[男对女]，有纤欲未断”（yāva hi vanatho），这句之义是，男人对女人，只要有这纤毫的烦恼之欲尚未断除，他就犹如喝奶的牛犊对母牛那样有黏著心、执着心。

开示结束时，那五位大长老全都住立于入流果，开示也给在场大众带来了利益。

第八、五位大长老的故事[终]。

9. 金匠长老的故事

Suvaṇṇakārattheravatthu

“斩断[自情爱]……”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沙利子长老的共住弟子而说的。

据说，一位容貌过人的金匠子在沙利子长老跟前出了家。长老思惟：“年青人充满贪爱。”于是为防止他的贪爱而给与不净业处。然而，那[业处]不适合他。因此，他进入林野精进三个月期间，就连心一境性都未得到。

于是，他又来到长老跟前。“贤友，你现起业处了吗？”当长老如此说时，他告知了那经过。于是，长老对他说：“不应因未成就业处就放弃。”随后，又给他善巧地开示该业处。

他第二次仍无法生起任何殊胜[法]，就前去告知长老。于是，长老又有理有喻地宣讲该业处。[不久]他又再次前去讲述[自己]未能成就[该]业处。长老思惟：“实修的比库自身有贪欲等时，知道有，没有时，知道没有。这位禅修的比库已修习业处，而非未修习，已行道，而非未行道。然而，我不知道他的意乐，他想必是佛陀才能教导之人。”

于是，傍晚时分带着他来到佛陀之处，告知了那一切经过：“尊者，此人是我的共住弟子，我以此原因而给与他这种业处。”

当时，导师对他说：“诸佛圆满巴拉密并震动一万个世间界后，得达了一切知。这有情意乐随眠智只是诸佛的领域。”随后，观察“此人从什么样的家庭出家”时，知道是

“金匠家”。接着，观察过去生时，见到他连续五百生都投生在金匠家，思惟：“此青年长久以来从事金匠工作时，[想着]‘我要制作翅子树花、红莲花等’而反复捶打赤金。因此不净可厌的业处不适合他。唯有可意的[业处]是适合的。”于是，将长老遣回：“沙利子，这位被你给与业处并疲累四个月的比库，你将见到他就在今天饭后得达阿拉汉。你回去吧！”之后，以神通变现出了车轮大小的金红莲，令花瓣与茎梗犹如要滴下水滴一般，并递给[他]：“比库，将这朵红莲拿着放在寺院边缘的沙堆，在其前面结跏趺坐，修习预作：‘红、红。’”

那位[比库]从导师手中接过红莲内心就明净了。他去到寺院边缘，堆起沙子，将红莲梗插入该处，在前面结跏趺坐时，致力于预作：“红、红。”就在那一刻，他镇伏了[五]盖，生起了近行禅那。

初禅紧随那[近行禅那]而生起，以五种行相得达自在后[212]，就坐着证达第二禅等而得自在。随后，坐着以第四禅游戏禅那。导师得知他生起禅那，“这人能够以自己的法性而生起上等的殊胜（道果）吗？”如此观察时，知道“他不能”，就决意：“令那朵红莲枯萎。”那[花]犹如用手揉捏过的红莲般枯萎，变成了黑色。

他从禅那出来观察那朵[花]，[思惟：]“这朵红莲怎么就老化了呢？当无执取之物都如此被衰老征服，有执取者也不用说。此[身]也会被衰老征服。”他如此见到了无常相。

[212] 禅那五自在：入定自在、住定自在、出定自在、转向自在、省察自在。

就在见到那[无常相]时，同样也见到苦相和无我相。对他而言三有看起来像在炽燃，像是挂在颈部的尸体。

就在那一刻，他的不远处有童子们进入一片湖泊，折断白莲后，在陆地上堆成一堆。他注视着水中及地面的白莲。当时，水中的白莲对他而言美妙异常，看起来犹如在滴水一般，另一些（地上的白莲）则顶部已然枯萎。他更好地见到了无常相等："连无执取之物都已如此被衰老袭击，有执取者又怎能不会被袭击呢？"

导师得知"现在，业处对这位比库而言已变得清晰"，就在香室中坐着放出光明，照在他的面部。当他观察"这究竟是什么"时，导师犹如来到[他的]面前站着一般。他起身双手合掌。当时，导师认为适合于他，就诵出此偈：

285.

ucchinda sinehamattano, kumudaṃ sāradikaṃva pāṇinā,

santimaggameva brūhaya, nibbānaṃ sugatena desitaṃ.

斩断自情爱，如手折秋莲；

涅槃善至示，故当修寂道。

在此[偈颂中]，"斩断"（ucchinda），以阿拉汉道斩断。

"秋"（sāradikaṃ），在秋天生长的。

"寂道"（santimaggaṃ），趣向涅槃的八支[圣]道。

"当修"（brūhaya），要增长。

其含义是：涅槃乃是善至所教示，是故要修习那[涅槃]之道。

开示结束时，那位比库住立于阿拉汉。

第九、金匠长老的故事[终]。

10. 大财商人的故事

Mahādhanavāṇijavatthu

“[雨季]我住此……”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大财商人而说的。

据说，他用以红花染色的布装满了五百辆车，从巴拉纳西前来沙瓦提从事贸易。抵达河边后，[心想]“我要在明天渡河”，于是在原地卸下车[轭]住下了。

夜间出现大云后下起了雨。一连七天，河流涨满了水。市民也玩乐度过了七天的节日。商人用红花染色的布没有卖完。他思惟：

“我远道而来。如果再回去，必会耽搁时间。不论雨季、凉季还是热季，我都住在此处做贸易，将那些[布]卖掉。”

导师前去城中托钵时，得知他的心思而露出微笑。阿难长老询问微笑的原因，[佛陀]说：

“阿难，你见到大财商人了吗？”

“是的，尊者。”

“他不知自己有生命危险，还打算今年住在此处卖掉货物。”

“尊者，他会有危险？”

导师说：“是的，阿难，他活完七日，就将落入死神口

中。”随后，说出这些偈颂：

“今日当热忱，谁知明将死？
不与死军约，此事绝无有。

“如此热忱住，日夜不懈者，
彼一夜贤者，寂静牟尼说。”

（《中部》3.272）

“尊者，我要去告诉他。”

“放心去吧，阿难！”

长老去到货车所在之处托钵。商人以食物敬奉长老。当时，长老对他说：

“你要在此处住多久？”

“尊者，我远道而来。如果再回去，必会耽搁时间。我今年要住在此处卖掉货物再走。”

“近事男，生命危险是难知的，当行不放逸。”

“尊者，[我]会有生命危险吗？”

“是的，近事男，你的寿命将只能维持七天。”

他心生悚惧，邀请以佛陀为首的比库僧团后，做了七天大供养。随后，为[听闻]随喜而接过钵。导师为他作随喜时说：“近事男，智者不应思惟‘我要在此处过雨季等，我要从事这样那样的工作。’他只应思惟自己的生命危险。”随后，诵出此偈：

286.

idha vassaṃ vasissāmi, idha hemantagimhisu,
iti bālo vicinteti, antarāyaṃ na bujjhati.

雨季我住此，凉热季住此；
愚人如是思，不觉于危险。

在此[偈颂中]，“雨季[我住]此”（idha vassaṃ），雨季四个月我要住在此处做着这样那样的[工作]。

“凉热季[住此]”（hemantagimhisu），凉季和热季也[打算]“四个月里我要住在此处做着这样那样的[工作]”。如此，愚人不知今生与来世的利益而如是思惟。

“危险”（antarāyaṃ），他不知道自己的生命危险：“我会在某时、某地或某个年龄段死亡。”

开示结束时，那位商人住立于入流果，开示也给在场大众带来了利益。

商人送别导师返回后，“我像是患上了头病”而躺在床上，就在躺卧时死去，随即投生于喜足天界。

第十、大财商人的故事[终]。

11. 积萨果德弥的故事

Kisāgotamīvatthu

“醉心子与畜……”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积萨果德弥而说的。

“若人活百岁，未见不死道；
不如活一日，得睹不死道。”

（《法句》第 114 偈）

在千品中为解释[上述]偈颂详细讲解了[此积萨果德弥的]故事。

当时，导师说："积萨果德弥，你有得到一指之量的芥末子吗？"

"没有得到，尊者，据说整个村庄死者甚至多过[活人]。"

当时，导师对她说："你以为'只有我儿子死了'。这是一切有情的亘古[不变]之法，死王犹如洪水般将不满足的一切有情卷走，[将他们]冲入苦海。"随后，开示佛法，诵出此偈：

287.

taṃ puttapasusammattaṃ, byāsattamanasaṃ naraṃ,
suttaṃ gāmaṃ mahoghova, maccu ādāya gacchati.

心意执着人，醉心子与畜；
如洪流睡村，死亡所携去。

在此[偈颂中]，"醉心子与畜"（taṃ puttapasusammattaṃ），得到具足容色与力量的儿子及牲畜后，"我的儿子容貌过人、具足力量、贤智、能胜任一切工作，我的牛容貌超群、健康、堪能背负许多重物，我的母牛有许多奶"，那如此沉醉于儿子和牲畜之人。

"心意执着人"（byāsattamanasaṃ naraṃ），得到黄金、钱币等及衣、钵等中的任何一种后，渴求比那[所得]更殊胜[之物]而有执着之心的人；或于眼识等的所缘中，或于[以上]所说种类的资具中，得到任何[物品]后，由于执着于它们而有执着之心的人。

“睡村”（suttaṃ gāmaṃ），进入睡眠的有情部类。

“[如]洪流[冲睡村]”（mahoghova），含义是，正如幽深、宽广、巨大的大河等洪流冲走像这样的整个村庄，甚至连狗都不留下，同样地，上述的人也被死神抓走。

开示结束时，积萨果德弥住立于入流果，开示也给在场大众带来了利益。

十一、积萨果德弥的故事[终]。

12. 芭达嘉拉的故事

Paṭācārāvatthu

“子父[及亲友]……”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芭达嘉拉（Paṭācārā）而说的。

“若人活百岁，未曾见生灭；
不如活一日，得睹于生灭。”

（《法句》第 113 偈）

在千品中为解释[上述]偈颂详细讲解了[此芭达嘉拉的]故事。

当时，导师得知芭达嘉拉的忧愁减弱，说：“芭达嘉拉，对去往来世者而言，儿子等既不能作为庇护所或藏身处，又不能作为皈依处。因此，即使有[儿子等]，那些[庇护所等]也不存在。智者应在清净戒后，净化自己的趣向涅槃之道。”随后，开示佛法，说出这些偈颂：

288.

na santi puttā tāṇāya, na pitā nāpi bandhavā,
antakenādhipannassa, natthi ñātīsu tāṇatā.

子父及亲友，非为庇护存；
无亲族能救，为死所控者。

289.

etamatthavasaṃ ñatvā, paṇḍito sīlasaṃvuto,
nibbānagamanaṃ maggaṃ, khippameva visodhaye.

知此缘由后，智者防护戒；
当迅速净化，趣涅槃之道。

在此[偈颂中]，“为庇护”（tāṇāya），作为庇护所，作为立足处。

“亲友”（bandhavā），除儿子与父母外的其余亲友。

“为死所控者”（antakenādhipannassa），被死亡所掌控的。

在生命期间，即使儿子等透过提供饮食等和完成出现的事务而成为庇护所，但在死亡时，[他们]也不能以任何方法庇护其免于一死，所以[他们]不能作为庇护所、藏身处。

故说：“无亲族能救”（natthi ñātīsu tāṇatā）。

“此缘由”（etamatthavasaṃ），含义是，如此，他们中的一人对另一人不能作为庇护，知道这不能的理由后，智者以护四种遍净戒而防护，并应迅速净化趣向涅槃的八支[圣]道。

开示结束时，芭达嘉拉住立于入流果，其他许多人也得达了入流果等。

第十二、芭达嘉拉的故事[终]。
第二十品道品释义终。

二十一、杂品

Pakiṇṇakavagga

法护尊者译

1. 自己宿业的故事

Attanopubbakammavatthu

“若舍小乐故……”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竹林时，就自己的宿业而说的。

某个时期，韦沙离城富庶、繁华、人口众多、处处是人。有七千七百又七位刹帝利轮番统治着那里。有等量的殿楼（每人一栋）、等量的尖顶阁供他们居住。在花园中，有同样多的公园和池沼供其居住[期间使用]。

后来，那座[城市]发生饥馑，庄稼歉收。因饥荒的灾难，那里的穷人们最先死去。由于到处都是尸臭，众非人进入城市。因非人肆虐，更多人死去了。又以其腐尸的臭味而可厌故，有情们染上了瘟疫。如此，“饥荒难、非人难、瘟疫难”这三种灾难出现了。

市民们集会并对国王说：

“大王，这座城市出现了三种灾难。在此之前直到第七代国王，都未曾发生过像这样的灾难。可以说，[唯有]在国王非法之时，才会发生像这样的灾难。”

国王令所有人聚集在集会堂后，说：“如果我有非法之

处，你们就调查该事吧！”

韦沙离城的居民检查所有传统时，未发现国王有任何过失，就说：“大王，您没有过失。”随后，他们商量道：“我们如何才能平息此灾难呢？”

在那里，一些人说：“通过献祭、祈愿、举行祭祀[可以平息灾难]。”他们即使尝试了那一切方法，仍不能免除[灾难]。当时，有些人如此说：

“六师有大威力，他们来到此处时，将能平息灾难。”

另一些人说：“正自觉者已出现于世间。那位跋葛瓦为一切众生的利益而宣说佛法，[他]有大神力、大威力。当他来到此处时，这些灾难就能平息。”所有人都对他们的话感到欢喜，并说：“那位跋葛瓦现今住在何处？”

然而，当时导师在将入雨安居之际，答应了宾比萨勒王，然后住在竹林。那个时候，宾比萨勒[王]的集会中，坐有一位名叫马哈离（Mahāli）的离车族人，他曾与宾比萨勒一同得达入流果。

于是，韦沙离城的居民备下厚礼，并通知了宾比萨勒[王]，随后派遣离车族[人]马哈离和国师之子道：“你们将导师接到此处吧！”他们前去给国王献上礼物，并详细禀告了那[发生于韦沙离城之]事。接着，他们请求道：“大王，请把导师送到我们的城市吧！”

国王说“你们看着办”而并未答应。他们来到跋葛瓦之处，礼敬后请求道：“尊者，韦沙离城出现了三种灾难。您去的话，那些[灾难]将会平息。来吧，尊者！我们去吧！”

导师听了他们的话，观察时得知“在韦沙离城宣说《宝

经》（Ratanasutta）（《小诵》6.1 等；《经集》224 等）时，它所具有的护卫[作用]将会遍及一万亿个轮围界。[宝]经结束时，八万四千有情将领悟法，三种灾难也将平息”，就同意了他们的话。

宾比萨勒王听说“导师同意去韦沙离了”，就令人在城中高呼[通知此事]，接着来到导师之处，询问：“尊者，您同意去韦沙离了吗？”

“是的，大王。”当如此说时，[国王]说：“若是如此，尊者，您且稍等，等我准备好道路。”随后，他令人平整了王舍城与恒河之间的五由旬路面，并于每由旬之处建造了住所。然后告诉导师出发之时。

导师与五百位比库一起启程了。国王令人在由旬之间，洒满深及膝盖的五色之花，举起幢幡、旗帜等。接着，又在一顶伞盖上再加一顶后，为跋葛瓦撑起两顶白伞盖，并在每位比库头上撑起了一顶白伞盖。随行者一边以花鬘、芳香等作着敬奉，一边请导师在每个住所住[一晚]，并做了大供养。过了五天，[导师一行]到达了恒河岸边。[国王]在该处装饰渡船期间，令人送信给韦沙离人：“你们备好道路后，前来迎接导师吧！”

他们[回复道：]“我们将作双倍的敬奉！”就令人平整了韦沙离与恒河之间的三由旬地面后，为跋葛瓦准备了四顶白伞盖，为每位比库准备了两顶白伞盖，伞盖重重相叠。接着，一边做着敬奉，一边前往恒河岸边候着。

宾比萨勒王令人将两艘渡船拼接，搭上天蓬，并以花鬘装饰后，敷设了众宝所成的佛座。跋葛瓦坐在那里。比库们也登上渡船，围着跋葛瓦坐下。国王跟随，进入了齐颈深的

河水后，说：“尊者，我将住在恒河此岸，直到跋葛瓦回来。”随后，送走船返回了。

导师沿着恒河行了半由旬远，来到了韦沙离人的领土。离车族王进入齐颈深的河水迎接导师，并将渡船引向岸边，然后请导师下船。导师下来，刚踩在岸上，就出现了大云，[天空]降下了花雨。所有地方都被深及膝盖、大腿及腰部等的水将所有尸体冲入恒河，地面变得洁净了。

离车族王请导师在每由旬[的住处]住[一晚]，并做了大供养后，作了双倍[于宾比萨勒王]的敬奉，经过三天，接到了韦沙离城。沙格天帝在诸天陪同下前来。由于大威势的诸天聚集，非人们大都落荒而逃。导师傍晚站在城门口，召唤阿难长老道：

“阿难，你学得此《宝经》后，与离车族王子们一起在韦沙离的三道城墙间绕行作护卫吧！”

长老学得导师所授的《宝经》后，以导师的石钵盛水，并在城门口站着思维佛陀的所有功德：“从发[至上]愿起，‘如来的十种巴拉密，十种随巴拉密，十种究竟巴拉密’这三十种巴拉密，五种大施舍，‘世间利益行、亲族利益行、佛果利益行（为获一切知智）’这三种行。于最后生中，入胎、出生、出家、苦行、于菩提座上战胜魔罗、通达一切知智、转动法轮，[证悟]九种出世间法。”随后，进入城中，连续三个夜晚时分绕行于三道城墙间作着护卫。

就在他诵出“所有（yaṃkiñci）”时，向上撒出的水落在了非人们的身上。从诵出“凡[集会]此诸鬼神（Yānīdha bhūtāni）”这首偈颂起，水滴就犹如银花环般升入空中后，

落在病人们身上。就在那时，消除了疾病的人们纷纷起身，围绕着长老。

从诵出“所有（Yaṃkiñci）”这句[偈颂]起，在雨滴的一再冲刷下，所有那些并未逃跑而是依附于垃圾堆、墙角等处的非人们也从各处夺门而逃了。那些门都挤满了。那些没有地方离开的非人们也破墙而逃了。

大众以一切香涂抹城中的集会堂，在上方搭起以金色星辰装饰的天蓬，并敷设佛座后，接来导师。导师在备好的座位坐下。比库僧团和离车族人群也围绕佛陀坐着。沙格天帝也在天众的陪同下立于适宜的位置。

长老绕完全城，与消除疾病的大众一起回来，礼敬导师后坐着。导师注视会众后，宣说了那部《宝经》。开示结束时，八万四千有情领悟了法。

导师又于次日这样宣说，如此开示那部《宝经》七天后，他知道一切灾难已平息，就通知所有离车族[人]后，离开了韦沙离城。离车族王族一边作着双倍的敬奉，一边又以三天时间将导师带到恒河岸边。

投生于恒河的龙王们思惟：“人们向如来作敬奉，我们何故不作呢？”它们建造金、银、摩尼所成的渡船，摆放金、银、摩尼所成的宝座，又将水覆以五色莲花后，为使导师登上自己的渡船而请求道：“尊者，请饶益我们吧！”

“人类、龙众向如来作敬奉，我们何故不作呢？”从地居天开始直到色究竟梵天界的一切天人都[对导师]作了敬奉。在那里龙众举起重重伞盖[高达]一由旬。

如此，‘下方的龙众、生于地面的树木、灌木、山岳中的地居天们、住于空中的空居天们’，从龙界开始，以轮围界为

限，直到梵天界[的天人们]都举起了重重伞盖。众伞盖之间，有诸多幢幡。众幢幡之间，有诸多旗帜。它们之间是以花鬘、香粉、烟等而作的敬奉。盛装打扮的天子们换上节庆的形象呐喊着行于虚空。

据说，[如此]盛大的集会只有三次：双神变时的集会、从[三十三]天下降时的集会和这渡恒河时的集会。

对岸的宾比萨勒王也以双倍于离车族[王族]所作的敬奉做好准备后，站着盼望佛陀的到来。导师看见国王们于恒河两岸的大施舍，知道龙众等的意向后，就在每艘船上变现出一尊伴有五百位比库的化佛。那尊[化佛]在一顶顶白伞盖、满愿树和花鬘的下方，在龙族的陪伴下坐着。

[导师也在]诸地居天等[天人]所在的每处变现出一尊有随众的化佛。如此，整个轮围界内出现同一装饰、同一节日、同一庆典的导师饶益着龙众而登上一艘宝船。比库们也逐一登上了[船]。

龙王们将以佛陀为首的比库僧团请入龙界，并彻夜在导师跟前听闻佛法开示。第二天，它们以天界的主食、副食款待以佛陀为首的比库僧团。

导师作完随喜，就离开了龙界。随后，在整个轮围界天人的敬奉下，乘五百艘船渡过了恒河。国王前来迎接。当导师下船而来时，[他]以双倍于离车族[王族]所作而行敬奉后，又以如前[所述]方式花了五天[时间]将[导师]接到了王舍城。第二天，比库们托钵返回，午后坐在法堂中生起议论：

“佛陀真有大威力啊！诸天与人对导师真有净信啊！出

于对佛陀的净信，国王们令人在恒河此岸和彼岸的八由旬道路上平整了路面，撒上沙子，并铺满了深及膝盖的各色鲜花。由于龙的威力，恒河的水遍覆五色莲花。撑起的重重伞盖[从地面]一直到色究竟天，整个轮围界内犹如普天同庆一般。”

导师抵达后询问：“诸比库，你们因何话题共坐？”

当他们说“因为这个[话题]”时，[佛陀]说：“诸比库，这种敬奉既不是因为我的佛威力而产生，也不是因为龙、天人、梵天的威力而产生。而是因为往昔微小施舍的威力而产生的。”随后，受比库们请求而引述了过去：

往昔，答格西喇城中有位名叫桑咖（Saṅkha，贝螺）的婆罗门。他的儿子——名叫苏西马（Susīma，善域）的青年年方十六。有一天，他来到父亲处说：“爸爸，我想去巴拉纳西学习明咒。”

当时，父亲对他说：

“若是如此，儿子，名为某某的婆罗门是我的朋友，你去他跟前学习吧！”

他说“好的”，答应了，随后一路到了巴拉纳西，来到那位婆罗门处，告诉他是父亲派遣[自己]来的。

于是那位[婆罗门心想]“[这是]我朋友之子”便接纳了他，当他身心平静后，在一个吉日开始教他习明咒。

他学得既快又多，犹如倒入金盆的狮油无有遗漏般忆持着自己的所学。不久后，他就在老师面前学得了一切应学的[明咒]，诵习时发现自己所学技艺只有开头与中间[内容]，并没有结尾[部分]。他来到老师之处，说：“我发现此技艺只有开头和中间[部分]，没有结尾。”

老师说："徒儿，我也未发现结尾。"他询问："老师，究竟谁知道结尾呢？"

老师说："徒儿，这些仙人住在仙人降处，他们应当知道。你去他们那询问吧！"他就来到诸独觉佛之处询问：

"据说你们知道结尾？"

"是的，我们知道。"

"那请您告诉我吧！"

"我们从不告诉未出家者。如果你需要结尾，就出家吧！"

他说"好的"，同意了，在他们跟前出了家。当时，那些[独觉佛]对他说："你要先学此[法]。"随后，以"你应如此着下衣，如此穿上衣"等方法告知了胜正行。

他在那里学习时，由于具足了亲依止，不久就透彻通达了独觉菩提。在整个巴拉纳西城，他就犹如空中的满月般家喻户晓，并具有殊胜的利得和名闻。由于他曾造导致短寿之业，不久就般涅槃了。当[他圆寂]时，诸独觉佛和大众们为他进行荼毗，收集了舍利后，在城门口建塔。

桑咖婆罗门[心想：]"我的儿子走了很久，我要弄清楚他的情况。"他渴望见到儿子，就离开了答格西喇，次第来到巴拉纳西。见到聚集的大众后，[思惟]"这些人中必定有人清楚我儿子的情况"，他就走上前去询问：

"有个名叫苏西马的青年曾来到此处，你们知道他的情况吗？"

"是的，婆罗门，我们知道。他在某某婆罗门跟前习诵三吠陀，随后出了家，并在亲证独觉菩提后般涅槃了。这是

为他而建的塔。”

他双手拍击地面而悲泣、哀嚎后，去到那处塔院拔除杂草，并用外衣运来沙子铺撒于塔院，接着以水壶中的水泼洒后，用野花作了敬奉。随后，他用布树立旗帜，并将自己的伞盖绑在塔上后离开了。导师引述此过去[宿业]之后，说：

“诸比库，那时的桑咖婆罗门即是我。我将苏西马独觉佛的塔院中的草拔除，由于我的这项[善]业之果，[人们]清除了八由旬道路上的树桩和荆棘，并平整了地面。我在该处铺撒沙子，由于我的这项[善]业之果，[人们]在八由旬的道路上铺满沙子。

“我在该处以野花作了敬奉。由于我的这项[善]业之果，[人们]在八由旬的道路上洒满各色鲜花，[龙众]以五色莲花遍覆一由旬恒河之水。我在该处以水壶中的水泼洒地面。由于我的这项[善]业之果，韦沙离降下花雨。我在该处树立旗帜，并绑上伞盖。由于我的这项[善]业之果，[从地面]直至色究竟天的整个轮围界内[充满]幢幡、旗帜及重重伞盖，犹如一同举办节日一般。

“正是如此，诸比库，这种敬奉既不是因为我佛陀的威力而产生，又不是因为龙、天人、梵天的威力而产生，而是因为往昔微小施舍的威力而产生的。”随后，[佛陀]开示佛法，诵出此偈：

290.

mattāsukhapariccāgā, passe ce vipulaṃ sukhaṃ,
caje mattāsukhaṃ dhīro, sampassaṃ vipulaṃ sukhaṃ.

若舍小乐故，得见广大乐；
智者见大乐，当舍微小乐。

在此[偈颂中]，“舍小乐”（mattāsukhapariccāgā）[中的]“小乐”说的是有限[之乐]、少许之乐。通过舍弃它，“[得见]广大乐”（vipulaṃ sukhaṃ），涅槃乐被称为广大（崇高）乐。即若能见到那种[涅槃乐]之义。

这是说：准备一盘食物并享用的话，他生起小乐，而舍弃它后，受持斋戒或布施，他生起广大、崇高的涅槃乐。因此，若因如此舍弃那小乐，而能见到广大乐，这种情况下，善见此广大乐的智者应舍弃那种小乐。

开示结束时，许多人得达入流果等。

第一、自己宿业的故事[终]。

2. 吃鸡蛋的女人的故事

Kukkuṭaaṇḍakhādikāvatthu

“施苦于他人……”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一个吃鸡蛋的女人而说的。

据说，沙瓦提城不远处有个名叫潘度拉（Paṇḍura）的村庄，那里住有一位渔夫。他前往沙瓦提城时，在阿致罗筏底河边见到众多龟蛋，就带着去到沙瓦提城。随后，在一间屋里令人煮熟并食用时，也给了那间屋里的女童一颗蛋。她吃过蛋，从那以后就不想其他食物了。

后来，她的母亲从母鸡下蛋处取出一颗蛋，给了[她]。她吃下蛋后，被对味道的渴爱所系缚，从那以后就自己拿取母鸡的蛋食用。

母鸡每当下蛋时，都会见到那个[女童]拿取自己的蛋并食用，它被其所苦而[与之]结下冤仇。“愿我从今生死去时，投生为母亚卡，能够吃掉你所生的孩子。”它如此发下誓愿，死后投生为那个家中的母猫。那女孩也在死后投生为该处的母鸡。母鸡产下蛋，母猫就前去将它们吃掉，第二次，第三次也都[将它们]吃掉。

“你三次吃掉我的蛋，现在又想吃我。愿我死后，能够把你连同[你的]孩子一起吃了。”母鸡如此发下誓愿后，从那里死去，投生为母豹。另一方也在死去后，投生为母鹿。

母豹在它分娩时赶来，将它连同孩子一起吃了。它们如此在五百生中[互相]食啖，给彼此带来痛苦。最后，一方投生为一只母亚卡，一方投生为沙瓦提城的良家女。

在这以后[故事的]其余部分如“从非怨止怨”(《法句》第 5 偈）这首偈颂[的故事]中所说。然而，导师在[这个故事中]说完“莫以恨制恨，以非恨息恨”后，为双方开示佛法，诵出此偈：

291.

paradukkhūpadhānena, attano sukhamicchati,
verasaṃsaggasaṃsaṭṭho, verā so na parimuccati.

施苦于他人，而求自快乐；
与敌纠缠故，不得解脱恨。

在此[偈颂中]，“施苦于他人”（paradukkhūpadhānena），即通过施加痛苦于他人，向他人施加痛苦之义。

“与敌纠缠故”（verasaṃsaggasaṃsaṭṭho），彼此以辱

骂、回骂、殴打、反击等方式与怨敌纠缠而交往。

“不得解脱恨”（verā so na parimuccati），“经常会以怨恨而到达苦”之义。

开示结束时，母亚卡住立于[三]皈，并受持五戒后，解脱了怨恨。另一位[女人]也住立于入流果，开示也给在场大众带来了利益。

第二、吃鸡蛋的女人的故事[终]。

3. 贤善城比库的故事

Bhaddiyabhikkhuvatthu

“若[舍弃]义务……”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依贤善城[托钵]而住于生林时，就贤善城（Bhaddiya）的比库们而说的。

据说，他们致力于装饰拖鞋。正如[律藏中]记载：

那个时候，贤善城的比库们一再致力于装饰各种拖鞋而住。[自己]制作草鞋，也令人制作；[自己]制作萱草鞋，也令人制作；[自己]制作灯心草鞋，也令人制作；[自己]制作枣椰鞋，也令人制作；[自己]制作睡莲鞋，也令人制作；[自己]制作毛织鞋，也令人制作；他们荒废了习诵、遍问、增上戒、增上心、增上慧。(《律藏·大品》251)

比库们得知他们这样作，就讥嫌并告知了导师。导师呵责那些比库后，说：“诸比库，你们以某些义务而来[出家]，却致力于另一些事务。”随后，开示佛法，说出这些偈颂：

292.

yañhi kiccaṃ apaviddhaṃ, akiccaṃ pana karīyati,
unnaḷānaṃ pamattānaṃ, tesaṃ vaḍḍhanti āsavā.

若舍弃义务，而行不当事；
高慢且放逸，彼等诸漏增。

293.

yesañca susamāraddhā, niccaṃ kāyagatā sati,
akiccaṃ te na sevanti, kicce sātaccakārino,
satānaṃ sampajānānaṃ, atthaṃ gacchanti āsavā.

常恒善精勤，修习身至念；
不行不当事，始终履义务；
具念正知者，诸漏趣灭没。

在此[偈颂中]，“若[舍弃]义务”（yañhi kiccaṃ），对比库而言，“从出家之时起，保护无量的戒蕴、林野住、受持头陀支、乐于禅修”，如此等[事]为义务。他们却舍弃、抛弃了自己的那些义务。

“不当事”（akiccaṃ），对比库而言，装饰伞、装饰鞋、装饰拖鞋、装饰钵、装饰杯、装饰滤水器、装饰腰带、装饰肩带为不当事。其含义是，那些行不当事者，撑起如芦苇般的傲慢而行，因失念，放逸的他们增长四种漏。

“善精勤”（susamāraddhā），善加策励的。

“身至念”（kāyagatā sati），修习身随观。

“不当事”（akiccaṃ），意思是，他们不从事、不作这装饰伞等的不当之事。

“于义务”（kicce），从出家之时起，于履行应作的保护无量戒蕴等[事]，“始终履”（sātaccakārino），坚持履行、不

停地作。

其含义是，有透过不失念而具念的有益正知、适宜正知、行处正知、无痴正知，对于具备四种正知的正知之人，四种漏会趋于终结，即趋于灭没、消失。

开示结束时，那些比库住立于阿拉汉，开示也给在场大众带来了利益。

第三、贤善城比库的故事[终]。

4. 矮小的跋地亚长老的故事

Lakuṇḍakabhaddiyattheravatthu

“[杀死爱]母[与慢父]……”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矮小的跋地亚（Lakuṇḍakabhaddiya）长老而说的。

有一天，许多客住比库来到坐于日间住处的导师那里，礼敬后，坐在一旁。就在那一刻，矮小的跋地亚长老从跋葛瓦的不远处经过。导师得知那些比库的心行，观察后说：“看吧，诸比库，此比库杀死父母后，无苦而行。”

“导师究竟在说什么？”那些比库如此面面相觑，陷入疑惑。当他们问“尊者，您为何如此说？”时，[佛陀]为他们开示佛法，诵出此偈：

294.

mātaraṃ pitaraṃ hantvā, rājāno dve ca khattiye,
raṭṭhaṃ sānucaraṃ hantvā, anīgho yāti brāhmaṇo.

杀死[爱]母与[慢]父，且杀二刹帝利王；
破王国并杀随臣，婆罗门无苦而行。

在此[偈颂中]，“随臣”（sānucaraṃ），连同收缴税费的税务官。于此，由于“渴爱产生人”（《相应部》1.55-57）之语，由于在三有中产生有情故，渴爱名为母。“我是名叫某某的国王或大臣之子。”如此依靠父亲而产生我慢，是故我慢为父[213]。

因为犹如世间之于国王，一切错见也会伴随着常、断两种见。因此，常、断两种见名为二刹帝利王。十二处因延展义而犹如王国，故名为王国。犹如收税的税务官[为国王的随员]，依于那[十二处]的喜贪即名为随员。

“无苦”（anīgho），即没有苦。

“婆罗门”（brāhmaṇo），即漏尽者。

于此，这[偈颂的]含义是，由于以阿拉汉道智之剑灭除了那渴爱等[烦恼]，所以漏尽者无苦而行。

开示结束时，那些比库住立于阿拉汉。

第二首偈颂中的故事与前[一首]相同。那时，导师依然是就矮小的跋地亚长老而说的。[佛陀]为他们开示佛法，说了这首偈颂：

295.
mātaraṃ pitaraṃ hantvā, rājāno dve ca sotthiye,
veyagghapañcamaṃ hantvā, anīgho yāti brāhmaṇo.

---

213 或许也可以这样解释：由于爱与慢众生不停轮回，因此贪爱如母，我慢如父。

杀死[爱]母与[慢]父，且杀二通吠陀王；
除险途般之五盖，婆罗门无苦而行。

在此[偈颂中]，“二通吠陀者”（dve ca sotthiye），即二婆罗门。于此偈颂中，导师因为自己于法自在且擅长于说法，所以将常、断两种见比作婆罗门王而开示。

“险途般之五盖”（veyagghapañcamaṃ），在此，猛虎出没的、有危险的、难行走的道路为险途。疑盖与那[险途]相似故为险途。那[疑盖]为[诸]盖中的第五个之故，五盖即名险途（疑）为第五。

于此，这是其义，婆罗门以阿拉汉道智之剑完全灭除此险途为第五（五盖）后，无苦而行。

其余[内容]与前[一首偈颂]相同。

第四、矮小的跋地亚长老的故事[终]。

5. 运柴车夫子的故事

Dārusākaṭikaputtavatthu

“……[恒常]善觉醒……”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竹林时，就运柴车夫的儿子而说的。

在王舍城中，正见者之子和邪见者之子这两个孩子经常一起玩骰子。他们中的正见者之子投掷骰子时，心念佛随念，并说“礼敬佛陀”，随后才投掷骰子。另一人则针对外道的德行而说“礼敬阿拉汉”，随后才投掷。他们中的正见者之子获胜，而另一人则落败。

那[邪见者之子]见到正见者之子的行为后，[心想：]“此人如此随念并如此说完，投掷骰子时就击败了我，我也要像[此人]那样作。”他就常修佛随念。

后来有一天，他的父亲驾车去[运]木柴时，也带着那个孩子前去。他们用森林中的木柴装满货车返回时，于城外坟场周围的一处有水的怡人之地，解开牛后用了餐。

当时，他的那些牛与傍晚时分入城的牛一起进入城市。车夫也紧跟着牛入了城，傍晚找到牛并赶着[它们]离开时，来不及到达城门。那位[车夫]尚未到达，城门就关闭了。

当时，他的儿子夜晚时分独自一人躺在货车下方，进入了睡眠。然而，王舍城本来就有许多非人，这个[孩子]又睡在坟场附近。那里有两位非人见到了他。一位是犹如教法的尖刺那样的邪见者，一位是正见者。其中的邪见者说：

“这人是我们的食物，我们吃掉他吧。”

另一人则阻止道：“够了！你不要乐于[杀生]。”

即使在被那[正见者]阻止，邪见者仍不听从他的话，他抓住孩子的脚，提了起来。那个[孩子]因习惯于修佛随念，就在那一刻说：“礼敬佛。”

非人吓坏了，退后站着。当时，另一位[正见者]对他说：“我们作了不当之事，我们要向他赎罪。”随后，就站着保护他。邪见者入城，将国王的餐盘装满食物并带来。

当时，两位[非人]就变化成父母的样子给他喂食。“让国王见到这些文字，别让其他人看见。”[如此决意后]他们以亚卡的威力，在餐盘上刻下了文字以说明那事情经过，并将盘子放入柴车，作完整夜的守护后，离开了。

次日，“盗贼从王宫中盗走了餐具”，[人们]如此喧哗着

关上城门，由于未在那[城中]发现[盗贼]，就出城四处寻找时，见到了柴车中的金盘，“这人是盗贼”，就抓住了那个孩子给国王看。

国王看见文字，询问：“这是什么，孩子？”“我不知道，大王。我的父母前来，于夜间给我喂食，并站着保护[我]，我正是[思惟]‘我的父母在保护我’才不畏惧，并进入梦乡。我只知道这些。”当时，他的父母也来到该处。

国王知道那事情经过后，带着他们三人去到导师跟前，告知了一切，并询问：“尊者，唯有佛随念才是保护吗？还是说法随念等也是呢？”

于是，导师对他说：“大王，不只佛随念是保护，若人以六种方法善修心，他们就不用别的保护、防卫、咒语和药物了。”随后，开示六种业处，诵出这些偈颂：

296.
suppabuddhaṃ pabujjhanti, sadā gotamasāvakā,
yesaṃ divā ca ratto ca, niccaṃ buddhagatā sati.

果德玛弟子，恒常善觉醒；
彼等日与夜，常修佛至念。

297.
suppabuddhaṃ pabujjhanti, sadā gotamasāvakā,
yesaṃ divā ca ratto ca, niccaṃ dhammagatā sati.

果德玛弟子，恒常善觉醒；
彼等日与夜，常修法至念。

298.

suppabuddhaṃ pabujjhanti, sadā gotamasāvakā,
yesaṃ divā ca ratto ca, niccaṃ saṅghagatā sati.

果德玛弟子，恒常善觉醒；
彼等日与夜，常修僧至念。

299.
suppabuddhaṃ pabujjhanti, sadā gotamasāvakā,
yesaṃ divā ca ratto ca, niccaṃ kāyagatā sati.

果德玛弟子，恒常善觉醒；
彼等日与夜，常修身至念。

300.
suppabuddhaṃ pabujjhanti, sadā gotamasāvakā,
yesaṃ divā ca ratto ca, ahiṃsāya rato mano.

果德玛弟子，恒常善觉醒；
彼等日与夜，心乐于无害。

301.
suppabuddhaṃ pabujjhanti, sadā gotamasāvakā,
yesaṃ divā ca ratto ca, bhāvanāya rato mano.

果德玛弟子，恒常善觉醒；
彼等日与夜，心乐于禅修。

在此[偈颂中]，“善觉醒”（suppabuddhaṃ pabujjhanti），带着佛至念入睡且带着佛至念醒来者为善觉醒者。

“果德玛弟子，恒常”（sadā gotamasāvakā），在听闻果德玛氏佛陀之法后而生[为圣者]，由于听从那位[佛陀]的教诫，故为果德玛弟子。

“[常修]佛至念”（buddhagatā sati），意思是，念及“那位跋葛瓦亦即是[阿拉汉]”等不同种类的佛陀功德而生起念，若他们常有这种念，那么每时每刻都会善觉醒。然而，不能如此[修习]者，即使在一天的三时、二时、一时中作意佛随念，也名为善觉醒。

“法至念”（dhammagatā sati），念及“法乃跋葛瓦所善说”等不同种类的法功德而生起念。

“僧至念”（saṅghagatā sati），念及“跋葛瓦的弟子僧团是善行道者”等不同种类的僧团功德而生起念。

“身至念”（kāyagatā sati），透过三十二行相（三十二身分）、九种坟场观、四界差别或内在的青遍等色禅而生起念。

“[心]乐于无害”（ahiṃsāya rato），“他以悲俱之心遍满一方而住”（《分别[论]》642），乐于如此而说的悲心修习。

“禅修”（bhāvanāya），即修慈心。虽然上文所说的修习悲心，[以及]此处其余全部[业处]也皆为禅修，但于此是特指修慈。其余[内容]只应以第一首偈颂中所说的方式[理解]。

开示结束时，男孩与父母一起住立于入流果。后来，[他们]所有人都出了家，并证得了阿拉汉。开示也给在场大众带来了利益。

第五、运柴车夫子的故事[终]。

6. 瓦基子比库的故事

Vajjiputtakabhikkhuvatthu

“出家难……”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依韦沙离城[托钵]而住于大林（Mahāvana）时，就某位瓦基子（Vajjiputta）比库而说的。

[经典]针对他说：某位瓦基子比库住在韦沙离城某片密林。那个时候，韦沙离城有持续整夜的节庆。当时，那位比库从韦沙离城那里听到了敲击、演奏乐器的嘈杂声，在那时，悲泣着诵出此偈：

“我独住林野，如柴抛林中；
于此等夜晚，谁比我困窘？”

（《相应部》1.229）

据说，他是瓦基国中的王子，舍弃轮到[他]继承的王位后，出了家。在咖提咖月[214]（Kattikā）月圆日，[人们]以旌旗等装饰全城，令韦沙离接邻四大天王界，当彻夜的节庆到来时，他听见了鼓等[打击类]乐器声、钹的喧闹声、弯琴等演奏类乐器声。随后，韦沙离城中盛装打扮的七千七百零七位国王，以及那么多他们[麾下]的王储、将军等，他们为庆祝节日而进入街道，并行进于六十腕尺的大道时，那位[比

[214] 雨季的最后一个月。

库]看着悬于空中的圆月，倚靠经行道终点的木板站立，由于没有装饰的头巾，看着自己犹如弃于林中的木柴。他心想："还有其他比我们更潦倒之人吗？"虽然他本身具备林野住等功德，但就在那一刻为不满折磨而如此说。

居住在那片密林的天神出于"我要令此比库生起悚惧"的意图，而对他[说]：

"汝独住林野，如柴弃林中；
众人希求汝，如狱求升天。"

（《相应部》1.229）

他听闻那首偈颂后，次日来到导师之处，礼敬后坐着。导师知道那事情经过后，想要阐明居家生活之苦而联系五种苦，诵出此偈：

302.

duppabbajjaṃ durabhiramaṃ, durāvāsā gharā dukhā,
dukkhosamānasaṃvāso, dukkhānupatitaddhagū,
tasmā na caddhagū siyā, na ca dukkhānupatito siyā.

出家甚难乐修难，居住俗家难且苦；
异类相处亦甚苦，旅途奔波陷于苦；
是故勿奔[轮回]途，勿要再陷入痛苦。

在此[偈颂中]，"出家甚难"（duppabbajjaṃ），舍断少量或许多财聚和亲属圈后，献身于此教法而出家是苦的。

"乐修难"（durabhiramaṃ），即使如此出家者，乐于通过前去托钵而努力地维生，并且保护无量戒蕴、圆满法随法

行也是苦的。

“居住难”（durāvāsā），因为居住俗家而应承担对诸王的国王义务、对诸统治者的政府义务，应当摄护仆从们及如法的诸沙门婆罗门。在这种情况下，居家者犹如破洞的水罐，又如大海般难以填满。“因此，这居家生活即名居住难，即生活是苦的，正因如此而苦”之义。

“异类相处亦甚苦”（dukkhosamānasaṃvāso）之义为，在家人以出生、族系、家庭、财富而为同类，或出家者以戒德、正行、博学等而为同类。“你是谁？我又是谁？”说完如此等[语]而热衷于争论，他们则是异类。与他们一起相处是苦的。

“旅途奔波陷于苦”（dukkhānupatitaddhagū），那些奔波于轮回旅途的旅行者，他们则只会陷于苦。

“是故勿奔[轮回]途”（tasmā na caddhagū）之义为，既因陷于苦的状态而苦，又因奔波[于轮回]的状态而苦，所以不要成为奔波于轮回旅途的旅行者，不要陷于上述种类的苦。

开示结束时，那位比库于阐明五种苦之际，厌离于苦，粉碎五下分结和五上分结后，住立于阿拉汉。

第六、瓦基子比库的故事[终]。

7. 吉德家主的故事

Cittagahapativatthu

“[具戒有]信心…………”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

德林时，就吉德（Citta）家主而说的。

[他的]故事已在愚人品“愚人求虚名”这首偈颂的注释中详细讲解了。偈颂也已在那[愚人品]中说过。这也在那[故事]（《法句义注》1.74）中说过：

“尊者，此人的这种敬奉只是来到您跟前时才出现，还是去到别的地方也会出现呢？”

“阿难，无论是来到我的跟前，还是去到别处，此人的[敬奉]都会出现。这位近事男确实有净信、具足戒行，像这样的人无论亲近哪个地方，他的利得都会在那里出现。”说完，[导师]诵出这首偈颂：

303.

saddho sīlena sampanno, yasobhogasamappito,yaṃ yaṃ padesaṃ bhajati, tattha tattheva pūjito.

具戒有信心，得财及随从[215]；
随彼至何处，处处受敬奉。

（《法句义注》1.74）

在此[偈颂中]，“信心”（saddho），具足世间信、出世间信。

“戒”（sīlena），有“在家戒、非在家戒”这两种戒，于此是指其中的在家戒，即“具足那[在家戒]”之义。

“得财及随从”（yasobhogasamappito），如同给孤独等

[215] Yaso 一般指“名望”，在此根据义注的解释翻译为“随从”，但其实随从多本身也是大名望的体现。

[圣弟子]有五百近事男的在家随从，他具足像那样的随从，并且具足财富谷物等和称为七圣财[216]的这两种财。

“随彼至何处”（yaṃ yaṃ padesaṃ）之义为，于东方等[十种]方向中，像这样的良家子无论亲近何处，处处都会有以像那样的利得恭敬而为敬奉。

开示结束时，许多人得达入流果等。

第七、吉德家主的故事[终]。

8. 小善贤的故事

Cūḷasubhaddāvatthu

“善士[如雪山，]远处[亦显眼]……”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给孤独的女儿小善贤（Cūḷasubhaddā）而说的。

据说，给孤独从年少之时起，就和住在伍嘎城（Ugganagara）的财主子伍嘎（Ugga）是朋友。他们在同一位老师家中学习技艺时，彼此约定：“我们成年时，生下儿女之际，谁为儿子迎娶[对方]女儿，他就应把女儿嫁给那[儿子]。”

他们两人成年后都在各自的城市被立为财主。后来有一次，伍嘎财主从事贸易时，带着五百辆车来到沙瓦提。给孤独唤来自己的女儿小善贤并吩咐道：“姑娘，你名叫伍嘎财主的父亲来了，为他[履行]一切应作的义务是你的责任。”

[216] 七圣财：信、戒、惭、愧、闻、施、慧。

她[说]“好的”，同意了。从那位[伍嘎财主]到来之日起，她就亲手精心调制了羹菜等[食物]，准备了花鬘、芳香、涂香等[饰物]，在用餐时间又备好洗浴用水。随后，从沐浴之时起妥善做着一切义务。

伍嘎财主见到她的正行成就而心生净悦。有一天，他与给孤独一起愉快地坐着讨论时，提醒道：“我们年少时曾如此做过约定。”随后，为自己的儿子求娶小善贤。那个[财主之子]是邪见者。

因此，[给孤独]将此事告知十力者后，导师见到了伍嘎财主的亲依止，便给与了许可。然后他与妻子一起商量，接着同意了那位[伍嘎财主]的话。定下吉日后，就像积财财主嫁出女儿维萨卡并护送那样，[对导师]作了许多敬奉后，唤来善贤道：“姑娘，在公公家居住不应将里面的火带到外面。”（《增支部义注》1.1.259；《法句义注》1.52 维萨卡的故事）

他就依照积财财主教给维萨卡的方法，给了十种教诫，随后将八位富豪设立为监护人：“如果我的女儿在所到之处产生过错，你们应当[将其]澄清。”在女儿出嫁之日，向以佛陀为首的比库僧团作了大供养，然后犹如将女儿往世所作善行之果的美妙向世间公开展示一般，以许多敬奉嫁出了女儿。

那位[小善贤]次第到达伍嘎城时，大众与公公家一起前来迎接。她也犹如维萨卡那样，为彰显自己的荣耀而向全城人们展现自己，站在车上入了城。随后接受了市民们送出的礼物，并以适当的方式回赠给他们。她以自己的德行而与整

个城市[的人们]打成一片。

然而，在婚礼等日，她的公公向裸行者作敬奉时，召唤道："过来礼敬我们的沙门吧！"她因羞耻而无法观看裸体，就不愿过去。公公虽然一再召唤，但依然被她拒绝，公公就发怒说："把她赶走。"

她[心想：]"不能无理由地检举我的过失。"就令人唤来[八位]富豪，并告知此事。他们得知她无过失后，就说服财主。那位[财主]告知妻子："这个[小善贤]说我的沙门无惭，[所以]她不礼敬。'"

那[妻子心想：]"她的沙门究竟是什么样呢？她极为赞叹他们。"就令人将小善贤唤来说：

"汝之沙门是何样？竟然极度赞誉彼！
有何戒德与正行？请汝答我所问事。"

（《增支部义注》2.4.24）

于是，善贤阐明佛陀及佛陀弟子的功德道：

"诸根寂静心寂静，彼等至为寂静住；
眼帘低垂语适量，我之沙门如此般。"

（《增支部义注》2.4.24）

"彼等具清净身业，语业亦无有污染；
意业已得极清净，我之沙门如此般。"

"离垢犹如净螺贝，无论内外皆纯净；
圆满纯净之诸法，我之沙门如此般。"

"世以利得而昂首，未获利得则卑屈；

有无利得皆一如，我之沙门如此般。”

“世以名闻而昂首，未得名闻则卑屈；
有无名闻皆一如，我之沙门如此般。”

“世以赞誉而昂首，未得赞誉则卑屈；
彼于毁誉皆一如，我之沙门如此般。”

“世以快乐而昂首，并以痛苦而卑屈；
不于苦乐而动摇，我之沙门如此般。”

她以如此等语令婆婆欢喜。当时，[婆婆]对她说：“你能够让我们见到你的沙门吗？”当她说“能！”时，[婆婆]又说：“若是如此，你就让我们见到他吧！”她[回答：]“好的！”随后，为以佛陀为首的比库僧团备好了大供养，并站于殿楼顶层，面朝揭德林恭敬地五体投地礼敬后，省思佛陀的功德。接着，以香、花、烟作了敬奉，[并内心决意：]“尊者，我邀请以佛陀为首的比库僧团明日[应供]，就以此标志令导师知道我的邀请吧！”之后，将八束茉莉花抛向空中。

花朵来到正于四众中说法的导师上方后，变为花盖并悬停着。就在那一刻，给孤独也在听闻佛法后，邀请导师明日[应供]。

导师说：“家主，我已同意了[其他人]明日的食物[邀请]。”

给孤独说：“尊者，无人比我更早来，您究竟是同意了谁的[邀请]？”

[佛陀答道：]“家主，是小善贤。”

“尊者，小善贤难道不是住在距此一百二十由旬的远方吗？”

“是的，家主，即使住在远方，善士也犹如站在面前那样显眼。”说完，诵出这首偈颂：

304.

dūre santo pakāsenti, himavantova pabbato,
asantettha na dissanti, rattiṃ khittā yathā sara.

善士如雪山，远处亦显著；
愚如夜射箭，虽近亦不见。

在此[偈颂中]，“善士”（santo），因贪爱等的熄灭故，佛陀等人为善士。然而，在此指的是，在过去佛那里发愿、充满善根并已修习的有情即是善士。

“显著”（pakāsenti），即使位于远方，但到达佛智前面后，也很显眼。

“雪山”（himavantova），“正如有三千由旬宽，五百由旬高，由八万四千山峰所组成的喜马拉雅雪山即使位于远方，也犹如处在面前一般显眼。同样地，[那善士也这样]显眼”之义。

“愚虽近”（asantettha），看重眼前之法而不顾来世，眼盯利得、为了谋生的出家愚人为非善士，他们即使在佛陀右膝盖跟前坐着，也不可见、不为人知。

“夜射箭”（rattiṃ khittā），之义为，就像在夜晚，在

具足四支[217]的黑暗中射出之箭，由于像那样的[人]没有作为亲依止的宿因，所以[在佛陀的智网中]不可见。

开示结束时，许多人得达了入流果等。

沙格天帝知道“导师同意了善贤的邀请”，就吩咐一切造（Vissakamma，建筑神）天子道：

“你建造五百栋尖顶屋后，明日将佛陀为首的比库僧团带到伍嘎城吧！”

他次日建造五百栋尖顶屋后，立于揭德林门口。导师挑选了五百位清净的漏尽者，带着他们作为随众坐于尖顶屋中，前往伍嘎城。

伍嘎财主也在随众的陪同下，按照善贤教的方式，望向导师前来的道路，见到了导师以大荣耀之美而来，就心生净信。他以花鬘等[物]作许多敬奉，[被导师的]随众接受。他礼敬后，做了大供养。随后，反复邀请并做了七天的大供养。

导师也为他的利益着想而开示佛法。以他为首的八万四千有情领悟了法。导师[说：]“你[住]在此处摄益小善贤吧！”就让阿努儒达长老留下后，[自己]前往沙瓦提。从那以后，那座城市就成为了一个具足了信心的地方。

第八、小善贤的故事[终]。

[217] 具足四支的黑暗：1.在月黑日（阴历月初）；2.的午夜；3.位于茂密的森林；4.天空被乌云覆盖。同时具备这四个条件的黑暗。

9. 独住长老的故事

Ekavihārittheravatthu

“独自坐[与卧]……”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独住长老而说的。

据说，那位长老独自一人躺卧，独自一人坐着，独自一人行走，独自一人站立，如此而在四众中为人所知。当时，比库们将他告知如来：“尊者，此人是像这样的长老。”

导师“萨度！萨度！”对他进行赞叹后，[又说]“比库应保持独处”，开示远离的利益后，诵出此偈：

305.

ekāsanaṃ ekaseyyaṃ, eko caramatandito,
eko damayamattānaṃ, vanante ramito siyā.

独自坐与卧，独行不倦怠；
独自调御己，应乐于林野。

在此[偈颂中]，“独自坐与卧”（ekāsanaṃ ekaseyyaṃ），即使在一千位比库中，不舍离根本业处，并以那种作意而坐于座位，也称作独自坐。

即使在像铜殿[218]那样的殿楼中有一千位比库，有彩绣铺垫和枕头的昂贵床榻安置于其中。[在那床榻上]现起念并以右肋及作意根本业处而躺着的比库也称作独自卧。

意思是，要从事像这样的独坐与独卧。

[218]大寺的伍波思特堂，铺设有铜瓦。

“不倦怠”（atandito）之义为，依脚力（托钵）维生而不懈怠，于一切威仪都独自一人而行。

“独自调御”（eko damaya）之义为，在夜间住处等处致力于业处后，透过证得道、果等而独自一人调御自己。

“应乐于林野”（vanante ramito siyā），如此调御自己时，应只乐于远离男女之声的林野。

意思是，混杂而住者则无法如此调御自己。

开示结束时，许多人得达入流果等。

从那以后，大众就只渴望独住。

第九、独住长老的故事[终]。

第二十一品杂品释义终。

二十二、地狱品

Nirayavagga

法护尊者译

1. 孙达瑞游方尼的故事

Sundarīparibbājikāvatthu

“[或]说不实语……”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孙达瑞（Sundarī）游方尼而说的。

[她的]故事在《自说》（第38偈）中有详述：“那个时候，跋葛瓦受恭敬、受尊重、受尊敬、受敬奉……。”

这是其概要：据说，跋葛瓦和比库僧团的利得像五大河流的洪水般涌现时，利得被断绝的外道犹如太阳升起时的萤火虫般黯淡无光。他们一起集会，并商量道：

“自沙门果德玛出现之时起，我们的利得就中断了，没有任何人知道我们的存在，究竟和谁一起能令沙门果德玛生起恶名，并失去利得呢？”

于是他们[想到]：“与孙达瑞一起能[令沙门果德玛生起恶名]。”

有一天，孙达瑞进入外道僧园礼敬后站着，他们不同她交谈。她即使反复谈话时，仍不得到回应，就询问道：“是有什么人困扰圣尊们了吗？”

“姐妹，你没见到沙门果德玛困扰我们并断绝了[我们

的]利得吗？”

“于此，我应当作什么呢？”

“姐妹，你真是美貌过人、容光焕发。你昭示沙门果德玛的恶名后，令大众接受你的话而断绝[他的]利得吧！”

她听闻那[话]，就[说]“好的”，同意了，随后离开。从那时起，她就带着花鬘、芳香、涂香、龙脑香、香辛果等，在傍晚大众闻法之后入城时，朝着揭德林走去。[人们]询问：“你去哪？”

“我要去沙门果德玛那，我与他住同一间香室。”说完，在某个外道僧园住下后，于[次日]破晓时进入揭德林的道路，朝着城市返回。[人们]询问：“孙达瑞，你去哪了？”她说：“我与沙门果德玛住同一间香室，并以爱欲取悦他后回来了。”

两三天后，那些[外道们]给酒鬼们一些钱，并说：“去吧，杀死孙达瑞，并[将其]丢入沙门果德玛香室附近的弃花丛中，再回来吧！”

他们照作了。然后，外道们喊叫道：“我们没见到孙达瑞。”他们禀告国王后，被问及“你们怀疑[她]在何处？”时，[他们]说：“她这些日子住在揭德林，我们不知道她在那里的经历。”

“若是如此，你们去搜寻她吧！”如此征得国王许可后，他们带上自己的护持者前往揭德林，随后搜寻时，在弃花丛中发现了她，[将其]抬上床榻运入城中，并禀告国王：“沙门果德玛的弟子们因‘我们要覆藏导师所作的恶业’而杀害了孙达瑞，并抛[尸]于弃花丛中。”

国王说："若是如此，你们去城中巡游吧！"

"看看沙门释迦子所造之业吧！"他们在城市道路中说完如此等[语]，又来到国王的寝宫门口。国王令人将孙达瑞的尸体安置于坟墓的停尸台上并保护起来。

沙瓦提城的居民除了圣弟子们，其余人大都说"看看沙门释迦子所造之业吧"等[批评之语]，并在城市内外到处辱骂比库们。比库们将那事情经过告知如来。导师说："若是如此，你们如此反诘那些人。"随后，诵出这首偈颂：

306.

abhūtavādī nirayaṃ upeti,yo vāpi katvā na karomicāha,

ubhopi te pecca samā bhavanti,nihīnakammā manujā paratthā.

或说不实语，或做言未做；

两者堕地狱，劣业死同趣。

在此[偈颂中]，"说不实语"（abhūtavādī），未见到他人的过失，却作出虚妄语，以虚无[之语]中伤他人。

"做"（katvā），或者若人作了恶业，却说："我没做这个。"

"死同趣"（pecca samā bhavanti），他们两种人去到来世后，以趣向地狱、以[恶]趣而变得相同。[这"相同"]只限定他们的趣处，但没有限定他们的寿命。他们若造下许多恶业，则会在地狱中长久煎熬；若造下微少的[恶业]，则只会煎熬短暂的时间。

然而，因为他们二者造了低劣之业，故说"劣业人来世"（nihīnakammā manujā paratthā）。不过，"来世"这个

词语应与之前的词语“死后”相连。其含义是，从今生死后去到来世，有卑劣业的他们于来生有相同[之趣]。

开示结束时，许多人住立于入流果等。

国王派遣使者道：“去弄清楚[是不是]其他人杀害了孙达瑞。”

然后那些酒鬼用那些钱喝酒期间，彼此起了纠纷。一人对另一人说：

“你只用一击就杀死了孙达瑞，并抛[尸]于弃花丛中，用以此得来的钱饮酒，喝吧！喝吧！”

国王的使者抓住那些酒鬼交给国王。当时，国王询问他们：“你们把她杀了？”

“是的，陛下。”

“谁指使杀的？”

“外道们[指使]，陛下。”

国王令人召见并询问外道。他们也那样说了。

“若是如此，去吧，你们如此说着巡游城市：‘我们想要彰显沙门果德玛的恶名，而令人杀害了这孙达瑞。无论沙门果德玛还是[他的]弟子都没有过失，只有我们有过失。’”

他们照作了。愚痴的大众那时才相信。外道们及众酒鬼则被处以杀人[罪]的惩罚。从那时起，对佛陀的敬奉大增。

第一、孙达瑞游方尼的故事[终]。

2. 受恶行果报折磨的故事

Duccaritaphalapīḷitavatthu

“袈裟缠颈……”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竹林时，就受恶行果报折磨的有情而说的。

具寿摩嘎喇那与喇卡那长老一起从鹫峰山下来时，见到骨链鬼等的身体而微笑，喇卡那长老就询问微笑的原因。“贤友，[现在]并非解答此问题的适当时机，你应当在导师跟前问我。”

随后，长老在导师跟前询问他，他告知见到了骨链鬼等。接着，以“贤友，于此，我从鹫峰山下来时，见到了一位穿行空中的比库，其桑喀帝在燃烧，火光四射……身体也在燃烧”（《律藏・巴拉基格》230；《相应部》2.218）等方式，告知了连同衣、钵、腰带等[资具]一起燃烧的五位同法者。

导师告知[比库们]那些人的过恶：他们于咖沙巴十力者的教法中出家后，身为出家人却不能作适当之事。随后，就在那一刻，[佛陀]为向此刻坐于该处的许多恶比库阐明恶行之果，而诵出此偈：

307.

kāsāvakaṇṭhā bahavo, pāpadhammā asaññatā,
pāpā pāpehi kammehi, nirayaṃ te upapajjare.

袈裟缠颈众，恶性不克制；
恶人因恶业，投生于地狱。

在此[偈颂中]，“袈裟缠颈”（kāsāvakaṇṭhā），用袈裟包裹颈部的。

“恶性”（pāpadhammā），有恶劣秉性的。

“不克制”（asaññatā）之义为，像那样不克制身等的恶人，因自己所造的不善业而投生于地狱，他们在那里受煎熬后，从该处死去，又因余报而在鬼界如此受煎熬。

开示结束时，许多人得达入流果等。

第二、受恶行果报折磨的故事[终]。

3. 瓦古穆达河畔住者比库的故事

Vaggumudātīriyabhikkhuvatthu

“……不如[吞]铁丸……”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依韦沙离[托钵]而住于大林时，就住在瓦古穆达（Vaggumudā）河畔的比库而说的。

故事出自上人法巴拉基格（《律藏·巴拉基格》193等）。那时，导师对那些比库说：“诸比库，你们为[裹]腹而向在家人赞叹彼此的上人法吗？”当他们回答“是的，尊者”时，[佛陀]以种种方式呵责那些比库后，诵出此偈：

308.

seyyo ayoguḷo bhutto, tatto aggisikhūpamo,
yañce bhuñjeyya dussīlo, raṭṭhapiṇḍamasaññato.

破戒不克制，若受国人食；
不如吞铁丸，炽热如火焰。

在此[偈颂中]，“消受”（yañce bhuñjeyya），若破戒、无戒之人不以身等克制，称“我是沙门”而接受国中居民以

信心供养的国家之食并食用，还不如吞食灼热、火红的铁丸。什么原因呢？

意思是，因那[吞食炽热铁丸]的缘故，只一次生命被燃烧。然而，破戒者消受信施后，许多百生将在地狱中受煎熬。

开示结束时，许多人得达入流果等。

第三、瓦古穆达河畔住者比库的故事[终]。

4. 安稳财主子的故事

Khemakaseṭṭhiputtavatthu

“……[放纵之人遇]四事……”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给孤独的外甥——名叫安稳的财主子（Khemakaseṭṭhiputta）而说的。

据说，他容貌过人。女人们通常见到他后，就被贪爱所征服，无法自制。他也乐于私通他人之妻。后来，国王的侍从在夜间抓住他，交给国王。国王[心想]“我为大财主感到耻辱”，什么都没说就放了[他]。

然而，他依旧没有克制。之后，国王的侍从又第二次、第三次抓住他，交给国王。国王仍旧放了[他]。大财主听闻那事情经过，就带着他去到导师跟前，告知来龙去脉后，说：“尊者，请您为此人说法吧！”

导师向他说悚惧论后，为阐明勾搭人妻的过失而说出这些偈颂：

309.

cattāri ṭhānāni naro pamatto,āpajjati paradārūpasevī,
apuññalābhaṃ na nikāmaseyyaṃ,nindaṃ tatīyaṃ nirayaṃ catutthaṃ.

勾搭私通他人妻，放纵之人遇四事；
得到非福寝不安，辱骂第三地狱四。

310.

apuññalābho ca gatī ca pāpikā,bhītassa bhītāya ratī ca thokikā,
rājā ca daṇḍaṃ garukaṃ paṇeti,tasmā naro paradāraṃ na seve.

得到非福堕恶趣，男女惊怖乐甚少；
国王又处以重罚，是故勿通他人妻。

在此[偈颂中]，“事”（ṭhānāni），痛苦之因。

“放纵”（pamatto），具足失念。

“遇”（āpajjati），遭遇。

“勾搭私通他人妻”（paradārūpasevī），勾搭、私通他人妻子。

“得到非福”（apuññalābhaṃ），得到不善[业]。

“寝难安”（na nikāmaseyyaṃ），不得随心所欲地睡，只能得到所不希望的短时睡眠。

“得到非福”（apuññalābho ca），那[私通他人妻者]如此得到这非福，也因那非福而有所谓地狱的恶趣。

“乐少”（ratī ca thokikā），惊怖的奸夫与惶恐的淫妇在一起的快乐很少。

“重”（garukaṃ），国王以断手等方式处以重刑。

“是故”（tasmā），意思是，因为私通他人妻遭遇这些非福，所以勿要私通他人妻。

开示结束时，安稳住立于入流果。从那时起，大众就快乐地度日。他有什么宿业呢？

据说，他在咖沙巴佛陀的时代是位杰出的力士，他在十力者的金塔上安放了两面金幢后发愿：“除了是血亲的女人，愿其余女人见到我都会生起爱染。”这就是他的宿业。因此，无论他投生何处，别的女人见到他，都无法自制。

第四、安稳财主子的故事[终]。

5. 难教比库的故事

Dubbacabhikkhuvatthu

“犹如[误执]草……”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某位难教的比库而说的。

据说，一位比库因无意间砍断一棵草而生起追悔时，来到一位比库跟前，告知自己所做之事并询问道：“贤友，若[比库]砍断了草，他会有什么[罪]吗？”

于是，另一人对他说：“你认为会因砍断草而有某种[罪]，于此[行为]中并没有任何[罪]，发露[忏悔]后就解脱了。”说完，他自己也用双手把草拔起抓住。

比库们将此事告知导师。导师以种种方式呵责那位比库后，开示佛法，诵出这些偈颂：

311.

kuso yathā duggahito, hatthamevānukantati,
sāmaññaṃ dupparāmaṭṭhaṃ, nirayāyupakaḍḍhati.

犹如误执草，唯有划伤手；
误执沙门法，拖人至地狱。

312.
yaṃ kiñci sithilaṃ kammaṃ, saṃkiliṭṭhañca yaṃ vataṃ,
saṅkassaraṃ brahmacariyaṃ, na taṃ hoti mahapphalaṃ.

所行若散漫，行仪有污染；
梵行亦可疑，彼无大果报。

313.
kayirā ce kayirāthenaṃ, daḷhamenaṃ parakkame,
sithilo hi paribbājo, bhiyyo ākirate raja.

应作则作之，奋力稳固为；
散漫出家者，撒布更多垢。

在此[偈颂中]，“草”（kuso），即任何边沿锋利的草乃至棕榈叶。正如那草被任何人错误地握持，都会划伤、割破他的手；同样地，称为沙门法的沙门状态以戒的破损等而被错误执取后，“拖[其]入地狱”（nirayāyupakaḍḍhati），即令其堕入地狱之义。

“散漫”（sithilaṃ），[堕入]懒散然后做[事]，通过这样执取散漫后，所完成的任何行为。

“污染”（saṃkiliṭṭhaṃ），出没于妓女等非行处而染污。

“可疑”（saṅkassaraṃ），会带着怀疑而忆念[的恶行]。即便见到因伍波思特义务中的某项义务而集会的僧团后，也[怀疑：]“这些人必是知道我的行为，想要检举我而集会。”如此，透过自己的怀疑而记起的疑惧、疑虑。

“彼等无[大果]”（na taṃ hoti）之义为，像这样称为沙门法的那种梵行对那人没有大果报，向他供养的食物也没有大果报。

“应作”（kayirā ce），因为那行为应当作，所以要做该事。

“奋力稳固而为之”（daḷhamenaṃ parakkame），作久持之事，有未尽之处，则应作彼[善业]。

“[散漫]出家者”（paribbājo），散漫地作并到达破损状态的沙门法。

“撒布更多垢”（bhiyyo ākirate raja），像这样的沙门法不能消除内心中存在的贪爱等[垢染]，确实只会在他身上撒布更多的贪爱等尘垢。

开示结束时，许多人得达入流果等，那位比库也住于防护，后来增长观禅后，得达阿拉汉。

第五、难教比库的故事[终]。

6. 受嫉妒折磨的女人的故事

Issāpakatitthivatthu

“不造[恶更好]……”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某个受嫉妒折磨的女人而说的。

据说，她的丈夫与一个家中婢女有染。她因受嫉妒折磨而将那婢女手脚捆住，并割掉耳鼻后，丢入一间密室。她关闭大门，为覆藏自己所作所为而[说：]“来吧，夫君，我们去寺院闻法吧！”就带着丈夫前去寺院坐着听闻佛法。

当时，来她家做客的亲戚们前来后，打开门，见到那不寻常一幕后便释放了婢女，那[婢女]前去寺院，站在四众中告知十力者此事。

导师听闻她的话语后，说：“‘我的这[种行为]别人不要知道’，如此恶行即使微少也不应作。对于善行，即使别人不知道，也应作。要覆藏后才作的恶行即是在做后悔[之事]。善行则只会带来高兴。”随后，诵出此偈：

314.

akataṃ dukkaṭaṃ seyyo, pacchā tappati dukkaṭaṃ,
katañca sukataṃ seyyo, yaṃ katvā nānutappati.

不造恶更好，造恶后懊悔；
行善则更好，作后不懊悔。

在此[偈颂中]，“恶[行]”（dukkaṭaṃ），不造作有过的、导向苦界之业更好、更善、更上。

“后懊悔”（pacchā tappati），那[恶行]每当想起时只会懊悔。

“善[行]”（sukataṃ），然而，造作无过的、带来快乐的、只会导向善趣之业更好。

“作彼后”（yaṃ katvā）之义为，作完那业，后来想起时不懊悔、不懊恼，生起愉悦，该业就是好的。

开示结束时，近事男和那位[作妻子的]女人都住立于入流果。他们当场给予那位婢女自由，做了法行（与法相应之事）。

第六、受嫉妒折磨的女人的故事[终]。

7. 许多比库的故事

Sambahulabhikkhuvatthu

“犹如[边境]城……”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许多客住比库而说的。

据说，他们在一处边境入雨安居后，第一个月快乐地居住。中间那月，盗贼前来袭击了他们的托钵村落，并抓住俘虏后离开了。从那时起，人们为了防范盗贼，就整备边境城市，而没空恭敬地侍奉那些比库。他们不安乐地过完雨安居后，出雨安居时为谒见导师而去到沙瓦提，礼敬导师后坐在一旁。

导师与他们一起[互]致问候，接着询问道：“诸比库，你们有快乐地安住吗？”

他们说：“尊者，我们只有第一个月快乐地安住，中间那月盗贼袭击了村落，从那时起人们为了防范盗贼，就整备边境城市，而没空适当地照顾[我们]。因此，我们不安乐地度过了雨安居。”

[佛陀]说：“好了！诸比库，别想了。安乐而住时常是难得的。正如那些人保护城市，同样地，比库也应保护自我。”随后，诵出此偈：

315.

nagaraṃ yathā paccantaṃ, guttaṃ santarabāhiraṃ,
evaṃ gopetha attānaṃ, khaṇo vo mā upaccagā,
khaṇātītā hi socanti, nirayamhi samappitā.

犹如边境城，内外当密护；
如是应护己，莫要失良机；
错失良机者，堕地狱甚愁。

在此[偈颂中]，“内外”（santarabāhiraṃ）之义为：诸比库，正如那些人对那座边境城市在内部通过将城门、围墙加固；在外部将瞭望楼、护城河加固。如此将内外周密地防护。同样地，你们也要现起念后，关闭内六门，不舍弃守护[六]门之念。执取外六处给内[六处]带来损害，那就通过不执取[外六处]将[内六门]加固后，为令它们不进入，而不舍弃守护[六]门之念而行，你们要[这样]保护自己。”

“莫要失良机”（khaṇo vo mā upaccagā），若不如此保护自己，这佛陀出现的良机、出生于中土[219]的良机、得到正见的良机及六根俱全的良机——这一切良机都会被那人错失，你们不要错失这良机。

“错失良机者”（khaṇātītā）之义为：若错失那良机，那些错失良机者，他们堕入地狱后，投生于该处而忧愁。

开示结束时，那些比库生起悚惧后，住立于阿拉汉。

[219] Majjhimadesa，佛教的中土是印度恒河中部流域，也就是佛陀当年弘法的区域。

许多比库的故事[终]。

8. 尼乾陀的故事

Nigaṇṭhavatthu

“不应耻[而耻]……”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尼乾陀而说的。

有一天，比库们见到尼乾陀们后生起议论：“贤友们，这些尼乾陀比[身体]完全无遮蔽的裸行者们更好，他们还遮蔽前面那一面，我想他们是有羞耻的。”

尼乾陀们听闻那[话]后，说：“我们并非因此而遮蔽[身体]。尘埃、尘垢等是生命，为命根所系，不要让它们落入我们的乞食容器中，我们因此而[在前面放块布]遮蔽[钵]。”随后，[比库们]与他们一起争辩说了许多话。

比库们来到导师之处并坐下时，告知了那事情经过。导师说：“诸比库，对不应羞耻的感到羞耻，对应羞耻的却不觉羞耻者趣向恶趣。”随后，开示佛法，诵出这些偈颂：

316.

alajjitāye lajjanti, lajjitāye na lajjare,
micchādiṭṭhisamādānā, sattā gacchanti duggatiṃ.

不应耻而耻，应耻却不耻；
受持邪见者，有情赴恶趣。

317.

abhaye bhayadassino, bhaye cābhayadassino,

micchādiṭṭhisamādānā, sattā gacchanti duggati.

不应惧而惧，应惧却不惧；

受持邪见者，有情赴恶趣。

在此[偈颂中]，“不应耻”（alajjitāye），于不应羞耻的。乞食的容器是不应羞耻的，而那些[裸行者]却遮蔽它而行。以那[乞食容器]为羞耻。

“于应耻”（lajjitāye），应对未遮蔽的羞处[感到]羞耻，而他们却不遮蔽那[羞处]而四处行走，名为于应羞耻的不觉羞耻。因此，他们于应耻不耻，耻于不应耻，因执取虚无及反常的状态而有邪见。

意思是，受持它而行的那些受持邪见的有情会去到地狱等恶趣。

“不应惧”（abhaye），由于不因乞食容器生起贪、嗔、痴、慢、邪见的烦恼及恶行怖畏，是故乞食容器是无需怖畏的。怀怖畏地遮蔽它则是对不应畏惧者“视为怖畏”（bhayadassino）。

然而，由于依羞处而生起贪爱等[烦恼]，是故那[羞处]为可惧。[裸行者]不遮蔽它即是对应惧的不视为怖畏。

意思是，由于那错误的执持受持邪见的有情去到恶趣。

开示结束时，许多尼乾陀心生悚惧而出家。开示也给在场大众带来了利益。

第八、尼乾陀的故事[终]。

9. 外道弟子的故事

Titthiyasāvakavatthu

“无过[谓有过]……”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外道弟子们而说的。

有一次，外道弟子们见到自己的儿子与受持正见的诸近事男之子及随众们一起玩耍，回到家中时便咒骂道：“你们既不应礼敬诸沙门释迦子，也不要进入他们的寺院。”

那些[孩子们]有天在揭德林寺的大门附近嬉戏时口渴了。当时，他们派遣一位近事男之子：“你去那里喝完水也给我们带些来吧！”

他就进入寺院礼敬导师并喝完水，告知了此事。当时，导师对他说：“你喝完水了，去叫其他人也过来喝水吧！”他照作了。那些[孩子也]过来喝水。导师令人唤来他们，并为他们讲述适宜的佛法开示，他们建立了不动摇的信心，住立于[三]皈依和[五]戒。

那些[孩子]回到自己家中，将此事告知了父母。当时，他们的父母[心想]“我们的儿子已破见”而感到内心不悦并悲泣。

当时，许多聪慧的邻居前来后，为平息[他们]内心的不悦而为其开示佛法。他们听闻那些[邻居的]开示后，[决定：]“我们将只会把这些孩子交给沙门果德玛。”就与许多亲族一起[将孩子们]带到寺院。导师观察他们的意乐后，开示佛法，说出这些偈颂：

318.

avajje vajjamatino, vajje cāvajjadassino,
micchādiṭṭhisamādānā, sattā gacchanti duggatiṃ.

无过谓有过，有过不见过；
受持邪见者，有情赴恶趣。

319.
vajjañca vajjato ñatvā, avajjañca avajjato,
sammādiṭṭhisamādānā, sattā gacchanti suggati.

有过知有过，无过知无过；
受持正见者，有情至善趣。

在此[偈颂中]，“无过”（avajje），于十事的正见[220]及作为[正见]亲依止的法。

“谓有过”（vajjamatino），“这是有过的”生起这样的见解。

其含义是：对十种邪见[221]及作为那[邪见]亲依止的法见不到过失。对无过[之法]以有过而了知，及对有过[之法]以无过而了知后，由于他执取[这样的]邪见受持，受持邪见的有情到达恶趣。

在第二首偈颂中，应当以[前面]所说反面的方式理解其义。

---

220 与下面的十种邪见相反。

221 十种邪见：无施、无祭祀（natthi yiṭṭhaṃ）、无供奉（natthi hutaṃ）、无善恶果报、无此世、无来世、无父、无母、无化生众生、无正当行道的沙门婆罗门。

开示结束时，他们所有人都住立于[三]皈依，在进一步闻法后，他们全都住立于入流果。

第九、外道弟子的故事[终]。

第二十二品地狱品释义终。

二十三、象品

Nāgavagga

法护尊者译

1. 自调御的故事

Attadantavatthu

“[如]象[在沙场]……”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高赏比（Kosambī）时，就自己而说的。

故事已在不放逸品开篇的偈颂注释里详说了。这[下述内容]确实已在那里（《法句义注》1. 沙玛瓦蒂的故事）说过：

玛甘迪雅对她们无可奈何，[就想：]“我要对沙门果德玛做应作之事。”她贿赂市民，并吩咐道：“当沙门果德玛进入城内游行时，与[你们的]奴仆一起侮辱、谩骂他们，使他们逃跑吧。”不信三宝的邪见者们紧跟着进入城内的佛陀，用十种骂詈语来侮辱、谩骂佛陀：“你是小偷、你是愚者、你是痴者、你是骆驼、你是公牛、你是驴子、你是堕地狱者、你是堕畜生者、你是无善趣者、你是恶趣有望者。”听闻那[话]后，具寿阿难如此对导师[说]：“尊者，这些市民侮辱、谩骂我们，我们从这里[离开]去别处吧。”

“[去]哪里，阿难？”

“另一座城市，尊者。”

“若那里的人们也侮辱、谩骂，我们又将去哪呢，阿难？”

“从那里[离开去]另一[座城市]，尊者。”

“若那里的人们也侮辱、谩骂，我们又将去哪呢，阿难？”

“从那里[离开去]另一[座城市]，尊者。”

“阿难，不应如此做。问题在何处生起，就应在那里平息后，再去其他地方。你被谁责难，阿难？”

“尊者，从奴仆开始的所有人都在责难、谩骂。”

“阿难，我就像是冲锋陷阵的大象一般，忍受来自四方之箭，[这]是冲锋陷阵的大象应承受的，如此忍受众多无德之人的言语是我应承受的。”随后，[佛陀]开示佛法而说出这些偈颂：

320.

ahaṃ nāgova saṅgāme, cāpato patitaṃ saraṃ,
ativākyaṃ titikkhissaṃ, dussīlo hi bahujjano.

我如阵中象，堪忍离弦箭；
我将忍粗语，人实多无德。

321.

dantaṃ nayanti samitiṃ, dantaṃ rājābhirūhati,
danto seṭṭho manussesu, yotivākyaṃ titikkhati.

驯兽可入众，堪任为王乘；
若忍粗言者，人中最调伏。

322.

varamassatarā dantā, ājānīyā ca sindhavā,
kuñjarā ca mahānāgā, attadanto tato varaṃ.

骡子驯服胜，骏马信度胜；
昆嘉拉象胜，调己者尤胜。

在此[偈颂中]，“犹如象”（nāgova），犹如象那样。

“弓箭射”（cāpato patitaṃ），从弓射出的。

“粗言”（ativākyaṃ），以八种粗俗的言辞[222]转起的过分之语。

“将忍受”（titikkhissaṃ），意思是，正如征战于沙场的善加调御的大象忍耐[枪矛]刺击等，对从弓发出后射中自己之箭不疲于忍受。同样地，我也将忍受、忍耐像这样的过分之语。

“实无德”（dussīlo hi），这众多无德的世间人依自己的喜好发出[过分之]语，出口伤人而行。于那[偈颂]中，唯有中舍地忍受是我的责任。

“众”（samitiṃ）当去公园、游乐场等处的大众中间时，唯有驯服的牛类和马类才会被套上车轭后牵着[过去]。

“王”（rājā），当乘坐像那样的车辆前去时，国王只会登上已被驯服的[车乘]。

“人中”（manussesu）唯有以四种圣道而调伏的无烦

[222] Anariyavohāra，直译为非圣言辞，为八种：见言不见、不见言见、闻言未闻、未闻言闻、觉言不觉、不觉言觉、知言不知、不知言知。就是就“见闻觉知”四方面的妄语。

恼者才是人中最上的。

“若[忍]粗语者”（yotivākyaṃ），意思是，当反复说像这样的过分之语时，若人能够忍受而不反击、不受影响，像这样的驯服者是优良的。

“骡子”（assatarā），公驴与母马生的。

“良种”（ājānīyā），驯马师令其做的事，它都能迅速了知。

“信度”（sindhavā），信度国所产的马。

“大象”（mahānāgā），名叫昆嘉拉的大象。“调己者”（attadanto），这些骡马、信度和昆嘉拉唯有已驯服的才是优良的，而非未驯服的。意思是，然而，若人由于以四种圣道调伏自己的缘故，而为调己者、无烦恼者，这人比那[前述的骡、马、象]更好，比它们所有都更胜。

开示结束时，拿着贿赂并站在大道、三岔路口后，责难、谩骂[佛陀]的那所有大众都得达入流果等[果位]。

第一、自调御的故事[终]。

2. 昔为驯象者比库的故事

Hatthācariyapubbakabhikkhuvatthu

“绝非[乘]彼[车]……”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一位曾是驯象师的比库而说的。

据说，有一天，在阿致罗筏底河畔有一位驯象师，他[心想]“我要驯服一头象”，却无法令其练习自己想要的内容。那位[比库]见到后，对站在附近的比库们说：“贤友们，如

果这位驯象师刺击此象的某某位置，就能迅速令其练习此内容。”那位[驯象师]听闻他的话，照作之后，使那头象善加驯服。那些比库将此事告知导师。导师令人唤来那位比库并询问：“据说你如此说，这是真的吗？”

当他说“是真的，尊者”时，[佛陀]呵责后，说：“愚痴人！驯服象乘或别的[车乘]对你又有何用？乘坐这些车乘确实无法去到从未到达[之处]，而透过善加调伏自己则能够去到从未到达[之处]。因此，只是调伏自己吧！调伏那些[象等车乘]对你有何用呢？”随后，诵出此偈：

323.

na hi etehi yānehi, gaccheyya agataṃ disaṃ,
yathāttanā sudantena, danto dantena gacchati.

绝非乘彼车，能达未到处；
若善驯服己，调者至[涅槃]。

其含义是：通过那些象车等车乘，任何人不能去往连梦中都从未到过的称为“未达处”的涅槃。那要通过前分的调伏诸根，通过后分圣道修习的善调伏，而驯服的不任性的有慧之人，他去到先前从未去过的那个地方（涅槃），而到达调御地。“因此，善驯服己者比那[驯服外在车乘者]更殊胜”之义。

开示结束时，许多人得达入流果等[果位]。

第二、昔为驯象者比库的故事[终]。

3. 老迈婆罗门之子的故事

Parijiṇṇabrāhmaṇaputtavatthu

“[名]护财[之象]……”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沙瓦提城时，就某位老迈婆罗门之子而说的。

据说，沙瓦提城中，一位有八十万财富的婆罗门给四位已成年的儿子成家后，给了他们四十万[钱]。后来，他的[妻子]婆罗门女去世了，儿子们就商量：

“如果这位[父亲]娶来别的婆罗门女，她将凭借其腹中所生[之子]而分割家庭财产。现在，我们要善待他。”

他们就用胜妙的食物及衣服赡养他，并[为他]做着手足按摩进行服侍。有一天，[儿子们]在他白天休息后苏醒时，为其按摩手足，接着分别说出他们在居家生活中的困难，然后请求道：“我们以这种方法终生侍奉您，请把剩余的财富也交给我们吧！”

婆罗门又给了[他们]每人十万[钱]，随后将除自己所穿衣袍外的所有家庭用具分为四份，分给[他们]。长子服侍了他两三天。后来有一天，当他沐浴完过来时，站在门口的儿媳这么说：

“你有多给长子一百或一千[钱]吗？难道不是所有[儿子]都给二十万吗？你就不知道其余儿子家宅的道路吗？”

他愤怒[道：]“去你的，混账！”然后来到别的[儿子]家中。之后，又过了两三天，他再以这种方式被赶到别的[儿子]家中。如此，当他不得进入[任何]一个[儿子]家时，他就身披白衣而出家，过乞食生活。过了很久，他变得老态龙

钟，因恶劣的食物和睡眠而身体虚弱。他前去乞食回来后，在长凳上侧卧着进入睡眠。醒来后，坐着看着自己，未在儿子中见到自己的依靠，思惟：

“据说沙门果德玛不皱眉头、面容愉悦、言语怡人、善于寒暄。我来到沙门果德玛之处后，能得到欢迎。”

他整理好所穿的衣服，拿着乞食容器，拄着拐杖，来到跋葛瓦跟前。这[下述内容]已[在相应部]说过（《相应部》1.200）：

那时，某位[曾]有许多财富，[如今却]身体粗陋、衣衫褴褛的婆罗门来到跋葛瓦所在之处后，坐在一旁。导师与坐在一旁的那位[婆罗门]寒暄后，如此说：

“婆罗门，你为何身体粗陋、衣衫褴褛呢？”

“果德玛贤者，我在这有四个儿子，他们与妻子商量后，将我从家中赶出。”

“若是如此，婆罗门，学得这些偈颂后，当大众在集会堂聚会，[你的]儿子们坐在一起时，你说：

“生彼心高兴，而欲彼富足；
彼等与妻谋，犹如犬拦猪。
恶卑劣罗刹，口说‘父亲’语；
却以子形象，抛弃老迈父。
犹如拒绝给，无用老马食；
愚人之老父，于他家乞食。
较我不孝子，拐杖实更善；
杖能阻凶牛，亦能挡恶狗。
暗境置于前，深水得立足；

凭借杖威力，纵倒亦能起。”

（《相应部》1.200）

他于跋葛瓦跟前学得了那些偈颂。在众婆罗门像那样集会之日，当盛装打扮的儿子们进入集会堂，并坐在婆罗门众中的高贵座位时，他[心想]“我的时机已到”，于是进入集会堂中，举起手臂说道：“朋友们！我想要为你们宣说偈颂，谛听吧！”当他们“说吧，婆罗门，我们听着”如此说时，他就站着说出[偈颂]。

那个时候，人们有[这种]义务：“若受用父母的财物，却不赡养父母，就应杀死他。”因此，那些婆罗门子匍匐于父亲足下，乞求道：“爹，请给我们活命吧！”

那位父亲因内心柔软而说：“朋友们，不要毁灭我的儿子，他们会赡养我的。”于是，人们对他的儿子说：“朋友们，如果从今以后你们不妥善地照料父亲，我们就杀死你们！”

他们深感恐惧。随后，请父亲坐在椅子上，自己将他抬起并带回家中，用油涂抹[父亲]身体，并给其用香粉沐浴后，唤来[他们的妻子]婆罗门女：“从今以后，请你们妥善照料我们的父亲，如果你们陷入放逸，我们就会斥责你们。”说完，奉上胜妙的食物。

婆罗门由于愉悦地进食和舒适地躺卧，两三天后就有了力气且诸根饱满。他看着自己，[心想：]“我的这种成就是因沙门果德玛才获得的。”为了[献上]谢礼，就带着一套衣料去到跋葛瓦跟前，寒暄后在一旁坐着。他将那套布料置于跋葛瓦足下，说：“果德玛贤者，我们婆罗门会寻得老师的

学费。果德玛贤者是我的老师，请接受老师的学费吧！”

跋葛瓦以慈愍而接受那[布料]，随后为他开示佛法。开示结束时，婆罗门住立于皈依，因此如此说：“果德玛贤者，儿子们给我提供四份固定的饭食，我要从那[四份]中供养您两份。”

当时，导师对他说：“很好！婆罗门，但我们只去喜好之处。”随后，[将他]遣回。

婆罗门回到家中对儿子们说：“孩子们，沙门果德玛是我的朋友，我已将两份固定饭食供养给他。当他到达时，你们切勿忘记。”他们[说]“好的”而答应了。

导师次日前去托钵时，来到长子的家门口。那位[婆罗门]见到导师，就带着儿子将他迎进家中，并请其坐在高贵的宝座上，供养了胜妙的食物。

导师次日又来到另一个[儿子]家。他如此依次来到所有[儿子的]家中。所有[儿子]也都那样敬奉他。有一天，长子有喜事时，就对父亲说：

“爹，谁会带来吉祥？”

“其他人我不知道，沙门果德玛是我的朋友。”

“若是如此，您邀请他与五百位比库明天来应供吧！”

婆罗门照作了。导师次日在[比库们的]陪同下来到他家。他请以佛陀为首的比库僧团坐在以青草覆盖并精心装饰的家中，并以无水蜜乳粥和胜妙的副食款待。就在用餐间隙，婆罗门的四个儿子坐在导师跟前说：

“果德玛贤者，我们照顾我们的父亲，没有疏忽，您看他的身体！”

导师说：“你们做得很好！赡养父母乃是先贤们的习惯。”随后，[又说：]“因彼象不在，薰陆[223]、水梅[224]得生长。”如此详细开示[本生]十一集中的《赡养母亲的象王本生》[225]（Mātuposakajātaka）（《所行藏》2.1 等；《本生》1.11.1）后，诵出此偈：

324.

dhanapālo nāma kuñjaro,kaṭukabhedano dunnivārayo,

baddho kabaḷaṃ na bhuñjati,sumarati nāgavanassa kuñjaro.

名护财之象，发情暴难制；

受缚不进食，象思归象林。

在此[偈颂中]，“名护财”（dhanapālo nāma），那时咖西国王派遣驯象师在怡人的象林中抓获的那头大象之名。

“发情暴”（kaṭukabhedano），狂暴的发情象。象在发情时，耳后会裂开[226]，在那时用钩棒或枪、叉压制象时，[它]自然会变得凶暴。那[名为护财的象]极为凶暴。故说：“发情暴难制”（kaṭukabhedano dunnivārayo）。

---

[223] Sallakī，薰陆，一种有香味的树。

[224] Kuṭaja，水梅，一种药草。

[225] 在此本生中（本生第 455 篇），菩萨是森林中一头照顾母亲的大象。后遇到一个在森林中迷路的人，菩萨将他带领出去，然而他是一恶人，将菩萨行踪告知国王，国王命人将菩萨带回王宫，菩萨因母亲在森林中无人照顾而拒绝进食，国王备受感动，于是设定村落给菩萨永久照顾母亲。

[226] 大象发情期间耳朵后面腺体会流出一种液体。

“受缚不进食”（baddho kabaḷaṃ na bhuñjati），它被捆缚着带到象堂后，以彩绣的帷幕围绕。在地面涂以芬芳[涂层]上面绑着彩绣的天幕，它站在地上，即使国王以与国王相配的、种种顶级美味食物喂养，它仍不愿吃任何[东西]。针对此事而说“受缚不进食”。

“思归象林”（sumarati nāgavanassa），那[头大象]思念象林：“我的住处很怡人。”那[头大象]只是忆念如法地赡养父母之法：“母亲由于同儿子分离，而在林野中受苦。若我不能圆满赡养父母之法，这食物对我又有何用？”然而，因为住在那片象林才能圆满该法，故说：“象思归象林。”

导师引述自己过去所行后，就在开示时，令那所有[婆罗门之子]泪流满面，内心柔软而聆听。之后，导师知道对他们有益，而阐明[四圣]谛后开示佛法。

开示结束时，婆罗门与儿子、儿媳们一起住立于入流果。

第三、老迈婆罗门之子的故事[终]。

4. 高思勒国王巴谢那地的故事

Pasenadikosalavatthu

“困倦[暴食]者……”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高思勒国王巴谢那地而说的。

有一次，国王以与一多纳米饭相配的菜肴用餐。一天，

用完早餐之际，他尚未消除餐后的困倦就去到导师跟前，疲惫的身体从这到那反复转动。虽然被睡眠所征服，却不能直接躺卧，而是坐在一旁。

当时，导师对他说：

“大王，你没有休息就来了吗？”

“是的，尊者，我从用完餐开始就有了大苦。”

于是，导师对他说：“大王，吃过多食物者有如此之苦。”随后，诵出此偈：

325.

middhī yadā hoti mahagghaso ca,niddāyitā samparivattasāyī,

mahāvarāhova nivāpapuṭṭho,punappunaṃ gabbhamupeti mando.

困倦暴食者，嗜睡辗转卧；

如饲养大猪，钝者屡入胎。

在此[偈颂中]，“困倦”（middhī），为昏沉睡眠所征服者。

“暴食”（mahagghaso ca），暴食者如同伸手扶、撑破衣、就地滚、鸦可食[227]、吃到吐[这五种暴食者]中的某人一样。

“饲养”（nivāpapuṭṭho），以谷糠等猪食喂养。家猪从小就被饲养，身体肥硕时也不得离开家。这期间，它们在床

[227] 吃撑到乌鸦可以从他口中啄食，也就是胃和食道都装满了。

下等[228]来回翻滚后，就躺着喘气。

这是说：当人困倦且暴食时，就犹如饲养的肥猪般，不能维持别的姿势，经常犯困，辗转反侧地睡。那时，他无法作意“无常、苦、无我”这三相。那些不作意[三相]的钝慧者只会一再入胎，不能从住胎中解脱。

开示结束时，导师以有益于国王的方式[说]：

“具足正念人，取食知其量；
彼苦受微少，缓衰护夭年。”

（《相应部》1.124）

[佛陀]说完这首偈颂，令年青人伍达拉（Uttara）学得后，如此告知方法：“你在国王用餐之时，诵出此偈，以那种方法减少食物。”他照作了。

后来，那位[国王]按照最多一纳利米饭而保持[饭量]，变得快乐且身体苗条。他与导师建立亲密的关系后，作了七天的无比施。

为[听闻]随喜供养而[到场的]大众得达了许多殊胜。

第四、高思勒国王巴谢那地的故事[终]。

5. 沙努沙玛内拉的故事

Sānusāmaṇeravatthu

[228] 当时可能猪圈就在人的卧室等下面。

“此[心]过去[随所愿]……”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名叫沙努（Sānu）的沙玛内拉而说的。

据说，他是一位近事女的独生子。当时，她在[儿子]年少时就令他出家。那位[沙玛内拉]从出家之时起就持戒、圆满行仪，并向老师、戒师、客住者履行义务。每月的初八，他于破晓起身，将水缸架上的水备好，接着清扫闻法堂，敷设座位，并点灯，然后以甜美的声音呼唤[大众]听闻佛法。比库们知道他的才能，就鼓励道：“吟诵圣典吧，沙玛内拉！”

“我因心脏的风界而疼痛，或我遭受来自身体的折磨。”他并未如此作任何拒绝，而是登上法座，犹如天河淋落般吟诵圣典。随后，下来说：“我将吟诵此圣典中的[功德]回向给我的父母。”

他人类的父母不知道所回向的功德。然而，他前一世的母亲投生成了母亚卡，她与天人们一起前来，听闻佛法后说：“我随喜沙玛内拉回向的功德，亲爱的儿子！”

具戒的比库受有诸天[与人]的世间所喜爱。天人们对那位沙玛内拉犹如大梵天及火聚般有耻、有敬，并且记住了他。

他们看见那位母亚卡也对沙玛内拉恭敬地礼敬。她们在为闻法而集会时，[称呼她为]“沙努母，沙努母”，并分给母亚卡最好之座、最好之水、最好之食。有大威力的亚卡们看见她后，也避开道路，[或]从座位起身。

后来，沙玛内拉贪恋荣华，就在诸根成熟后，为不乐所折磨。他无法祛除不乐，留着长长的头发和指甲，穿着肮脏的上下衣，不告知任何人，就带着衣钵独自一人回到母亲

家。近事女见到儿子，礼敬后说：

“儿子，你从前都与老师、戒师或小沙玛内拉们一起来这里，为何今天独自一人而来呢？”

他就告知了[自己的]不满。那位近事女虽然以种种方式显示居家生活的过患，虽然劝诫儿子，却仍无法令他信服。“或许应让他考虑自己的本性。”就未将其遣回。她说：“儿子，你就留下等我为你准备粥、饭，喝完粥、用完餐后，我将取来可意的衣并供养给你。”说完给他安排好座位。

沙玛内拉坐着。近事女只用片刻就做好了粥与副食并供养给他。之后，[她心想]“我要准备饭”，就在不远处坐着淘米。

那个时候，那位母亚卡观察“沙玛内拉在哪，他是否获得了饭食”时，知道他坐在[那里]想要还俗，“沙玛内拉会在有大威力的众天人中给我带来耻辱，我要去阻止他还俗”，她就前去附上他的身体，令[其]脖子转动后，流着唾液倒在地上。

近事女见到儿子的那种突变后，赶紧前去抱住儿子，令他躺在自己怀里。随后，整个村庄的居民前来举行祭神[仪式]等。而近事女则悲泣着诵出这些偈颂：

“半月第八日，及十四、十五；
迎随斋戒日，具足于八支。
“近住斋戒者，实践于梵行；
亚卡不害彼，我闻漏尽说。
我今却见证，亚卡戏沙努。”

（《相应部》1.239）

听闻近事女的话后[母亚卡说]：

“半月第八日，及十四、十五；
迎随斋戒日，具足于八支。
近住斋戒者，实践于梵行；
亚卡不戏弄，汝所闻为善。”

（《相应部》1.239）

如此说出[偈颂]后，[亚卡]又说：

“醒后告沙努，此亚卡之语；
明里及暗里，皆勿造恶业。
若人造恶业，或令他人作；
纵汝飞空逃，亦不能脱苦。”

（《相应部》1.239）

“如此造恶后，即使像鸟一样飞起而逃，你也无法摆脱[苦]。”说完，那位母亚卡释放了沙玛内拉。

他睁开双眼，见到母亲的头发乱作一团并气喘吁吁地哭泣，又看到整个村庄的居民聚在一起。他不知道自己被亚卡控制，[就心生疑惑：]“我之前在椅子上坐着，母亲坐在我的不远处淘米，现在我却躺在地上，这是怎么回事？”于是躺着对母亲说：

“或哭泣亡者，或哭未见人；
见我尚存活，母亲何故哭？”

（《长老偈》44；《相应部》1.239）

于是母亲为向他揭示舍弃物欲和烦恼欲而出家后又为还俗而回来的过患，便说：

“或哭泣子亡，或活而未见；
若弃舍诸欲，却又回此处；
亦哭泣此子，虽生彼实死。”

（《相应部》1.239）

如此说完，她将居家生活视如热灰和地狱，揭示居家的过患而说：

“儿已出热灰，却欲再跌入；
儿已脱地狱，却欲再堕入。”

（《相应部》1.239）

“儿子，为了你好。我正是[出于]‘我们这个小儿子被燃烧’而犹如从家中运出财物一般，将[你]从家中带出。你在佛陀的教法中出家，却又想在居家生活中被燃烧。往前冲，成为我们的保护吧！”当时，她为表达“我们要向何人责备此事，要怪罪谁”而对他诵出此偈：

“快跑祝你好，我们能怨谁；
财从火取出，汝又欲燃烧。”

（《相应部》1.239）

当母亲述说时，他省思那[话]后说：“俗家对我无用！”当时，其母欢喜道：“萨度！亲爱的儿子。”并奉上胜妙的食物。随后询问：“儿子，你今年多大？”得知[他]已满

[二十]岁，就准备了三衣。他衣钵齐备而得以达上。

之后，导师制伏那新近达上者的心，令其生起精进后，说："由于此心长久往返于种种所缘时，不控制[它的]飘荡就没有安稳；因此，犹如以钩棒制伏发情之象，应奋力制伏心。"随后，诵出此偈：

326.

idaṃ pure cittamacāri cārikaṃ,yenicchakaṃ yatthakāmamaṃ yathāsukhaṃ,

tadajjahaṃ niggahessāmi yoniso,hatthippabhinnaṃ viya aṅkusaggaho.

此心过去随所愿，随欲随所乐游荡；

我今如理制此心，如象师制发情象。

其含义是：此心在此以前以贪爱等为因而渴求于色等所缘，在哪里他的欲望生起，就在那[烦恼]的推动下，在随其意乐[享受]那里的欲乐而快乐度日，就那样飘荡，随其所乐地长久游荡。犹如称为驯象师的聪慧持钩者以钩棒制伏狂暴的发情象，今天我也要透过如理作意而制伏[游荡的心]，我不允许其超出[控制]。

开示结束时，为听闻佛法而前来的许多天人与沙努一起领悟了法。

那位具寿学得三藏佛语，成为了大说法者。他活满一百二十岁，震动整个瞻部洲后，般涅槃了。

第五、沙努沙玛内拉的故事[终]。

6. 巴威雅咖象的故事

Pāveyyakahatthivatthu

“乐于不放逸……”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高思勒国王名叫巴威雅咖（Pāveyyaka）之象而说的。

据说，那头象在年幼时拥有大力。后来，受岁月的洗礼后，它进入一个大湖，深陷于淤泥而无法自拔。大众见到它后，生起议论：“即便像这样的象也陷入这种虚弱的状态。”

国王听说那件事后，吩咐驯象师：“去吧，师傅，将那头象从淤泥中拉出来。”他前去在该处展示战场前线[情景]后，令人敲响战鼓。性格高傲的大象迅速起身并站陆地。

比库们见到那件事后，告知了导师。导师说：“诸比库，那头象将自己从陷入的泥潭险境中拔出了。而你们则冲入烦恼的险境。因此，如理精进后，也从那里将你们自己拔出来吧！”随后，诵出此偈：

327.

appamādaratā hotha, sacittamanurakkhatha,
duggā uddharathattānaṃ, paṅke sannova kuñjaro.

当乐不放逸，防护于自心；
如象陷泥潭，自拔出险境。

在此[偈颂中]，“不放逸”（appamādaratā），你们要乐于不失念！

“自心”（sacitta），守护自己的心不违越于色等所缘。

“险境”（duggā）之义为：正如那头大象陷入淤泥时，以鼻子、足发力而将自己拔出后，站于陆地。同样地，你们也要将自己从烦恼的险境中救拔出来，使[自己]站在涅槃的陆地上。

开示结束时，那些比库住立于阿拉汉。

第六、巴威雅咖象的故事[终]。

7. 许多比库的故事

Sambahulabhikkhuvatthu

“若得智者伴……”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巴利雷雅咖（Pālileyyaka）附近的护密林（Rakkhitavanasaṇḍa）时，就许多比库而说的。

故事乃是出自双品中“他人不了知”这首偈颂的注释。这[下述内容]已[在高赏比的故事中]说过（《法句义注》1.5.高赏比的故事）：

如来由大象侍奉而住于该处之事在整个瞻部洲已众所周知。来自沙瓦提城的给孤独、大近事女维萨卡诸如此等高贵门第给阿难长老派去使者：“尊者，请让我们见见导师吧！”

住于他方的五百位比库也在出雨安居时，来到阿难长老之处请求道：“贤友阿难，我们许久未在跋葛瓦面前听闻佛法开示了。贤友阿难，我们若能在跋葛瓦面前听闻佛法开示就太好了！”

长老带着那些比库去到该处，思惟：“与这么多比库一起

来到独住三个月的跋葛瓦之处是不适合的。”他就将那些比库留在外面，独自一人来到导师之处。

[大象]巴利雷雅咖见到他后，卷起木棒冲来。导师看见它，说：“避开！避开！巴利雷雅咖，不要阻拦，这是佛陀的侍者。”它就将木棒丢在原地，并请求接过[长老的]衣钵。长老没有给。

大象思惟：“如果他已学得行仪，就不会将自己的资具放在导师所坐的石板上。”长老将衣钵放在地上。具足行仪者不会将自己的资具放在尊长的座位或床榻上。

长老礼敬导师后坐在一旁。导师询问：“你是独自一人过来吗？”听说是与五百位比库一起过来，就又问：“他们在哪呢？”

“我不知道您的心，所以就[将他们]留在外面而过来。”当[长老]如此说时，[佛陀]说：“把他们唤来吧！”

长老照作了。导师与那些比库们作寒暄后，那些比库说：“尊者，跋葛瓦既有佛陀的娇贵，又有刹帝利的娇贵。您三个月独自站立和坐着而行了难事，想必无人[为您]履行大小义务，也无人提供洗脸水等。”当如此说时，[佛陀]说：“诸比库，巴利雷雅咖象为我履行了一切义务。得到像这样的朋友，独自一人住也是适合的。得不到[像这样的朋友]则一人独行更好。”随后，说出象品中的这些偈颂：

328.

sace labhetha nipakaṃ sahāyaṃ,saddhiṃcaraṃ sādhuvihāri dhīraṃ,

abhibhuyya sabbāni parissayāni,careyya tenattamano

satīmā.

若得智者伴，善住并贤明；
克服诸险难，悦意与彼行。

329.

no ce labhetha nipakaṃ sahāyaṃ,saddhiṃcaraṃ sādhuvihāri dhīraṃ,
rājāva raṭṭhaṃ vijitaṃ pahāya,eko care mātaṅgaraññeva nāgo.

不得智者伴，善住并贤明；
如王舍疆土，林中象独行。

330.

ekassa caritaṃ seyyo,natthi bāle sahāyatā,
eko care na ca pāpāni kayirā,appossukko mātaṅgaraññeva nāgo.

宁可独自行，愚中无同伴；
独行不作恶，如象隐深林。

在此[偈颂中]，“智者”（nipakaṃ），具足成熟智慧的。

“善住贤明”（sādhuvihāri dhīraṃ），贤善而住的智者。

“诸险难”（parissayāni），其义为，得到像那样的以慈心而住的同伴后，克服了“狮子、老虎等显式的危险及贪怖、嗔怖、痴怖等潜在的危险”这所有危险，与他一起欢喜并现起正念而行、住。

“[如]王[舍]疆土”（rājāva raṭṭhaṃ），就像舍弃国家

而走的大生（Mahājanaka）王[229]。这说的是，正如征服土地的国王[出于]“这王权乃是大放逸之因。建立王权对我又有何用？”而舍弃所征服的国家，独自一人进入大森林，出家为苦行者后，独自一人行于四种威仪，如此独自而行。

“象[独行]林中”（mātaṅgaraññeva nāgo）之义为，正如“我与大象、母象、小象和象崽混住在一起。我吃着切断了尖的草，他们吃掉我折断的枝条，我喝着被弄浑浊的水。当我渡河的时候，母象们会跳入水中来摩擦我的身体。因而我想远离象群，独居而住。”（《律藏·大品》467；《感慨》35）如此省思后，这头因离开而得名马汤格（Mātaṅga）的大象舍弃这片林野中的[象]群，独自快乐地行于一切威仪，[出家人]也应如此独自行。

“一人”（ekassa），对出家人而言从出家之时起就乐于独处，一人独行更好。

“愚中无同伴”（natthi bāle sahāyatā），“小戒、中戒、大戒、十种谈论[230]、十三种头陀支、观智、四种[圣]道、四种[圣]果、三明、六神通、不死的大般涅槃”这些[法]即是同伴。依靠愚人无法获得那[些法]，是故愚人中没有同伴。

“独[自一人]”（eko），因此理由独自行于一切威仪，即使微小之恶也不作。意思是，正如那[头象]无为、无爱染，在此林中马汤格象快乐地行于所欲之处。[出家人]应如

---

[229] 出自本生第 539 篇《大生王本生》（Mahājanakajātaka）。

[230] 十种论：少欲论、知足论、远离论、独处论、精进论、戒论、定论、慧论、解脱论、解脱知见论。

此独自而行，即使微小之恶也不要做。

导师为比库们宣说了此佛法开示，揭示此义：“所以，你们未得到适当同伴，就只应独行。”

开示结束时，那五百位比库全都住立于阿拉汉。

第七、许多比库的故事[终]。

8. 魔罗的故事

Māravatthu

“临事得友乐……”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喜马拉雅山区域的林野孤邸时，就魔罗而说的。

据说，那时诸王虐待人民而行使王权。当时，人民在非法之王的国度中饱受刑罚虐待，跋葛瓦见到[此景]后，以悲心如是思惟：

“究竟能否不伤害、不引起伤害，不征服、不引起征服，不忧伤、不引起忧伤，依法为王呢？”恶魔得知跋葛瓦的念头后，心想：“沙门果德玛思惟‘究竟能否[依法]为王’。他必是想做国王，此王位是放逸之因，当他为王时，我就有机可乘了。我要去令他产生追求。”就来到导师之处说：

“尊者，请跋葛瓦不伤害、不引起伤害，不征服、不引起征服，不忧伤、不引起忧伤，依法为王吧！请善至依法为王吧！”

于是导师对他说：“恶魔！你见到我的什么[事]，你为何如此说我？”

“尊者，跋葛瓦确实已善修习四神足。跋葛瓦愿意时，将喜马拉雅山王决意为‘黄金’，它就会变为黄金。我也将用那财富，作应作之事。因此，您将能依法为王。”当他如此说时，[佛陀说：]

“彼山成黄金，纯净且闪耀；
一山变为二，人尤不知足；
智者如是知，当平等而行。”

“有情若见苦之源，是人怎会屈于欲？
了知执取为世缚，有情舍断此而学。”

（《相应部》1.156）

[佛陀]以这些偈颂令生悚惧后，[又]说：“恶魔！你的教诫是一种，我的[教诫]则是另一种。[虽]不能与你以法交流，我也要如此教诫。”随后，说出这些偈颂：

331.

atthamhi jātamhi sukhā sahāyā,tuṭṭhī sukhā yā itarītarena,
puññaṃ sukhaṃ jīvitasaṅkhayamhi,sabbassa dukkhassa sukhaṃ pahānaṃ.

临事得友乐，所得知足乐；
命终具福乐，舍断诸苦乐。

332.

sukhā matteyyatā loke,atho petteyyatā sukhā,
sukhā sāmaññatā loke,atho brahmaññatā sukhā.

世间孝母乐，孝顺父亲乐；
敬奉沙门乐，敬婆罗门乐。

333.

sukhaṃ yāva jarāsīlaṃ, sukhā saddhā patiṭṭhitā,
sukho paññāya paṭilābho, pāpānaṃ akaraṇaṃ sukhaṃ.

持戒至老乐，树立信仰乐；
得到智慧乐，不造诸恶乐。

在此[偈颂中]，“临事”（atthamhi）之义为，出家人遇上缝制袈裟等事或止息争论等事时，在家人遇上耕种等事或被依靠强有力的群体者击败等事时，若有人能完成或平息该事，有像这样的朋友则是快乐的。

“知足乐”（tuṭṭhī sukhā）之义为，因为在家人不以[自己的]财物而满足，从而致力于打家劫舍等[恶行]，出家人也致力于种种不同类型的邪求，所以他们不能获得快乐。因此，以无论少或多，对的自己的所得感到知足，这种[知足]即是乐。

“具福”（puññaṃ），就在死亡时，唯有依所发的愿望而作的福德是乐。

“诸”（sabbassa），于此世间，唯有称作舍断一切轮回之苦的阿拉汉是乐。

“孝母亲”（matteyyatā），正确地对待母亲。

“孝顺父亲”（petteyyatā），正确地对待父亲。

以此两者说的只是赡养父母。父母知道儿子们不赡养后，就将自己的财富埋在地里，或施舍给他人。“他们不赡养父母”，如此对他们的责难会增长，他们身体崩解后也会投生

于粪屎地狱（ūthaniraya）。

若人恭敬地赡养父母，他们既能获得[父母]他们的财物，又能得到赞誉，身体崩解后将投生于天界。因此，将此二者称为乐。

“恭敬沙门”（sāmaññatā），正确地对待出家人。

“敬婆罗门”（brahmaññatā），正确地对待已弃除诸恶的佛陀、独觉佛、[佛]弟子们。此两者是说用四资具护持他们，这[护持沙门、婆罗门]也被说为世间之乐。

“持戒”（sīlaṃ），摩尼耳环、红服饰等装饰确实只处在那个[相应]年龄段时才美妙。年轻人的装饰在老年时不美妙，或者老人的装饰在年轻时也不美妙。[若如此，人们会说]“我想这人精神错乱”，只会生起[这样的]责难而带来麻烦。

然而，不论对年轻人还是老年人，五戒、十戒等种类的戒在一切年龄段都只会是美妙的。[见到这种人后，人们会说：]“啊！这人持戒！”如此，以所产生的赞誉只会带来愉悦。

故说“持戒至老乐”（sukhaṃ yāva jarāsīlaṃ）。

“树立信仰”（sukhā saddhā patiṭṭhitā），世间、出世间这两种信仰被不动摇地树立。

“得到智慧乐”（sukho paññāya paṭilābho），得到世间、出世间之慧是快乐的。

“不造诸恶”（pāpānaṃ akaraṇaṃ）之义为，透过杀死烦恼敌而不作诸恶在世间是快乐的。

开示结束时，许多天人领悟了法。

第八、魔罗的故事[终]。

第二十三品象品释义终。

二十四、贪爱品

Taṇhāvagga

文喜比库译

1. 一条金鱼的故事

Kapilamacchavatthu

"[所行放逸]人……"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一条金鱼而说的。

据说在过去咖萨巴佛灭度时，有两位良家兄弟出离后在[佛]弟子那里出家了。其中的兄长叫善来（Sāgata），弟弟叫咖毕拉（Kapila，黄褐色）。他们的母亲名叫萨蒂尼（Sādhinī），妹妹名叫达巴娜（Tāpanā，燃烧）。她们也在比库尼处出家了。在他们如此出家时，两兄弟向老师和戒师履行了大小义务而住，一天他们问道："尊者，在此教法中有多少义务？"

"有[学习]经教的义务和观禅的义务，两种义务。"兄长听了后[决定]："我要圆满观禅的义务。"在老师和戒师面前住满了五个瓦萨，获得了直到阿拉汉的禅修业处后，进入一片森林，通过精进证得了阿拉汉。

弟弟[则认为]："我还年轻，等老了我将圆满观禅的义务。"他着手经教的义务，学会了三藏。由于他的教理[丰

富]，有大批的跟随者，依靠追随者他有了利养。他因陶醉于多闻而[变得]骄傲，被利养的贪所征服，自认为非常有智慧，对于别人所说的许可的他却说成是“不许可的”，不许可的却说成是“许可的”，有过失的却[说成]“无罪的”，无罪的却说成是“有过失的”。

良善的比库们说完他“贤友咖毕拉，不要这样说”，然后即便举出法与律进行教诫时，他都说“你们知道什么，空拳般的人”等话，辱骂、轻视而行。后来比库们也将此事告诉了他的哥哥善来长老。他[哥哥]也来到他面前教诫他：“贤友咖毕拉，对于像你这样的人而言正确的行道是教法的寿命，因此不要这样说‘摒弃修行，反对诸适宜[之法]’[这样的话]。”

他连哥哥的话都没有接受。即便如此，长老还是教诫了他两三次，他没有接受教诫，[长老]知道了“他不会照我的话做”，于是长老说完“那么，贤友，你将会因你的所作所为而为人所知（臭名昭著）”就离开了。从此以后其他的良善比库也都放弃他了。

他成为了恶行者，被恶行者所围绕而度日。一天，在伍波思特堂中[他心想]“我将诵巴帝摩卡”，拿着扇子坐在法座上，然后问道：“贤友们，有多少比库聚集在此[听诵]巴帝摩卡？”[由于想到]“为何要给此人回答？”比库们保持沉默。他看到后说：“贤友们，没有法或律，听不听巴帝摩卡有什么关系？”说完他从座而起。他如此令咖萨巴跋葛瓦的教理教法衰落。善来长老就在那天涅槃了。咖毕拉在寿命终结时投生到了大无间地狱。他的母亲和妹妹也以他为榜样堕落了，责骂、侮辱良善的比库们，然后也投生到了那里（无间

地狱）。

那时，有五百人洗劫村庄等，靠盗窃为生，被村民们追赶，逃跑中进入了一片林野，在那里没有找到任何可躲避的地方，看到了一个住林野的比库，礼敬过后，他们说："尊者，请成为我们的庇护所。"长老说："你们没有戒等庇护所，你们所有人都持守五戒吧。"

"好的。"他们同意后，持守了[五]戒。

于是长老教诫他们："现在你们是持戒者了，即便是性命因缘你们也不要破戒，不要起恶念。"

"好的。"他们同意了。

后来那些村民们来到了那个地方，到处搜寻时看到了那些盗贼，然后将他们全部杀死了。他们死后投生到了天界，盗贼首领成为了[这些]天神的首领。他们在两尊佛期间都继续在天界来回[投生]，然后在此佛陀出世时，他们投生在了沙瓦提城门口的五百个渔民家庭里。天人首领在渔夫头领家中获得结生，其他的则在其他[家中]。如是，他们有一天从获得结生的母胎中出生了。

渔夫头领命人寻找"在这村中是否还有其他男孩也在今天出生了"，知道了那些人的出生后[心想]"这些[孩子]都将成为我儿子的玩伴"，命人给了所有人抚养费。他们所有人也都成为了玩泥巴的朋友，然后逐渐长大了。他们当中渔夫头领的儿子在声望和荣耀上名列第一。

咖毕拉也在两尊佛间隔期间，在地狱中被煎煮，这时，由于余业的力量投生在了阿致罗筏底河中，成为一条金色口臭的鱼。后来的一天，那些朋友们[决定]"我们去捕鱼吧"，

拿着网，然后在河中撒[网]。于是那条[金]鱼进入到他们的网里。看到它后，所有渔村居民大声嚷嚷："我们的儿子们第一次捕鱼就捕到了一条金鱼，现在国王将给与大量财物。"那些朋友们就将鱼丢进一条船里，他们举着船来到国王面前。国王看到后就问："这是什么？"

"一条鱼，大王。"他们回答。

国王看到金鱼后[心想：]"导师会知道它呈金色的原因。"命人拿着金鱼来到了跋葛瓦面前。鱼一张嘴，整个揭德林都变得极臭。国王向导师问道："尊者，为什么这条鱼生得金色，又为什么它的嘴巴里发出臭味？"

"大王，在咖萨巴跋葛瓦的教法中，它是名为咖毕拉的比库，他多闻有大量追随者，被对利养的贪爱所征服，责骂、侮辱不接受他自己的话的人，令彼跋葛瓦的教法衰落。他因该业投生到了无间地狱，如今因余业的果报投生为鱼。然而他长夜教导佛语，讲述佛陀之德，由于该果报它获得了这金色外表。它曾责骂、侮辱众比库，因此它的口中散发出臭味。要我令它开口说话吗，大王？"

"请您让其开口说话吧，尊者。"

于是导师问它："你是咖毕拉吗？"

"是的，尊者，我是咖毕拉。"

"你从哪里来？"

"大无间地狱，尊者。"

"你的兄长善来去了哪里？"

"般涅槃了，尊者。"

"那你母亲萨蒂尼在哪里？"

"投生在了大无间地狱，尊者。"

“还有你的妹妹达巴娜在哪里？”

“投生在了大无间地狱，尊者。”

“如今你要去哪里？”

“还是大无间地狱，尊者。”

说完，它充满了懊悔，用头撞击着船，就在那时死去了，投生在了地狱中。大众生起了悚惧感，身毛竖立。跋葛瓦在这个时候观察了在场大众的心理，然后为说与当时相应之法，说完“法行与梵行，称为最上财”等《经集》中的咖毕拉经（《经集》第 276 偈）后，诵出了这些偈颂：

334.

Manujassa pamattacārino, taṇhā vaḍḍhati māluvā viya;

So plavatī hurā huraṃ, phalamicchaṃva vanasmi vānaro.

所行放逸人，贪爱增如藤；

彼生生流转，如林猴望果。

335.

Yaṃ esā sahate jammī, taṇhā loke visattikā;

Sokā tassa pavaḍḍhanti, abhivaṭṭhaṃva bīraṇaṃ.

贪爱卑且缠，于世遭其败；

彼之忧愁增，如芒草逢雨。

336.

Yo cetaṃ sahate jammiṃ, taṇhaṃ loke duraccayaṃ;

Sokā tamhā papatanti, udabinduva pokkharā.

贪爱卑难除，于世若胜之；
彼之忧愁落，如水于莲叶。

337.
Taṃ vo vadāmi bhaddaṃ vo, yāvantettha samāgatā;
Taṇhāya mūlaṃ khaṇatha, usīratthova bīraṇaṃ;
Mā vo naḷaṃva sotova, māro bhañji punappunaṃ.

我语此于汝，此诸集会者，
愿汝获吉祥；掘断贪爱根，
如需芳根者，掘取须芒草，
莫如流中芦，屡遭魔破坏。

在此[偈颂中]，“放逸而行者”（pamattacārino），以放逸而行之人——放逸的特征是脱离了正念——不论是禅那、观智、道果等都不会增长。意思是，犹如会导致树灭亡的藤蔓网罗、覆盖在树上而增长，他依于六门一再生起的贪爱也如此增长。

“彼生生流转”（So plavatī hurā huraṃ），那被贪爱支配的人，一生又一生地漂泊、流转。就好似什么一样呢？

“林中猴欲求果”（phalamicchaṃva vanasmi vānaro），犹如欲求树上果子的猴子在林中奔跑，这里、那里到处抓取树枝，放了这个抓取另一个，那个放了又抓取另一个，它不会处于可说为“不抓取树枝然后安顿下来”[的状态]。如此般，被贪爱支配的人，一世又一世地奔波着，不会处于可说是“不获取所缘，抵达贪爱的止息”[的状态]。

“谁”（Yaṃ），意思是若有人因那低劣状态而为卑劣[之贪]，因其毒食、毒花、毒果、毒受用，于色等[目标]上纠

缠、黏着而成为所谓的执着者，被六门之贪所击败，就犹如在雨季须芒草一再被雨淋而生长，那人内在的轮回根本之忧愁也如此般增长。

“难除去”（duraccayaṃ），意思是但凡谁将如以上所说的难超越、难舍弃、难摆脱之贪克服、征服，彼人轮回根本之忧愁即掉落。犹如那掉落于睡莲莲叶之水滴不住立，如此般[他的忧愁]不住立。

“我对你说彼”（Taṃ vo vadāmi），由于彼原因，我对你们说。

“[愿]你们吉祥”（bhaddaṃ vo），意思是愿你们吉祥，不要像咖毕拉一样来到毁灭。

“[贪]根”（mūlaṃ），以阿拉汉道智将此六门之贪根除。好似什么？

“犹需芳根者，[掘取]须芒草”（usīratthova bīraṇaṃ），意思是就如同需要芳香草根的人用一个大铲挖取须芒草，如此般掘断此[贪爱]根。

“莫如流中芦，屡遭魔破坏”（Mā vo naḷaṃva sotova, māro bhañji punappunaṃ），意思是你们不要像河流中生长的芦苇被急速而来的水流[反复冲毁]，而被烦恼魔、死魔、天子魔一再地破坏。

开示结束时，五百渔夫子都生起了悚惧感，想要作苦之终结而在导师面前出家了，不久后就实现苦灭，和导师一起受用住于不动定，成为了同一受用者。

第一、一条金鱼的故事[终]。

2. 小猪的故事

Sūkarapotikāvatthu

“犹如根……”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竹林时，就一头粪堆中的小猪而说的。

据说在某个时候，导师在王舍城托钵时，看到一头猪仔，然后露出笑容。在他笑的时候，阿难长老看到了从[导师]张开的嘴中牙齿发出的光芒，于是他询问[导师]发笑的原因：“尊者，[您]显现笑容的原因是什么？”

于是导师告诉他：“阿难，看到那头猪仔了吗？”

“看到了，尊者。”

“她在咖古三塔跋葛瓦教法时，是一个休憩堂旁边的一只母鸡。她听了一个禅修者诵观禅业处的法音后，从那里死去投生在了王室，成为了名为邬芭蕊（Ubbarī）的公主。后来她进入厕所看到一堆蛆虫后，就在那里她生起了虫聚想，证得了初禅。她在那里活到寿终，然后死去投生在了梵天界。在那里死后，又因结生之力如今投生在了猪胎中，由于看到了这个原因，我露出笑容。”

听说这个后，以阿难长老为首的比库们生起了大悚惧。在他们生起悚惧后，导师为了解释贪爱生命的过患，就站在街道中，诵出了这些偈颂：

338.

Yathāpi mūle anupaddave daḷhe, Chinnopi rukkho punareva rūhati;

Evampi taṇhānusaye anūhate, Nibbattatī dukkhamidaṃ

punappunaṃ.

未伤坚固根，树伐亦再生；
贪爱未断根，此苦数数生。

339.

Yassa chattiṃsati sotā, manāpasavanā bhusā;
Mahāvahanti duddiṭṭhiṃ, saṅkappā rāganissitā.

三十六爱流，奔流于欲境；
彼具恶见人，贪念携之去。

340.

Savanti sabbadhi sotā, latā uppajja tiṭṭhati;
Tañca disvā lataṃ jātaṃ, mūlaṃ paññāya chindatha.

爱流处处流，如藤生已住；
见彼藤生处，以慧断其根。

341.

Saritāni sinehitāni ca, Somanassāni honti jantuno;
Te sātasitā sukhesino, Te ve jātijarūpagā narā.

诸流与爱境，世人所悦意；
彼依欲求乐，实遭生与老。

342.

Tasiṇāya purakkhatā pajā,
Parisappanti sasova bandhito;
Saṃyojanasaṅgasattakā,
Dukkhamupenti punappunaṃ cirāya.

贪爱所缚人，惊慌如困兔；
为结缚所缚，久再受诸苦。

343.
Tasiṇāya purakkhatā pajā,
Parisappanti sasova bandhito;
Tasmā tasiṇaṃ vinodaye,
Ākaṅkhanta virāgamattano.

贪爱所缚人，惊慌如困兔；
故自求离欲，应断于贪欲。

在此[偈颂中]，“……根”（mūle），意思是当某棵树的五部分树根——直接往四个方向的四部分与下面（一共五部分）——没有被切、劈、煮、刺等任何破坏手段伤及，[依旧]坚固强壮。该树即便上面被切断，通过枝[干]会再次生长。如此般，六门的贪随眠没有通过阿拉汉道智破坏、斩断的话，一生又一生中的生[老病死]等种种此等苦，会一而再地生起。

“其……”（Yassa），意思是那人在“执取内在的十八种贪寻[231]，执取外在的十八种贪寻”此等贪寻的支配下，在令人愉悦的色等[所缘中]被三十六种[爱]流，漂流着往前走。

“流向愉悦[所缘]”（manāpasavanā）之贪“强大”（bhusā）有力。那人因错误之智，邪见一再生起，变得巨大、强大，没有凭借禅那或观智，被基于贪的念头所带走。

[231] 针对色、声、香、味、触、法的欲爱、有爱、无有爱，一共十八种贪寻。再以内在和外在又可分为三十六爱。

“[爱]流处处流”（Savanti sabbadhi sotā），意思是此等贪爱之流，经由眼门等，在一切的色[声香……]等所缘上流动，一切的色贪……法贪在一切生命形态中流动，故名为处处流。

“藤”（latā），[贪爱]以其像藤蔓一样包裹、纠缠之义而[说其为]“藤”。

“出现后住立”（uppajja tiṭṭhati），[贪爱]依于六门生起后，在色等所缘上住立。

“见彼后”（Tañca disvā），“这些贪正在此生起、出现”看到那贪之藤蔓生起的地方。

“以慧”（paññāya），意思是犹如用刀将林中生长的藤蔓斩断一般，用道智将[贪爱之藤蔓]齐根斩断。

“诸流”（Saritāni），随流，往前。

“可爱的”（sinehitāni），意思是在衣服等上面被生起的爱所支配，故为可爱的，以及被贪爱所润渍的。

“悦意的”（Somanassāni），对于被贪所支配的人而言这样的[所缘]是悦意的。

“他们依著于令人愉悦的[目标]”（Te sātasitā），那些被贪所支配之人依著于愉悦与快乐，成为追求快乐，遍求快乐者。

“彼实”（Te ve），如此般的那些人，他们迈向生老病死，是名为“遭受生老之人”（jātijarūpagā）。

“人”（pajā），此等众生造作爱，因而被渴爱运转中的贪爱所缠缚。

“系缚”（bandhito），就像森林中被猎人捕获的兔子一

般恐惧地爬行。

“被结缚所束缚者”（Saṃyojanasaṅgasattakā），被十种结缚及贪著等七种执着[232]所缚的众生，卡住在其上了。

“长久”（cirāya），意思是长久、长时间地遭受着生等诸苦。

“因此”（Tasmā），意思是由于众生被贪所包围、缠绕，因此自己发愿、想要离欲，想要出离于贪欲等，想要涅槃的比库，应以阿拉汉道智除去、驱散、排除彼贪欲。

开示结束时，许多人证得了入流果等。

那只猪仔在那里死后投生在了金地的王族中，在那里死后[投生在了]巴拉纳西，在那死后投生在了苏跋拉咖（Suppāraka）码头的马商家里，在那里死后投生在了咖威拉（Kāvīra）码头的一个水手家里，从那里死后投生在了阿耨罗陀补罗（Anurādhapura）一个有权势的家庭里，在那里死后，投生为那南边博堪达村（Bhokkanta）名叫苏玛那（Sumana）家主之女，名字就叫苏玛娜（Sumanā）。

后来她父亲在该村庄被废弃时，去了长瓦比国（Dīghavāpi），定居在了大哲村（Mahāmuni）。当度踏咖玛匿国王（Duṭṭhagāmaṇi）的大臣拉昆打咖丁巴拉（Lakuṇḍakaatimbara）因某些事情去到那，看到她后，[和她]举办了隆重的婚礼，然后带着她去了大满村（Mahāpuṇṇa）[居住]。后来居住在郭地山（Koṭipabbata）大寺的马哈阿努儒达长老（Mahāanuruddha）在那里托钵时，站在她家门口看到了她，然后和比库们说：“贤友们，小

[232] 七种执着（Saṅga）：贪、邪见、慢、瞋、无明、烦恼、恶行。

猪仔成为了拉昆打咖丁巴拉大臣的妻子，多么神奇啊！”

她听了该谈话后忆起了过去世，获得了宿命智。即刻她便生起了悚惧感，向丈夫请求后，盛大地在五力长老尼（Pañcabalakā）处出家后，在帝萨大寺（Tissamahāvihāra）听了《大念处经》的讲解后证得了入流果。后来在泰米尔人入侵时，她去了亲戚所居住的博堪达村（Bhokkanta），住在那里时在咖拉大寺听了《蛇喻经》后证得了阿拉汉。

在她入般涅槃那一天，在比库和比库尼们的询问下向比库尼僧团讲述了这整个连续的经历，然后在比库僧团中，经住在蔓达拉若玛（Maṇḍalārāma）的《法句》诵者马哈帝思长老（Mahātissa）的共同认可下讲出了这顺与不顺的十三世：“我曾投生为人，在那死后成为一只母鸡，在那世被一只鹰断了头，投生在了王舍城，出家成为遍行女修士，后来投生到了初禅天，在那死后投在生了一个财主家，不久就死去，去了猪胎中，在那里死后[投生]到了金地，在那里死后[投生]到了巴拉纳西，在那死后[投生]到了苏跋拉咖码头，在那里死后[投生]到了咖威拉码头，在那里死后[投生]到了阿耨罗陀补罗，在那里死后[投生]到了博堪达村。”然后说：“如今[我]厌倦了[轮回]而出家，证得了阿拉汉。你们所有人也请以不放逸而成就吧。”说完，激励了四众后，入了般涅槃。

第二、小猪的故事[终]。

3. 还俗比库的故事

Vibbhantabhikkhuvatthu

“彼离欲林……”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竹林时，就一还俗比库而说的。

据说马哈咖萨巴长老的一位同住者（弟子）证得四禅后，在他金匠舅舅家中看到一异性的生殖器后，就在那里生起欲染之心还俗了。后来人们将懒惰不想做工作的他赶出了家门。[随后]他结交了恶友以偷盗为生。后来有一天，他被抓到了，双手被牢牢地绑在背后，在各个四衢街道被鞭笞（示众）后，被带往行刑场。[马哈咖萨巴]长老入[城]托钵时，看到了他被带经南门，[长老]命人将其松绑，然后问道：“你再次省思之前熟练的禅修业处吧。”

他借助该教诫获得了忆念，又一次进入了第四禅。随后[官差们]用茅吓唬他：“[把你]带到刑场后，我们将杀死你。”他没有恐惧和害怕。随后在他各个方向站着的人们，即便举着剑、矛、长枪等武器，他也不害怕。人们看到后感到很惊讶，大声嚷嚷：“朋友们，你们看，此人在数百手持武器的人当中，既不害怕也不颤抖，好神奇啊！”他们将此事告知了国王。国王听了其原委后说：“放了他。”他们又去到导师面前，将此事告知。导师发出光芒为其讲说佛法，诵出此偈：

344.

Yo nibbanatho vanādhimutto, Vanamutto vanameva dhāvati;

Taṃ puggalametha passatha, Mutto bandhanameva dhāvatī.

彼离欲林慕森林，复奔所离之欲林；
汝等来观于此人，奔向所离之系缚。

它的含义是，有人舍弃了居家生活下名为阿赖耶（栖息所、执着）的“欲林”，因出家而平息了欲望，志向与名为天住的苦行林，脱离了所谓居家系缚的贪欲之林，[如今]他又跑向那所谓居家系缚的贪欲之林。你们来看那人，此人脱离了居家系缚，[如今]又跑向居家之系缚。

听了此开示后，那盗贼在众官差当中，坐于茅尖之上就开始[禅观]生灭，注意于[无常、苦、无我]三相后，彻知了诸行，证得了入流果。体验着等至之乐升上空中，通过虚空来到导师面前，礼敬导师后，在包含国王的人群中就证得了阿拉汉。

第三、还俗比库的故事[终]。

4. 监狱的故事

Bandhanāgāravatthu

“彼非坚固……”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一监狱而说的。

据说在某个时候，有许多打家劫舍、拦路抢劫、杀人越货的盗贼被带到了高思勒国王面前。国王命人将他们用枷锁、绳子、铁链捆绑起来。然后有三十位乡村比库想要见导

师而前来，见到并礼敬了[导师]。第二天，他们在沙瓦提托钵时来到了监狱，看到了那些盗贼。托钵结束后，在傍晚时分，他们来到导师处询问道："尊者，今天我们托钵时，在监狱看到许多盗贼被枷锁等所束缚，遭受着巨大的痛苦。他们如今要斩断束缚后逃离是做不到的。尊者，是否有比他们的束缚更牢固的其他束缚呢？"

导师说："诸比库，那束缚算什么，那基于财产、谷物、妻儿等名为贪的烦恼束缚，比那些[盗贼的束缚]要牢固百倍、千倍、十万倍。即便是对于这如此强大、难斩断的束缚，古代的智者们也将其斩断后，进入喜马拉雅山出家了。"然后讲述了过去之事：

曾经在巴拉纳西，梵授王统治时，菩萨投生在了一个贫穷人家里。在他长大后父亲去世了。他靠做工赡养母亲。后来他母亲在他不情愿的情况下将一个人家女儿跟他成亲了，之后[他母亲]去世了。他妻子也怀上了。他不知道她怀上了，便说："夫人，你靠做工过生活吧，我要出家去。"

[他妻子]说："夫君，我不是怀上了么，等我生产完，[你]看到儿子后再出家吧。"

"好的。"他同意了。当她生产完时，他请求道："夫人，你平安生产了，现在我要出家去。"这时她对他说："等到了儿子断奶时吧。"然后她又怀上了。他心想："要获得她的同意后再走是做不到的，我将不告诉她，然后逃走去出家。"他没有告知她，就在晚上起来逃走了。

然后城市的守卫将他抓住了。"大人，我是赡母者，请放了我吧。"他请他们放了自己，然后在一个地方住了下来，出家为隐士，获得了神通，游戏禅那而住（享受禅悦）。他就住

在那里发此感慨："即便是如此般难以斩断的妻儿之束缚、烦恼之束缚，也已被我斩断了。"导师说完这过去之事，发表完那感慨后，诵出此偈：

345.

Na taṃ daḷhaṃ bandhanamāhu dhīrā, Yadāyasaṃ dārujapabbajañca;

Sārattarattā maṇikuṇḍalesu, Puttesu dāresu ca yā apekkhā.

346.

Etaṃ daḷhaṃ bandhanamāhu dhīrā, Ohārinaṃ sithilaṃ duppamuñcaṃ;

Etampi chetvāna paribbajanti, Anapekkhino kāmasukhaṃ pahāyā.

铁木麻所造，贤者不说彼，

为坚固束缚，迷恋珠宝饰，

欲求妻与子，方说为坚缚，

能引人堕落，松弛却难脱，

断彼无著者，舍欲而出家。

在此[偈颂中]，"贤者"（dhīrā）是佛陀为首的智者们。用铁制成的名为锁链的那"铁制的[束缚]"（āyasaṃ），以及名为枷锁的那"木制的[束缚]"（dāruja），以及那"芦苇"（pabbajaṃ）或其他植物纤维等制成绳子后做的"绳子的束缚"，由于它能够用剑等斩断，不说是牢固的，这是其含义。

“迷恋”（Sārattarattā），已着迷、染欲，因浓厚的欲望而贪染之义。

“于珠宝首饰”（maṇikuṇḍalesu），对于珠宝以及耳环（首饰），或对于装饰有珠宝的耳环（首饰）。

“彼为坚固”（Etaṃ daḷhaṃ），那些迷恋珠宝首饰的人，他们的那贪欲与欲求妻儿者之贪，智者称该烦恼之束缚为坚固的。

“拽落”（Ohārinaṃ），拉住后[将人]往下带到四恶道，带至下[界]，[故为]“拽落”。

“松弛”（sithilaṃ），捆缚之处不会切割外皮、内皮和肉，不会流血，甚至都不知道被捆住了，还让人在陆路、水路等处做诸事业，[故名]松弛的[束缚]。

“难脱离”（duppamuñcaṃ），一旦因贪生起了烦恼之束缚，就像被乌龟咬住的地方一样难以挣脱，[故名]难脱离。

“即便如此也切断”（Etampi chetvāna），即便这牢固的烦恼之束缚，也用智剑斩断，无兴趣，舍离欲乐而[出家]行脚，出离、出家之义。

开示结束时，许多人证得了入流果等。

第四、监狱的故事[终]。

5. 柯玛长老尼的故事

Khemātherīvatthu

“彼[入]欲染……”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竹林时，就宾比萨勒王名为柯玛（Khemā，安稳）的王后而说的。

据说源于她在胜莲花佛足下所发的愿，她极其漂亮、端庄。她听说“据说导师讲述身体的过患”后就不想去导师那里。国王知道她自负于[美丽的]外貌，就命人制作了赞美关于竹林[景色]的歌谣，然后让人通过舞者等展示[给她看]。她听了那些歌声后，竹林对她而言就好像从未曾见、从未曾听闻[之处]一般。她问道：“你们唱的是关于哪个园林？”

“王后，就是您的竹林。”

当他们这么说时，她就想去[竹林]园林了。导师知道她来了，就坐在人群中开示佛法，然后变化出一个极其漂亮的女人拿着扇子站在自己的侧面扇风。柯玛王后也一进来就看到了那女人，然后她心想：“他们说‘正自觉者讲述身体的过患’，站在他面前扇风的那个女人，我都丝毫不如她，我从未见过如此[美丽]的女人相貌，我想他们是不实地诽谤导师。”

然后她都没有听导师讲法的声音，只是站着看那女人。导师知道了她对那身体生起了许多爱意，就让那身体显现出第一个年龄阶段[的样貌]等，后面以同样的方式[显示其他年龄阶段的样貌]，在结束时变成只有骨头，展示[给她看]。柯玛看了这之后，心想：“这如此般[美丽]的身体瞬间就来到了败坏，这身体里确实没有实质。”导师观察到了她的心理状态便说：“柯玛，你曾以为‘这身体里存在实质’，现在你看这无实质的状态。”说完诵出此偈：

“柯玛你且看，流露渗出身，
病不净腐败，愚人所希冀。”

（《譬喻经・长老尼譬喻》2.2.354）

偈颂结束时，她证得了入流果。然后导师对她说："柯玛，此等众生为贪所染，为瞋所坏，为痴所昏，不能跨越自己的贪爱之流，就粘滞在那里。"说完，宣说佛法诵出此偈：

347.

Ye rāgarattānupatanti sotaṃ, Sayaṃ kataṃ makkaṭakova jālaṃ;

Etampi chetvāna vajanti dhīrā, Anapekkhino sabbadukkhaṃ pahāyā.

彼入欲染流，如蛛入己网；

贤者斩彼去，无著离诸苦。

在此[偈颂中]，"似蛛网"（makkaṭakova jālaṃ）即犹如蜘蛛结网后，躺在中间的圆心处，迅速前去刺穿掉入在边上的蚱蜢或苍蝇，吸取他们的汁液，然后再回到原处躺下。众生们正如此般为贪所染，为瞋所坏，为痴所昏，掉入自己制造的贪爱之流，他们不能从中跨越，如此难跨越。

"贤者将彼斩断后离去"（Etampi chetvāna vajanti dhīrā），意思是智者们将彼束缚斩断后，无期待、无执着，以阿拉汉道将一切苦舍弃后而去，离开。

开示结束时，柯玛证得了阿拉汉，开示也给大众带来了利益。导师对国王说："大王，柯玛应出家还是入般涅槃呢？"

"尊者，请剃度她吧，入涅槃就算了。"

她出家后成为了女上首弟子。

第五、柯玛长老尼的故事[终]。

6. 伍咖先那的故事

Uggasenavatthu

“前际放下……”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竹林时，就伍咖先那（Uggasena）而说的。

据说有五百位演员每年或每半年来王舍城为国王表演七日，然后获得许多金银，期间投掷的礼物不计其数。大众站在堆叠的床等上面观看演出。后来有一个杂技演员的女儿，她爬上一根竹竿，在它上面翻跟斗，在它末端的空中来回走动着跳舞、唱歌。这时名为伍咖先那的财主子和朋友一起站在堆叠的床上看到了那[表演]，对她的举手投足产生了爱意，回到家中后[心想：]“如果能得到她我就活下去，得不到的话我就死在这里。”躺在床上绝食了。当父母询问“孩子，你有什么不舒服吗？”时，他说：“如果我能得到那演员之女我将活下去，得不到的话我就死在这里。”

“孩子，别这样做，我们将给你带一位在家庭和财富上与我们相匹配的女孩过来。”即便[父母]这么说，他也还是那样说，然后躺着。他父亲多加乞求也不能将其说服，于是叫来他的一位朋友给了一千咖哈巴那钱，给[演员父亲]送去信息：“拿了这些钱，然后把你女儿给我儿子。”

[那女孩父亲]他说：“我不能拿了钱把[女儿]给[你]，但如果他得不到这[女孩]就不能活的话，那就让他和我们一起巡游，我将把女儿给他。”父母将此事告诉了儿子。他说：“我要和他们一起去巡游。”说完不顾父母的请求，[从家中]

离去了，来到了演员处。[演员父亲]他将女儿给了他，然后就和他一起行走于村镇都市中表演杂技。

她则由于和他一起生活，不久就有了一个儿子。当她逗[儿子]玩时，她就说："守车人的儿子，搬运工的儿子，什么都不懂的人的儿子。"他也为他们将车子停泊到位后，在所在之处为牛群搬来草料，将表演处需要的物品举起来搬运[过去]。该女子逗儿子玩时就是针对这些而这样说。他知道了她的歌是关于自己的，于是问道："你说的是针对我？"

"是的，针对你。"

"如果这样，我将要跑了。"

"你走不走关我什么事？"

她一而再地唱着那歌。据说她是恃于自己的美貌和所拥有的财富，对他一点也不在意。他心想："此女人是依恃于什么而如此的骄傲呢？"他以为："是仗着[杂技表演]技艺，那好，我将学习杂技。"于是他去到丈人那里，学习了他所知道的技艺，然后在村镇等之间表演杂技，依次来到了王舍城。他命人宣告："七天后，财主子伍咖先那将为市民们表演杂技。"

市民们命人床叠着床搭好，在第七天聚集在一起。他则爬上一根六十肘长的竹杆，站在它的顶部。那一天，导师在早晨观察世间时，看到他进入到了他的智网，"会发生什么呢？"通过思维知道了："[他通告了]'明天财主子我将会表演杂技'，他将站在竹竿顶端，为了看他表演大众将聚集在一起。在那里我将宣说四句之偈，听此后，八万四千生命将领悟法，伍咖先那也将证得阿拉汉。"

导师在第二天观察了时间过后，在比库僧团的陪同下进

入王舍城托钵。伍咖先那并没有注意到导师入城了，他为了[让大众]发出欢呼声，用手指向大众示意，然后在竹竿顶部的支撑下，在空中翻了七个跟斗，然后落下站在竹竿顶部。这时导师正进入城中，他[用神通]让大众没有看伍咖先那，只是看向自己。伍咖先那看了人群后[发现]“大众没有在看我”，他感到伤心，心想：“我这一年表演一次的杂技，在导师入城时，大众没有看我，只是看着导师。我的杂技表演确实是徒劳无用的。”

导师知道了他的心思，招呼马哈摩嘎喇那：“去，摩嘎喇那，你跟财主子说‘[导师]说让表演杂技’。”长老前去，站在竹竿下，对财主子说了此偈颂：

“请看演员子，伍咖大威力，
请为众表演，令众笑开怀。”

他听了长老所说后开心地[以为]“导师想看我的表演”，就站在竹竿顶上说了此偈：

“目连大智者，大通者请看，
我将为众演，以令众开怀。”

他这样说完后，从竹竿顶部跃向空中，空翻十四回后落下，站在了竹竿顶部。这时导师对他说：“伍咖先那，一名智者应通过舍弃对过去、未来、现在的诸蕴的执着而解脱生[老病死]等。”说完诵出此偈：

348.

Muñca pure muñca pacchato, Majjhe muñca bhavassa

pāragū;

Sabbattha vimuttamānaso, Na punaṃ jātijaraṃ upehisī.

前际放下，后际放下，
中间放下，越渡于有；
于一切处，心得解脱，
彼将不来，再受生老。

在此[偈颂中]，“放下前面的”（Muñca pure）是放下对于过去诸蕴的执着、欲求、粘结、热望、占有、抓取、执持、贪爱。

“后来的”（pacchato），也放下对于未来的诸蕴的执着等。

“中间的”（Majjhe），也放下对当下的[诸蕴]的那些[执着等]。

“有之越渡者”（bhavassa pāragū），意思是，有了如此[的心态后]，对于三种有通过胜智、遍知、舍断、禅修、体证而成为越渡者、到彼岸者。对分为蕴、界、处等的一切行，心获解脱而住，不再来[遭受]生老死。

开示结束时，八万四千众生领悟了法。长者子也站在竹竿顶端就证得了连同无碍解的阿拉汉，然后从竹竿上下来，来到导师面前，五体投地地礼敬导师后，请求出家。于是导师伸出右手说：“善来，比库。”他即刻就成为了持八种[出家]用具，有六十个瓦萨的长老一般。

比库们问他：“贤友伍咖先那，当你从六十肘高的竹竿上下来时，没有害怕吗？”

“我没有害怕，贤友。”当他这么回答时，他们告诉导

师："尊者，伍咖先那说'我没有害怕'，他说了虚妄[语]，[自]称究竟智（证阿拉汉）。"导师说："诸比库，像我儿子伍咖先那这样斩断了结缚的比库不会恐惧，不会颤抖。"说完诵出婆罗门品中的此偈：

"已断一切结，彼实无恐惧；
离执无结缚，我谓婆罗门。"

（《法句》第 397 偈，《经集》第 626 偈）

开示结束时，许多人领悟了法。又一天，比库们在法堂生起谈论："贤友们，为何如此般具备阿拉汉潜质的比库竟因一个杂技演员之女而和杂技演员们一起游走演出，[他]是如何具备证得阿拉汉的潜质的？"导师前来问道："诸比库，你们正坐在一起谈论什么？"

他们回答："关于此事。"

"诸比库，这两者都是他[自己]造下的。"然后为了说明此事，讲述了过去之事：

据说在过去建造咖萨巴十力的金塔期间，居住在巴拉纳西的良家子们将众多主食、副食放在车上，[怀着想法]"我们要去做工"前往佛塔处，在路上他们看到一位长老正入[城]托钵。[他们当中]一位良家女看到长老后就对丈夫说："夫君，圣尊在托钵，我们的车上有很多主食、副食，你把他钵拿来，我们供养钵食吧。"他将其钵拿来后，用主食、副食将其装满，然后交到长老手中，然后二人均发愿："尊者，愿我们可得享您所见之法。"那位长老是一位漏尽者，因此他观察时，知道了他们的愿会成功，于是露出笑容。那女子看

到这个后对丈夫说："我们的圣尊笑了，他恐怕是位演员。"丈夫也对她说："应该是这样，夫人。"说完就离开了。这就是他们过去之业。

他们在那直到寿终后投生到了天界，从那里死去，那女子投生在了杂耍家庭，男子则投生在了财主家。他因用"应该是这样，夫人"回复她而和杂技演员们同行。他凭借给漏尽长老供养钵食而证得阿拉汉。那杂技演员之女也[决定]"我丈夫去哪里，我就也去哪里"而出家，然后证得了阿拉汉。

第六、伍咖先那的故事[终]。

7. 小弓箭手智者的故事

Cūḷadhanuggahapaṇḍitavatthu

"寻思所扰人……"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小弓箭手智者而说的。

据说一名年轻的比库在取筹堂拿取自己的食筹后，带着行筹粥去到休憩堂饮用。在那里没有得到水，为了要水他前往一家庭。那里的一个女孩看到他便生起了爱意，说："尊者，当您再想喝水时就请来这里吧。"从此以后，每当他没有得到水就去那里。她接过他的钵给了饮用水。在这样前往时，她也给他粥。后来的一天，[她]让他就坐在那里然后给了他钵食，并且靠近他坐着谈到："尊者，这家里什么[人]都没有，我们孤单得连个访客都没有。"他在几天里都听她[这么]说了过后，心躁动了。

后来的一天，一些来访的比库看到他便问："贤友，你怎么面黄肌瘦的？"当他回答"我烦躁，贤友们"时，他们把他带到老师、戒师面前。他们也将其带到导师那里，并将此事告知了[导师]。导师问道："比库，听说你烦躁不满，是吗？"

"是的，尊者。"他回答道。

"你为什么在像我这样一位发起精进的佛陀的教法中出家后，没有令人说你"是入流者"或"一来者"，让人说成"[对梵行生活]不满者"，你造业很重啊。"说完，问道："你为什么烦躁不满呢？"

"尊者，有一位女士这么对我说……"他回答。

"比库啊，她这么做并不奇怪。她在过去抛弃了整个瞻部洲最有智慧的弓箭手，对一个仅一面之缘的人生起爱意，然后导致那[弓箭手丈夫]失去性命。"说完，为了讲述那原委，[导师]在比库们的请求下说出了在过去：

[他作为]聪明的小弓箭手时，他在答格西喇一位名震四方的老师面前习得技艺后，由于老师对他很满意，便将女儿给了他[做妻子]。在他带着她前往巴拉纳西时，在一个森林入口用四十九支箭杀死了四十九位盗贼，箭用尽时抓住了盗贼首领，将其摁在地上，说："夫人，拿剑来。"她就在那刻对看见的盗贼起了爱意，将剑柄交到了盗贼手里。然后盗贼宣告了弓箭手智者之死。在盗贼带着她前进时[他心想]："此人看到其他人后也会像对待自己丈夫一样将我杀死，此人对我有何用？"当他看到一条河后，让其留在此岸，带着她的东西[过河，说]："你就在这，等我将东西送过去。"就在那

知道[对方]将其抛弃了后[她说]：

“婆罗门，
汝持所有财，越渡至对岸，
如今速速返，亦令我越渡。”

[盗贼回答道：]

“夫人！
你以久相识，换不识之我，
以长久[之夫]，换不久[之我]，
夫人！
[未来]亦将吾换他，我将远此去。”

[化为豺的帝释天说：]

“谁在决明丛，放声而大笑，
此处无歌舞，亦无善谱曲，
靓狗非笑时，何故而发笑？”

[女子回答：]

“傻豺无智慧，你这愚昧豺，
失去鱼与肉，你当思如丐。”

[帝释天回答：]

“他人过易见，见己则为难，
失夫与情人，你方当思此。”

[女子回答：]

“兽王诚如是，如你豺所言，

我从此以后，将顺从于夫。”

［帝释天回答：］

“盗取陶器者，亦盗于铜器，
汝既已为恶，必将再为此。”

（《本生》5.128-134）

详述了这《本生》第五章的《小弓箭手智者本生》后，［导师］说：“那时的小弓箭手智者就是你，那个女子就是现在的那个女孩，我就是那化作豺前去谴责她的沙格天帝。”然后教诫他：“那女子如此对一个顷刻间看到的［盗贼］怀有爱意，而夺取了整个瞻部洲第一智者的性命。切断对那女子生起的贪而住吧，比库。”教诫后，［导师］进一步讲说佛法，诵出这两首偈颂：

349.

Vitakkamathitassa jantuno, Tibbarāgassa subhānupassino;
Bhiyyo taṇhā pavaḍḍhati, Esa kho daḷhaṃ karoti bandhanaṃ.

寻思所扰人，重贪观净相；
贪欲更增长，彼实做坚缚。

350.

Vitakkūpasame ca yo rato, Asubhaṃ bhāvayate sadā sato;
Esa kho byanti kāhiti, Esa checchati mārabandhana.

乐息寻思人，恒念修不净；
彼将作终结，斩断魔罗缚。

在此[偈颂中]，“对于寻思所扰者”（Vitakkamathitassa），即对于被欲寻等寻思所扰乱之人。

“对于重贪者”（Tibbarāgassa），即对于强烈贪欲者。

“对于随观净相者”（subhānupassino），即对于诸可爱所缘，被抓取净相等[心之习性]所支配，将心投向于随观美丽的[事物]之人，对于他……。

“诸贪”（taṇhā），对于这样的人禅那等一样都不会增长，但是六门之贪则会进一步增长。

“彼实”（Esa kho），此人在制作坚牢的贪爱之束缚。

“[乐]于平息诸寻思”（Vitakkūpasame），[他乐于]名为平息邪思维等的基于十种不净之初禅。

“恒念”（sadā sato），彼深乐于此后，他恒常具念地念于培育那不净禅。

“彼将做终结”（byanti kāhiti），此比库将止息基于三有而生之贪。

“魔罗缚”（mārabandhana），意思是，他也将斩断所谓三有轮转的魔罗缚。

开示结束时，该比库证得了入流果，开示也给到场者带来了利益。

第七、小弓箭手智者的故事[终]。

8. 魔罗的故事

Māravatthu

“已达究竟……”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魔罗而说的。

在某一天的非时（晚上），许多长老进入揭德林寺，来到拉胡叻的住处，令他起床[出去找住处]。他没找到其他可住之处便在如来的香室前睡下了。此时该具寿刚证得阿拉汉还没有瓦萨（戒龄为0）。住在他化自在天的魔罗看到那具寿睡在香室前后就想：“沙门果德玛的痛指（儿子）睡在外面，自己睡在香室里，当手指受折磨时自己也会遭罪。”他化作一头巨大的象王，前来用象牙将长老的头围住，然后发出巨大的象鸣声。导师正坐在香室，知道了那是魔罗，便说：“魔罗，像这样的[大象]即便十万头也不能让我儿子生怖畏。我儿子实为无怖畏者、离贪者、大精进者、大智慧者。”说完诵出此偈：

351.

Niṭṭhaṅgato asantāsī, vītataṇho anaṅgaṇo;
Acchindi bhavasallāni, antimoyaṃ samussayo.

已达终点无怖畏，已离贪爱无垢秽；
生有之箭已斩断，此为彼之最后身。

352.

Vītataṇho anādāno, niruttipadakovido;
Akkharānaṃ sannipātaṃ, jaññā pubbāparāni ca;
Sa ve antimasārīro, Mahāpañño mahāpurisoti vuccatī.

已离贪爱无执取，精通语言与文句；

通晓文字之组合，以及前后之次第；

彼实最后之身者，我谓大智之大士。

在此[偈颂中]，“已达终点”（Niṭṭhaṅgato），意思是对此教法中的出家人而言阿拉汉名为终点，他已到达该[终点]。

“无怖畏”（asantāsī），因内在没有了贪爱、恐惧等，而为无怖畏者。

“已断有箭”（Acchindi bhavasallāni），一切导致诸有之箭也已斩断。

“[最后]身”（samussayo），这是他的最后身（最后一世）。

“无执取”（anādāno），于诸蕴等没有执取。

“精通语言与文句”（niruttipadakovido），意思是对于语言和其余的文句以四无碍解而精通。

“通晓文字之组合，以及前后之次第”（Akkharānaṃ sannipātaṃ, jaññā pubbāparāni ca），知道名为字母音节之组合的字母全体。通过前面的字母知道后面的字母，以及通过后面的字母就知道前面的字母。“通过前面的字母知道后面的字母”意思是当开头部分出现了，即便中间和结尾没有出现，他也知道：“对于这些字母，中间是这样的，结尾是这样的。”“通过后面的字母就知道前面的字母”的意思是当结尾出现了，即便开头和中间没有出现，他也知道：“对于这些字母，中间是这样的，开头是这样的。”当中间出现了他也知道：“对于这些字母，开头是这样的，结尾是这样的。”如此般大智慧。

“彼实最后身”（Sa ve antimasārīro），意思是此为[他]住身之终点。他依靠透彻掌握之智而具备尊贵的义、法、

辞、辩四无碍解以及戒蕴等，而为大智者。根据“沙利子，心解脱者我称其确实为大士”之语（《相应部》5.377），心解脱故，称其为大士。

开示结束时，许多人证得了入流果。恶魔也因“沙门果德玛知道我了”而消失在该处。

第八、魔罗的故事[终]。

9. 伍巴咖活命者的故事

Upakājīvakavatthu

“征服于一切……”这佛法开示是导师在路上就伍巴咖（Upaka）活命外道而说的。

某个时候，导师在证得一切知智的菩提树下度过了七个星期，然后带着自己的衣钵，为了在巴拉纳西转动法轮，而踏上了十八由旬远的道路，在途中见到了伍巴咖活命者。他也看到了导师，然后询问道：“贤友，你诸根明净，肤色光洁明亮，你依止谁而出家？谁是你的老师？你意乐何法？”导师对他说：“我无戒师或老师。”说完诵出此偈：

353.

Sabbābhibhū sabbavidūhamasmi, Sabbesu dhammesu anūpalitto;

Sabbañjaho taṇhakkhaye vimutto, Sayaṃ abhiññāya kamuddiseyyaṃ.

征服于一切，我为一切知；

于诸法无染，一切皆舍离；
贪尽解脱者，自证认何师？

在此[偈颂中]，“征服于一切”（Sabbābhibhū），即一切三界之法都已征服故为“征服一切者”。

“一切知”（sabbavidū），了知一切四个层次之法[233]。

“于一切法”（Sabbesu dhammesu），对于一切的三界诸法没有贪、[邪]见等之染著。

“舍离一切”（Sabbañjaho），舍离一切三界诸法而住。

“贪尽解脱者”（taṇhakkhaye vimutto），因贪的灭尽而带来所谓爱尽之阿拉汉无学而获解脱的解脱者。

“自证”（Sayaṃ abhiññāya），凭借自己知道了应知的种种法。

“指认谁”（kamuddiseyyaṃ），我当指认谁“此是我戒师或老师”呢？

开示结束时，伍巴咖活命者既没有随喜也没有否认，而是摇摇头吐了吐舌头，选了一条小路去了某处猎人居住的地方。

第九、伍巴咖活命者的故事[终]。

10. 沙格提问的故事

Sakkapañhavatthu

“一切布施……”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

[233] 欲界、色界、无色界、出世间这四个层次之法。

沙格天帝而说的。

在某个时候，三十三天的诸天聚集在一起，提出了四个问题："诸布施中何施最胜？诸味中何味最胜？诸喜悦中何喜悦最胜？为何说贪尽为最胜？"连一个可以回答这些问题的天神都没有。一个天神[问]另一个天神，他又问其他的，如此互相询问，他们在十万个轮围世界中奔走了十二年。这么长时间里也没有弄明白问题的含义，于是十万个轮围世界的天神们齐结在一起来到四大天王面前。

"朋友们，为何大量天神齐结一处？"[四天王]问道。

"提出四个问题后，我们不能断定，故来到你们这。"

"那些问题是什么呢，朋友们？"

"'于施、味、喜中，何等施、味、喜为最胜？为何说贪的灭尽为最胜？'我们不能断定这些问题故而前来。"

"朋友们，我们也不知道此等之义，但我们的大王在千人思维后，对[他们]所思之义，他片刻就知道了。他在智慧和福德上是我们当中的佼佼者，我们去他那里吧。"他们便带着天众去到沙格天帝处，他也问道："朋友们，为何大量天神齐结一处？"他们将此事原委告知了他。

"朋友们，这些问题的含义其他人也不能得知，它们是佛陀的领域。"他问道："导师现在住在哪里呢？"当听说在揭德林，[他说：]"我们去他那里吧。"他和天众一起在夜间照亮了整个揭德林后，走近导师，礼敬后站于一旁。

"大王，为何大量天神聚集而来？"[导师]说。

"尊者，天众中生起了此等疑问，无有他人能知其含义，请您为我们宣说其义。"

导师说："萨度，大王，我正是为了断除像你等之人的疑而圆满了诸巴拉密，舍弃了大量财富，然后洞悉一切知智。对于你们的问题[答案是]，诸布施中法布施最胜，诸味中法味最胜，诸喜悦中法喜最胜，贪的灭尽导向阿拉汉故而为最胜。"说完诵出以下偈颂：

354.

Sabbadānaṃ dhammadānaṃ jināti, Sabbarasaṃ dhammaraso jināti;

Sabbaratiṃ dhammarati jināti, Taṇhakkhayo sabbadukkhaṃ jinātī.

法施胜一切施，法味胜一切味，

法喜胜一切喜，贪尽胜一切苦。

在此[偈颂中]，"法施[胜]一切施"（Sabbadānaṃ dhammadānaṃ），[意思是]假如轮围界内部直到梵天界都无间坐满佛、独觉佛、漏尽者（阿拉汉），若供养他们如香蕉嫩芽一般[柔软]的袈裟，[相比之下]在该会众中以四句之偈做随喜才是最胜的。该供养不值该偈[功德]的十六分之一。讲法、诵法、听闻法[的功德]是如此巨大。谁大量听法，他就有巨大的功德。对[上面所提到的]如此般的会众，即便是用可口的团食将钵装满后进行供养，即便是用酥油、油等将钵装满，进行药品的供养，即便是建造数千如大寺这样的寺院，以及铜殿[234]这样的大厦，然后进行住所的供养，即便是给孤独长者等对寺院所做的奉献，相较于乃至四句之偈的随

[234]大寺的伍波思特堂，铺设有铜瓦。

喜，所进行的法布施才是更胜、最优的。为什么呢？成办如此般的功德，是在听完法后才实施的，不是未听[法就能做]。如果此等众生未曾闻法，即便是一勺之量的粥、一匙之量的饭也都不会供养。因此相较于[其他]一切布施，法布施最胜。唯除诸佛和诸独觉佛外，哪怕是具备智慧，当整个劫都在下雨时，能够计算出雨滴数目的沙利子等人，都不能依自己的法性证得入流果等，要听了阿思基长老等的讲法后，才能证得入流果等。依靠导师的讲法才作证弟子巴拉密。也是由于此原因，大王，法施为最胜。因此说："法施胜一切施"（Sabbadānaṃ dhammadānaṃ jināti）。

一切的香、味等，哪怕是味道中最胜的诸天的天食之味，也是堕入轮回受苦之因罢了。然而名为三十七菩提分与九出世间法的法味，那才是一切味中之最胜。因此说："法味胜一切味"（Sabbarasaṃ dhammaraso jināti）。

凡那些儿子之喜、女儿之喜、财富之喜、女子之喜、歌舞音乐之喜及种种不同之喜，它们也只不过是堕入轮回受苦之因罢了。然而那讲述法、听闻法、读诵法所产生的内在之喜悦，带来的欢喜，引起泪流，引起身毛竖立，可令自己的轮回终结，究竟阿拉汉。因此一切喜中如此般的法喜为最胜。因此说："法喜胜一切喜"（Sabbaratiṃ dhammarati jināti）。

依贪尽而生之阿拉汉战胜了整个轮回之苦，因此贪尽胜一切。因此说："贪尽胜一切苦"（Taṇhakkhayo sabbadukkhaṃ jinātī）。

当导师如此讲述此偈之含义时，有八万四千生命领悟了

法。沙格也在听了导师的讲法后，礼敬了导师，然后这么说："尊者，如此最胜之法施功德为何没让[分享]给我们？从今以后请让比库僧团在开示后将功德[分享]给我们吧，尊者。"导师听了他的话后，命比库僧团集合在一起，然后说："诸比库，从今开始，不论是大的法会、普通法会、近坐谈法，乃至是做完随喜[开示]，请将功德[分享]给一切众生。"

第十、沙格提问的故事[终]。

11. 无子嗣财主的故事

Aputtakaseṭṭhivatthu

"财富害[愚人]……"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一位无子嗣的财主而说的。

据说在听到他的死讯后，高思勒巴谢那地王问："无子嗣者的财产归谁？"听到"[归]国王"后他花了七天命人从[财主]家中搬财产到皇家[仓库]，然后来到导师面前。当[导师]问："喂，大王，大中午你从哪里来？"

他回答："尊者，这沙瓦提的财主、一位屋主，死了，我将那无子嗣者的财产搬运到王宫内后而来。"整个经过可在经（《相应部》1.130）中得知。

据说当用金碗盛上种种上妙饮食给他时，[他会说]"人们吃此等[食物]？为什么你们和我一起在这家里[如此般]取乐？"将呈上食物者用土块、棍棒等打跑。"这才是人们该吃的。"他吃着碎米粥佐以酸粥。当人们给他带来悦意的衣服、车乘、伞盖之时，他也将持来的那些人们用土块、棍棒等打

跑，然后穿麻布[衣]，靠一辆老旧的车辆出行，持一把叶子做的伞。当国王如此汇报时，导师说出了他的过去之业：

大王，在过去，该财主，屋主，命人向一位名为达咖拉西奇（Tagarasikhī）的独觉佛提供钵食。“给沙门钵食吧”，说完他就起身离开了。据说当这个无信之愚人如此说完离开时，他那具净信的妻子[心想：]“我实在是很久没从他口中听说‘给’之语了，今天我要圆满我的心愿，供养钵食。”她拿了独觉佛的钵，盛满美味的饮食后给了[独觉佛]。

在财主返回时看到了独觉佛[便问：]“怎么样，沙门，你得到什么了吗？”他拿过钵看到了美味的钵食，然后后悔了，他这样想：“这美味的钵食给仆人或工人吃会更好。他们吃了这个后会给我干活，而他走了后吃了将睡大觉，我这钵食浪费了。”而且他还为了财产的缘故将他兄弟的独子杀死了。

据说他（侄子）拉着他（财主）的手指边走边说“这是我父亲的车，这是他的牛”等等。然后该财主对他[琢磨着]：“他目前这么说，然而等此人长大时，这个家里的财产谁将守护呢？”他将其（侄子）引到一片森林，在一灌木下抓住他的脖子，像对一个球根一样将其脖子撕裂杀害，然后就[将尸体]抛弃在该处。这是他的过去之业。因此说：

大王，该财主，屋主曾安排给达咖拉西奇独觉佛钵食，凭借该业的果报他七回出生在善趣天界，该业的余业令其在此沙瓦提做了七回财主。大王，该财主，屋主在供养后追悔‘这美味的钵食应给仆人或工人吃’，该业的果报令他的心不倾向于享用好的食物，不倾向于享有好的衣服，不倾向于享

用好的车乘，不倾向于享用好的五欲。而大王，他为了财产的缘故杀死他兄弟的独子，该业的果报令其数百年、数千年、数十万年在地狱中被煎煮，该业的余报令其在这第七生没有子嗣，财产被充了王库。然而，大王，该财主，屋主的过去的福德耗尽了，没有积累新的福德。大王，如今，财主，屋主在大号叫地狱中被煎煮。（《相应部》1.131）

国王听了导师的话后说：“尊者，实为重业啊，有如此多的财富，既没有自己享用，也没有在住在附近寺院如您般的佛陀处造下福业。”导师说：“是这样，大王，愚人在获得财富后不追求涅槃，然而依财富生起的贪长夜地伤害着他们。”说完，诵出此偈：

355.

Hananti bhogā dummedhaṃ, no ca pāragavesino;
Bhogataṇhāya dummedho, hanti aññeva attanaṃ.

财富害愚人，不害求彼岸；
愚人贪财故，害他般害己。

在此[偈颂中]，“但不[害]求彼岸者”（no ca pāragavesino），即那追求涅槃彼岸之人，财富不害彼。“就如[害]他人一般[害]自己”（aññeva attanaṃ），意思是，依财富而生起的贪就像害他人一般害死愚人自己。

开示结束时，许多人证得了入流果等。

第十一、无子嗣财主的故事[终]。

12. 安估若的故事

Aṅkuravatthu

“杂草毁[田地]……”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橙毯石座时，就安估若（Aṅkura）而说的。故事在偈颂“彼禅修贤者”（《法句》第 181 偈）[的义注中]广开讲解了。

所说的该[故事]谈到了因达咖。据说他在阿努儒达长老入村托钵时将自己带来的一勺之量的钵食给了[长老]。他[所做]的这个福德产生了比安估若一万年间建造延绵十二由旬的灶台[布施饮食]所做布施更大的果报。因此这么说。导师这样说：“安估若，布施应审视而施，如此犹如在那肥沃的土地上播种有大果报。而你没有这样做，因此你的布施没有产生大果报。”为彰显此义[又说了]：

“布施应审视，施何大果报；
审视而布施，善至所称赞；
于此生命界，彼诸应供者；
于彼作布施，具有大果报；
犹如将种子，植于肥沃地。”

（《饿鬼事》329-330）

说完后，继续说法，诵出此偈：

356.

Tiṇadosāni khettāni, rāgadosā ayaṃ pajā;
Tasmā hi vītarāgesu, dinnaṃ hoti mahapphalaṃ.

杂草毁田地，贪欲毁于人；
故施离贪者，具有大果报。

357.

Tiṇadosāni khettāni, dosadosā ayaṃ pajā;
Tasmā hi vītadosesu, dinnaṃ hoti mahapphalaṃ.

杂草毁田地，瞋恨毁于人；
故施离瞋者，具有大果报。

358.

Tiṇadosāni khettāni, mohadosā ayaṃ pajā;
Tasmā hi vītamohesu, dinnaṃ hoti mahapphalaṃ.

杂草毁田地，愚痴毁于人；
故施离痴者，具有大果报。

359.

Tiṇadosāni khettāni, icchādosā ayaṃ pajā;
Tasmā hi vigaticchesu, dinnaṃ hoti mahapphalaṃ.

杂草毁田地，希冀毁于人；
故施离冀者，具有大果报。

在此[偈颂中]，“杂草毁”（Tiṇadosāni）即当稗子等杂草生长起来，会毁了先谷（七谷的统称）次谷（豆子）之田地，它导致那些[谷物]不能丰收。如此般，众生内在的贪生起时也会毁了众生，因此对他们所做的布施没有大果报。而对诸漏尽者的供养则有大果报。因此说：“杂草毁田地，贪欲毁于人；故施离贪者，具有大果报。”其余的偈颂也是同样的道理。

开示结束时，安估若和因达咖都证得了入流果，开示也给大众带来了利益。

第十二、安估若的故事[终]。

第二十四品贪欲品释义终。

二十五、比库品

Bhikkhuvagga

文喜比库译

1. 五位比库的故事

pañcabhikkhuvatthu

“收摄于眼……”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五位比库而说的。

据说他们每人在眼等五门当中守护其中一门。一天他们聚集在一起争论道：“我守护难以守护的，我守护难以守护的。”然后[他们商量：]“询问导师过后我们将得知此义。”他们来到导师面前询问：“尊者，我们[分别]守护眼门等，我们各自认为自己所守护之门是难守护的，我们当中到底谁在守护难守护的呢？”

导师没有让一个比库落败，说：“诸比库，所有这些都是难守护的，然而你们并非仅如今没有守护五根，过去也曾失守护。[那时]由于失守护且没有执行智者的教导，导致失去了性命。”“什么时候，尊者？”在他们的请求下，[导师]详

述了过去《答格西喇本生》[235]的故事。当国王全家在罗刹女的控制下失去性命时，被灌顶的大士坐在白伞盖下的王座上，观察了自己的辉煌成就后[感慨道：]“诸众生实应行此精进。”发出感慨：

“坚守智者教，无返无怖畏；
不落罗刹网，我安于大怖。”

（《本生》1.132）

说出了这偈颂后，[导师]联系了本生：“那时你们五人手

---

[235] 在此本生中（本生第96篇），菩萨为巴拉纳西国王的幼子，上有众多兄长，在服务了独觉佛后，他向独觉佛求问后得知他在本国无王权之分，但他前往一百二十由旬外的健陀罗国答咖西喇城的话，可在七天后获得王权。前往的途中有片被母亚卡（母夜叉）占据的森林，她们变化出村落、豪华的厅堂，以甜言蜜语迷惑来者，与之行不净行后食之。对于好色者以色诱惑，对于喜好声音、香、味、触者，则一一以对应之法引诱。独觉佛告诉菩萨，如果他能守护诸根，持有正念而行，他将在第七天在答咖西喇城获得王权。于是菩萨告别双亲，带着独觉佛给的守护沙和守护线出发了。还有五位随从与之同行。然而这五人一人喜好色，一人喜好声……香、味、触，虽经菩萨提前告诫，他们仍旧抵挡不住亚卡女的诱惑，途中一一被迷惑而遭其食啖。最后只剩菩萨一人守护诸根，正念而行。一夜叉女则扮作一美貌女子紧随其后，遭人询问就谎称是菩萨之妻。菩萨则向人们解释她不是自己妻子而是吃人的亚卡女。当他们来到答咖西喇城后，被国王看到，国王迷上了亚卡女，于是将其迎娶入宫，不久亚卡女则叫来众亚卡将国王以及王宫内的人畜吞食殆尽。当人们打开宫门看到满地白骨才想起菩萨的话。于是人们敬服于菩萨的意志坚定和智慧，拥立他为新国王。

持武器围绕在为了获取答格西喇之王权而出发的大士周围，在路上前进时，半途中对罗刹女们依五门等生起的色所缘等没有防护，没有执行智者的教诫，落在后面被罗刹女们吃了，丧失了性命。而对那些所缘善防护，不留意紧跟其后如天人般容颜的罗刹女，安全到达答格西喇后获取王权的国王就是我。”然后说：“诸比库，比库应防护一切根门。防护于彼等就能解脱一切苦。”说完，宣说佛法，诵出此偈：

360.
Cakkhunā saṃvaro sādhu, sādhu sotena saṃvaro;
Ghānena saṃvaro sādhu, sādhu jivhāya saṃvaro.

收摄于眼善，收摄于耳善，
收摄于鼻善，收摄于舌善。

361.
Kāyena saṃvaro sādhu, sādhu vācāya saṃvaro;
Manasā saṃvaro sādhu, sādhu sabbattha saṃvaro;
Sabbattha saṃvuto bhikkhu, sabbadukkhā pamuccatī.

收摄于身善，收摄于语善，
收摄于意善，收摄一切善，
比库摄一切，解脱一切苦。

在此[偈颂中]，“[收摄于]眼”（Cakkhunā）即当比库来到眼门色所缘领域时，对于可意所缘无染欲，对于不可意所缘不恼怒，没有因漠不关心而生痴，他名为在那[根]门上的收摄者、盖上者、关闭者、守护者。善哉他如此收摄眼。对于耳门等也是同样的方式[来理解]。然而收摄或未收摄并不

生起于眼门等，而是得于随后的速行心。那时若生起未收摄，就会有无信、无忍耐、懈怠、失念、无知这不善心路中的五支。当生起收摄，就会有信、忍、精进、念、智这善心路中的五支。

“收摄于身”（Kāyena saṃvaro），这里（身这个词）既有身净[色]也有身造作，这两者都是身门。其中[身]净门上的收摄、未收摄已说过了。[身]造作之门则是指以此[身]为基础的杀生、偷盗、邪淫。它们伴随不善心路一起生起就是该[身]门的未收摄，在善心路过程中生起离杀生等就是[身门的]收摄。

“[收摄]于语善”（sādhu vācāya），这里也是说的语言上的造作。它们（语造作）与妄语等一同生起就是该门的未收摄，以离妄语而有[语]的收摄。

“收摄于意”（Manasā saṃvaro），在此也是速行心中没有其他伴随悭贪等之心。而在意门速行刹那以悭贪等的生起而为该门的未收摄，无悭贪等则为收摄。

“[收摄]一切善”（sādhu sabbattha），于彼眼门等一切都收摄是善的。至此就说了八种收摄于门，与八种未收摄于门。住立于彼八种门未收摄的比库不能解整个基于轮回之苦，而住立于收摄诸门者则可解脱于基于轮回的一切苦。因此说：“比库摄一切，解脱一切苦”。

开示结束时，那五位比库证得了入流果，开示也给到场者带来了利益。

第一、五比库的故事[终]。

2. 猎杀天鹅的比库的故事

Haṃsaghātakabhikkhuvatthu

“自制于手……”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一位猎杀天鹅的比库而说的。

据说居住在沙瓦提的两位朋友在诸比库处出家后获得达上，然后大部分时间都一起漫游。一天，他们去了阿致罗筏底河，洗完澡，站在那里一边晒着太阳一边谈论着重要之语。这时有两只天鹅在空中飞行。于是[其中]一位年轻比库就抓了一颗石子说：“我要打中[其中]一只小天鹅的眼睛。”另一位[比库]就说：“你做不到的。”

“且不管这边的眼睛，我要打中另外一边的眼睛。”

“这边的都不行。”

“那你等着瞧。”

他拿起第二枚石子抛在天鹅的后面，天鹅听到石子的声音后扭头去看。这时他抓起另一枚圆石子打在了[天鹅]另一边的眼睛上，将这一边的眼睛打了出来。天鹅号叫着滚落下来，掉在了他们的脚下。就在他们旁边站着的比库们看到[这一幕]后说：“贤友们，你们在佛陀教法中出家后，造了不应做的杀生。”说完将他们带去给导师看。

导师问道：“比库，听说你们杀生了，是真的吗？”

当他们说“是的，尊者”时，[导师]说：“比库，为何在如此般导向解脱的教法中出家后这样做？古代的智者在佛陀未出世时，住于社会中都对细微之事心存疑虑，然而你们在如此的佛教中出家后都丝毫没有顾虑。”说完，在他们的请求

下说出了过去之事。

曾经在古卢国（Kuru）的因得巴答城（Indapatta），积财王（Dhanañcaya）统治时，菩萨投生在了他的王后胎中。当他渐渐长大成人，在答格西喇学习了技艺后，父亲让他担任王储，后来父亲去世了，他便成为了国王，他没有破除国王十法，持守古卢法（kurudhamma）。所谓古卢法就是五戒，菩萨将其遍净后进行守护。就像菩萨一般，他的母亲、王后、王储弟弟、婆罗门国师、国土丈量官、车夫、财务官、立法官、宰相、守门人、一个名叫美奴的妓女，这十一人也守护者古卢法。这时候，咖林噶王在咖林噶国（Kaliṅga）的齿城（Dantapura）主政，该国没有降雨。大士的吉祥象名为似眼液（Añjanasannibho，洗眼液为黑色，由于这头大象为纯黑色，故如此称呼），有大福德。[咖林噶国的]居民认为“当把它带来时将会下雨”，于是告诉了国王。国王为了将那大象带来而派去了一些婆罗门。他们去了后向大士乞求大象。导师为了说明他们乞求的理由说：

“汝之信与戒，已为人所知，
国王，色如洗眼液[之黑象]，[我们想]带到咖林噶。”

（《本生》3.76）

说了此第三集中的本生。可是即便将大象带来了也还是没有下雨，[国王]认为“那位国王守护古卢法，因此他的国家下雨”，于是又派出婆罗门和大臣“你们将他所守护的古卢法写在金叶上带回来吧”。在他们前去请求时，从国王开始所有人都对他们各自的戒有某种疑，“我们的戒不清净”，然后

拒绝了。“这个程度没有破戒”，在他们一而再地请求下，讲述了各自的戒。咖林噶看了带来的写在金叶上的古卢法后，就马上持守且将其善遍净了。他的国家便有了降雨，国土安稳、食物丰富了。导师说出此过去之事后，做了此本生之联系：

那时的妓女是莲花色，守门人是本那，
国土丈量官是咖吒那，立法官是果离答，
沙利子是那时的财务官，阿努儒达是那车夫，
婆罗门是咖萨巴长老，王储是阿难贤者，
王后是拉胡叻母亲，玛亚王后是母亲，
古卢国王就是菩萨，你们如此受持本生吧。

“比库，如此般，过去的智者哪怕是生起小小的疑，都怀疑自己的戒破了，而你在如我般的佛陀教法下出家后，造下杀生之重业。比库应自制于手、脚、语。”说完，诵出此偈：

362.

Hatthasaṃyato pādasaṃyato, Vācāsaṃyato saṃyatuttamo;
Ajjhattarato samāhito, Eko santusito tamāhu bhikkhu.

自制手与足，自制于言语；
最上之自制，内喜而得定；
独一而知足，是名为比库。

在此[偈颂中]，“自制于手”（Hatthasaṃyato）[意思是]没有玩弄手等[的行为]以及不用手欺辱他人等就是自制于手。第二的[自制于]足也是这样的方式[理解]。关于语则是

不造作妄语等，就是自制于语。

“最上之自制”（saṃyatuttamo）意思是自制自身，不做晃动身体、摇动头部、挑动眉毛等[行为]。

“内喜”（Ajjhattarato），乐于名为内在行处的业处修习。

“得定（等引）”（samāhito），善安置[其心]。

“独一而知足”（Eko santusito），独处后，善喜足，从修习观禅开始，对自己的成就感到悦意。以良善的凡夫为首，所有的有学都对自己的成就感到满意，是知足者，阿拉汉则是完全的知足者。该[偈颂]是关于这个而说的。

开示结束时，许多人证得了入流果等。

第二、猎杀天鹅的比库的故事[终]。

3. 果咖离咖的故事

Kokālikavatthu

“制御口……”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果咖离咖（Kokālika）而说的。

故事在[以]“于是果咖离咖走近跋葛瓦”[为开头]的经中（《相应部》1.181，《经集·果咖离咖经》，《增支部》第 10 集第 89 经）记载了。其含义应按义注所说的方式而理解。当果咖离咖投生到红莲花地狱时，[比库们]在法堂中生起了谈论：“啊！果咖离咖比库由于自己的口而至于毁灭，当他诽谤了两位上首弟子，大地就裂开将其吞没了。”

[这时]导师前来问道："诸比库，正坐在一起谈论何事？"

"关于此事。"[他们]回答。

[导师]说道："诸比库，不唯今日，过去果咖离咖也因自己的口而致毁灭。"比库们想要听闻此事而[向导师]请求，在比库们的请求下，为了说明其义，[导师]说出了过去之事。

曾经在喜马拉雅山地区，有一个湖滩上住了一只乌龟。有两只年轻的天鹅在四处觅食时与其建立起了信任，久相亲厚后，有一天，[天鹅们]问乌龟："朋友，我们的住处在喜马拉雅心峰（Cittakūṭa）的黄金洞，是一处迷人之所，你要和我们一起去吗？"

"朋友，我如何可去？"

"我们将带你去，如果你可以守护好自己的口的话。"

"我将好好守护，你们带着我去吧。"

"好的"，说完它们让乌龟紧紧咬住一根棍子，它们自己咬住棍子的两端，然后飞向空中。就在它被天鹅们这样带着时，被一些村童看到了，他们说："两只天鹅用棍子运着一只乌龟。"就在天鹅飞快地来到了巴拉纳西城王宫的上方时，乌龟想要说"若我的朋友带着我而行，关你们什么事，顽童。"它松开了咬住的棍子，落在了[王宫的]庭院里，摔成了两半。导师说了此过去之事：

"龟以其言说，实杀于自身，
善持木棍时，言语杀自身。
人中最勤者，汝亦见于此，
善言勿过度，请看此乌龟，
以其多言故，而至于毁灭。"

（《本生》2.129-130）

详述了第二集中的这《多言本生》（Bahubhāṇijātaka）[236]后，[导师]说："诸比库，比库应当控制好嘴，举止稳重，不躁动，内心平静。"说完诵出此偈：

363.

Yo mukhasaṃyato bhikkhu, mantabhāṇī anuddhato;
Atthaṃ dhammañca dīpeti, madhuraṃ tassa bhāsitaṃ.

比库制御口，慧言不躁动；
宣示义与法，其言说悦耳。

在此[偈颂中]，"制御口"（mukhasaṃyato），[意思是]即便是对奴仆、贱民等也不说"你是贱种，你是恶戒者"等言语，以此来制御于口。

"智慧而言说"（mantabhāṇī），"mantā"是智慧，习惯伴随其（智慧）而言说。

"不躁动"（anuddhato），平静的心。

"宣示义与法"（Atthaṃ dhammañca dīpeti），讲述所说之含义（义注的解释）和开示之法（佛陀所说之经）。

"悦耳"（madhuraṃ），如此般比库的言语悦耳。若人只是提供含义[的解释]，没有巴利[经典]，或者只是巴利，没有含义[的解释]，或者两者都不提供，他的所说就不名为悦耳。

开示结束时，许多人证得了入流果等。

---

[236] 实际是《龟本生》（Kacchapajātaka，本生第 215 篇）。

第三、果咖离咖的故事[终]。

4. 法乐长老的故事

Dhammārāmattheravatthu

“住法……”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法乐长老（Dhammārāma）而说的。

据说当导师宣布“四个月后我将入般涅槃”时，数千比库围绕在导师周围转。那里的凡夫比库们都不能抑制哭泣，漏尽者们则生起了法悚惧。所有人都[心怀疑虑]“我们该怎么办？”成群结队地漫游。然而有一位名叫法乐的比库不亲近诸比库。当比库们问他“怎么了，贤友？”时，他也没有回答。[他心想：]“据说还有四个月导师就要入般涅槃了，我还没有离贪，我要在导师还活着时努力证得阿拉汉。”他便一人独处，省思、思维、忆念导师所说之法。

比库们向如来汇报：“尊者，法乐对您没有爱意，[当我们忙于]‘据说导师将要入般涅槃了，我们该怎么办？’他都不跟我们来往。”导师命人把他叫来，问道：“据说你这么做，是真的吗？”

“是的，尊者。”

“什么原因呢？”

“[因为我想着]据说您还有四个月就要入般涅槃了，我还没有离欲，我要在您还在世时努力证得阿拉汉，我在省思、思维、忆念您所说之法。”

“萨度，萨度”导师对他进行了赞叹，然后说：“诸比

库，其他对我有爱意的比库也应像法乐一般。用花、香等对我表示恭敬并非是在恭敬我，法随法行才是在恭敬我。”说完，诵出此偈：

364.

Dhammārāmo dhammarato, dhammaṃ anuvicintayaṃ;

Dhammaṃ anussaraṃ bhikkhu, saddhammā na parihāyatī.

住法喜乐法，反复思维法；

念法之比库，于正法不退。

在此[偈颂中]，喜欢止观之法对他来说就像住处一般，故名“法住”（Dhammārāmo）。于此等法欢喜故为“法喜”（dhammarato）。通过对彼法一而再地省思而“反复思维法”（dhammaṃ anuvicintayaṃ），对彼法思维、作意之义。

“忆念”（anussaraṃ），忆念彼法。

“于正法”（saddhammā），意思是如此般的比库不会退堕于三十七菩提分之法与九出世间法。

开示结束时，该比库证得了阿拉汉，开示也给到场的人们带来了利益。

第四、法乐长老的故事[终]。

5. 从敌比库的故事

Vipakkhasevakabhikkhuvatthu

“[不轻]己所得……”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竹林时，就一跟随敌对者的比库而说的。

据说他和迭瓦达德派系的一个比库是朋友。[一天]他和比库们一起托钵完，用餐过后，回来时，被对方看到了，便问他：“你去哪里了？”

“在某某地方托钵。”

“你有得到钵食吗？”

“有的，得到了。”

“这里我们有大量的供养，在这住几天吧。”

他在对方的言语[邀请]下就在那里住了几天，然后回到了自己的地方。于是比库们将他汇报给如来：“尊者，此人受用迭瓦达德所得的利养，他是迭瓦达德的党羽。”导师命人将他叫来问道：“听说你这样做了，对吗？”

“是的，尊者。我在那投靠一个年轻[比库]住了几天，但我不认同迭瓦达德的见解。”

这时跋葛瓦对他说：“即便你不认可其见解，然而你但凡看到谁就像认可其见解一般[跟随其]而行。你并非只是如今这么做，过去也是这样。”然后比库们请求道：“尊者，现在我们自己看到了，然而过去他是如何[表现得]像是认可了[别人的]观点后跟着走呢？请告诉我们。”在比库们的请求下[导师]说出了过去之事：

“听闻盗贼语，母颜象杀戮，
后闻智者言，妙象诸德复。”

（《本生》1.26）

详述了这《母颜象本生》[237]（Mahiḷāmukhajātaka）后，[导师]说："诸比库，比库应满足于自己的所得，不应希冀他人的所得。希冀他人所得者，禅那、观智、道、果这些法一个也不会生起，而满足于自己所得者，禅那等[诸法]则会生起。"说完宣说佛法，诵出此偈：

365.

Salābhaṃ nātimaññeyya, nāññesaṃ pihayaṃ care;
Aññesaṃ pihayaṃ bhikkhu, samādhiṃ nādhigacchati.

莫轻己所得，莫羡他所得；
羡他之比库，不得获定力。

366.

Appalābhopi ce bhikkhu, salābhaṃ nātimaññati;
Taṃ ve devā pasaṃsanti, suddhājīviṃ atanditaṃ.

比库虽得少，而不轻己得；
诸天称赞彼，净命不懈怠。

[237] 在此本生中（本生第26篇），该比库当时为国王的一头吉祥象，具备德与行，不伤害任何人。后来一群盗贼数夜间都来到它的象厩旁商量如何行窃，并互相告诫作为盗贼不要有德行，要残忍、凶狠。大象听到后以为他们在教导自己，于是开始变得残暴，用象鼻将接连前来的喂象人都卷起来摔死。国王得知后就让身为国王大臣的菩萨前去调查。菩萨得知是盗贼们夜间前来商量导致大象学坏了，于是便请一些有德的沙门婆罗门坐在象厩里讲述戒论。大象听闻过后便学好了，又变得温顺如昔。

在此[偈颂中]，“己所得”（Salābhaṃ），自己所获之利得。摒弃了次第行乞食[的如法谋生方式]，以错误的谋生方式活命，是名轻视、蔑视、厌恶己所得。因此应当通过不这么做而不轻己所得。

“羡他所得”（nāññesaṃ pihayaṃ）意思是不要羡慕他人的所得。

“不得获定力”（samādhiṃ nādhigacchati），对于他人所得心生羡慕，对他们的袈裟等物品陷入渴望的比库不会获得安止定或近行定。

“不轻己得”（salābhaṃ nātimaññati），即便是所得微少，也平等地在高等的与低下的家庭间次第地行乞食，[这样的]比库名为不轻己所得。

“彼实”（Taṃ ve）意思是对于如此般生命高尚、净命的比库，依靠自己的腿而活命，不懈怠、不懒惰者，诸天赞叹、赞美他。

开示结束时，许多人证得了入流果等。

第五、从敌比库的故事[终]。

6. 五首施婆罗门的故事

Pañcaggadāyakabrāhmaṇavatthu

“一切……”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五首施婆罗门而说的。

据说他在谷物还在稻田时就将田中第一份[稻谷]布施了，在打谷场时将打谷场的第一份[稻谷]布施了，在打谷场

仓库时将打谷场仓库的第一份[稻谷]布施了，在小煮锅中时将所煮的第一份[食物]布施了，当[食物]盛在碗里时，将碗中的第一份[食物]布施了。他做此五种首先的布施，还没有布施给前来的人他就不吃。因此他得名为“五首施者”（Pañcaggadāyaka）。

导师看到他和[他的妻子]婆罗门女有证得三果的潜质，于是在[这个]婆罗门用餐时前去，站在[他家]门口。而他在门口面朝屋内坐着吃饭，没有看到导师站在门口。而婆罗门女在为他提供食物时看到了导师，她心想：“这婆罗门在五个场景下要布施完第一份[食物]才吃，如今沙门果德玛来了，站在门口。如果婆罗门看到他后将会把自己的饭食拿着供养了，我不能再煮[一份]。”

于是她[决定]“这样他将看不到这沙门果德玛了”，将背朝向导师，弯着腰站在婆罗门后面来挡住那[导师]，就像要用手挡住满月一般。这样站着时她[寻思]“他走了没有呢？”用余光去看导师。导师依旧站在那里。她怕婆罗门听到就没有[在原地]说：“您往前走吧。”她退后一点轻轻地说：“您往前走吧。”导师摇了摇头[回答]：“我不会走的。”当世间导师、佛陀摇着头说“我不会走”时，她忍不住大声笑了起来。这时导师在屋前发出光芒。婆罗门虽然背对着坐着，在听到婆罗门女的笑声和看到六色光芒后，看到了导师。诸佛不论是在村中还是林野，没有向具足[证悟]之因者显现自己就不会离开。

婆罗门看到导师后说：“娘子，我要被你毁了，没有告诉我王子前来站在了门口，你造了重业。”说完带着吃了一半的

饭食来到导师面前说："友，果德玛，我在五个情形下没有首先布施我就不食用。我把这[食物]从中分开，其中一部分食物已经吃过了，一部分是剩下的，您会接受我的这[剩下的]食物吗？"导师没有说"我不需要你剩下的食物"，而是说："婆罗门，最先的食物对我而言是适合的，中间分开剩下一半的食物也[适合我]，即便是最后的一团之食也适合我。婆罗门，我们如同受他施鬼一般[不挑食]。"说完诵出此偈：

"依他施活者，不论前中后；
不赞亦不谤，知彼为贤哲。"

（《经集》219）

婆罗门听完此后有了净信心说："实在是奇妙啊，名为[瞻部]洲之主的王子没有说'我不需要你的剩饭'，[而是]这样说。"他就站在门口向导师提问："友，果德玛，您称呼自己的弟子为比库，从哪种意义而言名为比库？"导师寻思着"什么样的法适合此人呢？"，[然后知道了]"此二人在咖萨巴佛时期听过讲述'名与色'，应当不离'名色'而为他们说法。"[导师于是]说："婆罗门，对诸名与色无喜、无执、无忧者名为比库。"说完诵出此偈：

367.
Sabbaso nāmarūpasmiṃ, yassa natthi mamāyitaṃ;
Asatā ca na socati, sa ve bhikkhūti vuccatī.

于一切名色，彼无拥有想；
失去亦无忧，彼实名比库。

在此[偈颂中]，"一切"（Sabbaso），对于一切的，以受

为首的四[名蕴]与色蕴[组成的]五蕴之名色。

“拥有”（mamāyitaṃ），他没有“我”或“我的”之执取。

“失去也不忧”（Asatā ca na socati），当彼名色来到破灭时，他不会忧愁焦虑于“我的色尽了……我的识尽了”，他[只是]见到“我的坏灭[属性]之法尽了。”

“彼实”（sa ve），意思是如此般对于即便存在的名色等也没有“拥有想”，对于消失的[名色]也不忧愁，他名为比库。

开示结束时，夫妻二人都证得了不来果，开示给在场的人们也带来了利益。

第六、五首施婆罗门的故事[终]。

7. 众比库的故事

Sambahulabhikkhuvatthu

“慈住……”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许多比库而说的。

某个时候，具寿马哈咖吒那（Mahākaccāna）住在阿槃提（Avanti）地区的鹗巢（Kuraraghara）城附近的巴瓦达山（Pavatta），有一个名叫郭帝咖那索纳（Koṭikaṇṇa Soṇa）的近事男，听了长老讲法后生起了信心，想在长老面前出家。长老说：“索纳，一生[一日]一食，独居修梵行，难也。”即便他被拒绝了两次，但非常想要出家，生起努力第三次向长

老请求后出家了，在南路（印度南边的一个地方）只有很少的比库，过了三年才获得达上。他想要面见导师，于是向戒师请求许可，并带上他给的信息一路到了揭德林，礼敬导师后，[互相]致以问候，导师准许他[和自己一起]住在香室。他在夜间大部分时候都在室外度过，[后]夜时分进入香室，在分配给自己的坐卧处上度过该夜分，清晨时分在导师的邀请下将所有十六[篇]八偈经（《经集》772 开始）以诵经的方式诵出。在他念诵结束时跋葛瓦非常高兴，赞叹道："萨度，萨度，比库。"听了导师的赞叹声后，地居诸天、龙、金翅鸟……直到梵天界都一起表示赞叹。

这时长老的母亲大近事女，住在离揭德林一百二十由旬远的鹗巢城的家中，家中的天神们也大声地表示赞叹。近事女于是对那[赞叹者]说："是谁在赞叹？"

"是我，姊妹。"

"你是谁？"

"住在你家的天神。"

"你此前没有赞叹过我，今天为什么给予[赞叹]？"

"我不是在赞叹你。"

"那你是在赞叹谁？"

"你的儿子郭帝咖那索纳。"

"我儿子做了什么？"

"你儿子今天和导师一起住在香室，讲说佛法，导师听了你儿子的法后欢喜地赞叹。因此我对他进行赞叹。听到正自觉者的赞叹后，从地居天开始直到梵天界都一起表示赞叹。"

"大德，到底是我儿子向导师说法，还是导师给我儿子

讲呢？”

“你儿子给导师讲。”

当天神这么说时，近事女生起了五种喜，遍布全身。然后她有了这想法：“如果我儿子和导师一起住在香室，然后当面给导师讲法，他也将可以为我说[法]，当儿子回来时，要让其说法，我将听闻法。”当导师给予赞叹时，索纳长老[觉得]“这是我将戒师的信息告知[导师]的时候了”，向导师请求准许在边地以五人[举行]达上（《律藏・大品》第259段）等的五个愿望。然后在导师处住了几天后，“我要去见戒师”向导师请辞，随后离开揭德林，一路回到了戒师处。

第二天[咖吒那]长老带着他一起托钵时，来到了他母亲近事女的家门口。她看到儿子后很高兴地礼敬了，在恭敬地供养完食物后，问道：“儿子，据说你和导师一起住在香室，还给导师讲法了，是真的吗？”

“近事女，你从哪里听到这个的？”

“儿子，当住在这个家里的天神大声地赞叹后，我问‘这是谁？’[天神]说‘是我’，然后如此、如此说起。听了那[消息]后我想‘如果我儿子向导师讲法了，他也可以对我讲。’”

然后她对他说：“儿子，既然你当面给导师说法，你也可以向我说法。某日举行听法[法会]，我要听你说法，儿子。”他同意了。

[那天]近事女供养了比库僧团，在致敬后，[怀着]“我要去听我儿子说法”[的想法]，只留了一个女仆看家外，将其他随从都带着来到城中为听法而搭建的帐篷里，听登上装

饰过的法座的儿子讲法。

这时九百位盗贼正在该近事女家走动着寻找机会。然而她家被七道围墙包围，就像七道门廊，在那[每道围墙]之间都拴有凶猛的狗。在屋顶水流掉落处开了槽，里面灌满了铅。在白天被[阳光]的热量[加热]，就像被煮化了一般，晚上就变得坚硬。还在地上没有间断、密密麻麻地埋了大量铁锥。有了这样的保护，当近事女在家时，那些盗贼得不到机会。这一天他们知道她出去了，挖了地道，然后从[灌]铅的壕沟和铁锥的下面穿过进入到屋里。然后他们派强盗首领去到她面前[并吩咐他]："如果她听说我们进来了这里，掉头要往家这边来的话，你就用剑将她击杀。"他去了后，站在近事女旁边。

盗贼们还在屋里点了灯，然后打开了钱仓的门。女仆看到盗贼们后，前往近事女处告知："夫人，许多盗贼进到家里了，打开了钱仓的大门。"

"让盗贼们拿他们自己看到的钱吧，我在听我儿子讲法，不要打扰我[听]法，你回家去吧。"把她送走了。盗贼们搬空了钱仓，然后打开了银库。[女仆]她又前来将此事告知了[近事女]。

"盗贼们自己想要什么就让他们拿吧，不要打扰我[听法]。"近事女又把她送走了。盗贼们将银库也搬空后打开了金库。[女仆]她又一次前去将此事告诉了近事女。这时近事女对她说："姑娘，你几番来到我面前，我都说了'盗贼们喜欢什么就让他们拿，我在听我儿子说法，不要打扰我。'你都不听我的话，一而再地来。现在如果你还来，看我怎么收拾你，回家去吧。"把她打发走了。

盗贼首领听了她的话后[心想]："如果将这样一位女士的财产拿走，头顶将遭雷劈。"他去到盗贼们那里说："快把近事女的财产还回去。"他们将钱币重新装满了钱仓，将金银重新装满了金库、银库。据说根据法性，法行者为法所护。因此说：

"法护法行者，守法致快乐，
守法之利益，不堕于恶趣。"

（《长老偈》第 303 偈，《本生》10.102）

盗贼们也都前来站在听法之处。长老在讲法过后，夜晚变得明亮时从座位上下来。这时，强盗首领拜倒在近事女足下说："请您原谅我，夫人。"

"这是怎么回事，伙计？"

"我对您起了瞋心，想要杀害您而站在[您旁边]。"

"伙计，那我原谅你。"

其他强盗也这么说，当她说"伙计们，我原谅[你们]"时，他们说："夫人，如果您原谅我们，请让您儿子允许我们在他那里出家。"她礼敬了儿子然后说："儿子，这些强盗因我的德行和你的讲法而变得净信，从而请求出家。请您剃度他们吧。"

"好的"长老说完现场就让他们将穿的衣服的边缘[装饰]割截掉，再用红棕色的土进行染色，然后让他们出家，建立起戒。在达上时，为他们一一分别教授了禅修业处。他们九百位比库分别获得了业处，[一共]九百个业处。然后他们爬上一座山，每人在一树荫下坐着修习沙门法。导师正坐在

一百二十由旬远的揭德林寺，观察了那些比库后，根据他们的习性拟定了要讲述之法，然后发出光芒，就像当他们的面坐着一般诵出这些偈颂：

368.

Mettāvihārī yo bhikkhu, pasanno buddhasāsane;

Adhigacche padaṃ santaṃ, saṅkhārūpasamaṃ sukhaṃ.

慈住之比库，净信于佛教；

得至诸行息，安乐寂静境。

369.

Siñca bhikkhu imaṃ nāvaṃ, sittā te lahumessati;

Chetvā rāgañca dosañca, tato nibbānamehisi.

比库汲此舟，汲已行轻快；

斩断贪瞋矣，汝将至涅槃。

370.

Pañca chinde pañca jahe, pañca cuttari bhāvaye;

Pañcasaṅgātigo bhikkhu, oghatiṇṇoti vuccati.

断五舍弃五，外加培育五；

越五著比库，名渡瀑流者。

371.

Jhāya bhikkhu mā pamādo, Mā te kāmaguṇe ramessu cittaṃ;

Mā lohaguḷaṃ gilī pamatto, Mā kandī dukkhamidanti dayhamāno.

比库请修禅，切莫行放逸；
汝心莫喜欲，勿逸吞铁丸；
莫待被烧时，哀嚎此真苦。

372.

Natthi jhānaṃ apaññassa, paññā natthi ajhāyato;
Yamhi jhānañca paññā ca, sa ve nibbānasantike.

无慧者无禅，无禅者无慧；
兼具禅与慧，彼实近涅槃。

373.

Suññāgāraṃ paviṭṭhassa, santacittassa bhikkhuno;
Amānusī ratī hoti, sammā dhammaṃ vipassato.

入于空屋中，比库心平静；
于法正等观，而有过人乐。

374.

Yato yato sammasati, khandhānaṃ udayabbayaṃ;
Labhatī pītipāmojjaṃ, amataṃ taṃ vijānataṃ.

随时于诸蕴，观照其生灭；
得获喜与乐，知者之不死。

375.

Tatrāyamādi bhavati, idha paññassa bhikkhuno;
Indriyagutti santuṭṭhi, pātimokkhe ca saṃvaro.

此中慧比库，此等为先行；

知足护诸根，守巴帝摩卡。

376.

Mitte bhajassu kalyāṇe, suddhājīve atandite;
Paṭisanthāravutyassa, ācārakusalo siyā;
Tato pāmojjabahulo, dukkhassantaṃ karissatī.

净命不懈怠，结交此善友；
待人应友善，正行有善巧；
由此多喜乐，将令苦终结。

在此[偈颂中]，“慈住者”（Mettāvihārī），修习慈心业处，通过慈心引发第三禅（根据经教法）或第四禅（根据论教法）后而住，是名为慈住者。

“净信”（pasanno），他于佛陀教法净信，就是有信心地认可之义。

“寂静境”（padaṃ santaṃ），它是涅槃之谓。如此般的比库到达、体证寂静的，因一切行的止息而息灭诸行的，因最上之乐而得名为“安乐”的涅槃。

“比库汲此舟”（Siñca bhikkhu imaṃ nāvaṃ），比库啊，将此名为自身之舟的邪寻思之水丢弃、汲出吧。

“汲出后你将行得轻快”（sittā te lahumessati），如同在大海中充满水的船，堵住缺口后，将水汲出，就变得轻快了，不会在大海中沉没，迅速前往好的港湾。如此般，当你那充满邪寻思之水的自身之船，在通过收摄眼门等来堵住缺口，然后通过汲出已生起的邪寻思之水而变得轻快，不会在轮回中沉没，迅速去往涅槃。

“斩断”（Chetvā），斩断贪瞋之束缚。将这些斩断后，

证得阿拉汉，然后你将去往、前往无余涅槃，[以上]是[此偈的]含义。

“断除五”（Pañca chinde），如同男子用刀[切断]脚上捆缚的绳索一般，应凭借前三[圣]道切断导向下界恶趣的下五分结。

“舍弃五”（pañca jahe），如同男子[切断]脖子上捆缚的绳索一般，应以阿拉汉道舍弃、抛弃、斩断导向上面天界的上五分结。

“外加培育五”（pañca cuttari bhāvaye），为了舍弃上分结，应更培育信等五根。

“超越五执著”（Pañcasaṅgātigo），如此[培育]后，以超越贪、瞋、痴、慢、邪见五种执著的越五著比库，“称为越渡瀑流者”（oghatiṇṇoti vuccati）即名为越渡四种瀑流者。[以上]是[此偈的]含义。

“请修禅，比库”（Jhāya bhikkhu），比库，你应以两种禅（止观）而修禅，于身业等莫放逸而住。

“欢喜”（ramessu），你的心不要欢喜于五欲。

“莫[吞]铁丸”（Mā lohaguḷaṃ），放逸的特相为舍弃了正念。行放逸的放逸者，在地狱中吞食铁丸。因此我对他说：“不要成为放逸者，然后吞食铁丸，不要[等到]在地狱中烧烤时，哭着说‘这真苦啊！’”[以上]是[此偈的]含义。

“无禅”（Natthi jhānaṃ），精进之智可引发禅那，对于那无慧者，没有禅那。

“无慧”（paññā natthi），对于没有禅定的人，就没有“得定的比库如实知、见”所说特相之智慧。

“具备禅与慧者”（Yamhi jhānañca paññā ca），某人此两者都有，他就站在了涅槃前，[以上]是[此偈的]含义。

“进入空屋者”（Suññāgāraṃ paviṭṭhassa），对于在任何一处僻静处，没有舍弃禅修业处，作意业处而坐着的人。

“心平静”（santacittassa），对于心已平息者。

“正[观]”（sammā），对于透过因、缘而观法者，生起名为观的过人之喜、以及名为八定的天界之喜。[以上]是[此偈的]含义。

“随时观照”（Yato yato sammasati），在三十八种所缘上工作（禅观）时，以任何的方式，在饭前等自己喜欢的任何时候，或喜欢的业处上禅观“[五蕴]生灭”（udayabbayaṃ）通过五蕴的二十五特相之生，与二十五特相之灭[进行禅观]。

“喜乐”（pītipāmojjaṃ），如此对[五]蕴之生灭进行禅观时，获得法喜与法乐。

“不死”（amataṃ），那有因之名与色清楚显现、现起后，出现的喜乐引发的不死涅槃就是那知者、智者的不死。[以上]是[此偈的]含义。

“在这里此为最先”（Tatrāyamādi bhavati），在此以此为先，以此为前行事。

“对于此慧者”（idha paññassa），对于此教法中的智慧比库。现在为了显示“彼为先”所说的前行之事，而说了“护诸根”等。四种遍净戒为前行之事。在此，“护诸根”（Indriyagutti）是收摄诸根。

“知足”（santuṭṭhi），于四资具知足。这说的是活命遍净戒与资具依止戒。

“巴帝摩卡”（pātimokkhe），说的是完全持守作为最高之戒的所谓巴帝摩卡。

“结交善友”（Mitte bhajassu kalyāṇe），意思是避免[结交]工作懈怠的不适宜之友，结交有好的生活方式的净命者，依靠脚力（托钵）而谋生的不懈怠、不懒惰的善友，与之往来。

“待人友善”（Paṭisanthāravutyassa），意思是以物质款待和以法款待[朋友]，具备这样习性的为待人友善者。应成为待人友善的人。

“善巧于正行”（ācārakusalo），戒行以及执行大小义务上，于此应成为有善巧的聪明能干者的意思。

“由此多喜乐”（Tato pāmojjabahulo），意思是由于待人友善和行为善巧而生法喜，而有众多的喜乐，然后他将终结整个轮回之苦。

当导师如此讲述这些偈颂时，每当一个偈颂结束时，就有一百位比库证得连同无碍解的阿拉汉，然后升上空中。[最后]所有的这些比库都从空中穿越一百二十由旬的荒漠，一边赞叹着导师的金身，而礼敬其足。

第七、众比库的故事[终]。

8. 五百比库的故事

Pañcasatabhikkhuvatthu

“如同茉莉花……”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

就五百比库而说的。

据说他们在导师面前获取禅修业处后，在森林中修习沙门法时看到清早开放的茉莉花在傍晚从茎上脱落，于是[他们决定]“我们要在花从茎上脱落前就脱离贪等”而努力着。导师看到那些比库们后说：“诸比库，比库应像花从茎上脱离一般，努力脱离于苦。”说完，[导师]就坐在香室放出光芒，诵出此偈：

377.

Vassikā viya pupphāni, maddavāni pamuñcati;
Evaṃ rāgañca dosañca, vippamuñcetha bhikkhavo.

如同茉莉花，枯萎而凋谢；
比库应如是，舍弃贪与瞋。

在此[偈颂中]，“茉莉”（Vassikā），茉莉花。

“枯萎”（maddavāni），干枯。这说的是：如同茉莉花，前一天开放的花，第二天就从先前的树上脱离，从茎上掉落，如此般你们也应将贪等污垢舍弃。

开始结束时，所有的那些比库都证得了阿拉汉。

第八、五百比库的故事[终]。

9. 身寂静长老的故事

Santakāyattheravatthu

“身寂静……”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身寂静长老（Santakāya）而说的。

据说他手与足都没有任何躁动，身体不动摇，自身寂静。据说长老他是从狮子胎中[投生]过来的。据说[那]母狮子在哪天获取食物后，就进入金、银、珊瑚、珠宝[所成]的洞穴中的某个洞穴，躺在一片雄黄板上的雌黄粉上七天，第七天起来观察所躺的地方，如果看到尾巴、耳朵或四肢移动导致雄黄、雌黄粉弄乱了，[它就告诉自己]“这不与你的身份或家族相应”，手不动脚也不动，也不伸展身不吃东西再躺七天，当粉没有被弄乱时，[它就告诉自己]“这和你的出生家族相应”，从窝里出来伸展身体，瞭望诸方，作三声狮子吼，然后前去觅食。这比库就是从这样的母狮胎中而来。

看到他的身行后比库们告诉导师：“尊者，我们从未见过像身寂静长老这样的比库。他坐在那里手不动脚也不动，也不伸展身体。”听了这个后，导师说：“诸比库，比库应如身寂静长老一般身[语意]等平静。”说完诵出此偈：

378.

Santakāyo santavāco, santavā susamāhito;
Vantalokāmiso bhikkhu, upasantoti vuccati.

身静及语静，平静而善定；
舍世利比库，是谓寂静者。

在此[偈颂中]，“身静”（Santakāyo），没有杀生等[即是]身静，没有妄语等[即是]“语静”（santavāco），没有贪婪等就是[心]“平静”。

身等三[门]都善安定就是“善定”（susamāhito）。

以四种[圣]道舍弃了世间物质快乐的“舍世利比库”

（Vantalokāmiso bhikkhu），平息了内在的贪等而名为“寂静者”（upasantoti），[以上]是[此偈的]含义。

开示结束时，该长老证得了阿拉汉，开示给在场的人们也带来了利益。

第九、身寂静长老的故事[终]。

10. 犁氏长老的故事

Naṅgalakulattheravatthu

“自策励……”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一位犁氏长老（Naṅgalakula）而说的。

据说有一位穷人靠为他人做工维生，一位比库看到他穿着旧衣裳，举着一把犁在往前走，就这样对他说：“你这样过生活，为什么不出家呢？”

“尊者，我这样生活，谁会让我出家呢？”

“如果你要出家，我将让你出家。”

“萨度，尊者，如果您让我出家，我就出家。”

于是该长老把他带到揭德林，然后亲手给他洗了澡，让他站在一界堂里，剃度了他。然后他将他穿的旧衣和犁一起挂在界堂旁的一树枝上。他从达上时就得名为犁氏长老。他依靠因佛陀而出现的供养过生活时烦躁了，不能排遣[心中的]烦躁就[对自己说]“如今我不要穿这以信而布施的袈裟行走了”，去到那棵树下，自己教诫自己：“没羞耻，不害臊，生起了想要穿着这个[破衣裳]还俗做工过活[之心]。”当他这样教诫自己时，他[烦躁的]心变得微弱了。他便回去了。几

天后他又烦躁了，然后依旧这样教诫自己，他的心又回转了。他以这样的方式，每当烦躁时就去那里教诫自己。后来比库们看到他经常去那里就问："贤友，犁氏长老你为什么去那里？"他说："我去老师那，尊者。"几天后他就证得了阿拉汉。

比库们就和他开玩笑说："贤友，犁氏长老，你好像没有用你的行走之道了，你不去老师那里了。"

"是的，尊者，我还有结交[之心]时我去[那里]，而现在斩断那结交[之心]了，因此我不去了。"比库们听了后，向导师报告此事："他说了不实之语，[自]称究竟智（证阿拉汉）。"导师说："是的，诸比库，我儿自我激励后已达出家义务的顶峰。"说完开示佛法，诵出此偈：

379.

Attanā codayattānaṃ, paṭimaṃsetha attanā;
So attagutto satimā, sukhaṃ bhikkhu vihāhisi.

自对自策励，自对自反省；
正念自防护，比库安乐住。

380.

Attā hi attano nātho, ko hi nātho paro siyā;
Attā hi attano gati;
Tasmā saṃyamamattānaṃ, assaṃ bhadraṃva vāṇijo.

自为自庇护，余谁可庇护？
自为自皈依，是故自摄护，
如商待良马。

在此[偈颂中]，“策励自己”（codayattānaṃ），自己斥责自己，提醒自己。

“反省”（paṭimaṃsetha），自己对自己进行反省。

“彼”（So），比库，你如是保护自己即“自防护者”（attagutto），成为具备正念的“具念者”（satimā），你将在所有的威仪中快乐而住，这是其含义。

“庇护”（nātho），支援，支持。

“其余谁可为庇护？”（ko hi nātho paro），意思是由于不能借助其他生命造作善业，或培育通往天界之道，或成就亲证[圣]果，因此其他谁可作为庇护所呢？

“故而”（Tasmā），由于自己是自身的引导者、支持者、皈依处，因此就像想要凭借良种马获取收益的商人为它将不平的[放牧]所行处弄平，一天给它洗三次澡、喂三次[草料]来调御、照顾它，如此般，你也要通过令未生之不善不让生，令因失去正念而已生之不善舍断，而调御、保护自己，如此般将成就初禅等，获取世间、出世间的成就，[以上]是[此偈的]含义。

开示结束时，许多人证得了入流果等。

第十、犁氏长老的故事[终]。

11. 瓦咖离长老的故事

Vakkalittheravatthu

“多喜乐……”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竹林时，就瓦咖离长老（Vakkali）而说的。

据说该具寿出生在沙瓦提一个婆罗门家中，成年时看到入[城]托钵的如来，观察了导师庄严的身体后，不满足于看导师庄严的身体，[心想]“这样我就能时常看到如来了”，在导师面前出家后，在哪里能看到十力他就站在哪里，忽略了诵念[经文]和作意禅修业处等，只是望着导师度日。导师知道他的智慧尚未成熟，就什么也没说，[后来]知道“现在他的智慧成熟了”，便对他说：“瓦咖离，你为何看这腐臭之身？瓦咖离，见法者则见我，见我者则见法。”（《相应部》3.87）说完进行了教诫。

他即便被这样教诫了，还是不能放弃看导师去其他地方。这时导师觉得他：“这比库不得到悚惧感是不会明白的。”在接近雨安居时[导师]去了王舍城，入雨安居那天导师[将他]赶走了：“离开，瓦咖离，离开，瓦咖离。”他[心想：]“导师不与我交谈。”由于三个月不能站在导师面前[他心想]“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我要跳崖”，爬上了鹫峰山。

导师知道他疲倦了，[心想]“这比库不能在我面前得到安慰的话，将失去道果的亲依止”，[于是]放出光芒显现自己[的影像]。他看到导师后巨大的忧愁就消失了。如同用洪水充满干涸的湖一般，导师为了令长老生起了强有力的喜乐，诵出了此偈：

381.

Pāmojjabahulo bhikkhu, pasanno buddhasāsane;

Adhigacche padaṃ santaṃ, saṅkhārūpasamaṃ sukhaṃ.

多喜乐比库，净信于佛教；
得至诸行息，安乐寂静境。

它的意思是，自然具备许多快乐的比库，认同欢喜于佛教，他如此对佛陀教法有净信，将到达名为寂静境、诸行止息之快乐的涅槃。说完此偈后，导师向瓦咖离伸出手，说了这些偈颂：

“来，瓦咖离，不要怕，请看如来。
我将拔济你，如溺泥中象。”
“来，瓦咖离，不要怕，请看如来。
我将释放你，如罗睺所持日。”
“来，瓦咖离，不要怕，请看如来。
我将释放你，如罗睺所持月。”

他[心想：]“我看到十力了，他还用‘来……’呼我。”他生起了强有力的喜悦。“怎么过去呢？”没有看到去的路，面朝导师他升到了空中，他第一只脚还站在山上时，省思着导师所说的偈颂，然后在空中抑制住[内心的]喜悦，证得了连同无碍解的阿拉汉。他礼敬着如来，[从空中]下来，站在导师旁边。后来导师将他置于信解第一[大弟子]的位置。

第十一、瓦咖离长老的故事[终]。

12. 善心沙玛内拉的故事

Sumanasāmaṇeravatthu

“彼实……”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东园时，就善心沙玛内拉（Sumanasāmaṇera）而说的。此事依次说来是这样

的：

在胜莲花佛时期，有一位良家子看到导师在四众弟子中将一位比库置于天眼第一的位置，他想要获得该成就，便邀请了导师，对以佛陀为首的比库僧团做了七天的大供养，然后发愿："尊者，愿我也在未来某一尊佛陀的教法中成为天眼第一者。"导师观察了十万个劫，知道了他的愿会满足，于是回答："你将成为十万劫后的果德玛佛陀教法中名为阿努儒达的天眼第一者。"他听了这个回答后，就像明天就能实现了一般念着该成就。在导师入般涅槃时，他向比库们请教了天眼的准备工作，然后在七由旬的金塔周围造了数千烛台，做了灯烛的供奉。从那里死后投生到了天界，在人天中轮回了十万劫后，在这个劫中投生在了巴拉纳西一个穷人家，依靠善心财主，为其运草维生。他的名字叫运食（Annabhāra）。善心财主在那个城市里经常做大供养。

一天，一位名为至上（Upariṭṭha）的独觉佛在香醉山从灭尽定中出定，思维到："今天我要饶益谁呢？"然后知道了："今天我应饶益运食，现在他要从森林中运草回家。"他带着衣钵以神通前往，出现在了运食面前。运食看到他手里拿着空钵便问道："尊者，是否有得到钵食呢？"

"我将从大福德者那里获得。"他回答。

"那么，尊者，稍等一会。"他放下草担子，迅速前往家中，询问妻子："夫人，有没有给我留饭？"

"有的，夫君。"当[他妻子]这么说时，他迅速回来拿了独觉佛的钵，[心想：]"[此前]当我想要供养时没有可供的东西，当有可供的东西时没有接受者。而今我看到了接受者

也有可供的东西，这实在是我的利益啊。”他去到家中将饭食装进钵里，然后带回来交到独觉佛手里，[说]：

“愿以此布施，我不再贫穷；

世世皆不[闻]，‘没有’之言语。”

他发愿道：“尊者，愿我脱离如此糟糕的生命，不要听闻‘没有’之语。”独觉佛说：“愿如此，大福者。”说完做了随喜便离开了。一位住在善心财主伞盖中的天神说：“啊，[这]供养是最上的供养，善安立于至上[独觉佛]处。”进行了三次赞叹。财主于是问他：“我这么长时间做布施难道你都没见到？”

“我不是对你的布施给予赞叹，而是对运食为至上[独觉佛]所做的钵食供养起了信心，我对他做随喜。”

[财主]他心想：“实在是神奇啊，朋友，我这么长时间做布施，都没有能够让天神给予赞叹。依靠我过生活的运食仅仅通过一次钵食[供养]就令其给予了赞叹。我要给予他相应的施物后将那钵食[供养功德]归我所有。”然后命人把他唤来问道：“今天你有做什么布施？”

“是的，先生，我今天供养了至上独觉佛一份饭食。”

“来，朋友，拿了[这]咖哈巴那钱，然后把那钵食给我。”

“我不给，先生。”

他一直涨到一千钱，即便一千钱对方也还是不给。于是[财主]对他说：“好吧，朋友，如果钵食你不给，就拿了[这]一千[钱]把功德给我。”

他[回答]：“和圣尊商量过我才知道。”迅速来到独觉佛处问道：“尊者，善心财主给了一千[钱]，[向我]乞求供养您

的钵食功德，我该怎么做？”

于是独觉佛给了他一个比喻：“智者，就好比在一个有一百个家庭的村庄，有一个家庭点了一盏灯，其他家庭用他们自己沾了油的灯芯在[那个家庭]点着后带走的话，应该说第一盏灯的灯光有还是没有了？”

“尊者，[应该说]更亮了。”

“正如此，智者，不论是一勺粥还是一匙饭食，将自己钵食[供养的]功德分享给其他人时，给了多少人就增加多少份。你供养了一份钵食，然后通过将功德分享给财主，就有了两份钵食[功德]，一份属于你，一份属于他。”

“非常好，尊者。”他礼敬独觉佛后，前往财主处，然后说：“拿取功德吧，先生。”

“那你就拿取这些咖哈巴那钱吧。”

“我不是出售钵食[供养功德]，我是出于信将功德给您。”

“你出于信而给，我也对你的功德表示恭敬，拿取吧，朋友。从此以后不要亲自干活了，在街道上建一所房子住吧。你需要什么就都到我这里拿取。”

对从灭尽定出定者的供养在当天就会带来了果报。因此国王也在听说这个事情后，命人把运食唤来，获取[他的]功德后，给了大量的财富，然后立他为财主。他成为了善心财主的朋友，毕生做功德，死后投生到了天界。然后在人天间轮回，在此尊佛陀出世时，投生在了咖毕拉瓦图城（Kapilavatthu，迦毗罗卫）释迦族一个叫无尽施（Amitodana）的家中，[父母]给他取名叫阿努儒达

（Anuruddha，阿那律）。他是释迦族大名的弟弟，导师叔父的儿子，他特别的娇嫩有大福报。

据说有一天六位刹帝利以饼为赌注玩弹球时，阿努儒达输了，派人去母亲处取饼。她用饼将一个大金碗装满后，派人送了过去。[阿努儒达]吃完饼继续玩时，他[又]输了，同样派人去[取饼]。这样送了三回饼后，第四次时[他]母亲送去消息："现在饼没有了。"听了她[传来]的话后，由于从来没有听过"没有"这句话，他以为"现在一定是有种饼叫'没有'"，于是派人"去拿来'没有饼'"。

然后[那人]对他母亲说："夫人，说让您提供'没有饼'。"

"我儿子没听说过'没有'之语，怎么让他知道什么是没有呢？"于是洗了一个金碗，然后用另一个金碗盖住，"来，亲爱的，把这个给我儿子。"派人送了过去。

这时城市的守护天神心想："我们的主人在作为运食时供养至上独觉佛后发了愿'愿不要听到没有之语'。如果我们知道此事后坐视不理的话，[我们的]头会裂为七瓣。"于是他们用天界的饼装满了那个碗。那人将碗带来后放在他们面前打开。它们的香味弥漫了整个城市。将饼往嘴里一放，[味道]就充斥着七千味蕾。阿努儒达心想："妈妈此前不爱我。此前都没有给我做过这'没有饼'。"他前往母亲那里这么说："妈妈，你不爱我吗？"

"儿子，说什么呢？我爱你胜过我的眼睛和心脏。"

"如果你爱我，为什么以前没有给我这样的'没有饼'？"

她问那[送去空碗]的人："亲爱的，碗里面有什么吗？"

“是的，夫人，碗里满是饼，我以前都没见过这样的[饼]。”

她心想：“我儿子是造过福德之人，一定是天神给他送了天界的饼。”

他也对妈妈说：“妈妈，我以前没吃过这样的饼，从今以后我只吃‘没有饼’。”

从那以后每当[阿努儒达]说“我想吃饼”时，她就洗一个金碗然后用另一个盖住送过去，天神就[用饼]将碗装满。就这样他在家期间不知道“没有”这句话的意思，然后吃着天界的饼。

当释迦族家家户户的童子为了给导师做随从而出家时，释迦族的大名[对弟弟]说：“兄弟，我们家里还没有谁出家，要么你应出家，要么是我。”他说：“我过于娇嫩不能出家。”

“那你就学习劳作吧，我将出家。”

“这劳作是什么呢？”

他连食物从哪里来的都不知道，又怎么会知道什么是劳作呢，因此他这么说。

有一天阿努儒达、跋地亚（Bhaddiya）、积弥喇（Kimila）三人在讨论“饭是从哪里来的？”他们当中积弥喇说：“来自仓库。”据说有一天他看到稻谷被装进仓库里，因此他以为“饭生自仓库”才这么说。这时跋地亚对他说“你不知道。饭来自锅里。”据说有一天他看到饭从锅里盛出来，以为“这[饭]在这里出现”，因此这么说。阿努儒达对他们俩说：“你们不知道。饭来自一肘高的大金碗。”据说他既没有见过打稻谷也没有见过煮饭，只见过盛在金碗里放到面前的

饭。因此他以为“这[饭]就来自碗里”，从而这么说。如此连饭从哪里来都不知道的大福报之良家子，又怎么会知道什么是劳作呢。

“来，阿努儒达，我教你在家[要做]的事，首先应该犁田……”他听了哥哥以这样的方式说了无穷无尽的劳作后[觉得]“在家生活对我来说没有意义”，向母亲请求后和以跋地亚为首的五个释迦族童子一起舍离了[在家生活]，前往在欢喜芒果园的导师处出家了。出家后他正行道而修行依次证得了三明，能够在一座之内通过天眼观看一千个世界，犹如观看掌中余甘子一般。然后说了感兴之语：

“过去生我知，天眼已净化，
达三明神通，已行佛陀教。”

（《长老偈》332,562）

然后观察“我是做了什么才得到这成就的？”时，知道了“曾在胜莲花佛足下发愿”，然后又知道了“在轮回中时，某某时候在巴拉纳西依靠善心财主生活时，曾名为运食……”于是说：

“我曾是运食，贫穷运草人，
将钵食施与，至上[独觉佛]。”

然后他心想：“那时给了我[一千]咖哈巴那钱后获取了我给至上[独觉佛]钵食功德的朋友善心财主，他投生到那里了呢？”他看到：“在云驾（Viñjha）森林中的一个山脚有一个市镇名叫木达（Muṇḍa），那里有位名叫大木达（Mahāmuṇḍa）的近事男，他有大善心和小善心两个儿子，

他们当中的小善心就是他投生的。”看到后他心想：“我去那里的话[对他]有没有助益呢？”探寻时他看到了这个：“我去那里的话，他将会在七岁时离俗出家，在落发时就会证得阿拉汉。”看到后，虽然接近雨安居了，他还是通过空中前往，落在村口。

近事男大木达也是长老过去[生]的好友。他在长老托钵时看到穿着袈裟的长老后，对儿子大善心说：“儿子，我的圣尊阿努儒达长老来了，没有其他人给拿钵，你就去拿钵吧，我去铺设座位。”他照做了。近事男在家中恭敬地用饮食招待了长老后，[向长老]取得同意[在这里度过]三个月的雨安居，长老也同意了。

然后他三个月如一日般地照顾了长老[整个雨安居]，在大邀请日拿来三衣、糖、油、米等放在长老足下，说：“您拿取吧，尊者。”

“够了，近事男，我不需要这些。”

“那么，尊者，这是安居施供养品，您会拿取它吗？”

“我不拿，近事男。”

“您为什么不拿呢，尊者？”

“我那里没有帮忙作净的沙玛内拉。”

“尊者，那我儿子大善心将成为沙玛内拉。”

“近事男，我不需要大善心。”

“尊者，那请您剃度小善心出家吧。”

长老[说]“好的”，同意后给小善心剃度了。他在剃完头时就证得了阿拉汉。长老和他一起在那里住了半个月后[说]“我要去见导师”，向他的亲戚们请辞后就从空中去了，落在

喜马拉雅山的森林孤邸[旁]。长老如常般激发起精进，当他在该处前夜、后夜经行时腹中生风了。看到他憔悴的样子沙玛内拉问道：“尊者，你生什么病了？”

“我腹中生风。”

“您以前什么时候也发生过吗，尊者？”

“有的，贤友。”

“怎么康复的呢，尊者？”

“获得阿耨达湖（无热恼湖）的水就康复了，贤友。”

“尊者，那我[去]带来。”

“你能做到吗，沙玛内拉？”

“可以，尊者。”

“那在阿耨达湖有一条名叫般那咖（Pannaga）的龙王认识我，告诉它后，带一罐水来当药。”

“好的”，他礼敬了戒师后升上空中去了[那]五百由旬远的地方。

那一天龙王在跳舞龙的围绕下想去水中嬉戏玩耍。它看到沙玛内拉的到来后感到愤怒：“这秃头沙门在我头顶洒下足下之尘而行，一定是为了阿耨达湖之水而来，我现在不要给他水。”它像一个大盘子盖住一口锅一般躺着，用它的头冠盖住了五十由旬的阿耨达湖。沙玛内拉看到龙王的行为后就知道了：“它生气了。”然后说了此偈：

毒猛大威力，龙王听我言，

与我一壶水，我为药而来。

龙王听了这，说了此偈：

在此之东面，有大河恒河；

奔流向大海，汝于彼取水。

听到这个后沙玛内拉心想："这龙王不想给我[水]，我要使用武力，令其知道[我的]威力，征服此[龙王]，然后获取水。"于是说："大王，戒师就是让我到阿耨达湖取水，因此我就要在此取，走开，不要阻碍我。"说完诵出此偈：

我将取此水，仅需此之水；

汝若有能力，龙王且阻止。

龙王于是对他说：

沙弥汝若有，勇力与气概；

我喜尔之言，持我之水去。

沙玛内拉于是对它说："如是，大王，我拿了。"

"能办到你就拿吧。"[龙王]说。

"那你善知之。"三次获取同意后，心想："我应当在展示佛教之威力后取水。"于是前往空居天处。天人们前来礼敬了[他]说："什么事，尊者？"然后站着。

他说："在那阿耨达湖湖面，龙王将与我一战，你们去那观看胜败吧。"他以这种方式前往四护世者（四天王）、沙格、苏亚马（Suyāma，夜摩天主）、散都西达（Santusita，喜足天天主）、他化自在天，告知了此事。从那里又依次去往梵天界，各处的梵天神们前来礼敬后站着询问："什么事，尊者？"他将此事告知了。他这样除了无想天和无色界梵天外，刹那间走遍一切[天界]通知了[此事]。听了他的话后一切诸天在阿耨达湖湖面，犹如面粉投入管中一般，没有空隙地布满天空，集合在一起。当诸天集合了时，沙玛内拉站在空中对龙王说：

毒猛大威力，龙王听我言，

与我一壶水，我为药而来。

于是龙对他说：

沙弥汝若有，勇力与气概；

我喜尔之言，持我之水去。

他三次获得龙王许可后，就站在空中化作十二由旬之梵天身，从空中降下，踩在龙王的头冠上将其往下压。犹如有力的男子踩踏皮革一般将龙王的头冠踏下，成为平勺一般的头冠容器。龙王头冠凹下之处激起了棕榈树那么高的水流。沙玛内拉就在空中将水罐装满了。天众们进行了喝彩。

龙王感到丢脸，然后对沙玛内拉生气了，它的眼睛[红得]像大红花（扶桑花、朱槿花）。它[决定：]“此人召集了诸天，获得水后，让我丢尽了脸。我要抓住他，然后把他的手放进我嘴里然后挤压他的心脏，或者抓住他的双脚丢到恒河对岸。”于是迅速追赶。在追赶之时却赶不上他。沙玛内拉前往将水放到戒师手里说：“请喝吧，尊者。”龙王也从后面来到了，说：“阿努儒达尊者，沙玛内拉拿了我没有给的水回来，您不要喝。”

“是这样吗，沙玛内拉？”

“您喝吧，尊者，这是我带来的已施之水。”

长老知道“漏尽沙玛内拉不会有妄语”，就把水喝了。顿时他的疾病就消失了。龙又对长老说：“尊者，沙玛内拉召集了所有的天众后令我丢脸了，我要弄碎他的心脏，或抓住他的双脚扔到恒河对岸。”

“大王，沙玛内拉有大威力，你无法和他斗的，请求他的原谅然后走吧。”

它自己也已知道沙玛内拉的威力，只不过出于羞愧而追

来。于是它听从长老的话向他请求原谅，然后与他结为朋友，“从此以后当需要阿耨达湖水时你们不需要来了，给我送个信，我就带来给[你们]。”说完就走了。长老也带着沙玛内拉出发了。

导师知道长老来了，就坐在鹿母讲堂望着长老的到来。比库们看到长老来了，也都上去迎接，接过[长老的]衣钵。一些人抓住并摇动沙玛内拉的头、耳朵、胳膊，然后说：“沙玛内拉，小兄弟，[对出家生活]不烦躁吗？”导师看到他们的行为后心想：“这些比库的行为实在是严重，他们抓住沙玛内拉如同抓住毒蛇的脖子一般，今天我应让大家知道沙玛内拉之德。”

长老前来礼敬了导师，然后坐下。导师和他互致问候，然后对阿难长老说：“阿难，我想用阿耨达湖水洗脚，给沙玛内拉们一个水罐，让他们取水来。”长老在寺院里集合了五百沙玛内拉，他们当中善心沙玛内拉最小。长老对最大的沙玛内拉说：“沙玛内拉，导师想用阿耨达湖水洗脚，你拿着水罐去取水来吧。”

“我办不到，尊者。”他不想。

长老对其他的也依次询问，他们也都那样说，然后拒绝了。难道那里没有漏尽沙玛内拉？有，但他们[因]“这不是我们的‘花篮’（任务），是善心沙玛内拉的”而不想去。凡夫们则因自己办不到而不想。最后轮到善心了，[长老对他]说：“沙玛内拉，导师想用阿耨达湖水洗脚，你拿着水罐去取水来吧。”

“导师让去取我就去。”他礼敬了导师，然后说：“尊

者，听说您让我从阿耨达湖取水来？”

“是的，善心。”

维萨卡为[寺院]住所建造了[六十个]厚实的赤金刻纹水罐，他用手从中拿取了一个可存六十壶水的大水罐。然后[心想]“我不需要将它举起来放在肩上”，便下垂着飞向空中，朝喜马拉雅山方向去了。

龙王看到沙玛内拉从远处而来，便迎上去用肩膀扛着水罐，[说]：“尊者，您有像我这样的仆人，怎么还亲自来，需要水时为什么没有送信来呢？”它自己用水罐装着水举起来，然后说：“尊者，您在前面，我来运。”

“你留步，大王，我是受了正自觉者的命令。”让龙王回去了，然后用手抓住水罐的沿口，从空中回来了。这时导师看到回来的他，便对比库们说：“诸比库，你们看，沙玛内拉的优雅，在空中如同天鹅王一般耀眼。”他则将水罐放下后，礼敬了导师，站[在旁边]。这时导师对他说：“你几岁了，善心？”

“我七岁，尊者。”

“善心，那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比库了。”说完，给了他传承之达上。

据说就两位沙玛内拉在七岁时获得达上：这位善心和索巴咖（Sopāka）。

当他如此般达上时，[比库们]在法堂中生起了谈论：“不可思议啊，贤友们，年轻的沙玛内拉有如此般的威力，之前没见过这么大威力的。”[这时]导师前来问道：“诸比库，正坐在一起谈论何事？”

“关于此事。”他们说。

“诸比库，在我教法中，即便是年轻人，正当行道的话也会获得如此的成就。”说完宣说佛法诵出此偈：

382.

Yo have daharo bhikkhu, yuñjati buddhasāsane;
Somaṃ lokaṃ pabhāseti, abbhā muttova candimā.

比库实年轻，实践佛陀教；
照耀此世间，如月出云翳。

在此[偈颂中]，“实践”（yuñjati），努力、奋斗。

“照耀”（pabhāseti），意思是该比库如同从云等中出来的月亮照耀世间一般，以自己的阿拉汉道智照耀蕴等的世间，[使之]同一光亮。

开示结束时，许多人证得了入流果等。

第十二、善心沙玛内拉的故事[终]。

第二十五品比库品释义终。

二十六、婆罗门品

Brāhmaṇavagga

文喜比库译

1. 满信婆罗门的故事

Pasādabahulabrāhmaṇavatthu

“断流……”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满信婆罗门（Pasādabahulabrāhma）而说的。

据说该婆罗门听了佛陀讲法过后心生净信，在自己家中恒常准备十六位比库的钵食供养。他在比库们到来时，拿取[他们的]钵，然后不论说什么都以阿拉汉作为称谓：“阿拉汉们请进！阿拉汉们请坐！”他们当中的凡夫就想：“他认为我们当中有阿拉汉。”漏尽者[则想：]“此人不知道我们是阿拉汉。”这样他们所有人都感到疑虑而不再去他家。

他便沮丧、不乐[心想：]“为什么圣尊们不来了呢？”他前去寺院礼敬导师过后，告知了此事。导师呼唤比库们，然后询问：“诸比库，那是怎么回事？”当他们将该理由告知[佛陀]时，[佛陀]说：“那么，诸比库，你们认可阿拉汉的称谓吗？”

“我们不认可，尊者。”

“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人们这样出于信心之语，诸比库，因信心而说的缘故[接受其邀请]无罪，然而[该]婆罗门

对于阿拉汉有着极度的[敬]爱，因此你们也应斩断贪欲之流成就阿拉汉。”说完，[佛陀]宣说佛法，诵出此偈：

383.

Chinda sotaṃ parakkamma, kāme panuda brāhmaṇa;
Saṅkhārānaṃ khayaṃ ñatvā, akataññūsi brāhmaṇa.

竭力断[贪]流，舍欲婆罗门；
知诸行灭尽，汝乃知无为。

在此[偈颂中]，“努力”（parakkamma），贪欲之流是不能被小小的努力斩断的，因此要以智相应付出极大努力，奋力而为过后方能将彼流斩断。

“舍欲”（kāme panuda），除灭两种[贪欲][238]。

“婆罗门”（brāhmaṇa），在此上下文中是指漏尽者。

“诸行……”（Saṅkhārānaṃ），了知了五蕴的灭尽。

“知无为”（akataññū），这样的话你因知道了非依黄金等任何事物所造作之涅槃，成为知无为者。

开示结束时，许多人证得了入流果等。

第一、满信婆罗门的故事[终]。

2. 众比库的故事

Sambahulabhikkhuvatthu

[238] 事欲和烦恼欲。

“当依于二法……”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众多比库而说的。

一天，住于他方的三十位比库前来礼敬佛陀，然后坐下。沙利子长老看到他们有成就阿拉汉的潜质，于是他走近导师站着发此问：“尊者，所谓二法，是哪二法呢？”然后导师对他说：“沙利子，所谓二法者，止与观。”说完诵出以下偈颂：

384.

Yadā dvayesu dhammesu, pāragū hoti brāhmaṇo;
Athassa sabbe saṃyogā, atthaṃ gacchanti jānato.

当依二法时，婆罗门得度；
知者一切结，皆趋于灭尽。

在此[偈颂中]，“当”（Yadā），意思是当他于两种立足处，[即]止观之法上，依越渡至彼岸等之力，彼为漏尽至彼岸者，对于如是知者，那他如贪结等的能将其束缚于轮回中的所有结都趋于灭尽。

开示结束时，所有那些比库都证得了阿拉汉。

第二、众比库的故事[终]。

3. 魔罗的故事

Māravatthu

“彼之此……”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魔罗而说的。

据说一天，他化为一人靠近导师，然后问道："尊者，所谓彼岸，何为彼岸？"

导师知道了："这是魔罗。"便说："恶魔，彼岸和你有什么关系？那是离染者才到达[之处]。"然后诵出此偈颂：

385.
Yassa pāraṃ apāraṃ vā, pārāpāraṃ na vijjati;
Vītaddaraṃ visaṃyuttaṃ, tamahaṃ brūmi brāhmaṇaṃ.

彼岸与此岸，两岸彼皆无；
无愁离结缚，我谓婆罗门。

在此[偈颂中]，"此岸"（pāraṃ）意思是内六处。

"彼岸"（apāraṃ）为外六处。

"此彼岸"（pārāpāraṃ），这两者。

"不存在"（na vijjati），意思是，他对所有这些都没有"我"或者"我的"的执持，对于没有了那烦恼之愁苦的"无愁者"（Vītaddaraṃ），与一切烦恼"相脱离者"（visaṃyuttaṃ），我称其为"婆罗门"（brāhmaṇaṃ）。

开示结束时，许多人证得了入流果等。

第三、魔罗的故事[终]。

4. 某婆罗门的故事

Aññatarabrāhmaṇavatthu

"……禅……"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某

婆罗门而说的。

据说他这样想："导师称自己的弟子为'婆罗门'，而我就是婆罗门种姓，我是否也应被如此称呼呢？"他前往导师处询问此事。导师说："我并非以出生种姓来称呼婆罗门，而是对达到至上义的阿拉汉，我才如此称呼他。"说完诵出此偈：

386.

Jhāyiṃ virajamāsīnaṃ, katakiccamanāsavaṃ;
Uttamatthamanuppattaṃ, tamahaṃ brūmi brāhmaṇaṃ.

已离尘垢入禅坐，应做皆办无漏者；
业已得达至上义，我称彼为婆罗门。

在此[偈颂中]，"禅"（Jhāyiṃ），意思是依两种禅（止观）而禅修，于贪染"离染"（virajaṃ），在森林里独自而"坐"（āsīnaṃ），通过四道将十六种应做之事[239]完成即"应做皆办"（katakiccaṃ），因无有诸漏[成为]"无漏者"（anāsavaṃ），"得达"（anuppattaṃ）"至上目标"（Uttamatthaṃ）的阿拉汉，"我以婆罗门"（ahaṃ brāhmaṇaṃ）称呼彼。

开示结束时，该婆罗门证得了入流果，开示也给在场的人们带来了利益。

第四、某婆罗门的故事[终]。

---

[239]通过四道于四圣谛分别以遍知（苦）、舍断（集）、作证（灭）、修习（道）而通达，名为十六种应作之事。

5. 阿难长老的故事

Ānandattheravatthu

“照亮白昼……”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鹿母讲堂（维萨卡所建）时，就阿难长老而说的。

据说高思勒巴谢那地王在大自恣日盛装打扮，带着香、花等来到寺院。此时，咖噜达夷（kāḷudāyi）长老坐在集会的外围入了禅定，他的身体呈令人欢喜的金色。此时月亮升起，太阳落下。阿难长老看到落日和初升的月亮的光辉，然后看国王的身光和长老还有佛陀的身光。其中唯有导师的光超越所有而照耀着。长老礼敬导师，然后说：“尊者，今天我看了这些光辉，唯有您的光辉令我欢喜。您的光辉超越所有而照耀着。”导师便对他说：“阿难，太阳照耀白昼，月亮[照耀]夜晚，国王则在盛装之时[辉耀]，漏尽者在舍离人群入定时辉耀，佛陀则不论昼夜都以五种光辉而照耀。”说完诵出此偈：

387.

Divā tapati ādicco, rattimābhāti candimā;
Sannaddho khattiyo tapati, jhāyī tapati brāhmaṇo;
Atha sabbamahorattiṃ, buddho tapati tejasā.

太阳照亮白昼，月亮璀璨夜间；
刹帝利武光彩，婆罗门禅光辉；
一切日夜之中，佛陀光辉照耀。

在此[偈颂中]，“照亮白昼”（Divā tapati），[太阳]在白天照耀，而夜晚它的行迹则不可见。

“月亮”（candimā），月亮则在脱离了云翳等[遮蔽]后在夜间照耀，而非白天。

“武装”（Sannaddho），国王则在以各式金银珠宝，用所有饰品装扮后，在四部军的围绕下才辉耀，而不是以一种不起眼的形态存在时。

“禅修”（jhāyī），漏尽者则在遣散了[徒]众后，[独自]禅修而辉耀。

“光辉”（tejasā），意思是，正自觉佛陀则以戒的光辉击破恶戒之辉（力量），以善德的光辉击破无德之辉，以智慧的光辉击破愚昧之辉，以福德的光辉击破非福之辉，以法的光辉击破非法之辉，以这五种光辉在一切时照耀。

开始结束时，许多人证得了入流果等。

第五、阿难长老的故事[终]。

6. 某婆罗门出家人的故事

aññatarabrāhmaṇapabbajitavatthu

“弃恶……”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某婆罗门出家人而说的。

据说有一位婆罗门在外道中出家了，他心想：“沙门果德玛称自己的弟子为‘出家人’，而我也是出家人，我是否也应被如此称呼呢？”然后来到导师面前，就此提问。导师说：“我并非以此说为‘出家人’，而是从烦恼污垢中出家者方为

出家人。”说完诵出此偈：

388.

Bāhitapāpoti brāhmaṇo, samacariyā samaṇoti vuccati;
Pabbājayamattano malaṃ, tasmā pabbajitoti vuccatī.

弃恶方为婆罗门，所行寂静是沙门；
出离自身之垢秽，是故称为出家人。

在此[偈颂中]，“所行寂静”（samacariyā），意思是平息了所有的不善而行。

“是故（因此）”（tasmā），意思是，由于舍弃了恶[被称为]婆罗门，平息了诸不善而行，被称为沙门，因此但凡祛除了自身贪等污垢而行者，他也因祛除彼而称为出家人。

开示结束时，该婆罗门出家人证得了入流果，开示也给在场的人们带来了利益。

第六、某婆罗门出家人的故事[终]。

7. 沙利子长老的故事

Sāriputtattheravatthu

“不[应袭击]婆罗门……”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沙利子长老而说的。

据说在某个地方，许多人讲述长老之德：“啊！我们的圣尊具备忍力，面对其他人的或骂或打，连怒气都没有。”一个怀有邪见的婆罗门就问：“谁是那不生气者？”

“我们的长老。”

“他不会生气？”

“不会的，婆罗门。”

“那我要让他生气。”

“如果你能够，那你让[他]生气吧。”

他[回答：]“好的，我知道该怎么做。”

他看到长老进入[村庄]托钵后，从背后走上去在[长老]背部，用手掌猛力给了一击。长老[都没想探明]“怎么回事？”，看都没看就走了。婆罗门的整个身体生起了灼热。他[心想：]“啊，[是位]具德的圣尊。”拜倒在长老足下说：“请您原谅我，尊者。”当[长老]说“怎么回事？”时，他回答：“我为了测验而击打了您。”

“好的，我原谅你。”

“假如尊者原谅我，请在我家坐，然后接受钵食[供养]吧。”他拿取长老的钵，长老也将钵给了[他]。婆罗门将长老引到家里，然后以饮食做招待。

人们[得知后]生气了：“此人打了我们清白无过的圣尊，他免不了[遭受]棍棒，我们就要在这杀了他。”他们手拿土块、棍棒等站在婆罗门的家门口。长老起身离开时，将钵给到婆罗门手里。人们看到他和长老一起走，便说：“尊者，请您拿过您的钵，然后让婆罗门折返吧。”

“怎么回事，近事男？”

“婆罗门打了您，我们知道该怎么对他。”

“那到底是你们被此人打了，还是我被打了呢？”

“是您，尊者。”

“他打过后请求我原谅了，你们去吧。”

长老将人们遣散后，让婆罗门回去了，然后回到了寺院。比库们抱怨道："这算什么事？沙利子长老被那个婆罗门打了，竟在他家坐着接受了钵食而来。从打了长老开始，如今他还有什么羞耻？他将到处去欺负其他的[比库]。"

导师来了，问："诸比库，你们正坐在一起谈论何事？"

当[他们]回答"[说]这个"时，[导师]说："诸比库，无有婆罗门击打婆罗门，但会是在家婆罗门击打沙门婆罗门。所谓瞋怒要以不来道而拔除。"说完宣说佛法，诵出此偈：

389.

Na brāhmaṇassa pahareyya, nāssa muñcetha brāhmaṇo;

Dhī brāhmaṇassa hantāraṃ, tato dhī yassa muñcati.

不应袭击婆罗门，婆罗门对彼勿怒；
耻哉袭击婆罗门，对彼发怒尤更耻。

390.

Na brāhmaṇassetadakiñci seyyo, yadā nisedho manaso piyehi;

Yato yato hiṃsamano nivattati, tato tato sammatimeva dukkhaṃ.

此非小益婆罗门，当其制止好[怒]心；
若彼断除诸害意，随彼诸苦得止息。

在此[偈颂中]，"袭击"（pahareyya），知道"我是漏尽婆罗门"时，就不会袭击漏尽者或其他人或生为婆罗门者。

“勿怒彼”（nāssa muñcetha），意思是，即便是那袭击漏尽婆罗门者，你们也不要对他发出敌意，因此勿发怒。

“耻哉婆罗门”（Dhī brāhmaṇassa），我斥责袭击漏尽婆罗门者。

“比其更耻”（tato dhī），谁若报复那袭击者，对其释放敌意，相比那个[袭击者]我更斥责他。

“……殊胜一点点”（etadakiñci seyyo），意思是那漏尽者骂不还口，打不还手，这对那漏尽婆罗门而言并非小殊胜，不是一点点殊胜，是极其殊胜。

“当于喜爱制止心”（yadā nisedho manaso piyehi），对于易怒者心喜于生嗔怒。其嗔怒甚至连父母，连佛陀等都会冒犯。因此当他对那些[可瞋之事上]制止他的心，抑制受瞋控制所生之心，这对他并非小殊胜。[以上]是[此偈的]含义。

“伤害意”（hiṃsamano），[即]嗔怒心。

意思是，他依任何原因而起的[嗔怒心]，若以不来道连根拔除而止息，“因任何”（tato tato），依任何那些原因[而起]的整个轮转之苦也就得到了止息。

开示结束时，许多人证得了入流果等。

第七、沙利子长老的故事[终]。

8. 马哈巴嘉巴娣的故事

mahāpajāpatigotamīvatthu

“彼之身语……”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

马哈巴嘉巴娣果德弥（Mahāpajāpatī Gotamī，大爱道）而说的。

当导师在事情未发生前而颁布八敬法时，就有如喜装扮之士欣然引颈接受芬芳的花环一样，马哈巴嘉巴娣果德弥和随从们[欣然接受八敬法]而获得了达上，他们没有其他的戒师或老师。

后来的某个时候，生起了关于如此获得达上的长老尼的议论："马哈巴嘉巴娣果德弥没有老师、戒师，就自己披上了袈裟。"如此谈论过后，有疑惑的比库尼们就不再和她一起举行伍波思特和自恣了。她们也去向导师汇报了此事。导师听了她们的话后说："我给了马哈巴嘉巴娣果德弥八敬法，我就是她的老师，我就是她的戒师。不要对没有了身恶行等的漏尽者生疑。"说完，宣说佛法，诵出此偈：

391.

Yassa kāyena vācāya, manasā natthi dukkaṭaṃ;
Saṃvutaṃ tīhi ṭhānehi, tamahaṃ brūmi brāhmaṇaṃ.

彼之身语意，皆无有恶行；
防护于三处，我谓婆罗门。

在此[偈颂中]，"恶行"（dukkaṭaṃ），[即]有过失的、会带来痛苦的、导向恶趣之业。

"于三处"（tīhi ṭhānehi），意思是[他]为了阻止身恶行等通过那身等三[处]进入，而关闭[根]门，我称彼为婆罗门。

开示结束时，许多人证得了入流果等。

第八、马哈巴嘉巴娣的故事[终]。

9. 沙利子长老的故事

Sāriputtattheravatthu

“不论从何人……”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沙利子长老而说的。

据说他自从在具寿阿思基长老处听闻法证得入流果以来，当他一听到“长老住在那个方向”，他就朝那边合掌礼敬，睡觉都将头朝向那边。比库们[以为：]“怀邪见的沙利子，如今都还在修礼敬诸方。”他们将此事告诉了导师。导师命人将长老唤来，问：“是真的吗，沙利子，据说你还在修礼敬诸方？”当[沙利子]说“尊者，我是礼敬诸方，还是非礼敬诸方，您知道的”时，[导师]说：“诸比库，沙利子并非礼敬诸方，而是自从他在阿思基长老处闻法证得入流果以来，他都礼敬自己的老师。比库依哪位老师处明了法，就应如婆罗门事火一般恭敬地礼敬他。”说完宣说佛法，诵出此偈：

392.

Yamhā dhammaṃ vijāneyya, sammāsambuddhadesitaṃ;

Sakkaccaṃ taṃ namasseyya, aggihuttaṃva brāhmaṇo.

不论从何人知，正觉者所说法；

应恭敬而待彼，如婆罗门事火。

在此[偈颂中]，“事火”（aggihuttaṃva），意思是犹如婆

罗门供火，会认真地照料，以合掌等[方式]恭敬地行礼敬。对待那可从彼处得知如来所说之法的老师，也应如此般恭敬地礼敬。

开示结束时，许多人证得了入流果等。

第九、沙利子长老的故事[终]。

10. 结发婆罗门的故事

jaṭilabrāhmaṇavatthu

“非以结发……”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一结发婆罗门而说的。

据说他[思维：]“从母亲方和父亲方我都是生于好出身的婆罗门氏族。如果沙门果德玛称呼自己的弟子为婆罗门，那我是否也应被如此称呼呢？”他便去到导师哪里，询问此事。导师对他说：“婆罗门，我并非仅以结发[而呼婆罗门]，并非仅以出生氏族而呼婆罗门，我是对洞悉真理者，方才称为婆罗门。”说完，宣说佛法，诵出此偈：

393.
Na jaṭāhi na gottena, na jaccā hoti brāhmaṇo;
Yamhi saccañca dhammo ca, so sucī so ca brāhmaṇo.

并非以结发，氏族与出生，称为婆罗门；
凡彼洞悉于，真谛与佛法，称净婆罗门。

在此[偈颂中]，“真谛”（saccaṃ），意思是，若人以十

六种方式洞悉了四谛[240]而住，拥有谛智与九出世间法，他为清净的婆罗门。

开示结束时，许多人证得了入流果等。

第十、结发婆罗门的故事[终]。

11. 欺诈婆罗门的故事

kuhakabrāhmaṇavatthu

“你何苦……”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重阁讲堂时，就一模仿蝙蝠的欺诈婆罗门而说的。

据说他爬上韦沙离城门口的一棵阿江榄仁树（kakudha），用两脚抓住树枝，然后头朝下倒挂着，说：“给我一百头黄[牛]，给我一些咖哈巴那（钱币），给我女仆，如果你们不给，[我]从这里掉下来[摔]死的话，我将令城市毁灭。”

当如来在比库僧团的簇拥下入城时，比库们看到了该婆罗门，出来时还看到他在那样挂着。城民们也以为：“此人从早上开始就这样挂着，他掉下来死了的话，将令城市毁灭。”他们害怕城市被毁灭，于是“凡是他要的，我们都给”，同意并给了[他所要的东西]。他便下来把所有东西都拿着离开了。比库们在寺院附近看到他像头牛一样在嚎着走，然后认出了他，便问道：“婆罗门，你得到你想要的了吗？”

---

240 通过四道于四圣谛分别以遍知（苦）、舍断（集）、作证（灭）、修习（道）而彻知。

“是的，我得到了。”[比库们]听了过后进入寺院，将此事告诉了如来。导师说：“诸比库，他并非现在才做欺诈之贼，过去生也曾是欺诈之贼。但现在他欺骗了那些愚人，[过去]那时没能骗得了智者。”说完，在他们的请求下，说出了过去之事。

曾经在一个咖西[241]的村庄住着一个欺诈的苦行者。有一个家庭护持他。白天的时候，有主食或副食，他们都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也给他一份。晚上时，当有[食物]就留出一份，第二天给[他]。后来，一天晚上，他们获得了一些蜥蜴肉，善烹饪后，从中留出一份，第二天给了他。苦行者吃了那肉以后，就迷上那个味道了，问：“那是什么肉？”听到“是蜥蜴肉”后，他在托钵完就拿着酥油、乳酪、香料等，去到草屋，站在一旁。

在草屋不远处的一个蚁丘里住着一只蜥蜴王。它有时前来礼敬苦行者。那天他[计划着：]“我要杀了它。”将棍子藏起来，然后坐在离蚁丘不远的某处，假装在睡觉。当蜥蜴王从蚁丘出来，前往他那儿时，观察到了他的样子，[它觉得]“今天老师的样子我不喜欢”，于是便掉头走了。苦行者知道它掉头了，便丢出棍子要杀它，棍子没有打中。蜥蜴王则进入到了蚁丘里，然后从中探出头来，看着回来的路对苦行者说：

“想汝为沙门，我来无戒备；

[241] 缅甸版为 kāsikagāma（咖西的村庄），咖西是印度古国名。Pts 版为 kasigāma（务农村庄）。

你如假沙门，以棍袭击我。
愚人！
何苦而结发，何苦著皮衣；
汝心实草莽，[唯]净于外表。”

（《本生》1.4.97-98）

苦行者为了拿自己的东西引诱它，于是这样说：

“回来大蜥蜴，食用精米饭；
我有油与盐，长椒我甚多。”

（《本生》1.4.99）

听此过后，蜥蜴王说：“随你怎么说，我只想逃跑。”然后诵出此偈：

“百人高蚁丘，入之犹更好；
油盐与长椒，于我无利益。”

（《本生》1.4.100）

如此说完后，[又]说道：“我这么长时间以来都以为你是沙门，如今你却想要打[杀]我，丢出了棍子，自那[棍子]丢出时，[你]就非沙门。像这样的愚人何必结发？何苦[穿]带蹄羚羊皮？你内心草莽，唯净于外在。”

导师说完此过去[之事]后，说：“那时的欺诈苦行者就是他，而蜥蜴王就是我。”说完，联系了本生，这时[导师]为了显示蜥蜴智者斥责他的理由，诵出此偈：

394.
Kiṃ te jaṭāhi dummedha, kiṃ te ajinasāṭiyā;

Abbhantaraṃ te gahanaṃ, bāhiraṃ parimajjasī.

愚人！
何苦而结发，何苦著皮衣；
汝心实草莽，[唯]净于外表。

（《本生》1.4.98）

在此[偈颂中]，“你何苦结发”（Kiṃ te jaṭāhi），意思是，喂！愚人！你这样结发、穿这带蹄子的羚羊皮衣，有什么用？

“内在”（Abbhantaraṃ），意思是，你的内在[充斥着]贪等烦恼之草莽，你只是把外表擦得像象粪、马粪一样锃亮。

开示结束时，许多人证得了入流果等。

第十一、欺诈婆罗门的故事[终]。

12. 积萨果德弥的故事

kisāgotamīvatthu

“著尘堆衣……”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鹫峰山（Gijjhakūṭa）时，就积萨果德弥（Kisāgotamī）而说的。

那时，据说沙格[天帝]在初夜结束时，和诸天一起来到导师面前，礼敬完坐于一旁倾听应铭记之法语。此时，积萨果德弥[心想：]“我要去见导师。”从空中而来，见到了沙格，便折返了。他看到她礼敬后折返，便问导师：“那是谁，

尊者，前来看了您过后就回去了？”导师[回答：]“大王，她叫积萨果德弥，是我的女儿，持尘堆衣第一的长老尼。”说完诵出此偈：

395.

Paṃsukūladharaṃ jantuṃ, kisaṃ dhamanisanthataṃ;

Ekaṃ vanasmiṃ jhāyantaṃ, tamahaṃ brūmi brāhmaṇaṃ.

身著尘堆衣，体瘦遍筋脉；

林中独禅坐，我谓婆罗门。

在此[偈颂中]，“消瘦”（kisaṃ），[是说]持尘堆衣者圆满与自己相应的行道时变得血肉枯竭，筋脉毕现，因此这么说。

“独自于林中”（Ekaṃ vanasmiṃ），意思是独自在林中偏僻处禅修者，我说彼为婆罗门。

开示结束时，许多人证得了入流果等。

第十二、积萨果德弥的故事[终]。

13. 一个婆罗门的故事

ekabrāhmaṇavatthu

“我非……”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一个婆罗门而说的。

据说他[心想：]“沙门果德玛称自己的弟子为婆罗门，我也是从婆罗门胎中出生，我是否也应被如此称呼呢？”他

来到导师面前询问此事。导师便对他说："婆罗门，我并非仅以从婆罗门胎中出生便如此称呼[他们]，而是那无任何取著者，我称彼为婆罗门。"说完，诵出此偈：

396.

Na cāhaṃ brāhmaṇaṃ brūmi, yonijaṃ mattisambhavaṃ;
Bhovādi nāma so hoti, sace hoti sakiñcano;
Akiñcanaṃ anādānaṃ, tamahaṃ brūmi brāhmaṇaṃ.

我非以出生，呼人婆罗门；
若尚有执着，仅名婆罗门；
无任何取著，我谓婆罗门。

在此[偈颂中]，"胎中"（yonijaṃ）[即]投生在胎中者。

"投生于母[胎]"（mattisambhavaṃ）[即]投生在[身为]婆罗门女的母亲胎中的人。

"说'朋友'者"（Bhovādi），意思是，他在称呼[他人]等时先说"朋友（bho），朋友"，假如他是有贪等任何的世间执着者，他[仅]名为说"友"（婆罗门）者（也就是仅懂婆罗门礼仪者）。而对于在贪欲等的四种执取[242]上，没有任何取著者，我称其为婆罗门。

开示结束时，该婆罗门证得了入流果，开示给在场的人们也带来了利益。

第十三、一个婆罗门的故事[终]。

[242] 四种取：欲取、邪见、戒禁取、我语取。

14. 伍咖先那财主子的故事

uggasenaseṭṭhiputtavatthu

“……一切结……”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竹林时，就名为伍咖先那（Uggasena）的财主子而说的。

事情[的始末]就在“舍过去当来”（《法句》第348偈）的偈颂解释里展开说过了。那时导师听到比库们说：“尊者，伍咖先那说‘我没有恐惧’，我觉得他妄称究竟智（证阿拉汉）。”[导师]说：“诸比库，像我儿子这样的断结者确实没有恐惧。”说完诵出此偈：

397.
Sabbasaṃyojanaṃ chetvā, yo ve na paritassati;
Saṅgātigaṃ visaṃyuttaṃ, tamahaṃ brūmi brāhmaṇaṃ.

已断一切结，彼实无恐惧；
离执无结缚，我谓婆罗门。

在此[偈颂中]，“一切结缚”（Sabbasaṃyojanaṃ）是十种结缚。

“不恐惧”（na paritassati），不因贪而恐惧。

“我[称]彼”（tamahaṃ），意思是，对于那超越了贪等执着的“离执者”（Saṅgātigaṃ），也没有了四种结的“离结缚者”（visaṃyuttaṃ），我称其为“婆罗门”（brāhmaṇaṃ）。

开示结束时，许多人证得了入流果等。

第十四、伍咖先那财主子的故事[终]。

15. 二婆罗门的故事

dvebrāhmaṇavatthu

“切断带……”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两位婆罗门而说的。

据说他们当中，一位有一头名叫小红的公牛，另一位有一头名叫大红的公牛。一天，他们就“你的牛强壮，我的牛强壮”展开了争论，然后[提出：]“我们为什么争呢，驾驶一下我们就知道了。”在阿致罗筏底河（Aciravati，印度五大河之一）用沙子将车装满，然后套上牛。这时，比库们为了洗澡来到了那里。婆罗门开动牛[车]，车子还没动，皮带缰绳就断了。

比库们看了后回到寺院，将此事告诉了导师。导师说：“诸比库，不论谁切断它，那只是外在的皮带绳索。然而比库们应切断那内在的嗔怒之皮带与贪爱之皮绳。”说完，诵出此偈：

398.

Chetvā naddhiṃ varattañca, sandānaṃ sahanukkamaṃ;

Ukkhittapalighaṃ buddhaṃ, tamahaṃ brūmi brāhmaṇaṃ.

切断带与绳，锁链并马勒；

启闩之觉者，我谓婆罗门。

在此[偈颂中]，“皮带”（naddhiṃ），[指]具捆缚性质而运作的瞋怒。

“皮绳”（varattaṃ），[指]具束缚性质而运作的贪爱。

“绳索连同马勒”（sandānaṃ sahanukkamaṃ），意思是，随眠马勒连同六十二种见的绳索，这一切也都斩断，然后拉开无明之闩的“启闩者”（Ukkhittapalighaṃ），觉悟了四谛的“觉者”（buddhaṃ），我称彼为婆罗门。

开示结束时，五百比库证得了阿拉汉，开示给在场的人们也带来了利益。

第十五、二婆罗门的故事[终]。

16. 辱骂跋若夺迦的故事

akkosakabhāradvājavatthu

“辱骂……”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竹林时，就辱骂跋若夺迦（akkosakabhāradvāja）而说的。

他的兄弟跋若夺迦的妻子，名叫嗒囊迦尼（dhanañjānī），是位入流者。她不论是打完喷嚏还是咳嗽完或者绊到了都会自诵感兴之语：“礼敬彼跋葛瓦、阿拉汉、正自觉者。”

一天，当她在给婆罗门轮流分配食物时绊了一下，她像往常一样大声地念诵感兴之语。婆罗门（她丈夫）生气了，说：“她像低种姓的人一样，不论在哪里绊到了都称颂秃头沙门。”然后[对她]说：“贱人，现在我要去和你导师理论。”

她便对他说：“去吧，婆罗门，我还没见过有谁能论破跋

葛瓦的，那[你]去了后，向跋葛瓦提问吧。”他去到导师面前，没有礼敬就站在一旁提问，说出此偈：

“断何安乐眠，断何无哀伤，
果德玛你乐，杀死哪一法？”

（《相应部》1.187）

然后导师用此偈回答他的提问：

“断瞋安乐眠，断瞋无哀伤，
端蜜而根毒，婆罗门！杀瞋，
圣者所称赞，断彼无哀伤。”

（《相应部》1. 187）

他对导师生起了净信，然后出家证得了阿拉汉。然后他的弟弟辱骂跋若夺迦听说我哥哥出家了后，变得愤怒，[前去]用无理、粗鲁的言语辱骂导师。他也被导师用施客之食的譬喻说服[243]，然后对导师生起净信而出家，证得了阿拉汉。他的另外两位兄弟英俊跋若夺迦（Sundarikabhāradvāja）和毕拎嘎咖跋若夺迦（Biliṅgakabhāradvāja）也生起愤怒，被导师调伏后出家，证得了阿拉汉。

后来的一天，在法堂生起了谈论："贤友，佛德实不思议，在四兄弟的辱骂下，导师什么也没回复，而是成为了他

[243] 导师问他，如果你以食物待客，客人不受，这些食物最终归谁？他回答，还是归他自己。导师回答，同样的，你以恶语骂我，我不受，最终归你。于是他被导师折服。出自《相应部》第 7 相应第 2 经。

们的依止处。”导师前来问道：“诸比库，你们正坐在一起谈论何事？”当[他们]回答“[谈论]此事”时，[导师]说：“诸比库，我依靠自己的忍辱力，对面临的愤怒而不怒，从而成为众人的依止处。”说完，诵出此偈：

399.

Akkosaṃ vadhabandhañca, aduṭṭho yo titikkhati;
Khantībalaṃ balānīkaṃ, tamahaṃ brūmi brāhmaṇaṃ.

辱骂打捆缚，彼无怒堪忍；
堪忍力似军，我谓婆罗门。

在此[偈颂中]，“无怒”（aduṭṭho），意思是，对那基于十种辱骂事[244]的辱骂语和掌击等，以及被用枷锁等束缚等，他以不嗔怒之心，因具备忍辱力的“堪忍力者”（Khantībalaṃ），因具备一再生起的那如军势一般的堪忍力而[名为]“[忍]力军者”（balānīkaṃ），我称这样的人为“婆罗门”（brāhmaṇaṃ）。

开示结束时，许多人证得了入流果等。

第十六、辱骂跋若夺迦的故事[终]。

17. 沙利子长老的故事

Sāriputtattheravatthu

“无瞋……”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竹林时，就沙利子

[244] 在律藏巴吉帝亚 2 的经分别中有介绍十种辱骂事，分别涉及对方的种姓、姓名、家庭、职业、技术、疾病、身体特征、烦恼、罪等。

长老而说的。

据说长老和五百比库一起，在纳拉咖村（Nālaka）托钵行脚来到了他母亲的家门口。她请他坐下，用食物招待的同时辱骂道："嘿，吃残食的，没得到剩米粥，就在其他人家里吃那勺背上[沾着的]的酸粥，为了[过这种出家生活]，你放弃了八亿财产而出家，我们被你毁了，现在吃吧。"在给比库们钵食时，她也说："你们让我儿子成为[你们]自己的小仆从，现在吃吧。"长老拿了钵食就回到了寺院。这时具寿拉胡叻以钵食向导师提出邀请。导师就问他："拉胡叻，你们去哪里了？"

"奶奶的村庄，尊者。"

"那你奶奶对你戒师说什么了？"

"奶奶把我戒师给臭骂了一顿。"

"她说了什么？"

"[说了]这些，尊者。"

"那你戒师说什么了？"

"什么也没[说]，尊者。"

比库们听了过后，在法堂生起谈论："贤友们，沙利子长老之德实不思议，被他母亲如此辱骂，连愤怒都没有。"导师前来问道："诸比库，你们正坐在一起谈论何事？"当[他们]说"[谈论]这个"时，[导师]说："诸比库，漏尽者无嗔怒。"说完，诵出此偈：

400.

Akkodhanaṃ vatavantaṃ, sīlavantaṃ anussadaṃ;
Dantaṃ antimasārīraṃ, tamahaṃ brūmi brāhmaṇaṃ.

无瞋持苦行，具戒无增盛；
调者最后身，我谓婆罗门。

在此[偈颂中]，“持苦行”（vatavantaṃ），意思是，[持守]头陀之戒，具备四种遍清净的戒故为“具戒德者”（sīlavantaṃ），以无贪之增盛的“无增盛者”（anussadaṃ），通过调伏六根的“调伏者”（Dantaṃ），到达了自我存在之边际的“最后身者”（antimasārīraṃ），“我称彼为婆罗门”（tamahaṃ brāhmaṇaṃ）。

开示结束时，许多人证得了入流果等。

第十七、沙利子长老的故事[终]。

18. 莲花色长老尼的故事

uppalavaṇṇātherīvatthu

“如水于莲叶……”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莲花色长老尼而说的。故事在“愚人思如蜜”[这个]偈颂（《法句》第 69 偈）的解释中广开讲解了。那里说：

后来的某个时候，大众在法堂里生起谈论：“漏尽者的心也享受欲乐，亲近诸欲，为什么不亲近呢？他们又不是枯树，也不是蚁丘，只是血肉之躯，因此他们也享受欲乐。”导师前来问道：“诸比库，你们正坐在一起谈论何事？”当[他们]说“[谈论]此事”时，[导师说：]“诸比库，漏尽者不享受欲乐，亲近诸欲。正如掉落在莲花叶上的水滴不沾染、不住立，只会滚落。又如锥尖上的芥子不沾染、不住立，只会滚落。如是两种欲在漏尽者的心上也不沾染、不住立。”导师

就此开示佛法，诵出此偈：

401.
Vāri pokkharapatteva, āraggeriva sāsapo;
Yo na limpati kāmesu, tamahaṃ brūmi brāhmaṇaṃ.

如水坠莲叶，锥尖置芥子；
不著欲乐者，我谓婆罗门。

在此[偈颂中]，“彼不沾染”（Yo na limpati），意思是，如是般，若内心不被两种欲沾染，在那欲上不住立，“我称彼为婆罗门”（tamahaṃ brāhmaṇaṃ）。

开示结束时，许多人证得了入流果等。

第十八、莲花色长老尼的故事[终]。

19. 某婆罗门的故事

Aññatarabrāhmaṇavatthu

“若人……苦之……”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某婆罗门而说的。

据说他的一个奴隶在未制戒时（未制定不可剃度逃跑奴隶之戒）逃跑后出家，证得了阿拉汉。婆罗门找寻他没有找到，后来一天，在[城]门间看到他和导师一起入[城]托钵，然后牢牢抓住[他的]衣服。导师转过身询问：“这是怎么回事，婆罗门？”

“[他是]我的奴隶，友，果德玛。”

“他是负担已卸者，婆罗门。”

当[导师]说“负担已卸者”时，婆罗门意识到“[他]是阿拉汉”了。因此他再询问道：“是这样吗，友，果德玛？”

导师说：“是的，婆罗门，[他是]负担已卸者。”说完，诵出此偈：

402.

Yo dukkhassa pajānāti, idheva khayamattano;

Pannabhāraṃ visaṃyuttaṃ, tamahaṃ brūmi brāhmaṇaṃ.

若人于此世界中，得知自身之苦灭；

负担已卸离束缚，我称彼为婆罗门。

在此[偈颂中]，“苦的”（dukkhassa），[是五]蕴之苦的，“负担已卸者”（Pannabhāraṃ），已卸下[五]蕴的负担，从四种轭[245]或一切烦恼“脱离”（visaṃyuttaṃ），“我称彼为婆罗门”（tamahaṃ brāhmaṇaṃ）。

开示结束时该婆罗门证得了入流果，开示也给在场的人们带来了利益。

第十九、某婆罗门的故事[终]。

20. 柯玛比库尼的故事

khemābhikkhunīvatthu

[245] 欲轭、有轭、邪见轭、无明轭。

“深慧……”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鹫峰山时，就名为柯玛（Khemā）的比库尼而说的。

一天，沙格天帝在初夜结束时，和诸天一起来到导师面前坐于一旁倾听应铭记之法语。这时，柯玛比库尼[心生此念]“我要见导师”而前来，看到沙格后，就立于空中向导师礼敬过后折返了。沙格看到后问道：“那是谁，尊者？前来站在空中礼敬导师，然后就折返了。”导师说：“大王，那是我名为柯玛的女儿，通达道与非道的大智者。”说完，诵出此偈：

403.

Gambhīrapaññaṃ medhāviṃ, maggāmaggassa kovidaṃ;

Uttamatthamanuppattaṃ, tamahaṃ brūmi brāhmaṇaṃ.

深慧之智者，通晓道非道；

得达至上义，我谓婆罗门。

在此[偈颂中]，“深慧”（Gambhīrapaññaṃ），意思是，在深奥的蕴等[之法]的运作上具备智慧，具备法味之智的“智者”（medhāviṃ）对“此为恶趣之道，此为善趣之道，此为涅槃之道，此非道”如是道与非道通达的“通晓道与非道者”（maggāmaggassa kovidaṃ），所谓阿拉汉之“至上义的随达者”（Uttamatthamanuppattaṃ），“我称彼为婆罗门”（tamahaṃ brāhmaṇaṃ）。

开示结束时，许多人证得了入流果等。

第二十、柯玛比库尼的故事[终]。

21. 住山谷的帝思长老的故事

pabbhāravāsītissathera

“……不断混……”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住山坡的帝思长老而说的。

据说他在导师面前习得禅修业处后，进入一片森林寻找适宜的坐卧处，来到山谷的一个山洞里。一到那里他的心就获得了一境性。他思维：“我住在这里的话将能完成出家的义务。”山洞中住着的天女心想：“来了一位具戒的比库，和此人同住一处不易。他或许在这里住一晚就会走。”于是带着儿子出去了。

长老第二天一早就入村托钵了。一位近事女一看到他就产生了对儿子[般]的喜爱，邀请他在家里入座后，请他用完餐，再请求他依靠自己度过三个月的雨安居。他也[思维到：]“依靠此人，我将能脱离有（轮回）。”同意后便回到山洞。天女看到他回来，便心想：“一定是有谁邀请了，他将在明天或后天走。”

这样过了半个多月，[她心想：]“此人是想在这度过雨安居。然而带着孩子们和具戒者同住一处不易，又不能对他说‘出去’，此人戒上是否有过失呢？”她便用天眼观察，自他达上以来都没见到他戒上的过失。[她心想：]“[他的]戒遍清净，我要做点什么，让[他]生起恶名。”

她便附体在护持他的那个家庭的近事女的大儿子身上，将他的脖子拧过去，令其两眼外凸，口中直流口水。近事女看到这状况后，哭喊道：“这是怎么回事？”然后天女便隐身

对她说："他被我抓住了，我不需要祭品。向经常和你们家来往的长老要一些甘草，然后用它和油一起煮，给这[孩子]做鼻药，这样我就放了这[孩子]。"

"不论让这[孩子]消失或者死去，我都不能向圣尊讨要甘草。"

"如果不能讨要甘草，你们就叫他给[孩子]的鼻子敷阿魏粉（一种药）。"

"这个我们也说不了。"

"那你就拿他的洗脚水撒在[孩子]头上。"

近事女[说：]"这个可以做。"

[用餐]时间到了，她请长老坐下，提供了粥食，在[他]坐着用餐期间把[他的]脚洗了，然后拿了[洗脚]水，问道："尊者，我可否用这些水洒在孩子的头上？"当[长老]说"那你就洒吧"时，她这样做了。那天女马上将他（孩子）放了，然后走了，站在了山洞门口。长老也在用完餐后，从座位起来，没有舍弃禅修业处，念持着三十二行相（三十二身分）离开了。当他来到山洞门口时，那天女说："大医生，不要进来这里。"他就站在那里问："你是谁？"

"我是住在这里的天神。"

长老[心想：]"难道我有做过医疗之事？"从达上之时开始检查，没有看到自己的戒有瑕疵或污点，便说："我未见我有做医疗之事，你为什么这么说？"

"你没见到？"

"是的，我没见到。"

"那我告诉你吧。"

“好的，你说吧。”

“且不论那久远所做[之事]，就在今天，你是否有用洗脚水给被非人控制的施主的儿子头顶浇洒呢？”

“是的，洒了。”

“你怎么没看到此事呢？”

“你所说的就是关于这件事？”

“是的，我说的就是关于这件事。”

长老心想：“我确实有很好地塑造自身，我确实有依教奉行，天女只不过在我四种遍净戒中看不到瑕疵或污点，就挑在男孩头上洒洗脚水这样的事。”当提到他的戒，他生起了强有力的喜悦。他抑制住那喜悦后，尚未挪动脚步就在原地证得了阿拉汉，然后劝告天女：“你污蔑了像我这般遍清净的沙门，不要在这森林里住了，你离开吧。”并诵出此感兴之语：

我行实清净，吾苦行无垢，

莫谤清净者，你出林中去。

他就在那里度过了三个月，出雨安居后去到导师那，比库们问他：“贤友，你是否有实现出家义务的顶峰？”他就从住在那山洞开始将所有经过告诉了比库们。当[比库们]问：“贤友，天女这么说时你没有生气？”

“没有生气。”他回答。比库们告诉如来：“尊者，此比库[自]称究竟智（证阿拉汉），他说当天女这样说时他都不生气。”

导师听了他们的话后说：“诸比库，我的儿子确实不生气，他与在家众或出家众皆无结交，那不结交者少欲、知足。”说完，宣说佛法，诵出此偈：

404.

Asaṃsaṭṭhaṃ gahaṭṭhehi, anāgārehi cūbhayaṃ;
Anokasārimappicchaṃ, tamahaṃ brūmi brāhmaṇaṃ.

不与僧与俗，两者相结交；
无著少欲者，我谓婆罗门。

在此[偈颂中]，“不结交”（Asaṃsaṭṭhaṃ）是通过[与僧俗]没有见、闻、交谈、受用[物品]、身体接触[之往来]的不结交者。

“两者”（ubhayaṃ），不与在家众以及出家众两者相结交。

“无著”（Anokasārim），意思是，无执着的修行者，我称如此般者为婆罗门。

开示结束时，许多人证得了入流果等。

第二十一、住山谷的帝思长老的故事[终]。

22. 某比库的故事

aññatarabhikkhuvatthu

“……弃棍棒……”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某比库而说的。

据说他在导师面前习得禅修业处后，在一森林里努力[禅修]证得了阿拉汉。[他心想]“我要将成就告诉导师”，便从那里出发了。在一个村庄里有一个女人和丈夫吵架了，[她决定]“我要回娘家”，这时正离家出走，半路上看到他（长老），[她心想：]“我要依着这长老而走。”她紧跟在[他]后

面。而长老没有看到她。

然后她丈夫回到家中没看到她，[心想]“肯定是回娘家了”，跟上去看到她后[心想]“这个女人独自没法在这样的森林里前进，是跟谁一起走的呢？”寻找时看到了长老，他以为：“一定这个[比库]带着她离开的。”然后他恐吓长老。这时那女人对他说：“这大德既没有看到我，也没有和我交谈，不要说他。”他[回答：]“你不打算告诉我[他]带着你走[的事]？我就要对此人做该对你做的。”愤怒的他，怀着对女人的嗔怒，将长老打了一顿过后，带着她回去了。长老浑身都肿了。

当他来到寺院，比库们给他按摩身体时，看到[他的]那些肿块，比库们问：“这是怎么回事？”他将那事情的原委告诉了他们。比库们就对他说：“贤友，当那人这样打你时，你有说什么？或者你是否有生气？”

“贤友，我没有生气。”他回答。[比库们]去到导师面前将此事告知：“尊者，这比库在[我们]说‘你生气吗？’时，他妄称‘贤友，我没有生气’，他[自]称究竟智（证阿拉汉）。”导师听了他们的话后，说：“诸比库，漏尽者已舍弃棍棒，他们即便被殴打时也不会生气。”说完诵出此偈：

405.

Nidhāya daṇḍaṃ bhūtesu, tasesu thāvaresu ca;
Yo na hanti na ghāteti, tamahaṃ brūmi brāhmaṇaṃ.

于诸有情类，战栗或镇定；
彼已弃棍棒，不杀不令杀；
我称如是人，是为婆罗门。

在此[偈颂中]，“弃置”（Nidhāya），舍弃了，搁置了[棍棒]。

“于诸战栗者与镇定者”（tasesu thāvaresu ca），于因贪而战栗的战栗者，以及于因无贪而安定的镇定者。

“彼不杀”（Yo na hanti），意思是，彼对于如此的一切有情没有瞋恨，舍弃了棍棒，既不自己杀害任何人，也不让其他人杀害，我称彼为婆罗门。

开示结束时，许多人证得了入流果等。

第二十二、某比库的故事[终]。

23. 沙玛内拉们的故事

sāmaṇerānaṃ vatthu

“……无敌对……”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四位沙玛内拉而说的。

据说一个婆罗门女准备了四位比库的指定食（指定人数的一种饮食供养），她对婆罗门说：“去寺院让[他们]指定四位大婆罗门，然后请回来。”他去到寺院，说：“请指定四位婆罗门给我。”给了他四位七岁的漏尽沙玛内拉：散积嘉（Saṃkicca）、班迪达（Paṇḍita）、索巴咖（Sopāka）、雷瓦达（Revata）。他们到了。婆罗门女准备好了昂贵的座位，站着，一看到沙玛内拉们便感到生气，像盐扔到了炉子里一般，吧啦吧啦说：“你去寺院里，带来了还没自己孙子大的四个小孩子！”说完，不让他们坐在那些座位上，摆了几张矮的

凳子，然后说："你们坐这上吧。"然后[对婆罗门]说："去，婆罗门，找几位年纪大的带来。"

婆罗门去到寺院后，看到了沙利子长老，然后[邀请道：]"来，请您到我家去吧。"将[长老]带了回来。长老到了后看到沙玛内拉们，便问道："这些婆罗门[有让你们]得到钵食吗？"

当[他们]说"没有得到"时，他知道了[婆罗门夫妇]只准备了四个人的饭食，[于是说]"将我的钵拿来"拿着钵离开了。婆罗门女问道："这[长老]说了什么？"

"[他说]'应该让这些坐着的婆罗门得到[钵食]，将我的钵拿来'，拿着自己的钵走了。"

"他肯定是不想吃，快去寻找其他的[婆罗门]然后带来。"

婆罗门去后看到了马哈摩嘎喇那长老，说了同样的话将他带回家。他在看到沙玛内拉后也那样说完拿着自己的钵离开了。于是婆罗门女对婆罗门说："这些人不想吃，你去到婆罗门谈话之处带一位年老的婆罗门回来。"沙玛内拉们从早上开始就什么也没得到，饿着肚子坐着。

这时他们的功德力令沙格[天帝]的座位热了起来。他思维后得知他们从早上开始就坐着，[现在]他们疲劳了，[他觉得]"我应该去那"，于是化作一名年老体衰的老婆罗门，在婆罗门谈话之处坐在婆罗门中最上的位置。婆罗门看到他后[心想]"这下婆罗门女要满意了"，[对他说]"来，我们去[我]家吧"，将他带回了家里。

婆罗门女一看到他就满心欢喜，将铺设在两个座位上的垫子铺设在了一个座位上，说"圣尊，请坐这里。"沙格进入

到屋里，然后五体投地礼敬了四位沙玛内拉，在他们最末的位置，盘腿坐在地上。看到他后婆罗门女对婆罗门说："啊，你带来的婆罗门，你带回来这疯子，对自己的孙辈行礼敬，这人有什么用？把他赶走！"沙格不论是被抓住肩膀、胳膊还是腰带往外赶时，他都不想起来。婆罗门女于是对他说："来，婆罗门，你抓住一只胳膊，我抓住一只胳膊。"两个人抓住两只手臂，然后推着背从门口弄了出去。而沙格依旧坐在他[原来]坐的位置，摇动着手臂。他们回来后看到他还坐着，吓得尖叫了起来。

这时沙格让他们知道了自己是沙格。这时[婆罗门夫妇]给了他们食物。五人获得食物后，一个人穿过屋顶中央离开了，一个穿过屋顶的前面部分离开，一个[穿过屋顶]后部离开，一个钻入地下离开，沙格则从某处离开，他们这样以五种方式走了。据说从此以后那个房子就有了五孔之宅的名称。

沙玛内拉们到达寺院时，比库们问道："贤友们，怎么样？"

"请别问我们了，婆罗门女从看到我们起就满腔愤怒，也没有让我们坐在准备好的座位上，[对他丈夫说]'速速去带一些年老的婆罗门回来'，我们的戒师到了以后看到我们[说完]'应该让这些坐着的婆罗门得到[钵食]'就拿着钵离开了。[婆罗门女又对丈夫]说'你去带其他的老婆罗门来'，婆罗门带来了马哈摩嘎喇那长老。他在看到我们后也那样说完离开了。于是婆罗门女又派婆罗门'这些人不想吃，你去婆罗门谈话之处带来一个老婆罗门。'他在那里将化作婆罗门

的沙格带了回来。当他到了时才给我们食物。”

“[他们]这么做，你们不生他们的气吗？”

“我们不生气。”

比库们听了后汇报给导师：“尊者，这些人妄称‘我们不生气’，[自]称究竟智（证阿拉汉）。”导师[说]：“诸比库，漏尽者即便是对敌对者也不会怀敌意。”说完诵出此偈：

406.

Aviruddhaṃ viruddhesu, attadaṇḍesu nibbutaṃ;
Sādānesu anādānaṃ, tamahaṃ brūmi brāhmaṇaṃ.

敌对者中无敌对，持杖者中冷静者；
执着人中无执着，我说彼为婆罗门。

在此[偈颂中]，“无敌对”（Aviruddhaṃ），意思是在被憎恨所控制的怀敌对的世间大众中他也以无憎恨而无敌对。在手持刀杖未放弃殴打他人的持杖的人们当中，他冷静、离暴力。在对五蕴执取为“我的”的人当中，他没有该执取而无执着，这样的人我称为婆罗门。

开示结束时，许多人证得了入流果等。

第二十三、沙玛内拉们的故事[终]。

24. 马哈般特格长老的故事

Mahāpanthakattheravatthu

“彼之贪……”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竹林时，就马哈般特格（Mahāpanthaka）而说的。

他在据说朱腊般特格花了四个月都记不住一首偈时[说：]“你在教法中无能，也从俗家享受中丧失，你如何能住在这里，从这里离开吧。”将他从寺院赶出，然后关上大门。[后来]比库们生起谈论：“贤友们，马哈般特格做了此事，我想漏尽者们也会生起愤怒。”导师前来问道：“诸比库，正坐在一起谈论何事？”当[他们]说“关于此事”时，[导师]说：“诸比库，漏尽者没有了贪等烦恼，我儿是将义理置于首位、将法置于首位而[这么]做的。”说完诵出此偈：

407.

Yassa rāgo ca doso ca, māno makkho ca pātito;
Sāsaporiva āraggā, tamahaṃ brūmi brāhmaṇaṃ.

彼之贪瞋落，及慢与轻蔑；
如芥子针锋，我谓婆罗门。

在此[偈颂中]，“针锋”（āraggā），意思是犹如芥子在针锋上掉落一般，他的那些贪等烦恼，[以及]那以抹除他人之德为特征的“轻蔑”[之烦恼]也都掉落了。就像芥子不能在针锋上住立，如此般在[他们的]心中[这些烦恼]也不住立，我称彼为婆罗门。

开示结束时，许多人证得了入流果等。

第二十四、马哈般特格长老的故事[终]。

25. 毕陵达瓦差长老的故事

Pilindavacchattheravatthu

“和言……”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竹林时，就毕陵达瓦差（Pilindavaccha）而说的。

据说该具寿不论是对在家人还是出家人都说“来，贱人！去，贱人！”等低贱的言语来称呼。后来有一天，许多比库汇报给导师：“尊者，具寿毕陵达瓦差比库用低贱之言语称呼[他人]。”导师命人将其唤来问道：“听说你毕陵达瓦差用低贱的言语称呼比库们，是真的吗？”

“是的，尊者。”当他这么说时，[导师]作意了该具寿的过去生，然后说：“诸比库，你们不要抱怨瓦差比库。诸比库，瓦差并非出于瞋恨而用低贱的言语称呼比库们。诸比库，瓦差比库[过去]连续五百生都投生在婆罗门家庭里，他长久以来都[对别人]使用这低贱之语。漏尽者不会有粗恶语，不会有伤害、侮辱他人的言语。我儿只是出于习惯这么说。”说完诵出此偈：

408.

Akakkasaṃ viññāpaniṃ, giraṃ saccamudīraye;
Yāya nābhisaje kañci, tamahaṃ brūmi brāhmaṇaṃ.

和言令知义，所说为真实；
不触怒他人，我谓婆罗门。

在此[偈颂中]，“和言”（Akakkasaṃ）是非粗恶[语]。

“令知”（viññāpaniṃ），让人知道义理。

“真实”（sacca），真实义。

“不触怒”（nābhisaje），意思是他的言语不会触怒他人。漏尽者只说如此之语，因此我称彼为婆罗门。

开示结束时，许多人证得了入流果等。

第二十五、毕陵达瓦差的故事[终]。

26. 某长老的故事

Aññatarattheravatthu

“于此[世界中，不论]长[或短]……”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某位长老而说的。

据说在沙瓦提有一个怀邪见的婆罗门，他怕[闻到]身上的味道就把上衣脱下来放在一边，然后面朝家门口坐着。这时一位漏尽者用完餐正往寺院走，看到了那件衣服，四处张望没有看到任何人，[便以为]“这是无主物”[将其]作意为尘堆[衣]（粪扫衣）拿了。这时婆罗门看到了他，骂着走来说：“秃头沙门，你拿了我的衣。”

“这是你的，婆罗门？”

“是的，沙门。”

“我没看到任何人，以为是尘堆[衣]才拿的，你拿去吧。”给他后，回到寺院。将此事告诉了比库们。听了他的话后比库们跟他开玩笑：“贤友，[那]衣是长是短，是粗是细呢？”

“贤友们，不论是长是短，是粗是细，我都对它没有执着，是以尘堆[衣]之想而拿的。”听说这个后比库们向如来汇报：“尊者，这比库说了妄语，[自]称究竟智（证阿拉汉）。”导师说：“诸比库，他说的是真实的。漏尽者不拿他人之

物。”说完诵出此偈：

409.

Yodha dīghaṃ va rassaṃ vā, aṇuṃ thūlaṃ subhāsubhaṃ;

Loke adinnaṃ nādiyati, tamahaṃ brūmi brāhmaṇaṃ.

于此世界中，不论长与短，
粗细或美丑，不与则不取，
我谓婆罗门。

该[偈颂]的意思是，衣服饰物等，不论长或短，珠宝等，不论大小或价值高低，或美或丑，其人于此世界中不取他人所有物，我称他为婆罗门。

开示结束时，许多人证得了入流果等。

第二十六、某长老的故事[终]。

27. 沙利子长老的故事

Sāriputtattheravatthu

“……彼无渴望……”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沙利子长老而说的。

据说长老在五百比库的围绕下来到某地的一个寺院，入了雨安居。人们看到长老后，许诺了许多安居施物。在长老自恣过后所有的安居施物都还没到，他要去导师那里，就对比库们说：“当人们为年轻的[比库们]和沙玛内拉们带来安居施物时，请你们拿了送来，要不然就送来信息。”这么说完就

去导师那里了。

比库们生起了谈论："我想如今沙利子长老也还有贪爱。他为了自己的弟子对比库们说，让比库们在人们供养安居施物时，将安居施物送过去或者送去信息，这样说了才来的。"

[这时]导师前来问道："诸比库，如今正坐在一起谈论何事？"当[他们]说"关于此事"时，[导师]说："诸比库，我儿没有贪爱，他是为了让人们的福德和年轻[比库]与沙玛内拉的如法所得不失去而这么说的。"说完诵出此偈：

410.

Āsā yassa na vijjanti, asmiṃ loke paramhi ca;
Nirāsāsaṃ visaṃyuttaṃ, tamahaṃ brūmi brāhmaṇaṃ.

于此世他世，彼皆无渴望；
无渴望离轭，我谓婆罗门。

在此[偈颂中]，"渴望"（Āsā）[就是]贪爱。

"无渴望"（Nirāsāsaṃ），离贪爱。

"离轭"（visaṃyuttaṃ），意思是，一切的烦恼都脱离了，我称他为婆罗门。

开示结束时，许多人证得了入流果等。

第二十七、沙利子长老的故事[终]。

28. 马哈摩嘎喇那长老的故事

Mahāmoggallānattheravatthu

“彼已无执着……”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马哈摩嘎喇那长老而说的。故事和前面的类似。但在这里导师讲述了马哈摩嘎喇那长老没有贪爱后，诵出了此偈：

411.

Yassālayā na vijjanti, aññāya akathaṃkathī;

Amatogadhamanuppattaṃ, tamahaṃ brūmi brāhmaṇaṃ.

彼已无执着，了知而无疑；

抵达于不死，我谓婆罗门。

在此[偈颂中]，“执着”（ālayā）即贪爱。

“了知而无疑”（aññāya akathaṃkathī），对于八事如实了知后，就对八事没有了疑惑。

“抵达于不死”（Amatogadhamanuppattaṃ），意思是他沉浸[于止观定境]后到达于不死之涅槃，我称他为婆罗门。

开示结束时，许多人证得了入流果等。

第二十八、马哈摩嘎喇那长老的故事[终]。

29. 雷瓦达长老的故事

Revatattheravatthu

“……彼于此[不著]福与……”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东园时，就雷瓦达长老而说的。

故事在“村落或林野”（《法句》第 98 偈）的偈颂注释中详述了。（《法句义注》）在那里提到：

又有一天，比库们生起谈论：“哎呀，沙玛内拉的利养真不得了，哎呀，[他的]福德[真不得了]，独自一人为五百比库造了五百间尖顶孤邸。”导师前来问道：“诸比库，你们正坐在一起谈论何事？”当[他们]说“是这个”时，[导师说：]“诸比库，我儿既没有[造作]福也不[做]恶[246]，他已舍弃两者。”[导师]说完，诵出此偈：

412.

Yodha puññañca pāpañca, ubho saṅgamupaccagā;
Asokaṃ virajaṃ suddhaṃ, tamahaṃ brūmi brāhmaṇa.

若于此世间，福恶两不著；
无忧而清净，我谓婆罗门。

在此[偈颂中]，“两者”（ubho）意思是舍弃了福与恶两者。

“执着”（saṅgam），贪等的执着。

“逃脱”（upaccagā），超越。意思是他没有了轮回之根的忧而为无忧，内在没有贪染之垢而为无垢，离污秽而清净，我称他为婆罗门。

开示结束时，许多人证得了入流果等。

第二十九、雷瓦达长老的故事[终]。

---

246 阿拉汉不造善业与恶业，唯作而已。

30. 月光长老的故事

Candābhattheravatthu

“如月……”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月光长老（Candābha）而说的。

关于此事依次说来是：过去一位住在巴拉纳西的商人[决定]“我要去乡下获取旃檀”，带着许多的衣服、饰品乘着五百辆车去到了乡下，在村口驻扎下来，询问森林里的放牛娃：“在这村里有谁在山脚工作？”

“是的，有。”

“他叫什么名字呢？”

“名叫某某。”

“那他妻子孩子们叫什么呢？”

“[名叫]这个和这个。”

“他家在哪里呢？”

“在某某地方。”

他根据他们所给的提示，坐在一辆舒适的车上去到了他家门口，然后从车上下来，进入家里呼唤那女子：“某某。”她[以为]“一定是我们的一位亲戚”，迅速前来铺设了座位。他在那坐下后说了[男主人的]名字然后问道：“我朋友在哪里？”

“去森林里了，先生。”

“我儿子名叫某某，我女儿名叫某某，在哪里呢？”把所有[人]的名字都说了一遍进行询问，然后[将礼品]给[她，说]：“你把这些衣服饰物给他们吧，当我朋友从森林里回来

时你也把这衣服饰物给他吧。”她对他致以崇高的敬意。当丈夫回来时她说：“夫君，此人从一来到开始就说出了所有人的名字，然后给了这个和这个。”他也对他做了应有的表示。

晚上[商人]坐在床上问他：“朋友，你在山脚行走时经常看到什么呢？”

“其他我没看到，但看到了许多红色枝条的树。”

“很多树？”

“是的，很多。”

“那你把它们指给我看看吧。”

[商人]和他一起前去，砍了红旃檀木装满五百辆车，然后商人回去时对他说：“朋友，我家在巴拉纳西的某地。请时不时来我那里，其他的礼品我不需要，就带来红木吧。”“好的。”说完就时不时带着红木去他那里，[商人]也给了他大量钱财。

后来某个时候，在咖萨巴十力入了般涅槃建金塔时，这个人带了大量的旃檀木来到巴拉纳西。然后他的商人朋友命人将许多旃檀研磨成粉装满一钵，然后[说]：“来，朋友，趁着还在煮饭，我们去建塔之处然后回来。”带着他去了那里做了旃檀的供奉。他这位住乡下的朋友也用旃檀在塔中做了一月轮。这就是他的过去之业。

他在那死后投生到了天界，在一两尊佛之间的时期都在那里度过，在[如今]这尊佛出世时，他投生在了王舍城一个富裕的婆罗门家中。在他的肚脐眼周围出现了一个月轮般的光圈，因此人们给他取名叫月光（Candābha）。据说这是他在佛塔做旃檀圆盘[供养]的果报。婆罗门们心想：“我们带着

此人可以在世间糊口。”

他们让他坐在一辆车上，说“谁用手触摸这人身体，他就会获得如此的权利财富”而四处漫游。人们给了一百或一千钱后就能用手触摸他的身体。他们这样一路随行来到了沙瓦提，在城市和寺院间[的某处]住下了。在沙瓦提有五千万的圣弟子，他们在饭前做完供养，饭后拿着香、花、衣服、药品等前去听法。婆罗门看到他们便问：“你们去哪里？”

“去导师那里听法。”

“你们过来，去那里干什么？无人像我们的月光婆罗门这般有威力的。触摸他的身体就能获得这样的[成就]。你们来看看他。”

“你们的月光婆罗门能有什么威力？我们的导师才是大威力者。”他们互相谁也不能说服谁。

“去了寺院后，我们就能知道是月光还是我们的导师更有威力。”

[婆罗门]他们带着他（月光）前去了寺院。导师在他来到自己面前时就让[他肚子上的]月光消失。他在导师面前就像炭篮子中的乌鸦一般。当他们把他带到一旁，[他身上的]光芒又出现了。再带到导师面前，光芒就消失了。如此去了三回，看到光芒消失的月光心想：“我想此人知道令光芒消失的咒语。”他向导师询问道：“您知道什么令光芒消失的咒语吗？”

“是的，我知道。”

“那就请教给我吧。”

“不能给未出家者。”

[于是]他跟婆罗门们说：“当我在此学会了咒语，我将会

是整个瞻部洲的第一人。你们就在这里[等着]，我出家后，将花几天学习咒语。”他向导师请求出家，达上了。于是[导师]教他三十二身分，他问：“这是什么？”

“这是作为咒语的预备应诵习的。”婆罗门们也时不时来问：“你学会咒语了吗？”

“还没学会。”他几天就证得了阿拉汉，当婆罗门们前来询问时，他说：“你们走吧，我如今获得了不复返之法。”比库们向如来汇报：“尊者，此人妄语，[自]称究竟智（证阿拉汉）。”导师说：“诸比库，如今我儿月光是漏尽者了，他所说真实。”说完诵出此偈：

413.

Candaṃva vimalaṃ suddhaṃ, vippasannamanāvilaṃ;
Nandībhavaparikkhīṇaṃ, tamahaṃ brūmi brāhmaṇaṃ.

如月净无垢，明净且无浊；
灭尽有之喜，我谓婆罗门。

在此[偈颂中]，“无垢”（vimalaṃ）是[如月亮]没有云等的污垢。

“干净”（suddhaṃ），没有烦恼污秽。

“明净”（vippasannam），明净的心。

“无浊”（anāvilaṃ），他没有了烦恼。

“灭尽有之喜”（Nandībhavaparikkhīṇaṃ），意思是灭尽了于三有之贪，我称彼为婆罗门。

开示结束时，许多人证得了入流果等。

第三十、月光长老的故事[终]。

31. 西瓦离长老的故事

Sīvalittheravatthu

“于此……”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曲果利亚（Kuṇḍakoliya）附近的怀曲林（Kuṇḍadhāra）时，就西瓦离长老（Sīvali）而说的。

在某个时候名为苏巴瓦萨[247]（Suppavāsā）的果利亚族（Koliya，拘利族）女子怀孕七年后，难产七日，被痛苦、急剧、剧烈的感受所触。

“彼跋葛瓦实为正自觉者，讲述舍断如此苦痛之法。彼跋葛瓦之弟子僧实为善行道者，彼为舍断如此般的痛苦而行道。彼涅槃实为快乐，在那里如此般的痛苦不存在。”（《自说》第 18 偈）她通过这三种省思忍受着痛苦，他命丈夫前去导师处。

当他以她的话向导师表示敬意时，导师说：“愿果利亚族之女苏巴瓦萨快乐，健康地产下健康之子。”当导师这么说之时，她就轻松健康地产下了健康的儿子。然后邀请以佛陀为首的比库僧团，做了七天的大供养。她儿子也从出生之日起开始就带着滤水器为僧团过滤水。他后来出离[俗家]而出家，证得了阿拉汉。

有一天比库们在法堂生起了谈论：“你们看，贤友们，如此般具备阿拉汉潜质的比库在这么长时间里在母亲胎中遭受痛苦，还有其他谁[遭受痛苦]更多的？此人确实克服了许多

[247] 佛陀八十大弟子中胜妙布施第一的在家女弟子。

苦。”导师前来问道：“诸比库，正坐在一起谈论何事？”当他们说“关于此事”时，[导师]说：“是的，诸比库，我儿解脱了如此多之苦，如今自证涅槃而住。”说完诵出此偈：

414.
Yomaṃ palipathaṃ duggaṃ, saṃsāraṃ mohamaccagā;
Tiṇṇo pāraṅgato jhāyī, anejo akathaṃkathī;
Anupādāya nibbuto, tamahaṃ brūmi brāhmaṇaṃ.

于此险难道，越轮回愚痴；
达彼岸修禅，不动无疑惑；
无取著涅槃，我谓婆罗门。

这含义是：若比库穿过此贪欲之险道、烦恼之难行处、轮回流转、未彻知四圣谛之痴，穿过四种瀑流到达彼岸，以两种禅（止、观）而入禅，以无贪爱而不动摇，以无疑惑而无疑，以无执取而无取著后，以烦恼的止息而涅槃，我称彼为婆罗门。

开示结束时，许多人证得了入流果等。

第三十一、西瓦离长老的故事[终]。

32. 雅海长老的故事

Sundarasamuddattheravatthu

“于此世[舍欲]……”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雅海长老（Sundarasamudda）而说的。

据说一个名叫雅海童子的良家子出生在沙瓦提一个拥有四亿财富的显赫之家中。一天饭后他看到许多人们为了听法拿着香、花等前往揭德林，他问道："你们去哪里？"

"为了去导师那里听法。"[他们]回答。

"我也要去。"说完和他们一起前去，然后坐在人群的外围。导师得知他的根性后次第而说法。"住于在家无法实践如抛光的螺贝般[遍净]的梵行。"由于导师的说法他想要出家了。当人群离去时他向导师请求出家，听说"没有获得父母许可如来不让出家"，回到家里后，就像良家子护国等一般，通过极大的努力才让父母同意了。然后在导师面前出家，并获得了达上。"我为什么要住在这里？"于是他离开那里，去了王舍城，以乞食度日。

一天他住在沙瓦提的父母在一个节日看到他年轻的朋友们打扮的漂漂亮亮在玩耍，悲叹道："我们的儿子现在难获得此[快乐]了。"这时一个交际花（高级妓女）来到他家，看到他母亲在坐着哭，于是问道："阿妈，为什么哭？"

"我想起儿子而哭。"

"那他在哪里，阿妈？"

"在比库们那里出家了。"

"让他还俗不合适吗？"

"合适，但他不想，离开这里去了王舍城。"

"假如我能让他还俗，你们怎么对我？"

"我们将让你成为这个家中的女主人。"

"那就请给我一些费用吧。"

她拿了费用，和一大群人一起去了王舍城，在观察了他托钵的路线后，在那[途中]获取了一个房子，一早准备好美

味的食物，当长老进来托钵时，给与钵食。几天后[她对长老说]："尊者，请您就坐在这里用餐吧。"[一边]去拿[他的]钵。他把钵给了[她]。然后提供给他美味的食物，说："尊者，这里托钵很方便。"几天后让他坐在阳台吃饭。然后她用饼笼络了一些小孩子，[对他们说：]"你们在长老来的时候过来，即便是被我阻止，你们也依旧到这里扬起灰尘。"

第二天他们在长老用餐时，即便是被她阻止，还是扬起灰尘。她第二天[对长老说：]"尊者，即便是我不让，孩子们也不听我的话在这里扬起灰尘。请您到屋内坐吧。"让他坐在屋内，用餐了几天。然后她又笼络孩子们："请你们即便是被我阻止，也要在长老用餐时制造巨大的声响。"他们那样照做了。

次日，她说："尊者，这个地方非常吵，孩子们即便是被我阻止也还是不听我的话，请您到楼上坐吧。"当长老同意了，他让长老在前面，往楼上爬时将[身后]楼里的门都关上。即便长老是严格的次第乞食沙门，但在味道的贪爱束缚下，听从了她的话爬上了七层的楼房。她让长老坐下。

"友，圆脸（Puṇṇamukha），女人有四十种方式勾引男人，她打哈欠，弯腰，[做]妖娆姿势，[表现出]害羞，用指甲碰触指甲，两脚相叠，用棍子在地上划，让孩子往上跳、往下跳，逗弄，令逗弄，亲吻，令亲吻，吃，令吃，给与，乞求，模仿[对方的]行为，高声说话，低声说话，公开说话，私下说话，跳舞，唱歌，演奏，哭泣，表现优雅，打扮，大声笑，张望，扭腰，摇动生殖器，张开大腿，合上大腿，露出乳房，露出腋窝，露出肚脐眼，闭眼，扬眉，咬嘴

唇，吐舌头，脱衣，穿衣，解开头发，系上头发。”(《本生》2.21.300）如此展示了女性的风骚、女性的优雅后，站在他面前说了此偈颂：

“双足涂紫胶，著鞋之游女，
你青春属我，我青春属你，
年老持杖时，二人共出家。”

（《长老偈》459，462）

“啊，我实造了未经考虑的重业啊”，长老生起了大悚惧。此时导师正坐在四十五由旬远的揭德林，看到了此事，然后露出笑容。这时阿难长老问他：“尊者，是何因，是何缘，您显露笑容？”

“阿难，在王舍城的七层楼房里，雅海比库和一交际花在进行战斗。”

“尊者，那谁会赢，谁会输呢？”

导师[说]：“阿难，雅海将会赢，交际花会输。”说了长老[将取得]的胜利后，[导师]就坐在那里发出光芒，说：“比库，于两种欲望勿期盼，舍断吧。”说完诵出此偈：

415.
Yodha kāme pahantvāna, anāgāro paribbaje;
Kāmabhavaparikkhīṇaṃ, tamahaṃ brūmi brāhmaṇaṃ.

彼于此舍欲，无家而云游；
已尽欲与有，我谓婆罗门。

其含义是：若有人在此世间舍弃了两种欲，成为无家者而云游，他灭尽了欲与有，我称其为婆罗门。

开示结束时，该长老证得了阿拉汉，然后以神通力飞向空中，穿透屋顶，称赞着导师之身而来，礼敬了导师。法堂里生起了谈论："贤友们，雅海长老几乎要毁于舌识之味，而导师成为了他的支助。"导师听到该谈论后说："诸比库，不光如今，过去他被味贪所缚时，我也曾给他支助。"说完在他们的请求下，为说明该事，而说出了过去之事：

"居家或密友，无恶胜于味，
羚鹿居林中，桑吒以味捕。"

（《本生》1.14）

[导师]详述了[《本生》]第一册中的《风鹿本生》[248]（Vātamigajātaka）。然后做了本生的联系："那时的风鹿就是雅海，诵出此偈令它得脱的大臣[249]就是我。"

第三十二、雅海长老的故事[终]。

---

[248] 在此本生中（本生第 14 篇），该长老当时是一头品种为风鹿的鹿，它经常去往国王的御花园。后来国王（菩萨）想捕获它，于是守园人桑吒亚（Sañjaya）就用蜂蜜涂抹在园中的草上，鹿吃了过后生起对味觉的贪爱，不再去其他地方，只来御花园。逐渐它也对守园人失去了警惕，产生了信任。于是守园人在前面撒下沾有蜂蜜的草一步一步将它引到了皇宫里面。当人们将宫门关闭时，它才惊觉，见到众人后，四处奔逃。国王说完上面这首偈颂后便让人把它放回了森林。

[249] 在该本生中诵出该偈颂的菩萨并非大臣，而是国王。

33. 迦帝拉长老的故事

Jaṭilattheravatthu

“……此世贪爱……”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竹林时，就迦帝拉长老（Jaṭila）而说的。

关于此事依次说来是：据说曾经在巴拉纳西有两位在家兄弟，种植了很大一片甘蔗地。有一天弟弟去到甘蔗地里[心想]“我要给哥哥一根[甘蔗]，我自己一根”，便[砍了]两根甘蔗，为了不让汁流出来，将被砍的位置包起来拿着。据说这时没有榨甘蔗的机器，[而是]将头或者根切掉，抬起来时，就像从滤水器中流出水一样，让汁液自己流出来。在他从地里拿了甘蔗回来时，香醉山的一位独觉佛从定中出定了，“今天我要饶益谁呢？”在探寻时看到他进入到自己的智网，知道了可以利益到他，然后带着衣钵以神通前去，站在他面前。

他看到独觉佛后，内心欢喜，将上衣[脱下来]铺在地上一高处，“尊者，请您坐这里吧。”让独觉佛坐下后，[对独觉佛说：]“请将钵给我。”他将甘蔗包住的地方解开，然后放在钵上，汁液流下来装满了一钵。独觉佛就在那里把[甘蔗]汁喝了。[弟弟]心想：“实在太好了，圣尊喝了我的甘蔗汁。如果哥哥让我给钱，我就给[他]钱。如果让给[他分享]功德，我就给[他]功德。”[他又对独觉佛说：]“尊者，请将钵给我。”将第二根甘蔗也解开，供养了甘蔗汁。“我为哥哥从地里带来另一根甘蔗，他就可以吃了。”据说他连这样的欺诈之心都没有。

独觉佛喝完第一份甘蔗汁后，想要把这[第二份]甘蔗汁和其他[独觉佛]一起分享，于是拿了后就坐着[没有继续喝]。弟弟知道了他的情况后，五体投地进行了礼敬，然后发愿："尊者，愿以我这供养最上[甘蔗]汁的果报，让我体验人天的快乐，最后证得您所证之法。"独觉佛对他说："愿如是。"并用"愿如你所欲……"[250]这两首偈进行了随喜。然后就在他的注视下，决意后，从空中去了香醉山，将那[甘蔗]汁给了五百独觉佛。

他看了该神变后，去到哥哥面前，当被问及"你去哪里了？"时，[他回答：]"我去看甘蔗地了。"哥哥说："哪有像这样去甘蔗地的？不应该带一两根甘蔗回来吗？"

他说："是的，兄弟，我拿了两根甘蔗，但看到了一位独觉佛，我把我的甘蔗汁供养了，[心想]'或者给[哥哥]钱，或者给[他]功德'，我把你的甘蔗汁也供养了。你到底是要拿钱还是功德？"

"那独觉佛做什么了？"

"喝了我的甘蔗汁，然后带着你的甘蔗汁从空中去了香醉山，分给了五百独觉佛。"

他听了弟弟的话后，马上全身充满着欢喜，发愿道："借此[功德]仅愿我得达独觉佛所证之法。"这样弟弟发了三个愿，而哥哥只用一句话发愿阿拉汉。这是他们的过去之业。

他们依寿命而住后，从那里死后投生到了天界，度过了

[250] 愿你所欲求，一切得成就；一切愿圆满，如十五月圆。

愿如你所欲，迅速得成就；一切愿圆满，恰似如意珠。

一个两尊佛间隔的时间。在他们还在天界时，维巴西佛出现于世。他们也从天界下来，投生在般都玛帝（Bandhumatī）城一个家庭中，兄长还是兄长，弟弟还是弟弟。他们当中，[父母]给哥哥取名为“赛那”（Sena），弟弟则叫“不败”（Aparājita）。

当他们成年时，[父母]给他们成了家，这时赛那家主听到般都玛帝城的弘法者在喊“佛宝、法宝、僧宝出现于世了，你们供养吧，做功德吧。今天初八，今天十四，今天十五，你们行伍波思特吧。你们听法吧。”看到大众在饭前做了供养，在饭后为了听法而前往，他便问：“你们去哪里？”当他们说“去导师那听法”时，[他说]“我也去”和他们一起去了，然后坐在人群边缘。

导师知道他的意向后，次第而讲法。他听了导师的法后很想出家，于是向导师请求出家。导师对他说：“你有需要向其征得同意的亲戚吗？”

“有的，尊者。”

“那你就征得同意后再来吧。”

他去到弟弟面前说：“这家里的所有财产都是你的了。”

“那您呢，大哥。”

“我要去导师那里出家。”

“大哥，你说什么呢？当母亲去世了我把您当母亲一般，父亲去世了我把您当父亲一般。这家里有大量财富，住家里也能做福德，您不要这么办啊。”

“我在导师那听了法，不能履行居家生活中的事务了，我只[想]出家。你回去吧。”他让弟弟回去后，在导师那出家获得达上，不久后就证得了阿拉汉。弟弟则[想]：“我要向兄

长的出家表示礼敬。”向以佛陀为首的僧团做了七天的供养后，礼敬了兄长说：“尊者，您已作证生已尽，而我束缚于五欲中不能离俗而出家。请为我讲解住于在家相应的大福德之事。”

长老对他说：“萨度，萨度，智者。为导师建造香室孤邸吧。”

“好的。”他同意后，命人运来种种木材，命人将其削制成柱子等，然后命人将其中之一用黄金装饰，其中之一用白银装饰，其中之一用珠宝装饰，所有[木材]都用七宝所饰，用它们建造了一间香室孤邸，再覆盖上用七宝装饰的瓦。在建造孤邸时，与他自己同名也叫不败的外甥前来，说：“我也想建造[孤邸]，舅舅请您也将功德[分享]给我吧。”

“我不给，亲爱的，我不和其他人一起做。”

他在请求了很多回后没有获得功德[分享]，[心想]“在香室孤邸前应该有一间衮嘉拉堂（kuñjarasāla，一豪华的殿堂）”，便命人建造了一间七宝所成的衮嘉拉堂。他在这尊佛陀出世时投生为了门答咖（Meṇḍaka，公羊）财主。

七宝所成的香室孤邸有三个大窗户。屋主不败在它们前面的下方命人建造了三个用石灰粉刷过的池塘，然后注满四种香水，命人种上五种颜色的花。当导师在里面坐着时，风会将花粉撒在他身上。香室孤邸的顶部是一个赤金造的壶，顶端是珊瑚所造，下面是宝石贴砖。它就像一个跳舞的孔雀一般光彩夺目而住立。[所用到的]七宝中需要敲下来的部分被敲下来后，将所有[敲下来]剩余的部分都用来在香室孤邸周围洒满齐膝深的地面。

屋主不败这样建造完香室孤邸后，前往长老哥哥处说：“尊者，香室孤邸完成了，我希望它被使用，据说因使用而有大功德。”[长老]他来到导师面前说：“尊者，这屋主为您建造了香室孤邸，现在他希望[您]使用[它]。”导师从座位起来前往香室孤邸，环绕香室孤邸后，站在门口看着周围的宝石堆。这时屋主对他说：“请进吧，尊者。”导师依旧那样站着，到第三次[请他进去]时，看向他的长老兄长。他只是通过观察便明白了，对弟弟说：“来，弟弟，你对导师说：‘保护[之事]只归我[来做]，您怎么舒服怎么住。’”他听了这话后，五体投地礼敬了导师然后说：“尊者，犹如人们进入树下后毫不在意地离开，或者如同渡过河后毫不在意地将筏子抛弃，请您如此般无有顾虑而住吧。”

导师为什么站着[不进去]呢？据说他是这样想的：“诸佛处餐前餐后都有很多人来，我们无法阻止他们带着这些宝物离开，‘僧舍处铺了这么多宝物，连自己的护持者拿都不阻止’，家主[这样]对我生气后会去往恶趣。”由于这个原因[佛陀]站着[不进入]。而当他说“尊者，保护[之事]只归我[来做]，您住吧”时就进去了。

屋主在四周设置守卫后，对人们说：“伙计们，用口袋、篮子、袋子带着[宝物]走的你们就阻止，用手抓着走的就不要阻止。”也命人在城市里通知：“我在香室僧舍铺撒的七宝，在导师处听完法后走时，穷人请[抓]满两手而拿取，富有的则可用一手拿取。”

据说他是这样想的：“具信者将仅仅想听法而去。无信者则因贪图财富而去，听法后将从苦中解脱。”因此为了所有人的利益而这么宣告。大众按照他说的方式拿取众宝物。当铺

撒的宝物耗尽了他就[再次]命人铺撒齐膝深，一直[铺撒了]三回。

在导师足下（踏足处）命人放置了一块南瓜大小的无价宝石。据说他是这样想的："当和导师身体的金色光芒一起被看到时，[人们]不会对宝石的光芒感到满意。"因此他如此设置。大众看到[宝石]也确实不感到满意。

后来有一天，一位持邪见的婆罗门[心想着]"据说导师足下放置了一块昂贵的宝石，我要拿走它"而去到寺院，进入到为礼敬导师而前来的大众中。屋主通过他前进的方式发觉"[此人]想要拿取[那块无价]宝石"，便心想："啊，真希望他不要拿。"[那婆罗门]他就像在礼敬导师一般，将手靠近[导师的]双足，然后抓住宝石放到袋子里离开了。

屋主内心没法对他感到欢喜。在讲法结束时他前往导师处说："尊者，我三次在香室周围铺撒齐膝深的七宝，对拿取它们的人我没有嫌恶，心只是越来越欢喜。然而今天动了'啊，真希望这婆罗门不要拿走宝石'的念头后，对他拿走宝石内心无法感到欢喜。"导师听了他的话后[说]："近事男，你无法阻止别人拿走自己的财产？"教了[他]一个方法。他采用导师教的办法，礼敬了导师，然后发愿："从今开始，愿不论是数百的国王或强盗都不能迫使我后拿走我的财产，乃至是一根线头，愿我的财产也不被火烧，也不被水冲走。"导师则对他[说]："愿如是。"进行了随喜。

他在做香室的供养仪式时，在寺院里对六百八十万比库做了九个月的大供养，供养结束后给所有人供养了三衣。僧团中最年幼者的衣料[都]价值一千[钱]。他如此般终生做福

德，从那里死后投生到了天界，那么长时间都在人天间轮回，然后在此尊佛陀出世时在王舍城一个财主家获得了结生，在母胎中住了九个半月。在他出生那天整个城市里的所有武器都炽然发光，所有人身上穿戴的[珠宝]饰品都像燃烧起来了一样发光，城市中一片光明。

财主清晨去服侍国王，然后国王问道："今天所有的武器都炽然发光，城市中一片光明，你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

"我知道，大王。"

"是什么原因，财主？"

"您的一个奴仆出生在了我家里，是他的福德之光导致这样的。"

"他会成为盗贼吗？"

"不会这样的，大王，有福德的众生做了决意而已。"

"那么，应好好地照顾他，这是给他的奶水钱。"命人每天给他一千[钱]。

由于令整个城市都成为一盏灯一般，在给他取名之日，[父母]便给他取名叫"焦谛咖"（Jotika，灯炬）。当他成年，为了给他建造房子而平整地面时，沙格的住处（座位）开始发热。沙格探究"这是怎么回事"时，知道了"他们在为焦谛咖建造房屋地基"，[他心想]"他是不会住这些人建造的房子的，我应该去那里"，他便化作一个木工前往说："你们在做什么？"

"我们在为焦谛咖建造地基。"

"你们走吧，他不会住你们建造的房子的。"说完他看向一片十六亩（Karīsa）大小的土地，[那片土地]顿时就变得像遍禅圆相一样平整。他又思维"愿这个地方破土而升起一栋

七宝所成的七层大厦”，然后看向[那里]，顿时就升起了一栋那样的大厦。又思维“愿包围这[大厦]升起七道七宝所成的围墙”然后看向[那里]，如此般的围墙升起了。当他思维“愿它们周围升起劫树（kapparukkha，满愿树）”后看向[那里]，如此般的劫树就升起了。“愿大厦四角升起四个宝壶。”他想完看向[那里]，一切如其所想。其中一个宝壶有一由旬，一个有三牛呼（四分之三由旬），一个半由旬，一个一牛呼那么大。菩萨所出现的众宝壶壶口是相同的尺寸，下面是和大地一般大。焦谛咖所出现的宝壶壶口尺寸没有说，所有[宝壶]像开口的棕榈果一样完美地出现。大厦的四角出现了四根小棕榈树干一般大的金质甘蔗。它们的叶子是七宝所成，树干为金质。据说这些都是过去的业所显现的。

在七道门的入口处有七个亚卡守护着。第一道门是名为亚玛果利（Yamakoḷī）的亚卡和他的一千亚卡随从一起守护。第二道[门]是名为莲花（Uppala）的亚卡和他的两千随从亚卡一起[守护]。第三道[门]是名为瓦基拉（Vajira）的亚卡和他的三千随从亚卡一起[守护]。第四道[门]是名为瓦基拉巴护（Vajirabāhu）的亚卡和他的四千随从亚卡一起[守护]。第五道[门]是名为咖萨堪达（Kasakanda）的亚卡和他的五千随从亚卡一起[守护]。第六道[门]是名为咖达塔（Kaṭattha）的亚卡和他的六千随从亚卡一起[守护]。第七道[门]是名为低萨穆喀（Disāmukha）的亚卡和他的七千随从亚卡一起[守护]。就这样大厦的里里外外都有森严的守卫。

当宾比萨勒王听说“据说焦谛咖出现了一栋七宝所成的

七层大厦，有七道围墙和七道大门入口，[还]出现了四个宝壶”后，给他送去了财主伞盖（财主身份的象征）。他便得名为焦谛咖财主。和他一起造福业的女子投生到了北古卢[洲]（Uttarakuru，北俱卢洲）。天神们将她从那里带来让她坐在一豪华的私房中。

她来时拿了一管米和三块火石。他们一生都靠那一管米煮饭。据说假如他们想要用[那管中的]米装满一百车，[装完后]那管米依旧有一管。煮饭时将米倒进锅里然后将它们放在火石上，火石马上就会燃烧起来，在饭煮熟时火就熄灭了。通过此标识（火的熄灭）他们就知道饭熟了。当煮咖喱菜等时也是同样的方式。他们就这样通过火石来煮食物。他们以宝石的光明而生活，不知火光或灯光。

“焦谛咖据说有此等成就”，他在整个瞻部洲都广为人知。大众坐着车子等前来观看。焦谛咖财主命人煮了北古卢洲的米饭给所有来访者。他命令：“让他们从劫树处拿取衣服，拿取饰品。”他命令：“将一牛呼宝壶的口打开，让他们拿取足够的财富。”即便是整个瞻部洲的居民来拿走财富，宝壶连一指之量[的财富]都不会减少。据说这是他将七宝当沙子铺设在香室周围的果报。

就这样大众根据[各自的]意愿拿取衣服饰品和财富而去，宾比萨勒王虽然想要看他的大厦，在大众前来时没有获得机会。后来当想要拿[东西]走的人渐渐少了，国王对焦谛咖的父亲说：“我想看看你儿子的大厦。”他说完“好的，大王”就去告诉儿子：“儿子，国王想看你的大厦。”

“好的，爸爸，让他来吧。”

国王在大量随从的陪同下去了那里。在第一扇门那里打

扫完倒垃圾的女仆将手给国王，国王以为“是财主的妻子”而没将手放在她的胳膊上。同样地在其他的那些门口也以为那些女仆“是财主的妻子”而害羞，没将手放在她们的胳膊上。焦谛咖前来迎接并礼敬后，转到后面说：“您先走，大王。”[透明的]宝石地面对国王来说就像是一个百人深的深渊一般。他以为“此人为了抓我挖了陷阱”而不敢落脚。焦谛咖[说：]“大王，那不是陷阱，您跟在我后面吧。”他到了前面。国王便踩着他踏过的地面从底层开始参观大厦。

这时童子未生怨也抓住父亲的手指一边走一边想：“啊，我父亲真是个大笨蛋，一个屋主住着七宝所成的大厦，他是国王住的[却]是木头房子，我一旦成为国王就不让此人住在这大厦里。”

国王登上顶层时也到了吃早饭的时间了。他呼唤财主：“大财主，我们就在这里吃早餐吧。”

“我知道，大王，已经为您准备好了食物。”

他（国王）用十六壶香水洗完澡后，坐在财主的凉亭中为他（自己）所准备的宝石制的宝座上。然后在给他提供了洗手的水后，命人将奶粥盛在一个价值十万的金碗中摆在其前面。国王以为是主食开始要吃。财主[说]“大王，这不是主食，这是奶粥。”命人将主食盛在另一个金碗中，放在前一个碗上。据说从那[前一个碗]升上的热量让它吃起来更美味。国王吃着美味的食物不知限量。于是财主礼敬他然后抬手合掌说：“大王，够了，就这么多吧，再多就不能消化了。”国王对他说：“屋主你怎么说得[好像]重视自己的饭食？”

“大王，没有那回事，您的所有军士都将[食用]这饭食和咖喱菜。然而我是担心[留下]恶名。”

“是什么原因呢？”

“如果[明天]大王的身体倦怠的话，我害怕[人们会说]‘昨天国王在财主家吃饭了，一定是财主做了什么’[这样的]话，大王。”

“那就把饭拿走，拿水来吧。”

国王用完餐后，所有国王的随从都吃同样的饭食。国王和财主坐着愉快地聊天，他对财主说：“怎么这家里没有财主夫人？”

“是有的，大王。”

“她在哪呢？”

“她坐在豪华的私房里，不知道大王来了。”

虽然国王早上就和随从一起来了，但她对他的到来并不知情。因此财主[觉得]“国王想见我的妻子”到她那里说：“国王来了，你不应该去见国王吗？”她躺着说：“夫君，国王是什么人？”

“国王是我们的统治者。”当他[这么]说时，她不高兴地称：“我们的福业实在是做得糟糕啊，还有人是我们的统治者。我们没有信而做的福业，果报成熟后其他人成为我们的统治者。我们一定是没有信而做的布施，这是它的果报。”然后她说：“现在我该怎么做，夫君？”

“带着棕榈扇给国王扇风吧。”

在她带着扇子去给国王扇风时，国王头巾上的气味触到她的眼睛，然后她的眼睛泪如雨下。看到这一幕国王对财主说：“大财主，女人见识少，我想她害怕‘国王要拿走我丈夫

的所得’而哭泣，你安慰她‘我不要你的所得’。”

“她不是在哭，大王。”

“那这是怎么回事？”

“您头巾的气味让她流泪了。此人没有见过灯光和火光，仅借助宝石之光吃、坐和睡。大王一定是坐于灯光下吧？”

“是的，财主。”

“那么，大王，从今开始请借助宝石之光而坐吧。”然后给他如南瓜般巨大的无价之宝石。国王参观了[财主的]家后，说：“焦谛咖实在是大富贵。”然后就回去了。至此为焦谛咖的来历。

现在该说迦帝拉的生平了。在巴拉纳西有一个财主的女儿长得很漂亮，在她十五六岁时，为了保护她，[父母]给了一位女仆，让她住在一栋七层楼顶楼的高贵卧室中。一天她在打开窗户往外观望时被一位在空中飞行的持咒语者看到了，他生起了爱意，从窗户进入后和她一起发生了亲密关系。她和他一起同住不久后怀孕了。后来那女仆看到了她便问：“小姐，这是什么？”

“好了，别告诉任何人。”因她的话，女仆感到害怕就没有声张。十个月后她产下一个儿子，她命人拿来一个新盆，然后将男孩放在那里面，再把它合上，上面放上一些花环，吩咐女仆：“你把这个顶在头上，放到恒河里，当被问及‘这是什么？’时你就说‘是我女主人做的供养。’”她如此照做了。

在恒河下游有两位妇女正在洗澡，看到那个盆被水漂

着，一个说“那盆是我的”，一个说“那里面的东西是我的”。当盆到了，[她们]将其带到岸上放下，打开看到一个男孩后，一个说：“因为[我]说过‘盆是我的’，男孩就是我的。”一个说：“因为[我]说过‘里面的东西是我的’，男孩是我的。”她们争吵着去了法院，告知此事后大臣们无法判定，便去到国王那里。国王听了她们的话后说：“你拿走男孩，你拿走盆。”

那位拿走男孩的是马哈咖吒那长老的一位护持者。因此她[怀着想法]“我将让这[小孩]在长老处出家”而将男孩抚养。在他出生这天给他将胎垢弄干净后没有再洗澡，于是他的头发就卷曲了，因此她们就给他取名为迦帝拉（Jaṭila，结发）。在他能用脚走路时，长老进入那个家庭中托钵。近事女请长老坐下，然后提供了食物。长老看到男孩后问：“近事女你获得了一个男孩？”

“是的，尊者，我[想着]‘我将要让这个男孩在您那里出家’而抚养，您剃度他吧。”便将他给了[长老]。长老[回答]“好的”带着他走时观察“此人是否有享受在家荣华富贵的福业呢？”[得知]“是大福报的众生，将会有大富贵，目前他还年幼，智慧也尚未成熟。”思维过后将他带到答格西喇一个护持者家中。

护持者礼敬了长老后站着，看到那男孩便问道：“尊者，您得到一个男孩了？”

“是的，近事男，他将会出家。他尚且年幼，就[先]留在你这里吧。”

“好的，尊者。”他将其当做儿子一样照顾。他家中有[存了]十二年的大量货物。他要到另一个村子去时将所有的

那些货物都搬到商店里，让男孩坐在店里，告诉他每件的价格："这一件和这一件获得这么多财物后就[卖]给[顾客]。"说完就离开了。

这一天，城市的守护天神让那些需要乃至辣椒、小茴香子之量的物品的人们都前往他的商店。[小男孩]他一天之内就将囤积了十二年的货物卖掉了。家主回来后在看到商店里什么都没有了，就说："孩子你把所有商品都弄丢了？"

"我没有弄丢，都按照您说的方式卖掉了，这是[卖掉]什么东西的资金，这是什么东西的。"屋主很高兴，[心想：]"珍稀之人啊，不论在哪里他都能生存。"将自己家里已成年的女儿给了他[做妻子]，然后命令人们："你们给他建一个房子。"在房子完成时[对他]说："你们去，住在自己家里。"

在他进入房子时，当一只脚方才踏过门槛，房子后部的地面就裂开，升起一座八十肘高的金山。国王听说"据说迦帝拉童子家里的地面裂开升起一座金山"后，派人给他送去财主伞盖（任命他为财主）。他便得名为迦帝拉财主。

他有三个儿子，在他们成年时他有了出家之心，[他心想：]"如果有和我们同等财富的财主家庭的话，他们会允许[我]出家。要是没有，他们将不许可。在瞻部洲有没有和我们同等财富的家庭呢？"为了探寻此事他命人制作了一个金砖、一个金鞭、一双金鞋，交到[手下]人手里，"你们去，带着这些就像在寻找什么一样，在瞻部洲巡游，知道了有没有和我们同等财富的财主之家后就回来。"把他们派送出去了。

他们在巡游时来到了跋地亚城，然后门答咖财主看到了他们，问道："朋友们，你们为何而漫游？"

他们说："我们为了看一些东西而漫游。"

"这些人拿着这些东西，不是为了看什么而漫游，是在调查国内而漫游。"他知道后便说："朋友们，你们到我家后面看看吧。"他们在那八亩大的地方看到如前所说的破开大地出现的一些金山羊，有大象、马、公牛王那么大，互相背靠背。他们在其中游览后出来了。财主于是问他们："朋友们，你们漫游所寻找的东西看到了吗？"

他们说："看到了，先生。"

"那你们就走吧。"他将他们送走了。

他们从那里走了，[回来后]自己的财主对[他们]说："朋友们，是否有看到和我们相同财富的财主家庭呢？"

"先生，您的[财富]算什么，跋地亚城的门答咖财主有如此般的财富。"他们将所有的经历告知了。听了这个后财主很高兴，[心想：]"已经找到一个财主家庭了，是否还有其他的[大财富财主]呢？"于是给了他们一张价值十万的羊毛毯，派遣他们："朋友们，你们去，寻找另一个[这样的]财主家庭。"

他们到了王舍城，在离焦谛咖财主家不远的地方，堆了一堆木头，点着火，然后站着。当被人问及"这是做什么？"时，他们说："我们有一张昂贵的羊毛毯，没有买家，我们拿着它行走的话害怕盗贼，因此我们要将其烧毁后再走。"

这时焦谛咖财主看到了他们，问道："这些人在做什么？"听说此事后，命人把他们叫过去，问道："价值多少的羊毛毯？"

"价值十万。"他们回答。

[财主]命人给了十万[钱]，然后[说]“你们[把它]给清扫完大门丢垃圾的女仆。”交到了他们手里。[女仆]她获得毛毯后哭着来到财主面前说：“主人，我有过错的话不是应该打我么，为什么给我送来一条这样的粗毛毯？我如何能穿或者披这个呢？”

“我送给你不是这个目的。你可以把它卷起来放在床脚，当你睡觉时用香水洗完脚，用它来擦脚。我给你是为了这个目的。你这样做也不行吗？”

“我这样做是可以的。”她拿着回去了。

那些人看到该行为后去到自己财主面前，当被问及“朋友们，你们看到[和我们同样大富的]财主家庭了吗？”[他们回答：]“主人，您有的算什么，王舍城的焦谛咖财主有如此般的财富。”告知他[焦谛咖]家里的所有财富后，告诉了他那事情的经过。财主听了他们的话后欢喜[地想到：]“现在我能出家了。”他去到国王面前，说：“我想出家，大王。”

“好的，大财主，你出家吧。”

他回到家中，将儿子们叫来，把一镶满钻石的金柄斧头放到长子手里说：“儿子，[用这个斧子]到后院金山取团金子。”他带着斧子去了，然后砍在金山上就像砍在石板上一样。[财主]从他手里拿过斧子交到二儿子手里，派[他]去，他砍在金山上也跟砍在石板上一样。然后[财主]将它交到小儿子手里，派[他]去。他拿了它劈砍时就像砍在土堆上一样。这时财主对他说：“来，儿子，这就可以了。”然后把另外两个大儿子叫过来说：“这金山不是为你们而出现的，仅仅是为我和[你们的]小弟而出现的，你们和他一起享用吧。”为

什么那[金山]仅为他们而出现，又为什么迦帝拉在出生时被扔进水里？只是自己[过去]所造的业罢了。

在为咖萨巴正自觉者建造佛塔时，一位漏尽者来到佛塔处观察，然后询问："朋友们，为什么塔的北面没有建起来？"

他们回答："黄金不够。"

"我入城去鼓励[人们捐赠]，你们恭敬地做事吧。"他这样说完就进入城中，"女士们，男士们，你们的佛塔有一面黄金不够，你们知道[捐赠]黄金哦。"激励完大众，他来到一个金匠家里。金匠正坐着和妻子在争吵。这时长老对他说："你们建造的那一边佛塔黄金不够，你应知道这个。"他由于生妻子的气而说："把你导师丢到水里，然后走吧。"这时她对他说："你做了极其鲁莽之事啊，你对我生气就骂我或打我，为什么对过去、未来、现在的佛陀怀敌意？"金匠即刻生起了悚惧感，说："请原谅我，尊者。"说完拜倒在长老足下。

"朋友，你没对我说什么，你应请求导师的原谅。"

"我怎么做才能被原谅呢，尊者？"

"做三瓶金花摆在放置舍利的地方，然后弄湿衣服和头发，请求[诸佛的]原谅，朋友。"

"好的，尊者。"说完他就为了制作金花将三个儿子中的大儿子叫来，说："来，儿子，我对导师说了恶语，因此我要制作这些花放在放舍利的地方，然后请求原谅，你也和我一起吧。"他[说：]"不是我让你说的恶语，你自己做吧。"[大儿子]他不想做。他把二儿子叫来说了同样的话，他也做了同样的回答，不想做。他把小儿子叫来说了同样的话，他说："父亲的事情是儿子的责任。"然后和父亲一起制作[金]花。

金匠做完三瓶一张手那么大的花后放在摆舍利的地方，然后弄湿衣服和头发，请求导师的原谅。

这就是他七次在出生时被扔进水里[的原因]。这是他的最后一生，由于那个原因此生他也被扔进了水里。他那两个大儿子在制作金花时不想和他一起做，由于这个原因金山不为他们而生，迦帝拉和小儿子一起做的，所以[金山]为他们而生。他嘱咐了儿子们后就去到导师那出家了，几天就证得了阿拉汉。后来某个时候，导师和五百比库一起托钵来到他儿子们的门口，他们供养了以佛陀为首的僧团半个月的饮食。

比库们在法堂生起谈论："贤友迦帝拉，你如今还对八十肘的金山和儿子们有贪爱吗？"

"贤友们，我对他们没有了贪和慢。"

比库们说："这迦帝拉长老说了虚妄[语]，[自]称究竟智（证阿拉汉）。"导师听了他们的谈话后说："诸比库，我儿对他们没有了贪和慢。"然后宣说佛法，诵出此偈：

416.

Yodha taṇhaṃ pahantvāna, anāgāro paribbaje;
Taṇhābhavaparikkhīṇaṃ, tamahaṃ brūmi brāhmaṇaṃ.

舍此世贪爱，无家而云游；
灭尽贪与有，我谓婆罗门。

这[偈颂的]含义是：彼舍弃此世间六门的贪与慢，然后不欲求在家生活，无家而云游。灭尽贪爱与有的贪有灭尽者，我称他为婆罗门。

开始结束时，许多人证得了入流果等。

第三十三、迦帝拉长老的故事[终]。

34. 焦谛咖长老的故事

Jotikattheravatthu

“于此[弃]贪爱……”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竹林时，就焦谛咖（Jotika）而说的。

未生怨童子（Ajātasattukumāra）在与迭瓦达德成为一伙后，杀害父亲取得王位，[后来决定]“我要获取焦谛咖财主的大厦”，做好了战斗准备出发了。[然而]在看到了宝石墙壁上随行人员和自己的影子后认为“屋主做好了战斗准备，带着武装力量出来了”，而不敢靠近。

财主则在那一天持守了伍波思特（斋戒），一大早用完早餐就去了寺院，坐在导师面前听法。守护第一道大门的亚卡，名叫押玛果利（Yamakoḷi），它看到该[情况]后，[大喊]“哪里跑！”击溃了[未生怨的]随从，然后从各个方向追击。国王便来到了寺院。

这时财主看到他后就说：“怎么回事，陛下？”然后从座位上起来。

“屋主，你怎么命令了你的人跟我打仗，然后[自己]来到这里像在听法一般坐着？”

“陛下去夺取我的房子了？”

“是的，我去了。”

“没有我的同意的话，一千位国王也不能夺取我的房

子，陛下。”

[国王]他生气[地说]：“那你是要当国王？”

“我不是[要当]国王。但是我的财产没有我的同意，不论是国王还是盗贼连我衣服边上的须线也得不到。”

“那我如何能获取你的同意呢？”

“那么大王，在我这十个手指上有二十个印章戒指，我不把它们给你。如果你可以就拿取吧。”

那国王蹲坐在地上然后跳起来上到十八肘高之处，停下来，[又]跳起来上到八十肘高之处。即便他有这么大的力量，四处转动也不能将一个图章戒指拉下来。财主于是对他说：“请敷展你的上衣，陛下。”说完将手指下垂，二十个图章戒指都脱落了。这时财主对他说：“陛下，像这样，我的财产没有我的同意是得不到的。”

由于国王的行为他生起了悚惧感，于是说：“请允许我出家，陛下。”国王想到“此人出家了我将很容易获取他的大厦”，于是就说了一句话：“你出家吧。”他在导师处出家后，不久就证得了阿拉汉，得名为焦谛咖长老。在他证得阿拉汉那一刻他的所有财产都消失了，他那名为棉柔身（Satulakāyī）的妻子也被天神们带[回]了北古卢[洲]（Uttarakuru，北俱卢洲）。

后来有一天，比库们呼唤并问他：“贤友焦谛咖，你还对那大厦和女人（妻子）有贪爱吗？”

“没有了，贤友们。”当他这么说时，[比库们]报告给导师：“尊者，这人说了虚妄[语]，[自]称究竟智（证阿拉汉）。”导师说：“诸比库，我儿确实对那[财产、女人]没有了

贪爱。”说完诵出此偈：

416.
Yodha taṇhaṃ pahantvāna, anāgāro paribbaje;
Taṇhābhavaparikkhīṇaṃ, tamahaṃ brūmi brāhmaṇaṃ.

于此弃贪爱，无家云游者；
灭尽于有爱，我谓婆罗门。

此偈颂的含义应如上面结发长老的故事中所说的方式理解。

开示结束时，许多人证得了入流果等。

第三十四、焦谛咖长老的故事[终]。

35. 舞者子长老的故事

Naṭaputtakattheravatthu

“舍弃……”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竹林时，就一位舞者子（Naṭaputtaka）而说的。

据说他曾作为一名舞者四处巡演时，听了导师的讲法后出家了，证得了阿拉汉。[一天]在他和以佛陀为首的比库僧团一起入[城]托钵时，比库们看到一个舞者子在表演，便问道：“贤友，此人正在做你曾做的表演，你对这个还有喜爱吗？”

当他回答“没有了”时，[比库们]报告[导师]：“尊者，这人说了虚妄[语]，[自]称究竟智（证阿拉汉）。”导师听了他们的话后说：“诸比库，我儿超越了一切结。”然后诵出此

偈：

417.

Hitvā mānusakaṃ yogaṃ, dibbaṃ yogaṃ upaccagā;
Sabbayogavisaṃyuttaṃ, tamahaṃ brūmi brāhmaṇaṃ.

舍弃人间轭，超越于天轭；
脱离一切轭，我谓婆罗门。

在此[偈颂中]，“人间轭”（mānusakaṃ yogaṃ）是人的寿命和五欲。

“天轭”（dibbaṃ yogaṃ）也是这个道理。

“超越”（upaccagā），意思是，若人舍弃了人类的轭，然后超越了天界的轭，他脱离了一切的四种轭，我称他为婆罗门。

开示结束时，许多人证得了入流果等。

第三十五、舞者子长老的故事[终]。

36. 舞者子长老的故事

Naṭaputtakattheravatthu

“舍弃爱……”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竹林时，就一位舞者子而说的。

故事和前面类似。不过这里导师说：“诸比库，我儿舍弃了喜爱与憎恶而住。”然后诵出此偈：

418.

Hitvā ratiñca aratiñca, sītibhūtaṃ nirūpadhiṃ;
Sabbalokābhibhuṃ vīraṃ, tamahaṃ brūmi brāhmaṇaṃ.

弃舍爱与憎，清凉无执着；
勇者胜世间，我谓婆罗门。

在此[偈颂中]，“喜爱”（ratiṃ），欢喜于五欲。

“憎恶”（aratiṃ），不喜林中住。

“清凉”（sītibhūtaṃ），寂静。

“无执着”（nirūpadhiṃ），无烦恼。

“勇者”（vīraṃ），意思是，那如此般战胜了一切蕴世间而住的勇敢者，我称之为婆罗门。

开示结束时，许多人证得了入流果等。

第三十六、舞者子长老的故事[终]。

37. 汪基萨长老的故事

Vaṅgīsattheravatthu

“彼知……死……”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汪基萨长老（Vaṅgīsa）而说的。

据说在王舍城住了一个名叫汪基萨的婆罗门，他通过敲击死者的头[骨]便知道：“这是一个已投生地狱者的头，这是[已投生]畜生胎中者的，这是[已投生]鬼界者的，这是[已投生]人间的，这是已投生天界的人的头。”

一些婆罗门心想“可以带着此人在世上混饭吃”，于是拿了两件红衣服给他穿上，带着他在国中行走，告诉人们：“这个名叫汪基萨的婆罗门敲击死人头骨后就知道[他们的]投生

地，你们[向他]询问自己亲人的投生地吧。”人们根据各自的财力或者给十个咖哈巴那钱，或者二十，或者一百，询问亲人们的投生地。

他们一路来到了沙瓦提，驻扎在揭德林不远处。早餐后他们看到人们手里拿着香花等前去听法，便问道：“你们去哪里？”

“[去]寺院听法。”[他们]回答。

他们说：“去那里干什么？没有谁像我们的汪基萨婆罗门的，他敲击死人头骨后就知道[他们的]投生地，你们[向他]询问自己亲人的投生地吧。”

人们说：“汪基萨知道什么？没有人像我们老师这般。”然后另一方又说：“没有人像汪基萨这般。”由于[双方]越说越多。[于是人们说：]“来，现在我们将知道你们的汪基萨或[我们的]导师的知识。”带着他们来到了寺院。导师知道了他们的到来后，让人带来了[分别]投生在了地狱、畜生、人间、天界的[四人的]四个头骨，第五个是一位漏尽者的头骨，然后命人依次摆好。在[他们]到达时向汪基萨问道：“听说你敲击死者的头骨后就知道[他们的]投生地？”

“是的，我知道。”

“这是什么人的头？”

他敲击那[头骨]后说：“投生地狱者的。”

“萨度，萨度。”导师对他给予了赞叹。其他的三个头颅也在询问后都一一无误地回答了，[导师]同样地给予了赞叹，然后指着第五个头颅问道：“这是谁的头？”他也对其进行了敲击，[却]不知道投生处。导师便问他：“汪基萨，你不

知道吗？”

“是的，我不知道。”当他这么说时，[导师]说：“我知道。”汪基萨便向导师请求道：“请您教我此口诀。”

“不能教给未出家者。”

他心想：“在学会这个口诀后我将是整个瞻部洲的第一人。”于是他将那些婆罗门遣散：“你们就在那里住几天，我将要出家。”然后他来到导师面前出家，获得达上，成为了汪基萨长老。导师便教给他三十二身分的禅修业处，说：“念诵这口诀的预备[口诀]吧。”他在念诵那个[口诀]期间，婆罗门们时不时问他“你学会口诀没有？”

他说：“你们稍等，我正在学。”几天后就证得了阿拉汉，当婆罗门们再问时，他说：“朋友们，现在我不能[和你们一起]去了。”听说这个后比库们向导师汇报：“尊者，这人说了虚妄[语]，[自]称究竟智（证阿拉汉）。”

导师说：“诸比库，别这么说，诸比库，现在我儿善巧于死亡与结生了。”然后诵出此偈：

419.

Cutiṃ yo vedi sattānaṃ, upapattiñca sabbaso;

Asattaṃ sugataṃ buddhaṃ, tamahaṃ brūmi brāhmaṇaṃ.

彼遍知一切，有情之死生；

无执善至觉，我谓婆罗门。

420.

Yassa gatiṃ na jānanti, devā gandhabbamānusā;

Khīṇāsavaṃ arahantaṃ, tamahaṃ brūmi brāhmaṇaṃ.

诸天与人类，以及甘塔拔；
不知彼所趣，漏尽阿拉汉，
我谓婆罗门。

在此[偈颂中]，“彼知”（yo vedi），意思是，彼对众生的一切死与结生清楚地知道，因不被[烦恼]粘住故[名]“无执着”（Asattaṃ），因[随法]修行而善往故[名]“善至”（sugataṃ），觉悟四圣谛故[名]“觉者”（buddhaṃ），我称他为婆罗门。

“彼之”（Yassa），意思是，这些天神等不知道他的去处。诸漏已尽故[名]“漏尽者”（Khīṇāsavaṃ），远离于烦恼故[名]“阿拉汉”（arahantaṃ），我称彼为婆罗门。

开示结束时，许多人证得了入流果等。

第三十七、汪基萨长老的故事[终]。

38. 法施长老尼的故事

Dhammadinnattherīvatthu

“彼……”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竹林时，就名为法施（Dhammadinna）的比库尼而说的。

一天，她在俗家时，丈夫维萨卡（Visākha）近事男在导师面前听了法后证得了不来果，他心想：“我应让法施接收所有的财产。”此前他回来时看到法施站在窗边张望就会笑。然而那天他回来都没有看站在窗口的[法施]。她心想：“这是怎么回事？好吧，吃饭时我会知道[怎么回事]。”

吃饭时她提供了饭食。他在往日会说："来，我们一起吃吧。"然而那天他静静地吃。她心想："他一定是因什么原因生气了。"维萨卡舒服地坐着时呼唤她然后说："法施，这家里的所有财产你都接收了吧。"

她心想："生气的人不会给与财产，这是怎么回事呢？"于是问道："你怎么了，夫君？"

"我从今以后什么也不管了。"

"你丢弃的唾液谁要接收？如果这样的话请你允许我出家。"

"好的，夫人。"他同意了，然后隆重地将她带到比库尼住处出家了。她达上后得名为法施长老尼。她想要安静，于是和比库尼们一起去到乡下，住在那不久就证得了连同无碍解的阿拉汉，然后[心想]"现在愿亲人们可依靠我造作福业"，又一次回到了王舍城。

近事男听说她回来了，[为了弄清楚]"她为什么回来了"前去比库尼住处，礼敬长老尼后坐在一旁。他心想："不适合问'你不满[出家生活]了吗，尊姊？'我要问她一个问题。"他问了一个入流道的问题，她将其解答了。近事男以这种方式对其他[圣]道也进行了提问，当提问超过[自身境界]的问题时，她说："你过头了，贤友，维萨卡。想知道的话你去导师那询问这个问题吧。"他礼敬了长老尼，然后起身去了导师处，将整个对话告诉了导师。导师说："我女儿法施说得很对，我若回答这问题也会如此回答。"然后宣说佛法，诵出此偈：

421.

Yassa pure ca pacchā ca, majjhe ca natthi kiñcanaṃ;

Akiñcanaṃ anādānaṃ, tamahaṃ brūmi brāhmaṇaṃ.

彼于前中后，何物皆不有；
无所有无著，我谓婆罗门。

在此[偈颂中]，“于前”（pure），意思是，于过去诸蕴。
“于后”（pacchā），于未来诸蕴。
“于中”（majjhe），于当下诸蕴。
“什么也没有”（natthi kiñcanaṃ），他于这些处没有任何所谓的贪执。没有任何贪欲等的“什么都没有者”（Akiñcanaṃ），什么执取都没有的“无取著者”（anādānaṃ），我称彼为婆罗门。

开示结束时，许多人证得了入流果等。

第三十八、法施比库尼的故事[终]。

39. 指鬘长老的故事

Aṅgulimālattheravatthu

“……牛王……”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时，就指鬘长老（Aṅgulimāla）而说的。

故事在“悭吝不生天”（《法句》第 177 偈）的偈颂解释中说过了。

那里说到：

比库们询问指鬘：“指鬘贤友，看到擎着伞盖站着的粗暴大象你害怕吗？”

“不害怕，贤友。”

他们前去向导师说："尊者，指鬘[自]称究竟智（证阿拉汉）。"导师说："诸比库，我儿指鬘不会害怕。像我儿这样的比库，头牛中的漏尽公牛王，他们不会害怕。"然后诵出此偈：

422.

Usabhaṃ pavaraṃ vīraṃ, mahesiṃ vijitāvinaṃ;

Anejaṃ nhātakaṃ buddhaṃ, tamahaṃ brūmi brāhmaṇaṃ.

高贵勇牛王，胜利之大仙；

无欲净觉者，我谓婆罗门。

它的含义是：如公牛王一般不害怕故[名]"公牛王"（Usabhaṃ），至上之义故[名]"高贵"（Anejaṃ），具足勇气的"勇者"（vīraṃ），追求广大的戒蕴等故[名]"大仙"（mahesiṃ），战胜了三魔罗而为"胜利者"（vijitāvinaṃ），洗净了烦恼而为"纯净者（已沐浴者）"（nhātakaṃ），依四谛而觉悟的"觉者"（buddhaṃ），我称他这样的人为婆罗门。

开示结束时，许多人证得了入流果等。

第三十九、指鬘长老的故事[终]。

40. 天利婆罗门的故事

Devahitabrāhmaṇavatthu

"[知]前世住处……"这佛法开示是导师住在揭德林

时，就天利婆罗门的提问（Devahitabrāhmaṇa）而说的。

某个时候跋葛瓦患了风病，派伍巴瓦纳长老（Upavāṇa）去天利婆罗门处获取热水。他去了后将导师生病的情况告知了，然后乞求热水。婆罗门听了这个后很高兴，［心想］“这实在是我的利益，正自觉者为了要热水派了此弟子来我这里”，让人拿了一担热水和一包糖给了伍巴瓦纳长老。长老拿了然后前往寺院，用热水给导师洗了澡，用热水和糖搅拌了给导师喝，那疾病即刻消失了。

婆罗门心想：“应向谁布施有大果报呢？我要去询问导师。”他去到导师面前询问此事，说出此偈：

“应布施何人，施何大果报？
为何行献祭，何为成功施？”

（《相应部》1.199）

导师对他说：“如此般婆罗门的布施有大果报。”然后为了向婆罗门解释说了此偈：

423.
Pubbenivāsaṃ yo vedi, saggāpāyañca passati;
Atho jātikkhayaṃ patto, abhiññāvosito muni;
Sabbavositavosānaṃ, tamahaṃ brūmi brāhmaṇaṃ.

彼知晓前生，得见天恶趣；
已达生之尽，得胜智牟尼，（《相应部》1.199）
一切皆圆满，我谓婆罗门。

其含义是：他清楚了知前世，以天眼看见二十六层天界

和四种恶趣，并且到达了名为生已尽的阿拉汉，证知了应知之法，彻知了应彻知[之法]，舍弃了应舍弃[之法]，体证了应体证[之法]，达到有之尽，得达圆满成就，以漏尽智达寂默的牟尼，一切烦恼的止息者、住于阿拉汉道智之梵行生活而圆满了一切应圆满者，我称彼为婆罗门。

开示结束时，许多人证得了入流果等。该婆罗门也满心欢喜皈依了，宣称为近事男。

第四十、天利婆罗门的故事[终]。

第二十六品婆罗门品释义终。

跋语

至此，从最初的双品十四个故事，不放逸品九个，心品九个，花品十二个，愚人品十五个，智者品十一个，阿拉汉品十个，千品十四个，恶品十二个，刀杖品十一个，老品九个，自己品十个，世间品十一个，佛陀品九个，乐品八个，喜爱品九个，愤怒品八个，垢秽品十二个，法住品十个，道品十二个，杂品九个，地狱品九个，象品八个，贪爱品十二个，比库品十二个，婆罗门品四十个，对[一共]三百零五个故事进行了解说，以不过略、不过详的方式组织成七十二日诵的篇幅之法句释义终。

无上之法迹[251]，法王业已达，
法句之诸偈，彼大仙所说，
明了四谛者[252]，兴四二三[偈]，
三百零五事[253]。我住荣峰[254]殿，
国王因感恩，所造之寺院
为世之义利，欲世间祜主，
之正法存续，为彼等[诸偈]，

---

[251] 指涅槃。

[252] 法王、大仙、明了四谛者都是指佛陀。

[253] 整部法句义注包括 423 首偈颂和 305 个故事。

[254] Sirikūṭa，荣峰王，斯里兰卡一位国王。

造文义兼备，极净之义注，

巴利之量有，七十二日诵，

此所获善业，愿一切有情，

一切意达成，得获甘甜果。[255]

他具备最上清净的信、智慧、精进，具足戒行、正直、柔和等之德，能以[智慧]深入自己之学说[256]、他人之学说[257]之[见解]稠林，具足智成就，于三藏教理之诸分，连同诸义注导师之教法，以无障碍之智与力，广博之文法，所做成就带来快乐已出现，有着甜蜜而纯净的言语，言语相宜，怀殊胜教义之大哲人。于各个都拥有无碍解，庄严以六通、无碍解等诸分功德，于上人法坚固觉悟的上座传承之灯的住于大寺之诸长老中，他为传承之璎珞、广大清净之智者，得名为佛音（Buddhaghosa）之长老，他恭敬地造此法句义注。

但凡世长者，具净心等[德]，

之佛陀大仙，名尚存于世，

法句之义注，即住于世间，

为诸良家子，求脱世间者，

展示信心等，增长之方式。

此四百二十三偈、三百零五个故事组成，有二十六品的法句释义终。

法句义注全部完成。

---

[255] 此处以前之跋文应为佛音尊者所作，后面的似乎是后人追加的。

[256] “自己之学说”指的是大寺的观点。

[257] “他人之学说”指的是揭德林派（Jetavana）的学说。大寺派、无畏山派、揭德林派曾经为斯里兰卡并立的三大上座部派系。